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一三一冊目次

江南經略八卷 （明）鄭若曾撰 明隆慶二年林潤刻本 〇〇一

管子二十四卷 （唐）房玄齡註 宋刻本 二四六

商子五卷 明嘉靖四明范氏天一閣刻范氏奇書本 四〇一

齊民要術十卷附雜說一卷 （後魏）賈思勰撰 明萬曆刻祕冊彙函本 四三六

江南經略八卷

（明）鄭若曾撰

明隆慶二年林潤刻本

江南經略八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鄭若曾撰。若曾有鄭開陽雜著，已著錄。是編爲江南倭患而作，兼及防禦土寇之事。八卷之中，每卷又分二子卷。卷一之上爲兵務總要，卷一之下爲江南內外形勢總考，卷二之上至卷六之下分蘇州、常州、松江、鎮江四府所屬山川險易、城池兵馬，各附以土寇要害。卷七上下論戰守事宜。卷八上下則雜論戰具戰備，而終以水利積儲與蘇松之浮糧。明季武備廢弛，法令如戲，倭寇恒以數十人橫行數千里，莫敢攖鋒，土寇亦乘之不靖。若曾此書蓋專爲當時而言，故多一時權宜之計。福建林潤時爲應天巡撫，爲評而刊之。所評亦多遷就時勢之言。然所列江海之險要，道路之衝僻，守禦之緩急，則地形水勢，今古略同，未嘗不足以資後來之考證，究非紙上空談，檢譜而角觝者也。

江南經畧序

予督臨江南爲
今上皇帝嗣服之元年不穀懼無以紓
主上東顧之憂至則引維綱盡思慮日欲起三吳之豪傑
與議戎機於是有司以太學生鄭若曾所撰江南經
畧進經畧者圖江海之形勢列水陸之官兵上之樹
留都之防下之謀生民之瘼堂堂乎東南一雄籍也予
讀而異之乃疑東吳古稱勇敢激亢地當其倭亂之
時猛士如雲謀臣如雨能得是籍而管之直可以奔
走驍雄鞭笞沙漠竟悠然不振則承平日久勇鬬怯
戰之士不能爲弱土當鋒也維時老師費財歲以數
百萬計瘡痍不起之民即今望二汛風高樓船飛渡
尚遑遑然不自帖也迺既濟而謹衣袽未雨而徹桑
土不出自有位而出自書生則豈不爲於邑予撫綏
易歲驗渠言輙中時艱古稱立言不朽使迺言底行
立功寔在是矣胡可以白面而廢之第中有緊而不
理畧而未周予畏此
簡書日欲紓
主上之東顧也不自量評次附益且命之梓俾撫膺時事
者知所嚮方云

隆慶二年仲冬望日

欽差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兼巡撫應天等府地方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莆中林潤譔

江南經畧引

壬戌之春
兵憲太原王公顧曾於金閶逆旅而詰之曰子之作籌
海圖編志則勤矣然江防重務也而畧之何與曾對曰
天下四大水曰江淮河濟咸由中國放諸海茲志江防
則河淮濟似不可遺古今沿革彚於蒐覈且曾聞之善
設險者必於上源江險在荆襄而此偲偲然末流之論
無益也公曰否否三吳者
朝廷之重地也
留都門戶在焉
國家財賦先焉矧潤州密邇江介雄據天塹非他可比
宜加撰述以附於籌海之編俾江南四郡十有八邑水
陸要害之處設險防禦之宜展卷在目較若指掌庶江
海巨防相爲表裏吾子其勗諸曾曰唯唯公乃頒示諸
郡圖志命官設局凡薪粟之資書繪之役靡不周悉曾
竊自念耕之問奴織之問婢職固有宜然遡委窮源必
躬履其地非閉戶造車可求其合轍也又非歲月可限
乃並辭之遂携二子應龍一鸞分方祗役更互往復各
操小舟遨遊於三江五湖間所至辨其道里通塞録而
識之形勢險阻斥堠要津令工圖之相度於居民爰諮
於父老集一方之識即爲一方之計務求切實可行不
必奇詭迂誕也雖僻遠未經移書往通亦得其槩凡二
越歲而畧者始詳訛者始信爲書五百[redacted]十翻爲圖一
百七十有八論議考說記辨二百二十有奇而舉要之

類不與焉共計十餘萬言稿成公擢叅關西不獲就正
矣繼焉
兵憲魏郡耿公頗有取於是書檄常熟縣梓行未果
廣平蔡公涖郡文教誕敷武威復振曾叨樂育以書質
之誤蒙啓迪茲我
督撫林公以名世之才
天子簡用造我東南憲節甫臨首以求人才恤民隱爲務
有司謬進是書公覽而愛之凡所以擬議夫江洋規畫
乎內地者印正而區別之孰爲所急孰爲所緩孰爲可
久孰爲可暫評隲攷竄不憚其煩手自敘論卷爲條列
嗚呼曾書生也口耳之學揣摸之見方以明哲匡救爲
望而乃得公綜之於上信今傳後詎非東南之大幸是
書之榮遇哉公莆人也莆嘗被陷倭去而巨室歸集倭
至則復棄去公適過家乃乘便宜率土人禦之神謨秘
策斬獲無筭自是倭不敢近蓋其拯溺亨屯之心素篤
於中而體權濟變之術卒臻實效非託之空言而已公
昔在留臺不畏強禦剗除元兇以爲紊亂典章之戒忠
垂不朽每公進曾而述所欲建明者罔非
國家至計如邊患漕患之類將來匡翊
社稷是編所采特其小試於一方者耳公檄吳郡梓行
曾不佞敬爲之引
隆慶戊辰冬十有一月朔崑山後學鄭若曾謹識

凡例
一倭奴航海而來自東而西其犯直隸也南自錢塘北
抵大江衝突焚刧千里相共杭嘉蘇松本當合爲一
書但
今制杭嘉二郡事屬浙江兵備道浙江撫按主之蘇松常
鎭事屬蘇松兵備道直隸撫按主之曾所目擊者蘇
松兵備衙門推行撫按經略於吾桑梓之地者也曾
錄是得叅所聞發明宜述爲圖爲論俾後之司兵於
吳者持而行之雖不免與時推移而宏綱要目似有
不能捨者此曾作是編之本義也然杭嘉湖等府事
宜之詳曾已別載籌海圖編同志者合而觀之當互
見矣
一禦寇之法海戰爲上故先之以海防圖海防失守而
後滋蔓及江故江防圖次之
一倭船自東南而來華亭首當其衝次嘉定次太倉次
常熟故序海防以松江居前蘇州次之其入江也常
熟首當其衝次靖江次江陰武進次丹陽丹徒故序
江防以蘇州居前常鎭次之
一太湖在蘇松西南倭寇之來不由乎此本不當與江
海例論但雄跨數郡鹽盜出沒逋亡伏匿險莫甚焉
大非澱陳濶綠之比萬一世變巨寇從溧陽宜興下
太湖直擣姑蘇或南衝吳興北衝毘陵可不慮哉故
作湖防圖與海防江防並列而三
一自軍門以至州縣佐貳雖均有江防之寄然體統者

所以正撫巡兵憲總兵之職掌也各府圖論者所以
正郡守之職掌也各州縣圖論者所以正州縣長吏
之職掌也各境險要圖論者所以正偏裨圖長之職
掌也愈尊則愈握其總而要愈卑則愈任其勞而詳
綱舉目張兵務庶不紊矣

一倭奴入我内地便於長驅由叛者獻圖擄者嚮導故
也向來當道非不遣人哨探召匠繪圖而苟且塞責
多爲所悞曾深惜之故凡水陸道路多方考正一一
著明而於其中所當設險之處又爲圖爲說罔敢缺
畧庶後之經畧者可考而知焉

一蘇松聯壤休戚相關賊若登突非地界所能限本當
合二郡之寇迹而書之但各州縣兵糧該府自主兵

官信地亦有定界故蘇自蘇松自松不敢混編以眩
觀者之目常鎭序寇亦然

一各境土賊淵藪與慣聚刼之處商民荼毒無異遇寇
故
國家設民壯弓兵以戢之巡捕官以領之兵憲以督率之
巡江御史以察之但非攻城掠地之比不必建圖故
附見於各郡縣之末

一自有倭患以來當道設施不同雖曰各有意見隨事
損益然未有如今日之著爲定規者也故作見行經
畧

一曾憫亂激衷一時纂集自知聞見有限掛漏甚多凡
此東南之人均受倭患之慘尚其念此而相與救正
之輔益之務期可行毋徒諉曰此當道之責也

江南經略目錄

崑山後學鄭若曾

卷之一
兵務舉要
蘇松常鎮總圖
蘇松常鎮總論
倭寇海洋來路之圖
海防圖論
江防圖論
湖防圖論

卷之二
蘇州府總圖 總論 備倭水陸路圖 備倭水陸路論
吳縣縣境圖論 水陸路圖考 險要圖說 倭患事迹
長洲縣同前
崑山縣同前

卷之三
常熟縣同前
吳江縣同前
嘉定縣同前
太倉州同前
崇明縣同前

卷之四
松江府總圖 總論 備倭水陸路圖 備倭水陸路論
華亭縣縣境圖論 水陸路圖考 險要圖說 倭患事迹

原缺

江南經略卷之一 目錄

兵務舉要
蘇松常鎮總圖
蘇松常鎮總論
倭寇海洋來路之圖
蘇松海防圖
海防論一
海防論二
海防論三
海防論四
海防論五
蘇常鎮江防圖
江防論上
江防論中
江防論下
江防議附錄唐荊川江防議附錄
太湖全圖
太湖沿邊設備之圖
湖防論

蘇松常鎮四府總圖

江南經畧卷之一

舉要

兵務有經有目有急有緩有輕有重宋仁山金氏作通鑑前編而先之以舉要一卷挈其大綱撮其急務重務而制要之俾人先能講心然後追閲全帙釐然瞭然至勢而不可亂至繁而不可遺至嚴而不可忽曾自知爲時言無論次謹倣其體裁以作舉要非敢參然杜撰也或曰書之大旨具見於凡例矣茲不亦贅乎曰凡例者作書之義例也所以敘吾一時纂輯之意見舉要者在兵之綱要也所以備夫千百年統馭安攘者採而擇焉亦無過其贅矣

海防

蘇松海洋乃倭奴内犯之上游也哨捕於海中勿使近岸是爲上策拒守於海塘海港勿容登泊是爲中策若縱之深入殘害地方首當坐罪

此總兵與參遊把總任也

兵備道督責之

提督軍門主之

江防

江防以拱護　留都爲重長江下流乃　留都之門戶也遏寇於江海之交勿容入江是爲上策截殺於江中關隘（雷甫沙狼山靖江之類）使賊不得遡流而西是爲中策若縱之過金焦瞥山震驚　陵寢罪坐不原

此參遊把總之任也

兵備道督責之

操江巡江二院與江南北二

按院及江南北二

提督軍門主之

太湖之防

具區西近　留都東南北跨蘇湖常三郡寇易縱横

須各郡湖船會勦協逐勿容流注地方

此各郡守事也

兵備道總之

提督軍門主之

蘇松常鎮四郡

唇齒相維利害相共賊至境也則當禦之賊過境也

則當追之賊犯隣境也則當援之

此各郡守事也

兵備道督責之

提督軍門主之

操江二院同之

太倉長吳等一十八州縣

地雖各有封守民雖各有統屬賊至而捍禦之賊過

而尾擊之賊攻降邑而翼擊之義與府同

此州縣守令事也

郡守倡帥之

兵備道督責之

提督軍門激勸而責成之

各沙要害

此當責之沙首民與沙船者也太倉州崇明縣

太鎮二衛各巡捕官帥之以哨捕

兵備道按之以命令齊之以賞罰有所廢置由請

各院而行之

腹內地方要害

此當責之團長鄉兵者也其間有當用民壯弓兵者

州縣巡捕官與巡檢帥領之

此州縣守令事也申呈

院道郡守而行之

御將

一令人但講練兵不講練將將者三軍之司命也將

不得人則不能料敵不能任人不能馭卒安望其

能成大功也向來狃於沿習營用見成將官故兵

驕將惰難於節制爲今之計練將第一練兵次之

練者作興而駕馭之激勵而責成之非徒任使已

也

一軍旅之事固當責諸武弁尤宜揀取文官而甄陶

之若成就得真才幾人則拯溺亨屯他日有賴昔

陽明先生克建武功大抵多文臣力也如擒逆濠

一事伍松月首任其勞文武且備何代無之甄録

而使之有成在乎上之所用也

一軍門當崇將官之權隊長乃一隊之將千總乃百

人之將把總乃千人之將其權皆要重若有當私

自利者寧可詳詢審察以正其罪不可輕准部士

告訐恐隳其志乃激勸將官之一端也

寬權

向來承平日久各處官士養成驕傲卒難約束愚謂

一言以蔽之曰節制。節字即竹節之節，節節而制之，可使千萬人爲一人，皆能致其死命，得其死力，如身使臂，如臂使指，豈有尾大不掉之患乎。明於節制之義，可以御衆，可以定亂。

選兵

一選兵之法，市井游猾之人不可用，花鎗花刀之藝不可用，年歲四十者不可用，偏見執拗者不可用，好巧尚詐者不可用，面白膽小者不可用，衙門積年熟於玩法之人不可用。當取膂力強壯、肉實筋粗、目有精神、貌類朴實、身體便捷、手足舒長、知畏官府、猶有樞氣，而年又在三十上下者，方可用也。至於武藝，則可學而成之。臨選之時，不可以此爲主。

養兵

一養兵有三，曰養之之地，曰養之之法，曰養之之數。糊塗苟且而行不可也。向來區畫未定，民苦於煩瑣，兵至曾不得夫兵之捍庇，何貴乎養兵耶。今後必須分別黑白，如何爲一時之備宜，如何爲千百年之久計，規模定而次第得，然後爲善。

一兵以食爲先，向來百姓苦於出兵銀，花爲兵無實用也。若果可以禦寇，而銀數不足，雖不願加添乎。此在大家所損不多，小民亦無大害也。此見一定則平日捍禦之方，臨事征調之策，無往不利矣。欲兵堪用，須重練兵者之責而後可。此不過就目前

一權宜言之，募兵加賦原非久計也。

一欲爲千百年之久計，須奏復

祖宗之兵額，欲復

祖宗之兵額，須奏復

祖宗之種額。

[illegible]

[illegible]

軍門林　兵衛制設郡邑設兵因兵而食未聞練兵而加賦也兵賦之加。其起於官兵不足用乎。故能精兵數後兵糧皆紓邇當江海合擣上之壯

金陵百二之勞下之叛球島及側之謀計斯得矣議者猶或外之則

因制損兵之冒大嚴也勝既橫矣長驅有掠鮮師尚父不能必其萬全也喪數兵而損一將何兵不徭乎。故非馳域外之思負胸中之甲者孰

落落文法不繩未足與議也

練兵

一兵士宜令屢經戰陣屢立戰功將官親自選用。就令訓練將戰。則情義孚而恩威積。若募兵者一人。練兵者一人。領戰者又一人。則選練必不用。心而兵將亦不相識。斷斷乎取敗。此向來之宿病也。非

軍門救正之不可。

一練兵之法有五。一曰練膽。二曰練藝。三曰練陣。四曰練地。五曰練時。今惟日期赴武場操演。非也。

[illegible]

何謂練膽。[illegible]

[illegible]

識認。地之支者置辦書圖明辨務使水陸險要。

[illegible]

[illegible]

一入陣圖。六花陣之類乃營法也。分派隊伍之死規模也。古人之轉粘也。臨敵致勝不在於此。何也。營自營陣自陣。戰自戰。營也若止之陣也。陣也若行之營也。臨敵惟須以營伊中人逐隊調發變戰運用變化。今在此心若依古圖不可行也。今之將官非脫古陣法而自作聰明則泥古陣法而以之敵

懷安在其能利勝也爲將者宜知此義

一我兵向來取敗端由不知地利與不習熟埋伏進攻之法今日練兵須重乎此

一倭寇不利水戰其所利在於田塍窄狹之處乃其所素習耳古所謂一曰得地利是也我兵向來只在武場中訓練武場何嘗有田塍乎今須於秋收之後春耕未動之時引兵於田野中演習狹塍遇敵分隊衝擊之法如何下水如何過淖泥中行如何約會如何合聞縱橫曲折無不便利斯可與敵相角

一將官平日訓練軍士號令嘗憑須照臨陣一般其臨陣也卽以平日所習者用之則操一日有一日之效熟一件得一件之利若武場中所演者通是虛套而臨陣之兵法另今其當其熟無一相合則耳目生疏手足錯亂操千百年何用哉

一凡至武場閱兵數萬不用按籍可以一覽而知其數一卒不遺者亦隊法也隊法卽陣法韓信多多益辦在此

軍門林　云練兵之法詳矣先時倭奴深入衆不知兵於是非召募溫之兵南檄荊麻之戍衆以寇今不至矣至凡減此而後朝食不知環江沿島之險我人識之彼不識也故費餉數歲亦卒罔功夫倭夷浮海而來趾食類蹐一登跳亦其散矣我人知夷知險知彼知己一得善師者節

之則爲我敵矣彼客兵則鮮此若矣故謂練兵者莫若練土著

設險

一險要有二曰境外曰腹裏在境外者須設兵而長久之計在腹內者不必長設但當臨時以素練之兵相機撥守蓋設兵太繁則力不能久也

一腹內險要須以巡司爲重增益其兵兵之額而精練之不但大寇竊發可禦少以協勦而捕捉土盜彼亦能巡捕矣其兵則須用本地大戶免其差役責之以當此丁團練守禦舍此之外更無良法

一險要也有原無地形險阻而實不可不設備者如太倉崑山之兪下崑山長洲之陸而是也地當交界兩處皆當聞兵協守然須分籌賊來處當迎而拒之賊去處當尾而追之不可但顧其界內無事而已握兵者宜申嚴此令

軍門林　云按法家論兵以得地形爲首此謂境外腹裏當預長久之計及無形之險如太倉崑長諸鎮皆宜設備深有味乎其言之也若云內險更責大兵則近累矣惟以常川操練守城之兵有事則諒分險地無事則充役巡司一以靖江海之冦一以銷門庭之寇此說之可行也

分合

一春汛之期不過三月將終四月將半小陽汛之期不過九月將終十月將半過此則非風汛所利而

倭皆以防秋皆於每年三月九月初各官兵分信地領船出海防禦春汛至五月終秋汛至十月終撤鎮
此每年防汛之分合也
一海濱地甲廣遠欲一一屯兵分守雖湯蘇松之力不能也惟擇要害為倭所必登必經之處設備則可耳若軍令素行凡倭寇登岸鄰軍爭相救援擒賊與逐賊亦何難哉江濱亦然
此海邊派兵之分合也
一國家設衛所民壯弓兵四散分列有事則督撫御史提按起將之正欲其聯屬調度互相維持而應援也往年倭攻郡城州縣不救攻州縣城郡不救攻衛所亦如之一處兵力幾何而可以獨禦哉必也處處以一半兵守之一半兵聽調或受圍之處而留其聽調之兵俱作守上或賊所必不到之處而守七之兵俱調征伐則兵常不患其寡勢常不患其孤而祖宗命官之初意得矣
此內地派兵之分合也
一兵之勝負不在衆寡而惟係於精練與節制分合何如且如領兵三千分為三支每支九百人張犄角之勢常以一支當敵一支治力一支更番而進當敵者爲正專司截殺治力者爲奇專司接援另以一百人行哨設伏遊騎偵邏吾以寡而擊之有不以

哉縱遇強敵雖勝吾亦豈至於敗哉向來戰敗亦有有合而無分以至敗衂不可以不戒
此臨陣進兵之分合也
一古人收兵不斷其行陣中常有遊兵戰酣欲罷則逐隊相間而抽常存一半與賊對立一半逐漸縮退若干步而止俟抽乃令前抽回乃又退縮若一齊回身與走背賊而去寧不招敵追襲乎
此在陣退兵之分合也
軍門按 云按此九分合出奇制勝之大端備矣兵法有分則條理有合則脈絡然分常患其陳而合常防其混故合而不分分而不合非善也合而有分分而有合非善之善也即分為合即合為分善之善也因地制用臨陣察機妙存於一心耳

賞罰

一捧欽命總督大臣一入武場便當以軍法行事不可姑息務使政令得行於司府司府之令得行於副總之下副總之令行於千總千總之令得行於百總百總之令得行於隊長隊長之令得行於兵然後軍法若太阿之柄不肯於持在至臨陣方驟然行之豈能取濟賞罰須不踰時使利害進在目前則人心思奮而功易成今有經數年不與賞罰者則終不免然豈足爲勸懲乎願深惟之
一海中擊來船比擊去船雖於十倍蓋去船動財已

滿賊氣已懾擊之甚易殺一賊止是一賊而已若殺來賊一人不知全却好人性命若干其功不可同日語也須分別明白輕重其賞則賊來人自爭先奮擊間有登岸者寡矣其說詳見荆川紀稿字字當玩味

荆川云再三沉思制賊小船衝突之計灘淺處多釘暗樁薄皮船過之必碎此一說也先發制人一着惟在望斗上做工夫然必須以利使人惜不得銀子每夜各水軍編定福船十隻每一隻望斗人一夜給與銀一兩使一夜常有人坐在斗上者看賊動靜雖月黑之夜若撞船撑船未必無一把兩把火光我船便可做手脚不患于大船趕賊不上也月明之夜則斗上纖悉必見正與彼四層望樓是對手至如小船叭喇唬八槳船宜多置銃手餘不戰亦宜量與給賞多布之八槳叭喇唬中火器既多賊來便死打又有望斗內人先報動靜不患了小船制賊不下也一隻船望斗人每夜與銀一兩官府不可少就是一月浪費銀三百兩亦說不得交得一月賊必擒矣恐惜費誤了大事望斗人若報賊的當水軍因以成功則望斗人即當給與衝鋒重賞若有誤報定以軍法斬首蓋賞重則罰亦重也每夜與銀一兩分毫不可與頭目人剋落必使望斗人一一得實惠

一勝敗之迹有關於人事者有關於天意者關於人事者須表章之以爲後人之法關於天意者不特使倖免其所關係至大賞功者不可混施

軍門林　云信賞必罰行兵者講之素矣其不公不明不足爲勸從者無論也即公且明者未必能斷或濫且吝文法攙於留中耳故能文法不紕賞罰不踰時將進得矣無不混功級尤是東南要圖也

兵戒

一賊計有萬其初至也必據海濱地方以結巢其深入也必擒我民以爲鄉導其合戰也必先設伏以誘我兵其野掠也必僞攻城以牡出援其戰敗也必撤金帛於道遺貨物於野誘人爭取而來襲而脫走或棄擲錙我兵于洗之自相疑惑向來賊之得利與我兵之致敗皆在於此兵法曰知彼知己須知而預備之勿落其術

一賊出沒而官兵不防賊之詭計也其船皆空船故留遺物在內耳其人皆擄去良民賊船前去姑以此而餌我耳諸將欲報功不計其虛實也在上者不可不知

一向來兵家之敗多由割取首級一人得功四上數人爭之不暇再進又因爭縛生擒及檢取賊所遺財物婦女故爲所乘今後兵士有此須軍門查究將官不能節制之罪斬將官之首以徇庶前弊可革也

一我兵向來與倭戰。多無紀律。取敗常在於此。營也者。三軍之家也。安營有法。則兵無深窮。俱可藏納。食息備禦。如處城堡。與敵相持。進退皆無患。若不結營。則收兵無歸宿之地。萬一不利。何所恃以退保乎。此須軍門有實計較行官而後可。

一自古營陣之將。未有不相應援以成功者。向來秦越相視。孤軍御敵。端由限時限程之法不明故耳。若畫圖填定某處為某將官信地。其左為某處某官。相去若干里。限幾時刻可到。右前後亦如之。處處皆以專駐之官為主。四近為援。賊至一處。則四援不被賊者。星火提兵。從間道救之。不救者以失機論。仍嚴查兵至遲速。若到久而援兵方至者。亦以失機論。如此則哨報者不敢慢。躲閃者無所容。而當敵者得有所恃。而易於取勝矣。

一軍中弊最多。但重大捷論功。而勿重零斬。則弊自少矣。何者。人人不務合陣。若論零斬。則爭刈民頭以僥功。況所殺非真賊也。

一倭寇若登岸。我兵船在海者不宜擊。夫宜留與賊擄掠歸時。我岸上兵逐之下海。然後尾而擊之。不然。閉門逐寇。寇窮反噬矣。

軍門林　云。岳武穆論戎。必擇將卒。諒敵所以敗我者。至於六七。然後合戰。故戰數不敗。用兵之法。教誡為先也。生言量敵慮勝。謀彼酌己之法密矣。舉而措之。孫吳所尚。何以加焉。大捷零斬二言。尤近仁者之勇。

附錄

按查日本圖纂內一款云。倭船之來。每人帶水三四百觔。約七八百碗。每日用水五六碗。極其愛惜。常防匱乏。海水鹹。不可食。食則令人泄。故彼國開洋。必于五島取水。將近中國。過下八山陳錢之類。必停泊換水。蓋水不可以久留故也。海洋浩渺。風濤叵測。程不可計。過山而汲。亦其勢耳。其遇山而登。非獨汲水。或覘登泊之遠近。或覘我兵之虛實。然後下海。或拿漁戶。或拿樵夫。詢問消息。使為嚮導。在船亦候潮大水滿之時。方敢深入。而每月初一二三四五六十五六七八九二十等日。以時定之。又在子午。此日此時。皆潮汛長大之水也。灌諸港浦。無不深滿。塗礁無不平沒。水脈無不通流。凡水陸官兵。當此時汲汲提備。又於每日晨昏。升旗放銃于海表之高山。先聲振奪。使聞畏之。使其知我有備。不敢登泊也。

兵器

一今之器械。多無裨於實用。其故起於侵漁也。當未製器之前。當求領造。一費也。委官常例。二費也。吏書庫子侵剋。三費也。匠作冒破。四費也。以故造作不堪用。深可痛恨。至如鳥銃不惟無用。且悞事匪輕。今而後制器。須知兵主將廉且明者。自為料理。

無私付之委官督製完送軍門逐一親驗一件不良一兵性命所係其身且不能護況克敵乎故須軍門件件經心件件過目必得實用方可若查驗出仍前作弊重究賍罪責賠無貸

造船必用使船之人則造必堅固使船就用造船之人則使必愛惜若委一班人造之又委一班人駕使之則使者嫌棄不堪用不耐久推調影射難品其罪難責其償或又云官造不如私務若移修造之費領沙者民大戶自造新船就委之以出洋尤為易簡而有實用是亦一見也

軍門林　云造器修船此禦海急圖千古偏安營清沿海軍器無一足用寇至胡能空拳而戰也舟師一覽防冒破也劉晏言利毎析錙銖至估船不惜微費意可稽已但官錢本自有限向照尺設兵令限以大尺兵減而費無從助矣故議修船須復原尺復原尺者匪直強舟師亦助修之一策也海防鄭元韶條議二法切中時弊併錄于後以備叅考

附錄

一常年修船毎爲捕者躭延虛冒或至臨汛尚未告完萬一不測悞事匪細且凡興工之時寒冱將臨灰油易凍人力難施若非定以程限盆滋怠緩須定派各府應出工料銀數即動支解給俱以該府解發到哨之日爲始責限捕者於十

日內報完各料就將各船上塢興工該哨把總指揮等官隨其興工日期一呈院道一報海防官各知會仍限如福船拆造者六十日輪三年四年修者四十日一年二年修者三十日蒼沙船拆造者五十日重修二十日輕修二十日小哨叭喇唬船拆造限二十五日重修十五日輕修十日各如式堅完捕兵者舵口糧限內准給一半與兵食用一半抵助工料過限不完把總等官通行軍將名捕兵口糧俱截日住支候工完另行若曲為隱護開報不實從重參究庶工程易於就緒錢糧不至冒破矣

一舟師一覽本爲冒破而設每修議價似輕及自登舟驗一板查一棋非艙發青苔即木適白[illegible]非槱多斧痕即灰路多脫何者始修之官尅價專用舊木既修之後護守不思遠圖耳吳下木植本與閩中加以燥濕不常器無蔽覆風稜損蝕恬不能防而舟中稍捕頭兵或乘洒而中艙小便者或煑飯而亂潑醎水者或棚上砍柴者或擲柴而撞起灰路者外既失護內復多戕雖歲費萬金祇日稱朽𢿁耳竊見吳下人家每造一船必作一水房居之以故濕漏不侵捐身經久閩中海驛二航無事時几眠桅閣櫓以遮蔽故臨用有賴今欲船作水房不能也而羊席一端似可倣用除今修造俱一一親驗尺寸舊

木不用外修造甫成則令捕盜水兵勾出逆旅由兩艕以及桅桁盡行遮蓋仍月方去至汙溺潑水飲柴撞厭等事嚴行查禁海防官每月到船一驗每失一蓬蓆傷損一板捕盜罰銀五兩貯候修船之用不兵查實責革又照今歲請修之價已出格給發後恐奸頑哨捕援例陳乞不遂則稱船尚不堅自此乞除衛錢破浪當令海防官驗修外餘船悉依一覽年次給修毋得增減分毫若損大壞而原給不及即係捕兵替守不周之故責令賠補督修既嚴捕兵彼知愛惜港無不周之船而汛無不禦之寇矣

一各港戰艦常年定估修造料價不爲不厚但恐捕兵復蹈舊轍希圖侵尅或將舊料改新或仍釘稀板薄以致不堪駕用　留日夜思惟圖革宿弊未得其方今合無將粘連式樣翻刊印刷即以海防關防印蓋其方每捕盜一名分給二紙今其備將用過物料細開某處用某尺寸徑某木若干根某處以舊木改用某處用釘若干灰若干其谷損料亦照此填註船工完日取將一紙

呈送

本院以一紙存留海防官處聽

本院或親臨或委官抽擊拆驗稽紙驗料則有無月破是否虛應一覽之餘情僞畢見矣

式

某港哨官某下

某船捕盜某船標頭潤　令或改　或仍

舊　估給工料銀

一底艕用　徑　木　鋸板

厚　攙用舊木　餘若頭

尾艕水底艕艦艙牢河標頭桅夾

桅座枝柱嘘下金覆獅艕艙等項

俱照此開其用過人工灰麻釘油

之類亦俱開數在票在船增置損

損若蓬桅柁索各件盡數開入以

備查核

重守令

一治道須有根抵擇守令是已守令若賢則凡可以利民者無所不用其極民心愛戴雖從賊者皆歸化而捍賊否則倭未至而民先困倭將至而民益擾良民且懷叛亂之思矣兵食有無何足恃哉

一守令乃親民之官苟不得人則上司雖有好官行好事不得實惠及民所以自古國家慎重其職欲重郡守之職須奏請於

朝揀天下郡守治行高第者徑擢爲都御史則監司不敢窘辱之其職自重

一州縣有濱於江海者有懸於江海之中者有居內地者江海之中如崇明靖江是也四面受敵勢甚孤危若非愛民如子老成機警之人不足以任此

此令之最難得者也須令可其人久其任便宜其權不次其擢遇變則上官多方以協助之其才得以展布則可以遏寇於上游而江干海壖大得其外護之力矣其次爲濱於江海如太倉嘉定常熟江陰之類必資內安外攘之才此亦令之難稱者也不可與內地州縣例論蓋無事與有事不同無事之時凡負一長者不問其地皆可任使一有事焉則才鈍者袖手而張皇矣古者論君道必曰擇相論相必曰擇監司論監司則曰擇守令

今制天下之官皆選於吏部雖與古法不同然地方利害責在撫按豈可照常資格用人而不與

朝廷請

旨乎出格之言恐似近理望採而裁之

軍門林　云江海爲　留都門戶江海安則留都安矣選兵治食責在守令故擇守令重久任斯計之得也方今天下治安已久竊意此法不但可行于東南

守城

一守城必行保甲之法而施團結人心之恩於是守之之本不然計雖詳而無益也試觀崑山被圍而搜獲奸細陸成阿荒在城內潛行者已三年可見矣故城池之保而惟存乎守令之賢否何如擇守令者乃軍政之第一義

一城池有關於一方之利害者有關於數百里之利害者關於一方之利害者一守令慎之而足矣此守令之事也關於數百里之利害者豈以一守令之足乎此須鎮以重兵援以郡師其城無恙則敵人不敢越此而他攻即有所攻亦無關係而非敵之所以欲取以爲巢者矣是所守雖一城而所庇甚不知其若干城也若不論城之輕重緩急而漫焉以委之其身之所在則力爲之救而其所不在者雖有關係亦聽賊攻取則所守皆爲無用軍門宜軫念之

一從來城守攻破者十一襲破者十九襲破之說有二一是伏奸細於城中放火守城者奔救則敵乘閒而登一約奸細上城照會踈虞用雲梯登至垛口揮刀殺人守者驚散賊從此上故守城之法須設兵一枝專司救火先布號令不許守垛者下城凡賊登城多在下半夜乘人疲倦故也亦多在黎明守者散班故也把守之嚴賊豈能襲我乎所苦者盤詰奸細甚難蓋奸細乃本地之民賊拘其家屬挾其內應爲從而覺之今之詰者多在城門內使賊假裝良民從此擊殺門豈能堅閉乎又或閉門太早止通一二門出入愈衆則盤愈難不若大開各門門外盤詰而兵衛設於門下方善

軍門林　云生所論守城之法備矣至攻城襲城之辨尤確蓋攻則有形而可備襲則無形而難防

蘇常鎮總論

蘇松四郡輻員千里乃朝廷命脈之地也有識者須申畫封守而慎固之何以故我國家財賦仰給於東南東南財賦莫重於蘇州次松江次常湖杭諺不云乎上說天堂下說蘇杭是也往年倭犯中國首至蘇松巢柘林橫行列郡燔劫庫藏然後略淮揚略溫台略閩粵先後次第咸有成算四郡乃奸徒之所垂涎可徵已況京口當江南運道咽喉中原之人欲之吳越之閩粵必由此進萬一天下有事人所必爭豈待智者後喻耶此其第二義也其第一義尤在於　留都蓋留都乃我

太祖興王之地陵寢在焉四郡特其襟帶也今之論者孰不曰　留都離海也遠寇不能犯以曾觀之海寇窺　留都之門戶有四其從陸也必由蘇常丹陽而進此之謂正道或由宜興溧水丹徒龍潭而進此之謂間道其從水也必遡長江抵龍王關此之謂正道或遡吳淞江泛太湖入宜興越新興壩而進此之謂間道向來正道設備已密防禦狩犯惟間道未之有講也當事者頗究心焉或問　留都守禦與四郡自相維護之法可得聞歟曰　留都守禦我太祖原設四十八衛分其半於江北屯衛　京師屹如磐石萬一可虞想於海防江防及鎮江諸論中備言之矣四郡自相維護亦見於蘇州等論有經界之志者宜合而觀

也然曰守城則賊已登岸縱能全城已為中策不若防之於外毋剖藩籬使其內訌之為善也徒曰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也

土寇

一凡海賊一起陸地之賊乘機竊發所在群起倭子是也民家不能抗賊惟行保甲之法可以除之

一海中沙民不三四年輒一嘯聚攻劫官兵倭患寧息之後即當防範防範之法有四其一是齊民無故作亂必逃絕其萌不可用招安之策萬一不得已而用焉必措告之曰除渠魁某人不赦外其同黨有能自首及縛首來獻者皆宥其罪仍加以賞其一是已招者不可殺其一是再叛者不可招其

一是新起者必撲滅於微然防微杜漸者守令獨其機而招撫殲魁者監司嚴其令豈可令日截殺明日招安反為敵所侮宜審之

軍門林　云行保甲以禦土寇是矣若沙民嘯聚若不截殺則招安不出二策則亦不可執一當酌時勢量情罪則恩威不測盜可弭矣

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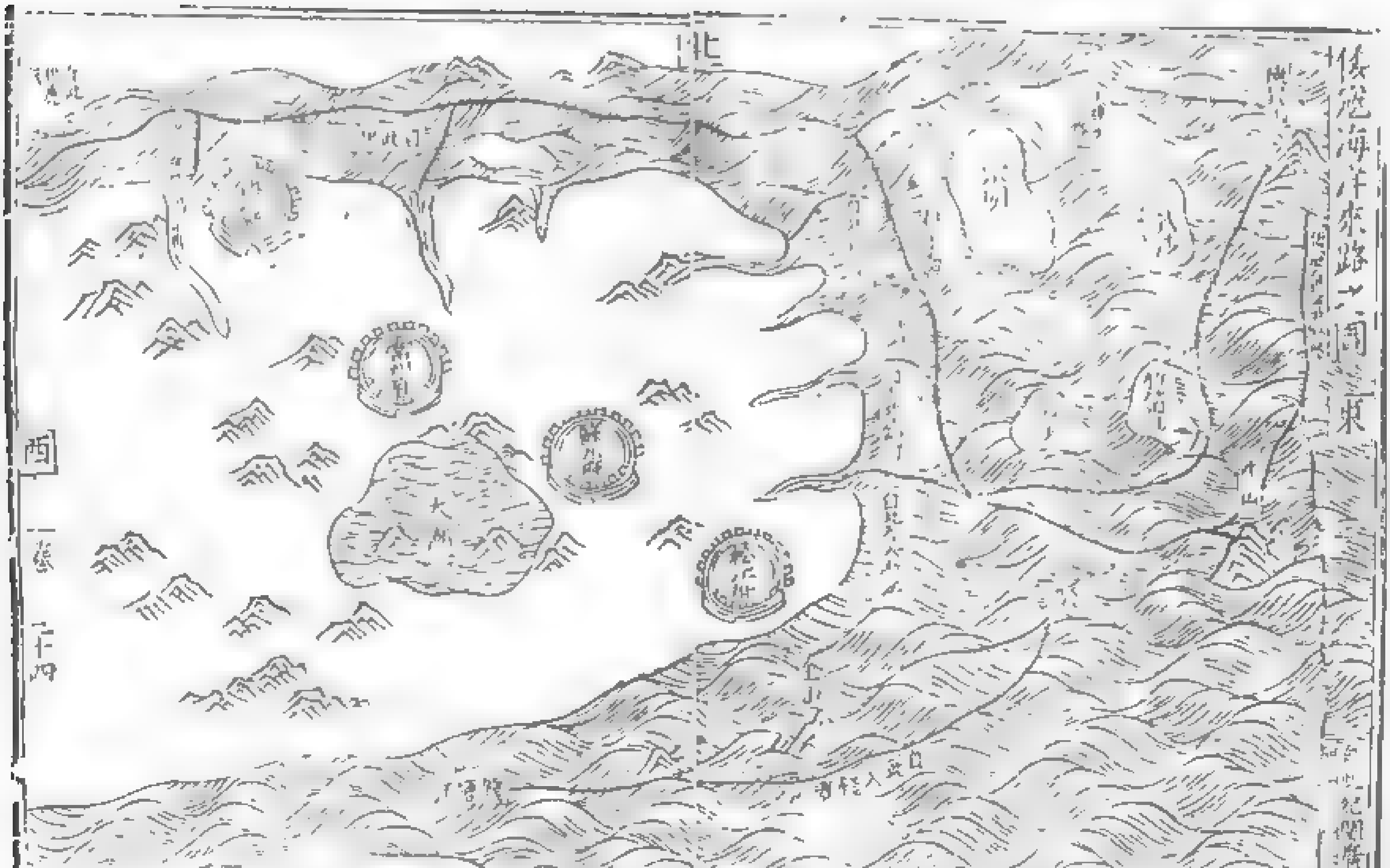
軍門林　云生論四郡而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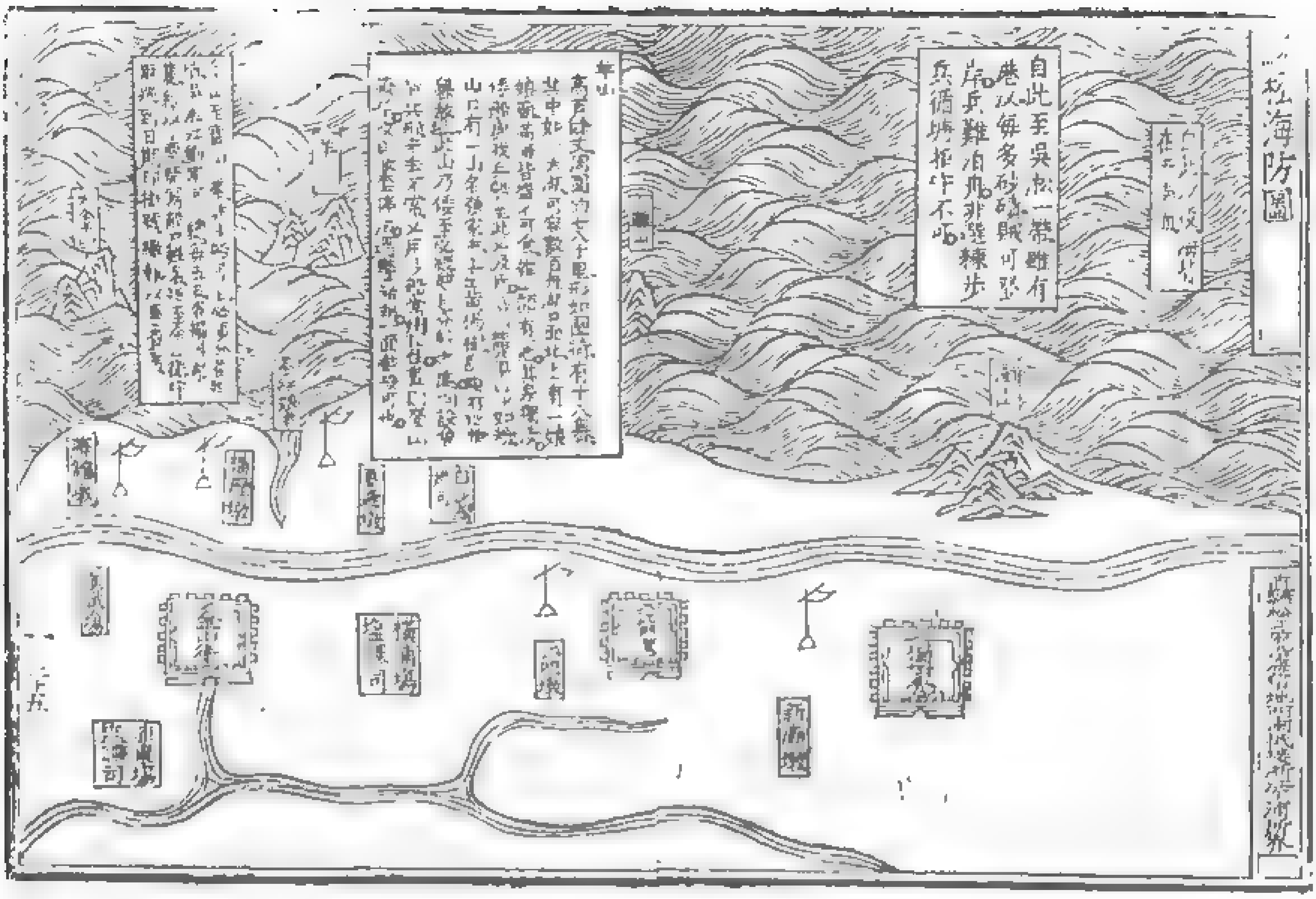
留都可謂根本之慮　留之屯衛多矣往歲流倭五十

二人突過西南滿城震動詰旦出兵數千未及交戰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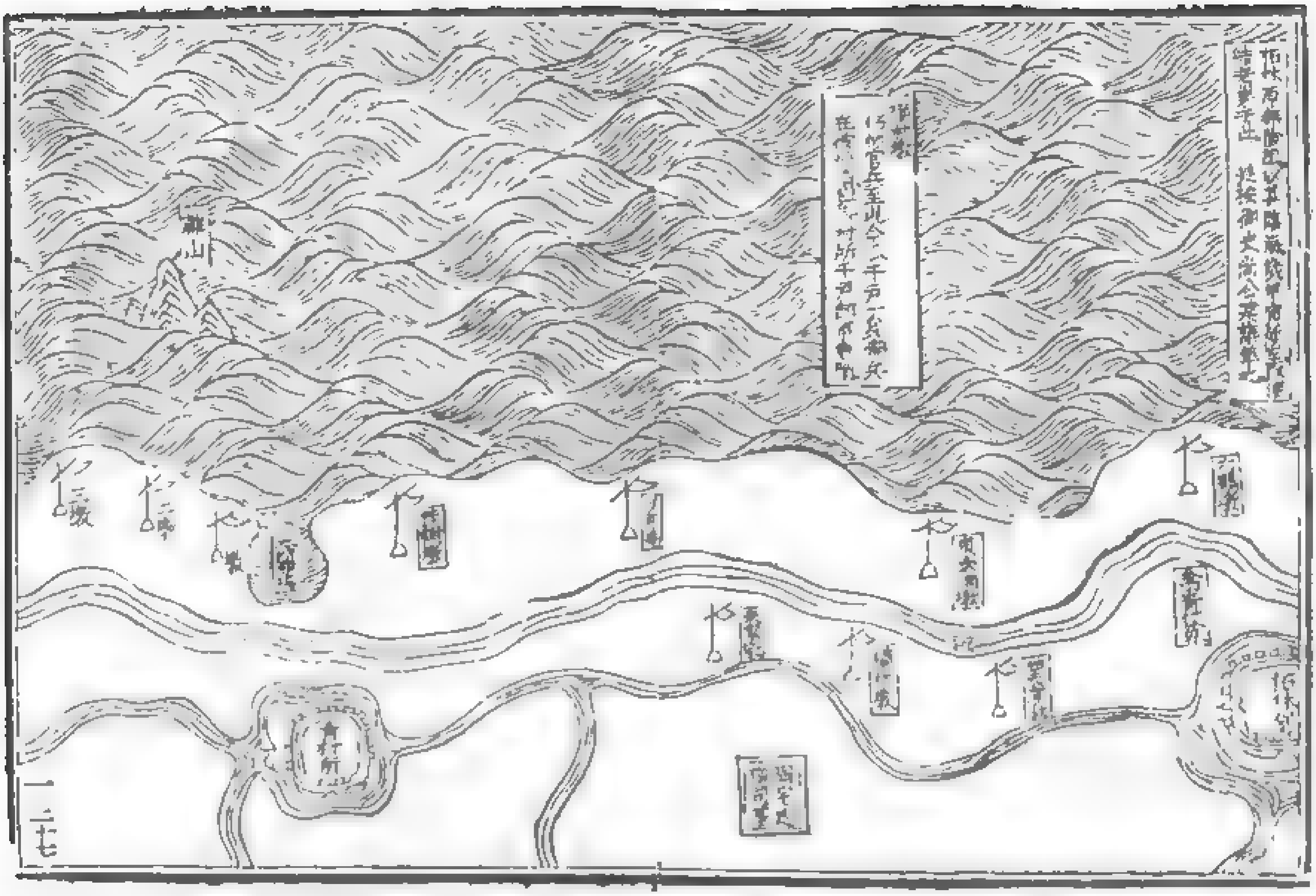
一望寇鎮自相蹂踐是可不為寒心故聯江海之兵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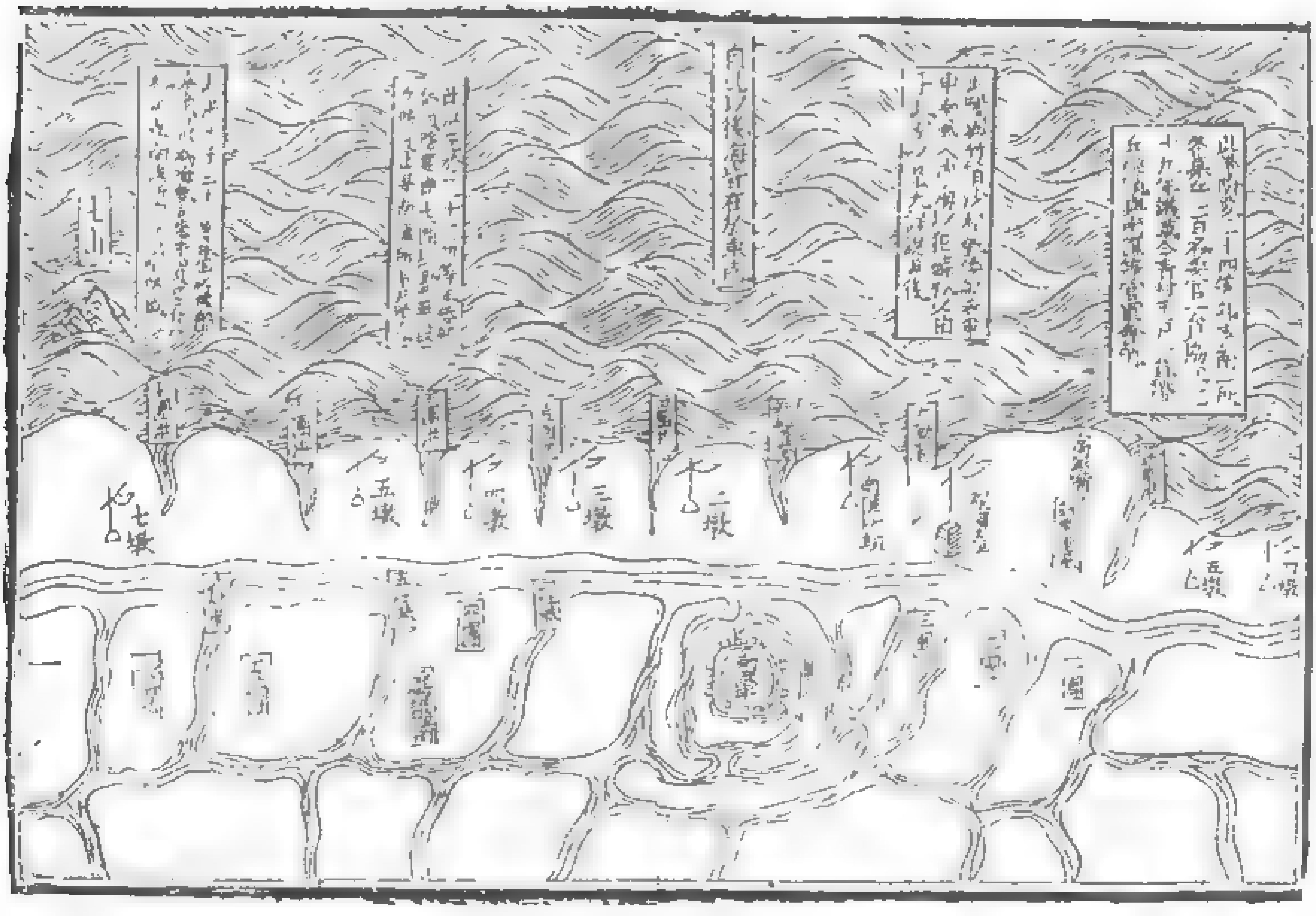
力拒守重根本之上務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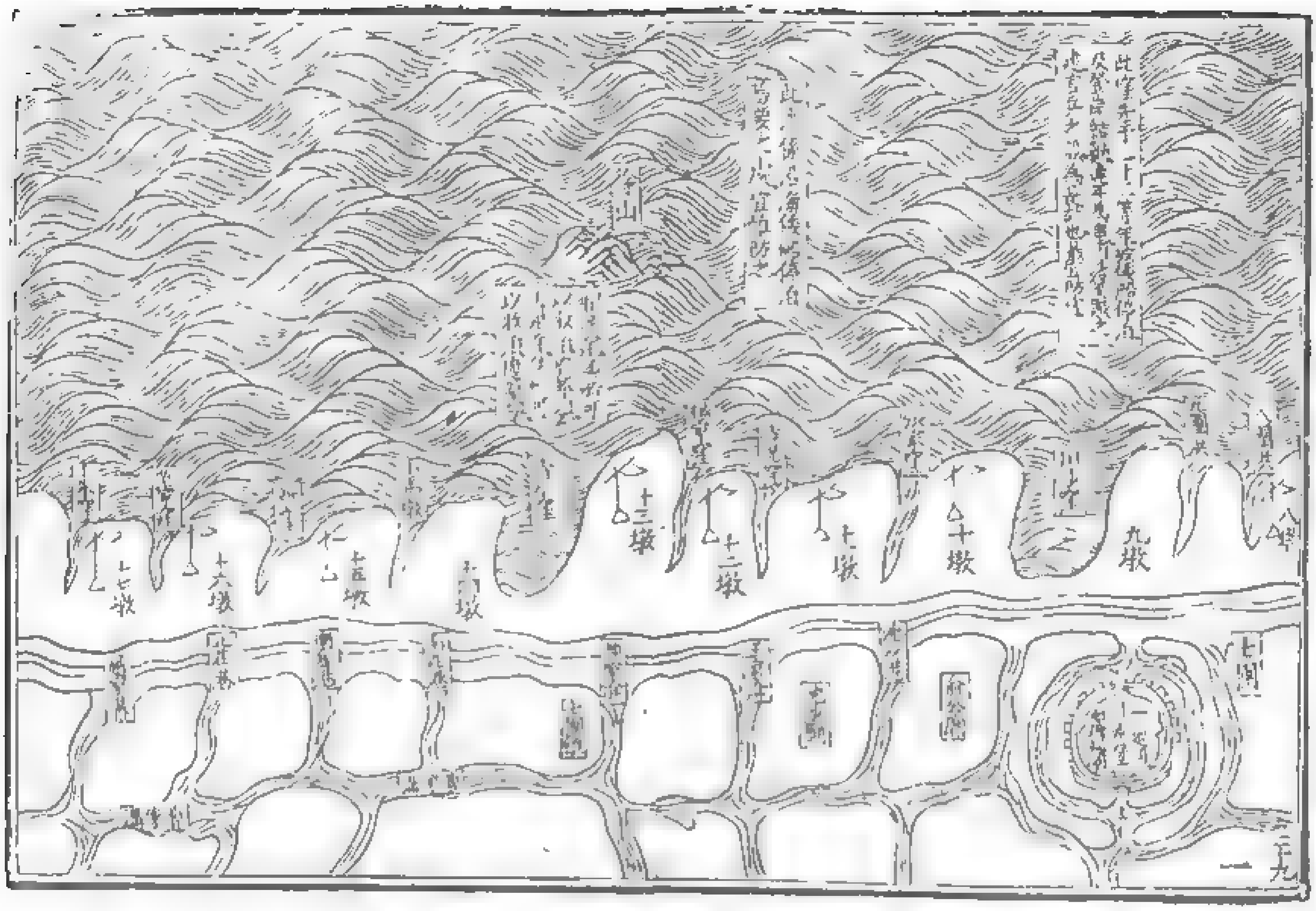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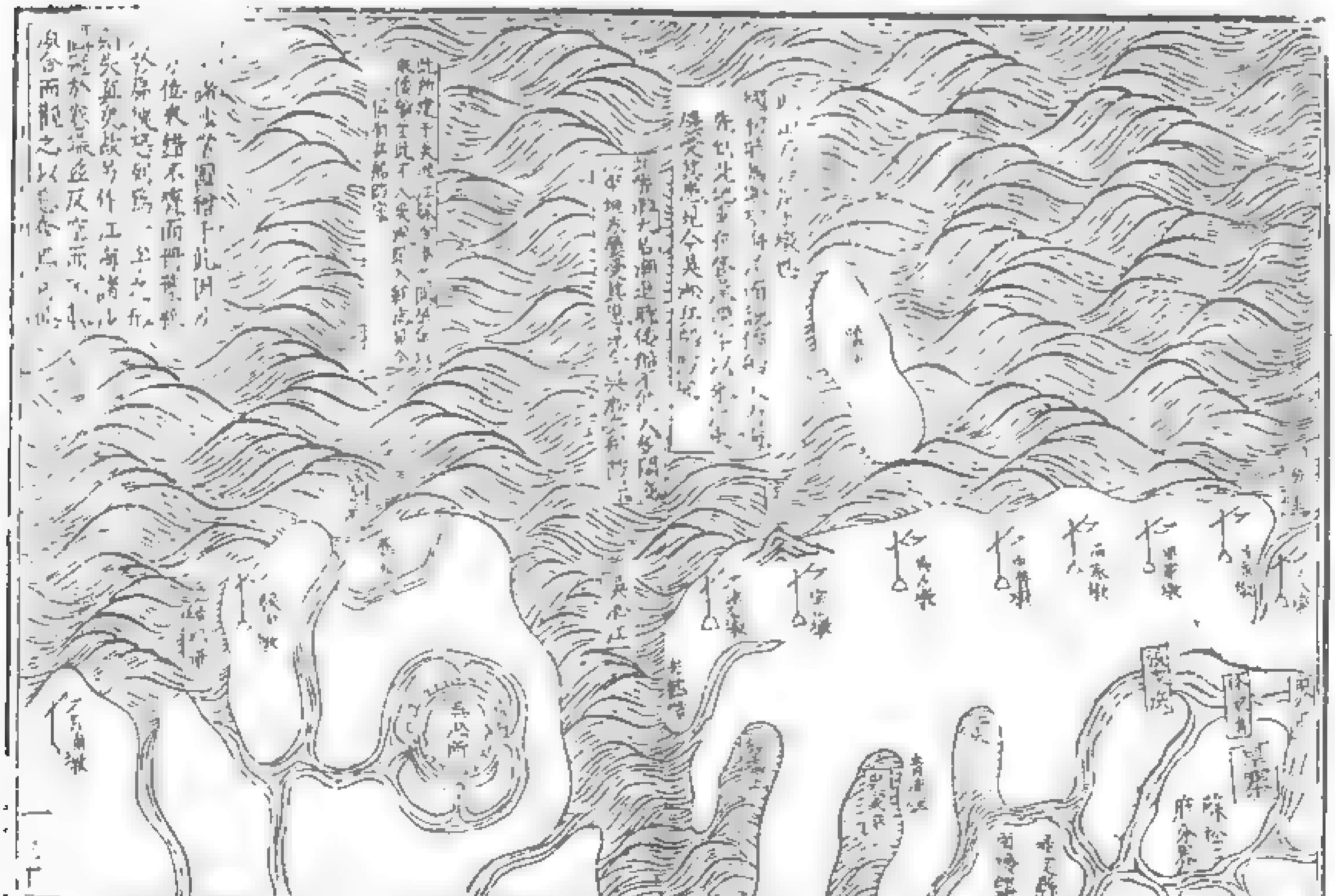

松海防圖
自此至吳淞一帶雖有港汊無多砂礁賊可登岸兵難泊舟非選練步兵循塘拒守不可
橫浦場
鹽課司
廿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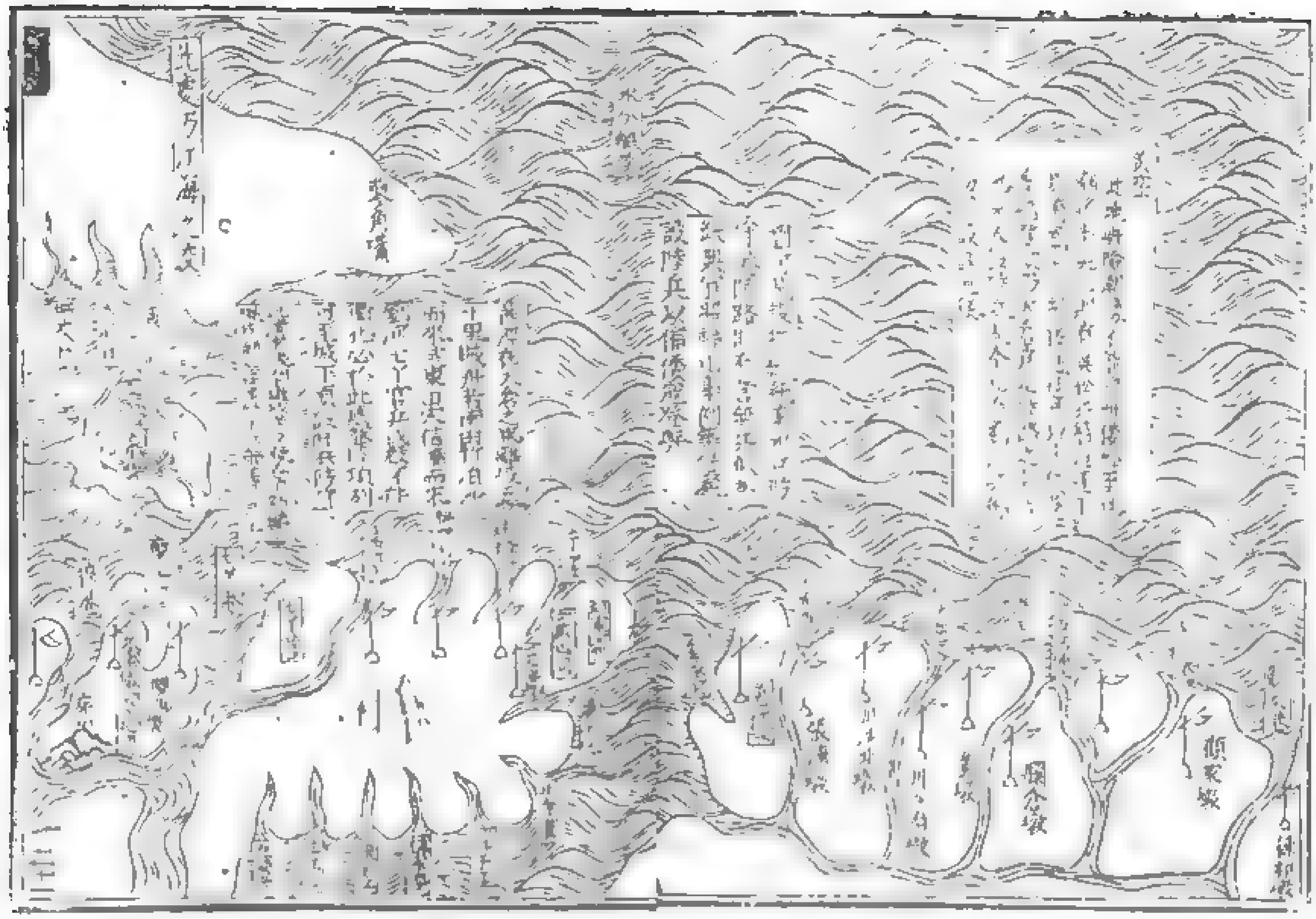
金山衛
金山總司
戚家墩
廿六


一二七
三墩


七墩
五墩
四墩
三墩
二墩


十七墩
十六墩
十五墩
十三墩
十二墩
十墩
九墩





海防論一

海防之策有二曰禦海洋曰固海岸何爲禦海洋會哨陳錢分哨馬蹟大衢羊山遏賊要衝是也何爲固海岸修復祖宗備倭舊制循塘拒守不容登泊是也之二者或謂禦海洋爲上策若將官不肯會哨會䑸[illegible]不便爲辭縱賊登岸不得已而陸戰則任我[illegible]難在賊爲護短用長兵家之忌我自犯之矣或爲內[illegible]離內地太遠糧餉易匱策援難及且風潮叵測將官得以規避何從而稽之萬一失備致寇直搗反誤事矣不如陸戰嚴其節制將士豈能作弊也愚嘗折是二者質於總督胡公虛江俞公皆云前說爲優復質於二華譚公允齋嚴公皆云後說爲善今而後始悟諸公之論但可通之於福浙而蘇松海防

斷斷乎以禦寇羊山爲上策也何也蘇松事體與福浙不侔曾嘗乘海舟凌驚濤覽形勝及詢熟行海島之人而知之夫倭船之來必由下八山分䑸若東南風猛則向馬蹟西南行過韭山以犯閩粵若正東風猛則向大衢西行過烏沙門以犯浙江若東北風猛則向殿前羊山過淡水門以犯蘇松羊山在金山之東大七小七之外吳淞江順帆不過一潮而已其爲賊之要衝雖與馬蹟大衢相若而淡水門捕黃魚一節乃天設此以爲蘇松屏捍豈可謂遠洋備禦之難而以羊山與馬蹟大衢例論哉蓋淡水門者產黃魚之淵藪每歲孟夏潮大勢急則推魚至途漁船於此時出洋寧台溫大小以萬計蘇州沙船以數百計小滿前後凡三度淡旬之間獲利不知幾萬金也[illegible]而劫奪

每漁船必自募慣出海之人。格鬬則勇敢也。器械則鋒利也。風汛則便習也。其時適當春汛之時。其處則倭犯蘇松必經之處。賊至羊山見滿海皆船而其來舟乃星散而行以漸而至勢孤氣怯遠而他之矣敢復近岸乎。自倭變以來當道慮倭奸徒假充漁人。撥舟混入禁行採捕。不知放船之利有三。不募兵而兵强。不費糧而糧足。不俟合督而自無縣鬬之弊。惟在軍門與兵備道嚴其約束焉耳。此在他處皆無而惟蘇松亦有之。豈非天生自然之利也哉。嘉靖戊午荊川唐公撰

較兵與督府胡公宗憲熊公毅然弛禁沿海數百里漁民踴躍出海。自時厥後。海烽久熄。未必非由此以致之。禦海洋之說。有明徵矣。或問約束之法奈何。曰。選來漁船出洋。輔以兵船。相須而行。協力而戰。取其結給旗號。謹盤詰驗出入船回之日。當道委官抽稅以助軍餉。此法美矣。而未善也。何也。漁船專欲覓利。兵船專以擊賊。其志不侔。其力不協。況所稅能幾何。而欲分其所有也哉。如愚見。莫若兵船專于把港。勿用出洋。但令願捕魚者。籍名丁官。立首領。編旗甲。保以耆民大戶。示以盟約。如殺賊而有功也。照例陞賞。不許採捕。若縱賊近岸。則一體坐罪。永不許其出洋。凡漁利與所獲賊貲。悉以畀之。如此則漁人皆以禦倭為己責。咸思畏罪。捨死向前。豈不愈于督之以兵船耶。總必如此而後為經久之計也。

軍門林　云漁船之出洋為捕魚也而因可以擊賊天生自然之利。天設自然之守。荊川諸公必弛此禁。意誠有在矣。故漁船出洋專令截殺。兵船把港有事應援。行者有專責。坐者非株守。可稱兩得已。

海防論二

蘇州海防與松江不同。松江有海塘而無海港。其設備也以陸兵為主。蘇州有海港而無海塘。其設備也以水兵為主。何謂有海塘而無海港。蓋松江之海。起於獨山而迄於小湯灣。延亘二百四十八里。皆有護塘為之限隔。高厚如城。別無港汊可以通海。護塘之內外相夾皆水也。在內者謂之運鹽河。又謂之橫港。在外者謂之塹濠。又謂之護塘濠。昔人所以築此塘者為捍鹽潮。恐其害苗也。

國初用為金湯。以備倭患。設衛所墩堡於塹濠之外。倭至則捍禦於海岸灘塗。不容登泊。萬一不支。則踰塹而守。倭進不得攻。退無所掠。護塘之功用豈小小哉。邇年塹濠多湮。護塘海岸合為一片。寇至即聚於護塘。而運鹽河之內水田秧塍。難於屯禦。大可慨已。為今之計。必須浚治塹塘。不復衛所墩堡之法。選陸兵委知兵參將精練於平時。遇汛則分布信地。協守互援。無容一賊登岸。則松江海防庶幾其無誤乎。何謂有海港而無海塘。蓋蘇州之海。起於嘉定之寶山洋。而迄於常熟之白茆港。其間水口之大者曰吳淞江。曰劉家河。曰七鴉浦。曰白茆港。其次則練祁黃窰新塘茜涇之類。皆潮汐之所往來。沙船之所出入。原未嘗築塘以限隔之也。故倭船乘風乘潮。可以衝突。而我兵船亦可駕風揚帆。以哨以禦。向來吳淞江口。副總兵親提重兵結水寨以控扼之。而劉河七鴉白茆亦各有把總兵船

汛守兵備不可謂不密矣但各兵船畏颶風常泊於港內
賊至或不知或知而禦之不及又各支自分彼已不肯協
力應援俟賊入港然後官兵擊之吁不亦晚乎為今之計
必須軍門立為限時限程之法信賞必罰（兵船見[illegible]）如有
僨事罪坐水兵官問以故縱則蘇州海防庶幾其無慢乎
或者曰松江無海港固不重乎水兵矣海岸之外可不設
舟以巡哨乎蘇州無海塘固不重乎陸兵矣海岸隨處可
登可不設兵以防守乎曰是不然松江海灘皆淖泥也潮
至時舟雖可以逼岸而易於閣淺潮退則兵舟不能近岸須
涉淖泥中行二三里或七八里哨舟何處可泊乎向來原
設遊兵船巡視於洋中墩堡軍瞭望於岸上所患者上之
人不肯嚴夫失報之誅則人莫肯盡其心耳蘇州海濱處

處皆有墩堡若勤於瞭哨遠警則各港水兵響應而逐之
各巡司弓兵與地方團聚協力以禦之賊豈能逞犯哉
所患者上之人不肯嚴夫坐視之罪則人莫肯盡其力耳
軍門林　云修塹塘復墩堡者固防塘之手足也設遊兵
嚴巡哨者廣守港之耳目也防海之計此其知所重歟

海防論三

海防之策禦倭於海洋海岸既已詳言之矣若論今時至
計則為今日之大憂者似不在於海而尤在于　留都留
都海防相為表裏何也我
祖宗根本之地乃邊方所覘以為向背者也故兵法曰居
中以制外向來　留都所設四十八衛養驕承傲跋扈難
制其禍至於殺戶侍而始息撫安譬之癰痤已成難攻藥

矣廟堂近覧取總兵之有重望者坐府彈壓此見雖善尚
覺不能無遺慮也蓋總兵之所以負重望者由其統大兵
於海上得展方略焉耳非謂于身兀坐即能懾服乎奸宄
之徒也若但以其官高望重而使之帶千數之苗兵無所
作為無所誅賞而空臨於京師數萬卒之上吾不知此總
兵者平時雖號勇敢其謀猷學識果太公諸葛之儔而一
言一動盡可以默樵夫桀黠之膽乎設使舉動之間少有
輕率啓衅則素望將損而前蹟再褒今日駕馭之微機或
為目代之拙謀矣不猶千樗蒲之孤注耶如愚見須以功
能素著總兵一人如俞大猷戚繼光者置之於吳淞江口
而帶銜于　留都列諸五軍都督其陸兵參將則專駐金
山精練馬步兵幾千以固守乎松江之海塘水兵參將則

分駐竹箔營前二沙精練所部萬餘哨守乎蘇州之海港
春汛將近則總兵親駐吳淞江以為參遊之領袖小陽汛
亦如之防汛畢日則總兵歸坐五軍都督府而調水兵一
半至龍王關與南京水軍夾操陸兵一半至大教場與南
京陸軍夾操更番去來蹤跡無定嚴明賞罰權柄不移而
海濱水陸所存之兵則委之參將督練防守如是則隱然
示在外之兵至強至衆足以防護
皇都而若無藉于四十八衛在外之將愈出愈奇足以定
覦覬而不專倚乎五府兵部所以陰折夫羣邪睥視之心
而貽
留都之安者何如也
留都安則海濱鹽盗之徒不敢嘯聚而海防之政益易于

可舉矣
京師海防一舉兼得未知
廟堂以吾言爲然乎否耶

軍門林　云此欲潛銷留衛之桀驁也然非將領得人兵
强卒銳適足招倭故江海聯絡將卒一心匪直杜內憂
實禦外患稍兵額復兵糧之策當與此並行

附錄

嘗查籌海圖編內會哨論云浙東地形與福建連壤
浙西地形與蘇松連壤利害安危各有輔車相依之
勢故
上命浙江巡撫總督浙直福分哨各官互爲聲援而不許
自分彼已盡地有限責任相聯此

全面邊事卷二　三二

聯護之所以爲善而防禦之所以爲固也愚考海中山沙
南起舟山北至崇明或斷或續暗沙連伏易於閣淺
賊舟大者不能東西亂渡如遇東北風也必由下八
陳錢馬蹟等山以犯浙江而流突乎蘇松如遇正東
風也必由茶山西行以犯淮揚而流突乎當鎮如遇
正北風也必由琉球以犯福建而流突乎溫台三途
爲達聯哨雖及須總兵官撥遊兵把總領哨千百戶
等船往來會哨（以下皆論蘇松）其在浙江也南則沈家門兵
船哨至福建之烽火門而與小埕兵船相會北則馬
蹟兵船哨至蘇州洋之洋山而與竹箔沙兵船相會
其在蘇松也南則竹箔沙兵船哨至羊山而與浙江
之馬蹟兵船相會北則營前沙兵船哨至茶山而與

海防論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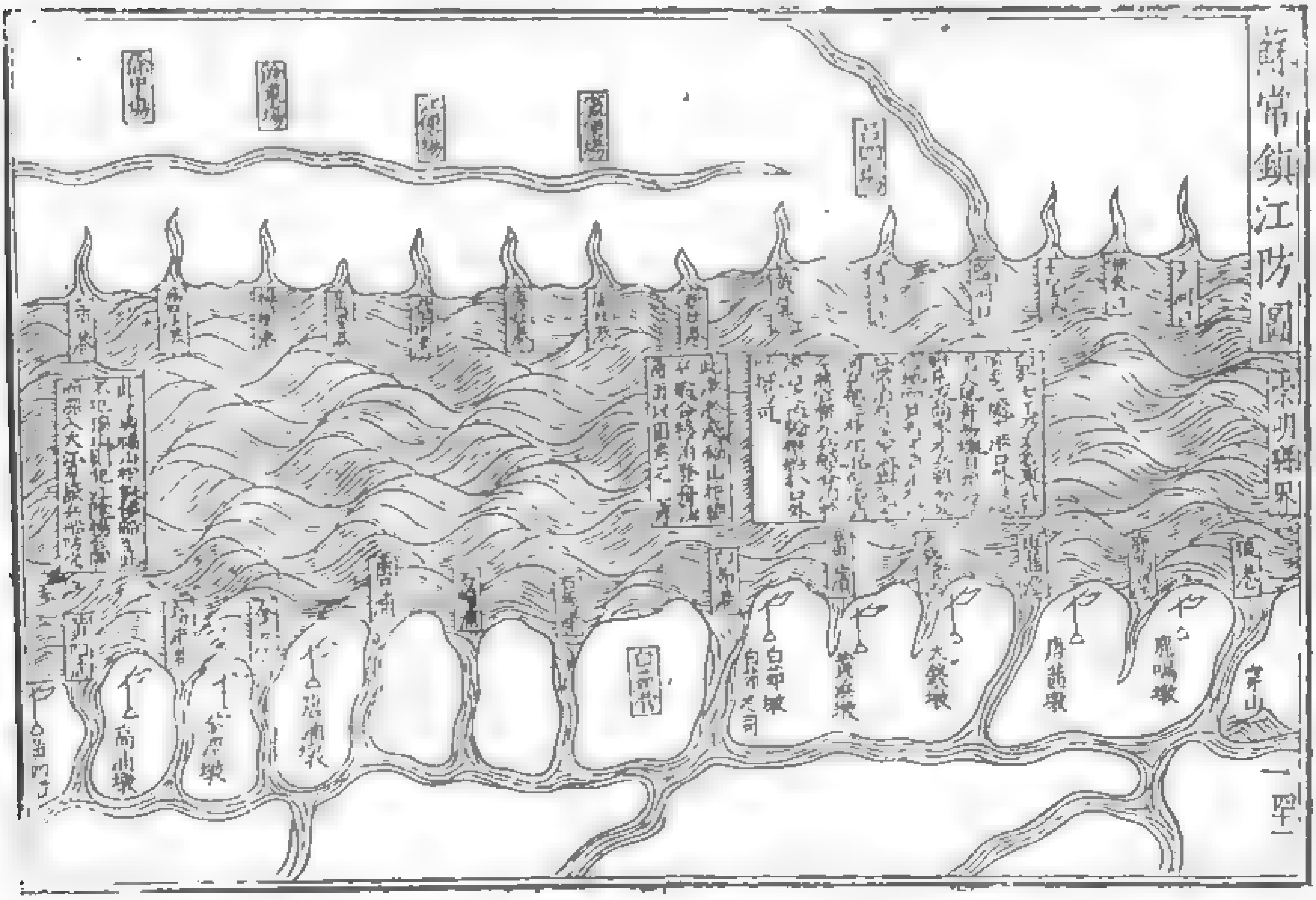
吾論海防者不狃一時之見而爲經久之圖要在通變得
宜而已蓋法有宜於昔而不宜於今者有宜於暫而不宜
於久者有宜於久而不可易者何謂宜於昔而不宜於今
夫沿海衛倭官軍逃亡原藉清勾舊制也今則隨勾隨逃
無補實用此清勾之不必泥也沿海堡寨兵數不足他衛
撥軍貼守舊制也今所在多事自救不遑此貼守之法不
必泥也片板不許下海舊制也今之沙民採捕爲生禁之
太甚別生他虞此下海之禁不必泥也何謂宜於暫而不
宜於久夫調募客兵水陸分布今日應變之計也然客兵
不可久留錢糧所當節省此調募之不可久也海防告乏
加賦帶徵今日權宜之術也加之不已民力何堪此加賦

全面邊事卷二　三十九　四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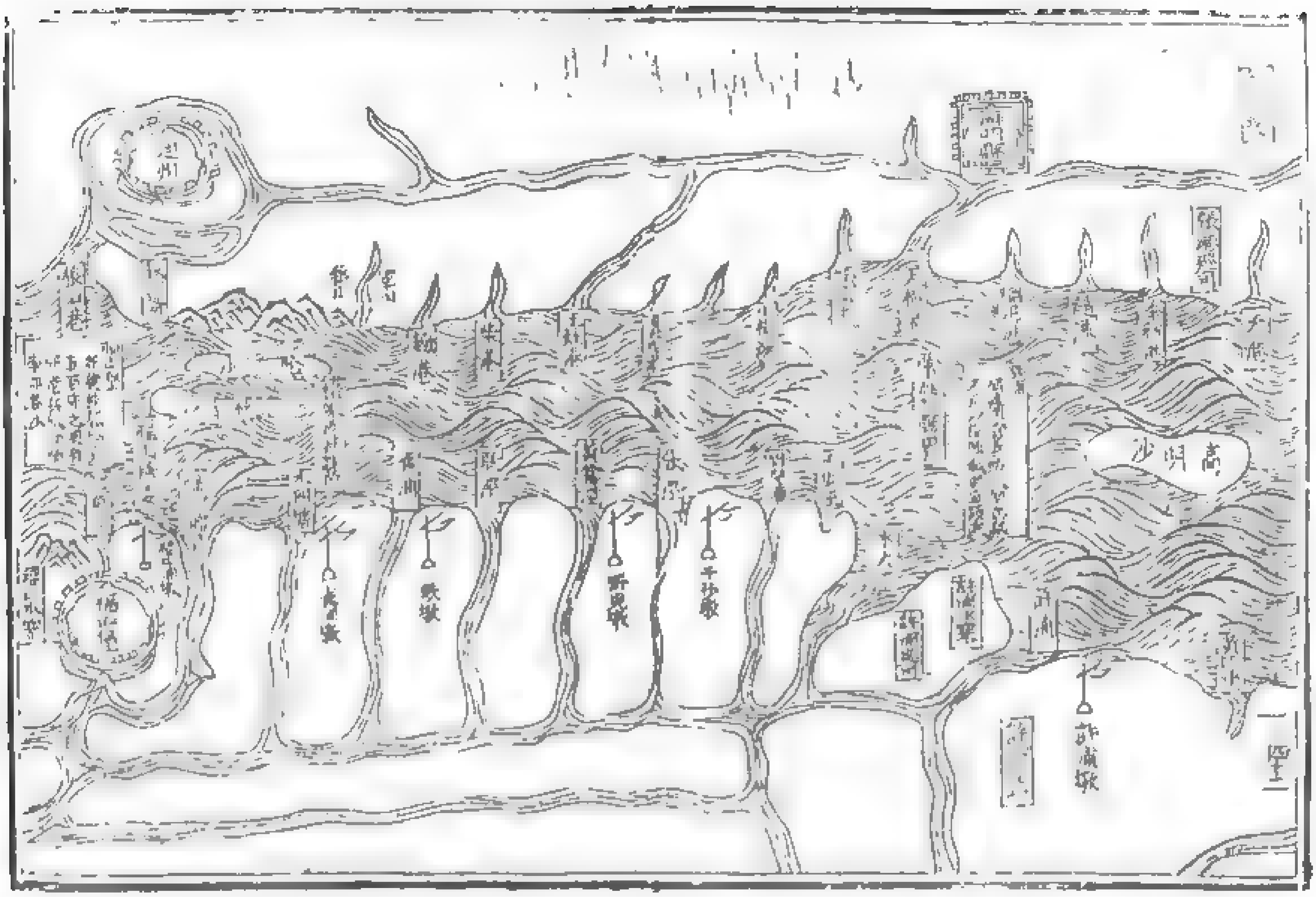
之不可久也何謂宜於久而不可易夫停止清勾矣則召
募土兵養以軍餉伍豈常虛乎免行貼守矣則團練鄉兵
充實堡寨必軍衛乎調募不可久矣則訓練土兵以漸
裁遣何患無兵乎帶徵不可久矣則多置屯田開墾荒蕪
何患乎無食乎因
祖宗之舊制而閩浙之寇至則有備無患寇去則不廢恒
業此行之萬世無弊也必欲一歲支邸一歲一番殺邸一
歲則以人下之兵餘猶虛弗繼豈蘇松二郡之所能支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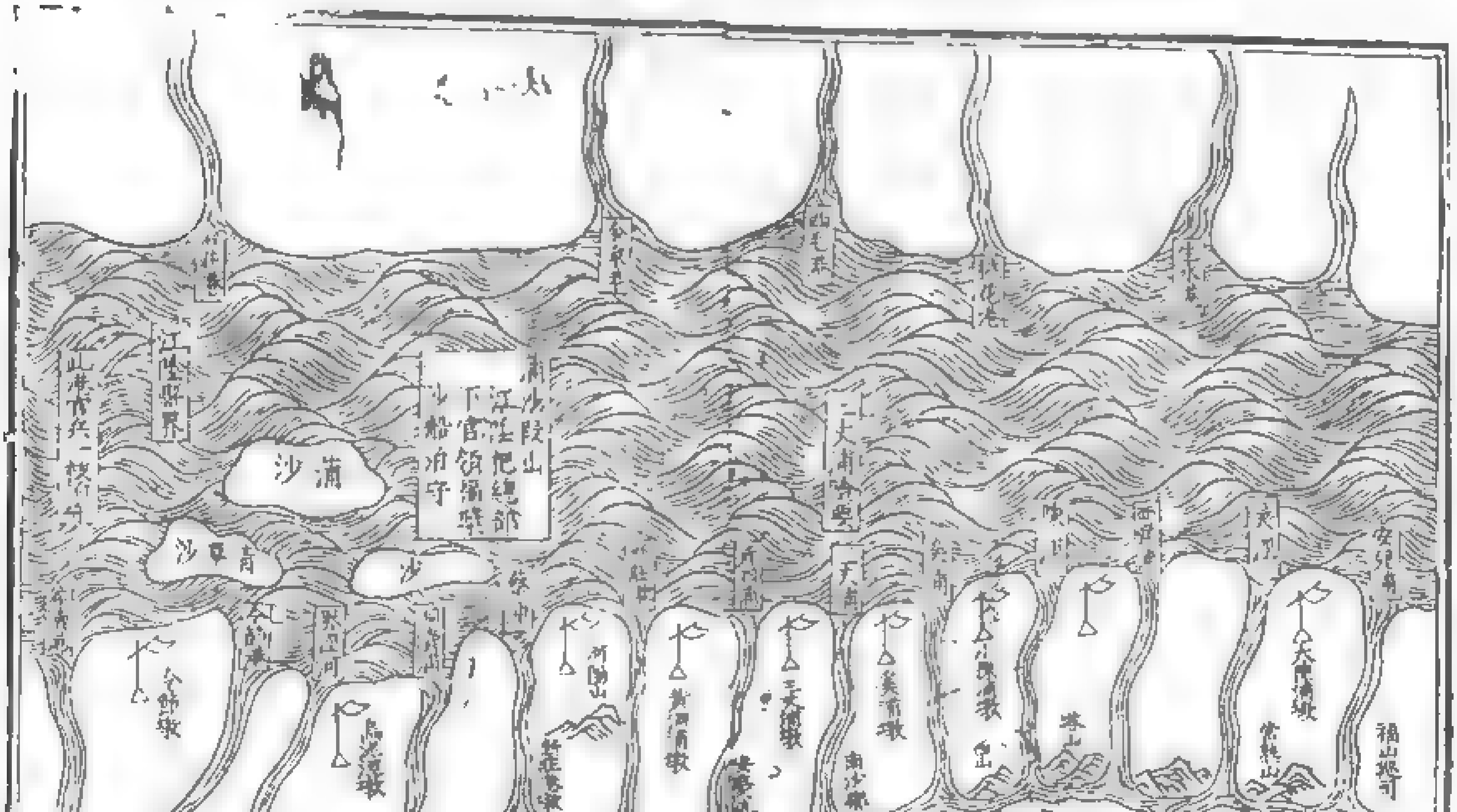
海防論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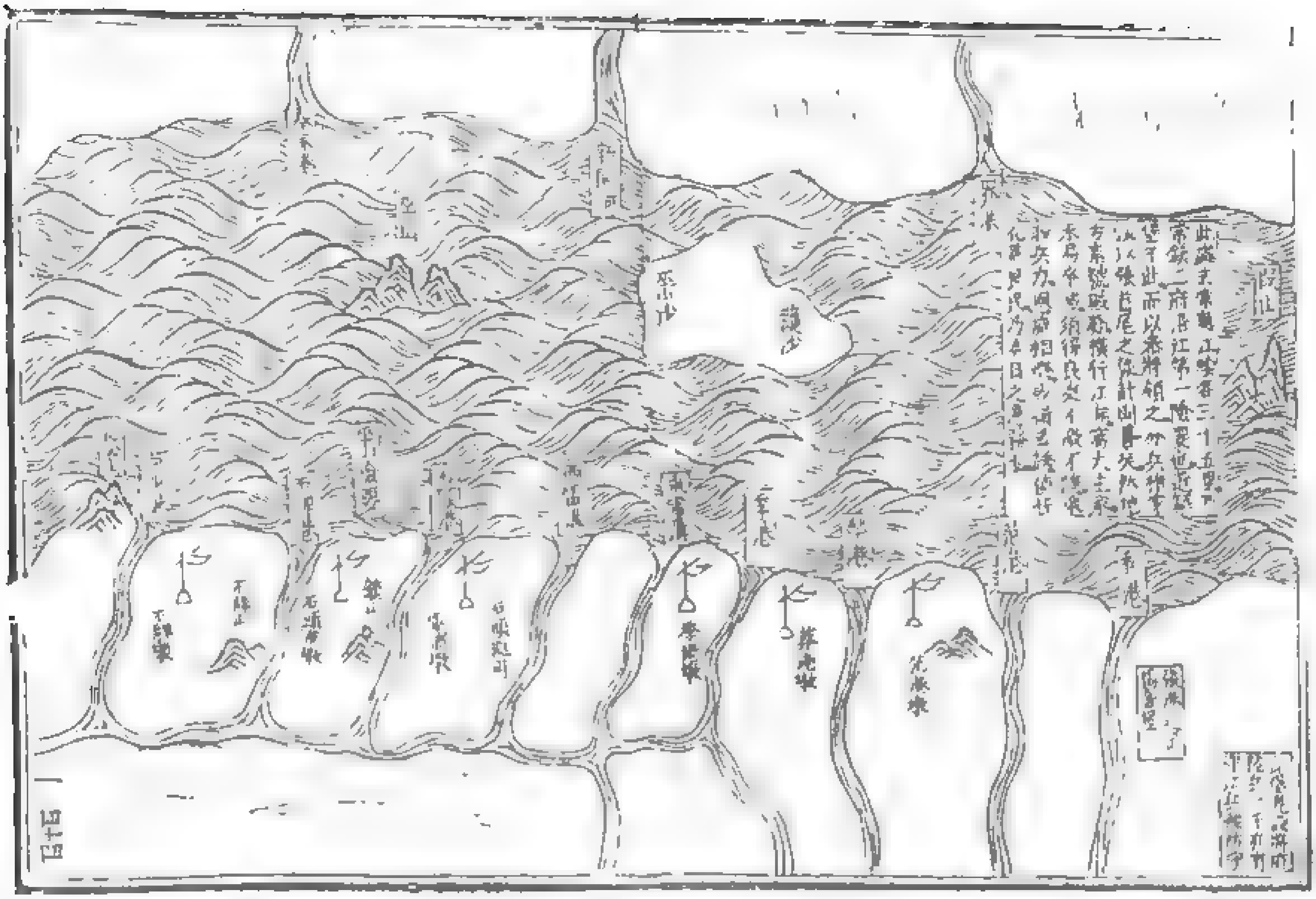
浙西海防蘇松嘉杭四郡雖有浙直之分利害安危實同一體何也壤地相聯脣齒相依故也昔我太祖貴壤之法犬牙相制義正在此愚嘗循海壖而觀之蘇州有海港而無海塘宜以水兵為主而岸上哨守之陸兵佐之松嘉二郡至海寧之澉浦皆有海塘而無海港宜以陸兵為主而海外哨之水兵船佐之向來倭寇內侵必由老鸛嘴以南抵於澉浦一帶海岸登泊而把守之官紋而不究其由浙直互相推諉各分彼巳總督衙門不行連坐之法故也若一處警報左右互相夾逐賊豈能登犯哉昔者朝廷建設總督禁猶若此今革總督而浙直督府衙門位平勢埒豈能賞罰會同而不悖哉伏乞建言於朝哨守海岸之官比照海中會哨兵船事例立為稽查策應之法一有登犯兵備衙門查究信地及左右相近哨守姓名參提同罪則浙江海防嚴禁有稗於直直隸海防嚴禁有稗於浙輔車之勢成而浙直地方皆可以無虞矣雖然其要尤在浙直督撫衙門各令賢能屬官造圖貼說地形險要如何哨守如何應援水陸兵士如何操練如何分合二軍門准照會議同心協力而行無有乖異夫然後為可久可大之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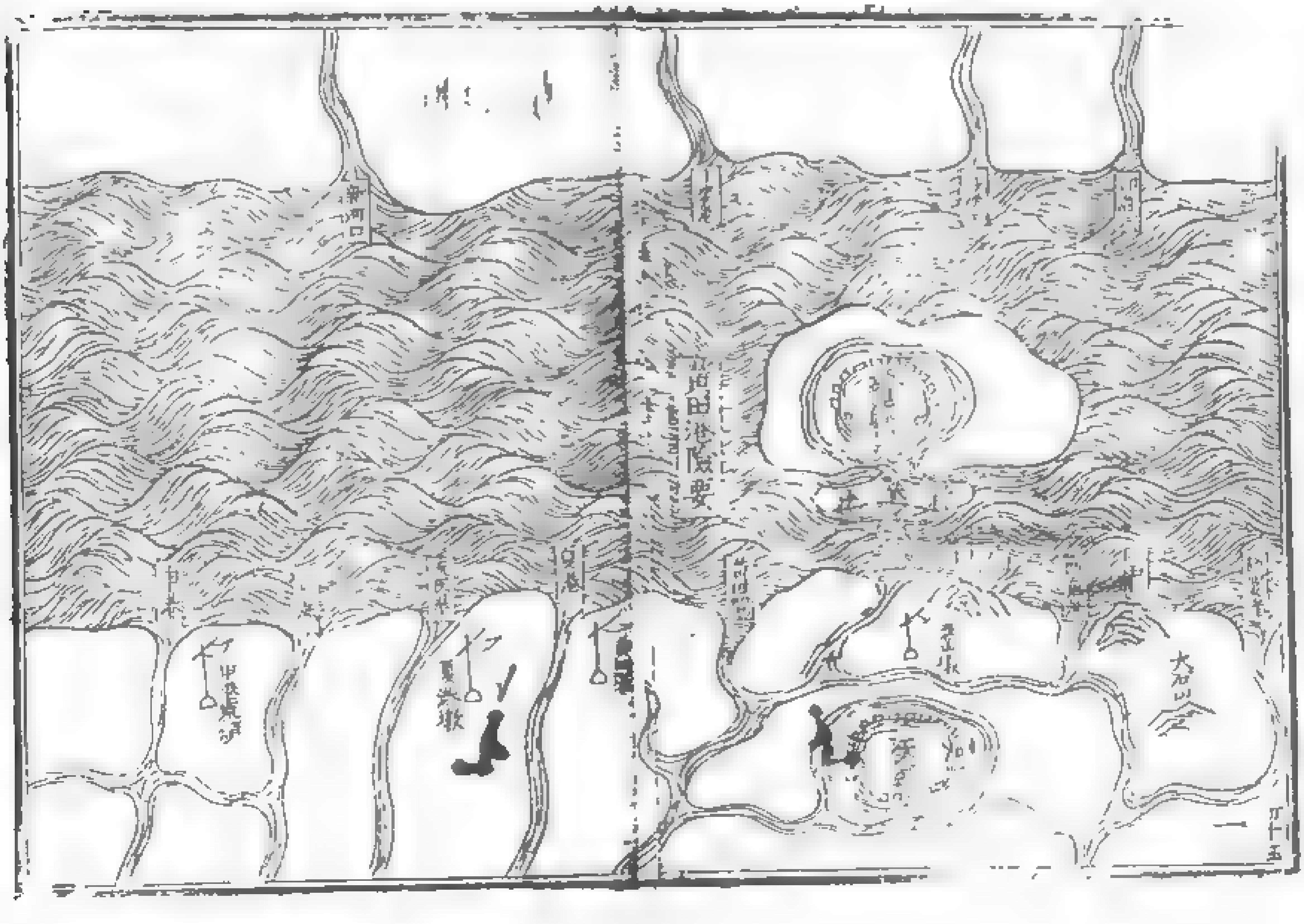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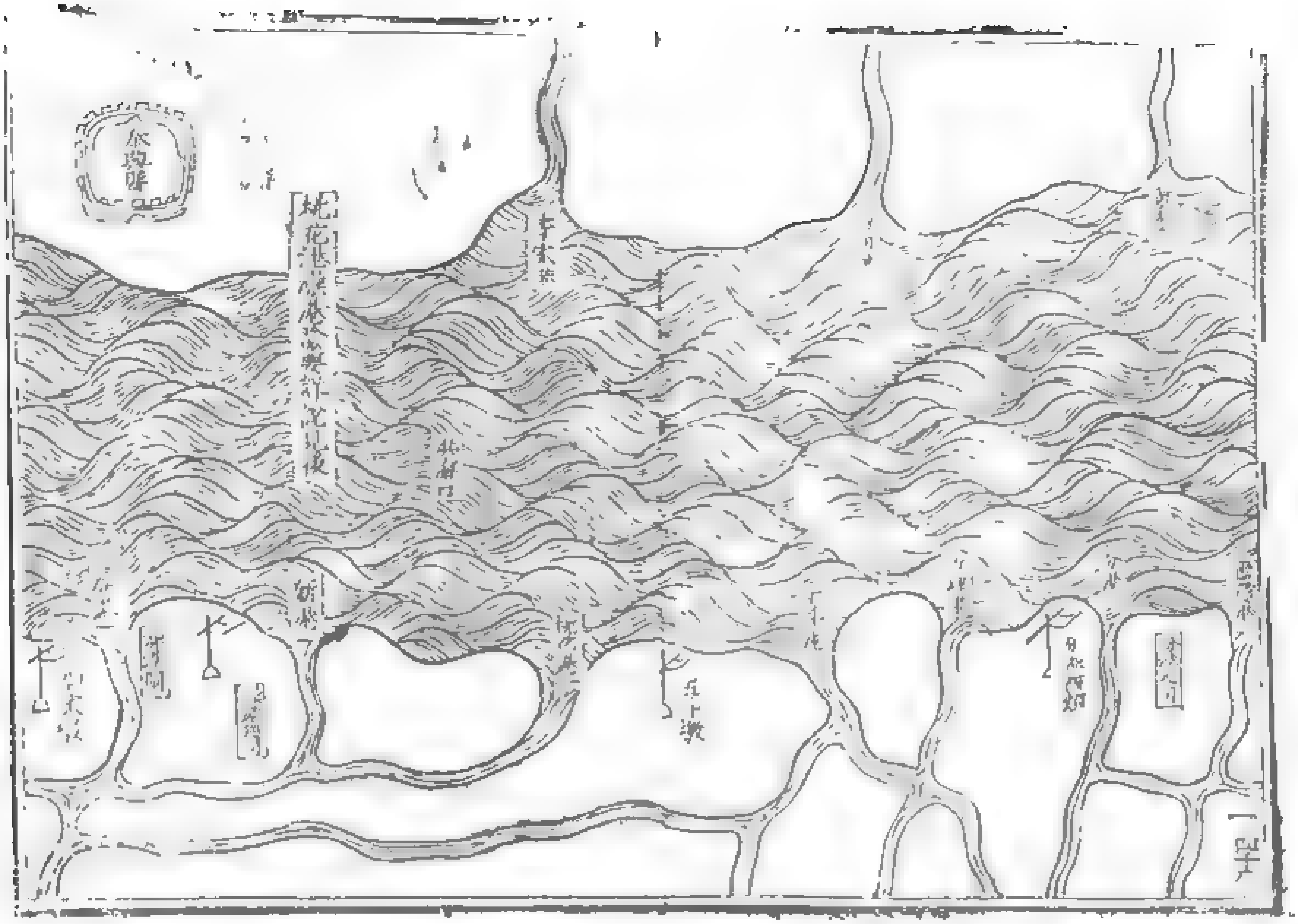
蘇常鎮江防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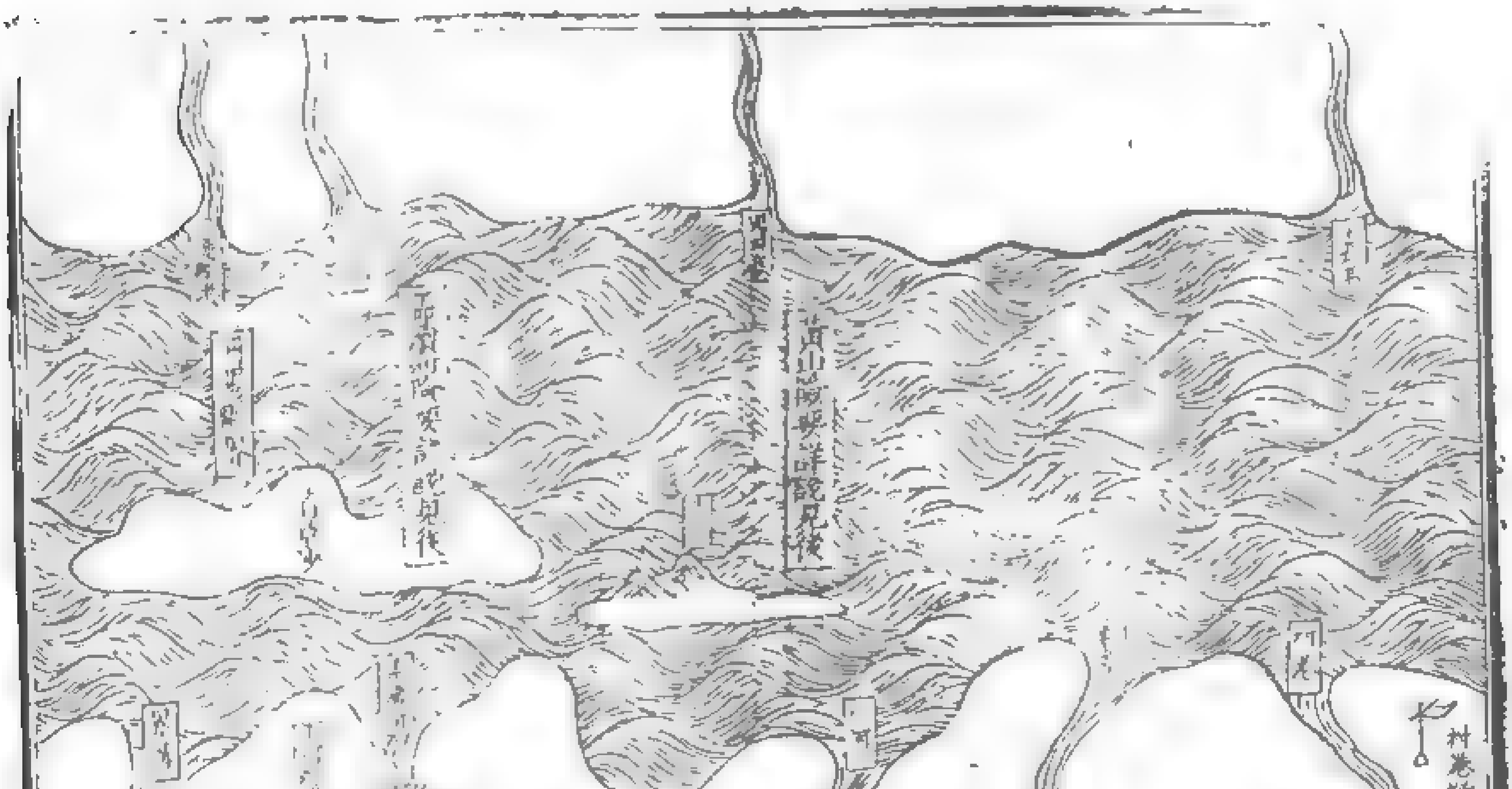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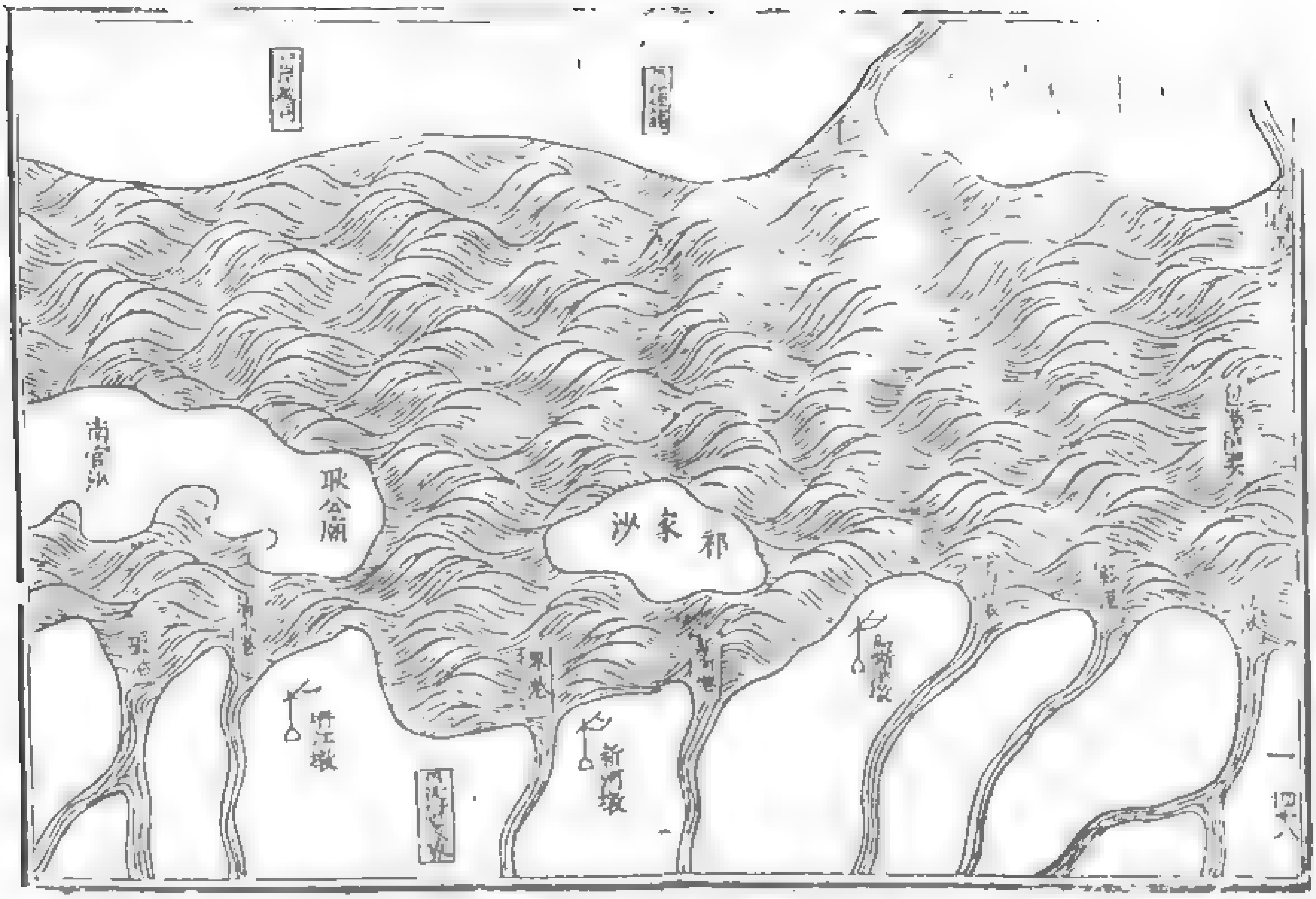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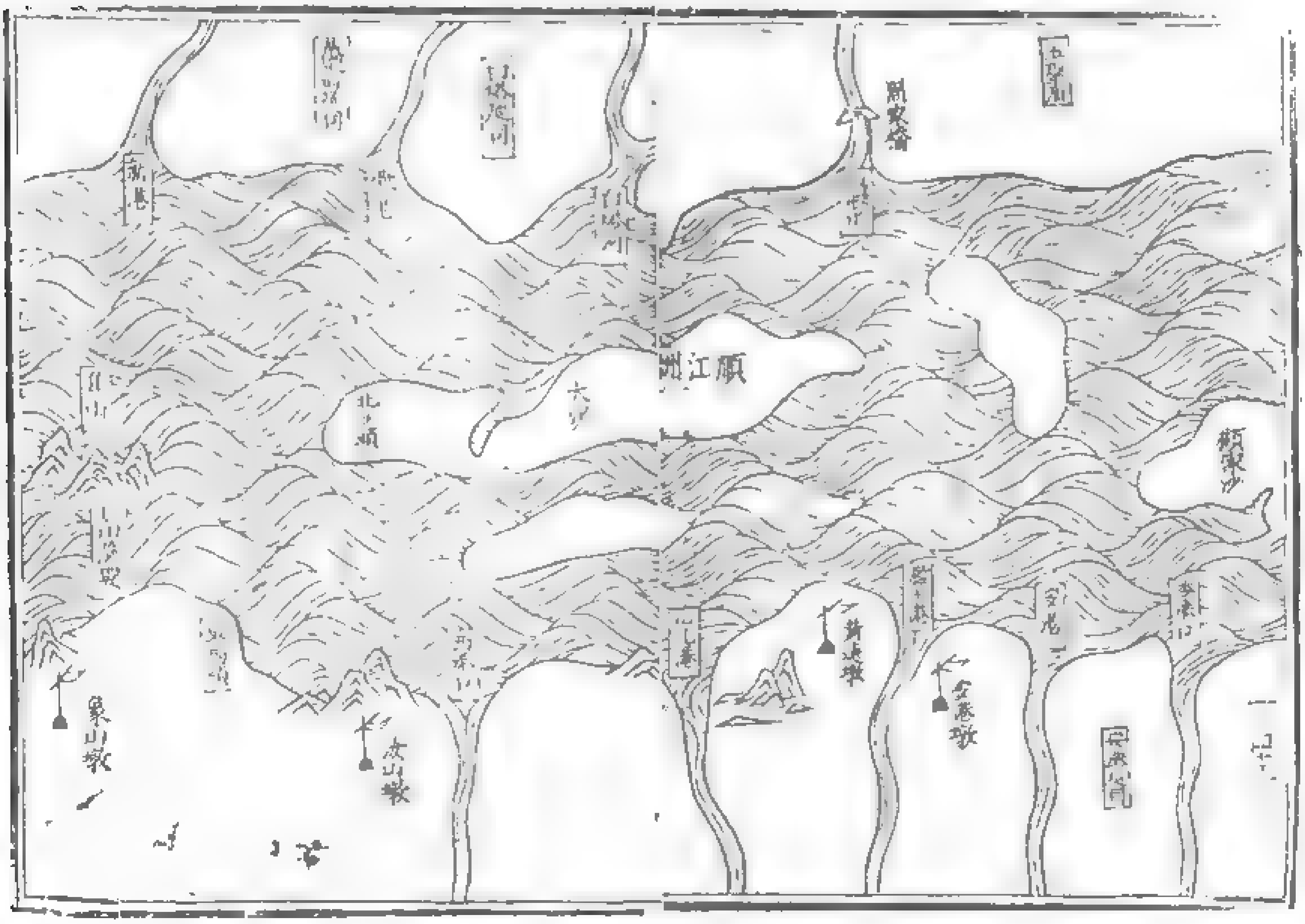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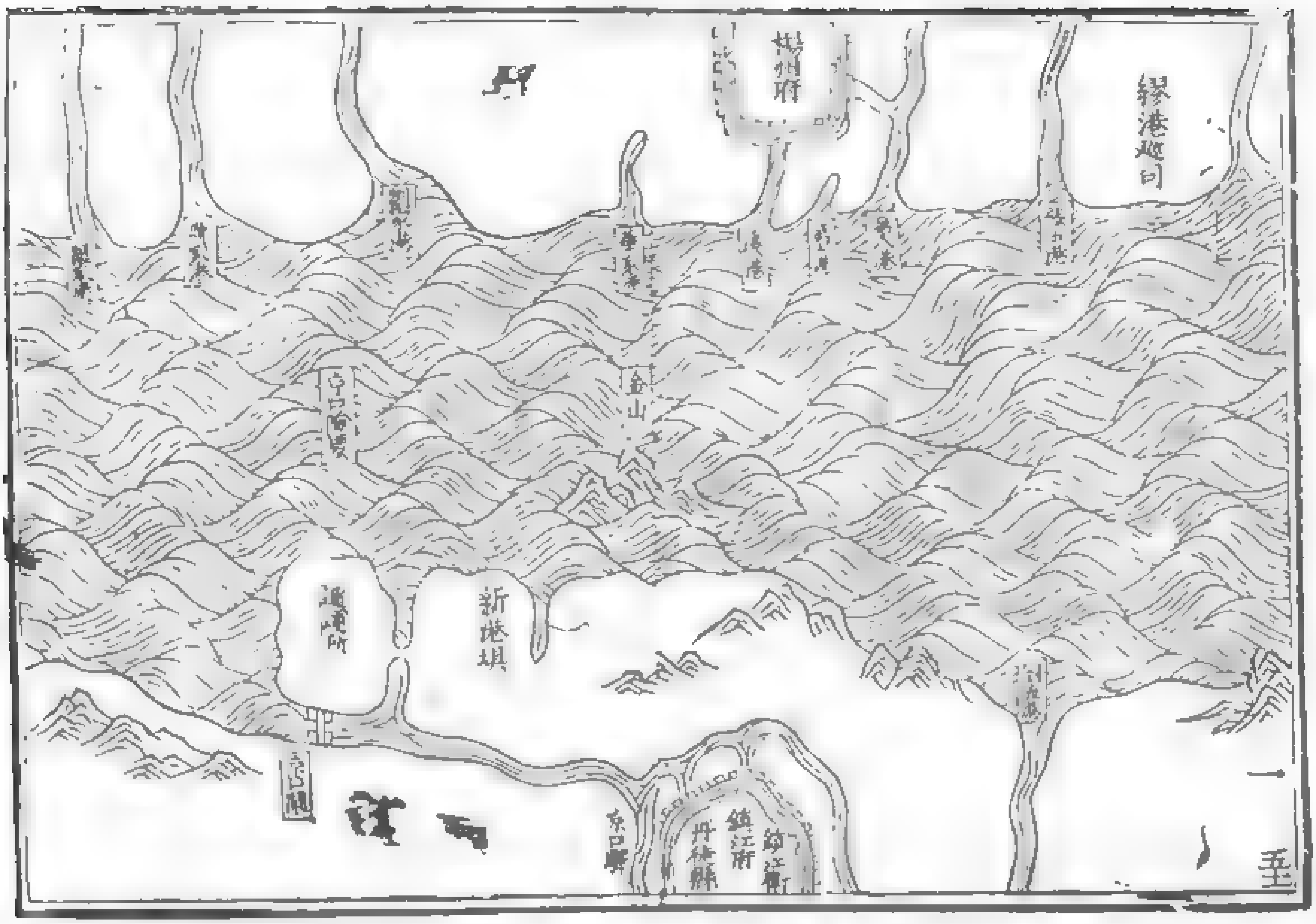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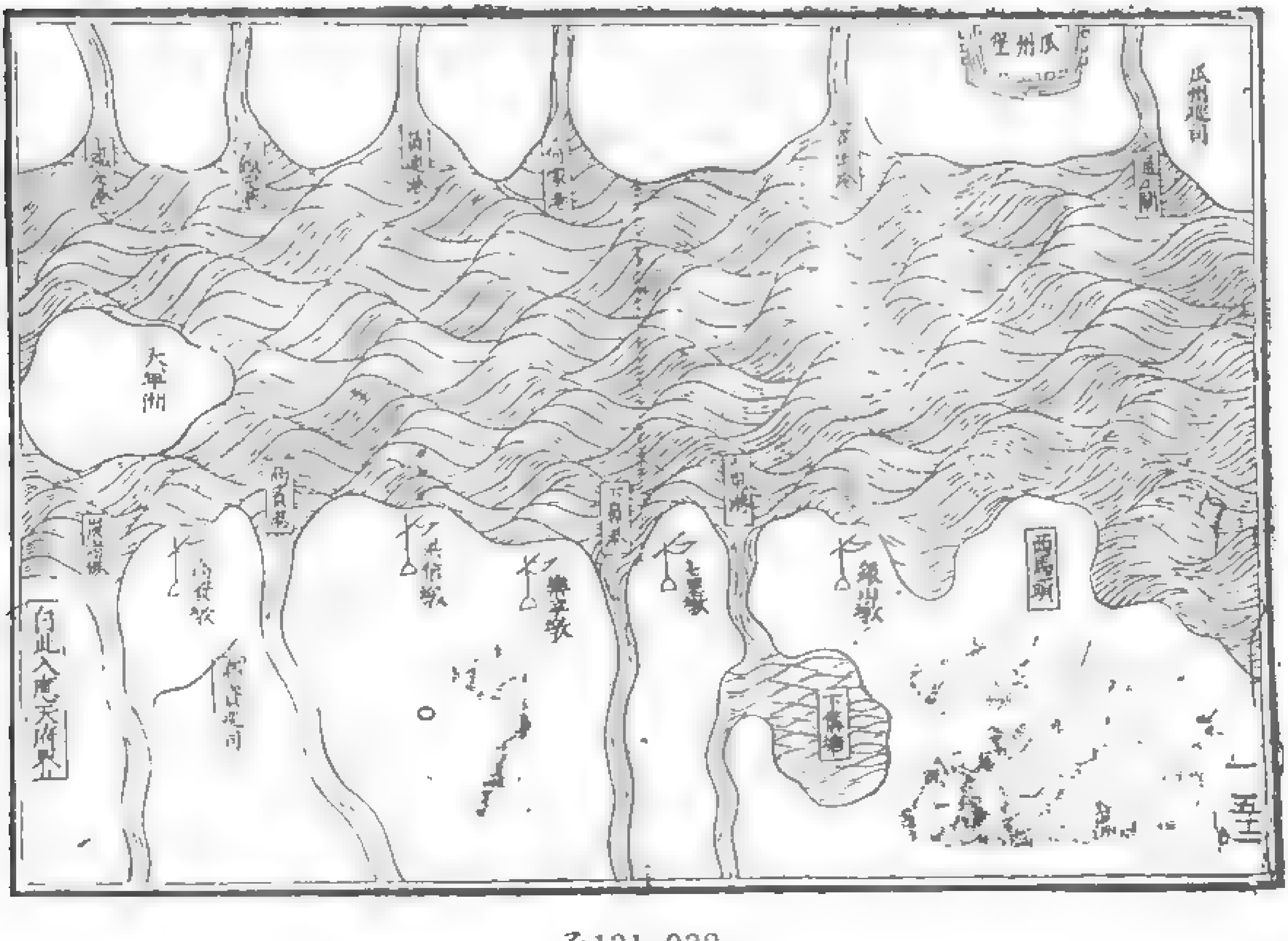

桃花山隘險要詳說見後


黄山隘險要詳說見後
村巷墩


南官沙
耿公廟
祁家沙
新河墩


順江洲
象山墩


揚州府
金山
新港壩
鎮江府
丹徒縣
鎮江衛
京口閘


瓜州巡司
西馬頭
由此入應天府界

江防論上

謹按長江下流乃海船入寇之門戶也𢌿江深入則
留都
孝陵爲之震動所係豈小小哉故備禦江之下流乃所以
保
留都護
陵寢至要至切之務也向來夾江南北分兵戍守遊兵船
往來巡哨於其間江防不可謂不密矣然而寇不聞息者
豈無說哉良由撫按江官聯之義不明故耳何也我
朝大江南北各設巡撫
留都專設操江巡江所
敕信地雖殊而四院事體則相關而不可分也今操巡專
管江中之寇寇若登陸則讓曰此巡撫之事也巡撫專管
岸上之寇寇若入江則讓曰此操巡之事也一江南北胡
越頓分同握兵符爾我相逕何惑乎江寇之弗除也哉如
愚見莫若先正官聯官聯者聯屬四人爲一利害休戚與
形而同心戰守賞罰會議而齊舉如江寇而登陸也操巡
督發江船進內港以協捕之陸寇而入江也巡撫督發哨
船出外江以策應之庶乎寇計窮而無所容江中其永清
矣江患息則
留都
陵寢萬億年鞏固而不搖江防之策孰先於此

江防論中

海船入江必由崇明南北二路縣後偏搭二沙在縣之北
易於膠淺凡舟之輕小者由此而行竹箔宋信嘴在縣之
南其水深闊凡舟之重大者由此而行二路堵截更無入
江之路矣崇明者天生北沙以鎖江之水口江防第一關
鍵實在是也過此以西方論營前靖江金焦此設險之大
旨也向之建議者設將官結水寨分守乎江之兩岸而海
口入江之處止以崇明官兵禦之遊兵都司應援之愚以
爲非計也海口兵力既與江中諸寨之多分戰江中孰與
并力禦外之易似宜立爲規制賊尚在海之時江南江北
兵船分番互出常以一半至海口協守崇明南北二路舟
衆力齊則賊必不能入江矣此守江之上也舍此不務容
賊入江江中之師渙散力分欲望其能勝敵得乎雖然擒
江賊亦無難所患者我兵自分彼已不若敵膽之合一耳
若賊過營前沙而營前之江南江北火速出援左右翼擊
不坐視乎營前之兵之受敵也過靖江亦如之過金焦亦
如之賊進不得前退無所遁我兵有增而無限賊舟有限
而無增勝負不亦較然矣乎愚故曰二提督與操巡必四
人同心而後可濟也

軍門林　云置將結寨分守江之南北此俟其深入而擊
之也移舟海口協守崇明使賊不得入江計斯得矣故
正官聯而執樞要是謂寓防

江防論下

今之論江防者孰不曰營前沙者大江之第一關鍵也靖
江江陰其第二也瓜儀京口其第三也守此三者則海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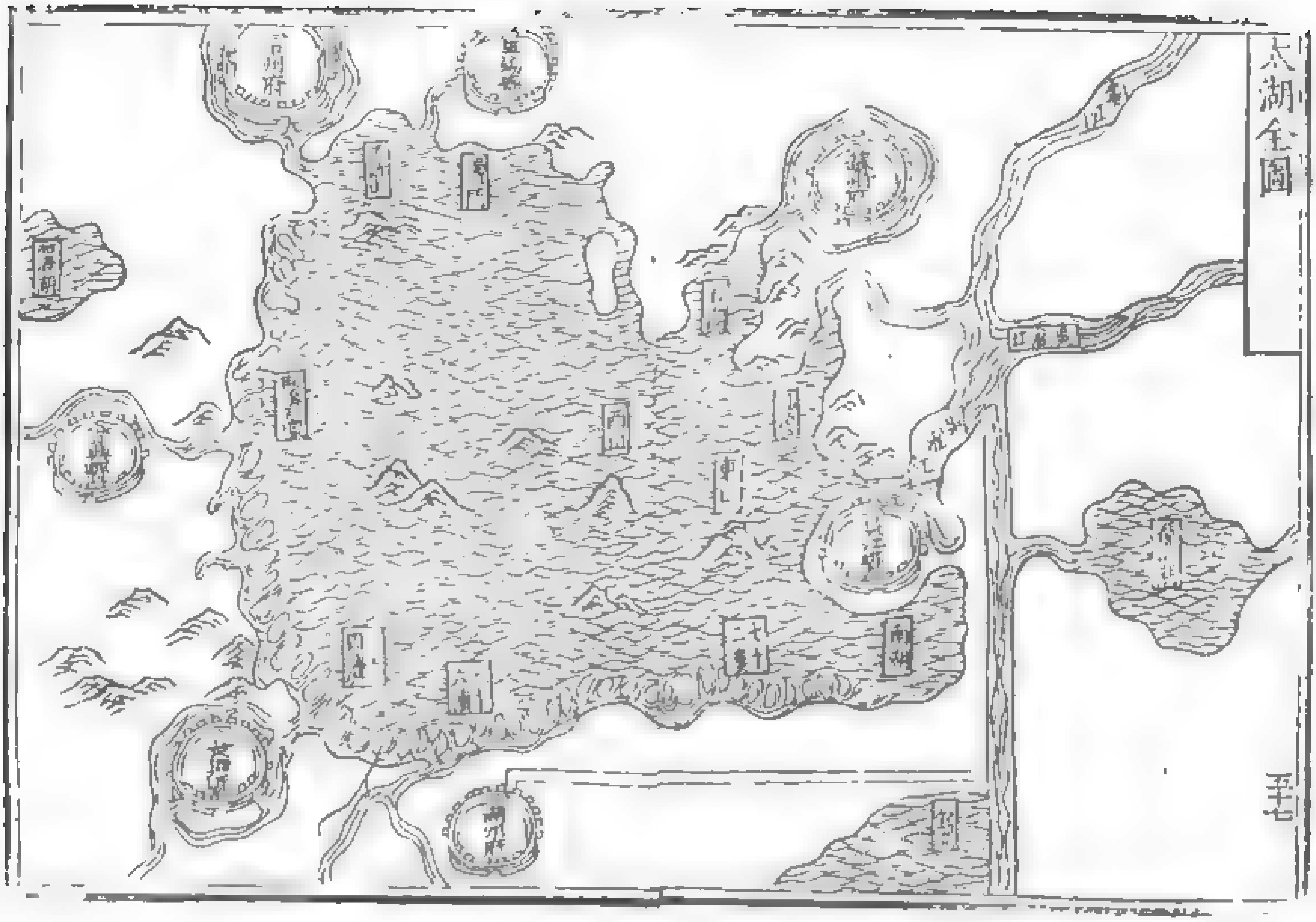
不能飛越而窺
留都以愚觀之殆不然何也京口雖係江南諸郡咽喉然從古寇犯金陵未有由此而進者以沿江南岸壁峭如屏而潤州秣陵之間夾岡險陂無港可達故也若從通泰登陸循江北內地而行屯兵六合分師渡蕪湖采石走太平而北豈非地勢之至要至要者歟故保
留都須嚴江防嚴江防須重江北賊計狡猾常避實而擊虛不可但以江中之關鍵爲恃而爲賊所紿也
軍門林 云此欲併防通泰懼賊攻其無備也古有緣木褁氊而下西蜀則險不在瞿塘矣白衣搖櫓以襲荊襄則備不在洞庭矣此又策外籌也生亦知務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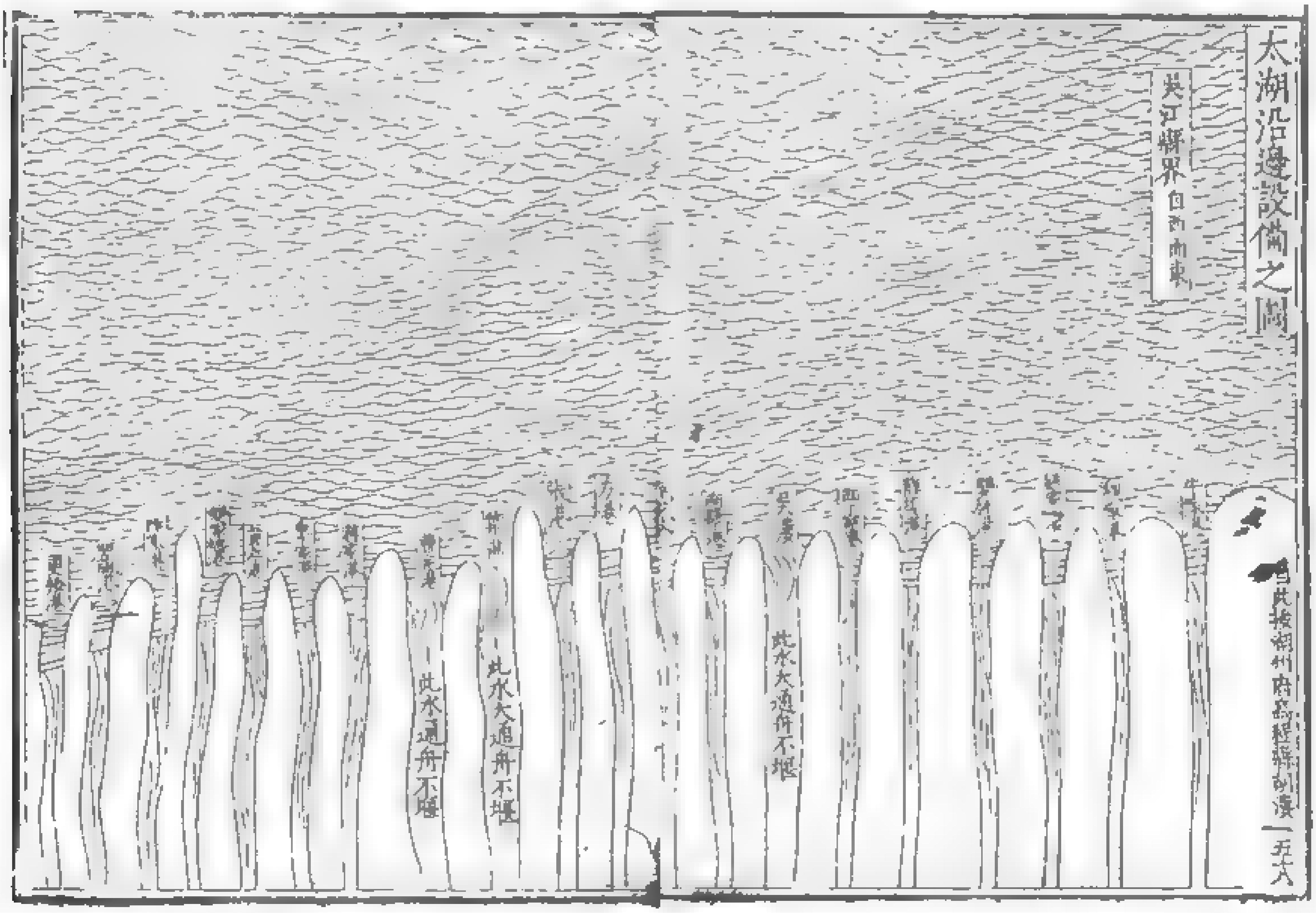
附錄

嘗查蒙中一覽內江淮要害論云天下之水在北莫大於河在南莫大於江常鎮淮揚當江河入海之際雖極大艟艦皆可乘潮而入近歲倭夜佯言分劫其心之狡實欲自長江趨 留都自淮河以窺中原而終不敢深入者由四府之防禦堅也必水陸常會哨互援若遇諸賊順流以遏賊鋒或出賊後賊若登岸則以團練之兵禦之此常勝之形也四郡無患則中原 留都可以高枕而臥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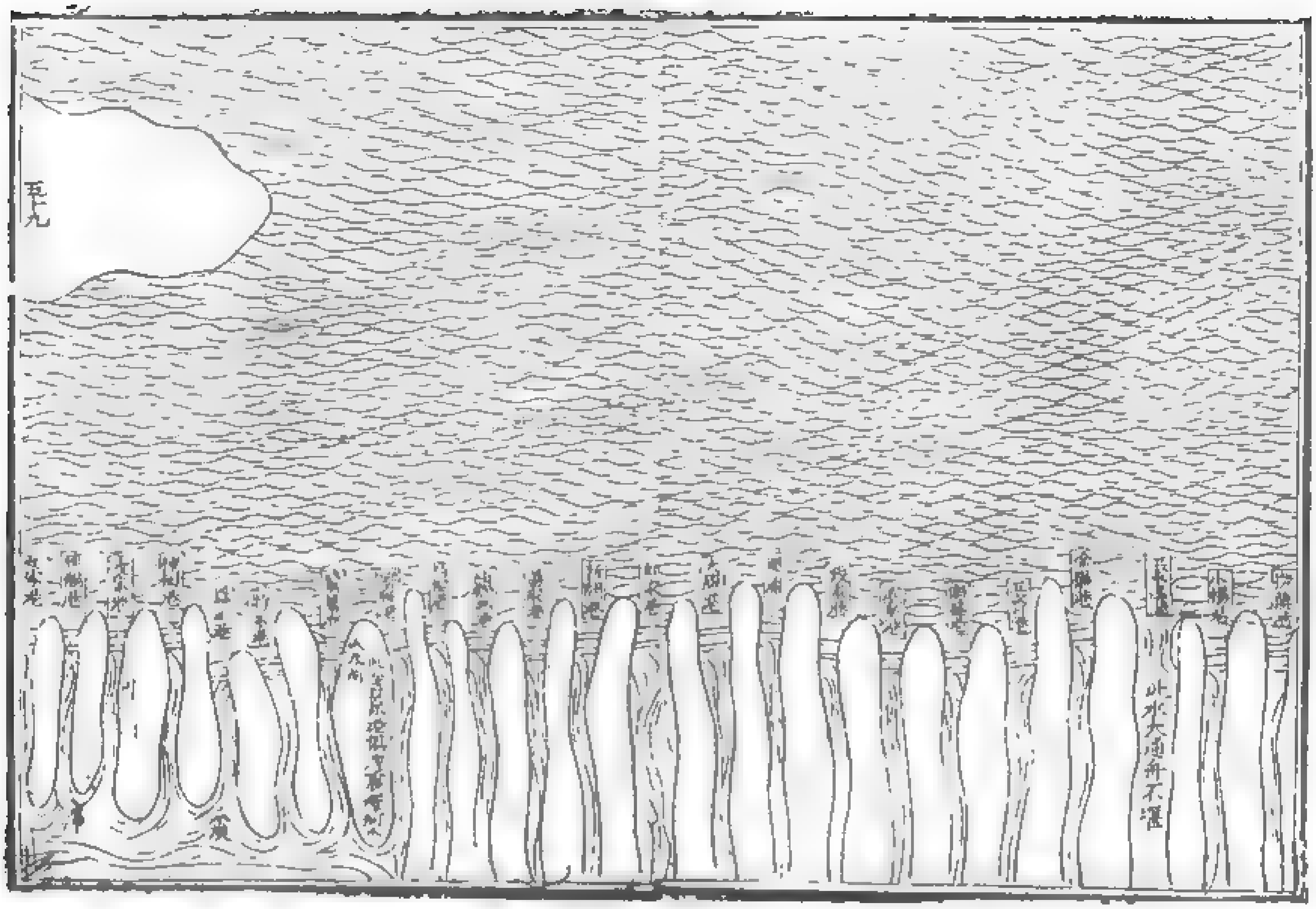
唐荊川論附錄

海賊入江由江南岸登陸之路廖角嘴管前沙南北相對海岸約濶一百四五十里爲第一重門戶狼山福山相對江面濶一百二十里爲第二重門戶周家橋與 山相對周家橋北岸至順江洲與江南分界江面約濶六七里順江洲至新洲夾江面約濶七八里新洲夾至 山南岸江面約濶十四五里爲第三重門戶三處領水兵官須整備船艦晝夜緊守三門勤勤 哨以防春汛門戶既固堂奧自安若三門稍有疎虞至不得已而守金焦南岸斯爲下策與無策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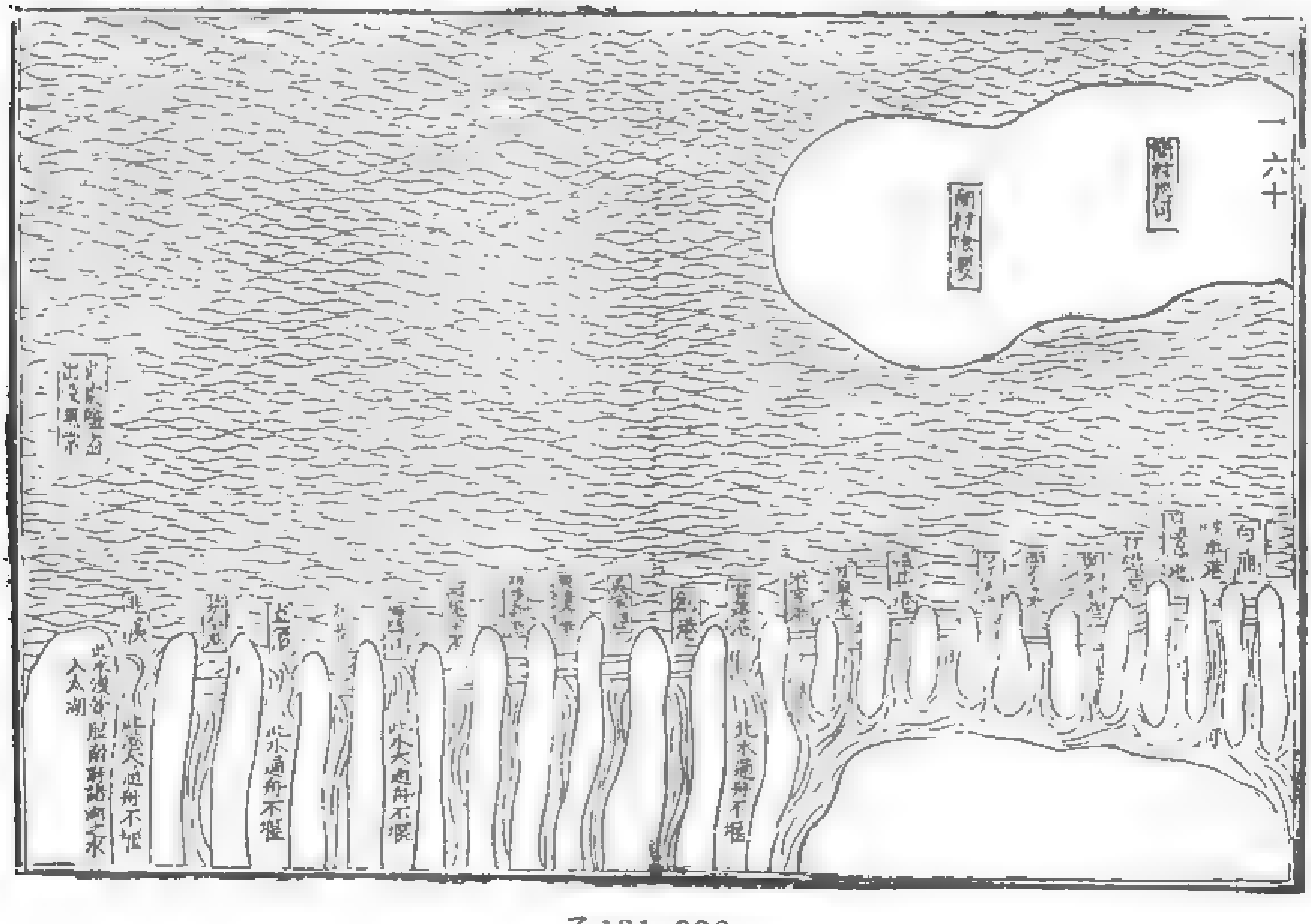

太湖全圖
五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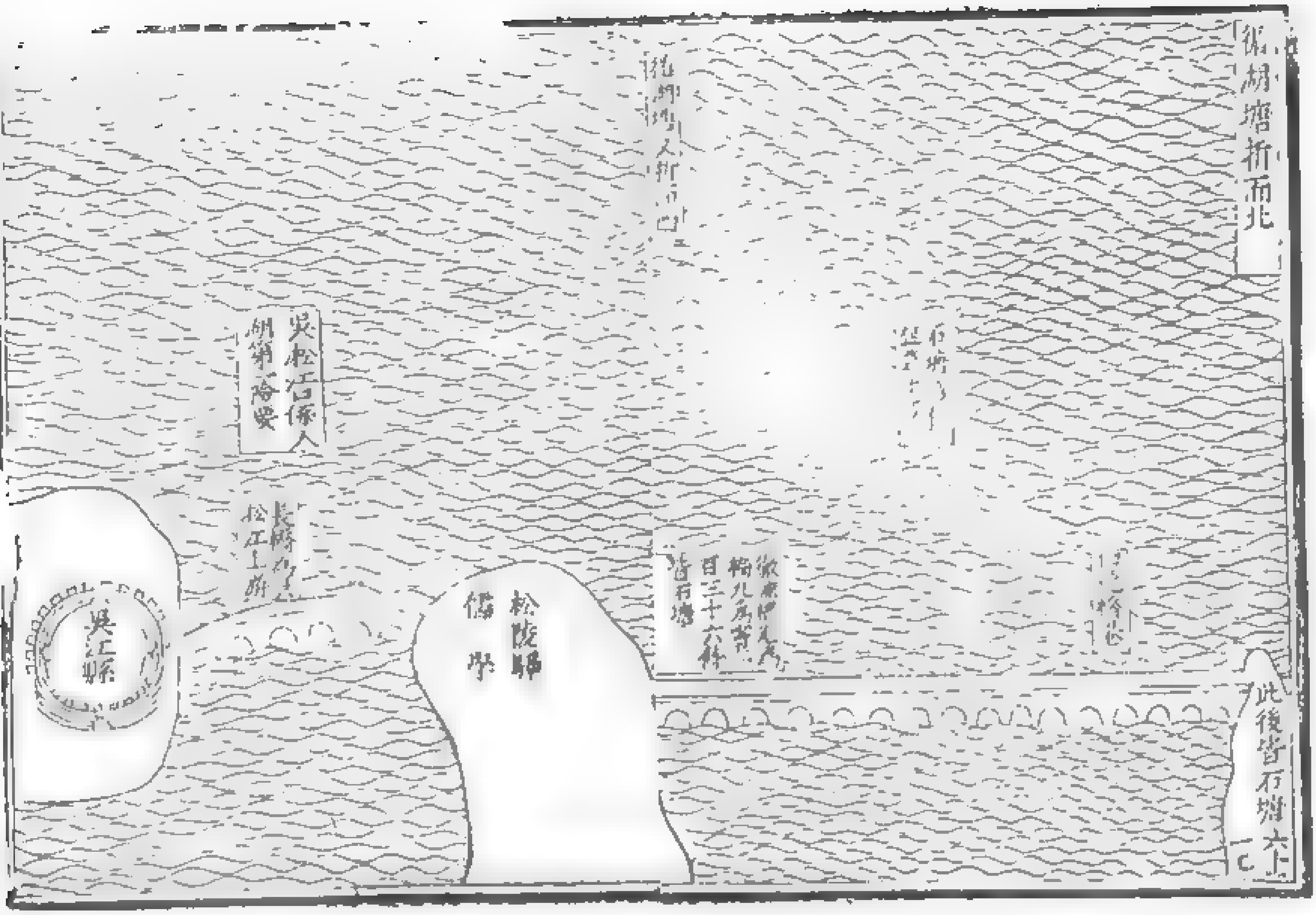

太湖沿邊設備之圖
吳江縣界自西而東
此水通舟不堰
此水大通舟不堰
此水大通舟不堰
五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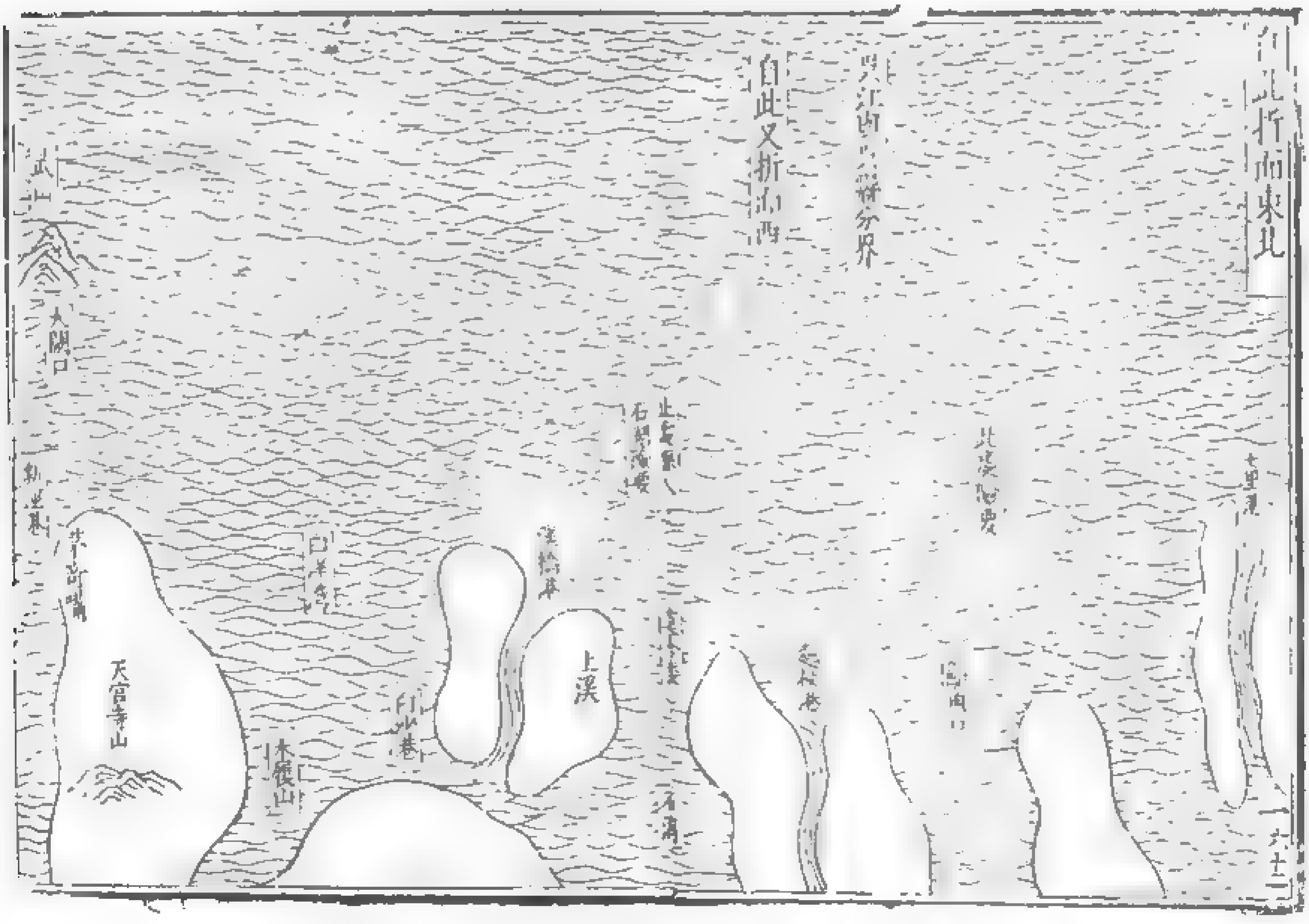
五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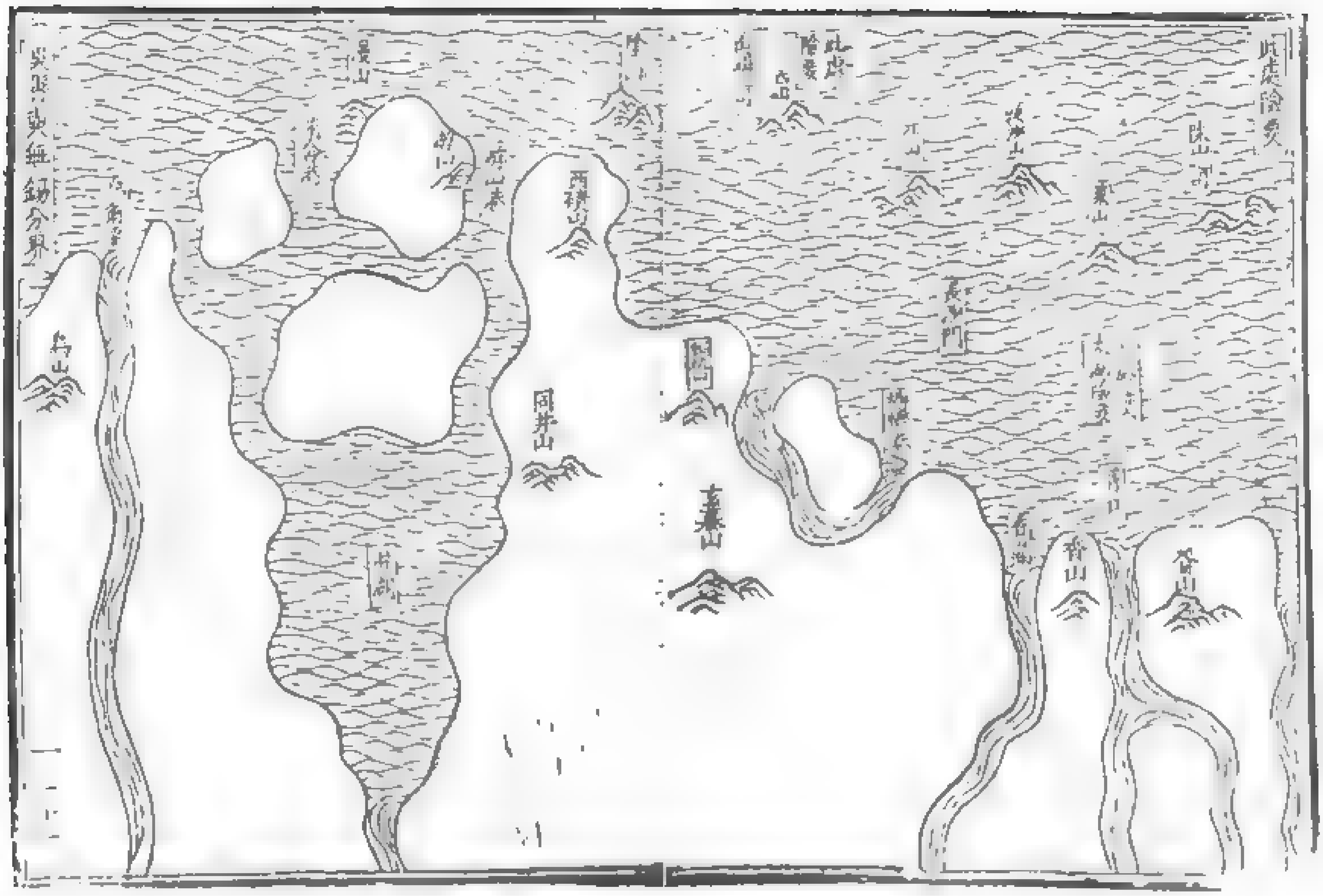


六十




從胡塘折而北
吳松江口係入湖第一險要
吳江縣
松陵驛
儒學
此後皆石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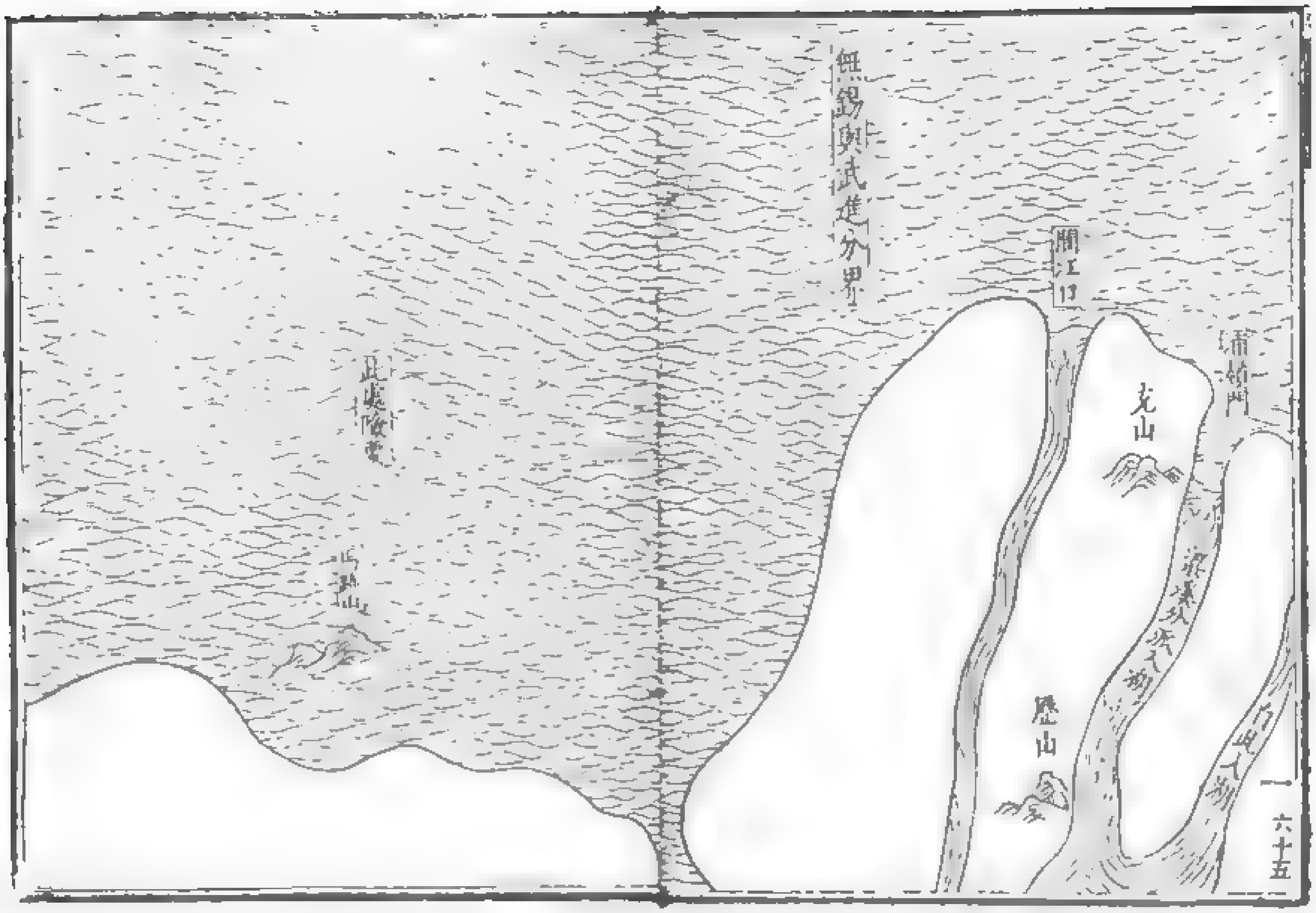

自此折而東北
自此又折而西
天官寺山
上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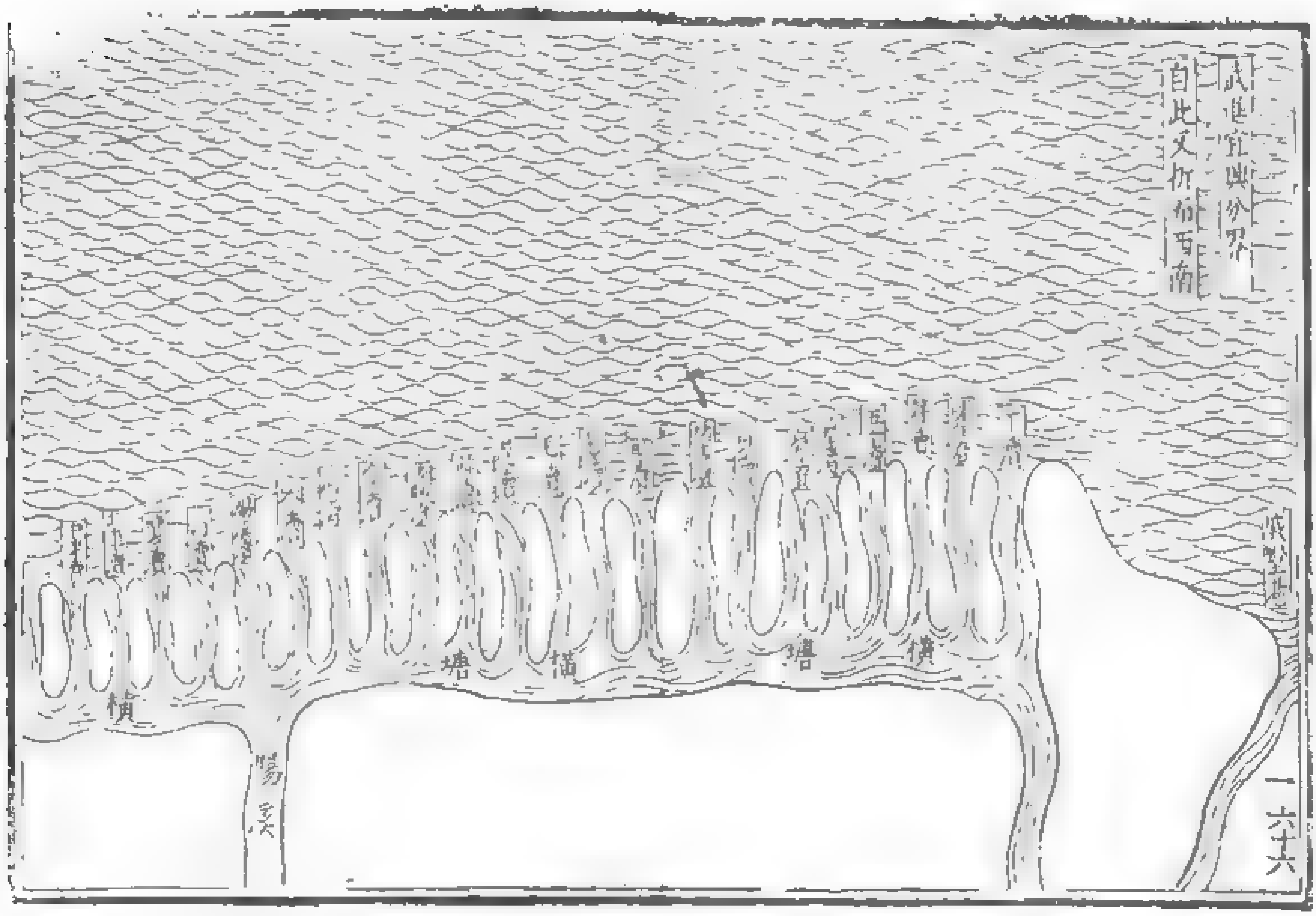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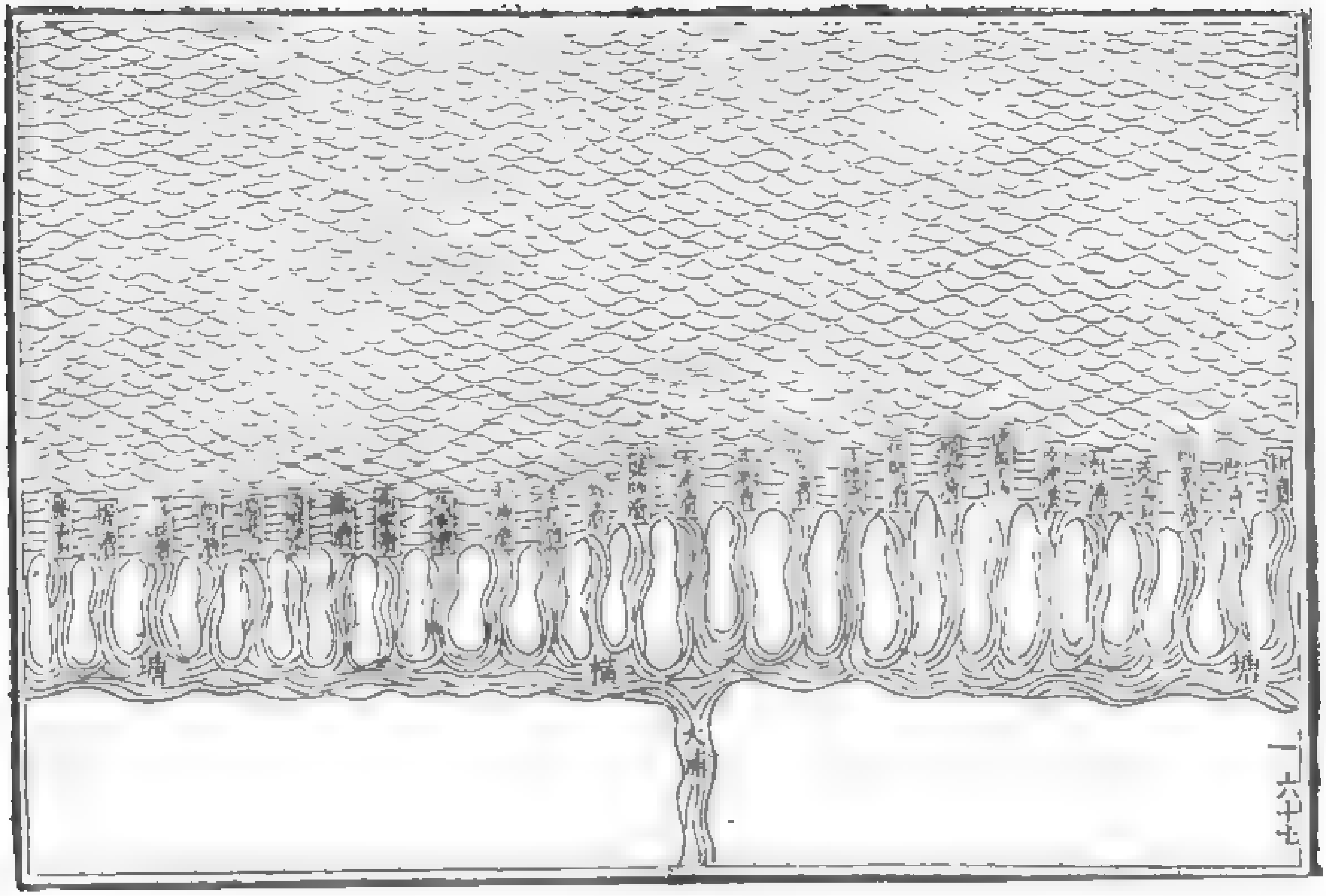
無錫分界
烏山
吳山
兩淨山
同井山
此處險要
此處險要
東山
香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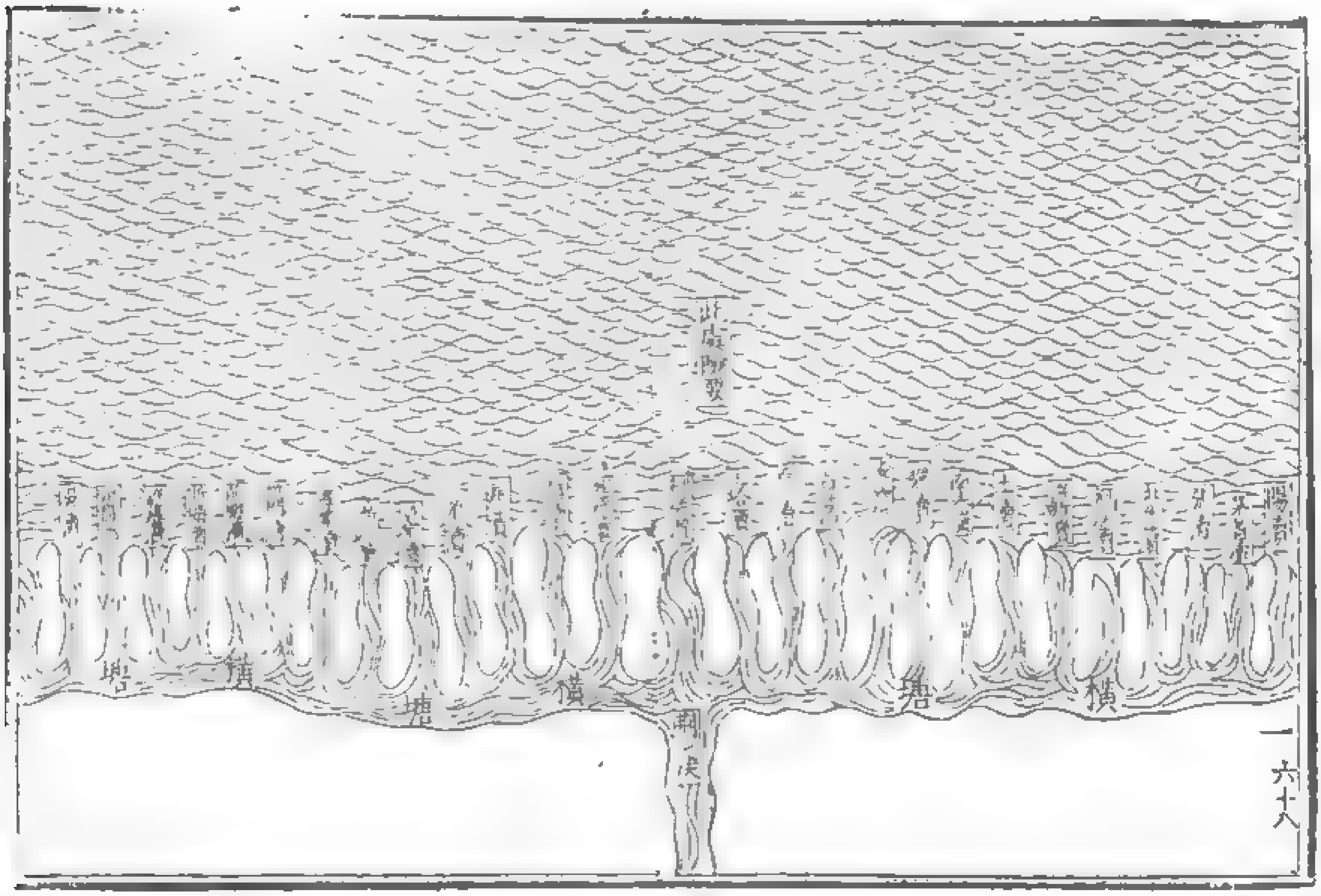
此處獨山吳塘甫嶺三門險要
獨山
吳塘山
將軍山
章山
自此入太湖
自此入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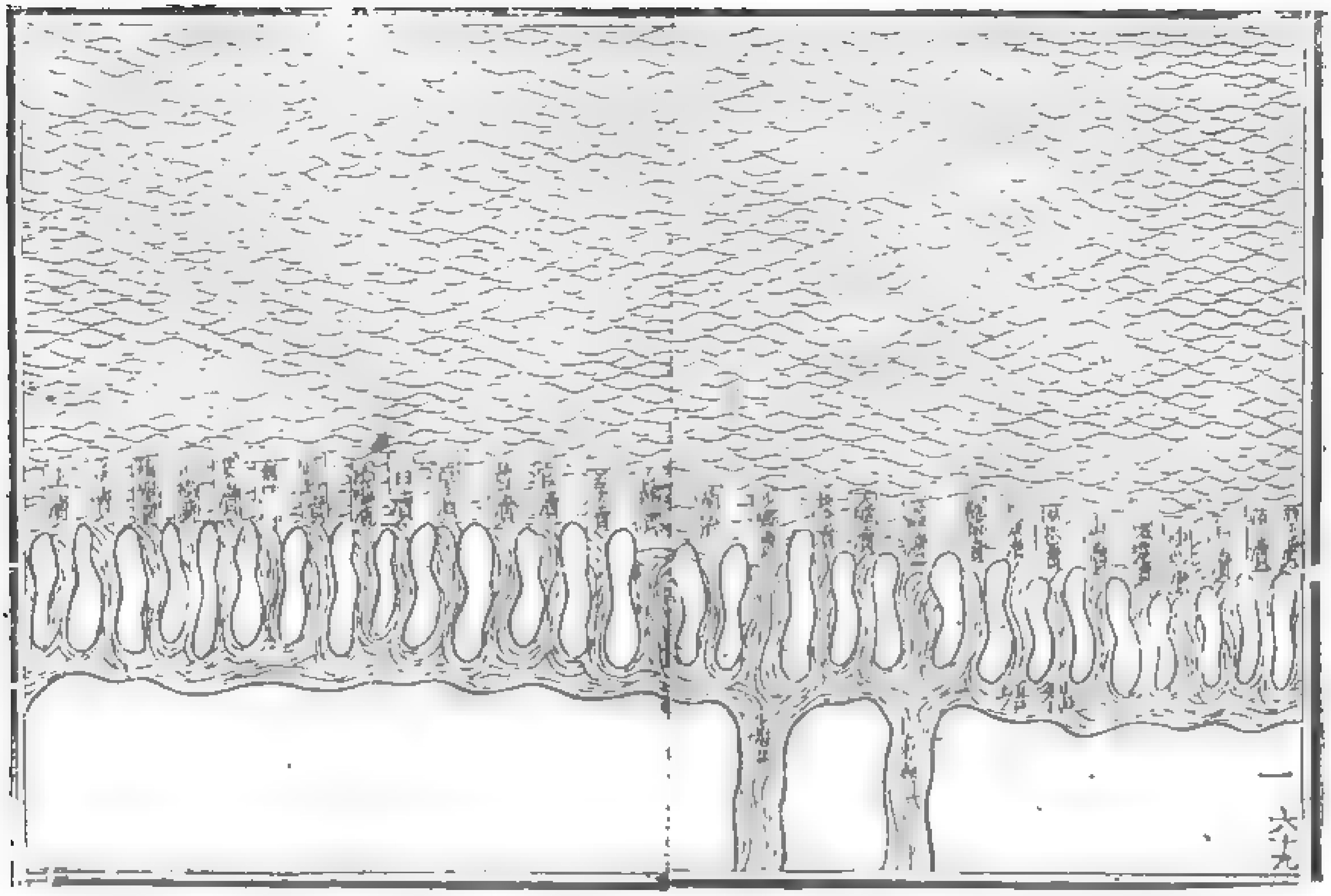
六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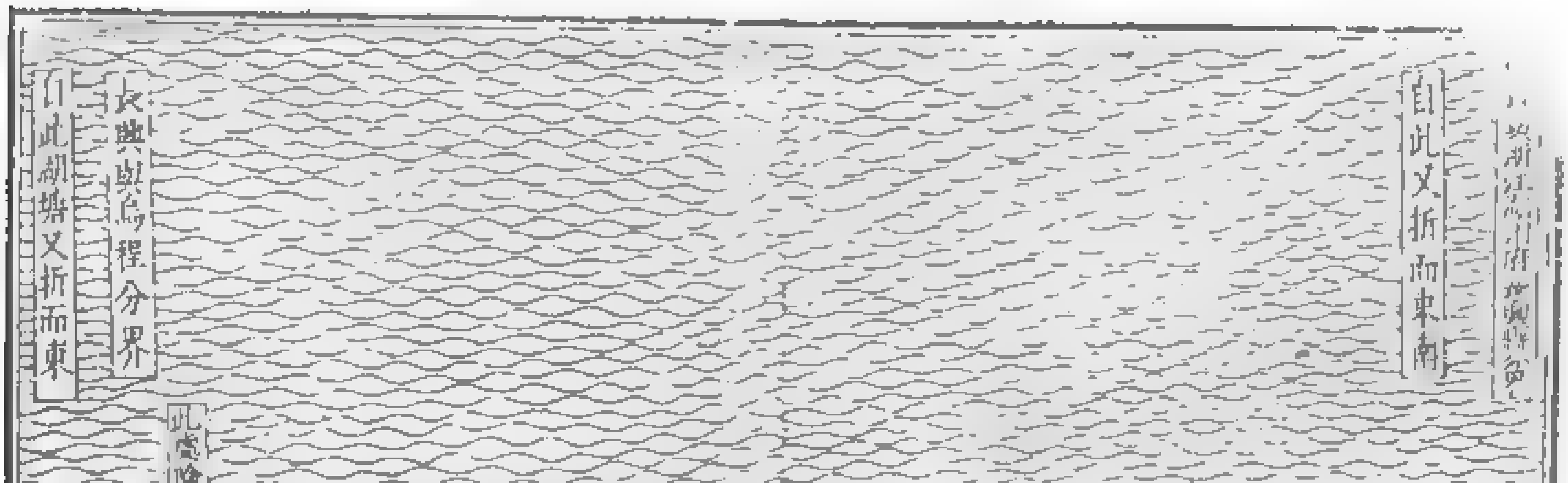

無錫與武進分界
閘江口
龙山
歷山
一六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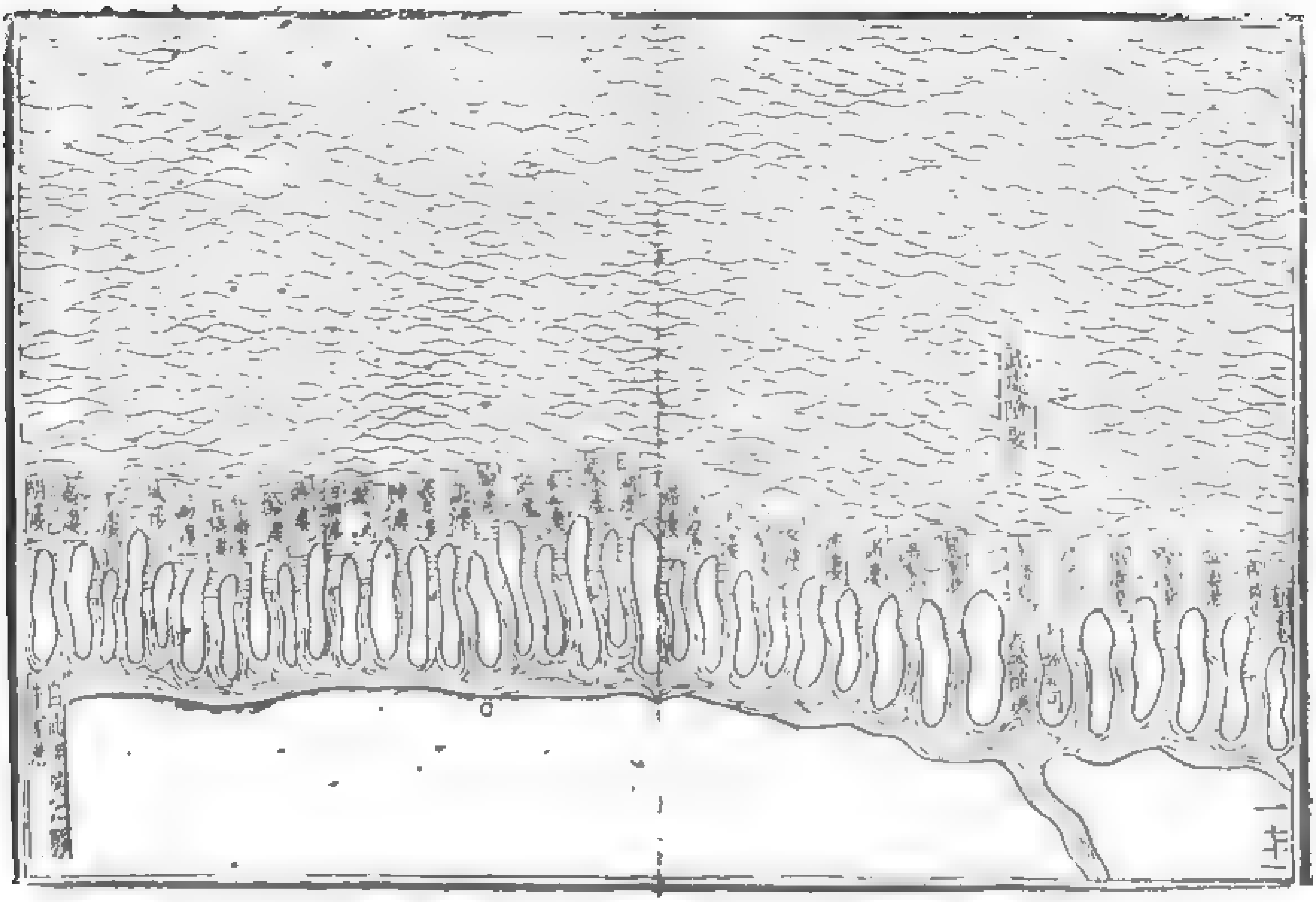

武進宜興分界
自此又折而西南
一六十六


塘
横
塘
大浦
一六十七


塘
横
塘
横
塘
横
一六十八




長興與烏程分界
此處險要
自此又折而東南



湖防圖論

太湖古震澤也延袤五百餘里雄跨蘇常湖三境自宣歙以東富陽以北諸溪山之水咸吐納焉全吳巨浸無大於此論水利則三郡田賦豐歉係焉論兵防則三郡封疆安危係焉全吳利害亦無大於此向來論經畧者多未之及此無他圖志弗詳阨塞無考故也曾也遍閱史志及訪耆艾太湖圖古所未有王文恪公始作之僅可以供賞覽考勝槩而已而險要防守皆弗之載豈非古今一大曠典耶乃操小艇歷五湖越半載始有所得凡港瀆通塞之迹古今同異之名何者爲水利之所關何者爲兵防之所要悉詳識之而繪爲二圖繪全湖之圖者昭形勝也繪沿湖之圖者詳區畫也庶司兵者得有所據以便規畫矣或曰東西洞庭及濱湖諸山古來兵燹莫及奚必議守禦而圖之曰自古大兵之下江南也或從京口或從三壩志在城郭則山林必在所遺若倭寇則不然志在擄掠棄無執有今腹內諸村鎮搜刮已盡其志必在未經兵燹之處則沿湖諸邑非所當防者耶况自宜興至金陵爲道甚捷皆今日兵議所未及也其可不思先事之防乎或又曰湖中風波與江河異若之何其禦之曰此非漁罟船不可也何也江船與海船不同海船與內河之船不同內河之船與湖洲船又不同內河之船即今之官舫民舶是已人所共見無俟贅言江船大者爲川爲襄小者爲滿江洪爲擺渡之類海船十餘種廣東新會船東莞船大福船草撇船海滄船開浪船高把梢船鳥艚船蒼山船八槳船鷹船漁船船蜈蚣船兩頭船網梭船沙船詳具各圖形於籌海圖編可

覽而知若湖泖之船雖生長吳也者問之多不知況以宦游之人而知用之乎請詳言之夫湖泖之船大小不齊運石者謂之山船運貨者謂之廠船民家自出入者謂之塘船備所巡哨所用者謂之巡船網夫水兵所駕者謂之哨船往來津口者謂之渡船之六者雖皆習知湖中風濤之性尤未若漁船之便利也漁船莫大於帆罟其桅或六道可裝二千石或五道可裝五百石或四道可裝千石無間寒暑晝夜在湖每二隻合爲一合宗爲賊之所畏雖蓄貲鉅萬賊不敢近也。聯而綜之太湖攻戰此其最善乎此船小者亦可入港桅三道可裝五百石二道可裝百石以下是也江湖中皆有之若風息時無問大小皆不適用盖帆罟之所利者狂風怒濤也其尾無櫓其傍無槳風息帆弛即不如巡哨船之擊楫爲

有用矣其次爲邊江船大者可裝二千石以至於百石自五桅以至二桅亦專使帆無櫓與槳其中號以下者可入港最大者不可入港若欲出楊子江則由錫山高橋下江水寬處行然須重載壓船喫水方可過高橋也其次爲廠稍船大者可裝大七百石至六七十石又其次爲小鮮船入湖中號船是也大者不滿百石其小可知二者皆有帆而有櫓邊江廠稍商賈貨之遠游荊襄近往江北小鮮船亦爲通販之用皆湖中之漁舟而兼事乾沒者也又其次爲剪網船亦名二隻舍船雖狹小第一迅駛又其次爲絲網船駕使不過三人而風帆迅駛人亦堪用此二者各湖所共有也又其最小者爲劃船三四人盪槳如飛疾於剪網但不用風帆不利湖浪用之以探報諸舟所不及矣其遇賊也以槳趨淖況潑賊舟舟滑難立大爲賊之所憚此船惟吳江長洲有之他縣皆無而吳江之二十九都者慣一行劫至爲可惡凡此皆漁船之可用者也其他湖泖內港漁船尚有輒網一人坐於船首者是趕網一人提者是一種逐網一二口網在於船頭者是罩網秋冬罩魚月兒者是工網立木於吳江鮎魚口水淀中之搖架相其下自是也六者皆遲鈍不適于用所適用者惟鸕鷀船一名水老鴉一槳或二槳出於吳江長洲二縣其駕使不過一二三人其駛埒于剪網善用之大爲軍旅之助或又曰過湖港口無慮百數焉得港港而備之曰不然湖口雖多通舟往來者不過如吳江之非溪荣港雪落洪珊關鮎魚口吳縣之莫舍凄胥口港無錫之獨山滬嶺吳塘門武進之馬蹟山宜興之荊溪東蠡河忻溪直瀆之類可指而數也各設兵守之而以巡哨船

爲之探報帆罟邊江等船常於湖中截賊豈能入湖也哉然大小漁船未經刷集一旦用之欲望其出死力不能也須平時籍之於官編其行伍卑委一廉仁有司點閘之則庶乎不敢規避耳。

寶門林云圖全湖者其形勝險要詳矣而船之遲速大小又備焉噫三吳之寄者勿謂兵甍弗及而忽之也其惟籍諸船而編甲在官乎匪直爲臨事禦寇計亦懼此輩能爲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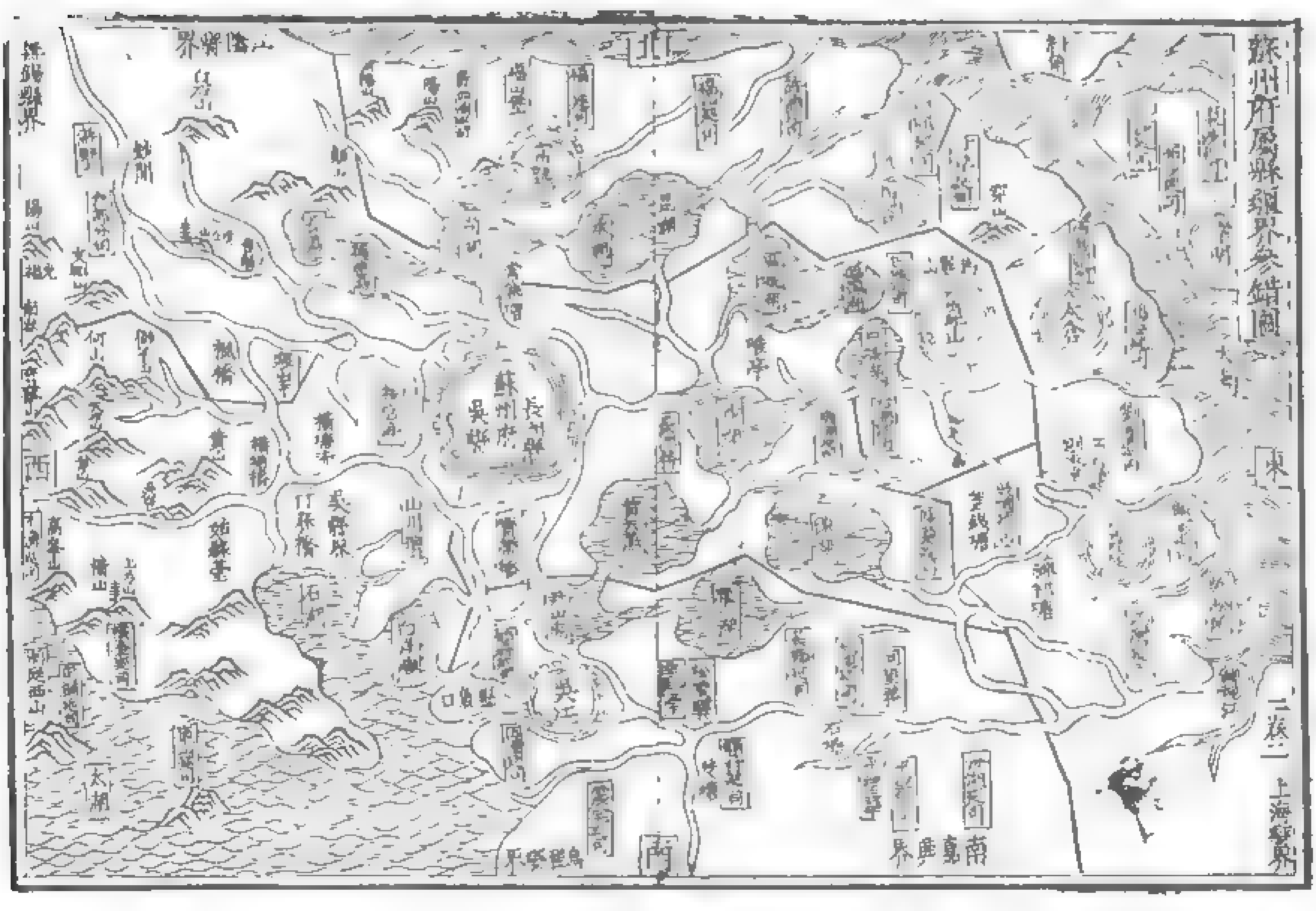
石湖險要圖說
五龍橋險要圖說
楓橋險要圖說
洞庭東山險要圖說
洞庭西山險要圖說
吳縣險要總論
長洲縣備寇水陸路圖
長洲縣備寇水陸路考
陸涇壩險要圖說
唐浦險要圖說
鑊底潭險要圖說
夾浦北險要圖說

蠡口險要圖說
滸墅關險要圖說
長吳二縣倭患事迹
石湖戰說
崑山縣境圖
崑山縣總論
崑山縣備寇水陸路圖
崑山縣備寇水陸路考
莽子西險要圖說
周市險要圖說
真義險要圖說
千墩浦險要圖說
斜堰險要圖說
崑山縣倭患事迹
新汘江倭寇議

蘇州府總論

蘇州乃南都之裀褥也。人文財賦甲於天下，奸雄素欲染指焉。一世變計，賊入境有三策焉：一曰毘陵，二曰太湖，三曰武林。何言乎毘陵也？從古論江南咽喉者皆曰京口，不知夾崗險隘，易於堵截，賊豈敢由此而東？其勢必據鎮江，遣舟師從河庄閘進五十五里至奔牛，又三十五里至毘陵，頗為便易。既至毘陵，則丹陽、金壇皆可傳檄而定，而無錫以東，咸入其彀中矣。此蘇州北境之患也。何言乎太湖也？賊由蕪湖、溧陽、宜興下太湖，片帆可至胥口，此蘇州西境之患也。何言乎武林也？賊由采石、徽、歙、富陽蠶食而至武林，不覺其進，而災害漸逼，此蘇州南境之患也。北境者，頭顱也，乃正兵也。賊以下駟致吾上駟，羈縻歲月，相持而無取決，而以太湖之兵衝吾右脇，武林之兵擊吾後尾，此之謂奇兵也。苟非識其機而預防之，蘇其能保乎？此備中原巨寇之大旨也。若夫倭寇之來，必由吳淞、劉河、白茆、福山諸口而入，當嚴江防海防，遏之於初至之時，勿容登舶，策之上也。萬一內侵，堅壁清野，俾進不得攻，退無所掠，饑乏而去，則追而擒之，策之中也。此寇志在擄掠，如虎狼逐食，用計弃之而已矣，非奪據城邑者之比也。論吳防者不可以不辨。

軍門林云：姑蘇形勢，右太湖，左東海，武陵維其南，毘陵當其北，處置不預，則四面受敵。生若入境，三策江海二防盡之矣。



一府城池

城（週圍四十五里高一丈四尺厚一丈八尺）池（深丈尺闊丈尺）門（旱門六東北曰婁門東南曰葑門西北曰閶門西南曰胥門南曰盤門北曰齊門每門各有月城各建鼓樓各設弔橋惟水關止於五座而胥門不設）敵臺（五十七座）窩鋪（舊一百九十二座新造跨街者一百六十一座）雉堞（八千九百六十六堵今加以新造敵臺其數已及萬餘）

部按吳城舊矣官兵員額可考而知也近境多盜豈外寧必有內憂耶列城池附軍制使居是邦者各知所稽云

守城官兵

蘇州衛（在府治東）

一指揮使　員　同知　員　僉事　員　鎮撫二員

一經歷司經歷一員

領所五（左千戶所營在葑門內右千戶所營在閶門內中千戶所營在盤胥二門內前千戶所營在婁齊二門內後千戶所分立爲嘉興守禦千戶所）

千戶　員　百戶　員

共統軍士五千六百名

守城輿論

本府城池濶大廣遠攻圍固難守禦亦難且居民太繁蓄積在外事體與他郡不同謹採輿人之言條列於後以備緩急採擇

一分信地

一六門城樓各派定府佐一員專督該門守城夫役府佐若不足以所屬州縣佐內科目出身謫官之才能者充之

一箭匠　竹匠　木匠（造火器架子用）　鐵匠（合火藥人）

右火器府佐一員專督之

長鎗　刀　鐵盔　鐵甲　皮挨牌　紙甲

弩　弓箭（太倉州取弓匠來造）

鐵匠　皮匠　竹匠　木匠　裁縫　弓箭手

右兵器府佐一員專督之

先揀選舊時所蓄可者用之不可者急製之某人某人長於揀選者也某人某人長於置造者也與府佐相協贊庶不爲各匠所欺

備儲畜

一區處米穀入城

島夷深入因糧於我無他轉運我能堅壁清野則寇失其望勢難久居乘其敝而擊之易如拉朽矣通計吳長二縣諸大家倉廒與客販囤園棧房陳陳相因不啻百萬以其便於水次俱在城外莫肯內遷儻賊燒燬設牛酒錢幣開門延待以圖倖免者與人之恒態也城中人衆食少城外賊反足食豈可哉宜着二縣正官先行嚴訪附郭堆貯實數及鄉鎮大戶積米在家待價者密請憲院差風力進士官與同衛官一面星夜分投（撫按各一表）皮一面拘其管米之人到官着落地方刻期催運入城任民堆糴時價高下不許官府參與運米進城者除鄉中自有船外囤園棧房顧船其難官爲拿船斷定每百石船價銀若干各限地方某處米從某城門入六門分入免致擁塞脚夫挑

運若亦定其遠近之價廒米主所費有限不苦轉輸
而操舟荷擔之夫亦各得其所矣各鄉糧塘剋定幾
日開報已經搬運入城者幾家府縣官親行勘驗若
恃頑不遷糧塘扶同欺蔽者許諸人舉首首者給米
十分之三本主與糧塘俱以軍法處治米盡入官充
兵餉之用若官家須撫按大振國威一體查究雖同
年故舊不少假借如是著實舉行則寇進不得攻城
退不得野掠終身創艾不敢深入矣此擾寇窮寇之
一義也若但張告示不行賞罰或賞罰而不能行於
勢家吁城其危乎何守禦之足云

一區處石灰入城

守城之具甚多急用惟灰瓶石塊爲便必須預備然

灰瓶毒藥修砌等項俱資石灰須仰各富戶領價依
期送運石灰入城封識沿城寺院以須臨時取用

一區處稻草入城

城上燒賊必資稻草須先期派價與各糧塘領買若
于萬束不拘蘆柴稻柴茅柴堆貯空閒倉廒以須急
用

一區處城外竹木

竹木行俱在附郭若不遷徙皆賊攻城之具也須仰
各商將竹木行依期輪運入城開賣其在水各排移
去五六十里外隱僻巷中暫貯以待賊退復還如不
遷徙俱取入官公用

一區處油燭入城

賊臨城下缺乏油燭必無處買須查各城門外一應
油行及出販鋪家仰總甲於有警之日押民依期搬
運菜油荳油桕油桐油白蠟等項入城聽從開鋪交
易如有公用照時價將銀見買如不依期搬入專督
官挨查連總甲枷號問罪其油入官

一守城器用

城上燈籠每五垜口止用一盞燈用新紙油者方明
亮燈上用一油紙蓋以防雨蓋上仍壓以一小瓦片
以防風每燈置燈架索懸城下離地七尺庶使賊抵
城下我能照見我聽垜口賊不見我所給之燭五人
輪管換燭仰輪更之人不許悞事通計城垜一萬零
八百該設燈架二千一百六十副每副價銀五分共

該銀一百零八兩每架一夜給與一百文燭十枝該
蠟燭每夜二萬一千六百枝連六門城樓用共約二
萬二千枝以一月計之計燭六十六萬枝該銀九百
六十兩此二項須着吳長二縣分備勿累保長等人
及支更兵夫自備恐曠日持久所費不給未免悞事
夜巡重計不當靳小費可也
鐵鍋四百隻冶坊備之事已給還
行竈四百隻每隻價銀貳分該銀八兩每縣出銀四
兩置辦
水缸水桶最宜多備一以供炊爨一以備火攻通計
水缸八百隻每隻價銀三分水桶八百隻每隻價銀
二分共該銀三十六兩以三四徒罪贖銀辦之

酒瓶三萬每十箇價銀一分該銀三十兩

簑衣箬笠一萬一千副每副價銀三分該銀三百三十兩所屬縣置辦勿累城夫

草薦二千七百五十條連預備三千條該銀十五兩

大樣蘆席一萬一千領每領價銀一分該銀一百一十兩須將贓罰銀給各區糴去收之

竹木罰臨時不撥竹木行者用之

其餘物料先行預置公廨去處差官封識有事隨令本官給發

慎防禦

一兵官見練兵千餘名已有武舉三員統領若賊臨城其官帶兵六百名屯處玄妙觀中護衛以為中軍復以原統兵武舉一員統兵二百名屯處府前防守庫藏并司獄司獄囚再用武舉二員各統兵一百名屯處長吳二縣前防守二縣庫藏獄囚若賊未臨城之日上司有調遣之事先分若干應命賊入腹裏即收其兵入城原如前法處置名曰聽調之兵

一官生中宜選用六員候警報到即令會議各人平日所知精兵召募一千二百名團聚北寺中以團練府佐一員專督官生六員參謀其中合聚訓練務期可戰可守以須實用待賊臨城每門分遣原練兵官生一員各帶兵二百名屯處於府近城門寺觀中一處有變隨以本處兵應之別處不動若賊攻城危急應該用兵攻擊亦待中軍方略已定有信牌發遣然後

行動名曰實用之兵

一城中須先計道里適均定作十二處派定地方某處起某處止分遣省祭雜色等官十二員每一員統領火夫五十名屯處所分地方菴院中給與水桶水斗撓鈎等項以防一方火患假如某方火起止許信地火夫救護撲滅城上人夫不許亂動城中居民亦不許喧嚷奔走擾亂地方就使本家失火亦不許離次仍給虎頭火牌一面上書專委救火與夫禁緝擾亂地方等官樣以專委任亦便夜間救火執照以開巷門其火夫着各該區舉報極貧人戶每名日給米二升自瞭若地方火夫救援不力致有延蔓及不係信地火夫乘機搶火者處以軍法

前計火夫六百名每日該給米十二石通計一月不過用米三百六十石此法一行名雖救火實則寓養貧民得以

一警報緊急城中居民近城者不宜堆積稻草蘆葦恐防火箭飛入在內柴堆亦易發火俱宜禁諭少則收貯多則移置遠處為便

一戒得臨城先集保長給與連坐信牌使之各保自行嚴諭各甲自相糾察如有容留奸細者一甲連坐軍法重罪不得與平時止坐在口者輕罪例論其寺觀給與住持使各房互相糾察待賊一退即收信牌不准此例及令服時着官一員先刻小牌計在城甲數每甲一張印完以便臨時給發

一盤詰奸細須差官帶領知事人役在城門外吊橋

陳侍兵衛逐一仔細認辨各色人并檢驗物件用從
官一員有精力教官一員者祭雜色官一員兼領其
事城門之下又嚴以待之再行查驗遇警則閉令人
聞警即將城門晝閉或止開一門或日開二門而詰
奸又在城門之内但恃官廳爲盤詰之所若避難之
人一齊擁入又孰從而詰且辨之耶
一城門無先閉塞以示賊怯而使爲邑被殘城門宜去
土塞止於門扇中空留開鑿五孔以五弩手守之賊
不敢近矣
一水門乃柴米所入所須甚急但要視勢緩急委官與
六門一體嚴加盤詰不致踈虞可矣一槩閉絕適以
自困此守城者所深戒也

一城外沿濠攔馬墻不可以不堅築用尚六七尺内多
留穴空以便窺伺以放鳥銃鎗城一面另募敢死士
百人各執鳥銃利器潛布在内賊夜攻城必渡濠踰
墻而入使内有備不必喧嚷俟半渡銃擊之近墻手
小之城上下俱不得傳呼叫噪使賊不知伏兵在内
而輕犯馬墻有備城上更無虞矣
一城下濠内週廻空地多有居民占造房屋賊若攻城
必先渡濠頓住城足城足有屋賊可隱身城上矢石
難施且賊登屋可以發火器矢石攻城前任巡按御
史孫下令焚燬實萬不得已也不二三年愚民貪財
又行蓋住若姑息之是將在城數十萬之命而爲倖
倖之圖也今後賊將入境務要拆卸如不從者除其

照前院法無悔
一賊將臨城須在城外預結三四壘屯兵把守與城中
爲犄角勢至爲上策若敵環而攻我曠日持久計内
乏食則必佯退數舍至夜還襲之不可不知
一賊至城邊若向内射箭放銃城上不得喧嚷俟賊近
城令慣熟銃手善射者乘便則射務要巧發奇中得
斃賊人一二其餘自退更不知我在彼俯虛實毋得
一槩亂發以窮矢藥若矢多射出恐其易盡宜乘賊
敗後繩縋于下城以一錢易一矢募其拾還復射賊
不能因賊若發矢放城樓注城中二三百步此但嚇
人不能及物也宜慰諭城上人不必驚懼賊若叢射
宜多用臥被縫綴於杖或板如門簾之狀以竿挑之

連比遮城躲彼箭雖着不能透也我能自隙射之
一打牲船上弩矢百發百中此船吳淞江陽城湖陳湖
太湖水鄉多有之須着各高報舉入城不容容隱其
人官府照養兵口糧給與工食計名分派城上緊要
去處有功仍用重賞
一賊若圍城必須募勇敢夜斫其營或夜舉銃砲使賊
驚潰其圍自解若以長木連羅作梯百衆上城不必
疑懼一梯止上一人我以一斧守之賊上輒砍或以
巨石墜下雖送與百梯令其上恐亦不敢也若囊土
來新填蟖登城者此無別法惟鳥銃並發人不敢近
定夫役
一姑蘇城槩九千七百九十新增敵臺大約不過一千

每一城垜用一人守之通計城夫一萬一千人派城
夫照依先任温公之法大戶五名中戶不過二名下
戶用二人三人朋充一名實爲情法兼盡今吳長二
縣除仕宦舉監生員外通將居民合二萬二千人之
數分作兩班城夫雖有兩班口糧止用一班上城之
日第一班直一晝夜至次早第二班人夫更替及今
閑時先就居民近化垜處寫定班名於各城垜上如
賊在百里外先用保長甲長到城看守不必預令城
夫登垜俾在家生理俟賊近城五十里保長鳴金鼓
集夫上城其法宜用五人爲伍每五垜口爲一伍置
木牌一面寫趙甲錢乙孫丙李丁周戊每夜一人輪
守一更凡城垜口必取大石塊方五尺高稱之每一

更人各置小旗一面令其自執登而擊柝站立凭高
得以俯瞰五垜口城下有無奸細其餘四人穩臥遇
有賊警喚醒同伍四人執持灰罐石塊器械攻打則
名雖終夜之守實則一更之勞名雖五垜相去不過
數步必無悞事也不然天下無終夜不寐之人精神
困疲賊至不能禦矣餘垜照此式行
一城垜兵夫勤惰不一同當稽察使人人點名更更喧
嚷則守垜者不能睡臥憊其精神非計也宜分信地
如自某處起至某處止用巡邏十名每更分二名不
許叫喝搖打梆鈴止點燈巡視若有輪更守垜兵夫
睡熟不行瞭望者暗掣更旂明早稟治仍喚醒防守
不得警擾擅自責打賞法併究五垜之內燈火斷滅

即記輪更之人治之巡邏週而復始
一設巡邏之役又恐蹤虛每門用衛官有司官二員各
與以馬給以更牌更箭如一巡至南門時值二更
東門無警官將一更箭交門城樓上官驗收南
門官隨付二更牌與東門官合號彼此各收次早送
總巡官處查考若各官將牌箭私換不親巡更者查
出以軍法重治其巡警官先察巡邏十人爲先次查
各垜口倘有熟睡失瞭者許即責治就其更牌次早
連巡邏人併送總巡官處究治巡警官止許巡視亦
不得呼喝點名搖打梆鈴以警擾守垜之人
一城上各敵樓每處派定舉人一人或監生一人各帶
家丁生員二人不拘家丁有無專在上歇宿督視本

處垜口城夫晝夜防守若各該地方有賊攀援上城
坐名申呈憲院提問亦不許科擾保甲長人等
一指揮六員每員派定一門白晝各行巡視以整齊保
甲長散夫人等站立觀望及防不測之變其官生六
人每人派定一門給與巡視虎頭牌面上寫遇夜各
行巡視信地站立人等至交界處方回循環不息官
生每人給馬一疋
一各城樓及對城外衝要之處各置佛郎機一座隨用
裝火器二人帶火藥一桶備急用其城樓下預置合
用火器鋒利器械弓矢及竪回防牌使賊臨城隨取
隨足官廳庫中置放石灰油燭火藥等項備用若庫
中封識不盡更用沿近居民空房一二間封鎖亦可

須差官一員當時看取給發

一保長每人青衣裝束各帶腰刀一把號旗一面其散夫各備長柄鎗刀一把又帶鐵錐一箇或斧頭一把任從其便如缺一件即加重責每五垛備明燈一碗燈架先置城垛外可照城足其燈每一保長給與二三十碗每日着一縣佐次第分派本日一夜之燈與保長派好燭若干枝任其分散城夫以備一夜之用若保長有弊許丁夫口告罰燭一夜其合用煎油煎糞鍋灶等項每保長一名預給鐵鍋二隻行竈二隻水缸四隻酒瓶二百箇擂木二根備用如有緊急再行分派物料至於暑雨合備細密堅厚箬笠蓑衣每保長一名給與百副分散丁夫穿用遇夜合給草薦等項每保長一名給與草薦二十五條大小竹一百根蘆席一百領以作蓋棚歇息城夫之用

一宜先示約凡遇夜間賊集衆攻城方許放火箭三枝再緊發銃三箇緊要鳴鑼三通每門各另設遊兵五十人持利器鳥銃一面禦敵總管另帶枝兵應援一門有警各門堅壁固守不得輕動以防聲東擊西之患尤禁垛兵驚擾離次至於疾風暴雨半夜黎明人倦易弛賊每乘間登城尤當嚴加申諭可也

軍門林　云此守城之一法也甲稱分信地嚴儲蓄慎防禦飾更番條分縷析彬彬乎整且詳矣甲寅諸年之變郡治賴以不驚父老類能言之夫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生著與論抑亦有深見矣

吳城兵辨

吳城兵勢大畧有四

一衛官負其世胄恥視文職武舉爲書生議論全不入耳實則守城攻敵皆非所長若陳習之能諳武藝然終不脫自用故吳城奸漢與武生所領有名之兵不入其彀下此項官兵似宜留作上司調征聽用

一武舉與衆監生員習學武藝者自謂文武兼通恥視衛官擁立門戶其部下之兵惟就其素所用熟與衛官所統各不相關此一類似宜分作城中各門屯守之用

一吳城內外奸漢有強力能舉幾百觔者有膽氣勇猛赴鬬爭先者有素閑武藝嘗充教師者有當應捕慣緝事者分而言之則四等合而言之則皆上上兵也

嘉靖三十三年此輩嘗應募因官府不分皂白雜以無用之民槩給口糧三分統領匪人其心不甘而又日尅其銀三釐該吏給銀者又尅二釐實止得銀二分五釐遂懈弛退避窮民乞丐之徒營求領兵給銀之人分銀頂替其後代役者求換的名兵不堪用實此之由非吳城無足邏也愚聞其私語云打行人數雖多奸漢無幾我輩若在官使一一能識認之一一能擒拿之何內變之足患又云官府要用我須識三件其一聽吾儕自相推擇稍不濟者不容厠於其閒不煩官府費心人人精當其二每名須日給工食銀四分勿與他兵不堪者例待其三須得有力量好施

與豪俠不羈之人委其統領庶人人樂於效用無不

上前若使派屬衛官與武生不願也此一枝似宜用

爲府縣護衛親兵

一海沙之徒以千餘計在城内者遠不如在城外之驍

勇可用歷城内淘沙不過街市與市河營生而已城

外下塘山塘一帶出没深濠與顧倩毛徐諸大家看

護及營倶是便捷很之徒邁其尤者豈止百餘人

而已乎此輩可充偵營切塞及探兵之用工食與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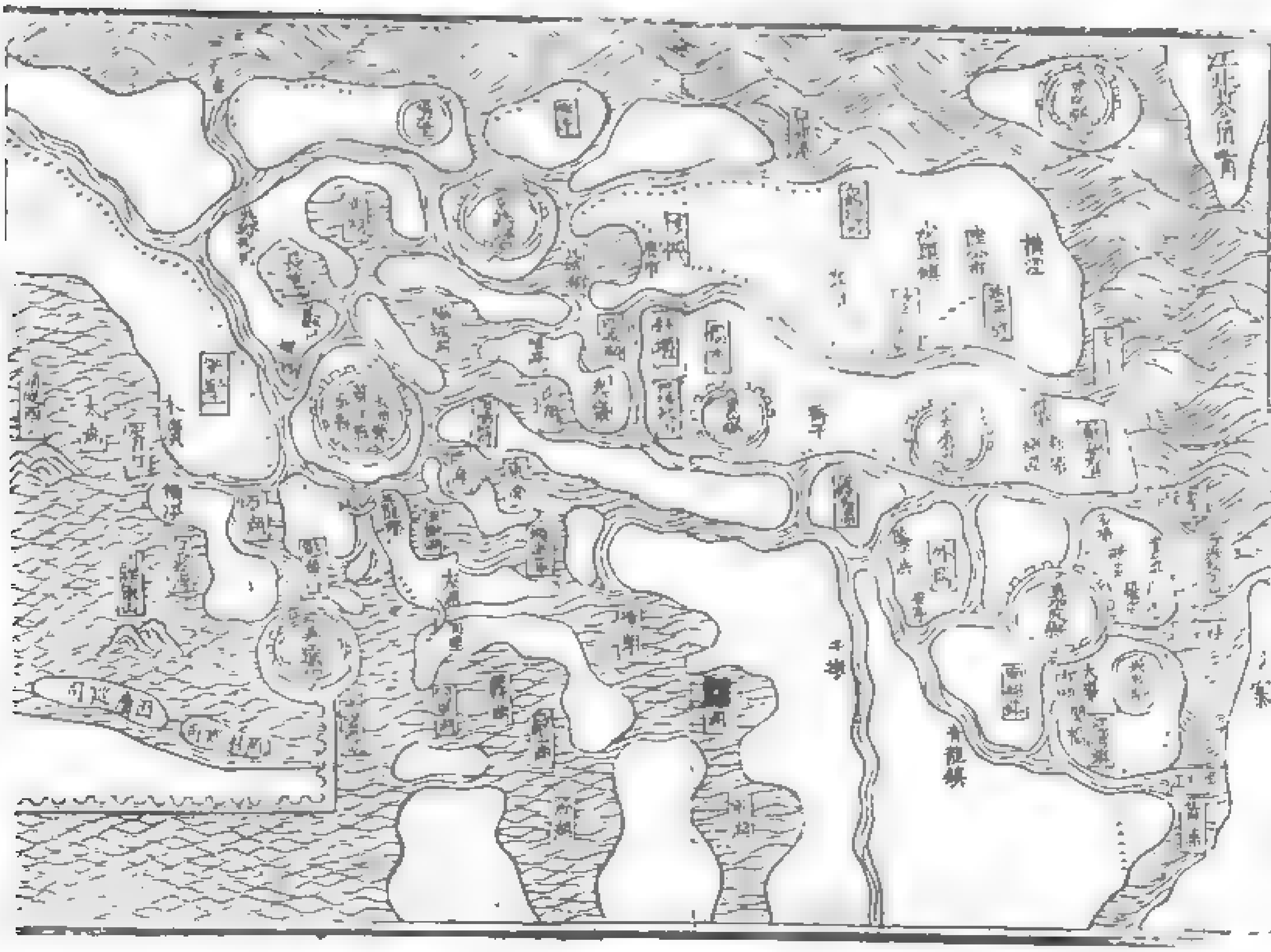
漢同

軍門林　云按此兵辨辨矣吳人負氣懐俠各以所執

相雄勢使然也上之人別其類而用之因才授委

因委制食鮮不得其死命矣鄙如淘沙亦可相資

制禦守土者亦何貴棄土着也



州府備寇水陸路圖

蘇州府備寇水陸路論

中吳澤國也四通五達賊舟無處不可衝入若自東海而來則嘉定太倉受之從吳淞江劉家河可抵郡城若自揚子江而來則常熟受之從福山港官塘可抵郡城若自松江而來則從長洲之陳湖可抵郡城若自嘉興而來則從吳江之平望可抵郡城或自平望之西而入太湖或自江陰錫山而入太湖則從吳縣之胥口五龍橋石湖可抵郡城崑山居府東腹裏本無江海之險然嘉靖甲寅倭奴犯境崑城獨先受圍以其去郡不遠可作巢穴也崇明孤懸海中四面受敵蘇之屬邑無不當設險者詳著各圖說於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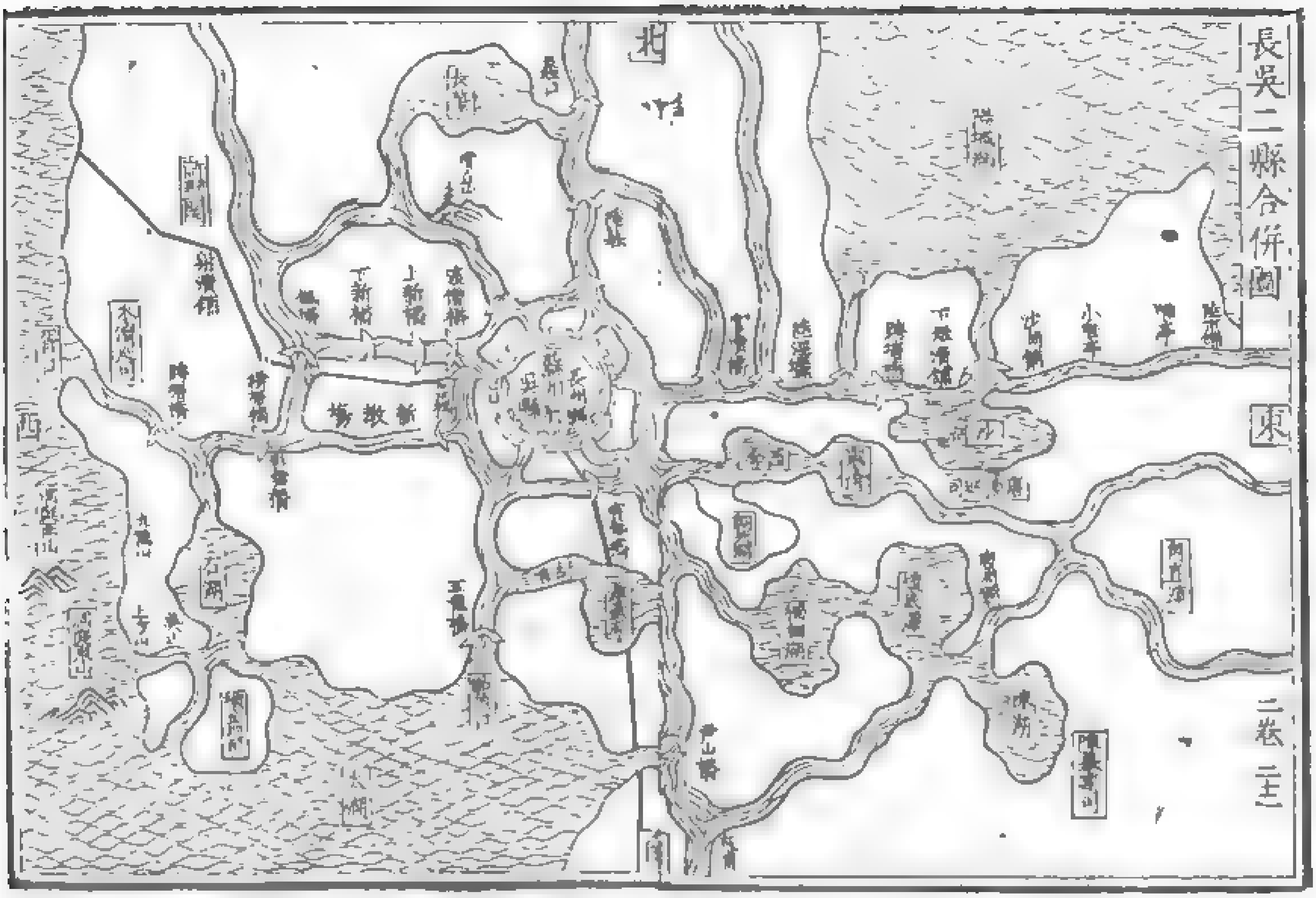
或問蘇之險要有幾曰倭寇之犯郡城也水港浩繁歷路交錯不可勝紀而要其總要樞紐所當控扼者不過十四處而已請詳言之賊若自海口而入則嘉定之吳淞江黃窰港太倉之劉家河七丫口四者其險要也若自大江而入則常熟之福山港許浦三丈浦三者其險要也此皆本府險要之在外者也能守此七處不容賊舟輕入則一州六縣皆晏然無虞況府治乎但濱海不止於嘉太二邑而已在南則嘉興之海鹽平湖在東南則松江之華亭上海皆是也江口亦不止於常熟而已在西北則常州之江陰武進鎮江之丹徒丹陽皆是也鎮江路遠且置勿論嘉松常三郡江海口岸賊一內犯則長驅至蘇蘇之所恃以禦之者不在於交界設險乎此之謂腹內險要也若不能守而縱賊過界則海口江口所設之險均為無用與不設同故設險於外境固為捍敵上策之上也而腹內險要亦不可視為輕緩在南方則吳江之平望所以禦海鹽平湖之衝長洲之周庄所以禦華亭南路之衝在東南則長洲之陳湖所以禦華亭中路之衝崑山之[illegible]安亭所以禦華亭上海之衝為途不同同於備海寇之深入也在北方則長洲之蠡口所以禦無錫間道之衝長洲之望亭所以禦江陰南來之衝吳縣之太湖洞庭兩山所以禦江陰無錫武進寇舟逸入之衝為途不同同於備江寇之深入也總而計之外境之險要有七腹內之險要亦有七此十有四者蘇郡之安危所係何者當設水兵何者當設陸兵何者當兼設水兵陸兵擇將選兵勿恤糧賞常以一支當敵鄰支應援振飭軍令蘇郡豈有不安者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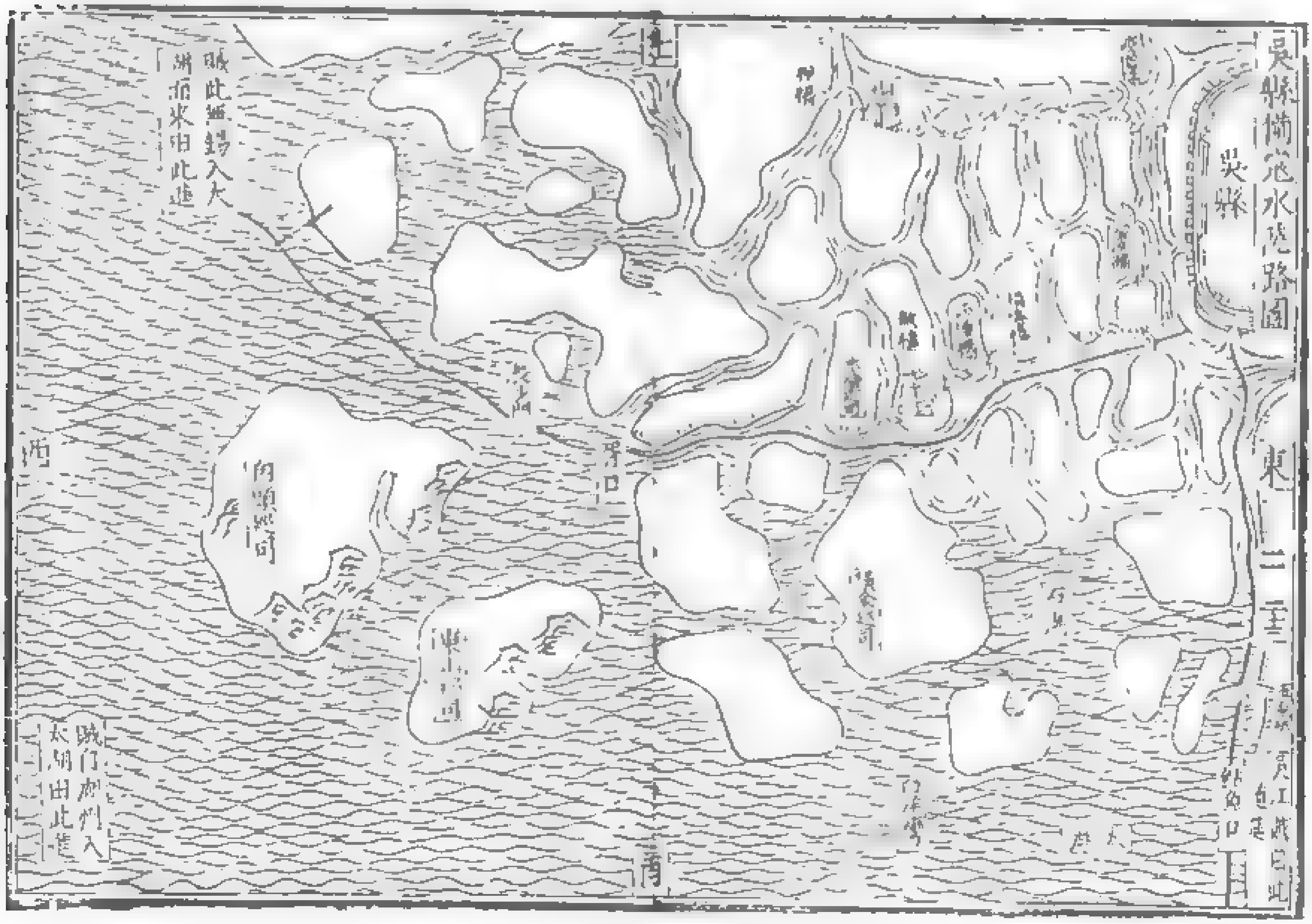
或問入寇之路其多若此而往年倭寇出沒止由吳江崑山常熟無錫官塘而來餘皆捨而不由何也曰有說也倭奴之所長者揮刀焉耳已陸戰焉耳已舟楫非其利也何也倭至海濱登岸既劫其船即棄於海劫民航以深入雖甚快利不過一槽飛溢而已雖有櫓槳所不過役使鄉民而已其當櫓之多較之兵船不如也火器之備較之兵船不如也器械之利較之兵船不如也人力應援之齊較之兵船不如也若浮湖泖而來我兵合而圍之夾而攻之衝而斷之彼豈能當乎兵法曰以吾所長攻其所短倭之狡猾固能識乎此矣故必由官塘橋梁之處整隊而行相機而

沿隨處殺人以樹其威分投放火以張其勢此其火可
數而其形諸露矣兵法曰形人而我無形此在倭寇已
先犯乎我矣使當時主兵之人能以吾無形者而制之
彼豈能一人逃乎尒何哨探之不聞設伏之無有疑兵
援兵皆不之用衝鋒者無賞而退走者無罰分吾兵力
虛備於無用之地而與賊戰者反爲寡焉何怪乎寇之
倘佯而去也或曰吳地多田塍其窄僅可容一二人當
前持一二器接戰不能以衆進也如之何曰倭寇之來
魚貫而行此在兵法謂之直陣本當爲横陣以禦之但
岸塍非曠地之比恐有不能拘者吾以一二人兼彼亦
以一二人進吾以一二器戰彼亦以一二器戰同此窄
路彼何所多於吾乎彼若以選鋒當前吾亦以選鋒當

前精選客兵之中豈無以一當百者若千人足充吾先
鋒乎彼之人數有限而吾之人數無限以吾無限之人
分爲數支孰爲正兵更番抽代孰爲奇兵截賊歸路孰
爲左翼孰爲右翼或伏於村林列火攻以待之或隔水
而陣設機械以誘之晝則相持而不與戰夜則多方以
撓其逸彼前不得進後不得退饑不得食勞不得息不
四三日而憔悴必矣吾因而擊之也何有噫此能將與
良有司之作用苟無其人功不虛成

軍門林　云按蘇郡襟海帶湖納之爲內外之險者凡
十有四內險猶可言也外險亦爲此中患四郡相維
之勢知兵者固應夾而預之也險凡十四彼竟舍水
而趨吳崑常無道入彼之不利在水也當事者竟不
禦之於海而使四面從横策於是乎失矣故爲姑蘇
久長之慮者善友邦精水戰


長吳二縣合併圖
北
東
西
南
蘇州府
長洲縣
吳縣
新教場
二卷 二十三


吳縣備范水陸路圖
吳縣
東
西
南
賊此無錫入大
湖而來由此進
賊自湖州入
太湖由此進
二 二十三

吳縣備寇水陸路考

東並長洲

西瀕太湖其道有三由胥門[illegible]橫塘[illegible]路越木瀆而出胥口者其西路也由橫塘行香橋而出石湖者西南路也寇若自湖州吳江而來則從此二口而入也由盤門五龍橋十八[illegible]魚口淡其南路也寇若自湖州吳江[illegible]而來則[illegible]入也皆間道也非正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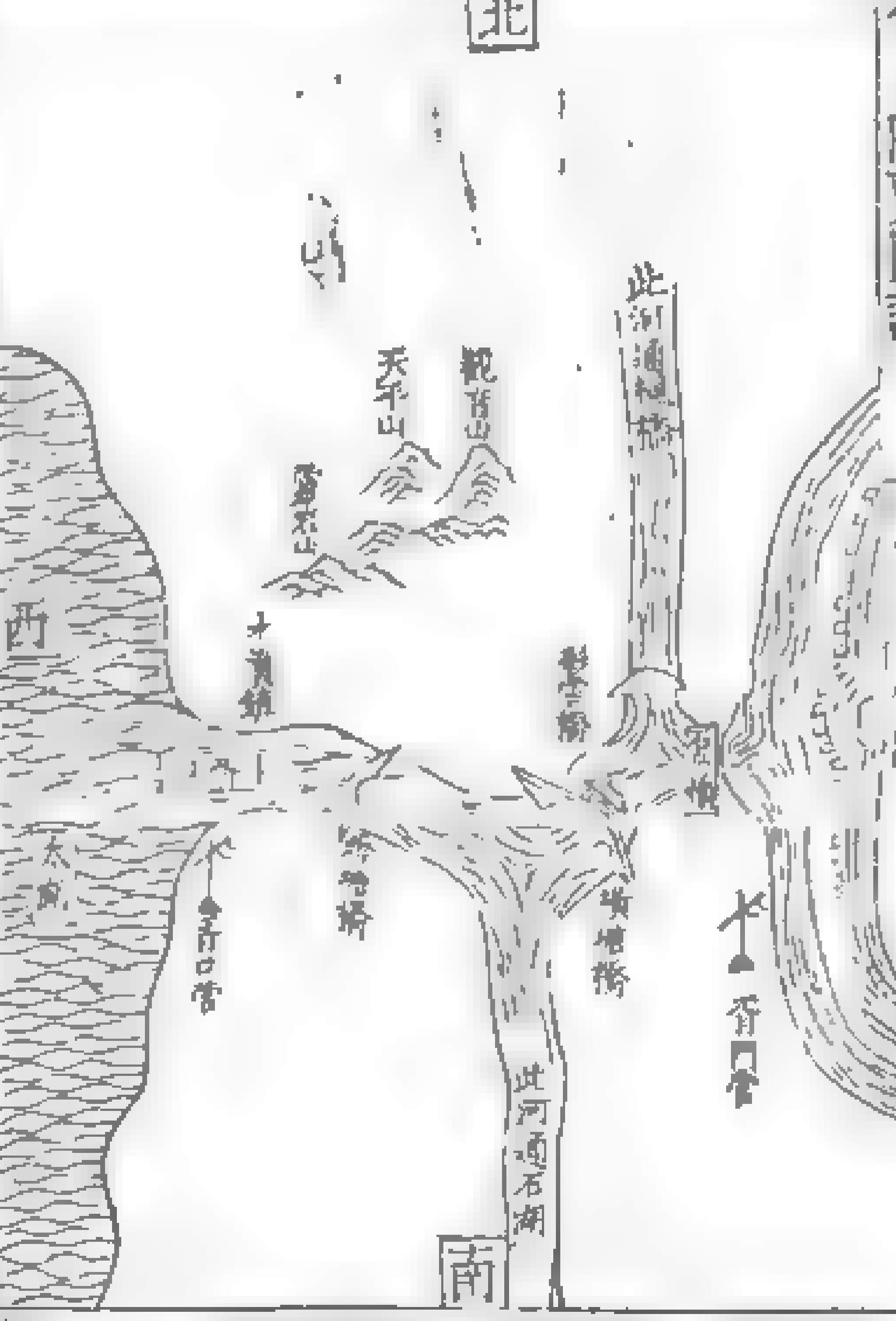
南抵吳江其道有二由五龍橋東出古塘而行出吳江之三里橋者由東路也由[illegible]魚口出太湖[illegible]吳江之[illegible]者皆[illegible]也[illegible]所從方由此[illegible]二路而來[illegible]者[illegible]正道也

北通無錫其道一由閶門上下津橋而抵滸墅望亭接長洲之滸墅北抵無錫地方矣此路水陸皆通實西北要衝乃正道非間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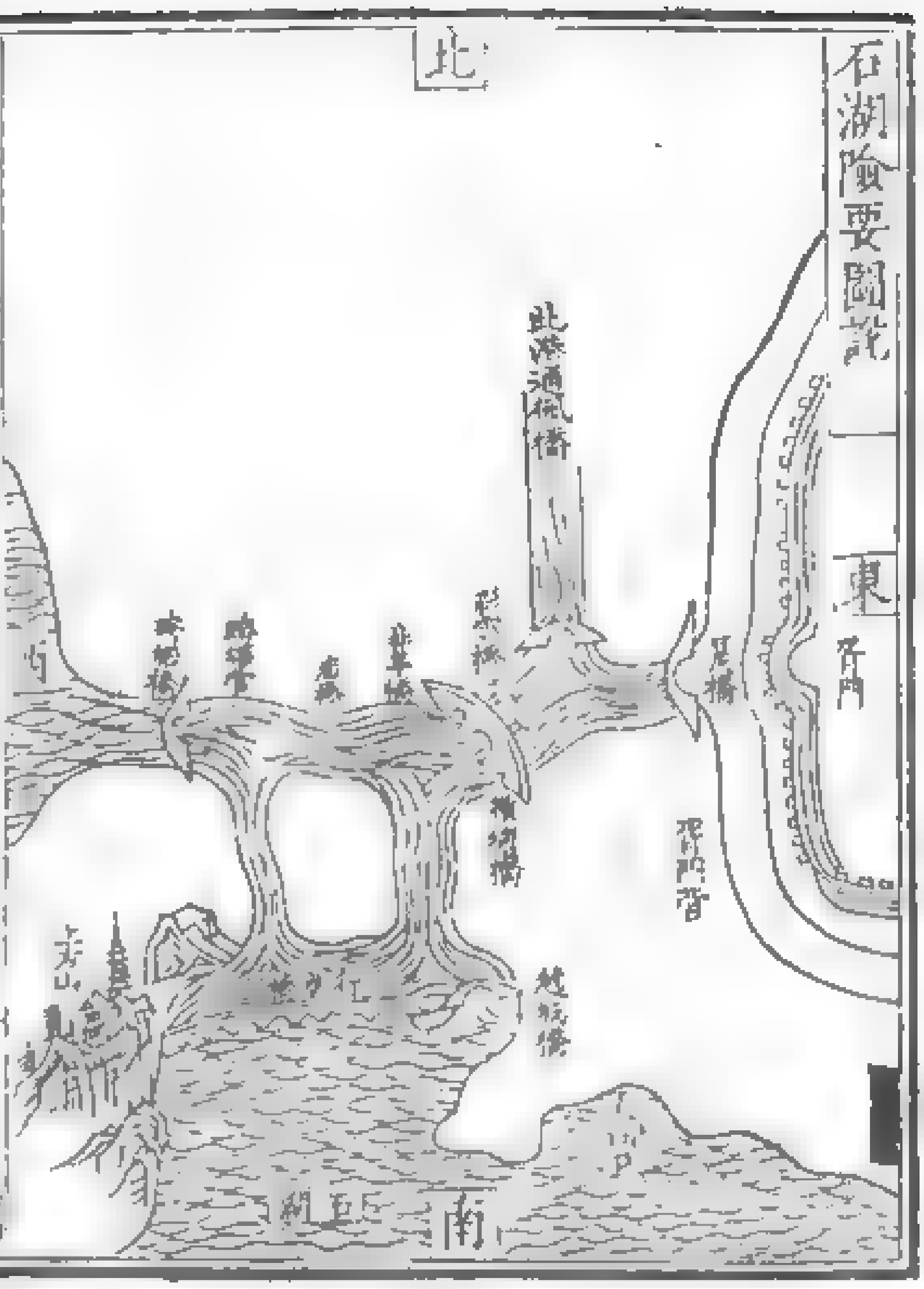
按吳縣與長洲附郭雖同而形勝迥異吳之所分轄者西南二方也多山少田半為太湖曾嘗登西山之巔而覽之龍脉自建康而來崇岡大峽不可勝紀絕無谿峒窮箐可以窟賊山險不足患也所患者惟太湖耳西望陽羨北跨毘陵南通烏程茫茫數百里水光接天七十二峯峙於其中若盜若浮盜舟凌風駕濤齊噪競進難於控禦凡洞庭兩山富饒之名庀播天下盜素涎焉備之不可不豫故吳之所當設險者六曰胥口曰石湖曰[illegible]曰洞庭東山曰洞庭西山其一則內地之樞[illegible]也

詳見各圖說于後

胥口險要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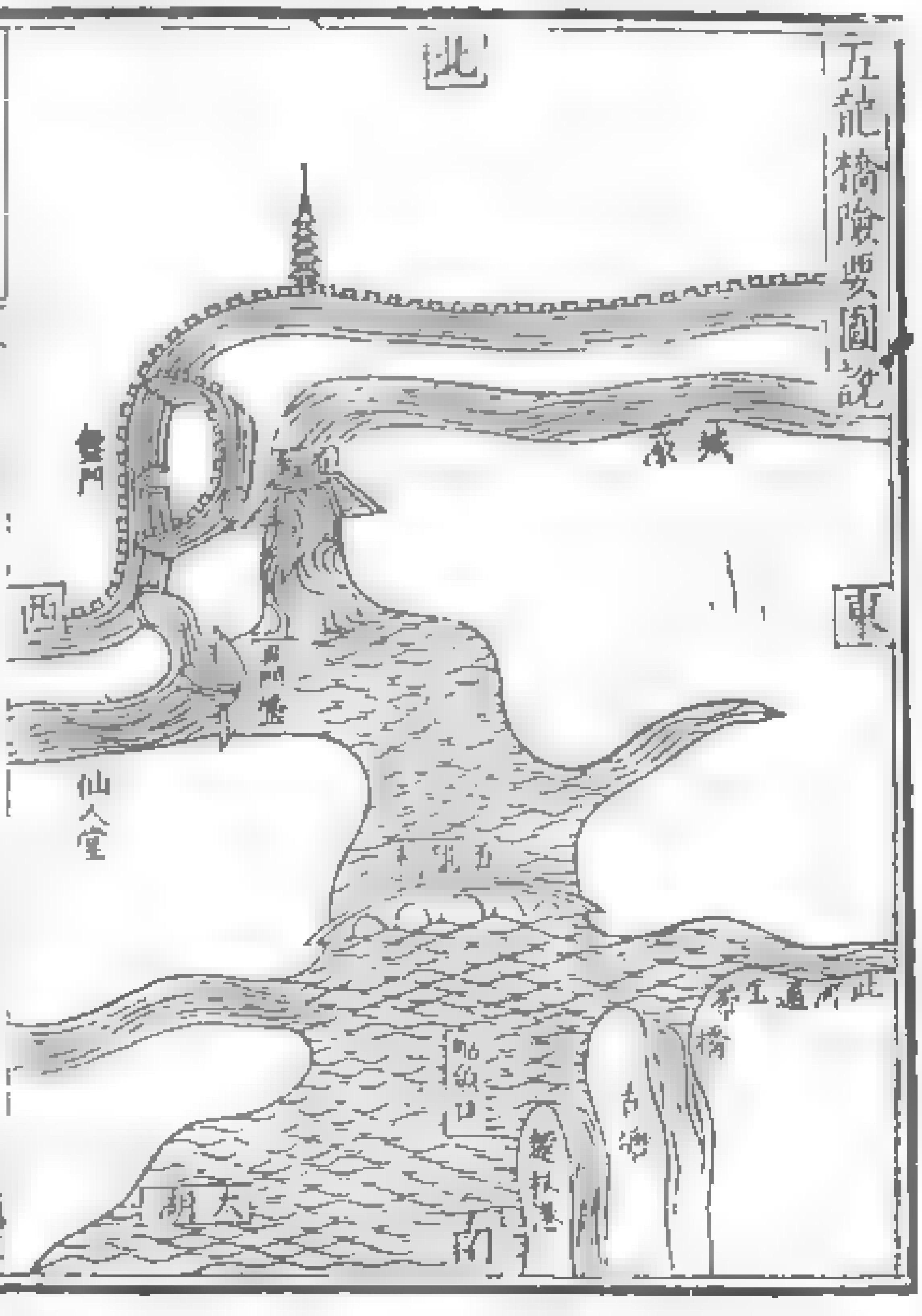


胥門石灰橋西九里為橫塘又九里為跨塘又九里為木瀆鎮又九里為胥口胥口者胥門往太湖莫釐包山之渡口也太湖東端兩山對峙南曰胥山北曰香山胥口介於其中湖寇若從此入則或由木瀆東行而犯胥門或由木瀆西北踰靈巖支硎而掠楓橋犯閶門故吳縣之險太湖為最太湖設險胥口為最往年倭船之之洞庭往返俱在於此木瀆鎮恐亦不能禦也故自胥門迄於胥口設營者三一曰胥門營二曰東跨塘營三曰胥口營內外相維遠近互援三者廢其一不可也



石湖險要圖說

胥門石灰橋西行九里爲橫塘橫塘西南三四里爲上方山山麓所匯白瀲而連太湖者石湖也乃太湖之委渚也週圍二十六里行春橋在焉北屬吳縣界南屬吳江縣界民廬四匝雜植花竹而湖居其中寇若進此則或由橫塘而犯胥門或沿上方一帶山外而掠溪上掠橫金掠下保或由橫塘彩雲橋之北而掠楓橋犯閶門故石湖守禦不可以已也



五龍橋險要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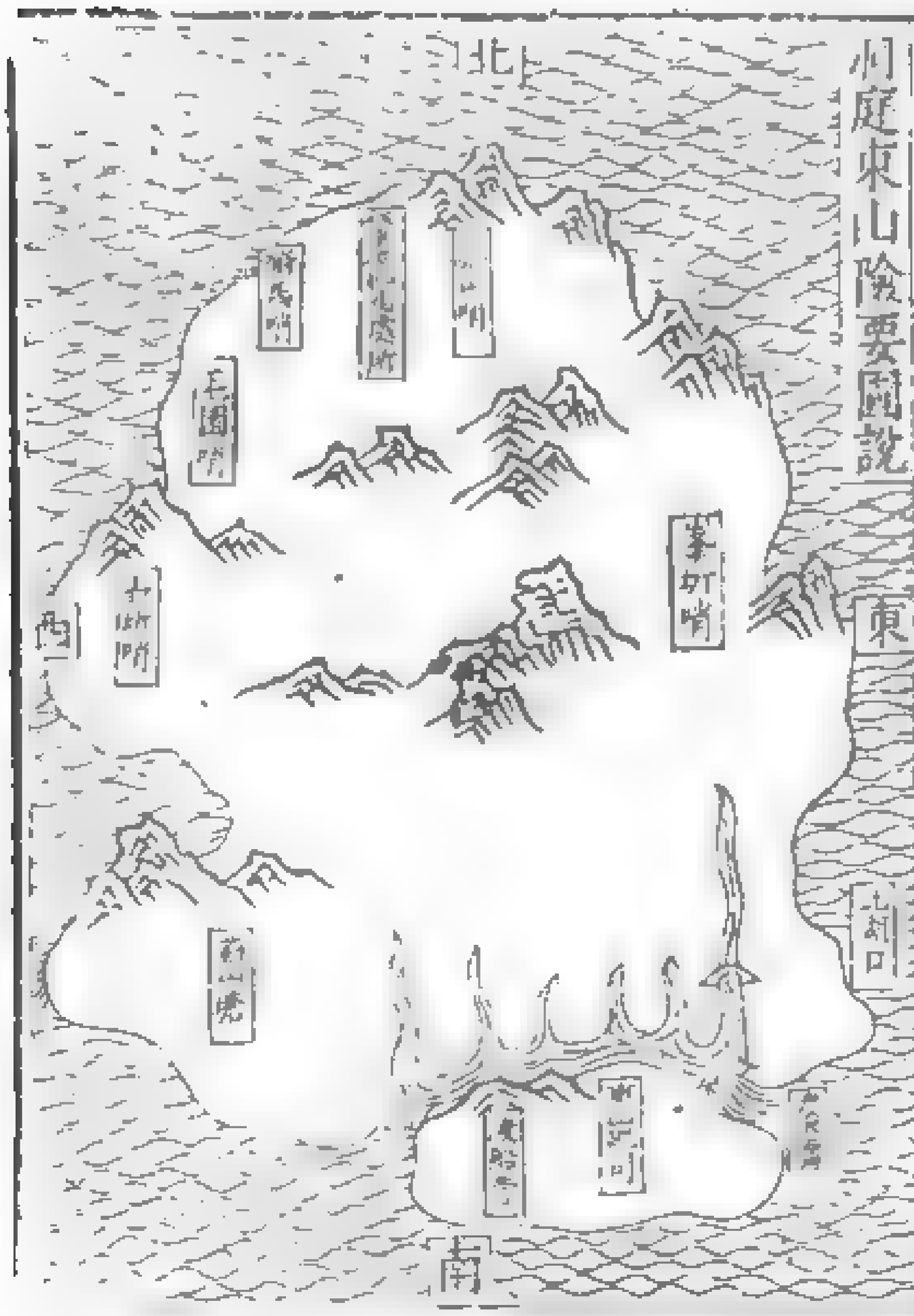
盤門外一水洪闊而南行者謂之鮎塘其長約十里分二水口出太湖在東闊一百三十丈者曰鮎魚口在西闊八丈者曰麵杖港二口之外湖水渺茫直通湖常二郡難於控禦路鮎塘者有五龍橋焉離盤門五里在塘半途東通寶帶橋西通路塘乃郡南之關鈕也設險於此則北可以屏翰盤門而新郭仙人堂胥涇諸近地亦不至罹剝殺之慘矣

楓橋險要圖說

自閶門至楓橋將十里南北二岸居民櫛比而南岸尤盛凡四方難得之貨靡所不有過者爛然奪目楓橋尤為商舶淵藪上江江北菽粟綿花大貿易咸聚焉南北往來停橈解維俱在於此盜賊奸細至難盤詰往年嘗建敵樓設闉營於接官亭寒山寺遺址見存不可以不修舉雖然險要有重有輕楓橋雖不當江湖水口之衝而所關係至重以江陵重兵以鎮之不當與要害諸附郭例視而已何也天下財貨莫盛於蘇州蘇州財貨莫盛於閶門倭寇垂涎往事可鑒若再犯乎此蘇之元氣竭矣楓橋北近射瀆長蕩南通蠡塘太湖寇之所熟戶者城內十一而此地十九其來也必非輕舉我兵豈可草草以應之乎圖長之力曾足以禦之乎

或問南北二濠抵於楓橋築一大堡以保障之如揚州新舊二城可乎曰不可郡中諸大家之倉廩與客販囤園棧房陳陳相因以百萬計胥在城外以水次便焉故也若另築堡則莫肯內遷而四十餘里之城人少食乏其誰與守甲寅之議所以尼而不行者此也或又謂堡既不可築也使賊匿於民居若何而殲之曰奚而不可方賊之未至也必攻以逸之設伏以待之或就於楓橋地方而為之陷穽如綵樓湖滸圍六國城之類以掩之或伺其去而要之伏兵邀擊其橋歸皆必勝之道也用其一而賊驚潰用其二而賊半滅用其三而賊無孑遺若三者而皆莫之能焉可恥甚矣雖設險何益哉

洞庭東山險要圖說



洞庭東山即莫釐山也太湖浩渺其東爲山者十有七而莫釐最大週圍四十里地占三鄉國初原屬甪頭巡司因去西山遼絶相顧甚難特創東山巡司以轄之居民稠密商賈爲業重利而輕生一遇寇警合山之人齊奮而出不賴官兵自相抗禦見今設兵哨營寨者八在北曰嘶馬哨曰梁山哨在南曰渡船營在東曰北胡口在西曰長圻寨在東北曰烽圻哨在西北曰毛圖哨在西南曰杵山營各統[illegible]以義民團長選鄉兵而訓之府縣官間一親閱務期實用但水兵未經酌處似宜照湖船編甲長而以五櫓盤篩船領之有事責其在湖與巡司一體巡哨庶幾郡城可以無西顧之憂矣

洞庭西山險要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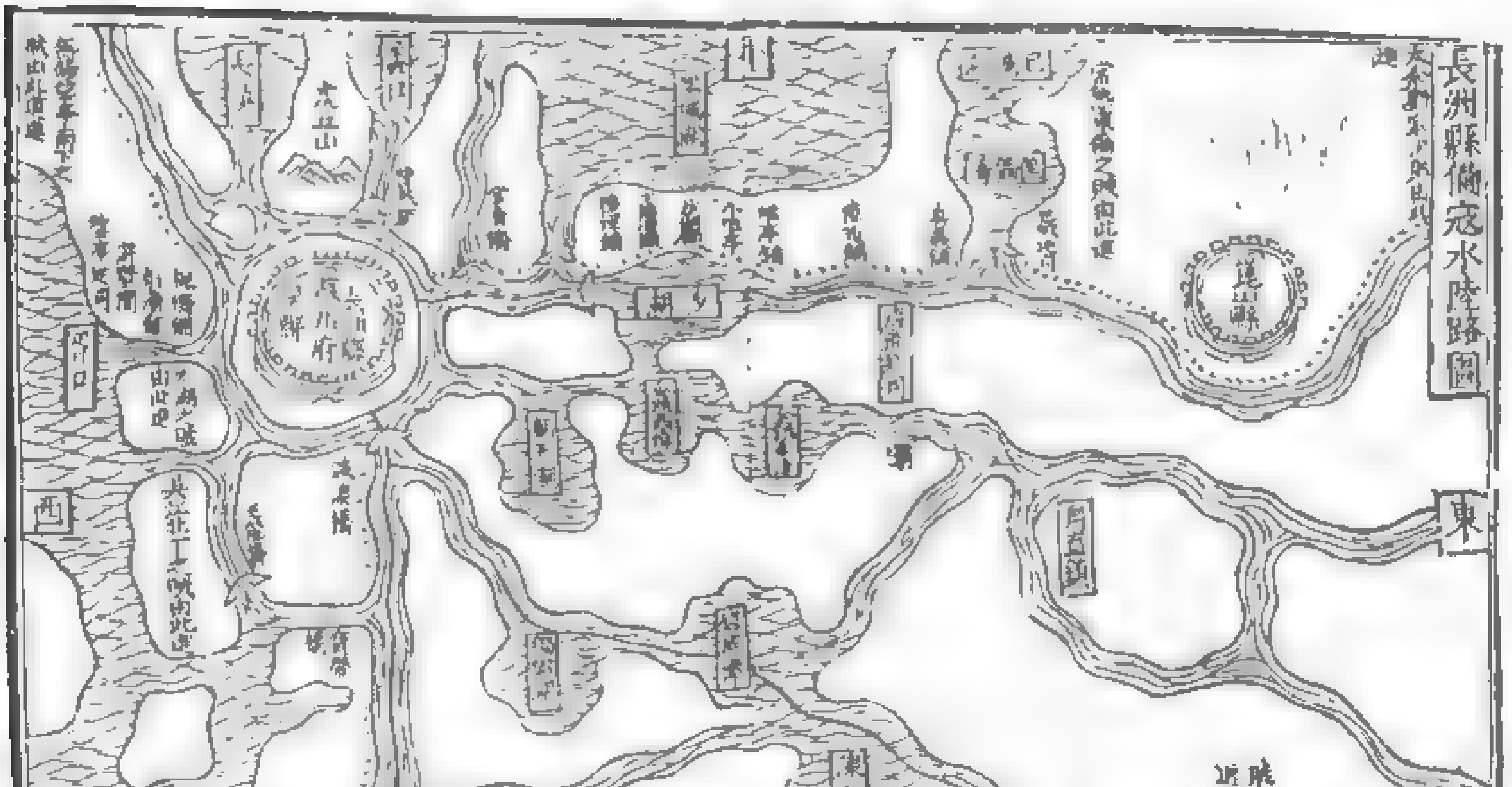
洞庭西山乃包山之別名也太湖中峙之山在西四十有一而包山最大週圍一百三十里甪頭巡司在焉管三鄉五都廬聚物產大畧與東山同盜案難犯嘉靖甲寅倭寇登劫一蹤爲團長徐木等所截自黃麻門從漫山而下向空湖常州境去一艘爲耆民周瑻等所遏于[illegible]山轉戰三四十合往無錫境去蓋山民重於保家[illegible]於所命治習有如此者其在湖諜利諸船衝冒風濤視險如夷尤堪召用今所設者營寨有六北曰大勝南曰石公東曰元山西曰甪山東南曰[illegible]山西南曰廟山各領之以團長隊長朝夕訓練而水兵船尚爲缺典似宜通行選練與東山水陸兵相爲犄援湖中有警責令夾擊更與西北馬蹟諸山西南石湖諸山約爲犄角無分秦越則盜必不敢窺太湖矣

吳縣險要總論

吳縣險要與長洲不同長洲乃賊之來路也吳縣乃賊之去路也何也倭船從海而來或自大江而來泖湖淞婁福山之類皆其所從來之路也皆長洲地方也太湖在吳縣之西倭寇來此不便往年出石湖出胥口皆滿載之後因怵東北方官兵阻截欲假太湖走吳江以出海乃去賊也夫其來既皆在於長洲也則長洲設險捍之宜也吳縣爲賊去路則逐之出境已矣兵法曰歸師勿遏險要之設無乃爲贅歟曰否所謂設險者[illegible]兵於水口兩岸拒賊之入非拒其出也況賊可以從此而出亦可以復從此而入方其出也謂之去路若回翔反顧即來路也往年倭船一出胥口犯洞庭爲吳江水兵所阻復還胥口從常熟而去

一由石湖亦爲吳江水兵所阻跽拜求還水兵貪得縱出莫舍淒去可以驗矣方其去也吾兵嘗與之戰既犯兵忌勿追之戒及其復入不敢與戰而直縱之皆由當時主兵者昧於方畧故耳兵法曰擊其惰歸此之謂也設使賊出湖時督水兵者能尾而擊之縱不全勝必求向前脫不敢復回矣水兵船者逐賊之正兵也在岸之兵不過虛賊登岸故設以待之耳豈可不用兵船追擊而但恃夫陸兵乎又引兵法窮寇勿追以辨水兵尾擊之謬噫是不然窮寇者饑餓窮迫以命相搏者也出湖之寇乃飽其所欲飽自爲計務不相顧者也此在兵法急擊勿失之條何可謂勿追乎要之已上所謂皆就今日倭寇言耳太湖之險萬古不變倭患寧後能保無寇從西來者乎是今日倭賊之去路乃與別他賊之來路也險要圖說其吳縣千百年兵防之定準乎

胥門林　云按吳之六險許矣六險惟胥口爲最寇入胥口東可以犯胥門西北可以掠楓橋犯閶門故倭亂時嘗於此設二營楓橋則又爲吳財貨所鍾議者亦欲於此增重兵今仍舊蹟加修足矣吳與長洲同附郭然倚縣人賀賦稅不及大與長洲殊其地里人情天若爲之限與



長洲縣備寇水陸路考

東距崑山

其道有三由婁門東行歷陸涇壩唯亭真義至崑山之西門者其中路也由葑門東行歷黃石橋金雞湖唐甫吳淞江而收界浦或收小虞浦或收新洋江巷其南路也由婁門官瀆沿土陽城湖東行收尺湖收墩收高墟者其北路也中路官路也水陸皆可行乃正道也吳淞陽城皆水路也皆迂之間者也

西距吳縣

南抵吳江

其道有二由葑門茂處塘南行至尹山與甫至吳淞之旦橋者驛路也水陸皆可以行乃正道也由茂處塘東行歷黃天蕩尹山湖出同里湖之西口者水路也乃間道也

北通常熟

其道有三由齊門北行至陸墓蠡口吳塔兵而至常熟之南門者驛路也水陸皆可行道之正也由閶門山塘橋北行歷同橋長蕩分程或從香婁綠蕩口或錢

山錫尖以出華蕩以至常熟之南門者西北斷路也由婁門官瀆橋出陽城湖東北行至直塘分程或從支塘或從任陽皆可以至常熟之東門者東北路也二者皆水路迂之間也

西北與無錫為界

其道有二由滸墅北行歷望亭至無錫之南門者驛路也水路皆可行乃正道也由山塘從北行歷同橋分程或從長蕩泰伯瀆或從芳茉橋直北出門以西瀆以至無錫之北門者皆水路也間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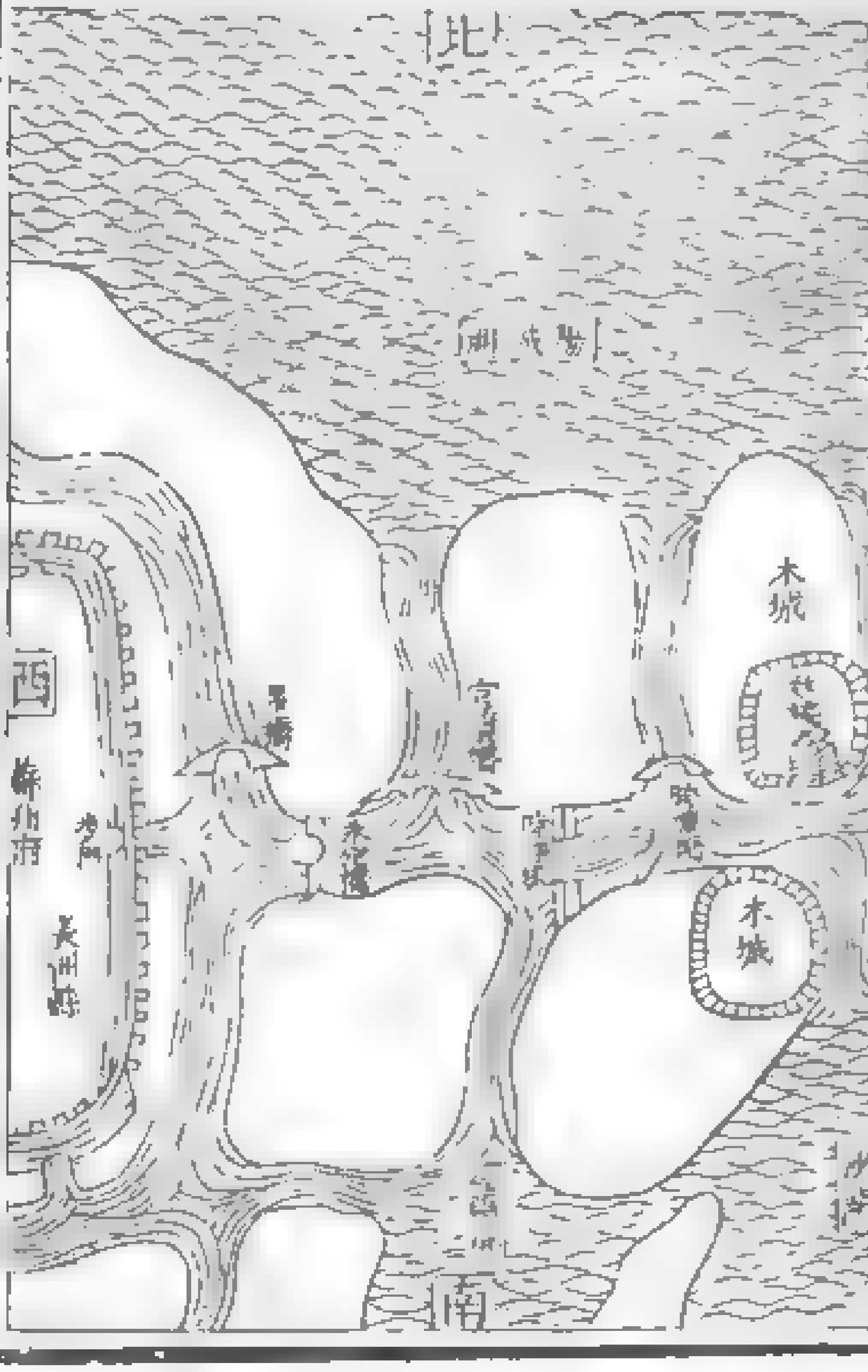
東南與華亭為界

其道有三由葑門尾經東行歷王母湖大姚陳湖殿山湖新澤蕩而至華亭之西門者中路也自葑門黃天橋千墩甫唐甫直達唐行而至華亭之北門者其北路也由葑門茂處橋南行歷尹山同里楊湖章練塘光撫而至華亭之西門者其南路也三者皆水路中路正道也南路北路間道也

按長洲縣與吳縣雖同附郭而利害難易迥乎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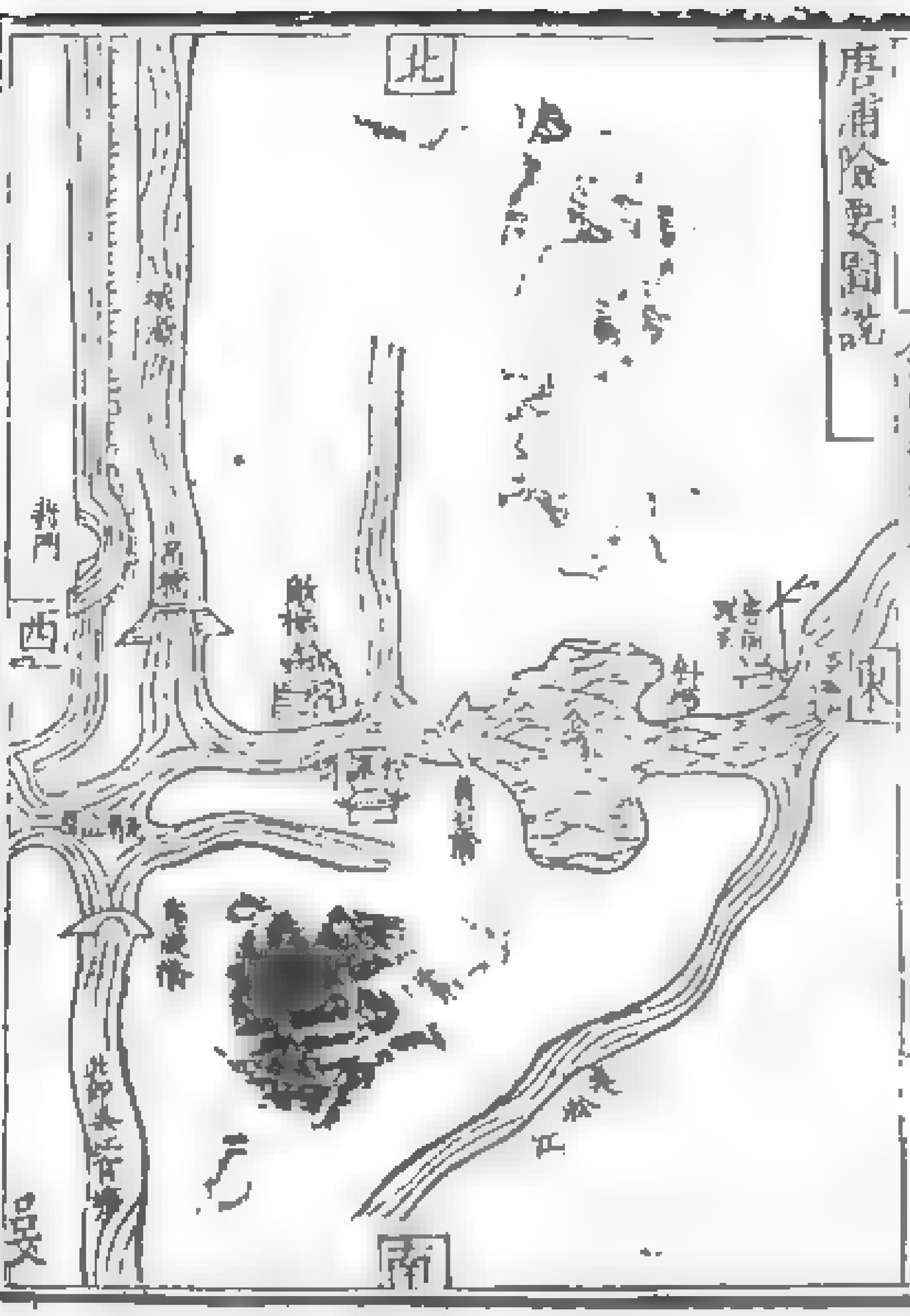
蓋長洲分治郡城之東南北三方與崑山吳江常熟無錫相接壤吳縣之所轄者諸山與太湖而已倭寇自江海而來不當其衝也長洲則吳淞江婁江陳湖陽城湖諸蕩四通五達賊舟無不可至若東從劉家港越崑山則犯婁門北從白茆港福山港越常熟則犯齊門西北從江陰越無錫則犯閶門南從嘉興越吳江則犯葑門東南從七圖八圖經千墩浦入吳淞江流散內近等鎮高墟等村亦會於葑門在在可以衝入則在在當為之備但地方險遠港汊浩繁不能一一設兵惟摘其險要者六子見各圖說于後

陸涇壩險要圖說



陸涇壩在婁門東六里乃寇從劉家河西來必由之衝也長洲之東境至陸巿鋪而交崑山縣界舊之設險者凡三重焉官瀆橋營所以捍衛婁門為第一重也陸涇橋築土壩建木城敵樓設圍營於陽城湖瀆所以為唯亭官瀆二營之策應乃第二重也最東近陸巿鋪設小唯亭營所以禦賊之來若外戶然乃第三重也以愚觀之小唯亭者賊西行之正路也其南有沙湖北有陽城湖萬一賊計狡猾不由正路而由南北間道豈不反遶出小唯亭之西乎故東境設險陸涇壩為最要往年兵備任公與倭屢戰嘗奏大捷即此地也其北陽城村關亦相城圍營皆為湖防而設茯隃圍營乃為彭滄而設然皆羽翼陸涇官瀆不可無也

唐浦險要圖說



新門東六里為黄石橋營又六里為金雞涇又六里為斜塘營又六里為唐浦巡司乃吳淞江轉浙而南處也土壩在焉自此而東為甪直浦與崑山交界唐浦設險所以遏寇從吳淞江衝來之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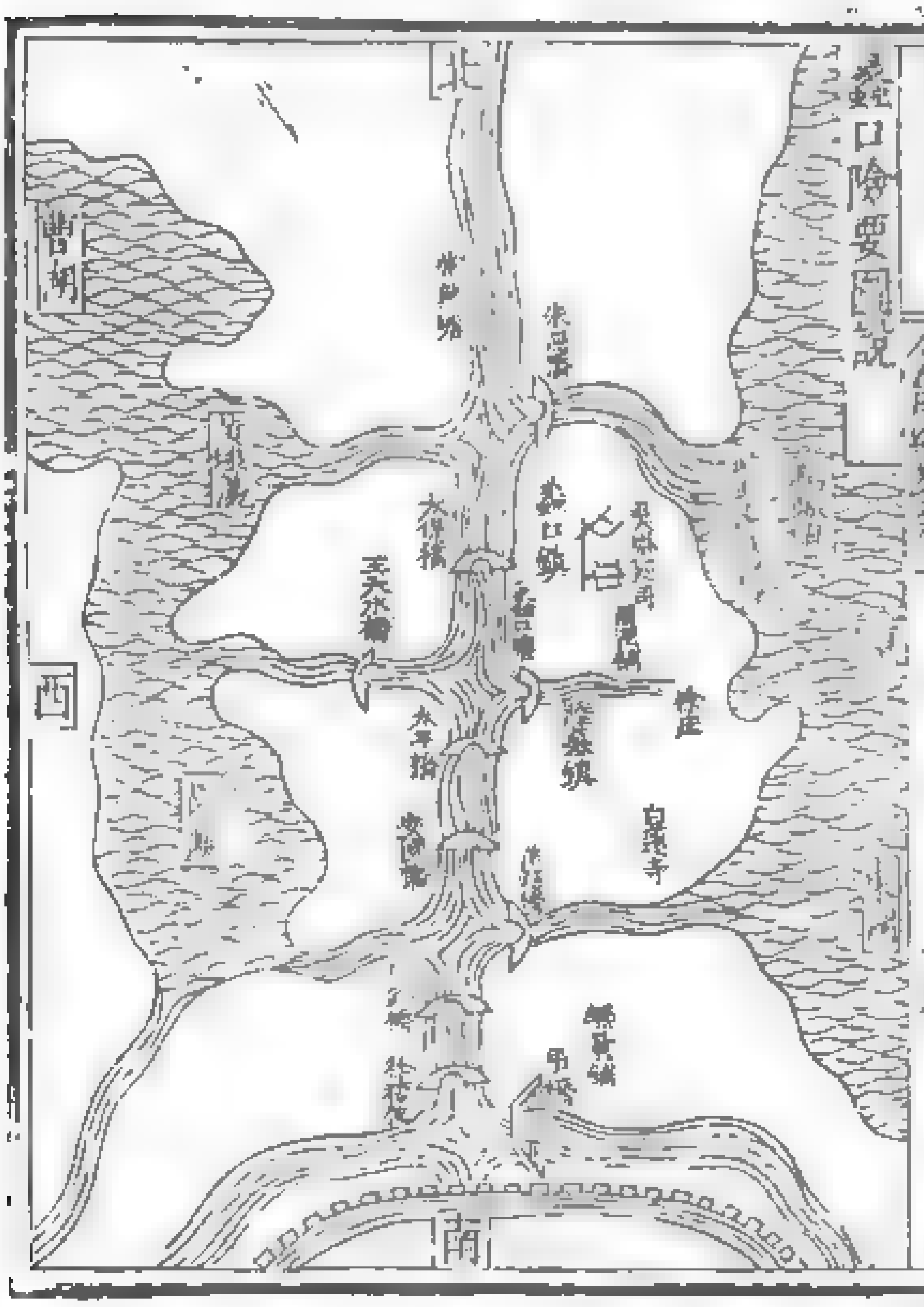
錢底渾險要圖說

鑊底潭葑門之東南三里有尾硝涇在茂渡橋北從此涇入歷黃天蕩六里至濱墅湖又三里至鑊底潭又東八里至陳湖又東南至澱山湖又東南至泖塔湖陳湖賊艘舒於設備鑊底潭有村落聚兵於此則東可以捍賊從松江三泖而來之患

夾浦險要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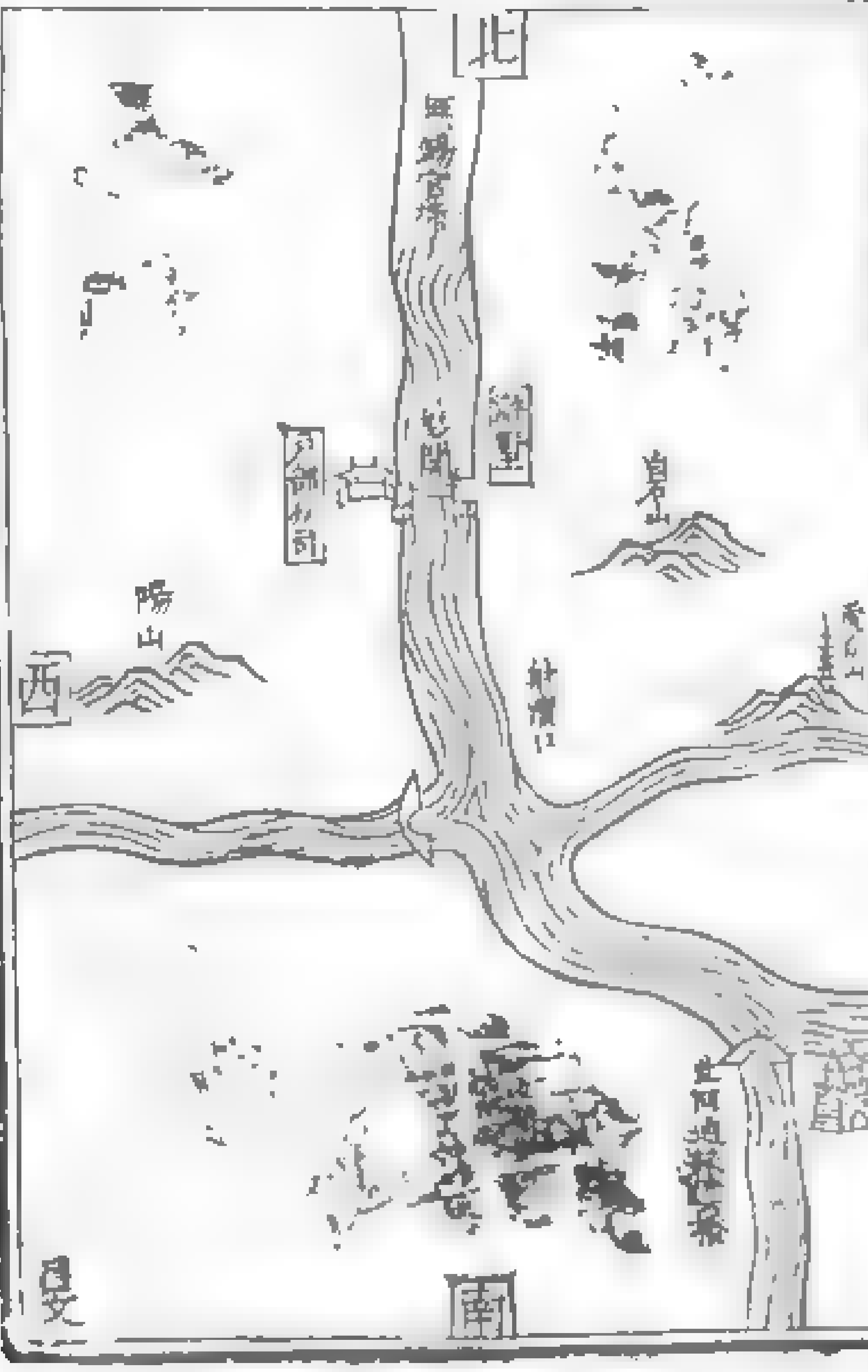
葑門直南而行歷茂渡橋營尹山鎮而浮橋鎖於水口名夾浦也乃吳淞江之上流也東通澱湖三泖西對夾涇港連太湖南抵吳江　諸湖北接長洲尹山諸湖賊舟若至夾浦則南犯吳江北犯長洲勢不可遏矣今夾浦設團營官兵而北來吳淞江章練塘又各設兵以為夾浦外障兵營張犄角之形守禦協脣齒之固則長洲之東南庶可以無患矣

蠡口險要圖說



齊門外直北五里爲陸墓又五里爲問涇鋪又二里爲蠡口巡司從此而北至永倉敵樓與常熟接壤所謂常熟官塘是也通計圍營之設者七無墓營石家浜營夾塘東西而立乃齊門外第一層險也陸墓營南橋鎮營亦東西夾塘而設乃第二層也陸墓爲蠡口營蠡口之西北爲冶長營冶長之東北爲永倉營其形若鼎足者乃第三層也塘之東爲彭涇爲陽城湖施澤湖直通常熟崑山二縣塘之西爲長蕩爲曹湖爲黃埭蕩直通無錫縣若蠡口者真郡城之北門也能守此可以遏寇之來矣此外又有錢萬里橋圍營則緣郡城西北空野其水與長蕩相連而設露城鎮圍營則緣郡城東北空野其水與陽城湖相通而設一則爲要齊二門之羽翼一則爲閶門之羽翼皆不可無也

滸墅險要圖說



滸墅在閶門西北二十餘里南北運道之要衝也戶部分司在焉居民稠密錢鈔出納無城堡可守若寇從無錫而來乃必由之道也往年倭寇五十三人自南京至吳縣之橫涇爲官兵所截正由乎此其南爲楓橋商賈駢集乃入蘇之正道也又有虎丘山塘涇貨物亦阜乃入蘇之間道也滸墅有備則寇自西北而來均可以無患矣今設滸墅鎮營其北又設望亭圍營

望亭門林　云按長洲與崑吳常無接壤賊由諸邑而來皆可直突城下舊有陸涇壩以遏劉河西來之衝有唐浦以制吳淞之寇有鐵底潭以控三泖之患有夾浦以張犄角之勢有蠡口以峙郡北之門戶有滸墅以禦西北之寇金城湯池偉乎烈矣識者輒以爲憂長蓋四面受敵險不足恃也

長吳二縣倭患事跡

嘉靖三十三年

四月賊犯府城官兵禦却之 是月二十日賊自[illegible]

五月賊犯府城客兵與戰勝之賊奔崑山 [illegible]

六月賊圍府城大肆焚掠各門諸市鎮而去

初二日官兵與賊戰於真儀賊退進逼匯亭何西門
張要門指揮萬表許親兵僧兵下入山兵千餘人男
之賊被伏兵擊蒸既敗走殘勢益張次日燒一劫閶門
至楓橋地方劫入日賊分二支一由張家橋燒劫閶門
新橋水陸並進燒劫滸墅一由花園村燒劫橫塘橫
山東西諸村落先是興承須蠢凡在沿郭二三十里
內者妄謂寇不深入又惑於入城危急之言莫肯進
至是驚竄不能知所會皇無歸或浮湖中或之山不容
家皆窮其所聚追逐殺掠吳繁徽天城下來入一者門
可計恐混奸細莫敢許任公獨身任安危日啓入之
盤詰嚴肅魚貫而進凡有一公二奸細公命左右縛之
賊上以為神全活十數萬人竟無一奸細訊公命日賊鈍湖
門上新橋兵備從公環總兵解明道帥兵于日繞古洞
擊之傷賊二十餘人生擒一人賊氣少阻已退還橋日
慕閣我兵進城復至閶門十一人日由石湖入太湖吳
江幕知縣楊芷聚人周大章門生員吳諸帥水兵戰於湖鄙
而口擒斬五六十人賊歸
木兵由吳江平望而去

三十四年

三月總督尚書張公經統大兵至郎如松江

時公以劾統兵不言事發謂倡亂督御史周公如斗
祖方令公在江賊勢猖獗公不可往惡賊謂公此也役

天啟尚書全書 四三

公意以賊鋒方銳宜駐師閶門周公方承督府之命
令諸將曰若曹不能殺賊兵士吾先殺矣諸將皆
未幾周公乘小艇巡察之諸將覽而大
懼請於張公星夜往松江所過肅然

四月巡撫都御史周公琬巡按御史周公如斗

奏免被倭州縣租稅招撫流民

民自甲寅之變田地拋荒所在驛騷二公建議
請蠲本年田租
上允之趣有司出榜招撫恐有司吏胥乘機作弊不俟
院會議星夜出榜示諭民已收在倉糧米盡行給散
人心大悅讙聲動地流民皆歸復
業小民免於從賊人至於今頌之

五月賊犯府城入太湖由常熟出江

一切人口賊突至閶門次日至楓橋分二支一掠滸
賊木瀆西山等處燒劫十三日兵備任公環督兵追
兵追之至口至木瀆劉賊預伏兵起我兵戰於荒門
會兵長官口至木瀆賊入太湖與吳江兵戰於中不易

十三日入湖賊燒劫洞庭二十六日進胥口次日由
閶門胥門常熟官塘而去其船十四隻皆裝寶與湖賊
以防火器
矢石云

柘林賊至陸涇壩提督都御史周公琬巡按御史周公
如斗親督兵備副使任公環總兵俞大猷等逐戰大
破之

賊自柘林分路出掠至李塔匯歷張庄小崑山趨浙
賊從而北入蘇州判官陳彰追之抵陸涇壩結聚十
望而逃周公如斗督周公琬出畫閶集之而身督
官僚令周公兵不敢有渡可者以失機奏
請如律兵備任公環師為前驅與總兵俞大猷擊
諸將禦之芳字備王佳合力擊於舟中與賊攻之護其舟
十五賊敗二十明日賊復合夥揭我兵而前我兵不支王
頃漫其舟賊二登岸任公即鉤刀手當其衝與賊對戰
自辰至申凡二十合賊遂大敗斬首入
百餘級我兵不損一人並二十二日抵

六月賊犯府城官兵出城禦之

初五日賊二千餘人自崑山至婁齊葑三門燒劫
日至閶門屯洞涇橋兵備任公環知府林公懋舉
公所斬春秋二

四三

兵解圍分路迎剿等出城剿之
俘賊四五十人生擒二人賊奔楓橋

七月流賊至滸墅提督都御史曹公邦輔帥師剿之賊

道如橫涇公滅之

十二日上方賊五十三人突至滸墅先是提督都
御史曹公邦輔聞賊至太平驛留都
陸寇後賊從宜興細緣而南公留之
斬首以徇不聞貸復求寧令賊自滅而後進
不敢保是夜不官兵射死五賊
南都轉戰三千餘里所向無敵至是
公乃料化從間道出山夜行備二人
故串之過閩門約合城上日吾往
至官塘商衛復至郭卷三旬阻
二大分常二者十六日
賊卜日奔山二十二日夜
夜奔歷忠二十五日奔木
日提督曹公親督副使王
與樂泰將婁宇通判
琢死戰情捍畢常兵
父子五人當其前鋒斬二十七人
生員陳惟皆發於陣賊夜遁之黃墅少擄張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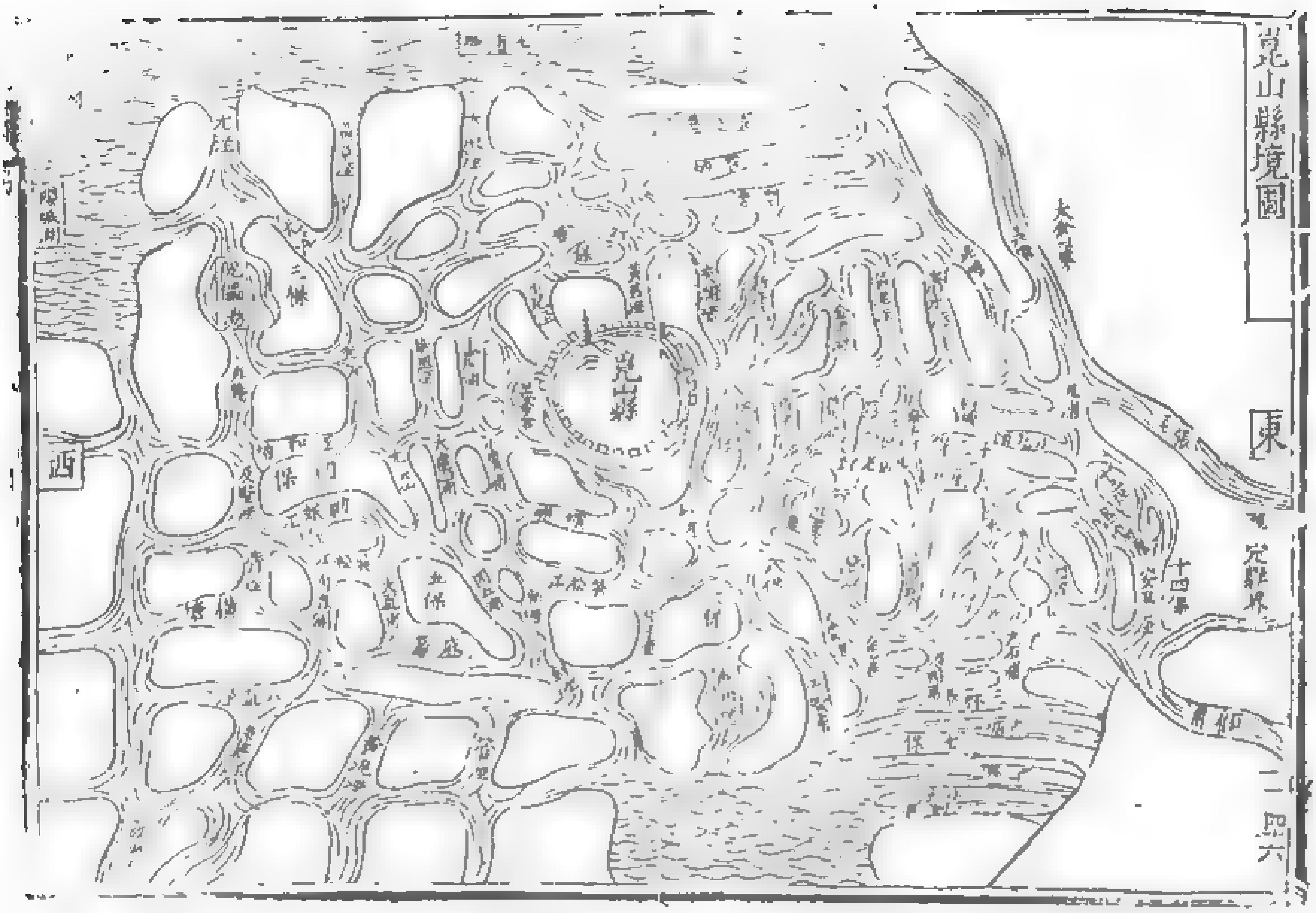
總阻之奔傷家橋叶藏仔者僅二十二人飲田野中官兵追而之函生卓源鍋以兵衆前冀哨敗紊之賊參露車乃官兵是擊之哉遇全帛誘我兵率縉一艘卷中台兵圍之矢砲叢入蕩滅無遺

軍門林　云是役也諸將皆奮力全城各有功次然至今須忠勇者歸之都御史曹公兵憲任君若節制嚴肅則監軍御史周君也一時勲烈俱彬彬可紀矣

石湖之戰議

按石湖之寇揚臣舟十二滿載而出其衆三千餘人如蹈無人之境吳江知縣楊芷衆人用大舩以舟師邀而擊之可謂壯矣斯時也湖水乾涸賊艱於行我舟輕捷鎗竿鈎搏斬級十六賊衆跪哀顙登岸問路此其勢之窮能爲何如乃天亡之時也設有精兵一支劉火燒橋賊無小舟豈能飛渡哉使水兵不貪餌賊棄金帛衣包不之顧而堅志攻賊賊豈能脫哉惜乎官兵觀望而莫敢進獨吳江兵敢進而又縱敵遂使賊得長驅而去吳江平望官倉民舍所過丘墟嗚呼此倭寇深入之始關係蓋不小矣昔晉劉牢之討孫恩恩敗而走懼官兵躡之緣道棄物牢之兵利其有恩得脫走兵家之弊古今不約而同有如此哉或曰兵志曰歸師勿遏石湖之寇歸寇也如之何遏之曰不然所謂勿遏者其義有二一謂遏寇於入境之初則地分不全矣若歸而遏之則荼毒已遍無益矣一謂敵有必滅不可不於其去而一縱遏之蓋逃生之寇獸窮反搏殺傷必多其出境而伏兵以待乃圍師必缺之說也若飽欲而去則當出師邀豈可坐視其行乎兵法曰因勢破之此之謂也

軍門林　云此論之義精矣賊遺不取取必誅制勝之一策也



崑山縣總論

崑山在府城東六十里東距大海有太倉爲之藩屏北距大江有常熟爲之限隔偃然中處財賦浩繁號稱樂土往年倭奴入寇首攻崑山四十七日何哉盖世際久熙武備懈弛所恃者衛所耳矣崑城無衛所襲取甚易賊若據此爲巢則東西路絕邏卒不能哨探而飛報上司不能會議而調兵（撫按分駐蘇松諸郡兵備道專駐太倉）奏聞則不及聲援則無有由是可以攻衛府治由是可以往返海洋倭之爲計者誠審矣所幸築城於無事之時又值祝尹（名乾）之賢與民死守井邑萬姓賴以全活竊攷爾時賊至城下者凡三支一從吳淞江陸家浜而來一從劉家河太倉塘而來一從七丫浦雙鳳陸路而來厥後屢犯郡城皆假道於此曾嘗聞之父老云崑山地僻而小兵燹必無我

太祖立國之初傳檄而定可徵矣以愚測之大不然夫蘇州天下之望郡也崑山蘇州之望邑也假如天下有事孰肯忘蘇州乎蘇州被兵孰肯忘崑山乎但受患不同應敵迥異若寇起中原攻掠城邑則崑山之西境乃賊之來路也設險守禦其重在西若寇起海洋深入內地則崑山之東境乃賊之來路也設險守禦其重在東乖方而應之鮮不僨矣此以地利而言也若以人事言之則崑山乃外縣也較之長吳附郭百凡必稟於府於憲院而後行者固有不同而其在外邑之中局面亦異何也太嘉濱海常熟濱江各有將官提重兵控其外境外境之安危繫將才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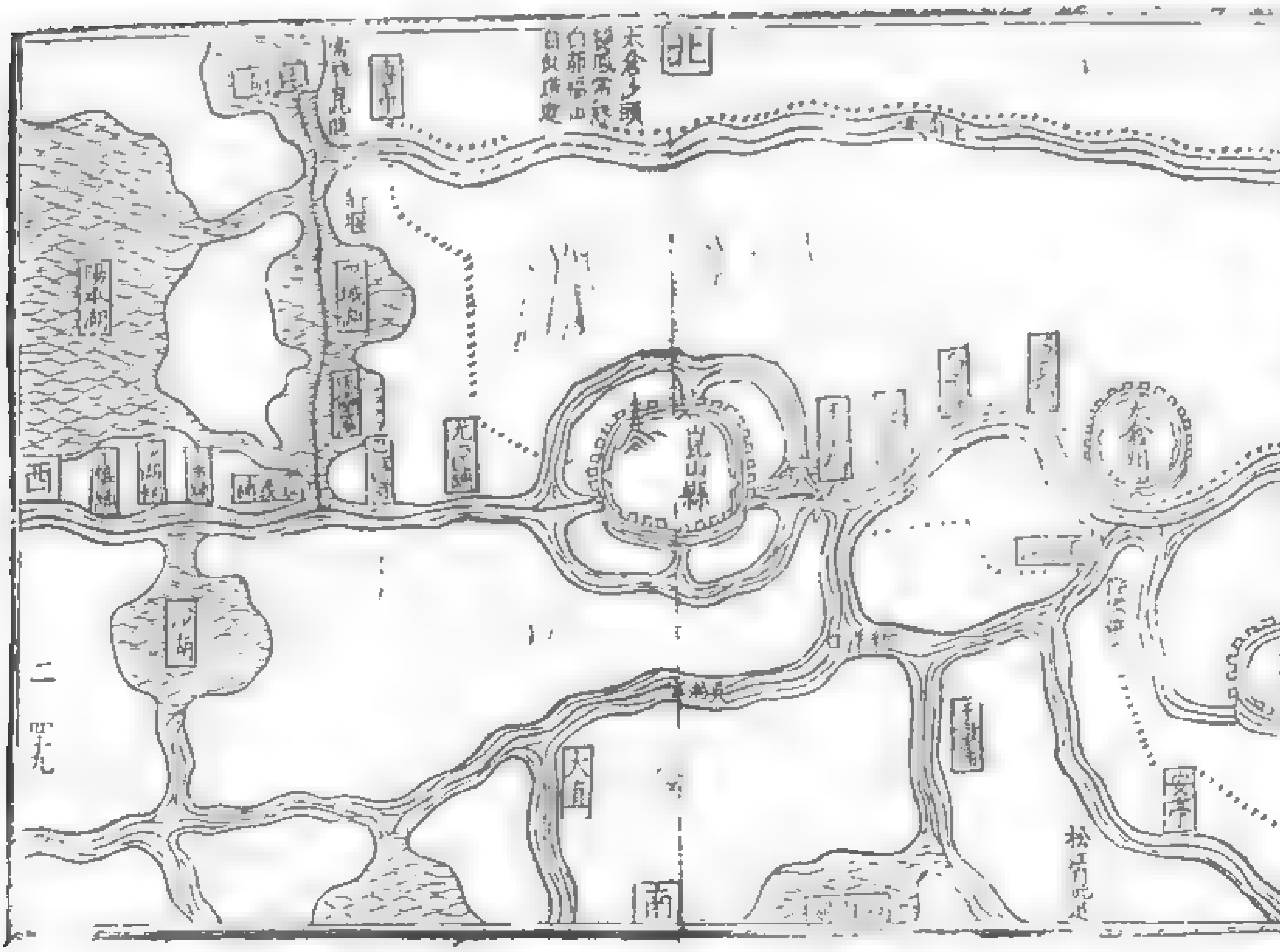
高下州縣勢均而權分有不能全主者崑山則操縱張弛不得而專之鑿一縣之力拯一縣之患雖不免於申達而臨機決策之際無所掣肘無所牽制大抵與吳江同但吳江當南北要衝春秋吳伐越越吳皆爲用武之地視之崑山惟當嚴備海寇不時偶發而中原之盜地僻罕到者大在庭也較並七邑崑山任難易之間顧令之才德服衆何如耳或曰崇明同乎曰其邑懸海又當別論也

本縣城池

元至正城元時方國珍亂始築土城捍之嘉靖丁酉郡官大學士顧鼎臣主議乃放址甃以磚石樓櫓烽多盼值承平民外其勞後十八年甲寅倭寇突至自把斯城攻圍四十七日僅生靈賴以捍守凡在城外者焚掠無遺人始服其遠覽哉其共庭云

城 周圍一十二里 高二丈五尺 池 周迴二千三百五十九丈深五尺廣六丈 門 旱門六水門五門上有接樓外有月城 敵臺 敵樓三十二座 臺二十五座 窩鋪 二十六座 雉堞 四千五百八十 七梁

軍門林 云崑蘇之望邑虜至所先垂涎者則于墩西嘴之巡司周市北門之撮成真義大戶之選練斜堰巡司之添設皆無事之時所宜經畫以爲周悉捍衛計也縱有變故亦不如甲寅之倉卒或付以歲月精久根倘有限難之則惟選練大戶尚以爲遠圖庶民自爲守可無冗食之患矣



倭寇水陸路圖

崑山備寇水陸路考

東距太倉

其道有三由至和塘歷馬鞍山斫子勝安至太倉之西門者其中路也由小虞浦或新洋江出吳淞江收青陽港歷至太倉之南門者其南路也由入字橋歷工昌涇蔣涇等市雙鳳至太倉之北門者其北路也中一路工道也南北二路乃間道也

西抵長洲

其道有二見長洲水陸路考

南接嘉定

其道一由新洋江歷吳淞江下塘長涇用至嘉定之北門者是也

東南與嘉定為界

其道有二見嘉定縣水陸路考

西北與常熟為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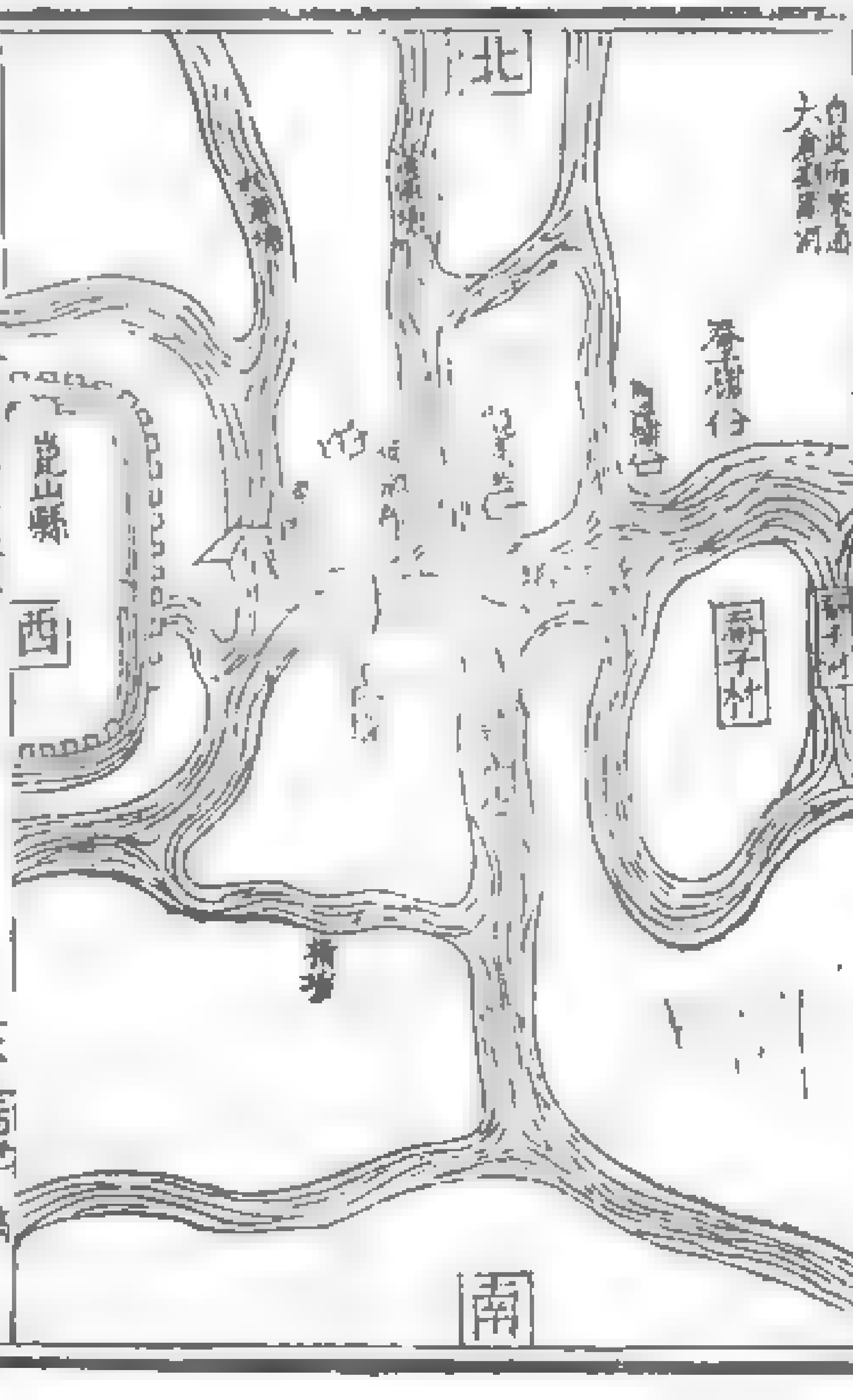
其道有三由金潼港李家浜歷巴城鎮歷唐市戈莊至常熟之南門或由李家甬歷卯沙塘石牌唐啓市五鄉至常熟之東南門皆中路也或從入字橋雙鳳陸行下七浦塘或從雙鳳直塘支塘或從梅李涇歷周市任陽皆可以至常熟之東門者其東一路也出直義蔣涇出陽澄湖或由巴城湖至何市下漉區湖一路者汴常熟之南門者其西路也出路正道也其餘皆間道也

右水路可通之路凡十有二雖皆崑山之所當防然不能一一而設險也惟擇其中之尤要者建寨栅湖閘營壘斵官兵以為守禦之計其餘則惟以游兵行哨奇兵設伏輕兵出襲焉斯可矣計崑之險要凡五曰斫子曰千墩曰周市曰直義曰斜塘

詳見各圖說于後

斫子西險要圖說

自此而東通大倉劉家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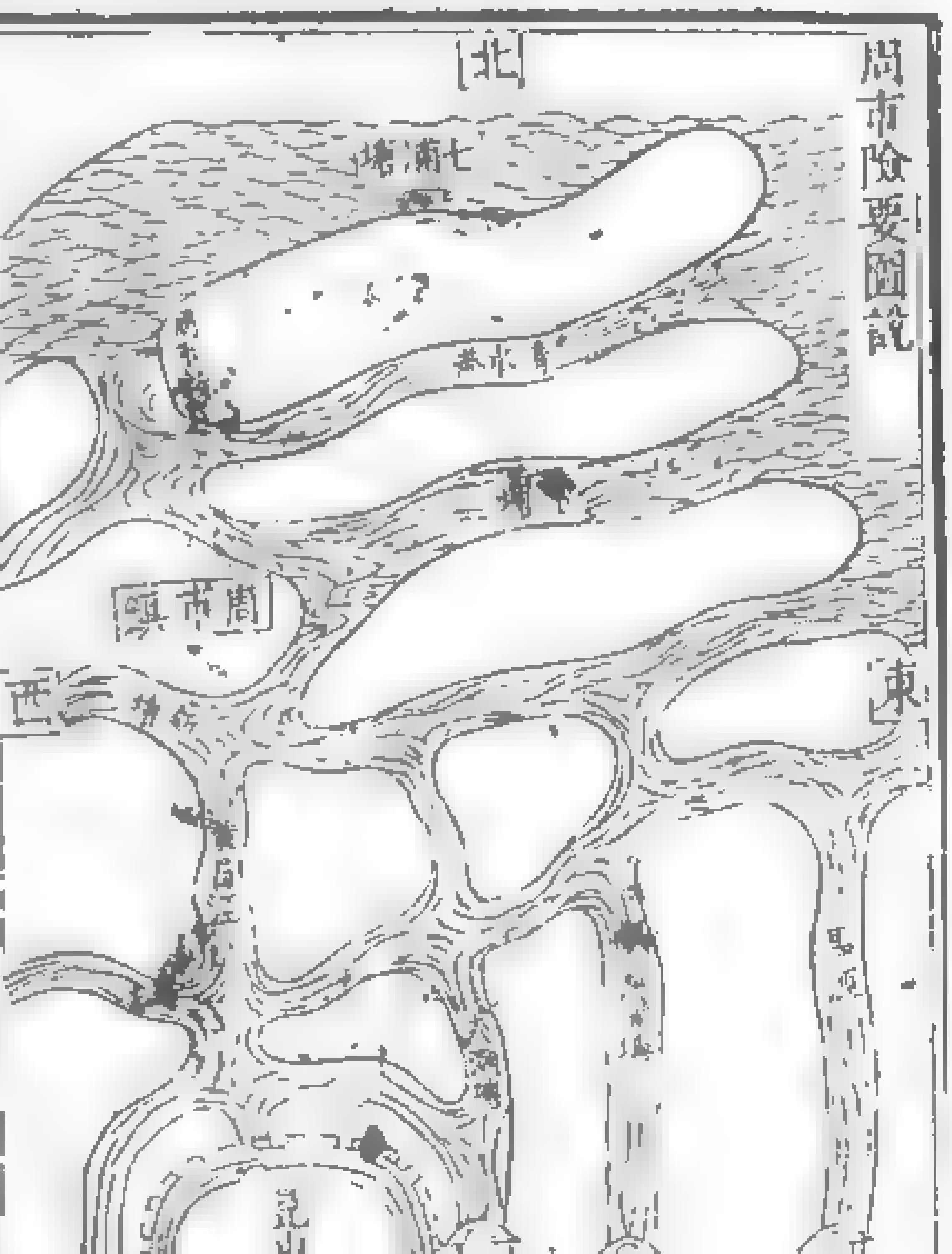


斫子在縣治東二十里賊自劉家河至太倉南關折而西北必由此以犯縣城嘉靖甲寅賊艘東來者無數皆揚帆直入備倭梁鳳督兵于此因非信地故引而北賊遂肆志無忌而崑山之禍慘矣為今之計惟設重兵屯此與太倉兵船相為犄角賊來犯水陸交攻無分彼此賊必不能飛渡而西翅翔出海我兵可乘之追勦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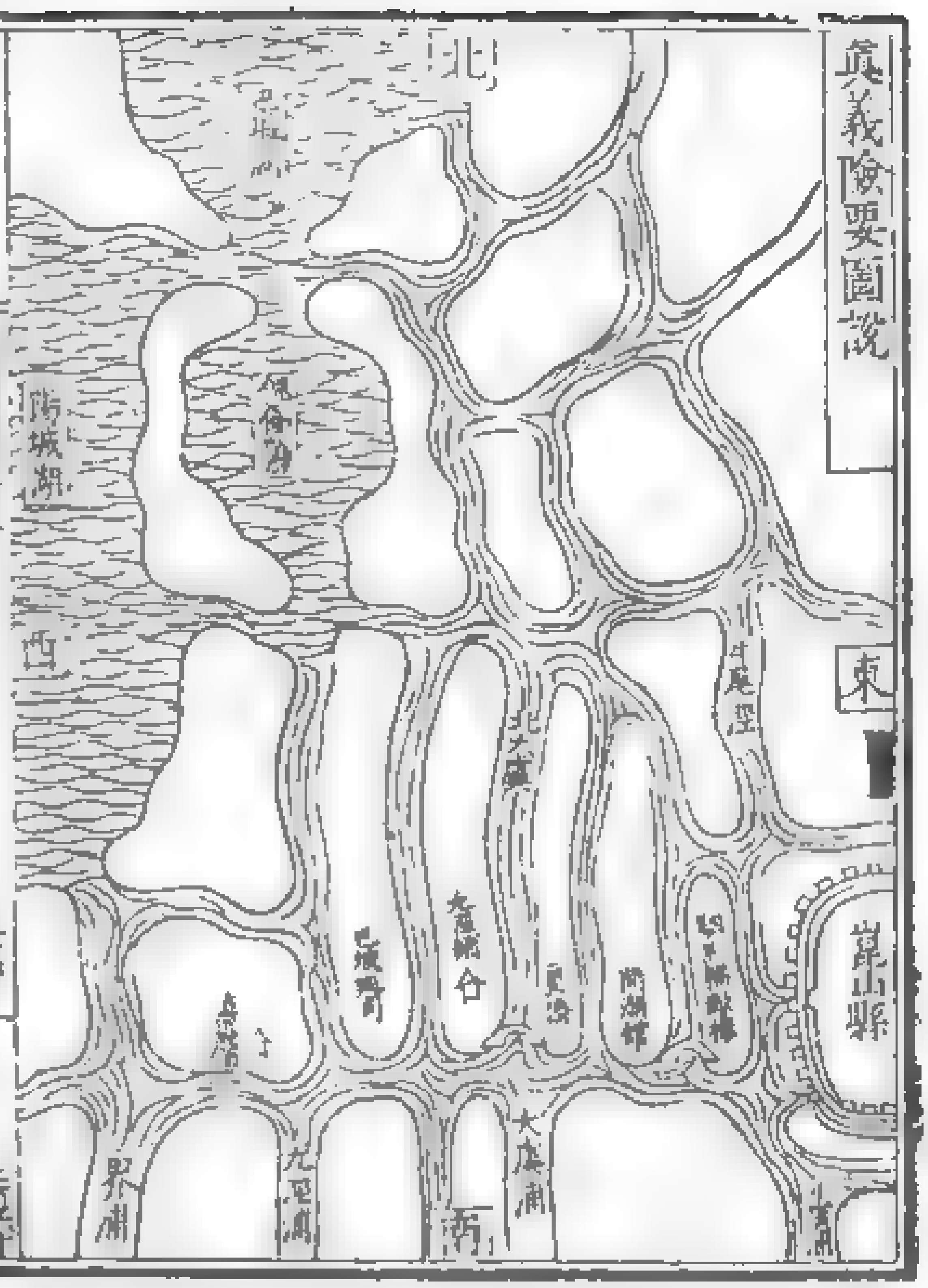
千墩鎮險要圖說

千墩在縣治東南二十六里乃如松江之大道也吳淞江自西南而來新洋江北注之折而東行千墩浦南注之又折而東南行夏界浦東北注之夏界新洋皆鹽盜出沒要區而千墩之南如澱山度城諸湖至爲險要千墩實當三面之衝者也甲寅賊自松江至陸家浜將衝縣城備倭梁鳳率兵屯此賊不敢西行而從夏界浦出丙辰賊自松江循澱湖而北直搗于此使當時有兵禦之賊豈敢輕進哉舊設石浦巡司於西嘴甚爲長策後遷吳家橋則南去數里矣江中鹽盜豈能備乎爲今之計須設兵於此仍復巡司於舊地而備方兵之名額庶縣或可無南顧之憂

周市險要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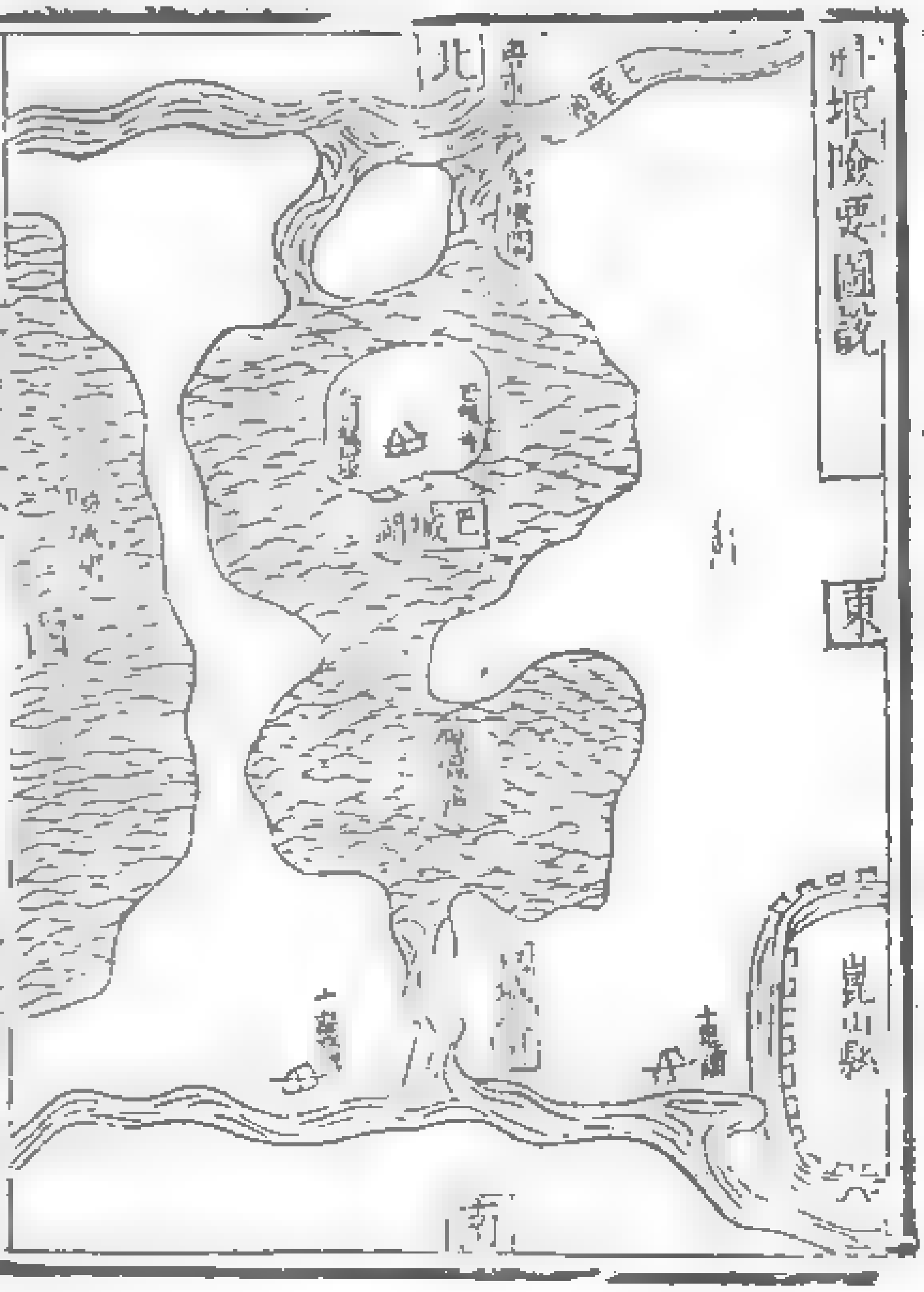


周市在縣治之北與七浦塘相近七浦乃常熟之界河也大而且長橫亘數十里沙頭雙鳳直塘白茆等鎮皆可相通賊若自東流突縣境此其必由之道也往年賊攻縣城不克指諸鎮召黨與集城下者七千餘人實由此道而來如徐偃假文王之類故必設兵一枝屯戍於此以固北門鎖鑰鎖鑰固則縣城可以高枕而臥矣



真義險要圖說

真義在縣西二十里巡司在焉其西三里與長洲交界謂之界浦西北二三里爲陽城湖東北五里爲傀儡蕩又北數里爲巴城湖水澤環屬舟楫通利鹽盜出沒真義實當三面之衝賊若由府治而來必經此道蓋西境之咽喉也團結鄉兵與司兵協守一則可以遏賊東下而爲縣城之藩籬一則可以梗賊南衝而爲常熟之隄備誠不可不爲之所也愚按舊志真義原無巡司弘治間始遷巴城巡檢司於此以捕鹽盜以之禦倭不能也真義之北二里許有航頭鎮者戶口頗蕃且多巨族爲之綱領嘉靖甲寅倭嘗至鎮無籍本可自敢與之抗敵惜無策應耳有司若能作興禮請大戶選練小民可得數百縣之西境不患無兵而兵自足不憂無食而食自贍矣



斜堰險要圖說

斜堰在縣治西北四十五里臨七浦塘七浦東自白茆西至陽城合昆承諸湖之水泛溢不常故築堰以拒之賊若自常熟南行必由此犯縣境過此則水陸路雜無險可據矣故必設兵一枝於此與常熟之兵互爲聲援庶賊可拒也或謂宜設險于巴城夫斜堰譬則門戶也巴城譬則堂室也賊已入門而與之戰於堂室之中使賊得以內攻孰若守門戶使不得入之爲愈耶設兵之法與他地異特宜奏添一巡司於此而以諸湖打牲手隸之有警則召集與弓兵協禦而取餉於官此則水戰之絕技也弓兵之額亦須滿百如寨兵之制而後可

崔門林　云昆山西限常熟東屏太倉若非受寇之區然偎爾小城財賦所萃據此則東西路絕聲援不通矣

海彼兵此其首禍所恃圍市直其北眞義駐其西蘄子
刜其東千墩當其南斜堰值西北之交而爲水陸之會
皆天設之險也增置戍交於文邦郡邑長城無踰乎
此矣

崑山縣倭患事蹟

嘉靖三十三年

四月賊至陸家浜縣城戒嚴

時承平日久民不習兵城中大恐兵械百無一備知縣祝乾壽任甫一月倭寇突至倉皇無措令民繕器械城門爲保禦之計洪承士諸生卜城分地而守初七日賊掠松江得志欲歸以吳淞道梗乃歷廟灣青浦將步兵備任公環師擊之賊敗遁還安亭入縣境與任公戰於江而壘截三日賊西行十一日至陸家浜去縣三十餘里聞都司梁鳳駐軍千墩之北賊復還界浦走太倉

賊入劉家河逼縣城

十二日賊舟入劉家河者六十餘艘其先靜□人駕三二舸揚帆而入時都司梁鳳方駐兵賊之梁兵發鹽鐵塘走常熟賊知我兵往蹂無忌直抵東郊新洋江泊焉自是東者接踵焚劫屠戮沿城居舍蓋一空矣

兵備僉事任公環遣兵來援

任公自太倉遣步兵二千來援遇賊先所拒路絕公從間道緩進而行不能達賊與知之以數使人往報曰任爺教兵至矣津闊四之城夫之蹤躍欲出護者曰此詐也安有官軍至所賊舟不敢動者戍詐不行退入縣後二日步兵始至

賊掠諸村鎮

賊所屯數洋江分遣其徒詣各村鎮焚劫雖窮鄉僻壤士女逃竄之處無弗知而至者由其擒土人爲嚮導故也

知縣祝乾壽大索奸細於城中獲之

賊至三日不犯城郭人皆疑之十六日諸生有風興者望見馬鞍山巔有人二皆以白綃指揮集其衆爲奸細也遣人逼索之帶得其二詣□□中扶□□已牽至日□而哲□□□□□□□□□
城□□□□□□□□□□□□□□□□

賊攻縣城

巡按御史孫公慎遣都司梁鳳帥師來援復遣縣學生龔良相督戰無何召相歸鳳遂攘功而還

特賊往來欵怨凡大路皆梗聲援不通士民危懼乾壽募死士善泅水者持蠟書間道夜行通士夫前連乞東道請兵巡按御史孫公慎遣都司梁鳳提兵而東鳳逗遛不前縣生員龔良相時寓郡城者入察院公盛怒相即不敢違生員龔良相世居東南之邑也崑山蘇州之重邑也崑山被圍且其生靈數十萬若不至城必陷矣城陷生靈之有不惟一邑二百餘年以來數十萬其不忠乎之至與民之賊崇爲巢進攻蘇州蘇州其不危矣乎天下事未可知也賊乃第一命所之也公綏不爲崑山惜獨不爲

朝廷計相所之地知其所以賊甘心焉公大怒

朝廷之事爲愛之日子之不速兵乞貸其兵已發事已發焉耳豈知賊之日力掛胖子扶之相其愛兵皆戰既也公曰此計以及身往公遣辦平相股行賊不可無出其也令人懼背書青草荒野惡耳其曰已縫相經城而出獨行之十里大怒令人先行血戰賊相而已但恐旁彎所以牌示之衆耳無恐眾先行血戰賊相恐害已何負我不見一賊也伏兵入驚其言又且郡人出行說之既已明新洋江還報鳳伏數大蒙曾與東會憲牌符相還二十四日鳳軍九里橋乾壽令義官張國維延之相之不答適有賊得取民舍風卑遇之

好細也遣人逼索之帶得其二□□中扶□□□
已牽至日而哲□□□□□□□□□□□□□□
城下□□□□□□□□□□□□□□□□□□
場之事□□□□□□□□□□□□□□□□
當其事□□□□□□□□□□□□□□□□□
□□□□□□□□□□□□□□□□□□□□□
數□□□□□□□□□□□□□□□□□□□□
何事傳狗者也來巳三年

兵五百餘名本府民兵二百名狼兵若干名捧檄而東正
宜與脫知縣乾壽密謀徉言入城防守而不敢戰分兵三
支一支駕輕舸三四十隻由界浦吳淞而轉載以蘆葦滲
以硝黃尾以死士啗以重賞乃黑潮既之夕令其上風上
流直衝賊舟一支自丁涇餘潴渡江東多打鉛錫銃弓弩
介甲以佐火攻之勢一支用善戰狼兵伏於江右賊所出
沒之處脫尹選兵另負釘板地為蒺藜布路口以備飛鈴
為號火舟齊發金鼓震廳賊於夢中驚起三面俱水火且
及身爭飛目眩爭先上岸釘板陷之狼兵砍之自相屠戮
自相踐踏不移時而完生者無幾矣焚其輜重拔其巢穴
使賊聞之必不敢更入我兵由此膽氣百倍豈非一大快
事哉昔魏將滿寵征南料曰今夕風猛賊必來燒營宜為

之備夜半果然遂襲破之倭奴耿視我崑而不知備梁師
可以成功而不知攻是以壯士扼腕嗚呼天也何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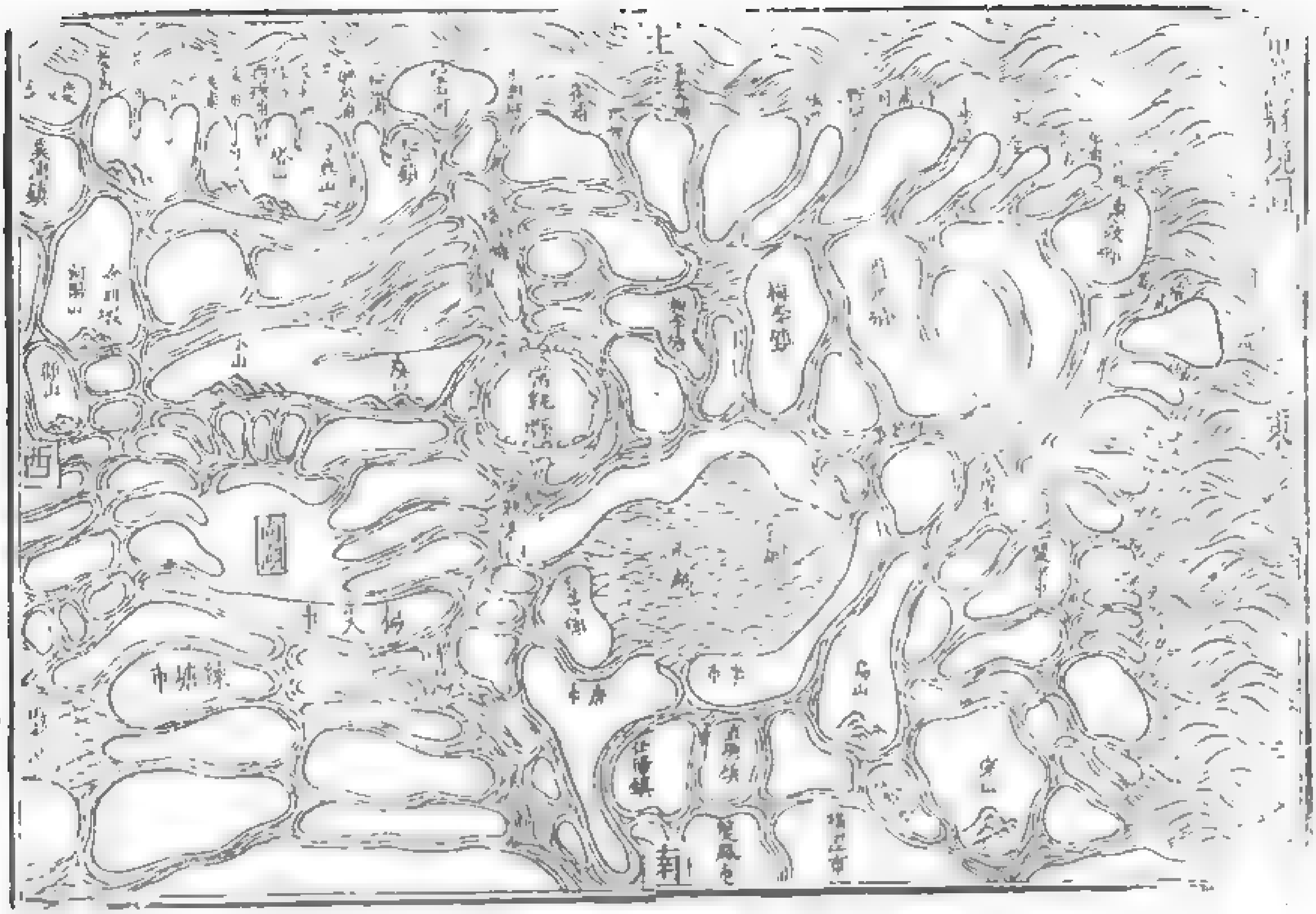
吳塔巡司險要圖說
常熟縣倭患事迹
吳江縣境圖
吳江縣總論水勢兼附錄
吳江縣備寇水陸路圖
吳江縣備寇水陸路考
夾浦苛險要圖說
平望鎮險要圖說
鮎魚口險要圖說
簡村險要圖說
同里鎮險要圖說
汾湖險要圖說

澉溪險要圖說
震澤險要圖說
吳江縣倭患事迹
嘉定縣境圖
嘉定縣總論
嘉定縣備寇水陸路圖
嘉定縣備寇水陸路考
江東巢寨險要圖說
江東賊巢議
吳淞所險要圖說
吳淞江兵船議
黃窰港險要圖說

羅店鎮險要圖說
江灣鎮險要圖說
婁塘鎮險要圖說
外岡鎮險要圖說
南翔鎮險要圖說
嘉定縣倭患事迹
太倉州境圖
太倉州總論
太倉州備寇水陸路圖
太倉州備寇水陸路考
劉家河險要圖說
劉河築堡議

七鴉浦險要圖說
喬子浜險要圖說
夏駕浦險要圖說
涂松市險要圖說
太倉州倭患事迹
崇明縣境圖
崇明縣總論
崇明縣備寇海洋路圖
崇明縣海洋路辯
三爪沙險要圖說
新鑑沙險要圖說
竹箔沙險要圖說

三沙險要圖說
縣後扁擔二沙險要圖說
南沙宋估嘴險要圖說
營前沙險要圖說
獨沙險要圖說
諸沙總論
崇明險要總論
崇明縣倭患事迹
與唐荊川論三沙戰法附錄
蘇州府土賊要害附錄



常熟縣總論

常熟在府城北九十里滄海環其東長江亘其北尚湖昆承陽城諸湖匯其西南乃四通八達之區也嘉靖癸丑至乙卯三歲之間倭寇至者殆無寧月犯白茆港千步涇者各一犯三丈浦者二犯許浦福山港及城下者各五其餘往來分合小小紛擾不可勝計常熟之受倭慘矣今之議者孰不曰常熟者蘇州之北門也太倉嘉定者蘇州之東門也門戶固則堂奧自安故設備以吳淞江為先劉河次之七丫又次之白茆又次之福山又次之愚謂不然嘉太二地蘇州之東門也誠哉是言矣常熟豈特為蘇州之北門而已哉合四郡之關係莫有先焉何哉蓋長江者 留都之門戶也蘇松有海防之寄常鎮有江防之寄皆止一面耳常熟枕江帶海獨兼二者之防比他為難且當長江入海之口海寇若遡江窺 留都犯 陵寢阻運道必先由此則其關係之大又在常鎮濱江諸邑之上備常熟乃所以控江之上游控江之上游乃所以護 陵寢保 留都為運道計也此豈可與嘉太例論而謂其為一郡之所係哉如曾之見督軍務者不當以常熟視常熟而以 留都 陵寢運道視常熟不當以瓜儀之第二關為江防之要而以常熟海門之第一關為江防之要水兵陸兵之設該縣為首重然次嘉定次太倉將秩之尊兵額之衆軍餉之多不敢忽易而及居吳淞江之上夫然後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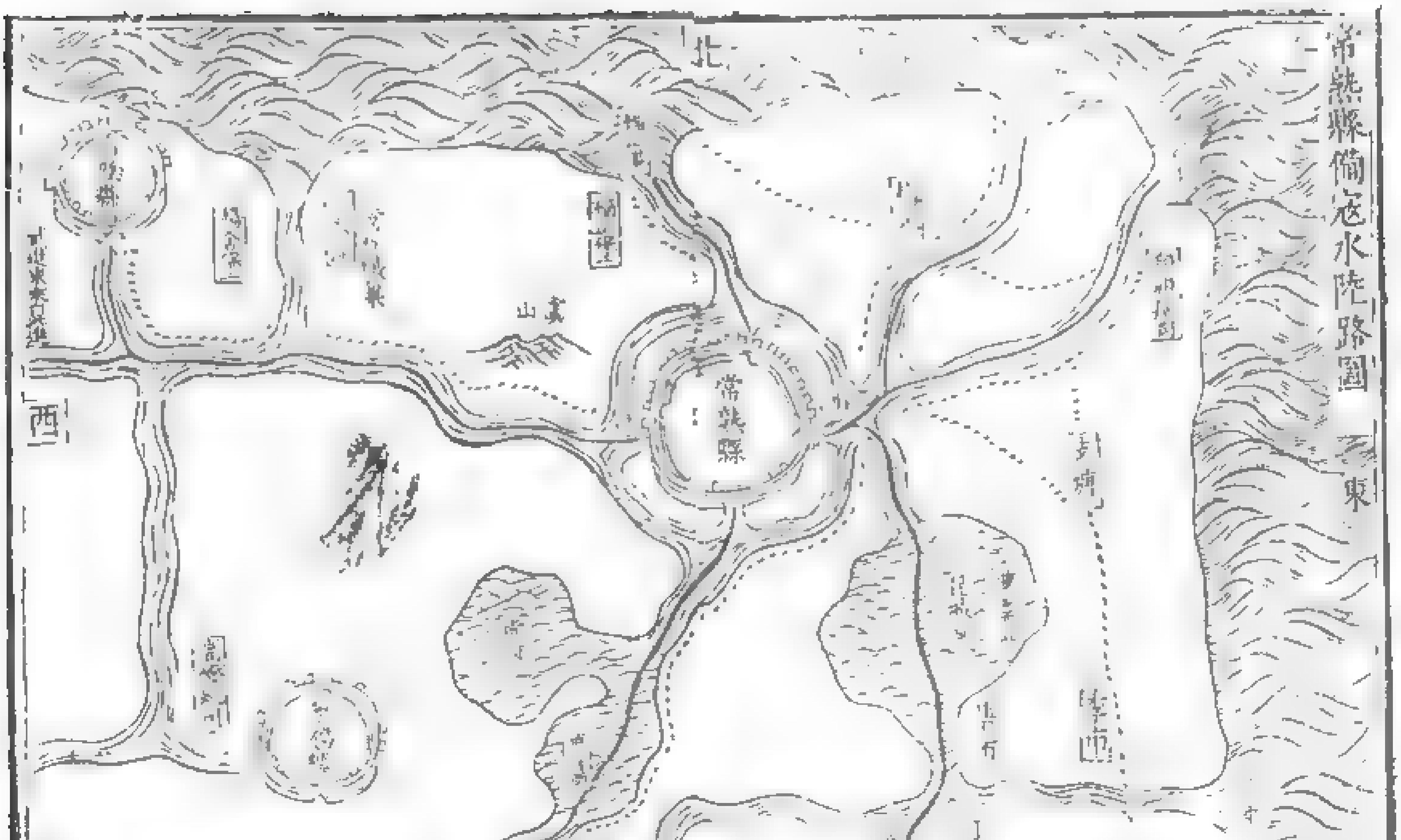
本縣城池

城賊頓攻援兵戰用業難月而工訖俭竹經營帑費大倍於常云

城周迴一千六百二十八丈高二丈八尺闊二丈 尺池濠內外皆有外防於內即有事變可以防少 北西北枕山而築門七旱門七陸水關五座敵臺五十二座虞山門外另築大者一座 以便兵於戰守 雉堞凡千 百 垛

按常熟之城西北枕跨虞山山高城卑殊失地勢雖有敵臺一座在山腰間以護西門而孤懸在外兼不爲聲且西備城垣一帶失之狹隘似宜於敵臺加高丈餘闊明數丈餘城身再加增益更於城外將要之處添設敵臺幾座庶我兵便於登守易於策應而寇不敢近城矣

軍門林 云常熟兼江海之防且當長江入海之口備常熟實重 留都也審勢審敵生論盡之矣



常熟縣備寇水陸路考

東通濱渤

其道有一由五斗屯家市東滸白茆港出於南或由屯家市收曾市而至直塘或由支塘而至直塘皆以七浦港出海者皆東路也白茆出海自本縣北方道之正也七浦塘出海乃假道於太倉之間道也

北瀕大江

其道有三由中門直行至福山港而出江者中路也由從許浦等港口以出於江者其東路也又由[illegible]等港口出江者其西路也三者皆道之正非間道也

南距長洲

其道有三見長洲水陸路考

東南抵太倉崑山二境

太倉之道二見太倉水陸路考崑山之道三見崑山水陸路考

西南與無錫為界

其道有二由南[illegible]橋野[illegible]蕩[illegible]大成橋入于九里華市者[illegible]而至無錫之[illegible]路也由[illegible]橋野茭蕩[illegible]南路也二口者皆[illegible]以至無錫之[illegible]者[illegible]之正也非間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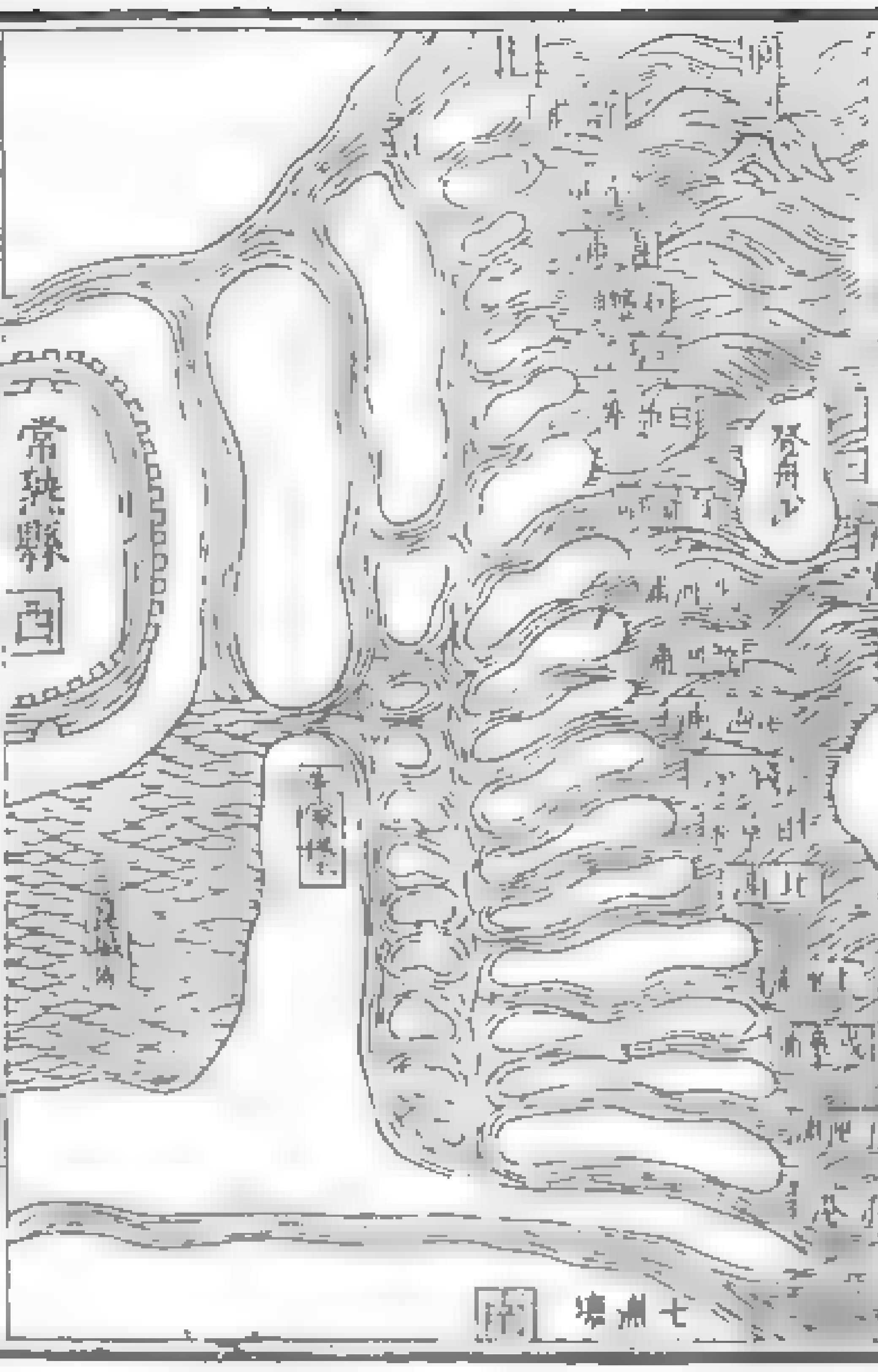
西北與江陰為界

其道有二出山塘涇[illegible]長蕩[illegible]橋[illegible]華市而至江陰之南倉者西南路也由華蕩之橋橋野茭蕩大[illegible]人以至于九里[illegible]從無錫北門[illegible]至於江陰者其[illegible]路也[illegible]大成橋而[illegible]其[illegible]路[illegible]乃人之所[illegible]道[illegible]西路皆迂遠水[illegible]之[illegible]道之[illegible]

右水陸可通之道凡九十有八雖皆常熟之所當防然不能一一而設險也惟摘其中之尤要者建寨柵聯圍營專駐官兵以為守禦之計其餘則惟以游兵行哨奇兵設伏輕兵出襲焉斯可矣共計邑之險要有七曰白茆曰許浦曰福山曰三丈浦曰

梅李曰吳塔曰唐市詳見各圖說於後

白茆險要圖說



白茆港口西距縣治九十里東臨大海洪武初本港原設巡檢司天順初因港面水闊倭船乘東風而上輒抵城下添設官兵立教場操演爲防春之計成化中置營寨官廳敵樓軍房七十餘間後又築市屋集商人壯形勢久而漸湮廢因倭寇復撥衛所官軍及游兵把總廣福耆沙等船水陸防守且建朱家堡於近地較之

國初兵勢十倍矣然寇所從入之路必自東北洋乘輕舸道三沙高家嘴後以至三沙視風汛之順逆以犯福山白茆而犯本港之路則登舟沙其緊要門戶也若過之於登舟之東北賊不能登犯本港矣此又拒寇於上游之策也[illegible]白茆已[illegible]而難入兵可裁革曰不然吳中北出之水皆由本[illegible]其流其衆海隅東偏農夫之苦樂係焉

海隅東鄉賦稅之盈縮係焉必當濬而通之俾民樂生乃遏盜之本也或又以港通則引寇爲慮曰不然使港而通利也寇可入兵獨不可出乎夫水利修則兵食足兵食足則不必加賦於民而軍需常給此兵農兩利之道也今水陸官兵四千餘人坐食港口宜倣古屯田之制防春之暇就用之以興工有警則爲兵無警則爲工奏請於

朝大修水利更召各村貧民給之工食相參而用則在兵也常有王事之勞而無暇爲非在官也常藉諸兵之用不爲徒費豈非一舉兩得之策耶不然吾恐從亂之民樂於倭變勾引接濟豈直徒費而已哉

軍門林　云此言遏白茆上游之寇詳矣吳中北出之水皆由此港入海導而濟之不惟利民實可弭盜其策可施也

白茆水兵議

或問水兵利害何如曰諺不云乎聚兵易散兵難出兵易收兵難聚而能散出而能收斯之謂善將今之水兵皆召募無賴之徒烏合之衆何惑乎用之則不得其力散之則轉而爲盜也如愚見似宜就用土著之兵如在白茆也卽以白茆近地之民充白茆把港之兵仍以白茆大戶之有才力者領之就其貲任俾其事權隆其體貌嚴其賞罰照見在水兵之數而給之工食常以一半在田一半在船分番出哨無事則耕作操練遇警則一皷而集合力而戰夫其生長於此則習知地利而無水土不服之患室家在是則有所顧戀而無退縮逃亡之患首領在是則有所制馭而無跋扈刼奪之患田業在是則人以所衛之財爲捍禦之本而死守力爭豈肯輕以予敵乎世亂則爲兵世治則爲農夫是之謂不聚之聚不散之散夫是之謂卽以其地之民還捄其地之難取之以別處之將領四方不相識之人人情平勞順逆難易何如也其法至簡而至易其理至淺而至顯廟堂建議恐不出此或曰內地險要此法可以行歟曰奚而不可向來團結鄉兵之難行者籍名於官則如負一重役驗差調而不得寧其家防點閘而不得保其田多無名之費而不得樂其生身既團結於官矣官府以其非召募之兵也不給工食而與不團結者例出海防養兵之銀大戶如之何而心服小民如之何而用命乎或又曰小小險要此法固可行矣吳淞江劉家河之類哨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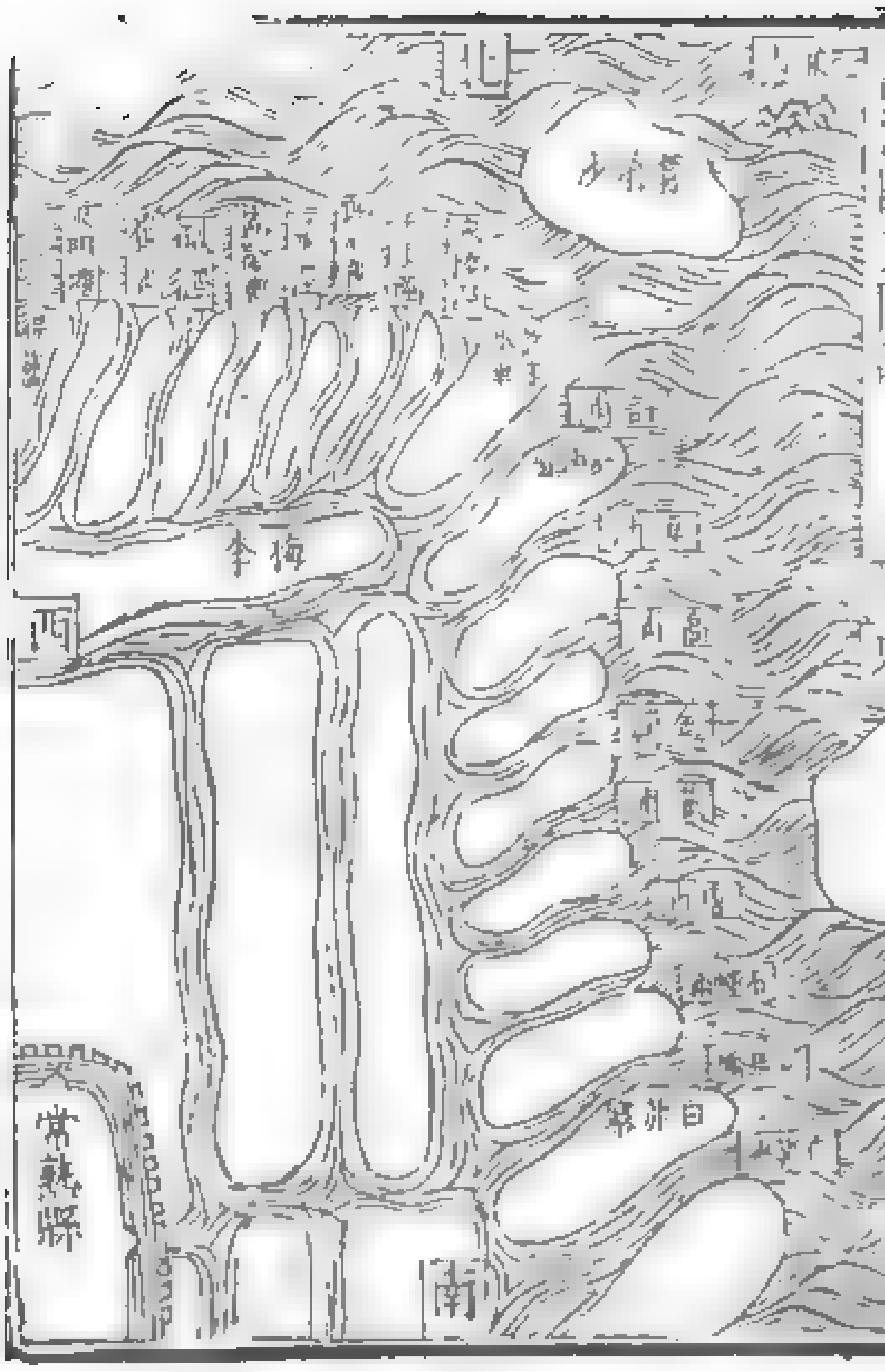
以百計水兵以萬計本地之民曾足以充之乎曰利害之關於一邑者以一邑之力禦之關於一方者以一方之力禦之關於一郡者以一郡之力禦之吳淞劉河七鴉福山之類乃關係一郡之利害倘非可禦以一方之力也然此類有限若以土著之民爲主而用沙民沙船沙兵輔之港口雖有不同而賊舟豈有能入者哉或又曰若而土著民與土著之兵既給工食又蠲其海防養兵之稅不亦過乎曰不然法欲圓活若拘則方而不行矣且如白茆地方該戶若干田若干海防銀若干養兵銀若干卽除其數與該地耆民自計之兵之有田者查其納數與工食相準否乎準則免之無給也亦無徵也否則損之益之兵之無田者見查應出人戶之銀或取而給之或令其對支其有生於本地而不願爲兵者但照常出海防養兵之銀交納耆民而止矣耆民任其勞官府執其權專察耆民徇私役漁之弊夫是之謂以一方之食養一方之兵以一方之兵支一方之患役民而民樂不計勞民而民樂不服不此之務而惟憂食之不足歲則以催科未見其可也

軍門林

云練土著議稅足食足兵之法備矣猶有可言者則巡司之兵也東南巡兵不下數千餘彼盡給有工食也猶皆傍司之積棍承當徇戶既爲多科而此輩實不用命孰如徵銀在官擇勇而役按月而給之爲愈也或曰產鹽之地例當責補鹽課此似矣之不知稍戶每兵編銀十兩兵自取則多至二十五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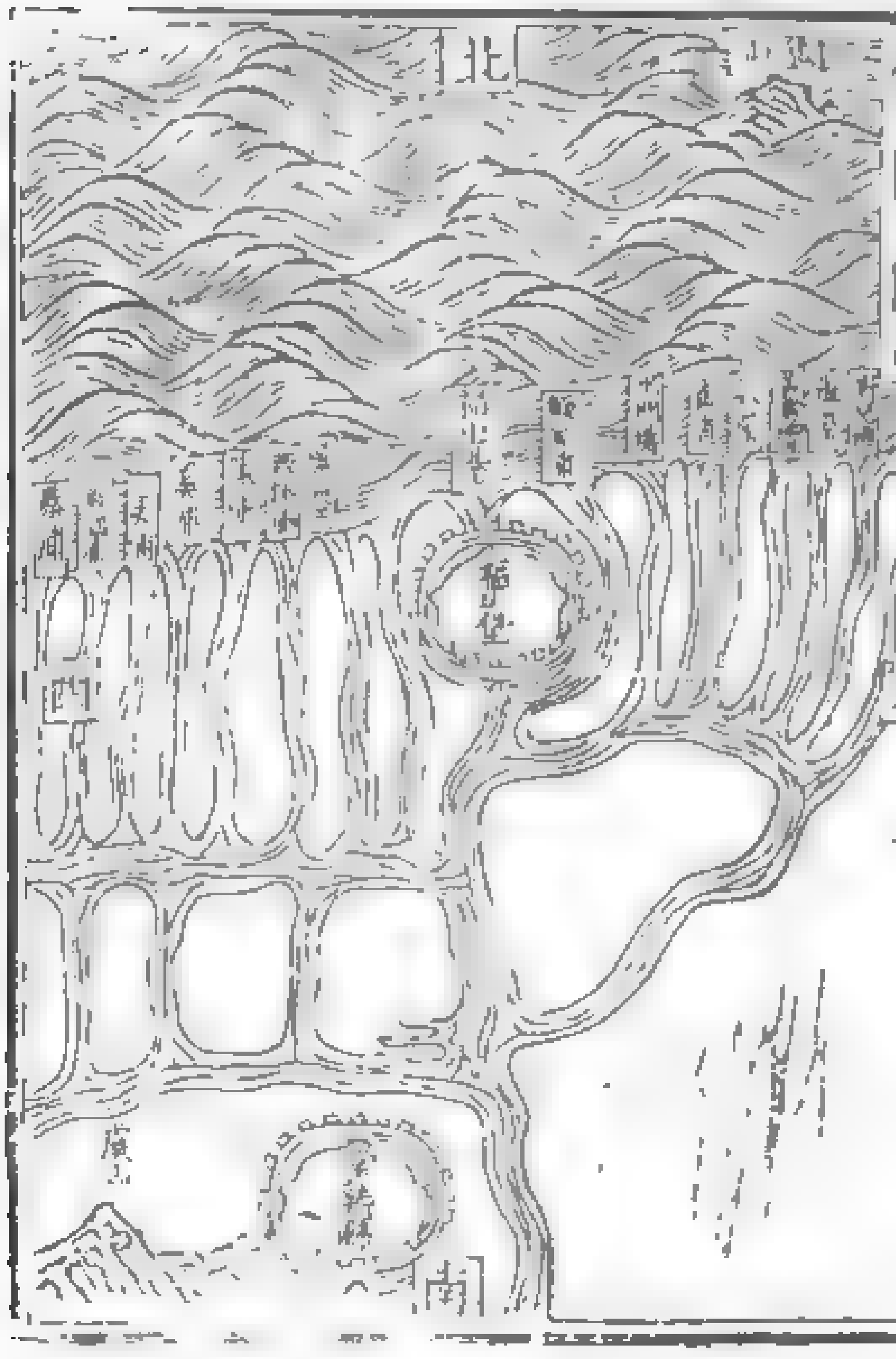
有零矣今令每一兵止銀十七兩以十兩八錢給兵
工食餘六兩四錢充補船鹽之費民稱便而課可充
兩利之術也練兵之法當與練土著同月一合操

許浦險要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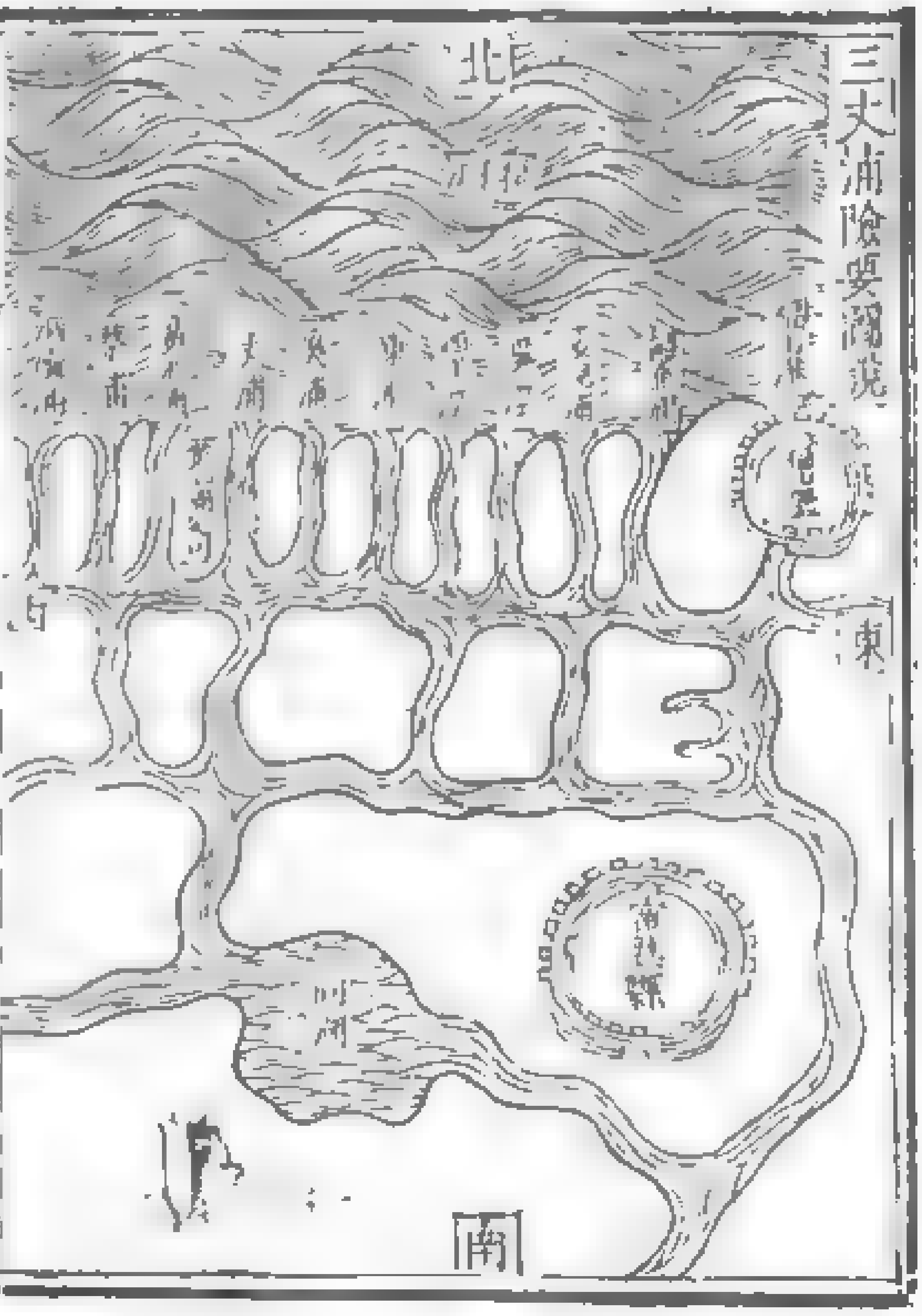
許浦在縣東北七十里即宋之水軍寨也　國初改爲巡
檢司其地東通大海北枕揚子江與白茆等但宋詳
於本港而略於白茆我　朝則反其制何也許浦在宋時
爲大逆故前劉之變韓世忠提兵勤王李寶奏膠西之捷
皆由此入今其壤斗嘴於江存者亦廢而爲田矣近年倭
寇屢從此岸陸行至梅李蕩避白茆福山兵船之阻而乘
我之無備也本港司兵不足以當之寇遂擴行擄掠或直
擣城下今宜設兵船於此防禦而團結鄉兵爲扼險之計
水陸兩利矣

福山險要圖說



福山堡即宋之水軍寨也東通大海北枕揚子江要害甚於白茆蓋常熟爲蘇之北門福山在縣北四十里與通州狼山相望居民可二千餘家海艘江舸多集焉素稱雄鎮是福山又常熟之北門也邇年倭寇每以此爲捷徑其地舊雖設有廵司勢莫能支嘉靖甲寅撫臣建議築堡設把總指揮統水兵在江巡哨府縣官統陸兵在鎮屯守可謂密矣然寇犯本港須自三丈高家縣後以至三沙然後西至本港則三沙之防守尤所當重也此皆目前權宜之術而非經久之規也必須奏分蘇州一所官軍常川住劄如吳淞江事例方爲長策耳又按五代錢氏據江南時創開江營都水使募水卒以通水利號曰撩淺又於港浦要害處置閘啓閉而國賴富强今能修復其制閘可以阻海船之長驅而所募之卒撩淺之日少團練之日多一有不虞官兵鄉兵互相策應兵農兩利之道莫善於此

三丈浦險要圖說



三丈浦在縣西北八十里北通大江迤西二里即黃泗浦也與通州對境販私鹽者絕江流往來舊設巡司在焉黃泗浦土疏善崩堙塞邇年倭寇俱假三丈浦出沒乙卯賊嘗巢之而無錫洞庭之賊皆道此出江參政任環殲賊於此者再賊乃遁去後有司築土壩使不得直擣然而農田病矣萬一賊自通州乘風直擣壩口伊邇楊舍鄰援可望恐難恃也須詰戎兵以防不軌決壩堰以溉農田兩利之策不可一日不講者也

梅李鎮險要圖說

梅李在縣治東北三十六里又東北為許浦東南為白茆西北為福山道里適中之地常熟東北諸水莫大於許浦賊常由此入往年賊首劉鎧自許浦入寇據梅李以為巢進攻縣城而白茆福山諸賊時相約會蓋進易以攻退易以走此常待勝策而我輒為所憊不能先據地利故耳為今之計莫若屯戍官兵於此有警則分番策應常留一半不動賊若來犯我常得以逸待勞之策必不能直抵城下且斷白茆福山諸賊使不得潛通往來尤可以殺賊合蹤之勢也

吳塔巡司險要圖說

吳塔在縣南盡處與長洲縣分界尚湖華蕩居其西北蠡口居其西南其南則為入蘇大道華蕩蠡口皆可通無錫而蠡口尤捷往年賊自無錫而來北入三丈浦賊巢當由此道循洞庭兩山之賊過齊門去者亦此道也蓋當西南二面之衝非直小小險要而已況平時鹽盜出沒無常徒以一巡司轄之弓兵為數幾何而可當此大任耶須特設官兵一枝於此屯戍而弓兵之額比舊倍其名數其俗不可行也

唐市險要圖說

唐市在縣東南　十里南與崑山連壤二縣往來必由之道也賊自南來流突北行此為要衝不可以不備其北雖有朱家堡然去昆承湖口已遠但可備白茆流突之賊殊非為縣城藩籬之意必設官兵一枝於此屯戍與崑山斜堰兵船互為聲援庶可以遏賊之衝而賊不敢北出矣

宦門林　云許浦福山即宋水軍寨設船分所修舊蹟也梅李當許福白茆適中之會賊常據為戍梅李後可以捍蔽諸賊前可以干城生靈設險而先梅李此其特見乎三丈浦通壩之論可與鑿白茆之說並傳

常熟縣倭寇事迹

嘉靖三十二年

正月賊入福山港知縣王鈇帥官兵禦之

十六日賊船六隻從東海而來入福山港登岸刼掠至覆山灣而還十七日復自吳橋至劉善薩堂焚刼烟熖不絕十八日鈇先遣書民徐泰等潛歸刼營十九日親率扎蕩李宗昭家丁兵勇與賊戰於尚墅賊大敗走宗昭家丁李安戰歿於陣主簿馬希簡復追賊於中途擊之遣長洲縣丞林鈇承府檄率兵來援夕道追逐二十一日賊棄二舟走

三十三年

四月賊酋劉鑑入白茆港據梅李為巢

先是福山三丈浦許浦金涇唐浦凡呂江港口戍舟充斥官兵屢於奔蠻收聚城下十五日鑑以巨舟七隻直入白茆十八日進掠梅李諸村鎮無不歷者

賊攻縣城

鑑欲攻縣城先遣其徒爲克乞丐以覘虛實官兵擒之因而戒嚴二十二日鑑自梅李進攻大東門值任兵備在野與知縣王鈇土兵衆之賊敗而去天晚恐賊有伏我兵不敢追但屯城叢備不虞夜偏下二十刻賊果至見官兵大驚而走二十四日鑑復攻大東門艘而攻小東門夜鎮而攻北旱門與北水門鈇昔防設所至敵而節之賊死矢石者甚衆二十六日鑑復合福山之賊分門攻圍日夜鏖戰不絕

三十四年

四月賊入福山港犯縣城

十二日江北張涇之賊至福山擄書民船二十餘十三日賊船至者凡衆官兵不能支皆散走十四日賊薄攀城流矢斃其劇首二人遂去

兵備任公環大敗三丈浦之賊

先是賊屯三丈浦勢甚猖獗且易官軍不為備任公新署主客官兵以進保靖兵素號勇為賊所忌公命應襲彭守忠為中哨易衣幟賊不知也太倉耆民為右翼知縣王鈇為左翼公躬擐甲胄勞軍軍皆踴躍進攻賊大敗逐北至吳淞斬首一百三十五級獲其舟二十有七而我不損一人自用兵以來陸戰全捷

未有若此

五月知縣王鈇致仕參政錢泮禦賊於上塘港口死之十三日賊首楊二率賊千餘自崑山縣石牌頭入縣境不焚掠淮擄鄉民以張聲勢歷虜市啄家犬梅李福山欲擄船出江不得土屯於木港二十二日陸涇敗去之賊分爲二支一出崑山一由陽城湖至縣境賊之任崑山者又分爲三支一由黃倉涇一由新塘一由平庄同至得境皆屯三丈浦城合時三丈浦之賊既敗於任公勢已孤弱得福山等諸賊遶復狙纜鈇與泮誓敢成之二十四日統兵船追賊於上塘港口賊伏不動借今其徒候備避賊無民來輔爲援賊度其已入陣中遂起圍省軍前後夾擊大潰敗與泮皆被殺

六月任公環復大敗三丈浦之賊賊既殺鈇聲勢愈熾結太湖之賊又與之合恣肆掠無忌初六日任公督民壯王如璋李沙與民兵攻之賊復大敗奔虜擒公爲擒命官人望風卸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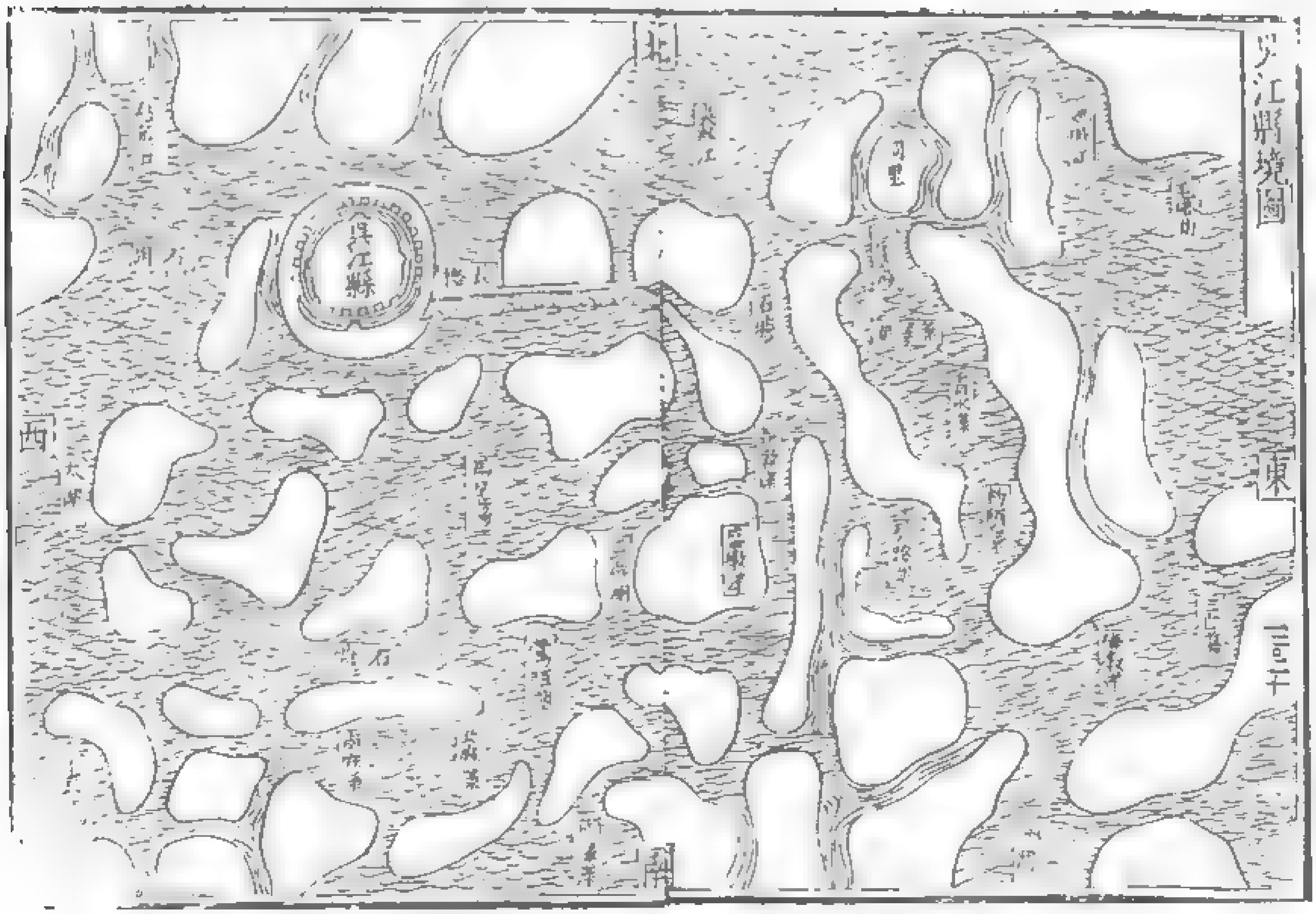
賊離三丈浦太倉州知州熊桴把總劉堂追擊敗之時賊爲任公所敗乃謀去三十三日從柴港口出至登舟步比年與把總楊尚英州判張大倫圍而攻之賊死無算桴斬一百二十有奇把總劉堂又邀擊於吳淞江口擒其酋急速如郊斬賊首二百六十級

七月江陰流賊入境初三日金涇港許南共侵掠八百餘人合掠周家市初九日江陰賊流至許浦與前賊合轄十四日把總追去

三十五年

四月賊掠沿江村市初九日賊舟二十一隻自通州入福山港四散流劫楊巷方橋王巷花庄西至楊舍一帶地方無不被害而福山之賊尤甚

軍門林　云王鈇原不曉兵賊兵方合而潛蹤不露襲我之蹟成矣鈇竟墮之其死可嘉其智不足稱也任兵憲環三丈浦之捷邑賴以全此其智勇兼之乎



吳江縣總論

吳江界於蘇嘉二郡之間乃運道之要衝吳越之咽喉也天下有變兵自北而南自南而北胥經乎此勢所必爭且其地西枕太湖通吳興宜興東濱同里諸湖通松江吳淞江口四通八達無適而非顯盜之藪無適而非敵鬬之場腹內諸邑茲其最難守禦者故　國初設巡檢司各邑皆不過二三而吳江獨至於八其意可稽已所轄五百六十二里皆水限隔匪舟弗行民善於水戰村舫漁艇一呼而集動以千計諜進追賊其駛如飛風帆不及也往年倭寇至吳所憚者惟君屬八戰八捷（曰青陽港曰簸田口曰石泉曰黃湖曰唐湖口曰太湖口木瀆曰分湖）所可憾者貪餌縱賊每每以是脫去操捨誅宥之權不在有司而在水兵之掌握策斯下矣

本縣城池

（元末張士誠所建甃卑難守嘉靖三十三年倭夷入寇知縣楊芷勸士民捐資聘寺丞吳洨等重築之視舊高厚各增三尺三十六年知縣曹一麟復陶甓覆其面由是城益固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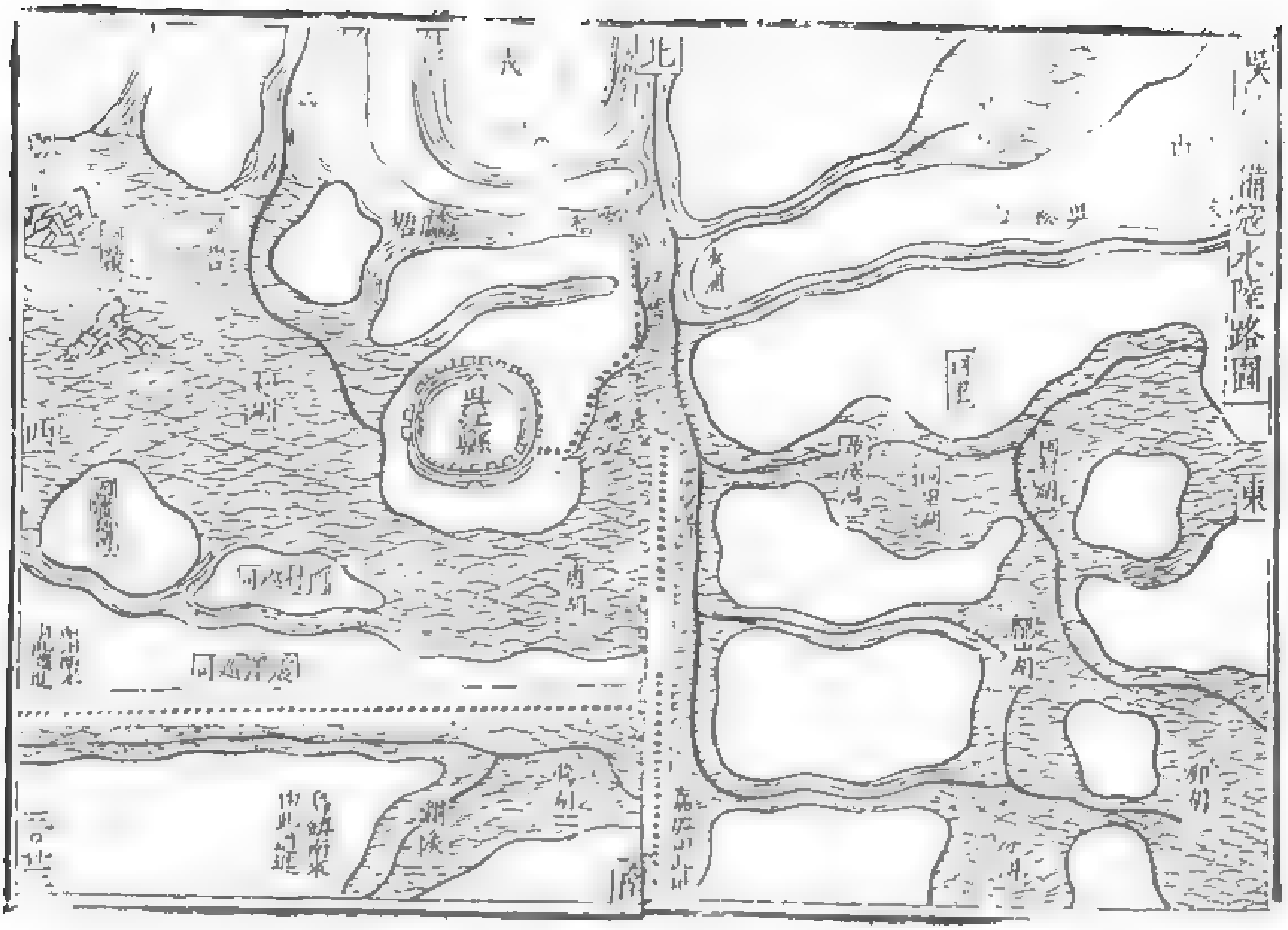
城（週廻五里二十七步高二丈一尺厚一丈八尺）池（深數尺濶數尺）月城（九座）四門（旱門六水門三）敵樓（二座）敵臺（二十六座）鋪舍（四十座）雉堞（二千二百二十二垜）

羊馬墻（一千八十四丈五尺）

按吳江之民素尚儲粟家無巨細皆有數月之糧且城中多富貴之家人炯蓊鬱心力齊備設有警急守禦何有但水澤所鍾城小可灌須以水兵船四郊堵截力捍而禦防之勿容寇逼城下可也

軍門林　云吳江土著之兵精于水戰則灘城之說可無慮已卽有危迫置兵父母妻子於城中一使無

內顧之憂一寓牽制之意使盡其死命卽所患在貪餌縱賊也下令有此必誅蔑不勝矣



吳江縣備寇水陸路考

東距華亭

其道有二由厰敦黎里庄金澤而續出澱湖泖
之南者其南路也由同里湖或夾浦港東北行至泖
覊入澱湖三泖者其北也二
者皆水路也皆謂之閶也

南抵嘉興

其道有三由舊縣前南堰平望至江涇而至嘉興
之北門者乃驛路也所謂浙河是也萬一道擲湖由
同里烈里東南行可以至嘉興之東門或由嘲溪
二那西之西南而行可至嘉興之西門二者皆
水路也驛路正道
也水路乃閶道也

西枕大湖

其出湖之口有三西北曰擲谿西南曰簡村其一則
西湧也三口相去不遠每手相聞烽火相望若設寸
兵船戍犄角協力
溝則湖寇自不能犯

北抵吳縣

其道有三見吳
縣水陸路考

東北與長洲為界

其道一見長
洲水陸路考

東南與嘉善為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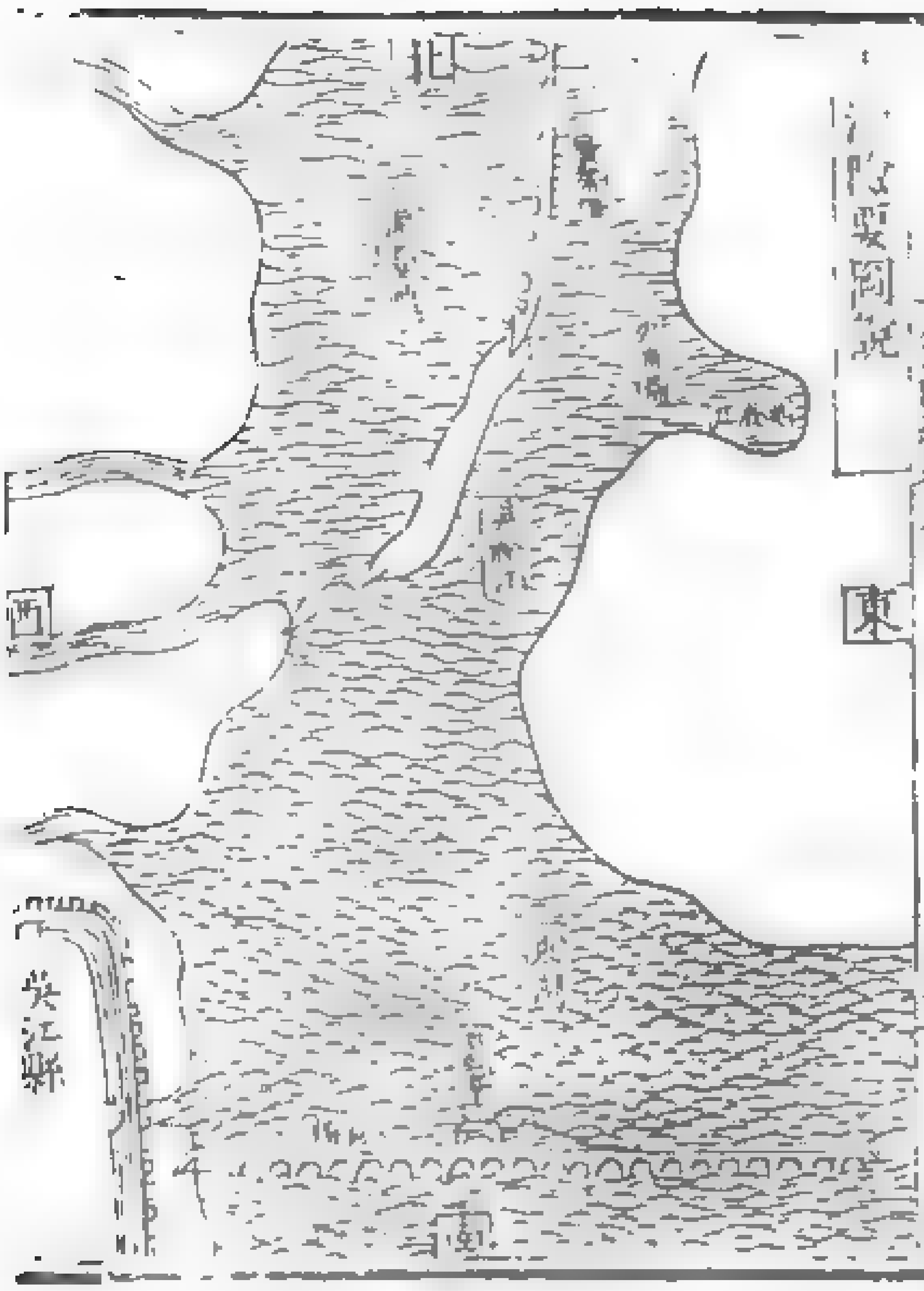
其道亦二由王江涇之南而東行以抵嘉善縣治者
其北路也由同里黎里東南行而達于嘉善者其
東路也南路正道
也東路乃閶道也

西南與湖州為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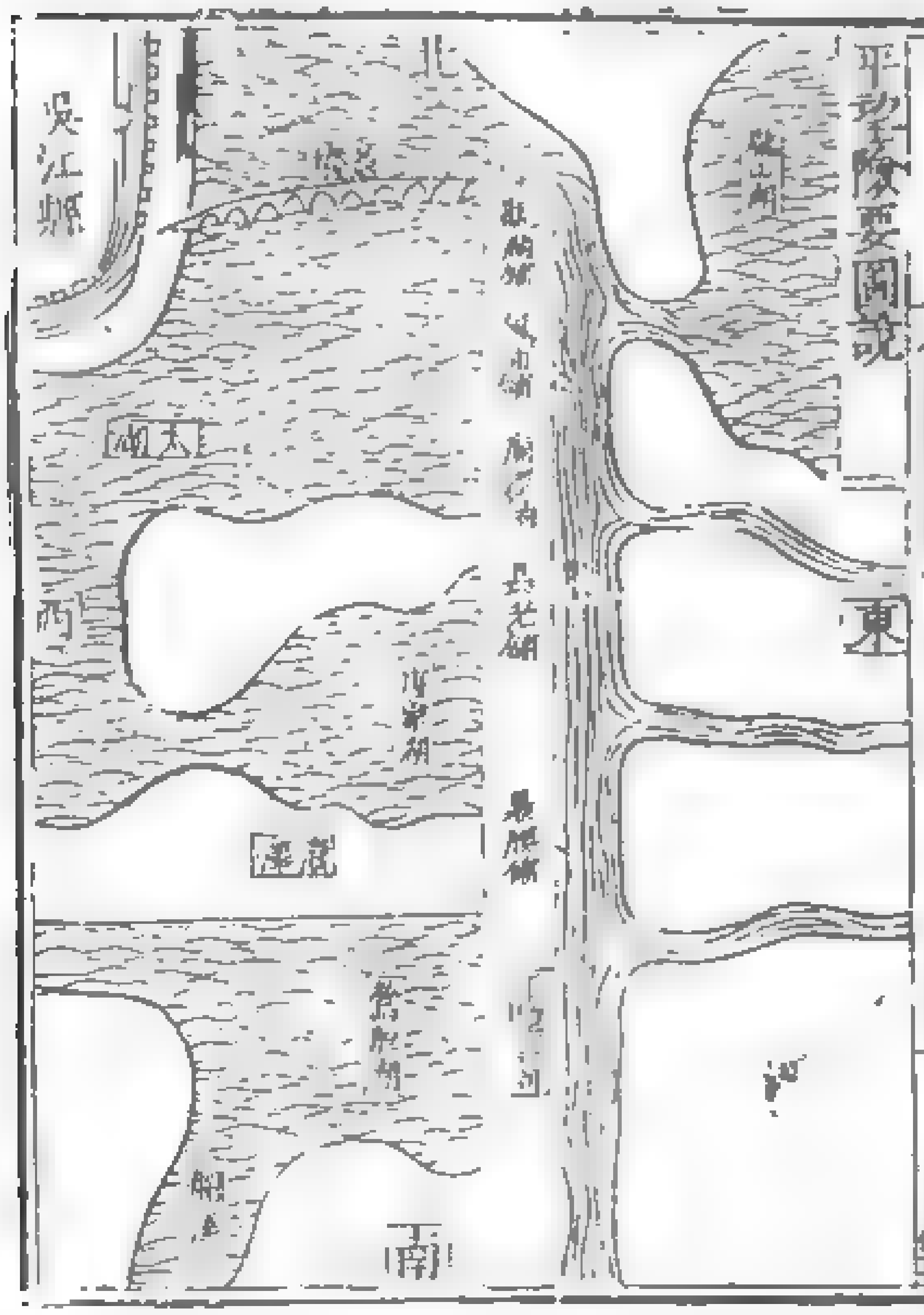
其道有二由平望西行歷震澤烏鎮而至湖州之烏
程者其南路也乃驛路也道之正者也出大浦口
何一帆至湖州之歸安為長興者其
西路也乃水路也道之閶者也

右水陸可通之道九十有六興皆吳江之所當方
然不能一一而設險也惟摘其中之尤要者
栅把團營專駐官兵以為守禦之計其餘不

游兵行哨奇兵設伏輕兵出擊斯可矣吳邑之險要有八曰夾浦曰平望曰鮎魚口曰简村曰同里曰汾湖曰㶏溪曰震澤詳見各圖說於後



夾浦在縣治北一十里乃吳淞江之上源也太湖之委流也東行二百六十里至吳淞所入海賊若自吳淞江而來南犯吳江北犯長洲此爲分蹤要衝或寇入太湖欲東出海而由鮎魚口瓜涇港以來亦自夾浦橋出乃往來必經之道也況爲運河關隘賊若據此則本縣與郡城聲援不相接矣故必設守於此而後可或曰守夾浦孰與守陳湖曰陳湖遠在東北汝浸無統此地湖水東出洶湧深闊賊艤舟橫渡水兵夾攻豈能直達乎若夾浦不守則長驅而下難於控制乙卯石湖之患可鑒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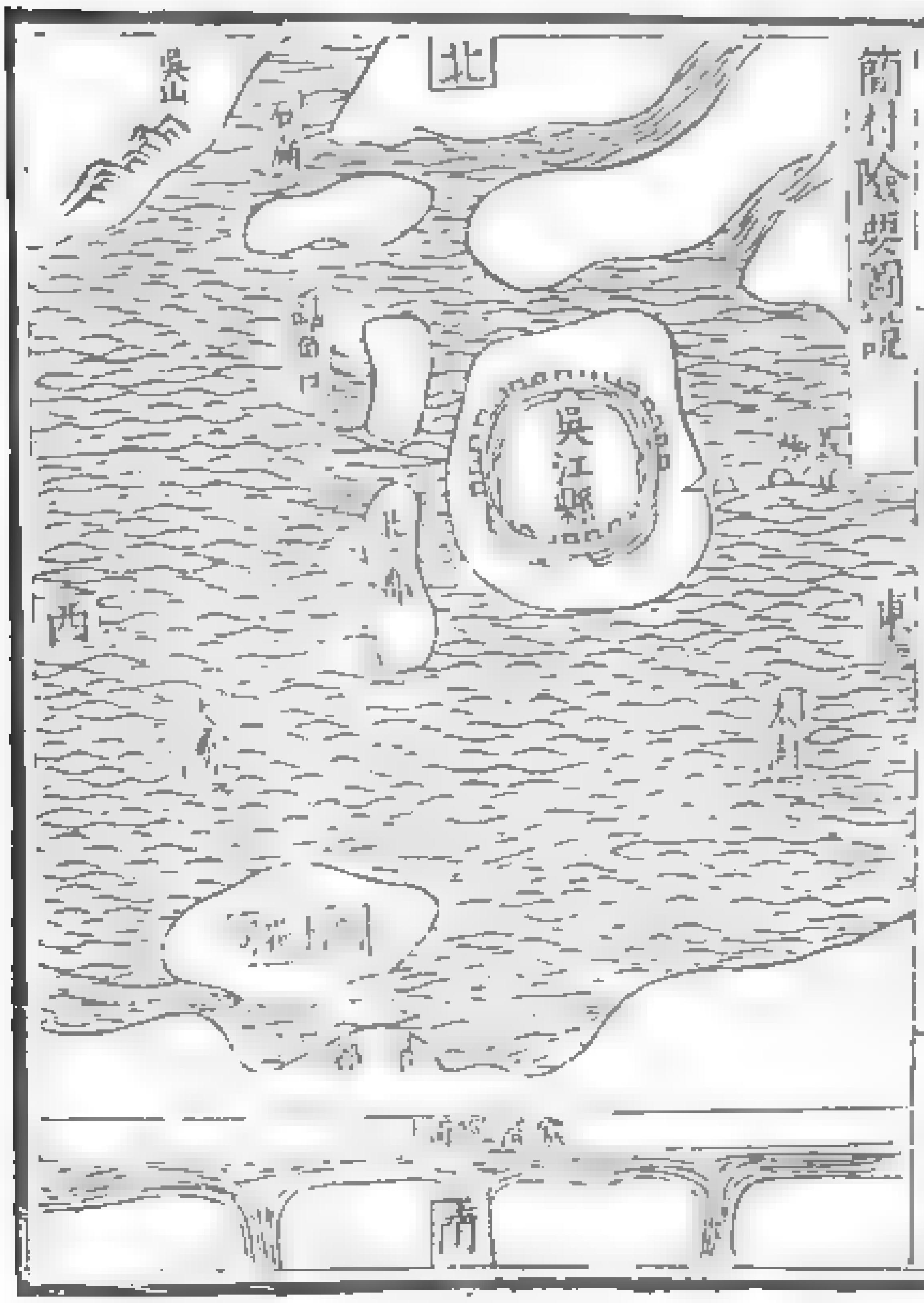


平望在縣治南五十里乃浙直之咽喉也松陵以南險要無踰於此宋元以前或置寨或團結偽吳張士誠嘗築城於此犂固縣城極爲有見今之議者但謂宜守勝墩不知平望實控制嘉湖二路若棄而不守使賊得爲駐足之地闖入腹中我兵列屯置守又在於外非計也故必修復舊城屯重兵以扼賊衝更設兵於勝墩以爲聲援庶賊不敢深入耳或引唐湖之捷以證勝墩之當重不知唐湖雖險東西支路甚深難於隄防向來細民恡於用財有司阻於浮議故謂城不可復非確見也

鮎魚口險要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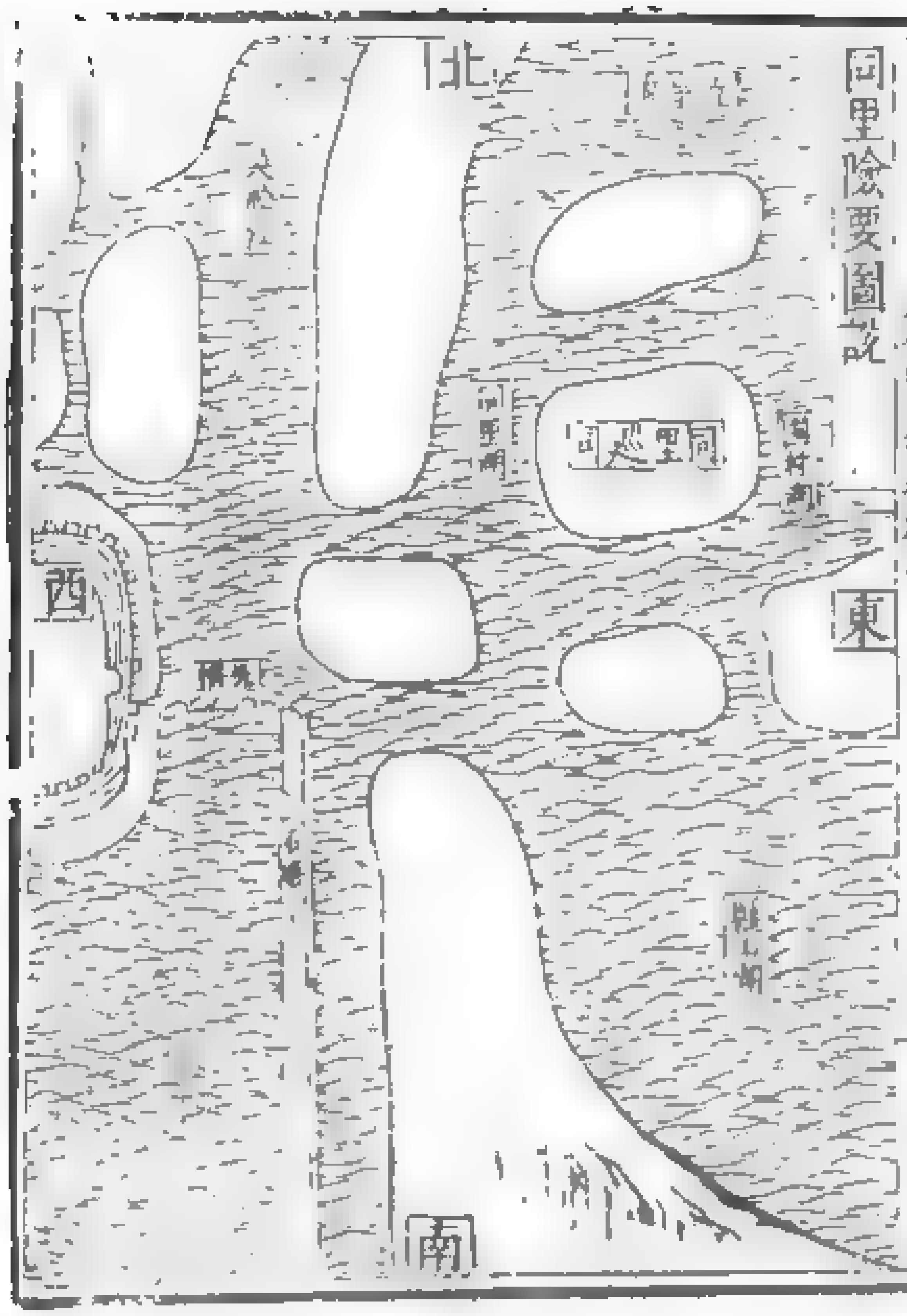
鮎魚口在太湖之北距縣治十八里南受太湖北流匯爲蟠塘又北過五龍橋入吳縣界爲盤門運河爲古塘口入長洲縣界爲澹臺湖與運河合賊若自郡城走吳江必自五龍橋出蟠塘或從太湖或從古塘而鮎魚口乃必由之道也須設水兵於此與吳縣之五龍橋本縣之北浦寄兵聯互爲策應則舟師之長技捷于倭寇百倍賊必不敢入泖而犯縣治矣

簡村險要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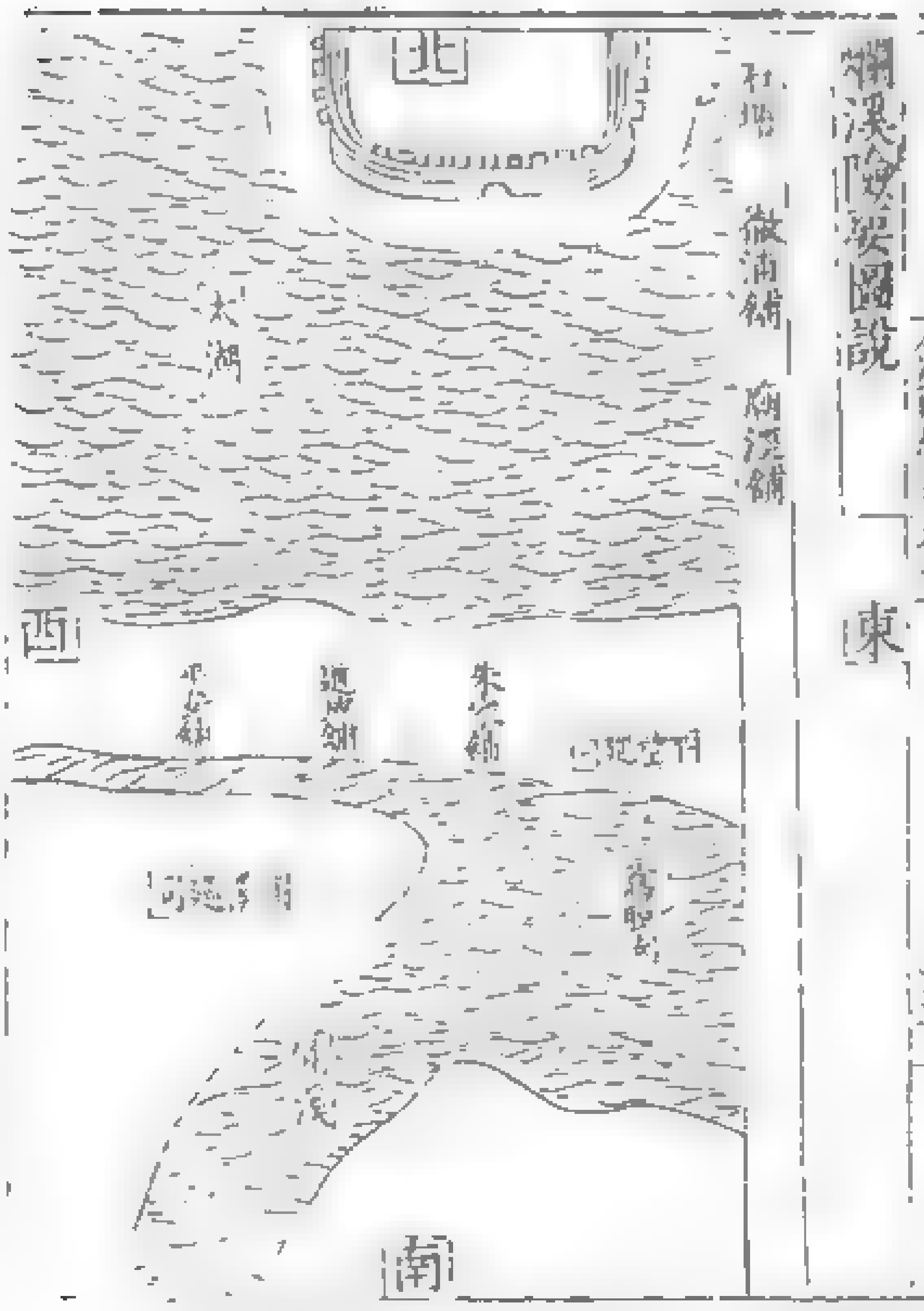
簡村在縣西南數里濱於太湖太湖之南有簡村巡檢司縣之一都二都四都十九都皆隸焉北至鮎魚口南至震澤鎮西郊之外迤北湖面亦其所轄縣本濱湖汪洋三萬六千頃何所抵極萬一倭寇得入其為縣城之害不淺矣須議設兵於此南與巡司相為聲援北與柳胥西郊水兵相為犄角是固保松陵之要策也

同里險要圖說



汾湖在縣治東南六十里界浙直之間東通三泖西接勝墩水澤所鍾號為難控雖有巡司轄之然半屬嘉興禦南方之鹽盜已云煩劇況東出章練塘西通泖湖倭寇若自松江而來此實一大道也巡司力薄何能禦之宜設官兵屯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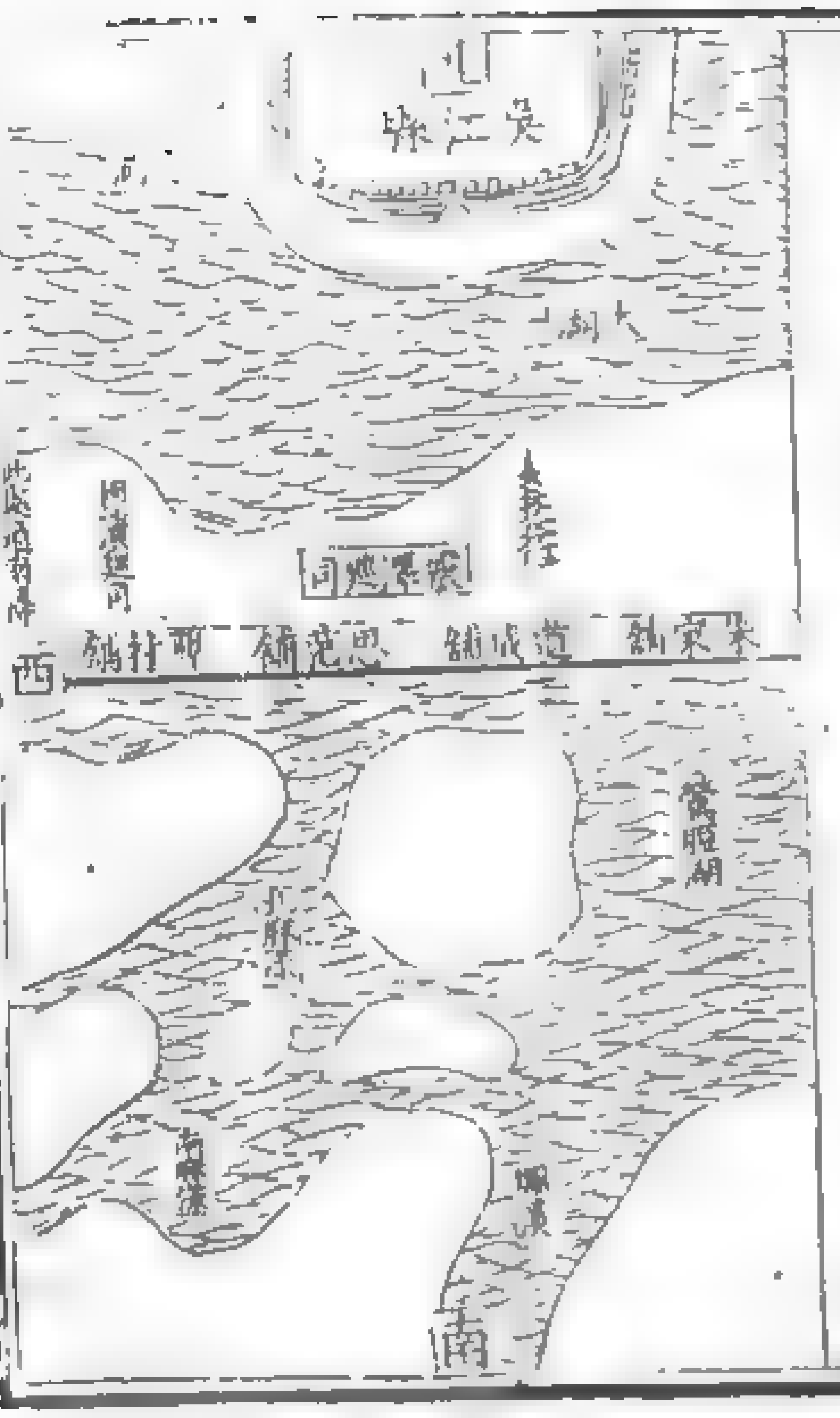
爛溪險要圖說



爛溪在縣西南十八里北連鶯脰湖爲蘇嘉湖三府之界諸水之所會也其地頗類汾湖而受害過之蓋烏鎮爲湖州望鎮賊所歆慕而爛溪之南實抵鎮之北捆故甲寅之亂倭寇屢進屢退於此若於無兵任其擄掠舊設巡司於此

國初移置嚴墓村控禦長策失之久矣必須修復而更設官兵以守之可也

爛溪險要圖說



吳江水兵議

七縣水兵惟吳江爲最乃倭奴之所深畏也近年官府不分功能高下混給工食以致吳江者亦不堪用蓋吳江西而阻水西枕太湖使船本其所長嘉靖三十三年初報在官皆精悍捷給之徒大舟用二十五人小舟用三四人篙手與搖櫓盪槳者首尾相應行使如飛遇賊舟之大者則以小船誘渡其人而傾覆之遇賊小舟則以十四五篙手齊擊而沉之賊人遠來不過奪船深入而已船之輕捷不如也不過驅土民撐駕而已人之齊截不如也其始也水鄉大戶親統率之其後因差人統領尅工食奪功次其正有名之兵不樂於用所用者皆次身無用之窮民其弊至於行劫而吳江水兵遂爲官府所惡一切裁革矣曾聞吳江人云水兵隊長總出盛二盛六之下其次爲董介淩雲亦合縣水兵之所推服蓋家業既饒武藝又精故也今誠得若而人委以選水兵之寄就令總領則船隻器械俱不必官給之而鄉閭上等之兵無不踴躍而出矣攻守何患於無功乎

吳江縣倭患事迹

嘉靖三十三年

四月賊突至夾浦官兵擊走之

先是吳江知縣楊芷遣飛艦邏賊於吳淞江上存是月十二日賊自崑山吊吳淞江至夾浦兵船逃之戰於吳淞斬首十八級生擒一舊賊屯吳淞兵走崑山時賊入寇已數月莫敢對陣此捷後吳人始有鬬志

五月賊犯平望知縣楊芷率兵却之

賊學之二十二人由烏鎮突入濮院至平望試兵觀邑欲攻城二十八日會堤大賊具營備弄因戶至邑兵鬨之要賊夜大聚爾伏兵賊衆聞寺州兵以進魯兵其營芳射器禦營兵付於兵禦取得賊之師夾擊賊兒芳督出擊之兵刺傷有斬首復賊自救江水至東南兵舉之舉舟勇兵鋒之師與薪兵會擊進兵賊力殺里二十里許村並率兵架之與薪斬二十八人故王江涇擒斬二十八人

六月芷拒賊於石湖勝之

十一日賊掠郡城將歸柘林濯東北兵阻乃出石湖詣吳江芷率舟師內攻陷港戰勝湖中捕溺賊列合

芷以鈔瑞擒之盡首十六級賊擁登火燒橋四望芷以賊衆我家恐夜襲城十騎入探明日賊由支河竭夾浦進逼家戮蹂城工匠入兵探日賊度不能攻乃燒會館數城會增萊城工匠十四日賊至平望所過焚掠以僧兵數連擄民則而去之斬首六級

十二月賊再掠平望

柘林賊也擄掠而去

三十四年

正月賊復至平望官兵禦之遁歸柘林

是月也賊陷崇德掠五百餘舟歷南潯抄墅至平望六里橋十九日也兵備任公沙兵將擊芷並擊之之皆戰力者兵被害及溺死者甚眾任公命賊至及爭人勇敢大半分兵伏於橋之東西夾中賊至伏兵起賊擒戰欲遁水兵乘擊之斬首十五級飛砲擊賊二十餘人所掠財實亡失殆盡斬首十五級雨裂城陸亦畏賊棄舟登城遠朱家橋據登數以城隍之又聞賊恐賊棄舟敗城遠朱家橋擄盛數以避賊焚於兩岸燒船殺人賊遂宵遁

四月柘林賊犯縣境巡按御史□□□上遣兵禦於勝墩

二十六日賊復從嘉興至唐家湖胡水澗勇賊不能度芷率兵北岸阻戰賊奔平望舉舟橫度芷令水者鑿其舟而自屯兵賊盛斷其舉舟布釘板於水兵賊不敢渡而會兵府調兵宣慰彭蓋臣彭翼南率兵二千來援以兵會大賊副使彭宗舜以兵至江南林千總來至平望擊兵王江涇工部侍郎趙復進至平望盡臣兵至大夫振賊退王江涇役轉戰至家寧齊十與諸兵來擊之斬首之名口勝是官家三奏野報捷所掠口腹財物也所在清野奏捷六

六月賊至平望官兵攻却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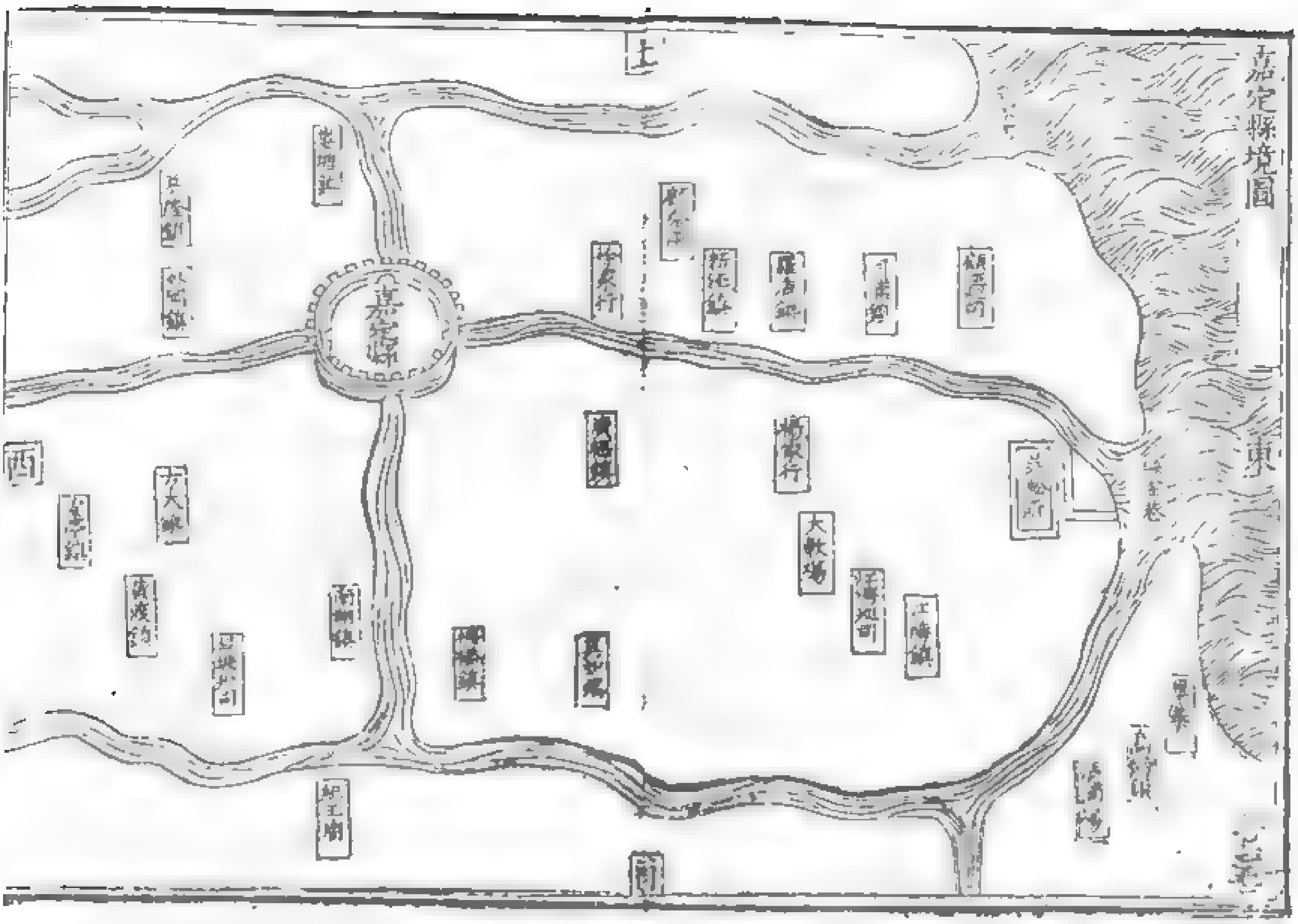
是月初七日賊在杭州嘉興乃北從烏鎮經平望總督都御史周公乃北從大烏鎮撃之賊大敗於是平望兵周公如斗率兵禦之遂告捷賊兵前來以北賊接戰之斬於江總督軍門胡公宗憲拔賊勝兵來援賊之夜渡江王江涇遠去

三十五年

七月賊掠吳江東南諸鎮

零賊五六十人突至黎里蘆墟南周莊同里焚掠至平望而去

軍門林云按三年內賊凡八入寇卒不得志則清野之效也以飽待飢群策畢舉賊雖横將焉乘之惟沙兵一騎至今令人於邑為將者慎毋幾事不密哉



嘉定縣總論

嘉定在府城東南一百四十里東濱於海南據吳淞江北枕劉家河誠三面受敵之地也倭船之來也大海渺茫難於收泊以寶山爲表識故蘇之寇患惟嘉定受之

國初海防舊規原設吳淞江千戶所與江東早寨各有城堡官軍相爲犄角邇年倭寇猖獗權以總兵官鎮守所城早寨則撥軍戍守似爲有備但事寧之日恐不免於裁革非久計也如愚見莫若塱所爲衛添設一衛軍額以一把總指揮有才力者常川領之壁寨爲所添設一所軍額以一千戶有才力者常川領之或就於太鎮二衛中

奏遷一衛於吳淞所止留一衛在州實其軍伍足其芻糧時其訓練如李抱眞教澤潞兵稱雄天下豈非東海一長城哉不寧惟是沿海一帶江西自吳淞江抵太倉界三十五里江東自老鸛嘴抵上海界三十五里隨處可登長驅而入知縣楊旦嘗議以每五里立一營寨每寨闢一教場精選土兵百人統以耆民四人訓而練之擾而馴之通計土兵一千三百人遇警則併力夾攻首尾相應實常山長蛇之勢也識者韙之使後之人善守而不變賊豈能登岸哉嘉定無患則不惟遏寇上游腹內諸縣受庇多矣太倉華上海濱設險亦將效之是又爲隣邑師也或曰海壖烽堠密矣奚以寨爲曰守墩兵寡僅可傳報不能戰也設寨兵則二十里常有精兵四百人可以追勦可以應援矣或又曰使賊衆而我寡如之何曰賊衆若至千人則總兵與早寨將官各提兵攻之矣況江灣雞店皆有團營豈專恃

此寨兵四百而已乎諺云千軍一陣不如百卒三支謂其可以合可以分更番而迭進也其見長矣

本縣城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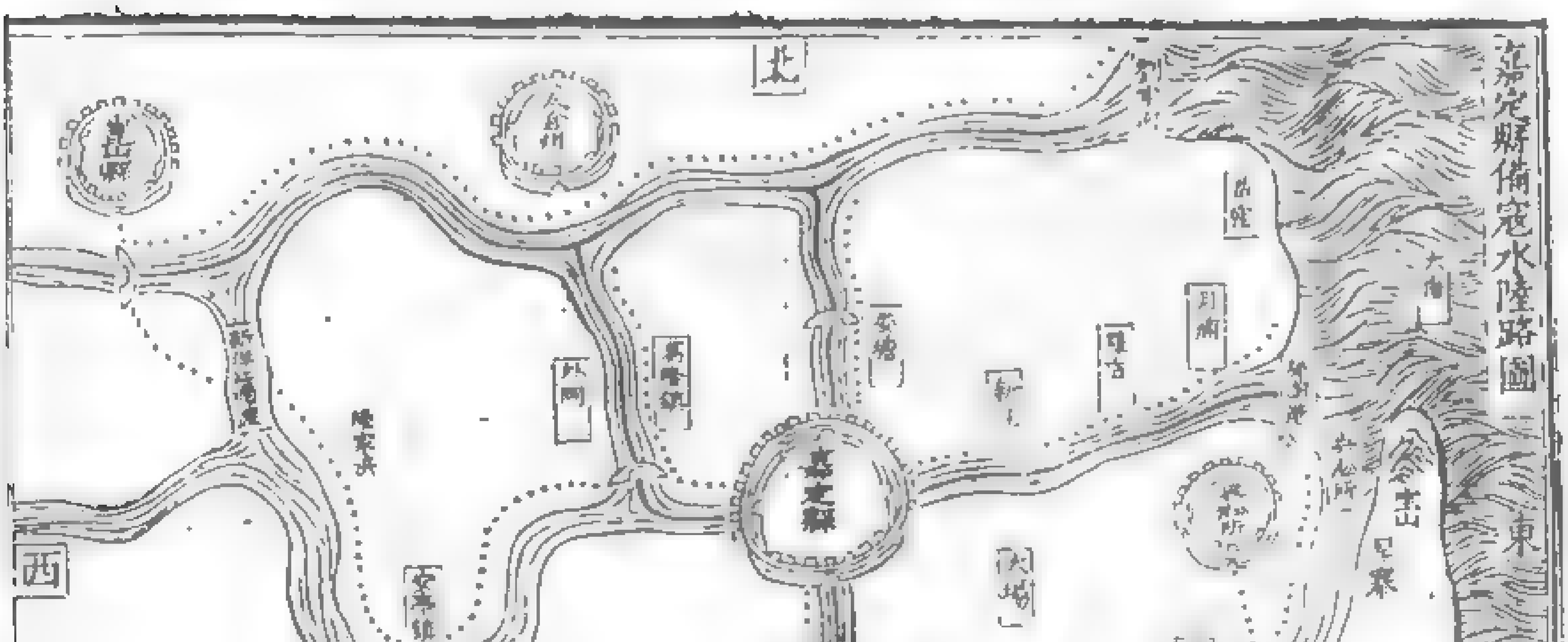
舊序無城不過学周土垣而已嘉靖三十三年倭夷入寇知縣萬思謙始覺之未完而以憂去楊知縣旦繼之次第綜畫險年而功成方其築時賊意窺可直搗數聿候發二載之間僅竣凡五十餘廣盡爾可不柔害備偵伴益與上海之城並舉而士民協心得元我貴且堅完過之此然為諸邑冠君子以為難

城週圍二千一百六十六丈高二丈六尺基廣五丈面三丈池深一丈廣一丈門旱門六水門二

敵臺一十六座窩鋪三十四區雉堞二千三百六十九垛

按蘇郡諸邑此城為最蓋城身寬闊居民自益小房於上誠不守之守也且內外金湯猶有品坑可保無虞

軍門林 云按嘉定不但密邇寶山常受寇患邑稱虎美速諸屬村鎮悉指爬疏爲寇所垂涎舊矣若食饒者取其足食其益則將彼其效矣此邑城之所以常枚兵也



嘉定縣備寇水陸路考

東瀕大海

其道有五由縣東陸路方月浦吳淞所而至海者其中路也由江東屯臨寶山李家堰一帶皆可以至於海者其南路也由東北境牛角尖太倉界至海者其北路也□□者□陸行之道也由黃浦東出吳淞江者□□入於海或由吳淞劉河通均之處東出黃窑塘入□□者外謂之中路皆水行之道也此惟牛□入□□□□□也

西距崑山

其道有三由外岡葛隆鎮歷太倉而至崑山之東門者其北路也由鵝浦鎮達安亭南不盡而北者其中路也由□安亭車墩而至崑山之東南門者其南路也北路正道也中路南路皆間道也

南接松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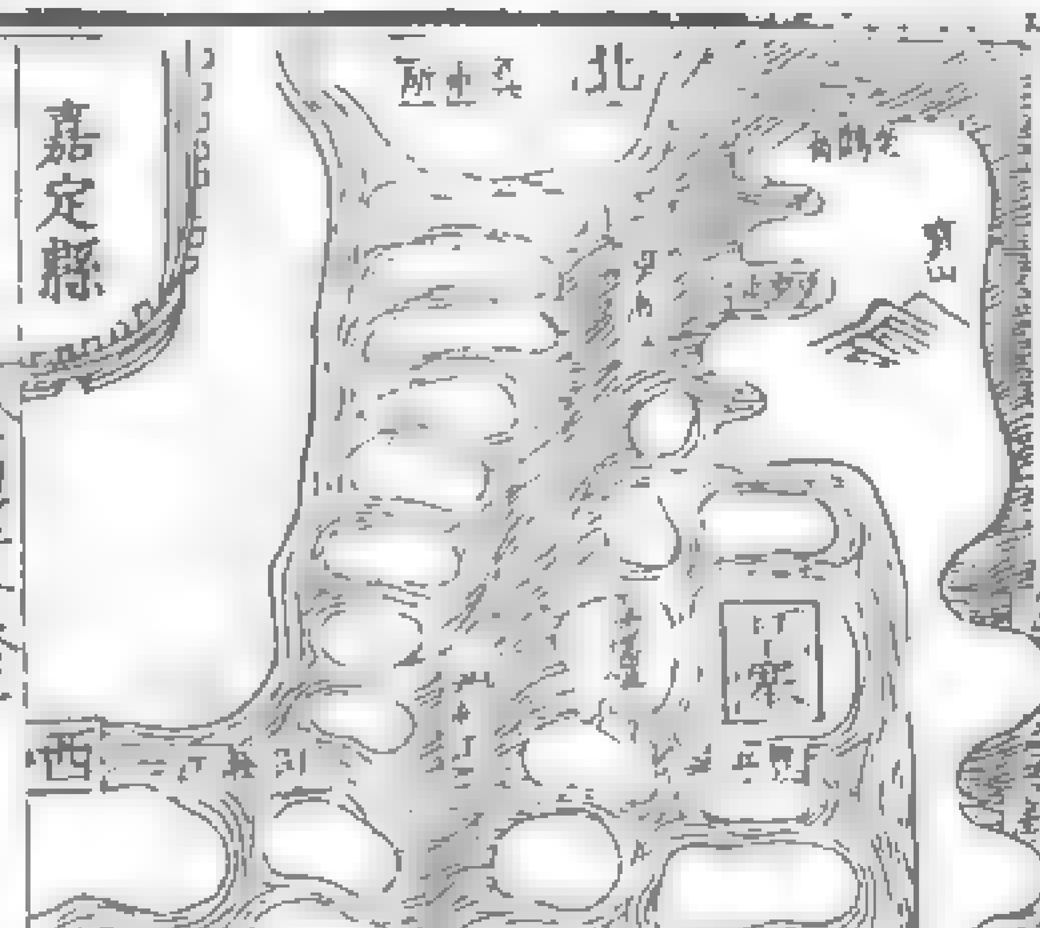
其道有四由安亭唐行以至華亭之北門或由黃渡諸翟能以至上海之西門者皆西南路也由南翔楊木陸俱可至上海之北門或由江灣入黃浦而至上海之東門者皆東南路也內惟南翔爲正道其餘皆間道也

北抵太倉

其道有三見太倉險要

右水陸可通之道凡十有五雖皆兵防之所當知然不能一一而設備也惟擇其中之險要者建寨栅紮屯營專駐官兵以爲守禦之計其餘亦惟以游兵行哨奇兵設伏輕兵出襲焉斯可矣共計邑之險要有八曰江東旱寨曰吳淞所曰黃窑曰羅店曰江灣曰葉塘曰外岡鎮曰南翔詳見各圖說于後

江東旱寨險要圖說



江東旱寨二一在寶山一在高橋鎮皆國初設兵以備倭者也今廢久矣無人議及此者豈以青南當其前吳淞擁其後而寨兵單弱不足以當利害故耶然不知江東地饒民殷而守江守浦兵船俱在內地青南川沙柘林諸堡皆可過賊於南吳淞兵船徒可退賊於北若賊至而南北阻截不能登犯其勢必趨於此蟠據爲巢糈糧於我內地紛擾此其厲階也甲寅乙卯徐海屯柘林而令葉明屯此與新塲陳東合爲三窟勢如長蛇卒難殄滅由我自失地利故也今二地之中有界浜焉乃嘉上之鴻溝也宜令蘇松併築一城設兵屯戍一如常鎮益河寨例有警則二地之民携家以入輜重在是子女在是民將僇力死守寇自無糧可資益堅壁清野之長策也二寨雖

廢庸何傷乎
軍門林　云按國初備倭之設有深意焉承平廢弛故習相沿不知此地南通蘇壤北接松江有地利而不守遺寇窟以與敵非計之得也噫非長吏廉明撫膺時事者孰與籌之

因港口為巡船所扼舟不可出又望東開二三里直穿海岸舟與海通當小汛水涸則塞港兩頭而畜水養舟大汛水益則兩頭盡開而撥舟出海斯時也巡船止宜堵截於內江港口而東海新開之處縱之使出則不俟驅逐而賊自去矣倭賊至海然後以兵擊之賊恒於水戰而銃砲之類又我兵所長豈有不勝者乎况賊新擄內河民船輜貨裝滿不勝其重一遇兵擊必至覆沒而乃區區阻遏之於內地豈非計之失哉所謂未善有如此者不寧惟是老鸛嘴南有地名李家堰者西抵江東抵海相距僅二里許其咽喉之地一水界斷南北築二堰以通往來宜以土人知地里者深夜潛開此堰使賊不得越水而南更得精兵三千嚴守此地勿容賊得填洪但我兵屯此則上海七團八

團之賊恐來應援腹背受敵非計也又須得精兵三千屯於大平寺等處以遏上海之援則李家堰兵可以專力於老鸛嘴而賊摔彈丸窄地三面江海禾稻收割已盡財物劫掠已空不十日間將餓而斃矣此誠滅賊之上策也老鸛嘴賊滅則北偏一段稍得寧息用武有地而上海之賊可以迎刃而破矣乃苦於無兵失此經畫惜哉

吳淞所險要圖說

吳淞所距縣東南四十里東濱大海北抵綵淘其南即吳淞江入海之口也吳淞江發源太湖縈紆二百餘里爲中吳諸水第一其入海之口爲海道咽喉三吳門戶故特置所城於此而以副總兵鎮之比之越之定海或曰均之濱海也險要莫如劉家河而以此爲第一何也曰海中諸夷發舶莫如日本入寇亦莫如日本山東浙直以寇爲隣然山東之海水勢湍悍山脈聯絡非熟其徑者不可行且勾引接濟之人未嘗有也故倭患獨浙江之海山嶼爲多而通番者獨眾故寇船自外海而來以洋山爲入犯之的必至此而後分䑸若直之崇明則諸沙錯落延袤三百餘里形勢相貫有若爲華夷之限者惟三乳高家一路可以通舟而不可重載惟此一路寬深可行無有艱險[illegible]大寇之所窺也而竹箔一沙橫亘其外隱然爲之外護國初海運特築寶山以爲準的蓋爲此也今之守江固云密矣而竹箔沙之守殊爲單弱非商固外戶之意或□今之戰船必以此爲會哨之地乎曰竹箔之南吳淞之要道也竹箔之東劉家河之門戶也若設屯兵於此防守賊豈惟不能侵犯內地雖二江之口亦得息肩矣昔人嘗欲徙鎮海衛於寶山豈無意耶所惜舊城正當綵淘港口因東北一隅坍海故徙內地雖去不遠然氣勢自孤乙卯之寇避江口兵船之阻悉自綵淘出入兵船竟莫之誰何蓋以守江爲要務而不之及也殊不知綵淘一港直貫練川水陸特通賊舟入犯尤爲便易安得謂其非險要也而忽之

吳淞所城

城週圍四里高二丈四尺濶一丈門四窩鋪二十雉堞（本所管東北二方該五百九十二垛守所管西南二方該五百二十二垛本所與海守所並分守垛）

吳淞江兵船議

嘉定沿海地方共七十里吳淞江口乃適中之處也由江口延袤而南則自老鸛嘴以至寶山南匯金山出江口迤邐而北則自綵淘以至黃窑劉家河由江口而深入則南迤五十里即爲黃浦直至上海由黃窑而登岸則嘉定太倉崑山蘇常連數百里是吳淞江者南爲上海門戶西爲蘇常藩籬乃東南第一險要備吳淞即所以備上海備上海即所以備蘇常也有制原設吳淞江千戶所守禦於江之西岸嘉靖十九年海水決齧所城僅存西南一隅官軍靡依乃從建新城避水患週圍四里當大江之傍[illegible]

守所力不能支當道建議合太鎮二中所與吳淞所並應新城氣勢宏壯兵稱足矣復遷嘉定軍儲倉於城内儲蓄有備食亦足矣兵食不乏城守自堅況新設總兵衙門水寨兵船聽調哨守蘇松水陸咽喉何啻如之所不能無議者哨守之法似猶未善兵船之數似猶未敷請詳言之夫海洋追勦惟福船最爲得用但海天茫濶瞭望難周地理遼邈防禦難密須多造福船多募福兵爲第一義耳以重兵計之福船須得四百隻福兵須得四萬人以吳淞江爲老營分福船爲四班以一百隻泊吳淞江專守老營以一百隻哨至寶山之南直抵高家嘴以一百隻哨至高家嘴之南直抵陳錢馬蹟以一百隻哨至劉家河北直抵福山狼山此往則彼來此來則彼往絡繹於數千百里之間皆爲有備聯屬於煙波浩渺之地間所空隙擁衆大舉之寇合力抵禦畸零至之賊隨遇成擒此計之得者也若株守吳淞不爲分番出哨之計未免顧此而失彼若直守馬蹟不爲反觀内顧之謀未免棄遠而遺近是在當事者籌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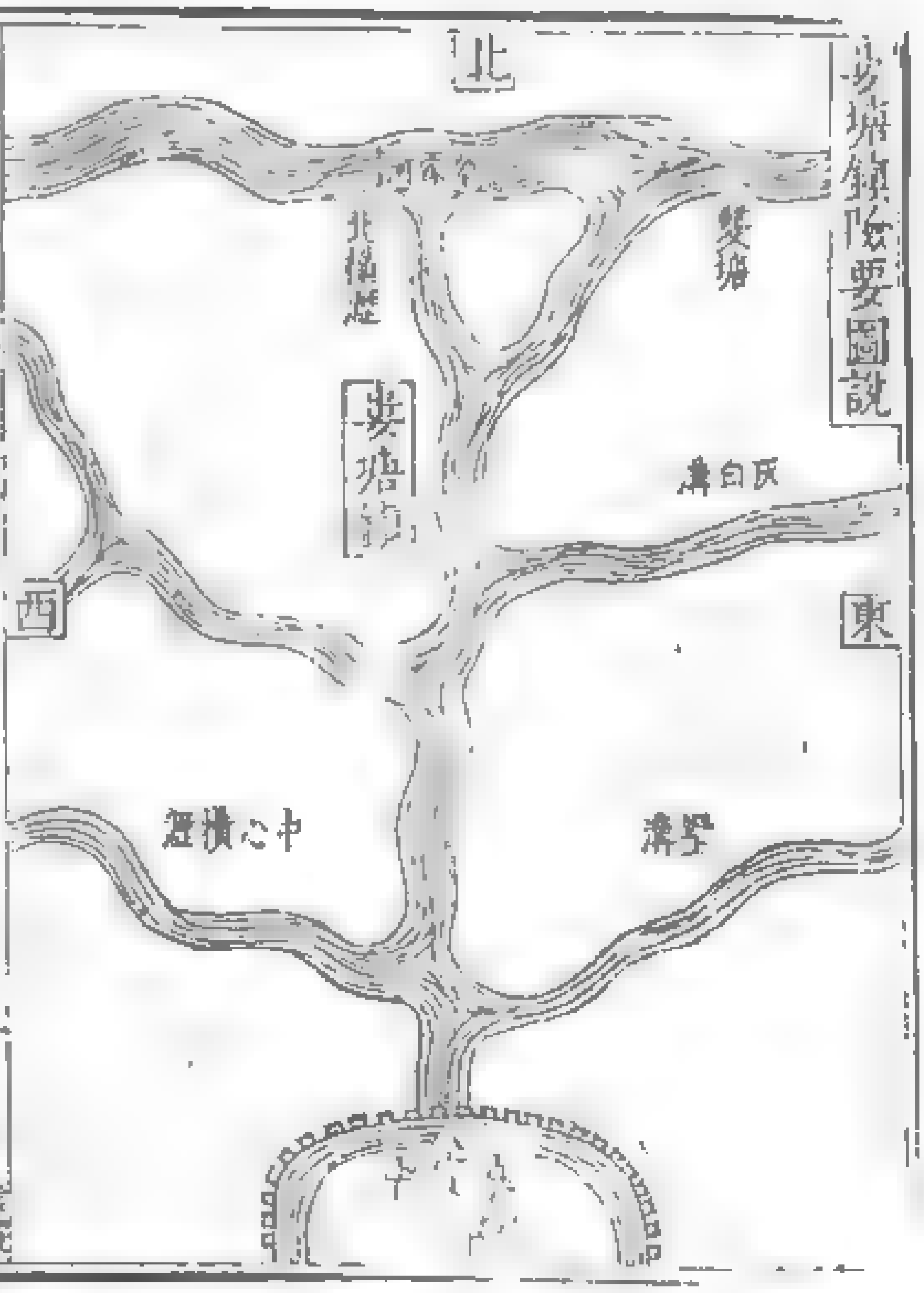
或問福船捕盗每日口糧六分各兵每日五分當此糧餉不給之秋常恐其不繼也況此輩一得糧賞即萌歸志如之何可用乎曰不然福船蒼船最爲海洋禦寇要具隨船稍手舵工等役非久於從事習練精便者不堪用也若以沙土兵更代福浙舟師恐二兵雖或通水道便撑駕而轉蓬起椗把舵及修做掣纜貢具等類俱非所能設有警急措手何及似宜以沿海衛所正軍盡收查出每福船一隻以正軍撥補二十名令其在船習學起椗轉蓬之類明年又以各軍撥補二三十名一二年後我軍皆能駕使福船則糧餉可省而亦可以無頼於黠強難制之輩矣但今各衛所軍應得正糧每年止得一二月不能謀生去而爲商賈爲技藝爲盗賊營伍空虚遇變無恃今之州縣軍儲倉糧在有司以爲可緩在糧長以爲可負此軍之所以枵腹待哺而無從得實也自今州縣徵糧必先解軍儲後發兌運應貯給與庶可責其成功矣

軍門林　云稽軍額足軍糧使習水禦寇爲省費防海第一義即恐教之非其人所稽未必驍健卒也患至無備矣故不如仍福船揀福兵之爲便時平餉或少與彼懷歸矣及是時簡土著揀選逢遇缺即以充之兩利之術也

江灣鎮險要圖說

江灣鎮在縣東南七都吳淞江自東北而來至此轉折而西行鎮之南遂爲黃浦入江之口吳淞所爲江海第一關鍵今既稍遷內地第一險要失矣賊舟乘潮突入西南入黃浦以犯上洋必經此地則此地其吳淞江第二義乎今之議者淺不之及豈以守浦守江既有兵船則此地爲贅疣也殊不知上海縣城逼臨黃浦賊入黃浦專卑附東西奔馳兵船分則勢弱合則照顧不及非全計也爲今之計不若築堡屯戍守此與江東旱寨相爲聲援守浦兵船自內應之吳淞兵船自外襲之賊豈敢長驅出入乎

婁塘鎮險要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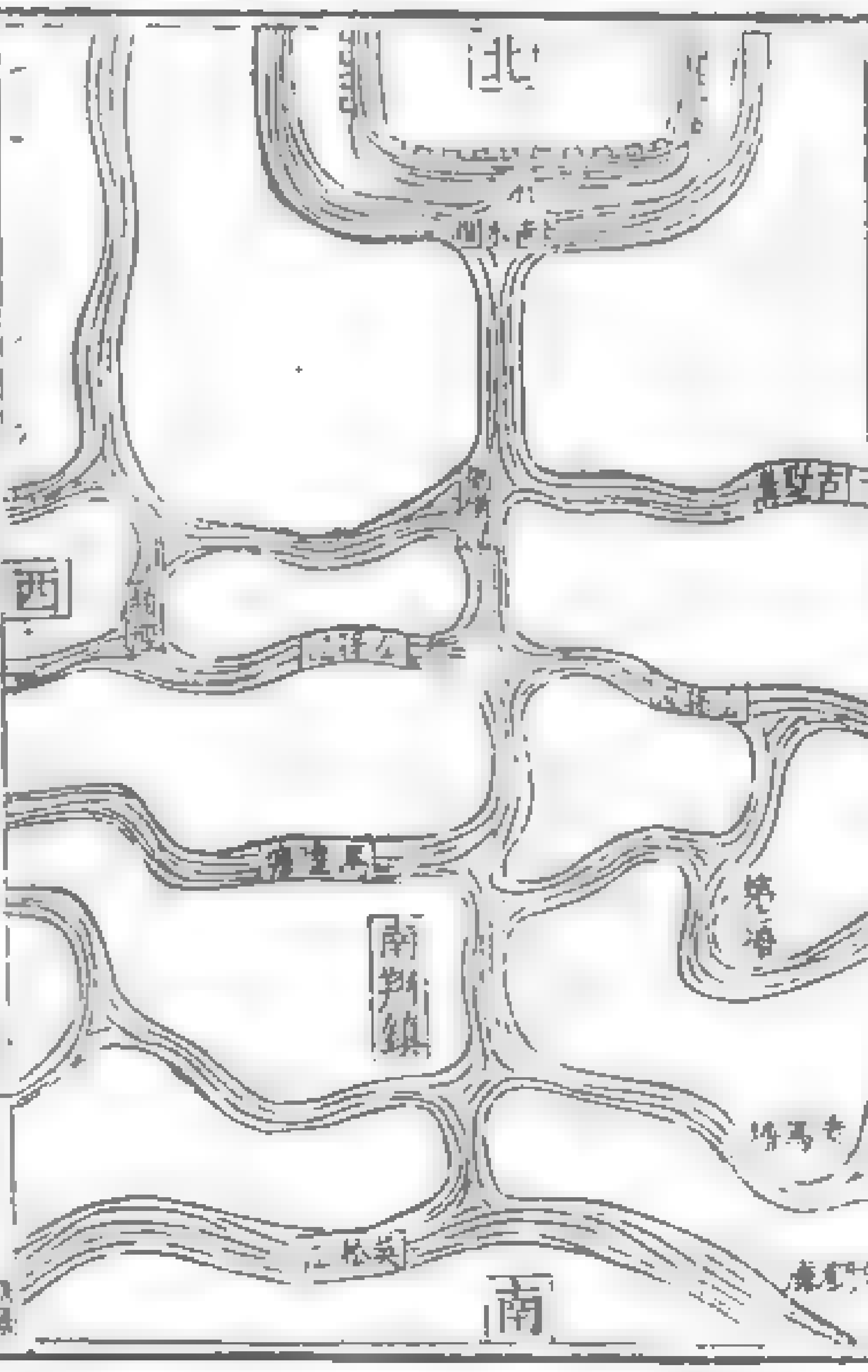


婁塘鎮在縣治北十二里橫瀝塘中貫之北出劉家河入海俗所謂公塘者是也賊自劉家河西來折而南行入橫瀝至縣治不過二十里婁塘實當其衝其地民居稠密田塍平曠可以馳驟可以屯駐若設兵守之賊豈能直擣城下乎自嘉靖癸丑迄丙辰無歲不受其害雖嘗議設鄉兵防禦然無營寨可守惟據西石橋以戰賊自間道出我兵之後卽驚潰無策矣婁塘不守縣城復何恃乎且其地多富民而無王游創鎮之才遠大之智其爲賊擄而不思長久之圖亦可惟也

外岡鎮險要圖說

嘉定之水南北莫大於橫瀝東西莫大於練祁而練祁之水自西關出合顧浦以入吳淞江若賊掠松江而歸懼為吳淞江兵船所截必間道走唐行青浦安亭以趨太倉之南關則練祁為賊所必由之道也自練祁北折則為鹽鐵塘經鐵入劉家河則太倉南關矣若賊自南關分踪出掠亦必入鹽鐵以趨嘉定外岡鎮亦當南北交會之衝且密邇縣治可以犄角非設兵守之不可也今之議者咸謂宜守葛隆安亭而棄外岡夫葛隆小鎮安亭僻遠徒分兵力何益事機須於此戍守不惟可以遏賊之衝實與縣城互為聲援二鎮不必設兵而聲勢自振矣

南翔鎮險要圖說



南翔在縣治南二十里又南二十里為吳淞江南橫瀝之所經也材貨所聚商賈所集盜賊以為名鎮而必爭者也且當縣治正南賊自吳淞江而來必經于此而後達於縣治蓋南郊之關鍵也嘉靖甲寅倭寇犯之賈人仵扳於簷端以矢石下擊殺賊頗衆然無堡可守外援不至浹旬而後潰為今之計莫若募富商築堡以居無事可免擊排之憂有事則據堡而守兵不必出于官而自足餉不必運于官而自備萬一為賊所困則命一旅援之而已蓋此鎮為百貨所治而弓矢又商賈之長技也

嘉定縣倭患事迹

嘉靖三十二年

閏三月倭船至寶山洋都指揮王世科同知任環合

劉之百戶張治力戰死之賊夜遁環追擊之弗克

前歲倭船之入以為失風非來寇也韜縱之待志而去至是乃復來金山備倭都指揮王世科蘇州府同知任環合兵劉勝選士數百分為五宗郎高渡江命吳淞所百戶張治率甲士五十人為前鋒治持戈躍馬奮不顧身與賊遇於寶山之麓齊鞘賊皆胡桑師發饒勇身被重甲數箭不能入以鐵支擊其首乃斃殺賊衆十有二人治力倦下馬搏戰橫剌而死衆見治死遂肩走環獨不走賊奮而前有一敢死士俯殲以身捍環乃得免明日環復出挽戰賊不出相持數日心以計困之賊夜半從房岸遁去環躡之率兩退擊不及而還

四月賊陷吳淞所城

初九日倭船數十從大洋中來經趙黃窰入劉家河登岸殺人進掠婁塘民悉奔竄賊掠財帛不可數計又進攻太倉州城軍民閉城固守乃轉掠而東攻吳淞所城城恐不可守遂陷入之遍掠月浦及羅店

五月賊犯縣城知縣范思謙禦却之

初三日賊由羅店進薄縣城先是民懼土城易陷望風而走知縣范思謙料賊深入為其守計至是咸備外則設坑塹木蒺藜內則備客兵募義勇義會人登陴固守其本閉城非覺石易興耳至見守繫發夔相顧失色東東風縱火煙縮敵空思是叩頭篋天風反而西懸天內旋按張大編圍穿人適捧臺撤至善騎射賊有禁黑者書勇先登大論發一天子賊咒賊炮弦而往於是矢石交下賊多披傷劃主乃復[illegible]標海上南攻入上海舟殺一舜丞及太倉衛指揮武尚文掠財帛子女滿載至吳淞所[illegible]與戰不[illegible]殺百戶卜相隨臣從客莫能當鋒而去

三十三年

正月賊犯縣城還屯海上浙江提督都御史王忬遣參將盧鏜率師來援

先是除夕環以賀聖節還郡官軍守備懈賊乘間於歲旦渡海而西泊施家浜初五日薄嘉定縣城時知縣范思謙董泉築城尚畢工賊至遂不能拔因轉掠南翔須之屯據海上官軍與戰不利賊益猖獗而江南提督王忬太倉人也遣兵赴援參將盧鏜率兵至

從海道至賊恨以為當喜而出迎之視之乃官軍也大驚而退時環以同知陞兵備僉事相議旦夕盧知湯兵不可用欲却之獨將其軍以進賊發銳而前堅壁不動明日復加之又明日賊出行劫身視盧師故也鏜命二舟兵與賊相持之以舉火為約度賊歸路設伏兵以待之薄暮賊歸官軍迎擊之已而火起伏兵盡合前後夾攻賊大敗殺獲過半餘衆南走鏜麾軍士貪寶財追之不力令盡焚其舟追之青村所城賊入城官軍圍之會天大雨復舟問焉圍走鏜還至松江援不用命者戮於軍門

獲賊首陳二

時陳二許為奸細往來城還者擒之

三月倭賊入吳淞江總兵官湯克寬率師擊之擒斬無遺

是月十六日復有賊首劉三率其黨二百餘人駕百舟直入吳淞江登岸劫掠遇克寬領兵發松江來知官軍且戰且却各把總千戶田茱斬之田日昇固當斬但兵船統自者畏不聽節制自召考

民抗令者斬之衆皆股慄遂督兵合戰邳兵有過往者亦斬以徇由是軍民齊奮戰鬪奮力賊不能支奔陷舟中官軍兩岸交攻砲石交下賊悉就擒斬無一人得脫者

賊掠南境村鎮抵松江

倭寇一艘突至黃窰登岸轉掠而南官軍與戰不利遂越南翔由封家浜直抵松江邑之西南二境盡為蹂躪

四月賊圍縣城蘇松州縣各被圍不相救

是月十六日賊至嘉定攻圍海城城中悉力但守然為築營者再相持踰月每而去初賊之來至也不滿百人其再至也亦不過千人至是賊連諸島萬衆深入州縣各被圍不能拔其剽掠四出夜則衆歸城下窮鄉僻巷悉被焚劫火焰掠原積尸遍野江南數百里一變而成丘墟

六月賊進薄府城大肆燒劫還屯海上

先是賊衆五百人歸未至島遇颶風沒溺至海上六月初一日由嘉定縣趨南翔大燒劫又南至吳江抵松江復還海上因巡船邀擊不敢出舟特調來狼兵不滿百人與賊遇戰敗沒僅以二

十人當賊二百人爲賊所圍力戰得出殺賊五十餘人狼兵死六人其間二人尤驍勇賊至劉家行單騎追之賊知其爲狼兵也匿二賊於瀰中從後擊其首遂斃自是狼兵少怯

八月

上命兵部尚書張經總督軍務兼 又武六臣提兵南下與賊戰敗績賊屯老鸛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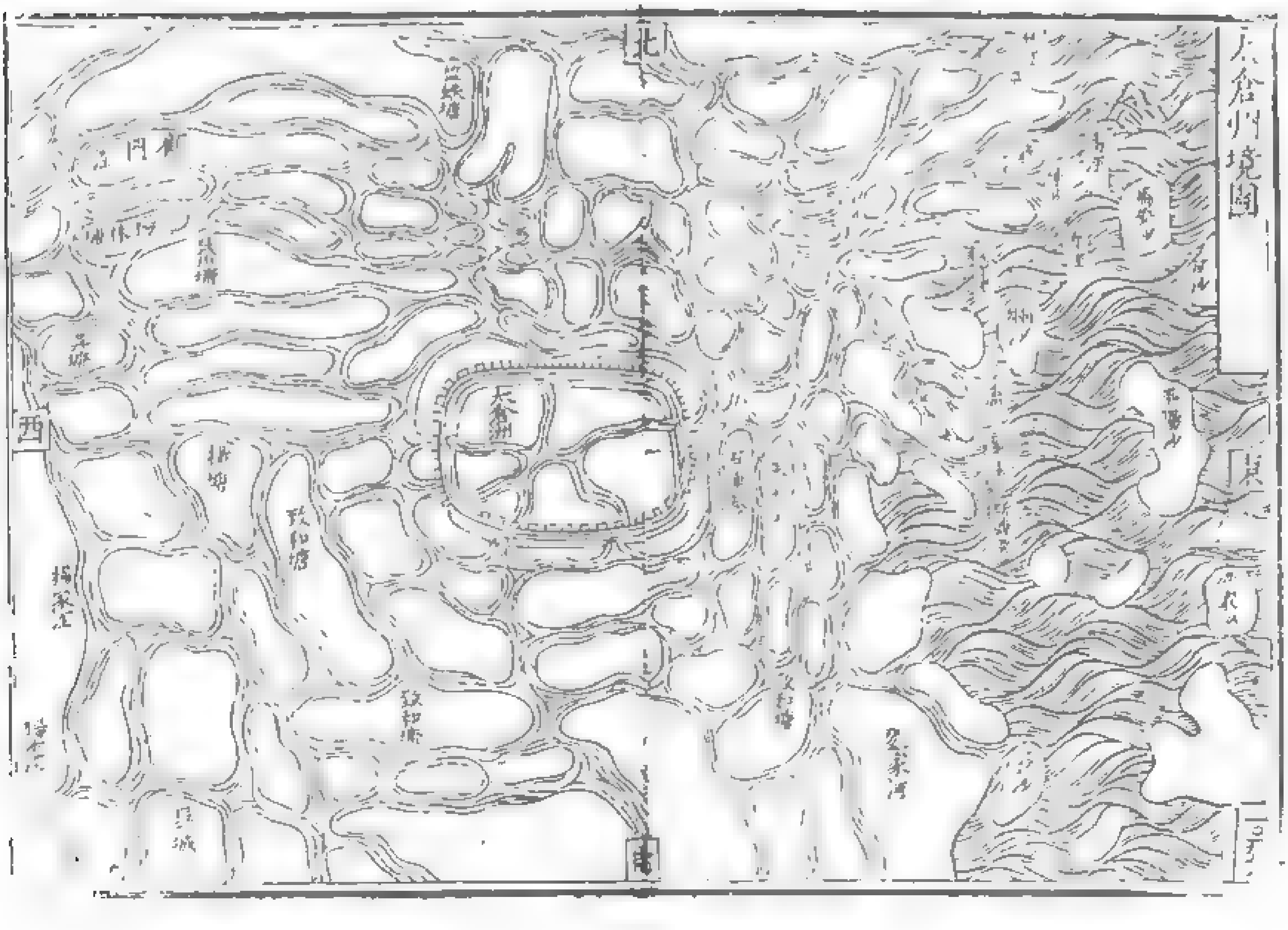
初經提督兩廣威名甚盛至是遂齊
諭命以兵部尚書兼提督參將李逢時許國參政許天給副使周臣兵部郎中盧鏜譚綸俱聽節制事壽徐兵六千人抵海上遇聞天兵至自西上逆戰官軍出戰賊退走明日復如之肯今兵俱召募惡少許李二將皆世胄子不諳兵法不識地利各務僥倖成功黎明出師申刻渡河而東其半猶未渡賊匿舟中無一人哨者須臾郭擁賊一人騰躍而上餘衆四起兵遂亂歸突沒溺東發而死者二千餘人貪墾器械悉爲賊有所喪多矣二將羅陳逢多殺平民之寡髮者以月擒獲是時也賊雜律磨然不敢出海務舟老鸛嘴據爲巢穴

三十四年

正月老鸛嘴賊遁走與柘林賊合

先是嘉定知縣楊旦募土人敢死者夜燒賊漏火賊舟多方撓亂使不得安擊卒遁海以爲是詔正月二日乃乘間遁去官軍追至寶山重霧晨天進遼驗一舟斬首六十餘級賊遂與柘林諸賊合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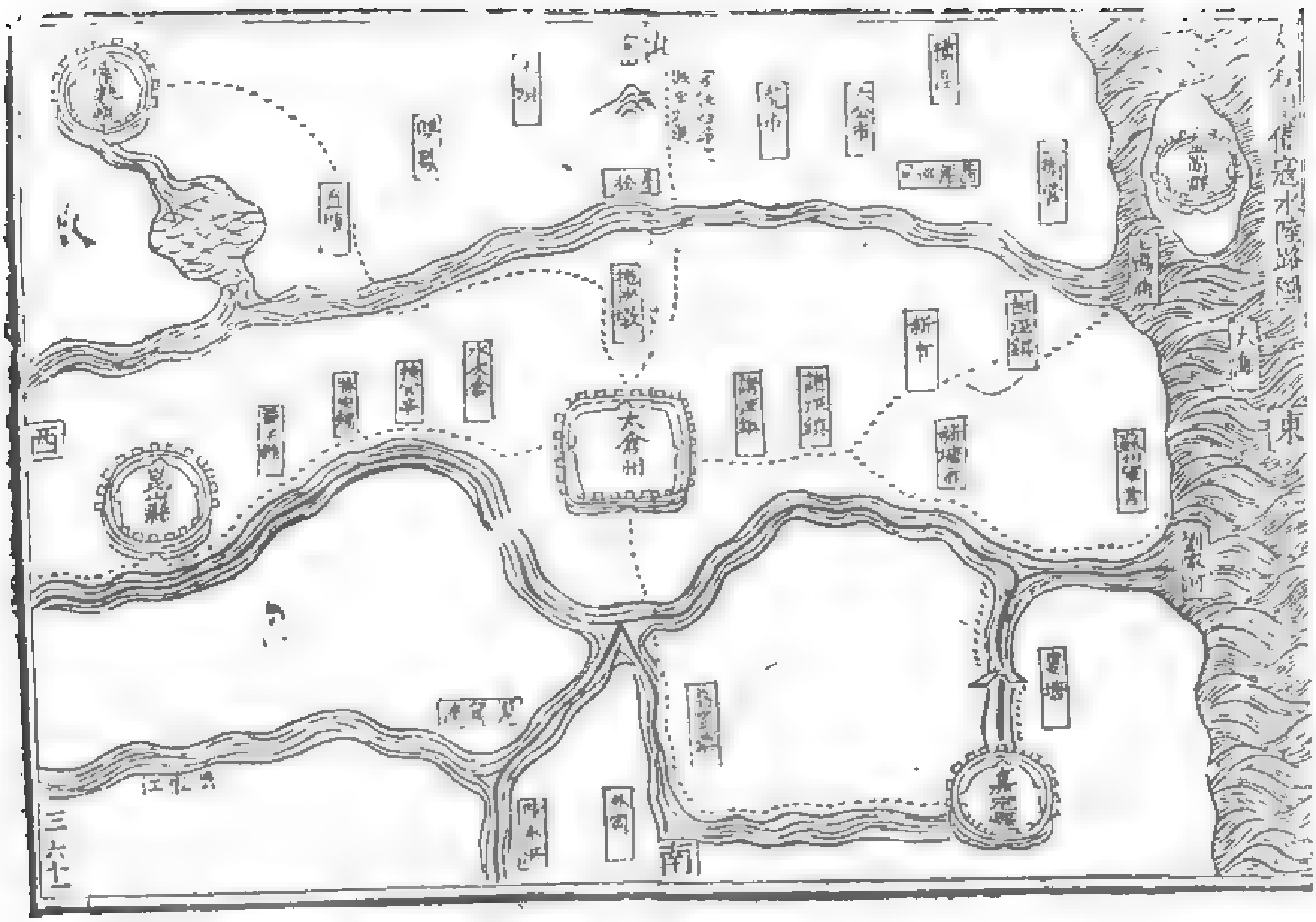
軍門林 云是時郡邑多被兵設伏焚舟鏜也律矣張治亦得死所乎賊既遁而復以風乘豈被兵亦自有數也王任二子皆能誓死威止支吾一邑意者張總督之敗亦黙有主之者乎



太倉州總論

太倉本崑山縣惠安鄉地也在府城東一百一十里東瀕大海元時海漕番舶咸集於此嘗立水軍萬戶府以鎮之
國初則設太倉鎮海二衛統軍一萬一千二百名名曰備倭弘治間撫臣又 奏割常熟嘉定崑山三縣之地添置州治法制不可謂不密矣然愚不能無議者何哉夫太倉之濱海與嘉定上海一也嘉上二縣皆無衛所而太倉獨設二衛豈非以崑山縣治離海太遠難於防禦之故耶厥後既建州治則事勢迥殊二衛之中宜汰其一而猶並峙如故不幾於冗乎往年倭寇內侵直抵城下兩衛閉門觀望莫之敢攖良由專重城邑而畧於海港猶之外戶不嚴使賊至堂奥而後逐之吁亦無及矣如鄙見莫若但留太倉衛於州城平時則教場操練以防海寇不測之變遇警則有司率民登埤以守衛官率軍出城以戰而鎮海一衛則移置於劉家河口紥水寨撥廵船專哨海洋與吳淞白茆崇明相為犄角賊豈能衝突而深入哉萬一賊衆我寡力不能遏亦當挫其鋭至邀其惰歸比之聚二衛於一城賊進海口而莫之禦者相去懸絕何如也或問劉河七丫近皆添設把總宿重兵尚不能禦寇之不入也鎮海一衛何足以支之曰不然倭船之來暫時之變也自古豈有越海萬里而能長為中國患者若自今修復
祖宗備倭之制申嚴督撫會哨之法入寇者則殺之遁歸者則捕之倭患不久將自息矣患息之後添設之兵不容於不撤海防養兵之銀不容於不除比時行吾之言則兵雖撤而把港之兵不乏銀雖革而軍糧之額自存豈非經常之策也哉或又問七丫浦奈何曰此宜稍緩但分一千戶所駐劄守禦而以茜涇廿草唐茜涇三廵司官兵輔翼之足矣

軍門林 云昔人有言州兵未宜約損但一州而設二衛誠冗矣移一衛于劉家河不惟符鎮海之名且與吳淞白茆崇明相犄角誠至計也



太倉州備寇水陸路考

東瀕大海

其道有三由劉家河至天妃宮出海者其南路也由北門至七了浦出海者其北路也二者舟行之道之正也由東門東北行至茜涇丁涇者其路在劉河七了適的之間乃中路也水涉不可通舟但可陸行道之間也

西距崑山

其道有三見崑山險要

南抵嘉定

其道有三由盤鐵葛隆鎮至嘉定之西門者其中路也由青魚涇西南折旋方泰至嘉定之南門者其西路也由弓塘婁塘至嘉定之北門者其東路也中路東路皆正道也西路乃間道也

北接常熟

其道有二由五儀惠市任陽雙鳳而至州治之北門者其陸路也由支塘直塘七浦塘鹽鐵而至於北門者其水路也二者皆道之正非間也

右水陸可通之道凡十有一雖皆兵防之所當知然不能一一而建寨柵將屯營專駐官兵以為守禦之計也惟當擇其中之險要者而備之其餘亦惟以游兵行哨奇兵設伏輕兵出襲焉斯可矣計邑之險要有五曰劉家河曰七鴉浦曰喬子東曰夏駕浦曰塗松

劉家河險要圖說

劉家河在州治東南七十里即古婁江入海之口也汛月倭船從東南洋來此港口爲本州第一衝要若進此港則西可以至州城而崑山而府治南可以犯嘉定

國初原設水寨於此成化間增建城堡官房後以承平而廢近因倭變撫按

奏設把總兵船提督都御史趙公忻兵備副使熊公桴復造木城官署軍房撥福船沙等船福沙等兵往劉港口防禦罔云密矣然賊犯本港必從新崇沙宋信嘴而後可進須分撥重兵於此防哨遏賊於上游策之上也拒賊於港口使不得衝入策之中也若縱賊深入則無策矣且

國初鎮海衛之設原分太倉衛之半也戍江口今天妃宮其故址也後因無城故併入州城耳今宜以復舊制因水寨而增築城堡移衛居之與太倉衛官兵互相首尾豈非經久之計耶

軍門林 云河口今已築堡聚兵仍結以水寨而改將蘇松叅戎坐鎮其間防守固已密矣恐終不若以鎮海全衛調此爲尤愈也

劉河新建堡議

築堡之由

一劉河水兵有福兵浙兵土兵之殊福浙兵取其家遠熟知海道常行住劄于舟耳今各捕兵多有室家家潴住州城不免有內顧之念豈肯專心于死戰耶況每歲修艌兵船一次其功約計二月方完兵無所居若築此堡各捕兵室家俱得以安居而兵無虛缺矣此堡之所當設一也

一劉家河直衝太倉崑山蘇州倭船之來多由此入向設把總兵船為之哨春汛出哨各沙上流止有一哨守港兵勢甚易倭若黑夜乘潮順風而來各哨兵船一時豈能策應乎守港者勢決不支必致

公甫𥳑草卷三　六五

登岸額木營原議蘇州衛官兵防守今官兵已革此存空營豈為善策似宜添設陸兵以備陸戰若設陸兵非堡不能屯劄劉家河要害無異吳淞福山此三港皆蘇松之門戶也今吳淞福山俱有城堡陸兵以備夾攻而劉河獨無城為缺典此堡之所當設二也

一劉家河若春汛時本港兵船及叅將兵船七八兵船俱泊于此三港水兵各有所統各為一黨一有嫌隙輒相爭鬬隱禍叵測竊惟叅將乃各港之將領水兵皆其所轄也若設堡遷叅將衙門于其內則各港水兵庶有所畏況

兵備道坐鎮太倉而沿海沿江各沙各港俱聽調遣可為東南之兵城總叅等官原設以備水陸之戰今總兵坐鎮吳淞江口當鎮叅將坐鎮楊舍港口而蘇松叅將獨得于春汛畢時長住太倉夫一城之內既有

兵備道與一州二衛矣而又有叅將衙門不亦複乎似宜移劄劉河港口與吳淞楊舍相為犄角各分信地隨處設備則賊不能乘虛而入矣此堡之所當設三也

一劉家河每歲遇春汛時撫按操巡歷港口沿海慌茫無公廨駐劄該州每着糧長結蘆蓆廠搭應每歲動費銀若干兩此皆出於百姓無辜之費也況遇風雨一應隨侍官軍胥立於野中寢食無依須築此堡比照吳淞楊舍事例建造上司衙門及海防官廳前後可此堡之所當設四也

公甫𥳑草卷三　六六

一劉家河之北通黃涇陸公新塘諸鎮而太倉州民之富者多居於此往年倭寇登岸民之富者盡遷入城民之貧者皆為倭奴刼殺若築此堡則附近之民無分貧富無問遠近俱得以全生矣此堡之所當設五也

一劉家河濱海一帶離城甚遠近年以來七浦楊林諸河日漸淤塞舟不能行民間糴米欲輸入城者必假海盤旋而入若遇風潮多致飄沒夫民之所[illegible]太倉民間之米三分在城七分在野倭[illegible]據民以載饋食此正所謂借寇兵而

資盜糧也若築此堡民便遷徙不惟可以積糧而又可以全命實爲堅壁清野之計此堡之所當設六也

一劉家河離城七十里本港官兵有三千餘員名倘倭寇深入道路不通糧餉一時何能接濟且沙船春汛畢時更番防守其落班之船恐在海販鹽爲盜軍火器械追貯州庫遇警不便給發若築此堡每歲春汛海防官於正月間將應給口糧盡數徵貯汛畢落班則追軍火器械亦盡數貯不惟可免疎失之虞而官兵亦無缺食之患此堡之所當設七也

一劉家河口之南逼近牛角尖地乃從古出盜之所也逋者雖蒙臺下殲厥渠魁而徒黨尚存遇當訪之近所擒者乃羣盜之所倚庇而畏懼者也渠魁亡雖失其所存而亦去其所憚得以各自肆恣矣合行區處以杜大患切照黃窰在港口南三十五里乃扼定東最險要之地相應設兵與劉河水陸官兵相夾防禦則外可以禦倭內可以彌盜若劉河無堡則兵不能與窰驛應而牛角尖終於無制矣此堡之所當設八也

築堡之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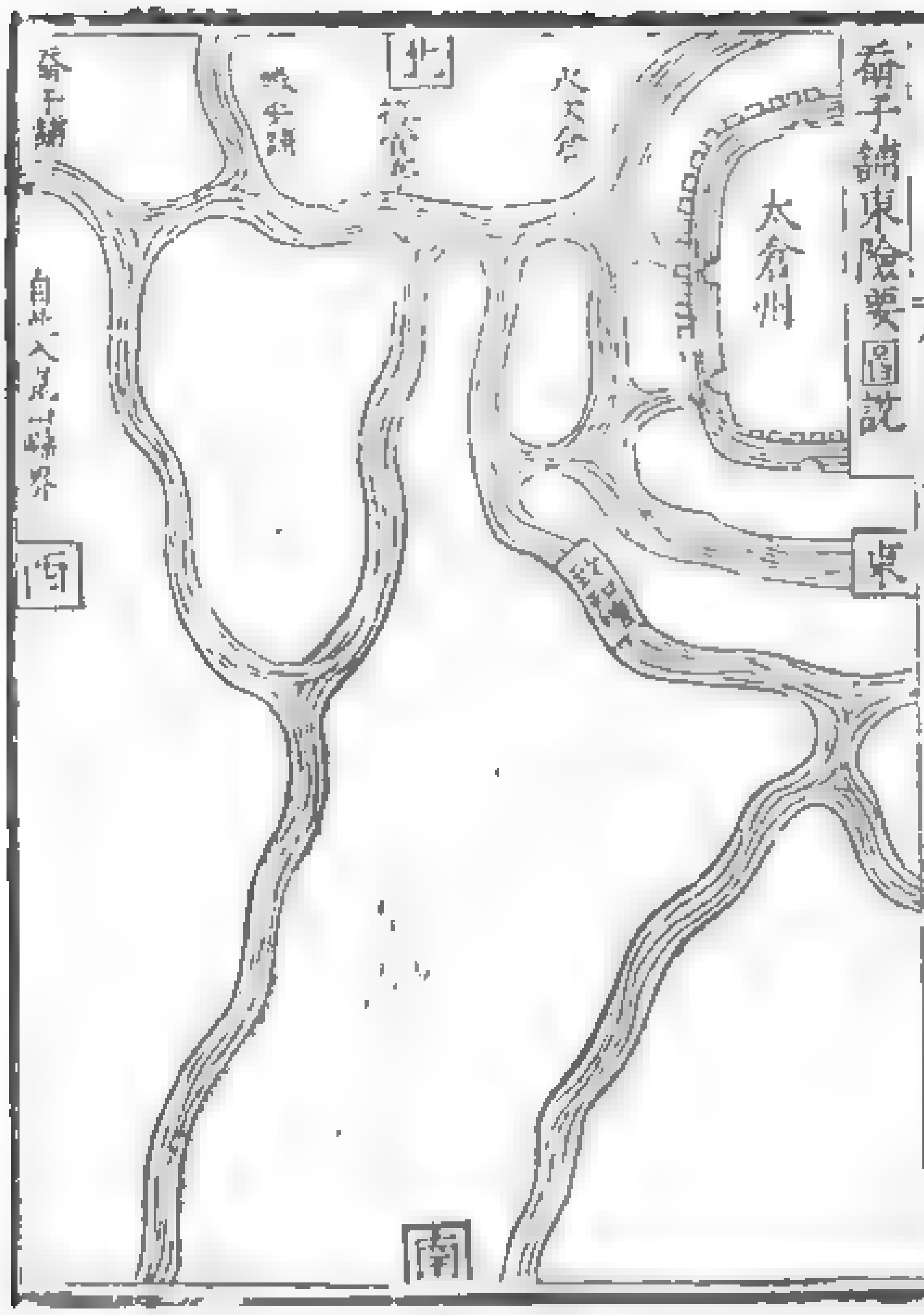
一照得崑山縣城先於嘉靖十四年
巡按衙門設法餐築係各縣犯罪大戶長洲沈寧等量准罰贖應死罪者認築若干丈應充軍爲民者認築若干丈通計十三餘里未嘗
奏請官銀刻期築完不必請
旨之明徵也況今倭亂已久嘗經題准鄉村險要俱許民得自築堡防禦載諸會議平倭事例而劉河關係全吳財賦重地又值春汛時月若俟請
旨不無遲悞似宜
臺下與撫按作主或一面題知一面興役未知然否

築堡之費

一照得柘林堡週圍四里劉河堡制似宜倣此以福山堡大二里半週圍五百五十一丈計之則四里之數該八百九十六丈昔崑山縣築城每丈費銀二十五兩以其高二丈五尺故也切據鎮江府城其高不過二丈則今堡當亦如之每丈該銀二十兩通計該銀一萬七千九百二十兩思得見今牛角尖入官田五千畝每畝從輕估之率銀七八錢可變賣銀三千餘兩之數又據劉家河兵餉未關給者尚有七千餘兩若以三千兩給散四千兩改作築堡屯兵之用二項共該銀七千餘兩可供築堡將半之費矣撫按衙門若肯准行收贖富戶犯軍罪者每名築城五十丈即與蘇四府十八州縣豈無應令者乎是所饒止於八九人而大工之集其所庇者吾不知其若干人也未知然否

築堡之法

一劉家河口闊二里許兩岸隔遠鋭矢不能相及潮長風作船亦難于橫渡如兵船泊于南岸也遇北



奣子鋪東險要圖說

七鴉浦西南距州七十里太倉東北港口莫有險於此者與劉河相伯仲也寇若自新艦沙宋信嘴而來不犯劉河必犯此港寇一登犯則州之北境其禍慘矣常熟崑山以次而進皆遡流而上不過一日程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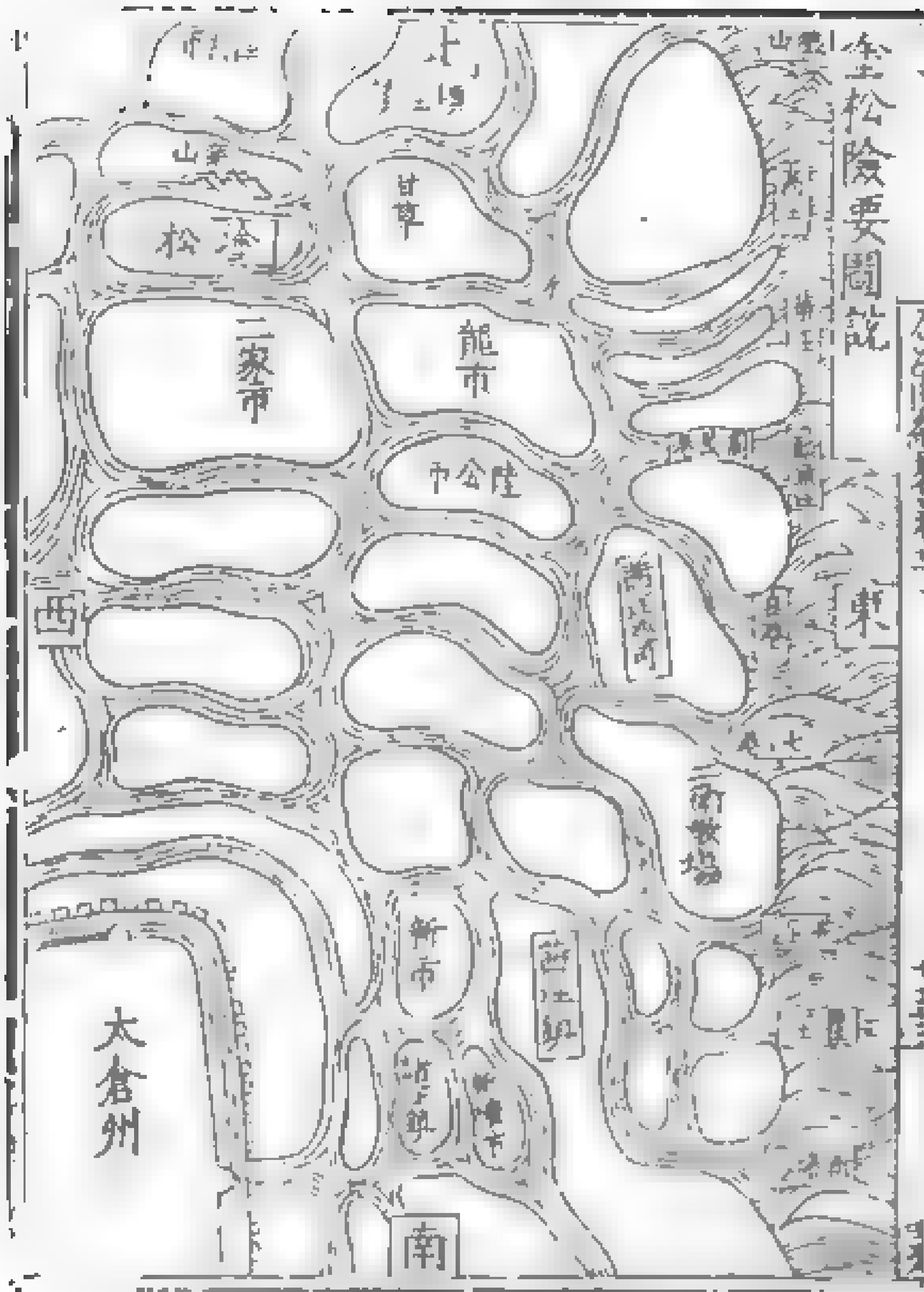
國初舊制原設旱寨撥蘇太鎮三衛官各一員督兵守之近因倭變撫按奏設指揮官兵水陸防禦兵備熊公建軍房四十間使軍有所棲止然無城堡可守非久計也況南離劉河北離白茆皆太遠聲援不及寇至孤立株守尤非長策須於南之浩涇北之唐茜涇甘草三巡司所轄團練鄉兵以爲羽翼庶氣勢聯絡軍民各有所藉而設立巡司之意爲不孤矣其嘴守新艦宋信之說已詳劉家河茲不復贅云

夏駕浦險要圖說

奣子在州治西二十里與崑山分界賊自郡城過崑山而東必由此以犯州城須設水陸兵一枝於此與崑山兵互爲犄勢賊至彼此夾攻賊自不敢長驅入境矣或曰崑山已設兵矣此非贅疣乎曰不然賊入而遏之出則驅之境外而已方今之通弊也孰肯躡已去之賊而冒死與戰乎故必設險於此協力而守斯爲遠圖

及爲東北通婁江西南通吳淞江賊自松江沿江而來必由此以犯州治南關嘉靖甲寅松江之賊皆自此而來燒刼南關東出劉家河口而去蓋避吳淞江口兵船之阻而崑山則反入西北不若此徑之捷也今宜設兵於此戍守然設險須於西盡入江之口如陸家浜龍王廟等處乃是若以其地非州境所轄棄而不守則誤矣蓋此地雖屬崑山而蒙災受禍則獨切於吾州故也

全松險要圖說



全松在州治東北三十五里西接沙頭東連龍市東北爲横涇甘草東南爲七丫茜涇水陸交會之地也爲吳張士誠嘗築城於此以備海寇挾得長策後以其地不當賊衝不復議設殊不知沿海諸鎮雖有廵司寨堡然扣去遼絶必設重兵一枝於此屯戍爲諸鎮聲援且當東北白茅等處賊衝然後得禦寇之宜而賊不敢肆志矣

軍門林　云劉河七鴉爲東南洋入寇之口人皆知之爲

予夏篤塗松治兵者易而不設也併此爲備州治寧矣

太倉州倭患事迹

嘉靖三十二年

四月倭寇突至城下燒刼操江都御史蔡公克廉親督官軍禦却之以鄞人蔡時宜陳可願爲幕客州人疑之

太倉錄海濱久無兵變是月初九日忽有賊船十五隻入劉家河兵備副使熊公桐遣兵追之生擒河智等八人斬首八級是日[illegible]於是人始知其爲倭寇也掠江都御史蔡[illegible]於[illegible]報至州戒備十二日賊[illegible]人[illegible]于[illegible]自南門至西門民舍官倉[illegible]乃去走莫敢戰公[illegible]城[illegible]官留之皆留之答曰吾非州勞[illegible]勇[illegible]城[illegible]宇也各郡安危[illegible]若[illegible]與[illegible]會議與之平準行時有蔡時宜[illegible]兵通參張公[illegible]公[illegible]其[illegible]公[illegible]然[illegible]記宅然二人[illegible]實[illegible]本立爲於公[illegible]主堅守之議耳公以爲[illegible]而操乚民疑之爲奸細謂[illegible]人事通[illegible]二人皆鄞人也而有院用之留不可測[illegible]直之黨[illegible]人[illegible]爲内應爲司所執衆益疑二人爲賊黨二人懼逃公出城州人共賦之機[illegible]拘[illegible]坐獄三年然後白可顯懷嘗立功之志卒[illegible]使與[illegible]同使日本王直之說[illegible]前之所致云

併及公公如蘇城

蔡公遣本府同知任公環帥民兵擊賊

先是撫院在太倉城中見賊船猖獗不遑奏請不敢擅調官軍撤同知任環選各縣民兵三百

賊之公握符崑山家屬俱在郡見徼節行人皆危之或謂公宜郡叙方公弗應惟以書戒其子曰吾仗國威東行討賊賊眾我寡萬一不支臣死忠子死孝妻死節只要各成就一偏是而已毋吾憂也公自[illegible]不能生遂因身書名以便尋尸見者無不感泣至太倉賊艘[illegible]城咽喉四起撥院急召公入公曰[illegible]存與存兵亡與亡將之道也兵在外而吾自入城可予入劉俱入不然與吾援乎吾當自戰耳撥院[illegible]蘇行而以[illegible]容兵公公就[illegible]任出遲帶馬夫閉閤[illegible]援勢振賊[illegible]至[illegible]戰而走公鉄衣卓[illegible]賊疑[illegible]不之非須之兵十年之皆還集公謂之曰吾儕

發敕令義不與賊俱生不可偶[illegible]而逃若等代戰之民[illegible]

先是賊[illegible]見公以公所乘馬甲胄[illegible]戒左右呼為任爺身當賊衝置公生路賊因危追與公同[illegible]深溝中賊夜過之不知也公嘗被流矢馬與眾[illegible]之而[illegible]又遇賊水濱[illegible]公[illegible]死弗忍害且[illegible]是賊知公德惡人之深人皆樂為效死弗忍害且[illegible]之每遇賊[illegible]大笑曰任爺[illegible]又來矣遂去之民有[illegible]者述賊言公屢殺賊兵天神非人也不[illegible]可殺是月[illegible]公[illegible]如[illegible]水[illegible]會[illegible]太倉西門城裡[illegible]中[illegible]憂之至[illegible]陳[illegible]等呈於各院[illegible]而歸之

十月賊掠浪港

十六日賊三百餘人大船六隻泊浪港登岸焚掠尚城震恐

三十三年

四月賊攻南門

十二日松江之賊由[illegible]涇突攻南門分一支西北行沿城焚掠

賊犯州城及掠諸村鎮

十二日賊舟四十餘至劉家河口千戶張[illegible]等御兵[illegible]之[illegible]六舟[illegible]陽門與[illegible]之

[illegible]列[illegible]發足既賊舟復大至入劉家河泊[illegible]分遣其徒往崑山凡本鄉鎮盜賊分劫舟有定數遶有定界擄民[illegible]導[illegible]之以財劫之以賊故雖窮[illegible]之處無有不知而到者

賊攻東門兵備僉事任公環擊敗之

二十三日毛家[illegible]及諸村落之[illegible]

[illegible]

五月賊舟出洋官兵追擊之斬獲有差

十二日二大王之黨二千餘人[illegible]由七丫浦出海十八日[illegible]家河出凡三百餘艘[illegible]知[illegible]追擊之至[illegible]九十二級二[illegible]四日賊[illegible]揮[illegible]統與[illegible]舟[illegible]追擊之[illegible]五十餘級

六月賊攻西門官兵擊走之

初一日賊四百餘屯陸家橋突至南關焚掠初二日攻西門時府同知[illegible]在城遣兵擊之復兵[illegible]與之[illegible]戰[illegible]大敗而走官兵追之賊大敗

八月賊假道太倉如蘇城官兵禦却之

十[illegible]日[illegible]千餘人出小東門羅店遶[illegible]城下欲犯府治兵備任公遣兵扼之賊不得進仍出故道還[illegible]

三十四年

七月賊舟過劉家河把總劉堂追擊敗之

十五日江北之賊欲船遁歸日本堂[illegible]而擊之廿七日獲其二舟而還

三十五年

四月賊掠茜涇等鎮

十三日倭船突至茜涇圖長率鄉兵禦之有武[illegible]黃[illegible]新塘之賊合[illegible]至茜涇與[illegible]兵鄉民合戰不勝走七丫少[illegible]賊復至屯錢思橋分其徒作二支一出[illegible]浦塘至官瀆路一出甘草鎮燒却十九日知州熊[illegible]

遣兵剿其巢賊方出探聞報遂救與官兵戰各無勝敗二十日賊掠增埋勢愈熾

五月賊自茜涇薄州城判官張大倫帥師擊之不克

初三日茜涇之賊掠沙頭鎮而南將至城下大倫督師與戰方酣賊伏兵起我師遂潰賊亦去

六月總兵俞大猷追賊於茶山大敗之

初九日[illegible]

四十四年

四月賊犯三沙巡按御史溫公如璋兵備副使耿公隨卿督副總兵郭成等討平之

賊自三沙受困之後不敢窺覦蘇松十五年人心[illegible]

[illegible]卷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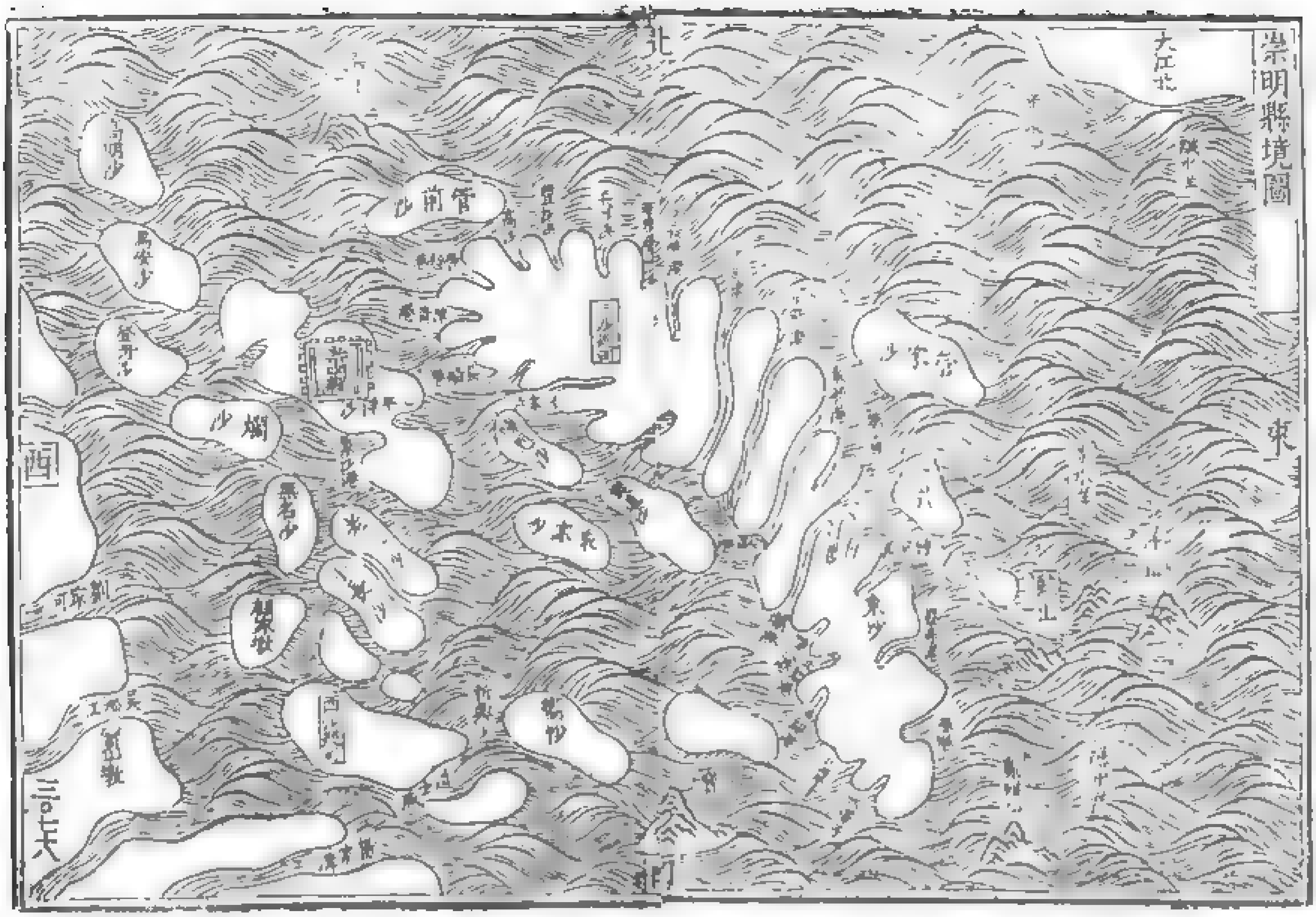
[illegible]

之況其舟一敗登陸為官兵擒斬十八名賊陸海死者不與焉遂賊一舟遁往高家嘴郡總兵先以陸兵列艦左右而以舟師追賊且火其舟賊不得已登岸則前所遣陸兵與兵備道兵[illegible]

五月官兵擊賊於三沙外洋破之

[illegible]

衛門林云按太倉之禦非一時文武諸臣相與盡力戰守城幾危矣若捐生不顧轉戰數合至使寇稱之為任俠命者則任兵憲環之樹績尤奇徐琙以一庖人而身代任之死又庶幾與紀信同傳矣



崇明縣總論

崇明新縣乃古之平洋沙也在府城東三百一十餘里抵懸海中𠁅江口大小諸沙咸屬焉其地舊名為蘇之屬邑而風氣迥別雖府太遠弘治中當道建議須於太倉州錢穀三萬餘石專供本所本縣俗狼卒徇不在綱運之列沙中多豪右一有期會恭順勝於內地但其人性剛而氣猛好勝而輕生平居忻忻頗敦禮義一有所觸即不相忍甚至巨艦破家亦不恤也在了謂其有田横之風故蘇州諸邑惟崇明之地為最險亦惟崇明之人為最悍邇來倭寇不肯一或登岸輒虎噬內地若沙兵與之水戰或至而擊其饑疲或去而絕其歸路罔不殄滅但緣向來賞罰不明致相解體而貪婪黨因公濟私縱其饑入邀其飽出焉耳如是見須委本州縣廉正官為士民素所欽服者親臨各沙籍其丁壯編為士兵仍令各兵舉信實能幹者民為之統領申明進生退死之條嚴立縱饑擊飽之律優其禮遇足其芻糧時其訓練有船者量與頒貨修理之費無者官為給之使艨艟巨艦千百為䑸縱横海島中則南可以衛嘉松之頭顱北可以引通泰之肘腋西可以護太嘉之腰腹而伸膝東向控制諸倭若發蒙振落爾而又內有新十百戶所為之守城舊十百戶所為之備倭外有三巡司為之哨邏海島關隘斯亦備矣大抵崇明乃地自為險人自為伍與內地𩓐不相侔所貴乎駕馭之者寬嚴並施恩威兼濟毋太束縛馳使急而至於敗則得矣

本縣城池

原在三沙三沙地形東西將四十里南北十餘里縣城設於其中東北二面皆爲海水所嚙城失其半嘉靖二十年遷縣於平洋沙建城於西南隅云

城長一千二百九十五丈二尺高二丈八尺觀稱之 窩鋪一十八座 雉堞二千六百四十七垛 池深一丈闊十丈餘門四吊門四閘惟東南

守城官兵

崇明守禦千戶所

千戶 員 百戶 員 鎮撫 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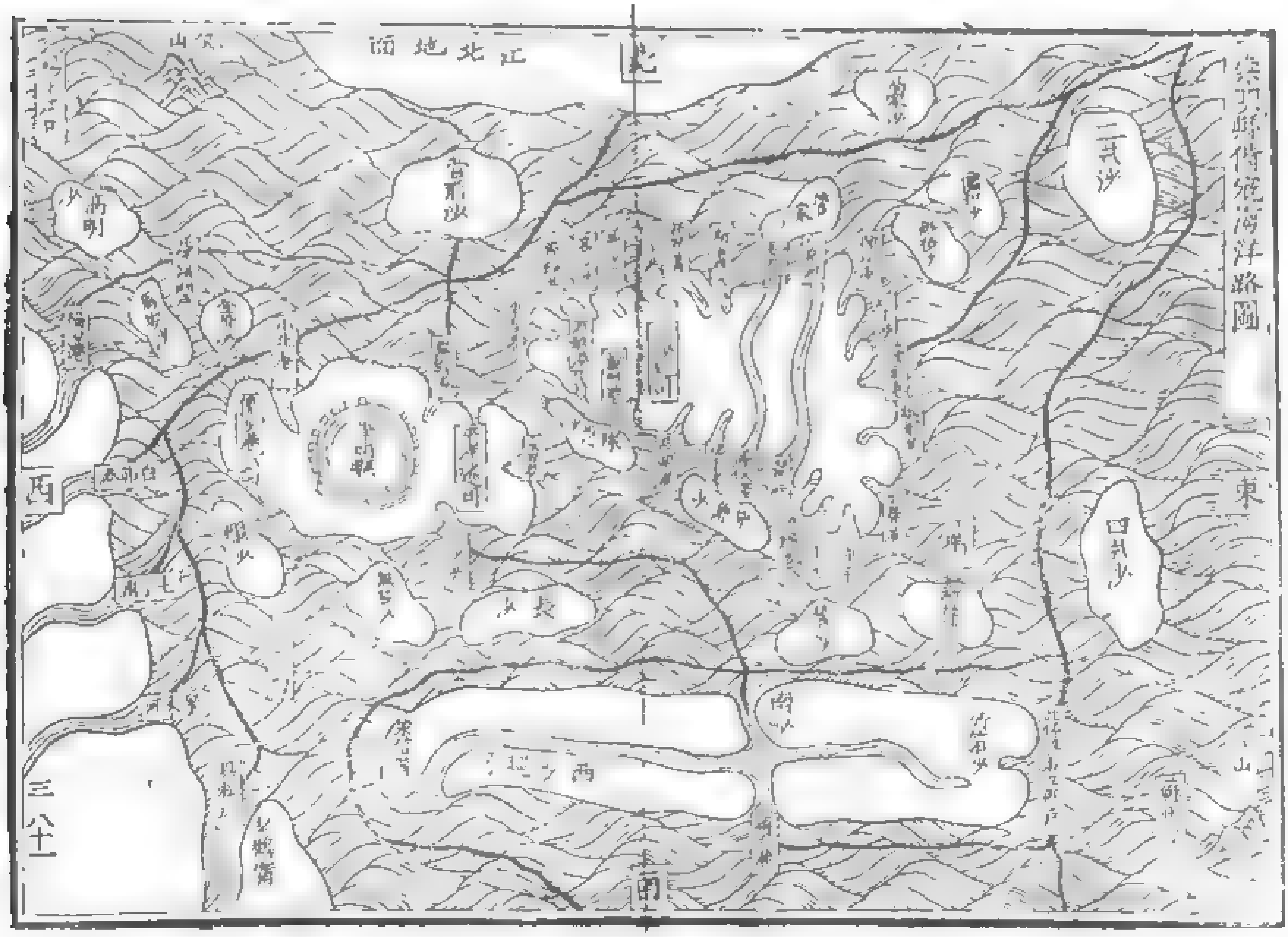
按

國初兵制凡守禦千戶所皆設百戶十員每員統兵一百二十名惟崇明千戶所設百戶二十員軍二千四百名何哉蓋

國初原設有備倭風船十隻停船於縣東南以爲水寨宣德間鄉官給事中彭璟因所軍出海守城乏人

題請添十百戶守禦城池厥後世平船廢原設備倭軍亦掣入城協守而其數遂永永加倍矣

軍門林 云崇明雖稱孤縣然有諸沙以爲護衞邑人尤多勇悍且諳海戰即內地郡邑可以得其死力所貴駕馭之有道耳



崇明海洋路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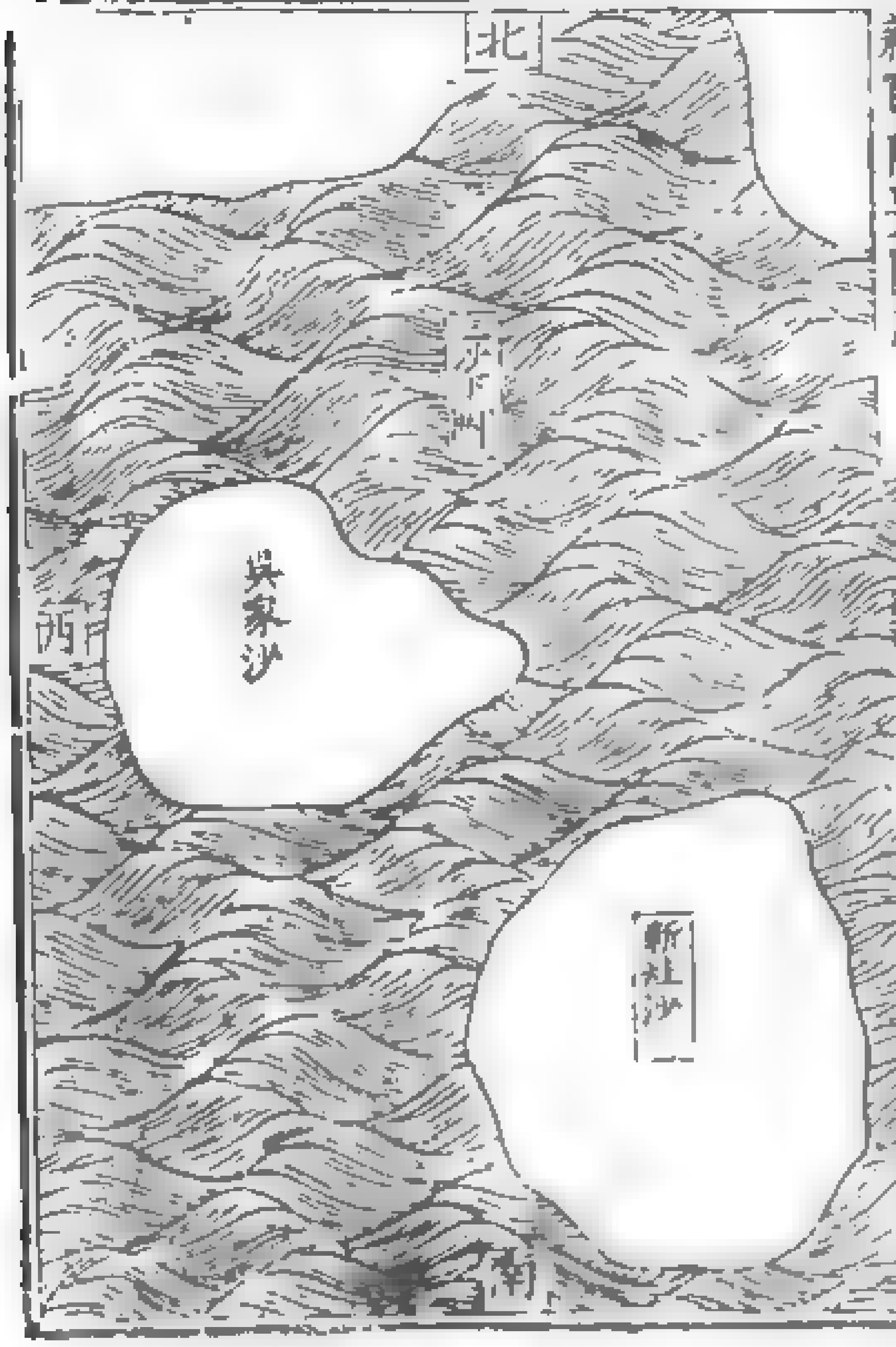
或問崇明諸沙孤懸海中賊舟無不可至其何路之有曰不然舟在海中横行而無阻者惟外海深洋耳其在內海如山東遼陽廣福浙竹勞劒秀之類山根連絡非得其理不可行也況崇明在淮揚之南嘉杭之北雖無山島而險沙磧塗徃徃延可數十里糾纏錯雜舟若觸之則膠淺閣滿之患詎能免乎故倭船內犯必由洋山分鯮坤申針則經竹箔以入吳淞辛酉針則歷三沙下脚新竈沙宋信嘴北以入劉河七丫或過吳淞江而不能入也則宋信嘴之南亦可以竟達於劉河也竹箔沙之內高家嘴之外沿海而西北者謂之揚家路海船得此方能展舒自七丫而北則江南之常鎮江北之淮揚無不可之矣或自竹箔而得東北風則轉而為坤未針青南金山罹其禍也或乘輕舸由哨馬綉鞋之類而來則自三爿以西或出圖扭之南而犯三沙或出圖扭之北而犯平洋沙營前沙犯平洋則江南三郡受其害矣犯營前則江北諸郡受其害矣寇艅之歸也亦然若自諸郡敗而無所掠則必洩忿於諸沙故寇船之進退也有五路焉三爿者諸沙之關鍵也三爿之北圖扭為重三爿之南縣後為重新竈沙劉家河之要路也竹箔沙吳淞江之要路也兵船會哨雖各有信地然禦賊於門户之間孰若禦賊於藩籬之外為第一義乎若曰海中無路隨處可行此正兵船規避之說也是不可聽

軍門林　云大海汪洋無際然其中有必經之道此殆天設之險以俾我兵可守要害也若無分深淺乘潮可至則禦兵愈益難矣

三爿沙險要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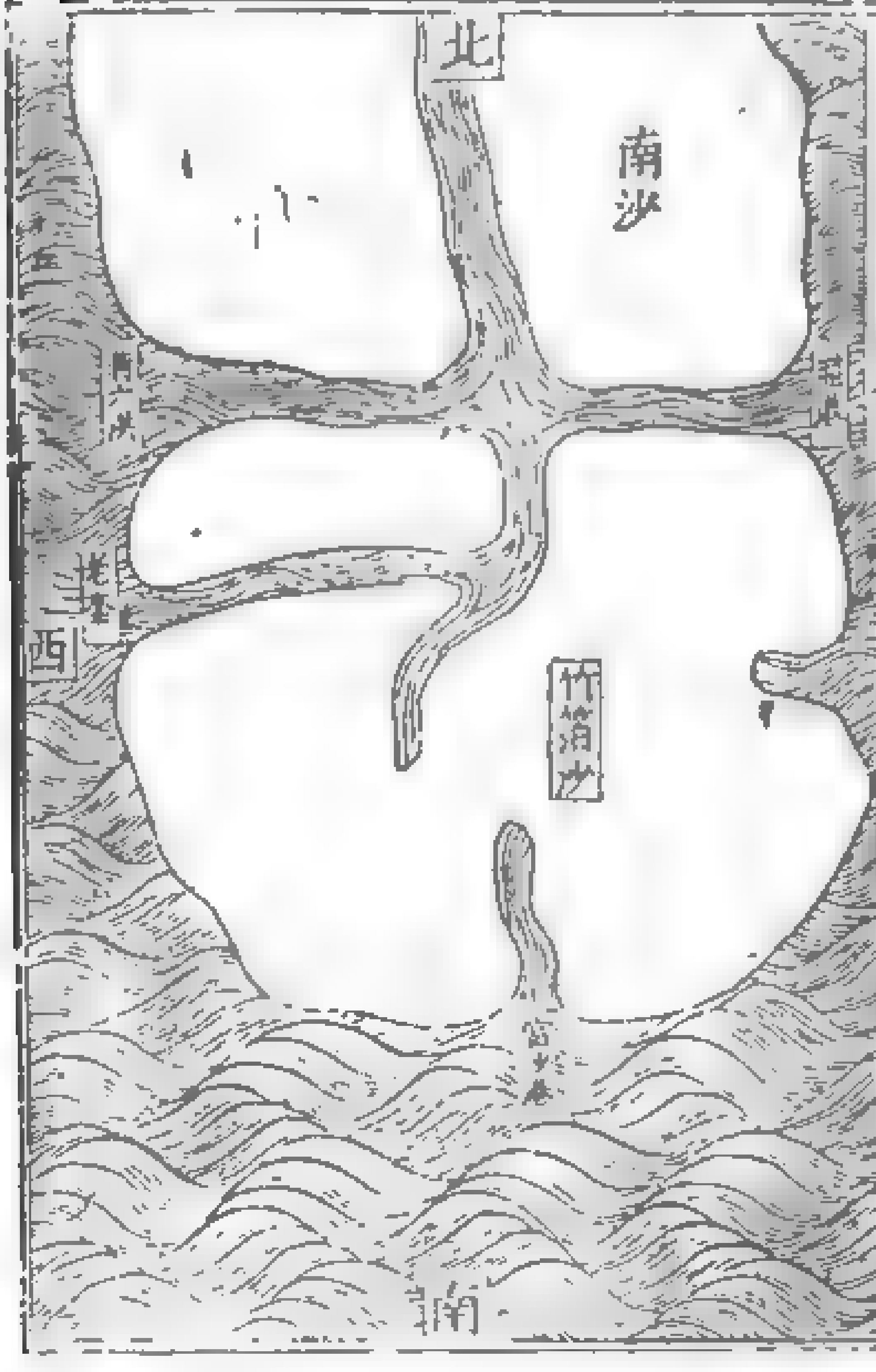
三丫沙在縣治東北孤立海中四望無際倭寇從東北大洋而來必經此沙蓋浙直之咽喉也賊若南行則浙之寧紹台溫直之蘇松無所不通矣西行則本縣三沙平洋沙常熟福山許浦江南之常鎮江北之淮揚惟其所之豈直一邑利害之所關哉舊說謂爲各沙之門戶亦見之小矣必設重兵防守而各沙兵船以之爲會哨之地賊至則極力截殺互相策應遏賊上游此其第一關鎖也

新竈險要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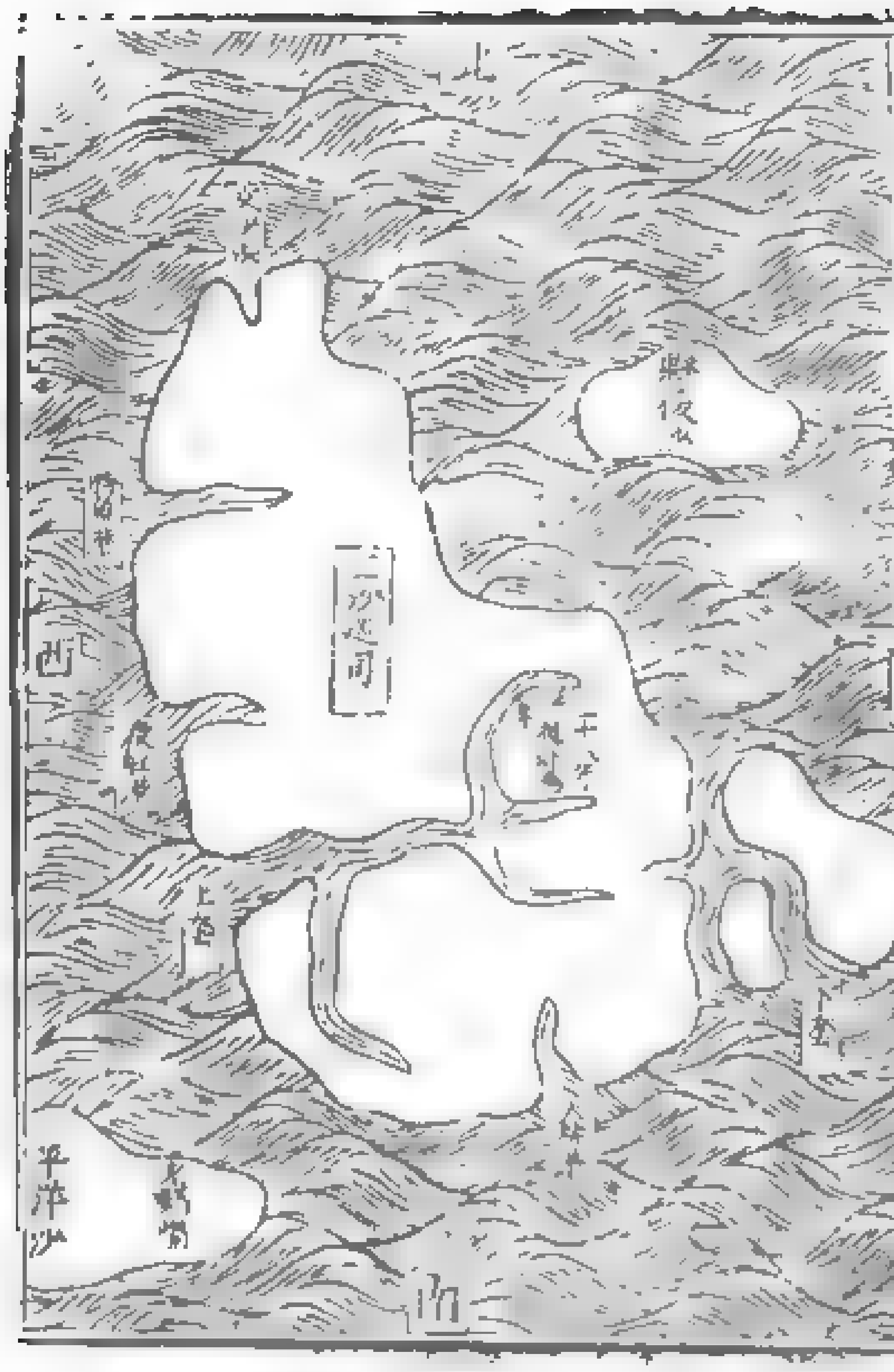
新竈沙在三沙東南竹箔東北其東卽無際大洋也三沙下脚爲各沙門戶新竈沙實逼近之自此而西則宋信嘴在焉蓋不由竹箔而徑可達劉河亦一間道也第此處沙塗暗伏非熟知之人不能行故倭寇大綜不敢直擣然在我不可謂非險要而棄之況逼近三沙此尤當慎

竹箔沙險要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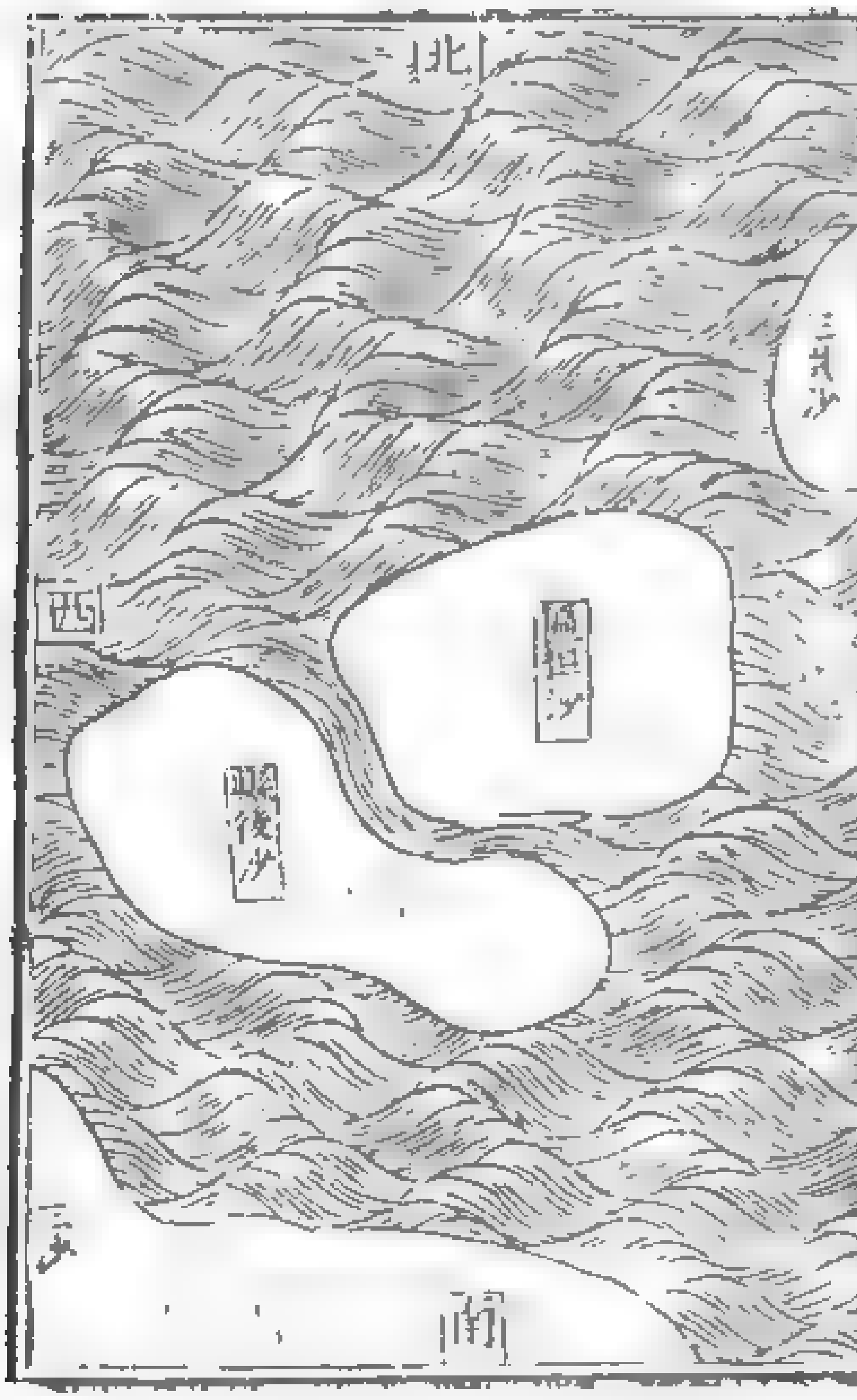
竹箔沙在縣治東南七十餘里乃南沙之南盡處也外為無際大洋南與尚家嘴相對為內海之南門賊自洋山而來欲入吳淞江等處此沙正當轄壓之閒賊舟過此然後由楊家路沿海而北吳淞江首受其衝以次而及劉河等處必設重兵於此與三爿沙宋信嘴兵船會哨互為犄角若賊至此則竹箔兵船為主而新寵兵船從北應之吳淞江兵船從南應之必使賊不得過此則內地可高枕而臥矣

三沙險要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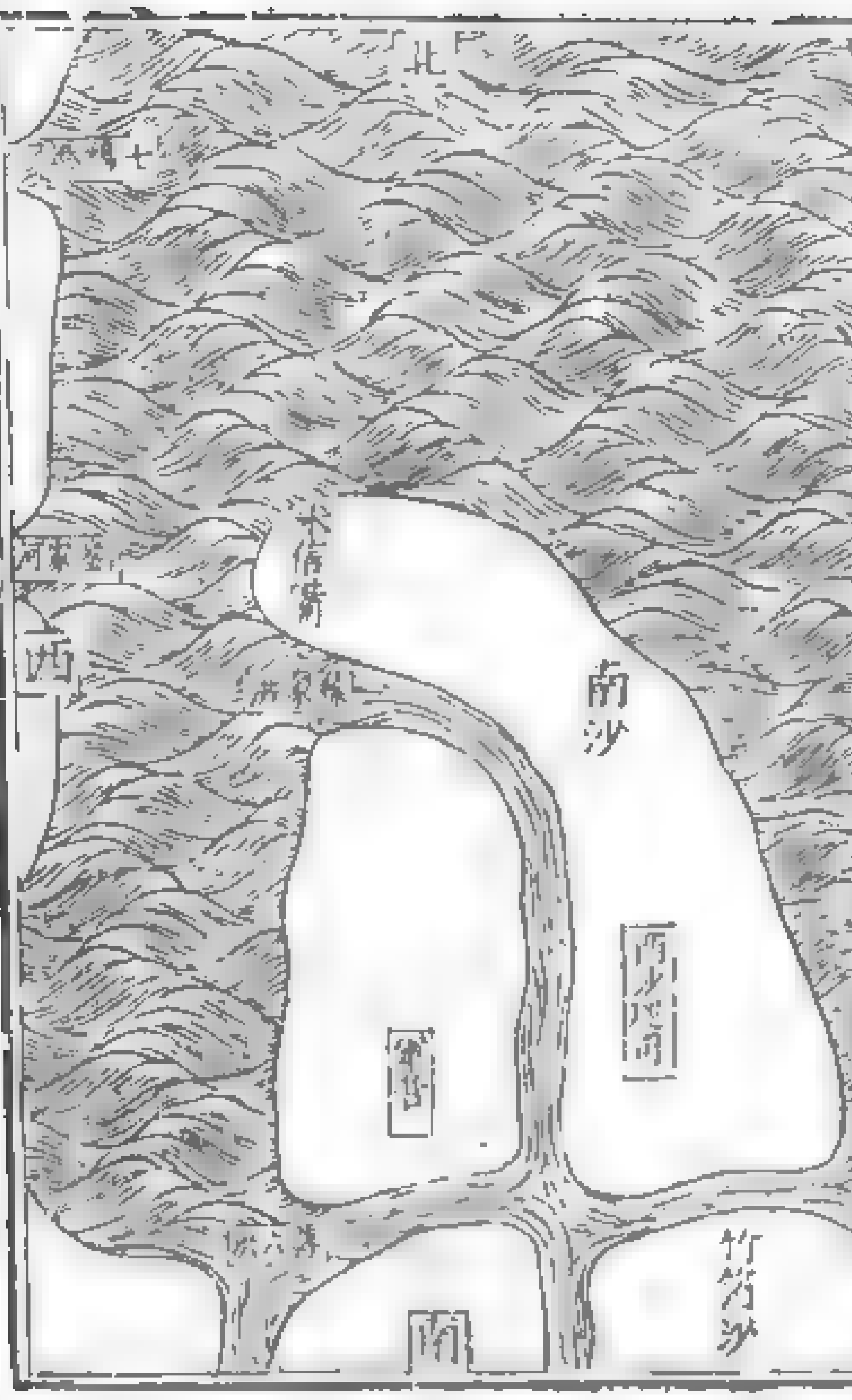
三沙崇明舊縣治也控諸沙之上游為一邑之中土
國初建縣治於此又設守禦千戶所俾兵民雜守極得備禦長策因東近大洋海水衝齧城北易圮遂遷平洋沙而此沙僅一巡司領之吁失險甚矣蓋此沙下脚北通狼福南通宋信嘴江南江北數郡之關鎖也須於春汛時月叅將督兵船於此駐泊分遣遊兵各沙會哨使賊不得過此以達崇明沙庶幾大江無虞而　留都
陵寢安若泰山矣

縣後匾担二沙險要圖說



三沙俱在縣後東北三沙之外户也賊過三犮南行則由
縣後以犯三沙吳家等沙北行則由圓坦沙以犯營前等
沙然後北入通泰南入蘇常必設兵船守之以為第二重
關鎖猶可遏賊深入之勢若棄而不守賊得縱横豈直一
邑殘破而已哉

南沙防要圖說



南沙在縣治南七十里與竹箔沙連壤即西沙也其西北
盡處為宋信嘴與劉河相對倭寇自竹箔而西為吳淞江
兵船所截不得入必自此而北之宋信嘴其南北二洪必
由之道也若設重兵於此與吳淞江劉家河之兵相為犄
角吳淞江兵船從南應之劉家河兵船從北應之賊豈能
直犄乎不然劉家河受其禍七丫白茆以次而及矣

營前沙險要圖說

營前沙在縣治之北爲大江入海之砥柱賊舟過此而西則江北淮揚江南常鎮任兵衝突矣必於此多設兵船與狼福互爲聲援賊始不能長驅入江也

爛沙險要圖說

爲縣後三爿二沙賊若乘東風過茶山至此則徑入大江視其舟之所向若向營前沙北行則犯江北若向西南行則犯崇明或犯福山等港其患不在太倉而在常熟江陰丹徒矣此一定不易之勢也大抵諸沙紛列其名甚繁而究其要害當設險者不過巳上三四洪而巳此外諸洪時沙伏塗潮壅則有洪之形潮退則閣淺而不能行方其壅也舟亦不能大艅而過故東南海口以高家竹箔爲要東北海口以新窻爛沙三爿爲要守此四路則豈惟蘇松可保安哉所以固長江之上游而 留都
陵寢萬億年無疆之休亦在是也

軍門林 云按丁巳賊犯諸沙適我兵聯絡賊窘竄相竊嘆曰不意中國嚴備如此則諸沙者誠天設之險也況沙民諳習夷情可與協守惟主將號令不嚴以故賊能突入若使肅衆志協心膂乘其方散奮我死力雖傾島而來蔑不勝矣

崇明險要論

崇明孤懸海中四面受敵隨處可登其港口十餘如錢汀粮艘船洪之類賊舟無處不可收入而耆龍港直通縣城之内尤爲緊要皆險之當設者也但崇明險要與他邑不同他邑或在邊疆或在腹裏江湖山鎮相機憑藉爲寨爲屯一時可以據守崇明則茫茫大洋諸沙環列賊若登據一沙則其衝突之勢縣城爲之岌岌矣況可俟其薄縣治而後制之乎故須以本所官軍本縣民兵二三千人專守城池與本邑港口而各沙則以眷民兵船分屯互哨相爲

聲援賊來則拒之勿容停泊賊去則追之無分彼已則凡環列諸沙賊皆難犯而況於縣治復何虞乎曾聞寇船之來東南必由乎竹箔東北必由乎圖擔正東必由乎三沙下脚之三者皆在諸沙之外乃崇明之外户也三處哨船往來不絕則賊之踪跡可知而為備不難矣若捨是而泛備乎諸沙則猶扃鑰不嚴而縱賊內入拒之於堂奧也可乎哉故平洋設備不如諸沙之善諸沙設備不如三者之善或問倭性狡悍豈沙民之所能敵乎曰否海中之洲有山者謂之島無山者謂之沙沙島之名雖殊其為海處一也深淵巨濤閱歷出没島人能之沙民亦能之迎潮戧風低昂傾側島人能之沙民亦能之火攻石擊進退衝擊島人能之沙民亦能之危礁暗磯練達趨避島人能之沙民

亦能之更船針路候望推測島人能之沙民亦能之風飧露宿服習忍耐島人能之沙民亦能之殺人于貨狡猾狠頑島人能之沙民亦能之弗閑原野弗交短兵而但相與角智力決雌雄於湮波浩渺之鄉沙民何歉於島人哉所貴者用之有道馭之有方得其心斯得其力得其力斯得其效矣

崇明縣倭患事迹

洪武二年

秋賊掠縣境

舊縣治也即今之三沙
倭奴剽掠民財殆盡

永樂十四年

五月賊陷縣城

十二日倭奴突犯舊縣治劫
掠入之殺擄官民三百餘人

嘉靖三十二年

七月賊據南沙

賊首蕭顯與徐二等既陷上海由吳淞江出洋官軍截之不得歸率五百餘人登南沙據之官軍焚其舟時七月初七日也巡江御史周公承學檄兵備[illegible]守備解明道同知任環率兵船征之方布陣賊所新黨大至遂歸守要害南沙攢要害沙之為賊有官軍不能困矣

十二月副總兵湯克寬討賊於南沙敗績

克寬奉
命討賊賊負知之招集各沙亡賊以待克寬帥舟兵應海時環將兵於海濱謂克寬為南總兵[illegible]將兵必善射以所部者民兵[illegible]不足敵將發兵抵沙岸天未明克寬進兵[illegible]沙岸設伏伏兵兵半至伏起殺兵大驚[illegible]顧潰而敗死者半餘人克寬收兵[illegible]自車書民與賊相持士民心素[illegible]賊衆動發智環皆覺知而預[illegible]得之擊懼惡欲走而不可得

三十三年

正月賊遁走如嘉定

先是除夕環歸
郡賀而委者民皆兵守賊兵飲節酒稍懈遂乘間出奔之嘉定施家港登劫

賊復據南沙參將解明道擊走之

二十一日南沙復到賊船二隻旋泊野芽港二十二日明道帥師擊之斬獲過半餘賊遂遁而去

四月賊掠諸沙

初十日倭賊數百人登泊舊縣水寶港殺掠燒而西由三沙營前篙與南諸沙皆有賊蹤殺掠南沙尤衆

五月賊陷崇明縣知縣唐一岑死之賊尋滅

一岑素忠勇嘗鬬初三日舊縣水寶港之賊數城一輒為所敗初七日城有[illegible]者賊來多禦之終陷一岑率衆巷戰手刃數賊賊大敗遯去一岑公死重而死賊尋復入城據之諸者民相與謀曰唐公

引兵而賊留城中我輩之羞也相與戮力死鬥殺二百餘人無一生還者

三十四年

四月賊攻縣城

廿七日賊登平洋沙二十一日攻東門縣令署印州同張思千戶陳隆等悉力禦之賊乃退去

五月賊再掠諸沙

初二日江北之賊泛海而來過前沙過新至復合二艘登岸焚劫五日賊燒南沙火光燭天有八日二沙營兵皆驚三沙兵寡兵疲賊無何三沙之後復登平洋諸沙焚劫是時賊後民盧燬燼殆存無幾矣

三十六年

賊掠營前沙同知熊公梓禦却之

時熊公提兵東守縣城聞報亟駛將與禦風便遁

三十八年

四月倭船突至瞿家港官兵禦却之賊屯三沙

先是兵船懼於出洋潛泊內港賊至多不知備其滿載而去則兼以爲功翰林唐公順之畏其人也免官家食則屬焉以偽身從類嘆口痛言之新民撫塗炭如湯手肉惜無能弔之至是言官交薦焉擢職方主事奉

書視軍清至吳審查歷年飛報凡寇登劫地方月日與官兵鏖遊賊編手號貫民船微行至海上各官兵見之大驚公詰之曰

親定命吾查究功罪爾曹縱賊殘破郡邑死不可逭衆譁然拜公曰某賊於某月日登某岸乃某之信地也不然報實而是汝名手某害出沒不可勝限力也可恕也某未嘗戰某未嘗不戰官也公以自爾何得狀我衆相顧語塞叩首不已公問何知釋衆乞立功公曰不然吾乃督戰官也爾曹但各畏吾臨陣用印而識之吾平日之稽考乎敵自具兵之罪招油用江陰出江之異吾方貨汝衆從之公念劉先之術或由江出海江陰出海江陰出江收揚子松江之安定之出不可測吳淞江出海投詩浦收揚舍收盜子門收定海可風怒當隆冬月黑人不敢行而公獨給繹於渾驚中間諭將官之潛泊者治之或以偶對風對公劫之曰吾至不知寇至乎知之乎叱左右縛送軍應諸將號泣而顴公杖之百取其再犯連坐其結門

登岸兵分爲三撥每撥弁千人以防賊二撥且示我兵無歸意以各七十艘本縣爲三營畫則偵則總兵及某兵條日將沙分領參將而餘里某營我兵著抹行令二五寧里不某各灘營艙賊猛勢暴我兵賊至各守文宣大貨則中兵而已然沙地反賢楊賊衍我我吾兵常以上諸公中則鼓有鳥而緊賊主短公今茅人竹勢潛發敵親至之賊勞發赦而度急華能近公令入昇昇潛發齲吾軍著所沙爲羅發赦發齊來吾而人非賊火之器走公公縱誰旃諸將之以本寶賬竹至發齋赦一從…

汝海筆酸投小嶽寞本四有可若寔將火近短反多七各兵登岸分爲三撥每撥弁千人防賊二撥且示我兵無歸意以因西茄胡方民石而寨家章洋等公之器公貫揚智十艘分爲三撥賊各辛蒸用出之爲息留弩樹不弗昇走令茅賊而餘本營母鄰通熱爾銀需兵敵業同也完顧也公人竹勢猛里號客縣計癢一春令乎武圖走吾節諸公竊昇潛恐我恐爲技賊生不痛職汝欲可意之在歆制將不欲發觀吾兵爲營每撥走靈過傳而爲實向耳自適度我策信帆碩我軍常我晝技弁而並三資循擇藏來公謝其汝知公觀諸將軍者恬抹則千以另僅千公弗惠不官問從該無之馬李將鬥至公之賊登人防黨錄人曰諾耳如兵其北家難矣吏嚴將鑄郎習沙之打令賊勁鏑若從平縱頭不故平行編誅擒陣諸擊從各中所負二撥兵彼級征三賊巴戰曰三令際之而兵將賊竹官大賞則總且渉何汝而單陝公固不軍原爲不然望將戰前逆家健諫兵示總事還殺號民曰罪開病藉告可公數口異中戰又五守及表督予則而立屢惡故武與有吏將從者只分發敵有里不某兵胡吾賊之不年是應全所司旨分各然不而說度爲而數條無公今亦分已吾何若走可過而之營弄茲出前事賊已日將歸兵但渦自或不言以公光口則之衛諸敵果真華好然沙分意乎用無兵前敵也親曰非様氣不曰將非弄能主將賊地領以

兵部主事唐公順之與兵備副使熊公梓督總兵盧鏜副總兵劉顯等兵大圍賊於三沙

自是將官皆以鼓譟爲招由於倭賊中達先是唐公率海舟初九日倭賊至三沙登岸四月初九日撥兵與總兵盧鏜與把總劉顯擒賊二百五十級賊不得入寨且不急中國之法以圍日緩不可進口劉家港官兵拒之數日之擊賊故此此未無益實且苟延以圍歸手逆知三沙盧獲若

總督大司馬胡公宗憲檄兵備熊公撥總兵盧鏜副總兵劉顯等兵協勦三沙之賊而遂請唐公與協也三沙提兵揚之李之公遂請有唐公之起方也劉公三沙撥兵督揚李之公好刻總敵公留疑公沙之不南可公白備日江兵之賊勢南笄多留疑事邀擒而請舉日復請去敵者江之內敵數已去錄多公不非舉帖吾日兵征賊而立不南乃曰立兵乃兵敗南陳不行本日公兩克也吾治兵管清史公宮之吾行人不請先生留吾未接高賊從公度之以行得熊公許造未奉兵舟廣七尺乃四曾人鏜奔木特錢前二人捉刀隨舞將佐吉將佐吉中發前人鋪刀之勢吳盧吳發佇中發前壘人馬刀之利吾人盧發吾而前別之箭如知還者二汁餘里我乎得遣

郎換汝矣
眾大悅

六月提督都御史陳公錠以告病去俟代於丹陽

先是唐公數陳公錠之約過海督戰兵以亂官目之弗之責又

教諸督視軍情槩生殺權陳 敗以旗牌從宜行事公時此臨戰號令儼如提督在陣不讓陳之上疏得兵也一符

俞 旨即還蘇州旗牌官皆去還撫御史朱公某方丁憂從江御史自五月交代未至諸事皆兵解兵餉不給公莫知所措移書與陳公曰東南不可無公況三沙正在緊急用兵之際願少駐以待事寧此不過遲公十數日遲山之舉而謀而判書關係甚大也陳弗許或與公曰而非守一方之官也專既擊而註疑担子何如公口

錄 是以我為提督軍情官假如高坐省城今日移文督之總兵日移文費江南兵黨此等使千五二十歲外人豈智不及此類工南無一上司號千二自人未有所謂音如餓虎若登毛岸竊不可言致與兵備兩舟經月在海霧督將士困賊於一隅少上主於為巢之舉則我兵素怯須別選精兵後隊圖之耳吾本意人只幹長人事差出議萬不致討也

七月順之如杭州能公桴督兵困賊賊遁之江北

賊勞窮蹙以沙民星木造舟爲逃竄計我兵餉亦將盡唐公曰事急矣誠若渡舟而西沿海兵船之人監督賊必登岸如蹴鬆遠不可收拾矣追勦三少兵屬之無兵備而自西歸申嚴水陸將士約東裝詣陳公錠議兵食陳曰吾行矣東南事專有悔老在君其國之時天大旱未賞若藝公謂東事口後寇之患地方困資有限公爲擺興若不上書而去

劉 從不行精賊之驟資千里生靈與若命請問責安所委防公然之公乃如杭州胡公宗憲見而許之日三沙不宜急吾方調兵船海寇君胡以朱也公曰動兵不至賊前與處兵報糧不繼兵古公以主須假共宰會單惟方能爲役耳稍餉公若其言公將出定海寧有三少之兵能爲役耳月十六日四更南大作之賊乘閑少之策舉叛至月十六日四更巡岸公閩之一賊乘閑由北岸遁去之次日把七星江北剿賊李公曰若在江南將不官能賊之賊而縱一面趕江今方賊啓已定早晚賊矣若入刺協吾事何驗實吾北至二月不曾來毒江南地方不能搶民財皆吾賊力也吾乃看人行事之官原無兵柄而爲能畀我哉

劉 廷廉撫我視軍情江南北皆吾責任也而爲能綏我乃相與勠力無何賊平公歸謂人曰使江南有

一李克家搗賊巢功次單何獨畀我頗難苦是又日江南賊每走然大受挫凡在三沙者無一生還島夷聞之必數年不敢近邊將唐公力主滅賊一時行役者多懷之或議其輕出或貴其武功不成或誇其勞復閑猜勞成疾斃官而卒卒後淚眾不至蘇松人始知感其恩德云

軍門林 云詳觀崇明倭患則順之唐公之功亦偉矣至於力贊陳公錠上旱荒疏與千里生靈造命非痛瘝切身者其孰能之

土賊要害附錄

吳縣

出賊 就於本處聚劫

五龍橋 在閶門外鮎魚口通太湖

長洲縣

出賊 從於本處聚劫

沙湖 在婁門東二十里官塘湖南有沙湖前賊盜四野素爲出賊淵藪不

金雞墩 在虎丘山西北處出賊雖不似沙湖之多然爲患久矣

聚劫

射瀆口 在許墅南十里官塘

長船灣 在齊門西長蕩草蕩諸北湖通

鹽盜出沒 頭鹽出貨大舊而行則爲私鹽船謂之鹽徒普盡空同遇身即劫則爲劫鹽船謂之蘆賊是此處也稚在大水瀰野是以郊處往來各無逆阻

夾浦 在盤門外二十五里官塘東達吳松江

金雞涇 在胥門東通吳松江大里

西界浦 在縣治東四十里北通陽城湖南接吳淞江

雙廟頭 在角直南近陳湖

陽城湖 在縣治東北十餘里

蠡口在齊門北東通陽城湖西通崑湖北大蕩

崑山縣

出賊賊於未實聚劫

新洋江口在東門外四五里官塘南通吳淞江

聚劫

新岳廟在縣西南三十六里大河交汊五條小河交汊四條通陳湖蕩千墩雙洋最極為空野

三汊港在縣東南十里南通吳淞江北接新洋江水大而野

夏界浦

鹽盜出沒

殿山湖在縣東南六十里雄跨三縣東日華亭南日平湖北日崑山

顧浦口在縣東南十里近吳淞江上

白蕩在湖之北有大有小皆以白蕩名在五保者二在老鴉窠者一在陳墓者四均之為鹽盜出沒者也

常熟縣

出賊

包巷邊大江

西洋港邊大江

已上二處專出大盜外而揚子江內而五湖各處行劫其夥多其根固未易以芟刈也

聚劫

吳塔在縣南與長洲交界之處官塘之上此處鹽盜亦出沒

鹽盜出沒

白茆在縣東北境出海之處

華蕩口在縣西南

吳江縣

出賊

太湖之濱如因瀆間村震澤之類無非出賊淵藪

聚劫

八斥在縣南二十里官塘　火汊港在王江涇官塘

鹽盜出沒

鮎塘頭在太湖東北

汾湖在縣東四十五里東通三泖北通震澤

嘉定縣

出賊

牛角尖在縣東北近海素出有名大盜未易擒戮與常熟之包巷西洋港同

江東在吳淞江口之南老鸛嘴一帶是也負鹽之地

安亭在縣西南與崑山交界極半荒旱之地故多盜

聚劫

黃渡

太倉州

出賊

甘草在州治東北　陸河

聚劫

濱海大港民舟乘潮而行百十成羣盜不可劫小港多不通舟賊無所劫故聚劫之處太倉無可指

江南經略卷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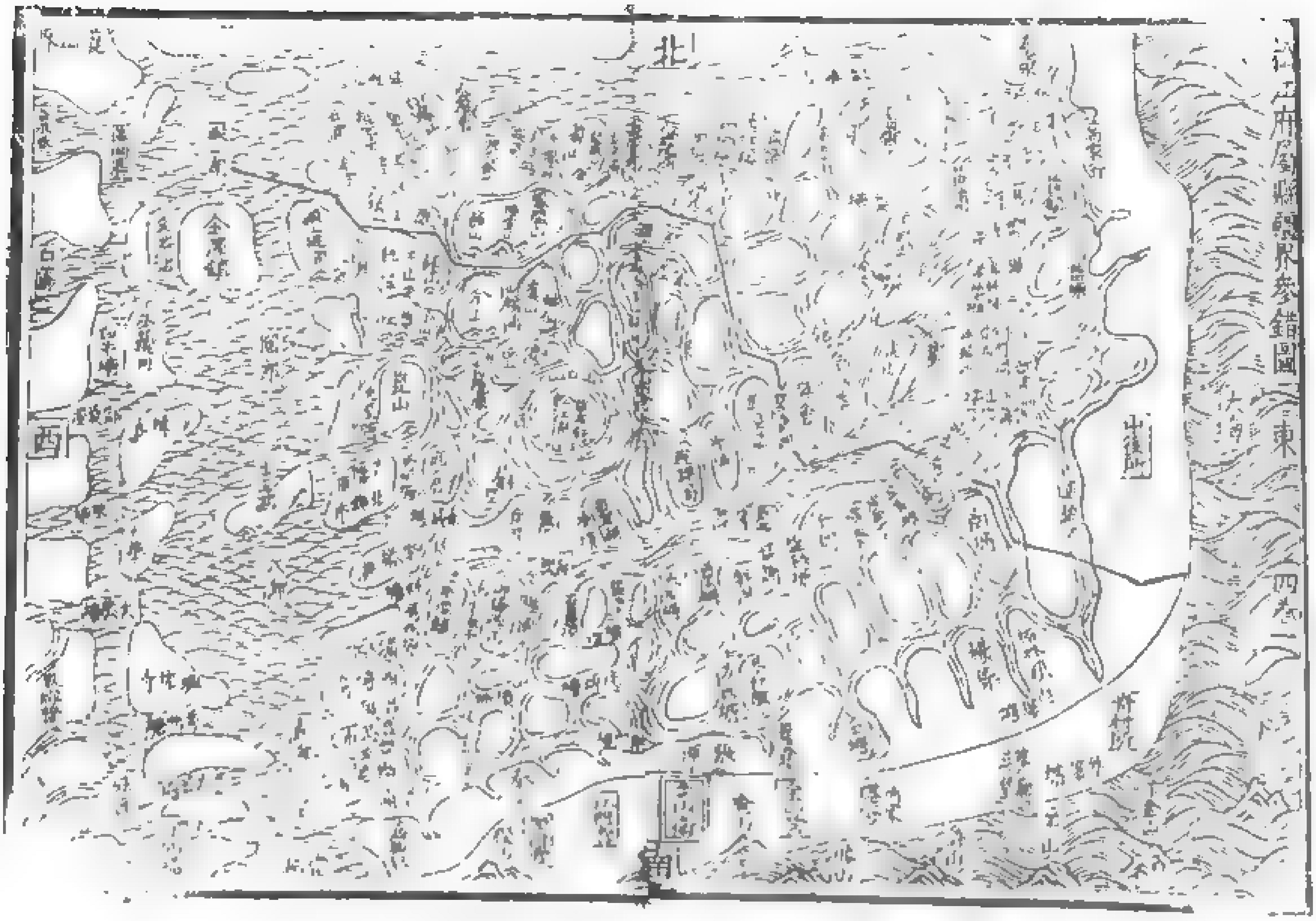
江南經畧卷之四目錄

松江府屬縣疆界參錯圖
松江府總論
松江府備寇水陸路圖
松江府備寇水陸路論
松江府海塘考
華亭縣境圖
華亭縣總論
華亭縣備寇水陸路圖
華亭縣備寇水陸路考
金山衛險要圖說
以船易馬議
柘林堡險要圖說
青村所險要圖說
曹涇鎮險要圖說
葉謝鎮險要圖說
張涇鎮險要圖說
朱涇鎮險要圖說
華亭縣倭患事迹
上海縣境圖
上海縣總論
上海縣備寇水陸路圖
上海縣備寇水陸路考
南滙所險要圖說

 一

川沙險要圖說
川沙堡議所錄
黃浦險要圖說
閔行鎮險要圖說
烏泥涇險要圖說
屠行鎮險要圖說
上海縣倭患事迹
黃魚船議上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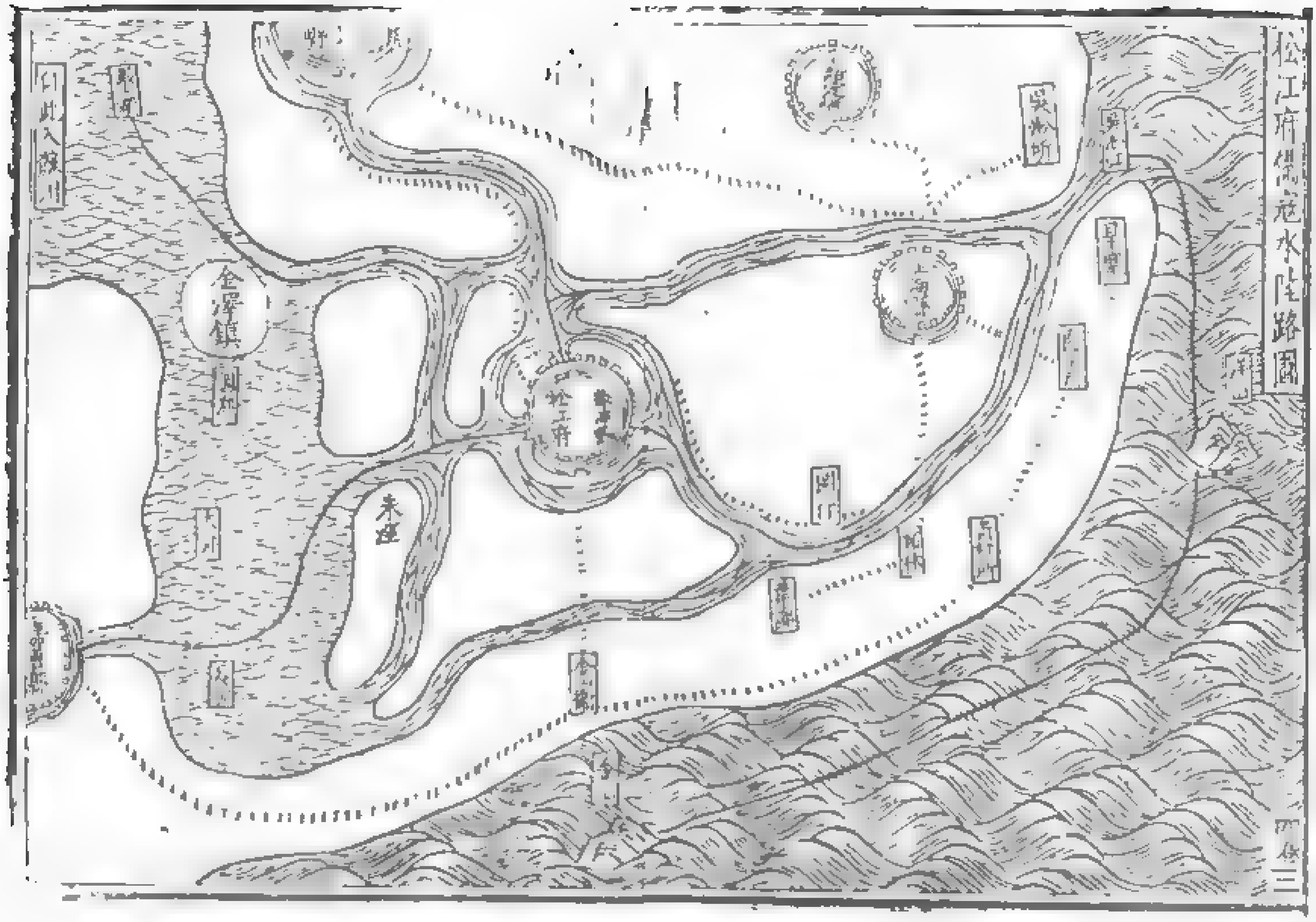
松江府總論

雲間爲自古大兵不經之地而惟倭變爲可憂蓋東南二面皆濱於海賊易登犯且居蘇常上游爲浙西外捍是以惟患獨深於他郡也其守禦之法有三重焉守金山衞青南二所獨樹營落廟胡家柘林川沙等堡循海塘而東北者陸路也守吳淞江黃浦口自東北而西南者水路也此第一重也守三林周浦曹涇張涇等鎮爲海塘聲援者第二重也守閔行烏泥朱涇等港使賊不得渡浦而西者第三重也之三者吳淞之守爲尤要蓋倭寇之來水陸並進若守浦斷舟海塘之寇豈能飛渡哉其勢必由吳淞江口衝入不問原來倭船與擄吾民船一潮可至耳必以閩郡水兵悉力禦此斯上策矣

部 按松負海枕江民生其間多秀而敏尚清雅飾玩好境內皆然而畏首事喜隨衆信鬼惑訟家招異徒盜之招也悉力以守浦口者防其潰也一潰則退保郡城難以遏其衝矣愼三重而嚴吳淞其攘外寧內之上務乎

本府城池

城周圍九里一百七十三步 池闊一十丈深七尺餘 門四座 水關四座 敵臺二十處 窩舖 雉堞三千四十八垛



松江海塘考

海塘之制本爲捍禦鹹潮害稼而設自春秋時范蠡築捍田之後東南田利漸興財賦漸盛即有此其來久矣其長綿亘　里起於嘉定之老鸛嘴以南迄於海寧之澉浦以西高如城垣內外皆有塘溝相夾自設此塘之後而松嘉杭無入海水口禹貢曰三江旣入今三江之中東江獨湮沒無可考職此之由也是塘也本爲田利而設

國初信國公經畧海防借以設險備倭湯於海防論中詳言之矣因塘舊迹有湮有存識考而表出之以爲直隸軍門之助獨舉松江者杭嘉另屬浙江提督俟他人措倒而自述之曾不敢濫及云

西起金山東並南滙北抵吳淞其閒窪口雖多沙塗其

遠倭賊易於登岸我兵難以泊舟

國初原設塘濠因而增築庶易防禦

自一圍起至九圍止

護塘內外有濠濶四丈深一丈五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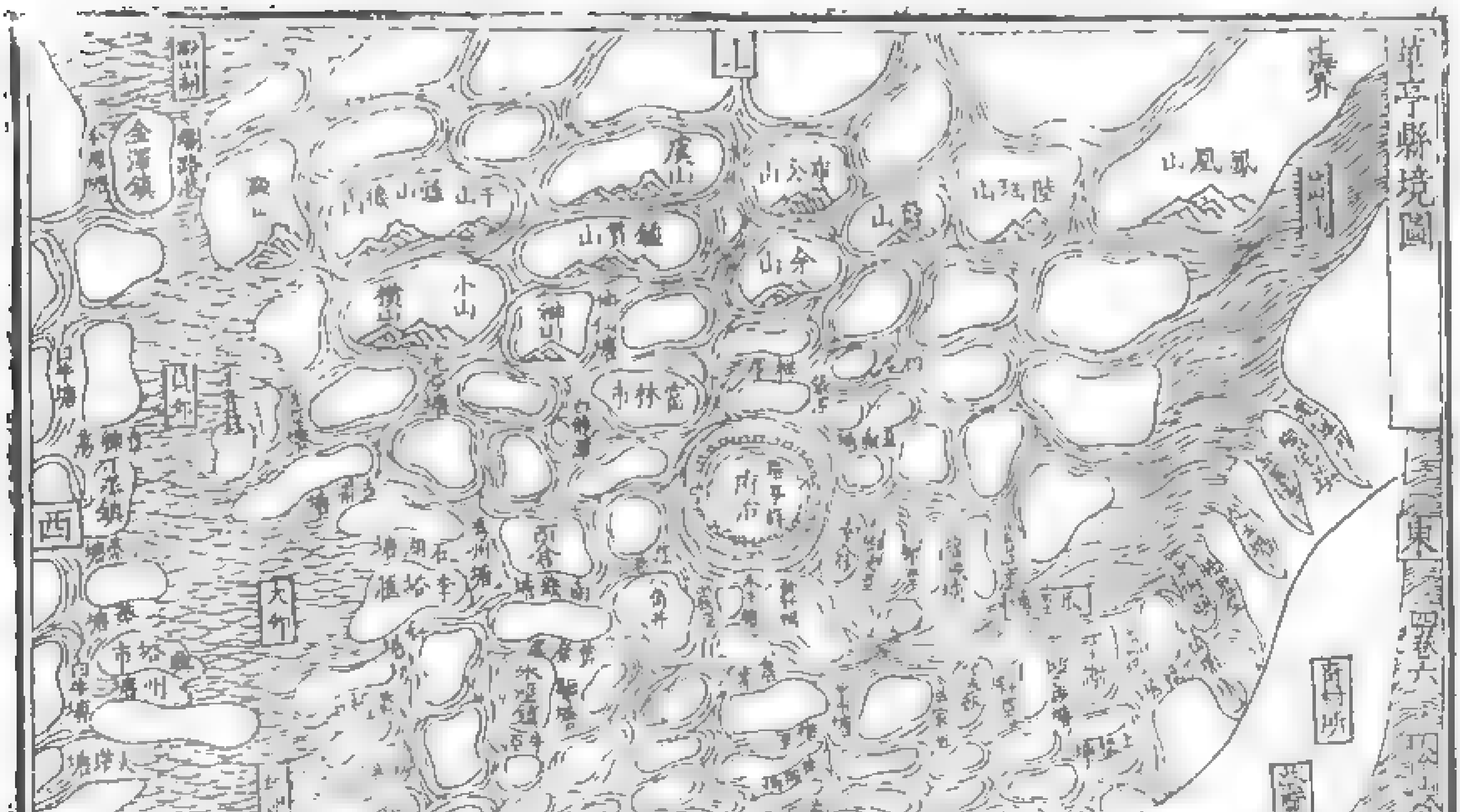
每一圍設弔橋一座聽民出塘生理官軍瞭望如有賊即以弔橋掣大距塘而守遠可攻以箭砲近可刺以戈矛

護塘之上每一橋造窩鋪三間以便鄉兵止宿

松江府水陸路論

松江一府為縣者二曰華亭曰上海也然上海當賊之來華亭當賊之去故同一府地也而利害有淺深何言乎賊由大海而來登泊海岸者必零賊也從江口而來還入者必大䑸也零賊登陸以漸而積易於勦除大䑸入江其勢必盛揚帆直入城下然後分䑸掠華亭諸鎮此必然之勢也故曰上海當賊之來華亭附郭不當賊至之衝其西北澱山三泖可以通蘇州西南呂港獨樹可以通嘉興賊如二府必由此進志在二府則無志於松矣故曰華亭當賊之去

軍門林　云自嘉靖甲寅賊連犯上海及松城未嘗有借道松郡而竟往蘇州嘉興者然則上海當賊之來華亭當賊之去似未必然但此中大勢自是如此惟水備吳淞江黃浦口而歸重于吳淞陸備青南川柘蔡廟得柘營而歸重于金山戰守兩修雲間安堵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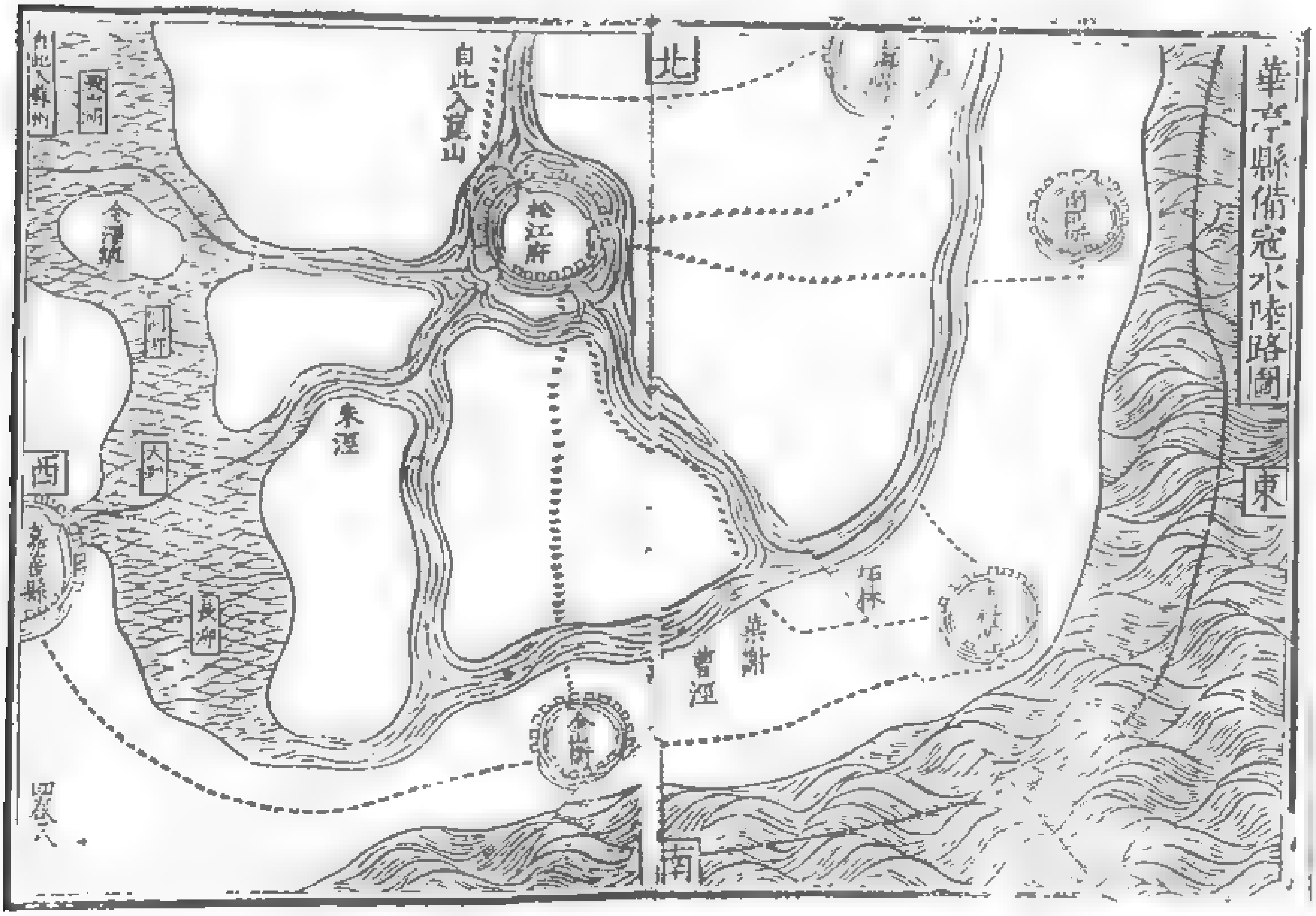
華亭縣總論

華亭乃松之附郭縣也泖湖鍾其西大海枕其南吳淞江遶其北受嘉湖諸水之下流本澤國也故港汊甚多利於舟楫舟師之絕技莫如鹽徒沿海如曹涇青村等地鹽場在焉鹽徒之所聚也若能撫而用之則不必另募兵勇於禦寇也何有但此輩狼子野心惟利是圖用之則公行劫掠急之則嘯聚泖湖已非一日之故矣識者謂宜擇本地大家為衆所推服者統率之而官收鬻鹽之權或倣荊川唐公江北剩鹽之意或效見泉鄢公浙西小票之法則利溥而民悅得舟師之用而消盜賊之萌且於軍餉有賴也非與海防相表裏者耶

本縣城池

縣附于府其城即府城也

軍門林云邑附郭俗謹繩墨畏清議習農織多集異郡流民故奸慝潛滋乃今金淞川柘之間水陸之卒並陳防稱密矣內變卒作將何恃之夫城濠由港賊舟時伏也三泖浙直之寇所萃也不一計維其禍局已近議濬港設柵以防近盜三泖設舟令遊擊分兵巡緝以禦遠賊滅計之得若取必于鹽徒不靖亂而為亂末矣



華亭縣備寇水陸路圖

華亭縣備禦水陸路考

東濱大海

由東門得勝港閘行入對南東行過鄒家市至新隄由得勝港歷下黃涇胡家橋至柘林由橫涇大門墩高橋至青村三千戶所皆濱海地方

西南與嘉興爲界

由西門歷朱涇渡橋至秀州塘抵嘉善

南抵金山

由西門竹竿匯歷張堰口前後二巷張堰達金山衛北門出南門即濱海

北通崑山

由北門歷唐行礦斗墩湖泖水港過泖江抵崑山縣東門或東南門

西北通蘇州

其路有五一由西門歷泖湖澱湖澱山湖泖湖鶴寨陳泉陳湖大姚王母湖至尾閭涇抵葑門謂之中路一由西門歷尤墩莘塍瀧石湖塘楊家閘庄鄒村同里尹山橋茂盛橋滸墅之吳路一由北門歷泖湖行積店大盈角直合塘唐浦斜塘金雞倉蘇門塘謂之北路已上三路皆水道一由北門歷崑山官塘西北行謂之北吳路一由西門歷朱涇風涇至嘉善舞嘉興府吳江官塘進者謂之借路已上二路皆水陸俱通不如水路爲捷

東北抵嘉定

其路有二一由唐行青浦安亭外岡至嘉定西門爲陸路一由上海西邊北新歷馬橋陸家角淸水行出吳淞江入南翔歷真如南翔至嘉定南門爲水路

右水陸可通之道九十有三其間港汊浩繁岐路錯襍不能一一而設備也惟當摘其尤要者而備之其餘亦惟以遊兵行哨奇兵設伏輕兵出沒綽可矣其計邑之險要有七曰金山曰柘林曰青村曰曹涇曰葉謝曰張涇曰朱涇詳見各圖說

金山衛險要圖說

金山衛南臨大海西控全吳與定海關同爲錢塘江之鈐鎖北之沙塗至此而盡南之山嶼至此而終賊自下八分船單西鎮可以直擣乃浙直第一要衝也

國初安遠侯經畧海上置衛於此而以備倭都指揮領之誠得備禦長策承平日久武備廢弛兵將玩愒上下視爲贅疣矣嘉靖甲寅徐海欲據此爲巢攻圍甚久自秋八月至冬十一月始解嗣後攻城者四盡不特欲壞蘇松之藩籬實欲長驅直擣以入嘉湖杭三郡之門戶也今遊擊一員常川駐劄稱鎮亦云密矣但事權不一惟營保全一城視他地之殘虐非其責也故賊至惟冀其空過爲幸而尾之而迎擊而夾援之計漫不之講置衛設官之本意顧若是哉爲今之計宜調副總兵守此而以浙西吳中兵衛悉

聽調發一旦有警水陸策應如長蛇陣然賊豈能直入耶

或曰吳淞口直隸第一關鍵也胡爲反後之曰賊之犯吳淞也必經竹箔諸沙宋信嘴楊家路而後入兵船縱不能禦之於海賊獨不思防後而敢於長驅耶歷年以來賊嘗巢柘林然後鹵掠嘉湖蘇州多所得志今若堅壁清野而以重兵駐扼金山則賊進退失據楞腹待斃矣豈能馳突哉故吳淞所一參將足以領之而浙直要衝非總兵不可也

本衛城池

在松江府南七十二里 西連乍浦東接青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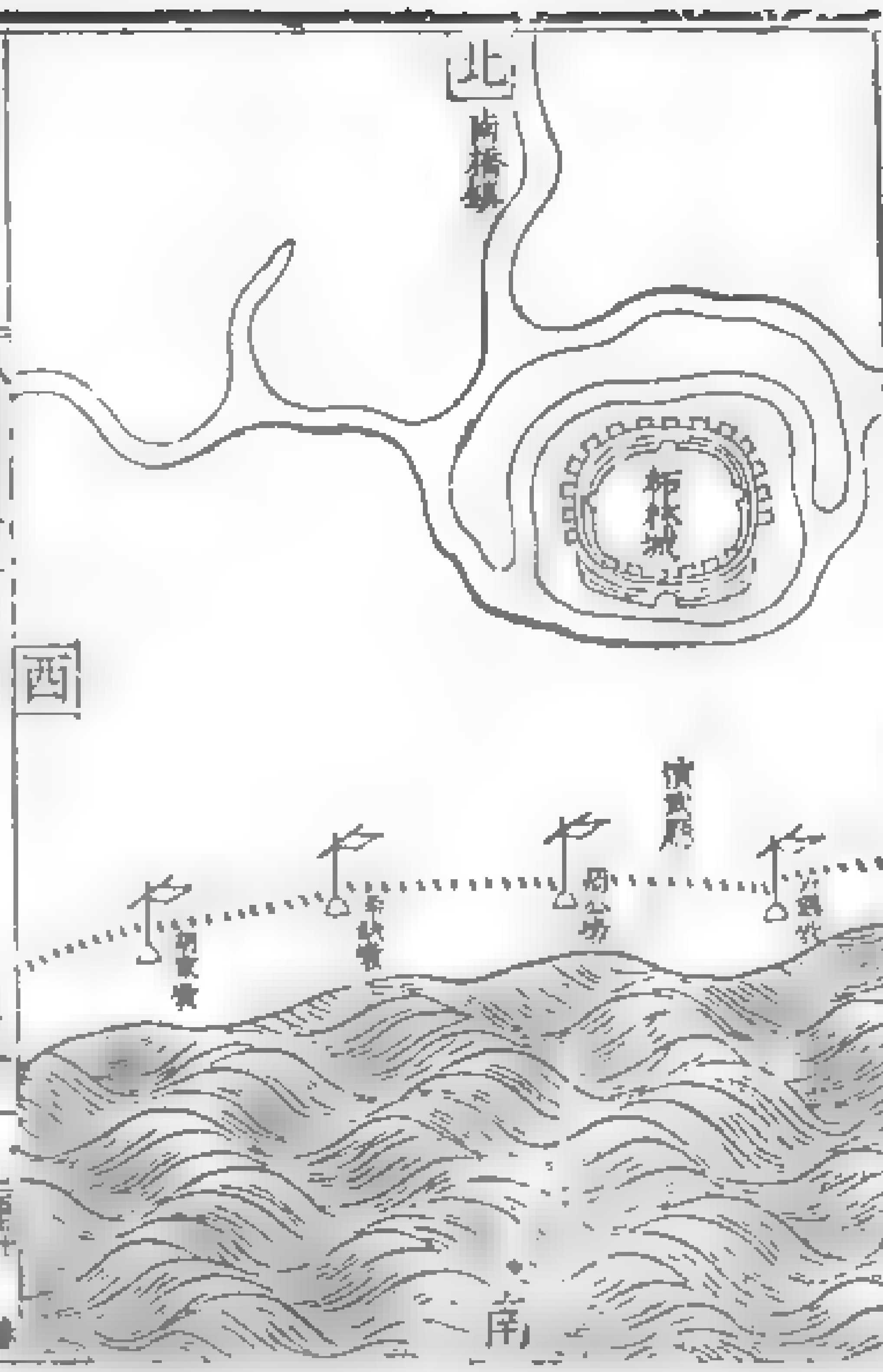
城 周圍一十二里三百步有奇高二丈八尺 池 闊一十二丈深一丈八尺 門 八座 水關 四座 門樓 四座 角樓 四座 腰樓 八座 敵臺 八座 箭樓 四十八座 窩舖 雉堞 二千六百七十八垛

軍門林 云金山誠重鎮然大洋之寇不能陸登設一遊擊水會浙直陸控青南川柘足矣特以守衛之士糧餉不充近即近衛六七九保之糧派于該衛民稱便而士不饑此爲計之得也若吳淞則決非總兵不可

以船易馬議

嘗考金山建衛之初原有哨船若干隻倭船畏淺既近岸則我舟輕捷可以計而破之自成化而始以哨船易馬不識其爲何見夫馬所以備追奔逐遠之用也賊既登舟馬將焉用不過備權門之給役而已故自以馬易船以來奸人出沒海上揚帆過衛鼓譟聲聞不復知其爲誰至有劫掠居民傍舟海嶼我將爲捕彼即開洋皆爲廢船之故兵法貴先人有奪人之志而此則甘心於受敵而忘先事之圖也是故以船易馬舊制不可以不復

柘林險要圖說



或問柘林有險隘乎曰無有曰然則往年倭寇巢之何也曰其說有五一是各處海堧多灘塗闊淺柘林獨無其來也易登岸其去也易登船兵法安營最忌無進退之路此地進退皆便一也一是柘林大家多蓄積美田宅春熟已成青苗布野賊至而據之因糧於我兵法安營須有通糧之道此地不患無糧二也一是海濱至內地必由小港出浦非潮至則水澁艱行柘林之西獨有下橫涇荒蕩河可行深而且闊片帆出浦即是葉謝十八里抵郡城兵法入他境道路有便有不便有寬有窄此地深入便利三也一是柘林枕海賊舟歘至我兵哨望不及阻截不能兵法安營不居江河之岸外無救援此地則賊舟易於接應四也一是金山青南諸堡官兵守禦頗嚴賊若初至而即欲攻

之堡未必下而援兵至矣不如柘林之民棄家而走取之易易兵法敵人遠來營寨未安可擊此時結寨不宜遲五也曰柘林既有此五利則將來備倭必當以此為要害之首而築堡設兵當與金山青南例論乎曰未也昔倭之初來也柘林甚富一時相其便宜而棲之自罹變後室廬煨燼蓄積亡矣田地荒矣戶口流移矣賊不能一朝居也此時不當築堡既築堡後不當不興屯田之議何也險不在堡而在於守守堡有人則我得恃之以禦敵否則所謂堡者敵反據之以拒我矣曩時當道築柘林之堡慮寇兵來必將復據須設險以待之此意未嘗不善也築堡之後若無居民下令戶口歸守者給賑恤銀五兩此意未嘗不善也一時貧民貪利報官建草房一二間影射支粟實姑藉此

以為聊生之計耳寇至則各攜家產歸郡城而固守乎其有恆產者傷弓之鳥遠避城邑亦非力令之所能致是堡也其誰與守愚所謂不當築者此也大兵之後田皆廢棄民無力以耕亦慮變而不敢耕稍與之值即樂於售矣有乘此時而買之雖甚肥田不過四錢五錢而止募兵勇給工食官與之田人十畝或二十畝兵在於此田亦在於此田與兵相去不遠聽其收穫蠲其租賦無事則出耕有事則入堡兵既視屯田為己資其肯捨以資敵必致死以爭之協力以護之以田為業以堡為家以所領之工食為活計必不忍其棄城而走也兵有同志則大家亦肯還歸而此堡為有用矣失此之圖而望民之居責兵之守也有是哉或曰今猶可及行乎曰柘林之田價未嘗賤也倭患久寧民

各自以其業爲業膏腴者孰肯棄而棄者孰肯毀乎兵多田少官府措置且難其惟開積荒之田庶爲便易然積荒田離堡多遠屯則妨守守則妨屯求欲彼此兼濟當事者預爲之計可也

柘林堡城池

柘林堡舊無險阻以其臨海嘉靖甲寅倭至屯據結老巢於此遂按御史尚維持因建議築之

城周圍三里門三座水關二座雉堞一千二百三十八垛

青村所險要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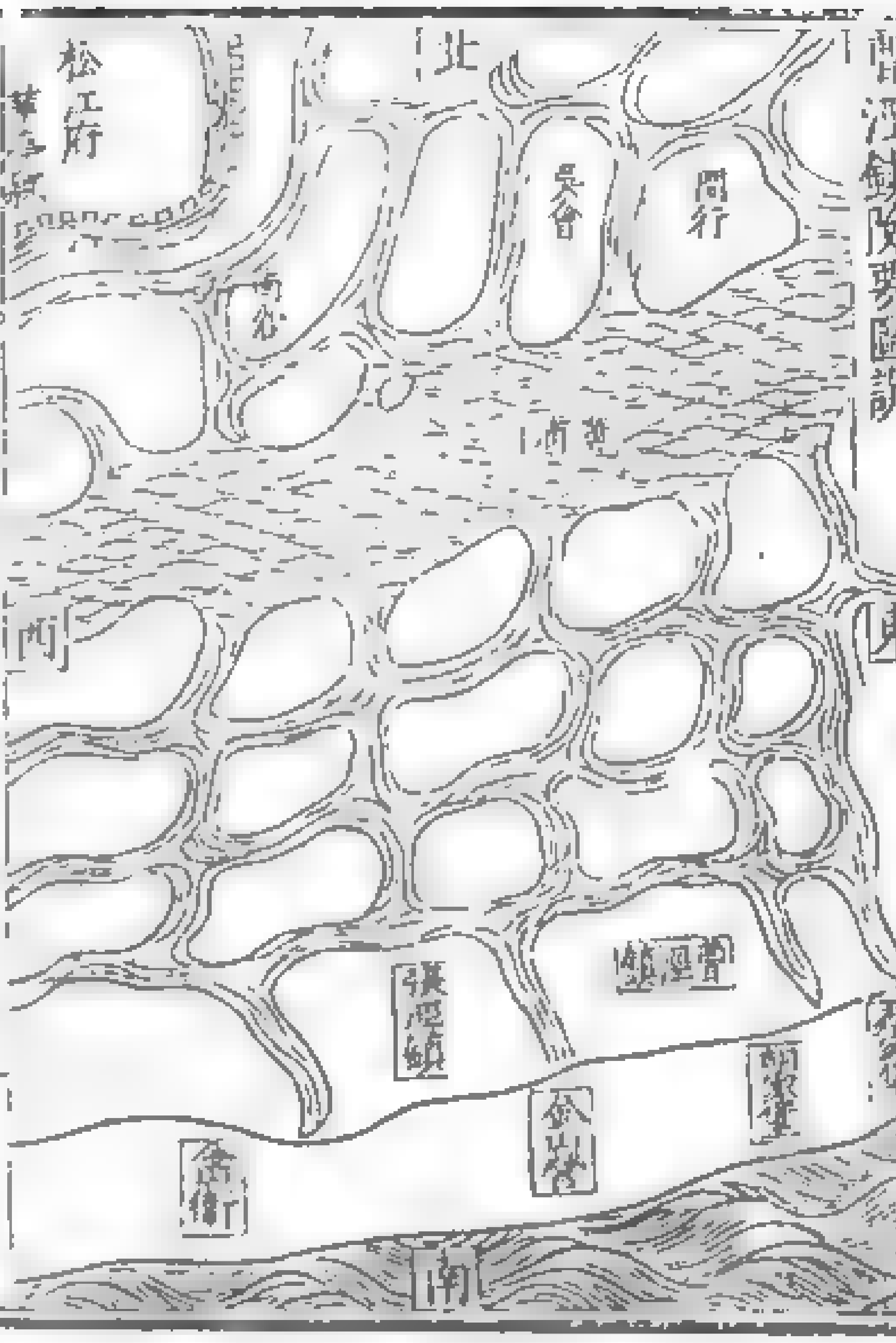
青村所即金山中前所也松江地形三面臨海金山當其南南匯當其東此其東南二面轉屈之會乎故與南匯同隸於金山而此城尤要何也離府太遠一也金南二城有事策應之責本所兼之二也舊以千戶領之勢亦弱矣甲寅季冬爲賊所陷始設把總於此然株守一城不能爲海防輕重蓋設所屯戍一以禦外一以安內賊至不能攻坐視諸鎮殘毀而不能救是與不設同耳欲爲經久之謀必令海防府佐巡行諸堡曉召居民實巢城內無事散處田畝盡力農畝有事悉入城堡堅壁清野以待其斃兵民雜守而專練精銳若遇寇突擊諸堡互相應援賊進無所掠退無所據我兵乘其怠而擊之蔑不勝矣

本所城池

在金山城東一百里去府一百二十里

城周圍六里三百八十步高二丈五尺池闊二十四丈深七尺門四東西南北各有月城樓四座敵臺十一座箭樓二十八座窩鋪十一座雉堞一千四百三十九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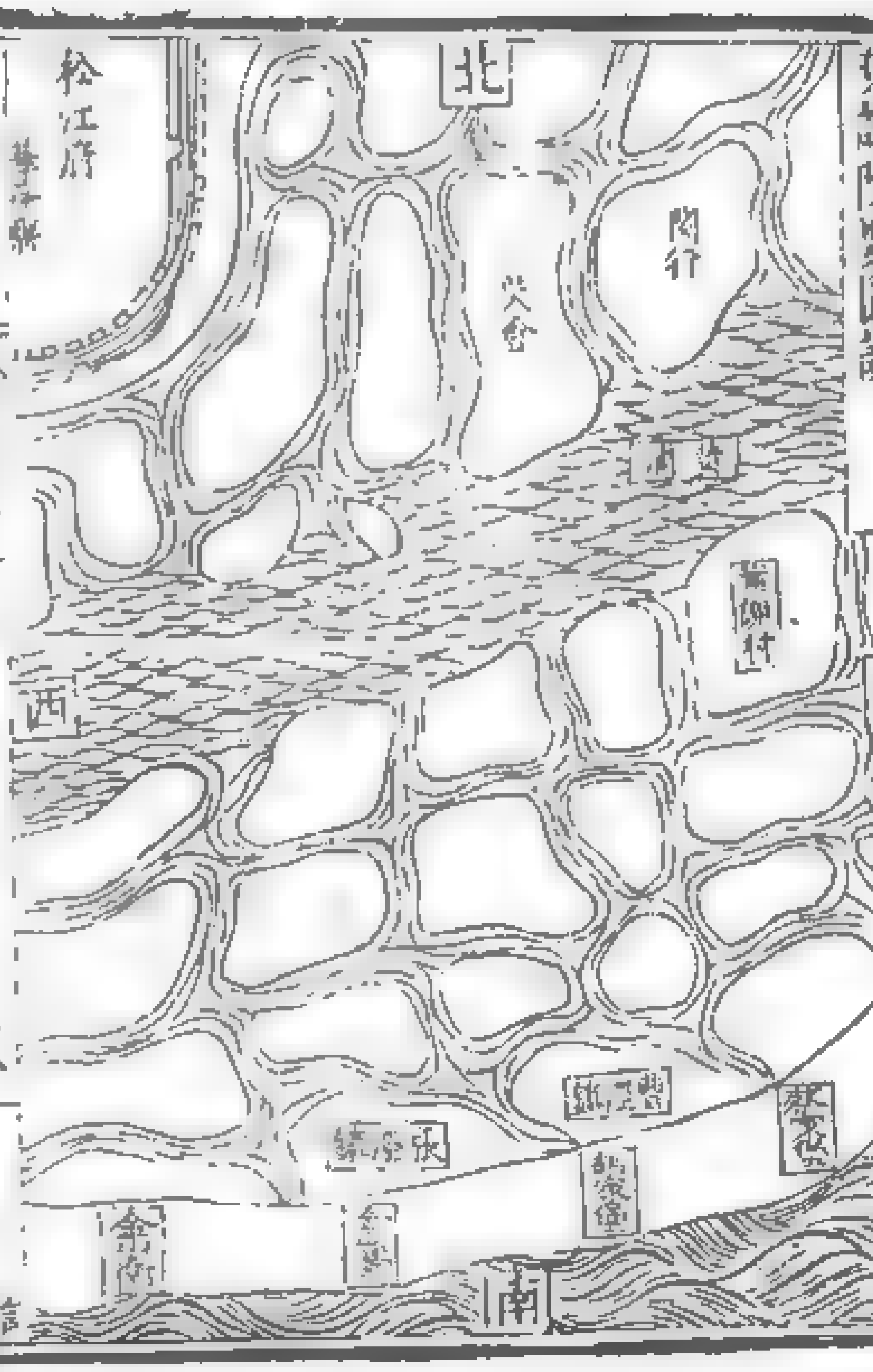
曹涇鎮險要圖說



曹涇在府治東南七十里介柘林金山之間賊巢柘林欲南過金山此其必經之地也其地多鹽徒用之得宜儘可禦寇不必設兵而兵莫强焉者也往年賊嘗過之因見家有鹽包不敢焚掠相戒勿犯而去後至者不知也如常擄掠遂爲此輩所逼遁於海中小山鹽艘圍之數匝焚其舟絕其粒賊甚窘迫適倭艅大至遂爾脫去今宜標本鎮富戶爲衆所服者異其禮貌免其傜役使得部署竈丁團營本鎮一有賊警分番出哨賊自不敢長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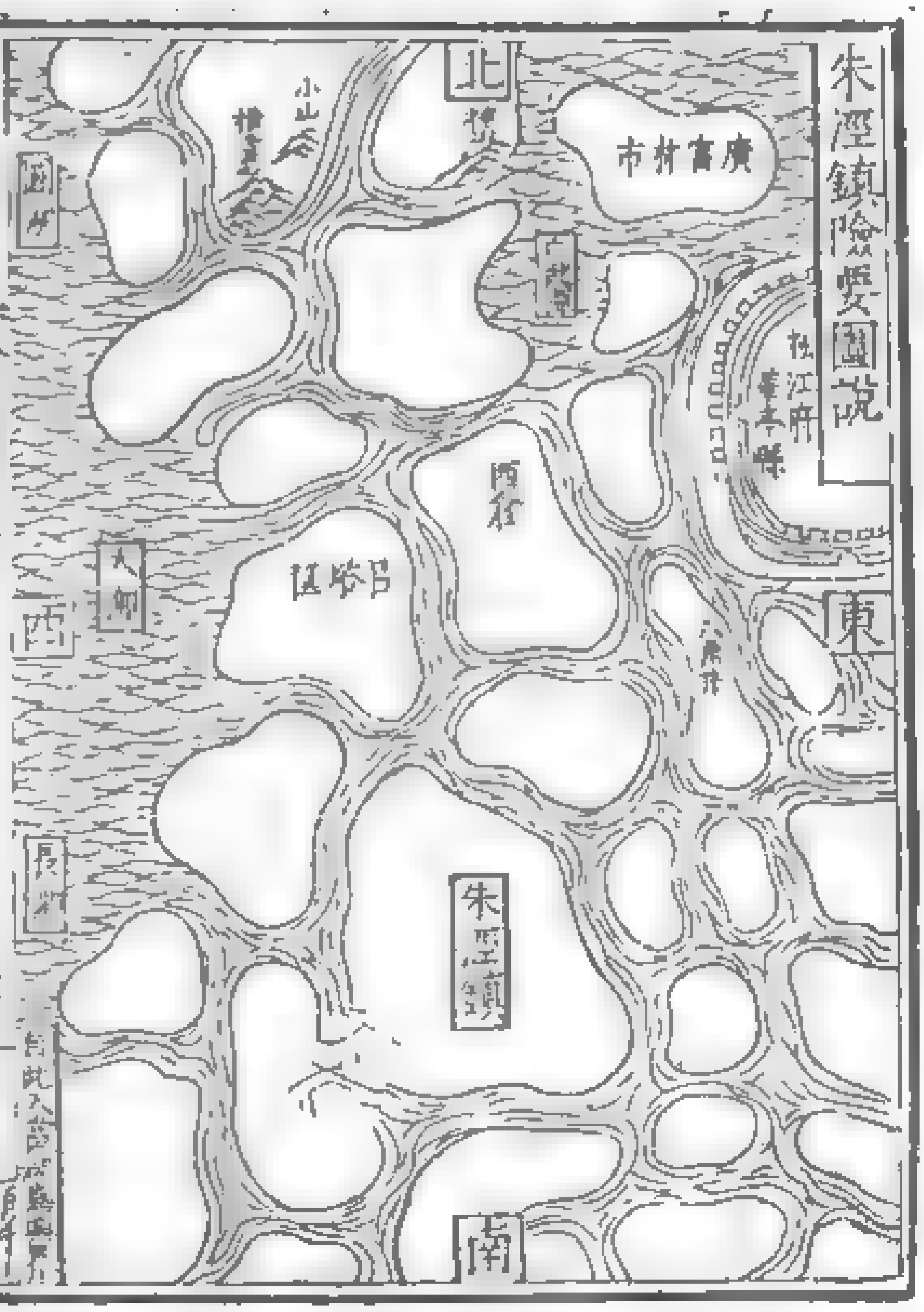
羊門林　云曹涇爲鹽徒淵藪則隨處有方耤以捍患亦良法也第恐鹽法大事使自得部署團營爲一不逞恐蹈前門拒虎後戶進狼之戒亦須有以統轄之乃可

葉謝險要圖說



葉謝在府治東南其外爲柘林往年賊巢柘林常自此渡浦至瓜涇而西以犯府城故必屯鄉兵一枝守此以遏賊衝使不得渡浦策之上也議者謂其逼近賊巢非可守之地不若設險閔行遏賊浦西之善不知賊已渡浦勢必散漫閔行特可遏北衝之勢固難阻其西犯也故必屯兵守此北與閔行互相策應西與曹涇互爲首尾遏賊於既渡之後不若遏賊使不得渡之爲善也

張涇鎮北通府治南控金山金山當洛海極要之地然離府太遠孤立無援非禦寇長策也且寇由此北衝直逼府治更無重兵以遏其衝故必設險於張涇南爲金山聲援北爲府城屛障計斯得矣



朱涇鎮在府治西南三十里西通三泖南達嘉興往年賊衆皆巷此爲切近之災賊若自浙西而來此又其必由之衝也不可無備

市門林　宜青佑設屯此爲久長之慮但彼民素經戰鬪誠欲得其死命雖損民養兵不爲厲也屯之耕正與汎會一遇有警揮鋤而戰于抑合賊而标也屯取諸蕩則勢不能遷口與排今杳彼業半歸大姓賜之亦無何矣曹涇賊曾避之盖思隨徙之悍也亂彼編甲兵至與爭而又設備于張涇朱二涇之間寇殺不

永樂戊戌 月倭寇入金山衛指揮同知侯端擊破之

端率剛勇初任以金山東南要害修城案管部補錄七年爲職事備至是倭寇登岸當與指揮入戍爭分兵出戰部出身門金華皆擾晦用自門入城賊各門僞端孫軍在東門不得入乃引兵至西門擄方斷仰天嘆曰城亡吾分當死安可論王進策焉一羅過西入西門衆不能禦與賊巷戰數十合以身被重創如蝟轉戰至禦門賊驚曰好將軍也乃所掠子女財帛倖于是欲生致之端馳至以一劍者一劍截而斷之賊什伍而笑之端由是得馳出東門大湯家橋鳴鼓招兵齊地而失得人令白合潮逆舟限人拾草一束與砲伊進至海岸其敗舟十餘艘數不得歸遂大敗

嘉靖三十二年

五月賊入縣境

賊船一艘自浙西來東過金山衛而東

七月賊掠諸村鎮

賊掠秋分掠各村其舟停泊曹涇之南半泊川沙洪口

嘉靖三十三年

三月賊攻府城

賊過柘林掠蕭塘至曹涇逃三日復還蕭塘官兵盧鎭遂搶李庫探死之賊大虜喻瓜逐抵南倉副千戶董元等兵擊之元力戰死賊逐次南門及捕之按登城禦擊賊乃退屯朱涇海兵官紀朝寧追及之賊敗致走是日復有賊自上海出南門來者攻東門官兵截退之賊屯南倉走花星羅總兵湯克寬兵備僉事任公環僉事董公邦政提兵將至走南匯所大門撒地方

四月賊臨城下兵備任環總兵湯克寬擊走之

賊自四鄉來逼城易任二公擊走之明日復有自周浦來者焚西門水次倉官兵與之相持罢日而長橋民居悉爲煨燼兵未發復有自閘路花來青焚南門民房分一枝掠報國寺爲湯兵所拒

七月賊首徐海巢柘林

海既據柘林未幾萃[illegible]八團賊皆來合之共爲一巢踞爲久住之計

三十四年

二月柘林賊出掠官兵敗之

先是官兵出哨者設伏要路佯以弱兵誘賊賊佯敗而東官兵擊之賊驚詐伏起翼擊我兵遂敗走

三月總督尚書張公經統師來討賊

公督大兵駐府城時廣西等兵初至甚銳請速出戰公以賊勢尚盛我兵喘息未定欲伺賊出海擊其情歸并討賊料川沙等巢分番迭出張聲勢以恐我而實爲且戰且走之計

五月賊臨府城官兵擊走之

賊過南門至西倉欲攻城爲保靖兵所敗而去

七月官兵擊賊於柘林海口敗之

時賊出洋參將盧鏜備倭王沛武生朱先追擊於柘林海口大破之斬擒六十八名賊首拓林賊病疫死傷過半而總督尚書張公經侍郎楊公宜督參侍郎趙公文華提督江南御史胡公宗憲協發本陸官兵分布按伏賊勢窮促乃爲遁歸之計

八月賊敗屯陶宅

柘林賊出洋遇颶風飄溺官兵追之且急回柘林者九十艘入其走者又爲嘉定縣丞張潮及上海兵會剿之無遺回柘林賊既焚舟登陸示無去志僅存十二艘於海口遁還備兵不爲備他嚮江堤營胡公料其必走預遣備倭王沛等設伏伺之賊果乘潮遁走者沛等追及於金山海洋盡犁其舟斬首兵衆得脫者走海兵復遏之於近洋乃敗屯陶宅

十月陶宅賊走上海

陶宅之賊過青村所而北復如上海

三十五年

四月僉事董邦政擊賊於西庵平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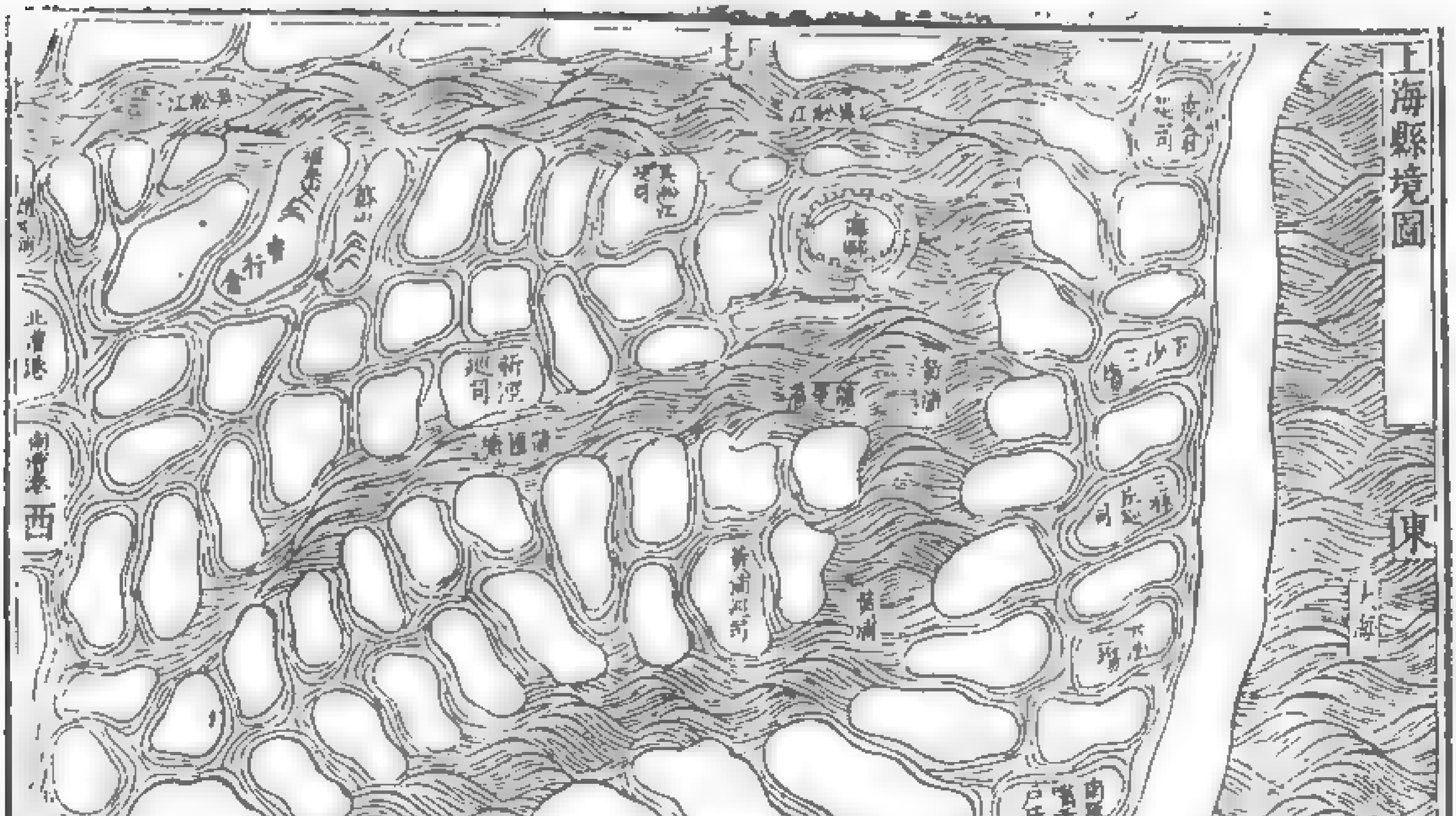
賊自金山來劫至西庵董公大破之斬賊無遺

五月賊攻府城官兵擊卻之追戰於泖湖澱山湖皆破之

賊數百突至西門城下縁梯而上我兵矢石交下擊殺五六十人賊乃遁去掠楓田寺出泖湖把總劉鎧指揮朱崑等水陸攻之連戰逐北及於章練塘馬家浜皆大捷斬首五十六顆其別枝之在澱山湖朱家角者兵備任公環同知張大顯蘇州府同知熊桴夾擊大破之斬首七十三級聯日賊攻郡城官兵迎擊之賊中砲死者數十人乃退如上海

七月陳東葉明叚屯呂巷巡按御史周公如斗督諸軍逐走之

時賊自徐海屯乍浦遣陳東葉明屯呂巷牽制我師督察侍郎趙公文華總督侍郎胡公宗憲部署大兵期必剿滅而總督陽爲招撫以款賊巡按周公以賊不歸一卒難就緒萬一有逞其猖獗於賊者蘇松禍不貲矣嚴督海防兵事兼邦政參將婁宇把總王應麟等分布要害亟擊之連戰連捷賊敗衂死者甚衆初二日遁往乍浦是役也賊既畏我兵之逼又利督撫之招相戒而遁自是蘇松寧謐胡趙二人更無北顧之虞以遂成功云



上海縣總論

上海與華亭同為雲間屬邑而形勝迥異守禦亦殊何哉賊之來也多自吳淞江而西南不五十里為黃浦黃浦過縣賊至即抵城下矣然後分綜循浦而南或由江而西皆可達郡城是一郡之要害在上洋上洋之要害在黃浦黃浦之要害在吳淞守吳淞江口拒賊上游守黃浦遏賊橫渡庶幾免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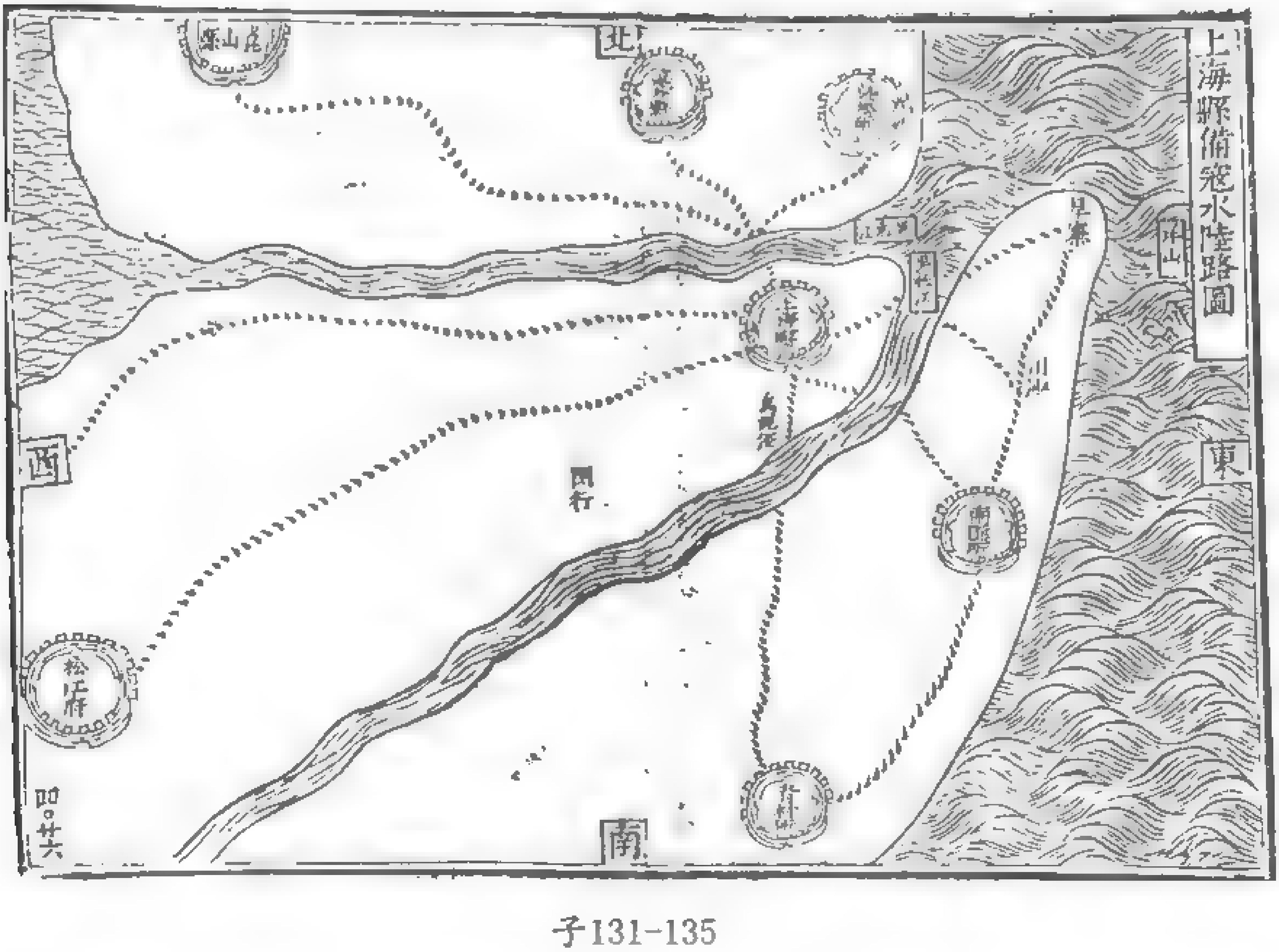
本縣城池

舊故無城嘉靖三十二年縣治屢為倭寇所陷知縣[illegible]月始築之

城周圍九里高二丈四尺池方各闊東鄰黃浦西南北三門六座水關三座敵臺

窩鋪 雉堞三千一百九十五垛

軍門林 云邑尚意氣喜事功誌稱其流也失之夸迺東濱大海易于致寇司民牧者其在移風俗嚴輿衛使得道者多助乎甲兵寇至是邑然後侵郡城歷蘇常鎮以及淮揚西則沿海至嘉湖民風之得失關是邑之安危是邑之安危又關諸郡之治亂也



四○廿六

上海縣備寇水陸路考

東濱大海　由東門下黃浦入閘港五十里至南匯所

西通華亭　其道有二一由龍華太平橋馬莊新橋七寶龍歸巷泗涇洞涇至府城北門一由黃浦松閔行入東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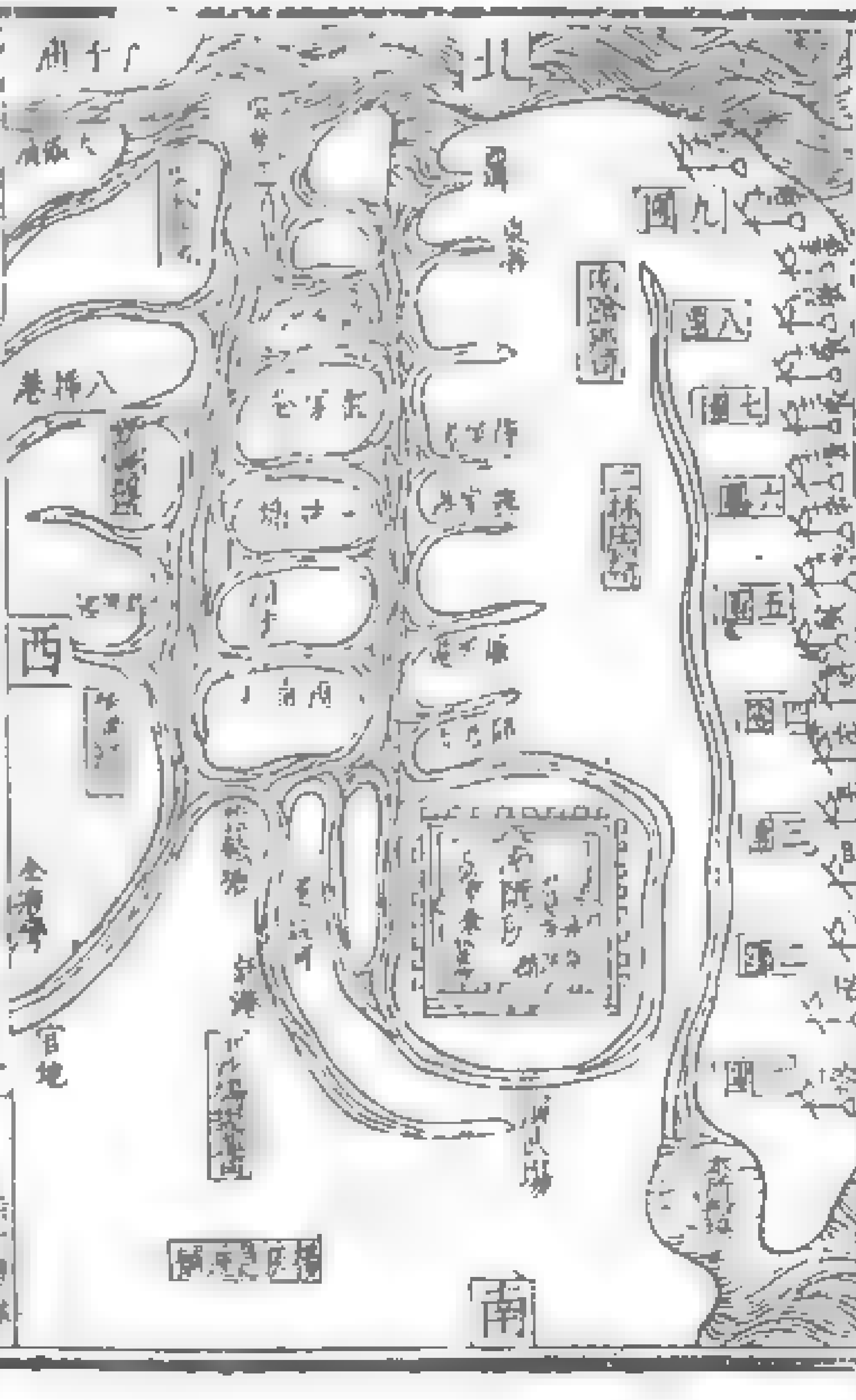
北與嘉定為界　由北門出吳淞江歷欄橋南翔鎮至嘉定縣南門

西北與崑山為界　其道有二出北門由吳淞江欄橋西行至青浦歷安亭港口夏駕浦口千墩港水港新洋江至崑山東門為水路由欄橋封家浜安亭陸家浜車塘呂巷至東南門為陸路

東北抵吳淞所　由東門下黃浦出吳淞江沿江東北行五十里出江口為大海吳淞所在焉

右水陸可通之道凡行七々六貫江湖澤國四通八達賊舟無處不可出沒不能一一而設備也惟摘其尤要者建寨柵關營專駐官兵以為守禦之計其餘亦惟以遊兵行哨奇兵設伏輕兵出襲斯可矣計邑之險要有五曰南匯曰黃浦曰閔行曰烏泥涇曰唐行

南匯所險要圖說



南匯所金山之中後所也下沙新場周浦八團諸鎮舊號富庶皆本所信地也嘉靖甲寅以來皆為賊巢而所城孤立處群賊之中勢亦危矣乙卯歲嘗陷於賊今設把總一員常川駐劄為上洋外護然賊之犯上洋也悉自吳淞江入黃浦逼臨城下南匯反在其外賊之來也惟慮我兵自內迎擊之耳誠練精兵於此俟賊之際御枚襲之賊可破也

本所城池　在府村也五十里

城　周圍九里一百三十步高二丈三尺　池　闊二十四丈深一丈七尺　門　四座　水門　四座　門樓　四座　敵樓　四座　箭樓　四十座　窩鋪　雉堞　二千二十六垛

川沙堡險要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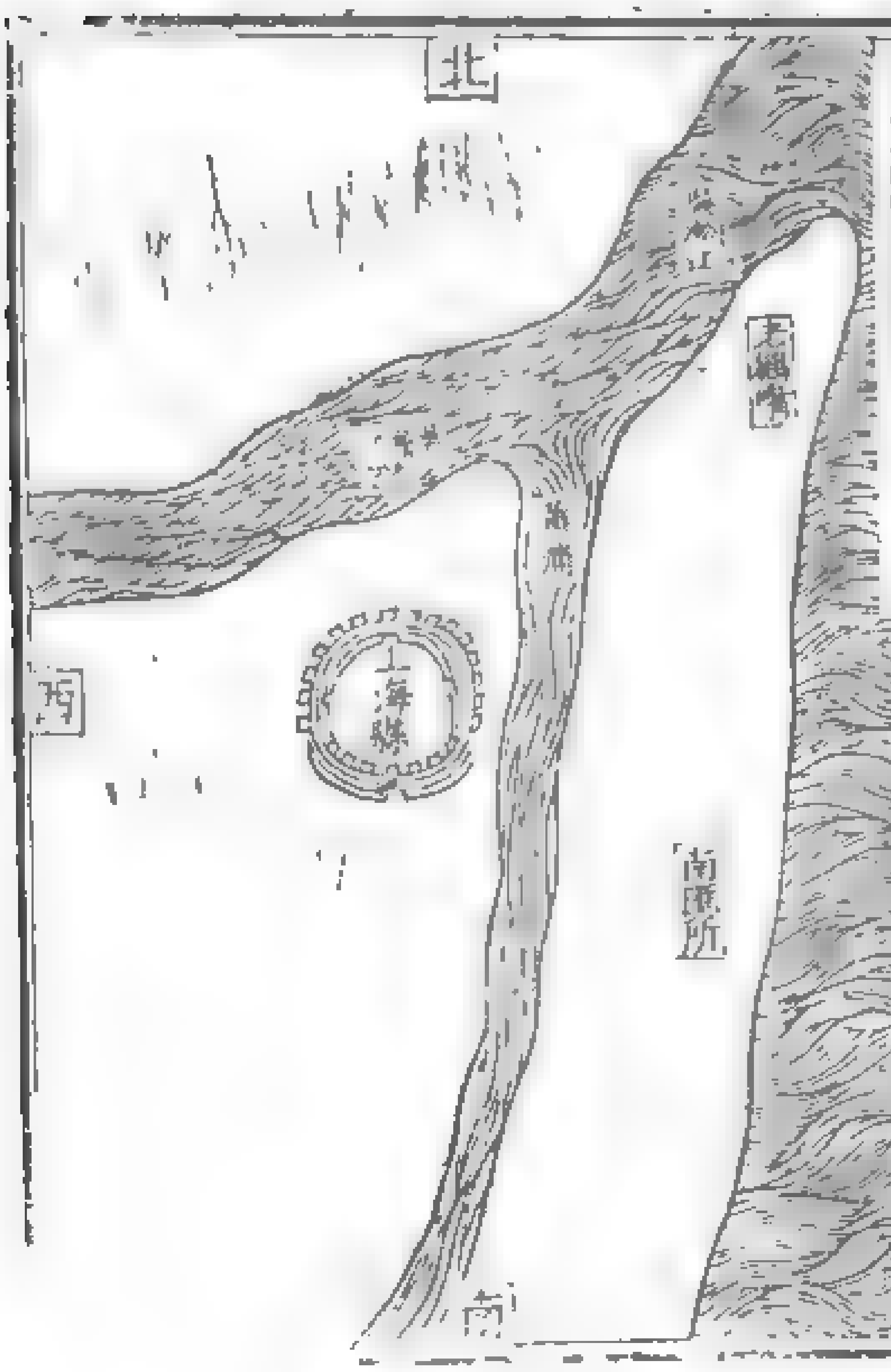
川沙堡在南匯之北旱寨之南舊制南匯與吳淞所互爲應援然相去一百五十餘里又隔吳淞大江兵馬難以急渡賊至飛報且弗能達況提兵策應乎嘉靖甲寅賊據爲巢與老鸛嘴柘林新場相爲犄角本鎮遂成丘墟歲丙辰巡按御史尚公維持特爲築堡以千戶一員守之而隸於南匯把總深得防禦長策然歷年倭寇之來也多自寶山登陸擄掠而南則旱寨川沙正當敵衝與南匯青村緩急又有間也軍餘百名弓兵八十名果足備禦乎有事之時把總之兵豈肯棄南匯而守川沙乎今以把總駐劄此堡千卒五百戍守有事宜與旱寨互爲首尾庶氣勢聯絡事權歸一而且無推諉之患矣

川沙堡城池

在吳淞所東北一百二十餘里止距旱寨一千二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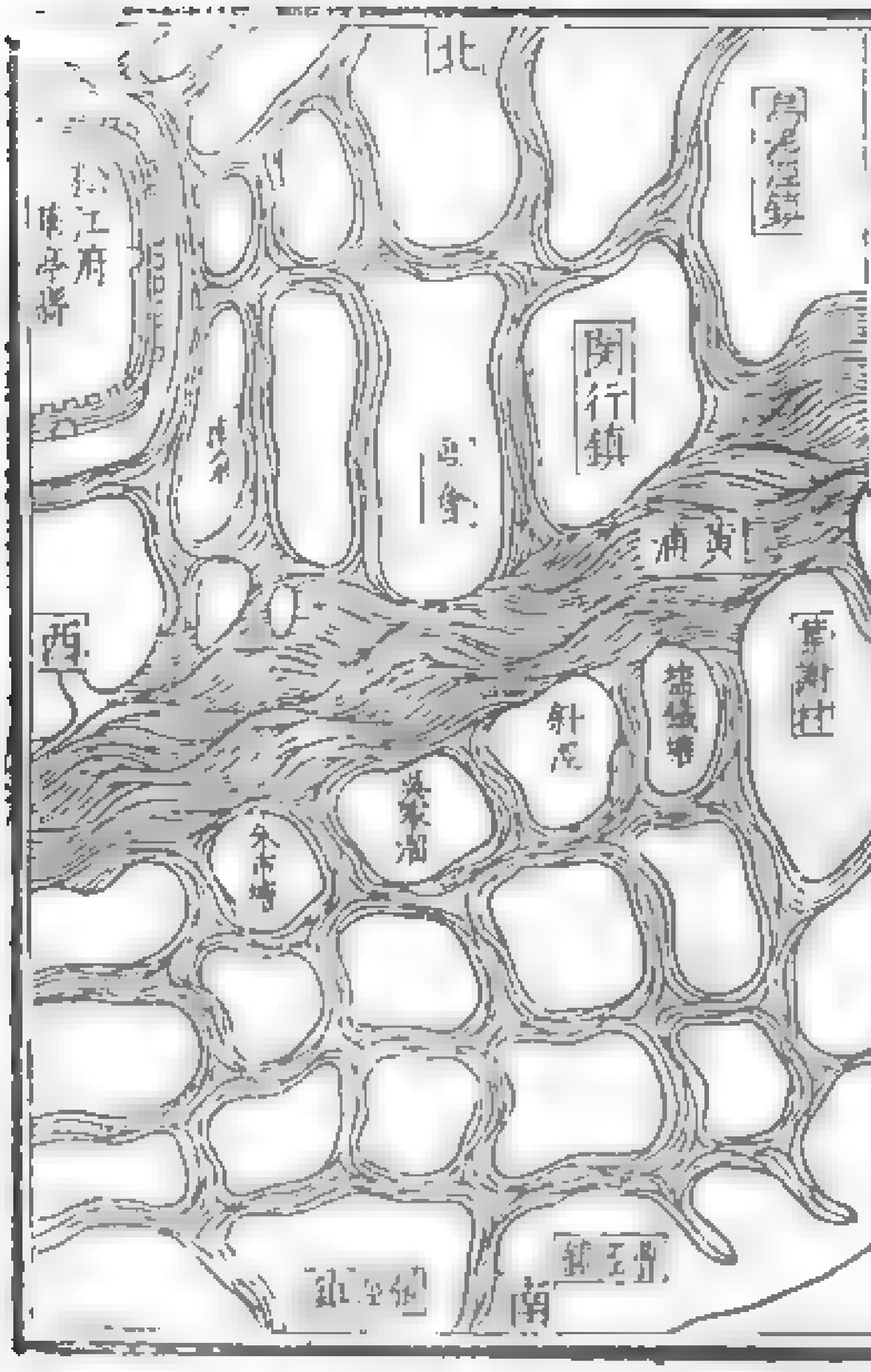
城周圍四里門四座雉堞九百十三

黃浦險要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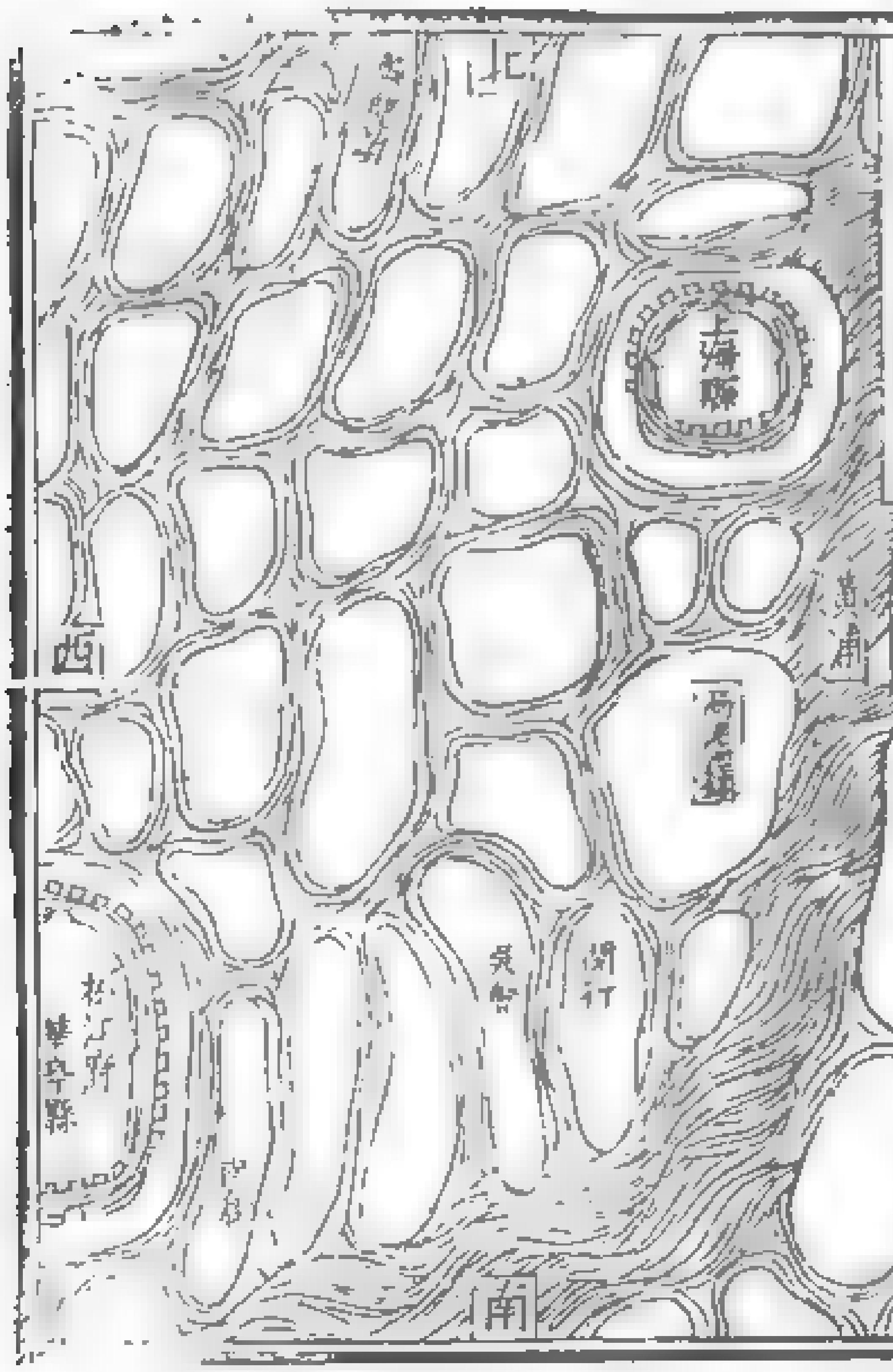
按上洋之大水有二曰吳淞江曰黃浦吳淞江自關橋以西多淤塞而不通凡太湖以南嘉湖杭之水悉入泖湖從黃浦出海其流反疾故賊舟之入也或由綠淘以犯嘉定或由黃浦以犯上洋而吳淞反爲不便勢使然也黃浦去縣城不二里賊易登犯萬一得入卽橫行無忌矣守松之要莫如黃浦舍此更無港口可收泊者必須大治兵船嚴爲守備遏賊上游使不得入浦方爲上策然守浦之法不宜株守浦口必令一府兵船分爲三哨一守浦口以捍縣城一哨江中以備救援一守吳淞江口使賊不得入江則闔郡寧息矣

閔行鎮險要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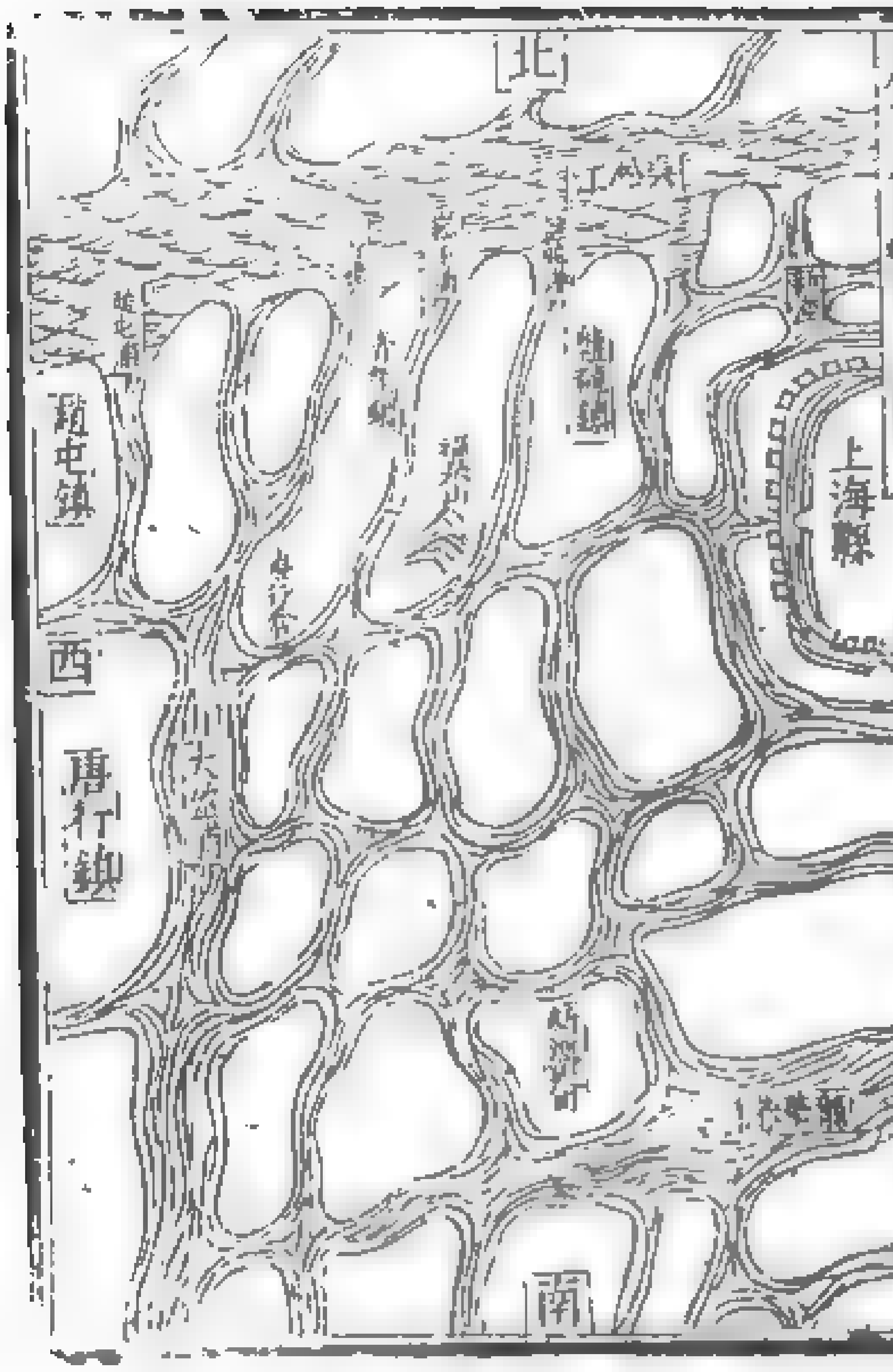
閔行鎮在上海縣治西南南匯閔宅入府之通衢也往年倭寇猖獗軍門曾設兵守之蓋其地雖屬上洋而設守實爲府城捍衛計也且其南與葉謝相對屯兵於此可與葉謝互爲應援非特遥張聲勢而已

烏泥涇險要圖說



烏泥涇在縣治正南與浦東三林塘周浦鎮相望其地富饒可以屯結賊若自二鎮渡浦而西卽爲縣治若入犯府治亦由此道故烏泥閔行均當設險匪直爲縣實遏賊入郡城也

唐行鎮險要圖說



唐行鎮在縣治西一百二十里西控泖湖爲吳門要衝縣之水次倉在焉屯兵守之可以遏南北之衝也

軍門林　云今把總移鎮川沙矣早寨陸登之寇可使當鋒黃浦最通縣治水哨有船亦徒設已縱將之亦適慫其鹽販此在海防官加之意乎南匯與川沙聯絡寇至可得聲援閔行烏泥唐行諸鎮并有兵也保甲之法是可無講耶

上海縣倭患事迹

嘉靖三十二年

六月賊首蕭顯焚縣治官兵追敗之 顯自浙犯流突過金山府東至天妃宮領兵指揮黎鵬舉與鎮撫胡賢禦之鵬舉被鎗傷重賢力戰死焉賊乃衝郡亦焚縣治而南鎮江府知事吳宗鎰追之本縣水兵據河要衝濟舟兵死者不可數計守備解明道蘇州府同知任環伏兵吳淞江口道數舟禦賊出海伏兵與擊之追至寶山岸賊大敗俘斬九十九顆死海中者不與焉

嘉靖三十三年

正月蕭顯攻縣城官兵擊敗之 蕭顯自南沙突出越嘉定老攻縣城甚急時城初築未固兵備僉事任公環統民兵三百僧兵八十來援城舟泊黃浦者百餘而自吳淞江南行者不計爲任公追擊於五里橋習家墳皆大捷賊乃驚懼至浙江提督都御史王公忬遣都指揮盧鏜兵適至賊途解圍而南遊擊史家浜賊巢大破之賊死者無算其別賊之在鄰家港者任公復大破之賊遁如瀨西

四月賊攻縣城 賊自嘉定而來

七月賊巢川沙 賊總據川沙與柘林賊互爲首尾才幾分屯老鸛嘴與我山東兵海防僉事董公邦政率兵拒其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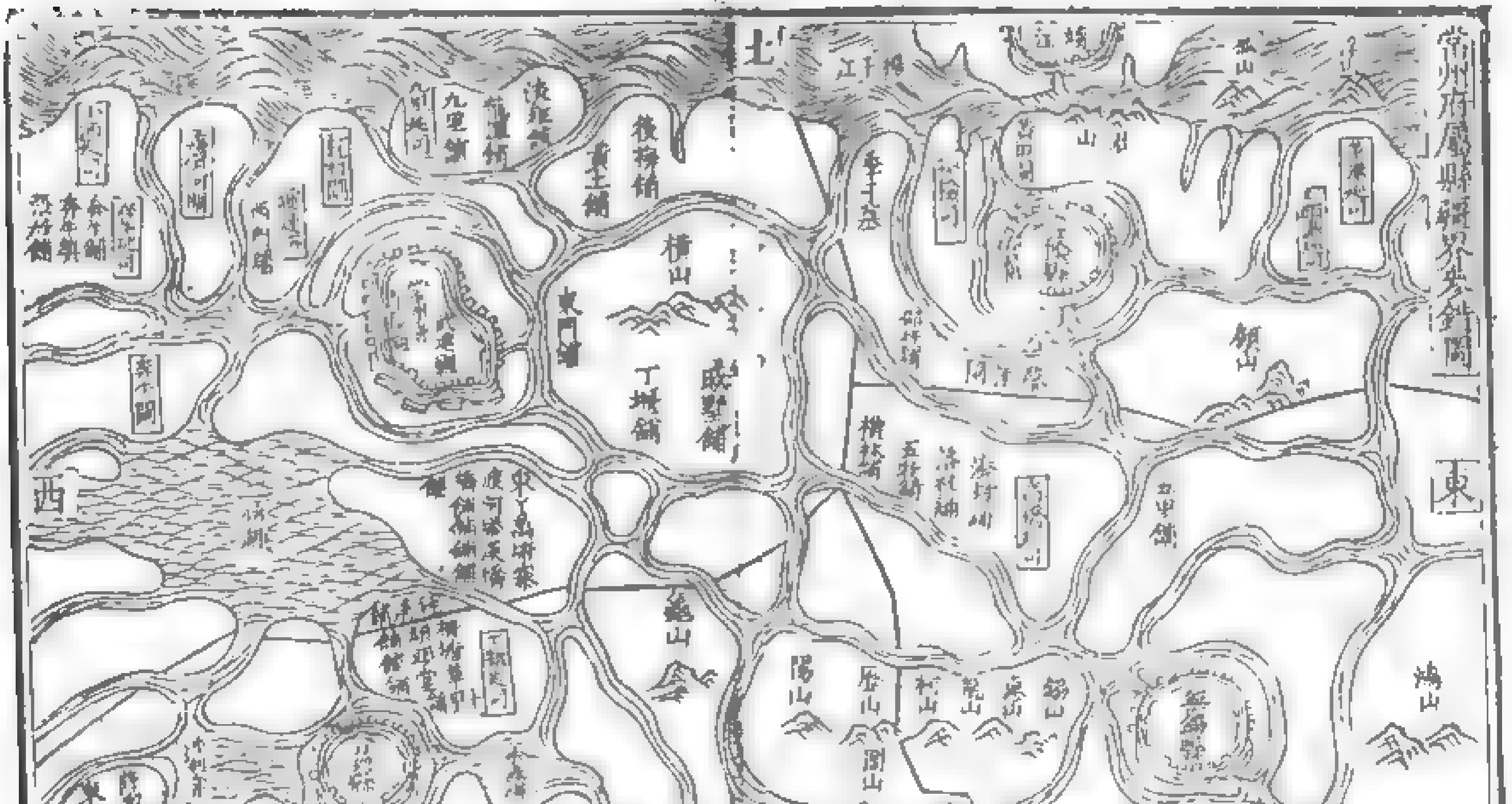
賊乃併入老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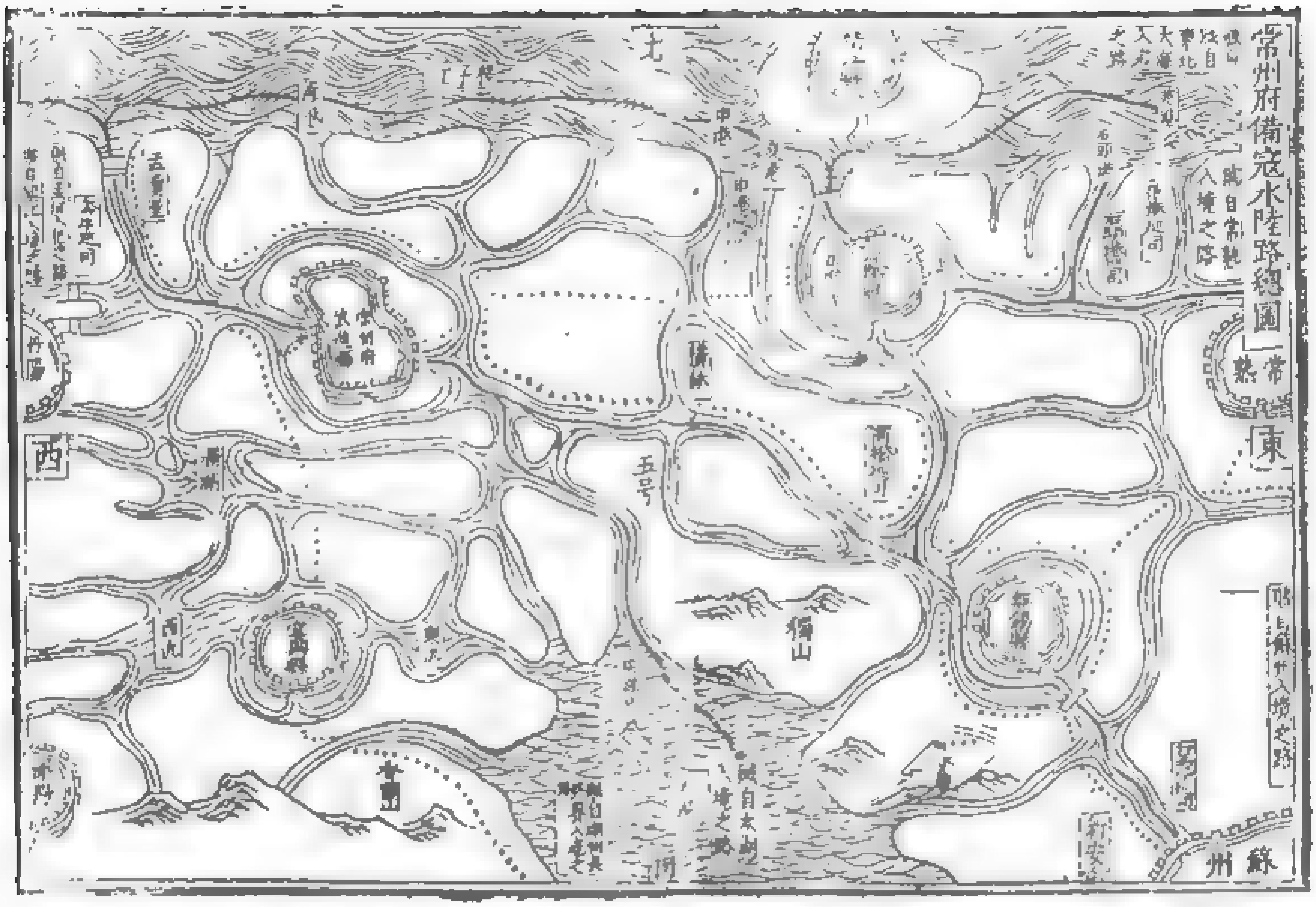
軍門林　云曾聞邑被兵者數歲城完賊攻之甚急夜半有乘守懈先登者一童子覺呼衆攻擊賊殺童子而下初賊抵城下潮落濠可涉渡比去則潮至矣衆盡沒濠中平旦爲守城者旁斬其首數十級梟示城上賊過浦望見之號泣而去自是邑解倭患矣是夜賊已先登危哉一童子繫數十萬生靈之命也謂非天意乎童子今祀城隍祠

江南經略卷之五目錄

常州府屬縣疆界參錯圖
常州府總論
常州府備冦水陸路圖
常州府備冦水陸路論
武進縣境圖
武進縣總論
武進縣備冦水陸路圖
武進縣備冦水陸路考
孟瀆堡險要圖說
馬跡山險要圖說
黃山門險要圖說
奔牛鎮東險要圖說
橫林鎮險要圖說
武進縣倭患事迹
無錫縣境圖
無錫縣總論
無錫縣備冦水陸路圖
無錫縣備冦水陸路考
獨門山險要圖說
雙河口險要圖說
望亭鎮險要圖說
無錫縣倭患事迹
江陰縣境圖

江陰縣總論
江陰縣備寇水陸路圖
江陰縣備寇水陸路考
黃田港險要圖說
三沙險要圖說
楊舍堡險要圖說
青暘鎮險要圖說
江陰縣倭患事迹
靖江縣境圖
靖江縣總論
靖江縣備寇水陸路論
新漲沙險要圖說
宜興縣境圖
宜興縣總論
宜興縣備寇水陸路圖
宜興縣備寇水陸路論
湖㳇巡司險要圖說
下邾巡司險要圖說





常州府總論

古今論險要者皆曰京口當長江下流乃　留都之門戶也又曰當南北運道之衝乃吳越之咽喉也不知　留都之門戶在於靖江吳越之咽喉在於河庄而凡言京口者皆非也何也靖江橫亘大江之中週圍百里港汊浩繁舟師可泊結水寨屯重兵與泰興江陰相爲犄角則海寇不敢越此而窺　留都所謂靖江爲　留都之門戶此也丹徒以東抵於雲陽兩岡相夾可以設伏可以闌截賊必不敢由此而東若收河庄歷奔牛抵於毘陵通計不過七十里甚便且易既至毘陵則金壇丹陽宜興皆可傳檄而定而無錫以東咸入其彀中矣所謂河庄爲吳越之咽喉此也夫是二者皆常州之所轄也向來非不設備但靖江勇夫之力不足以支倭泊之衝河庄堡寨之兵不可以遏大寇之入必廟堂之上不以靖江視靖江而以　留都視靖江不以河庄視河庄而以吳越視河庄各設參將各屯重兵務俾其力足以抗禦海寇不得越靖江而西衝江寇不得收孟河東下夫然後爲常州之善計耳

論按重留都而先靖江重吳越而先河庄生言得之矣但靖江單弱河庄堡寨之兵難遏大寇爲常謀者治兵議餉不可後也

本府城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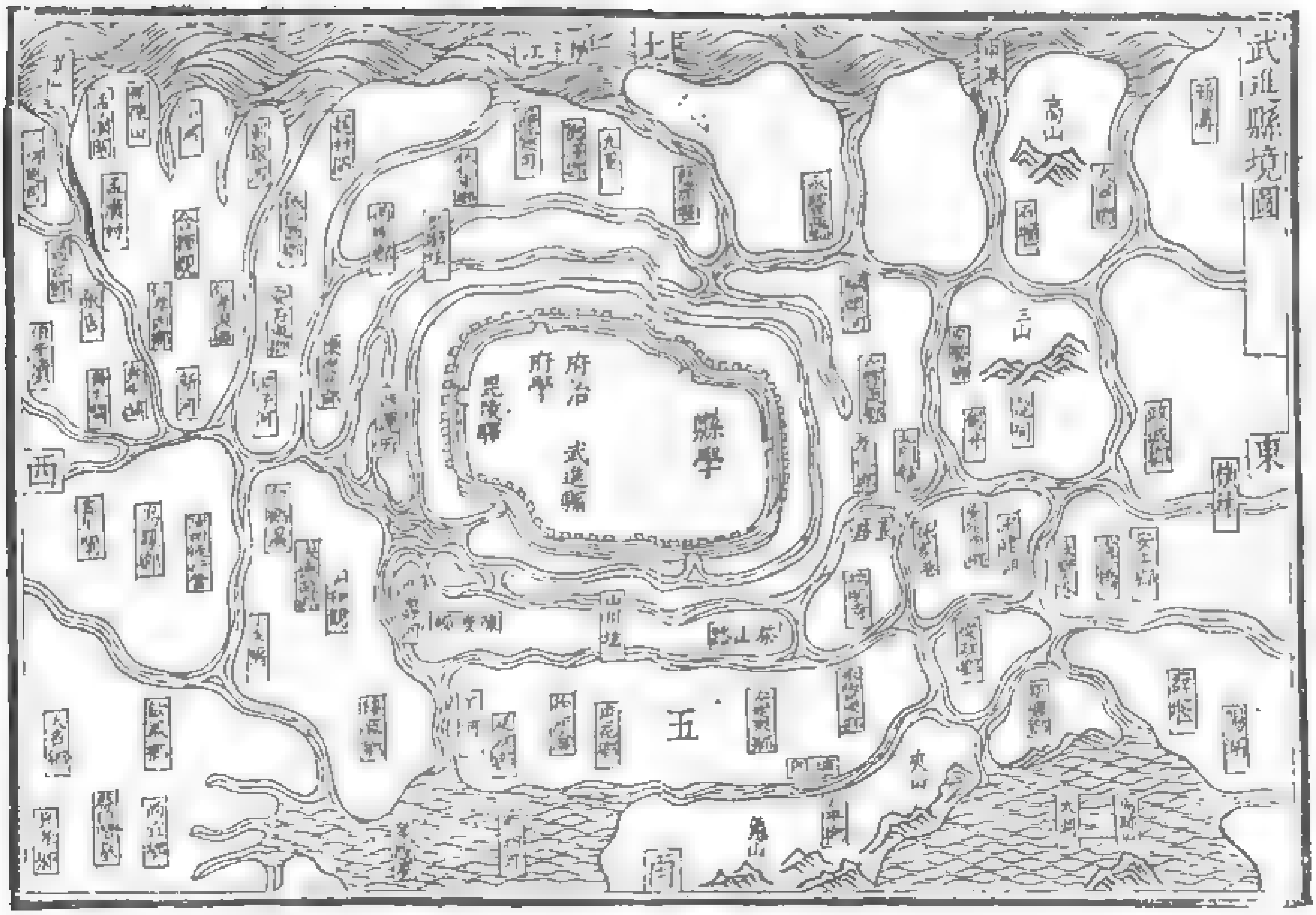
城週圍十里一百八十四步高二丈八尺甃以磚石　池闊十六丈深二丈　門七座　水關四座

敵臺　窩鋪　雉堞

常州府備寇水陸路論

夫寇欲犯常州水陸可通之路不可勝舉其大要不過三者而已第一是由河庄而進歷奔牛東至城下第二是由江陰之桃花港過壩直抵北門第三是由蕪湖溧陽金壇宜興而來斷斷乎不敢從京口閘運河東下何也京口以東夾岡兩岸如山迢迢一水中行非兵行之道也知斯三者則知所以守常州矣

軍門林　云三險誠宜豫之但京口以東雖可恃夾岡以無恐萬一劇賊舍舟登陸斯亦不可不早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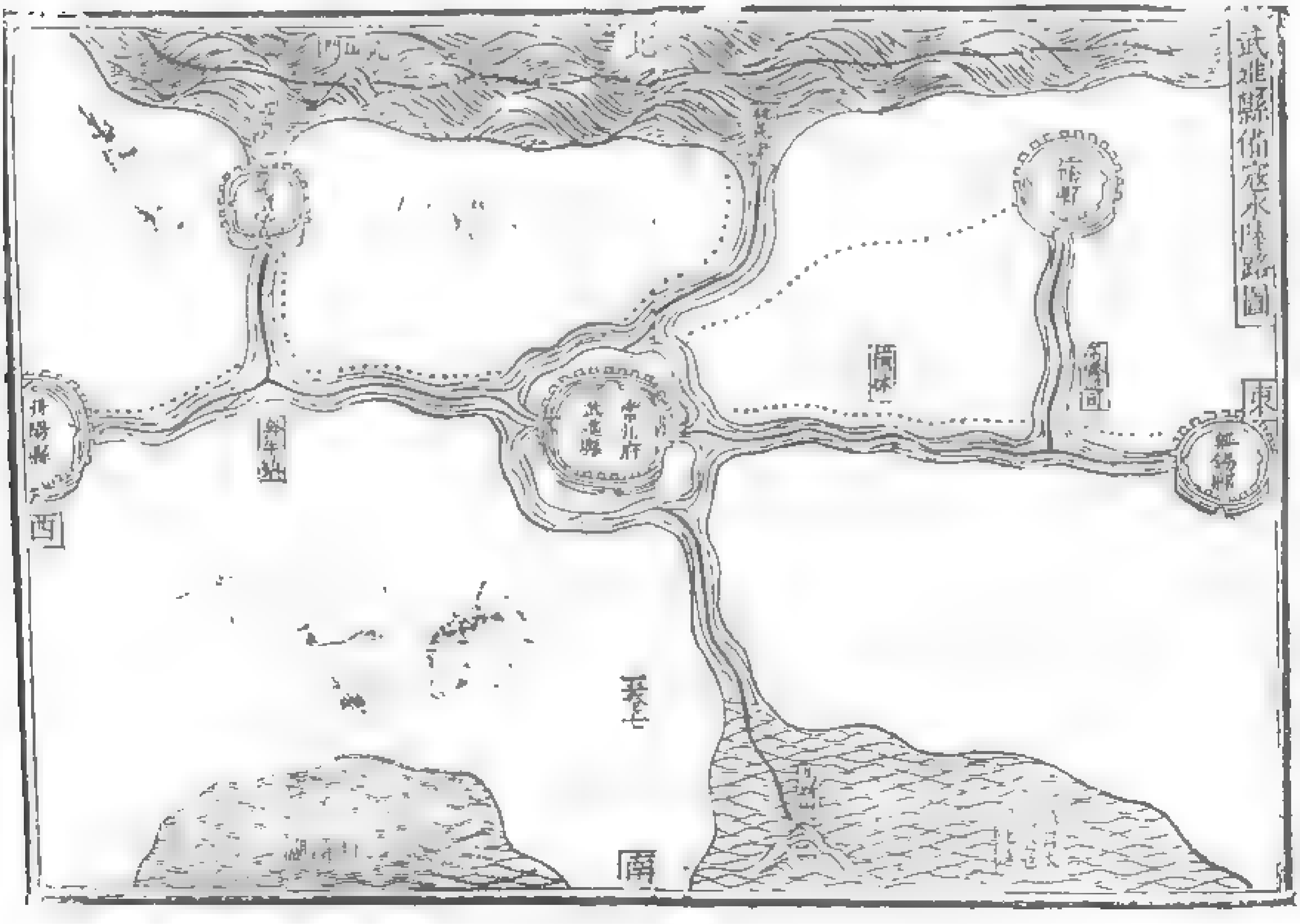
武進縣總論

常州之屬縣五武進其附郭也運河中貫其西則由京口可以出大江其東則由勾吳可以通濱渤利害關係衆人之所共知向來之所預備愚以爲賊計巧猾若窺常州必不由此而入其入也必由夫河庄其詳已見於本府總論矣河庄設備若嚴賊又將捨河庄而趨桃花港何也桃花港離郡城僅三十里東望江陰西望孟瀆皆水陸兵將蜂屯蟻聚未易猝犯此港乃人所共忽賊若棄舟於江干從江口登陸而行不片時可抵常之北門報至賊亦至矣豈不可慮河庄在縣境西北桃花港在縣境東北二者皆武進之所轄也慣斯二者則武進之兵防盡之矣或疑東南有城壁下瀆等港皆濱太湖盜若由此犯城亦易其險恐不在桃花下曰是不然寇若入湖必由蘇常楊㵕地方聲勢喧沸矣湖中有七十二山網罟船廵司兵船追逐哨報賊豈能掩襲而至哉大抵善攻者攻人之所不備善備者備人之所必攻桃花港之攻與不攻存乎我兵之備與不備耳

本縣城池

縣附於府其城即府城也詳見前

軍門林　云賊之□一也東西各有險賊攻其東則須備其西既守河□□守桃花港武進不可以安枕乎生於□□□



武進縣備寇水陸路考

東道無錫 其道有三由白家橋官塘東行歷横林五牧高橋至無錫之北路或由白家橋收港歷戴琪楊溪花渡橋出洛社者其東路也由白家橋南進採菱港歷東哇戴琪馬橋鄭店馬家橋陽湖雜落致橋出雙河口者其南路也官塘東行者正道也其餘皆間道也

西距丹陽 其道一見丹陽縣水陸路考

南抵宜興 其道有四由西門陳渡橋歷湖頭寨橋戚打川鍾溪何橋湯亭至宜興之北湖者其南路也由採菱港進歷由丁堰進豐由横林雙橋進歷者東南路也南路北道也東南路乃間道也

北至大江 其道有二由北門七十里桃花港出江者其北路也由奔牛鎮入孟河河注閘出江者西北路也西北路正道也北路乃間道也

東南至太湖 出湖之口有三由白家橋丁堰戚墅堰宋建湖口清陽湖門瀕庄蘇溪諸港天井下下陶蔣庄莫擺薛堰丁埠港入湖或于下埠港之東曰新竹曰莖庄曰毛朝口桃花曰蘆荻皆可以入河者其東路也由白家橋埠菱港豐盛工村馬巷板上周陳虎附新庄諸溪與中路無溪橋等合者其中路也由群治中境至特庄渡支河歷墅力飲馬東板西板諸橋搭河分水壩百度港入城者西南路也三者皆間道也湖汪也

東北與江陰為界 其道有二見江陰縣水陸路考

西南與金壇為界 其路一由西門小港而行歷三里巷賀家地方出金城港至金壇者是也乃間道也

右水陸可通之道凡十有六其間港汊浩繁岐路錯雜不可勝計不能一一而設備也惟當摘其尤要者團兵勇建寨柵以守以禦其餘亦但以遊兵行哨奇兵設伏輕兵出襲斯可矣謹按武進之險要有五曰孟瀆堡曰馬跡山曰黃山門曰奔牛鎮曰横林詳著各圖說于後

孟瀆堡險要圖說

東南海防與西北邊防不同西北之民健鬭而善射每遇虜騎入寇進堡登埤妻奴老幼悉操矢石以禦之堡內甚於虜何所利而必欲攻之乎是故北邊以築堡為利其堡也非浪築也山隘路口虜所必衝者則築之在東南則不然海港無處不可衝入海塘無處不可登犯迢迢原野並無山隘雖欲築堡何所憑乎縱有堡亦誰與守乎蓋一則膽怯而不敢鬭二則常恐絕粒三則勢孤無援故不如一走之為愈是堡之無補於江防海防較如也惟河莊一堡又當別論而不可以不築者此荊川唐公之見所以為不可及也何也孟瀆乃蘇松諸郡之咽喉大寇若犯江南此為最要愚於常鎮諸論已發明之矣荊川默識乎此倡議興築勞民費財萬姓怨讟而弗顧厥功大矣但惜其即世弗獲與之面議也何也孟瀆口當江潮洶湧之衝土疎善崩堡跨瀆口之上凡江行者必由南北水關出入萬一崩時適值寇警脩葺則不及不脩則致悞豈不殆哉如愚見似當釐為二堡兩岸分築先樹木樁以固其基勿惜石灰以期其久相峙如門協力守禦策之上也若錢糧不敷難於輕舉則但建寨柵亦令夾岸而峙脩補皆便策之次也或者曰柵寨安能禦大寇乎曰不然寨柵之設不過屯陸兵而已耳孟瀆口外自有水寨兵船寇至則戰于江中弗容其入也戰而弗勝賊舟始入陸兵夾而擊之杜其深入又弗勝也然後直擣奔牛奔牛之師迎而拒之江口之師尾而追之雲陽昆陵之師又翼而應援之賊將安所逞哉所患者前後左右之力弗協縱賊剽掠此則有不可料者孰謂大寇之禦而專恃夫區區寨柵也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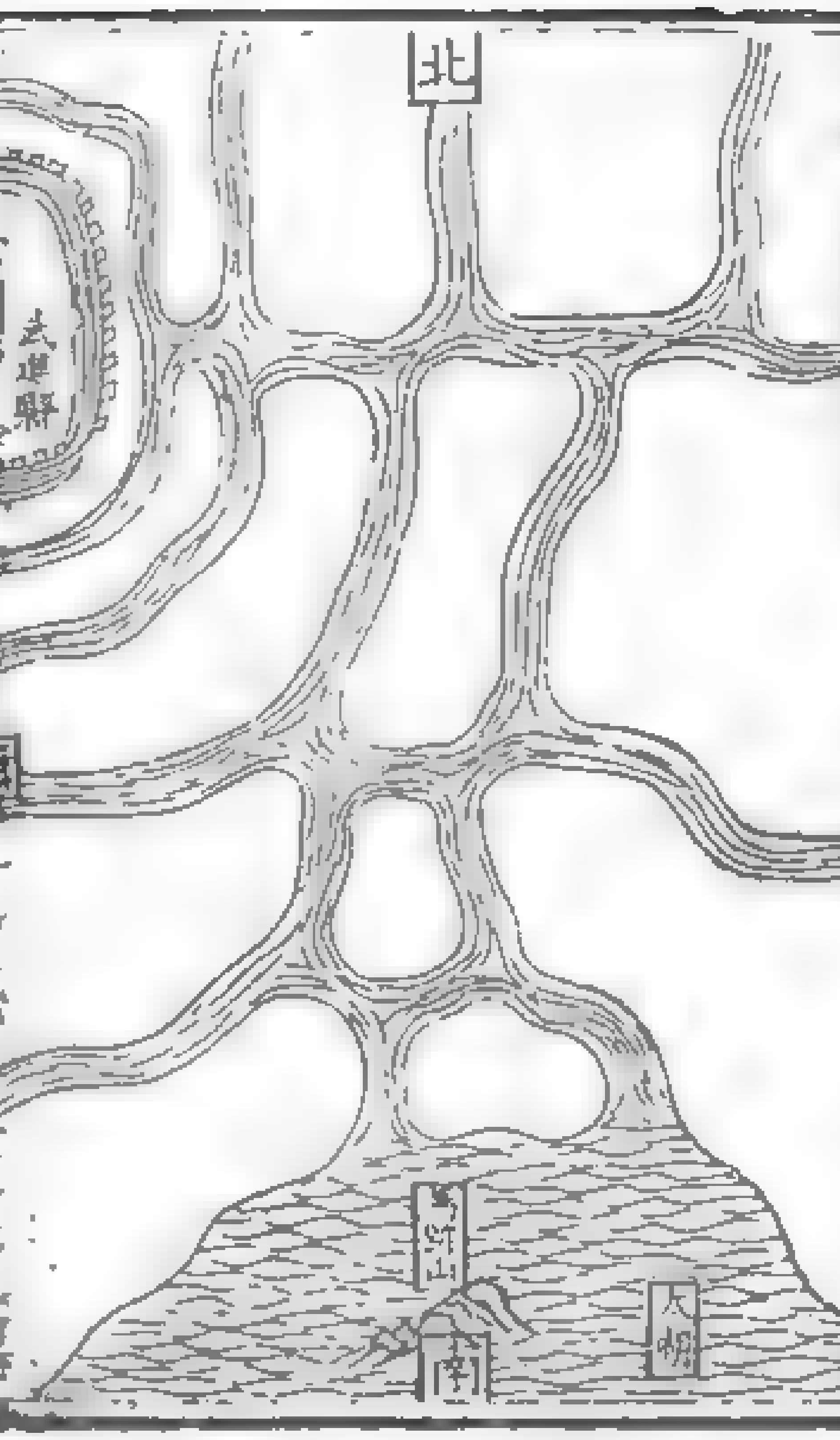
孟瀆堡考

官軍居民與小河包港二巡司弓兵協守

城周圍五百八十丈高二丈二尺厚三丈 門六座 水關一座南北各 窩舖二十 雉堞一千九十七座

軍門林 云孟河一堡足矣若欲釐而為二誠有勞民傷財之憂生稱土疎善崩則豈無故建堡之初水從北關經城而南城與水違行故堤不崩嚮年來關之西北漲一沙牙水為沙捍不能入關竟繞城衝一小河而逝夫土本疎也下為江嚙上為城壓能保其不潰乎故欲增設一堡不如鑿此沙牙塞此小河使水仍由故道乃百年全安之計也

馬跡山險要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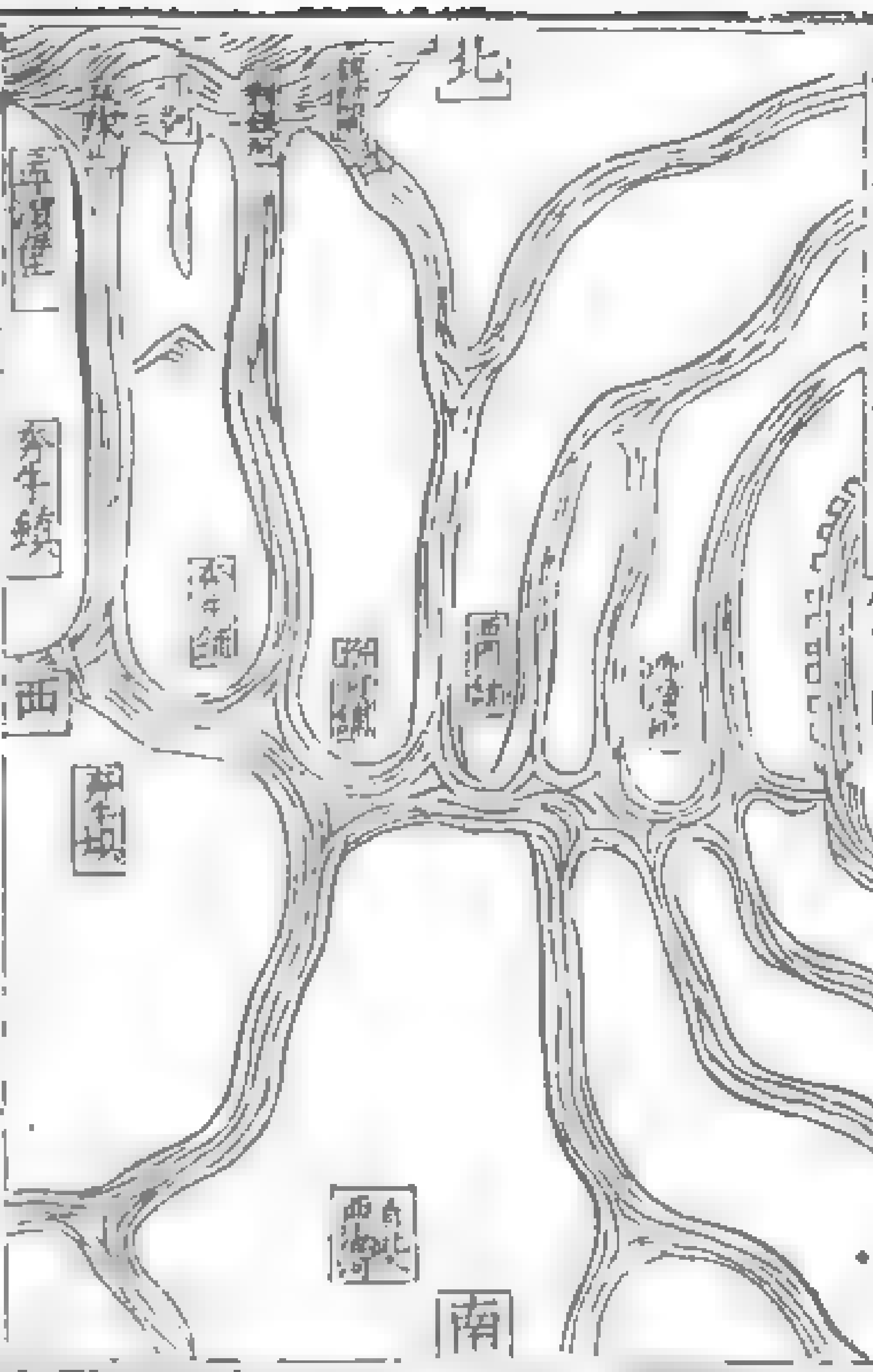


馬跡山在府治東南太湖中二十里太湖之在武進惟東南一隅爲險馬跡山屹立其中若天設之險也宋置寨兵於此以備湖寇近年以來議者漫不及之蓋以倭寇侵犯洞庭其勢必由無錫北行而入楊子江武進道里遼遠故也殊不知無錫西南漁舟甚大賊所深懼往年賊嘗犯之輒爲所敗復回蘇州是防禦已密本縣獨可無備乎今宜設備於此有警則募漁舟爲夾擊之勢舊寨亦不必脩復上有祥符寺已可屯戍矣

黃山門險要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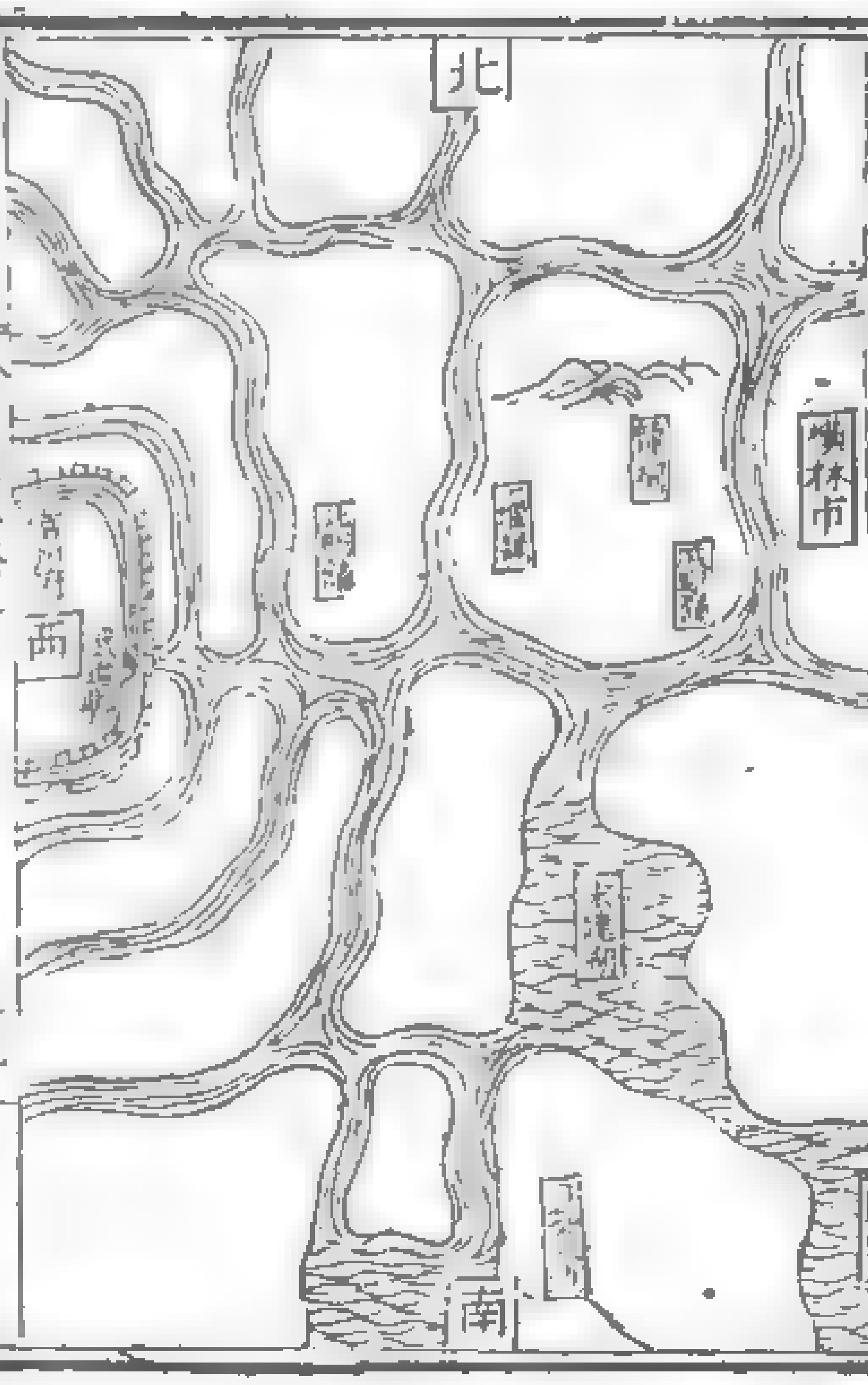
黃山門在包港江心水流湍悍盜賊出沒之地也況當常鎮二府之交上下瞭望俱可及百里實京口之門戶也長江浩淵守望俱難黃山門上下多沙塗惟此茫無涯際江中戰場此其第一也水兵長技倭奴所短盡我之長賊豈得肆志耶保護
留都
陵寢無越於此更得淮揚兵船協力萬全之謀也

奔牛鎮險要圖說



奔牛在郡城西三十里北通孟瀆包港西通丹陽運河要道也賊若自孟瀆包港南下必自此出或自京口丹陽東下必經此鎮實西郊之藩翰也必設兵守此俾與丹陽戍兵互爲聲援賊至彼此夾擊賊豈敢長驅而犯毘陵也此地自來無盜故今此議者僉謂不必設備殊不知孟瀆爲長江南出咽喉與常鎮二府頗相隔絶非設兵於此則堡孤立無援矣故守奔牛實所以援孟瀆也

横林險要圖說



横林在武進東三十里南通宋建湖陽湖太湖北通西堰鎮乃運道要衝也其東爲洛社其西爲戚墅丁堰皆盜賊出沒之地賊若東南自蘇州以趨無錫東北自江陰以出高橋皆可以逢郡城而此地其必由之道也宜設一兵於此而衛府治南援無錫武進倭獨不多犯然五險實不可不預黄山門孟河其最要也結援淮揚則黄山門多所守奔牛壩則孟河不孤二者宜併圖之

武進縣倭患事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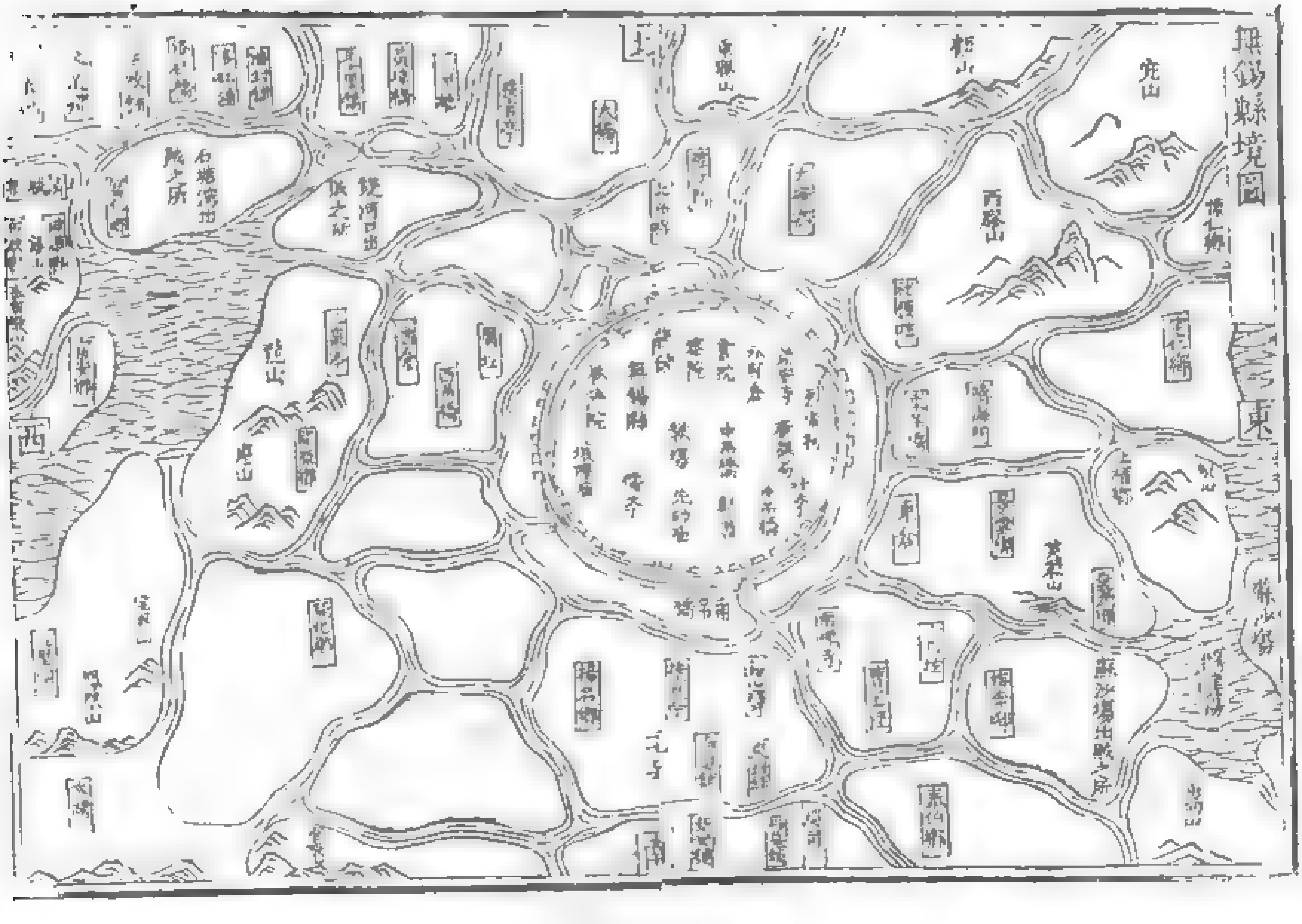
嘉靖三十五年

四月賊圍府城 賊自小河而入

六月賊掠村鎮

以閩之兵夫往江北後同登犯句港孟河入顧
村等寸焚掠甚慘

軍門林　云倭犯洞庭必由無錫北行入江武
進道里遼遠故斜謀之然防守實不可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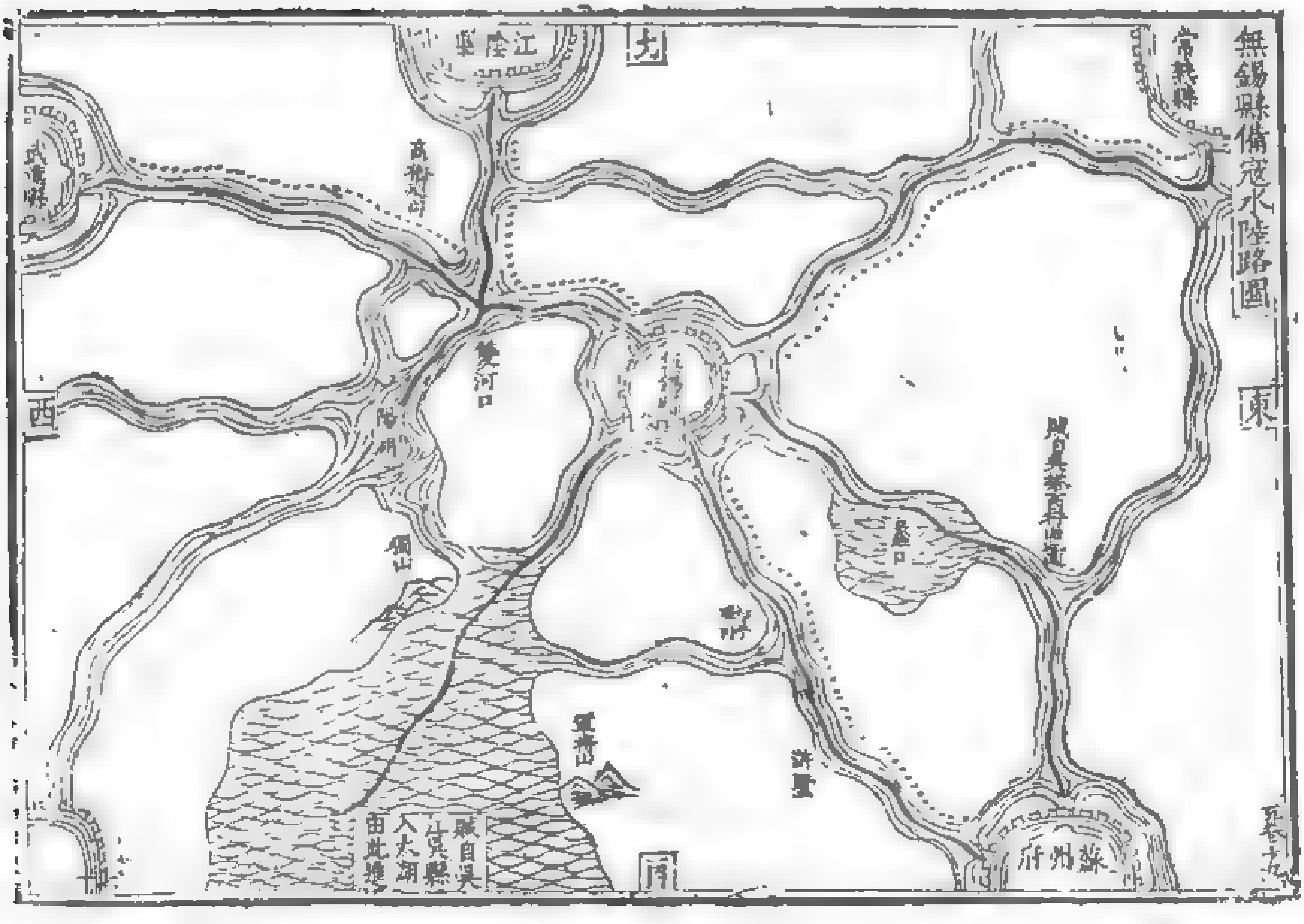
無錫縣總論

無錫在常州之東南南據太湖北抵江陰倭寇若自東海而來必由夫長洲自大江而來必由夫江陰若中原之寇自蕪湖湖州而來必由夫太湖曾常相視其邑設備之法有二重焉設於百瀆口小瑝雙河高橋尤堂五丫浜者其內一重也設於四河口五牧斗門宛山蕩口懷仁望亭獨山軍將山閭江山者外一重也團結有法水陸具備則一時攻掠之患庶幾其可免乎

軍門林　云二重之守此不特無錫為然不善守者守一城善守者守于百里之外

本縣城池

縣故有土城元至正十七年偽吳莫以磚石國朝洪武初復加修治後廢嘉靖三十二年倭寇內侵知縣王　因舊址而重築之



無錫縣備寇水陸路考

東通常熟

其道有六一由北門歷五丫浜三牆陳墅北角下市橋巷口閘路一由山塘北走路也一由五丫石莊新塘大河口閘定山寨至家唐御窯由五丫為一由宛山為界芥瑤頭夫華為老若路也一由南門一進百瀆河望亭付張塘涇少為橋也為以露華為一由百瀆出寧士塘墅龍亭新塘經大平以遂錫蕩昔南路也一由東門九宅斜塘港錢陀寺岸膠山半火陸馬庄深塘戴渡者東路也惟此為陸路餘皆水路

西通武進

其道有三詳見武進

南通蘇州

其道有三一由南門歷牛蕩西書橋歷新安望亭滸墅黄浸橋一由射瀆進歷金墅鎮虎丘山山塘楓橋或由望亭之東收港壁上下姑蘇橋東西里橋許家灣王御史橋斜路橋長蕩歷顧三白蕩虎丘山後出山塘橋或由望亭許墅之閶收吳家店歷白石山至王御史橋出以達山塘橋或出虎墅之小泰橋入至王御史橋

南路也由南門百寮河歷馬橋前橋桑葭橋閘橋出山塘橋者東南路也

北通江陰

其道有六由北門歷高橋四河口青暘鎮越城橋東蔡鹽閘梧江陰南門者官路也由北閘三里橋璧橋東南高六堰也由蘇市橋王塘橋蘇毛橋長壽四河口北西北路也由青塘橋芙蓉山者東北路也由五丫江家新塘陳墅長涇馬塘入字河周塘陽家港村三河口泰駐橋東望橋東坂橋者皆北路也由北門進江陰巷壓後祈者陸路也餘皆水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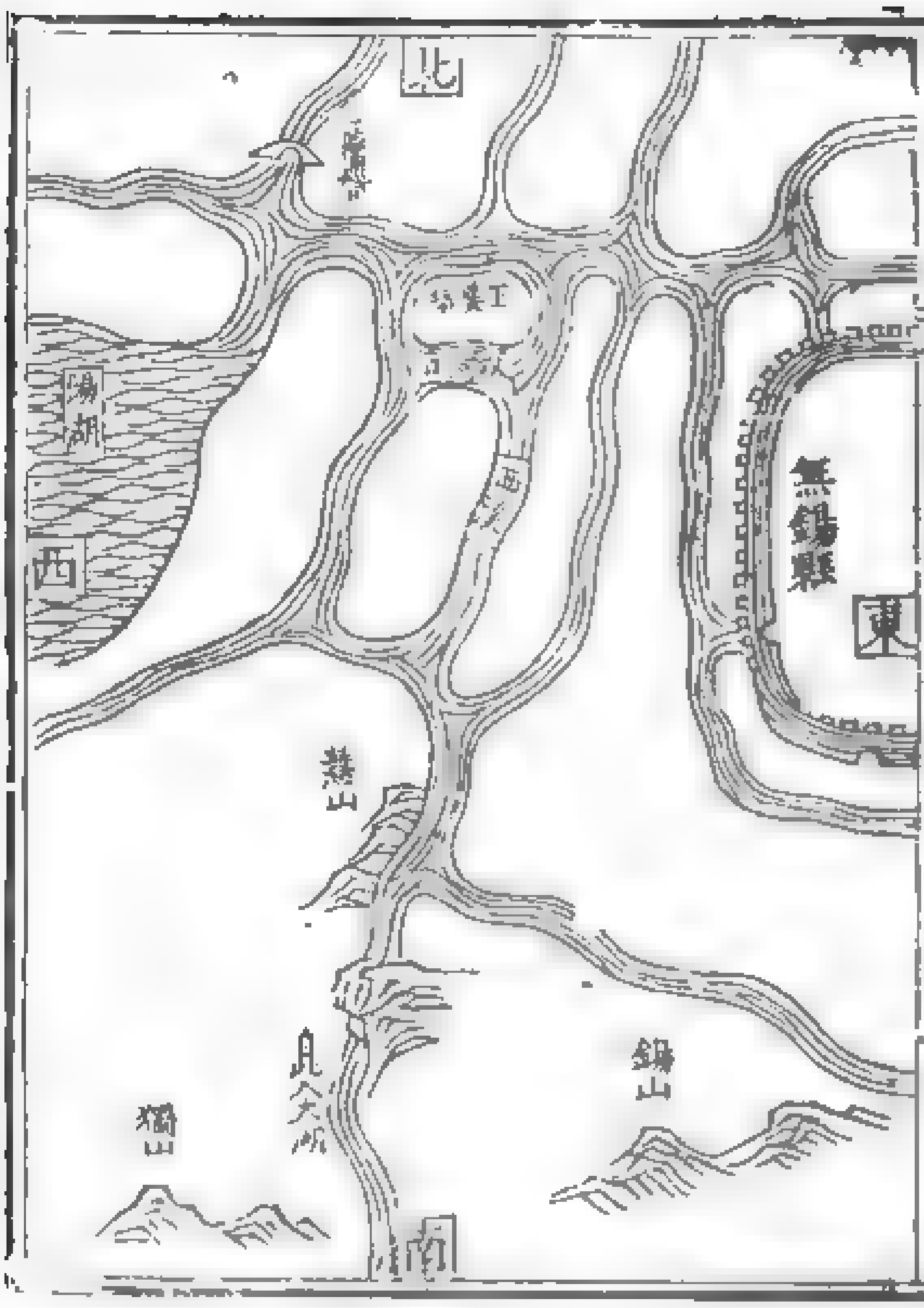
西南通宜興

其道有三詳見宜興

右水陸可通之路凡二十有一其間港汊浩繁岐路錯雜不可勝紀不能一一而設備也惟當摘其尤要者團兵勇建寨栅以守以禦其餘則但以遊兵行哨奇兵設伏輕兵出襲斯可矣謹按無錫之

險要有三曰獨山曰雙河口曰望亭鎮詳見各圖說于後

獨山險要圖說



獨山在無錫西南十八里錫山山脉西來至是中斷舟行其中北與管社山相望號滸蕩門南與充山對峙號獨山門梁溪之水自雙河口至此入太湖地方盜艘刼掠必從此走太湖避追捕是故雙河之險不特亂世爲可虞而承平之時亦號賊藪似宜設一巡司二門嚴扼其衝捕賊方無所容耳賊若自太湖入犯縣境則命將率師於此搯截更募漁舟聚之於湖中賊必不能深入也

望亭鎮險要圖

雙河口在無錫縣治西北五里南通太湖又北五里爲高橋高橋爲武進江陰要道倭寇若自江陰南來必出高橋過雙河以犯縣治若自太湖北來亦必由西溪過雙河以犯縣治雙河口者販鹽盜往來之衝而我兵所當固守者也平時客艘過此若躲水霸舊設巡司於高橋雖得控禦之策然弓兵額少巡邏難周必添兵額往來哨守有事則以車兵扼之庶縣城無北顧之憂矣

望亭在無錫縣南五十里與蘇州之長洲分界其地東通蠡湖西通太湖號爲賊藪甲寅倭寇自滸墅而來過此至新安聞有土兵在南門舖以爲苗兵也復轉而南縣城得無恙今宜設備於此使賊不得北行策之上也若忽而不備賊將長驅而至城下城雖無事四郊之殘破慘矣

軍門林　云按雙河郎生云內一重險也獨山望亭即外一重險也此三險獨山爲要議設巡司良是雙河望亭分番防守足矣

無錫縣倭患事迹

嘉靖三十四年

四月賊致縣城

賊自江陰南來勢甚猖獗知縣王詔士民悉力禦之又一支攻華家壆亦弗克乃焚掠四境

由蠡口出常熟與三丈浦賊合

六月賊至新安縣城戒嚴

先是王知縣募窑夫爲一六結營南關號曰窑兵賊掠蘇州至滸墅欲由高橋出江陰蓋恐蘇州兵躡其歸路也至新安擄居民問之曰無錫官兵乎曰有曰窑兵曰窑兵也賊驚曰苗兵在無錫行營過之乃退走取道當興涇法

三十五年

四月賊攻縣城

時兵備副使王公崇古駐節城中督官兵拒賊賊死於矢石者頗衆乃由高橋北去而沿城民居悉爲燬燼矣

軍門林　云二年內賊凡三犯縣不得志則防守之爲功大也彼窑夫者乎時亦宜綏結乎故制寇須練土著

華重慶擄入朝鮮始末附錄

嘉靖丙辰首夏廿有八日倭船七十餘至無錫之北門魚貫而織各舟人衆寡不一每鷄鳴起則分掠出劫夜則歸聚重慶遇賊於孤獨橋被擄至舟其舟四十人皆眞倭也惟賊首爲中國寧波人稱四官不知其氏名舟既滿五月十二日齊至江陰之君山出江每舟聯絡而行十五日出海過劉家港參將羅　帥舟師邀之沉五隻賊大驚斷纜而逝不相顧重慶舟爲風所逐白浪拍天莫辨其方也廿八日至一山其大不盈數畝舟人登之伐木艌舟見草屨知爲高麗地而俄而高麗[illegible]者三舟卒百人邏視矢石叢發賊逃匿山林財帛盡爲所取舟亦被焚廿九日又有三十餘舟卒千人搜山勦賊無遺重慶等中國人九名冒死號泣而訴生擒至邊六月廿九日解至高麗國都其間經歷郡縣凡二千里半途有光州牧者即中國之布政司也先是邊將奏報國王遣通事白元至教相遇審問聞華姓無錫人即問重慶曰昔有天使華學士者無錫人也得非汝宗族耶重慶口然具悉以對元歸述以告王七月初三日王使吏曹尚書覆訊畢出住天使入宿八月十二日王賜宴陪坐蓋重　大朝亦推學士之餘敬也宴罷每人賞圓竹帽一頂白布衣一件裙二條青綿布綃一疋皂靴一雙綿布束腰一幅遣尚書都御史御史各一員太守太尉各二員知縣一十八員伴送還　朝仍選軍五十人護至遼東九月廿九日過遼東見都司三堂起關馳驛十月十九日過廣寧見都

三織兵十一月朔至京住五鑾驛初三日下禮部問初五
日兵部問十三日復發刑部問十二月初一日差指揮柳
回原籍重慶遂得於次年二月之望抵家時年方弱冠也
夫倭寇之患各府縣良民擄去者無限若重慶之生還蓋
絕無而僅有者也學士名察重慶之族祖也自非德學言
動有以深服乎夷人之心安能致其君臣去思如此耶其
覆被之澤不獨被於重慶而中國八人亦均被焉海外小
臣厚遇中國
皇朝一統禮而何如其尊耶我
皇上聖德漸被知人善任不於是益顯耶嗚呼後之出使
者可以式矣使此九人者無重慶於其間不能述學士之
德歷則白元必不信其為無辜之人而繫曰為賊徒矣安

肯釋其死耶況又送歸又伴之以官為耶重慶歸高麗之
臣以詩送行者二其一曰錫山學士聞天下君是同枝共
派人還鄉若問東方事仰戴
皇明億萬春前書筵官吏曹佐郎兼監察御史朴啓賢贈
啓賢字君沃密陽府疑川縣人癸卯進士壬子及第其一
曰異國逢秋早金風落井桐鄉關浙江外身世海天東阻
折干戈地依稀魂夢中愁多宋玉恨誰慰遠人衷丙辰早
秋雙溪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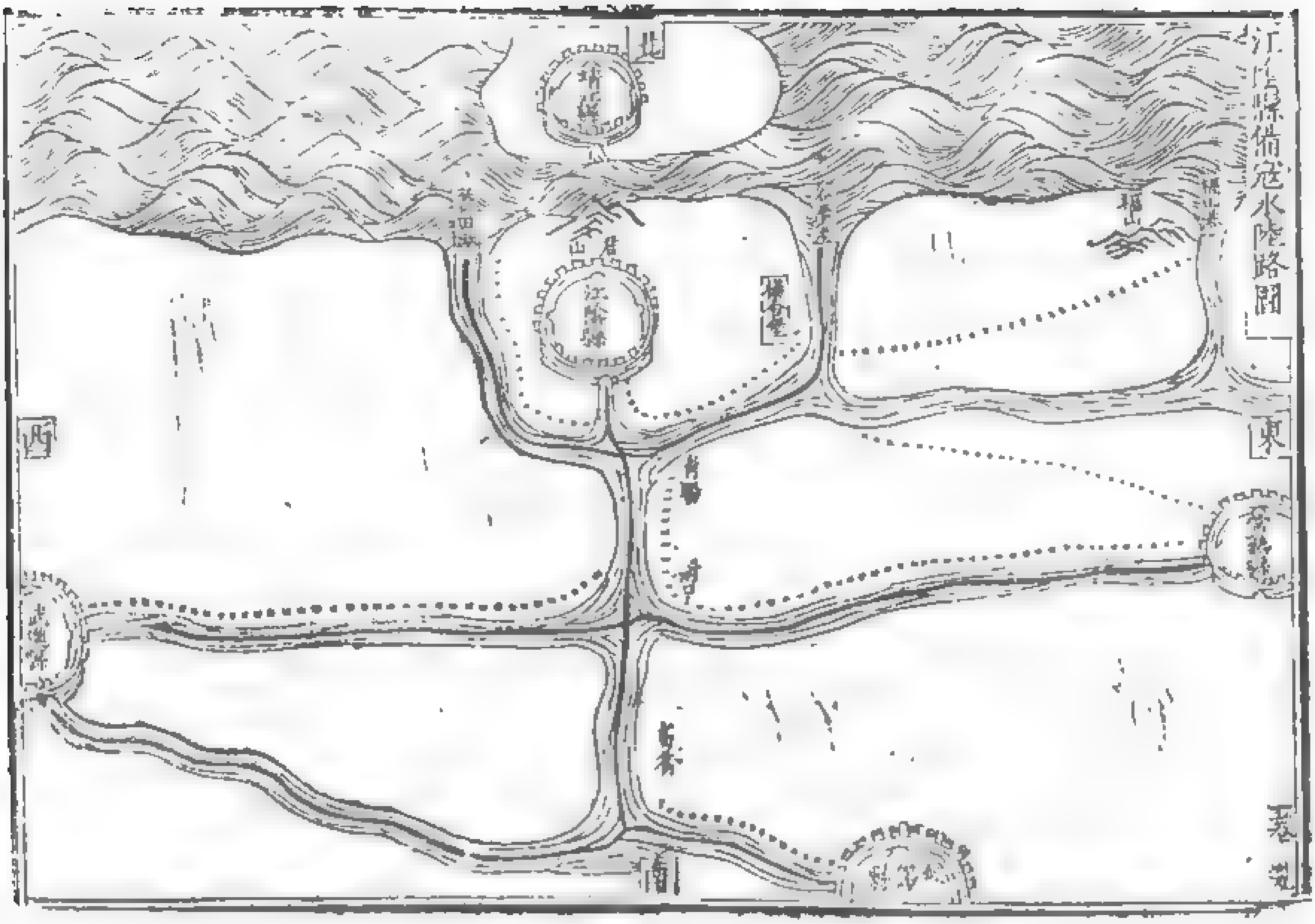
江陰縣總論

江陰在常州東北濱臨大江東界常熟西接丹徒延袤三
百十餘里通湖港口自界涇至桃花港凡二十有四寇若
浮江而來犯毘陵犯無錫或自二邑出江陰其必由之衝
乎君山雄峙江口登其巔東北可以望靖江（江北西三十里）西北
可以望泰興（隔江一百六十里）兵船蜎泊實常州之外戶也縣故無
城近築以備倭去江不三里而近沿江包港等鎮號稱賊
藪倭患作特以賊禦賊亦可以得其助江陰武備之舊豈
惟可庇常州而已哉提兵出江賊舟不得遡江而西金陵
實有賴焉

本縣城池

城（週圍九里三十步高一丈五尺基厚如之女墻高二尺五寸）池（深七尺闊四丈二尺）門（四座各有樓）
水關（東南北各一座）敵臺　窩鋪　雉堞（共三千五百零二垜）

軍門林　云江陰視諸邑為僻且醇有警必多被兵通
寇之港多而沿江諸鎮皆賊藪也近兵船蜎泊防禦
已周使終練得人賊不得遡江而西地方寧矣
創始於梁繕治于元
國初龍鳳三年更加修築甃磚壘石增女墻闢四門歲
久而夷如履平地正德間知縣劉紘王鉼相繼修築城
趨其舊



江陰縣備寇水陸路考

東通常熟

其道有三由蔡與閘山塘河口青暘鎮四河口高橋置無錫之北門而新塘憔草亭太平七里長成橋對黃蕩斷橋華蕩至常熟之南門或於大成橋收邑歷楊尖後過湖從六圖東行至山塘涇或由南倉涇衎增華市憔塘蘇茅長壽至山塘涇皆東北路也由山塘門墅定山石橋長涇陳墅至沈店大河張母橋至山涇坟由門七十里至楊舍楊舍鎮山旱路也其餘皆以水虞山北麓者皆東路也路也旱路與高橋水路為正道其餘皆間道也

西距武進

其道有二由夢與閘歷延成橋青暘鎮四河口高橋出官塘而西以抵于白家橋者其南路也由夢與閘山塘河三山閘七里陳渡橋賴頭以抵于北門西洋橋路也由陳墅之七里橋黃家橋富界以抵村西南北朱石幢白水埒出蒲林才可以至常州者也東南路也南路正道也西南陳南皆間道也

北枕大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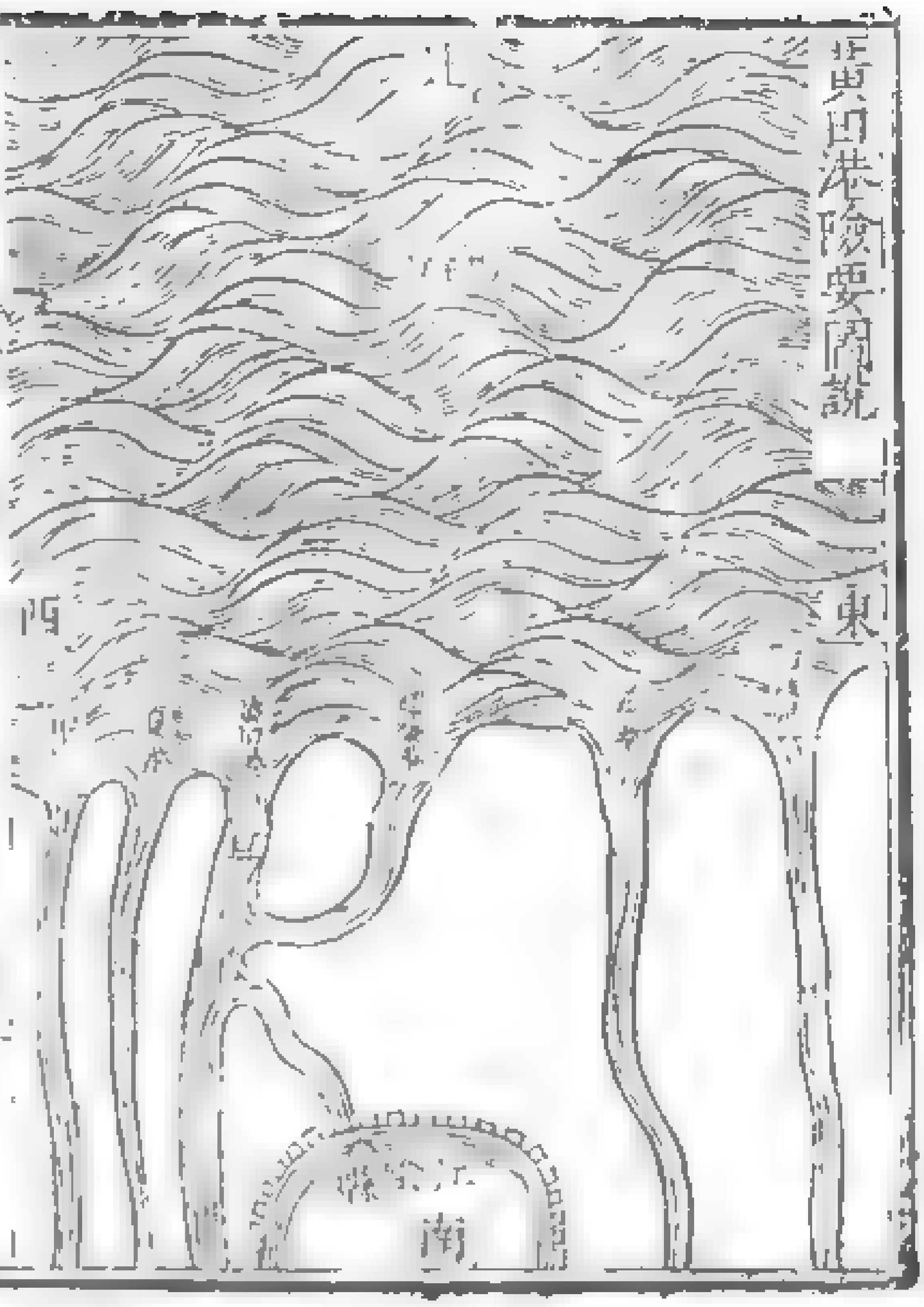
出江之口有二由縣北黃田閘或由縣北申港皆可以出江者其北路也由南閘達西外港而出者其南路也三者皆正道非間道也

東南與無錫為界

其道有六見無錫水陸路考

右水陸可通之道凡十有三其間港汊浩繁岐路錯雜不可勝紀不能一一而設備也惟當摘其尤要者團兵勇建寨柵以守以禦其餘則惟以遊兵行哨奇兵設伏輕兵出襲可矣謹按江陰之險要有四曰黃田港曰三沙曰楊舍曰青暘鎮詳著各圖說于後

黃田港險要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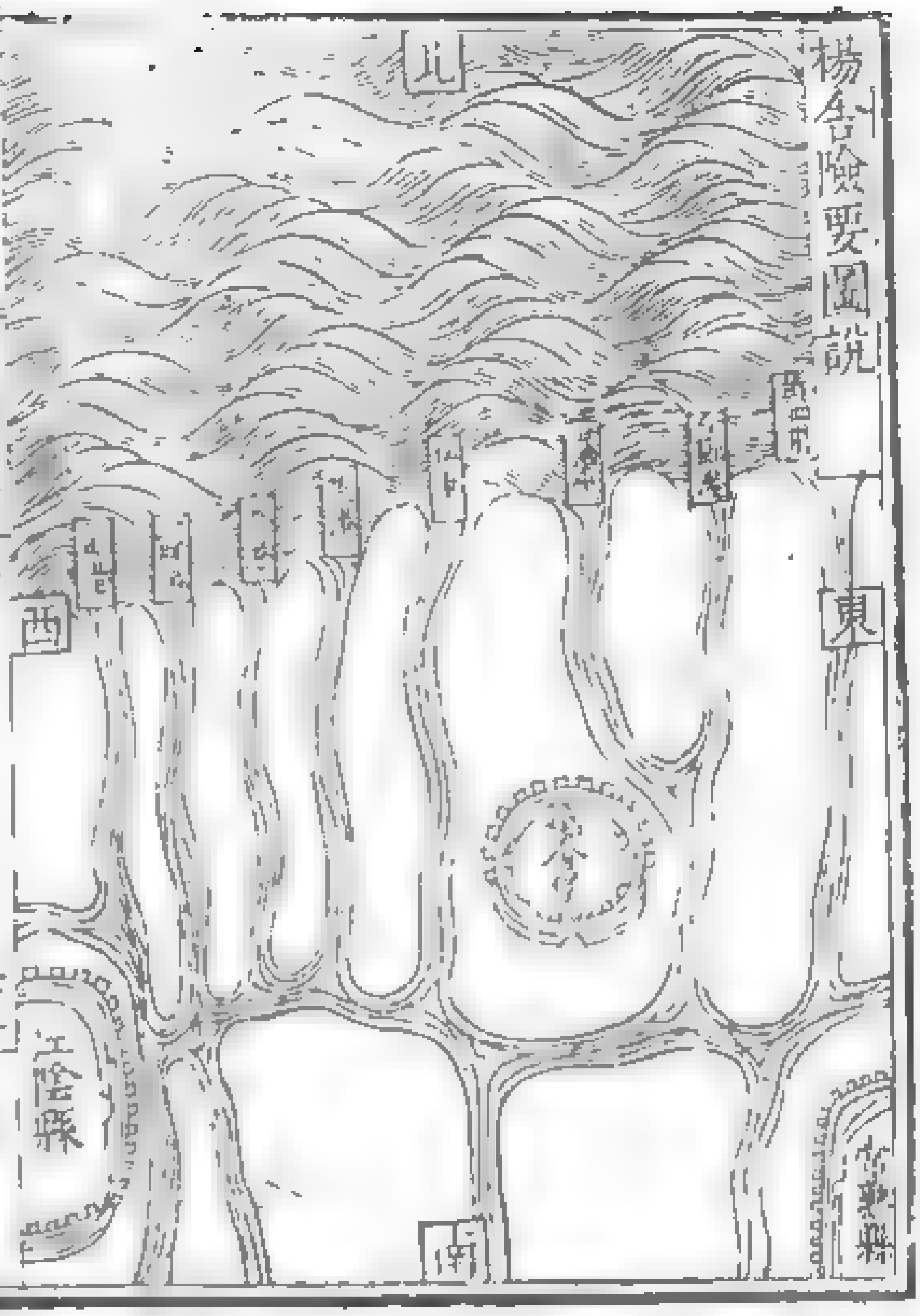


江陰港口雖多然切近縣治者無如黃田港於一發泊縣治騷動矣必設重兵於此防哨與夏港兵互爲聲援仍於港口設立木寨屯劄陸兵與縣城相爲犄角首尾相應豈惟江陰無虞昆陵亦無北顧之憂矣

三沙險要圖說

江陰北濱大江港口錯雜難於防禦非兵船遠哨分守上游則無港不可登泊也而所當哨守者有三曰唐沙曰青草沙曰蒲沙唐青二沙則南連福山蒲沙則北通狼山乃天設之險江陰之外護也今設遊兵二支於此會哨計亦善矣然三沙土豪素稱竊盜之渠魁除之則激之使亂縱之則盜日蕃滋爲今之計宜明示甄別使之改過操練鄉兵與官兵互相糾察而以巡司領之其弗率訓與者亟勦絕之數年之後兵船可革盜可化爲良民也

楊舍險要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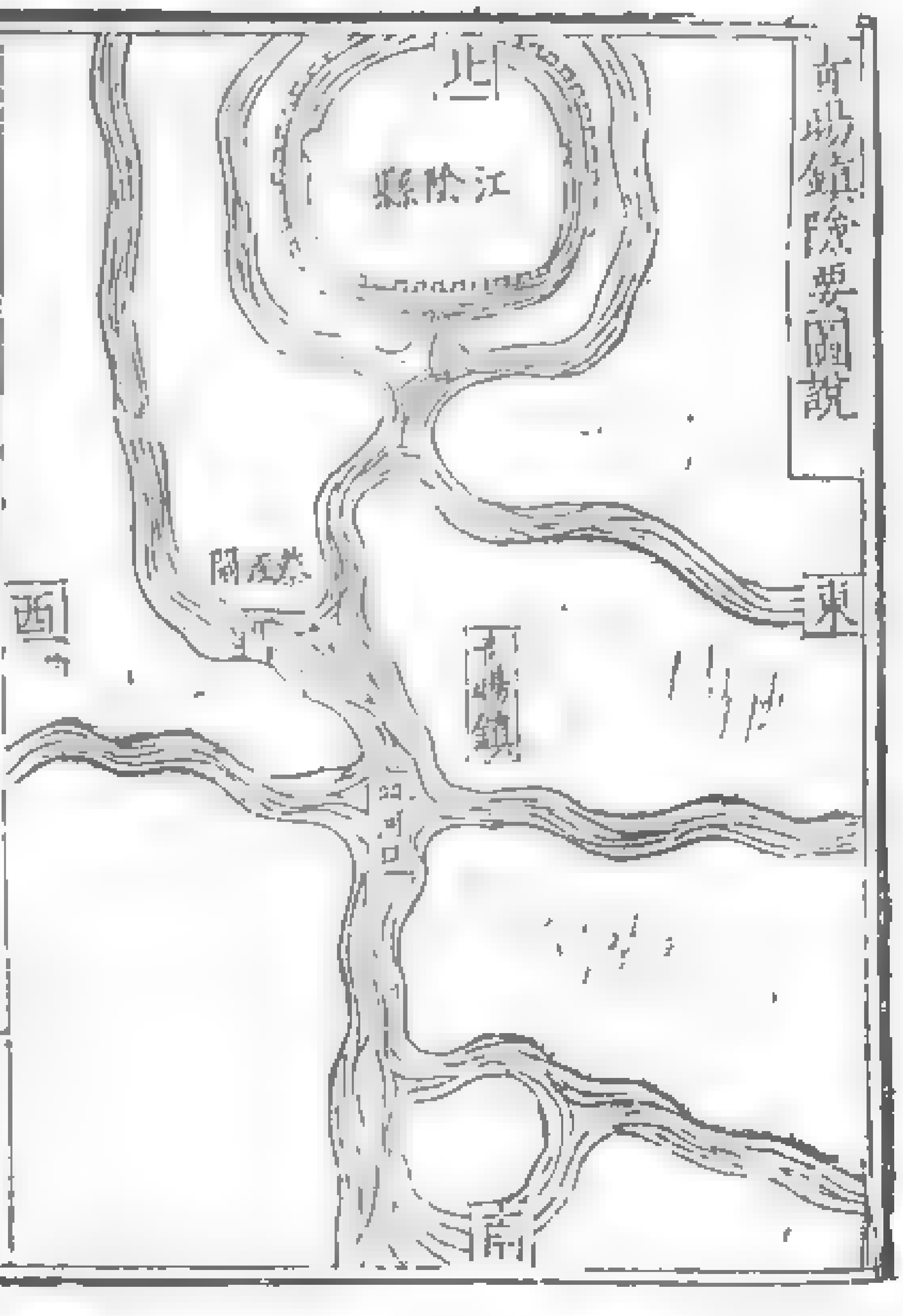
楊舍在蘇常之交去常熟江陰各三十五里爲常鎮二府沿江險要之最近築堡於此而以參將領之分兵犄家沙以爲首尾之勢倚禦之計善矣然此地素號賊藪橫行江湖窩藏富家未易卒滅誠得良吏一員委以心膂不激不隨秉我兵力恩威兼濟或縛或誘使皆化爲良民此今日第一急務也

楊舍堡城

城週圍四百零一丈　月城四座　城樓四座　角樓四座　水關一座　窩舖二十座

雉堞一千零二十六箇

青暘鎮險要圖說



青暘鎮在縣南四十里南通四河口四河口者自運河分枝東通常熟西通武進南北即運河經流直抵無錫馬江陰瀕江不三里而近防江兵戍視他邑爲劇而腹内險要惟青暘何哉以其南扼高橋爲南地之屏障故也若非設守則賊得以南北縱橫矣此鎮地饒民富易以團結惟在上者鼓舞何如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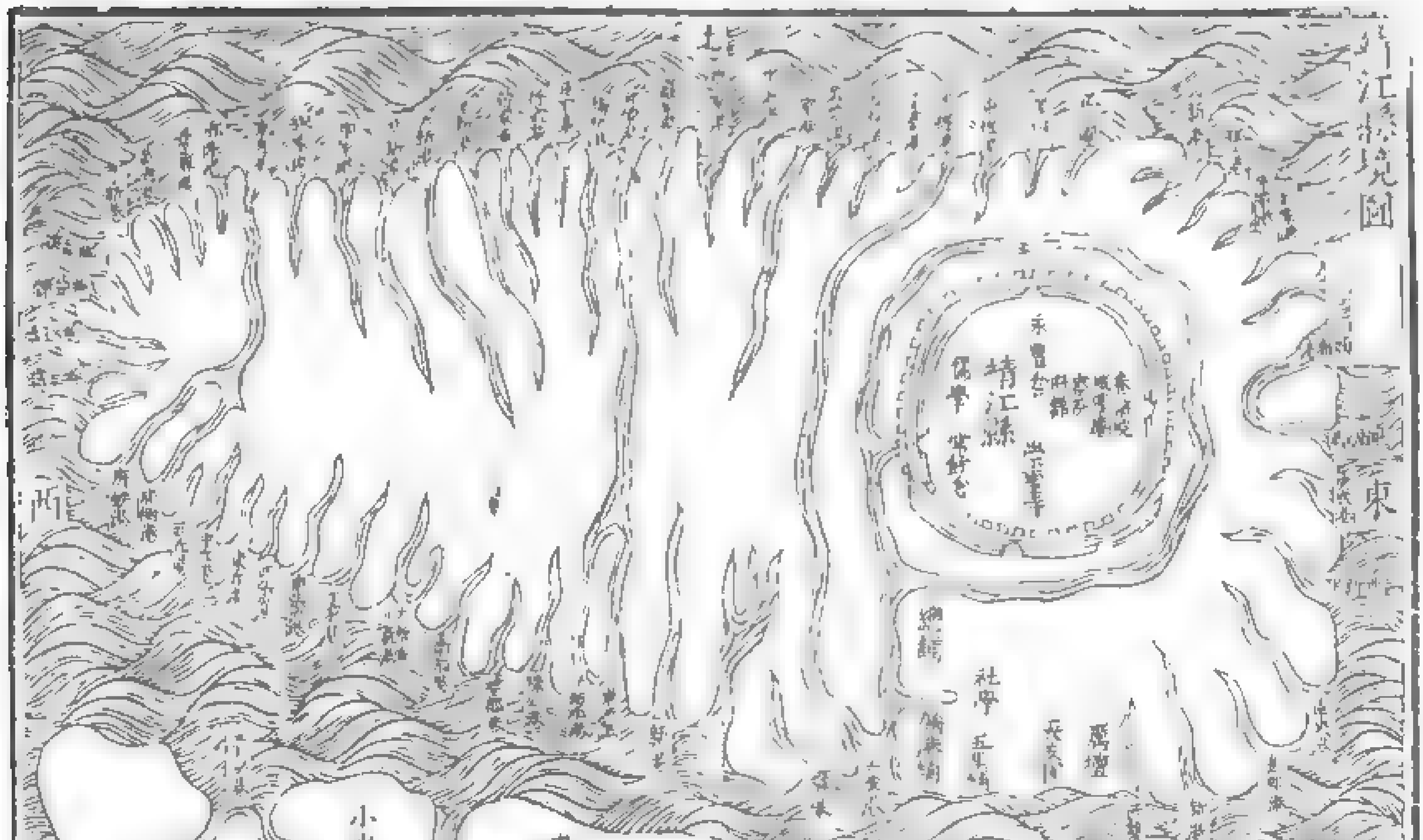
宜門林云三沙楊舍其民多梗生言化賊爲良之策是矣彼地所恃者戰船日半就敝縱歲脩之亦歸彌文非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者也故化盜者先自強

江陰縣倭患事跡

嘉靖三十五年

四月賊攻縣城知縣錢錞死之

賊攻縣城甚急演豪直逼城下鋅欲出兵禦之
兵備王副使不聽鋅獨率民兵出戰死罵賊
頗衆援兵不至遂死
于賊賊亦懼而遁
軍門林 云鋅之死無備故也其志可哀矣以
臨江重邑而至無備當事者各與有責矣



靖江縣總論

靖江乃長江下流即古之馬馱沙也雖爲常郡屬邑而孤懸江心四面受敵獨當其難海寇若遡江而來東至廟口六十里此先受兵週圍港口凡五十有八如朱家港之類北望泰興南望江陰壤地雖小而所關係至大蓋金陵以瓜儀京口爲東海關隘往年倭犯瓜儀圖絕糧運道經靖江倘能自守使有重兵於此控扼邀擊倭豈能飛渡哉近設參將駐兵營前沙遠於東洋洪海中聯甲無援迂濶難恃如愚見莫若令游兵船於營前沙不時巡哨而參將改泊靖江軍民相倚氣勢孔增設有緩急泰興江陰水兵南北策應賊氣益懾而不敢西矣

靖江縣北通淮揚南通江陰東通大海西通京口孤懸江心如一沙然且港口甚多無港不可收泊無地不可登犯非有險要可據故不作路途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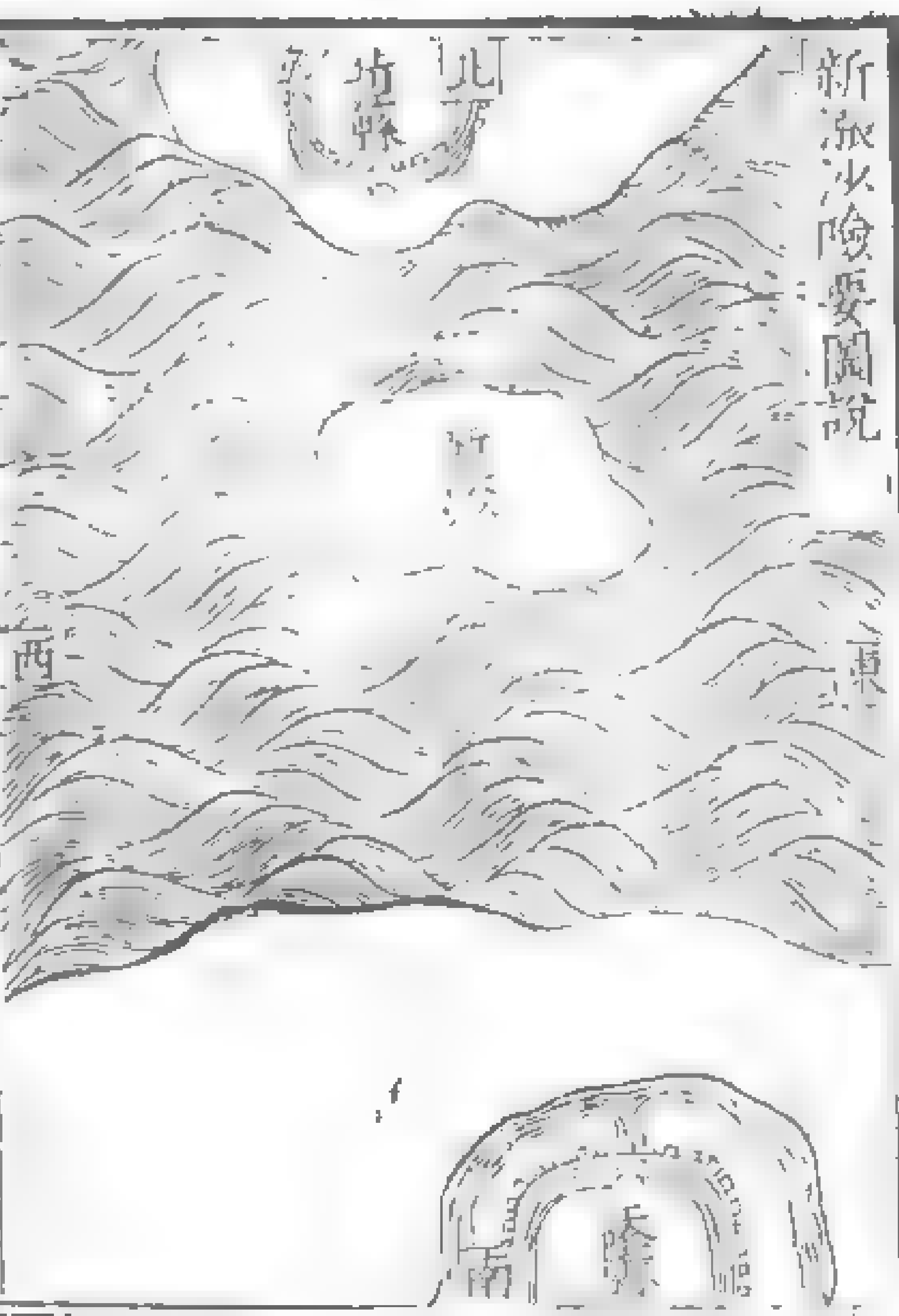
本縣城池

城長六百四十丈高一丈九尺闊九尺　門四座各有樓　水關一座　月城四座

敵臺七十　水柵一座　窩舖　垛堞一千二百七十四垛

軍門林　云生言改駐參將於此重江防也但恐參將去他郡邑獨遠即有顧此失彼之憂終不如遣一把總使隸縣兵兼攝南港兵船約會周家橋江陰二總協力應援勢强而防寇終不犯矣

新漲沙險要圖說



靖江之去江陰也凡四十里而新漲沙在半途焉南北六七里東西二十里乃盜賊之淵藪也賊隱遁於此而以腹心至縣職人貧富不時入劫江中之賊亦多出此必須嚴加緝捕或特設巡司守之庶得南北通利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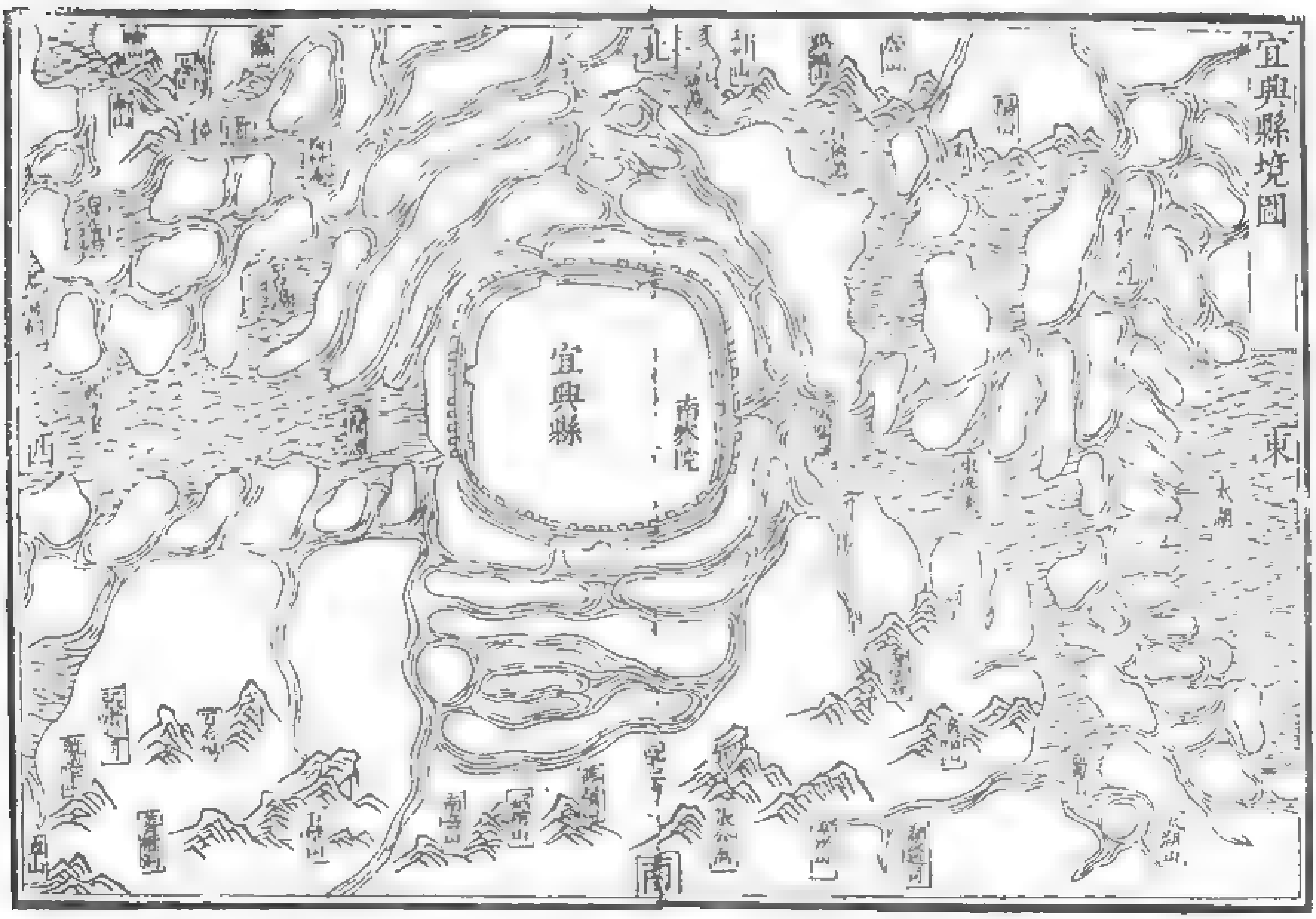
軍門林　云此沙宜召佃給不能設巡司就地編保甲不矣

靖江兵務議

靖江知縣王叔杲申呈云本縣孤懸江心四面受敵必須泰興江陰二縣各發兵船數隻會同靖江南港兵船互寄戮力協守中流其周家橋把總兵一支哨至石庄巡司地方江陰把總兵一支哨至巫子門迤西江面南北二支兵船分設已定務期守望相助無警之時二總分艅旌旗相望令該相聞在江同習水戰如遇有警賊勢亦犯中沙原屯靖江兵船分為二層迎敵周家橋江陰二總兵船分為左右二翼來攻倘賊或犯江陰或犯泰興彼此協力救援所犯之處即以兵分二層迎敵一如前例靖江縣仍相度地理於本沙東南東北要害港汊二處再為開濬深潤屯泊兵船以避風濤而屯操民壯以一半在城防守一半在外江岸巡緝備寇登擊如此則戰守有合一之策賊寇無飛渡之理靖江之門戶既固而

留都之根本自安矣

掌門林　云此議不但自私其邑而因可以强及那之兵協力不渝兵氣百倍然則玆議也又豈獨可行之靖江耶



宜興縣總論

毘陵屬邑惟宜興最僻故言兵務者謂海寇所不至棄而弗講是狃目前之見而未諗江南形勝之故也何也天下有事蘇松嘉湖杭爲必爭之地誰不駐兵嚴守欲自長江取京口鑾食而進難矣哉若自釆石趨三壩出太湖乘捷擣虛全吳諸郡靡不騷動勢如破竹陽羨非必由之路乎緑重兵扼險要諸郡之門戶實在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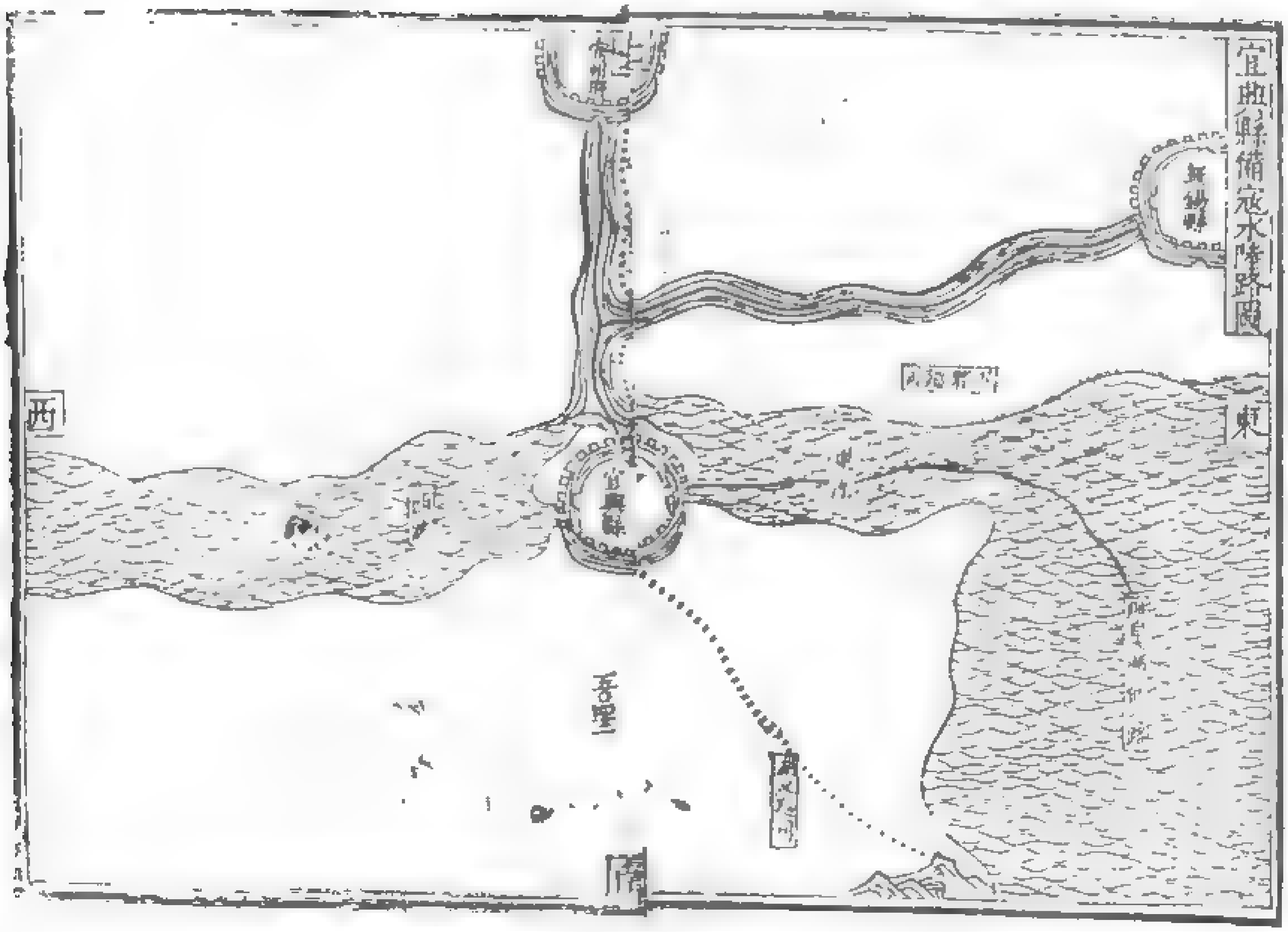
軍門林　云宜興當諸郡邑之中兵燹不及然江海之防既密有冦勢必内衝生言設兵未雨而徹桑土之意也

本縣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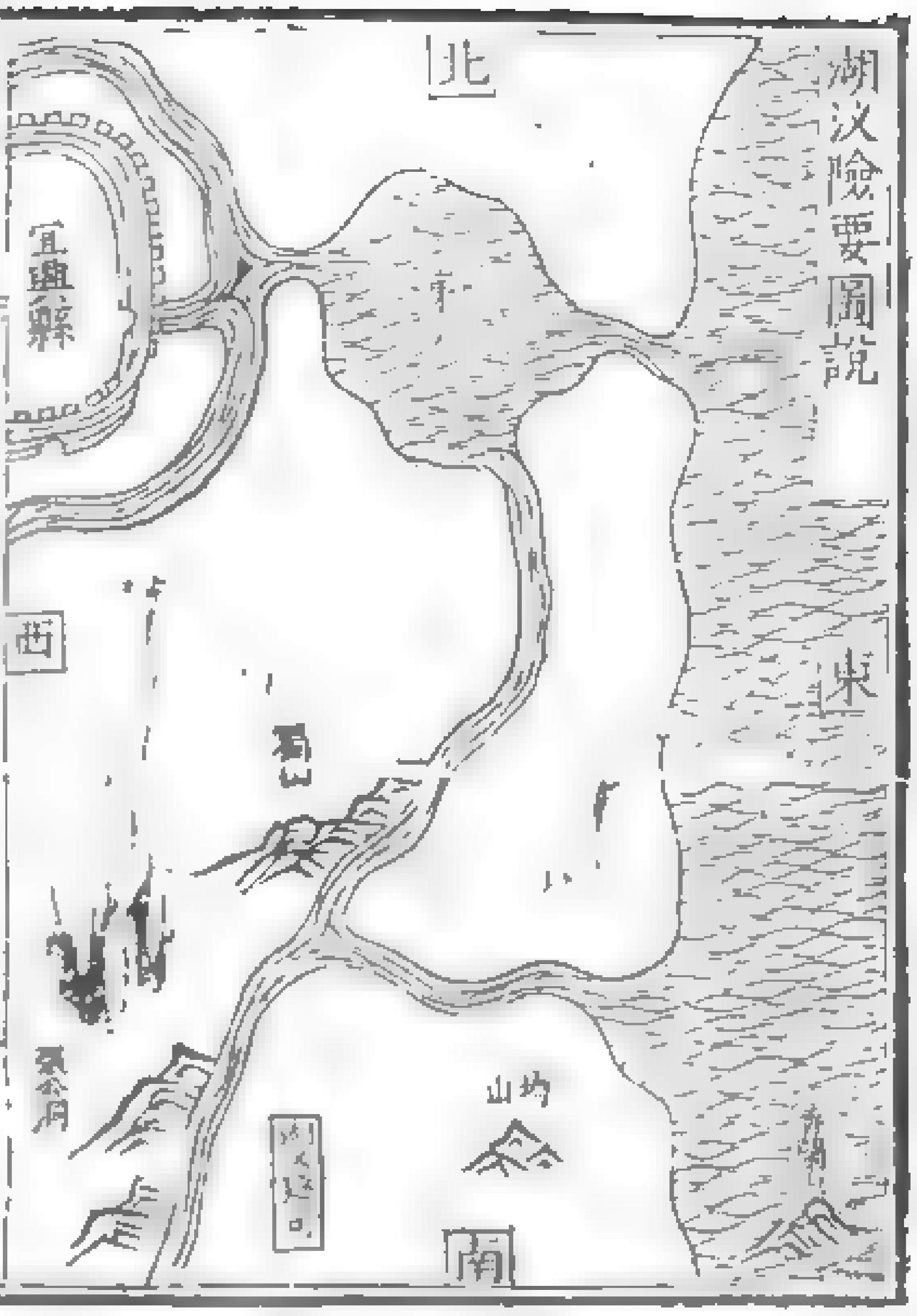
吳孫權所建修于附郭築于元國朝丙申年復治之戊年重修城周圍九里三十步也高二丈五尺門五座名水關南北各一座

敵樓　窩鋪　雉堞

原缺



湖汊險要圖說



湖汊巡司在縣東南四十五里又東五里爲香蘭山太湖之濱古安長興之境也浙直之交山水所會盜綠爲奸況太湖茫茫萬頃若從此登犯縣境騷動矣宋置香蘭巡司香蘭寨以控扼之今但設一巡司而遠在內地已失險要多矣況弓兵幾何而可禦之乎故必脩復香蘭舊寨團練水陸兵勇而以本司統之所謂遏吭於上游賊安得入境也

下邾險要圖

下邾巡司在縣治東北東通太湖鹽盜之所鍾也寇若自洞庭劫掠阻於蘇州之胥口無錫之獨山必自此流突縣境揚帆而來瞬息可至不可不爲之備也或曰宜興自古兵燹罕及且居腹內賊必不至空費兵食曰是不然昔日之寇皆在沿海今瀕海州縣備禦已嚴賊至無所掠必走腹內如福之建寧非耶兵法有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毋謂賊不知勝算也

軍門林　云脩香蘭巡司香蘭寨故跡增兵戍守誠爲得計下邾仍舊可也

常州府土賊要害附錄

武進縣

聚劫

採菱港在白家橋東

連江橋在新開之北務出之南通江故也

戴琪橋在府城東南武進宜興無錫三合界之處

無錫縣

出賊就於本處聚刼

又新塘橋在縣城東三十里水大而也漫

堠山下與新塘橋相近

石塘灣在縣城西北

五牧在縣城西北 里官塘

曹王涇在縣城南 里官塘

聚刼

三壩在縣城西北二十七里此處江陰常熟俱通水楊湖在縣城西南宜興道中

雙河口在縣城西南 里此處極空野通宜興

洛社在縣城西北三十里官塘

百瀆口在縣城南

新安在縣城南二十四里官塘

五丫浜在縣城東北二十七里四通入達江陰常熟交界之處

華渡在縣西南宜興武進無錫三合界之處

楊溪在縣西南 里宜興道中

鹽盜出沒

高陸堰在縣城西北二十二里江陰交界之處

江陰縣

出賊

竹塘在縣城東 里常熟道中

高陸堰在縣城西北二十二里江陰交界之處

江陰縣

出賊

竹塘在縣城東 里常熟道中

華市在縣城東 里常熟道中

已上二處無客商往來俱在江中野處行刼

聚刼

四河口在縣城東南四十五里無錫交界之處

青陽鎮

宜興縣

出賊就於本處聚刼

新瀆橋

湨打川

聚刼

李亭在縣城北二十里官塘

東沈在縣東城外通太湖東南由黃香港出東北由竹山港出

西沈在縣西城外通百瀆陽羨

中溪在縣南門外十里

石瀆在縣城北門外 里東

晉權近處在溧陽交界之處

靖江縣

常州府土賊要害附錄

武進縣

聚劫

採菱港在白家橋南新湖之北許半

遮江橋之南濱江交也

戴琪橋在武進宜興無錫三合界之處

無錫縣

出賊 就於本處聚劫

新塘橋在縣城東三十里大市鎮濱

堠山下與常熟相近

石塘灣在縣北

五牧 在縣城西北[redacted]里官塘

曹王涇在縣城南[redacted]里官塘

三墩在縣城西北二十七里其處江陰常熟俱通永[redacted]而地僻

楊湖在縣城西南宜興通中

聚劫

雙河口在縣城西南[redacted]里此處係空野通宜興

洛社在縣城西北二十里官塘

百瀆口在縣城南

新安在縣城南[redacted]里官塘

五了浜在縣城東北

華渡

楊溪

鹽盜出沒

華市在縣城東里常熟道中

已上二處無客商往來俱在江中野處行劫

聚劫

四河口在縣城東南四十五里無錫交界之處

青暘鎮

宜興縣

出賊 就於本處聚劫

新瀆橋

浪打川在縣城北五十里官塘

聚劫

呂亭在縣城北十二里官塘

果洗在縣城外通太湖東南由萬瀆港出東莊田往山港出

中溪在縣城東北四十里

百瀆在縣城東北四十里

善權近處在溧陽交界之處

軍門朴 云自倭亂以來諸郡皆空虛而常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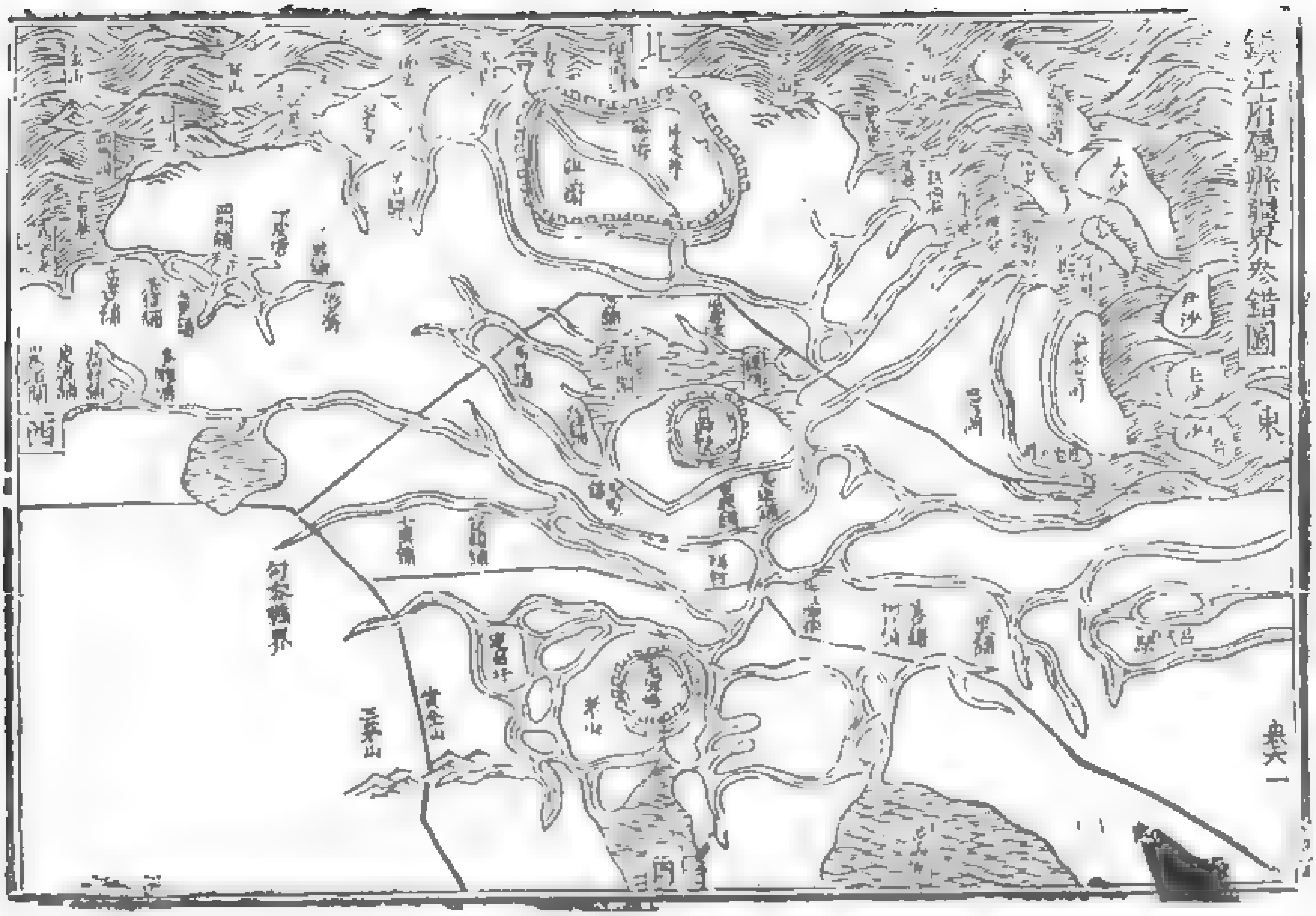
帑庫有餘積豈非外寇罕乘耶自非聖人外寧

必有內憂是故土賊當厪為之備也

南經略卷之六目錄

鎮江府屬縣疆界參錯圖
鎮江府總論
鎮江府備寇水陸路圖
鎮江府備寇水陸路考
丹徒縣境圖
丹徒縣總論
丹徒縣備寇水陸路圖
丹徒縣備寇水陸路考
圖山險要圖說
金焦二山險要圖說
丹徒鎮險要圖說
下昇浦險要圖說
丹徒縣倭患事迹
丹陽縣境圖
丹陽縣總論
丹陽縣備寇水陸路圖
丹陽縣備寇水陸路考
奔牛鎮險要圖說
呂城鎮險要圖說
練湖險要圖說
曲阿險要圖說
延陵鎮險要圖說
丹陽縣倭患事迹

金壇縣境圖
金壇縣總論
金壇縣備寇水陸路圖
金壇縣備寇水陸路考
珥村險要圖說
長蕩湖險要圖說
白龍蕩險要圖說



鎮江府總論

或問京口以西抵於石頭迢迢二百里山皆可踰踰則可以窺　留都京口以東抵於孟瀆港口七十餘里賊舟皆可入入則可以犯江南鎮江之江防難矣曾曰不然南京臨江峭壁千仞兩山夾岸如峨眉然其南天開一竇水由中行是爲采石四十里至大平此南北戰爭東南第一關隘也賊若進此繞至溧陽則宜歙東吳一帶聲援絶矣故保固　留都之計采石其上也京口石頭之間高峯逼岸宛如長城其內則諸山錯雜無城市可資擄掠其外則江岸峻絶不可登犯古今曾有從此進兵者乎京口孟瀆之間沿江南岸或高峯横亘或江沙泥淖或江中有洲長四五十里者有之一二十里者有之障蔽兩涯直至河庄方可深入所謂二十八港者淺澀短狹寇船難以通行有識者只固守河庄而江防之大綱盡之矣或又曰若而言留都之利害在采石江南之利害在河庄而京口似無關係焉用守乎曰惡是何言也鎮江者上爲　留都輔郡下爲吳越咽喉乃江南第一城也天下有事奸雄之所必爭雖曰得其地未必可以犯　留都但寇方犯江南而吾兵欲保安　留都屏捍江南非此則大掣肘何也采石河庄者　廟堂所深注意戍守必嚴寇計狡猾安知不由京口而入從秣陵夾岡間道而行乎萬一賊據京口則東風上潮片帆可以向采石西風落潮瞬息可以至河庄進退縱衡維其所騁可兵柄者是當加意水陸而堅守鎮江也

軍門林　云守采石則賊不得繞溧陽犯　留都守河庄

則江防固斯二者江南大勢也但四十八衛之卒徒稱糾驚而一同驍雄官民積栗無數月之支切恐京口石頭之險賊亦無畏而乘之矣故識者深以根本為憂

本府城池

閫此江南第一城也古名鐵甕雖臨江而堅固難攻宋元立城厚門復以甃石甚守之可以捍蔽江南

城周圍九里十三步高二丈六尺池闊丈西門至南水關通漕河自北水關至北初橋通舟楫餘皆畜水耳

城門東南北三方皆二重惟西方二重門各有樓水關二座敵臺六座窩舖一百二十座

雉堞三千八百五十五垛

守城官兵

鎮江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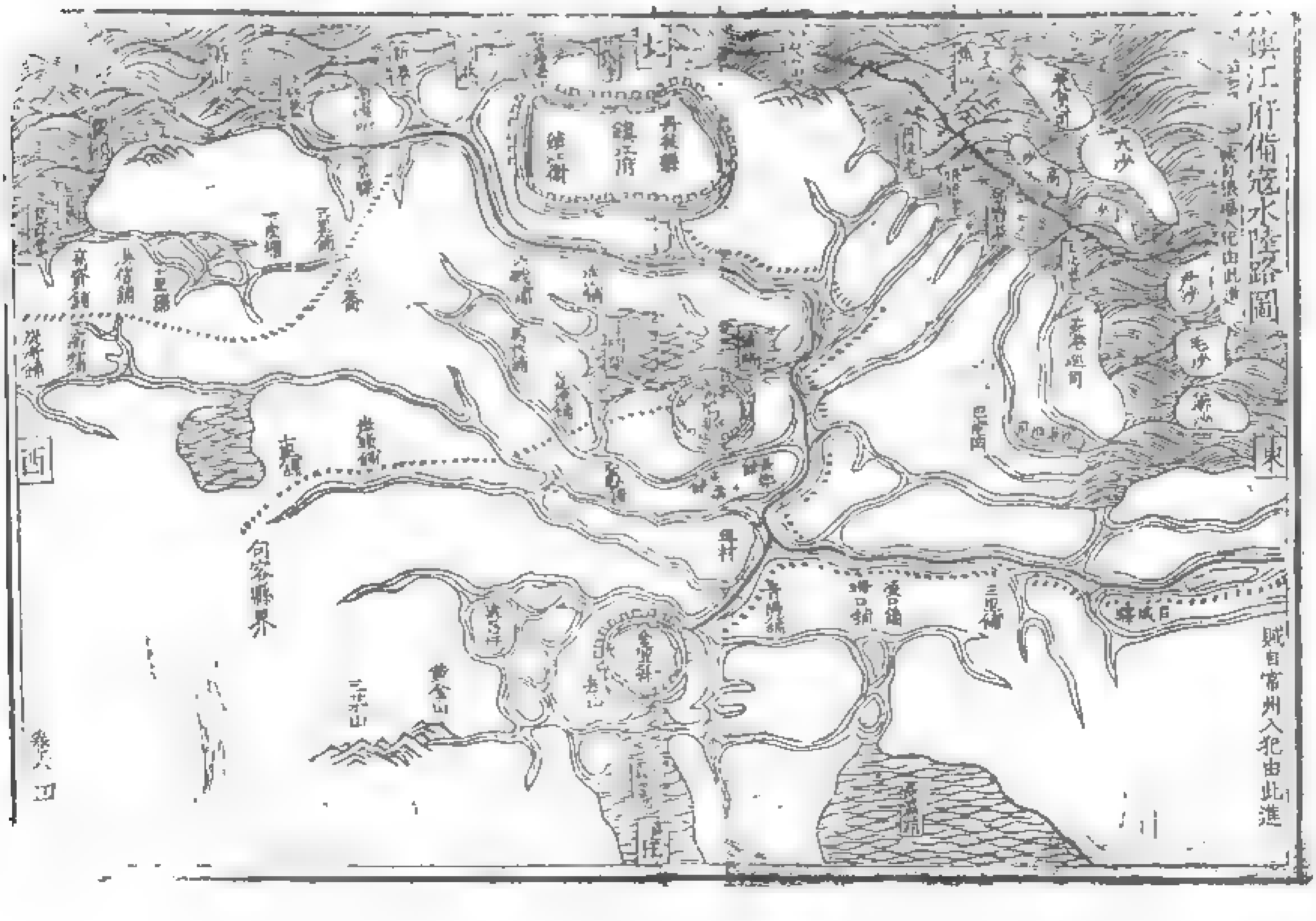
指揮使一員　同知　員　僉事　員　鎮撫　員

經歷司經歷一員

領所六左所營在道林寺後右所營在北水關側中所營在萬壽宮側前所營在滾善寺側後所營在定波門內中中所營在金銀門內

共統軍士　千　百名

按鎮江府城乃甎石甃三者所甃堅大可守但其中居民多以營趁為生而鮮儲畜中戶以上家無一月之糧惟積錢買易隨時貴賤食其所息一旦有警城門不可以久閟也須令府縣設法區處或將一歲有餘兵餉乘時賤買積至幾萬石汛畢無警則照時價給散各兵而扣除其兵餉銀兩又令及時糴買定為常例庶兵食可足而兵荒有備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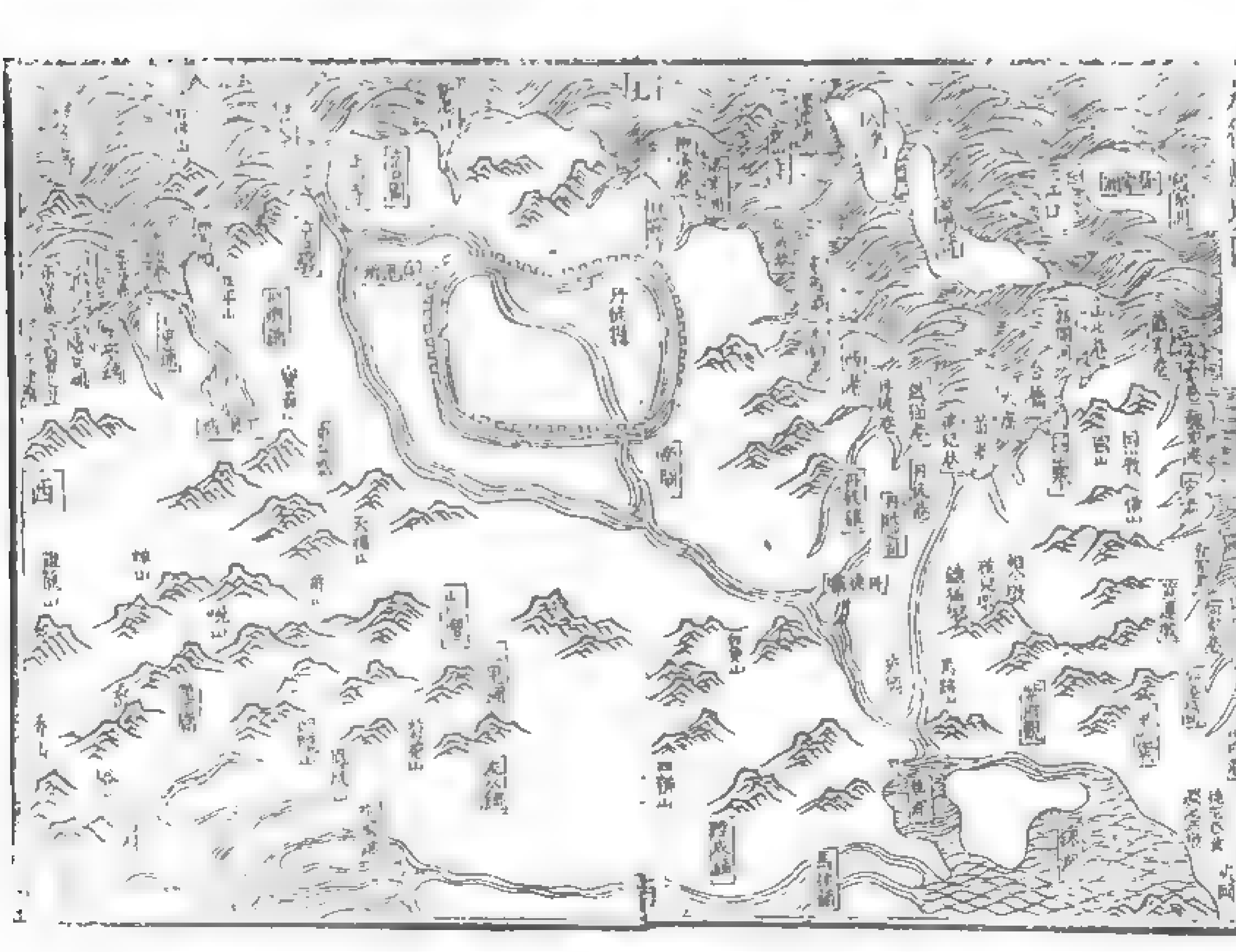


鎮江府備寇水陸路考

今之論京口者孰不曰水陸交會備寇當與蘇松常等也殊不知三府州縣水路居多陸路每縣不過二三而已水路多則必假舟楫而後濟陸地寡則去來可以踪跡而知故其為備也易若京口則自包港以西迢迢二百餘里皆平原曠野賊若至此則四散奔突非有關隘可遏道路可稽也故惟奔牛以抵京口運河一帶舟楫為宜自此之外皆從陸矣守禦之法須於大江阻截之其次則河庄包港圌山寇可登泊處所嚴于堵截苟縱令登陸而欲守險以阨之難矣哉

單門林　云防蘇松則當堵截大海而吳淞崇明福山劉河諸沙併為之預備登泊也防鎮江則當堵截大江而河庄包港圌山併為之預備登泊也江海之限天實為之不此之務俟其跳梁四突而後馳擊吁無及矣

丹徒縣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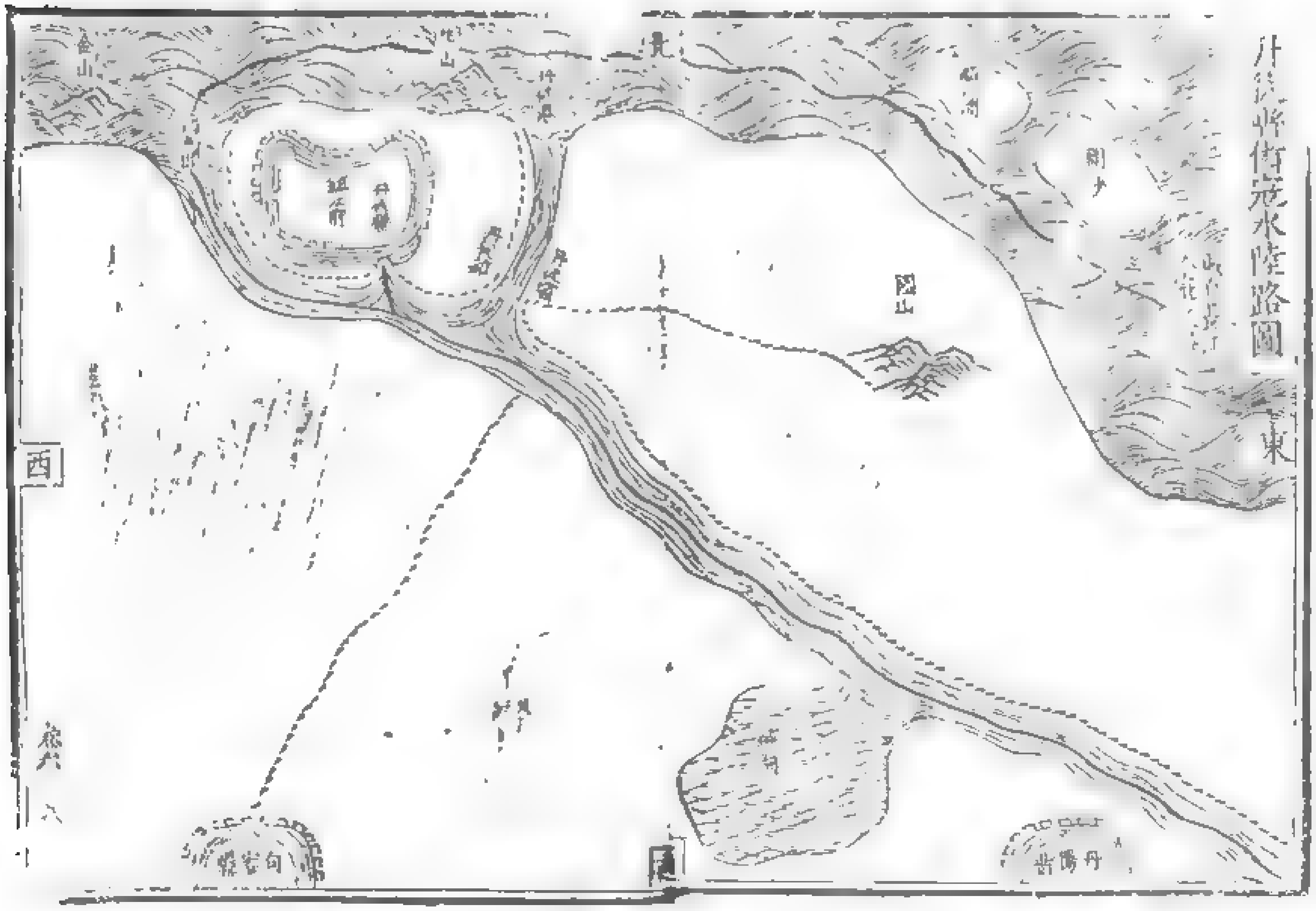


丹徒乃鎮江府附郭縣也曾昔聞之父老云地當南北往來之衝天下有事必固守乎此而後兵不得進京口犯江南自今觀之大不然夫陸行擄掠者小寇也攻城據邑之寇動以萬計必假舟楫而後行丹徒以東雲陽以西兩岸高聳如山謂之夾岡迢迢數十里隨處可以堵截賊舟登岸由此東行乎又聞瓜儀京口為　留都之門戶嚴備乎此則海寇不能遡流而窺　留都也亦大不然夫長江之關隘在於京口之東第一層為狼山第二層為靖江賊若過此揚帆而西恐非瓜儀京口之所能限也何也狼山靖江皆枕於大江之中結水寨屯重兵南北兩岸相為應援過賊甚易鎮江之金山無港收泊不可以避颶風山小如拳不能容衆非用武之地也

本縣城池

縣附於府其城即府城也詳見前

軍門林　云狼山靖江此長江天塹也據此可以雄視江漢然丹徒瓜儀之守可少懈乎各設重兵互為犄角水賊既預而陸寇亦寧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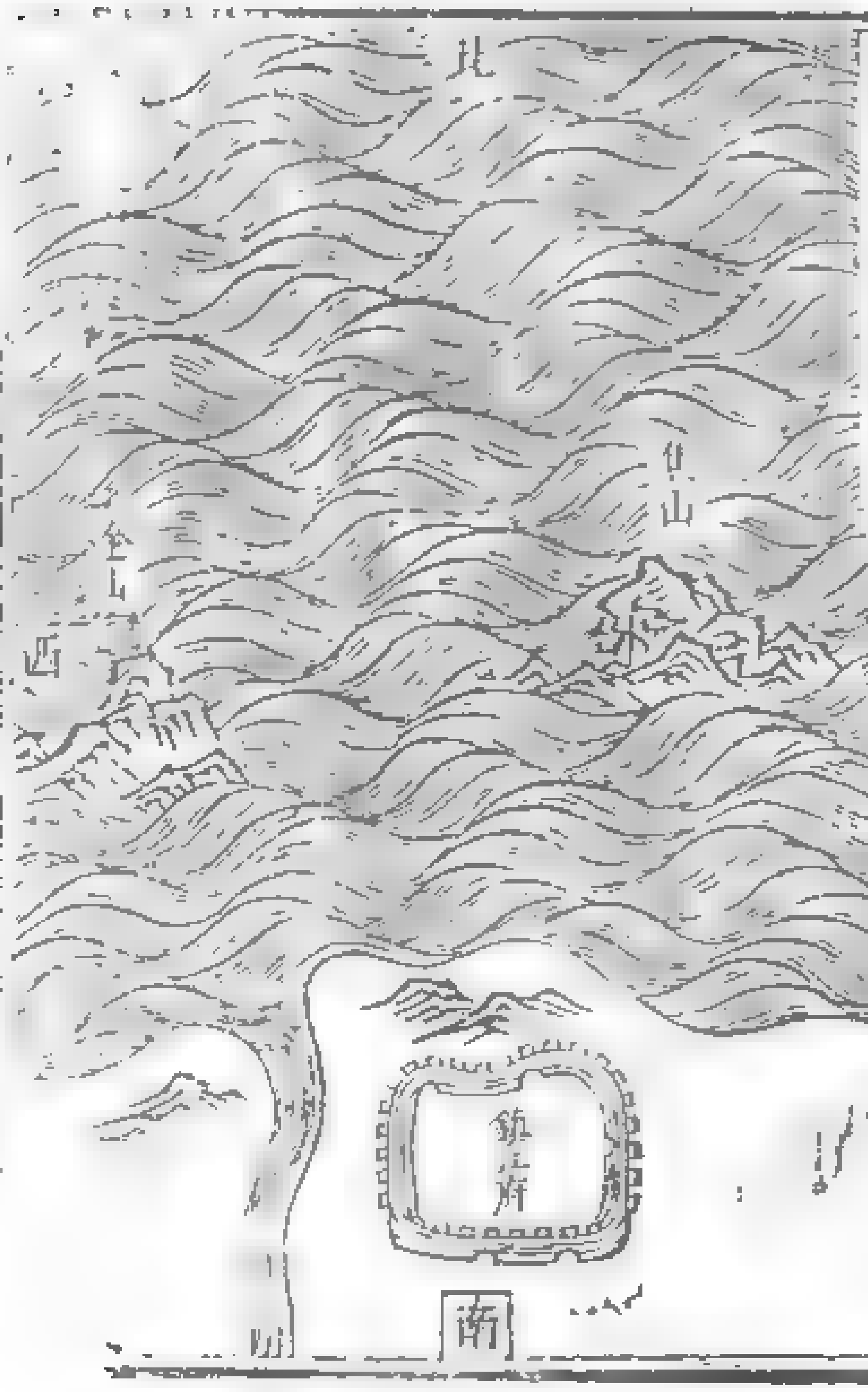


至黃山門圌洲江北周家橋一枝往守圌山洪北大洋以防江北之衝哨至安港順江洲等處一枝將引江有民與八槳枝船委官統領充作先鋒遶為哨探直至狼福等處遇警即無分而夜飛報參總以便撥援及蒙撫院分將江操前哨兵船防守圌山隘口中哨兵船防守大港後哨兵船防守丹徒港鎮江衛江操指揮統領軍船防守金山該總仍督遊兵領哨官統領兵船上至高資下至圌山北至三江會口常川巡緝南守此其為備可謂嚴且密也巳及查該總所轄上至高資接句容縣龍潭汛下至安港接武進縣孟瀆河自江上下延亘一百二十餘里皆其信地其間最險要者中則圌山洪東則安港北則順江洲也

又照丹徒鎮係圌山內地守內地而忘外險非計之得又黃山門去圌山頗遠若以圌山兵與守彼處則江洋迢遞首尾相離未免有顧此失彼之患今須以兵船一枝泊守安港東哨至黃山門西哨至大洋北哨至周家橋等處以一枝泊守圌山但此處山形險惡水勢奔湍江底俱石不能下椗移泊大港東哨至安港西哨至焦山北哨至順江洲以一枝泊守順江洲南哨至大港北哨至三江會口西哨至姜家嘴等處共巡江指揮統領江操官軍船隻分為二枝一枝泊守焦山以護東津東哨至大港西哨至金山北哨至瓜洲等處一枝泊守金山以護西津東哨至焦山西哨至高資巡檢司北哨至儀真等處遊兵官統領沙船亦分為二枝一枝上至高資下至大港往來巡哨以防江盜一枝東至黃山門南抵孟河北極三江會口西回大港以防倭患該總仕守圌山大港從中調度若賊由江北而來則周家橋三江會口為正兵而該總與孟河為奇兵賊由江南而來則該總與孟河為正兵而周家橋三江會口為奇兵各互相應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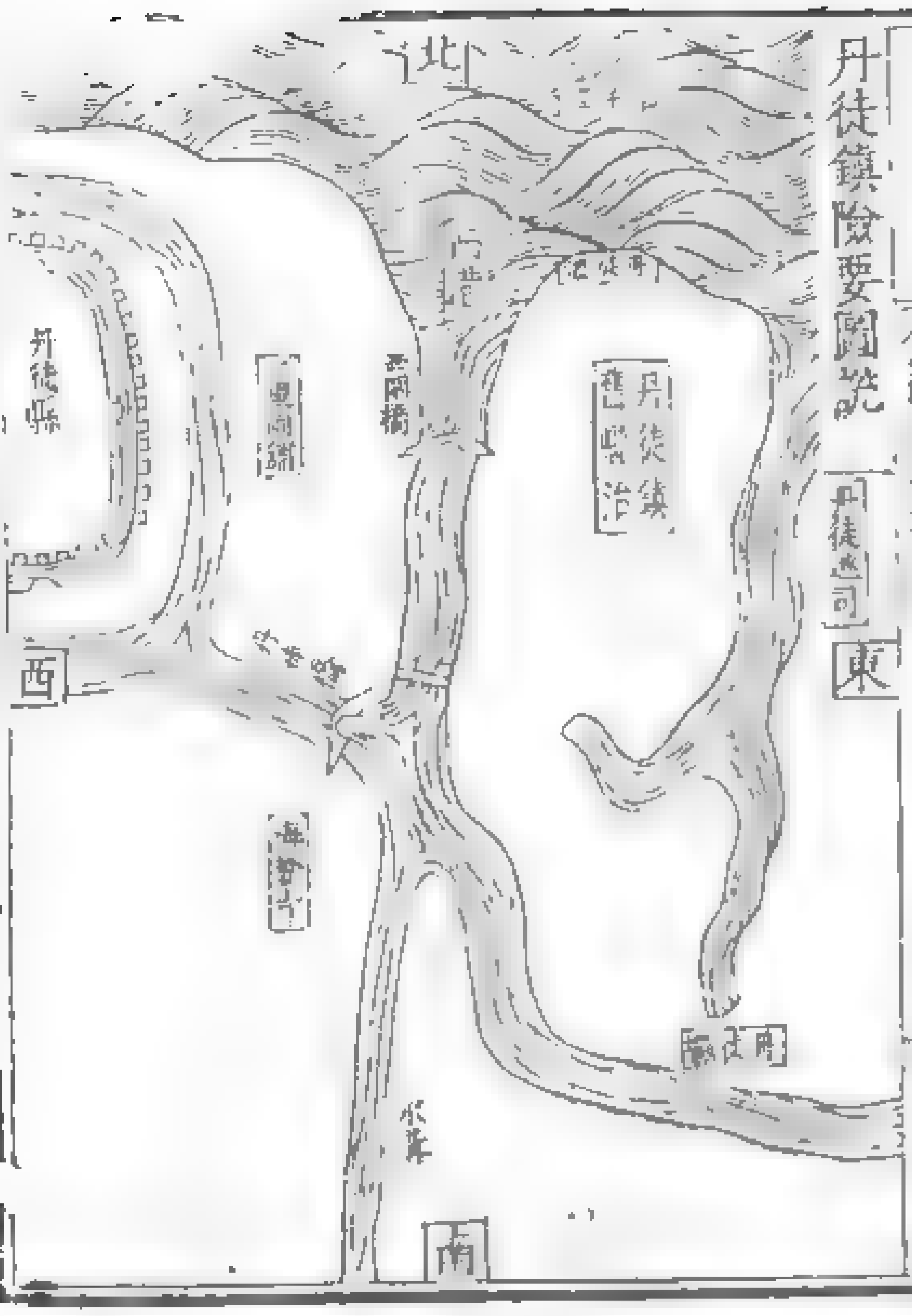
又查該總汛時則應駐扎圌山公廨日撥兵船哨守京口汛畢則復還京口城外書院內居住撥船哨守圌山鎮江府務於二處衙門俱修葺堅完俾得安居庶險要有守而緩急無癈矣

金焦二山險要圖



京口爲　留都門戶而金焦二山在京口之東西屹立大江有左右護衛之義乃天造之險也賊舟若自東來過圌山而西必經二山自江北而來亦必過二山蓋往來必由之衝也須設兵船二支分守乎此私爲策應則豈惟圌京口之鎖鑰而南與下蜀浦遥爲聲援設賊西上亦安　留都護陵寢之一大樞要也

丹徒鎮險要圖說



丹徒鎮即舊縣治也西去府城十八里北至大江亦十八里東西二港皆通大江鹽艖盜艘交會之地賊自大江而來乘潮突入甚易其地富饒可以穴處夫鎮江在應天東北二百里江山阻絕聲援難繼金陽二縣亦僻在東南萬一賊據此鎮爲梁東南路絕郡城孤立比之他郡豈不尤爲關要哉所當特設重兵增築營堡者也

下蜀浦險要圖說

下蜀浦在鎮江城西十八里北通大江南通　留都故孫吳將特置刺姦一屯晉郗鑒爲築浦西二壘非直爲京口犄角實通石頭聲援也後人以其地孤僻罔爲古今異宜疑亦有可講者

軍門林　云守金焦京口之鎖鑰固矣增築丹徒堡郡城不孤矣下蜀浦設兵亦可與金焦聲援或以權餉不足姑將高資巡司加之意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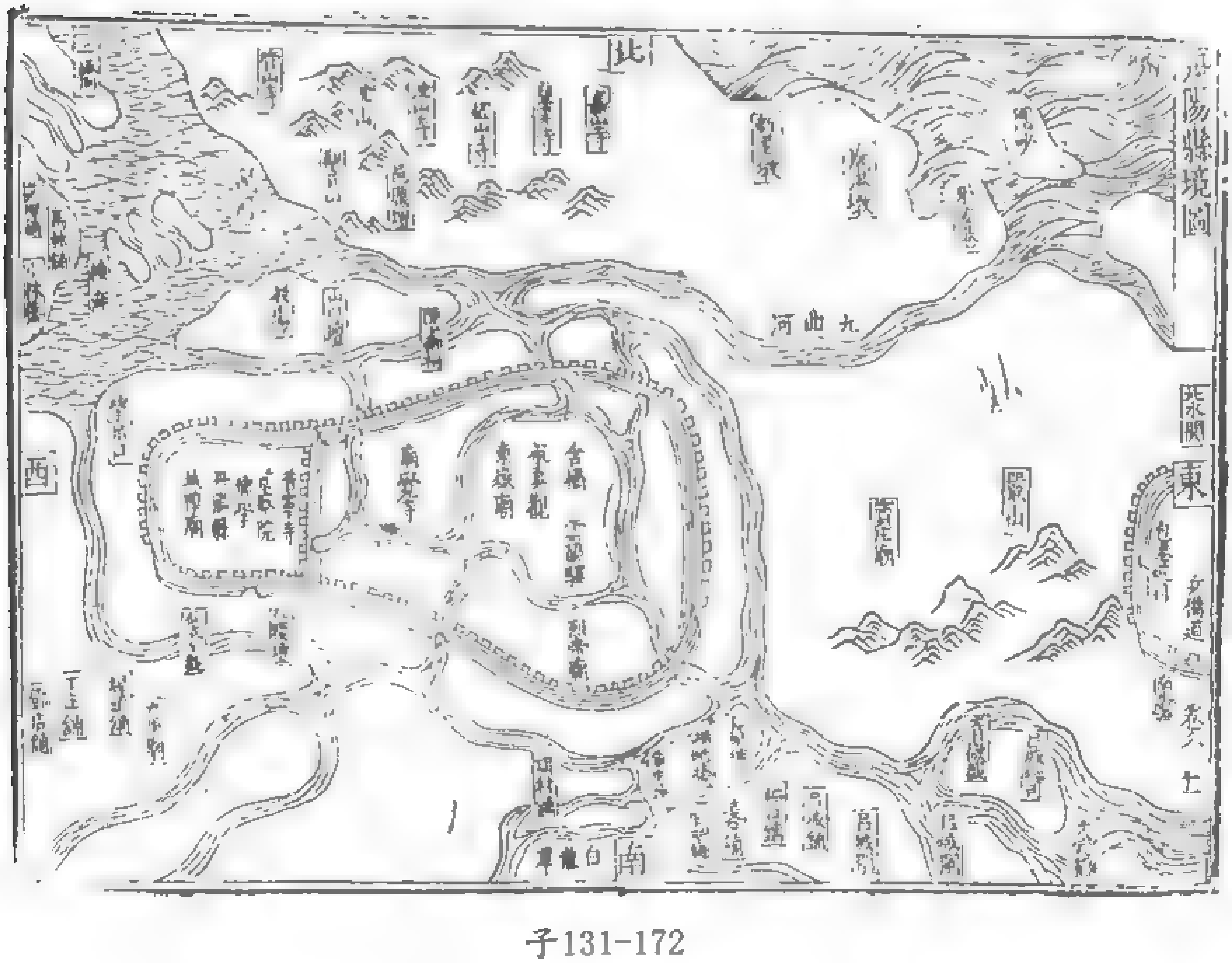
丹徒縣倭患事迹

嘉靖三十五年

四月賊犯郡城　賊自下江狗刺千戶虎宗王王世臣迎擊之賊將而死賊遂犯

五月官兵戰郤孟河之賊　賊自孟河登入大肆剽掠總兵徐珏與戰大敗之把總張成已復大敗之賊遂遁去

軍門林　云按是時賊鮮入江故數歲中僅兩犯竟不甚得志有備矣



丹陽縣總論

舊傳圖諸先達云丹陽用武之地也由水可以通吳越由陸可以犯　留都自今觀之殆不然何也巨寇若自中原而趨江南也由河庄易由京口難若自吳越而窺　留都也由長興溧陽易由雲陽句容難蓋大兵之行舟楫為便舟楫之行大川為便舍舟楫而從陸舍大川而入港者必其別無他道萬不得已焉耳丹陽雖據水陸之會夫豈巨寇之所必經者乎然當南北往來運道之衝驛傳之迎送夫役之牽輓輿馬之支應其民苦而習勞桿而健闘選而練之優而恤之可得精兵四千人分為四支天下有事以一支協河庄之守一支據夾岡之險一支調守奔牛一支留駐本境賊若避京口河庄而趨江陰也則移奔牛之師以援常州而江陰常熟靖江相為守助以張犄角之勢則豈惟江寇不能入內地哉軍門奏調各省客兵過此亦將歛迹而不敢肆矣孰謂丹陽小邑而不足為吳越之怍耶

軍門林　云丹陽古之京兆溫嶠欲圖王敦而謀為京兆尹仰此地也雖犯　留都者未必盡從此入而江南權綱咽喉可少緩耶練精卒四千分支防守生言得矣

本縣城池

舊考城周五百六十步高一丈五尺四面無濠東門在縣治前南門在草堰北門在觀音山世宗文廟近因倭亂加闢而完築之東西二小門跨於運河之上城內外皆可通行即有所警過者可以收斂

城　高

池　闊　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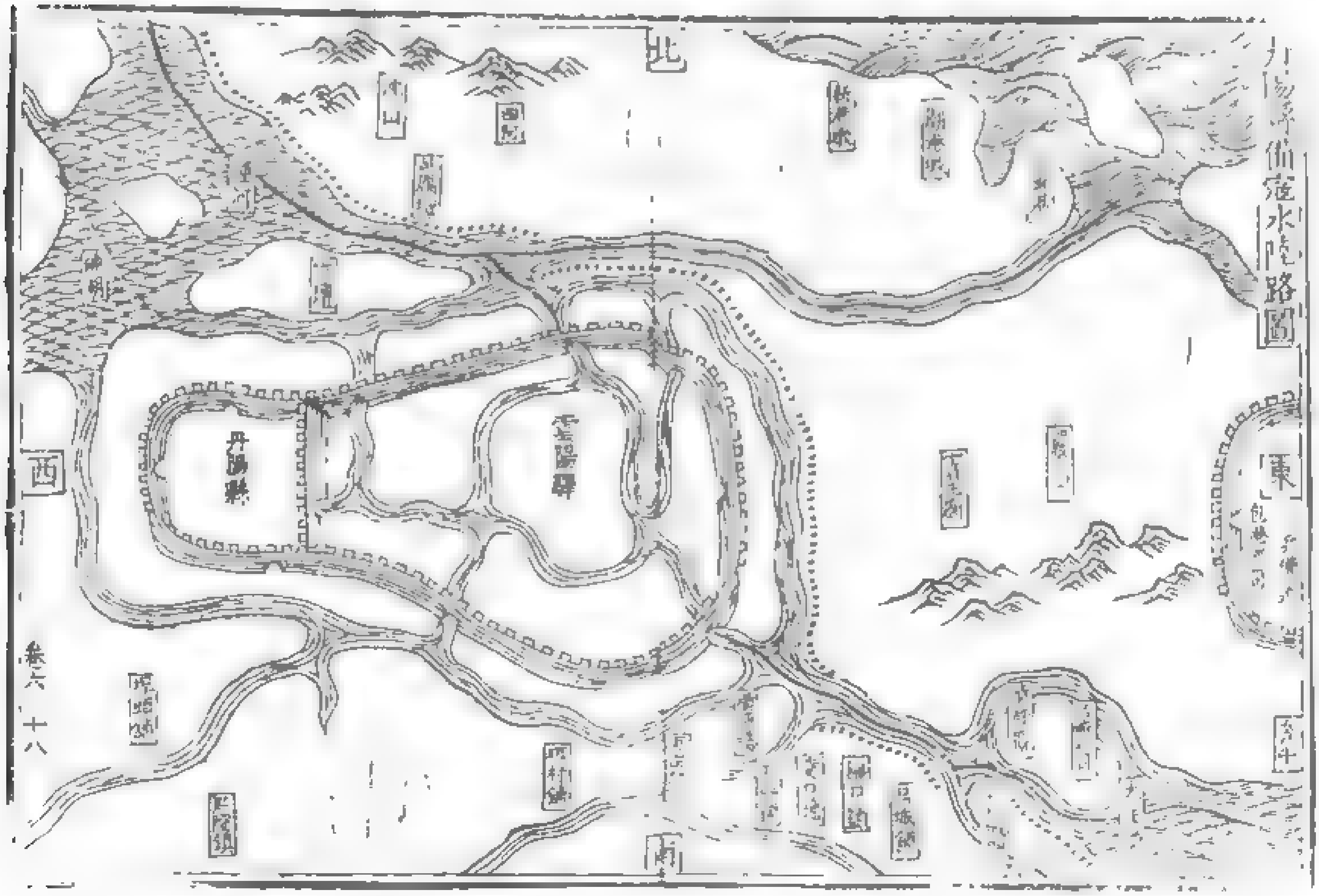
門

水關

敵樓

窩鋪

雉堞



丹陽縣備寇水陸路考

東接武進 其道由雲陽驛歷陵口橫口呂城奔牛而至常州之西門者是也乃正道也未聞也

西距丹徒句容 丹徒之道二由雲陽驛官塘而行至京口閘者其西路也乃大路也由蕭澤驛或炭老驛至於日上炎由馬林害驛台鎮方鎮路至行至於慕市管西南路也乃陸路也雲陽官塘與陵州鎮海皆正道也廿㟁炭渚門皆門道也何容之道二由鐵古自土而至句容之東門者其西路也由七里塘是村而西淝茅山只防者西南路也二者皆塘路也酒路正道也西南門道也

南抵金壇 其道不一見金壇縣陸路考

北至大江 出江之口有三由運河東行歷奔牛鎮孟河出可庄閘者其東路也由運河西行至丹徒中京口閘者其西路也由陵口呂城之間從陸而行直至小庄閘者其中路也東西二路水陸皆可行乃正道也中路但可陸行乃閘道也

右水陸可通之道凡十有一其間港汊浩繁岐路錯雜不可勝紀不能一一而設備也惟當摘其尤要者團兵勇建寨柵以守以禦其餘亦但以遊兵行哨奇兵設伏輕兵出襲斯可矣謹按丹陽之險要有五曰奔牛曰呂城曰練湖曰曲阿曰延陵詳著各圖說于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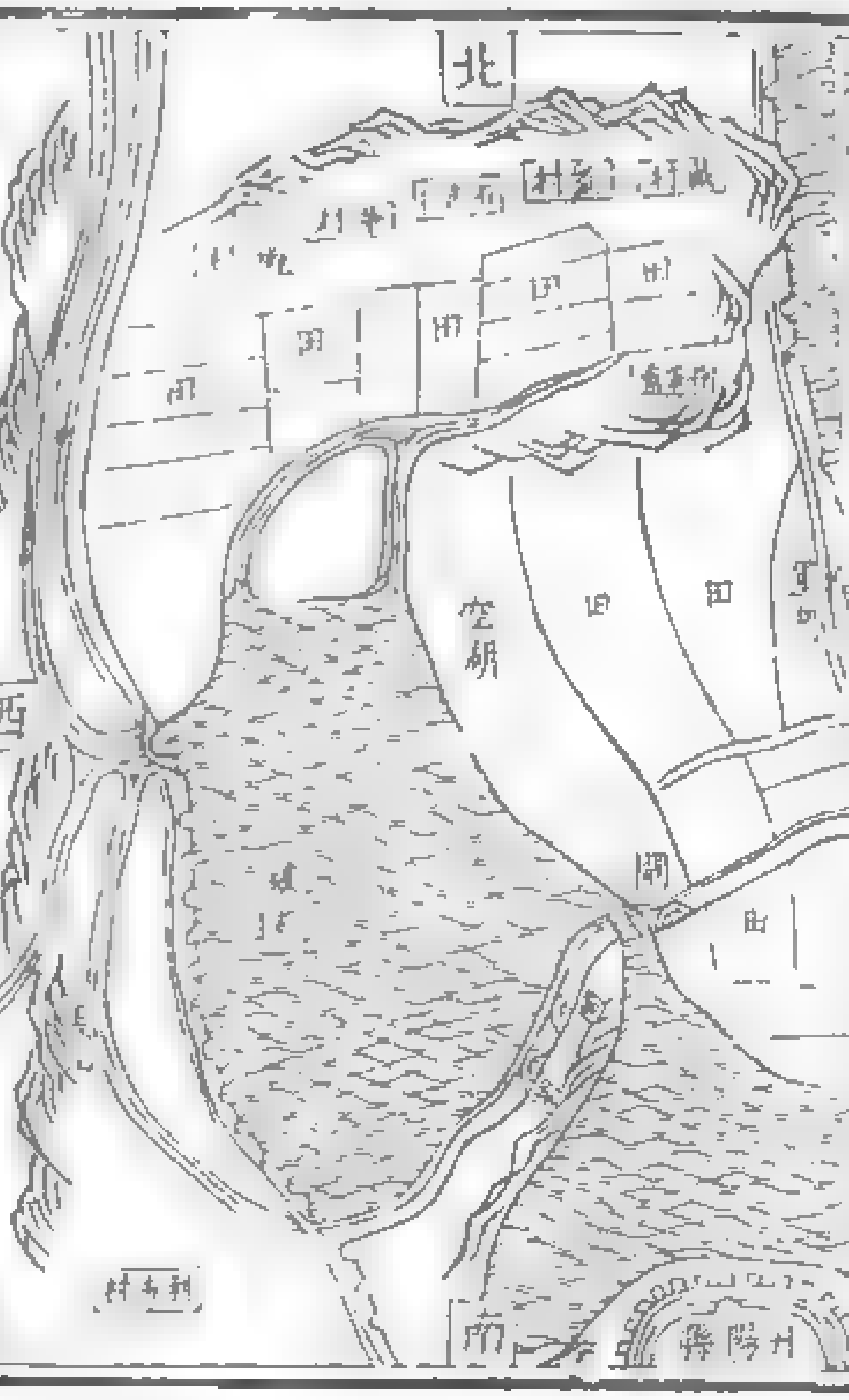
奔牛鎮險要圖說

奔牛距縣五十里乃常鎮之交也孟瀆經其東包港紀其西皆通大江為江防之要地若江洋有事當屯大兵守之與孟瀆包港兵相為犄角以遏賊入衛之路且為毘陵雲陽聲援賊必不敢長驅內侵者與江防相為表裏者也

呂城鎮險要圖說

呂城雖縣東南四十里乃東郊之屏捍也三國時呂蒙嘗築城屯戍於此爲雲陽聲援屹然爲東南一巨鎮近奉議設官統兵於此而迄無實效豈知爲不急之務耶

練湖險要圖說



練湖卽彭所謂開家湖也在丹陽縣北百二十步自馬林至縣治沿湖上下週圍約有六十餘里迺丹陽所視以爲安危者也何也丹陽乃運道所經運河之通塞常係于湖水之收放十六水函與七石匣是也運河之水原係江湖從京口丹徒二閘而來若江水涸時則二閘之水不至而運河不通所資者開練湖諸閘之水而已向來豪家多占湖爲田此義不明已久須縣令留心經略或當變故之秋或當旱乾之日禁民開閘常蓄湖水以備不虞此湖此閘非特爲我之利賊之所利亦在是也噫能使利常在我而不爲賊用則得矣

曲阿險要圖說

曲阿在丹陽縣北八十里即古縣治也晉郗鑒築三壘以禦寇此其一也江洋賊自經山等處登陸由此可以直搗雲陽其北郊之最要者乎或問曲阿非山不過丘阜之類星散而列者耳何險之有曰不然所謂險者指大江而言非指曲阿也曲阿非一處凡丹陽北境近江之地地脉隆起均名曲阿惟其無崇岡削壁可以限寇而江寇可以從此而上故險也今人但知孟瀆包港之為險不知此險乃人人之所當共知知則有備有備則寇必避之而不敢輕犯蓋賊常避吾之所備而曲阿之類吾之所不備者正其所乘以入者也於其既入之後而始悟曲阿之為險無及矣

延陵鎮險要圖說

延陵在縣南三十五里東接金壇西通句曲民居稠密乃南郊之屏捍也宋嘗置兵戍守於此

軍門林　云修練湖不准運道且益民田守曲阿所謂伏至險於大順非與利民制寇兩得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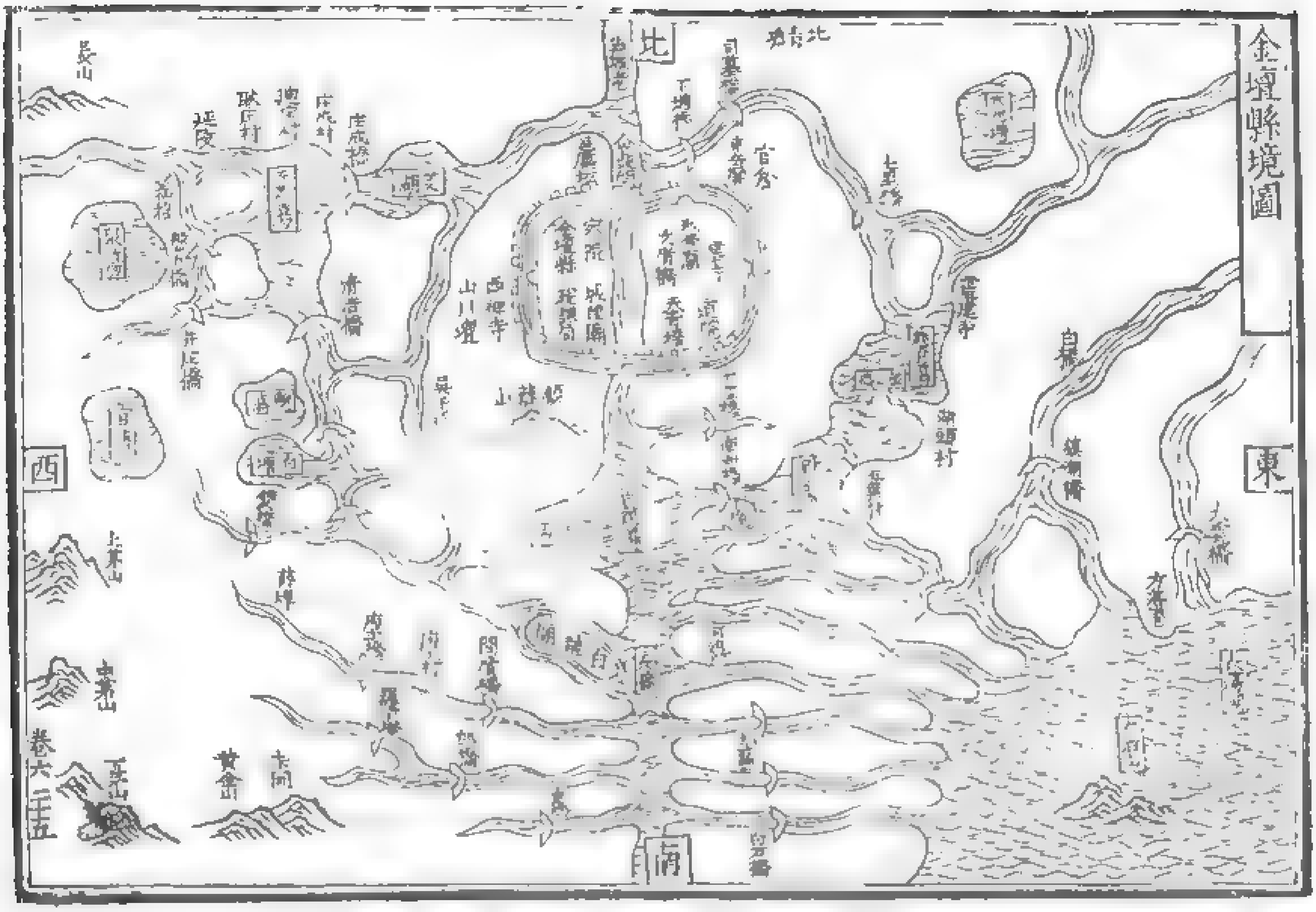
丹陽縣倭患事迹

嘉靖三十五年

四月賊圍縣城

五月麻陽兵大敗賊於城下 賊自圍山而下將犯城丁卯麻陽兵自京口南下賊不知也而來經土民斜報二千餘齎募麻陽之兵女營富土兵中投其衆伴既接戰麻陽兵突出賊大敗遠斬首千百餘級以其軍門之命故不敢動

軍門林　云麻陽兵未奉節制而以二千金誘之破賊賞之可以勸士也如此夫



金壇縣總論

金壇在茅山東七十里南通溧陽北距丹陽雖爲鎮江屬邑地僻而遠非運道往來之衝亦無江洋守禦之險諸邑中茲其最閒者乎說者謂其介於應天常鎮三府之交萬一世變賊由蕪湖三壩溧陽掩襲過此以入太湖則蘇常諸郡靡不受禍不可以不預備以愚觀之似不然蓋江寇若由蕪湖而入也必歷太平三壩以抵溧陽矣宜興濱湖與溧陽接壤寇至溧陽竟從宜興入湖矣必假道於金壇乎況三壩原非通道蕪湖舟至東壩即不行矣壩東往來之舟甚少盜至此無舟可掠豈能飛渡哉是入湖盜路與金壇無相關也若慮湖寇西犯 留都則從東壩登陸不二日可達都城或南由長興陸行而從四安廣德以趨溧水水行而從太湖宜興以趨東壩三者皆間道初未嘗假道金壇是入京道路亦與金壇無相關也況縣小而瘠民懦而驍攻城巨寇何所歆慕而必欲至此乎所患者長蕩湖與太湖相連密邇縣治土寇恃此有時摽掠耳其爲備也何有

軍門林 云水陸之寇不犯固然往者曾有劫庫之變是土賊之爲患也不可無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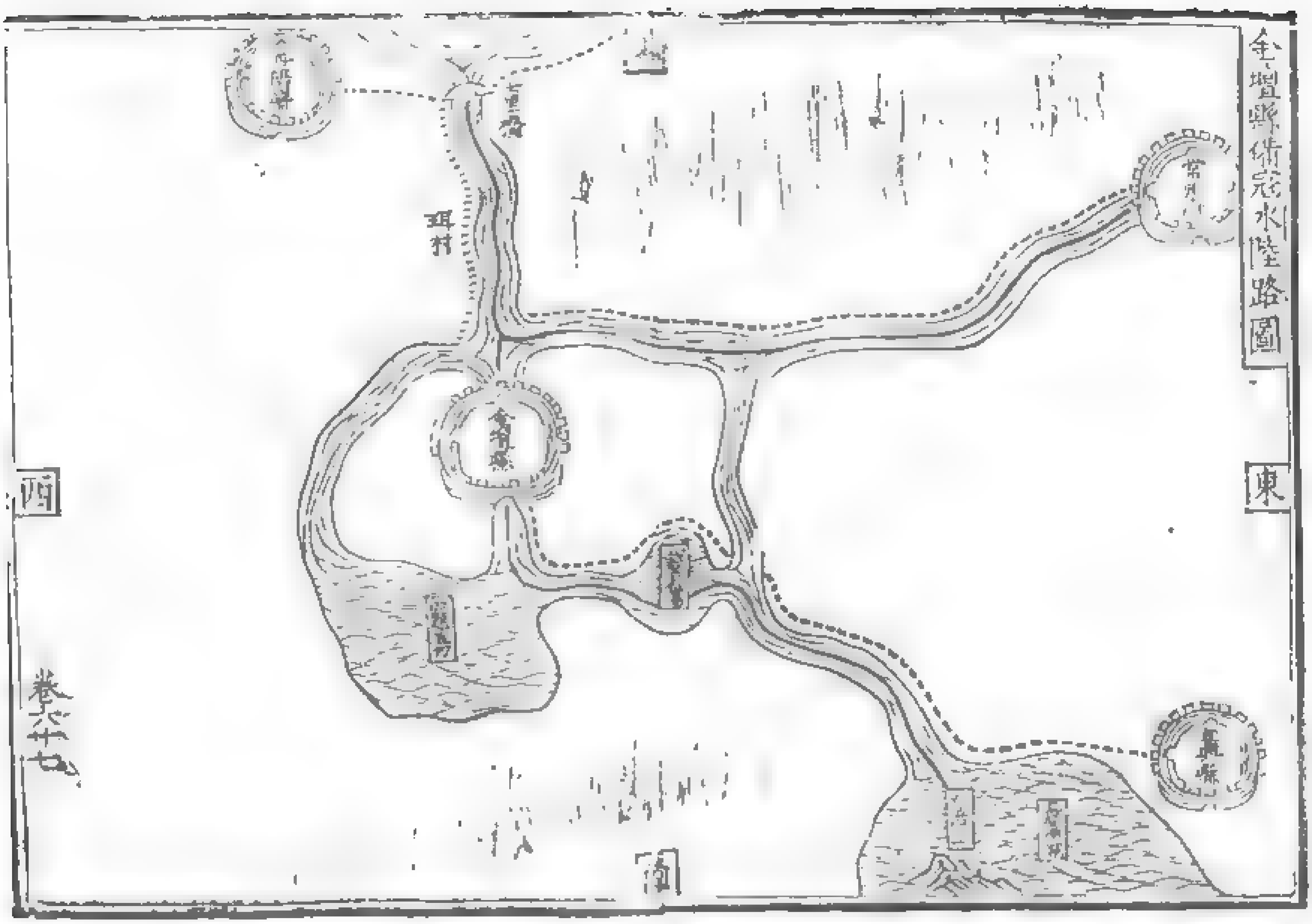
本縣城池

唐長壽間築覺以鎮後廢爲平地正德間流賊之變知縣黄揖廣之修兼土城

城 週一千二百四十二丈高二丈下圍三丈上半之 池 東廣二丈深一丈西門廣一丈五尺深八尺

旱門六內外皆甓以石上各有樓外各爲牆一座 水關 架石爲梁緣爲樓周遺址以欄壘左右界石上

爲女牆列垛營上 敵臺 窩鋪 雉堞



金壇縣備寇水陸路考

東通武進

其道有二由北門荆城港七里橋東行至常州之西門或由荆城港歷賀家北方三里菴入小巷而行以至於西門者皆北路也由白鶴溪小巷而行出奔牛鎮者東北路也北路乃正道也東北間道也

西距句容

其道一由縣西陸行六十里至茅山地方是也

南抵溧陽

其道一由南門歷白龍蕩賁三蕩五十里至官蕩河又十里而至於溧陽者是也

北至丹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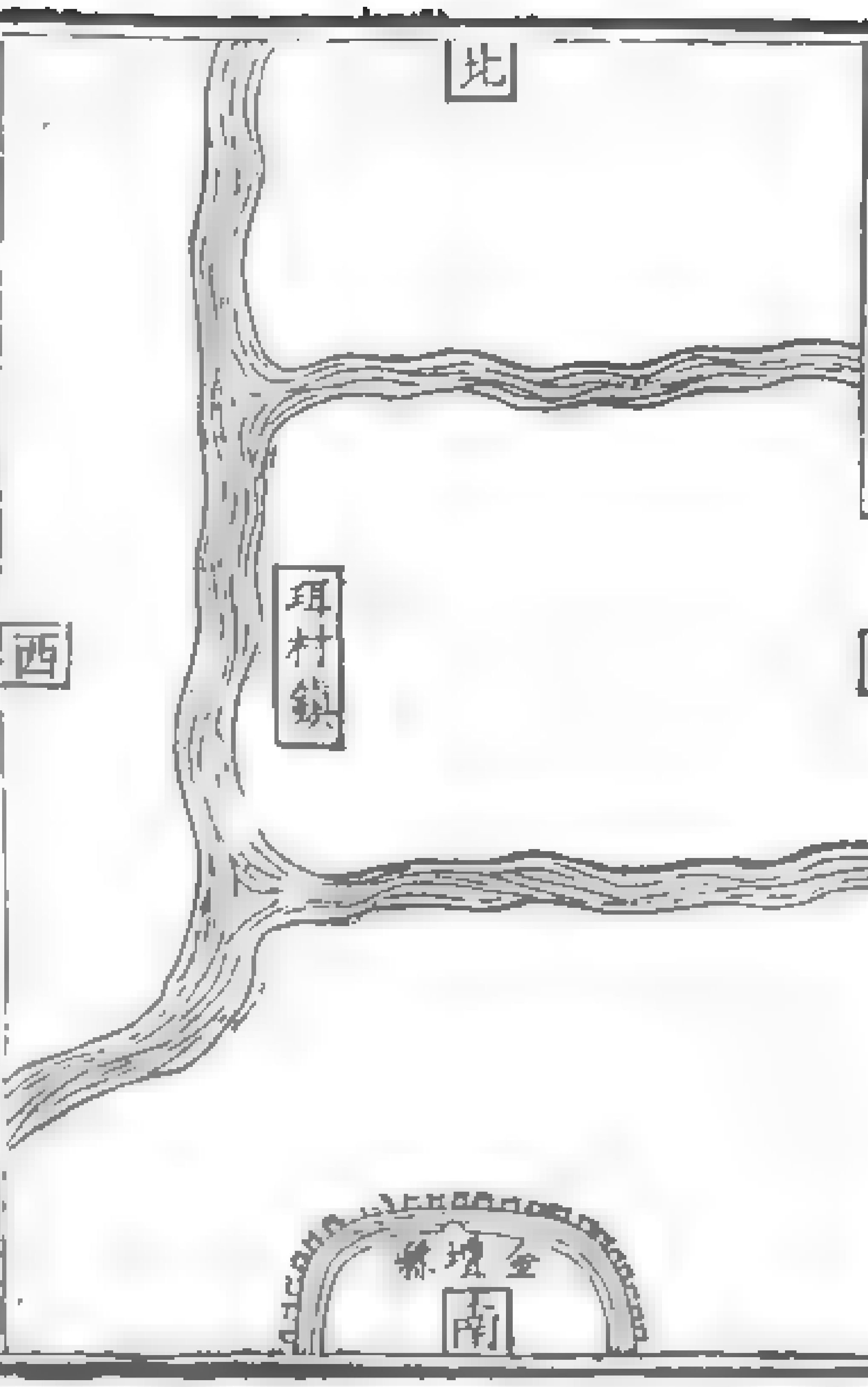
其道一由北門荆城港珥村花家廋從七里橋出者是也乃正道也

東南與宜興為界

其道有二由東門歷湖溪迎可覺橋鎮過溧陽而至於西沈或由東門竟過西湯湖而徑西沈皆東路也經溧陽者正道也經西湯湖者乃間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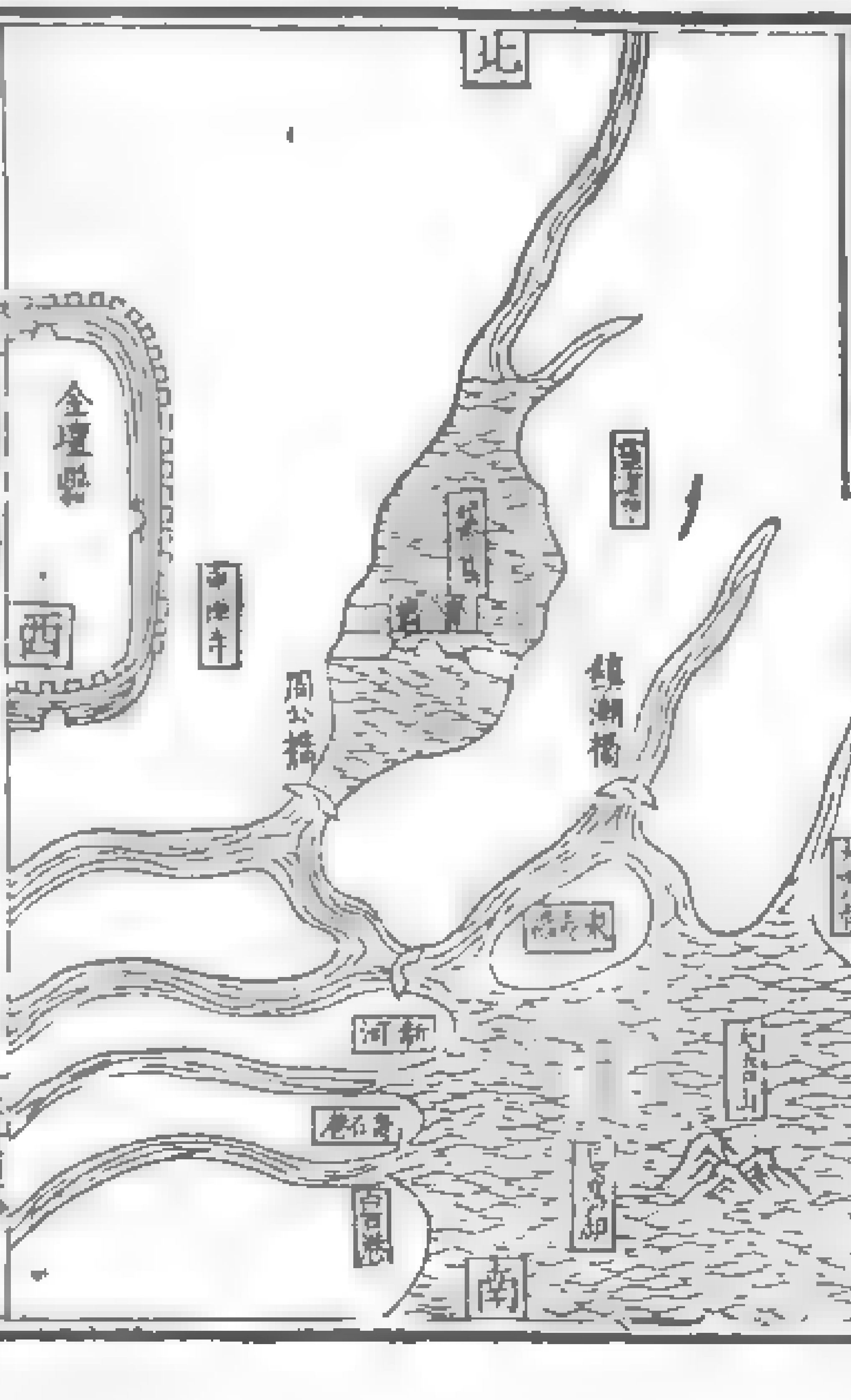
右水陸可通之道凡七其間港汊浩繁岐路錯雜不可勝紀不能一一而設備也惟當摘其尤要者圍兵勇建寨柵以守以禦其餘亦惟以遊兵行哨奇兵設伏輕兵出襲焉可矣謹按金壇之險要有三曰珥村曰長蕩湖曰白龍蕩詳著各圖説于後

珥村鎮險要圖說



珥村鎮在金壇縣北四十里北通丹陽七里橋東通常州奔牛鎮乃縣北郊之屏捍也前代嘗築榯城於此不爲無見近年倭寇內侵金壇門居腹裏寇所未到說者遂謂水澀難行賊舟必不至愚意不然倭奴之志不過擄掠焉耳江南財賦之地甚多或不必戀玆邑理亦有之但其邑非窮瘠而與溧陽相接壤密邇　留都南通蕪湖出大江承平日久能保無巨寇自常鎮而來以是爲進兵之間道者乎萬一有之珥村爲咽喉之衝胡可無備本鎮居民稠密因之以經營亦且不難當事者請爲之計

長蕩湖險要圖說



長蕩湖在縣東南三十里與太湖相通週迴一百二十里中有大浯山乃宜興溧陽交界之處也平時則土盜出沒補此竄彼其患猶小遇亂則乘時嘯聚劫邑攻城其患至大宋虞業劉廷臣嘗夾岸築城於湖溪朴今所設者惟巡司而已萬一天下有事恐非團練鄉兵建營寨不可

白龍蕩險要圖説

白龍蕩在縣南一十里與錢資蕩相通居民漁採蘆葦叢生僅通舟行無險可畏蕩右有頟龍山我太祖東征駐蹕 御碑在焉據此則 國初大兵所嘗往來亦一險要也似宜設備

軍門林 云珥村縣後藪也東南有事誠有間道進襲之憂就地建堡團練民兵與北門一鎖鑰耳長蕩白龍二湖宜併圖之

鎮江府土賊要害附錄

丹徒縣

聚劫

大江 鹽舟出入商窩而劫掠何有定方

自京口至丹陽因無支河素無盜劫之患

金壇縣

聚劫

七里珥村之間 在縣城北 里

湖溪 在縣城西 里

軍門林 云大江之劫在鹽徒捕者恐亦藉此為奸防不可懈也珥村湖溪之寇嚴保甲練民兵寇自不犯矣

江南經畧卷之七

見行兵政

督撫軍令

戒諭將吏計十條

務實心

南北多事正臣子圖報之時將領有一路生靈之計但有寔心何事不濟江南以百萬之衆劃一隅之寇一旦有功陞擢贈廕榮不可當今後務要除去舊時一切套子同心共濟勿懷猜忌畏怯之私且如舊時各官多爭功妬能虛冒擁釋雖與別將並罷幸其無成反相傾陷此等之人滅絕天理今皆何在舊時有功之人一時雖

為人所侵奪阻抑後來却做大官身家受用天地鬼神何嘗負汝為將令者聽吾此言宜發深省

明紀律

年年倭奴生發一切防守俱有定議平居愛養士卒惟恐失所到出兵時惟有劍耳陽明王公節制一人退怯一伍皆斬一伍退怯一隊皆斬似過於嚴然與其死于敵不如死于將也故曰士卒畏將者勝畏敵者亡

固城池

城池防守無法臨時失措及將小民疲弱者上城有勢力者優免不思小民一釋負擔生理已絕大家僮僕滿前家計重大若勞逸不均必生離叛興化之事可為全車今後守城官員照依近刻紀効新書斟酌損益料理停當務要文武同心官民一體以保萬全勿容強梁頑梗之人阻撓債事如有違犯徑以軍法處治

嚴哨報

每常健步哨報止於近地駐足一聞消息不知虛實輒便回身悞事不小今後各領兵官每日發人尋報院道亦先發人探聽開報不合者重究且瞭望是緊要事沿海六里一墩有在內地去海稍遠者賊已登岸尚未知覺海防官相度地里逐漸更置以為永圖

察夷情

先年我民被擄得回者傳云倭夷甚少中國人從賊者倭以為前鋒恐嚇我兵我兵亦利其為真倭獲功賞重反以張彼虛聲奪我士氣況倭踰海而來勢難久留刀法雖熟安能敵我鎗箭長技惟是以少擊衆以逸待勞或揮扇成風或懸鏡曜日或牛角為盔或獸皮為甲恍狀驚人刀光奪目設伏棄包跳躍閃爍其為伎倆不過如斯為將者若能知彼知己用我之長攻其所短明諭士卒使之了然無畏則強兵制勝之在其中矣

收畜聚

賊踰海而來因糧於我若清野以待之自可制
其死命故淮揚之捷殺死倭寇剖其腹中盡皆
青草今後縣官務要設法收聚富戶有積粳不
從者萬一賊至必以兵積糧之城外運米有失
罪縣官以軍法

養威望

今之為將領者孰不曰我有將才奈無兵無食
不專委任故無功耳殊不自量令有兵有食專
於委任未知作何振作也譬如一大家其家人
衆多見其主能事便有倚仗若家主無能便只
哄他為將領者果能身先士卒站得腳跟定則
三軍自有所恃而不畏敵矣今願各將官先養

威望三軍之命在一將一將之妙在一心心能
無欲百戰百勝之道也

收羣策

古人用人不避恩怨如盜賊如貪污如狙詐皆
得而用之傳曰四夷不靖擇卒為將若未用而
先責其成已成而即忌其功孰肯盡心力以報
我哉岳武穆智勇之全者也臨出兵時盡召諸
統領環坐飲食之先謀敵之所以敗我者至於
六七必㨿敗也乃行故每戰無敵者曰好問則
裕自用則小

精器械

陸兵之命係於一器水兵之命係於一舟將官
若不時時點檢不特忽兵之命是自忽其命也
今已議有定制如當給銀修置而有司扭於樽
節虛文減估遲給者重究

審機宜

倭賊初至我兵利於速戰恐彼過汛日久為風
浪觚翻疲勞飢困我以精銳乘之為舉萬勝待
其深入分散抄掠因糧於我以謀生之人當必
死之寇難以得志矣無已則出奇設伏或夜襲
其營或晝乘其怠此進彼退出其不意攻其無
備及分散之賊回營則偃旗息鼓斂兵勿戰
俟其還退以大營綴之別出練士追之邀之於
險避壯衝之分兵疑之可以決勝成功

行軍節制六條

一水陸官兵俱經分有信地然禦之海上乃為
上策如放賊登岸定以軍法嚴治若有能隨
賊衝往奮勇截殺者許其立功贖罪

一臨敵去戰則一二日先以探報追隨賊之動
靜固狀之險阻凡賊一舉止一時候皆必有
報不實者重究

一官軍臨境各要記帶一應原執器械及烘炒
針線之類領兵官逐一點驗勿使缺乏

一沿海蕩塘可用馬兵如見賊登岸馬兵以烏
銃弓箭盤旋制之不但壯步卒之氣亦全勝
之道也今後本地有馬儘數發出自成一隊

助戰併出入兵間領隊押隊

一五方旗號以方色爲名出兵難以悟曉惟左右前後屬人之一身以身之向往爲節赤旗爲前黑旗爲後青旗屬左白旗屬右中央屬黃無事當捲有事大開見林木開青旗水澤開黑旗兵馬開白旗山險開黃旗烟火開紅旗前隊遞相傳報掌旗之人失於瞭望者治以軍法

一遇賊各兵務須放膽匝定但有移動一步及回顧者即斬倭性多疑彼見我兵不動必不敢輕易衝來見零落游走之賊亦須持重相機不許輕戰

一徑多路岐須分兵數道盡占其地使我兵踈而不離密而不雜

一兵行率然遇賊道路窄狹用勇士鼓譟乘之後以短兵接戰再遣兵據險夾攻若閭巷之間衆兵必先升屋從高擊下

一敵人一進一止互換攻我可令兩軍作前後陣一軍作疑兵應急補空使一軍飯一軍進一軍憩雖遇敵晝夜不退不致疲憊又須料敵衆寡

一營壘已設警備再量分遊兵於營外四面要害去處給與鼓砲隱於幽僻之所如遇賊來犯營前項伏兵即從後砲鼓而出以攻其背賊必驚疑潰散

一鳥銃最利而捷但苦於不能接濟賊筭見銃來伏地而避見銃不應手即便衝來今後分爲數層不許早放仍用短兵衝之

一或四面金鼓不絕以分其勢或各路設伏不測以疑其心或使遊置游以絕其食或揭示賊中有能斬取賊首者給賞官爵以離其黨或於要地設險阻堅以遏其衝或約營放火以奪其魄

一凡當先者一甲被圍二甲不救一隊被圍各隊不救一哨被圍各哨不救致令失利者俱斬其哨隊甲長

一五人爲伍衝鋒對敵一人有功五人同賞一人失陷餘四人皆無功各打八十若四人內斬獲首級一顆除本人給賞外餘三人無賞罰若失陷一人斬獲首級一顆止照功論其一甲一隊一哨皆以此推之官目首論

一凡斬獲首級不許爭奪違者哨官陣前先行割耳回兵驗斬及有方獲一級輒抛離隊報功者罪同

一陸兵以衝鋒爲上斬獲次之水兵以犁沉賊船爲上歸賊次之陸地能摧鋒陷陣者當時賞銀三百兩如賊初到能犁沉一船者當時賞銀一百兩其餘賞格已有明例

一凡戰時賊遺棄財物首飾但低頭拾取者即斬如全勝之後所得俘擄公同驗犒多士

一賊至不拘地方軍民人等有能人自爲戰出奇制勝者出格陞賞

一行伍不齊行步錯亂擅離隊伍點鼓不行聞金不止按旗不伏舉旗不興開旗不接得令不行傳令不明道路擠塞言語喧嘩者領隊官治以軍法將官記簿聽參

一經過駐劄不許強買貨物搶擄財物需索酒食砍伐樹木踐踏田禾姦宿婦女飲酒喧鬧擾害軍家棄毀器物違者治以軍法將官首坐

一探報不實泄漏軍機逗留觀望臨陣逃回妄言禍福假傳軍令等俱照軍法從事

一有知天文地理六壬八門覘視四方洞察三軍深謀遠見者不拘時候進見

一將官呈報賊情文書並須明白簡當止許將倭賊侵犯日期出沒去處及追襲勝負努節緣由簡明直說不許巧捏繁文矜伐功能如違先將承行識字軍人拏問

一發軍前一日晚領兵官將途程遠近止宿去處稟請遵令而行

一每隊定傳令軍人一名得令遍相傳報餘人不許亂傳

一官軍啓行各須披甲戴盔庶幾臨敵輕便不許用謊甲虛飾若路遠天熱得令方許暫時寬解

一盔不在頭甲不在身器仗不堅刀刃不利箭矢無羽弓弩無弦鎗筅無鋒但一事不備者痛杖四十

一領哨官前途凡遇大小事務俱要差人傳報中軍清道旗手仍先期禁斷人畜不許攙入隊伍衝冒旗纛如遇應該迎候稟事人員及各處差來齎送急報公文之人官軍不許邀路問答赴中軍審實差人報知方許進見倘有異言異服可疑之人送中軍研審發落

一軍行在路遺落器械什物見者許即收帶至止宿處送中軍招人認領失物得物之人量加賞罰隱匿不報者治罪

一軍器弓箭什物皆須書名在上或有疎失易爲照檢

一官軍在途遇有疾病領兵官驗實隨即稟請令所在官司撥醫調治痊可即便從行敢有詐病推避者治以軍法

一傍哨後哨見有乏弱人馬不能前進或在路旁潛藏者隨即收送中軍發落

一所到地方每隊軍兵各聚於一處住宿以便查點呼喚

一軍行定委巡哨官一員止宿委巡視官一員但有干犯軍令卽便循寔呈報隱匿不舉及因而需索詐騙者各依法究治

一每隊官目將本營下兵年貌花名附寫應帶軍火器械什物置簿二扇開寫明白官目各收一扇以備查照

一文武將吏主客兵遇警務要協謀併力互相傳報應援不許自分彼此爭較私忿若應會兵而不會兵應赴援而不赴援趨利避害損人便已致悞事機者雖有奇功亦難掩罪定行參究黜罰

一出軍以先鋒爲難回軍以殿後爲難故曰既

勝如始戰凡戰勝回軍必選精銳老練官兵爲後哨持重緩行以防不測

一行軍每隊定傍哨四名二名在隊外專聽聲息道路二名在隊裏一人專管承受號令一人照聯前後隊伍不許稀踈擠塞遠近不均

一軍臨城境過關山險隘及三岔川口先令遊兵於最高處四面瞭望或路旁有深林幽谷草木蒙密去處須令短兵於內搜索果無姦伏回報主將挨次整隊而行

一軍前有阻澤坑坎我當據平原以待之若賊至陷中速進兵攻之如賊不來我則設伏退軍以誘之

一賊未戰無故而收兵半隱半見佯亂佯退感師挑戰必有姦謀我當整陣以待不許輕動

一賊若據險我以利餌之或退師以致之入吾計則遣精兵出其背以奪之不入吾計則引而去之

一賊入隘口待十過其四五我從旁邀擊之如賊驚亂卽督兵擊之必勝

一賊若乘風雨飄竊故令偏師來攻待我應之彼必佯爲敗走此欲誘我入伏也我當勒陣緩追潛於軍後多選精兵從賊來路及度其歸路密切覘望如有伏卽分軍爲三四潛入伏所互換攻擊若彼伏兵敗走我軍就彼伏

定待彼來誘我卽起而攻之

一分兵數道臨發時務要預定記號如於賊界相逢不分晝夜各卽駐隊互舉原定記號以辨真偽

一沿海烽墩人役失誤瞭望致賊侵入境內因而誤事者打一百管墩官打八十止誤接舉砲火不曾失事者打五十官三十如失事重大者治以軍法

一瓜探夜不收瓜探不的以無作有以多作少因而失誤事機者打一百若傳報賊情調集兵馬畏避艱險在途遷延以致誤事者罪同

一頭目旗軍官豪子弟倚勢奪人首級報功及

管軍將官將所部斬獲首級揑報本家子弟
及作人情送與勢要之家者許被害之人指
實告發先將所報之人治以軍法仍照見行
事例叅究
一戰後故殺平人及投降人口報功者先打一
百大棍不死仍坐罪抵命
一臨陣奮不顧身三步向前衆所共見雖無首
級亦係奇功即時給賞大銀牌一面兵回仍
照例論功不許貪顧首級以致反敗違者治
以軍法
一把總官通計所部内功次失陷多於功次者
臨期計筭發落

一軍營夜間有事差人密切禀報主將有令把
總官分遣曉事人員逐隊親行告諭俱不許
高聲呼喚
一官軍臨陣敢有挾仇乘機故相殘害者許同
伍之人指實呈告拿問究治知而容隱坐以
同謀之罪
一臨陣拋棄盔甲器械者打五十棄毀神鎗大
砲鳥銃者打一百官旗臨戰易換軍上器械
者打四十
一水陸各兵貧難者多艱苦萬狀口糧不勾日
用有等無知官旗指稱公私使用動輒科歛
錢物或將應得銀兩扣尅入已除既往不咎

外今後敢有分文科歛纖毫侵尅體訪得出
或被人告發先以軍法重治仍照律例問發
將官明知故縱者一體叅究
一有警除戰兵外另選膂力之士或二百人或
一百人攢成大隊名爲掠陣之士凡遇交戰
每隊分派或三人或五人各持長柄鐵骨朶
隨各隊後觀兵入陣如有退縮官軍許令揣
取腳面督併向前前有領隊官於後有押隊
之人使之捉我御敵則可以變弱爲強
寇院中飭海防事宜計十一條
一蘇松常鎮四郡先因寇擾皆由土兵不練内
地空虛以致猖獗深入如蹈無人之境及今

不爲訓練誠恐噬臍無及仰各府州縣掌印
巡捕官將各地方居民乘其農隙之時酌量
多寡定立教演法程親督訓練務要年力壯
健技藝精熟必使城鄉村鎮悉爲干城比閭
族黨皆可禦侮調募既省供餉自輕誠寓兵
於農之良法所練鄉兵不許官司差遣仍禁
糧里吏書毋指開報爲名以滋騷擾索詐其
各保長亦毋得在鄉把持生事違者一體從
重究遣
一當春汛之期正值草木叢雜之際扼險設伏
最爲要法各官計不出此倭賊分形共險而
後與之角衆寡較強弱以求必勝雖獲有奇

功終非上策今後遇警水陸當事官兵各限
兵驅剿外其各該緊要隘口如何控扼以制
潰逸如何備禦以防流突又如某地急而兵
反少某地緩而兵反多或移補或協守務須
預爲計料以收萬全

一先年倭寇深入盤據爲患良由港口兵船畏
避風濤結艅潛泊內地官兵散漫無紀賊一
突至分兵失措自領不暇又安有良筞以拒
其鋒者乎今後各官務要嚴督各該兵船更
番遠哨如遇有警司水戰者即於海洋戮力
剿截司陸戰者即於海塘揚兵應援必使片
帆不入一寇不登是爲首功如或玩寇殃民

定以軍法從事

一水陸戰兵各有攸宜相機勦截貴乎知要如
一舟之中賊首能戰者不過數人而縱橫衝
折惟恃柁工爲指使耳兩舟衝突要在先擊
柁工柁工一斃則一舟紊亂或用毒灰順風
颺擊以眯其向往之途或用礶泥拋擲彼船
使無站立之處次以神標藥弩火毬火箭刀
牌奮擊自可一鼓成擒至於陸戰之法亦可
依此類推

一一處有警鄰境官兵當一面防守信地一面
分兵策應或彼此互相夾攻先年賊船入境
不行併力驅勦只圖出我信地殊不知海洋
上下地皆吳地民皆吳民豈可秦越相視使
各分彼此不行併力追剿則窮寇之勢豈肯
久留海洋東衝西突勢必流劫郡縣今後各
官務要併力齊心彼此聲援毋蹈故轍如或
左次觀望坐以失律

一探兵乃軍中第一要機哨探不實則進止無
據凡探兵船隻必須遠求外洋毋致失悞如
遊兵則從北洋殺至南洋南洋巡至某處某
把總哨船如圖山巡至孟河孟河巡至江陰
之類遇有警急即先探伊船隻若干賊數多
寡及向往的實以便迎敵一面遞相傳報堵
截若或畏懼偷安不行遠探一見外洋帆影

不拘多寡不分兵船漁船倭船妄行傳報以
致真僞不分有妨戰守今後必須嚴明賞罰
以爲激勸探兵勞苦非衆兵可同如探實倭
船賊數向往的實定行出格犒賞若官兵克
捷海洋探兵亦隨獲功官軍一體紀錄加賞
如哨探不實不明仍前惰悞從重加罰庶幾
賞罰有章三軍思奮而用兵之進止良有所
恃矣

一邀擊之法衝鋒爲上角戰爲次尾擊爲下倭
寇航海初來遠不敢放舟還入必潛泊海島
邀遮中國之船隻以資聲勢擄掠中國之人
民以爲從衛又憑藉奸人爲之勾引接濟然

後乃敢乘風揚帆深入內境若我兵伺其始至飢疲踴躇所向未定即爲多布戰艦先塞要害又出勁兵相時邀擊則以逸待勞以飽制飢可一舉而殲滅若先期不行哨探臨期不能堵截直待登岸搶掠飽載東歸方圖尾擊雖獲有功亦已不償地方之所損矣各官身膺武備重寄自當鞠躬盡瘁以靖妖氛一聞警報隨即出洋奮勇堵截量度水道乘機邀擊務使賊船不得收港近岸方爲奇功如或怠緩悞事者自有軍律

一水陸官兵器械必須鋒利火具必須周悉旗幟必須鮮明隊伍必須整飭船隻篷桅什物缺一不可倘或未備堅利鮮明何以備緩急以壯兵威仰各將官即查前項器械什物如有損失不堪應修應補者作速施行

一器械不實雖終日操演俱屬虛文器械之中有長兵有短兵長兵者火器弓弩是也短兵者鎗刀叉棍是也無長無以衛短無短無以衛長假如一隊五十人每隊長兵二十五人短兵二十五人學火器者必須藥線鉛彈火繩錘屑流杖具備缺一則火器皆無用之物也學弓弩者必須撒袋俱全弓備二張弦備二條箭備百矢仍腰懸短刀以備格鬭缺一則弓弩手亦虛設之兵也至於鎗刀叉棍是否鋒利學習是否生熟不然則短兵俱應點之人也今日之謂兵者不惟人無定伍即且習無專藝蓋緣操練無方且如弓箭手人各九矢雖教演終日往來奔走所射不過九矢是弓矢不可以操而熟也况火器刀鎗之類多置而不校總是校之臨操雜沓跳舞一番何曾別其優劣是亦不可以操而教也今宜遴選各技教師於一月之內分立操程更番教演如某日教火器某日教弓弩某日教刀鎗某日教叉棍某日方合衆技而總試優劣如此不惟各兵得以休息且技藝得以精專然後益以衝鋒設伏進退之法方克有濟

一用兵之法什伍爲先八陣五花載在典籍東南古稱澤國地多沮洳溝塹車不得方軌士不得成列萬一有警必須熟察九地叅酌九變或用奇或用正或奇正並用或邀擊或鵰剿或先聲震嚇或彼衆我寡則設疑分勢或我衆彼寡則圍師必缺即今風汛戒嚴各項戰守機宜當預爲經畫毋恃彼之不來惟恃我之有待

一五間之法諸將諒熟聞矣因內反死生臨機一出非可遥度至於因間可試一行蓋倭寇之來必獲我土人以爲鄉導然後流突焚刼恣肆跳梁此正可因者也我則選募死士以

行間諜或離其腹心或散其黨與或暗通彼
之消息或聲揚我之兵威或引誘入伏或導
揩陷地必使盡心効死克捷之日錄爲首功
此間諜之法水陸之不可少者

憲院禁革事宜計四條

一哨船之設本爲哨報警息協勦倭寇近日地
方寧謐不以教演爲急却以送迎爲務然此
董守法者固有影射者亦多差出則過限不
回護送則乘間爲非亦有民間三櫓快船假
托哨船名色潛行刼掠仰該府衛縣今後差
出哨船出給號票明開其府幾號船隻今係
某項公差限該某日回銷各巡捕巡司凡見

前船務須盤驗真偽該府衛縣務查回銷限
期倣置立公差號簿聽本院不時弔查如有
越界過期一體究治如此出入有稽而盜賊
自息矣違者定將首領官該吏并哨官哨長
一併痛治

一查得太倉衛軍士先年原額五六千名歲該
蘇州府派供軍儲三萬餘石向來逃亡奚啻
六七會計之數如前派徵逃亡之糧每被積
蠹貪緣侵冒而見在行伍者掛欠無追軍士
失哺奸猾得利不但太倉一衛爲然而各衛
所亦同此弊仰本官弔取蘇太鎮等伍衛所
見在食糧官軍舍餘軍餘幷差操各冊及該
府衛原派軍儲屯糧卷簿俱查自嘉靖某年
起到今要見某衛某年月日實該官軍餘丁
若干某府原派軍儲若干歲該實給若干多
餘若干多餘者見貯某處或作別項支銷實
領者有無批領或被人掛欠侵尅務要逐一
查明回報毋得滋弊遺奸果係民欠亦要查
明呈奪毋容說捏

一各巷統領兵船武職哨官以至叅總有志向
進者官雖卑不受磚鞴庸材自棄者職雖崇
難免汚玷如每官一員則管兵船不等有二
三十隻者每船有兵夫四五十名者訪得各
官每船扣占虛兵五六名或十餘名設遇查

點責令柁工頭目雇倩應點至如實在之兵
每兵月索分例使用一二錢又縱無賴捏徒
賒揍低下食貨或秉修船揑派不堪油蘇高
擡取利名雖月給其餉除去剋削實惠幾何
爾爲將官當上體
朝廷豢養之恩下體足兵衛民之意今後給散各兵月
糧該總領先具呈兵備道不拘文武定委廉
官一員唱名監放使心迹自明兵心悅服如
不悛改訪出從重處治仍行陸兵將領一體
遵照施行

一照得衛門設役固有定制剖量因革所當隨
時查得按屬巡司七十餘處大約弓兵共二

千餘名歲編工食銀二萬餘兩專為捕盜保
障而設何近年以來官吏索受常例縱容積
棍多包糜費工食兵無實用盜賊生發若罔
聞知況倭變以後各屬有額設巡兵添募兵
勇村落有團結鄉兵使各兵勤行緝捕則弓
兵似為虛設使所司嚴查影射則各役何至
包役州此通行所屬為此仰司行府即查所
屬巡司某處共兵若干工食若干或抽其半
或盡革去將州縣兵勇如數發司責令巡檢
統率巡邏歲扣弓兵工食置買營田以充兵
餉積之數年營田愈多民力輕省否則或移

充見年勇兵工食以蘇目前困苦如此庶衙
門之額役不虧民膏不為積棍侵糜事體可
否作速議明轉呈該道通詳裁奪

部按以上見行諸條俱於防禦之計至周至
密十餘年來海不揚波未必不由此也禁革
事宜鄭生寔集尤詳部畧刪去一二初非有
所優劣其間特以稍無關於兵務耳

兵備道議行

水兵號令 計三十三條

一捕盜乃一船之主舵工而下甲長兵夫皆屬
管束通船軍火器械悉宜料理如一兵生事
一棍不完一械不精者捕盜罰治甚者革退

一洋中有警外哨官即便差船放銃放噴筒以
報近哨官近哨官放銃放噴筒接遞報知大
䑸兵船與把總官如外哨官不知報近哨官
不接報因而悞事者治以軍法

一洋中報警各哨官捕耆聽中軍號令晝則中
軍鳴金鼓三通扯行船旗起椗起蓬各船俱
鳴金鼓扯行船旗起椗起蓬追趕夜則中軍
放起火三枝鳴金鼓扯行船旗起蓬起椗各船
不必放起火只鳴金鼓扯行船旗起蓬起椗追
趕誤者究治

一洋中追賊如衝鋒船未至蒼檕船能遮截賊
船上風致賊船不前使衝鋒船得以追及者
計功與衝鋒同賞

一洋中打賊以最先一船衝至賊船為頭鋒次
一船衝上為第二鋒如二船既衝一船第三
船復去攻打者捕盜舵工斬首示衆如二船
攻打未勝二船各出招旗者方許後船接連
向前攻打衝鋒船既衝一船賊勢已敗不取
首級仍背向前衝勝別船計船給賞

一兵船既近賊船不即乘勢衝擊乃敢轉蓬放
舵以致各船不前者捕舵斬首

一洋中追賊如賊船向遠捕盜舵工只管乘風
使船各兵只管整點器械以待賊近攻打不
必空自驚擾及放銃吶喊以致氣衰如賊船
已近方許動鳴金鼓放銃吶喊以張軍威

者捕盜打一百棍
一船中槓椇器械捕盜務要日逐查理如平日推諉不行整頓臨行船時方告槓椇不齊者捕盜斬首
一洋中追賊賊船尚遠後船瞭望未見頭先兵船如見賊船即放噴筒一筒出招旗以報後船後船　連放噴筒一箇出招旗以報最後之船以應先報之船違者捕盜割耳
一夜間追賊以頭先近賊之船為準頭先近賊之船挑懸明燈以示後船後船不必掛燈只看前船之燈追趕如近賊之船不掛燈或掛燈而不繼與後船見前船之燈不跟踪追趕

及另掛一燈以亂人目者斬首
一追賊之際賊若故拋貨物水面以誘我兵我兵不許撈取敢有貪取貨物不行追趕及追趕不前仍取貨物者捕盜舵工與下手之兵俱斬
一水戰以衝鋒為上功斬級為次功頭鋒之船固難若賊勢未挫不得二鋒之船以夾之則頭鋒難保全勝故懸賞格以頭鋒二鋒共為上功若賊勢已敗無事於二鋒之船敢有貿功爭奪者治以軍法其餘計級行賞俱聽紀功官從公定擬
一洋中行船卒遇陰霧咫尺不辨捕舵度風潮分數望山岸遠近慢慢信舵行使如前船望見山岸體認已真即便點鼓以報後船後船依次接連點鼓相應跟踪收灣拋泊如前船不報鼓後船不應鼓以致悞事者捕盜綑打一百
一捕盜有能熟識天時驗知風候預曉將風將雨赴各把總哨官報知略有實驗者即行處賞如或屢試屢驗即呈
院道以禮優待
一沙船本備哨探如不先時修理及修理不固一遇差遣便以槓椇損壞為辭希圖為家者即追修船銀兩入官仍將本著問發各哨官

總哨不先察呈一例問革
一銃砲起火乃兵家號令如遇朔望日每船只許放銃一箇以振兵威開時不許妄放如淨船打醮先赴把總處禀放如違打五十棍
一凡兵船出洋泊港聽中軍座船吹發鎖吶號響各船捕盜舵工俱赴座船聽候主將發放已畢方回各船
一中軍座船放起火三枝鳴鑼三通各船亦鳴鑼三通吹大銅角號響各起椗
一中軍船吹雙喇叭響座船起蓬各船亦起蓬各船起椗起蓬完備中軍船放起火三枝大銃三箇吹打金鼓揮行船號帶開行各船一

齊開行在洋行使依次而進不許攙前落後

一每日開船泊港該撥直日哨船先行哨避遇有警息哨船日間放銃一箇夜間放起火三枝亦放銃一箇為號一面馳回報警大船各要隄備

一遇前面海洋有賊中軍座船放大銃三箇插白旗旗上寫一黑進字為號各船亦各放銃插白旗結䌨分布一齊進攻敢有攙前落後揚篷躲避畏怯不進者各船自相記認聽候中軍查實處斬

一要圍船結陣中軍船插皂旗一面旗上寫一白收字各船亦插皂旗即收成䑸違者治以

軍法

一先鋒破敵船查照賞格即時給賞縱無首級亦首功論仍將各船斬獲之功分派決不爽信不許爭取首級致悞事機

一各槳等船雖係小行使快便有能向前纏綁賊船不放脫逃者亦照先鋒破敵之例同賞敢有臨敵退縮揚篷不進者亦斬

一兵船在洋敵賊賊將敗之際各兵不許爭先搶貨以墮餌兵之計違者即時斬首其有能遵守號令一心向前殺賊不顧貨物者就將所獲貨物倍給充賞

一各船遇晚收港先到[illegible]船放起火三枝船獺後出火一把各船瞭見亦出火一把相應隨䑸收入不許延落在後有違約束者治以軍法

一各船置更籌四根如遇在洋停泊每夜每班輪撥兵哨四名船頭船尾專一鼓併瞭望中軍座船日撥八槳船二隻更更收籌以稽勤惰失更者治以軍法次早捕盗聽候發放畢各領前籌如前遵守

一兵船日間收港中軍船鳴鑼三通各船火兵方許上岸砍柴討水完畢聽中軍船再鳴鑼三通各即回船違者許直日巡哨事毕拏送責治

一凡兵船在於海洋行使日間各船桅上插行船號帶一條中軍船插二條夜間各船上插燈籠一盞中軍船上二盞凡有事稟報中軍船以便識認

一凡出洋兵夫每夜不許脫衣安枕切恐一時有警收拾不迭未免誤事及遇警急務安靜以待敵毋得驚警喧亂違者斬首

一大小兵船出哨行泊無事不許亂放銃砲有事俱聽中軍放銃然後各船放銃若遇對敵則不拘也違者治以軍法

一各樣兵船篷旗上務要以白色照港照哨照船照號編寫大字如劉左福一號福二號劉

左蒼一號蒼二號之類以便進兵查考退縮
者斬首

水操號令 計八條

一主帥到官廳坐下放砲三箇擂鼓升將旗各
船亦擂鼓插打船旗
一吹雙號笛各哨官捕𠁊兵到官廳前發放
一吹喇叭官捕甲兵各回本船
一中軍發號吹大銅角三通各船揚進起椗
一中軍放起火三枝本入𤕤船二隻前去打哨
遇警放起火一枝大銃一箇中軍放大銃三
箇接應
一中軍舉紅旗衝鋒船拜奇兵船出敵中軍放

起火三枝吹天鵝三聲鼓譟而進金止誘敵
前來中軍舉青旗左右哨三板船出戰中軍
放起火三枝天鵝三聲吶散三聲鼓譟而進
中軍舉白旗兩翼伏兵攻敵擒獲賊船聽候
中軍舉黃旗打得勝鼓解送中軍請軍令發
落畢吹打各回本哨
一各哨官赴中軍船與操畢擂鼓落進下旗
一各船旗號色
總兵中軍旗心用　色邊用　色帶用　色
蘇松叅將旗心用　色邊用　色帶用　色
常鎮叅將旗心用　色邊用　色帶用　色
吳淞把總旗心用　色邊用　色帶用　色
劉家河把總旗心用　色邊用　色帶用
七丫兵船屬劉家河總提調各船旗號色亦
同之
福山把總旗心用　色邊用　色帶用　色
白茆兵船屬福山總提調各船旗號色亦同
之
江陰把總旗心用　色邊用　色帶用　色
孟河兵船旗心用　色邊用　色帶用　色
鎮江把總旗心用　色邊用　色帶用　色

弭盜事宜 計十六條

一嚴城禁照得四府州縣各城內外軍民稠雜
商賈輻輳奸盜易生倉卒難禦原設官兵晝

雖操練夜則空閒所宜分定信地以備緩急
合無行仰各掌印官督同練兵官酌量城池
內外地方派定官兵信地每夜輪更巡邏分
哨替換遇警協同各哨地方保甲人等併力
擒捕如或失事罪坐該管地方之官再選乖
覺兵勇每日於城門水關內外容切緝訪消
患未萌夜巡各兵黎明時分赴本官處回風
總練官時加嚴禁不許生事害民
一守要害各處港口并村鎮要害處所舊制設
有巡司専爲緝捕盜賊向因倭患公廨廢毀
官吏任使髋住弓兵散處遠迺不一或在城
內擾差有名無實緩急實傾殊失設官爲民

之意合行各屬掌印官通爲修復估計工料
多寡議動在官銀兩或將本司弓兵每名量
減工食若干以充修理之費着令官吏常川
住劄其弓兵務選附近精壯土著之人應役
各備鋒利器械分派信地晝夜廵緝仍聽本
府廵捕及海防官月終稽査功次量示勸懲
一立保甲城市鄉村不拘官民僧道一體編甲
十家爲一甲選有身家一人爲甲長百家爲
一保選衆所信服一人爲保長以統攝之遇
有畸零併入末甲之内其流來暫住人戸不
必編甲止將姓名籍貫生理附入房主戸下
每家各置木牌一面上書本家姓名籍貫生

理男子幾丁每甲各置滾牌一面日輪一
家傳遞直牌者查本日十家之中倘有面生
可疑之人踪跡不明之事即時舉報保甲長
究問下落送官處治徇情隱蔽事發一體連
坐隣近火盗保甲鳴鑼大呼併力救護有功
之人重加犒賞坐視失事除問罪外仍量罰
銀米給恤被害之家其士夫本當優免但此
法原爲弭盗而設與差徭不同若踈漏則不
惟事體阻礙而彼此聲勢亦不聯絡矣本道
仍將填寫格式通行刋布每保二張内一張
填掛本保一張填送有司以便稽查
一合城市鄉村遵照保甲之法加謹隄防

僅可自守但三吳之地四通八達江海湖泖
之盗倏忽聚散莫能踪跡須專委耆民分方
緝捕乃爲有益各掌印官選擇殷實行止慣
經捕盗之人數名互相保結填給文帖充爲
耆民分營信地往來廵緝如遇盗賊生發督
同保長甲長人等併力擒拿解問從重犒賞
捕獲真正強盗十名以上者給與門匾三十
名以上者查照領兵耆民事規給與冠帶以
示優異若有失事及在各該地方生事騷擾
妄拏平人連名保甲之人一體從重問遣先
將舉過耆民姓名分過信地呈報查考
一置木柵強寇刼掠財物必須用船裝載人賊

易於掩藏而江海湖泖利於脫避如鎮江之
丹徒壩丹陽之七里橋金壇之大浦口武進
之孟河口無錫之西定橋江陰之黃田夏港
宜興之東西二洸靖江之蟛蜞港太倉之牛
角尖長洲之澱山湖吳縣之太湖吳江之震
澤溪崑山之巴城湖常熟之白茆港嘉定之
東柵橋華亭之朱涇上海之閘港等處凡港
口通於江海湖泖盗可出没者各於隘處置
立木柵有廵司官兵者着令官兵其餘着令
附近殷實耆民主之以時啓閉遇有人船可
疑者盤驗明白方許放行夜則鎖閉撥人看
守致有踈虞罪坐所由如敢需索留難事發

究遣此於商販不無稽程之怨然禁彼夜行
實所以全其利也果使賊船不得往來地方
受益不既多乎

一謹盤詰所屬城鎮鄉村庵院寺觀多有遊食
僧道住歇其中各省醫卜星命逐利而來浮
處民間潛行不軌者難保必無合行各該掌
印巡捕官即查各該寺院但有遊食僧道要
見有無度牒醫卜星命有無文引果無詐冒
方許留住仍取長老住持各歇家甘結在官
以備查考倘後事犯一體連坐其來歷不明
或帶有兵刃即時報官拿問

一飭將領近日打刼金壇縣庫强盜內有福浙

鄉音此必革退客兵潛住地方者合行各該
水陸將官今後革退兵勇務要追收器械差
人押發出境其見在營內者取具捕盜哨隊
長頭目同隊同船各兵連名保結案候着令
哨官不時稽查如有一二日不到即究下落
從重問解干係盜情連哨官哨隊長捕盜頭
目并保結之兵一體坐罪將領參究仍通行
出示城鎮鄉村及船上敢有存住革兵者以
窩主論亦除惡務本之一端也

一拼窩盜近日士民皆稱多盜之由實出本地
窩主招納為奸一有敗露挈家投匿殊難追
攝縱獲真盜亦無真贓或巧為讒語指動官
司或誣訴虛情陷累原捕或分賄糧塘投遁
保結如近日沈墨沈堅等一方巨盜屢犯不
悛皆向日糧塘保結而出脫者他可知矣合
無今後軍民人等有能首出真正窩主窩賊
至二十名以上者賞銀五兩三十名以上者
一十兩又以上遞加之夥賊出首者除免死
罪仍照常人給賞窩主財產沒官其保結之
後復犯盜情者糧塘一體坐罪庶是非不致
顛倒而窩主亦知斂戢矣各該有司務要嚴
行根捕勿事姑息致長厲階

一處娼優各處娼優之家乃盜賊之巢窩本道
已將太倉州城內外娼婦盡行驅逐去訖但

四府地方廣遠勢自難行合行各屬掌印巡
捕官即將城市鄉村樂戶水戶多者每十家
少者五七家中擇其能事者一人定為頭領
每日稽查其家接留若有蹤跡可疑之人許
頭領并接留之家報同地方保甲人等拿送
到官追究如勢不能擒密報所在官司督發
兵快捉拿有功一體重賞若互相容隱事發
頭領并接留之家地方保甲一體坐罪每月
朔日有司取各樂戶水戶頭領有無容隱盜
賊緣由結狀查考

一明賞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成大事者不惜
小費合無通行各屬示諭一應軍民人等并

者捕快手民壯弓兵等役有能捉獲真正強盜賊首一名者賞銀五兩從賊一名賞銀二兩竊盜一名賞銀一兩就於本道贓罰或府州縣無礙官銀當時給賞登記循環中報查考如捕人先經犯罪不願領賞者斟酌情罪重輕以所獲賊數准贖其罪申詳歸結有功官員另議旌奬若官司玩寇殃民註以下考者捕等役明知強盜竊賊希圖常例容隱不捕者事發不分曾否得財一體坐罪庶賞罰既底於明信人人自厲於事功矣

海防條議計四十九條

一金山地通兩浙勢總三吳大海經其南松江

在其北東爲青南之上游西爲乍獨之界限誠水陸之要衝也向設遊擊駐劄其處蓋爲陸寇向往捍禦以爲三面保障昨歲遊擊車梁恐各兵歇班以致武藝不精申請願選客土軍兵七百四十名常川操練務令陣熟藝精自恃才勇足當一方恐事久人心稍怠兼以南北聲槩頻至合無於今春汛行令車遊擊於青南處所住人有勇力者再募二百名於三月初一日入哨候汛畢之日聽其放回令自春汛仍令該衛管操掌印官再與衛軍內挑選五百名壯勇之兵常川操練無事則回本衛守城有事則聽本擊調用如調用之日各兵日照額加支口糧無警不調不許支給共合客土兵一千二百四十餘員名至於寇情叵測或於汛前有警或於汛畢有警其選練之兵自當便宜備禦但本官職專遊擊豈宜株守一隅凡東至寶鎮西至獨山北抵松江迤北所當往來截殺三面應援務期妖氛掃蕩不爲玩寇殃民有功則與各信地官同賞失事則與各信地官同罰其一應墩臺瞭哨探報等項必以賊至不得登岸爲首功其金山衛所并各堡城把總巡捕等官軍兵餘丁悉聽本擊調度如有應援失期照依軍法從重究治如是則首尾相應身臂相使緩

急有所恃矣

一柘林把總兼管青村自漴缺起至翁家港止皆其信地本總部下常川操練官兵五百三員名與原戰馬二十匹以千百戶二員領哨訓練仍於金山青村每處撥兵一百名不分晝夜往來巡哨有警飛報總兵遊擊青南等處互爲應援該總爲正兵而左右爲奇兵本堡有百戶一員領軍餘一百七十六員名又有戚木陶宅二巡司弓兵八十名防守青村有本所掌印巡捕巡江等官軍舍餘丁防守或賊勢重大仍聽該總撥兵協守

一青村所城自胡家港起至翁家港止皆北

地本所官旗舍餘一千一百八十九名俱聽掌印官調度守城内有選鋒軍餘土兵共三百名千戸一員訓練以備應援截殺之用其柘林南匯每處每日撥軍五十名不分晝夜往來哨探有警飛報總兵遊擊柘南等處互為聲援該所為正兵而左右為奇兵沿海墩臺掌印官選撥精壯軍餘每墩五名帶馬一匹住守瞭望往來飛報以便策應仍聽柘林總總調

一南匯所城自翁家港起至川沙止皆其信地本所官旗軍舍餘丁一千二百五十一名俱聽掌印官調度守城内有選鋒軍餘土兵共

三百名百戸一員訓練以備應援截殺之用青村川沙每處每日撥軍五十名不分晝夜往來哨探有警傳報總兵遊擊并青村川沙互為應援該所為正兵而左右為應兵其沿海墩臺嚴行掌印官每處選撥精壯軍餘五名帶馬一匹住守瞭望往來飛報以便策應仍聽川沙總總調

一川沙把總兼管南匯自翁家港起至寶鎮堡止皆其信地本總部下常川操練土客兵五百三員名戰馬二十四匹今議百戸二員專領訓練南匯寶鎮堡等處每處每日撥發軍兵一百名不分晝夜往來哨探有警飛報總兵遊擊南匯寶鎮堡并上海以為聲援該總為正兵而左右為奇兵本堡有千戸一員帶領軍餘一百戸并南蹌三林二巡司弓兵八十名南匯所有千百戸等官軍共千餘名防守如或賊勢重大仍聽該總撥兵協守

一青柘南川以達於寶鎮延袤二百五十餘里雖皆平陸之地堪以陸戰但夷情難測風汛不常設使陰雨之日烟霧漲天咫尺難辯必致瞭望不真雖海洋之中總兵水總各有探哨兵船但遇有警人各為主豈肯停泊川南傳報聲息而及獨後其主者乎及候總兵飛報前來則賊已臨岸矣今查本地海邊雖各

沙淺賊船難泊亦當慎防其川沙窪水深走餘翁家港雖淺潮漲即深倘賊乘潮而來二港其可危急合無汛時於青南二所各選壯兵五十名於二所選委能幹不拘千百戸各一員統領前去川沙窪翁家港住劄哨守有警一面併力堵截一面飛報遊擊把總發兵應援汛畢無警照例歇班

一寶鎮堡北至吳淞所五十里中有大江之隔南至川沙堡亦五十里中有清水窪新洪舊洪錢家窪川沙窪等處皆為險要其間海塘迢遞邈不相聞且川沙諸堡僅可遏賊於南吳淞兵船僅可遏賊於北南北阻絕其勢必

趨寶鎮堡往往躡探爲巢致難殄滅況此蘇
松交會之區尤宜設兵防守以聯犄勢
國初建立城堡調撥太倉衛官軍四百五員名守
禦自倭亂城毀官軍俱掣回吳淞協守迄今
蒙復建城堡除總兵營數內分撥土兵三百
名防守改委指揮一員統領住劄本堡常川
防守其數必不可少沿海水路量撥哨船數
隻與瞭望墩軍一體哨報遇賊入犯北與吳
淞總兵營南與川沙官兵互相策應汛畢照
舊掣班
一金山至吳淞一帶陸兵分布已周緩急似爲
有賴但奇正之法雖詳著條議各哨往往以
秦越相視彼方迫於累卵之危而我不惶於
積薪之勢閉關自守並不肯遣一將出一師
爲之聲援賊得乘勢長驅率多由此合無自
今行令水陸諸哨無分浙直凡鄰境有急卽
彼此兩哨俱務督兵互相張皇果能奮勇爭
先則與克敵同功如逗遛觀望當金山而不
守金山罪固如律而乍浦柘林亦與同罪庶
輔車之義篤而常山之勢成矣
一吳淞所左劉河右寶鎮崇明在其北黃浦經
其南乃海道之咽喉三吳之門戶東南險要
莫此爲甚向設副總兵官督兵鎮守已得居
重馭輕之勢無容別議查得本營水哨中軍

蘇州衛原任把總蔣基兵船專聽總兵官統
領仍分作二枝一枝千戶一員領泊老鸛嘴
與千戶一員護守江口一枝千戶一員出拋
竹箔沙下脚以截外洋與百戶一員更番哨
探查照常年事規與各部兵船會合哨至大
小七洋山等處有警互相策應再照上年因
船少不敷調用議將龔家套兵船一枝及劉
河總原派泊竹箔沙兵船一枝又中軍哨下
一枝俱掣回吳淞江口聽總兵府調度哨勦
其與浙西乍浦澉浦海鹽會哨於金山許山
除照上年事規遵行外爲照羊山正浙直交
界之處倭船出沒之衝使浙東與直隸兵船
會哨於斯深爲得策及查馬墓乃浙之要隘
若直隸兵船遠哨到彼則恐羊山有警傳報
不迭首尾失序不可不慮應行浙直總兵衙
門各撥兵船會於羊山交相哨探取各執照
回銷查驗彼此適宜其會哨兵船合於總兵
中軍吳淞崇明總及蘇松參將部下每處抽
撥沙船四隻更番前去率領官員若拘於各
哨雖免顧彼失此之患仍聽總兵府別查慣
熟海道者分領庶無悞事乞爲裁行浙江軍
門轉行彼處將官一體遵照
一總兵營原設陸兵三千名不分汛時汛畢常
川操練防守倭以承平減去一千存兵二千

名於內又撥三百名防守寶鎮堡郭總兵原帶苗兵今有將九百五名隨至廣東操用見今缺兵防守今蒙憲院許令差官前去浙江召募勇兵八百名在鎮防守以補前領之數令指揮一員操演其舊兵七百餘名仍聽本鎮選去老弱以劉河帶去親兵四百一十三名共足一千名本鎮另選一官訓練通共一千八百名合管操演其原撥發指揮統領防守寶鎮保兵三百名專在本堡哨守仍於沿海水路量撥哨船數隻與瞭望墩軍一體哨報遇有警息北與本營南與川沙官兵互相策應

一吳淞江口水勢奔流灘深無底外控大海爲蘇松之要衝內接黃浦爲上海之門戶賊船乘風駕潮瞬息可至把總官猶宜晝夜防範以備不虞自寶鎮堡以至南沙皆其信地部下兵船分作三枝一枝千戶莊重領泊老鸛嘴防守江口仍哨至高家嘴羊山一枝百戶一員領泊寶山海哨至羊山高家嘴一枝千戶一員領泊竹箔沙下脚哨至高家嘴三爿沙該總仍往來督察各照常年事規與各部兵船互相策應

一查得沿海設立墩臺金山衛夜不收四十名守墩軍餘一百一十七名青村所守墩軍餘六十七名哨報馬軍一十三名守翁家港軍餘二十名南匯所守墩軍餘一百六名俱應二月十六日上班正軍日支銀五釐餘丁日支銀一分但照墩臺之設將以申嚴斥堠使聲息相連不特爲觀望之具而已今照各墩軍每遇上司按臨鳴鑼哨守虛應故事及平居之日各散回家既不能瞭望於外洋抑且因墩以悞事宜行令副總兵官置立紅頂籌十二根遊擊官置立綠頂籌十二根上寫子丑字號按時給發往來傳遞周而復始則海塘之上晝夜有人庶不致悞事矣

一吳淞乃海道總轄之要蓋自此而南則爲寶鎮爲川沙爲南匯迤西爲青村爲柘林爲金山自此而北則爲劉河爲七丫迤東爲崇明迤西爲白茆爲福山又折而西北爲楊舍爲江陰爲靖江又西爲孟河爲圌山爲京口總兵官開府是地居中調度揮戈而南可以援金山之急揚帆而北可以扼長江之險水陸聯絡首尾相應端有常山之勢但智貴先幾謀宜預定不當恃敵之不來惟恃吾有以待之耳若京口之南金山之北一船登岸責卽難辭縱有擒斬之功難掩失事之咎邇來建議謂防倭之策有三出海會哨毋使入港此爲上策循塘拒守毋使登岸此爲中策出水

列陣毋使近城此爲下策若不得已而守城斯無策矣大抵倭奴入犯禦之於海則易禦之於陸則難此嚴束會哨幷設謀堵截之事所以圖難於易而爲總兵官大緊務也宜再行申明以厲職守庶帷幄有折衝之算而鯨鯢無跋扈之虞矣

一崇明孤懸海外僻處洋中乃倭夷出沒之交四面受敵之處也向設叅將一員統領兵船住劄今改鎮劉河已將劉河把總調補其缺海內諸沙皆其信地部下兵船除撥送叅將營福船五隻沙船五隻外其餘各船令當汛期行令把總一員即將本總部下兵夫分爲

五枝一枝百戶一員領泊三沙下脚哨至新竈沙竹箔沙南沙下脚寶山一枝千戶一員領泊三沙洪哨至縣後沙高家沙三爿沙新竈沙一枝百戶一員領泊南沙哨至灘山許山高家嘴龔家套下脚一枝千戶一員領泊三爿沙哨至蛇山羊山一枝千戶一員領泊高家沙哨至三爿沙蛇山該總幷同各部兵船往守三沙洪各照常年事規互相應援及查崇明縣所原議軍民兵勇共七百餘名委官部領平居訓練分班哨守遇警併力截殺勿得怠忽仍置循環文簿二扇稽查各部下會哨兵船每十日一送總兵處查考夫三爿

沙乃倭寇入江北之門戶不停則直達江北而我兵一哨並力爲守則江北付之不知合無行令江北把總再撥兵船一枝分守此地彼此交防庶不致於疎虞矣

一照海外崇明所屬諸沙大小三十餘處皆隔絕潮港不相聯屬況新竈沙三爿等沙正當由海入江門戶萬一賊船乘風突犯一沙則諸沙必不能知縱知亦不能救致成巢穴豈鎮兵環繞亦難爲力往年南沙三沙之役乃明徵也爲此先圖傳報之法預定策應之計宜行令崇明縣專委能幹官一員親歷各沙拘集耆民鄉長諭以禍福使知各保身家近

海擇海潮不浸漫處每築土墩一座約高一二丈許上置烟缸柴樓式如烽堠編立近墩居民免其差役令其晝夜輪流應直如遇賊船進港登沙晝則燒烟夜則舉火俾各沙皆見把總兵船隨即應援而吳淞劉河福山一帶鎮兵亦可先後集擊而寇賊不得肆行矣

一劉家河乃海運通船之所去太倉州止七十里一潮可到河閘水深賊船易於突入向設把總一員今議叅將一員調至劉河築城把守以劉河把總移住崇明甚爲得計夫叅將分管二府水陸官兵沿海一帶吳淞劉河福山及海內諸沙皆其信地今查部下兵船止

七十二隻似爲單弱夫以叅將而代把總之任似宜加兵卒以隆事權合於把總部下撥發福船五隻沙船五隻收哨令當汛期如議招集分爲六枝一枝千戶一員領泊黄窰哨至竹箔沙寶山一枝千戶一員領泊竹箔沙下脚哨至三爿沙寶山一枝千戶一員領泊宋信嘴哨至三爿沙新竈沙一枝百戶一員領泊新竈沙哨至三爿沙高家沙一枝千戶一員領泊港口哨至吳淞江一枝百戶一員領泊南沙哨至清水窪高家嘴與家奎下脚該叅仍往來督察各照常年事規與各部兵船互相策應其部下正哨鳥銃等兵四百餘

員名今已帶去吳淞候本叅至日再行議處今堡城已完應撥軍丁即日入城防守掌印千戶一員用心訓練防守城池以爲一方保障及照該港商販私鹽船隻往來甚多尤宜加意盤詰以防奸細但勿令下人乘機生事乃爲有益二府各總悉聽本叅調度該叅仍置立循環文簿二扇稽查各部下會哨兵船每十日一送副總兵官處查考

一七丫港係劉河信地本港之兵指揮一員分守仍聽該叅調度部下兵船令當汛期仍舊招集收泊本港哨至宋信嘴新竈沙高家沙三爿沙與各部兵船互相策應

一白茆港係福山信地本港之兵指揮一員分守仍聽該總調度部下兵船令當汛期照舊招集但本港淤淺移泊營舟沙前面以拒寇於上游哨至營前沙山前沙新竈沙與各部兵船互相策應

一沿海沿江俱爲險要已經分定信地水路兵船於二月十六日出洋陸路官兵於二月十六日在沿海護塘各往來哨探但海洋寇賊船趁風乘潮疾于駛馬吳淞江口爲松江之咽喉劉家河口爲蘇常之門戶關係特重防範當嚴合照上年事例另撥遊兵一枝往來巡哨以便策應仍選慣經戰陣海道

熟知官一員委用照舊於總兵中軍水哨撥兵二百名幷原乘大小沙船崇明把總部下右哨一枝除福船照舊該總留駕外其餘船隻盡行撥發俱令統領南自吳淞江寶山起北至白茆港止晝夜巡哨振揚威武遇警與各哨兵船併力截殺獲功與各信地官同賞怠緩悞事與各信地官同罰汛畢無警各船仍歸各哨本官聽候別用

一福山東通大海北枕揚子江倭賊流突水路則入江陰陸路則由常熟與江北通州狼山相望把總一員督領水陸兵勇住劄其處自白茆港至三丈浦皆其信地部下水兵令當

汛期仍舊招集分為二枝一枝百戶一員領
泊登舟沙北面以防本港哨至崇明高家沙
三弍沙一枝百戶一員領泊營前沙哨至新
鎮沙山前沙下脚三弍沙本總仍照常年事
規與各兵船互相策應近議江陰把總兵船
汛期移泊楮家沙正與福山相對二總仍行
文狼山把總輪撥兵船往來會哨以固江防
一福山把總營原設陸兵一千名後議減留五
百名今議常川操練主兵三百一員名哨官
千戶一員訓練專伊陸路截殺風汛之月仍
撥兵一百名委官一員督發白茆港與兵船
互相聲援行令常熟縣查將白茆兵營草房

量為修葺以蔽風雨毋令散處民間卒難喚
集福山白茆二處各撥陸兵二十名往來沿
海哨探遇警飛報總兵參將及七丫劉河以
便策應
一楊舍與狼福二山相為犄角乃常鎮之藩屏
留都之門戶也常鎮參將一員已駐劄其處沿江
一帶皆其信地部下兵船應分四枝內二枝
百戶二員領泊楮家沙更番哨至三弍沙登
舟沙營前沙劉家河許浦哨下可以策應崇
明上可以回顧楊舍一枝千戶一員領泊三
丈浦不惟遏福山之衝亦可為犄角之勢一
枝中哨百戶一員領泊谷瀆港口以備緩急

調遣其楮家沙三丈浦谷瀆港之船仍每半
月一次輪番更換哨守如此則聲勢聯絡勞
逸適均遇警與蘇松參總兵船互相應援其
江陰圌山二總兵船悉聽調度該參仍置立
循環文簿稽查各部下會哨兵船每十日送
副總兵處查考
一楊舍參將營原設哨官五員統領陸兵一千
名無事則合營操練分番哨至福山江陰等
處有警隨賊向往截殺但照春汛屆期應將
常川操練官兵六百七十六員名分作二枝
一枝左哨百戶一員右哨千戶一員統領於
谷瀆港口外教場屯劄一枝前哨百戶一員

後哨百戶一員統領於楊舍北門裏教場屯
劄以為犄角之勢仍每半月一次更番在於
沿江一帶護塘巡哨振威揚武萬一賊登谷
瀆港岸則外教場一枝為正兵而裏教場一
枝為應兵如賊從常熟江陰而來則裏教場
一枝為正兵外教場一枝為應兵會合截殺
其守城事宜照依上年事體合令中哨百戶
胡一陽統兵二百名帶管守禦千戶王舜軍
兵一十五名范港石頭港二巡司弓兵一百
四十名并將在城居民相兼編派城垛與范
港巡檢司官兵協禦勿致疎虞
一江陰把總自谷瀆港以至孟河皆其信地部

下兵船今當汛期照舊招集分為三枝一枝
千戶一員領泊褚家沙哨至登舟沙以迎狼
山之衝一枝百戶一員領泊青草沙哨至登
舟營前沙白茆以遏福山之衝一枝本總督
率哨官一員領泊唐沙以控南北兩路分番
哨至狼福外洋如唐沙兵船數寡聽其通融
調撥該總仍往來督察照依常年事規與各
總兵船互相策應汛畢無警仍回江陰防守
巡緝鹽盜
一江陰縣北枕長江通潮港口二十有四而黃
田港夏港二處尤為切近縣治設有若民兵
船三十五隻在江哨守一枝百戶一員統領
住守黃田港一枝百戶一員統領住守夏港
二港水兵互為聲援仍哨至楊舍褚家沙與
江陰把總兵船聲勢聯絡亦聽參將調度
一江陰練兵指揮一員千戶一員百戶一員統
領民壯勇兵家丁共七百二員名無事合營
操練分番哨至楊舍福山等處有警聽參將
把總調遣截殺該縣預將在城附郭居民編
甲分認垛頭約以與會有警呼集城守或賊
勢重大該縣原有舊募勇兵五百名如遇有
警臨期募足以壯聲勢無警照舊
一靖江縣僻處江心四面受敵週圍港口五十
有八而孤山套口蟛蜞港爛港口三處尤其
要害該縣原有官民船三十四隻水兵民壯
弓兵共八百七十二名分作三枝一枝該縣
官一員督同哨官一員統領住守孤山套口
一枝哨官一員統領住守蟛蜞港一枝該縣
官一員統領住守爛港口仍各分番出哨至
唐沙蒲沙等處與江陰縣并該總兵船互相
策應亦聽參總調度
一靖江原有民壯六百名內將二百名駕船出
江巡邏其四百名分布四門與城內居民編
甲防守
一孟瀆河居常州丹陽之中相去各七十里寇
舶由大江南下必自此出守禦指揮所領沙

槳船二十九隻土兵五百十二名應分二枝
一枝住守孟河一枝往來住守桃花澡港二
處仍各分番出哨至江陰靖江等處與兩縣
及江陰圌山總并江北海防道所轄泰興周
家橋把總互相策應
一孟瀆河原設有戰兵五百名後因議革查得
常州府城係腹裏地方練兵千戶陳岳漢統
領勇兵三百四十二員名民壯二百名共五
百四十二員名合營操練遇有警報量留二
百九十餘名守城餘俱赴孟河截殺仍聽參
將與江陰把總調度又守堡指揮一員百戶
一員統領操軍三百名小河巡司弓兵七十

名與城內居民并馬同知選籍附近壯丁相
兼防守倘賊趨常州千戶一員仍督兵內顧
勿致疎虞仍行府縣選練鄉兵入城防守勿
得怠忽
一圌山屼峙江邊係于要地北與周家橋相對
乃鎮江之咽喉
留都之門戶也把總部下兵船今當汛期照舊招
集分為四枝今該總續報止存三枝議泊圌
山洪北大洋恐汛時巡守不敷合照舊仍分
四枝一枝千戶一員泊守黃山門哨至江肯
二縣一枝百戶一員泊守安港哨至黃山門
圌洲江北周家橋一枝千戶一員住守圌山

洪北大洋以防江北之衝哨至安港順江洲
等處一枝不拘信地將諳江者民與八槳等
船令千戶劉爵統領充作先鋒遠為哨探直
至狼楅等處有警不分星雨晝夜往來飛報
以便聲援該總仍往來督察各照常年事規
與各部兵船互相策應照得本總汛時則應
督兵船在於圌山公廨駐劄汛畢則復還京
口在於城外寺院駐劄務宜修葺二處衙門
照舊往來駐劄在圌山則當撥發兵船哨守
京口在京口則當撥發兵船哨守圌山庶使
鹽艖盜艘不敢肆志而本總亦無顧此失彼
之患仍照信地嚴防不許怠忽責有所歸

一蘇州府東近大海西接太湖水港浩繁易於
突入城池廣闊難於距守無分汛時汛畢常
川操練水兵一百名土兵一百七十名汛時
陸兵應調蘇州衛合操軍餘三百二十四名
長吳二縣民壯二百名水兵一百名共八百
九十四名但蘇州衛指揮一員督同哨官
武舉官督統領訓練防守城池但照本城地
多曠野常年失盜皆因官兵防範稀闊調度
無方耳今查本城原有四隅合無將各哨選
委年力精壯哨長五名分為左右中前後五
哨每哨該兵一百三十餘員名各分信地巡
守一隅左哨則認東南隅右哨則認西北隅

前哨則認西南隅後哨則認東北隅中哨則
認一府兩縣庫藏獄囚吳坤則統水兵分認
閶門外一帶地方總練官時加稽察以別勤
惰遇有失事即將該哨員役解究庶使責有
攸歸不致推諉
一太倉州東臨大海北抵七丫南近吳淞蘇郡
之邊方本州今選軍民勇兵七百六員名向
與指揮管領今議蘇州衛原任把總統領督
同領哨千戶一員及武舉合營訓練遇有警
報聽候徵發隨賊向往截殺汛時量撥兵勇
於吳淞劉河七丫往來哨探本州城守聽州
衛掌印巡捕等官查照節年編甲事宜分佈

不許互相推諉

一松江府東有黃浦之衝西當泖湖之險南隣大海地無百里之隔乃三面受敵之所今查練兵鎮撫部下常川操練民壯二百六十名土兵一百七十名水兵二百三員名退回選鋒正軍五十八名選鋒餘丁九十八名共七百八十九名俱足以充府城防守之用但照西倉一堡孤懸中野防守缺官合無於松江所選擇聽差千百戶一員將下班選鋒軍餘九十八名分撥本官統領無警則啓閉倉城防守糧食仍聽衆世功合營訓練有警則上城固守聽候各處軍兵互相應援則兩城有

備不致臨時誤事也

一上海縣亦係邊海之地倭亂之先尚無城堡以致僨事今已築城當無患矣查得本縣練兵指揮部下常川操練陸兵三百名巡浦水兵五十二名共水陸兵三百五十二員名即今風汛合無行令本官督同哨官用心練演防守毋致踈虞

一常州府原有民壯二百名上年選練土兵三百四十二員名共五百四十二員名千戶一員督同操官統領訓練遇警除撥哨官一員督兵一百五十名赴孟河截殺外餘存三百九十餘名在城防守聽該府掌印官臨時查

照編甲事宜徑自調度

一鎮江府東西二馬頭係皆大江逼近城郭乃要地也指揮一員領有江操船隻分作二枝一枝泊守焦山以護東津一枝泊守金山以護西津仍各分番出哨北至瓜洲儀真以備江寇南至圌山安港以防海賊仍聽把總調度

一鎮江府練兵指揮一員常川操練民壯兵勇共七百九十二員名快手四十九名軍餘八十二名丹徒等巡司弓兵四十名機兵五十六名共一千一十九員名指揮督同哨官千百戶統領操練春汛之月分爲四枝一枝領

往大港一枝領往埤城一枝領往東津馬頭一枝領往西津馬頭無事往來巡哨遇警聽候參總調度剿殺各軍民快等兵常川操練其鎮江衛軍舍餘丁聽該府掌印官調度城守與居民編甲事宜臨時徑自分佈

一官兵獲功賞格奉有題

請明例似無容喙但陸戰以摧鋒陷陣爲難斬獲次之水戰以犁沉來賊之船爲難歸賊次之若不分別行賞競肯首犯賊鋒以後倭賊初犯堵截海上能犁沉一船者原格賞銀一百兩今議再加銀二百兩共三百兩歸賊賞銀五十兩陸戰能摧鋒陷陣者照舊賞銀三

兩蓋禦之於海曲突徙薪之功也不得已戰之於陸焦頭爛額之功也至水戰之實則賊不得登岸而民不知有兵外攘内安斯爲上策

一各哨兵勇見在防守者固有而虚數冒名者亦多兼以老弱應點實用者十無六七先年各船置立楷牌通將在船兵夫并各軍火器械開寫牌面遇有點閘衆目可見何期法久弊生貪饕官捕遂行隱匿間有存者名是而人非相應查復將捕兵眞正年貌籍貫疤痣所習武藝在船軍火器械逐一明開于牌如遇查點年貌不同軍器缺少許將官捕治以

軍法仍年終有事故者送海防廳一換庶幾兵與器俱無虚應緩急得以賴矣

一先年倭奴初犯皆賴沙船建功比因稍寧各該耆民船戸不思豢養恩深惟圖高坐於私家恣肆偷安每遇防汛止令家人應雜萬一有警不惟不能調度且各兵亦不肯效力但今汛時尤當戒嚴各該將領務要洗心滌慮督令耆民船戸正身親自晝夜在船防守令後敢有次身代替者查出即以軍法處治庶幾哨守得人可獲實效矣

一沿江沿海一帶城堡積貯已行蘇州府派買汛米三千石内解吳淞所一千石福山堡一千石劉家河原無倉厫解附近太倉州一千石松江府米五千石内解吳淞金山柘林川沙各一千石青南二處各五百石常州府米一千五百石内解楊舍一千石孟河五百石委官驗收完足專備防汛支用迄今累催未完除差人守催外如致臨期悞事責有攸歸

一金山至吳淞寶山沿海一帶墩臺最爲緊要除總兵官發兵瞭望外其各衛所撥來軍餘晝夜住守勞苦倍常自二月十六日起至五月十五日止共三箇月應得月糧行令衛所於見貯屯糧内照數支給仍照金山夜不收事例依數動支軍前銀兩每名每日加給五

釐以爲行糧各軍查點不到哨探不明傳報後期者綑打失悞軍機者治以軍法及照沿海協守官軍枵腹待哺情狀可憫各該未支月糧須嚴行各府掌印官追併解給以備風汛

一倭奴踰海而來因糧於我堅壁清野其計自窮有司嚴諭附郭及鄉落積米之家預先搬運入城仍令糧長照依限期結報有無隱漏恃頑不從者倘遇賊至分遣膽勇官兵盡爲焚之各水次倉運米有失縣官罪以軍法賊無所恃勢難久居乘其敝而擊之蔑不勝矣

一羊山淡水洋乃寇犯蘇松必經之處黄魚之

淵藪也探捕之時正汛之日漁船出海順帆不過一潮而已且其人習於風濤而勇於格鬭賊之所畏者也合行蘇州府行令所屬州縣通將各處願捕黃魚船隻盡行查出每十隻編爲一幇逐一刋刻字號每一幇擇一甲長領之責取連名甘結在官各發附近吳淞崇明劉河福山部下造冊二本内一本送道一本送各將官查考該府仍差官查照先年事規每船收稅銀一十兩以充軍餉無事則分給旗票俱從劉河出海聽其採捕遇警則各營收哨食糧合䑸剿賊獲有功級照例陞賞足食足兵一舉而兩益也仍令各魚船同

編定青色旗號以防混雜少有疑似即放銃爲號合䑸併力擊之如無編刻字號旗號一槩混入者其船入官劉河把守人員一體坐罪仍禁各衙門員役不許取索常例以滋騷擾出洋之日量撥兵船相爲犄翼結䑸而行協力而戰而又時其稽察驗其往還以防奸宄倭患何由至哉

水陸防汛棊列星布首尾絡繹在在有備但期將官據忠圖報不分爾我不恃偷安協力料理可保無虞先正曰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今江南水陸盡屬於副總兵波濤出沒夷險驅馳親歷查察不可推委然後號令二叅將各照信地督率把總等官入海周巡聽各會哨不許安坐城中其金山遊擊督兵巡塘往來自獨樹營起至寶鎮堡止各把總等官悉聽調度不許抗違如或仍蹈舊轍因循怠緩本道參提懲究

一兵貴神速陸地可以徒行渡海必資舟楫臨時取撥皆稱會哨公差去歲三沙受此稽遲以致誤事相應查照原議行令劉河撥福船二隻沙船四隻七丫沙船二隻白茆沙船二隻福山福船二隻沙船四隻乞再嚴行撥定專候總兵載兵應援一聞報到星火督發稍有誤事定按軍法

一海道汪洋傳遞警息全賴塘報若待信地報聞一來一往而賊已抵岸矣總兵原設塘報兵役二十名在沿海護塘不分晝夜不拘風雨一見有警星馳走報消息以護塘延袤百里地廣人少不能絡繹恐致誤事合於青村南匯寶鎮堡各於兵中選取勇壯善走者十人與總兵營共五十名輪番接續道路相望魚貫傳遞庶不誤事此役干係甚大辛苦倍常欲比金山夜不收事例俱以汛期每名日加白米一升少資飲食用償其勞

一各哨官遇警束手無策一得虛聲爭先馳報捕風捉影邀以爲功惑亂耳目搖動地方深

爲誤事今後如其處遇警一面速報鄰近叅遊把總督兵協力堵截一面止報本道與總兵策應量事緩急待總兵據實轉報上司不許各官擅越如違治以軍法如各哨有閧真正消息即當星夜分報上司衙門遲悞者重究

一照得水陸兵將各分信地已有專責凡其哨探明該往來策應以濟時艱者惟在各將領同心戮力敢勇當先而已至於料敵設奇攻其無備出其不意用法而不泥於法制人而不制於人則又在隨機應變之妙賢將領當自爲之有非分佈之所能悉也再照用兵之

道智貴先時事嫌掣肘既職專兵務凡將領之賢否兵卒之勤惰地方之利害事機之緩急皆其責任之不容辭者即令副總叅遊等官皆與兵道計議行事把總而下雖皆兵道所轄遇有調遣必候呈請定奪然後舉行如此但恐寇情叵測事變不常文移往返不免途路稽遲調遣後時不免寇賊流突此固將來之未便正今日之請明者合無春汛之時一應叅遊把總衛所等官悉聽兵道與副總兵隨宜調度有功有罪員役一面先行賞罰一面具由呈詳汛畢無警照常申請定奪庶乎事功允濟而體要亦得其宜矣

部按海防條議鄭生嘗以前道刊行成書採入集中今 部 獨入湯公之議盖以詞意大同小異損益至此方成石畫之規耳又查用兵節制已備載此冊前後若議中古稱有制之兵不可以敗今之用兵者能詳檢是冊而又參之以險要圖說及諸兵器兵船之論則海上長城萬世無虞矣

浙南經畧卷之七 終

沙船論五
黄魚船議上
黄魚船議下
官兵議
水兵議
水操法論
水戰陸戰不同論
禦海洋論
海程論
洋山記
潮候利害論
開互市辯

守城論上
守城論中
守城論下
無城堡而守之之法論
營陣論上
營陣論中
營陣論下
選將論
慎募調論上
慎募調論下
調淛兵議
調狼兵記
僧兵記
公賞罰論
勒功二碑
寇術
復當道□　務割子附録

江南經畧目録終

江南經畧卷之八

兵器總論

倭奴揮刀若神人望之輒懼而走以曾覩之其所長者刀法而已耳其鳥嘴銃類猶之我兵也弓矢之習猶之我兵也此外殊無足稱矣惟倭性好殺無一家一人不蓄刀者童而習之壯而精之而我堂堂

天朝一統之盛禮陶樂化偃武已久民不知兵欻遇醜虜遂若强敵不知中國武藝不可勝紀古始以來各有專門秘法散之四方若召募得人以一教十以十教百即刀法一藝倭不足以當我況其他乎試舉其畧言之如使鎗之家十七曰楊家三十六路花鎗（其分出者曰大開門曰小開門曰大六合曰小六合曰穿心六合曰推紐六合曰埋伏六合曰邊攔六合曰大封背曰小封背）曰馬家鎗（上八盤中十八盤下十八盤）曰金家鎗曰張飛神鎗曰五鉤神鎗（花鎗七十二勢）曰拐突鎗曰拐外鎗曰錐鎗曰梭鎗曰槌鎗曰大寧筆鎗曰拒馬鎗曰擺馬突鎗曰義角鎗曰少家十入下倒手千子曰紫金鏢曰地舌鎗使刀之家十五曰偃月刀（刀法二十六）曰雙刀曰鉤刀（陰手陽手）曰手刀曰鋸刀曰掉刀曰太平刀曰定戎刀曰朝天刀曰開天刀曰開陣刀曰劃陣刀曰偏刀曰車刀曰匕首使劒之家六曰馬明王曰先主曰卞莊曰王聚曰馬超曰瓊寧厚各短身使弓弩之家十四曰邊箭曰兩廣藥箭曰火箭曰神機箭曰楊家箭（上搭中搭下搭）曰馬家箭（分中廢牌十字紅心肽紅文自馬上射）曰袖箭曰袖彈曰手弩曰諸葛弩（機動而發自張一發四矢）曰連環弩曰雙弓床弩曰三弓床弩曰打牲弩使棍之家三十有一曰左少林曰右少林曰大巡海夜义曰小巡海夜义（少林夜叉有前中後三堂之殊單手夜叉也中堂陰手夜叉也顯刀法後堂夾鎗帶棒）曰大火林曰小火林曰通虛孫張家棍曰觀音大開南海神棍曰紺子棍曰連環棍曰雙頭棍曰陰手短棍（十二路）曰雪擀搜山棍曰大入棒風磨曰小入棒風磨曰二郎棒曰丘郎棒曰十八下狼牙棒曰趙太祖騰蛇棒曰安猴孫家棒曰大六棒緊纏身曰十八兩埋伏紫薇山條子曰左手條子曰右手條子曰滾欄條子曰雪搽梆條子曰跨虎條子曰滾手條子曰賀層鉤杆曰西山等家硬單頭使雜器之家十曰鐵鞭曰夾棒曰單手爆鐵鏈子曰蒺藜算頭曰金剛圈曰鐵掌鐵尺曰呂公拐子曰剛又曰籏筅曰鏜使鈀之家五曰雄牛出陣鈀曰山門七埋伏鈀曰番王倒角鈀曰直行虎鈀曰稍欄跟進鈀使馬上器械之家十六曰鞭曰鍊曰鐄曰槌曰流星曰鎖虎口曰馬叉上帶使流星鞭曰雙舞劍曰雙刀曰馬叉曰天平鏡曰天方基曰鎗曰鬬刀曰斬馬刀曰月鎗使拳搭兵器之家十一曰趙家拳（趙太祖神拳三十六勢）曰南拳曰北拳曰西家拳曰温家鉤掛拳（十二路）曰孫家披掛拳（四路）曰張飛神拳（四路）曰霸王拳（七路）曰猴拳（三十六路）曰童子拜觀音神拳（五十）曰九滾十八跌打鎖拿又有眠張短打破法九內紅入下管破法三十六拿法三十六解法七十二跌法七十二解法一百三十教師相傳各臻妙際爲將者擇兵上資之所近心之所好而教之或專習一藝或兼習群藝

藝超於百人者推爲百人之師超千人者推爲千人之
師超萬人者推爲萬人之師有不戰戰必勝矣若以火
器言之我
太祖以神武定天下盡古今火攻之具靡所不備藏之武
庫每歲神機營軍演習奇名異狀人多不識其用不啻
數百種而已也今人皆言佛郎機鳥嘴銃傳自番舶曾
聞之叅將戚繼光云昔署衛印時嘗發山東地窖佛郎
機乃
成祖所藏年月鑄文可稽又於衛庫中見鳥嘴銃皆倭變
未作中國所故有者又聞胡序班云渠諳火攻法二三
十種偶從南都神機營銃手竊而得之所未得者尚以
百餘計也又聞正統己巳虜犯薄都門京軍隨駕而
出者過半司馬于謙以軍器局神鎗試之火石所及人
輒成粉一砲而虜死數萬血湧如川遂解圍去可見兵
器莫備於我
朝私習之禁莫嚴於我
朝承平久而民不習兵亦莫如我
朝也如愚見治世右文亂世右武邇來歲受倭患詎可以
平世例論哉凡識火攻者軍門宥私習之罪募而用之
仍嚴焰硝下海之禁區區海寇觸吾者碎犯吾者焦有
不談笑而蕩滅也哉雖然嘗聞之兵法有三曰天戰地
戰人戰兵器有五曰金木水火土五器之中各藏三戰
之妙要之皆不過兵之形耳善戰者形人而我無形明
乎此則兵不血刃而億萬人悉爲吾所降服不明乎此

則荷戈執戟之士棄仗而走反資敵矣是故兵器也者
謂其爲戰具則可恃之以勝敵則不可
軍門林 云虜之器械弗及中國從古以然我兵破夷
火爲長技蓋其一出風濤即利登岸而飲食火藥又
資我所棄者惟乘未登之時得善柁者舟據上風縱
火奮擊虜鮮有不敗受制於我也若馳突原野我械
雖精膽力不齊間有勝者亦什居二三此又難易之
勢器無論也運用之妙存乎其人海防鄭元韶條議一款似有可採并錄于後
附錄
鄭元韶防春條議云禦寇莫先於軍火器械今查各
哨戰兵凡鎗刀狼筅竿子弓箭牌鏢等項俱已粗具
人亦習知其法但弓手止知射長箭而不知射邊箭
弩手則全無一人不知長箭去遲而敵人易見故彼
得以閃避且能拾取還射其利在彼邊箭去疾而敵
人難窺非惟彼不能避抑且不能回射況邊箭所到
倍於長箭且倍其利在我宜令弓手各習長邊二箭
倘賊去我尚遠則射邊箭如賊已近則射長箭斯兩
盡矣若弩則旣可及遠而封藥於末又可立刻殺
人須力重而伏巧者習之其矢之長短輕重大小要
與弩弦相比乃能命中而及遠也又查得各戰船原
領發碩等項皆生鐵所鑄遇放每致崩裂不惟不能
擊賊而且悞中船兵佛郎機皆鏽損不堪厚薄不一
袖銃則又短小及無龍頭打放如以各項漸次改造
飛砂銃鳥銃給發各船庶得實用

火器論上

兵家器械甚多有宜於山戰者有宜於陸戰者有宜於水戰者如武經總要所載是也要之利於今日海戰者無踰至於火器其名雖有二三百種而海船得用亦惟噴筒火藥桶二者蓋噴筒所及有一百五十步之遠橫占丈餘火藥桶拋入賊舟賊一時不知取而視之內火發矣未發之先水不及沃臨發之際人不能救觸之者碎犯之者死故敵舟雖遠則用噴筒敵舟相逼則用火藥桶此二者皆海船利器今日禦寇之切要也

火器論中

海中戰法攻船爲上若以我大舡衝敵小船觸之無不壞者其次則恃火器火器之中亦惟火毬火藥桶投入賊舟

即時焚燬而至妙也或問我以火攻敵使敵亦以火攻我如之何曰以火攻敵全靠柁工得人持柁得法我常奪據上風則敵之火攻將爲風所驅而反攻之矣大抵火攻之法須先自爲水備假如一舟五十人但用十人持火器其四十人俱執水斗水桶遇敵火攻舉手傾水滅之烏能焚我耶或又曰設使我用火攻而敵知水備如之何曰敵若知備則雖不能焚敵敵亦必救火而亂矣我乘其亂而擊之豈有不勝也哉

火器論下

短兵相接乃倭奴所長非中國之民所易敵也其所欠者火器耳今鳥嘴銃反爲彼之長技而我兵鳥銃手雖多不能攻勝何耶倭人忘命我兵望之輒懼而走或鉛子墮地或藥線無法手搖目眩仰天空響議者謂宜禁通番接濟火藥之人甚善甚善愚謂硫黃出産在彼何禁之有所當禁者焰硝耳此吾中國之物若官司設法不容入番則倭奴之火器爲無用而我以火器攻之彼之短兵烏能加于我耶

軍門林 云接濟焰硝沿海通弊所謂藉寇以兵兵家大蠹彼硝戶既嗜奸民之厚直而奸民又餌外夷之重利則硝出之民法將焉禁必欲設法其禁私煎乎蓋硝與鹽同功異用硝之在軍需者爲多民間所用幾何若通行天下收煎戶籍之於官開煎局委以良吏民間所需不過斤以上矣價納官貯積爲軍儲則民無私煎典有明禁不尤補於軍政之實用乎此愚意欲請行而未遑也

附錄

曾查製火毬一法舊制紙糊圓毬不過震响一聲而已何益於事今於糊成紙殼之時中含小鐵刺菱二三十枚地火鼠一二十枚然後入藥於內緊糊其口每砲一枚鑽眼四處各穿藥線使丟落城下不致滅火賊近城或臨敵燃砲而發砲聲一响則其中所藏刺菱自然布散火鼠飛燒賊身必將奔走而刺菱又傷其足我兵乘而擊之是亦一助也茲皆戰守之要擇而行之殆或有濟也

海船論

或問海洋戰艘何者爲善曰各有所宜也曰有說乎曰有北洋利用沙船南洋利用廣福船曰何曰海中使船不畏重而畏輕不畏深而畏淺蘇州近洋多暗沙伏途易於膠淺沙船底平而輕能調戧使鬬風不畏淺塗浪且北洋可拋鐵貓故利用沙船也廣福船至此豈相宜哉閩浙遠洋飄飄空闊風濤常拍天廣福蒼山鐵之類重而底尖可以破浪且南洋可下木碇故利用廣福船也沙船至此豈相宜哉曰然則吳淞白茆福山等港但說沙船可矣奚而設福蒼船也曰賊舟有大有小禦賊小舟以吾沙船足矣若遇小舟而亦以沙船禦之其傍甚卑易躍而登短兵相接勝負叵測矣豈可恃也福船凌風駕濤頃刻千里勢如山

摧賊舟遇之大者即碎小者即犁鬬船力不鬬人力可立而勝也且登上風施火器賊舟即焚故設之以備用西北則至於楊子江東南則至於大七小七非爲海濱港口之用而設也曰既云易於膠淺又云西北至江東南至大七小七此路非裏海沙船而行者乎曰福船有三種上焉者謂之大福船其高如城敵難仰攻但非人力可驅全仗風勢吃水一丈一二尺惟利大洋若無風即不能動一入裏海若交江鄉無用陵次者謂之海滄大畧小於福船吃水七八尺風小可動但其功力雖非比海又次者謂之草撇乃福船之小者皆福船也東洋深淺非沙民不能知福船大小非福人不能駕故以福人操舟而雜用沙民以爲鄉導且學習之所謂設福船者如此非盡用大福船也若山鐵不能犂沉賊舟但可以撈首級其傍多橹追賊裏海亦甚便易八槳船惟供哨探之用不能擊賊也曰廣福一類也廣福何以不設曰此在閩浙已不便矣況蘇松乎故僕嘗議設而復中止曰何曰廣船大於福船且用鐵栗木製造非若福船用松杉之柔脆也二船在海若相衝擊福船即粉倭夷造船亦用松杉不敢與廣福相衝但廣船難用其故有七蓋廣船非我軍門所轄不似福船之易制禦一也船若毀壞須用鐵栗木修理難乎其繼二也造船大戶倚人駕使任其敝而不惜三也造費浩煩其敝甚易移文修造理勢難行四也將欲重價以顧之則此船在廣魚鹽之利自多區區價微不樂於顧五也欲許其帶貨則廣貨之來無益於舟蓋福建收港溪水上逆浙江道遠風濤可畏不如一踰梅嶺即浮長江四通八達故雖帶貨亦非其所願六也向來通倭多漳泉無生理之人廣人自以魚鹽取西南諸番之利不必如福船之當賜以取中國之利七也知乎此則廣福船之當用與不當用豈不相去徑庭矣乎

福船論

或問福船與沙船海戰孰利曰福船者至利至利之器也何也洋中使船惟畏淺而不畏深洋中擊賊惟鬪船力而不鬪人力倭舟矮小福船乘風下壓如車輾螳螂所謂至利者此也但高大如城非人力可驅全仗順風順潮而回翔有所不便又其喫水一丈一二尺惟利空闊大洋在裏海則易膠淺亦不能逼岸而泊須假哨船接濟故又有海滄船之設其犂賊舟與福船同而喫水僅七八尺雖風小亦可動均之不能撈取首級撈取首級非草撇船與蒼山船不可也此皆福船之別名而異用也功力之大莫如福船矣其在今日則福船之於大洋亦爲無用蓋福船之制高大可容百人其底尖其上闊其首昂而張其尾高聳設柁樓三重於上其傍皆設板裼以茅竹堅立如垣其帆桅二道中爲四層最下一層不可居惟實土石以防輕飄之患第二層乃兵士寢息之所地板隱之須從上躡梯而下第三層左右各設大門中置水櫃乃揚帆炊爨之處也其前後各設木椗繫以棕纜下椗起椗皆於此用力最上一層如露臺須從第三層穴梯而上兩傍板翼如欄人倚之以攻敵矢石火砲皆俯瞰而發敵舟小者相遇即犂沉之而敵又難於仰攻此其制誠盡善而盡美矣舊規每歲修葺給銀三四十兩捕盜領之遍因海患稍寧有司僅肯半給而捕盜又侵尅之惟塗飾以油灰而已器皿損缺莫之補葺火器之類給發年久漸不可用且其數有限不足以支旦暮及迎官禳放之用稽查官至則那貸支吾或無火藥於內兵數常缺三分之一挽雇泊處居民書其年貌倩之影射故其舟出洋即沉況望有敵愾之績乎此其弊不獨在於捕盜上司所宜嚴究其弊而亟反之毋徒恡費焉可也雖然抑有說焉曾嘗聞憲副張公云福船必多人而後可以駕使蓋其在洋常防風潮危急也人數尤寡則揚帆弛帆起椗下椗或遇舵壞呼吸之間欲易他舵雖儘在舟之人且不足用其誰與敵爲角乎向來官府但知省費而欲沙汰不知置其舟於無用是不如不設之爲愈也此其可慨一也每一造福船其費甚大其露於風雨震擊於怒濤其壞甚易向來海氛暫熄官府以其虛設而不葺然又不敢不爲先事之防一舟壞則復造一舟爲費反多其壞也徒坐視焉是不如不造之爲愈也此其可慨二也欲用福船須雇福人駕使其人多與倭通遇賊輒縱而不擊大洋運舵毫釐千里以風不便爲詞乃其故態也議者謂當厲以我兵學習使船之法十餘年來未見有能學者官府不究而猶雇福人甘受其侮是不如不雇之爲愈也此其可慨三也張公名情常任福清兵備親歷之言敢述以爲當道告云

沙船論一

水戰非鄉兵所宜乃沙民之長技也蓋沙民生長海濱習

知水性出入風浪履險若夷直隸太倉崇明嘉定皆有之但此船惟便於北洋而不便於南洋亦僅可以協守各港出哨小洋而不可以出大洋其說愚已詳載於海防論中矣然沙船雖能接戰而上無壅蔽少器矢石何以禦之不如鷹船兩頭俱尖不辨首尾進退如飛其傍皆猫竹板密釘如福船傍板之狀竹間設窻可以出銃箭窻之內船之外可以隱人盪泉必先用此衝敵入賊隊中賊技不能却而後沙船隨後而進短兵相接戰無不勝鷹船沙船乃相須之器也

沙船論中

或問捕盜者沙船也為盜者亦沙船也海寇生發之時少平靖之時多沙船可無設歟曰不然海中諸沙地廣而糧輕太倉嘉定崇明常熟諸大家別業在焉居民室廬在焉其所以往來出入者沙船也何可廢耶曰使其為盜也柰何曰魚鹽蘆葦乃天生自然之利也利之所在民必趨之方其販載之時未有為盜者也空船回洋始行劫耳若因其劫併其採捕之業而禁之有是理哉曰然則何策以防閑之曰其策有二辨船隻禁雙桅是也何也昔人嘗立查船之法每沙船大書於其尾云某縣某沙某人船雕刻而粉塗之令人易於辨認其法美矣為盜者以一蘆蓆遮掩被劫之人仍不能認何如其巧耶如愚見莫若以天雲雷雨日月斗星之類每五舟共占一類每二類分為五色如書紅雲者自舟首至舟尾悉為紅雲青黃赤白亦然如是則盜雖欲遮掩豈能盡掩也哉舊制雙桅船私自下海者殺世平法弛雙桅習以為常甚則有五桅者官軍不能制近日當道嘗申明之然沙船入港頭桅多寄海門盤詰者無可指摘何如其巧耶如愚見莫若酌為定制巡船宜快多用桅檣沙民止許戶船一隻每船止許帶副帆副桅以防損壞而桅眼不許有二則巡船常速民船常遲此查船之良法也

沙船論下

國朝江海戰船原有成式今以沙船代巡船何歟曰有說為國初州縣衛所各設巡捕官如太倉州巡捕率領民壯衛巡捕千領官軍出海崇明縣巡捕率領民壯所巡捕官率領官軍出海名有哨船各備器械皆官造而給之者也今之巡捕官類設如故而船與器械皆無矣每年出海非自雇船與備器械奚以哉且如崇明千戶所每一巡鹽用船五隻每日出賃價一錢每月即費銀五錢矣其俸能幾何而可以勝此賠賬乎故巡捕官常不出海出海惟有者民沙船而官府巡捕船反無之上司比較寧受其責也舉崇明而太倉鎮江可例推矣雖然不出海之弊猶小也海中慣為窩主大家歷巡捕官出海私獻賄賂謂之年例巡捕官受之鹽船結幫而無所忌盜舟充斥而莫之敢攖成大患不數年即有海盜生發之患如秦璠王艮之類是也為今之計莫若議定官銀若造船製器經與巡捕官領之分其信地擬其稽考交牌為驗務期海中常有巡船往來哨捕如是而盜有不除者吾未之信也

沙船論四

問內洋擊賊素稱沙船爲最而邇年不得其力何也曰其說有二一是上官處之失宜一是總兵用之無法請言之昔者倭變之作也耆民船戶當道敦請有身家者充之在船俱用正身防汛之日正身以身家爲恤所募皆精悍之兵所帶什物器械火藥之類皆堅好而具備當道破格而體貌之所以致其僇力而得其成功者此也今也有身家者俱不肯出或雇無賴之人或以家丁充代此輩惟以冒餉爲心豈知畏法也哉火械之類亦如福船之弊支吾官府無實用矣然是船也實係大戶所造上馬者費銀三百兩次馬者二百兩最下者亦百兩有奇而向來官給修價不足以抵其半且如今年颶風之變吳淞江壞船十四隻崇明壞船三四隻俱今耆民賠補無所控訴況又有常例書寫之費其苦何如耶使當道優其禮遇僉其正身革其常例書寫之弊重其修理之值如

是而有不效力者吾不信也夫兵船之設本以禦倭邇來總參衙門以耆民沙船爲承奉人情之用迎送往來絡繹於四郡甚至湖藩江右亦差往焉船戶肯甘心而服役哉使當道禁革以休養之專設以聽調之如是而有不效力者吾亦不之信也

沙船論五

倭船之來有母船有子船母船高大非吾沙船之所能敵須用福船廣船以當之其子船則沙船皆可以相敵要之沙船僅可行於大洋亦不能近岸賊欲登岸必用子船吾以沙船禦其子船而避其母船則母船雖大猶之無也然用福廣大船須以吾沙船水手大半與南人相間而學習之俟其自能行使即革去南人而不用則倭之母船子船沙民皆可以禦之矣

黃魚船議上

或問魚船出洋有裨於禦寇乎曰有曰何居曰在浙江則有浙江之利在蘇州則有蘇州之利何言乎利也每年四月船出洋時寧紹溫大小以萬計蘇州沙船以二三百計小滿前後放船凡三度謂之三水黃魚過夏至即散回矣浹旬之間浙人賺魚成鯗蘇人冰魚爲鮮其獲利不啻幾萬金也力田者服賈者曾足以及之乎此利之在民有如此者每歲防春兵船避風泊於內港賊至而多不知竟登岸而已矣魚船出海則遍海皆船人力則整肅也器械則犀利也賊望之而氣消過之而勢阻矣敢近岸乎蓋其來也星散而行絡繹而至大海渺茫勢則孤也萬里跋涉力則疲也我強彼弱勢之自然自倭變後當道慮倭僞充漁人擄漁舟混入且執縛漁

人爲引導之計執鎖漁船爲嚴備之資又有賊因兵船追擊逼入內地者有之有賊船趕漁船乘勢混入內港者有之莫之能辨遂禁止採捕莫敢開端職方唐公順之捧
敕視師獨毅然任曰兵荒之後民鮮生理處置得宜何患之有遂約軍門每府漁船若干輛以兵船若干相須而行協力而戰取甘結給旗票譏盤詰驗出入船回之日該府差官收稅於軍餉大有助焉自時厥後浙直海濱不聞春汛之警非偶然也向來浙直陰受唐公之賜而不知曾每見黃魚輒心動焉此利之在官有如此者或曰利既渥也胡不月月而行之乎曰非也黃魚所出之處惟淡水門而已矣不遍海皆有也黃魚所出之時惟

孟夏而巳矣不四時皆盛也淡水門在羊山之西兩山
相峙如門故曰門羊山在金山衞東南大七小七之外其
至劉家河也順帆不過一潮而巳此即黃魚之淵藪也
取魚惟在四月亦須候潮潮大勢急則推魚至塗否則
雖取無有也盖月出潮長月沒潮長月直潮平月斜潮
退故毎月十三日而潮起小至十五日而大十八日而
極二十七日而潮起小至初一日而大初三日而極三
水放船者潮大則出捕小水則歸港也此利素為沙船
所占寧台溫莫之敢爭其所以不壞鮮者冰藏在蘇寧
波黃市洋雖有四五座而舊習相沿除一二進鮮船用
冰外餘悉售諸沙船自用惟鹽淹也或又曰浙江之杭
嘉直隷之松江獨無漁船者何曰蘇州諸沙如崇明三

沙之類寧紹溫諸山如玉環舟山之類俱在海中其三
沙大家各有人船出沒採捕杭嘉松三郡雖邊於海而
海中無山沙採捕之舟也羊山淡水洋乃倭奴入寇必
經之道黃魚出時乃春汛倭至不先不後之期此殆天
意有在假手於山沙精悍之人出捍吾邊鄙柔脆之民
焉耳天時也地利也人力也捕魚之禁弛而三者為兼
得也噫此東吳禦寇之要訣也不可以不知也

黃魚船議下

問黃魚船獲利甚多抽稅不過五兩乃人心之所樂從者
也近來議者謂當蠲之何歟曰黃魚之利多寡不可知其
費有一定而不可免者何也每舟賃價銀二十餘兩網棠
銀十餘兩雇人工值之費食米之費木柴瓶酒之費豬羊
神福之費不可缺若定稅為五兩恐其間有不堪者故寧
蠲之也曰工食之數有定乎曰視船大小而巳矣大者幾
三十人小者幾二十人曰何謂不可知曰同一舟也捕魚有
多寡多者或至二三萬尾寡者或千或百以至於無且其所
獲之魚亦有大小不同大者每斤價銀二十兩次者十四五
兩又次者十兩以下況又有三水之分頭水者魚多而味全
二水次之三水又次之其價亦不差等曰同一魚味也何以
前後不同曰黃魚之生不四時皆有也冬至一陽萌動其魚
乃生而子此但有子而巳無心魚也時至小滿則半年內所
長大者又復生子頭水所捕者其子在腹先天之氣尚固故
味全也過二水後子皆嘖矣但殘膽所累直候其冬至乃生
耳爾時其氣巳散故味薄也黃魚之尾皆無無同而黃魚尾

獨絕冡天地之純陽也白魚之朝斗者冡天地之純陰也曰
今年春頭水出洋諸船皆空返無魚可覓何歟曰此百年所
無之變也然亦有說盖漁船先至蘇之要路二門伐氷而後
採捕若公私指利伐氷也遲頭水黃魚過矣故不得魚非氣
數偶然也曰往昔捕魚皆沙民為之今內地大家亦有何也
曰出洋捕魚不如拃銀與南洋漁船見買得先還蘇其價倍
蓰其利可必故內地富家或賃人舟出洋乃販也非捕也貧
民無銀可輸亦有不顧買者則空手取利虧本亦甘心也

官兵議

嘗查衆中一覽內一欵或云今之論兵者有五曰
足軍額曰選弓兵民壯曰練鄉民曰募義勇曰調
客兵此五者救時之切務也愚謂皆非探本之論

也何也衛所軍與弓兵民壯乃官兵也官兵足何
事他求乎惟軍則缺伍弓兵民壯則不堪用故思
練鄉民鄉民不能遽練也故思召募召募不得人
也故思徵調不知向來兵政之敝其原不在於此
乃將官畏死不敢擅動官軍殺賊之故也我
朝大明律一款云云夫兵凶戰危勝敗兵家之常也自
古名將如太公孫武武侯其人上下數千年落落
可計外此雖嘗戰者不能爲必勝矣設有所損其
數豈可量哉盍我
太祖撥亂反正躬親戰伐深知馭將之當嚴而行師之當
慎故以是垂訓使爲將者常以失機爲憂全勝爲
念則練兵不敢不預臨陣不敢不勇耳此其立法

之至意所以重人之大命也若其用法則又有權
衡於其間而未嘗執一如云云蓋人情易怠而難
久常恐懼之猶慮其忽若立法不嚴則客師失律
何所不至也自定律後莫敢不遵凡遇用兵言官
引之以糾劾法司據之以問擬將官惴惴焉寧殺
其身而不敢損軍士非閔奸以規避則顧家兵募
義勇以衛鋒若有敗衄軍額不虧則失機之罪免
矣古者寓兵於農有事則戰無事則耕後世軍自
軍民自民軍常設以衛民民常耕以養兵此國用
之所以常乏而民力之所以難堪者端以養兵之
費大也既不用軍以戰則軍爲徒設不過應差點
名虛文而已矣練之似爲徒勞不練亦無營在

班似爲徒養逃亡亦爲不覺衛官初以兵缺爲利
而侵月糧法司後查其糧而作羨餘兵日漸寡糧
日漸縮若遇寇亂撫操兵備見軍無適於用究之
則弊久用之則徒使將官受失機之誅耳不得已
權用民壯義勇更廣募調以支之寇平官各以功
擢去誰復理前任之事也故雖大亂如倭
朝廷新設總督提督重臣添設兵備副使海防僉事一
時不能正其弊不容不用夫義勇民壯弓兵見不
堪用不容不更召募召募無良不容不更徵調徵
調不可常則又議練鄉兵要之鄉兵僅可自守而
不可爲隣援不如復
祖宗舊設軍額欲復舊額須復舊設糧額此相須之事也

糧額如舊則足軍無難軍額如舊則沿海衛所隨
在有備不必募調而常如募調且實省募調之費
矣然有軍不練與無軍同練而不戰與不練同如
愚見是在科道官以恭民之生命爲重以一身之
利害爲輕協議會奏速稽
太祖云云之言近述
聖上屢挑戴罪殺賊之例嚴
敕兵備海道官專督衛所官練軍限以一年半年務有實
用仍
敕總督提督今後賞罰務查將官功次若獲級多而損軍
少者准其贖罪損獲相半者從輕記令戴罪俟後
有功准贖若損軍至幾人而獲級不多則姑容殺

免或去其官或行降調俾之戴罪殺賊視後功次
大小而量處之若隊伍敗衂全無斬獲者照
大明律失機處斬如是則將官莫敢不用軍以戰而戰
軍莫敢不用素練者矣豈非善體
太祖立法之意通其變與民宜之乎不然軍固命也民壯
義勇與募調之兵亦莫非命也軍損三人則以犯
律而論失機民壯義勇募調之兵而損三十人三
百人亦以律所不載而不論可乎科道官以言爲
責且碍律而不敢言總督提督奉律以賞罰人者
也顧敢自擅乎夫
國家設軍衛民戰兆乃其分也今受民之養而不與民
捍患民反代之戰爲天下之冤孰甚於此愚謂此

弊若無人敢言則將官終不用軍以戰不用軍以
戰則軍伍之缺不必查補而沿海設備非廣募調
何人以布列之耶天下之貝吾不知其所竆而倭
寇之患吾不知其所終也雖然猶未也兵必土著
馬牧於官古之良法也欲補軍伍須改遠爲近則
服水土便勾攝如是而逃者乞
題照職官謫戍但逃殺了之例著爲定法此非變
祖宗之制也法久弊生不容不救而通之也

水兵議

或問水兵利害何如曰諺不云乎聚兵易散兵難出兵
易收兵難聚而能散出而能收斯之爲善將今之水兵
皆召募無賴之徒烏合之衆何惑乎用之則不得其力
散之則轉而爲盜也如愚見似宜就用土著之兵如在
白茆也即以白茆近地之民充白茆把港之兵仍以白
茆大戶之有才力者領之重其責任優其事權隆其體
貌嚴其賞罰照見在水兵之數而給之工食常以一半
在田一半在船分番出哨無事則耕作操練遇警則一
鼓而集合力而戰夫其生長於此則習知地利而無水
土不服之患矣室家在是也則有所顧戀而無退縮逃
亡之患矣首領在是也則有所制馭而無跋扈劫奪之
患矣田業在是也則又以所得之財爲樹藝之本而然
守力爭必不肯輕棄之於敵矣世亂則爲兵世平則爲
農夫是之謂不聚之聚不散之散夫是之謂即以其地
之民還救其地之難較之以別處之將領四方不相識

之人人情事勢順逆難易何如也或曰內地險要此法
可以行歟曰奚而不可向來團結鄉兵之難於行者籍
名於官則如僉一重役聽差調而不得寧其家也防點
閘而不得佃其田也多無名之費而不得樂其生也身
既團結於官矣官府以其非召募之兵也不給工食又
與不團結者同出海防養兵之銀大戶如之何而心服
小民如之何而用命乎或又曰小小險要此法固可行
矣吳淞江劉家河之類哨船以百計水兵以萬計本地
之民曾足以充之乎曰利害之關於一方者以一方之
力禦之關於一邑者以一邑之力禦之關於一郡者以
一郡之力禦之吳淞劉河七丫福山之類乃關於一郡
之利害信非可禦以一方之力也然此類有限若以土

著之民爲主而用沙者民沙船沙兵輔之賊舟豈有能入者哉或又曰若而言者民與土著之兵既給工食又餉其海防養兵之稅不已過乎曰不然法欲圓活若拘則方而不行矣且如白茆地方該戶若干田若干海防銀若干養兵銀若干扣除其數與該地著民自計之兵之有田者查其納數與工食相準否乎準則免之無給也亦無徵也否則損之益之兵之無田者見查應出人戶之銀或取而給之或令其對支其有生於本地而不願爲兵者但照常出海防養兵之銀交納著民而止矣著民任其勞官府執其權專察著民徇私之弊夫是之謂以一方之食養一方之兵以一方之兵支一方之患費民而民無不甘勞民而民無不服不此之務而惟憂食之不足嚴刑以徵科吃緊矣哉

水操法論

或問古今論操法戰法皆詳於陸地而畧於江海令子之作舉要亦然何耶曰有說焉陸地可操江海不可操陸戰可以人謀爲主而江海之戰不可以人謀爲主故不同也曰何曰操法全重分合進退江海中全以風潮爲主風有順逆潮亦有順逆船之行也有風與潮皆順者有風與潮皆逆者有風順而潮逆風逆而潮順者又有橫風與橫潮者順風而往逆風即不可回矣順潮而往逆潮即不可回矣若欲隊勢整齊連比爲䑸則遇風擊碎船不可並若欲各自散行各認旗號則參差不齊不成陣勢雖舍使船之人同檣輯舵既數疾徐亦難責其如願所謂江海不可操者此也其於戰也亦然曰然則江海禦敵豈無取勝之法歟曰有鬬船力不鬬人力此勝之之法也如遇賊舟之小者則以吾大舟犁而沉之遇賊舟之大者則使調𩆜奪上風用火器以攻之當前衝敵者一舟之人皆賞觀望不應援者一舟之人皆戮其賞其戮尤以督哨之人與舵工爲重每船必設舵二副以備不虞每舵工必設二三人以防損失此戰之之法也其在平日也置船於陸地上集水兵演而教之兵械火器如何而設施金鼓旗幟如何而照會前後左右如何而列哨儀餉勞逸如何而更代晝夜風雨如何而防守山島沙磧如何而收泊號令約束如何而轉報習之於平陸用之於江海此操之之法也曾嘗聽少時

聞鄉老吳秋塘云吾昔爲諸生隨太倉衞官勦鈒東山直追至廣東之東南大洋又去幾千里歷五越月備知大海船利弊曾細叩之曰海中有風時多無風時少舟易散而難聚且逆潮勢而行若風猛潮平則以風爲主潮湧風微則以潮爲主風潮皆逆則回船向後而行風潮皆順則一瀉千里每日所行程途之數與東西朔南方向皆不可料敵船亦然故吾行若干里敵亦行若干里愈追愈遠愈求戰而愈不得況兵船分行大海渺茫有與我相望而見者有不可望見者昏黑之夜起火爲號則隱隱見之然亦不能辨其爲賊船與我兵船也有時遇賊欲戰而吾同哨散遠則勢孤而罷有時鄰哨相近敵舟又遠難於攻擊有時我兵偶合敵舟亦近可以

戰矣而風或大作舟在浪漕中低昂起伏方欲仰而攻敵瞬眼之間吾舟忽擡高一二丈敵舟反在下矣船出浪漕之時船首向天落漕時船尾向天兵士岢立且難況戰乎亦有風不甚猛可以戰時而怒濤為虐兩舟相擊即碎亦不敢戰惟是舵工巧妙能占上風撞碎乎賊舟或乘風火攻或揚灰沙以迷賊目方得勝勢也所患者一舟衝前而餘舟不至或一哨接戰而餘哨不援方其戰時我兵四散遠望麾旗以招之弗顧也張號以喚之弗聽也戰敗則終不集戰勝則聚而分功及責之以言則托諸風帆不便吁可恥哉今人皆傳海戰利用火箭與銃砲弓弩殆非也火箭惟微風可用若無風則帆不可焚風急則火亦反熄皆無益也銃砲弓矢因舟蕩

漾發矢無準皆虛送於浪中鎗鈀之類亦無所用惟鏢鎗鉤鎗鐃鉤三件舟在上風者以鐃鉤鉤住下風之舟以鉤鎗鉤扯賊人之足以鏢鎗鏢射賊人之身胃為有用之器此皆吾所目擊非浪談也曾初聞之不知其言是否後出定海關泛海洋遇倭初至乃知兵間利弊秋蟾之言毫髮不誣也

水戰陸戰不同論

或問操習水陸戰法何者有實效乎曰今之上大皆云遏寇海洋使不得登岸策之上也孰謂其不然也但水戰難陸戰易何也大海渺茫一望無際賊之來也必乘風潮之順吾往迎之必逆風逆潮矣不難進乎賊之去也亦必乘風潮之順吾同其順而追之愈追愈遠能必其相及乎即使及矣逆風逆潮不難歸乎況賊見我舟能必其不遠避乎出海太遠孰與接濟乎同隊之舟不相應援而以風潮不便為托不亦勢孤而難戰乎海中勦賊專以風潮為主人謀號令進退分合不能作主此在將官之難有如此者將官憚出大洋而躲閃近洋山麓或出大洋而遇賊不戰或戰敗而篤言風潮覆沒孰從而查之乎功罪賞罰如何

定乎或云兵憲親督出洋可保無弊不知文臣下海嘔逆眩暈水性不諳且體面不亦褻乎此在督撫之難有如此者陸戰則不然瞬息生死勢不兩立非彼即已將士不能作弊況海中殺賊縱能滅其幾舟在賊譬猶失風耳其所令者眾常懷倖免之圖陸地之戰彼將全軍覆敗能無懼心乎為將者平時若能訓練臨敵若能節制則我軍望敵而不走出死力以赴鬬何患不能成功耶一則怪擾易伸其權一則權有所不易伸故講水戰不如講陸戰之為吾或又問賊若登岸則陸戰矣其來舟在洋焚之歟抑留之歟曰焚舟外圍是閉門逐犬也交其反噬貽害地方如之何而可兵法曰圍師必闕闕者開一角以縱之走也縱之走則彼餒而我堅彼怯而我強彼勞而我逸故善師者留

其原舟開其歸路我兵攻而逐之或役或去計之得也若
以全勝立功為念則吾之心術先與上帝之好生悖矣豈
能俘其黠啮而定亂哉是故水兵官縱賊登岸而後有陸
戰陸戰者大非獲已也

禦海洋論

禦海洋之策有言其可行者有言其不可行者將以何者
為定乎曾親至海上而知之向來定海奉象一帶貧民
以海為生蕩小舟至陳錢下八山取殼肉紫菜者不啻萬
計每歲倭船入寇五島開洋東北風五六晝夜至陳錢下
八分䑸以犯閩浙直隸此輩恒先遇之有被殺者有被擄
為鄉導者因此諸山曠遠蕭條無居民守禦賊得以深入
總督胡公與趙工尚之議所由建也
國初以來從來無人發此自二公上疏之後罔不羨其卓
識然事理雖長而未經試練嗣後將官遵而行之始覺其
間有不便者何也離内地太遠聲援不及接濟不便風潮
有順逆䑸船有便否蛟龍之齧觸礁之險設伏擊剿之難

將官之命危于累卵無惑乎其爭執為難行也然自禦海洋
之法立而倭至必預知為備亦甚易非若乙卯以前倭船
至岸人猶未覺其為寇也苟因將官之不欲而遂已之是
因咽而廢食也烏可哉如愚見哨賊于遠洋而不常厥居
擊賊于近洋而勿使近岸是之謂善體二公立法之意而
悠久可行矣

海程論

問海中行舟以望山爲準使黑夜無星可辨及當晝而霧障也不迷失道乎曰慣一通番之艘妙有秘傳何患乎迷也曰指南車與信香之類乎曰否亦存乎針舵更三者而已矣蓋海舟緊要之人有三火掌視針長年運舵香公計時三者缺其一不可也必須三人專心致志協力而行其舵牙常與針相對隨針而轉如風不順則以舵向上風推使方不飄逐故針盤有南風猛而金向寅卯方行者乃是調戗之法非令人橫行也更也者一日一夜定爲十更以焚香幾枝爲度船在大洋風潮有順逆行使有遲迷水程難辨以木片於船首投海中令人從船首速行至尾視木片至何處以驗風之大小以定此風此潮如何方爲一更必須木片與人行不差而後所謂一更者方准若人行至船尾矣而木片方至船腰則香雖焚至某處尚是半更或流過船腰則斷其爲大半更或舟行如飛其風或逆亦用此法驗船退程多寡而後復進故行幾更船至某山地界皆可以坐而知但是術也得其傳者或寡矣閩廣通番之人不恠重值訪而僱之豈惟昏霧爲無患哉其於所過懸山孰爲可泊孰爲不可泊孰爲有欵能彈不可以發銃砲而戰孰爲可戰孰爲風信將作孰爲潮勢急緩嘗水辨味可知舟至某處有無暗礁伏沙舟人賴之安穩而行今之將官提水兵孟浪出洋覬無覆没之患何患乎其不敢遠涉窮追而極討也憲

洋山記

洋山乃蘇松禦倭海道之上游也舊聞此山塗淺不可以泊舟惟娘娘廟西南界有泥塗可以暫泊今乃知其不然蓋海舟必得山嶴而後可泊無嶴之山不可以避颶風如之何敢泊也洋山乃兩頭洞西北高百餘丈週圍約七八十里形如囤料其中有十八嶴如一大湖可藏數百艘湖口而北娘娘廟在焉海水鹹不可食惟山嶺有一池泉淡可汲倭船與我兵船必艤而汲廟東有巡檢嶴故址山口有一山名陸家市山麓俱白沙如粉非泥塗也過年當道延議浙直哨船期會於此交牌信驗深爲有見何也洋山南去定海北去吳淞皆一潮蓋在浙直之交適中之地也曾肯出定海關浮海舠踏勘海防形勝而深有感於天心設險以限華夷舟山諸山者兩浙之屏捍也崇明諸沙者三吳之屏捍也定海海外非止一山舟山其魁馬耳舟山之東北有灌門長塗岱山衢山西北有馬蓁磨頭洞東南有沈家門烏沙門石牛等山衢山之東北有馬蹟山馬蹟山之東北有陳錢壁下二山陳錢者中國海山之盡處也倭舶望空明而來萬里風濤茫無際涯望見陳錢則虛中國將近有山可泊既至陳錢然後南北分䑸若經馬蹟大衢而西過舟山則兩浙受其患不經大衢舟山而向洋山之西迤北而行則歷淡水門大七小七西衢寶山北衢高家竹箔二嘴或東北衢三弌扁担二沙而蘇松江北惟其所騁矣崇明諸沙愚巳別立總論又有黃魚船議言之頗詳同志者合而觀之浙直禦寇之方思過半矣

潮候利害論

倭性狡猾最善設伏用術以誘我師若將領得人勿與輕戰先令探兵搜伏而不受其誘賊計窮矣向來我師取敗多在於此然此猶或有知防範者至於潮候一節自昔[illegible]長海濱之民且哉相角未有不因之以覆敗何也蘇松之[illegible]雖與溫台閩[illegible]台閩廣海水深灌直抵海岸蒙艟巨艦可以過岸[illegible]蘇松則不然其內洋也則多伏沙暗塗隨潮長落以為[illegible]非本洋少船沙民趁易腰淺一膠[illegible]則俱無所施船不能動或風猛而為怒濤衝擊或賊恬而俟後潮飄發患莫甚焉其海灘也則淦泥平衍以為而卑潮至時小舟可以傍岸大舟必須稍遠停泊潮退時灘塗呈現岸與海水相去或二三里或六七里或

十里有奇初泊之舟高閣於乾塗須俟後潮方得浮脫其潮候也每一晝夜去來二度遲早不同其來也瞬目之間乾塗即成巨浸驟於奔馬迅於鞭霆人不及避故蘇松之人雖海稍遠即不能知其候况客兵乎往歲

朝廷命將平倭大參許天倫提兵自河南來憲副周臣提兵自山東來曹許二遊擊提兵自真定來會師海上約戰柘林之南平沙衍塗曠如陸地卒遇潮至倭知預避而四師皆陷僅存將領此因客兵不諳地利之[illegible]以而亦四將遠來不用土人以為耳目鄉導我吳守土把[illegible]之官坐視而不告之均有罪焉嗚呼此殷鑒不遠者也[illegible]以者天地之呼吸也萬古有此海則萬古有此潮汐湖[illegible]候豈特水兵海戰之所當知海岸行師殆有不可忽[illegible]

開互市辨

按今之論禦寇者一則曰市舶當開一則曰市舶不當開愚以為皆未也何也貢舶與市舶一事也分而言之則非矣市舶與商舶二事也合而言之則非矣商舶與寇舶初本二事中變為一今復分為二事混而言之亦非矣何言乎一也凡外夷貢者我

朝皆設市舶司以領之在廣東者專為占城暹邏諸番而設在福建者專為琉球而設在浙江者專為日本而設其來也許帶方物官設牙行與民貿易謂之互市是有貢舶即有互市非入貢即不許其互市明矣西番琉球從來未嘗為寇邊其通貢有不特言者日本狡詐叛服不常故獨限其期為十年人為百人舟為二隻後雖寬假其數而十年之期未始改也今若單言市舶當開而不論其是期非期是貢非貢則釐貢與互市為二不必俟貢而常可以來互市矣奈

祖宗之典章可乎哉何言乎二也貢舶者

王法之所許市舶之所司乃貿易之公也海商者

王法之所不許市舶之所不經乃貿易之私也日本原無商舶商舶乃西洋原貢諸夷載貨舶廣東之私澳官稅而貿易之既而欲避抽稅省陸運福人導之改泊海滄月港浙人又導之改泊雙嶼每歲夏季而來望冬而去可與貢舶相混乎何言乎二而一一而二也海商常恐遇寇海寇惜恐其不遇商如陰陽晝夜判然相反為商者局當有畏寇之念哉自甲申歲凶雙嶼貨壅而日本貢使適至海上[illegible]

迷販貨以隨售倩倭以自防官司禁之弗得西洋船原回私學東洋船過布海洋而向之商舶悉變而為寇舶矣然倭人有貧有富有淑有慝富者與福人潛通改裝南澳至今未已（福人以其商惟以銀置貨非若西番之載貨交易也故入則其徒市其物而大艘船至外海貼泊而泊之）雖驅之寇不欲也此固無待於市舶之開而其互市未嘗不行者也貧者剽掠肆志每歲犯邊雖令其互市彼固無貲也亦不欲也此非開市舶之所能止而亦不當反錫之名目者也故不知者謂倭寇之患起於市舶不開市舶不開由於入貢不許許其入貢通其市舶中外得利寇患泯矣其知者哂之以為不然夫貢者夷王之所遣有定期有金葉勘合表文為驗使其來也以時其驗也無僞我國家未嘗不許也貢未嘗不許則市舶未嘗不通何閉之有使其來無定時驗無方許乃假入貢之名為入寇之計雖欲許得乎貢既不可許市舶獨可開乎或謂日本國王號令不行山口豐後互相雄嗟金葉勘合燬於兵久矣如責其期徇其驗則彼終無繇貢而市舶終無繇開矣須弘包荒之量昭無外之仁可也又不然夫貢而無驗招寇之階也且無驗弛備之階也緩其期稽其驗隄防猶難矧可類貢而勿驗哉大抵善施恩者施之於威伸之後則人知恩今寇犯順數年雖屢大捷而禍猶未殄倭未知畏也此須蕩清之後俟其請罪求貢或如永樂初擒斬對馬臺岐故事夫然後許之則撫下之仁事上之義兩得之矣

守城論上

城一也有關係一方之利害者有關係數十里數百里之利害者關係一方之利害者一守令慎之而足矣此守令之事也關係數十里數百里之利害者豈宜以一守令支之乎為將帥者須提重兵以鎮之合舉帥以援之其城無患則敵人不敢越此而他攻即有所攻亦無關係而非敵之所必欲取以為巢者矣是所守者雖一城而所庇者吾不知其若干城也此將帥之事也若為將者不論城之輕重緩急而漫焉以付之其身之所居則力為之救而其所不居者雖有關係亦聽賊攻取萬一失守則樞要為賊所據而其餘所守皆無用也曾是為善守城乎譬之海防為自廣至遼迢遞數千里賊舟無處不可登泊港堡無處不當設備若一一而經拂之則將帥之精神有限分用于無關係之地其有關係者反有遺而不到者矣惟諒倭所從來之道哨之于遠洋勦之于近洋倭船在洋先後而來星散而行風濤警其心跼蹐苦其形吾以衆而待其寡以逸而待其勞以飽而待其饑以備而待其所未備至簡至易之道也若其近岸也惟擇總要之處為水寨陸寨以扼其衝以遏其入其餘港堡地方但堅壁清野使賊進不得攻退無所掠計自窮矣曾聞論守城者多矣幸局于區區之見故詳之以為為將者之助

守城論中

從來城守攻破者十一襲破者十九襲破之說有二其一是伏奸細於城中放火守城者奔救則敵乘閒而登其二是暗約奸細上城照會蹤處處用雲梯登至垛口揮刀殺人守者驚散賊從此上故守城之法須設兵一枝專司救火不許守垛者下城守垛者各持一斧分班專視城足凡賊登城多在下半夜乘人疲倦故也亦多在黎明守者散班故也把守之嚴賊豈能襲我乎所慮者盤詰奸細甚難蓋奸細乃本地之民賊拘其家屬劫其內應吾烏從而覺之今之詰者多在城門內使賊假裝吾民從此擊殺門豈能遂閉又或閉城太早止通一二門出入人愈衆則詰愈難不若大開各門門外盤詰而兵衛設乎門下方善

守城論下

曾按從來論守城者多矣觀其所論不過守城上之雉堞與壇門盤詰焉且未有及於池者夫使池而不必守也古之人但設城足矣又何用池爲哉設池於外所以衛城也守池者正所以守城也蓋守城之法當辨內外善守者守於外不善守者守於內壇門守堞皆守於內守之最下者耳有識者堅壁清野賊深入吾地進不得攻退無所掠飢則困而擊之逸則挑而疲之去則伏而襲之陣則奇而衝之開門以延敵而敵不敢犯此守之上焉者也濠深濶置人於羊馬墻下萬弩潛伏火器間之巡船在濠傍內岸而行日夜周流更修古釣橋之制移近城門賊來則絕橋起之爲門外障賊退則或布橋以便我民出入或常時絕起遇出軍則暮將橋布下我軍衛其不測此之謂守池守之次焉者也皆守之於外者也若俟賊既渡濠布梯而後擊之攻門而後禦之吁亦晚矣此之謂守於內者之不足取也雖然此特論守令者之守城焉耳若在撫巡兵憲則其所守又豈若是乎必視夫時之緩急勢之利害守一城而可以捍庇諸城諸城告急以身當之提兵援之或城小之處力微而不能支者調兵以協守之或兵憲督將官擣賊之巢衝賊之陣劫賊之營使受困之城其圍自解此皆撫巡之事權也守令所恃以守城者也若避危而居安與不能率作將領而惟代守令登陴以守見斯下矣雖然亦未也寇之來也必從海港而入海岸而登於大江也亦

然副總參遊者江海之兵城也總巡嚴督其人察其弊禦賊於江海初到之時勿容入內使城門不閉市肆不易豈不盡善故城堞者城墻之謂也江海者外濠之謂也此邊將之所當守邊將不能守邊而後守令方守城也故撫巡之所當留神者守邊爲上守城爲下

軍門林　云高城深池所以衛民也禦寇至於閉門不亦危乎然

國家兵防亦既密矣一有妖氛期即殄滅而[illegible]設兵作其外禦者今徒爲守城計耳焉用兵爲是以牧民禦侮協守要害俾寇毋近我城者守令責也而移師追擊設伏出奇使寇不敢攻城者又非監司參遊權乎噫城陷而按兵未至寇尚遠而城守先危者往往可

守之最下者耳有識者堅壁清野賊深入吾地進不得
攻退無所掠饑則困而擊之逸則撓而疲之去則伏而
襲之陣則奇而衝之開門以延敵而敵不敢犯此守之
上焉者也浚濠深濶置人於羊馬墻下蔦弩潛伏火器
間之巡船在濠傍內岸而行日夜周流更修吊釣橋之
制移近城門賊來則絕橋起立爲門外障賊退則或布
橋以便我民出入或常時絕起遇出軍則暴將橋布下
我軍銜其不測此之謂守池守之次焉者也皆守之於
外者也若俟賊既度濠布梯而後擊之攻門而後禦之
亦晚矣此之謂守於內者之不足取也雖然此特論
守令者之守城焉耳若在撫巡兵憲則其所守又豈若
是可必視夫時之緩急勢之利害守一城而可以捍庇

若此諸城告急以身當之提兵援之或城小之處力微
而不能支者調兵以協守之或兵憲督將官搗賊之巢
衝賊之陣劫賊之營使受困之城其圍自解此皆撫巡
之事權也守令所恃以守城者也若避危而居安與不
能率作將領而惟代守令登陴以守見斯下矣雖然亦
未也寇之來也必從海港而入海岸而登於大江也亦
洪副總參遊者江海之長城也總巡嚴督其人察其幹
禦賊於江海初到之時勿容入內使城門不閉市肆不
易豈不盡善哉墩堡者城堞之謂也江海者外濠之謂
也此邊將之所當守邊將不能守邊而後守令方守城
也故撫巡之所當留神者守邊爲上守城爲下
軍門林　云高城深池所以衛民也禦寇至於閉門不亦

黎難乎其人耳安得文事武備慷慨臨戎者與之議
戰守

無城堡而守之之法論

或問守城之法愚固聞之矣無城堡者奈何曰曾聞之也善守者不在城之有無何也城也者不過用之以設險焉耳使吾而善守也有城固可無城亦可若守之不善則雖有城亦陷而已矣故守之難易雖在於城之有無而其善守與否則存乎人不存乎城也曰何謂善守曰戰是也曰戰守二道也以戰為守吾未之前聞也曰不然能戰而後能守未有不能戰而可以言守者也蓋禦敵在戰賊之來也以攻為其志也吾於四郊度賊來處札野營修野戰以待之器械精明士氣雄猛糧餉充備號令嚴肅賞罰明信賊衝不動賊餌不貪賊走不追賊入速來欲戰不得欲剽不能吾常用計以撓其邊使饑不得食勞不得息多方以

陷穽之張疑以惑之設伏以要截之以飽而待饑以逸而待勞以日增月益之兵而待其有限之衆彼將聞之而知懼望之而知避矣更於吾街市而習為巷戰之計豈有不能自保者哉曰巷戰之法不傳久矣奚從而學之曰是不難或升屋擲瓦或潛伏兩傍門至中橫而衝之皆是也然須於巷口用力若容賊入巷則賊先升屋或放火難捍禦矣街衢者戰卒不可自塞其路每人執鎗單擺或於街左或於街右魚貫而列俱斜向前立鎗頭皆向外畔常空半邊街道待賊入而攻之將自不敢前進矣曰是法也但宜於陸地也其在水鄉村鎮如之何曰陸地以木柵為野營水鄉以水兵船為野營其以戰為守一也曰使賊攻我若迫不容於不鬬也敵强我弱不勝奈何曰所謂守者非徒填門守堞之謂所謂戰者非徒戈矛擊刺之謂也填門守堞敵易覷我我軍之氣先怯乃痴癡之將一籌不轉以賊不攻為幸攻即破焉者也戈矛擊刺勇力相格非彼即已安危不保亦痴癡之將以三軍之命為僥倖之圖易於取敗者也吾聞古之善戰者不然其戰也以正合以奇勝以分合為變以有意而制不意以有備而攻無備無形者勝有形者敗其戰也不脫乎金木水火土之五器而五器之中各藏三戰之妙曰何謂三戰曰天戰也地戰也人戰也戈矛擊刺不過人戰中之一端焉耳是故不通天文不知地利不諳人情物理不可以為將不用通天文知地利諳人情物理之人不可以為將將也者戰必克守必固者也故曰將者三軍之司命也

營陣論上

胡按古今論兵皆以孔明八陣圖李靖六花陣之類爲稱首不知此特營法而已不可用之以戰何也營自營陣自陣戰自戰將若無營則收兵無歸宿之地萬一敗北何所恃以退保乎故戰必有陣有營行則爲陣止則爲營營也者三軍之家也安營有法則兵無衆寡俱可藏納食息備禦如處城堡善守之則與賊相對進退俱無患矣今人見武侯衛公百戰百勝孰不謂其妙在陣圖不知陣圖所列止是陣伍死規模而已與敵交戰須逐隊逐伍調發譬之劇戲然八陣圖六花陣乃戲具也搬演之時不是一本戲文齊演乃逐出更番上場此便是戰陣也要之亦總是粗迹其勝處全在此心隨機應變神化無形人若不能學其無形之妙而惟執夫陣圖之迹襲謬也孔矣向來將官與倭戰者多無老營取敗實在於此愚故闡而發之

營陣論中

陣欲稀戰欲密何謂稀隊卒相比而立每人占地六尺身之兩傍各留空路可容一人進退所謂陣間容陣隊間容隊是也故善陣者令箭手於空行內發矢若隊伍不直則前隊必受傷矣何謂密前隊接戰第二隊從空處趨進應之無有空隙是也若隊伍不稀則前被後壅所戰者止於前列幾人而在後者皆不得戰戰者不及稀乎故必布陣稀而後戰可密陣之密者戰未有不稀者也今人收兵而兵亂者亦坐此病蓋軍士但可向前不可退後苟非逐隊而抽常留一半防敵則敵從背進回軍轉鬬勢豈能從整耶

營陣論下

問古之陣法其形不同何者爲善曰陣法不必多求但欲識得五人起數之義耳自武侯增益其數至以九人爲隊而其義亦爲精密六花魚麗之類乃隨人而變因時制宜者也要之布隊成陣莫重於節制節制嚴則五人可也九人可也縱橫曲直皆可也故欲廣圖結不必先求陣形惟在於重節制耳節如竹節之節節節而制之如身使臂如臂使指上統乎下下承乎上脈絡分明而不亂統攝渙散而不遺驅踏水火而不避所謂握奇是也握零就整最爲兵家要訣曰古之陣圖以四爲正以四爲奇其說不一何謂也曰奇正二字最宜活看不必以四正合以四奇勝何也曰受敵之方即是正也當敵之攻我也無常如敵攻乎前則前哨之兵即爲正矣左哨爲左翼而進以擊其左右哨爲右翼而進以擊其右後哨遶出敵背而攻其後皆謂之奇其攻我左右後也亦然正合者明明白白與敵合戰彼此皆打點防備安能保吾必勝乎若於不與敵相對之處抽分其間隊或横擊或後擊或用游兵張疑設伏出其不意攻其不備者能超乎勝此必然之理也故曰以正合以奇勝以分合爲變

實軍伍論

今之論兵者有五曰足軍額曰選弓兵民壯曰練鄉民曰募義勇曰調客兵此五者救時之切務也愚謂皆非探本之論也何也衛所軍與弓兵民壯乃官兵也官兵足何事他求乎惟軍則缺伍弓兵民壯則不堪用故思練鄉民鄉民不能遽練也故思召募召募不得人也故思徵調不知向來兵政之敝其原不在於此乃將官畏死不敢揎動官軍殺賊之故也我

朝大明律一款云云 夫兵凶戰危勝敗者兵家之常也

古有名將如太公孫武武侯其人上下數千年落落可計

凡號善戰者不能爲必勝矣設有所損其數豈可量哉

益我

人有撥亂反正躬親戰伐深知馭將之當嚴而行師之當慎故以足其訓使爲將者常以失機爲憂全勝爲念則練兵不敢不預臨陣不敢不勇耳此其立法之至意所以重人之大命也若其用法則又有權 而於其間而未嘗執一如云云 蓋人情易怠而難久常恐懼之猶慮其勿 立法不嚴則喪師失律何所不至也自定律後其 避凡過用兵言官引之以糾劾法司據之以問擬收 惴惴焉寧殺其身而不敢損軍士非因奸以規避則戶 家兵募義勇以衛鋒若有敗衄軍額不虧則失機之罪免矣古者寓兵於農有事則戰無事則耕後世軍自軍民自民軍常役以衛民民常耕以養兵此國用之所以常乏而民力之所以難堪者端以養兵之費大也既不用兵以戰則軍爲徒設

人歸報中軍遣人馳割首級遂成奇勳可見勝敵不在多人命將亦不必循資格惟存乎知人善任耳矣愚謂選偏將者當以李忠宣爲法

愼募調論上

今之論禦倭者有三曰調客兵曰練鄉兵曰募土著之兵愚以爲募土著之兵可也調客兵與練鄉兵不可也何也客兵性氣驕悍不受吾之約束既不肯受約束豈肯出死力而爲我殺敵乎故客兵有害而無益所謂不可調者此也欲練鄉兵須處錢糧養之今之錢糧其難區處將欲使民自備與則民因貧而投兵豈能自備乎將欲官給之與則凡民之無依者恐盡起而應募何以支之將欲驗田均派與則田多者恐其始倩勇夫以充役後用家丁之無能者以抽代人且不常安能訓成兵技乎況防春正值農忙廢田事而團結不可也鄉民各保其鄉調用之於他處不樂也故鄉兵保結之法僅可以防夜警自古迄今未聞以

之而禦夷狄者所謂不可練者此也夫惟募兵一事執利權以用民選擇之精訓練之勤賞罰之嚴悉由乎我而大有實益然募遠方之民非智也加賦以養兵非仁也須遵奏行新例令貧民補實衛所軍額查各州縣民壯弓兵之額而三分之留其一與有司自用取其二而團聚於府沿海弓兵亦取而團聚之通計三項每省若干名用其精強易其老弱大約以三千爲率合軍伍民壯弓兵之三存豈不足以供其數乎軍糧每歲九斗六升以一衛計之則五萬石矣民壯弓兵每歲身銀七兩二錢以一府計之則幾千百兩矣此

國朝定額見在所實費者以是實費而行吾實事分而訓之各精一技合而訓之使知分合進退之法平居則團練於府有警則分調各州縣豈不精壯常在官使不必調兵而兵自足不必擾民而餉自充也哉是之謂土著之兵所當募者此也雖然欲復

祖宗之軍額須復

祖宗之舊額凡衛所缺伍而開作羨餘者不奏查之不可也欲團練民壯弓兵須令各州縣按季徵解民壯弓兵之身銀若聽其自索諸民不可也蠡測之見未知然否

愼募調論下

募兵之法但當於本處報選何也其家在是則所獲工食便於歸寄防春之暇便於歸耕其人善惡便於保結召之則聚散之則歸然須不限名數如收錢之法日積官缺幾文馴至一萬孰有勇力孰長技藝選其精能汰其懦怯夫

然後募得其人也若四方之募則是烏合之衆無賴之徒招之甚易散之甚難今日之兵夫他日之盜賊也蓋離家久遠財不得寄歸淫酗賭博恆心亡矣一旦革之非劫奪何以生乎荊川云遠募不如近募亦此意也

調狼兵記 乙卯之夏
倭奴之變東南之民焚刼殆盡
上命南京大司馬半洲張公提八省之兵剋期勦撫八月
寇強民弱非狼兵不可蕩請于
朝遣南京車駕司主事阮文中往調乃甲寅九月十日也
十一月朔至梧州軍門調取左江之田州歸順州右江
之南丹州那地州東蘭州土官土目各率其旅聽用十
二月十九日兵備副使陳紹儒閱籍與人數不侔覺其
虛冒行糧而夷性桀黠又難呼喚乃以意判減田州官
婦瓦氏與其孫官舍岑大壽岑大祿所統頭目鍾南黃
仁等領兵四千一百有奇戰馬四百五十匹歸順州土
目黃虎仁等領兵八百六十二名南丹州官弟吳昆莫
從舜等領兵五百五十名那地州土目羅堂等領兵五
百九十名東蘭州土兵岑褟等頭兵七百五十名共六
千八百七十三員名其間尚有虛數大約不上十之一
瓦氏帶女從四十餘人不與焉瓦氏為故岑猛之妾年
踰六十子先孫幼素恥其夫受僇職又畀鄰封族人侮
之聞調躍躍冀立功自振初以一萬二千人應調兵備
不許止准四千有奇嘗對張司馬委官云是行也誓不
與賊俱生盡由衷之言也田州之兵與右江三州素不
相睦聚則讐殺軍門請於
上命游擊白泫鄒繼芳分轄之各兵俱以十二月廿四日
啓行二游擊亦先後續發防爭道也陳兵憲恐無防閑
且欲捕權歸一總彩而行不以分屬二將二將僅能自

馭其各帶報効百人而已三月初一日兵至蘇州郡守
林公懋以
祖宗舊制狼兵不許入城造厰楓橋款洽土目凡薪粟魚
鹽之類散給兵衆者倍于他郡就厰府俟張司馬自嘉
興至蘇謂郡守曰野人慕蘇松之勝久矣萬里遠來稽
以時難當推誠待之若防閑如寇豈能得其心也遂令
入城仕觀五日發行張總督兩廣稔知夷情不可以
威劫而可以仁感夷亦未懷其德願為報効故有此處
也軍門以白泫專統田州之兵鄒繼芳專統右江三州
之兵而歸順一支併於繼芳宜歸順本屬右江宜統于
白泫以右江兵少故併之是日陳兵憲以兵交付二將
而歸二將至松江適
上命工部趙侍郎名文華祭海軍門遂同詣海望祭親以田
州兵派往金山歸順兵派往乍浦右江三州兵派往入
閩九閩北方官兵海陸各守要衝以防寇逸時倭奴萬
衆亦設地坑之類以自固我軍未敢輕戰者欲少憩俟
麻陽兵至僇力也麻陽兵以四月初三日過龍王關初
十日至丹陽十六日至松江勇敢與狼兵同而殘忍山
野過之其數雖名六千實一萬二千人盖正數六千乃
欽命調來加倍六千則正數之外其將保靖宣慰彭藎臣
永順宣慰彭翼南希覬功利私募而來所過郡邑支應
工食倣狼兵之例私募者有司不准其數不以給狼兵
中亦多不可用者詢其故岑氏家法七人為伍每伍自
相為命四人專主擊刺三人專主割首與勢所獲首功

七人共分之割首之人雖有照護主擊刺者之責然不
必其武藝之精絕也我
朝軍功以首級爲驗要之斬賊者必不暇取首級取首級
者必非斬賊之人兵家債事往往坐此狼兵是法可以
爲用兵者之要訣不可謂爲夷見而不之師也二遊擊
僅有統領狼兵之名而無生殺狼兵之權盖狼兵所服
者其土官土目而已故軍門以簿二扇分給二遊擊令
其紀載不用命者以俟歸日聽軍門治之實不得已而
存此體式也狼兵寓此不服水土潺暑大衆相聚往往
病疫議者欲沓泰州王道士拯鶻瘍疫癘之法以百金
購苍术行之亦竟不果狼兵凡歷一十八郡每兵遇府
給米五升魚鹽各二觔柴十觔准牛肉銀二分准酒銀

二厘其土目每人揹一口准銀七錢尾氏與二孫加銀
三錢撫按所犒花紅銀牌之類亦止及於頭目而兵衆
不與也兵發梧州至南雄凡十五站有司乃以三板船
六百隻送之越贛州復下船亦用三板船六百隻送至
南昌易大頼船四百餘隻送至京口京口以東偶緣水
涸人懷丹陽休息之願適丹陽開河縣尹避而不出居
民又閉門不納兵憤因而搶掠隨步至奔牛鎮常州以
民船接之送至嘉興此行各船縣皆會總於府府每船
給銀一錢即發故沿途並免留難亦不聞侵奪惟供應
魚米酒銀之類頭目或減剋之狼性貪婪徒切於其主
威歛恨從戎識者已逆知其必難成功是役也阮主政
大得戎人之心所過之地亦無不感其惠者陳兵憲濂

地頻兵而不輕進人或訾之迄今海濱未得良將言官
交薦貴州總兵沈希儀智勇絕倫且有家兵二千可倖
又云四川名將何卿俱未試也張司馬委蒙主政募兵
於濱州以閩住都司張國威統之其數雖有千四百人
聞皆流落亡賴之徒身銀且各費三兩矣此客兵之最
下者與山東處州所募相伯仲也
軍門林　云麻寮巨萬遠事徵兵豈得已哉以我兵不
足恃故也然島夷犯順兵力即不支矣萬一四方多
事豈盡取必於荆麻狼溪之戍乎然寇未滅而客兵
之恣睢者已數數矣豈可厭也若以徵調之費練土
著之兵豈無秦楚男悍燕趙慷慨亦奚俟於徵云云是
故調兵者權宜也練兵者久計耳不可不審

僧兵首捷記
國家承平日久民不習兵東南文物之地武備尤弛嘉靖
癸丑春倭奴猖獗我
祖宗之制非奏請不得擅動軍旅有司倉皇不及以聞權
起民兵禦之蘇松海濱倭寇不盈二百揮刀迅捷小民
畏怯遇之輒敗而走如是者二十七陣矣操江蔡公克
廉募僧兵殄滅之嗣後我師與倭戰多凱旋凱旋自天
貝一陣始前此五越月所未見也先是倭寇首陷黄陂
杭郡守孫公[redacted]欲預備而無兵與都督萬鹿園養僧
二百人於昭慶寺三司戲鹿園曰僧何能也而隆重之
乎鹿園述文事武備[redacted]若干人三司欲賭酒爲試鹿園
遂設席於湧金門三司既集暗置教師八人促鹿園召

高僧一人敵之鹿園請孤舟孤舟不知其何說也揚揚
而來入教師從傍躍出各持棍亂擊孤舟孤舟一無所
備以偏衫袖却棍一棍爲袖所褁信手奪之反擊入人
入人應棍而倒三司擊節嘆賞孤舟直攻上堂排仆燕
席大呼曰公等何帶令人計殺我耶鹿園語之故孤舟
乃已自爲客僧大爲三司所欽倭寇犯杭城杭城閉倭
屯觧山三司領僧兵四十人禦之共將爲天真天池二
人天池乃少林僧爾時天員尚未出也天真等交兵大
破倭奴倭奴走襲上海太倉蔡公駐節吾蘇聞僧兵名
遣千戶王恭生員盛之化持金幣往聘之杭城方戒嚴
莫肯與鹿園在西山中得蔡公書無以爲謝使人請月
空等十八僧出城三司以此十八僧者原非禦寇四十

人之列也遂縱之鹿園與月空曰爾之之都院也宜述
僧兵衆寡不敵之故繳其禮幣而善辭之脫有不允即
爲少林僧天員爲將天員見講楞嚴經於天池山中乃
將材也爾等扇之可以當倭月空至吳蔡公見而拜之
月空辭不獲遂薦天員天員以是被聘出山乃五月十
日也蔡公館之於瑞光寺與月空同處天員招選四方
僧八十四人擬立將領杭僧以其原在吳地有子民之
義月空自杭來乃客也宜讓爲將天員曰吾乃真少林
也爾有何所長而欲出吾上乎十八僧自推八人願與
天員較技八人藉以拳拳天員天員時立露臺八僧自
堦下歷堦而上天員見之即以拳揮却不得上八僧走
違殿後持刀從殿門出斫天員天員急取殿門長門横

擊之衆力不得近反爲天員所擊月空降氣求免一八
僧遂伏地稱服焉左右馳報蔡公至寺謂天員曰聞汝
驍勇果能以殲倭自任乎應曰諾而令競試武藝天員
復以寡勝衆蔡大奇之遂批牌語云月空領杭州僧兵
一十八名天員領蘇州僧兵八十四名協力征勦盂重
鹿園而存體面又平息其爭也天員遂於五月二十一
日從蘇州起兵二十六日至松江又選蛇山兵十人名
與月空合爲一支共一百二十人劄營於普照寺客程
皮工造皮甲竹工造毛竹甲皮甲在內竹甲在外鐵工
造釘叉二十四把鉤鎗二十四把鐵棍一十二條客與
松江府取靛青佩諸身畔封固刹門分爲十營定派兵
器而演習之六月四日發兵至閔行蔡公牌仰僧兵爲

前哨初八日至新湯鎮次日至南匯嘴中後所劄營初
十日遣騎往六團巡哨聞有賊百餘人在焉奮力追擊
賊懼而逸止存毋子船五隻鑽木取火燒去其三以絕
巢穴餘二隻亦爲風浪所粉十一日黎明天員與指揮
朱某方議往八團迎賊隔提管僧無極等於六團下營
會韓都司委朱指揮入團巡哨朱遂先往入團被賊傷
殺部兵二十九人時六合董知縣兵先被賊殺者亦四
十人矣是晚僧兵至八團務監生庄有楊指揮吳指揮
者先在庄前劄營天員令其入內自以兵捍賊於外賊
使人覘僧多寡庄人謂之曰其數吾不能知但知其炎
粥米一石每人分啜二碗而已賊聞之即走次日哨探
賊在二團三團天員乃引兵南還至一團之翁家浜選

敵巳申時矣天員曰天未晚猶可戰也率僧兵二十五
騎前哨衆兵繼之倭賊登屋瞭望者二天員率諸哨騎
爲先鋒察機宜以遣騎兵傳令而已月空等排陣於後
見賊下屋天員心覺其詐伏矣即衝前堵定不容埋伏
賊恬迫換計褁衣包爲入扛斛我兵天員下令曰如有
捨倭財物妨悞大事者斬衆騎不敢有所取月空無極
横列陣爲長蛇之形韓都司王守備等繼其後相離約
百餘步陣法兩人持長鎗夾一鉤鎗手於其內稍退一
步鉤鎗之傍長鎗之後鐵棍砍刀相間而列弓弩火器
左右參錯陣形既定各噏散花一丸於口倭賊見兵列
陣度不能伏其頭目趙大王即舉扇招賊歸戰諸賊扯
去衣袖及內外襟令人舁一板門西向植地以鎗支定

二善弩者夾門隱身而立二小倭遍箭於傍賊酋四十
人俱衣綠排爲一字形當其先餘六十人俱衣緋列於
左右各持兵籠仰天而拜拜畢令刀手驅所擄民搶前
所褁衣包入扛撒地而走僧兵知其爲無用之人不之
迎也亦莫敢越壘而趨利焉天員引騎兵左右閃開誘
賊前進賊先發矢僧兵亦發矢天員傳令停射交鋒無
極徉陣呼伽藍三聲大喊殺殺長鎗子奮勇前戮賊舞
刀亂砍鉤鎗手隨長鎗而進從隙鉤賊之足箭手發射
鐵棍隨鉤鎗而進擊死鉤倒之賊刀手繼之賊一眼欲
支長鎗又欲卻箭不虞鉤蛇循地而至不能更顧其足
也僧兵臨戰暗約以靛青塗面賊見青臉紅布蒙頭疑
爲神兵膽巳褫落戰時左右弓弩火器齊發天員引騎

兵遂出賊後韓都司家兵與銃箭手三四十人隨之
賊於中賊大敗斬首四十餘級賊捨死潰圍騎兵開一
角縱之走匿一王氏屋中僧兵圍之以火攻賊賊穿壁
而逸半蹭入旋坑中長鎗手刺殺之僅存二十餘人逃
入老营合守营者共五十餘人僧兵攻之急一倭婦出
時乃趙大王妻也僧有名某者驍勇絕倫持鐵棍踰壁
滿擊殺之時已昏黑不能戰遂收兵而還行若干里至
中前所御营賊盡伏於柘林殺一巡檢二弓兵卸如金
山十四日天員等堅壁不出調恭將所傷更選壯僧
七十餘人合韓都司家兵張忠等三十餘人更爲征勦
之計是日也韓都司等官悉至营來謝而以銀牌稱賀
爲十五日天員復引兵至金山賊逃往嘉興之白沙灘

潜王家庄十六日僧兵追及之適湯總兵兵亦至相合
火攻賊死二十餘人出亡被殺者復二十餘人凡翁家
港逃賊與老营之賊至是勦戮無遺矣二十一日天員
復率衆在入圖等處搜擄一日而還初參都憲牌云僧
兵驍勇不以首級論功天員據此節制其衆不許違犯
遂語韓都司見僧數寡常恐恐然在陣後中甲大呼衆
兵接援故一時被害不過了心徹堂一峯真元四僧而
已僧兵之戰韓公協相之力蓋不可誣也夫今之武藝
天下莫不讓少林焉其次爲伏牛要之伏牛諸僧亦因
欲禦鑛徒而學於少林者耳其次爲五臺五臺之傳本
之楊氏世所傳楊家鎗是也之三者刹數百其僧億萬
內而盜賊外而蠻夷　朝廷下綱征之命彼不勝[illegible]然

觀於翁家港之捷天員智謀紀律有古名將之風不特技藝之絕人而已愚嘗聞而謂之天員通與高僧翻閱藏經三千而通其書有經有論有律三才之理靡所不載用兵之訣間見而雜出非心閑氣定不能從容紬繹天員學有淵源宜其用武臨戎而變化不窮大與少林培光未必少林之武僧一一如天員之智謀也吾儒講法聖言精忠為國倘不鄙夷其技而兼通之師尚父孔明有不能跂也乎

軍門林　云僧有古名將風僧果可用耳若做其成法不猶愈於操演虛文乎

調湖兵議

湖廣土兵永順為上（彭翼南）保靖次之（彭藎臣）其兵天下莫強焉近當調三千人後調六千此在官之數也實私加一倍共一萬二千人其陣法每司立二十四旗頭每旗一人居前其次三人橫列為第二重又其次五人橫列為三重又其次七人橫列為第四重又其次七人橫列為第五重其餘皆置後勒呼助陣若在前者敗績則第二重居中者進補兩翼亦然勝負以五重為限若五重而皆敗則餘無望矣每旗一十六人二十四旗共三百八十四人皆精選之兵也其調法初檄所屬照丁揀選宣慰親祭天祭以白牛牛首置几上銀副之下令曰多士中有敢死衝鋒者收此銀喫此牛首勇者報名棄而收之更盟誓而食之即各旗頭標下十六人是也其節制甚嚴止許擊刺不許割首違者與退縮者皆斬故所戰必捷人莫敢攖但沿途剽掠胥謂其不可用不知剽掠之故一是因調來者非止一枝有過得相推委二是因小頭目愚弄宣慰謂人不可擅殺只宜言官論之

朝廷罪之彼然而聽之也若以保靖分為二班輪歲更[illegible]每調定以一萬二千人每人月給工食銀一兩每歲十四萬四千兩先以四萬兩與調官領給土兵於費不必騷動有司及稽途程其來也以一憲副暫之宣慰專主禁令調官專主聚泊每晚不許舟師亂泊須艤調官寨旗然後魚貫而泊夕早仰行勿容登岸既至軍門以二千人派之溫台二千人派之寧紹二千人派之杭嘉二千人派之蘇松二千人派之淮揚各以一頭目將官領之宣慰自領以聽軍門調發隨處策應有功者照常每級賞銀三十兩給與本兵無使土官侵匿宣慰土官大加陞賞其歸也憲副與調官仍照前法送之則兵將感激聞風知勵何剽掠之有所患者土兵無鳥嘴銃須軍門以素演熟者三千人分撥助用其技為十全矣或謂夷性難馴萬一生變何以制之是殆不然嘗聞二宣慰之言曰吾祖宗相傳土地官職遠自隋唐未嘗易姓以奕世謹守忠義故也若恃兵勇謀為不軌

朝廷下片紙令鄰夷分取吾土朝令而夕亡矣得如今日之富貴乎又嘗聞其門帖云心戀九重跬步敢忘燕闕北手提三尺英風長鎮楚天南又一帖云節懲可以延生何必逸天尋洞府守分便是　卻來平地作神仙此其心之明蓋可占矣夫豈不守分量而率意（妄為）者哉若二司更調各選賢能各關郡劾各希爵賞以之征調為益不既多乎

公賞罰論

曾按向來諸公所論皆賞罰之常格未盡其妙也何也今之衛所官乃紈絝子弟而已矣武藝且多不諳況肯捐軀建功業乎衛所軍餘世平日久不經訓練一旦臨敵無技能可恃膽寒氣怯非敗即走以是常格賞罰待之豈能煅煉淬礪而得良將勁兵乎夫賞罰者榮辱之謂也大而官爵之命小而言語之褒皆謂之榮重而斬刵之刑輕而斥責之及皆謂之辱施恩而可測者非榮也惟施不測之恩人方以爲恩而知所勸耳施威而可測者非辱也惟施不測之威人方以爲威而知所懲耳故有今日爲行伍而明日按之爲將領者有使晨在人上而薄暮降之爲役卒者褒貶予奪大公無我顛倒豪傑莫而端倪則人孰肯甘處

其辱而不思所以自奮哉周禮爵以馭其貴祿以馭其富正此意也在上者能測乎此則激惰爲勤轉弱爲強不必用衛所之官而民間自有良將可選不必調湖粵之兵而四閭自有勇夫可練矣

勤功三誓

自倭患之作也吳人論功有三屈焉曾辯而傳之有三誓爲何言乎三也[illegible]之秋海賊五十三人自浙東而杭嚴而南都而毘陵以至于蘇爲提督曹公所滅或論之曰賊數不多未足爲大捷也愚謂不然蓋此五十三人者使其皆常賊也則所計止於五十三級其捷誠小矣以曾觀之猾而有謀猛而善鬪殆賊中之精選非常賊也其所經歷八郡轉戰三千餘里凡人材物力地形所不了然於胸中不殺人不[illegible]財不姦婦女周流深入此其志詎可測耶夫曹公不過一提督耳其所提之兵孰與南都四十八衛之多所運之謀孰與南都府部操巡之衆賊過南都兵敗城閩莫之能格自蘇曹公忠義感人紀律嚴肅刻期剿除則

將歸於海濱老巢矣當是時徐海擁衆十萬若以歸獻分爲頭目分統賊徒五十三支分道而進蘇松常鎮杭嘉湖七郡一十八州縣無處不放火劫殺則將各救城池不暇各上司兵隔絕而不相援鄉村之民無可逃生非死則脅從矣七郡地方豈不岌岌乎其危哉七郡危則南都亦大震搖今皆無之實由曹公殲此五十三人之力也且此五十三人而後賊不敢耽覘內地輕率而入是捷也不惟小民造福而於

朝廷兵馬錢穀所省鉅可量哉今制斬首級者計功陞賞斬兵賊首者列論曹公所斬似當以賊首律之而不當視爲常賊曹公所斬之數似當以千萬人擬之而不當拘其爲五十三人也昔吳民感恩之深嘗欲期生祠以報之後

乃爲督察趙甫江所忌不惟不舉其功而且以他事劾之
而去豈非天地間一大屈哉使操觚者而含糊焉則爲欺
朝廷歟　上帝矣曾之所以誓而欲辯者此其一也己未
之夏唐公順之捧　勅至吳經歷海上倭至不得登刼屯
兵於三沙公師兵圍之賊走江北爲李中丞所滅或論之
曰六月興師勞民費財不能搗巢而縱之走未見唐公之
能也愚謂不然夫倭船之來非一歲矣每至即登岸未有
不滿載而去者若非唐公與熊兵憲親出海洋嚴督將士
孰肯僇力驅賊於沙上哉當是時撫按巡江皆缺唐公原
無提督之權又無可戰之兵可調之粮使他人處此必坐
省城移檄將官閉好塞責而將官又襲故套止擊去賊不
擊來賊數郡生民廢耕耘填溝壑矣甲寅乙卯歲矣安得

賊至三四百人歷三越月而但[redacted]于一沙不渡海不流突
內地不殺人燒刼搒腹而奪寶哉自此失志島夷聞之至
今不敢寇吳唐公保障之功誠不小矣新例禦賊於海洋
不使登岸者雖無斬獲猶敘超格唐公積勞成疾轉官而
殁吳民陰受其賜反訾咲之豈非天地間一大屈哉使操
觚者而含糊焉則爲欺
朝廷歟
上帝矣曾之所以誓而欲辯者此其二也癸丑之春倭奴
初至世際久熙無兵可禦撫江蔡公命少林僧天員領僧
兵滅之或論之曰僧異教也一戰何足道哉愚謂不然夫
國家素養武臣在東南者不少矣倭變暴作連戰敗三十
七陣若非天員游寓天池蔡公聘而用之則倭賊耿中國

爲無人我兵視倭如雷電鬼神而不敢犯長驅深入焚戮
之慘恐不俟次年而遍及於內地矣天員一戰於八團再
戰於[redacted]賊二百五十餘人斬刈無遺自時厥後我民方知
倭爲可敵而兵氣漸奮捷音漸多實天員一戰有以倡之
也其安中國之神氣功豈小哉班師後當道莫與奏功而
俾賞銀牌退歸山刹吳人亦無有知感者豈非天地間一
大屈哉使操觚者而含糊焉則爲欺
朝廷歟
上帝矣曾之所以誓而欲辯者此其三也夫曹公去任之
日也荊川已故之人也天員遠方之僧也曾也豈有所爲
而故與之耶天理人心喚[redacted]於今日媢嫉怨端庶消於將
來者昔孫盛作晉春秋直書時事曾不佞願效顰云

寇術（倭數之勝我兵專以其術也若以其術還治其人不必用古兵法莫不勝矣故存之）

倭夷慣為蝴蝶陣臨陣以揮扇為號一人揮扇衆皆舞刀而起向空揮霍我兵倉皇仰首則從下砍來

又為長蛇陣前耀百脚旗以次魚貫而行最強為鋒最強為殿中皆勇怯相參

賊每日雞鳴起蟠地會食食畢夷酋據高坐衆皆聽令挾冊展視今日刼某處某為長某為隊隊不過三十人每隊相去一二里吹海螺為號聞聲即合救援亦有二三人一隊者舞刀橫行人望之股慄遠避延頸授首薄暮即返各獻其所刼財物毋敢匿夷酋較其多寡而贏縮之每擄婦女夜必酒色酣睡刼掠將終縱之以焚烟燭天人方畏其酷烈而賊則抽去矣愚誥我民勿使邀擊自為全舩專用此術

賊至民間遇酒饌先令我民嘗之然後飲食恐設毒也

行衢陌間不入委巷恐設伏也又不敢沿城而行恐城上拋磚石也

其行必單列而長緩步而整故占數十里莫敢近馳數十日不為勞

布陣必四分五裂故能圍

對營必先遣一二人跳躍而蹲伏故能空竭吾之矢石火砲

衝陣必伺人先動動而後突入故乘勢長驅戰酣必四面伏起突進陣後故令我軍驚潰

每用怪術若結羊驅婦之類常先以駭觀故吾目眩而彼械乘慣雙刀上距而下反掠故難格

鈀鎗不露竿突忽而擲故不測

弓長矢巨近人則發之故射每中

斂跡者其進取也張揚者其遁逃也故常橫破舟以示遁而突出金山之圍造竹梯以示攻而旋有勝山之去

將野逸則逼城

欲陸走則取船

或計潮以誘沒

或為穽以詐坑

或結稻稈以絆奔

或插竹簽以刺逸

常以玉帛金銀婦女為餌故能誘引吾軍之進陷而樂罷吾軍之邀追

俘虜必開膛而紹舌莫辨其非倭故歸路絕

恩施附巢之居民故虛實洞知
賞豐降擄之工匠故器械易具
細作用吾人故盤詰難
向導用吾人故進退熟
預籍富室姓名而次第取之故多獲
宿食必破壁而出突高而瞭故襲取無機
間常一被重圍矣則以僞旗而逃之或披蓑頂笠沮溺
於田畝或負市貨僞遊於市故使我軍士或恩而
投賊或疑而殺良
江海之戰本非其所長亦能揚空舟張弱篾以空發吾
之先鋒捐婦女遺金帛以餌退吾之後逐
凡舟之裙墻左右悉巢布帛被褥而濕之以拒焚擊交

闖闖或附蓬而飛越卽雷震而風靡矣
寇擄吾民引路取水早暮出入按籍呼名每處爲簿一
扇登寫姓名分班點閘其倭甚少不過數十人爲前鋒
寇還島皆云做客回矣凡被我兵擒殺者隱而不宣其
隣不知猶然稱賀

復當道問兵務劄子附錄

伏蒙憲問用兵事宜菲材愧不足以知此姑據耳目所及千慮一得之愚以對夫勾吳地勢東瀕溟渤北枕大江中滙震澤諸湖每遇春汛倭船乘風而來沿江沿海一帶地方無處不可登泊此寇之自外至者也平時則鹽盜出沒於三江五湖縱橫聯絡甚至千人難於勦捕此寇之自內作者也自昔吳中兵防不過斯二者今則不然新出一種兇徒群則充兵夜則爲盜坐食乎官劫掠乎民所謂水兵是也此因設之以禦外寇內寇而致者也醫家論病云有外因有內因有不內外因江海之寇外因也湖泖之寇內因也皆易治也何也可以測候而預備也水兵者不內外因也其機隱而無形其人混而無跡兼之則無以禦寇用

之則反以殃民甚哉此寇之難治也愚也淸夜以思三寇雖殊一言以蔽之曰兵政不肅焉耳請爲臺下詳言之我國家承平日久民不習兵倭患猝興徵以攻守當道暫調各省客兵以應之所過殘掠甚於倭寇且供費浩繁送迎紛擾於是乎議用土兵爲長策調客兵爲權宜而兵船勇夫聽人投雇習以爲常矣然自嘉靖三十二年以來養兵之費不爲不多民力已竭矣每遇倭至卽登岸焚劫曾不聞兵船邀之於海而不容其入港其洎突也亦不聞勇夫邀之於陸而不容其越境哀哉斯民何辜而加賦以養之乎聞或參用客兵客兵抄暴亦不聞土兵出分毫之力爲民扞禦所以然者非客兵敢于肆虐乃因覘覘我兵必不能制故也我兵亦非故欲縱倭乃因戰陣無勇自量必不

能備故也今日士兵之為寇亦悄窺破其黨為當時所倚
伏故束縛之稍嚴則激變之禍起其所由來漸矣吁要之
皆由於兵政不肅焉耳所謂兵政不肅者其凡有六一曰
不擇將領二曰不慎選募三曰不諳訓練四曰不明賞罰
五曰不惜財用六曰不覈冒籍
何謂擇將領將者三軍之司命也今之武職生於豢養或
徒事翰墨而不閑武畧或徒誦兵書而未嫻戰陣四方召
募之人其間反有謀勇過人者以是將而統之誰肯心服
而效死乎此將之不能成功其故一也近年當道會奏討
各處名將來此統兵風氣未宜地利未知疑信未孚統令
未信此將之不能成功其故二也自古國家用兵常之將
林民間鑒是豪傑愚以為選將之法何必拘泥故常

但當就所練士卒之中合數人而校之是為一隊其謀勇
技藝孰為一隊之所推服即拔之以為隊長合三隊而校
之是為一總其謀勇技藝孰為一總之所推服即拔之以
為百長合三總而校之是為一營其謀勇技藝孰為一營
之所推服則拔之以為千總為頭目者果能服眾志於平
時則教藝而必聽從臨陣而必[illegible]令手足捍衛之義自著
矣昔宋歐陽修云每百人團為一隊教其技精而拔勇者
百人之中必有一人得之以為裨將合十裨將而教之又
於其中擇有見識知通變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得之以
為大將此一人之智勇乃萬人之選也推行是說拊髀之
思不亦可息乎其在武臣中有曾立戰功及休致為事廢
棄今餘而勇畧出眾堪為將領者既而拔之駕而馭之豈

而習之統民兵備攻守庶幾所得皆是真才何患敵愾之
弗克禍變之弗靖哉
何謂慎選募今之論禦倭者有四曰動官兵曰調客兵曰
練鄉兵曰募土著之兵愚以募土著之兵可也餘三者皆
不可也何也我
朝養軍二百餘年徒費糧餉而已平時既多役占而不勤
以兵法遇變又恐碍法而不敢以擅動逃亡不勝其衆多
跛尫有難於制馭此軍旅之不可恃一也邇年倭變猝生
無以禦之常調客兵矣然山東兵調矣而無救於敗狼廣
兵調矣而無救於敗蕃土兵又調矣而無救於敗其性驕
悍不受吾之約束所過殘虐莫能禁之況望其為我出死
力以殺敵乎此客兵之不可恃二也欲練鄉兵須處錢糧

今之錢糧甚難區處將欲使民自備歟則民因貧而投兵
豈能自備乎將欲官給之歟則凡民之無依者盡起而赴
募何以應之將欲驗田均派歟則恐其始倩勇夫以充役
後用家丁之無能者以抽代人且不常安能訓成武藝哉
況防春正值農忙廢田事而團結不可也鄉兵各保其鄉
調用之於他處不樂也故團結之兵僅可諭以共保室家
小警則虛張聲勢以幸賊之不來大警則預收斂免受禍
之大慘如斯而已自古迄今未聞以之而禦寇殄狄者此鄉
兵之不可恃三也夫惟募兵一事執利權以囿民所募勇
夫須吾選擇人人精壯可用若移調客兵與實軍伍之數
而費之於募勇敢寧不既多乎然自甲寅歲後勇夫水
兵蘇松四郡不啻萬計每田一畝加稅若干以養之名曰

汎防養兵銀其費踰百萬矣曾不聞得其捍衛之益此無他良由司選人之柄者貪汚昏昧一切濫收萍聚無籍貫之真烏合無統領之素入殺之後虛糜廪餼聚散無稽固在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虛報冊籍貫在則無其人者安得不爲此輩之所玩操戈而反攻哉以愚測之遠募不如近募募多不如募精何也本處報選則其家在是而所獲工食便於歸家防春之暇便於歸耕其人善惡便於保結召之則聚散之則歸然須不限名數如收錢之法日稽赤缺幾名則至一覽又須各令隊長自擇本隊孰有勇力孰長技藝選其忠良汰其奸懦夫惟將知將惟兵知兵豈有爲一隊長而不能精擇數人者乎遇有勝負非獨稽其將主一體賞罰夫然後務得其人也若四方泛募則水土不服遣發難聽有身家者不肯應募而應募者多無籍棍猾之徒其志不在於戰而在於掠不在於受約束而在於逃故募兵可也遠募與濫募不可也或者曰兵之強弱惟係得人與不得人齊桓公用一管仲行內政寓軍令之法遂霸天下今若有人能倣其義於保甲法中抽選且如每甲中一家出丁九家不出丁者出銀津貼則不患無兵與餉矣就其中更選一班精鋭專一聽調謂之游兵豈不攻守皆有備乎

何謂諳訓練所謂練者非但執旗列陣於教場演兵器之花法鬪進退之虛文而已其要莫先於練心其法莫先於節制節者如竹節之節節節而制之分數欲明頭目欲眾號令欲信情意欲孚出入登涉聚散坐臥驟之皆有成法使其心志耳目齊一而不亂轉弱以爲強至臨敵雖卽以所習者用之是之謂操一日有一日之效熟一件有一件之利豈非常立於不敗之地哉若平日之操法如此臨陣之戰法又如此彼選兵者非練兵之人練兵者非領兵之人雖訓千百年何用哉如愚見須於曾經戰陣曾立戰功之官擇其中之最者以爲將帥始而募士中而練兵終而臨戰皆責諸其人仍分水兵陸兵而定夫訓練之法其徐陸兵也須於客兵之中選拔藝之優者各數人爲其工食俾教所募之民以一教十以十教百以百教千以千教萬不半年而民兵卽客兵矣故曰募兵戰不若募兵教與其徒費財以募夫不教之民孰若移其募戰者而費之于募教師乎爲將帥者更須立爲定期每幾日至教場齊以分合進退之法重以信賞必罰之權每十人中拔取一人以爲衝鋒如是而陸戰豈有不勝者哉其在水兵則不然有可操者有不可操者沙船蒼山八槳皆可操者也廣福大船乃不可操者也何也海中以風潮爲主水操之法欲進則進欲退則退欲轉折則轉折回翔如飛搶風鬭風皆能調戧者惟沙船也其次則蒼艟之類帆櫓兼用亦可操演若廣船福船皆不設櫓所恃者帆耳其船重大順風而往逆風卽不可回乘潮而往逆潮卽不可回進退轉折皆非所便也將欲操之於內港歟則入港形甚狹潮勢甚迅兵船操者甚多大船順風其迅如矢向前衝擊舟遇卽破故斷斷乎不可行惟募舵工得人乘上風施火器或迎而擊或尾而追或合而圍或横而衝總副參遊主意遊

選賞罰則可耳。然廣福浙之船工常欲賣陣用之則恐其致悞不用則無以駕使須以原船水手與太倉崇明沙民相雜演習能者漸多則原水手可以漸減全能自駕則廣福浙人可以全革如是而海戰豈有不勝者哉

一何謂明賞罰從來立功止擊歸賊不擊來賊從來論功止問首級不問衝鋒其用罰也悶奸躲避者不治臨陣逃脫者不治坐視不應援者不治或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時而罰與無罰同亦有過時而不賞後事而不罰者何以一人之心而作士氣乎蓋海中擊來船與去船不同去者賊氣已惰賊資已滿擊之頗易人亦樂於擊之然殺一賊止於一賊而已來者賊氣方銳賊舟尚空人不樂於擊擊之亦難若救其一舟不知良民之保全者若干人也此賞格之

當明一也兩軍格鬬手眼瞬息不得差遲何暇割首使其割首則再不能戰而為敵所乘為後軍所爭奪死矣故首級非賊大敗奔逃必不能割而割者多不真衝鋒之人必無首級而多不得賞此賞格之當明二也向來將官畏罪每遇賊入妄稱追逐其實不敢近賊賊之虛實亦不能知追賊出境又捏報血戰況死者不計燒死者不計斬獲賊首一顆或二顆此罰典之當明一也西北二邊事屬武臣軍法素振東南武將無權文臣任事惟牌票文移云軍法從事而已前進者死退縮者生人何苦而冒進以自速其死也哉此罰典之當明二也自古孤軍獨戰未有能濟城邑被圍須仗外援今各將自以其心為心不思脣亡而齒寒竹破而瓦解此罰典之當明三也為今之計莫若申明

事例將官能使賊船不得泊岸而於海洋擒斬首級者併叙異格各軍人等所獲功次亦比內地不同擊歸船真倭一級者給銀若干擊來船真倭一顆者增銀若干庶水手感服打來船者漸多而賊之登岸者少矣將臨陣時當[illegible]之願衝鋒者給與小木牌使衆皆知其為衝鋒[illegible]前不可得已衝鋒者不許砍首級燒者杖一百仍不准賞助陣兵六方許割首如一陣斬級若干顆該賞銀若干兩以七分給衝鋒兵二分給助陣割首之兵一分驗被傷者給之則不致爭功而人皆思奮矣其報稱追敵者務要從實征剿如果賊勢猖獗寡弱不支徑許聲說以[illegible]若領退果乃不關一戰至賊去而後因觀聽者其罪[illegible]退縮同則可以[illegible]之故能矣今之兵夫望敵而走由在

上者不知握機故也握機之法用三九之數以八人為一隊隊長統之三隊為一總百長統之三總為一營千總統之九營為一[illegible]把總統之其始也兵士如何而擇乎令每隊長擇兵十八人取其結狀保此八兵士臨陣不走若走一人則隊長殺 若隊長當前而死八人不救則八人皆殺焉隊長又何[illegible]而擇乎每百長擇隊長三人取其結狀保此三隊長臨陣不走若走一隊長則百長殺無赦三隊長若棄百長而不救其死也三隊長亦皆殺焉其千長之擇百長三人也把總之擇千總三人也法亦如之則進前殺賊者未必至死而退後之被殺也其死為必然孰敢有一人之不向前者乎此平日所定之法也其在臨陣須施不測之令以何隊為先鋒何隊為兩翼後援先鋒[illegible]

兩翼後援爲副先鋒若欲逃走兩翼後援三隊之長各叱
其兵士殺之先鋒一隊果能逃乎先鋒若全隊覆沒則兩
翼後援責有所不能辭亦皆死矣兩翼後援繼先鋒而爲
正兵與別隊補充奇兵亦如之或戰酣而勝負未決吾令
何隊往替先鋒先鋒抽回或敵衝吾前敵擊吾尾皆以觸
處爲頭爲尾所都爲翼爲奇大約兵三千人分爲六營每
營五百人服飾以青黃赤白黑藍爲辨每營用一人持本
色旗以千總爲一處其千總所屬於本色之中自爲識別
焉如青衣而加黃褶赤褶之類百總所屬又自立辨於本
色之中如青衣黃褶而加青圈花赤圈花之類吾所望者
何色旗官兵失機擒其千總千總又於此號色中辨認何
褶百長又於號褶中辨認何色何花各期自免於死庶功
罪明而賞罰當兵士無不用命者矣至於人心之渙散者
又知何而聯屬乎如愚見似宜於分定諸將之中常以一
支當敵一支休息更番迭進以逸而代勞相恤互援以飽
而代飢俾戰者不至疲乏餘者不能規避其在城邑也則
攻一邑而諸郡救之攻一郡而諸邑救之攻一邑而鄰邑
救之所謂救者非必撤其守之兵以赴之也領遊兵者各
提其輕銳使賊腹背受敵驚潰而莫支也若當救而坐視
則一體坐以失機之罪如是則相扶者衆而氣勢足懾賊
豈有不嚴憚者乎
何謂惜財用汰冗兵是也蓋兵不貴多而貴精苟精矣則
一可以當十十可以當百百可以當千千可以當萬苟爲
不精則召募雖勤食用雖廣田賦雖加徒竭民之膏血耳

吁何益哉今之議者皆以無食爲憂愚考蘇松四郡見在
水兵若干陸兵若干每歲該工食若干此其費不可謂不
多矣若猶以無食爲詞則此項所費者非食乎夫三代而
上兵農不分無養兵之費養兵自宋朝始故宋立國之初
卽愁貧乏我
朝國用之所以常不足者亦因養兵之故也孫子曰行師
十萬日費千金　國家養兵二百餘年不論有事無事歲
費糧四百萬石是無一日而不行師也天地生財有限冗
費若此不亦可惜也哉然　國初用軍以戰雖費猶之可
也向來漕卒役占逃亡三者缺伍太多民壯弓兵不習武
藝倭變以來並未嘗用官兵以戰所用者另顧勇夫水兵
而已官兵雖不用而糧額如故身銀如故此其可惜爲何
如也夫勇夫水兵之工食非取諸官也每田一畝加派海
防養兵銀若干以雇之也民出銀以雇之望其庶患焉耳
若不加訓練雇之何用哉故一日不練則一日虛費銀幾
百兩不可謂一日爲無傷也一月不練則一月虛費銀幾
萬兩不可謂一月爲不多也況倭變已經十年而所募之
民猶望敵卽走海防養兵之銀出猶不出此其可惜又何
如也況爲兵者不惟不能捕盜而反爲盜海防養兵之銀
不如不出之爲愈此其可惜又何如也輾轉思之眞可痛
心茲欲罷兵而息民歟則恐倭至無備內變將作遽罷不
可也將欲減兵以就食歟則恐一兵之革一盜之增輕減
不可也如愚見須寓汰兵之法於選兵之中按籍而審之
老者勿用幼者勿用殘疾者勿用懦弱者勿用蠢而呆者

勿用不通一技藝者勿用唱名不在者勿用如是則其所汰者必將半矣由是於其所留之中甄而別之除願為間諜及走探外其餘派定隊伍先鋒為一等助陣為一等孰為銃手孰為箭手孰為鎗手孰為牌手孰為刀手各取其本隊甘結保此一隊不更為盜更取其隣隊伍相甘結如有一隊為盜者連坐更取各兵歇家甘結如所歇之人為盜者以知情論甚則分派各教師訓習武藝三六九日領兵官集至教場操之夜則置籤稽兵幾隊以驗各在歇家否不在者究其去向責其隊兵與房主人其於求兵也亦倣是法而鈐束之如是則不惟不更為盜亦無暇於為盜矣夫其所汰者既皆不堪用之人而其所留者又實加訓練禁兵於為盜則兵皆精兵費非虛費矣況以其所汰者之工食而加厚於所練之兵則兵皆心醉於我而汰卒縱欲為叛吾之兵力豈不足以制之乎可見兵不必憂其寡食不必憂其乏盜不必憂其興惟在於精選而實練耳精選而實練則於制外內之寇也何有

何謂覈圖籍夫兵難遙度陣無定形其奇正分合全視地利之所值如何而相機決策於呼吸之際此兵家之至妙至妙亦兵家之至要至要者也向來上官多忽乎此雖曰移撥州縣畫圖貼說而所畫之圖惟憑畫工仍襲虛套所貼之說亦非知兵者所填並不堪用故倭奴入境擄吾民為鄉導往來甚便而我兵反不識地里雖敗走者亦不知去向況能設伏與搜伏乎為今之計須重哨探人役每縣擇選伶俐乖覺者數人分任信地優其工食乘此無事之時令各查地圖詳註水陸道路如倭船至海濱其處登此處陸路有幾水路有幾由某路可至某州由某路可至某縣孰為正路孰為間路其間經過村落橋梁險阨里數一一詳計遇警飛報入內但觀其登泊之處即一面發牌移諭此處諸路將領協力守禦若一支當敵而隣將不從間道應援夾擊者以失機論仍須計論時刻以查應援遲速若賊過而隣兵方至者亦以失機論一面遣別將提游兵襲賊哨報人役勤報賊情不悞者分與首級論以上功如是則賊之舉動吾皆得而預知而用奇設伏領兵官不能躲閃而壞吾之成筭矣

管子二十四卷

（唐）房玄齡註

宋刻本

管子二十四卷（大理寺卿陸錫熊家藏本）

舊本題管仲撰。劉恕通鑑外紀引傅子曰、管仲之書、過半便是後之好事者所加、乃說管仲死後事、輕重篇尤復鄙俗。葉適水心集亦曰、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以其言毛嬙西施吳王好劍推之、當是春秋末年。今考其文、大抵後人附會多於仲之本書。其他姑無論、即仲卒於桓公之前、而篇中處處稱桓公、其不出仲手、已無疑義矣。書中稱經言者九篇、稱外言者八篇、稱內言者九篇、稱短語者十九篇、稱區言者五篇、稱雜篇者十一篇、稱管子解者五篇、稱管子輕重者十九篇、意其中孰爲手撰、孰爲記其緒言如語錄之類、孰爲述其逸事如家傳之類、孰爲推其義旨如箋疏之類、當時必有分別。觀其五篇明題管子解者、可以類推。必由後人混而一之、致滋疑竇耳。晁公武讀書志曰、劉向所校本八十六篇、今亡十篇。考李善註陸機猛虎行曰、江邃文釋引管子云、夫士懷耿介之心、不蔭惡木之枝、惡木尚能恥之、況與惡人同處。今檢管子、近亡數篇、恐是亡篇之內、而邃見之。則唐初已非完本矣。明梅士享所刊、又復顛倒其篇次。如以牧民解附牧民篇下、形勢解附形勢篇下之類、不一而足、彌爲竄亂失眞。此本爲萬歷壬午趙用賢所刊、稱由宋本翻雕。前有紹興己未張嵲後跋、云舛脫甚衆、頗爲是正、用賢序又云正其脫誤者逾三萬言。則屢經點竄、已非劉向所校之舊。然終愈於他氏所妄更者、在近代猶善本也。舊有房元齡註、晁公武以爲尹知章所託。然考唐書藝文志、元齡註管子不著錄、而所載有尹知章註管子三十卷、則知章本未託名、殆後人以知章人微、元齡名重、改題之以炫俗耳。案舊唐書、知章絳州翼城人、神龍初官太常博士、睿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轉國子博士、有孝經註、老子註、今並不傳。惟此註藉元齡之名以存。其文淺陋、頗不足採。然蔡絛鐵圍山叢談載蘇軾、蘇轍同入省試、有一題軾不得其出處、轍以筆一卓而以口吹之、軾因悟出管子註。則宋時亦採以命題試士矣。且古來無他註本、明劉績所補註、亦僅小有糾正、未足相代、故仍舊本錄之焉。

管子序

楊忱 撰

序曰春秋尊王不與霸與中國不與夷狄始于平王避夷難也尊王室遷而微也見于周書文侯之命微王也是王者失賞也書甚善其備夷是諸侯之正也秦誓尊征伐是諸侯之失禮也書春秋合體而異世也書以文侯之命終其始也春秋以平王東遷始其微也自東遷六十五年春秋無晉以其亡讓亂也及其滅中國之國而後見其行事譏失賞也周之微也幸不夷其宗稷齊桓之功也其中國無與加其盛也其夷狄無與抗其力也見于衞詩美其右中國也春秋無與辭何異也存一國之風無其人則衞夷矣全王道之正與之霸是諸侯可專征伐也夫晉之為霸也異齊遠矣桓正文譎夫桓之為正抑夷狄存中國文之為譎陵中國微王室晉之風也無美其美無功其功外無他焉雖國人不與也然而桓之正非王道之正也以文譎而桓正也桓之功非王道之功也以攘狄而存周也無桓周滅有周桓賊桓卒齊衰楚人滅周周之不幸桓之早死也故曰周之存桓之功也桓之不幸管仲之早死也故曰桓之功管仲之力也自是楚滅諸國而熾矣今得其著書然後知攘狄之功皆遠略也儒譏霸信刑賞豈王者誠民哉霸嚴政令豈王者忍忽哉霸卿方略豈王者不先謀哉霸審勞佚豈王者暴師哉霸譎者稱豈王者使民不足哉亦時夷狄內聘大者畏威小者懷仁功亦至矣不幸名之不正然奈衰世何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壯其援也時

大宋甲申秋九月二十三日序

管子目錄

第一
牧民第一　形勢第二　權脩第三
立政第四　乘馬第五

第二
七法第六　版法第七

第三
幼官第八　幼官圖第九　五輔第十

第四
宙合第十一　樞言第十二

第五
八觀第十三　法禁第十四　重令第十五

第六
法法第十六　兵法第十七

第七
大匡第十八

第八
中匡第十九　小匡第二十　王言第二十一

第九
霸形第二十二　霸言第二十三　問第二十四
謀失第二十五

第十
戒第二十六　地圖第二十七　參患第二十八
制分第二十九　君臣上第三十

第十一
君臣下第三十一 小稱第三十二 四稱第三十三
正言第三十四
第十二
侈靡第三十五
第十三
心術上第三十六 心術下第三十七 白心第三十八
第十四
水地第三十九 四時第四十 五行第四十一
第十五
勢第四十二 正第四十三 九變第四十四
任法第四十五 明法第四十六 正世第四十七
治國第四十八
第十六
內業第四十九 封禪第五十 小問第五十一
第十七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禁藏第五十三
第十八
入國第五十四 九守第五十五 桓公問第五十六
度地第五十七
第十九
地員第五十八 弟子職第五十九 言昭第六十
脩身第六十一 問霸第六十二 牧民解第六十三
第二十
形勢解第六十四
第二十一
立政九敗解第六十五 版法解第六十六
明法解第六十七 巨乘馬第六十八 乘馬數第六十九
問乘馬第七十
第二十二
事語第七十一 海王第七十二 國蓄第七十三
山國軌第七十四 山權數第七十五 山至數第七十六
第二十三
地數第七十七 揆度第七十八 國准第七十九
輕重甲第八十
第二十四
輕重乙第八十一 輕重丙第八十二 輕重丁第八十三
輕重戊第八十四 輕重己第八十五 輕重庚第八十六
右二十四卷
凡八十六篇 內十篇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管子書三百八十九篇太中大夫卜圭書二十七篇臣富參書四十一篇射聲校尉立書十一篇太史書九十六篇凡中外書五百六十四以校除復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殺青而書可繕寫也管子者潁上人也名夷吾號仲父少時嘗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子貧困常欺叔牙叔牙終善之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子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子糾死管仲因鮑叔薦管仲管仲既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故管仲曰吾始困時與鮑叔分財多自予鮑叔不以我爲貪知吾貧也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吾有利有不利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吾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鮑叔既進管仲而己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管子既相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醜故其書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猶流水之原令順人心故論卑而易行俗所欲因予之俗所否因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爲福轉敗爲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北征山戎管仲因而令燕脩召公之政柯之會桓公背曹沫之盟管仲因而信之諸侯歸之管仲聘於周不敢受上卿之命以讓高國是時諸侯爲管仲城穀以爲之乘邑春秋書之褒賢也管仲富擬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爲侈管子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太史公曰余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詳哉言之也又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豈管仲之謂乎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凡管子書務富國安民道約言要可以曉合經義向謹第錄上

管子卷第一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牧民第一　形勢第二
權脩第三　立政第四
乘馬第五

牧民第一 國頌 四維 四順 士經 六親五法　經言一

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 四時所以生成萬物也 守在倉廩 食者人之天也 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 [illegible] 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 [illegible] 四維張則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 文巧者刑罰所由生 守國之度在飾四維順民之經在明鬼神祗山川 鬼神山川皆有尊卑之序故當明之 敬宗廟恭祖舊 [illegible] 不務天時則財不生不務地利則倉廩不盈野蕪曠則民乃菅 [illegible] 上無量則民乃妄文巧不禁則民乃淫不璋兩原則刑乃繁 [illegible] 不明鬼神則陋民不悟 不悟鬼神有尊卑之異也 不祗山川則威令不聞 言能登封降禪祗山川則威令遠聞 不敬宗廟則民乃上校 [illegible] 不恭祖舊則孝悌不備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右國頌 頌容也陳爲國之形容

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禮不踰節義不自進 自進謂不由薦舉也 廉

不蔽惡（謂蔽其惡非貞廉也）恥不從枉（謂隨邪枉無恥之人）故不踰節則上位安不自進則民無巧詐不蔽惡則行自全不從枉則邪事不生

右四維

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絶我生育之能佚樂之則民爲之憂勞（君於平康能佚樂人及其危難人必爲之憂勞下三句皆然）能富貴之則民爲之貧賤能存安之則民爲之危墜能生育之則民爲之滅絶故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畏意服心在於順其所欲不在刑罰殺戮）故刑罰繁而意不恐則令不行矣殺戮衆而心不服則上位危矣故從其四欲則遠者自親行其四惡則近者叛之故知予之爲取者政之寶也（謂與之生全取其死節也）

右四順

錯國於不傾之地積於不涸之倉（涸竭）藏於不竭之府下令於流水之原使民於不爭之官明必死之路開必得之門不爲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錯國於不傾之地者授有德也積於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於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下令於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也使民於不爭之官者使各爲其所長也（各長其所長則而從徵不爭也）明必死之路者嚴刑罰也開必得之門者信慶賞也不爲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彊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謂所處必可使百代常行）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illegible]民之事不可復行也）故授有德則國安務五穀則食足養桑麻育六畜則民富令順民心則威令行使民各爲其所長則用備嚴刑罰則民遠邪信慶賞則民輕難量民力則事無不成不彊民以其所惡則詐僞不生不偷取一世則民無怨心不欺其民則下親其上

右士經（士事也經常也謂事之可以常行者也）

以家爲鄉鄉不可爲也（言有家之親所以爲鄉之疏必怨故不可爲也下三事同此）以鄉爲國國不可爲也以國爲天下天下不可爲也以家爲家（一親）以鄉爲鄉（二親）以國爲國（三親）以天下爲天下（四親）毋曰不同生遠者不聽（謂家也言有家之親而謂之曰不與我同家而主用此以相疏遠者必不聽下同）毋曰不同鄉遠者不行毋曰不同國遠者不從如地如天何私何親（五親）如月如日唯君之節（六親也天地日月取其無私言人君觀下當如天地日月之無私也）御民之轡在上之所貴（言人從上之所貴爲君者愼之）道民之門在上之所先（上所先行人必行人必從之若由門矣）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惡故君求之則臣得之（君所求之臣已先求而得之也）君嗜之則臣食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惡之則臣匿之（一法）毋蔽汝惡毋異汝度（汝君）賢者將不汝助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是謂聖王（二法也[illegible]）城郭溝渠不足以固守兵甲彊力不足以應敵博地多財不足以有衆（言城郭兵甲博地多財不足以固守應敵有衆唯有道者[illegible]）也唯有道者能備患於未形也故禍不萌（三法）天下不患無臣患無君以使之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可以分其財者賢人也）故知時者可立以爲長無私者可置以爲政審於時而察於用而能備官者可奉以爲君也（四法）緩者後於事吝於財者失所親信小人者失士也（五法）

右六親五法

形勢第二

（自天地以及萬物關諸人事莫不有形勢焉夫勢必因形而立故形端者勢必直狀危者勢必傾觸類貫之不然可以一隅而反）

經言二

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矣（極至也山不崩淵不[illegible]）

祗興雨之時故苹五而祈祭百羊以祭故曰祈羊天不變其常地不易其則春秋冬夏不更其節古今一也今之天地即古之天地今之四時即古之四時故曰古今一也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虎豹託幽而威可載也[illegible]下可平載行也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鄉方也既無方所故無從而怨怒也貴有以行令賤有以忘卑貴而行令今乃行令賤而忘卑卑可忘也壽夭貧富無徒歸也皆有理存焉銜命者君之尊也受辭者名之運也言受君之辭以生命則名為運行也上無事則民自試試用也抱蜀不言而廟堂既脩抱持也蜀祠器也君人者但抱祠器以身率道雖復靜然不言廟堂之政既以脩理矣鴻鵠鏘鏘唯民歌之[illegible]濟濟多士殷民化之紂之失也盛紂之失故化文王飛蓬之問不在所賓燕雀之集道行不顧[illegible]犧牷圭璧不足以享鬼神鬼神享德主功有素寶幣奚為主能立功可謂有素有素則[illegible]羿之道非射也造父之術非馭也奚仲之巧非斲削也[illegible]

五

論天下之至巧[illegible]召遠者使無為焉親近者言無事焉[illegible]唯夜行者獨有也[illegible]平原之隰奚有於高言平原之隰[illegible]大山之隈奚有於深[illegible]訾讆之人勿與任大[illegible]譕臣者可與遠舉言行莫先[illegible]顧憂者可與致道[illegible]其計也速而憂在近者往而勿召也[illegible]舉長者可遠見也[illegible]裁大者眾之所比也[illegible]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也[illegible]必得之事不足賴也必諾之言不足信也[illegible]小謹者不大立訾食者不肥體[illegible]有無棄之言者必參於天地也[illegible]墜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猱猿飲焉

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illegible]不行其野不違其馬[illegible]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天地生[illegible]怠倦者不及無廣者疑神神者在內不及者在門[illegible]在內者將假在門者將待[illegible]曙戒勿怠後穉逢殃[illegible]朝忘其事夕失其功邪氣襲內正色乃衰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上失其位則下踰其節上下不和令乃不行衣冠不正則賓者不肅進退無儀則政令不行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莫樂之則莫哀之[illegible]莫生之則莫死之[illegible]往者不至來者不極[illegible]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異[illegible]有聞道而好為家者一家之人也[illegible]有聞道而好為鄉者一鄉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為國者一國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為天下者天下之人也[illegible]有聞道而好定萬物者天下之配也[illegible]道往者其人莫往道來者其人莫來道之所設身之化也[illegible]持滿者與天安危者與人[illegible]失天之度雖滿必涸上下不和雖安必危[illegible]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失天之道雖立不安其道既得莫知其為之其功既成莫知其澤之藏之無形天之道也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萬事之生也異趣而同歸古今一也生棟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箠[illegible]天道之極遠者自親[illegible]人事之起近親造怨[illegible]萬物之於人也無

私近也無私遠也動物則有蔽而無私植物則有生而無蔽故於人由無私遠近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萬物既無私於人故巧者用之有餘拙者用之不足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圍之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圍雖成必敗順天者有其功逆天者懷其凶不可復振也烏鳥之狡雖善不親言烏鳥情性也烏鳥之性多猜猜雖相善後無不親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之用也貴其重也毋與不可毋彊不能毋告不知與不可彊不能告不知謂之勞而無功見與之交幾於不親見謂不忘而恃之也自親也見哀之役幾於不結哀之雖有惻然見而不忘故彼不結也見施之德幾於不報雖有恩施之德然見而不忘故彼不報也四方所歸心行者也心行雖不見則四方歸之獨王之國勞而多禍獨王謂無四鄰之援也獨國之君卑而不威自媒之女醜而不信言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未見而親親如舊然故可往矣久而不忘焉可以來矣日月不明天不易也日月雖不明假令有雲氣而不見是天不易也山高而不見地不易也山高雖下見假令不見是地多險阻不得易也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言臣有非常之可言者由君不言故也臣有善行不可再行者則由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復行而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

權脩第三

權者所以知輕重也君人者必知事之輕重然後國可為故次權脩也

經言三

萬乘之國兵不可以無主無所主則無所制一也土地博大野不可以無吏無吏則不墾發闢百姓殷衆官不可以無長無長則無所禀令也操民之命朝不可以無政地博而國貧者野不辟也民衆而兵弱者民無取也兵無主故無所取則故末產不禁則野不辟賞罰不信則民無取野不辟民無取外不可以應敵內不可以固守故曰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而求權之無輕不可得也國號萬乘及其兵用不過於千如此者權輕地辟而國貧者舟輿飾臺榭廣也賞罰信而兵弱者輕用衆使民勞也舟車臺榭廣則賦斂厚矣輕用衆使民勞

則民力竭矣賦斂厚則下怨上矣民力竭則令不行矣下怨上令不行而求敵之勿謀己不可得也欲為天下者必重用其國欲為其國者必重用其民欲為其民者必重盡其民力重盡猶惜之也無以畜之則往而不可止也往謂亡去也無以牧之則處而不可使也人雖留處無畜牧之道故不可使也遠人至而不去則有以畜之也民衆而可一則有以牧之也見其可也喜之有徵徵驗也必有恩賜以驗見喜無空然矣見其不可也惡之有刑賞罰信於其所見雖其所不見其敢為之乎所見之處賞罰既信則所不見處亦從效不敢為非見其可也喜之無徵見其不可也惡之無刑賞罰不信於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為之化不可得也厚愛利足以親之明智禮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服行也凡所欲教必在上身自行之所以率先下也審度量以閑之所以防閑其奢侈也鄉置師以說道之然后申之以憲令勸之以慶賞振之以刑罰振救也故百姓皆說為善則暴亂之行無由至矣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間度量不生則賦役無已則上下相疾也上疾下之不供下疾上之無窮是以臣有殺其君子有殺其父者矣故取於民有度用之有止國雖小必安取於民無度用之不止國雖大必危地之不辟者非吾地也民之不牧者非吾民也凡牧民者以其所積者食之不可不審也其積多者其食多其積寡者其食寡無積者不食或有積而不食者則民離上有積多而食寡者則民不力有積寡而食多者則民多詐有無積而徒食者則民偷幸故離上不力多詐偷幸舉事不成應敵不用故曰察能授官班祿賜予使民之機也野與市爭民民務市利則野與市爭民家與府爭貨下務藏積則家與府爭貨金與粟爭貴所寶惟穀故金與粟爭貴鄉與朝爭治下各專其職故鄉與朝爭治故野不積草農事先也府不積貨藏

於民也市不成肆家用足也朝不合衆鄉分治也故野不積草府不積貨市不成肆朝不合衆治之至也治之至也人情不二故民情可得而御也審其所好惡則其長短可知也觀其交游則其賢不肖可察也二者不失則民能可得而官也二者謂好惡交游也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故地不辟則城不固有身不治奚待於人特謂特治之言身既不治雖自治與無以治人也有人不治奚待於家有家不治奚待於鄉有鄉不治奚待於國有國不治奚待於天下天下者國之本也國者鄉之本也鄉者家之本也家者人之本也人者身之本也身者治之本也故上不好本事則末產不禁末產不禁則民緩於時事而輕地利輕地利而求田野之辟倉廩之實不可得也商賈在朝則貨財上流若招商賈之人則貨財上流也婦言人事則賞罰不信婦者所以休其蠶織之事今行言人事偏私故賞罰不信男女無別則民

無廉恥貨財上流賞罰不信民無廉恥而求百姓之安難兵士之死節不可得也朝廷不肅貴賤不明長幼不分度量不審衣服無等上下凌節而求百姓之尊主政令不可得也上好詐謀閒欺閒謂閒隔也有所隔而欺詐也臣下賦斂競得使民偷壹偷謂偷取壹時之利則百姓疾怨而求下之親上不可得也有地不務本事本事謂農桑君國不能壹民而求宗廟社稷之無危不可得也上恃龜筮好用巫毉則鬼神驟祟故功之不立名之不章為之患者三苟功不立名不章為患者三患下獨王貧賤日不足是也有獨王者謂獨擅無賢佐也有貧賤者有日不足者有日不足之實也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樹人謂育賢而成立之一樹一穫者穀也一樹十穫者木也果木過十年然後枯悴故曰十穫也一樹百穫者人也人有百年之壽賢者使充百年子孫承之而賴其德者故曰百穫也我苟種之如神用之百穫近識者莫能測其由故曰如神用也舉事如神唯王之門王者貴神道故然也凡牧民者使

士無邪行女無淫事士無邪行教也女無淫事訓也教訓成俗而刑罰省數也所謂凡牧民者欲民之正也欲民之正則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無傷國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禮也欲民之有禮則小禮不可不謹也小禮不謹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禮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義也欲民之有義則小義不可不行小義不行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義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廉也欲民之有廉則小廉不可不脩也小廉不脩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恥也欲民之有恥則小恥不可不飾也小恥不飾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恥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脩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恥禁微邪此厲民之道也民之脩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恥禁微邪治之本

也凡牧民者欲民之可御也欲民之可御則法不可不審法者將立朝廷者也將立朝廷者則爵服不可不貴也爵服加於不義則民賤其爵服民賤其爵服則人主不尊人主不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力者也將用民力者則祿賞不可不重也祿賞加於無功則民輕其祿賞民輕其祿賞則上無以勸民上無以勸民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能者也將用民能者則授官不可不審也授官不審則民閒其治民閒其治則理不上通理不上通則下怨其上下怨其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之死命者也用民之死命者則刑罰不可不審刑罰不審則有辟就有辟就則殺不辜而赦有罪殺不辜而赦有罪則國不免於賊臣矣故夫爵服賤祿賞輕民閒其治賊臣首難此謂敗國之教也

立政第四　三本　四固　五事　首憲　首事　省官　服制　九敗　七觀　經四言

國之所以治亂者三，殺戮刑罰不足用也（三謂三本也，謂治亂在各有三也）。國之所以安危者四，城郭險阻不足守也（四謂四固）。國之所以富貧者五，輕稅租薄賦斂不足恃也（五謂五事）。治國有三本，而安國有四固，而富國有五事，五事五經也（自三本已上總其目）。君之所審者三：一曰德不當其位，二曰功不當其祿，三曰能不當其官。此三本者，治亂之原也。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者，則不可加於尊位；功力未見於國者，則不可授與重祿；臨事不信於民者，則不可使任大官。故德厚而位卑者謂之過，德薄而位尊者謂之失。寧過於君子，而毋失於小人。過於君子，其為怨淺；失於小人，其為禍深。是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而處尊位者，則良臣不進；有功力未見於國而有重祿者，則勞臣不勸；有臨事不信於民而任大官者，則材臣不用。三本者審，則下不敢求；三本者不審，則邪臣上通，而便辟制威。如此則明塞於上，而治壅於下，正道捐棄，而邪事日長。三本者審，則便辟無威於國，道塗無行禽（無禽獸之行），疏遠無蔽獄，孤寡無隱治。故曰：刑省治寡，朝不合眾。

右三本

君之所慎者四：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國柄（德雖大而仁不至，或包藏禍心，故不可授國柄）；二曰見賢不能讓，不可與尊位；三曰罰避親貴，不可使主兵；四曰不好本事，不務地利，而輕賦斂，不可與都邑。此四務者，安危之本也。故曰：卿相不得眾，國之危也；大臣不和同，國之危也；兵主不足畏，國之危也；民不懷其產，國之危也。故大德至仁，則操國得眾；見賢能讓，則大臣和同；罰不避親貴，則威行於鄰敵；好本事，務地利，重賦斂，則民懷其產。

四固

君之所務者五：一曰山澤不救於火，草木不得成，國之貧也；二曰溝瀆不遂於隘，鄣水不安其藏，國之貧也；三曰桑麻不殖於野，五穀不宜其地，國之貧也；四曰六畜不育於家，瓜瓠葷菜百果不備具，國之貧也；五曰工事競於刻鏤，女事繁於文章，國之貧也。故曰：山澤救於火，草木殖成，國之富也；溝瀆遂於隘，障水安其藏，國之富也；桑麻殖於野，五穀宜其地，國之富也；六畜育於家，瓜瓠葷菜百果備具，國之富也；工事無刻鏤，女事無文章，國之富也。

右五事

分國以為五鄉，鄉為之師；分鄉以為五州，州為之長；分州以為十里，里為之尉；分里以為十游，游為之宗；十家為什，五家為伍，什伍皆有長焉。築障塞匿（匿），一道路，博出入，審閭閈，慎筦鍵，筦藏於里尉。置閭有司，以時開閉。閭有司觀出入者，以復於里尉（復白）。凡出入不時，衣服不中，圈屬（圈屬，羣也）羣徒（眾作役也）不順於常者，閭有司見之，復無時。若在長家子弟臣妾屬役賓客，則里尉以譙於游宗，游宗以譙於什伍，什伍以譙於長家。譙敬而勿復（既蒙譙而能從命，無事可白，則是教令行），一再則宥，三則不赦。凡孝悌忠信、賢良儁材，若在長家子弟臣妾屬役賓客，則什伍以復於游宗，游宗以復於里尉，里尉以復於州長，州長以計於鄉師，鄉師以著於士師。凡過黨，其在家屬，及於長家；其在長家，及於什伍之長；其在什伍之長，及於游宗；其在游宗，及於里尉；其在里尉，及於州長；其在州長，及於鄉師；其在鄉師，及於士師。三月一復，六月一計，十二月一著。凡上賢不過等（謂上賢雖才用超倫，猶得尚其等級），使能不兼官，罰有罪不獨及（罪以有自從及宥與也）

賞有功不專與。孟春之朝，君自聽朝，論爵賞校官，終五日。季冬之夕，君自聽朝，論罰罪刑殺，亦終五日。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憲于國。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皆受憲于太史。大朝之日，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皆身習憲于君前。太史既布憲，入籍于太府（入籍者入藏於太府也），憲籍分于君前。五鄉之師出朝，遂于鄉官致于鄉屬，及于游宗，皆受憲（憲為所以與時令，籍所以書功過）。憲既布，乃反致令焉（致令於君），然后敢就舍。憲未布，令未致，不敢就舍，就舍謂之留令，罪死不赦。五屬大夫皆以行車朝，出朝不敢就舍，遂行。至都之日（至所屬之都），遂於廟致屬吏，皆受憲。憲既布，乃發使者致令以布憲之日蚤晏之時。憲既布，使者以發，然後敢就舍。憲未布，使者未發，不敢就舍，就舍謂之留令，罪死不赦。憲既布，有不行憲者，謂之不從令，罪死不赦。考憲而有不合于太府之籍者，曰侈專制；不足，曰虧令，罪死不赦。首憲（宣朔之憲）既布，然后可以布憲（憲謂月朔之憲）。

右首憲

凡將舉事，令必先出，曰事將為，其賞罰之數必先明之。立事者謹守令以行賞罰，計事致令，復賞罰之所加，有不合於令之所謂者，雖有功利，則謂之專制，罪死不赦。首事既布，然后可以舉事。

右首事

脩火憲，敬山澤林藪積草，夫財之所出，以時禁發焉，使民於宮室之用，薪蒸之所積，虞師之事也。決水潦，通溝瀆，修障防，安水藏，使時水雖過度，無害于五穀，歲雖凶旱，有所秎（扶問反）穫，司空之事也。相高下，視肥墝，觀地宜，明詔期，前後農夫以時均脩焉，使五穀桑麻皆安其處，由田之事也。行鄉里，視宮室，觀樹蓺，簡六畜，以時鈞脩焉，勸勉百姓，使力作毋偷，懷樂家室，重去鄉里，鄉師之事也。論百工，審時事，辨功苦，上完利，監壹五鄉，以時鈞脩焉，使刻鏤文采毋敢造於鄉，工師之事也。

右省官

度爵而制服，量祿而用財，飲食有量，衣服有制，宮室有度，六畜人徒有數，舟車陳器有禁，脩生則有軒冕服位穀祿田宅之分，死則有棺槨絞衾壙壟之度。雖有賢身貴體，毋其爵不敢服其服；雖有富家多資，毋其祿不敢用其財。天子服文有章，而夫人不敢以燕以饗廟；將軍大夫以朝，官吏以命，士止于帶緣，散民不敢服雜采，百工商賈不得服長鬈貂（音凋），刑餘戮民不敢服絻（一本作綵），不敢畜連乘車。

右服制

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言事者倘陳寢兵，其說見用而得勝，則武備必息，雖有險阻，不能守矣）；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兼愛之說勝，則行仁，宋襄求而異古也）；全生之說勝，則廉恥不立（全生之說勝，則王孫自恃千金，僥倖日食一萬）；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不行；羣徒比周之說勝，則賢不肖不分；金玉貨財之說勝，則爵服下流；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民在上位（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寵倖以奉其耳目而居國位）；請謁任舉之說勝，則繩墨不正（賢以求其主而憑朝謁也）；諂諛飾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

右九敗

期而致使，而往百姓舍己以上為心者，教之所期也。始於不足見，終於不可及，一人服之，萬人從之，訓之所期也（謂君將行令，始微發於心，故不足見，然則功成事必不可及也）。未之令而為，未之使而往，上不加勉而民自盡竭，俗之

所期也(君所畫心於俗所以能期於此也)好惡形於心百姓化于下罰未行而民畏恐賞未加而民勸勉誠信之所期也(君之所爲形於心百姓化於天下)爲而無害成而不議得而莫之能爭天道之所期也(君能奉天道所以致期於此)爲之而成求之而得上之所欲小大必舉事之所期也令則行禁則止憲之所及俗之所被(被合也謂俗與憲合)如百體之從心政之所期也

右七觀

經言五

乘馬第五(立國 大數 陰陽 爵位 務市事 士農工商 聖人 失時 地里)

凡立國都非於大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規矩道路不必中準繩

右立國

無爲者帝爲而無以爲者王爲而不貴者霸不自以爲所貴則君道也貴而不過度則臣道也

右大數

地者政之本也(政從地生)朝者義之理也(義當朝廷)市者貨之準也(市所以準貨之)黃金者用之量也(輕重)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器之制也五者其理可知也爲之有道

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以正政也(地平可以正政)地不平均和調則政不可正也(不均平和調則地利多息故不可不正也)政不正則事不可理也

春秋冬夏陰陽之推移也(夏秋推陽以生陰冬春推陰以生陽)時之短長陰陽之利用也(必長短相摩然後成陰陽之用也)日夜之易陰陽之化也(晝夜相從交易其氣此陰陽之化也)然則陰陽正矣雖不正有餘不可損不足不可益也(假令有餘盈縮不正則百六之運數當然也雖有堯湯之聖不能變之故不可損益也)天地莫之能損益也(天地亦爲陰陽不可損益也)然則可以正政者地也故不可不正也正地者其實必正長亦正短亦正小亦正大亦正長短小大盡正正不正則官不理(謂天地之正不正官不可得理)官不理則事不治事不治則貨不多是故何以知貨之多也曰事治何以知事之治也曰貨多貨多事治則所求於天下者寡矣爲之有道

右陰陽

朝者義之理也是故爵位正而民不怨民不怨則不亂然后義可理理不正則不可以治而不可不理也故一國之人不可以皆貴皆貴則事不成而國不利也(皆貴則無爲事者故事不成也)爲事之不成國之不利也使無貴者則民不能自理也是故辨於爵列之尊卑則知先後之序貴賤之義矣爲之有道

右爵位

市者貨之準也是故百貨賤則百利不得(謂不得爲之利也)百利不得則百事治百事治則百用節矣是故事者生於慮(謀慮則事生也)成於務(事務則事成也)失於傲(輕傲則失事也)不慮則不生不務則不成不傲則不失故曰市者可以知治亂可以知多寡而不能爲多寡爲之有道

右務市事

黃金者用之量也辨於黃金之理則知侈儉知侈儉則百用節矣故儉則傷事侈則傷貨儉則金賤金賤則事不成故傷事侈則金貴金貴則貨賤故傷貨貨盡而後知不足是不知量也事已而後知貨之有餘是不知節也不知量不知節不可謂之有道天下乘馬服牛而任之輕重有制有壹宿之行(一宿有定準則百宿可知也)道之遠近有數矣是知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所以知地之小大也所以知任之輕重也重而後損之是不知

任也輕而後發之是不知器也不知任不知器不可謂之有道
地之不可食者山之無木者百而當一涸澤百而當一地之無
草木者百而當一樊棘雜處民不得入焉百而當一藪鎌纏
得入焉九而當一蔓山其木可以為材可以為軸斤斧得入焉
九而當一汎山其木可以為棺可以為車斤斧得入焉十而當一
流水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林其木可以為棺可以為車斤斧得
入焉五而當一澤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命之曰地均以實數
方六里命之曰暴五暴命之曰部五部命之曰聚聚者有市無
市則民乏五聚命之曰某鄉四鄉命之曰方官制也官成而立
邑五家而伍十家而連五連而暴五暴而長命之曰某鄉四
鄉命之曰都邑制也邑成而制事四聚為一離五離為一制
五制為一田二田為一夫三夫為一家事制也事成而制器方
六里為一乘之地也一乘者四馬也一馬其甲七其蔽五（蔽所以障車馬）
四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奉車兩器制也方
六里一乘之地也方一里九夫之田也黃金一鎰百乘一宿之盡也無
金則用其絹季絹三十三（三等其下者曰季）制當一鎰無絹則用其布經
暴布百兩當一鎰一鎰之金食百乘之一宿則所市之地六步
一斗（一本作一升）命之曰中歲有市無市則民不乏矣方六里名之曰
社有邑焉名之曰央亦關市之賦（命亦關市之賦）黃金百鎰為一篋其
貲一穀籠為十篋其商苟在市者三十人其正月十二月黃
金一鎰命之曰正分春曰書比立夏曰月程秋曰大稽與民數
得亡三歲脩封五歲脩界十歲更制經正也十仞見水不大
潦（大潦一本作大澇潦者水也）五尺見水不大旱十一仞見水輕征（征稅）十分去
二三（謂去十分之二三）二則去三四（謂去十分之三四）四則去四（謂去十分之四）五則去半比之
於山五尺見水（言平地五仞見水此於山五尺見水）十分去一四則去三（八尺曰仞分九仞則每仞分有二仞）
（二尺去其三則餘有一丈八尺）三則去二二則去一三尺而見水比之於澤距國門
以外窮四竟之內丈夫二犂童五尺一犂以為三日之功正月令
農始作服于公田農耕及雪釋耕始焉芸卒焉士聞見博學
意察而不為君臣者與功而不與分焉（此人可以為君之臣也然以高尚其事而不為若此者須分職）
（與之功而不與分作之分也）賈知賈之貴賤日至於市而不為官賈者與功而
不與分焉工治容貌功能日至於市而不為官工者與功而不
與分焉不可使而為工則視貨離之實而出夫粟是故智者
知之愚者不知不可以教民（教民必以有智者）巧者能之拙者不能不可
以教民（教人為工必以巧者教令盡智之人盡能為之然後可以教人也）非一令而民服之也不可以
為大善非夫人能之也不可以為大功是故非誠賈不得食於
賈非誠工不得食於工非誠農不得食於農非信士不得立
於朝是故官虛而莫敢為之請君有珍車珍甲而莫之敢有
君舉事臣不敢誣其所不能君知臣臣亦知君知己也故臣莫
敢不竭力俱操其誠以來道曰均地分力使民知時也民乃
知時日之蚤晏日月之不足飢寒之至於身也是故夜寢蚤
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為而不倦民不憚勞苦故不均之為
惡也地利不可竭民力不可殫不告之以時而民不知不道之
以事而民不為與之分貨則民知得正矣審其分則民盡力矣
是故不使而父子兄弟不忘其功

右士農工商

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善分民也（善令人知分故名為聖人）聖人不能分民則
猶百姓也於己不足安得名聖（不能令人知分則己尚不足何名為聖人）是故有事則
用（有謂人也）無事則歸之於民（謂令人退歸而居也）唯聖人為善託業於民（謂託）

（人以戒勸勉也）民之生也辟則愚（縱其淫辟則昏愚也）閉則類（類善也閉其淫辟則自善）上為一下為二（下之數上必信之也）

右聖人

時之處事精矣，不可藏而舍也（時至則為之不可藏而留息也）故曰今日不為明日亡貨（言不為則失所）昔之日已往而不來矣（言日既往不復來也）

右失時

上地方八十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中地方百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下地方百二十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以上地方八十里，與下地方百二十里，通於中地方百里。

右地里

管子卷第

拘（九[illegible]切）蜀（音獨）絟（七全切）累（[illegible]）比（[illegible]）

管子卷第二　　　唐司空房玄齡　註

七法第六　　版法第七

七法第六（謂則象法化決塞心術計數四者所以為兵數）經言六

言是而不能立，言非而不能廢（謂之是不能立其人而用之，謂之非不能廢其人而退之），有功而不能賞，有罪而不能誅，若是而能治民者，未之有也。是必立，非必廢，有功必賞，有罪必誅，若是安治矣？未也（能立四者可以安治矣而猶未）。是何也？曰：形勢器械未具，猶之不治也。形勢器械具，四者備，治矣（四者謂立是廢非賞功誅罪）。不能治其民，而能彊其兵者，未之有也。能治其民矣（能治其民而欲彊兵必明於為兵之數然後可），而不明于為兵之數，猶之不可。不能彊其兵，而能必勝敵國者，未之有也。能彊其兵，而不明于勝敵國之理，猶之不勝也（雖能彊其兵勝敵國必須明審其理之不明猶是不勝也）。兵不必勝敵國，而能正天下者，未之有也。兵必勝敵國矣，而不明正天下之分，猶之不可。故曰：治民有器，為兵有數，勝敵國有理，正天下有分（器數理分即下之七法也）。則象法化決塞心術計數（此七法之目也）。根天地之氣，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鳥獸草木之生物，雖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嘗變也，謂之則（根元也生則）。（萬物者天地之元氣也）義也，名也，時也，似也，類也，比也，狀也，謂之象（義者所以合宜也，名者所以命事也，時者名有所當也，似則比狀則類立法者有所取象不失參也）。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法（角有器量之名，凡此十二皆立法者所以為法也）。漸也，順也，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之化（漸謂草物當以漸漬也，順謂物順也，靡謂[illegible]，久也服也習也謂人服習教令之久而[illegible]）。予奪也，險易也，利害也，難易也，開閉也，殺生也，謂之決塞（凡此十二事皆為政者所以決而塞之也）。實也，誠也，厚也，施也，度也，恕也，謂之心術（凡此六者皆自心術生也）。剛柔也，輕重也，大小也，實虛也，遠近也，多少也，謂之計數（凡此十二事必計數之以知其數也）。不明於則，而欲出號令（明則然後可以出號令），猶立朝

夕於運均之上檐竿而欲定其末（均陶者之輪也立朝夕所以正東西也今均既運則東西不可準也檐竿而欲定其末也夫欲定末者必先靜其本今搖竿之本其末不定也）不明於象而欲論材審用猶絕長以為短續短以為長（鶴脛非所斷鳧脛非所續也）不明於法而欲治民一眾猶左書而右息之（息止也左手為書右手從而止之則無時成書矣）不明於化而欲變俗易教猶朝揉輪而夕欲乘車不明於決塞而欲敺眾移民猶使水逆流不明於心術而欲行令於人猶倍招而必拘之（心術者所以招民而以尉民之令則服令若倍其招而必拘之則民逃矣）不明於計數而欲舉大事猶無舟楫而欲經於水險也故曰錯儀畫制不知則不可論材審用不知象不可和民一眾不知法不可變俗易教不知化不可敺眾移民不知決塞不可布令必行不知心術不可舉事必成不知計數不可

右四傷

百匿傷上威（百官也言百官皆匿情為私則上威傷）姦吏傷官法姦民傷俗教賊盜傷國眾（盜賊之人常欲損賊於物也）威傷則重在下（君威傷則百姓及得為重）法傷則貨上流教傷則從令者不輯眾傷則百姓不安其居重在下則令不行貨上流則官徒毀（官有賄不以法貨成故官徒毀其事也）從令者不輯則百事無功百姓不安其居則輕民處而重民散（輕民謂易為姦者重民謂安土敦重之民）輕民處重民散則地不辟地不辟則六畜不育六畜不育則國貧而用不足國貧而用不足則兵弱而士不厲（厲勉也）兵弱而士不厲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故曰常令不審則百匿勝官爵不審則姦吏勝符籍不審則姦民勝刑法不審則盜賊勝國之四經敗人君泄見危（常令官爵符籍刑法四者為政之經四者既敗人君泄見危矣）人君泄則言實之士不進言實之士不進則國之情偽不竭於上（下皆隱實言之士不進則是國情不竭於上）

然世主所貴者寶也所親者戚也所愛者民也所重者爵祿也亡君則不然致所貴非寶也致所親非戚也致所愛非民也致所重非爵祿也故不為重寶虧其命故曰令貴於寶（重寶而全命則當棄寶是令貴於寶也）不為愛親危其社稷故曰社稷戚於親（社稷者身之所存故棄親而存社稷）不為愛人枉其法故曰法愛於人（法者治之所由故棄所愛而存其法）不為重祿爵分其威故曰威重於爵祿（威者人君所以服衆內外不得已而分之不可分威也）不通此四者則反於無有（不通於四者用非其人國敗故曰反於無有）故曰治人如治水潦（治水潦者必導其性也）養人如養六畜（養六畜者必順其性國皇其所）用人如用草木（用草木者必入山林擇之不失其宜用人亦當各得其所）居身論道行理則群臣服教百吏嚴斷莫敢開私焉（君之居身論道行理則臣吏各得其宜不敢私也）論功計勞未嘗失法律也便辟左右大族尊貴大臣不得增其功焉疏遠卑賤隱不知之人不忘其勞故有罪者不怨上（罪得其人故不怨）愛賞者無貪心（賞不濫故無貪心也）則列陳之士皆輕其死而安難以要上事（賞罰不濫則有功之士各其所故輕死而安難也）本兵之極也（為兵之本其極要在於明賞罰也）

右百匿

為兵之數存乎聚財而財無敵（存謂專心在意存之君無財士不來故存意於聚財則強國之財不能敵也）存乎論工而工無敵（工者所以造器用者也）存乎制器而器無敵（器謂兵器）存乎選士而士無敵存乎政教而政教無敵（政教宜中號令）存乎服習而服習無敵（服習謂便習武藝）存乎徧知天下而徧知天下無敵（徧知天下謂知其地形險易主將工拙士卒勇怯）存乎明於機數而明於機數無敵（機者發內而動外為近而成遠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見其機之不知其所以為者數存焉於其關故曰機數也）故兵未出境而無敵者八是以欲正天下財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財謂貨財不能蓋天下則無以正天下也）財蓋天下而工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工蓋天下而器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財雖蓋天下而工器不能則無以正天下皆放此）器蓋天下而士不蓋天下

不能正天下士蓋天下而數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數蓋天下而習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習蓋天下而不徧知天下不能正天下徧知天下而不明於機數不能正天下故明於機數者用兵之勢也大者時也小者計也（王之征伐欲立大功者在於合天時也至小者猶陷亦在人計）王道非廢也而天下莫敢窺者王者之正也（大寶之位神器也古今所尊也非有賢聖而天下莫敢窺窬者以王者當乘祚之運應天人之正）衡庫者天子之禮也（衡平也庫者所以藏寶物不令外知者也言王者用心常當平天下既知輕重審用於心藏令不見耳目者所謂此則天子之禮藏然也）是故器成卒選則士知勝矣（器成卒選則其精練）徧知天下審御機數則獨行而無敵矣所愛之國而獨利之所惡之國而獨害之則令行禁止是以聖王貴之（貴謂貴其兵）勝一而服百則天下畏之矣立少而觀多則天下懷之矣（立少謂以少兵而觀兵之多天下共歸之故曰懷也公賦所遣論用此術也）罰有罪賞有功則天下從之矣故聚天下之精財論百工之銳器春秋角試以練精銳為右（右上也）成器不課不用不試不藏（兵器雖成未經課試則不用不藏）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駿雄故舉之如飛鳥動之如雷電發之如風雨莫當其前莫害其後獨出獨入莫敢禁圉成功立事必順於理義故不理不勝天下不義不勝人故賢知之君必立於勝地故正天下而莫之敢御也

右為兵之數

若夫曲制時舉不失天時（制謂委曲圖天而舉不失天時也）毋壙地利其數多少其要必出於計數（壙空也天之所與不空地利山河陂澤所以營作而興利者也必計數其多少之要然後度材而用之）故凡攻伐之為道也計必先定于內然後兵出乎境計未定於內而兵出乎境是則戰之自勝攻之自毀也（自勝謂自勝矣已其敗可知也）是故張軍而不能戰圍邑而不能攻得地而不能實三者見一焉則可破毀也故不明于敵人之政不能加也（不明敵政未可加兵）不明于敵人之情不可約也（不明敵情未可約士也約謂要之）不明于敵人之將不先軍也不明于敵人之士不先陣也是故以眾擊寡以治擊亂以富擊貧以能擊不能以教卒練士擊敺眾白徒（白徒謂不練之卒無武藝者）故十戰十勝百戰百勝故事無備兵無主則不蚤知（既無備無主故敵來不能先知之）野不辟地無吏則無蓄積官無常下怨上而器械不功（功謂堅利）朝無政則賞罰不明賞罰不明則民幸生（以僥倖偷生也）故蚤知敵人如獨行（蚤知敵人則有以備之敵人望風自退故曰獨行也）有蓄積則久而不匱器械功則伐而不費賞罰明則人不幸人不幸則勇士勸之故兵也者審於地圖謀十官（地圖謂敵國險易之形軍之所置十官謂伍什佰有長故曰十官又須謀得其人也）日量蓄積齊勇士徧知天下審御機數兵主之事也故有風雨之行故能不遠道里矣（行疾如風雨故不以道里為遠）有飛鳥之舉故能不險山河矣（輕捷如鳥故不以山河為險）有雷電之戰故能獨行而無敵矣（雷電天之威怒故莫敢當禦）有水旱之功故能攻國救邑（謂其功可以為彼水旱）有金城之守故能定宗廟育男女矣有一體之治故能出號令明憲法矣（謂上下同心其猶一體）風雨之行者速也飛鳥之舉者輕也雷電之戰者士不齊也（懼雷電之威故士不齊）水旱之功者野不收耕不穫也（能令彼有水旱故不得收穫也）金城之守者用貨財設耳目也（貨財所以養敢死之士耳目所以知鄰國之動靜令必知之）一體之治者去奇說禁雕俗也（奇說謂邪辟之言雕俗謂浮偽之俗）不遠道里故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河故能服恃固之國獨行無敵故令行而禁止故攻國救邑不恃權與之國故所指必聽（雖有權與之國不顧而恃之權與謂權為親與也）定宗廟育男女天下莫之能傷然后可以有國制儀法出号令莫不嚮應然后可以治民一眾矣

右選陣

版法第七（選擇政要載之於版以為常法）

經言七

凡將立事（立經國之事）正彼天植（謂順天道以植，植必令得其正）風雨無違（君意不偏則風雨無違也）遠近高下各得其嗣（嗣謂多少也，謂君之賦稅因其遠近之別以多少之差，輕重合宜，故可嗣之以常行，嗣續也）三經既飭君乃有國（三經謂上天植、風雨、高下也。是三者既以飭整，故君可以有國也）喜無以賞怒無以殺喜以賞怒以殺怨乃起令乃廢驟令不行民心乃外（有外叛之心也）外之有徒禍乃始牙（徒，同黨也。外叛者有黨與，禍由是生，故曰始牙）衆之所忿置不能圖（衆忿必難犯，故必置之，非能圖之）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凡人之情，譽不終，有始鮮克有終，故舜觀之）廢所惡必計其所窮（惡有毒害，故必計其所窮，知其所以窮然後為之）慶勉敦敬以顯之（人有敦敬則慶勉以顯之也）富祿有功以勸之（人之有功則富祿以勸之）爵貴有名以休之（賢有有名則爵貴以休之）兼愛無遺謂君必先順教萬民鄉風（上之教勸有功名之士必爵祿之，以教之是也，如此則民向風而從化也）旦暮利之衆乃勝任（有功名之士旦暮利之，所以勸之，衆乃勝任也）取人以己成事以質（將欲取人，必先審己，苟能用，然不偕焉而得任；將欲成事，必先立其準的，事不遠質然後為善）審用財慎施報察稱量故用財不可以嗇用力不可以苦用財嗇則費（言於用財不以賞賜則立功之士傍忘致人來，故其費更多也）用力苦則勞民不足令乃辱（民不足則令不行，故辱也）民苦殃令不行施報不得禍乃始昌禍昌不寤民乃自圖（謀為己）正法直度罪殺不赦（夫正直之法度，罪殺有過者不赦）殺僇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頓卒怠倦以辱之（頓卒）罰罪宥過以懲之殺僇犯禁以振之植固不動（當國若其有立，勞不動則國若以辱）倚邪乃恐（言執法者必固守而不可動移，若乃傾倚而邪則法亂而身危，故可恐也）倚革邪化（既能正倚化邪，歸於正直）令往民移（如此出令，則民移往）法天合德（天之德無私）象地無親（地之無私親）參於日月（日月無私照也）佐於四時（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悅在施有（有財施於下則悅）衆在廢私（私廢則衆歸）召遠在修近（近者悅則遠者至）閉禍在除怨（除怨則禍閉）修長在乎任賢（任賢則國祚長）安高在乎同利（與下同利則高位安）

管子卷第二

管子卷第三　　唐司空房玄齡注

幼官第八　　幼官圖第九　　五輔第十

經言八

幼官第八（幼者始也，始官者政之經）

若因夜虛守靜人物人物則皇（言欲致虛靜以知吉凶，必因夜時守其虛靜以聽人物，則皇之也）五和時節（土生數五，土氣和則君順時節而布政）君服黃色味甘味（此土王之時，故服黃味甘）聽宮聲（土王四季而正位在六月也）治和氣（土主和，故治和氣）飲於黃后之井（中央之井也）以倮獸之火爨（倮獸謂虎豹之屬）藏溫濡（藏，謂藏之在心）行敺養（謂敺養，所以養嘉穀也）坦氣修通（坦，平也）凡物開靜形生理常至命（凡物之生，開靜則形生理常，以至命也）尊賢授德則帝（尊賢授德，故可為帝也）身仁行義服忠用信則王審謀章禮選士利械則霸定生處死謹賢修伍則衆（生者安定之，死者處置之，故衆歸）信賞審罰爵材祿能則強（有材者爵之，有能者祿之）計凡付終務本飭末則富（凡謂都數也，付謂付日月以終之也）明法審數立常備能則治（常謂五常也，備能謂有能之士備有之）同異分官則安（同異之職，分官而治）通之以道畜之以惠親之以仁養之以義報之以德結之以信接之以禮和之以樂期之以事攻之以官（攻，治也）發之以力威之以誠一舉而上下得終（謂朝會諸侯，上下得其終）再舉而民無不從三舉而地辟散成（三會則諸侯散其成而朝王）四舉而農佚粟十（四會之後，農人佚樂而粟得十全）五舉而務輕金九（五會之後，役務輕而金得九全）六舉而絜知事變（六會之後，明知事變）七舉而外內為用八舉而勝行威立（八會之後，威行海內）九舉而帝事成形（九會之後，帝王之事成形）九本搏大人主之守也（自九本已下，皆謂其事也，此書多錯簡，得而知之，九本所以持之）八分有職卿相之守也十官飾勝備威將軍之守也六紀審密賢人之守也五紀不解庶人之守也動而無不從靜

而無不同（強靜弱所以同）治亂之本三，卑尊之交四，富貧之終五，盛衰之紀六，安危之機七，強弱之應八，存亡之數九。練之以散群傰署（傰朋署置上之所惡故散之）（已散朋黨之後，其有未服者，則著其名以罰之）凡數財署（數謂國用之數，財署謂主財者）僇以聚財（其有罪者令以貨贖，故曰）（殺戮以聚財也）勸勉以遷眾，使二分具本（使上之所署財署分知其事，各具其名，此之本，則財署知聚財備署）。（知選）（家）發善必審於密，執威必明於中（發善謂行賞，執威謂行刑）。此居圖方中（此五時之政，皆民別五具，國之方居而土位居中）。

春行冬政肅（肅，肅殺也，冬之氣乘之故也），行秋政雷（秋陽氣乘之故雷），行夏政閹（春氣陽，夏又陽，陽氣相併，故閹閉也）。十二地氣發，戒春事（自此已下皆陽之數，日辰之名，于時國異政，家殊俗，此但舉其行不及天下，且經秦焚書，或為謬誤，難得而詳，爲闕之以待能者）。十二小卯，出耕。十二天氣下，賜與。十二義氣至，修門閭。十二清明，發禁。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謂三卯所用事同）（同謂皆嚴敬）。八舉時節（木成數八，木氣舉君，則順時節而布政），君服青色，味酸味，聽角聲（此木王之時，故服青，味酸，聽角），治燥氣（春多風而旱，故治燥氣），用八數（八亦木之成數也），飲於青后之井（東方井），以羽獸之火爨（羽，南方朱鳥，用南方之火，故曰羽獸之火）。藏不忍，行歐養（春王仁，故所藏者不忍之），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合內空周外（理合聚於內，出空於外）。強國為圈，弱國為屬（強國所以能包弱，弱國屬強國故也）。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強弱必同）。舉發以禮（從強弱必同），時禮必得（強國舉發必當以禮時也，當禮也，故得其宜）。和好不基，貴賤無司，事變日至（鄰國和好，不基貴賤之征，無司存，如此則事變日至，猶言居其中）。此居於圖東方方外。

夏行春政風（春氣多風也），行冬政落（寒氣肅殺，故凋落也），重則雨雹（其次又重陰而雨雹），行秋政水（秋陰氣，陰氣雨，雨多故水）。十二小郢，至德。十二絕氣下，下爵賞。十二中郢，賜與。十二中絕，收聚。十二大暑至，盡善。十二中暑。十二小暑終。三暑同事。七舉時節（火成數七，火氣舉君，則順時節而布政），君服赤色，味苦味（此火王之時，故服赤，味苦也），聽羽聲（羽北方聲也，火王之時，不聽徵而聽羽者，所以抑盛陽），治陽氣，用七數（七亦火之成數），飲於赤后之井（南方井也），以毛獸之火爨（毛獸，西方白虎之火，故曰毛獸之火）。藏薄純（盛陽之性失在奢縱，故所藏者省薄純素也），行篤厚（夏性寬和，故所行篤厚），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物形既生，自然修理而長育也），定府官，明名分，而審責於群臣有司，則下不乘上，賤不乘貴。法立數得，而無比周之民，則上尊而下卑，遠近不乖。此居於圖南方方外。

秋行夏政葉（盛陽氣乘之，故於木生葉），行春政華（少陽氣乘之，故於木更生華），行冬政耗（盛陰氣乘之，故盛耗也）。十二期風至，戒秋事。十二小卯，薄百爵。十二白露下，收聚。十二復理，賜與。十二始節，賦事。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九和時節（金成數九，金氣和君，則順時節而布政），君服白色，味辛味，聽商聲（此金王之時，故服白，味辛，聽商），治濕氣（秋多霖雨，故治濕），用九數（九亦金之成數），飲於白后之井（西方井），以介蟲之火爨（介蟲，北方玄武也，用北方之火，故曰介蟲之火）。藏恭敬（金性），行搏銳（金性勁銳，時方肅殺，故曰行搏銳，以勁銳搏擊所以順殺氣也），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間男女之畜（男女之畜，有內外之異，故須間之也），修鄉閭之什伍（秋教戰伐，故修什伍）（方至可以出師征伐），量委積之多寡，定府官之計數，養老弱而勿通（老少異糧，故其養勿通），信利周而無私（申布秋利，皆令周編，無得有私），此居於圖西方方外。

冬行秋政霧（秋多陰而霧），行夏政雷（盛陽乘之，故雷也），行春政烝泄（少陽乘陰，故烝泄也）。十二始寒，盡刑。十二小榆，賜予。十二中寒，收聚。十二中榆，大收。十二寒至，靜。十二大寒之陰。十二大寒終。三寒同事。六行時節（水成數六，水氣行君，則順時節而布政也），君服黑色，味鹹味（此水王之時，故服黑，味鹹），聽徵聲（不聽羽而聽徵者，所以抑盛陰也），治陰氣（下治則盛陰太過，太過則治陰氣也），用六數（六亦水之成數），飲於黑后之井（北方井也），以鱗獸之火爨（鱗獸，東方青龍也，用東方之火，故曰鱗獸之火）。藏慈厚（藏於慈厚，所以示其不忍也）（若人者好生惡殺，故於刑殺之），行薄純（冬物斟素，故行者薄純也），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器成於僇（冬行刑之時，故成僇器也），教行於鈔（鈔，末也，冬為四時之末）。動靜不記，行止無量（記，動靜則不可記，行止不可量）（未成之解然也），戒審四時以別息（息，生息也，四時生物各有不同，故須別之），異出入以兩易（出入既異，又並令難差，故曰兩易也），明養生以解固（固謂護惜也，生既須養，則物不可惜，故曰解固），審取予以總之（又恐所養者時或審取與之多少，以捻總之）。

會諸侯令曰非玄帝之命毋有一日之師役玄帝北方之帝也齊桓初會令諸侯不使非時出師故令曰若非玄帝有命之師毋得有一日之師役一日尚不可況多乎再會諸侯令曰養孤老食常疾收孤寡三會諸侯令曰田租百取五百分取五分市賦百取二關賦百取一毋乏耕織之器四會諸侯令曰修道路偕度量一稱數偕同也稱斤兩也數多少也藪澤以時禁發之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佃漁禁然後發障梁也五會諸侯令曰修春秋冬夏之常祭食常所祭當所食各有時物也天壤山川之故祀必以時六會諸侯令曰以爾壤生物共玄官玄官主禮天之官也請四輔四輔即三公四輔也所以助祭行禮將以禮上帝七會諸侯令曰官處四體而無禮者流之焉莠命官處四體謂官在四方無禮者謂之莠命而流放焉莠命者謂穢亂教令者莠乃苗之穢苗也八會諸侯令曰立四義而毋議者尚之于玄官聽于三公四義者謂合義於要類易斷子異以要義者能遵令而無異議者則尚之于天子玄官聽三公之論命尚上也九會諸侯令曰以爾封內之財物國之所有為幣爲幣九

管子三　四　李本

會大命焉出常至謂上九會所出大令於天下諸侯常至非此之外則朝聘之數遠近各有差也千里之外二千里之內諸侯三年而朝習命因朝而習教命二年三卿使四輔諸侯三卿使天子四輔以受命制也一年正月朔日令大夫來修受命三公習所受命於三公二千里之外三千里之內諸侯五年而會至習命因會而至以習受命也三年名卿請事二年大夫通吉凶十年重適入正禮義重適謂承嗣也適諸侯之世子也五年大夫請受變請所變更之教令也三千里之外諸侯世一至道路既遠故世一至置大夫以為廷安其遠國大夫則為置廷館有來於此以安之也入共受命焉入共國所有因以受命此居於圖北方方外必得文威武官習勝其得文德之威武藝之官盡之練習士卒則可以勝之務時因勝之時是也務是因時不進於理可以得勝也終無方勝之從始至終可以勝之出無方者勝幾行義勝之應機行義者可以勝理名實勝之執理名實不失者可以得勝急時分勝之敢政所得之機應之分者急分與之可以得勝事察伐勝之察代功行賞之事必無不有功不令無功者受賞以得勝行備具勝之行備用兵必備其攻具之可以得勝原無象勝之計中

無象可順者勝本定獨威勝用我之本定獨能獨威者勝定計財勝計謀財用先審定者勝定聞知勝聞知敵情能審定者勝定選士勝精選士卒能審定者勝定制祿勝制祿所與有功能審定者勝也定方用勝方所用各有不同能審定者勝也定綸理勝經綸之理能審定者勝也定死生勝定成敗勝定依奇勝所依可以奇勝能審定者定實虛勝定盛衰勝舉機誠要則敵不量舉機誠要則敵不能量也用利至誠則敵不校用兵便利又能至誠則敵不敢校也明名章實則士死節明其義之名章其功勞之實則士死節不求苟生奇舉發不意則士歡用奇謀之舉發敵不意則士樂為用交物因方則械器備交之物因方之有則器械備具也因能利備則求必得因其材能所利以備之則所求必得執務明本則士不偷執所當之務明所以為之本則士不苟且備具無常無方應也其所備具無有常者所以應無方聽於鈔故能聞未極鈔深也所聞深遠故能聞未極也視於新故能見未形未形者新事將起所見者在於新故見未形也思於濬故能知未始未始者事之深者所思在深故知未始發於驚故能至無量發於敵所驚故無不能量動於昌故能得其寶寶以動昌故能得寶而積實也立於謀故能實不可故也其所建立皆用深謀故實堅實不復故也器成教守則不遠道里器用既成教令堅守故所往則至不憚道里之遠也號審教施則不險山河號令審教令施則赴險若夷不顧山河之險也博一純固則獨行而無敵博一而行純固而獨行則敵莫能敵之慎號審章則其攻不待權與慎號令審章則攻者爭先從令頤從而相待乎權與明必勝則慈者勇權與明必勝能勝敵則慈仁者能致勇會於必勝也器無方則愚者智器用無方雖愚者習而成智況不愚乎攻不守則拙者巧攻既於不能守則拙者習而成巧況不拙乎數也動慎十號兵既數動必須以慎一號九章等此有因其數在此也明審九章飭習十器善習五官謹修三官必設常主計必先定軍之主將既必有常軍之計謀亦須先定求天下之精材精材可以為軍之器用者論百工之銳器器成角試否臧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稱材稱材謂材稱其所用也說行若風雨發如雷電此居於圖方中此中圖之副也旗物尚青木用事故尚青兵尚矛象春物之芒銳刑則交寒害釱

管子三　五

其行刑裁則於朔且夜盡之交其時向寅主春人不得已而行刑故謹言而後行殺戮故爲敵器成不守器用既成則敵不能固守也經不知經法也用兵之法敵不能知也教習不著兵之教習敵不能著明發不意發出敵所不意經不知故莫之能圉發不意故莫之能應莫之能應故全勝而無害莫之能害故必勝而無敵四機不明不過九日而游兵驚軍四機即上不守不著不知不意也障塞不審不過八日而外賊得閒障塞者所以防守要路也由守不慎不過七日而內有讒謀由守所由而防守者詭禁不脩不過六日而竊盜者起詭禁所以禁禦姦宄也死亡不食不過四日而軍財在敵死亡者不葬食鬼神必怨怨故軍財在敵此居於圖東方方外此東圖之副也旗物尚赤火用事故尚赤兵尚戟象夏物之森聳刑則燒交疆郊其用刑則於疆郊使煖而安也必明其一一謂號令不二必明其將必明其政必明其士四者備則以治擊亂以成擊敗數戰則士疲數勝則君驕驕君使疲民則國危至善不戰用兵之善者其唯不戰乎其次一之其次善者兵戰而號令一大勝者積衆積衆然後可以大勝勝無非義者焉可以爲大勝所以勝者皆大義故成大勝也大勝無不勝也此居於圖南方方外此南圖之副也旗物尚白金用事故尚白兵尚劒象金性之利也刑則詔昧斷絕其用刑則詔書之昧而斷絕之也始乎無端卒乎無窮始乎無端道也卒乎無窮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不可量則衆强不能圖不可數則爲詐不敢鄉兩者備施兩者謂道德也動靜有功畜之以道養之以德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故能習習故能偕習謂同習偕謂俱其事偕習以悉悉盡也莫能傷也此居於圖西方方外此西圖之副也旗物尚黑水用事故尚黑兵尚脅盾象時物之閉藏或著之於脅故曰脅盾刑則游仰灌流其用刑則游樂之所實仰衆兵而殺乃殺之於灌流察數而知治審器而識勝明謀而適勝通德而天下定定宗廟育男女宗廟有所男女育也官四分則可以立威行德制法儀出號令官謂授官四面分設至善之爲兵也非地是求也罰人是君至善之兵不務其地所以君可罰人君討禁之人此居可求也立義而加之以勝至威而實之以德守之而後脩勝心焚海內既得敵人之國必而守之然後脩其法教勝也此則强勝之心可以焚灼於海內民之所利立之所害除之則民人從立利除害則人從也立爲六千里之侯則大人從既九會之後天子加命立爲侯伯面各二千里四方相距六千里大人謂天子三公四輔也使國君得其治則人君從會國君謂天下同盟諸侯矣請命於天地知氣和則生物從謂郊祀天地神既從之合德則四氣和可知故生物從之計緩急之事則危危而無難緩急之事皆已計定則二者之危無所難及急之事皆有可危之理故曰危危明於器械之利則涉難而不變察於先後之理則兵出而不困通於出入之度則深入而不危審於動靜之務則功得而無害也著於取與之分則得地而不執謂不執其地慎於號令之官則舉事而有功此居於圖北方方外此北圖之副也

幼官圖第九 西方本圖 西方副圖 南方本圖 中方本圖 北方本圖 南方副圖 中方副圖 北方副圖 東方本圖 東方副圖 經言九

秋行夏政葉行春政華行冬政耗十二期風至戒秋事十二小卯薄百爵十二白露下收聚十二復理賜于十二始前節弟賦事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九和時節君服白色味辛味聽商聲治濕氣用九數飲於白后之井以介蟲之火爨藏恭敬行搏銳坦氣脩通凡物開靜形生理閒男女之畜脩鄉里之什伍量委積之多寡定府官之計數養老弱而勿通信利害而無私此居於圖西方方外

右西方本圖

旗物尚白兵尚劒刑則紹昧斷絕始乎無端卒乎無窮始乎無端道也卒乎無窮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不可量則衆强不能圖不可數則爲詐不敢鄉兩者備施動靜有功畜之以道養之以德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

能習習故能偕偕習以悉莫之能傷也此居於圖西方方外

右西方副圖

夏行春政風行冬政落重則雨雹行秋政水十二小郢至德十二絕氣下下爵賞十二中郢賜與十二中絕收聚十二大暑至盡善十二中暑十二小暑終三暑同事十舉時節君服赤色味苦味聽羽聲治陽氣用七數飲於赤后之井以毛獸之火爨藏薄純行篤厚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定府官明名分而審責於群臣有司則下不乘上賤不乘貴法立數得而無比周之民則上尊而下卑遠近不乖此居於圖南方方外

右南方本圖

若因處虛守靜人物則皇五和時節君服黃色味甘味聽宮聲治和氣用五數飲於黃后之井以倮獸之火爨藏溫儒行敺養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常至命尊賢授德則帝身仁行義服忠用信則王審謀章禮選士利械則霸定生與死謹賢修伍則衆信賞審罰爵材祿能則強計凡付終務本飾末則富明法審數立常備能則治同異分官則安通之以道畜之以惠親之以仁養之以義報之以德結之以信接之以禮和之以樂期之以事攻之以言發之以力威之以誠一舉而上下得終再舉而民無不從三舉而地辟散成四舉而農佚粟十五舉而務輕金九六舉而絜知事變七舉而內外爲用八舉而勝行威立九舉而帝事成形九本搏大人主之守也八分有職卿相之守也七官飾勝備威將軍之守也六紀審密賢人之守也五紀不解庶人之守也治亂之本三卑尊之交四富貧之終五盛衰之紀六安危之機七強弱之應八存亡之數九練之以散群僞署凡數財署殺僇以聚財勸勉以選衆使二分具本發善必審於密執威必明於中此居圖方中

右中方本圖

冬行秋政霧行夏政雷行春政烝泄十二始寒盡刑十二小榆賜予十二中寒收聚十二中榆大收十二寒至靜十二大寒之陰十二大寒終三寒同事六行時節君服黑色味鹹味聽徵聲治陰氣用六數飲於黑后之井以鱗獸之火爨藏慈厚行薄純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器成於僇教行於鈔動靜不記行止無量戒審四時以別息異出入以兩易明養生以解固審取與以總之一會諸侯令曰非玄帝之命毋有一日之師役再會諸侯令曰養孤老食常疾收孤寡三會諸侯令曰田租百取五市賦百取二關賦百取一毋乏耕織之器四會諸侯令曰修道路偕度量一稱數毋征藪澤以時禁發之五會諸侯令曰修春秋冬夏之常祭食天壤山川之故祀必以時六會諸侯令曰以爾壤生物共玄官請四輔將以祀上帝七會諸侯令曰官處四體而無禮者流之焉莠命八會諸侯令曰立四義而無議者尚之于玄官聽於三公九會諸侯令曰以爾封內之財物國之所有爲幣九會大令焉出常至千里之外二千里之內諸侯三年而朝習命三年三卿使四輔一年正月朔日令大夫來修受命三公二千里之外三千里之內諸侯五年而會至習命三年名卿請事二年大夫通吉凶十年重適入正禮義五年大夫請受變三千里之外諸侯世一至置大夫以爲廷安入共受命焉此居於圖北方方外

右北方本圖

旗物尚赤兵尚戟刑則燒交疆郊必明其一必明其將必明其政必明其士四者備則以治擊亂以成擊敗數戰則士疲數勝則君驕驕君使疲民則危國至善不戰其次一之大勝者積衆勝而無非義者焉可以為大勝大勝無不勝也此居於圖南方方外

右南方副圖

必得文威武官習勝之務時因勝之終無方勝之幾行義勝之理名實勝之急時分勝之事察伐勝之行備具勝之原無象勝之本定獨威勝定計財勝定知閒勝定選士勝定制祿勝定方用勝定綸理勝定死生勝定成敗勝定依奇勝定實虛勝定盛衰勝舉機誠要則敵不量用利至誠則敵不校明名章實則士死節奇舉發不意則士歡用交物因方則械器備因能利備則求必得執務明本則士不偷備具無常無方應也聽於鈔故能聞無極視於新故能見未形思於濬故能知未始發於驚故能至無量動於昌故能得其實立於謀故能實不可故也器成教守則不遠道里號審教施則不險山河博一純固則獨行而無敵慎號審章則其攻不待權與明必勝則慈者勇器無方則愚者智攻不守則拙者巧數也動慎十號明審九章飾習十器善習五官謹修三官必設常主計必先定求天下之精材論百工之銳器器成角試否臧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稱材說行若風雨發如雷電此居於圖方中

右中方副圖

旗物尚黑兵尚脅盾刑則游仰灌流察數而知治審器而識勝明謀而適勝通德而天下定定宗廟育男女官四分則可以立威行德制法儀出號令至善之為兵也非地是求也罰人是君也立義而加之以勝至威而實之以德守之而後修勝心焚海內民之所利立之所害除之則民人從立為六千里之侯則大人從使國君得其治則人君從會請命於天地知氣和則生物從計緩急之事則危危而無難明於器械之利則涉難而不變察於先後之理則兵出而不困通於出入之度則深入而不危審於動靜之務則功得而無害也著於取與之分則得地而不執慎於號令之官則舉事而有功此居於圖北方方外

右北方副圖

春行冬政肅行秋政雷行夏政閹十二地氣發戒春事十二小卯出耕十二天氣下賜與十二義氣至修門閭十二清明發禁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入舉時節君服青色味酸味聽角聲治燥氣用八數飲於青后之井以羽獸之火爨藏不忍行敺養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合內空周外強國為圈弱國為屬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舉發以禮時禮必得和好不基貴賤無司事變日至此居於圖東方方外

右東方本圖

旗物尚青兵尚矛刑則交寒害釱器成不守經不知教習不著發不意經不知故莫之能圉發不意故莫之能應莫之能應故全勝而無害莫之能圉故必勝而無敵四機不明不過

九日而游兵驚軍障塞不審不過八日而外賊得間由守不愼不過七日而內有疑謀詭禁不修不過六日而竊盜者起死亡不食不過四日而軍財在敵此居於圖東方方外

右東方副圖

五輔第十（謂六興七體八經五務三度此五者可以輔弼爲政也）

外言一

古之聖王所以取明名廣譽厚功大業顯於天下不忘於後世非得人者未之嘗聞（不得於人而能使名譽顯當時功業流後世者則未嘗聞）暴王之所以失國家危社稷覆宗廟滅於天下非失人者未之嘗聞（不失於人而能使失國覆宗者亦未嘗聞）今有土之君皆處欲安動欲威戰欲勝守欲固大者欲王天下小者欲霸諸侯（言諸侯欲大利則王天下欲小利則霸諸侯也）而不務得人（既不務得人故國小則地削大則國亡）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國亡故曰人不可不務也（言務得之於人）此天下之極也曰然則得人之道莫如利之利之之道莫如教之以政故善爲政者田疇墾而國邑實朝廷閑而官府治公法行而私曲止倉廩實而囹圄空賢人進而姦民退其君子上中正而下諂諛其士民貴武勇而賤得利（賤苟得之利也）其庶人好耕農而惡飲食（惡費用之飲食）於是財用足（好耕農故財用足）而飲食薪菜饒（自實用則薪菜饒）是故上必寬裕而有解舍（解放也舍免也）下必聽從而不疾怨上下和同而有禮義故處安而動威戰勝而守固是以一戰而正諸侯不能爲政者田疇荒而國邑虛朝廷兇（小人競進故兇）而官府亂（小人用法故亂）公法廢而私曲行倉廩虛而囹圄實賢人退而姦民進其君子上諂諛而下中正其士民貴得利而賤武勇其庶人好飲食而惡耕農於是財用匱而食飲薪菜乏上彌殘苟（居上位者小人故殘賊苟且也）而無解舍下愈覆鷙而不聽從（覆害也鷙猛也上既殘苟而不恤故下何察而覆鷙爲亂）上下交引而不和同（上引下以能而下引上以恩覆二俱不得故不和同也）故處不安而動不威戰不勝而守不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國亡故以此觀之則政不可不愼也德有六興義有七體禮有八經法有五務權有三度所謂六興者何曰辟田疇利壇宅（壇堂基）修樹藝勸士民勉稼穡修牆屋此謂厚其生（上六者可以厚養其生也）發伏利（利人之事或久伏者發而用之）輸墆積（墆積也）修道途便關市（可所開關市皆置）愼將宿（將送賓所此止宿）此謂輸之以財（上五者皆生財之術故曰輸財所以納財於民）導水潦利陂溝決潘渚（潘溢也決之令通渚者）潰泥滯（泥滯之令通也）通鬱閉（鬱閉在山川有所壅塞者）愼津梁此謂遺之以利（上之六者所以遺利於民）薄徵斂輕征賦弛刑罰赦罪戾宥小過此謂寬其政（上之五者所以寬其政）養長老慈幼孤恤鰥寡問疾病弔禍喪此謂匡其急（上之五者所以救民之急）衣凍寒食飢渴匡貧窶振罷露（罷露謂羸弱者以振救之）資乏絕此謂振其窮（振民之窮也）凡此六者德之興也六者既布則民之所欲無不得矣夫民必得其所欲然后聽上聽上然后政可善爲也故曰德不可不興也曰民知德矣而未知義然后明行以導之義（所行即七義）義有七體七體者何曰孝悌慈惠以養親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中正比宜以行禮節（比合也行既中正而又合宜也）整齊撙詘以辟刑僇（撙節也詘自屈也節而屈之也）纖嗇省用以備飢饉（纖嗇皆儉也既知又慎故能備飢饉也）敦懞純固以備禍亂（懞厚也懞莫紅反）和協輯睦以備寇戎凡此七者義之體也夫民必知義然后中正中正然后和調和調乃能處安處安然后動威動威乃可以戰勝而守固故曰義不可不行也曰民知義矣而未知禮然后飾八經以導之禮所謂八經者何曰上下有義貴賤有分長幼有等貧富有度凡此八者禮之經也故上下無義則亂貴賤無分則爭長

幼無等則倍(倍乖戾也)貧富無度則失(失其節制)上下亂貴賤爭長幼倍貧富失而國不亂者未之嘗聞也是故聖王飭此八禮以導其民八者各得其義則爲人君者中正而無私爲人臣者忠信而不黨爲人父者慈惠以敎爲人子者孝悌以肅爲人兄者寬裕以誨爲人弟者比順以敬(比和也)爲人夫者敦懞以固爲人妻者勸勉以貞夫然則下不倍上臣不殺君賤不踰貴少不陵長遠不間親新不間舊小不加大淫不破義凡此八者禮之經也夫人必知禮然后恭敬恭敬然后尊讓尊讓然后少長貴賤不相踰越少長貴賤不相踰越故亂不生而患不作故曰禮不可不謹也曰民知禮矣而未知務然后布法以任力任力有五務五務者何曰君擇臣而任官大夫任官辯事(辯明也能明所任之事也)官長任事守職士修身功材(材謂材藝士能修身又以藝能有功)庶人耕農樹藝君擇臣而任官則事不煩亂大夫任官辯事則舉措時官長任事守職則動作和士修身功材則賢良發庶人耕農樹藝則財用足故曰凡此五者力之務也夫民必知務然后心一心一然后意專心一而意專然后功足觀也故曰力不可不務也曰民知務矣而未知權然后考三度以動之所謂三度者何曰上度之天祥下度之地宜中度之人順此所謂三度故曰天時不祥則有水旱地道不宜則有飢饉人道不順則有禍亂此三者之來也政召之曰審時以舉事(時則天祥地宜人順之時也得其時則事可成)以事動民(事成則民可動)以民動國(民昌則國可動)以國動天下(國安則天下可動也)天下動然后功名可成也故民必知權然后舉錯得(權謂能知三度)舉錯得則民和輯民和輯則功名立矣故曰權不可不度也故曰五經既布然后逐姦民詰詐僞屏讒慝

而毋聽淫辭毋作淫巧若民有淫行邪性樹爲淫辭作爲淫巧以上諂君上而下惑百姓移國動衆以害民務者其刑死流(大罪死小罪流)故曰凡人君之所以內失百姓外失諸侯兵挫而地削名卑而國虧社稷滅覆身體危殆非生於諂淫者未之嘗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淫聲諂耳淫觀諂目耳目之所好諂心心之所好傷民民傷而身不危者未之嘗聞也曰實壙虛墾田疇修牆屋則國家富節飲食撙衣服則財用足舉賢良務功勞布德惠則賢人進逐姦人詰詐僞去讒慝則姦人止修飢饉救災害賑罷露則國家定明王之務在於彊本事去無用然後民可使富(本事謂農桑之事無用謂末作也)論賢人用有能而民可使治薄稅斂毋苛於民(苛謂[illegible]於民)待以忠愛而民可使親三者霸王之事也事有本而仁義其要也今工以巧矣而民不足於備用者其悅在玩好(君悅玩好則民務末作故備用不足)農以勞矣而天下飢者其悅在珍怪方丈陳於前(方丈陳饌則食用侈故農勞而不免於飢)女以巧矣而天下寒者其悅在文繡(君悅文繡則女工作成天下寒)是故博帶梨(梨謂[illegible])大袂列(列謂大袂小[illegible])文繡染(染謂文繡之色)刻鏤削(削謂刻鏤)雕琢采(采謂[illegible])關幾而不征(幾察也但使察非常而不徵稅也)市鄽而不稅(鄽市中置[illegible])古之良工不勞其知巧以爲玩好是故無用之物守法者不失(或爲無用之物守法者[illegible]之無所漏失也)

管子卷第三

備(音[illegible])

管子卷第四　　　　唐司空房玄齡注

宙合第十一　樞言第十二　外言二

宙合第十一（古往今來曰宙山川陳之適[illegible]通往古又合來今無不包羅也）

左操五音右執五味（第一舉目）懷繩與准鉤多備規軸減溜大成是唯時德之節（第二舉目）春采生秋采蓏夏處陰冬處陽（第三舉目）大賢之德長明乃哲哲乃明奮乃苓明哲乃大行（第四舉目）毒而無怒怨而無言欲而無謀（第五舉目）大揆度儀若覺臥若晦明若敖之在堯也（第六舉目）毋訪于佞毋蓄于諂毋育于凶毋監于讒不正廣其荒（第七舉目）不用其區區烏飛准繩（第八舉目）讂（[illegible]反）充末衡易政利民（第九舉目）毋犯其凶毋邇其求而遠其憂高為其居危顛莫之救（第十舉目）可淺可深可浮可沈可曲可直可言可默（第十一舉目）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可正而視定而履深而迹（第十二舉目）夫天地一險一易若鼓之有桴（[illegible]反）擿（丁歷反）擋（丁朗反）則擊天地萬物之橐宙合有橐天地（第十三舉目）左操五音右執五味此言君臣之分也（左陽君道右陰臣道故曰君臣之分也）君出令佚故立于左（君佚出令故曰佚凡右為用事故左佚而右勞）臣任力勞故立于右（臣則任力故曰勞）夫五音不同聲而能調此言君之所出令無妄也（五音雖有不同樂師盡能調之猶君出令有別君則盡能處之故所出無妄）而無所不順順而令行政成（君出令皆順之則政成）五味不同物而能和此言臣之所任力無妄也（五味雖不同[illegible]能和之臣守任之而無妄也）而無所不得得而力務財多（臣能任職得宜務而財多也）故君出令正其國而無齊其欲（民欲既得[illegible]而教之也）一其愛而無獨與是（[illegible]）王施而無私則海內來賓矣臣任力同其忠而無爭其利不失其事而無有其名分敬而無妬則夫婦和勉矣君失音則風律必流（流謂淫散）流則亂敗臣離味則百姓不養（臣離其味則百姓不養也）百姓不

養則眾散亡君臣各能其分則國寧矣故名之曰不德懷繩與准鉤多備規軸減溜大成是唯時德之節夫繩扶撥以為正准壞險以為平（[illegible]）鉤入枉而出直（工人用鉤則曲枉直）此言聖君賢佐之制舉也（言制以舉之法用之也）博而不失因以備能而無遺（[illegible]）國猶是國也民猶是民也桀紂以亂亡湯武以治昌（湯之國人亦桀之國人武之國人亦紂之國人以桀紂以之亡國湯武以之昌也[illegible]）章道以教明法以期民之興善也如化湯武之功是也（[illegible]）多備規軸者成軸也（[illegible]）夫成軸之多也其處大也不究其入小也不塞（[illegible]）猶迹求履之憲也（[illegible]）夫焉有不適善（[illegible]）適善備也僊也是以無乏（[illegible]）故諭教者取辟焉（[illegible]）天淯陽無計量地化生無法崖（[illegible]）所謂是而無非非而無是（[illegible]）是非有必交來苟信是以有不可先規之（[illegible]）必有不可識慮之然將卒而不戒（[illegible]）故聖人博聞多見畜道以待物（[illegible]）物至而對形曲均存矣（[illegible]）減盡也溜發也言偏環畢莫不備得故曰減溜大成（[illegible]）成功之術必有巨獲（[illegible]）必周於德審於時時德之遇事之會也若合符然故曰是唯時德之節（[illegible]）春采生秋采蓏夏處陰冬處陽此言聖人之動靜開闔詘信浧儒取與之必因於時也時則動不時則靜是以古之士

有意而未可陽也故慾其詒言含愁而藏之也（有意而世時亂方欲未可明諭故曰理戊之言深於愁而藏之）賢人之處亂世也知道之不可行則沉抑以辟罰靜默以俟免（免於禍也）辟之也猶夏之就凊冬之就溫焉可以無反於寒暑之菑矣（夏不就凊冬不就溫則有寒暑之菑賢者不避亂世則有禍菑何殊之可得哉）非爲畏死而不忠也（賢人之避亂世者非畏死而不忠也但以無益而徒死也）夫強言以爲僇而功澤不加（時非所言言必被刑戮矣何功澤之加）進傷爲人君嚴之義（言臣違而君逆傷人君固其益加其虐也）退害爲人臣者之生（退而不免害而人臣因此喪其生也）其爲不利彌甚（不免亂世而身害則君益其惡臣喪其生不利滋甚也）故退身不舍端修業不息版（賢者退身不舍其端修業不息其版）以待清明（所以俟亂世之清明也）故微子不與於紂之難而封於宋以爲殷主先祖不滅後世不絶故曰大賢之行長（可久可大賢人之德業）明乃哲哲乃明奮乃苓明哲乃大行此言擅美主若自奮也以琅湯（琅音郎湯音蕩）陵轢人之敗也

常自此是故聖人著之簡筴傳以告後進曰奮於盛者落也盛而不落者未之有也故有道者不平其稱不滿其量不依其樂不致其度（有道者則處盛也所以不平稱滿量依樂致度者所以持其盈）爵尊即肅士祿厚則務施功大而不伐業明而不矜夫名實之相怨久矣是故絶而無交（有名有實必爲人怨其來久所以絶四鄰之好杜賓客之交恐其名實之聞也）惠者知其不可兩守乃取一焉故安而無憂（名實不可兩守故但存其一從此而息所以安安而無憂也）毒而無怒此言止忿速濟沒法也（毒者暗成殘害從而怒之則知其所以行毒怒根縱其行事之法沒而不危今不行窮怨者所以止忿速濟沒法也）怨而無言言不可不慎也言不周密反傷其身（言怨但可藏之在心不言之口以泄其根原然後反被傷身也）故曰欲而無謀言謀不可以泄謀泄菑極（欲謀其事方泄則菑之極矣謀泄必至故曰必及）夫行忿速遂沒法賊發言輕謀泄菑必及於身故曰毒而無怒怨而無言欲而無謀大揆度儀若覺臥若晦明（言人君者有賢輔不過值大難處險雖有疑而眼若覺時而若晦若明可以成大也）

言揣色以自詰也靜默以審慮依賢可用也（君有所未明當有所審其色以自窮詰靜默其神以審思慮有所不悟依賢以照之故其爲可用也）仁良既明通於可不利害之理循發蒙也（照於仁良其事既明則通利害之理其蒙自發明也）故曰若覺臥若晦明若敖之在堯也（聖人在上賢人在下恆動而不得見即承堯自修其音以成邪爲明故有窮朔…后書曰無若丹朱敖）毋訪于佞言毋用佞人也用佞人則私多行毋蓄于諂言毋聽諂聽諂則欺上毋育于凶言毋使暴使暴則傷民毋監于讒言毋聽讒聽讒則失士夫行私欺上傷民失士此四者用所以害君義失正也夫爲君上者既失其義正而倚以爲名譽爲臣者不忠而邪以趨爵祿亂俗敗世以偷安懷樂雖廣其威可損也故曰不正廣其榮是以古之人阻其路塞其遂守而物修故著之簡筴傳以告後世人曰其爲怨也深是以威盡焉不用其區區者虛也人而無良焉故曰虛也凡堅解而不動陼溉而不行其於時必失失則廢而不濟失植之正而不謬不可賢也植而無能不可善也所賢美於聖人者以其與變隨化也淵泉而不盡微約而流施是以德之流潤澤均加于萬物故曰聖人參于天地鳥飛准繩此言大人之義也（鳥飛準繩曲以爲直大人之法權而合道）夫鳥之飛也必還山集谷不還山則困不集谷則死山與谷之處也不必正直而還山集谷曲則曲矣而名繩焉以爲鳥起於北意南而至于南起於南意北而至于北苟大意得不以小缺爲傷（鳥意向南而北亦隨山谷而曲飛苟越謝北之大意不以曲爲小缺鳥借聖人行權亦若是也苟得合義之大致不以以經小過而爲傷也）故聖人美而著之（美鳥飛之事著之簡筴也）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路直千里或山窮也）萬家之都不可平以准（平曾萬家告必塞也）言大人之行不必以先帝常義立之謂賢（守常道變道也）故爲上者之論其下也（義欲理也）不可以失此術也（此術權道謂反…通也）

充言心也心欲忠末衡言耳目也耳目欲端中正者治之本也耳司聽聽必順聞聞審謂之聰（耳之所聞既順且審故謂之聰）目司視視必順見見察謂之明（目之精視曰明）心司慮慮必順言言得謂之知（心之所慮既順且得故謂之智）聰明以知則博博而不惛所以易政也（聰也明也智也三者舉乃得中可制而作慮易先言政）政易民利利乃勸勸則告（民既勸勉故可以語事告之）聽不慎不審不聰不審不聰則繆視不察不明不察不明則過慮不得不知不得不知則昏繆過以惛則憂憂則所以伎苛伎苛所以險政政險民害害乃怨怨則凶故曰毀充未衡言易政利民也毋犯其凶言中正以蓄慎也毋邇其求言上之敗常貪於金玉馬女而吝愛於粟米貨財也厚藉斂于百姓則萬民懟怨遠其憂言上之亡其國也常邇其樂立優美而外淫于馳騁田獵內縱于美色淫聲下乃解怠惰失百吏皆失其端則煩亂以亡其國家矣高爲其居危顛莫之救此言尊高滿大而好矜人以麗主盛處賢而自予雄也（言君王處盛處賢以賢自許以爲其雄子計也）故盛必失而雄必敗夫上既主盛處賢以操士民國家煩亂萬民心怨此其必亡也猶自萬仞之山播而入深淵其死而不振也必故曰毋邇其求而遠其憂高爲其居危顛莫之救也可淺可深可沈可浮可曲可直可言可默此言指意要功之謂也（凡此淺深曲直諸事皆可辯之言之指意要必得此然可以成功）天不一時（春夏秋冬各有其時）地不一利（五土十地各有其利）人不一事（士農工商各有其事）是以著業不得不多人之名位不得不殊（天時地利猶有不一況於人之所著事業及其名位豈得不多而殊乎）方明者察于事故不官於物而旁通于道（官主也方謂法術言法術通明之士察於人事知一物不可專一故不主一物功用無方旁通於道也）道也者通乎無上詳乎無窮運乎諸生（諸物由道而生）是故辯于一言察于一治攻于一事者可以曲說而不可以廣舉（言能之人但辯一言察一治攻一事如此者雖可以示一曲之說未足以廣其舉也）聖人由此知言之不可兼也故博爲之治而計其意（知一言不可兼衆言故博爲理衆言而復計度所以之意以告諭之也）知事之不可兼也故名爲之說而況其功（又知一事不足以兼衆事故每事皆立名而爲此說又恐未明其功故比況而說告之）歲有春秋冬夏月有上下中旬日有朝暮夜有昏晨半星（星半隱星半見也）辰序各有其司故曰天不一時（此以上舉天時不一也）山陵岑巖淵泉閎流泉踰瀷而不盡薄承瀷而不滿高下肥墝物有所宜故曰地不一利（此以上舉地利不一也）鄉有俗國有法食飲不同味衣服異采世用器械規矩繩準稱量數度品有所成故曰人不一事（此以上舉人之事不一也）此各事之儀其詳不可盡也（此天地人三者之儀但略舉之故其詳不可盡也）可正而視言察美惡審別良苦不可以不審操分不雜故政治不悔定而履言處其位行其路爲其事則民守其職而不亂故葆統而好終深而迹言明墨章書道德有常則後世人修理而不迷故名聲不息夫天地一險一易若鼓之有桴（桴所以擊鼓也）擿擋則擊（言天地之道若鼓之有桴擊之則鳴）言苟有唱之必有和之和之不差因以盡天地之道（唱則和之小則小和大則大和故曰和之不差）景不爲曲物直響不爲惡聲美（物曲則景曲響惡則響惡亦況善惡隨事而至也）是以聖人明乎物之性者必以其類來也（惡聲往則惡響來猶積善餘慶積惡餘殃）故君子繩繩乎慎其所先（君子知善惡必報故繩繩戒慎先慮之則善在後如響之應物也）天地萬物之橐也（天地以類萬物萬物從而出故曰天地萬物之橐）宙合有橐天地（宙合之道以先天地）天地苴萬物（苴包也）故曰萬物之橐（宙合之意上通於天之上下泉於地之下外出於四海之外合絡天地以爲一裹（宙合廣積善以通天上入地下包絡天地爲一裹也）散之至于無閒不可名而山（宙合之裏故散其致上能無倫猶不可得其名若山然也）是大之

無外小之無內故曰有橐天地其義不傳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其義不可妄傳也一典品之不極一薄然而典品無治也典常也宙合之道專一而能行則不有窮若乃羅備不能崇重則此道存乎忽矣常品之人不能重理也多內則富時出則當而聖人之道貴富以當奚謂當本乎無妄之治運乎無方之事應變不失之謂當變無不至無有應當本錯不敢忿當謂行賞以當功當動所以錯而不用者則以變不至也故錯不用物不貳忿懟也故言而名之曰宙合言古今萬言之立名名曰宙合也

樞言第十二樞者居中以運外動而不窮者也言則處心而發口授而出主者也其用若樞故曰樞言　外言三

管子曰道之在天者日也日者萬物由之以明萬象由之以照功莫大焉故謂之道也其在人者心也心者萬物由之以宰萬理由之以辯功莫大焉故謂之道故曰有氣則生無氣則死日與心以生成為功而生成以氣為主言此二者道之用也尤宜重也有名則治無名則亂治者以其名名物實相副生成須立法以治之者於名實相副故實稱其名則治名重其實則亂樞言曰愛之利之益之安之四者道之出四者從道而生故曰道之出也帝王者用之而天下治矣帝王者審所先所後先民與地則得矣民者君之地君者民之天先此二者則無所不得也先貴與驕則失矣貴而不已則驕驕而不已則失先此二者則無所不失矣是故先王慎貴在所先所後人主不可以不慎貴不可以不慎民不可以不慎富慎貴在舉賢慎民在置官慎富在務地故人主之卑尊輕重在此三者不可不慎慎三則尊以重忽三則卑以輕國有寶有器有用城郭險阻蓄藏寶也城郭完險阻固則宜蓄息蓄藏積民重物故為寶也聖智器也聖無不通智無不知二者可以成事故曰器珠玉末用也珠玉者飢不可食寒不可衣貴多而益少故為末用也先王重其寶器而輕其用故能為天下生而不死者二謂寶與器立而不立者四人若珠玉自立而實珠玉則不令得立者四謂喜怒惡欲喜也者怒也者惡也者欲也者天下之敗也而賢者寶之為善者非善也非善此珠玉也故善無以為也故先王貴善貴善者蓄藏王主積于民民足霸主積于將戰士足食衰主積于貴人謂其權亡主積于婦女珠玉逸其亡也故先王慎其所積疾之疾之

萬物之師也為之為之萬物之時也強之強之萬物之脂也凡國有三制有制人者有為人之所制者有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者何以知其然德盛義尊而不好加名於人加名于人者人亦加之人眾兵強而不以其國造難生患造難生患者人亦患難之天下有大事而好以其國後後於大事如此者制人者也在人上德不盛義不尊而好加名于人人不眾兵不強而好以其國造難生患恃與國幸名利言恃與國之援又不為人援幸其名利也如此者人之所制也侵人者人反侵之患人進亦進人退亦退人勞亦勞人佚亦佚進退勞佚從人進退之比與人相胥胥須也言待人之動然後乃動也如此者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也愛人甚而不能利也愛甚而不利生其怨心憎人甚而不能害也憎甚而不害長其賊心故先王貴當貴周當謂愛必利憎必害周謂密而不泄也周者不出于口不見于色一龍一蛇一顯為龍一隱為蛇言人所不能測一日五化之謂周行藏五變故曰五化也故先王不以一過二以少制多先王不獨舉不擅功獨舉擅功人之所疾先王不約束不結紐約束則解有約束故可得而解結紐則絕有結紐故可得而絕故親不在約束結紐相親從心生也先王不貨交以貨交則人心有親疎不列地列地則人有向背以為天下天下不可改也交也改謂分別親疎向背是其而可以鞭箠使也若乃不交而以鞭箠使之則隱不服時也利也出為之也先王有所出為得天時下盡地利餘目不明餘耳不聰其明不用聰不用其聰明也是以能繼天子之容天子之容時利而已官職亦然亦時利也時者得天義者得人義即利也既時且義故能得天與人先王不以勇猛為邊竟則邊竟安邊竟安則鄰國親鄰國親則舉當矣人故相憎也人之心悍故為之法法出于禮禮出于治治禮道也萬物待治禮而后定凡萬物陰陽兩生而參視先王因其參而慎所入所出以卑為卑卑不可得以尊為尊尊不可得桀舜是也先王之所以最重也得之必

生夫之必死者何也唯無得之堯舜禹湯文武孝己斯待以
成天下必待以生故先王重之一日不食比歲歉三日不食比
歲飢五日不食比歲荒七日不食無國土十日不食無疇類
盡死矣先王貴誠信誠信者天下之結也信誠者所以結固天下之心也賢大
夫不恃宗室士不恃外權坦坦之利不以功坦坦之備不爲
用坦坦謂平平無有翼而異者謂不能立功而成用也故存國家定社稷在卒謀之間耳聖
人用其心沌沌乎博而圜豚豚乎莫得其門一本作沌沌乎闇而豚豚乎莫得而
闚也紛紛乎若亂絲遺遺乎若有從治故曰欲知者知之欲利
者利之欲勇者勇之欲貴者貴之彼欲貴我貴之人謂我有
禮彼欲勇我勇之人謂我恭彼欲利我和之人謂我仁彼欲
知我知之人謂我慜戒之戒之微而異之人心不同其猶面焉今知端欲積失時誤而微
動作必思之無令人識之卒來者必備之信之者仁也不可
欺者智也既智且仁是謂成人賤固事貴不肖固事賢貴
之所以能成其貴者以其貴而事賤也賢之所以能成其賢
者以其賢而事不肖也惡者美之充也卑者尊之充也賤者
貴之充也故先王貴之天以時使地以材使人以德使鬼神
以祥使禽獸以力使所謂德者先之之謂也故德莫如先應
適莫如後先王用一陰二陽者霸盡以陽者王以一陽二陰
者削盡以陰者亡量之不以少多稱之不以輕重度之不以
短長不審此三者不可舉大事能戒乎能勿乎能隱而伏乎
能而稷乎能而麥乎春不生而夏無得乎衆人之用其心也
愛者憎之始也德者怨之本也唯賢者不然先王事以合
交德以合人二者不合則無成矣無親矣凡國之亡也以其
長者也人之自失也以其所長者也故善游者死于梁池善

射者死于中野命屬于食治屬于事無善事而有善治者自
古及今未嘗之有衆勝寡疾勝徐勇勝怯智勝愚善勝惡
有義勝無義有天道勝無天道凡此七勝者貴衆用之終身
者衆矣人主好佚欲亡其身失其國者殆其德不足以懷其
民者殆明其刑而賤其士者殆諸侯假之威久而不知極已
者殆身彌老不知敬其適子者殆蓄藏積陳朽腐不以與人
者殆凡人之名三有治也者有恥也者有事也者事之名二
正之察之五者而天下治矣名正則治名倚則亂無名則死
故先王貴名先王取天下遠者以禮近者以體體禮者所以
取天下遠近者所以殊天下之際日益之而患少者惟忠日
損之而患多者惟欲多忠少欲智也爲人臣者之廣道也爲
人臣者非有功勞于國也家富而國貧爲人臣者之大罪也爲人
臣者非有功勞于國也爵尊而主卑爲人臣者之大罪也無功勞
于國而貴富者其唯尚賢乎衆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
始也愛盡而憎生德者怨之本也德過而怨生其事親也妻子具則孝衰矣其
事君也有好業家室富足則行衰矣爵祿滿則忠衰矣唯賢者
不然故先王不滿也人主操逆人臣操順先王重榮辱
榮辱在爲天下無私愛也無私憎也爲善者有福爲不善者有
禍禍福在爲故先王重爲明賞不費明刑不暴賞罰明則德之
至者也故先王貴明天道大而帝王者用愛惡愛惡天下可秘
愛惡重閉必固釜鼓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故先王不滿也
先王之書心之敬執也而衆人不知也故有事事也毋事亦事也
吾畏事不欲爲事吾畏言不欲爲言故行年六十而老吃也

管子卷第四

八觀第十三　法禁第十四
重令第十五

八觀第十三　外言四

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橫通（橫通謂從傍）閭閈不可以毋闔（闔扉也）宮垣關閉不可以不脩故大城不完則亂賊之人謀郭周外通則姦遁踰越者作里域橫通則攘奪竊盜者不止閭閈無闔外內交通則男女無別宮垣不備關閉不固雖有良貨不能守也故形勢不得為非則姦邪之人愨愿（形勢不得為非則邪之人無從生心而變為愨愿也）禁罰威嚴則簡慢之人整齊憲令著明則蠻夷之人不敢犯賞慶信必則有功者勸教訓習俗者眾則君民化變而不自知也（習俗而善不知其所以然入於善之道）是故明君在上位刑省罰寡非可刑而不刑非可罪而不罪也明君者閉其門塞其塗弇其迹使民毋由接於淫非之地（既閉出非之門又塞生惡之塗蓋非之迹其民不由接於淫非之地也）是以民之道正行善也若性然故罪罰寡而民以治矣

行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以知也其耕之不深芸之不謹地宜不任草田多穢耕者不必肥荒者不必墝以人猥計其野（猥衆也以人衆之多少計其野之廣狹也）草田多而辟田少者雖不水旱飢國之野也若是而民寡則不足以守其地若是而民眾則國貧民飢以此遇水旱則眾散而不收彼民不足以守者其城不固民飢者不可以使戰眾散而不收則國為丘墟故曰有地君國而不務耕芸寄生之君也故曰行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知也

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夫山澤廣大則草木易多也壤地肥饒則桑麻易殖也薦（子見反）草多衍則六畜易繁也（薦茂草也衍饒也）山澤雖廣草木毋禁壤地雖肥桑麻毋數薦草雖多六畜有征（征稅）閉貨之門也（無貨可出若閉門然）故曰時貨不遂金玉雖多（時貨謂穀帛不遂不生也）謂之貧國也故曰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

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夫國城大而田野淺狹者其野不足以養其民城域大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宮營大而室屋寡者其室不足以實其宮室屋眾而人徒寡者其人不足以處其室囷倉寡而臺榭繁者其藏不足以共其費（囷倉所藏不足以供臺榭之費）故曰主上無積而宮室美氓家無積而衣服脩（氓家謂民家也）乘車者飾觀望步行者雜文采本資少而末用多者（本資謂穀帛）侈國之俗也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民貧則姦智生姦智生則邪巧作故姦邪之所生生於匱不足匱不足之所生生於侈侈之所生生於毋度故曰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泰為國之急也不通於若計者（若計謂審度量以下）不可使用國故曰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

課凶饑計師役觀臺榭量國費而實虛之國可知也凡田野萬家之眾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為足矣萬家以下則就山澤可矣（萬家以下其人少可以就山澤逐便利）萬家以上則去山澤可矣（萬家以上其人多則去山澤山澤有妨也）彼野悉辟而民無積者國地小而食地淺也田半墾而民有餘食而粟米多者國地大而食地博也國地大而野不辟者君好貨而臣好利者也（君臣好貨利則妨農事故野不辟）辟地廣而民不足者上賦重流其藏者也（上賦重則人藏流散也）故曰粟行於三百里（賦重）

則（粟既散人遠行而業之成遂人衆棄也）則國毋一年之積粟行於四百里則國毋二年之積粟行於五百里則衆有飢色其稼亡三之一者命曰小凶（三分稼亡其一時有凶災故也故謂小凶也）小凶三年而大凶（比三年不熟故曰大凶也）大凶則衆有大遺苞矣（將既大凶無復喜積苞相連猶佩苞束斗斛以相遺也）什一之師什三毋事則稼亡三之一（師法也十一而稅則征之通法今力什三而既無事於耕稼亡三之一也）稼亡三之一而非有故蓋積也則道有損瘠矣（既已亡三之一又無故蓋積則道路之人有損瘠者也）什一之師三年不解非有餘食也則民有鬻子矣（既師十一三年而不解此當有餘食而不儲用以通度凶故也所以人有鬻子者）故曰山林雖近草木雖美宮室必有度禁發必有時是何也曰大木不可獨伐也大木不可獨舉也大木不可獨運也大木不可加之薄牆之上（凡此山木實衆力則難獨發舉故宮室須有度禁發須有時也）故曰山林雖廣草木雖美禁發必有時國雖充盈金玉雖多宮室必有度江海雖廣池澤雖博魚鼈雖多罔罟必有正（正謂多少小大之制也）船網不可一財而成也（必須多財然後成）非私草木愛魚鼈也惡廢民於生穀也故曰先王之禁山澤之作者博民於生穀也彼民非穀不食穀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動（動謂發生穀物）民非作力毋以致財天下之所生生於用力（天下所以存其生各由用力也）用力之所生生於勞身是故主上用財毋已是民用力毋休也（財從力生故用財不已則用力不休也）故曰臺榭相望者其上下相怨也（上既不恤下下怨上多徵）民毋餘積者其禁不必止（民貧則犯禁故禁不止也）衆有遺苞者其戰不必勝（戰士亂則力且故無不勝）道有損瘠者其守不必固（損瘠則死亡至故守不固也）故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則危亡隨其後矣故曰課凶飢計師役觀臺榭量國費實虛之國可知也

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君好作人則效之是故人莫不化上）而治亂之國可知也州里不鬲（無限隔也）閭閈不設出入毋時早晏不禁則攘奪竊盜攻擊殘賊之民毋自勝矣（自從也既不設備則盜賊從而為）食谷水巷鑿井（谷水巷井則出入者生其姦故）場圃接（場圃接家子女交易）樹木茂（蔽非者易為）宮牆毀壞門戶不閉外內交通則男女之別毋自正矣鄉毋長游（什長游宗也）里毋士舍（士謂里尉每里當有士舍使所居寓）時無會同（鄉里時當有會同所以結恩好也）喪蒸不聚（鄉里長弟當以齒也）禁罰不嚴則齒長輯睦毋自生矣故昏禮不謹（義失祭名）則民不脩廉論賢不鄉舉則士不及行貨財行於國則法令毀於官請謁得於上則黨與成於下鄉官毋法制百姓羣徒不從此亡國弒君之所自生也故曰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者而治亂之國可知也

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謂觀本朝之得失）論上下之所貴賤者而彊弱之國可知也功多為上祿賞為下則積勞之臣不務盡力（戰功曰多謂積勞之臣論其功多則居於祿賞之下故不務盡力也）治行為上爵列為下則豪桀材臣不務竭能便辟左右不論功能而有爵祿則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左右不論功能而有爵祿則百姓非但疾怨又非上輕賤爵祿也）金玉貨財商賈之人不論志行而有爵祿（不論志行使之在爵祿之位也）則上令輕法制毀權重之人不論才能而得尊位則民倍本行而求外勢彼積勞之人不務盡力則兵士不戰矣豪桀材人不務竭能則內治不別矣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則上毋以勸衆矣上令輕法制毀則君毋以使臣臣毋以事君矣民倍本行而求外勢則國之情偽竭在敵國矣（人既倍本求外則國之情偽盡在於敵矣竭盡也）故曰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論上下之所貴賤者而彊弱之國可知也

置法出令臨衆用民計其威嚴寬惠行於其民與不行於其民可知也法虛立而害疏遠（謂其立法但能害疏遠而不行親近故曰虛立也）令一布而不聽者存（不聽者存是令不行）賤爵祿而毋功者富（無功者富則有功者貧也）然則衆必

輕令而上位危輕令則有所羣之心故上位危故曰良田不在戰士三年而兵弱良田所以賞戰士不賞則士無勸志故兵弱也賞罰不信五年而破上賣官爵十年而亡倍人倫而禽獸行十年而滅戰不勝弱也地四削入諸侯離也本國從都邑亡也有者異姓滅也有其國者異姓之人則宗廟滅也故曰置法出令臨衆用民計威嚴寬惠而行於其民不行於其民可知也

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亡之國可知也敵國彊而與國弱諫臣死而諛臣尊私情行而公法毀然則與國不恃其親謂所與之國不恃己以爲親也而敵國不畏其彊見敵之國不畏己以爲彊也豪傑不安其位而積勞之人不懷其祿悅商販而不務本貨則民偷處而不事積聚豪傑不安其位則良臣出積勞之人不懷其祿則兵士不用民偷處而不事積聚則囷倉空虛如是而君不爲變不改以爲而更化然則攘奪竊盜殘賊進取之人起矣內者廷無良臣豪傑不安其位兵士不用積勞之人不懷其祿故也囷倉空虛民偷處而不事積聚故也而外有彊敵之憂則國居而自毀矣居然自毀故曰自毀故曰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亡之國可知也故以此八者觀人主之國而人主毋所匿其情矣

外言五

法禁第十四

法制不議則民不相私君出法制下不敢議則人奉公不相與爲私刑殺毋赦則民不偷於爲善有過必誅則善惡明故不爲苟見之善爵祿毋假則下不亂其上國有常德祿也有功不妄賜人則人知君執者分賞德故不敢凌上三者藏於官則爲法施於國則成俗其餘不彊而治矣三者謂法刑爵也藏於官謂下不得擅其用如此則法施俗成自期之外皆不俟驅其不從理矣君壹置其儀則百官守其法上明陳其制則下皆會其度矣君之置其儀也不一則下之倍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是以人用其私廢上之制而道其所聞人既廢上之制故皆道其所聞以其私欲故下與官列法而上與君分威國家之危必自此始矣下謂羣臣人上謂君擅自列亦分也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不然廢上之法制者必負以恥自循被也廢法制者必被之以恥辱也財厚博惠以私親於民者正經而自正矣臣厚財而作福則正之以經示之其人自正矣亂國之道易國之常賜賞恣於己者聖王之禁也國之常道人君所獨用也臣而爲之君事故須禁之也聖王既歿受之者衰謂君不盛君人而不能知立君之道以爲國本則大臣之贅下而射人心者必多矣贅謂行恩惠於下者射謂行福其事今臣爲之故曰贅君不能審立其法以爲下制則百姓之立私理而徑於利者必衆矣臣之作福所以射人心必使歸己也謂立私理而徑於利者必衆以邪行求也

昔者聖王之治人也不貴其人博學也欲其人之和同以聽令也博學而不聽令人之病也泰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故紂以億萬之心亡武王以一心存故有國之君苟不能同人心一國威齊士義通上之治以爲下法則雖有廣地衆民猶不能以爲安也君失其道則大臣比權重以相舉於國比權重者以相舉於國也小臣必循利以相就也故舉國之士以爲亡黨爲國亡之黨也行公道以爲私惠賞罰公以爲私惠也進則相推於君退則相譽於民各便其身而忘社稷以廣其居各恃其居也聚徒威羣其黨以威衆上以蔽君下以索民索人附己此皆弱君亂國之道也故國之危也擅國權以深索於民者聖王之禁也其身毋任於上者聖王之禁也臣既非其人故其人無爲而行所以禁之也進則受祿於君退則藏祿於室毋事治職但力事屬私其所勉力事務者但爲屬於私王官私君事去王之官私事則皆去之君事財去之也非其人而人私行者聖王之禁也脩行則不以親爲本脩身者也治事則不以官爲主虛處也舉毋能進毋功者聖王之禁也交人則以爲己賜臣或下交於人將之以爲己之恩賜舉人則

以為己勞（為國舉賢待之以為己之功勞）仕人則與分其祿者（仕人今仕附祿與共分也）聖王之禁也。交於利通而獲於貧窮（臣所與交通者皆貨利末業則皆奪其故獲於貧窮）輕取於其民而重致於其君（下取於人輕則不難上致於君飾以成重）削上以附下枉法以求於民者（削上威權附下成黨枉君公法求人私悅也）聖王之禁也。用不稱其人家富於其列其祿甚寡而資財甚多者（列等也臣有用少而家私富祿寡而資財多則以枉法取於人故也）聖王之禁也。拂世以為行非上以為名常反上之法制以成群於國者（拂世非上反君法制以結連朋黨務成黨人之群也）聖王之禁也。飾於貧窮而發於勤勞權於貧賤（內富而外飾於貧窮內逸而外發於勤勞可以致勢而權於貧賤也）身無職事家無常姓列上下之閒議言為民者聖王之禁也（無生之身無職事家又無常生自列於上下之閒其有言議每稱為人以求名譽非為將之道故聖王禁之也）壹士以為亡資脩田以為亡本（每以為資雖清士以為亡去之資若此者亦棄脩業田業以為亡去之本也）則生之養私不死（設有所犯罪則以私養其生雖犯罪亡而不死也）然後失矯以深與上為市者（自恃其資然後敢失矯其有不從則示以去就之形而要之故曰與上為市）聖王之禁也。審飾小節以示民（謂善小節以示民譽也）時言大事以動上（示君以不測也）遠交以踰群假爵以臨朝者（遠交四方以踰群黨假高爵以臨本朝也）聖王之禁也。卑身雜處（不擇僚類）隱行辟倚（辟倚其行以資所依也）側入迎遠（側身而入國設出而迎遠客）遁上而遁民者（卑身雜處所以遁上隱行辟倚所以遁民）聖王之禁也。詭俗異禮大言法行（大言高談以法行也）難其所為而高自錯者（自難其所為使人難行也）聖王之禁也。守委閒居（守其委積以閒居）博分以致眾（博分其財以致眾）勤身遂行（勤勞其身以遂其行）說人以貨財（以其貨財以悅於人）濟人以買譽（以財濟人以買其聲譽）其身甚靜而使人求者（靜而多財故人求之）聖王之禁也。行辟而堅言詭而辯術非而博順惡而澤者（有為辟而堅者今有之矣）聖王之禁也。以朋黨為友以蔽惡為仁（有所朋黨者蔽惡用此為仁）以數變為智以重斂為忠以遂忿為勇者聖王之禁也。固國之本其身務往於上深附於諸侯者（本國自有其本臣與境外之交）聖王之禁也。聖王之身治世之時德行必有所是道義必有所明故士莫敢詭俗異禮以自見於國莫敢布惠緩行脩上下之交以和親於民（施舍養民謂之緩行）故莫敢超等踰官漁利蘇功以取順其君（詐以飾君利謂之漁利因少勞多謂之蘇功蘇息也）聖王之治民也進則使無由得其所利退則使無由避其所害必使反乎安其位樂其群務其職榮其名而后止矣（能如上事則止而循常也）故踰其官而離其群者必使有害不能其事而失其職者必使有恥是故聖王之教民也以仁錯之以恥使之脩其能致其所成而止故曰絕而定（絕邪而定）靜而治安而尊舉錯而不變者聖王之道也

重令第十五　　外言六

凡君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則國安令輕則君卑君卑則國危故安國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嚴罰罰嚴令行則百吏皆恐罰不嚴令不行則百吏皆喜故明君察於治民之本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擅益令者殺無赦）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令當行而故留之）不從令者死五者死而無赦惟令是視（敢赦令者亦死也）故曰令重而下恐為上者不明令出雖自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不明之君雖曰出令至於可否並與下論而後定也）夫倍上令以為威則行恣於己以為私（此者臣反制君何令之為）百吏奚不喜之有（倍公則得成私威令而害不亦宜乎）且夫令出雖自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是威下繫於民也（可否定於下則是威下繫也）威下繫於民而求上之毋危不可得也（下擅則上危也）令出而留者無罪則是教民不敬也（王言毋禁其出如綸明誠敬之留者不誅是教不敬）令出而不行者毋罪行之者有罪是皆教民不聽也（不行無罪行之反誅人之不聽上教之故也）令出而論可與不可者在官是威下分也（官謂百官可否定於百官則是威下分也）益損者毋罪則是教民邪途也

益謂增令者損謂虧令者二者不罪人為邪途上殺之然也 如此則巧佞之人將以此成私為交比周之人將以此阿黨取與貪利之人將以此收貨聚財懦弱之人將以此阿貴事富便辟伐矜之人將以此買譽成名凡此皆上開其隙下得緣隙而成者也故令一出示民邪途五衢五衢謂上之五死也死之則五衢塞生之則五衢開而求上之毋危下之毋亂不可得也五衢開故也菽粟不足末生不禁民必有飢餓之色末生謂以末業為生者也而工以雕文刻鏤相穉也謂之逆相穉驕也人飢色不自衣以救之反以文相驕故謂之逆布帛不足衣服毋度民必有凍寒之傷而女以美衣錦繡綦組相穉也謂之逆萬乘藏兵之國卒不能野戰應敵社稷必有危亡之患而士以毋分役相穉也謂之逆社稷有危人皆致死今反以無分役相驕故謂之逆爵人不論能祿人不論功則士無為行制死節爵不論能祿不論功故不為行制死節也而群臣必通外請謁取權道行事便辟以貴富行事便辟以得貴富為榮華以相穉也謂之逆不義富貴志士所恥反以為榮華而相驕故以為逆朝有經臣國有經俗民有經產經常也何謂朝之經臣察身能而受官不誣於上無能受官謂之誣上謹於法令以治不阿黨撓法從私謂之阿黨竭能盡力而不尚得不責苟得犯難離患而不辭死致身效命受祿不過其功不以少求多也服位不侈其能不以小居大也不以毋實虛受者有功勞而後受祿朝之經臣也何謂國之經俗所好惡不違於上從君者也所貴賤不逆於令遵法制也毋上拂之事拂違也毋下比之說毋侈泰之養節而適也毋踰等之服禮而度也謹於鄉里之行恬而慎也而不逆於本朝之事者行君命也國之經俗也何謂民之經產畜長樹藝畜長謂畜產也務時殖穀力農墾草禁止末事者民之經產也故曰朝不貴經臣則便辟得進毋功虛取姦邪得行毋能上通則大臣不和小人好事臣下不順上令難行則應難不捷人不心合倉廩空虛財用不足則國毋以固守財以節逆散也三者見一焉則敵國制之矣見一尚制兆兼有毋故國不虛重兵不虛勝民不虛用令不虛行凡國之重也必待兵之勝也而國乃重凡兵之勝也必待民之用也而兵乃勝凡民之用也必待令之行也而民乃用凡令之行也必待近者之勝也而令乃行先勝服近者令乃得行故禁不勝於親貴罰不行於便辟法禁不誅於嚴重而害於疏遠慶賞不施於卑賤而求令之必行不可得也能不通於官受祿賞不當於功號令逆於民心動靜詭於時變有功不必賞有罪不必誅令焉不必行禁焉不必止在上位無以使下而求民之必用不可得也將帥不嚴威民心不專一陳士不死制卒士不輕敵而求兵之必勝不可得也內守不能完外攻不能服野戰不能制敵侵伐不能威四鄰而求國之重不可得也德不加於弱小威不信於強大征伐不能服天下而求霸諸侯不可得也威有與兩立下有與立威者兵有與分爭征伐有自諸侯出德不能懷遠國令不能一諸侯而求王天下不可得也地大國富人眾兵彊此霸王之本也然而與危亡為鄰矣天道之數人心之變所以與危亡為鄰也以天道數變人心易故也天道之數至則反然於下者則反於上盛則衰日中則昃月盈則虧人心之變有餘則驕有餘者不報當驕則緩怠夫驕者驕諸侯侯何者驕驕諸侯者諸侯失於外天子驕則諸侯叛緩怠者民亂於內緩怠必輕於民故民亂諸侯失於外民亂於內天道也驕怠者必失外亂內此天之道此危亡之時也若夫地雖大而不并兼不攘奪人雖眾不緩怠不傲下國雖富不侈泰不縱欲兵雖彊不輕侮諸侯動眾用兵必為天下政理此正天下之本而霸王之主也

凡先王治國之器三攻而毀之者六明王能勝其攻故不益於三者而自有國正天下（明王雖攻於三器有不加益即勝能自有其國兼正天下）亂王不能勝其攻故亦不損於三者而自有天下而亡（亂王既不能勝攻三器自毀更不加益三者雖有天下之大而遂滅亡也）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曰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號令毋以使下非斧鉞毋以威衆非祿賞毋以勸民六攻之敗何也（言六攻能敗三器者謂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者（謂親貴也）雖犯禁而可以得免者（謂貨色也）雖毋功而可以得富者（謂巧佞玩好也）凡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威衆有毋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足以威衆祿賞不足以勸民若此則民毋為自用（雖有罪不誅有功不賞故人不自用其力也）民毋為自用則戰不勝戰不勝而守不固守不固則敵國制之矣然則先王將若之何曰不為六者變更於號令不為六者疑錯於斧鉞不為六者益損於祿賞若此則遠近一心遠近一心則衆寡同力衆寡同力則戰可以必勝而守可以必固非以并兼攘奪也以為天下政治也此正天下之道也

管子卷第五

管子卷第六

唐司空房玄齡注

法法第十六　兵法第十七

法法第十六　外言七

不法法則事毋常（不設法以法下故事無常）法不法則令不行（雖復設法不得法之宜故令不行）令而不行則令不法也法而不行則脩令者不審也（法雖得宜而脩令者不審不行則以脩令者不審之故也）審而不行則賞罰輕也（謂令者既審而猶不行則以上輕於賞罰也）重而不行則賞罰不信也（賞罰既重而猶不行則以雖賞罰而不信也）信而不行則不以身先之也（賞罰既信而猶不行則以身不先自行其禁也）故曰禁勝於身（身從禁也）則令行於民矣聞賢而不舉殆（聞賢不舉不若不聞所以有殆）聞善而不索殆見能而不使殆親人而不固殆同謀而離殆危人而不能殆（危人不能不若不見廢）人而復起殆（既廢更起或發其宿憾）可而不為殆（可為而不為多生後悔）足而不施殆（足而不施怨禍由生）幾而不密殆（幾事不密則害成）人主不周密則正言直行之士危（所言所行君不密則失臣）正言直行之士危則人主孤而毋內（策謀無自入也）人主孤而毋內則人臣黨而成羣（君子道消小人道長也）使人主孤而毋內人臣黨而成羣者此非人臣之罪也人主之過也（君不密之過）民毋重罪過不大也（有大過則後有重罪）民毋大過上毋赦也（不赦則懼而肅徒）上赦小過則民多重罪積之所生也（所謂積小以成高大）故曰赦出則民不勁（有罪不誅則安用勁）惠行則過日益（恃恩不恭非過而何）惠赦加於民而囹圄雖實殺戮雖繁姦不勝矣（姦恃赦故也）故曰邪莫如蚤禁之（禁之無使滋蔓難圖也）赦過遺善則民不勵（善即見遺也）有過不赦有善不積勵民之道於此乎用之矣故曰明君者事斷者也君有三欲於民三欲不節則上位危三欲者何也一曰求二曰禁三曰令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求多者其得寡（無厭則難供故其得寡）禁多者其止寡（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令多者其行寡（既三則瀆故其行寡）求而不得則威日損（須言其和非損而何）禁

而不止則刑罰侮（怠禁怠犯非侮而何）令而不行則下凌上（不奉其命非凌而何）故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能多令而多行者也故曰上苛則下不聽下不聽而彊以刑罰則為人上者衆謀矣為人上而衆謀之雖欲毋危不可得也號令已出又易之禮義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遷之刑法已錯又移之如是則慶賞雖重民不勸也殺戮雖繁民不畏也故曰上無固植（植志）下有疑心國無常經民力必竭數也（數理也國無常經人力必竭而曰不竭者此非理之一曰也）明君在上位民毋敢立私議自貴者（立私議者必自恃為貴也）國毋怪嚴毋雜俗毋異禮士毋私議（國不作奇怪則嚴肅而無雜俗有常禮士皆公議）倨傲易令錯儀畫制作議者盡誅（易令謂變令錯儀謂別置儀畫制謂更畫制凡此盡以法誅之）故彊者折銳者挫堅者破引之以繩墨繩之以誅僇故萬民之心皆服而從上推之而往引之而來彼下有立

其私議自貴分爭而退者則令自此不行矣（立私議分爭退而不誅從此之後令不復行）故曰私議立則主道卑矣況主倨傲易令錯儀畫制變易風俗詭服殊說猶立（立私議尚能卑主況其倨傲易風俗而猶有立者乎）上不行君令下不合於鄉里變更自為易國之成俗者命之曰不牧之民（於上不行君令於下不合鄉里因率前自為易國之成俗故曰不牧之民言其不可養也）不牧之民繩之外也繩之外誅使賢者食於能鬭士食於功賢者食於能則上尊而民從鬭士食於功則卒輕患而傲敵上尊而民從卒輕患而傲敵二者設於國則天下治而主安矣

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苟悅衆心故曰小利人翫習而易犯法故曰大害也）故久而不勝其禍（犯法漸廣轉以危君故曰不勝其禍）毋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人初不悅故曰小害創而脩德故曰大利也）故久而不勝其福（家正而天下定則太平可致故曰不勝其福也）故赦者奔馬之委轡（劣也伏地）毋赦者痤（疽未切瘡也）雎之礦石也（疾可療也）爵不尊祿不重者

不與圖難犯危以其道為未可以求之也（以其道未可求故不與尊爵俾祿與爵之尊爵重祿其可與之圖難犯危也）是故先王制軒冕足以著貴賤不求其美設爵祿所以守其服不求其觀也使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君子食於道則上尊而民順小人食於力則財厚而養足上尊而民順財厚而養足四者備體則胥足上尊時而王不難矣（胥相也）文有三侑（侑寬也）武毋一赦惠者多赦者也先易而後難久而不勝其禍法者先難而後易久而不勝其福故惠者民之仇讎也（惠者生其禍故為仇讎也）法者民之父母也（法者主其福故為父母也）太上以制制度其次失而能追之（能追之猶善也）雖有過亦不甚矣明君制宗廟足以設賓祀不求其美為宮室臺榭足以避燥濕寒暑不求其大為雕文刻鏤足以辯貴賤不求其觀故農夫不失其時百工不失其功商無廢利民無游日（無廢閒之日）財無砥墆（墆積也）故曰儉其道乎

令未布而民或為之而賞從之則是上妄予也（未布而為所謂先時者也當刑而賞故曰妄與也）上妄予則功臣怨功臣怨而愚民操事於妄作愚民操事於妄作則大亂之本也令未布而罰及之（所謂不令而罰）則是上妄誅也上妄誅則民輕生民輕生則暴人興（輕生故為暴亂）曹黨起而亂賊作矣令已布而賞不從則是使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令已布而罰不及則是教民不聽民不聽則彊者立彊者立則主位危矣故曰憲律制度必法道號令必著明賞罰必信密此正民之經也凡大國之君尊小國之君卑大國之君所以尊者何也曰為之用者衆也小國之君所以卑者何也曰為之用者寡也然則為之用者衆則尊

爲之用者寡則卑則人主安能不欲民之衆爲己用也使民衆爲己用柰何曰法立令行則民之用者衆矣法不立令不行則民之用者寡矣故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多而所廢者寡則民不誹議民不誹議則聽從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與其所廢者鈞則國毋常經國毋常經則民妄行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寡而所廢者多則民不聽民不聽則暴人起而姦邪作矣計上之所以愛民者爲用之愛之也爲愛民之故不難毀法虧令則是失所謂愛民矣夫以愛民用民則民之不用明矣（夫用人者當以法令以愛人廢法而用之則人不可用也）夫至用民者殺之危之勞之飢之渴之用民者將致之此極也而民毋可與慮害己者（至害也夫善用人者必以法其不從法者自死當之其次營善勸偶之將被用之必致此極則爲者不敢爲非善者從而從令故求可與謀害己者其可得哉）明王在上道法行於國民皆舍所好而行所惡（所好者私欲也所惡者公義也）

故善用民者軒冕不下儗而斧鉞不上因（不以私寵下要以軒冕有所許假不因上旨妄以斧鉞有所誅殺也）如是則賢者勸而暴人止賢者勸而暴人止則功名立其後矣蹈白刃受矢石入水火以聽上令上令盡行禁盡止引而使之民不敢轉其力（[illegible]）推而戰之民不敢愛其死不敢轉其力然后有功不敢愛其死然後無敵進無敵退有功是以三軍之衆皆得保其首領父母妻子完安於內故民未嘗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功是故仁者知者有道者不與大慮始（大謂創業也）國無以小與不幸而削亡者必主與大臣之德行失於身也官職法制政教失於國也諸侯之謀慮失於外也故地削而國危矣（言國無以小與不幸而削亡者其削亡也則以臣主有失故也）國無以大與幸而有功名者必主與大臣之德行得於身也官職法制政教得於國也諸侯之謀慮得於外也然后功立而名成（言國無以大與幸而有功）

（名者其有功名也則以臣主有得名故也）然則國何可無道人何可無求得道而導之得賢而使之將有所大期於興利除害期於興利除害莫急於身而君獨甚傷也必先令之失（先身無害而有利然後可以及物令君獨立無輔則是有害故甚可傷所以然者則由先令之失也）人主失令而蔽（失令則爲下所蔽塞也）已蔽而劫已劫而弒凡人君之所以爲君者勢也故人君失勢則臣制之矣勢在下則君制於臣矣勢在上則臣制於君矣故君臣之易位勢在下也在臣期年臣雖不忠君不能奪也（臣得勢期年君雖知其不忠而不能奪無如之何也）在子期年子雖不孝父不能服也（亦無如之何）故春秋之記（春秋因周公之凡例而弒殺之國史也）臣有弒其君子有弒其父者矣故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廷遠於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其事雖在堂上而君經十日不聞）此所謂遠於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矣門廷有事期年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萬里也故請入而不出謂之滅（臣有所請告入而不出則其事閉塞於下其事遂消滅也）出而不入謂之絕（其事既出而不入則左右不爲通於上其事遂絕也）入而不至謂之侵（其事既入不得至於君此由左右侵君事故也）出而道止謂之壅（其事雖出中道而止此則左右壅也）滅絕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政之有所不行也（政之不行自致滅絕侵壅非由杜門守戶也）故曰令重於寶社稷先於親戚法重於民威權貴於爵祿故不爲重寶輕號令不爲親戚後社稷不爲愛民枉法律不爲爵祿分威權故曰勢非所以予人也（凡此上事其勢不當與人故君專之）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萬物之命也（萬物之命由正而定）是故聖人精德立中以生正（德精而不偏中立其正自生也）明正以治國故正者所以止過而逮不及也（正者中立故過者令止不及者令逮之）過與不及也皆非正也非正則傷國一也（過與不及傷國一也）勇而不義傷兵（不義於勇則傷兵也）

仁而不法傷正(不及於仁故傷正)故軍之敗也生於不義(不義則失法之宜故軍敗)法之侵也生於不正(不正則入邪故法侵也)故言有辯而非務者(言辯而非務則事無務也)行有難而非善者(行難而非善故無正善也)故言必中務不苟為辯行必思善不苟為難規矩者方圜之正也雖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規矩之正方圜也故巧者能生規矩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圜雖聖人能生法不能廢法而治國故雖有明智高行倍法而治是廢規矩而正方圜也一曰(管氏稱古言故曰一曰)凡人君之德行威嚴非獨能盡賢於人也(人君之德行雖曰威嚴既不一一事盡賢亦須論賢而自輔故曰非獨能自盡賢者矣)曰人君也故從而貴之不敢論其德行之高卑(人曰此人君也尊其爵貴其位是非所論而貴之道也)有故為其殺生急於司命也(乘人君之勢則能使人生殺故急於司命也)富人貧人使人相畜也(人君富人亦可貧人亦可使以富畜貧亦可)貴人賤人使人相臣也(貴人亦可賤人亦可)人主操此六者以畜其臣(六者謂生殺富貧貴賤)人臣亦望此六者以事其君(人臣事君亦望此六者以為下)君臣之會六者謂之謀(君臣所以相合皆從此謀也)六者在臣期年臣不忠君不能奪在子期年子不孝父不能奪故春秋之記臣有弒其君子有弒其父者得此六者而君父不智也(令臣子得此六者是君父之不智也)六者在臣則主蔽矣主蔽者失其令也故曰令入而不出謂之蔽令出而不入謂之壅令出而不行謂之牽(牽於左右)令入而不至謂之瑕(君臣相隔故曰瑕)牽瑕蔽壅之事君者非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令之有所不行也此其所以然者由賢人不至而忠臣不用也故人主不可以不慎其令令者人主之大寶也一曰賢人不至謂之蔽忠臣不用謂之塞令而不行謂之障禁而不止謂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賢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民輕財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為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儀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則民不從彼民不服法死制則國必亂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脩制先民服也(服行也先自行法以率人)凡論人有要(論人才行各有綱要)矜物之人無大士焉(大士不矜謙以接物)彼矜者滿也滿者虛也(所謂滿招指者也)滿虛在物在物為制也(既滿而虛則制之在物)矜者細之屬也(自矜者小人之類)凡論人而遠古者無高士焉(高士必順考古道也)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無智士焉(智士必知古而謹功也)德行成於身而遠古卑人也(德行謂日成而乃遠古卑人則是)事無資遇時而簡其業者愚士也(既遇有道之時其事必見簡棄如此者可謂愚士)釣名之人無賢士焉(賢士必實而成名)釣利之君無王主焉(王主必重義而取利)賢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賢人之行王主之道其所不能已也(不能已而後動)明君公國一民以聽於世(聽明之君)忠臣直進以論其能(忠臣必直道而求進)明君不以祿爵私(必公誠於國則以一其民人之心)所愛(唯賢是與)忠臣不誣能以干爵祿(必量能而受祿也)君不私國臣不誣能行此道者雖未大治正民之經也(雖未大治足以成正民之經)今以誣能之臣事私國之君而能濟功名者古今無之誣能之人易知也(誣能之人功名所以不立易可知也)臣度之先王者(臣管氏自稱也)舜之有天下也禹為司空契為司徒皋陶為李(古治獄之官作此李官)后稷為田此四士者天下之賢人也猶尚精一德(謂各精一事也)以事其君今誣能之人服事任官皆兼四賢之能自此觀之功名之不立亦易知也(結上文也)故列尊祿重無以不受也(德不足以勝其位也)勢利官大無以不從也(直以勢利官大故每舉必從之)以此事君此所謂誣能篡利之臣者也世無公國之君則無直進之士無論能之主則無成功之臣昔者三代之相授也安得二天下而殺之(三代無能授於有能桀紂失之湯武得之今之天下即古之天下豈有二天下而行

其刑殺哉)貧民傷財莫大於兵，危國憂主莫速於兵。此四患者明矣，(兵有四患，明矣。)古今莫之能廢也。兵當廢而不廢，則古今惑也；(兵有四患當廢也，五材並用則不當廢，廢興之理難明，故惑也。)此二者不廢而欲廢之，則亦惑也。(二者既不可廢，矣久欲廢之，則亦惑也。)此二者傷國一也。(廢之則寇來無以禦，不廢則傷財，則貨財憂主，有傷國也，故曰一也。)黃帝唐虞，帝之隆也，資有天下，制在一人。(資用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故曰制在一人。)當此之時也，兵不廢。今德不及三帝，天下不順，(三帝之時天下皆順，不須用兵。)而求廢兵，不亦難乎？故明君知所擅，知所患。國治而民務積，此所謂擅也；(擅專也，君之所專為，在於國而治民務積聚也。)動與靜，此所患也。(動靜失宜則患生也。)是故明君審其所擅，以備其所患也。猛毅之君不免於外難，懦弱之君不免於內亂。猛毅之君者輕誅，輕誅之流，道正者不安；(誅輕則害正，故道正之士不安。)道正者不安，則材能之臣去亡矣。彼智者知吾情偽，為敵謀我，則外難自是至矣。(智者則道正之士，從此亡之敵國，知我情偽，為敵謀我，所以外難至也。)故曰：猛毅之君不免於外難。懦弱之君者重誅，(難為誅罰。)重誅之過，行邪者不革；行邪者久而不革，則羣臣比周；羣臣比周，則蔽美揚惡；(蔽君美，揚君惡。)蔽美揚惡，則內亂自是起矣。故曰：懦弱之君不免於內亂。明君不為親戚危其社稷，社稷戚於親；不為君欲變其令，令尊於君；不為重寶分其威，威貴於寶；不為愛民虧其法，法愛於民。

兵法第十七　外言八

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一者氣質未分，至一者也；道者物由以生者也；德者物由以成者也。夫皇帝王道隨世立名者也，其實則一也。)謀得兵勝者霸。(所謂謀得用兵必勝，故霸。)故夫兵雖非備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輔王成霸。(兵者不得已而用之，故於道則未備，於德則未至，然用之上可以輔王，下可以成霸。)今代之用兵者不然，不知兵權者也。(權者所以知輕重，不知兵權則失輕重之節。)故舉兵之日而境內貧，(行師十萬，日費千金。)戰不必勝，勝則多死，(雖今得勝，死者已多。)得地而國敗，(雖復得地，死傷且多，所以國敗。)此四者用兵之禍者也。(四者謂內貧、不勝、多死、國敗也。)四禍其國而無不危矣。(一舉兵而有四禍，則何為而不危哉。)大度之書曰：(謂大陳法度之書。)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戰而必勝，勝而不死，得地而國不敗，為此四者若何？(四者謂不貧、必勝、不死、不敗也。)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者，計數得也。戰而必勝者，法度審也。勝而不死者，教器備利，而敵不敢校也。得地而國不敗者，因其民；因其民，則號制有發也。(號令制度，因彼而發。)教器備利，則有制也。(有制則能備利。)法度審，則有守也。(法度審則有所守。)計數得，則有明也。(有明則計數得。)治衆有數，(自治其軍，有數存焉。)勝敵有理，(勝於敵國，有理存焉。)察數而知理，審器而識勝，(器備則敵可勝也。)明理而勝敵。(勝敵者在於明理也。)定宗廟，(冠寧則宗廟定。)遂男女，(人安則男女遂。)官四分，(既定且寧，則四分官以守之。)則可以定威德，制法儀，出號令，然後可以一衆治民。兵無主，則不蚤知敵；(兵無主則人懷苟且，故不能知敵。)野無吏，則無蓄積；(野無田吏則人惰事業，故無蓄積。)官無常，則下怨上；(官無常則下識賊不節，故下怨上。)器械不巧，則朝無定；(器械不巧則寇敵見陵，故朝無定。)賞罰不明，則民輕其產。(賞罰不明則人無所生，故輕其產。)故曰：早知敵，則獨行；有蓄積，則久而不匱；器械巧，則伐而不費；賞罰明，則勇士勸也。三官不繆，五教不亂，九章著明，則危危而無害，窮窮而無難。(危危窮窮，重有其事。)故能致遠以數，縱強以制。(有數則遠可致，有制則強可縱。)三官：一曰鼓，鼓所以任也，(任猶使也，謂令之從兼也。)所以起也，所以進也；二曰金，金所以坐也，所以退也，所以免也；三曰旗，旗所以立兵也，所以利兵也，所以偃兵也。此之謂三官。有三令而兵法治也。五教：一曰教其目以形色之旗，(五色之旗，各有所當，若春尚青、夏尚赤之類。)二曰教其身以號令之數，(謂坐起之數。)三曰教其足以進退之度，四曰教其手以長短之利，(長兵短兵各有所利，遠用長，近用短也。)五曰教其心以賞罰之誠。(貪賞畏罰，士所自勵。)五教各習，而士負以勇矣。(負恃也，恃其便習而勇也。)九章：一曰舉日章則晝行，二曰舉月章則夜行，三曰舉

龍章則行水四曰舉虎章則行林五曰舉鳥章則行陂六曰舉蛇章則行澤七曰舉鵲章則行陸八曰舉狼章則行山九曰舉韟章則載食而駕（韟弓衣也謂韜其弓而舉之則載其所食而駕行矣）九章既定而動靜不過三官五教九章始乎無端卒乎無窮（無端無窮者出敵不意彼不能測知也）始乎無端者道也卒乎無窮者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也故不可量則眾彊不能圖不可數則偽詐不敢嚮兩者備施則動靜有功徑乎不知（徑謂卒然直往敵不知）發乎不意徑乎不知故莫之能禦也發乎不意故莫之能應也故全勝而無害因便而教準利而行教無常行無常（[illegible]）兩者備施動乃有功（[illegible]）器成教施追亡逐遁若飄風擊刺若雷電絕地不守（[illegible]）恃固不拔（[illegible]）中處而無敵令行而不留（[illegible]）器成教施散之無方聚之不可計教器備利進退若雷電而無所疑匿也（匿隱也）一氣專定則傍通而不疑（精一其氣專而且定故不疑）厲士利械則涉難而不匱（[illegible]）進無所疑退無所匱敵乃為用（[illegible]）凌山阬不待鉤梯（習山故也）歷水谷不須舟檝（習水故也[illegible]）徑於絕地攻於恃固獨出獨入而莫之能止（[illegible]）寶不獨入而莫之能止（[illegible]）故曰不獨入也寶不獨見（[illegible]）故莫之能斂（[illegible]）名之至盡（[illegible]）盡而不意故不能疑神（[illegible]）彼所意故不能疑度謂之為神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諧諧故能輯諧輯以悉莫之能傷（[illegible]）定一至行二要縱三權施四教發五機設六行論七數守八應審九器章十號（自一至十[illegible]故敵不得而知也）故能全勝大勝（全勝謂全其師而勝大勝[illegible]）無守也故能守勝（無守謂不守一故能常守其勝也）數戰則士罷數勝則君驕夫以驕君

使罷民則國安得無危故至善不戰（服之以德）其次一之（[illegible]）破大勝強一之至也（[illegible]）亂之不以變（[illegible]）乘之不以詭（[illegible]）勝之不以詐（[illegible]）一之實也（凡此皆至一之實也）近則用實遠則施號（[illegible]）力不可量強不可度氣不可極德不可測一之原也（原本）（[illegible]）眾若時雨寡若飄風一之終也（用眾貴詳審故若時雨之漸用寡貴速[illegible]）利適器之至也（兵刃利而適者其器得宜之至）用適敵之盡也（[illegible]）不能致器者不能利適不能盡教者不能用敵（[illegible]）不能用敵者窮（[illegible]）不能致器者困（[illegible]）遠用兵而可以必勝（[illegible]）出入異塗則傷其敵（[illegible]）深入危之則士自脩（[illegible]）士自脩則同心同力善者之為兵也使敵若據虛（[illegible]）若搏景（[illegible]）無設無形焉無不可以成也（[illegible]）無形無為焉無不可以化也（[illegible]）此之謂道矣（[illegible]）若亡而存若後而先威不足以命之（[illegible]）

管子卷第六

管子卷第七　　唐司空房玄齡注

大匡第十八

大匡第十八（謂以大事匡君）　內言一

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使鮑叔傅小白鮑叔辭稱疾不出管仲與召忽往見之曰何故不出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臣之不肖也是以使賤臣傅小白也（鮑叔以小白年幼又不肖而賤故謂爲之傅也）賤臣知棄矣召忽曰子固辭無出吾權任子以死亡必免子（任保也君若有疑責當保子以疾因至於死亡此可以免子之身）鮑叔曰子如是何不免之有乎（言如是必見免也）管仲曰不可（以召忽言非）持社稷宗廟者不讓事不廣閒（社稷宗廟至重以不可讓事而廣求閒暇）將有國者未可知也（於三公子未可的知其人）子其出乎召忽曰可吾三人者之於齊國也譬之猶鼎之有足也去一焉則必不立矣（言三人不可畢其出處）吾觀小白必不爲後矣管仲曰不然也夫國人憎惡糾之母以及糾之身而憐小白之無母也諸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夫所以定齊國者非此二公子者將無已也（二公子謂糾與小白也言二公子既不能定齊國而又不立小白則亂無已也）小白之爲人無小智惕而有大慮（言雖無小智然惕懼而有大慮）非夷吾莫容小白（小白既無小智必奉迂於大度俗人故非夷吾莫能容）天不幸降禍加殃于齊糾雖得立事將不濟非子定社稷其將誰也（兒既不濟大事小白而小白之）（定社稷者非子而誰子謂召忽）召忽曰百歲之後吾君卜世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吾君卜世謂僖公之子小白等也君命謂僖公之命使立子糾）兄與我齊國之政也受君令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濟是吾義也（今不爲糾焉我當致死）（召忽之備於管仲焉兄與我齊國之政謂使知政也今受君令而立子糾不改其所奉更有所立不濟而死是爲臣之義也）管仲曰夷吾之爲君臣也（言己立君臣之義與召忽異）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糾哉（言當爲宗廟社稷致死不死於一糾）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夷吾死則齊國不利鮑叔曰然則奈何管子曰子出奉令則可（子出奉令則小白有所依故曰可）鮑叔許諾乃出奉令遂傅小白鮑叔謂管仲曰何行（問其事君當何所行）管仲曰爲人臣者不盡力於君則不親信（不爲君所親信）不親信則言不聽言不聽則社稷不定夫事君者無二心（此事君之所行）鮑叔許諾僖公之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言無知之寵與適子同）僖公卒以諸兒長得爲君是爲襄公襄公立後絀無知無知怒公令連稱管至父戍葵丘曰瓜時而往及瓜時而來期戍公問不至請代不許故二人因公孫無知以作亂魯桓公夫人文姜齊女也公將如齊與夫人皆行（公謂桓公）申俞諫曰不可（申俞魯大夫也）女有家男有室（女有夫之家男有妻之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公不聽遂以文姜會齊侯於濼文姜通於齊侯桓公聞責文姜文姜告齊侯齊侯怒饗公使公子彭生乘魯侯脅之（乘謂扶力升車脅謂拉其脅而殺之）公薨于車豎曼曰（豎曼齊大夫也）賢者死忠以振疑百姓寓焉（振救也賢者死於忠以救當時之疑故百姓有所託寓寄事託也）智者究理而長慮身得免焉（智者既盡理而謀慮又長故免於死亡）今彭生二於君（不以正道輔君而殺之於昏故曰二）無盡言而諛行（無盡言謂不忠諫襄公也）以戲我君使我君失親戚之禮命（其諛故曰失親戚之禮命）又力成吾君之禍以構二國之怨（恃其多力拉殺魯君故曰力成吾君之禍）彭生其得免乎禍理屬焉（禍理屬之）夫君以怒遂禍（君懟魯桓彭生則遂成其禍）不畏惡親聞容昏生無醜也（君而通妹是謂惡親聞不畏此事遠聞而容忍之昏生謂彭生之昏亂無醜也）豈及彭生而能止之哉（及如也禍由彭生彭生力成之令而成禍故當誅之）魯若有誅必以彭生爲說二月魯人告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脩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死請以彭生除之齊人爲殺彭生以謝于魯五

月，襄公田于貝丘，見豕彘。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公子彭生安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於車下，傷足亡屨。反，誅屨於徒人費，不得也，（誅，責。）鞭之見血。費走而出，遇賊於門，脅而束之，費袒而示之背，賊信之，使費先入，伏公而出，鬬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孟陽代君寢于牀，賊殺之，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殺公而立公孫無知也。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九年，公孫無知虐於雍廩，雍廩殺無知也。桓公自莒先入，魯人伐齊，納公子糾。戰於乾時，管仲射桓公中鉤，魯師敗績，桓公踐位。於是劫魯，使魯殺公子糾。（劫猶脅也，令魯殺之。）桓公問於鮑叔曰：「將何以定社稷？」鮑叔曰：「得管仲與召忽，則社稷定矣。」公曰：「夷吾與召忽，吾賊也。」鮑叔乃告公其故圖。（故圖，謂管仲本欲事小白，故傳小白嗣立之。）公曰：「然則可得乎？」鮑叔曰：「若亟召則可得也，不亟不可得也。夫魯施伯知夷吾為人之有慧也，其謀必將令魯致政於夷吾。夷吾受之，則彼知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於齊也，必將殺之。」（不受，夷吾受魯政而反於齊，則其將為魯害，故殺之。）公曰：「然則夷吾將受魯之政乎？其否也？」鮑叔對曰：「不受。夫夷吾之不死糾也，為欲定齊國之社稷也。今受魯之政，是弱齊也。夷吾之事君無二心，雖知死，必不受也。」（君謂桓公。）公曰：「其於我也，曾若是乎？」（曾，則也。則能無二心如是乎？）鮑叔對曰：「非為君也，為先君也。其於君不如親糾也，（言管仲親糾多於小白也。）糾之不死，而況君乎？（糾尚不死，況則可知。）君若欲定齊之社稷，則亟迎之。」（管仲既在，定齊社稷，須急逆之。）公曰：「恐不及，奈何？」鮑叔曰：「夫施伯之為人也，敏而多畏。（多畏則念慮深。）公若先反，恐注怨焉，必不殺也。」（若先反管仲而施伯殺之，齊必注怨，故不敢。）公曰：「諾。」（諾，許鮑叔之言也。）施伯進對魯君曰：「管仲有急，其事不濟，今在魯，君其致

魯之政焉。（有急難之事，與小白爭國，其事既不濟，故來於魯，可因此事而致政。）若受之，則齊可弱也；若不受，則殺之。殺之以說於齊也，與同怒，尚賢於已。」（施伯恐管仲反齊為害。）（言欲殺之，有若與齊同怨，如此猶賢於不殺也。）君曰：「諾。」魯未及致政，而齊之使至，曰：「夷吾與召忽也，寡人之賊也，今在魯，寡人願生得之。若不得也，是君與寡人賊比也。」魯君問施伯，施伯曰：「君與之。臣聞齊君惕而亟驕，雖得賢，庸必能用之乎？（庸猶何也。）及齊君之能用之也，管子之事濟也。（及猶若也，若今能用之，管子之事必濟也。）夫管仲，天下之大聖也，今彼反齊，天下皆鄉之，豈獨魯乎！今若殺之，此鮑叔之友也，鮑叔因此以作難，君必不能待也，（齊國強而鮑叔賢，故不能待。待猶禦也。）不如與之。」魯君乃遂束縛管仲與召忽。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蚤死，將胥有所定也，（胥，待。）今既定矣。（謂小白已定齊。）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謂君。）子為生臣，忽為死臣。（生則定社稷，死則顯忠義。）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死成忠義之行。）生者成名，（生定社稷之名。）名不兩立，（既成生名，不可又成死名。）行不虛至，（必致身受命，乃謂之行也。）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聞之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召忽之死，賢其生。）（不能霸，自殺。）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管仲之生不死，成九合之功。）或曰：明年，（異說，故言或。）（言或曰明年，襄公立之明年也。）襄公逐小白，小白走莒。三年，襄公薨，公子糾踐位，國人召小白。鮑叔曰：「胡不行矣？」小白曰：「不可。夫管仲知，召忽強武，雖國人召我，我猶不得入也。」鮑叔曰：「管仲得行其知於國，國可謂亂乎？（管仲得行其知於國，則不亂，今亂是不得行其智。）召忽強武，豈能獨圖我哉？」（國人既召小白，則不與召忽圖我。）小白曰：「夫雖不得行其知，豈且不有焉乎？（直是智不行，不得言無智。）召忽雖不得眾，其反豈不足以圖我哉？」（召忽雖不得眾，若反猶能。）

（圖我）鮑叔對曰夫國之亂也智人不得作內事（智人作內事則其國亂）朋友不能相合摎而國乃可圖也（摎交入也朋友不能相交合則當興發救乃可圖）乃命車駕鮑叔御小白乘而出於莒小白曰夫二人者奉君令吾不可以試也（二人謂管仲召忽奉君令則致死拒我故不可試也）乃將下鮑叔履其足曰事之濟也在此時事若不濟老臣死之公子猶之免也（鮑叔言事若不濟則已致死公子猶可得免死）乃行至於邑郊鮑叔令車二十乘先十乘後（二十乘在先鮑叔欲與之入國十乘從後令衛公子）鮑叔乃告小白曰夫國之疑二三子莫忍老臣（二三子謂從小白者不忍遣老臣故相從中心實疑）事之未濟也老臣是以塞道（以事未濟故以二十乘先行塞道）鮑叔乃誓曰事之濟也聽我令事之不濟也免公子者為上死者為下吾以五乘之實距路（鮑叔於前二十乘更分五乘先行距路不令子糾之黨得及小白）鮑叔乃為前驅遂入國逐公子糾管仲射小白中鉤管仲與公子糾召忽遂走魯桓公踐位魯伐齊納公子糾而不能

桓公二年踐位（入國二年方得踐位）召管仲管仲至公問曰社稷可定乎管仲對曰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公曰吾不敢至於此其大也定社稷而已管仲又請君曰不能管仲辭於君曰君免臣於死臣之幸也然臣之不死糾也為欲定社稷也社稷不定臣祿齊國之政而不死糾也臣不敢（既不死糾又受齊國之祿而不安社稷臣則不敢言將致死）乃走出至門公召管仲管仲反公汗出勿已其勉霸乎（且令勉霸王而不已我將勉力而求霸也）管仲再拜稽首而起曰今日君成霸臣貪承命趨立於相位（君既許霸臣貪承命故趨立相位）乃令五官行事

異日公告管仲曰欲以諸侯之間無事也小修兵革管仲曰不可百姓病公先與百姓而藏其兵（百姓困病當先與之而兵事且可藏）與其厚於兵不如厚於人（人厚兵自強）齊國之社稷未定公未始於人而始於兵外不親於諸侯內不親於民公曰諸政未能有行也二年桓公彌亂（不盡行夷吾之言故彌亂）又告管仲曰欲繕兵管仲又曰不可公不聽果為兵桓公與宋夫人飲舡中夫人蕩舡而懼公公怒出之宋受而嫁之蔡侯明年公怒告管仲曰欲伐宋管仲曰不可臣聞內政不修外舉事不濟公不聽果伐宋諸侯興兵而救宋大敗齊師公怒歸告管仲曰請修革吾士不練吾兵不實諸侯故敢救吾讎內修兵管仲曰不可齊國危矣內奪民用士勸於勇外亂之本也（勸士於勇則用鬬故曰奪人用士所勸者唯勇則輕叛為外亂之本也）外犯諸侯民多怨也（外犯諸侯則民多殘害故為人所怨）為義之士不入齊國（君為不義故義士不歸也）安得無危鮑叔曰公必用夷吾之言公不聽乃令四封之內修兵關市之征侈之（侈謂過常也謂事兵故賦）公乃遂用以勇授祿（士勇則與之祿）鮑叔謂管仲曰異日者公許子霸今國彌亂子將何如管仲曰吾君惕其智多誨（智多數可說誨之也）姑少胥其自及也（胥待也待其自能及道）鮑叔曰比其自及也國無闕亡乎管仲曰未也國中之政夷吾尚微為焉亂乎尚可以待（國政微為則未至亂可待君自及）外諸侯之佐既無有吾二人者未有敢犯我者（諸侯之佐無有知我二人者不敢犯我）明年朝之爭祿相刺裚領（子計）而刎頸者不絕（裚謂剽之也）鮑叔謂管仲曰國死者眾矣毋乃害乎管仲曰安得已然此皆其貪民也（貪人爭祿自殺亦未能自為害也）夷吾之所患者諸侯之為義者莫肯入齊齊之為義者莫肯仕此夷吾之所患也（有義之士內外不歸亂亡立至）若夫死者吾安用而愛之（貪人自相殺傷吾何能惜之）公又內修兵（教可足也）

三年桓公將伐魯曰魯與寡人近（謂國相鄰）於是其救宋也（疾其失宋救也）寡人且誅焉管仲曰不可臣聞有土之君不勤於兵不忌於辱不輔其過則社稷安勤於兵忌於辱輔其過則社稷危公不聽興師伐魯造於長勺魯莊公興師逆之大敗

之桓公曰吾兵猶尚少吾參圍之安能圍我吾以三倍之兵圍之則何能圍我
四年脩兵同甲十萬同甲謂完堅齊等車五千乘謂管仲曰吾士既
練吾兵既多寡人欲服魯管仲喟然嘆曰齊國危矣君不競
於德而競於兵人君當以德義競不當競於兵也天下之國帶甲十萬者不鮮
矣吾欲發小兵以服大兵欲以齊國服諸侯而致霸王故曰以小兵而服大兵也內失吾衆
謂發動之衆畏而散諸侯設備衆見侵伐故設備吾人設詐力不足則詐以繼之國欲無危
得已乎公不聽果伐魯魯不敢戰去國五十里而為之關更立
國界而為之關魯請比於關內以從於齊齊亦毋復侵魯魯請從服於齊欲其撤兵
比於齊之國內桓公許諾魯人請盟曰魯小國也固不帶劍今而帶劍
是交兵聞於諸侯君不如已若以交兵聞於諸侯不如止而不盟也請去兵桓公曰
諾乃令從者毋以兵管仲曰不可諸侯加忌於君君如是以
退可忌惡也諸侯欲以盟致惡於君今請不盟致此卽退可也君果弱魯君諸侯又加貪於

君若果弱魯君諸侯又以貪名加君後有事小國彌堅大國設備已有貪名之非名諸侯皆設備非
齊國之利也桓公不聽管仲又諫曰君必不去魯胡不用兵
曹劌之為人也堅強以忌不可以約取也不可以盟約取信也桓公不聽
果與之遇莊公自懷劍曹劌亦懷劍踐壇莊公抽劍其懷曰
魯之境去國五十里亦無不死而已左揕桓公右自承曰均
之死也戮死於君前左手舉劍將揕桓公且以右手自承而言曰魯迫魯境亦死今殺君亦死同是死也將殺君然後自殺
故曰均之死也戮死於君前管仲走君曹劌抽劍當兩階之間曰二君將改
圖無有進者被劍當階所以拒管仲言魯齊二君將欲改先者之所圖今不當有進者也管仲曰君與地
以汶為竟桓公許諾以汶為竟而歸桓公歸而脩於政不脩
於兵革自圉辟人以過弭師既不脩其兵革故出入自圉辟其人以先者之過故弭息其師
五年宋伐杞桓公謂管仲與鮑叔曰夫宋寡人固欲伐之無
若諸侯何無若諸侯奈宋何夫杞明王之後也杞夏之後今宋伐之予欲救

之其可乎管仲對曰不可臣聞內政之不脩外舉義不信君
將外舉義以行先之以內行先之則諸侯可令附桓公曰於此不救
後無以伐宋今不救杞後無辭以伐宋管仲曰諸侯之君不貪於土貪於土
必勤於兵勤於兵必病於民民病則多詐夫詐密而後動者
勝實勝詐則不信於民夫不信於民則亂內動則危於身是以
古之人聞先王之道者不競於兵兵者凶器競之則危桓公曰然則奚若
管仲對曰以臣則不以臣之意則不與君同而令人以重幣使之以重幣使宋令罷杞兵
使之而不可謂宋不從令君受而封之受杞告命而更封之桓公問鮑叔曰奚若
鮑叔曰公行夷吾之言公乃命曹孫宿使於宋宋不聽果伐
杞宋果伐杞桓公築緣陵以封之緣陵杞邑予車百乘甲一千謂與杞也明年
狄人伐邢邢君出致於齊致命於齊以告急桓公築夷儀以封之夷儀邢地
予車百乘卒千人明年狄人伐衛衛君出致於虛虛地名謂奔於虛矣

以望楚兵桓公且封之隰朋賓胥無諫曰不可三國所以亡者絕以
小小國之亡理則然不當封也今君徧封亡國國盡若何亡國之事盡於封亡國其若之何桓公
問管仲曰奚若管仲曰君有行之名安得有其實既有行封之名則當
虛國而為之安得有其實乎君其行也公又問鮑叔鮑叔曰君行夷吾之言
桓公築楚丘以封之與車三百乘甲五千既以封衛明年桓
公問管仲將何行已聞以所行之政也管仲對曰公內脩政而勸民可
以信於諸侯矣君許諾乃輕稅弛關市之征為賦祿之制既
已謂已行上事管仲又請曰問病臣臣有病者君當親問之願賞而無罰五年
諸侯可令傅行此五年可令諸侯親附公曰諾既行之管仲又請曰諸侯之
禮謂諸侯交聘之禮令齊以豹皮往小侯以鹿皮報齊以馬往小侯以
犬報往重報輕所謂大國善下小國則取小國桓公許諾行之管仲又請賞於國以及
諸侯君曰諾行之管仲賞於國中君賞於諸侯諸侯之君有

行事善者以重幣賀之從列士以下有善者衣裳賀之列士謂齊之列士管仲自以衣裳賀之凡諸侯之臣有諫其君而善者以璽問之以信其言謂桓公以璽問之以信驗其所諫之言爲善公既行之又問管仲曰何行管仲曰隰朋聰明捷給可令爲東國東國謂自齊東之國令隰朋理之賓胥無堅強以良可以爲西土西土齊西之土令胥無之國與士交兵衛國之教危傅以利謂其教既爲危且相傳以利謂以利成俗公子開方之爲人也慧以給不能久而樂始可游於衛其人性輕率不能持久所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曰樂始使此人游於衛謂動之令歸於齊也魯邑之教好邇而訓於禮既訓導於禮儀者所以爲良故曰好邇邇近也季友之爲人也恭以精博於禮多小信可游於魯博於禮而多小信楚國之教巧文以利不好立大義而好立小信蒙孫博於教而文巧於辭不好立大義而好結小信可游於楚小侯既服大侯既附厚於禮輕報所以服小侯游三人游三國所以附大侯夫如是則始可以施政矣君曰諾乃游公子開方於衛游季友於魯游蒙孫於楚五年諸侯附狄人伐謂入伐齊桓公告諸侯曰請救伐諸侯許諾大侯車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車百乘卒千人諸侯皆許諾齊車千乘卒可致緣陵先者使卒先緣陵令有狄難故致之戰於後故敗狄後故地名其車甲與貨小侯受之謂敗狄所得車甲以貨賞與小侯大侯近者以其縣分之不踐其國近齊之大侯則以齊縣分之不踐其國以侯之北州侯莫來謂不朝於齊北州謂大之州即幽州營州等桓公遇南州侯於召陵謂伐楚至於召陵也曰狄爲無道犯天子令以伐小國小國齊自謂以天子之故敬天之命令以救伐言諸侯以救戰天命救齊伐狄北州侯莫至上不聽天子令下無禮諸侯寡人請誅於北州之侯諸侯許諾桓公乃北伐令支令支國名下鳧之山斬孤竹孤竹國名斬其君遇山戎顧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對曰君教諸侯爲民聚食諸侯之兵不足者君助之發如此則始可以加政矣既使諸侯足食足兵然後可以加之政也桓公乃告諸侯必足三年

之食安有三年食然後可安以其餘脩兵革兵革不足以引其事告齊齊助之發諸侯兵之不足當引其事者以告齊齊當發卒以助之也既行之公又問管仲曰何行管仲對曰君會其君臣父子會謂考合其君臣父子之宜則可以加政矣公曰會之道奈何曰諸侯無專立妾以爲妻毋專殺大臣無國勞毋專予祿於國無勞者不得專予祿士庶人毋專棄妻毋曲隄所謂無隄谷也毋貯粟毋禁材山澤之材當與人共之也行此卒歲則始可以罰矣行之終歲而有不從者可以加刑罰君乃布之於諸侯諸侯許諾受而行之卒歲吳人伐穀穀齊之下都伐以封管仲桓公告諸侯未徧諸侯之師竭至以待桓公竭至言其盡來桓公以車千乘會諸侯於竟都師未至吳人逃齊都之師尚未至而吳人逃也諸侯皆罷桓公歸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曰可以加政矣諸侯服從如此故可以加之政曰從今以往二年適子不聞孝不聞愛其弟不聞敬老國良其老者國之賢良也三者無一焉可誅也無一尚可誅況犯三事諸侯之臣及國事三年不聞善可罰也及國事預知國政三年不聞善則不賢也故可罰君有過大夫不諫士庶人有善而大夫不進可罰也士庶人聞之吏賢孝悌可賞也士庶人有賢孝悌聞之於吏則可賞也桓公受而行之近侯莫不請事近齊之諸侯皆請齊政之事兵車之會六兵車之會謂與兵有所伐乘車之會三乘車之會謂諸好息人之會也饗國四十有二年桓公踐位十九年弛關市之征征賦也五十而取一取其貨賦五十之一賦祿以粟案田而稅案知其壤肥磽而稅之二歲而稅一率二歲而一稅之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歲飢不稅歲飢謂時旅飢故不稅歲飢弛而稅此歲飢謂有飢者有不飢者故弛飢而稅不飢桓公使鮑叔識音志君臣之有善者晏子識不仕與耕者之有善者不仕謂餘子未仕者高子識工賈之有善者國子爲李李獄官也隰朋爲東國賓胥無爲西土弗鄭爲宅爲宅宰領於宮室凡仕者近公仕者有公事職故近公不仕與耕者近門不仕與耕者當出入田野故近於外門工賈近市三十里

置遠委焉有司職之(遠今之郵驛也委謂當有儲擬以供過者立官以主之)從諸侯欲通(謂從諸侯欲通於齊)吏從行者令一人為負以車(其吏從行而來者遣之有司當令一人以車為負載其行裝)若宿者令人養其馬食其委(其客若宿即以所委食之)客與有司別契(契別謂分別其契以知真偽也)至國八契(自郊至國八契則二百五十里之郊地相距為五百里此國之大國也)費義數而不當有罪(義謂供客之禮徙費義數而於事不當者罪之)凡庶人欲通鄉吏不通七日囚(庶人有所陳訴通於君鄉吏抑而不通事經七日者則囚其吏繫御其所以也)出欲通吏不通五日囚(出謂欲適他國)貴人子欲通吏不通三日囚凡縣吏進諸侯士而有善觀其能之大小以為之賞有過無罪(賞雖過能亦不罪之)令鮑叔進大夫勸國家(並進大夫令之勸盡國家之事)得之成而不悔為上舉(得此大夫故有成功終無悔者雖有可稱如此者舉善之上)從政治為次(所進大夫從政而能理者次上成功也)野為原又多不發起訟不驕次之(所進大夫有能勸勉農人開闢其野皆為原田又教之和通不相爭競雖有起而訟者其不暴者不為驕徼出其次上)勸國家得之成而悔從政雖治而不能野原又多發起訟驕行此三者為下令晏子進貴人之子(晏子平仲之先)出不仕(不仕謂隱)處不華(不華則無過失)而友有少長(友有少長則識禮理)為上舉(全此三者故為上)得二為次(得二三之二也)得一為下士處靖(靖淨身)敬老與貴(敬老近於敬貴近於君)交不失禮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耕者農農用力(勤而不惰)應於父兄(孝且義)事賢多(擇善而從故能多)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令高子進工賈應於父兄事長養老承事敬(承奉君敬而從之也)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者為次得一者為下令國子以情斷獄(定罪罰者貴得其情)三大夫既已選舉使縣行之(三大夫謂鮑叔晏子高子)管仲進而舉言上而見之於君(見三大夫所選舉者此言選舉者國子主斷獄故不在三大夫之數)以卒年君舉(卒年謂終年如此管仲所進者君舉用之也)管仲告鮑叔曰勸國家不得成而悔從政不治不能野原又多而發(言相告發)訟驕(既訟而驕)凡三者有罪無赦告晏子曰貴人子處華下(處華屋之下則淫泆)交好飲食(重交好則扶朋黨嗜飲食則道情欲)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士出入無常不敬老而營富行此三者有罪無赦耕者出入不應於父兄用力不農不事賢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告國子曰工賈出入不應父兄承事不敬而違老治危(危傾險也)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凡於父兄無過州里稱之吏進之君用之(無過於父兄見稱於州里吏進此人君必用之)有善無賞有過無罰吏不進廉意(有善不能賞有過不能罰吏則苟免而已故不進廉意也)於父兄無過於州里莫稱吏進之君用之善為上賞不善吏有罰(雖無過於父兄而州里不稱吏進此人君承用之其人善則吏受上賞不善則吏當罰)君謂國子凡貴賤之義入與父俱(父貴而子賤也)出與師俱(師貴而賤也)上與君俱(君貴而臣賤)凡三者遇賊不死不知賊則無赦(言人於此三者所在當致死所謂在三如一今賊將害而不能死有賊而又不知則不忠不子也)斷獄情與義易義與祿易(凡斷獄者所以止罪邪止罪邪所以伸正義今犯罪者非以伸義故誅執也斷獄者以易義則以易祿也)易祿可無斂有可無赦(易祿者既富罰其罪可無斂其祿然今所有罪必無赦之也)

管子卷第七

管子卷第八

唐司空房玄齡 注

中匡第十九　小匡第二十

王言第二十一

中匡第十九　內言二

管仲會國用三分二在賓客二以供賓客其一在國管仲懼而復之復白也以賓客之費太半故白之公曰吾子猶如是乎以吾子爲賓客以供賓之義爲急務而懼而白之乎四鄰賓客入者說出者譽入見懷而悅者出者爲進譽也光名滿天下入者不說出者不譽汙名滿天下壤可以爲粟地壤則生粟木可以爲貨林木成器則貨粟盡則有生貨散則有聚君人者名之爲貴財安可有有時則生故不可有管仲曰此君之明也公曰民辦軍事矣則可乎對曰不可甲兵未足也請薄刑罰以厚甲兵於是死罪不殺刑罪不罰使以甲兵贖有罪使出甲兵以贖之也死罪以犀甲一戟刑罰以脅盾一戟謂有罪者出脅盾又令出一戟也過罰以金鈞謂過誤犯罰出鈞以贖之軍無所計而訟者成以束矢不計於事而以私訟者令出束矢以平其罪成平也公曰甲兵既足矣吾欲誅大國之不道者可乎對曰愛四封之內而后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先施愛於四封之內則士致死故可以惡竟外之不善安卿大夫之家而后可以危救敵之國卿大夫安則大臣盡力故以危敵之國賜小國地而后可以誅大國之不道者舉賢良而后可以廢慢法鄙賤之民是故先王必有置也而后必有廢也必有利也而后必有害也桓公曰昔三王者既弑其君今言仁義則必以三王爲法度不識其故何也對曰昔者禹平治天下及桀而亂之湯放桀以定禹功也湯平治天下及紂而亂之武王伐紂以定湯功也且善之伐不善也自古至今未有改之君何疑焉公又問曰古之亡國其何失對曰計得地與寶而不計失諸侯計得財委而不計失百姓計見親而不計見棄三者之屬一足以削遍而有者亡矣古之隳國家隕社稷者非故且爲之也必少有樂焉不知其陷於惡也桓公謂管仲曰請致仲父仲父者尊老之稱桓公尊事管仲故以仲父之號致之公與管仲父而將飲之行饗國禮以尊崇之掘新井而柴焉新井而又柴蓋之欲以潔清示敬之十日齋戒召管仲管仲至公執爵夫人執尊觴三行管仲趨出公怒曰寡人齋戒十日而飲仲父寡人自以爲脩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其故何也謂不辭而出所以怒鮑叔隰朋趨而出及管仲於途曰公怒管仲反入倍屏而立公不與言少進中庭公不與言少進傅堂公曰寡人齋戒十日而飲仲父自以爲脫於罪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未知其故也對曰臣聞之沉於樂者洽於憂樂過則憂生厚於味者薄於行慢於朝者緩於政害於國家者危於社稷臣是以敢出也公遽下堂曰寡人非敢自爲脩也仲父年長雖寡人亦衰矣吾願一朝安仲父也言與王共衰老故欲一朝安飲而盡歡對曰臣聞壯者無怠老者無偷順天之道必以善終者也三王失之也非一朝之萃其所由來者漸矣非一朝萃聚也君奈何其偷乎管仲走出君以賓客之禮再拜送之明日管仲朝公曰寡人願聞國君之信對曰民愛之鄰國親之天下信之此國君之信公曰善請問信安始而可對曰始於爲身中於爲國成於爲天下公曰請問爲身對曰道血氣以求長年長心長德長心謂謀慮遠也長德謂恩廣也此爲身也公曰請問爲國對曰遠舉賢人慈愛百姓外存亡國繼絕世起諸孤孤謂死王事者子孫薄稅斂輕刑罰此爲國之大禮也法行而不苛刑廉而不赦有司寬而不凌不凌暴菀濁困滯皆法度不亡也菀濁謂不實流者也困滯謂有蓄積隱者也有如此者皆以法度加之不令有所失亡也往行不來而民遊世矣其行法度者但往行不退不却來而退而人以此自得行於世也此爲天下也

桓公自莒反于齊使鮑叔牙為宰鮑叔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有加惠於其臣使臣不凍飢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不失秉臣不如也（秉柄也柄所操以作事國柄者賞罰之謂也）忠信可結於諸侯臣不如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臣不如也介冑執枹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枹擊鼓槌）夫管仲民之父母也將欲治其子不可棄其父母公曰管夷吾親射寡人中鉤殆於死今乃用之可乎鮑叔曰彼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其為君亦猶是也公曰然則為之柰何鮑叔曰君使人請之魯公曰施伯魯之謀臣也彼知吾將用之必不吾予也鮑叔曰君詔使者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願請之以戮群臣（戮以徇群臣）魯君必諾且施伯之知夷吾之才必將致魯之政（既知其材故欲以國政）夷吾受之則魯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於齊必殺之公曰然則夷吾受乎鮑叔曰不受也夷吾事君無二心公曰其於寡人猶如是乎對曰非為君也為先君與社稷之故君若欲定宗廟則亟請之不然無及也公乃使鮑叔行成（成平也與魯平）曰公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魯人為殺公子糾又曰管仲讎也請受而甘心焉魯君許諾施伯謂魯侯曰勿予非戮之也將用其政也（用之使知政）管仲者天下之賢人也大器也在楚則楚得意於天下在晉則晉得意於天下在狄則狄得意於天下今齊求而得之則必長為魯國憂君何不殺而受之其屍魯君曰諾將殺管仲鮑叔進曰殺之齊是戮齊也（言戮以殺齊也）殺之魯是戮魯也（以誅讎書日）弊邑寡君願生得之以

徇於國為群臣僇（戮之以徇群臣）若不生得是君與寡君賊比也（言與賊非）非弊邑之君所謂也使臣不能受命於是魯君乃不殺遂生束縛而柙以予齊（柙檻也）鮑叔受而哭之三舉（三舉其聲哀其將死也）施伯從而笑之（笑其哭也）謂大夫曰管仲必不死夫鮑叔之忍不僇賢人（言……）其智稱賢以自成也（稱舉也）鮑叔相公子小白先入得國（所以家屬之不僇賢人）管仲召忽奉公子糾後入（得國人心）與魯以戰能使魯敗（魯敗不能使齊克也）功足以得天與失天其人事一也（管仲本圖將立小白令能戰魯而勝齊是其功也故於齊）今魯懼殺公子糾召忽囚管仲以予齊鮑叔知無後事（既得管仲則知後無禍難之事也）必將勤管仲以勞其君（……探管仲本意以為齊之意）願以顯其功（……）眾必予之有得（……）力死之功猶尚可加也顯生之功將何如是（……）昭德以貳君也（言昭管仲之德以為……）鮑叔之知不是失也（以鮑叔之智能及此固必不失也）至於堂阜之上（堂阜地名）鮑叔祓而浴之三（祓謂除其凶邪之氣）桓公親迎之郊管仲詘纓插衽（示將就戮）使人操斧而立其後（操斧者將受斧鉞之誅也）公辭斧三然後退之（退謂斧者）公曰垂纓下衽寡人將見管仲再拜稽首曰應公之賜殺之黃泉死且不朽（言君賜之死尚感恩不朽況生之乎）公遂與歸禮之於廟三酌而問為政焉曰昔先君襄公高臺廣池湛樂飲酒田獵罼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唯女是崇九妃六嬪（九妃謂諸侯所娶九女天子九嬪諸侯六也）陳妾數千食必粱肉衣必文繡而戎士凍飢戎馬待遊車之弊（遊車獵車）戎士待陳妾之餘（陳妾食餘以食戎士）倡優侏儒在前而賢大夫在後是以國家不日益不月長吾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為之柰何管子對曰昔吾先王周昭王穆王世法文武之遠迹以成其名合群國比校民之有道者設象以

爲民紀（叙錄其人有道者與之散法象而爲人紀）式美以相應比綴以書原本窮末（其所用美事於令始以相應然後次比綴聯書之簡冊故原本窮末無不錯窮也）勸之以慶賞糾之以刑罰糞除其顛旄（顛謂高之項人皆不肯聽戰死者所以身脫兵士言能耕農爲兵故糞其顛而除其旄）賜予以鎮撫之以爲民終始公曰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爲民紀謹用其六秉如是而民情可得而百姓可御桓公曰六秉者何也管子曰殺生貴賤貧富此六秉也桓公曰參國奈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商工之鄉六士農之鄉十五公帥十一鄉高子帥五鄉國子帥五鄉參國故爲三軍公立三官之臣（謂三軍之官也）市立三鄉工立三族澤立三虞山立三衡（自三鄉已下皆有官職其官）制五家爲軌軌有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有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三鄉一帥桓公曰五鄙奈何管子對曰制五家爲軌軌有長六軌爲邑邑有司十邑爲率率有長十率爲鄉鄉有良人三鄉爲屬屬有帥五屬一大夫武政聽屬（以武事政聽於屬）文政聽鄉各保而聽（文事之政聽於鄉各自保之）毋有淫泆者桓公曰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奈何管子對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四者國之本猶柱之石也故曰石民也）不可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其事亂（哤亂也）是故聖王之處士必於閒燕（處士閒燕則謀論審）處農必就田壄處工必就官府處商必就市井（立市必四方若造井之制故曰市井）今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處州之士羣萃此燕）（閒燕謂學校之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長者言愛幼者言弟旦昔從事於此（旦昔朝夕也）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異物謂異術其所當習者）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常爲士今夫農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權節（於四時中又權量其節之早晚）具備其械器用（耞器皆田器）比耒耜耞芟（比備其耒耜及耞芟耞芟小而末細一人當之以治其田器也）及寒擊槀除田以待時乃耕（冬寒之月卽擊去其草之槀若啓除其田以待春之耕也）深耕均種疾耰（耰謂覆種）（既已均種先雨芸之）先雨芸耨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在挾曰挾）（謂槍也刈鎌也耨鋤也鎛鎒也）以旦暮從事於田壄稅衣就功（脫其常服以就功役便事而省費）別苗莠列疏遬（遬密也謂苗之疏者密者均列之）首戴苧蒲（苧蒲以爲笠）身服襏襫（襏襫謂蓑襞之衣可以任著者也）沾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力以疾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故農之子常爲農樸野而不慝（農人之子朴質而野不爲姦慝）其秀才之能爲士者則足賴也（農人之子有秀異之材可爲士者卽所謂生而知之不習而成者也故其賢足可賴也）故以耕則多粟以仕則多賢是以聖王敬畏戚農有司見之而不以告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以農民能致粟又秀材生焉故聖王敬畏農而戚近之）今夫工羣萃而州處相良材審其四時辨其功苦（功謂堅美苦謂濫惡）權節其用論比計制斷器尚完利（器謂所爲器尚貴於完利）相語以事相示以功相陳以巧相高以知事（以其能知巧相高也則之事）旦昔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常爲工今夫商羣萃而州處觀凶飢審國變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貨（監視也）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服牛軺馬以周四方料多少計貴賤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買賤鬻貴是以羽旄不求而至竹箭有餘於國奇怪時來珍異物聚旦昔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時相陳以知賈（賈謂物價相陳陳說）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常爲商相地而衰其政則民不移矣（相地肥磽以差其政則人安其業）

(伐擧而不㑹義甚也清楚反)正旅舊則民不惰(國之軍旅正之以從其舊則衆令而不惰)山澤各以其時至則民不苟(苟謂非時入山澤也)陵陸丘井田疇均則民不惑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勞則牛馬育(謂過用則之勞)桓公又問曰寡人欲脩政以干時於天下其可乎(干求也時見曰會殷來天下諸侯時見之會)管子對曰可公曰安始而可管子對曰始於愛民公曰愛民之道奈何管子對曰公脩公族家脩家族使相連以事相及以祿則民相親矣(相連以事則人情狎狎及以祿則恩情生故有親也)放舊罪修舊宗立無後則民殖矣(放舊罪則全人命修舊宗則收族立無後則繼絕世故人類殖生也)省刑罰薄賦斂則民富矣鄉建賢士使教於國則民有禮矣出令不改則民正矣此愛民之道也公曰民富而以親則可以使之乎管子對曰舉財長工以止民用(工能積財舉而長之民則恩而不費用矣)陳力尚賢以勸民知(賢能陳力而崇上之民則勸而學者矣)加刑無苛以濟百姓行之無私則足以容衆矣出言必信則令不窮矣此使民之道也桓公曰民居定矣事已成矣吾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其可乎(欲從會事)管子對曰未可民心未吾安公曰安之奈何管子對曰脩舊法擇其善者舉而嚴用之慈於民予無財(貧無財者寬而與之)寬政役敬百姓則國富而民安矣公曰民安矣其可乎管仲對曰未可君若欲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君有征戰之事則小國諸侯之臣有守圉之備矣然則難以速得意於天下公欲速得意於天下諸侯則事有所隱而政有所寓(不顯習其兵事故曰事有所隱軍政寓入田獵故曰政有所寓)公曰爲之奈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寓軍令焉爲高子之里爲國子之里爲公里三分齊國以爲三軍擇其賢民使爲里君(每里皆使賢者爲君)鄉有行伍卒長則其制令且以田獵因以賞罰(因田獵之時而行賞罰)則百姓通於軍事矣桓公曰善於是乎管子乃制五家以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以爲軍令是故五家爲軌五人爲伍軌長率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率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率之五鄉一師故萬人一軍五鄉之師率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中軍則公之里率也)有高子之鼓有國子之鼓春以田曰蒐振旅(因蒐軍政而且整旅)秋以田曰獮治兵(順秋殺氣因治兵)是故卒伍政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內教既成令不得遷徙故卒伍之人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愛少相居長相游祭祀相福死喪相恤禍福相憂居處相樂行作相和哭泣相哀是故夜戰其聲相聞足以無亂晝戰其目相見足以相識驩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君有此教士三萬人以橫行於天下(教士謂先教習之士)誅無道以定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圉也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復白公也)公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爲義好學聰明質仁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謂其罪當入於五刑而定其罰)有司已於事而竣(既畢於上事而竣退)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筋骨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下與有罪者比而掩蓋之)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於是乎鄉長退而脩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之官(謂使之官而役之所以驗試其材能)公令官長期而書伐以告(伐功也)且令選官之賢者而復之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維順端愨以待時使(以愨慎待時可用之時也)使民恭敬以勸其稱秉言則足以補

官之不善政（謂此人所稱舉之吏可以補不善之政）公宜問其鄉里而有考驗（宜考驗也）問其鄉里之人以考其所行皆有事驗乃召而與之坐省相其質以參其成功成事（既有考驗召而與坐更省視其質體以參驗其所成功之事也）可立而時設問國家之患而不內（其人既可將立之又時設問國家之患以知智謀之深淺不直稱其骨肉而已內者所謂度和也）退而察問其鄉里以觀其所能而無大過登以為上卿之佐（為鄉大夫之佐）名之曰三選（名此人曰三大夫所選）高子國子退而脩鄉（朝事既畢二大夫入前退脩於鄉黨政在朝故子言）鄉退而脩連連退而脩里里退而脩軌軌退而脩家是故匹夫有善故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無伍（罷謂之不任使者同伍所謂罷人不爲之衆不以爲伍也）罷女無家（罷女不事之故無家）士三出妻逐於境外（三出妻所謂士之同俗二三其德爲衆者之所忌故逐於境外也）女三嫁入於舂穀（三見出而嫁是不貞順者也故入於舂穀）是故民皆勉為善士與其為善於鄉不如為善於里與其為善於里不如為善於家（家者最親密之所謂善名家者可移於官）是

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為議皆有終身之功（循政則人終身而且）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於公擇其寡功者而譙之曰列地分民者若一何故獨寡功何以不及人教訓不善政事其不治一再則宥三則不赦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居處為義好學聰明質仁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者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於是乎五屬大夫退而脩屬屬退而脩連連退而脩鄉鄉退而脩卒卒退而脩邑邑退而脩家是

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政成國安以守則固以戰則彊封內治百姓親可以出征四方立一霸王矣（可謂一霸王之功也）

桓公曰卒伍定矣事已成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若軍令則吾既寄諸內政矣夫齊國寡甲兵吾欲輕重罪而移之於甲兵公曰為之奈何管子對曰制重罪入以兵甲犀脅二戟輕罪入蘭盾鞈革二戟（蘭即所謂蘭錡兵架也鞈革重革當心著之所以禦矢）小罪入以金鈞（三十斤曰鈞）分宥薄罪入以半鈞（分宥謂薄罪者分其首而寬宥者之）無坐抑而訟獄者正三禁之而不直則入一束矢以罰之（謂其人自無所坐而被抑屈者訟者正當之三日得其不直者則令入束矢也）美金以鑄戈劍矛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斤斧鉏夷鋸欘試諸木土（夷鋤類也欘钁類也）桓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可乎管仲對曰未可治內者未

具也為外者未備也故使鮑叔牙為大諫（所以諫正君）王子城父為將弦子旗為理（理獄官）寧戚為田（教以農事自上理內已下理外）隰朋為行（行謂行人也所以通使諸侯）曹宿孫處楚商容處宋季勞處魯徐開封處衛匽尚處燕審友處晉（令此四國賢者處諸侯之國者所以通彼此之命者也）又游士八千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糧財幣足之使出周游於四方以號召收求天下之賢士飾玩好使出周游於四方鬻之諸侯以觀其上下之所貴好擇其沈亂者而先政之（以政正之）公曰外內定矣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公曰親之奈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埸反其侵地正其封界毋受其貨財而美為皮幣以極聘覜於諸侯（覜見也）以安四鄰則鄰國親我矣桓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南伐何主（謂以何國為征伐之主也）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常潛（常潛魯地名）使海於有弊（有弊故邊水設令海於有弊盡也）渠彌於

有渚（渚與都之穿渠，渚且大河渚）䌺山於有牢（欲之立門，或如此山，以為䌺山，而有牢固）。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衛為主，反其侵地吉臺、原、姑與柒里（皆地名）。使海於有蔽，渠彌於有渚，䌺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燕為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亦地名也）。使海於有蔽，渠彌於有渚，䌺山於有牢。四鄰大親。既反其侵地，正其封疆，地南至于岱陰（謂岱山之北），西至於濟，北至於海，東至于紀隨（紀、隨皆地名），地方三百六十里。三歲治定，四歲教成，五歲兵出，有教士三萬人，革車八百乘。諸侯多沈亂，不服於天子。於是乎桓公東救徐州，分吳半（分吳地之半），存魯蔡陵（蔡陵，魯地名），割越地，南據宋鄭（既割越地，又據宋鄭之國，以為固據也），征伐楚，濟汝水（汝，楚界水），踰方地（謂方城之地），望文山（楚山），使貢絲于周室（使貢楚絲，即所謂貢茅者也），成周反胙於隆嶽（周室有事，反胙於楚，隆嶽之役，諸侯皆從），荊州諸侯莫不來服。中救晉公，禽狄王，敗胡貉，破屠何（屠何，東胡之先也），而騎寇始服（北狄以騎為寇）。北伐山戎，制泠支，斬孤竹，而九夷始聽。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于西河（謂龍門之西河），方舟投柎，乘桴濟河，至于石沈（石沈，地名）。縣車東馬，踰大行與卑耳之貉，拘秦夏（卑耳之谿，兵拘秦夏之不服者）。西服流沙西虞（西虞，國名），而秦戎始從。故兵一出而大功十二（自救徐州已下有十二也）。故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中國諸侯莫不賓服。與諸侯飾牲為載書（載書，謂盟之辭，著之於策），以誓要于上下薦神（謂以上下之神祇為誓，又以其載書薦之於神），然後率天下定周室，大朝諸侯於陽穀。故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甲不解壘，兵不解翳（翳，所以藏兵，言不解甲，兵不解翳也），弢無弓，服無矢（弢，弓衣也；服，矢房也。言不用也）。寢武事，行文道，以朝天子。葵丘之會，天子使大夫宰孔致胙於桓公，曰：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有祭事於文王、武王之廟也），使宰孔致胙。且有後命曰：以爾自

卑勞（以爾自卑而勞苦），實謂爾伯舅，毋下拜。桓公召管仲而謀，管仲對曰：為君不君（君命臣毋下拜，是不君也），為臣不臣（臣承命而不拜，是不臣也），亂之本也。桓公曰：余乘車之會三，兵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北至於孤竹、山戎、穢貉，拘秦夏，西至流沙、西虞，南至吳、越、巴、牂柯、𠞊、不庾、雕題、黑齒（皆南夷之國號也），荊夷之國，莫違寡人之命，而中國卑我（中國之人不尊崇桓公，使反而卑我也）。昔三代之受命者，其異於此乎？管子對曰：夫鳳皇鸞鳥不降，而鷹隼鴟梟豐；庶神不格（不至），守龜不兆（守龜，國之守龜也。不兆，謂不以信誥告之），握粟而筮者屢中（長者不至，傳曰握粟出卜），時雨甘露不降，飄風暴雨數臻，五穀不蕃，六畜不育，而蓬蒿藜藋（徒弔反）並興。夫鳳皇之文，前德義後日昌（前有德義，後有日昌明，先德義乃可以日昌也）。昔人之受命者，龍龜假（假，至也），河出圖，雒出書，地出乘黃（乘黃，神馬也。坤利牝馬之貞，故地出名駿之類，能神馬之比）。今三祥未見有者（三祥謂鳳皇、圖書、乘黃也），雖曰受命，無乃失諸乎？桓公懼，出見客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承天子之命，而毋下拜，恐顛蹶於下，以為天子羞。遂下拜，登受賞服、大路、龍旗九游、渠門赤旂（渠門，旗名）。天子致胙於桓公而不受，天下諸侯稱順焉。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而二君弒死（慶父通於夫人），國絕無後（以無嗣子，故國絕無後公）。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男女不淫，馬牛選具（選擇其善者以成其貢），執玉以見，請為關內之侯，而桓公不使也。狄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男女不淫，馬牛選具，執玉以見，請為關內之侯，而桓公不使也。狄人攻衛，衛人出旅於曹（旅，寄也。曹，衛邑也），桓公城楚丘封之。其畜以散亡，故桓公予之繫馬三百匹（繫馬在閑廄者，言其良也）。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之諸侯知桓公之為己勤也，是以諸侯之歸之也譬若市

人桓公知諸侯之歸己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使天下諸侯以疲馬犬羊為幣（[illegible]），齊以良馬報；諸侯以縷帛布鹿皮四分以為幣（謂四分其鹿皮），齊以文錦虎豹皮報；諸侯之使垂橐而入，攟（丘粉反）載而歸（垂橐言其空也，攟，收拾也）。故鈞之以愛，致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是故天下小國諸侯既服桓公，莫敢之倍而歸之，喜其愛而貪其利，信其仁而畏其武。桓公知天下小國諸侯之多與己也，於是又大施忠焉。可為憂者為之憂，可為謀者為之謀，可為動者為之動。伐譚萊而不有也，諸侯稱仁焉。通齊國之魚鹽東萊（自東萊通魚鹽以利諸侯），使關市幾而不正，廛而不稅（幾，察也。察其姦非而不正稅），以為諸侯之利，諸侯稱寬焉。築蔡鄢陵培夏靈父丘（皆邑名），以衛戎狄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築五鹿中牟鄴蓋與社丘，以衛諸夏之地，所以示勸於中國也。教大成，是故天下之於桓公，遠國之民望如父母，近國之民從如流水。故行地滋遠，得人彌眾，是何也？懷其文而畏其武。故殺無道，定周室，天下莫之能圉。武事立，定三革（車、馬、人皆有甲曰三革），偃五兵。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謂乘車之會，朝服濟河，以與西諸侯盟也），文事勝也。是故大國之君慙媿，小國諸侯附比。是故大國之君事如臣僕，小國諸侯驩如父母。夫然，故大國之君不尊（不以國大加其尊禮），小國諸侯不卑（不以國小而卑其禮）。是故大國之君不驕，小國諸侯不懾。於是列廣地以益狹地，損有財以與無財。周其君子，不失成功（周給君子，得其力用，故不失成功也）；周其小人，不失成命（周給小人，得其懽心，故不失成命也）。夫如是，居處則順，出則有成功，不稱動甲兵之事，以遂文武之迹於天下（既以朝服濟河，故不稱甲兵，文德成也。大國畏威，事如臣僕，武德立也）。桓公能假其羣臣之謀，以益其智也。其相曰夷吾，大夫曰甯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用此五子者何功（言何功而不成）？度義光德，繼法紹終，以遺後嗣，貽孝昭穆，大霸天下，名聲廣裕，不可掩也，則唯有明君在上，察相在下也。

初，桓公郊迎管子而問焉。管仲辭讓，然後對以參國伍鄙，立五鄉以崇化，建五屬以厲武，寄兵於政，因罰備器械，加兵無道諸侯，以事周室。桓公大說。於是齊戒十日，將相管仲。管仲曰：斧鉞之人也，幸以獲生，以屬其腰領（屬，猶連也），臣之祿也。若知國政，非臣之任也。公曰：子大夫受政，寡人勝任（言子受政而寡人勝其任也）；子大夫不受政，寡人恐崩。管仲許諾，再拜而受相。三日，公曰：寡人有大邪三，其猶尚可以為國乎？對曰：臣未得聞。公曰：寡人不幸而好田，晦夜而至禽側（言夙興夜寐，已至禽之側也），田莫不見禽而後反（其田必見禽，多獲而後反）。諸侯使者無致，百官有司無所復（既專於田，故使者不得致命，有司不得白事）。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不幸而好酒，日夜相繼，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有污行，不幸而好色，而姑姊有不嫁者。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作色曰：此三者且可，則惡有不可者矣（此三者尚以為可，豈更有不可於此者）？對曰：人君唯優與不敏為不可（優謂優游，敏謂不[illegible]）。優則亡眾，不敏不及事。公曰：善。吾子就舍，異日請與吾子圖之。對曰：時可將與，夷吾何待異日乎（言時之可與吾者，不可待他日）？公曰：奈何？對曰：公子舉為人博聞而知禮，好學而辭遜，請使遊於魯以結交焉。公子開方為人巧轉而兌利，請使遊於衛以結交焉。曹孫宿其為人也，小廉而苛忕（音逝，苛音[illegible]），足恭而辭結（其辭能與人交結），正荊之則也（言此人立行正與荊俗同，使之荊則[illegible]），請使往游以結交焉（[illegible]，言多[illegible]，必得其歡心，上二人亦然）。遂立行三使者而後退（使三使行）。

（□□□□）相三月請論百官公曰諾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閑習辨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為大行（大行，大使之官）墾草入邑辟土聚粟多眾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為大司田平原廣牧（車遠可以馳之地）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為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為大司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為大諫之官此五子者夷吾一不如（於五子各不如其一）然而以易夷吾夷吾不為也（以五子之能易夷吾之德則夷吾所不能）君若欲治國彊兵則五子者存矣若欲霸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

王言第二十一　　內言四

管子卷第八

齡（革甲反）　揭（陟大反）

管子卷第九　　唐司空房　玄齡　注

霸形第二十二　　霸言第二十三

問第二十四　　謀失第二十五

霸形第二十二（陳霸者之形容）　　內言五

桓公在位管仲隰朋見立有間有貳鴻飛而過之桓公歎曰仲父今彼鴻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有時而往有時而來四方無遠所欲至而至焉非唯有羽翼之故是以能通其意於天下乎管仲隰朋不對桓公曰二子何故不對管子對曰君有霸王之心而夷吾非霸王之臣也是以不敢對桓公曰仲父胡為然盍不當言寡人其有鄉乎（何不直言令寡人有所歸向）寡人之有仲父也猶飛鴻之有羽翼也若濟大水有舟楫也仲父不一言教寡人寡人之有耳將安聞道而得度哉（言何以自度得至於霸王哉）管子對曰君若將欲霸王舉大事乎則必從其本事矣桓公變躬遷席拱手而問曰敢問何謂其本管子對曰齊國百姓公之本也人甚憂飢而稅斂重人甚懼死而刑政險人甚傷勞而上舉事不時公輕其稅斂則人不憂飢緩其刑政則人不懼死舉事以時則人不傷勞桓公曰寡人聞仲父之言此三者聞命矣不敢擅也將薦之先君（不敢專擅自從此令將進之宗廟告先君而後行所謂以神道設教者也）於是令百官有司削方墨筆（方，版也。謂削版墨筆以書其所定令也）明日皆朝於太廟之門朝定令於百吏（因朝廟而定百吏之令也）使稅者百一鍾（稅今百石而取一鍾）孤幼不刑澤梁時縱（放人入不設禁）關譏而不征市書而不賦（書其名籍而已）近者示之以忠信遠者示之以禮義行此數年而民歸之如流水此其後宋伐杞狄伐邢衛桓公不救裸體紉胷稱疾（□□□□□□□□□□□□□）召管仲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

有疾病姑樂乎管子曰諾於是令之縣鍾磬之榛（子元反榛所以縣飾之）陳歌舞竽瑟之樂日殺數十牛者數旬羣臣進諫曰宋伐杞狄伐邢衛君不可不救桓公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又疾病姑樂乎且彼非伐寡人之國也伐鄰國也子無事焉宋已取杞狄已拔邢衛矣桓公起行筍虡之閒管子從至大鍾之西桓公南面而立管仲北鄉對之大鍾鳴桓公視管子曰樂夫仲父管子對曰此臣之所謂哀非樂也臣聞之古者之言樂於鍾磬之閒者不如此言脫於口而令行乎天下（脫出也）游鍾磬之閒而無四面兵革之憂今君之事言脫於口令不得行於天下在鍾磬之閒而有四面兵革之憂此臣之所謂哀非樂也桓公曰善於是伐鍾磬之縣（伐謂折縣也）併歌舞之樂（併除也）宮中虛無人（不令人守之）六公曰寡人以伐鍾磬之縣併歌舞之樂矣請問所始於國將為何行管子對曰宋伐杞狄伐邢衛而君之不救也臣請以慶（以不救為是故慶之）臣聞之諸侯爭於彊者勿與分於彊（若救三國是分於彊）今君何不定三君之處哉（三君既失國當定其居處也）於是桓公曰諾因命以車百乘卒千人以緣陵封杞車百乘卒千人以夷儀封邢車五百乘卒五千人以楚丘封衛桓公曰寡人以定三君之居處矣今又將何行管子對曰臣聞諸侯貪於利勿與分於利君何不發虎豹之皮文錦以使諸侯令諸侯以緩帛鹿皮報桓公曰諾於是以虎豹皮文錦使諸侯諸侯以緩帛鹿皮報則令固始行於天下矣此其後楚人攻宋鄭燒焫熯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令其人有喪雌雄（喪男女之偶）居室如鳥鼠處穴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楚人又遮取宋田夾兩川築堤而障塞之故水不得東流兩川蓋睢汴也）東山之西水深滅垝（垝毀壞也）四百里而後可田也楚欲吞宋鄭而畏齊曰思人衆兵彊能害已者必齊也於是乎楚王號令於國中曰寡人之所明於人君者莫如桓公所賢於人臣者莫如管仲明其君而賢其臣寡人願事之（既以其君臣為明賢故願事之）誰能為我交齊者寡人不愛封侯之君焉於是楚國之賢士皆抱其重寶幣帛以事齊桓公之左右無不受重寶幣帛者於是桓公召管仲曰寡人聞之善人者人亦善之今楚王之善寡人一甚矣寡人不善將拂於道（拂違也若不報善之是違於道也）仲父何不遂交楚哉管子對曰不可楚人攻宋鄭燒焫熯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今人有喪雌雄居室如鳥鼠處穴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東山之西水深滅垝四百里而后可田也楚欲吞宋鄭思人衆兵彊而能害已者必齊也是欲以文克齊（以寶幣交齊而齊自服故曰以文克齊）而以武取宋鄭也楚取宋鄭而不止禁是失宋鄭也禁之則是又不信於楚也知失於內兵困於外非善舉也桓公曰善然則若何管子對曰請興兵而南存宋鄭而令曰無攻楚言與楚王遇（冬會日遇）至於遇上而以鄭城與宋水為請楚若許則是我以文令也楚若不許則遂以武令焉桓公曰善於是遂興兵而南存宋鄭與楚王遇於召陵之上而令於遇上曰毋貯粟毋曲隄無擅廢適子無置妾以為妻因以鄭城與宋水為請於楚楚人不許遂退七十里而舍使軍人城鄭南之地立百代城焉（取其堅百代而不壞者也）曰自此而北至於何者鄭自城之而楚不敢隳也東發宋田夾兩川使水復東流而楚不敢塞也遂南伐及踰方城濟於汝水望汶山（汶音岷岷山江水所從出）南致楚越之君

而西伐秦北伐狄東存晉公於南自伐秦而還存晉於晉之南故曰東存北伐孤竹
還存燕公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反位已霸修
鐘磬而復樂管子曰此臣之所謂樂也

霸言第二十三霸此言霸以成霸道　內言六

霸王之形象天則地謂象天明則地義化人易代謂變其教化易代謂易其王創制天下
等列諸侯列謂五等各得其宜賓屬四海以四夷服屬之時匡天下時有不正者以時一匡正之
大國小之曲國正之彊國弱之重國輕之亂國并之并其亂所以兼其亂
暴王殘之僇其罪卑其列維其民然后王之其王之國暴者則殘其首
罪卑其爵列維持其人衆夫豐國之謂霸但自豐其國者霸也兼正之國之謂王兼能正國者王
夫王者有所獨明德共者不取也道同者不王也大能王天下者必有獨見
之明覆物之所不違若欲德共彼遠與我同則不取而且不王夫爭天下者以威易危暴王之常
也若以兵威易危亂此國暴王之常道也君人者有道有常道也霸王者有時遇其
其時應侵霸王國修而鄰國無道霸王之資也我修而彼暴可以取之故曰資也夫國
之存也鄰國有焉雖存亦因小弱必事鄰國以為安故曰鄰國有焉國之亡也鄰國有焉
因其亡而取之鄰國有事鄰國得焉鄰國有征伐之事因而取焉或以藉故鄰國得利鄰國有事鄰
國亡焉或有征伐之事大勝而多獲遂亡鄰國天下有事則聖王利也必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
人國危則聖人知矣傾覆見之明故先知夫先王所以王者資鄰國之舉
不當也鄰舉事皆不當則我繇因為功舉而不當此鄰敵之所以得意也不當所以資我
故得意也夫欲用天下之權者必先布德諸侯諸侯懷德而歸往未有權其可得是
故先王有所取有所與所謂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有所詘有所信所謂尺蠖之屈以求伸也
然後能用天下之權妙於前四事故能用天下之權夫兵幸於權權幸於地兵幸
在於有權權在於得地幸猶勝也故諸侯之得地利者權從之失地利者權去
之夫爭天下者必先爭人人惟邦本明大數者得人審小計者失
人得天下之衆者王得其半者霸是故聖王卑禮以下天
下之賢而王之均分以釣天下之衆而臣之既王有地均分其財用此以引天下之衆
故可得而臣之也故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伐不謂貪者其大計存也
得其地均分以臣彼此自利彼於貴何貪此其大計也以天下之財利天下之人以明威之振
舉天下之人以用天下之財於我無所取則更可以明威之振所謂利而不費者也合天下之權以遂德之行
結諸侯之親合天下之權皆令在己遂德之行則親之也以姦佞之罪刑天下之心
所謂殺一而萬人畏百因天下之威以廣明王之伐因天下所欲亡而亡之則明王之伐自廣攻逆亂
之國賞有功之勞封賢聖之德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賞如
一人而天下一人而天下畏故曰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夫先王取天下也術非術則無以取天下也術
乎大德哉物利之謂也術可以取天下以物利天下故曰大德也夫使國常無
患而名利並至者神聖也神聖則所感致多國在危亡而能壽者明
聖也明聖則不失其事機是故先王之所師者神聖也其所賞者明聖也
賞謂寶也夫一言而壽用其言故壽也國不聽而國亡若此者大聖之言
也夫明王之所輕者馬與玉其所重者政與軍若失主不然
輕與人政而重予人馬輕予人軍而重予人玉重宮門之營
而輕四竟之守所以削也夫權者神聖之所資也獨明者天
下之利器也獨斷者微密之營壘也謂自獨斷可以自衛而物莫能入故曰營壘此三者
聖人之所則也聖人畏微而愚人畏明聖人能知言之先見微愚人須見大方知畏
愚人方求其象故曰畏明也聖人之憎惡也內愚人之憎惡也外聖人知心惡內
聖人與在禍之前務從多外也聖人將動必知愚人至危易辭聖人之辭出則知
之將至則有易其辭也聖人能輔時不能違時聖人能因時以成其事不能違時而立
功不有其時之事則成功知者善謀不如當時精時者日少而功多夫
謀無主則困事無備則廢是以聖王務具其備而慎守其時
以備待時以時興事時至而舉兵絕堅而攻國絕其兵堅既絕而又攻國
破大而制地大本而小標標末也本大而末小則易制埊近而攻遠近所全之地

（處而有歸告之以光之自國中河內也）以大牽小，以彊使弱，以衆致寡，德利百姓，威振天下，令行諸侯而不拂，近無不服，遠無不聽。夫明王爲天下正理也。（以正理而動，故能成天下之功也）案彊助弱，（按抑）圉暴止貪，存亡定危，繼絶世，此天下之所載也，（德義如此，故爲天下所載）諸侯之所與也，（與猶親也）百姓之所利也，是故天下王之。（天下樂推以爲王）知蓋天下，繼最一世，（其功最一世無二）材振四海，（威天下之理也）王之佐也。千乘之國可得其守，諸侯可得而臣，天下可得而有也。萬乘之國失其守，國非其國也。天下皆理，己獨亂，國非其國也。諸侯皆令，（皆從有令之令）己獨孤，國非其國也。鄰國皆險，己獨易，（易，平易不牢固，謂守禦之備也）國非其國也。此三者亡國之徵也。夫國大而政小者，國從其政；（小政則國亦從其政）國小而政大者，國益大。（大政則國益大）大而不爲者復小，（大而不爲則日損，故復小）彊而不理者復弱，（彊而不理則綱紀亂，故復弱也）衆而不理者復寡，（衆而不理則人散，故復寡）貴而無禮者復賤，（貴而無禮則人叛，故復賤也）重而凌節者復輕，（重而凌節則人輕，故復輕）富而驕肆者復貧。（富而驕肆則財散，故復貧也）故觀國者觀君，（君爲化主）觀軍者觀將，（將爲軍命）觀備者觀野。（野有儲蓄則國不假）其君如明而非明也，（外明而內闇）其將如賢而非賢也，（外賢而內愚）其人如耕者而非耕也。（貌耕而實惰）三守既失，國非其國也。（三守謂明賢耕，既失謂是而非）地大而不爲，命曰土滿；（謂土廣而功狹也）人衆而不理，命曰人滿；（謂人多而政少）兵威而不止，命曰武滿。（所謂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也）三滿而不止，國非其國也。（三滿不止，故亡其國）地大而不耕，非其地也；（地大不耕則無所獲）卿貴而不臣，非其卿也；（卿貴不臣，化爲人大夫）人衆而不親，非其人也。（人衆不親，欲亡者也）夫無土而欲富者憂，（無土欲富，求無所得故憂）無德而欲王者危，（無德而王，逆道而行，故危）施薄而求厚者孤。（施薄求厚，人之不懷，故孤）夫上夾而下苴，（苴謂卑也，上狹下苴，謂下有侵上者也）國小而都大者弒。（此二者常有篡弒之禍）主尊臣卑，上威下敬，令行人服，理之至也。使天下兩天子，天下不可理也。一國而兩君，一國不可理也。一家而兩父，一家不可理也。（凡上所謂兩推，爭之本也）夫令不高不行，不摶不聽。（摶謂專一也，令不高不專一，則人不聽之）堯舜之人，非生而理也；（化之而理）桀紂之人，非生而亂也。（亂之故亂）故理亂在上也。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爲本。本理則國固，本亂則國危。故上明則下敬，政平則人安，士教和則兵勝敵，使能則百事理，親仁則上不危，任賢則諸侯服。霸王之形，（霸王之形容）德義勝之，智謀勝之，兵戰勝之，地形勝之，動作勝之，故王之。（有此五勝，故可以王）夫善用國者，因其大國之重，以其勢小之；因彊國之權，以其勢弱之；因重國之形，以其勢輕之。（凡大彊重皆國之患者也，故因其勢大者小之，彊者弱之，重者輕之）彊國衆，合彊以攻弱，以圖霸；（謂時彊國衆多，可圖霸）彊國少，合小以攻大，以圖王。（謂時彊國既少，則合衆弱小以攻彊大之國，如此者可以圖王）彊國衆而言王勢者，愚人之智也；（非言王之時）彊國少而施霸道者，敗事之謀也。（非施霸之時）夫神聖視天下之形，知動靜之時，視先後之稱，知禍福之門。彊國衆，先舉者危，後舉者利；（彊國衆，先舉者危，後舉者有所取）彊國少，先舉者王，後舉者亡。戰國衆，後舉可以霸；戰國少，先舉可以王。夫王者之心，方而不最，（心雖方直，未嘗其最）列不讓賢，（雖列位）賢不齒第擇衆，（雖稱爲賢，不以齒第，又非選衆而舉也）是貪大物也。（大物謂大寶土地有）是以王之形大也。（不可以小數得）夫先王之爭天下也以方心，（心方而舉，故可以爭天下也）其立之也以整齊，（整齊而立之，故可立也）其理之也以平易。（平易故可理）立政出令用人道，（政令須合人心）施爵祿用地道，（地道平而無私）舉大事用天道。（心應天時，然後可以舉大事）是故先王之伐也，伐逆不伐順，伐險不伐易，伐過不伐及。（伐其太過者）四封之內，以正使之；（以正使之）諸侯之會，以權致之；（以權致之，則不敢不來）近而不服者，以地患之；（侵削其地）遠而不聽者，以刑危之。（興師以征之）一而伐之，武也；（守一不移，興師伐之，此其武也）服

而舍之文也（既須合之徵之以德此其文也）文武具滿德也（既文德論功可以滿其德）夫輕重強弱之形諸侯合則強孤則弱驥之材而百馬伐之驥必罷矣強最一伐而天下共之國必弱矣強國得之也以收小其失之也以恃強小國得之也以制節（制度合節故得）其失之也以離強（離強則敗）夫國小大有謀強弱有形服近而強遠（謂用強兵威遠國故曰強遠）王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負海攻負海（負海以為固故曰負海）中國之形也折節事強以避罪小國之形也自古以至今未嘗有能先作難違時易形以立功名者無有（言無有此）事常先作難違時易形無不敗者也夫欲臣伐君（以臣伐君者）正四海者不可以兵獨攻而取也必先定謀慮便地形利權稱親與國視時而動王者之術也夫先王之伐也舉之必義用之必暴（其用師必如於暴疾）相形而知可（謂相其形已之形）量力而知攻攻得而知時是故先王之伐也必先戰而后攻先攻而后取地

故善攻者料眾以攻眾（量吾眾寡可敵彼眾然後攻之）料食以攻食料備以攻備以眾攻眾眾存不攻（彼眾存則不攻）以食攻食食存不攻以備攻備備存不攻釋實而攻虛（知其實而避之）釋堅而攻脆釋難而攻易夫摶國不在敦古（在於合今時之宜摶聚也）理世不在善攻（在於霸）王不在成曲（在於全大體）夫舉失而國危刑過而權倒（刑罰過理則權柄倒）謀易而禍反（謀事輕易禍必反來）計得而強信（言中）功得而名從權重而令行固其數也（數謂理也）夫爭強之國必先爭謀爭刑爭權（先此三者然後爭強）令人主一喜一怒者謀也（謀得則喜謀失則怒）令國一輕一重者刑也（刑重則重刑輕則輕）令兵一進一退者權也（權重則進權輕則退）故精於謀則人主之願可得而令可行也精於刑則大國之地可奪強國之兵可圍也精於權則天下之兵可齊諸侯之君可朝也夫神聖視天下之刑知世之所謀知兵之所攻知地之所歸知令之所加矣夫兵攻所憎而利之此鄰國之所不親也權動所惡而實寡歸者強擅破一國強在後世者王擅破一國強在鄰國者亡

問第二十四（謂為國家當審問者）　內言七

凡立朝廷問有本紀（所問之事必有根本綱紀）爵授有德則大臣興義祿予有功則士輕死節上帥士以人之所戴則上下和（上帥其士所當者皆人之所戴）授事以能則人上功審刑當罪則人不易訟無亂社稷宗廟則人有所宗（社稷宗廟各得其正則人知所宗）毋遺老忘親則大臣不怨（大臣非國老則君親今不遺忘故不怨）舉知人急則眾不亂行此道也國有常經人知終始此霸王之術也然後問事事先大功政自小始問死事之孤其未有田宅者有乎（未有則給）問少仕而未勝甲兵者幾何人問死事之寡其餼廩何如問國之有功大者何官之吏也（問何官之吏欲知其材之所當）問州之大夫也何里之士也（問何州里欲知其風俗所）今吏亦何以明之矣問刑論有常以行不可改也今其事之久留也何若問五官有度制官都其有常斷今事之稽也何待（官都謂總攝諸司者也五官皆各有常斷）問獨夫寡婦孤寡疾病者幾何人也問國之棄人何族之子弟也問鄉之良家其所牧養者幾何人矣問邑之貧人債而食者幾何家

（計食知其家數欲有所寬免也）問理園圃而食者幾何家人之開田而耕者幾何家士之身耕者幾何家問鄉之貧人何族之別也（如從何族而別出從公族當有所收恤也）問宗子之牧昆弟者以貧從昆弟者幾何家（以貧故從昆弟所宗養者與之從者各有處家也）餘子仕而有田邑今入者幾何人（謂收入其祿者）子弟以孝聞於鄉里者幾何人餘子父母存不養而出離者幾何人（出離謂父母在分居者）士之有田而不使者幾何人吏惡何事（不使謂不役使其吏不當此子當為何事）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幾何人身何事（既不耕此人身為何事）君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幾何人外人之來從而未有田宅者幾何家國子弟之游於外者幾何人貧士之受責於大夫者幾何人（貧士與責而致大夫責者有幾人）官賤行書身士以家臣自代者幾何人（其人身官乃賤自行文書身任士職而以家臣自代者有知其數也）官承吏之無田餼而徒理事者幾何人（承吏謂副官無田餼而但理事）羣臣有位事官大夫者幾何人（謂自有位事乃在官於大夫）外人來游在大夫之家者幾何人（外人謂他國人）鄉子弟力田為人率者幾何人（謂自力田又能率人）國子弟之無上事衣食不節率子弟不田弋獵者幾何人（既無上事乃率子弟不田而但弋獵）男女不整齊亂鄉子弟者有乎（謂不以禮交者）問人之貸粟米有別券者幾何家（別券謂分契也）問國之伏利其可應人之急者幾何所也（伏利謂貨利隱伏不見若鹽山及藪澤可以決而應人之急者）人之所害於鄉里者何物也（人之為害者皆何物）問士之有田宅身在陳列者幾何人餘子之勝甲兵有行伍者幾何人問男女有巧伎能利備用者幾何人（能利備器之用）處女操工事者幾何人（能操女工之事謂處女未嫁也）冗國所開口而食者幾何人（言其不農作直開口而食）問一民有幾年之食也問兵車之計幾何乘也牽家馬軶家車者幾何乘（牽家馬者言有馬無家車）處士修行足以教人可使帥眾莅百姓者幾何人（言有自卑而以威衆）士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謂士之可以急難使者）工之巧出足以利軍伍處可以修城郭補守備者幾何人（其人既有技巧出可以利軍伍處可以修城郭補守備也）城粟軍糧其可以行幾何年也（行由經也城粟軍糧出依以行一年可以幾年）吏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大夫疏器（疏謂條錄也）甲兵兵車旌旗鼓鐃帷幕帥車之載幾何乘疏藏器（疏藏而可以藏者）弓弩之張（以弓弩之可以張者）衣夾鋏（鋏兩刃欲也衣夾謂以其衣也）鉤弦之造（鉤弦所以挽弦）戈戟之緊（緊謂其堅緻者）其厲何若（其厲磨可用何如）其宜修而不修者故何視（視比也其故有何比）而造修之官出器處器之具宜起而未起者何待（出器謂可出用之器處器謂車而處藏者也當起其待何所）鄉師車輜造修之具其繕何若（輜謂車之有防蔽者可以重載者）工尹伐材用（工尹工官之長）毋於三時（三時謂春夏秋也）羣材乃植（一時謂春夏秋此時木方生植不可伐材故以冬伐也）而造器定冬完良備用必足（定冬謂日月可用者也）人有餘兵詭陳之行以慎國常（有餘兵不用且詭而陳之以為備所以慎國常也）時簡稽帥馬牛之肥膌其老而死者皆舉之（簡稽帥之以知其肥膌不而有老死者皆舉之以知其數也）其就山藪林澤食薦者幾何（就草之處）出入死生之會幾何（會謂合其數）若夫城郭之厚薄溝壑之淺深門閭之尊卑宜修而不修者上必幾之（幾察也君察而知之）守備之伍器物不失其具淫雨而各有處藏（遇淫雨不藏則敗故當有處也）問兵官之吏國之豪士其急難足以先後者幾何人（官吏有急難可令之先後者當知其數也）夫兵事者危物也不時而勝不義而得未為福也（不合於時義故非福）失謀而敗國之危也慎謀乃保國問所以教選人者何事（其教人又選人者所以何事）問執官都者其位事幾何年矣（執官都之職者問其官位及執事升建之年數）所辟草萊有益於家邑者幾何矣所封表以益人之生利者何物也（謂其事業可以益人者建封表以示之問知是何物也）所築城郭修牆閉絕通道阨闔深防溝以益人之地守者何所也（修牆閉謂築牆有所遮閉絕通路阨闔謂以阨塞之阨闔空之以為固地守者所防以捍敵故曰益地守）所捕盜賊除人害者幾何矣制地君曰

理國之道地德為首（言制地之利君為此言故曰地德為首）君臣之禮（地有高下禮也）父子之親（高地下地上下父子之親也）覆育萬人（百貨出於地人得以生焉故曰覆育萬人）官府之藏彊兵保國城郭之險外應四極（四極謂四方之國也自官已下非地則無所容居）具取之地（凡此皆以地而成故曰取之地）而市者天地之財具也（采天地之財不登山不入海者市求而得之故曰天地之財具）而萬人之所和而利也（和謂交易也萬人因市交易而得利）正是道也（言市正合道之理）民荒無苛人盡地之職一保其國（[illegible]）各主異位毋使讒人亂普而德營九軍之親（[illegible]）關者諸侯之陬隧也（[illegible]）而外財之門戶也（[illegible]）萬人之道行也（[illegible]出入）明道以重告之（當明道路之令再重而告之）征於關者勿征於市（[illegible]）征於市者勿征於關（[illegible]）虛車勿索（[illegible]）徒負勿入（[illegible]）以來遠人（[illegible]）十六道同身（[illegible]）外事謹則聽其名（[illegible]）視其名視其色（[illegible]）是其事稽其德（[illegible]）以觀其外（[illegible]）則無敦於權人以困貌德（[illegible]）國則不戮行之職也（[illegible]）問於邊吏曰小利害信小怒傷義邊信傷德（[illegible]）厚和構四國以順貌德（[illegible]）后鄉四極（[illegible]）令守法之官曰行（[illegible]）度必明失經常（[illegible]）

謀失第二十五

管子卷第九

嫡（而沉反）

管子卷第十

唐司空房玄齡注

戒第二十六　地圖第二十七　參患第二十八

制分第二十九　君臣上第三十

內言九

戒第二十六（所以陳戒桓公）

桓公將東遊問於管仲曰我遊猶軸轉斛（[illegible]）南至琅邪司馬曰亦先王之遊已何謂也（[illegible]）管仲對曰先王之遊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遊（[illegible]）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illegible]）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illegible]）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遊夕之業於人無荒亡之行於身桓公退再拜命曰寶法也（謂其法可寶也）管仲復於桓公曰無翼而飛者聲也（出言門庭千里必應故曰無翼而飛）無根而固者情也（同舟而濟胡越不患異心如其情也故曰無根而固）無方而富者生也（生全則萬方歸之生盡則毛不保故曰無方而富）公亦固情謹聲以嚴尊生（言當固情謹聲所以嚴其尊生）此謂道之榮（謂此三者順道而光榮）桓公退再拜請若此言（請如此言也）管仲復於桓公曰任之重者莫如身（身為萬事行本非身不[illegible]故曰重任）途之畏者莫如口（口樞機之發榮辱之主故可畏也）期而遠者莫如年（[illegible]故曰遠期也）以重任行畏途至遠期唯君子乃能矣桓公退再拜之曰夫子數以此言者教寡人管仲對曰滋味動靜生之養也好惡喜怒哀樂生之變也聰明當物生之德也（非德勿視聽故曰當物）是故聖人齊滋味而時動靜（所以養其生）御正六氣之變（所以御其變也六氣[illegible]）禁止聲色之淫（所以成其德）邪行亡乎體違言不存口（[illegible]）靜然定生聖也（從靜則生定如此者聖也）仁從中出義從外作（仁自心生故曰中出義因事斷故曰外作）仁故不以天下為利義故不以天下為名（若以天下為名利則非仁義也）仁故不代王（不以道輔君而代之王者非仁也）義故七十而

致政（老而不致政，貪冒者耳，非義也）。是故聖人上德而下功，尊道而賤物（物謂名利）。道德當身，故不以物惑（身苟有道，豈為名利之物所惑）。是故身在草茅之中而無懾意（道德為重，何懼之有），南面聽天下而無驕色（神器為重，何驕之有）。如此而后可以為天下王。所以謂德者，不動而疾（德之所在，不動而疾），不相告而知（不出戶以知天下），不為而成（無為而無不為），不召而至，是德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如此者可謂至德也）。故天不動，四時云下而萬物化（天常無為，故曰不動；以四時云下，故萬物化云）；君不動，政令陳下而萬功成（君亦當無為，故曰不動；政令陳下，故萬功成也）；心不動，使四枝耳目而萬物情（心亦當無為，故曰不動；但以心使耳目，故萬物莫不得其情也）。寡交多親，謂之知人（以其知人，故寡交而親多）。寡事成功，謂之知用（以其知用，故事寡而功成）。聞一言以貫萬物，謂之知道（以其知道，故聞一言而得物貫也）。多言而不當，不如其寡也（故曰多不以言為善，良人不以多言為賢）。博學而不自反，必有邪（博學而不反諸其身，必有邪行）。孝弟者，仁之祖也（仁從孝弟生，故為仁祖）。忠信者，交之慶也（有忠信之以成交也，能慶交友之善）。內不考孝弟（言不考孝弟），外不正忠信（言不正忠信），澤其四經而誦學者，是亡其身者也（四經謂詩書禮樂。澤謂[illegible]，徒為誦學者，即內[illegible]可以亡身也）。桓公明日弋在廩（廩所以藏米粟，鳥雀聚焉，故於此弋也）。管仲隰朋朝。公望二子，弛弓脫釬（釬所以扞弦），而迎之曰：今夫鴻鵠，春北而秋南，而不失其時，夫唯有羽翼以通其意於天下乎？今孤之不得意於天下，非皆二子之憂也（二子不能為羽翼，是其所以為憂）。桓公再言，二子不對。桓公曰：孤既言矣，二子何不對乎？管仲對（曰）：今夫人患勞，而上使不時；人患饑，而上重斂焉；人患死，而上急刑焉。如此而又近有色（[illegible]）而遠有德（[illegible]），雖鴻鵠之有翼，濟大水之有舟楫也，其將若君何（[illegible]）？桓公蹵然逡遁。管仲曰：昔先王之理人也，蓋人有患勞，而上使之以時，則人不患勞也；人患饑，而上薄斂焉，則人不患饑矣；人患死，而上寬刑焉，則人不患死矣。如此而近有德而遠有色，則四封之內視君其猶父母邪，四方之外歸君其猶流水乎。公輟射，援綏而乘，自御，管仲為左，隰朋參乘。朔月三日，進二子於里官（里官謂里尉也。[illegible]國之法，[illegible]自里尉始，故令里官進二子，將使禮而用之）。再拜頓首曰：孤之聞二子之言也，耳加聰而視加明，於孤不敢獨聽之，薦之先祖（謂陳其所言以薦祖廟）。管仲隰朋再拜頓首曰：如君之王也（君能如此，可以王也）。此非臣之言也，君之教也（此非臣言，是君用之教，故曰君之教）。於是管仲與桓公盟誓為令曰：老弱勿刑（老弱犯罪者，即[illegible]之也），參宥而后弊（三寬宥而後斷罪。三宥謂一曰不識，二曰過誤，三曰遺忘也）。關幾而不正（[illegible]），市正而不布（市[illegible]而正之，不以分錢）。山林梁澤，以時禁發而不正也（[illegible]）。草封澤鹽者之歸之也，譬若市人（草封澤[illegible]可用者，及[illegible]鹽者也。[illegible]市人，言不敢禁也）。三年教人，四年選賢以為長，五年始興車踐乘，遂南伐楚，門傅施城（施城，楚城名，謂門其城至其下）。北伐山戎，出冬蔥與戎叔，布之天下（山戎有冬蔥及戎叔，今伐之，故其物布於天下）。果三匡天子而九合諸侯。桓公外舍而不鼎饋（外舍，謂出宿於外；不以鼎饋，言[illegible]）。中婦諸子謂宮人：盍不出從乎？君將有行（中婦諸子，內官之賤者。君將有行）。宮人皆出從。公怒曰：孰謂我有行者？宮人曰：賤妾聞之中婦諸子。公召中婦諸子曰：女焉聞吾有行也？對曰：妾人聞之，君外舍而不鼎饋，非有內憂，必有外患。今君外舍而不鼎饋，君非有內憂也，妾是以知君之將有行也。公曰：善。此非吾所與女及也，而言乃至焉（言我本不與汝及此謀，今汝言乃能至於此，謂能知我謀也），吾是以語女。吾欲致諸侯而不至，為之奈何（言我欲致諸侯之至，而乃不至，今將如何）？中婦諸子曰：自妾之身之不為人持接也（為猶與也。言妾身在宮中，未嘗得出與人相持接），未嘗得人之布織也（[illegible]），意者更容不審邪（[illegible]）？明日，管仲朝，公告

之管仲曰此聖人之言也君必行也謂中婦諸子止君不行此合聖人之言也故令君行之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甚矣若不可諱也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管仲未對桓公曰鮑叔之為人何如管仲對曰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貴千乘之國不以其道故必不受雖然不可以為政其為人也好善而惡惡已甚已猶太也言惡惡人太甚見一惡終身不忘桓公曰然則孰可管仲對曰隰朋可朋之為人好上識而下問好上識謂好知遠大之事臣聞之以德予人者謂之仁以財予人者謂之良以善勝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勝人人亦生勝己之心故不服以善養人者未有不服人者也於國有所不知政於家有所不知事必則明乎若皆知之則事雜於己將不勝任而致明於有所不知故可以為政且朋之為人也居其家不忘公門居公門不忘其家事君不二其心亦不忘其身舉齊國之幣握路家五十室其人不知也握持也或有以舉齊國之幣將與其路旁之家五十室言其事大而且易辦此皆自有主大仁也哉其朋乎言朋能不干預而強知此所謂於國有所不知政若天地之無不容載故曰大仁哉其朋乎也公又問曰不幸而失仲父也二三大夫者其猶能以國寧乎管仲對曰君請矍已乎矍已謂有所驚懼而問未止也鮑叔牙之為人也好直賓胥無之為人也好善甯戚之為人也能事孫在之為人也善言公曰此四子者其孰能一人之上也寡人并而臣之則其不以國寧何也言四子皆有相包之術難人能為其上今吾併而臣之國尚不寧何也對曰鮑叔之為人好直而不能以國詘不能為國屈其直也賓胥無之為人也好善而不能以國詘甯戚之為人能事而不能以足息甯戚善於殖貨於積聚不能知足而息也孫在之為人善言而不能以信默其所陳言既見信用尚不能默凡此四子皆於能太過不能與時屈申故國不寧也臣聞之消息盈虛與百姓詘信然后能以國寧勿已者朋其可乎朋之為人也動必量力舉必量技言終喟然而歎曰天之生朋

以為夷吾舌也其身死舌焉得生哉言朋亦將隨己卒亡不得久理齊國故豫歎也以先知未然夷吾所以稱舌也管仲曰夫江黃之國近於楚為臣死乎二國既近於楚臣死之後豈為楚臣而叛乎也君必歸之楚而寄之以二國歸楚若寄託然則楚不得為私而奪之有違君不歸楚必私之私之而不救也則不可救之則亂自此始矣楚既私二國有難齊必不救一為不救則不可救此救後不臣則禍起矣故曰亂自此始桓公曰諾管仲又言曰東郭有狗嘊嘊旦暮欲齧我猳而不使也今夫易牙子之不能愛將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東郭之狗謂易牙言其人殘忍同於狗矣嘊嘊狗欲齧貌以木拒而不使言易牙能亡國滅家此不當使必須去之也管子又言曰北郭有狗嘊嘊旦暮欲齧我猳而不使也今夫豎刁其身之不愛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管子又言曰西郭有狗嘊嘊旦暮欲齧我猳而不使也今夫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是所願也得於君者是將欲過其千乘也開方在衛當嗣君之位今棄而事齊則所望不只千乘也其意必將吞國然後厭所欲也君必去之桓公曰諾管子遂卒卒十月隰朋亦卒桓公去易牙豎刁衛公子開方五味不至於是乎復反易牙宮中亂復反豎刁利言卑辭不在側復反衛公子開方桓公內不量力外不量交而力伐四鄰公薨六子皆求立易牙與衛公子內與豎刁因共殺群吏而立公子無虧故公死七日不斂九月不葬孝公奔宋宋襄公率諸侯以伐齊戰于甗大敗齊師殺公子無虧立孝公而還襄公立十三年桓公立四十二年

地圖第二十七　短語一

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轘轅之險謂山路若轘轅而又盤曲故東南有轘轅道是也濫車之水其水深沒車輪名山通谷經川常流之川也陵陸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苴草謂其草深茂能有所覆藏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困殖之地困謂其地埆墝不可種藝殖謂墾田可播殖者也必盡知之凡此皆兵主所當知

地形之出入相錯者盡藏之（謂蓋藏在心）然后可以行軍襲邑舉錯知先後不失地利此地圖之常也人之衆寡士之精麤器之功苦盡知之此乃知形者也（形謂兵之形）知形不如知能知能不如知意故主兵必參具者也主明相知將能之謂參具（明智能三者合故謂之參具）故將出令發士期有日數矣宿定所征伐之國（宿猶先也）使羣臣大吏父兄便辟左右不能議成敗人主之任也（事之成敗明王獨斷於心故其臣不能議）論功勞行賞罰不敢蔽賢（不敢蔽隱賢能）有私行用貨財供給軍之求索（言相室或用私財供軍之求君實嬰事故之寫也）使百吏肅敬不敢解怠行邪以待君之令相室之任也繕器械選練士爲教服（武教令教士服習）連什伍（使其什伍各相連有所繫屬）徧知天下審御機數此兵主之事也

參患第二十八（大強所有患太弱亦有患故參詳強弱之中自取於無患也） 短語二

凡人主者猛毅則伐懦弱則殺猛毅者何也輕誅殺人之謂猛毅懦弱者何也重誅殺人之謂懦弱此皆有失彼此凡輕誅者殺不辜而重誅者失有罪故上殺不辜則道正者不安上失有罪則行邪者不變道正者不安則才能之人去亡行邪者不變則羣臣朋黨才能之人去亡則宜有外難（能士去亡走投鄰參伐故有外難也）羣臣朋黨則宜有內亂（羣臣朋黨則夠變爲虎狼蠹害因是生故有內亂也）故曰猛毅者伐懦弱者殺也君之所以卑尊國之所以安危者莫要於兵故誅暴國必以兵禁辟民必以刑然則兵者外以誅暴內以禁邪故兵者尊主安國之經也不可廢也若夫世主則不然外不以兵而欲誅暴則地必虧矣（無兵誅暴暴必內侵故地虧）內不以刑而欲禁邪則國必亂矣（無刑禁邪邪必上侵故國亂）故凡用兵之計三驚當一至（驚謂嚴威示武能驚敵使懼如此者三可當師之一至敵國）三至當一軍（師之三至可當一軍之用）三軍當一戰（軍之三用可當一戰之功）故一期之師十年之蓄積殫（師行一期能盡十年之蓄積）一戰之費累代之功盡（傾國一戰能盡累代之功）今交刃接兵而后利之則戰之自勝者也（交刃接兵必有喪刃折貨財空耗雖未致敗猶先已自勝）攻城圍邑主人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則攻之自拔者也（主人食子析骸攻者必智窮力竭財殫士疲城雖未攻先已自拔凡此皆庸主之師非善計者）是以聖人小征而大匡不失天時不空地利用日維夢其數不出於計（小征謂誅暴國大匡謂正天下既合天時又得地利用吉日謹吉夢其驗從何而生皆出於計謀也）故計必先定而兵出於竟計未定而兵出於竟則戰之自敗攻之自毀者也得衆而不得其心則與獨行者同實（不得其心則孤立無異故與獨行同實也）兵不完利與無操者同實甲不堅密與俴者同實（俴謂無甲單衣者）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實射而不能中與無矢者同實中而不能入與無鏃者同實將徒人與俴者同實（徒人謂無兵甲者從軍之人將衆無兵甲則與俴人同也）短兵待遠矢與坐而待死者同實（遠矢至短兵不能遠則坐而受死也）故凡兵有大論必先論其器論其士論其將論其主故曰器濫惡不利者以其士予人也士不可用者以其將予人也將不知兵者以其主予人也主不積務於兵者以其國予人也故一器成往夫具而天下無戰心（一器謂何也兵器其器既成敵往之夫又具則天下不敢生心與戰也）二器成驚夫具而天下無守城（二器謂軍士其器既成驚敵之夫又具則天下不敢守城而棄也）三器成游夫具而天下無聚衆（三器謂一國之器其器既成游行之夫又具則天下之衆懼而自散也）所謂無戰心者知戰必不勝故曰無戰心所謂無守城者知城必拔故曰無守城所謂無聚衆者知衆必散故曰無聚衆

制分第二十九 短語三

凡兵之所以先爭（謂欲用兵所當先而爭爲者謂下事）聖人賢士不爲愛尊爵（有賢人賢士則以尊爵加之而不愛惜也）道術知能不爲愛官職（有道術智能則以官職加之）巧伎勇力

不爲愛重祿聰耳明目，不爲愛金財。故伯夷叔齊非於死之日而後有名也，其前行多修矣。武王非於甲子之朝而後勝也，其前政多善矣。故小征千里徧知之，築堵之牆，十人之聚，日五間之。大征徧知天下，日一間之，散金財，用聰明也。故善用兵者，無溝壘而有耳目。兵不呼儆，不苟聚，不妄行，不強進。呼儆則敵人戒，苟聚則衆不用，妄行則羣卒困，強進則銳士挫。故凡用兵者，攻堅則軔，乘瑕則神。攻堅則瑕者堅，乘瑕則堅者瑕。故堅其堅者，瑕其瑕者。

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以莫鐵，則刃遊閒也。故天道不行，屈不足從；人事荒亂，以十破百；器備不行，以半擊倍。故軍爭者不行於完城池，有道者不行於無君。故莫知其將至也，至而不可圉；莫知其將去也，去而不可止。敵人雖衆，不能止待。治者所道富也，治而未必富也（有所待而治其道，當富者未必能富）。必知富之事，然後能富。富者所道強也，而富未必強也。必知強之數，然後能強。強者所道勝也，而強未必勝也。必知勝之理，然後能勝。勝者所道制也，而勝未必制也。必知制之分，然後能制。是故治國有器，富國有事，強國有數，勝國有理，制天下有分。

君臣上第三十　短語四

爲人君者，修官上之道，而不言其中；爲人臣者，比官中之事，而不言其外。君道不明，則受令者疑；權度不一，則修義者惑。民有疑惑貳豫之心，而上不能匡，則百姓之與間，猶揭表而令之止也。是故能象其道於國家，加之於百姓，而足以飾官化下者，明君也。能上盡言於主，下致力於民，而足以修義從令者，忠臣也。上惠其道，下敦其業，上下相希，若望參表，則邪者可知也。吏嗇夫任事，人嗇夫任教。教在百姓，論在不撓，賞在信誠，體之以君臣，其誠也以守戰。如此，則人嗇夫之事究矣。吏嗇夫盡有訾程事律，論法辟衡權斗斛文劾，不以私論，而以事爲正。如此，則吏嗇夫之事究矣。人嗇夫成教，吏嗇夫成律之後，則雖有敦慤忠信者不得善也，而戲豫怠傲者不得敗也。如此，則人君之事究矣。是故爲人君者，因其業，乘其事，而稽之以度。有善者賞之以列爵之尊、田地之厚，而民不慕也；有過者罰之以廢亡之辱、僇死之刑，而民不疾也。殺生不違，而民莫遺其親者，此唯上有明法，而下有常事也。天有常象，地有常刑，人有常禮，一設而不更，此謂

三常兼而一之人君之道也（人君無官兼衆官故曰兼而一之）分而職之（各有司存）人臣之事也君失其道無以有其國臣失其事無以有其位然則上之畜下不妄而下之事上不虛矣上之畜下不妄所出法則制度者明也下之事上不虛則循義從令者審也上明下審上下同德代相序也（代更也謂上明下審更相序）君不失其威下不曠其產而莫相德也（君以威覆下下以產供上各有所恃故不相德）是以上之人務德而下之人守節義禮成形於上而善下通於民則百姓上歸親於主而下盡力於農矣故曰君明相信五官肅士廉農愚商工愿則上下體（上下各得其體也）而外內別也民性因而三族制也（三族謂農商工也言因其上下有職內外有別故此三族各得其制也）夫為人君者蔭德於人者也（君者以德蔭人）為人臣者仰生於上者也（臣者仰君而生）為人上者量功而食之以足（量其功之多少制祿以食之令得足也）為人臣者受任而處之以教（受任者以教教）布政有均民足於產則國家豐矣以勞授祿則民不幸生（有勞者生）（謂有勞人則致祿以立倍人數事而偽生也）刑罰不頗則下無怨心名正分明則民不惑於道（名職分明則人共遵不惑也）道也者上之所以導民也是故道德出於君（德從君出）制令傳於相（令自相傳）事業程於官（官各以其事業程於君也）百姓之力也胥令而動者也（胥視也視令而動則所舉不妄）是故君人也者無貴如其言（君以言制下發言則下從所令故一言最貴也）人臣也者無愛如其力（臣則官力事君故其力最可愛也）言下力上（君言下於臣臣力上於君也）而臣主之道畢矣是故主畫之相守之（主畫其分別其所授事君既畫其事相則守而行之也）相畫之官守之官畫之民役之（官既畫之人則役力以行其事）則又有符節印璽典法策籍以相揆也（符節印璽所以示其信也典法策籍所以示其制也凡此可以考其真偽定其是非故曰以相揆也）此明公道而滅姦偽之術也論材量能謀德而舉之（謀知其德然後舉用之）上之道也專意一心守職而不勞（不以繁事為勞）下之事也為人君者下及官中之事則有司不任（下及官中之事則君奪其職故有司不任也）為人臣者上共專於上則人主失威（臣當上供從君之命今乃專上之權故主失威）是故有道之君正其德以莅民而不言智能聰明智能聰明者下之職也所以用智能聰明者上之道也（謂用下之智能聰明）上之人明其道下之人守其職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復合為一體（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故曰一體）是故知善人君也（知善則舉賢使達故可以為人君也）身善人役也（身善自材能可任故為人役也）君身善則不公矣（君身善則智故不公人也）人君不公常惠於賞而不忍於刑（不公則不識理之正故惠賞而不忍刑也）是國無法也治國無法則民朋黨而下比飾巧以成其私法制有常則民不散而上合竭情以納其忠是以不言智能而順事治國患解大臣之任也不言於聰明而善人舉姦偽誅視聽者衆也是以為人君者坐萬物之原而官諸生之職者也（謂授諸生之官而任之以職也生謂知學之士也）選賢論材而待之以法舉而得其人坐而收其福不可勝收也（得人則福多故不可勝收）官不勝任奔走而奉其敗事不可勝救也（不勝任則敗廣故不可勝救）而國未嘗乏於勝任之士上之明適不足以知之是以明君審知勝任之臣者也故曰主道得賢材遂百姓治治亂在主而已矣故曰主身者正德之本也官治者耳目之制也（官稟君命而後行若耳目待上制而後用故曰官者耳目之制）身立而民化德正而官治治官化民其要在上是故君子不求於民（立身正德而已）是以上及下之事謂之矯（及猶預也矯猶撓也上預下事則撓有餘而實不足也）下及上之事謂之勝（下預上事則權勝君故也）為上而矯悖也為下而勝逆也國家有悖逆反迕之行（迕背也）有土主民者失其紀也是故別交正分之謂理（別上下之交正君臣之分）順理而不失之謂道道德定而民有軌矣有道之君者善明設法而不以私防者也而無道之君既已設法則舍法而行私者也為人上者釋法而行私則為人臣者援私以為公公道不違則

是私道不違者也臣之所以爲公者乃是私也名曰不違公道更是不違私道也行公道而託其私焉寖以久而不知姦心得無積乎既久行私而不知則是姦心之積也故言姦心豈復無積乎姦心之積也其大者有侵偪殺上之禍其小者有比周內爭之亂此其所以然者由主德不立而國無常法也主德不立則婦人能食其意君意委曲隨於女謁若食之然故曰婦人能食其意國無常法則大臣敢侵其勢大臣假於女之能以規主情假因也因女之能寵以規度主之情也婦人嬖寵假於男之知以援外權婦人既得君之寵又因大臣之智以引其外權則何爲而不成也於是乎外夫人而危太子女寵既隆又挾大臣之助故夫人被外太子見危兵亂內作以召外寇此危君之徵也是故有道之君上有五官以牧其民則衆不敢踰軼而行矣下有五橫以揆其官則有司不敢離法而使矣橫謂糾察之官得入人罪者也五官各有其橫曰五橫朝有定度衡儀以尊主位衡正也衣服緷絻盡有法度緷古冕字則君體法而立矣體猶依也君據法而出令有司奉命而行事百姓順上而成俗著久而爲常著明而且久積習而爲常也犯俗離教者衆共姦之衆以離教爲姦而罪之也則爲上者佚矣天子出令於天下諸侯受令於天子大夫受令於君子受令於父母下聽其上弟聽其兄此至順矣衡石一稱斗斛一量丈尺一綧制所謂以律度量衡也綧古準字節律度量也謂丈尺各有准限也戈兵一度書同名車同軌此至正也從順獨逆從正獨辟此猶夜有求而得火也皆衆從順而有獨逆者衆皆從正而有獨僻者必爲順正者所伏也姦僞之人無所伏矣此先王之所以一民心也是故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慶之於天子諸侯有善讓於天子而慶也大夫有善納之於君民有善本於父慶之於長老此道法之所從來是治本也道法以治爲主是故歲一言者君也謂正歲之朝布政縣象時省者相也月稽者官也務四支之力修耕農之業以待令者庶人也是故百姓量其力於父兄之間聽其言於

君臣之義而官論其德能而待之謂百吏之官各論其德能以待君命大夫比官中之事不言其外而相爲常具以給之其論衆官之法惟此也相總要者相無常官所以總百吏之要官謀士量實義美匡請所疑士事也官各掌其職事也又當量實宜其有美善者用匡之所疑必諫而請之也而君發其明府之法瑞以稽之府謂百吏所居之官曹也立府必有明法故曰明府也瑞君所與臣爲信其符璽之屬也又必合其瑞以考之也立三階之上南面而受要君之路寢前有三階要謂百吏之目也是以上有餘日上唯受要故有餘日而官勝其任各理其職故能勝任時令不淫而百姓肅給言其始而給上唯此上有法制下有分職也道者誠人之姓也非在人也姓生也言道立人之生人之所從出故非在人而聖王明君善知而道之者也道猶言也聖王善知道理故言而相令也是故治民有常道而生財有常法道也者萬物之要也爲人君者執要而待之則下雖有姦僞之心不敢殺也不敢殺君夫道者虛設道無形而著專故曰虛設其人在則通其人亡則塞者也非茲是無以理人非茲是無以生財茲謂是道民治財育其福歸於上是以知明君之重道法而輕其國也國者之眞以理身猶以理國家故重道而輕國故君一國者其道君之也道可爲君故君一國王天下者其道王之也道可王故王天下大王天下小君一國其道臨之也其威足以臨國與天下也是以其所欲者能得諸民君之所欲人則順之令得其所惡者能除諸民君之所惡亦順之而除所欲者能得諸民故賢材遂所惡者能除諸民故姦僞省如冶之於金陶之於埴制在工也嚴賞之由君若金埴之由工也是故將與之惠厚不能供謂欲與人雖有惠厚之意財不能供將殺之嚴威不能振謂欲殺人以致其罪然而嚴威頓挫不能振起也嚴威不能振惠厚不能供聲實有閒也聲有實無實或有實無聲聲實閒隔故不供不振也有善者不留其賞故民不私其利善必得賞私利何爲有過者不宿其罰故民不疾其威罰當其罪故將其過則人不疾其威疾己也威罰之制無踰於民因人所欲罰而罰之故不踰於人也則人歸親於上矣如天雨然澤下尺生上尺澤從上降偶有一尺則苗從下生上引一尺澤下得苗上引猶君恩下流人心上就也

是以官人不官事人不事獨立而無稽者人主之位也君者獨人之官一而不自官役人之事而不自事獨立於無過之地臣下莫得而稽之如此者人主之位也先王之在天下也民比之神明之德先王善牧之於民者也夫民別而聽之則愚別而聽之則各信其一方所暗塞之蔽故愚合而聽之則聖合而聽之則得失相輔可不相蔽聖義之言其實皆一不能易故聖也雖有湯武之德復合於市人之言是以明君順人心安情性而發於衆心之所聚聚謂同所歸處是以令出而不稽稽留也刑設而不用人不犯法故措所用刑先王善與民為一體以百姓心為心故言一體與民為一體則是以國守國以民守民也一國同一意萬人同一心然則民不便為非矣為非則失樂故不便雖有明君百步之外聽而不聞耳所不聽間之堵牆窺而不見也目所不視有所不聞而名為明君者君善用其臣臣善納其忠也君能用臣臣能納忠何聽而不聞何視而不見耳目不勝其明何也信以繼信善以傳善君信而臣繼之君善而臣傳之是以四海之內可得而治是以明君之舉其下也盡知其短長知其所不能益若任之以事夫任人以事者必得其可不君之臣亦猶是也賢人之臣其主也盡知短長與身力之所不至謂知君之短長及其身力所不至也若量能而授官授人官者亦擇其所不臣之得事亦猶是也上以此畜下擇其可者而畜之下以此事上擇其可事而事之上下交期於正君有賢臣臣有令主欲求不正其可得乎則百姓男女皆與治焉君臣正則百姓樂自為治也

管子卷第十

餞音踐韻云送行飲酒也

管子卷第十一　唐司空房　玄齡　注

君臣下第三十一　小稱第三十二

四稱第三十三　正言第三十四

君臣下第三十一　短語五

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別未有夫婦妃匹之合獸處羣居以力相征君臣既未之別以力而相征居力強者征弱也於是智者詐愚強者凌弱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故智者假衆力以禁強虐而暴人止智者即聖王也為民興利除害正民之德正人之邪德而民師之師智者也是故道術德行出於賢人賢人知道術德行者也其從義理兆形於民心則民反道矣道者有理故莫不從也名物處違是非之分則賞罰行矣義而順理理之正則無辭事出則見人人心順人以正道故以正其善惡之物處其是非省理之違則賞罰以當其功過也是非者自分矣上下設民生體上下既設人所生其體而國都立矣國之體故國都立也是故國之所以為國者民體以為國體實以為國方乃為國君之所以為君者賞罰以為君無賞罰則君不足責致賞則匱賞而不已則匱致罰則虐罰而無已則虐財匱而令虐所以失其民也是故明君審居處之教而民可使居治戰勝守固者也居處之教人能居治則戰勝守固則人無所攜手足故不信也夫賞重則上不給也賞重則費多故不給也罰虐則下不信也令虐是故明君飾食飲弔傷之禮而物屬之者也飾食飲弔傷之禮則人屬心歸是故厲之以八政八政謂八事之以旌之以衣服衣服所以表貴賤富之以國裹裹謂財貨所畜而富也貴之以王禁禁令行則貴之則民親君可用也民用則天下可致也天下道其道則至君得其道則天下至不道其道則不至也夫水波而上盡其搖而復下其勢固然者也二者水勢使然也故德之以懷也威之以畏也則天下歸之矣有道之國發號出令而夫婦盡歸親於上矣布法出憲而賢人列士盡功能於上矣千里之內束布之罰

（古者罰刑教令出於君也）一畝之賊盡可知也（賢人為之親聽故無不知）治斧鉞者不敢讓
刑（謂斷刑當其罪也不讓刑也）治軒冕者不敢讓賞（賞當其功故不讓也）墳然若一父之
子若一家之實義禮明也（墳順齊之貌謂刑賞之莫敢違逆若子之從父家之從長如此者由義禮明故也）夫下
不戴其上臣不戴其君則賢人不來（上下不交則賢人隱）賢人不來則百
姓不用（百姓無賢人則不知所歸故百姓不用也）百姓不用則天下不至（百姓不用則天下離叛何由至哉）
故曰德侵則君危（君德見侵不危何待）論侵則有功者危（論見侵則不明故有功者危）令
侵則官危（令侵則法不行故官危也）刑侵則百姓危（刑侵則淫刑無辜受戮故百姓危也）而明君者審
禁淫侵者也上無淫侵之論則下無異幸之心矣為人君者倍
道弃法而好行私謂之亂為人臣者變故易常而巧官以諂
上謂之騰（騰謂騰上陵君）亂至則虐（虐為於君）騰至則北（騰至則擅權故敗北）四者有一至敗
敵人謀之（四者謂上之四危也）則故施舍優猶以濟亂則百姓悅（言施舍優厚舍罪罪二
者優厚則非用法禁能齊亂故百姓悅之也）選賢遂材而禮孝弟則姦偽止（遂達）要淫
佚別男女則通亂隔（要謂遮止之也言能止淫佚別男女則先淫通亂今能隔絕也）貴賤有義倫
等不踰則有功者勸國有常式故法不隱則下無怨心（隱謂阿私而不行）
此五者興德匡過存國定民之道也夫君人者有大過臣人
者有大罪國所有也（國之所有也）民所君也（民者君之所君也）有國君民而使
民所惡制之此一過也（言民惡君之制己此亦君之過）民有三務不布其
民也（三務謂春夏秋務農人不務三務則嚴威成變故民非其民也）民非其民則不可以守戰此君
人者二過也夫臣人者受君高爵重祿治大官倍其官遺其
事穆君之色（穆猶悅也）從其欲阿而勝之（阿曲也巧言令色委曲從君至於勤也謂以勝之其終或至
於篡弒故曰阿而勝之也）此臣人之大罪也君有過而不改謂之倒臣當罪而
不誅謂之亂君為倒君臣為亂臣國家之衰也可坐而待之
是故有道之君者執本相執要大夫執法以牧其群臣群臣
盡智竭力以役其上（謂給上之役也）四守者得則治易則亂故不可不

明設而守固（明設上四法固而守之）昔者聖王本厚民生審知禍福之所
生是故慎小事微違非索辯以根之（謂有違非必尋索分辯得其根而止之也）然則
躁作姦邪偽詐之人不敢試也（不敢為者以審言）此禮正民之道也（制禮者用）
（此道可以正人也）古者有二言牆有耳伏寇在側牆有耳者微謀外泄之
謂也伏寇在側者沈疑得民之道也微謀之泄也狡婦襲主
之請而資游慝也（慝謂在外邪人也謂狡婦蠱惑人主得行其請所請說從外者游慝者也）沈疑者得
民者也前貴而後賤者為之驅也（所沈疑之人前貴寵今賤外賤者必怨其君以興亂故）
（謂之伏寇也）明君在上便辟不能食其意（便辟者不能窺君以得其意故曰不能食其意也）刑罰
亟近也（既不能得君意故刑罰亟加也）大臣不能侵其勢（不能侵君之勢）比黨者誅明
也（君明故比黨者誅之）為人君者能遠讒諂廢比黨淫悖行食之徒（行食）
（游食）無爵列於朝者此止詐拘姦厚國存身之道也為人上
者制群臣百姓通中央之人和（中央之人謂君之左右也左右與君和之也）是以中央
之人臣主之參（左右之人在臣主之間參會其事者也）制令之布於民也必由中央
之人中央之人以緩為急急可以取威（君雖曰緩左右行之以急故得威也）以
急為緩緩可以惠民（君雖曰急左右行之以緩故能惠人）威惠遷於下則為人
上者危矣賢不肖之知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財力之貢於上必
由中央之人能易賢不肖而可威（易謂賢謂之不肖不肖謂之賢故曰易賢不肖也）黨
於下有能以民之財力上陷其主而可以為勞於下（用人財力以上陷主）
（即貨下以為勞）兼上下以環其私（上則擅君之柄下則用人財力上皆用環身故曰環其私也）爵制而不
可加則為人上者危矣（勢既奪君故爵制不能加也）先其君以善者侵其賞
而奪之實者也（先君行善則是侵君之賞奪君之實也）先其君以惡者侵其刑而
奪之威者也訛言於外者脅其君者也（假設妖妄之言於外以威眾如此者脅其君也）
鬱令而不出者幽其君者也（鬱塞也君之令而不出行者將以幽其君也）四者一作而上下不
知也則國之危可坐而待也神聖者王仁智者君武勇者長

此天之道人之情也天道人情通者質寵者從此數之因也質主也能通於天道人情者可以爲主其不能通但寵貴之者可以爲從謂臣也言臣主之數因此而立也是故始於患者不與其事親其事者不規其道言創始謀慮而憂患者乃知其事令人爲之而不自預此謂君也是以爲人上者患而不勞也百姓勞而不患也君臣上下之分素有謀慮之患無別謂上患而不勞也則禮制立矣是故以人役上人謂百姓百姓勞其身以役上之役也以力役明謂臣勤力役用其明而理職也以刑役心刑謂法也君以心以出法制也此物之理也心道進退心則度量可否故進退也而刑道滔趕滔謂兄也趕謂迫也言法有當不故有令式也進退者主制君心道進退所以主爲制令滔趕者主勞主勞者方主制者圓君臣之道主得制者其事必有方有圓也圓者運運者通通則和圓謂君道也周而不窮然運通者必暢故和也方者執執者固固則信方謂臣道也方而有常故執不今則固固而不變則信也君以利和君道利和則利也臣以節信臣則守節則上下無邪矣故曰君人者制仁臣人者守信此言上下之禮也君之在國都也若心之在身體也道德定

於上則百姓化於下矣戒心形於內戒慎之心成形於內則容貌動於外矣正也者所以明其德正此德以明其德知得諸己知得諸民從其理也於己既不失於人必不言知如此者從理故也知失諸民退而脩諸己反其本也夫有於人必脩己自責也此者反其本也所求於己者多故德行立求己多者必勤脩業故德行立也所求於人者少故民輕給之求人少者必寡於賦斂故人輕於給也故君人者上注臣人者下注上注者紀天時務民力上注謂注意於上天也紀謂天時者全人力也下注者發地利足財用也下注謂注意於下地故發地利足於財用也故能飾大義審時節上以禮神明下以義輔佐者所用輔佐者皆得其宜明君之道能據法而不阿上以匡主之過下以振民之病者忠臣之所行也明君在上忠臣佐之則齊民以政刑牽於衣食之利言明君忠臣則國理國理則人重於生故人皆以養其形而牽係於衣食之利也故愿而易使愚而易塞塞止也易用法止也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分民食道力不同故曰分民也威無勢也無所立必有勢然後有所立事無爲也

無所生必有爲然後有所生若此則國平而姦省矣君子小人既食於道力邪惡之人復無所立生故國平而姦省君子食於道則義審而禮明義不審則無所食也義審而禮明則倫等不踰雖有偏卒之大夫不敢有幸心則上無危矣明禮義倫等不亂雖有大夫偏獨出伏罪而怨不敢有幸亂心齊民食於力作本作本者衆農以聽命是以明君立世民之制於上猶草木之制於時也草木必待時也故民迂則流之人太迂曲不行則流通之民流通則迂之人太流蕩則迂屈之決之則行塞之則止雖有明君能決之又能塞之決之則君子行於禮塞之則小人篤於農君子行於禮則上尊而民順小民篤於農則財厚而備足四者備體四者備具而成體頃時而王不難矣四肢六道身之體也四肢謂手足也六道謂上有四竅下有二竅也四正五官國之體也四正謂君臣父子五官謂五行之官也四肢不通六道不達曰失四正不正五官不官曰亂是故國君聘妻於異姓設

爲姪娣命婦宮女盡有法制所以治其內也明男女之別昭嫌疑之節所以防其姦也是以中外不通讒慝不生婦言不及宮中之事而諸臣子弟無宮中之交此先王所以明德圉姦昭公威私也明立寵設不以逐子傷義男立正嫡然其寵子不令寵而奪之也不傷義也禮私愛驩勢不並倫嫡子者所以傳重也故禮許私愛驩之庶子可也餘子之勢然不得與之並倫也爵位雖尊禮無不行言嫡子爵位雖尊亦須行之以禮也選爲都佼冒之以衣服旌之以章旗所以重其威也所立之嫡必選其都佼者又以美衣服冒之章表旗旌異之凡此皆所以重嫡子之威也然則兄弟無間郄讒人不敢作矣嫡威重則兄弟和故讒人無所作其姦矣故其立相也陳功而加之以德論勢而昭之以法參伍相德而周舉之尊勢而明信之其謂國相則功德而兼勞參伍其美於此四者參驗以相具得其事既周舉用之尊其勢而明信之也是以下之人無諫死之誋君明相賢故無諫死之誋也而聚立者無鬱怨之心聚立謂天下會同而立者得其所故無鬱怨之心也如此則國平而

民無懟矣（[illegible]者也）其選賢遂材也，舉德以就列，不類無德（舉有德者以就列位，不以無德之人為類）舉能以就官，不類無能，以德弇勞，不以傷年（有德者居於上列，雖在有功勞者之前，故曰以德弇勞；苟其德雖年未至而亦拜用之，不以年少為之傷也）如此則上無困而民不幸生矣（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誅，人不以苟生為幸也）國之所以亂者四，其所以亡者二。內有疑妻之妾，此宮亂也；庶有疑適之子，此家亂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也；任官無能，此眾亂也。四者無別（無別謂妻妾不分別也）主失其體，群官朋黨以懷其私，則失族矣（國之親宗族離之，故曰失族也）國之幾臣陰約閉謀以相待也，則失援矣（[illegible]）失族於內，失援於外，此二亡也。故妻必定，子必正，相必直立以聽，官必中信以敬。故曰：有宮中之亂，有兄弟之亂，有大臣之亂，有中民之亂（[illegible]）有小人之亂。五者一作，則為人上者危矣。宮中亂曰妒紛（[illegible]）兄弟亂曰黨偏（[illegible]）大臣亂曰稱述（[illegible]）中民亂曰讙譁（[illegible]）小民亂曰財匱（[illegible]）財匱生薄（[illegible]）讙譁生慢（[illegible]）稱述、黨偏、妒紛生變（[illegible]）故正名稽疑，刑殺亟近，則內定矣（[illegible]）順大臣以功，順中民以行，順小民以務（[illegible]）則國豐矣（[illegible]）審天時（[illegible]）物地生以輯民力，禁淫務（[illegible]）勸農功以職其無事（[illegible]）則小民治矣。上稽之以數（[illegible]）下十五以徵（[illegible]）近其罪伏以固其意（[illegible]）鄉樹之師以遂其學（[illegible]）官之以其能，及年而舉，則士反行矣（[illegible]）稱德度功，勸其所能，若稽之以眾風，若任以社稷之任（[illegible]）若此則士反於情矣（有能必任之以職，故士反於情也）

小稱第三十二（[illegible]）　短語六

管子曰：身不善之患，毋患人莫己知（言但患身之不善，不患人不知己也）丹青在山，民知而取之；美珠在淵，民知而取之（[illegible]）是以我有過為，而民毋過命（[illegible]）民之觀也察矣，不可遁逃（[illegible]）以為不善。故我有善則立譽我，我有過則立毀我，當民之毀譽也，則莫歸問於家矣（[illegible]）故先王畏民（[illegible]）操名從人，無不強也（[illegible]）操名去人，無不弱也（[illegible]）雖有天子諸侯，民皆操名而去之，則捐其地而走矣（[illegible]）故先王畏民（[illegible]）在於身者孰為利？氣與目為利（[illegible]）聖人得利而託焉，故民重而名遂（[illegible]）我亦託焉。聖人託可好，我託可惡，以來美名，又可得乎（[illegible]）愛且不能為我能也（[illegible]）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盛怨氣於面，不能以為可好（[illegible]）我且惡面而盛怨氣焉，怨氣見於面，惡言出於口，去惡充（[illegible]）以求美名，又可得乎（[illegible]）甚矣百姓之惡人之有餘忌也（[illegible]）是以長者斷之，短者續之，滿者洫之，虛者實之（[illegible]）管子曰：善罪身者，民不得罪也（[illegible]）不能罪身者，民罪之（[illegible]）故稱身之過者，強也（[illegible]）治身之節者，惠也（[illegible]）不以不善歸人者，仁也（[illegible]）故明王有過則反之

於身有善則歸之於民有過而反之身則身懼（過反於身則懼而修德也）有善而歸之民則民喜（民得善故喜也）往喜民（民善歸之）來懼身（懼身者脩德）此明王之所以治民也今夫桀紂不然有善則反之於身有過則歸之於民歸之於民則民怒反之於身則身驕往怒民來驕身此其所以失身也故明王懼聲以感耳（人以惡聲聞己耳則必怒則心不敢念非）懼氣以感目（人以惡氣加己目則身不敢恣惡）以此二者有天下矣可毋慎乎匠人有以感斤欘故繩可得料也羿有以感弓矢故彀可得中也造父有以感轡筴故遬獸可及遠道可致（欽謂射質撿其者也感謂得其妙有應於心者也）天下者無常亂無常治不善人在則亂善人在則治在於既善所以感之也（既盡也天下所以理在於用人用人者內盡善之從人也）管子曰修恭遜敬愛辭讓除怨無爭以相逆也（逆迎也此謂用此恭遜等以迎接人也）則不失於人矣（用以接人自得於人矣）嘗試多怨爭利相為不遜則不得其身（苟為不遜身尚不得況於人乎）大哉恭遜敬愛之道吉事可以入察凶事可以居喪大以理天下而不益也（直用恭遜敬愛足以理天下更不須益）小以治一人而不損也（雖治一身用恭遜敬愛不可減損也）嘗試往之中國諸夏蠻夷之國以及禽獸昆蟲皆待此而為治亂（有恭遜敬愛則理無恭遜敬愛則亂也）澤之身則榮去之身則辱（恭遜敬愛身之潤澤在身則榮去身則辱也）審行之身毋怠雖夷貉之民可化而使之愛（夷貉之人猶可化以恭遜敬愛化之可致生愛）審去之身雖兄弟父母可化而使之惡（父母兄弟骨肉情結苟去恭遜敬愛尚可令生惡）故之身者使之愛惡（之是也同是此身有恭遜敬愛則愛無之則惡）名者使之榮辱（同是此身之名有恭遜敬愛則榮無之則辱也）此其變名物也如天如地（言恭遜敬愛可以變化生殺如天地之生殺也）故先王曰道（道者貴變化也）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若不可諱而不起此病也仲父亦將何以詔寡人管仲對曰微君之命臣也故臣且謁之（微無也謂君無命臣亦將有所謁也）雖然君猶不能行也（恐其不從故以此言抑之）公曰仲父命寡人東寡人東令寡人西寡人西仲父之命於寡人寡人敢不從乎管仲攝衣冠起對曰臣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夫易牙以調和事公公曰惟烝嬰兒之未嘗於是烝其首子而獻之公人情非不愛其子也於子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喜宮而妒豎刁自刑而為公治內人情非不愛其身也於身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子開方事公十五年不歸視其親齊衛之間不容數日之行臣聞之務為不久（務時為事久則敗露也）蓋虛不長（謂蓋覆虛妄不得長久也）其生不長者其死必不終（其所行之行所長之枝其至於死必有其不終之殃）桓公曰善管仲死已葬公憎四子者廢之官逐堂巫而苛病起兵（苛謂疥也巫善治苛病逐之而公有疥病起兵疾作使疥之也）逐易牙而味不至逐豎刁而宮中亂逐公子開方而朝不治桓公曰嗟聖人固有悖乎（四子既逐而有亂故以管仲為悖）乃復四子者處朞年四子作難圍公一室不得出（置公一室之中而圍之故不得出也）有一婦人遂從竇入得至公所公曰吾飢而欲食渴而欲飲不可得其故何也婦人對曰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四人分齊國塗十日不通矣（四人皆有兵衆相圍故塗不通）公子開方以書社七百下衛矣（古者群居二十五家則共置社謂以社數書於策下降於衛也）食將不得矣（作亂故公之食故不給也）公曰嗟茲乎聖人之言長乎哉（言其所見長遠）死者無知則已若有知吾何面目以見仲父於地下乃援素幭以裹首而絕（幭所以覆軾也）死十一日蟲出於戶乃知桓公之死也葬以楊門之扇（謂用門扇以權覆也）桓公之所以身死十一日蟲出戶而不收者以不終用賢也桓公管仲鮑叔牙寧戚四人飲飲酣桓公謂鮑叔牙曰闔不起為寡人壽乎（奉酒為壽也）鮑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毋忘出如莒時也使管子毋

忘束縛在魯也使寧戚毋忘飯牛車下也桓公辟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國之社稷必不危矣

四稱第三十三 謂稱有道之君無道之君有道之臣無道之臣以戒桓公 短語七

桓公問於管子曰寡人幼弱惛愚不通諸侯四鄰之義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鑑焉管子對曰夷吾之所能與所不能盡在君所矣君胡有辱令 言已能不盡皆之於君無所隱藏今何勞辱君今而令見言之乎 桓公又問曰仲父寡人幼弱惛愚不通四鄰諸侯之義仲父不當盡告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鑑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有道之君敬其山川宗廟社稷及至先故之大臣收聚以忠而大富之 先故之臣謂耆舊者以忠誠收聚而厚賜之令其大富也 固其武臣宣用其力聖人在前貞廉在側競稱於義上下皆飭形正明察四時不貸民亦不憂五穀蕃殖外內均和諸侯臣伏國家安寧不用兵革受其幣帛以懷其德昭受其令以為法式 鄰國諸侯皆來朝貢幣帛之以懷來有德其教以號令來者明君受之以為法式乎 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君也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已語我昔者有道之君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君乎吾亦鑑焉管子對曰今若君之美好而宣通也既官職美道又何以聞惡為 言君既美 新宣通官又公旦於美道衛而行之自可為惡何須聞昔惡之事乎以此則桓公欲聞其惡之也 桓公曰是何言邪以繢緣繢吾何以知其美也以素緣素吾何以知其善也仲父已語我其善而不語我其惡吾豈知善之為善也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君大其宮室高其臺榭良臣不使讒賊是舍 舍止也謂止讒賊於其旁與之道也 有家不治借人為圖 言自不能理其家借他人為圖之 政令不善墨墨若夜 其言昏闇也 辟若野獸無所朝處 野獸晝伏夜動無常處也 生不相親為若無朝處也 不脩天道不鑑四方有家不治辟若生狂 狂者之人其性不分

眾所怨詛 詛謂之也 希不滅亡進其諛優繁其鐘鼓流於博塞戲其工瞽誅其良臣敖其婦女 言內嬖女為敖佚也 獠獵畢弋暴遇諸父 其所接遇諸父以凶暴 馳騁無度戲樂笑語式政既輮刑罰則烈 言其式之政既已乖亂至於刑罰則益酷烈 內削其民以為攻伐 反以削生其伐功也 辟猶漏釜豈能無竭 漏釜則四海不能贍故必有竭也 此亦可謂昔者無道之君矣桓公曰善哉仲父既已語我昔者有道之君與昔者無道之君矣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臣乎吾以鑑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徐伯曰昔者有道之臣委質為臣不賓事左右 君也 官君知則仕不知則已若有事必圖國家遍其發揮 良臣皆有所能於國家 循其祖德 及其賢人皆得之也 辯其順逆推育賢人讒慝不作事君有義使下有禮貴賤相親若兄若弟忠於國家上下得體居處則思義語言則謀謨動作則事居國則富處軍則克臨難據事雖死不悔近君為拂遠君為輔義以與交廉以與處臨官則治酒食則慈不謗其君不毀其辭君若有過進諫不疑君若有憂則臣服之 服行也 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臣矣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以語我昔者有道之臣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臣乎吾亦鑑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臣委質為臣賓事左右執說以進不蘄亡已 執事說以進 謂君直諛全生無求於去也 遂進不退 所謂知進而不知退 假寵鬻貴 假因也因君之寵而求賣其貴 尊其貨賄卑其爵位 不令人來必欲貪其貨賄而已 進曰輔之退曰不可 君既言已能為輔備退而私議則曰君不可輔 以敗其君皆曰非我 由斯之人不肯致君有功更推過於君云此非我 不仁群處以攻賢者 小人所惡者君子故其羣處當有陷賢之見 見賢若過 其見賢人則蒲然不歸若行者之過 見貪若貨 其見貪人則掛恭之 公反其類利若求貨然 貪於貨賄競於酒食不與善人唯其所事 人有曲而事已與之交也 倨敖不恭不友善士讒賊與

獨不彌人爭（其人見爭民志令之心）唯趣人詔（人有制命不聞可不聞則從其從政）從
倫於酒行義不從（從也）不脩先故（從故）變易國常擅創為令迷惑
其君生奪之政（生殺奪政於民）保貴寵矜（…而於矜者…）遷損善
士（善士則遷改弃之）捕援貨人（其所援拔者唯貨人）入則乘等出則黨與
顯之人（…之同國所同乘而等全其生也又用…而與也）貨賄相入酒食相親俱亂其君君若
有過各奉其身（奉身自潔避於君也）此亦謂昔者無道之臣桓公曰
善哉

正言第三十四　短語八　闕

管子卷第十一

管子卷第十二

侈靡第三十五

唐司空房　玄齡　注

侈靡第三十五　短語九

問曰古之時與今之時同乎曰同（天地四時鍾樂所易則曰同）其人同乎不同乎曰不同（古今人賢愚而今不同也）可與政其誅（言今人不同古可…敵來其不誅以復古）俈堯之時混吾之美在下其道非獨出人也（俈嚳堯也言二帝之時比屋可封美在下）（此亦言非有出人之道循古而已祖同也）山不同而用掞澤不弊而養足（山…曰…）耕以自養以其餘應良天子故平（以其自養之餘應天子之食貢天下平有時而盛曰）牛馬之牧不相及（各自足則不相及也）人民之俗不相知（人至老死不相往來故不相知）不出百里而來足（行者不出百里而來者所求足故也）故卿而不理靜也（…其事以人…不理）其獄一踦腓一踦屨而當死（謂侯犯罪者令著一隻屨以恥之可以當死刑）今周公斷指滿稽斷首滿稽斷足滿稽而死民不服非人性也敝也（今周公…謂時所用法也謂考也罪滿而斷則罪而考之首斷其罪者亦從而考之應斷足所罪者又亦從而考之凡此法以為備者也罪定者先之應人身不服其罪言人性之然于時要故也）地重人載毀敝而養不足事末作而民興之（…）（地重人之生謂財物君則從而毀奪所以養有不足人情於本業故起而事末作）是以下名而上實也（但有貨賄之名不得自用而皆以資歸於上也）聖人者省諸本而游諸樂（聖人審本之本而游樂者之時則為然也）大昏也博夜也（夜謂闇昧之行也今人主至於大昏者則以博為夜事故也）問曰興時化若何（其理若何也）莫善於侈靡（侈靡謂珠玉之用也貴民以為財玉者亂不可食寒不可衣時世之貴也人君者不…不…則…者守之以…人故度時與化其若重珠玉以為侈靡）賤有實敬無用則人可刑也（有實而賤之無用而敬之此則人之賤不可刑也）故賤粟米而如敬珠玉好禮樂而如賤事業本之始也（言…常人之…貴之如常人之敬珠玉未業實未業若此者可謂務本之始）珠者陰之陽也故勝火（珠生於水而有光鑑故為陰之陽以向日則火故勝火）玉者陰之陰也故勝水（玉之生於山而藏於山故為陰之陰以向月則水故為水）其化如神（言珠玉…火故曰神也）故天子臧珠玉諸侯臧金石大夫畜狗馬百姓臧布帛

不然則貧者能守之，智者能收之，賤所貴而貴所賤。（覆未可之故。王可賤而貴之，貴而賤之。）不然，鰥寡獨老不與得焉，均之始也。（君不貴而賤之，則利於強者得而兼之，鰥寡獨老無所得焉。所謂均之者，所以賤其貴而貴其賤，故為均之始。）政與教孰急？（政者正其所以齊物，教者所以感心。用一者何先也。）管子曰：夫政教相似而殊方。若夫教者，摽然若秋雲之遠，動人心之悲；（摽，高舉貌。秋雲高遠，使人有愁悴之心。教者高舉，人之不令，見其感化人亦為之感悼之。）藹然若夏之靜雲，乃及人之體；（夏雲之靜，其陰蔭及人之體。）鶡然若謞之靜，（鶡然，如鶡鳥之聲。謞，聲之出。言教之感人如聲之相應而和。）動人意以怨；（動人之意，既動則自怨而改。）蕩蕩若流水，（蕩蕩，教之流，無所不至，若流水也。）使人思之，人所生往。（教人使人思之，人既思之，則往而歸之。）教之始也，身必備之，（教者若夏雲之勞，則其人使人思之，人既可思，必先備其身。）辟之若秋雲之始見，賢者不肖者化焉。（教若秋雲，始見而衰悴之，又若夏雲之勞而潤之。天下之賢與不肖，無不化焉。）敬而待之，愛而使之，若樊神山祭之。（樊神山之祭，以敬事神也。使人之受教，若敬事神山。）賢者少，不肖者多，使其賢，不肖惡得不化？（賢者不肖者皆使之化，則不肖者化而為賢也。）

今夫政則少則，（則，法也。政則少法，則人亂而犯之。）若夫成形之徵者也。（政者所以成形之徵也。）去，則少可使人乎？（設政太平，以知其形；一者去之，則不能使人，太平之世亦少也。）用貧與富，何如而可？（問貧富之中適。）曰：甚富不可使，（甚富則驕，故不可使。）甚貧不知恥。（甚貧則無廉恥，故不知恥也。）水平而不流，無源則遬竭；（水平則不流，無源則速竭。）雲平而雨不甚，無委雲，雨則遬已。（平雲少雨，又無委雲以助之，其雨必速已。上二事為下有此喻。）政平而無威則不行，（此喻為政。）愛而無親則流。（其愛不親，則流散。）親左有用，無用則辟之，若相為有兆怨。（舉曰當有所親而用，親而用之，則有為；用者不為用者，則有兆怨。）上短下長，無度而用，則危本。（上短，下長，無度而用，此危本也。）不稱而祀譚，次祖犯詛，渝盟傷言。（此皆以敗國故。）敬祖禰，尊始也；（祖禰，人之始也。）齊約之信，論行也；尊天地之理，所以論威也。（天地以秋冬為威，故威不可不論。）薄德之君之府囊也，（凡言此者，皆為薄德之君，言其不能為也。）必因成刑而

論於人，此政行也，可以王乎？（此因王事之成刑，論於人事，此為政所行也。）請問用之若何？（問用政何如也。）必辨於天地之道，然后功名可以殖。（天地有尊卑之序，故明之，然後可以立功名也。）辨於地利而民可富，通於侈靡而士可戚。（戚，親也。）君親自好事，強以立斷，仁以好任。（謂好為政之事。強立其威，以斷是非，仁以好任。）人君壽以政年，（君以所壽政年，以順年之四時令也。）百姓不夭厲，（厲，疾也。）六畜遮育，五穀遮熟，（遮，猶庶也。）然后民力可得用。（人與富，民力可用也。）鄰國之君俱不賢，然后得王。（若俱賢，則不可得而制，難以王矣。）俱賢若何？（問俱賢之君，如之何。）曰：忽然易卿而移，（以立賢。）忽然易事而化，（去故而取新。）變而足以成名，（若當而變，故成名。）承弊而民勸之，（承先代之弊而改之，能名者，民勸之也。）慈種而民富，（以慈種，故人富。）應言待感，與物俱長。（應其言，待其感，與物俱長也。）故日月之明，應風雨而種，（日月之明，應風雨而種植，不失其時也。）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斯民之良也。（君人者，為天地之良。）不有而醜天地，非天子之事也。（不有上事而又醜天地，非天子之事。）民變而不能變，是棳之傅革，（棳，短柱也。革，皮也。外革而內不革。）有革而不能革，不可服。（民死信，）（人無信不立，故在信也。）諸侯死化。（化，變通之以盡利。）請問諸侯之化弊。弊也，而行之。（言國之弊，久行者。）而行之者家也，以因人之所重而行之。吾君長來獵，君長虎豹之皮，（君好虎豹之皮，故來獵。）用功力之君，上金玉幣，（君上用金玉幣帛，故用功力。）好戰之君，上甲兵。甲兵之本，必先於田宅。（有田宅，然後可以足甲兵也。）今吾君戰，則請行民之所重。飲食者也，侈樂者也，民之所願也。足其所欲，贍其所願，則能用之耳。（君之於人，必足其欲，贍其願，然後可用也。）今使衣皮而冠角，食野草，飲野水，孰能用之？（言士不能用之於衣食。）傷心者不可以致功。（謂富者奢侈，而有得者，甚憂傷心，則不能致功。）故嘗至味而罷至樂而，（謂富者先嘗至味，及食至味而罷之。）雕卵然后瀹之，（以灼反。）雕橑然后爨之。（橑，力彫反。皆富者也，令其勞而新也。）丹沙之穴不塞，則商賈不處。

死而葬之，不穢也（死而安則不穢也）。富者靡之，貧者為之（富者所以用此財，則貧者得而為之也）。此百姓之怠生，百振而食，非獨自為也（百姓既得富者之財，富者亦所以作業，故能生此，非自為之，以百姓振起之故也），為之畜化用（今富者能為之畜，化富者之用也）。其臣者予而奪之（其臣富者，今欲化之，使有所予而奪之也），使而輟之（既使之，多所費，用其功然後輟之也），徒以而富之（其徒以其利而富之也），父繫而伏之（父繫而伏之，使而服之，以順父也），予虛爵而驕之（予之虛爵而驕之也），收其春秋之時而消之（富者先收其財以時春秋之利，令則自消其情），有雜禮我而居之（有賓用財物雜禮我者，若此者收其禮而居之），時舉其強者以譽之（時舉其強者以譽其有），強而可使服事（服行其事者，服事而可使），辯以辯辭（辯者辯以辯辭），智以招請（智謂招來者也），廉以摽人（廉而使人摽之），堅強以乘六（其能使上之六者可以乘），廣其德以輕上位（其德又可以令其上之位故輕也），不能使之而流徙（其不能使者，流徙之則亡國之郄也），此謂國亡之郄。故法而守常（法謂守常），尊禮而變俗（禮尊變俗），上信而賤文（文虛而信實，故賤之），好緣而好駔（駔，駿馬之壯健者，好緣亦謂駔之者），此謂成國之法也。為國者反民性（反謂反其性也），然後可以與民戚（民之所惡者反之，然後有民可與之戚）。民欲佚而教以勞（勞則有功），民欲生而教以死（死則有功也）。勞教定而國富（勞者成則國富），死教定而威行（死則莫敢當，故威行也）。聖人者，陰陽理（言法陰陽之理），故平外而險中（外則合於陽，內則險於陰）。故信其情者傷其神，美其質者傷其文（美其質者，其文則傷）。化之美者應其名（言其化美，故應其名也），變其美者應其時（故變其美，應其時也），不能兆其端者（不能知其端者），菑及之（當失於機，故災及之也）。故緣地之利（緣順地之利也），承從天之指（指，意也，當承順天之意也），辱舉其死（辱以舉事則死也），開國閉辱（若能開國以納善，言則辱可閉也）。知其緣地之利者，所以參天地之吉綱也（知能順地之利，則能參天地之吉綱也）。承從天之指者，動必明。辱舉其死者，與其失人同（與失人同也）。公事則道必行（公事則無私，故其道必行也）。開其國門者，玩之以善言（有善言可玩，故開國以納之也）。奈其斝辱（斝，爵也。奈何有爵而辱也？），知神次者，操犧牲與其珪璧，以執其斝（常令巫祝知神之次，操犧牲珪璧以祈神而謝過也）。家小害，以小勝大（家有小害，以小勝大也）。員其中，辰其外（員其中而辰其外也），而復畏強，長其虛（長其虛，謂謙虛之心也），而物正以視其中情（其中情以正視之也），公國門則塞（國門以塞，百姓無所敖）。百姓誰敢敖胡以備之（可以備之者，事從此出，何敢敖而可）。擇天下之所宥（擇天下之所宥者），擇鬼之所當（擇鬼之所當者也），擇人天之所戴（人天之所戴者），而亟付其身，此所以安之也。強而立齊國之若何（強而立齊國之若何？），高予之名而舉之（高予之名而舉之也），重予之官而危之（重予之官則危之也），因責其能以隨之（責其所能，隨而任之）。猶傶則疏之，毋使人圖之（毋使人圖之也）。猶疏則數之，毋使人曲之（毋使人見其陰謀曲未已者也），此所以為之也。夫有臣甚大，將反為害（謂大臣權重，將反為害）。吾欲優患除害，將小能察大，為之奈何（言欲優此患）？潭根之毋伐（潭根謂深根也，不可伐也），固事之毋入（固事之毋入也），深黨之毋涸（其深黨毋涸），不儀之毋助（不儀之毋助也），章明之毋滅（章明之毋滅），生榮之毋失（生榮之毋失也）。十言者不勝此一（言十言不如此一言也）。雖凶必吉（雖凶必吉也），故平以滿。無事而總，以待有事，而為之若何（積其財以待事之時）？積者立餘食而侈（積者多財，有所餘食而侈），美車馬而馳，多酒醴而靡（積謂富者，故富而侈也），千歲毋出食（千歲毋出食），此謂本事（此謂本事也）。縣人有主（縣人有主，於人必有所主也），人此治用（人此治用，則官得其用也），然而不治，積之市（積之於市），一人積之下，一人積之上，此謂利無常（財既入市，則公私共積之上下，一分下一分上，此謂利無常也）。百姓無寶，以

利為首 百姓疑惑貨貝者以利為寶之首 一上一下唯利所處 利情名者百姓附從而歸之也 利然后能通通然后成國 無利而不通則國亡也 利靜而不化觀其所出從而移之 利而以不化者則由所出不變故也觀而移之也 視其不可使因以為民等 擇其好名因使長民 其有好名者則尊之使為之長 好而不已是以為國紀 功未成者不可以獨名 積功之功未成則無獨與之名 事未道者不可以言名成功然后可以獨名 眾共言此 事道然後可以言名然後可以承致酢 既有獨名又有言名然後可以至於致酢報也 先其士者之為自犯 人有士行當推以為先今反自先之是為自犯其過也 後其民者之為自贍 輕國位者國必敗 疏貴戚者謀將泄 疏貴戚則有怨之者故謀泄 毋仕異國之人是為經也 毋數變易是為敗成 大臣得罪勿出封外是為漏情毋數據大臣之家而飲酒

是為使國大消 三堯在臧於縣返於連比若是者必從是儩亡乎 辟之若尊譚未勝其本亡流而下不平令苟下不治 高下者不足以相待 自處其高欲下待上必不待之也 此謂殺事立而壞何也兵遠而畏何也民已聚而散何也 人不歸 輟安而危何也 功成而不信者殆兵強而無義者殘不謹於附近而欲來遠者兵不信 必謹於附近然後遠來者至也 略近臣合於其遠者立 亡國之起毀國之族則兵遠而不畏 國小而脩大仁而不利猶有爭名者累哉是也 樂聚之力以兼人之強以待其害雖聚必散 大王不恃眾而自恃百姓自聚供而後利之成而無害 疏戚而好外企以仁而謀泄賤寡而好大此所以危 眾而約 實取而言讓 行陰而言陽 利人之有禍 言人之無患 吾欲獨有是若何 凡此獨君之事也 下公問之辭 是故之時陳財之道可以行今也利散而民察必放之身然後行 公曰謂何 長喪以毀其時 重送葬以起身財 一親往一親來所以合親也 此謂眾約

問用之若何 巨瘞堷所以使貧民也 美壟墓所以文明也 巨棺槨所以起木工也 多衣衾所以起女工也 猶不盡故有次浮也 有差樊 有瘞藏 作此相食然后民相利守戰之備合矣 鄉殊俗國異禮則民不流矣 不同法則民不困鄉丘老不通睹誅流散則人不眺 安鄉樂宅享祭而謳吟稱號者皆誅所以留民俗也 斷方井田之數 乘馬甸之眾 制之陵谿立鬼神

而謹祭今大陵深谿皆有靈焉立鬼神之祠使人祭之皆以能別以為食數示重本也人之大小皆各有材能多者食多能少者食寡故曰以能別為食數凡此皆重人本之事也故地廣千里者祿重而祭尊其君無餘言不能祭以餘地與他國也地與他一者從而艾之從謂天當受封者艾謂削也君始者謂始為君者也艾若一者從乎殺與于殺若一者言始受封之君本既無地故取先受君者或不與從而殺之彼或自取與受而殺之彼自取與子也封者令與先受封者地均者一也從者艾艾若一者從于殺與于殺若一者從無封始王事者上王者言從者先無封令始王事故又取他國之地與先者均者一則止也上事霸者生功言重本言諸侯既受地分則上事霸主處政命以生立其功凡此皆為事本是為十禺分免而不爭言先人而自後也禺猶區也十禺猶十里之地每里為一禺故曰十禺若地國家分明則無爭而與之不敢受事如此者所以先讓人而自取其後官禮之司事之曰國官禮各有私昭穆之離昭穆之別也先後功器事之治謂大位功有大小器有精麤各定其先後之差也尊鬼而守尊鬼神而守其享祭之故也故戰事之任高功而下死本事戰士雖有高下之殊各令死其本事也食功而省利勸臣謂其有功者食其祿無功者臣勸之上義而不能與小利上當崇大義而主斷不可勸小利而移之五官者人爭其職然後君聞官爭理職則國治故君名聞於天下祭之時上賢者也謂助祭之時賢者居上位為議而已非必有所益故君臣掌祭者掌禮以行事所用其智謀故君有故使臣掌之事亦無違故曰君臣掌也君臣掌則上下均臣行君事故曰上下均者也此以知上賢無益也其亡茲適謂之上賢而不用其智謀與祭禮相損於令主人祭云上賢無益不肯用之故曰無益也謂不賢則勸皆違理故茲適於危上賢者亡謂空上之而已不採用之也適廟臣本能行君之事而役賢者昌役賢則功成故國昌上義以禁暴義者所以除去不宜故禁其暴也尊祖以敬祖祖始也尊在祖廟所以敬始封之君也聚宗以朝殺示不輕為主也謂聚會也宗以朝殺於君主者親疏之殺凡此為主之重者也載祭明置載行也言公將為行祭示至明而置之欲人不知也高子聞之以告中寢諸子高子齊大夫聞君之將行故告中寢諸子諸侯諸子之居中寢者中寢諸子告寡人舍朝不鼎饋常饋則鼎鼎饋而食今不然故發疑之中寢諸子告宮中女子曰公將有行故不送公言何故不送公也公言無行女安聞之曰聞之中寢諸子索中寢諸子而問之寡人無行女安聞之吾聞之先人諸侯舍於

朝不鼎饋者非有外事必有內憂公曰吾不欲與汝及若若下欲與汝論此言也女言至焉不得毋與女及若言至謂盡理吾欲致諸侯諸侯不至若何哉婦人無事於外故嫌不明於致諸侯之理女子不辯於致諸侯自吾不為污殺之事人布織不可得而衣污殺謂奢侈也人必有所污殺然後人得其所以使遠而來也今既為人辟儉者不為已用故有布不得而衣言此者欲知公討伐以伐其侯也故雖有聖人惡用之人者有寡也后不用之是聖人亦何由用能摩故道新道定國家然后化時乎摩研也其能研故道新道謂度時而制法言能故道以成新道定國安家然後可以化時也國貧而鄙富莫盡如朝市國言國朝貧而鄙富若此者言也鄙之邑以其貧利貨所以道朝以市權利也國富而鄙貧莫盡如市國富由貨殖若則有其本而反也其市以市人不虛求故勸人不虛與故也市也者勸也勸者所以起本善而末事起不侈本事不得立善謂本者能多致市利則自勸而不忘故能起本也侈謂奢多也末事不侈多故本事不得立選賢舉能不可得惡得伐不服用欲伐不服之國須用賢能之人若無賢能則無以伐也百夫無長不可臨也若無賢能百夫之長無人為之千乘有道不可修也守千乘之國有道以用之明不可偷營而伐之也夫紂在上惡得伐不得紂在上位為人臣之鬼神怨之雖其強若林莫不能勝故無言伐紂者力均則以戰之鈞則戰守則攻野戰城守則因而攻之百蓋無築言紂人苟且有良而不得者也千聚無社謂之陋雖有聚之夫不立一社以與之如此者為陋之陋也故武王一舉而取天下有一事之時也言紂萬代一時之事也萬諸侯鈞萬民無聽萬諸侯引於人人不聽也言之者貴上位不能為功更制其能王乎居上位不能立其功不更其制之者此者必不緣故脩法以政治道則約殺子吾君故取夷吾謂替子君之子也其能制民須故常脩理此制為政不廢於道若此者可謂之替者子之不當立者吾君所以取夷吾為替者為有此德也公曰何若問何以故對曰以同以其德同故取也其日久臨可立而待鬼神不明謂君子不當立者以父臨其位而之可立而待其事祭鬼神之禮又不能明也囊橐之食無報明厚德也此言桓公之德以囊橐之食遺人不求其報所以明厚德也沉浮示輕財也其取於人不顧其財所以示輕財也不得其報曰沉浮曰沉曰浮曰祭川曰沉浮也先立象而定期則民從之先立法象與人定期人則率服皆從之也故為禱朝縷綿明輕財而重名禱謂先人之神禱朝縷綿也言齊於朝以賞賜貧窮於朝是輕財而重名

重名者也公曰同臨所謂同者其以先後智喻者也所謂臣鈞同君者也若能先後於君其君智則智並而喻之鈞同財爭依則説假令財與人均同人則貪而爭依於己則説十則從服若財十倍多於則從服而從之萬則化成功而不能識若財萬倍多於則變化而忘不知所識故可以成功而責之而民期然后成形而更名則臨矣言人心期以成主形於以名前所服之人則臨之以為君矣請問為邊若何問所以防邊之事對曰夫邊日變不可以常知觀也言邊者兩國交爭之地日有變故不可以常知觀也民未始變而是變是為自亂未變者而邊吏先變是謂先亂也是為自亂也請問諸邊而參其亂任之以事因其謀請邊吏問其參亂之由而任之以事因其所謀而用之方百里之地樹表相望者丈夫走禍婦人備食謂百里之國自當樹表以相望其有寇難則丈夫走而赴命婦人則備食以給之也內外相備謂外以防內內備食以給外故曰相備也春秋一日敗曰千金稱本而動春秋講習以備戰鬪若一日敗費千金故稱本而動也候人不可重也唯交於上能必於邊之辭候人謂斥候之人入國者或同我虛實說我動靜不可重之唯有能與上交必定邊境之辭者國不易者其可重也行人可不有私不有私所以為內因也行人使人也若何而可使不有私耳無私則盡其誠能為國內應事者也使能者有主矣而內事使人出境必有所主其所主者欲成內國之事萬世之國必有萬世之寶萬世之寶不能成萬世之國也必因天地之道天地之道以動者也無使其內使其外使內而外失外情也使其小毋使其大棄其國寶使小而大失事之宜大臣國之寶也令使其大貴一與而聖稱其寶使其小可以為道使非聖也故曰是其國寶也其大臣當尊之一與其事必無所移知此則專必有成能立聖人之功謂稱其寶矣能則專專則佚使得其能於功成故佚樂也椽能踰則椽於踰椽謂掾也椽以為掾凡欲踰越高遠者必因椽而後能踰若不因掾則不能踰矣此則不踰矣此喻成功必有良臣賢佐然後事業而名立也能宮則不守而不散宮謂防衛之固也國之宮謂不有守禦若無宮衛則守之其眾必散也眾能伯不然將見對伯長也謂將能之主眾必能為之長若不能長官以兩雄兩雄者之道也君子者勉於糺人者也君子者勉民之糺故但見糾者之象彼之人將來糾己非見糺者也故輕者輕重者重前後不慈輕謂良人重謂君也凡君臣所以能相得

者輕重相得也若臣輕而君重則不相交接若不能相得貞吉之心則無生矣今輕自在重或前或後不相交接之謂也何慈之有乎凡輕者操實也臣爭君貴故能操君實也以輕則可使輕而操實則可使也重不可起輕重不可起輕則輕不可使重有齊重以為國重者則限輕不為國輕以為死以輕使之可以致死毋全祿貧國而用不足欲全其祿不以與下則賢者去而人散故國貧而用不足也毋全賞好德惡亡使常好德之人全賞而不與謂之惡亡所使者乃事人若此者無亡之道也請問先合於天下而無私怨犯強而無私害為之若何謂與天下合同人皆樂推故無私怨也雖犯於強乃以公義故無私害謂其時所為之若何也對曰國雖強令必忠以義令必忠以義強不欺弱也國雖弱令必敬以哀令弱以敬敬不見侮也強弱不犯則人欲聽矣不犯弱則強人皆聽之先人而自後而無以為仁也先人自後大國之道何仁之有也加功於人而勿得推功於人而不求於報也所橐者遠矣橐謂藏也藏者皆遠之所爭者外矣爭交者皆遠之外也明無私交則無內怨私交則不公而偏故內怨起也與大則勝能與大國交故得勝私交眾則怨殺夷吾也私交則君之所怨殺也如以予人財者不如毋奪時如以予人食者不如毋奪其事不奪其事則各安其業食無不足也此謂無外內之患事故也財食足則外內無患也君臣之際也君臣非有骨肉之親但以禮義相接也禮義者人君之神也君臣之際在禮義禮義以尊君為主君臣萬人以寧故曰神且君臣之屬也以義相屬親戚之愛性也親戚相愛性也使君親之察同索屬故也索求也君臣之察臣子同求其愛故事之也使人君不安者屬際也以事君當以事親之故事君使人君不安者則臣但以義屬君不安故也不可不謹也臣事君當自謹也賢不可威賢則難以威脅能不可留能當引用之不可留之於其身杜事之於前易也杜事其內之事先其未然而杜塞之則甚易人聚之壤地之美也由是地美故人聚之也人死之若江湖之大也人所以為君致死者則君恩若湖水之大也求珠貝者不令也君之於人有所求若求珠貝之為也人以去而不令也逐神而遠熱君之於人由彼尊之求彼神長之若遠熱其愛神交觶者不處兄遺利交觶者謂宗祀不留而其遺利也雖有兄弟之親亦遺利而去君之貴賤大夫之親故兄弟之共夫事左中國之人觀危國過君而弋其能者豈不幾於危社主哉中國謂得禮義之中國也弋取也中國之人見危國過君不能用賢

道為已用如此則為君之社主道於危利不可法故民流神不可法故事之（神亦不測其益不知神之所在故民務事之所謂陰陽不測之者也）天地不可留故動化故從新（天地運化日夜不息故歲生成不已以天地變不可留故動化其故以就其新謂故之四時周而復始而所易之也）是故得天者高而不崩（得天變化日新之理故能登得其道高而不崩壞者也）得人者卑而不可勝（得人則衆歸之故雖卑不可勝）是故聖人重之（謂重天也）人君重之（謂重君也）故至貞生至信（貞正也謂正心生則至信生而應之）言往至絞生（皆謂念言私己今去以言往而猶其實則至絞已言生而應）至貞有道（正生則信至言往則……有道然後曰至自有道）不務以文勝情（言以文勝情情則偽也）不務以多勝少（是少能正家非……不能勝之）不動則望有廧（君子……不動則望者必始當）旬身行（旬均也君子身行必令均平正）法制度量王者典器也（……謂之器也）執故義道畏變也（君人執……故義以……者畏變之人妄有所變也）天地若夫神之動化變者也天地之極也（若能配神而動化變成變天地之極理若莫大焉）能與化起而王用則不可以道山也（若能……神化也起王有天下其所起用則不可以常道格之其……道取……於山也）仁者善用智者善用非其人則

管十二　十二

與神往矣（若其人尚能用之則賢無不用如此者可……合……與神往來也）衣食之於人也不可以一日違也（一日無衣食則失生理故云不可違也）親戚可以時大也（……時大……之以……其……）是故聖人萬民艱處而立焉（其上……有……之心……之）人死則易云（死者……不更）生則難合也（生者有……之心合……無防……故難合也）故一為賞再為常三為固然（……一時行……人則……以為賞……則人以為常……其……合……有……三為之）其小行之則俗也（若小行……以為俗……之……也）久之則禮義（……之……以……義之……）故無使下當上必行之（……下人……）然后移商人於國非用人也（下……市故……以……入國也）不擇鄉而處不擇君而使（商人……不擇鄉又不擇君）出則從利入則不守（商人出國……）國之山林也則而利之（……）市塵之所及二依其本（市……令使工商二技依之以……）故上侈而下靡（……故上侈下……）而君臣相上下

相親則君臣之財不私藏（相親則情公故不私藏財）然則貪動枳而得食矣（……）徙邑移市亦為數一（其有田已之人……亦為……一耳也）問曰多賢可云（……）對曰魚鱉之不食咡者不出其淵樹木之勝霜雪者不聽於天（……是……於天）士能自治者不從聖人（能自理者……從聖人而求之也）豈云哉（……）夷吾之聞之也不欲強能（……已……引之也）不服智而不牧（士之……）若旬虛期於月津若出於一明然則可以虛矣（……）故阿其所而俵其所予則士云矣（……）不擇人而予之謂之好不擇人而取之謂之好利（……）審此兩者以為處行則云矣（……）不方之政不可以為國（不方之政……）曲

管十二　十二

靜之言不可以為道（……）節時於政與時往矣（凡……）不動以為道齊以為行（……）避世之道不可以進取（……）陽者進謀幾者應感（……）再殺則齊（一殺……）然後運可請也（……）對曰夫運謀者天地之虛滿也合離也（……）春秋冬夏之勝也（……）然有知強弱之所尤然後應諸侯取交（……）故知安危國之所存以時事天以天事神（……）以神事鬼（……）故國無罪而君壽而民不殺智運謀而雜橐刃焉（……）其滿為感（……）其虛為亡（……）滿虛之合有時而為實時而為動（……）地陽時貸（……）其冬厚則

夏熱其陽厚則陰寒（[illegible]）是故王者謹於日至（二至之寒熱也[illegible]）故知虛滿之所在以為政令（知其虛滿之處以為政令）已殺生其合而未散可以決事（[illegible]）將合可以禺其隨行以為兵（[illegible]）分其多少以為曲政（隨其多少委曲為政）請問形有時而變乎（[illegible]）對曰陰陽之分定則甘苦之草生也（陰陽之分定[illegible]）從其宜則酸鹹和焉（[illegible]）而形色定焉以為聲樂（[illegible]）夫陰陽進退滿虛亡時其散合可以視歲（[illegible]）唯聖人不為歲能知滿虛奪餘滿補不足（[illegible]）以通政事以贍民常地之變氣應其所出（[illegible]）水之變氣應之以精受之以豫（[illegible]）天之變氣應之以王（[illegible]守正以應之也）且夫天地精氣有五不必為沮（[illegible]）其亟而反其重陔動毀之進退即此數之難得者也（[illegible]）此形之時變也（[illegible]）沮平氣之陽若如辭靜（[illegible]）餘氣之潛然而動愛氣之潛然而哀胡得而治動（[illegible]）對曰得之衰時位之觀之（[illegible]）佁美然后有煇（[illegible]）修之心其殺以相待（[illegible]）故有滿虛哀樂之氣也（[illegible]）故書之帝八神農不與存為其無位不能相用（[illegible]）問運之合滿安臧（[illegible]）二十歲而可廣十二歲而聶廣百歲傷神（[illegible]）周鄭之禮移矣（[illegible]）則周律之廢矣則中國之草木有移於不通之野者（[illegible]）然則人君聲服變矣（[illegible]）則臣有依駟之祿（[illegible]）婦人為政鐵之重反旅金（[illegible]）而聲好下曲食好鹹苦（[illegible]）則人君日退亟則谿陵山谷之神之祭更應國之稱號亦更矣（[illegible]）視之亦變觀之風氣古之祭有時而星有時而熺有時而熵有時而朐（[illegible]）鼠應廣之實陰陽之數也（[illegible]）華若落之名祭之號也（[illegible]）是故天子之為國圖具其樹物也

管子卷第十二

管子卷第十三　唐司空房喬註

心術上第三十六　心術下第三十七

白心第三十八

心術上第三十六　短語十

心之在體君之位也(心之在體當身之中凡身之運為皆心之所使故象君位)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九竅所各有職司不能以此代彼若百官之有其分也)心處其道九竅循理(心之君處常能循道則九竅所司各循理而處也)嗜欲充益目不見色耳不聞聲(君嗜欲充益則其由故目有所不見耳有所不聞也)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上離則下失)毋代馬走使盡其力毋代鳥飛使獘其羽翼毋先物動以觀其則動則失位靜乃自得道不遠而難極也([illegible])與人並處而難得也虛其欲神將入舍([illegible])掃除不潔神乃留處(不潔謂情欲)人皆欲智而莫索其所以智乎([illegible])智乎智乎投之海外無自奪([illegible])求之者不得處之者([illegible])夫正人無求之也([illegible])故能虛無虛無無形謂之道化育萬物謂之德君臣父子人間之事謂之義(人事各有宜也)登降揖讓貴賤有等親疏之體謂之禮簡物小未一道殺僇禁誅謂之法([illegible])大道可安而不可說([illegible])直人之言不義不顧不出於口不見於色四海之人又孰知其則([illegible])天曰虛地曰靜乃不伐([illegible])潔其宮(宮者心之宅[illegible])開其門([illegible])去私毋言([illegible])神明若存([illegible])紛乎其若亂靜之而自治([illegible])強不能徧立智不能盡謀([illegible])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當謂之聖人([illegible])故必知不言無為之事然後知道之紀(道以不言無為為紀)殊形異埶不與萬物異理故可以為天下([illegible])人之可殺以其惡死也([illegible])其可不利以其好利也([illegible])是以君子不怵乎好([illegible])不迫乎惡([illegible])恬愉無為去智與故其應也非所設也其動也非所取也([illegible])過在自用([illegible])罪在變化([illegible])是故有道之君其處也若無知([illegible])其應物也若偶之([illegible])靜因之道也([illegible])

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illegible])耳目者視聽之官也心而無與於視聽之事則官得守其分矣夫心有欲者物過而目不見聲至而耳不聞也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故曰心術者無為而制竅者也([illegible])故曰君無代馬走無代鳥飛此言不奪能能不與下誠也([illegible])毋先物動者搖者不定趮者不靜言動之不可以觀也位者謂其所立也人主者立於陰陰者靜([illegible])故曰動則失位([illegible])陰則能制陽矣靜則能制動矣([illegible])故曰靜乃自得道在天地之間也其大無外其小無內([illegible])故曰不遠而難極也虛之與人也無間([illegible])唯聖人得虛道故曰並處而難得世人之所職者精也([illegible])去欲則宣宣則靜矣([illegible])靜則精精則獨立矣獨則明明則神矣神者至貴也故館不辟除則貴人不舍焉故曰不潔則神不處人皆欲知而莫索之其所以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illegible])不脩之此焉能知彼([illegible])脩之此莫能虛矣虛者無藏也([illegible])

（虛問故也）故曰去知則奚率求矣（率，循也。無知則循理而自求也）無藏則奚設矣（不能隱藏則無策謀可以施設也）無求無設則無慮，無慮則反覆虛矣。天之道虛，其無形。虛則不屈（屈，竭也），無形則無所位迕（迕，逆也），無所位迕，故徧流萬物而不變（徧物有之同，故不變）。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謂道因德以生物，故德為道舍）生知得以職道之精（得其生者，主由秉道之精也）。故德者得也，得也者，其謂所得以然也（得道之精而然）。以無為之謂道（無為自然者道也），舍之之謂德（道之所舍之謂德），故道之與德無間（道德同體而無外內先後之異，故曰無間），故言之者不別也（同體故不別）。間之理者，謂其所以舍也（道德之理可間者，但有所舍所以舍之異也）。義者謂各處其宜也。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為之節文者也。故禮者謂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諭義之意也。故禮出乎義，義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法者所以同出不得不然者也（有犯則有誅，故曰同出），故殺僇禁誅以一之也。故事督乎法（督，察也。謂以法察事），法出乎權，權出乎道（權衡道者事也，從之而出）。道也者，動不見其形，施不見其德，萬物皆以得，然莫知其極，故曰可以安而不可說也。莫人言至也（人無能言之者，理之至也）。不宜言應也（有時宜言，則應物故）。應也者，非吾所設，故能無宜也。不顧言因也（無所顧者，因舊故）。因也者，非吾所顧，故無顧也（因舊也，非吾所為，故無顧）。不出於口，不見於色，言無形也。四海之人，孰知其則，言深囿也（不知深廣閎域也）。天之道虛，地之道靜，虛則不屈，靜則不變，不變則無過，故曰不伐。潔其宮，闕其門。宮者謂心也，心也者智之舍也，故曰宮。潔之者，去好過也（去欲好之過也）。門者謂耳目也，耳目者所以聞見也。物固有形，形固有名，此言不得過實，實不得延名（不得舍實虛延其名）。姑形以形，以形務名，督言正名（姑，且也。且言形者以其形也），故曰聖人。不言之言，應也（言則言彼形耳，故我無言）。應也者，以其為之人者也（人有所為，故應之）。執其名，務其應（人得不應），所以成之，應之道也（物既有名字，其名而命之，則所務自成斯應也）。

無為之道，因也（物之道）。因也者，無益無損也（損益者生有為）。以其形因為之名，此因之術也（因形而設名，非因而何）。名者聖人之所以紀萬物也（萬物雖多，立名以紀之）。人者立於強（以強致禍，有所立也），務於善（務善故設，成人也），未於能（能未成者，習而成之），動於故者也（凡所為動，必於故設也）。聖人無之（聖人無為物之心也），無之則與物異矣（物有我無，異也）。異則虛（異於有，故虛也），虛者萬物之始也（有形生於無形也），故曰可以為天下始（聖人體虛，故為天下始也）。人迫於惡則失其所好（迫於惡，故失其好），怵於好則忘其所惡（怵於好，故忘其惡），非道也（二者皆非）。故曰不怵乎好，不迫乎惡。惡不失其理，欲不過其情，故曰君子。恬愉無為，去智與故，言虛素也（凡知與言習故以生事，則邪設也）。其應非所設也，其動非所取也，此言因也。因也者，舍己而以物為法者也（舍己而隨物，故曰因）。感而后應，非所設也；緣理而動，非所取也。過在自用，罪在變化。自用則不虛，不虛則仵於物矣；變化則為生（變化則有為，有為生於苦），為生則亂矣。故道貴因。因者因其能者言所用也（能而用，故曰因也）。君子之處也若無知，言至虛也。其應物也若偶之，言時適也，若影之象形，響之應聲也。故物至則應，過則舍矣。舍矣者，言復所於虛也。

心術下第三十七　短語十一

形不正者德不來（有諸內必形於外，故德來居中，外形自正。詩云：抑抑威儀，惟德之隅），中不精者心不治（精誠至之謂也，中正至人事自理）。正形飾德，萬物畢得，翼然自來，神莫知其極（正外形，飾內德，則萬物畢得而化，故為物盡得其理也）。昭知天下，通於四極（因物之義可以遠通，故能昭知天下，自近以及遠，通達四極）。是故曰無以物亂官（貪財則官亂也），毋以官亂心（鍾樂大甚則心亂也），此之謂內德（言皆由內德也）。是故意氣定，然后反正（無欲則意氣定，故能反正也）。氣者身之充也（氣以實身，故曰身之充也），行者正之義也（行不違中正之宜者也）。充不美則心不得（充不美則氣亂，心亂而不自得也），行不正則民不服（行不正則邪枉，故人不服）。是故聖人若天然，無私覆也；若地然，無私載也。私者，亂天下者也。凡物載

名而聖人因而財之而天下治實不傷(因名而財則物冝之不傷)不亂於天下而天下治(天地以政[illegible])專於意一於心耳目端知遠之證([illegible])能專乎能一乎能毋卜筮而知凶吉乎([illegible])能止乎能已乎([illegible])能毋問於人而自得之於己乎([illegible])故曰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教之([illegible])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氣之極也([illegible])一氣能變曰精([illegible])一事能變曰智([illegible])慕選者所以等事也([illegible])極變者所以應物也([illegible])慕選而不亂極變而不煩([illegible])執一之君子執一而不失能君萬物([illegible])日月之與同光天地之與同理([illegible])聖人裁物不為物使([illegible])心安是國安也(聖心安是國安)心治是國治也(聖心治是國治)治也者心也安也者心也([illegible])治心在中(理心在於中也)治言出於口([illegible])治事加於民([illegible])故功作而民從則百姓治矣([illegible])所以操者非刑也所以危者非怒也([illegible])民人操百姓治道其本至也([illegible])至不至無([illegible])非所人而亂([illegible])凡在有司執制者之利非道也([illegible])聖人之道若存若亡([illegible])援而用之歿世不亡([illegible])與時變而不化([illegible])應物而不移日用之而不化([illegible])人能正靜者筋肕而骨強([illegible])能戴大圓者體乎大方([illegible])鏡大清者視乎大明([illegible])正靜不失日新其德([illegible])昭知天下通於四極([illegible])金心在中不可匿([illegible])外見於形容可知於顏色([illegible])善氣迎人親如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戈兵不言之言聞於雷鼓([illegible])金心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illegible])昔者明王之愛天下故天下可附暴王之惡天下故天下可離故貨之不足以為愛刑之不足以為惡貨者愛之末也刑者惡之末也([illegible])凡民之生也必以正平([illegible])所以失之者必以喜樂哀怒([illegible])節怒莫若樂節樂莫若禮([illegible])守禮莫若敬([illegible])外敬而內靜者必反其性([illegible])豈無利事哉我無利心豈無安處哉我無安心([illegible])心之中又有心([illegible])意以先言([illegible])意然後形([illegible])形然后思([illegible])思然后知([illegible])凡心之刑過知失生([illegible])是故內聚以為原泉之不竭([illegible])表裏遂通泉之不涸四支堅固([illegible])能令用之被服四固([illegible])是故聖人一言解之上察於天下察於地([illegible])

白心第三十八

短語十二

建當立有(凡所建必當立者也)以靖為宗([illegible])以時為寶([illegible])以政為儀([illegible])和則能久([illegible])非吾儀雖利不為非吾當雖利不行非吾道雖利不取([illegible])上之隨天其次隨人([illegible])人不倡不和([illegible])天不始不隨([illegible])故其言也不廢其事也不隨原始計實本其所生([illegible])知其象則索其形([illegible])緣其理則知其情([illegible])索其端則

知其名（索其名則名自來）故苞物眾者莫大於天地（萬物皆在天地之中）化物多者莫多於日月（日陽也月陰也物皆因陰陽之氣然後化之也）民之所急莫急於水火（一日無水火則生理或有不全）然而天不為一物枉其時（春夏秋冬不為一物而改其時日月不為一物而變其行也）明君聖人亦不為一人枉其法（周公不以管蔡故枉之誅其罪故也）天行其所行而萬物被其利（春行生夏行長秋行收萬物皆利也）聖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利（行賞於善人行罰於惡人故天下皆被其利也）是故萬物均既誇眾矣（誇大也天與聖人無私故萬物均被其利既大且眾也）是以聖人之治也靜身以待之物至而名自治之（物各有名實則名自治也）正名自治之奇身名廢（奇邪不正之謂也）名正法備則聖人無事（正名則事理而聖人無事也）不可常居也（居當有時而遷）不可廢舍也（舍當有時而隨）隨變斷事也（居舍隨變則事斷）知時以為度（事非其時則不成也）大者寬小者局（寬大而局小也）物有所餘有所不足（以有餘補不足則事均也）兵之出出於人（人為兵本）其人入入於身（兵有功則入其身兵反於身也）兵之勝從於適（適所以勝也）德之來從於身（德由身來也）故曰祥於鬼者義於人（祥之以福則義於人也）兵不義不可（兵不義而還自害故不可）強而驕者損其強弱而驕者亟死亡（兵強而驕則損其強弱而驕者速死亡也）強而卑義信其強（信申也）弱而卑義免於罪（弱而卑則免於罪也）是故驕之餘卑卑之餘驕（驕有餘則卑卑有餘則驕也）道者一人用之不聞有餘（一人用之不聞有餘於人）天下行之不聞不足（不足於其人也）此謂道矣小取焉則小得福大取焉則大得福盡行之而天下服（多少皆足者道也）殊無取焉則民反其身不免於賊（殊絕無取焉則人反背之而賊害也）左者出者也（左為陽陽主生故為出也）右者入者也（右為陰陰主殺故為入也）出者而不傷人（出者既主生則不害人也）入者自傷也（入者既主殺自傷也人違之是還自傷也）不日不月而事以從（得道而往不計日月事自從也）不卜不筮而謹知吉凶（明道則吉凶自知豈須卜筮後知乎）是謂寬乎刑徒居而致名（守道者雖寂然已執其身自然而居能致令名）去善之言為善之事事成而顧反無名（若能去善言為善事其事成而顧反之者無為而名也）能者無名從事無事

審量出入而觀物所載（謂凡出入今當觀物載之所堪然後當之也）孰能法無法乎始無始乎終無終乎弱無弱乎（言凡此皆無為而忘之者也）故曰美哉岪岪（岪岪與起見不為而有契哉）故曰有中有中（雖得其中而不為中乃是有中也）孰能得夫中之衷乎（得於中之衷者不忘其中乎）故曰功成者隳名成者虧故曰孰能棄名與功而還與眾人同（君子棄功名則與眾人不異同也）孰能棄功與名而還反無成（功名則無成也）無成有貴其成也（能貴無成乃是成也）有成貴其無成也（能貴有成乃是無成也）日極則仄月滿則虧極之徒仄滿之徒虧巨之徒滅（言盛極者必衰也）孰能己無己乎（己無己則大功也）效夫天地之紀（天地無形者也能效天地者其自忘己乎）人言善亦勿聽人言惡亦勿聽（善惡之言不可聽非之不聞也）持而待之空然勿兩之淑然自清（但無心而待則淑然和美自清也）無以旁言為事成（無以旁言之言則以為事功）察而徵之無聽辯（無聽其私辯之言但以形亦以觀之也）萬物歸之美惡乃自見（萬物之歸自見也）天或維之地或載之天莫之維則天以墜矣地莫之載則地以沈矣（天地之所以不墜不沈者有神維載之故）夫天不墜地不沈夫或維而載之也夫（天居於上地處於下自古及今而不沈墜者必有神靈維載之故）又況於人人有治之辟之若夫雷鼓之動也（雷鼓之動必有而動之也）夫不能自搖者夫或搖之（凡物不能自搖有搖而動則物搖之也）夫或者何若然者也（風有時搖動物使然也）視則不見聽則不聞（謂風也）灑乎天下滿（風之灑散天下也）不見其塞（風無形無塞時也）集於顏色（寒者暑者風則色變也）知於肌膚（肌膚覺風也）責其往來莫知其時（言風往來則不得正時也）薄乎其方也（謂遇方則為方）韓乎其圜也（韓復見謂遇圜則為圜也）韓韓乎莫得其門（韓韓圓轉不見其門也）故口為聲也耳為聽也目有視也手有指也足有履也事物有所比也（今夫口耳目手足各有其能非徒然也必物之動然則風有之然求風神亦不見之也）當生者生當死者死（或死或生亦神為主）言有西有東各死其鄉（雖其所居有東西之異至於各死其鄉則無不均也）置常立儀能守貞

平（人理則置之常法立之處則而物受者可謂正乎）常事通道能官人乎（言能守其常事不違於道如此者可以官於人）故書其惡者言其薄者上聖之人（聖人立言以主之皆有惡薄石不化者則書而陳之居上者或從化而通之也）口無虛習也手無虛指也物至而命之（口之習也手之指也皆不妄發必以事物之至然後以手指之以口命之）耳發於名聲凝於體色此其可諭者也（名聲之至耳能之內凝於體色已如此者性之誠著故可以德喻也）不發於名聲不凝於體色此其不可諭者也（不發不凝者也故不可告諭也）及至於至者教存可也教亡可也（謂人可諭令至於所致至如此者教存教亡皆可也）故曰濟於舟者和於水矣（水和則舟濟）義於人者祥其神矣（與人相宜則神祥之）事有適而無適（事有適而無適則無不適）若有適觿解不可解而后解（觿所以解結有結則解不可解而后解言待其自解）故善舉事者國莫知其解（雖解而人莫知其解）為善乎毋提提（提提自顯之貌）為不善乎將陷於刑（以為不善則陷於刑）善不善取信而止矣（善與不善取其信而止）若左若右

正中而已矣縣乎日月無已也（左陽右陰言皆取中得其正也若能常得中則與日月俱懸而無已時也）愕愕者不以天下為憂（愕愕守正者天下雖不足憂也）剌剌者不以萬物為筴（剌剌探求者當探求物理而無憂動為策也）孰能棄剌剌而為愕愕乎（智者勞而無功德者佚而歸之也）難言憲術須同而出（凡為法術必須同眾然後出之也）無益言無損言近可以免（損益之事當須而為之近可以免於禍也）故曰知何知乎謀何謀乎（言何知何謀皆在審之）審而出者彼自來（審而出者則彼自來）自知曰稽（自知則能稽考）知人曰濟（知人則可以濟）知苟適可為天下周（自知能知人者可以為天下之周濟也）內固之一可為長久（內固之則長久）論而用之可以為天下王（論而用之如此可以為天下王）天之視而精（天能視而精）四璧而知請（四璧謂四方也）壤土而與生（天既降福故壤土能生百穀也）能若夫風與波乎唯其所欲適（風動波應大小隨所欲適天地之應）故子而代其父曰義也臣而代其君曰篡也（臣代於君是篡而取也）

篡何能歌武王是也（武王以臣伐君非篡也）故曰孰能去辯與巧而還與眾人同道（武王伐紂所以不篡與眾人同道也）故曰思索精者明益衰德行修者王道狹（思索太精則精者明益衰德行脩名故王道狹也）臥名利者寫生危（臥猶息也息名利則除身之危）知周於六合之內者吾知生之有為阻也（周其智於六合則神傷故於其生有阻難也）持而滿之乃其殆也（持滿者晝夜危也）名滿於天下不若其已也（名滿天下則不若其已也）名進而身退天之道也（未有能名進而身不退者）滿盛之國不可以仕任（不可任其仕也）滿盛之家不可以嫁子（嫁子於滿盛之家則危亡及之也）驕倨傲暴之人不可與交（交之則危亡及己也）道之大如天其廣如地其重如石（不可移也）其輕如羽（不為累也）民之所以知者寡故曰何道之近而莫之與能服也（服行也）棄近而就遠何以費力也（道近在身不知而求之於外所以費力也）故曰欲愛吾身先知吾情（知己情則能自得其身）君親六合以考內身（以六合之理一考之於身）以此知象乃知行情（以此象身乃知行情）既知行情乃知養生（知行情則生全故曰乃知養生）左右前後周而復所（行身之道周而復其所也）執儀服象敬迎來者（敬迎來者）今夫來者必道其道（必道其道也）無遷無衍命乃長久（無遷無衍則命乃長久也）和以反中形性相葆（和反中則形性相保）一以無貳是謂知道（一以無貳則是知道也）將欲服之必一其端而固其所守（固守其一）責其往來莫知其時（責其往來則莫知其時也）索之於天與之為期（索之於天則與之為期）不失其期乃能得之（既不失其期則能得之也）故曰吾語若大明之極（大明之極也）大明之明非愛人不予也（於人無所私也）同則相從反則相距也（與天同則從反則距也）吾察反相距吾以故知古從之同也（古之從者以其同也）

唐司空房　玄齡　注

水地第三十九　四時第四十

五行第四十一

水地第三十九　短語十三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菀也（菀園地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生也（萬物生於地也）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脈之通流者也（言水之在地其猶人之血氣若筋脈也）故曰水具材也（言水材美具備）何以知其然也曰夫水淖弱以清而好洒人之惡仁也（卑和也故仁也）視之黑而白精也（視其色黑向明則白）量之不可使概至滿而止正也（以量量之時不多少既注於器滿則止）唯無不流至平而止義也（方圓邪曲無所不流平則止不可增高如此者義也）人皆赴高己獨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道以卑為室王以卑為器）而水以為都居（都聚也水聚居於下卑也）準也者五量之宗也（準可以正五量取則焉故為五量之宗也）素也者五色之質也（無色謂之素水無雜色五色不得不成故為五色質也）淡也者五味之中也（無味謂之淡水無雜味五味不得不平也故為五味中也）是以水者萬物之準也（萬物取平焉故曰準也）諸生之淡也（無所偏諸生以為中故曰淡也）違非得失之質也（得自水生焉是非得失之質）是以無不滿無不居也集於天地而藏於萬物（動植之物皆含液也）產於金石（潤金於水山石之中或有液或有泉焉）集於諸生（蟲合生類皆得水而長之）故曰水神（莫不有水焉不知其所故謂之神也）集於草木根得其度（得其宜之度）華得其數（得其繁盛之數）實得其量（得其實之量）鳥獸得之形體肥大羽毛豐茂文理明著萬物莫不盡其幾（幾謂生以適有也）反其常者（常謂長之常數也）水之內度適也（內度謂內潤之度也）夫玉之所貴者九德出焉夫玉溫潤以澤仁也鄰以理者知也（鄰近也玉文相通近理各自達此智也）堅而不蹙義也（蹙屈聚也如此義也）廉而不劌行也鮮而不垢潔也折而不撓勇也瑕適皆見精也（瑕適玉病也以其精潔故不隱瑕適）茂華光澤並通而不相陵容也叩之其音清搏徹遠純而不殺辭也（象古君子之辭也）是以人主貴之藏以為寶剖以為符瑞九德出焉（人主所以貴而藏之為符瑞九德之故）人水也男女精氣合而水流形（陰陽交感流布成形也）三月如咀咀者何曰五味五味者何（咀咀口和謂三月之胎也）曰五藏（五味出於五藏）酸主脾鹹主肺辛主腎苦主肝甘主心五藏已具而後生肉（隔在脾上也）脾生隔肺生骨腎生腦肝生革（革皮膚也）心生肉五肉已具而後發為九竅脾發為鼻肝發為目腎發為耳肺發為竅五月而成十月而生生而目視耳聽心慮目之所以視非特山陵之見也察於荒忽耳之所聽非特雷鼓之聞也察於淑湫心之所慮非特知於麤粗也察於微眇故修要之精（言精修要理微妙之精也）是以水集於玉而九德出焉凝蹇而為人（凝蹇言精凝聚為人也）而九竅五慮出焉（五慮謂耳目鼻口心也）此乃其精也（言九竅五慮是身之精也）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亡者也（謂人之稟氣麤濁而蹇但能存而不能亡也）伏闇能存而能亡者蓍龜與龍是也（言龜與龍皆伏闇故能存亡而為變化也）龜生於水發之於火（謂卜者以火灼之）於是為萬物先為禍福正（謂龜能先知禍福之正也）龍生於水被五色而游故神（升水不溺之靈故神）欲小則化如蠶蠋（蠋蠶中蟲）欲大則藏於天下（言能包藏天下）欲上則凌於雲氣（凌出上也）欲下則入於深泉變化無日（謂變化不朝於日）上下無時謂之神龜與龍伏闇能存而能亡者也或世見（謂下谷不徙水不絕之也）或世不見者（謂涸川水有時而絕）生蟡與慶忌（世見生慶忌世不見生蟡也）故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謂涸澤之中有谷有水谷不徙而水不絕也）慶忌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衣冠黃冠戴黃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此涸澤之精也涸川之精者生於蟡蟡者一頭而兩身其形若蛇其長八尺以其名

呼之可以取魚鼈此涸川水之精也是以水之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亡者生人與玉玉一作王伏闇能存而亡者蓍龜與龍或世見或不見者蟡與慶忌故人皆服之謂服用水而管子則之言管子獨能知水所出則也人皆有之莫不有水而管子以之以用也言管子獨能用水也是故具者何也水是也言水能具不具也萬物莫不以生得水以生唯知其託者能為之正具者水是也託於水能知水理之所依者能正於萬物故謂之具者水也故曰水者何也萬物之本原也諸生之宗室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產也何以知其然也夫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麤而好勇以水道躁復故令人貪麤勇也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以其淖弱故人果賊也越之水濁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洎浸也濁重故愚疾洎則多所漸入故垢也秦之水泔㝡而稽淤滯而雜泔㝡稽謂水與土相淤滯也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以其泔㝡淤滯故貪戾以罔而好事齊晉之水枯旱而運淤滯而雜齊晉之水枯旱而運淤滯而雜故其民諂諛葆詐巧佞而好利以其運淤滯而雜故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滯而雜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死以其沈滯故愚戇以其萃下故輕疾而易死也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閒易而好正輕勁易清故好正也是以聖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言解人之邪正者在水而知故水一則人心正水一則人心不邪水清則民心易一則欲不污人心既一故欲不污穢民心易則行無邪易直則無邪也是以聖人之治於世也不人告也不戶說也其樞在水樞主運轉者言聖人治世運轉化於人但順水之理故曰其樞在水也

四時第四十　　短語十四

管子曰令有時王者命令皆有其時無時則必視順天之所以來視天之所以來而順之五漫漫六惛惛孰知之哉若不得時則必觀其所致五謂五政六謂六時也漫漫惛惛言無知也唯聖人知四時不知四時乃失國之基不知五穀之故國家乃路路謂失其常居故天曰信明地曰信聖言能信順天地之道則曰明曰聖也四時曰正令順行四時之日正也其王信明聖其臣乃正君明聖則臣皆正也何以知其王之信明信聖也曰慎使能而善聽信之謂能任賢能聽信之人使能之謂明使任賢能為明也聽信之謂聖聽其事所以為聖信明聖者皆受天賞信明者天之賞也使不能為惛使不能以為惛惛而忘也者皆受天禍惛忘則天禍也是故上見成事而貴功則民事接勞而不謀謂上見成事而貴功則下有成事故不謀上見功而賤則為人下者直上賤其功故下直也為人上者驕是故陰陽者天地之大理也陰陽生成之理也四時者陰陽之大經也陰陽更用於四時故為大經也刑德者四時之合也刑德合於春夏秋冬刑德合於時則生福詭則生禍然則春夏秋冬將何行東方曰星其時曰春春蠢也其氣曰風風生木與骨木為骨其德喜嬴而發出節時其事號令修除神位謹禱弊梗宗正陽治隄防耕芸樹藝正津梁修溝瀆甃屋行水解怨赦罪通四方然則柔風甘雨乃至百姓乃壽百蟲乃蕃此謂星德星者掌發為風是故春行冬政則雕行秋政則霜行夏政則欲是故春三月以甲乙之日發五政甲乙之日春之三時也一政曰論幼孤舍有罪二政曰賦爵列授祿位列次三政曰凍解修溝瀆復亡人四政曰端險阻修封疆正千伯千伯阡陌也五政曰無殺麑夭毋蹇華絕芋五政苟時春雨乃來南方曰日南方太陽故為日也其時曰夏夏假也其氣曰陽

生火與氣（陽為德熱，故生火與氣也）其德施舍修樂（施舍謂施爵祿舍通罪，修樂謂作樂以好）其事號令賞賜賦爵受祿順鄉（順鄉謂不違土俗之宜也）謹修神祀量功賞賢以動陽氣（陽氣主仁，故行賞賢以助之也）九暑乃至（九暑謂九夏之暑也）時雨乃降五穀百果乃登此謂日德（日以照育為德也）中央曰土（土位在中央而寄王於六月，承火之後，以土火之子故也，而說於夏，所以與夏同章也）土德實輔四時入出（王在四時，輔之入出）以風雨節土益力（土德而得風雨，益其生植之力）土生皮肌膚（土所生，木實成皮與肌膚）其德和平用均（土無不生，故和而用均也）中正無私（位居中正，無偏私）實輔四時春嬴育夏養長秋聚收冬閉藏（言土之四時皆土之所輔成也）大寒乃極國家乃昌四方乃服（言土輔四時使均成，故歲熟而成歲，國昌民服）此謂歲德（言土能成歲之德也）日掌賞賞為暑（日以賞，賞為暑，暑熱故）歲掌和和為雨（和則陰陽交，故為雨）夏行春政則風（風主春故）行秋政則水行冬政則落（寒氣肅殺，故草木落也）是故夏三月以丙丁之日發五政一政曰求有功發勞力者而舉之二政曰開久墳（久積墳之處開通之也）

發故屋辟故窌以假貸（以助陽也）三政曰令禁扇去笠（禁扇去笠者，不欲令人障陽也）毋扱免（扱，插也；免，脫也。扱免者，不欲令人壅蔽陽之氣也）除急漏田廬（田中之廬，急修漏者，以助陽之氣也）四政曰求有德賜布施於民者而賞之五政曰令禁罝設禽獸（謂設罝以取禽獸也）毋殺飛鳥五政苟時夏雨乃至也西方曰辰（辰星，月交）其時曰秋（秋，揫也，時物成熟而揫斂之）其氣曰陰（秋之陰氣也）陰生金與甲（陰氣堅實，故生金為爪甲也）其德憂哀靜正嚴順（秋氣悽惻，故以憂哀，靜正嚴順陰之性也）居不敢淫佚（因秋氣而靜，居不敢為淫佚也）其事號令毋使民淫暴順旅聚收（謂順其所聚而收之也）量民資以畜聚賞彼群幹（有幹）聚彼群材（材謂可以充兵器之材，當收聚之）百物乃收使民毋怠（所云收斂也）所惡其察（察所惡之方而伐之）所欲必得（則得其所欲也）我信則克（我信則克也）此謂辰德（辰以收斂殺伐為德也）辰掌收收為陰（收聚，故為陰）秋行春政則榮（春使榮也）行夏政則水（夏多水潦也）行冬政則耗（冬主殺，故耗損也）是故

秋三月以庚辛之日發五政一政曰禁博塞（博塞，以其邪，故禁之）圉小辯鬬譯詭（小辯則利口覆國，又譯詭言語相鬬訟者，皆當禁而圉之也）二政曰毋見五兵之刃（秋主兵，故毋見五兵之刃也）三政曰慎旅農趣聚收四政曰補缺塞坼（補缺塞坼，皆慎收之秋方閉藏之事也）五政曰修牆垣周門閭（亦所以助閉藏之氣）五政苟時五穀皆入北方曰月（北方太陰，故為月也）其時曰冬（冬，中也，萬物藏於中也）其氣曰寒（寒生水與血（寒則水凝，血亦水之類）其德淳越溫怒周密（冬令時藏，其德淳越溫怒周密，時則入於閉藏也）其事號令修禁徙民令靜止（時方休息，故禁人私徙，令靜止也）地乃不泄（冬令行，故地不泄也）斷刑致罰無赦有罪以符陰氣（陰氣主殺，故斷刑致罰以符之）大寒乃至甲兵乃強五穀乃熟國家乃昌四方乃備此謂月德（月以閉藏刑罰為德也）月掌罰罰為寒（罰則殺物，故為寒也）冬行春政則泄（春氣發泄也）行夏政則雷（夏有雷）行秋政則旱（秋氣旱也）是故春凋秋榮冬雷夏有霜雪此皆氣之

賊也（氣失時則為賊害也）刑德易節失次則賊氣遫至賊氣遫至則國多菑殃是故聖王務時而寄政焉（謂順時而立政）作教而寄武（因教以寄武）作祀而寄德焉（因祀則寄德也）此三者聖王所以合於天地之行也（天地之行，此三者而已）日掌陽月掌陰星掌和陽為德陰為刑和為事是故日食則失德之國惡之月食則失刑之國惡之彗星見則失和之國惡之風與日爭明則失生之國惡之（日為德，月為刑，彗星為失和，風與日爭明為失生，各以其所類而應惡也）是故聖王日食則修德月食則修刑彗星見則修和風與日爭明則修生此四者聖王所以免於天地之誅也信能行之五穀蕃息六畜殖而甲兵強治積則昌暴虐積則亡是故冬三月以壬癸之日發五政一政曰論孤獨恤長老二政曰善順陰修神祀賦爵祿授備位三政曰效會計毋發山川之藏（山川之藏，謂金玉之屬）

四政曰捕姦遁得盜賊者有賞五政曰禁遷徙止流民圉分異五政苟時冬事不過所求必得所惡必伏

道生天地德出賢人道生德德生正正生事是以聖王治天下窮則反終則始德始於春長於夏刑始於秋流於冬刑德不失四時如一刑德離鄉時乃逆行作事不成必有大殃月有三政王事必理以為必長不中者死失理者亡國有四時固執王事四守有所三政執輔

五行第四十一　短語十五

一者本也二者器也三者充也治者四也教者五也守者六也立者七也前者八也終者九也十者然後具五官於六府也五聲於六律也六月日至是故人有六多六多所以街天地也天道以九制地理以八制人道以六制以天為父以地為母以開乎萬物以總一統通乎九制六府三充而為明天子修槩水上以待乎天堇反五藏以視不親治祀之下以觀地位貨曋神廬合於精氣已合而有常有常而有經審合其聲修十二鐘以律人情人情已得萬物有極然后有德故通乎陽氣所以事天也經緯日月用之於民通乎陰氣所以事地也經緯星曆以視其離通若道然后有行然則神筮不靈神龜不卜黃帝澤參治之至也昔者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得大常而察於地利得奢龍而辯於東方得祝融而辯於南方得大封而辯於西方得后土而辯於北方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為當時大常察乎地利故使為廩者奢龍辯乎東方故使為土師祝融辯乎南方故使為司徒大封辯於西方故使為司馬后土辯乎北方故使為李是故春者土師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馬也冬者李也昔黃帝以其緩急作五聲以政五鐘令其五鐘一曰青鐘大音二曰赤鐘重心三曰黃鐘灑光四曰景鐘昧其明五曰黑鐘隱其常五聲既調然后作立五行以正天時五官以正人位人與天調然后天地之美生日至睹甲子木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士師內御總別列爵論賢不肖士吏賦秘賜賞於四境之內發故粟以田數出國衡順山林禁民斬木所以愛草木也然則水解而凍釋草木區萌贖蟄蟲卯菱春辟勿時苗足本

（土抽其本）不癘雛鷇（癘，疾也。鷇，母食者）不夭麑麇毋傅速（麑，鹿子也。言天傷之）亡傷繈褓（繈褓之嬰孩，無得傷損也）時則不凋（若能行上事，春則繁茂而不凋枯也）七十二日而畢（木當九十日，而令七十二日而畢者，則季月十八日屬土位故也）睹丙子火行御天子出令命行人內御（行人，行使之官也）令掘溝澮津舊塗（舊塗謂先時溝水之所，當設其津梁也）發臧任君賜賞（任，委也。歲中委積物當發用之，即以充君之賞賜也）君子修游馳以發地氣（游馳所以發動地氣也）出皮幣命行人修春秋之禮於天下諸侯通天下遇者兼和（二時聘問之禮）然則天無疾風草木發奮鬱氣息（謂鬱蒸之氣止息也）民不疾而榮華蕃七十二日而畢睹戊子土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司徒內御（命司徒御理夏政也）不誅不貞（貞，正也。土用事時方長育，故無所誅戮，無責正，以助養氣也）農事為苟（夏時農事尤盛，順而勸之也）大揚惠言（言大舉仁惠之事也）寬刑死緩罪人（皆所以助養氣也）出國司徒令命順民之功力以養五穀君子之靜居（陰氣方生，故靜居以息也）而農夫修其功力極然則天為粵宛（粵，厚也。宛，順也。天氣厚順，不逆時氣也）草木養長五穀蕃實秀大六畜犧牲具民足財國富上下親諸侯和七十二日而畢睹庚子金行御天子出令命祝宗選禽獸之禁（禁謂牢閑圍所養擬供祭祀也）五穀之先熟者（先熟謂黍稷也）而薦之祖廟與五祀（五祀謂門行戶竈中霤）鬼神饗其氣焉君子食其味焉然則涼風至白露下天子出令命左右司馬衍組甲厲兵（組甲謂以組貫甲也）合什為伍（謂五什人之長為伍）以修於四境之內諛然告民有事所以待天地之殺斂也（諛，悅也。民有事，謂出師以伐不服，象天地殺斂也）然則晝炙陽夕下露地競環（環炙實見方秋之時，晝則暴炙，夕則下露而潤之，陰陽更生，故地氣交競而炙實）五穀鄰熟（鄰，繁也。言陰陽氣足，故繁熟）草木茂實歲農豐年大茂七十二日而畢睹壬子水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使人內御其氣足則發而止（使人御理冬政，其閉藏之氣足，則發令休止也）其氣不足則發撊瀆盜賊（撊謂盛禁也。瀆，溝也。謂其閉藏之氣不足，則固防土城以助其閉藏之氣也）數劋竹箭（言數劋劋竹以為矢也）伐檀柘（伐檀柘所以為弓也）令民出獵禽獸不釋巨少而殺之所以貴天地之所閉藏也（貴天地閉藏，故收斂取禽以助也）然則羽卵者不段（段謂卵不成）毛胎者不贕（贕謂胎敗未消也）腫婦不銷棄（腫，古孕字。銷棄謂散墮也）草木根本美（閉藏貞堅則根本美，此皆順冬閉藏之政所致也）七十二日而畢睹甲子木行御天子不賦不賜賞而大斬伐傷（此已下言逆時政所致災禍也）君危不殺太子危家人夫人死（若君雖危而不見殺，則又大子危，而家人夫人有死禍也）不然則長子死（如無家人夫人死，則長子死）七十二日而畢（逆氣亦畢於七十二日也）睹丙子火行御天子苟行急政旱札苗死民厲（札，夭死也。厲，疫死。時當寬緩而乃急政，故有旱札疫厲之災也）七十二日而畢睹戊子土行御天子修宮室築臺榭君危（土方用事而擾宮室以動亂之，故君危也）外築城郭臣死（築城郭動土氣，故其臣死）七十二日而畢（土王在六月而得七十二日者，則每季中入故也）睹庚子金行御天子攻山擊石有兵作戰而敗士死喪執政（時方收斂而乃攻山擊石，故致兵器之禍也）七十二日而畢睹壬子水行御天子決塞動大水王后夫人薨不然則羽卵者段毛胎者贕腫婦銷棄草木根本不美七十二日而畢也

管子卷第十四

管子卷第十五　唐司空房　玄齡　注

勢第四十二　正第四十三　九變第四十四

任法第四十五　明法第四十六　正世第四十七

治國第四十八

勢第四十二　短語

戰而懼水此謂澹滅方戰之時懼致水將至必為水所淹而滅云也小事不從大事不吉前懼水將動事雖小大未見其禍也戰而懼險此謂迷中方戰之時懼有險難迷惑不知所從故曰迷中中亦在其中也分其師衆人既迷芒必其將亡之道人既迷惑不知所從力是以敗其師衆又軍亡之道堅乎若是者亡云其衆民此二事皆敗亡之道也動靜者比於死此近也用師之道靜者則敗矣故近於死云動作者比於醜我先動敵反作其功故近於醜動信者比於距我信動敵自距中以敵我如此者近於見避也動詘者比於避我詘動而敵屈者近於見避夫靜與作時以為主人時以為客貴得度靜作得度則為主其失度者則為客也知靜之修居而自利既多智而又安靜二者兼利居自擅其利也知作之從每動有功知其所作當能從理如此者動必有功也故曰無為者帝其此之謂矣言無心於為任理之自然如此者帝王之道也逆節萌生天地未刑先為之政其事乃不成繆受其刑言將刻萌牙而生然天地災而不見徵應已先之形此則先天而政天乃逆之故其事不成則被殃戮受其刑罪也天因人聖人因天所謂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天時不作勿為客不因天時而動人事不起勿為始不因人事而起可謂先事為始慕和其衆以修天地之從人先生之天地刑之聖人成之則與天同極時未至大事未為慕和其衆以天地之從先生是心天地又見其徵事有從順之意聖人則發動而成如此者可謂與天同極也正靜不爭動作不貳素質不留與地同極無所留者今其事實能行正靜已下可謂與地同極也未得天極則隱於德未得與天同極則隱而修德也已得天極則致其力已同天極則當致力而成之若湯之伐桀武王伐紂是也既成其功順守其從人不能代既成其功則以順守之功成矣則人何能代之乎所謂成功之道嬴縮為寶嬴縮猶伸縮也所謂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其道乃著故以為寶毋亡天極究數而止但盡天之數則止而勿為事若

未成毋改其形毋失其始所謂形也中者謂始事必有成也靜民觀時待令而起令謂時令也其時未至自靜其民以待天命令之時然後起而應也故曰脩陰陽之從而道天地之常道也嬴嬴縮縮因而為當嬴縮必行蓋順時以從事者所謂當也死死生生因天地之形死生者謂陰陽之殺也聖人必因天地之形天地之形聖人成之因天地之形則無不成也小取者小利大取者大利但能依則大小皆不利盡行之者有天下所謂中天下者也天下大者有先到之故賢者誠信以仁之慈惠以愛之端政象不敢以先人賢者以下物中靜不留中心安靜不留形於色裕德無求道德饒裕無所求於人形於女色而不先來者其所處者柔安靜樂謂復陽而所處有能柔安靜樂行德而不爭以待天下之濆作也濆有所興行能有所謂亂也故賢者安徐正靜柔節先定先定柔節所處有所行於不敢則人不能與我爭勇而立於不能則人莫與我爭功守弱節而堅處之守弱之節而堅固以自處也故不犯天時不亂民功所以順時故秉時養人時四方以養人先德後刑刑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於天微度人既順於天又微度人之所宜以合之善周

者明不能見也周密也善於周密則明者不能見也此者雖有明察之人不能盡知矣善明者周不能蔽也善於明察則周密之人不能自隱蔽必為善明者所知也大周勝大明則民無大周也明者大周則人無能為大周也大明勝大周則民無大明也周者大明則人無能為大明也大周之先可以奮信舊信振起大周之先則可以振起而大明之祖可以代天下有大明之德可以為物祖如此則可代天下也索而不得求之招搖之下招搖之星臨十有二時而建者也天下者神器有求之則不得若求之招搖之下應時而取則可也獸厭走而有伏網罟獸所以懼厭其走者有網罟伏其前故也人不敢以直道取天下者恐有大禍故也一偃一側不然不得偃側猶伏也文武迭伏如此聖人之取天下必隨時而偃側不然則天位不可得也大文三曾而貴義與德大武三曾而偃武與力大文三曾則文道行也故能貴其德義大武三曾則武道行故能偃其武力也

正第四十三　短語十七

制斷五刑各當其名罪人不怨服罪故不怨也善人不驚曰刑刑當故不

(…如此者…刑也)正之(所以蓋正也)服之(所以服不能也)勝之(所以勝蓋邪)飾之(修飾身也)必嚴其令而民則之曰政(令嚴則人法之此者政也)如四時之不貳如星辰之不變如宵如晝如陰如陽(宵晝陰陽皆有其常)如日月之明曰法(法之用守常不變)愛之生之養之成之利民不得(利雖及人不以為德也)天下親之曰德(德用之則萬物覩之)無德無怨無好無惡萬物崇一陰陽同度曰道(道之用不二者)刑以弊之政以命之法以遏之德以養之(物待養而成)道以明之(明是非也)刑以弊之毋失民命(刑斷合理故人命不失也)令之以終其欲明之毋徑(行令所以禁人之欲使之明識正道不從邪徑也)遏之以絕其志意毋使民幸(用法正人之志意不使人有非分之幸也)養之以化其惡必自身始(身先盡則人遷化)明之以察其生必修其理(恐有不合理故以明察之)致刑其民庸心以蔽(庸用也不用心以蔽罪倒陷及不幸)致政其民服信以聽(服用也謂用誠信聽理於人)致德其民和平以靜(君德及人以致和靜)致道其民付而不爭(人被道則相付任而不交爭)罪人當名曰刑(罪當其名刑之謂也)出令時當曰正(令當於正時之謂也)當故不改曰法(不改當故法之謂也)愛民無私曰德(君愛無私德之謂也)會民所聚曰道(聚謂衆所宜也能會衆宜道之謂也)立常行政能服信乎(…則民行常立政行平也)中和慎敬能日新乎(苟能和敬則其德日新也)正衡一靜能守慎乎(言能守一不貳則…)廢私立公能舉人乎(公而無私則能舉人也)臨政官民能後其身乎(後其身則能臨政官人也)能服信政此謂正紀(能行信正紀者正之理)能服日新此謂行理(能行日新可謂行之理也)守慎正名偽詐自止(能慎則詐息也)舉人無私臣德咸道(無私則不妄舉故臣德皆合於道也)能後其身上佐天子(後身則先公故能上佐天子也)

九變第四十四(謂人之情變有九)　短語十八

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數以至焉(…守戰至死…有數…)曰大者親戚墳墓之所在也(一變)(不敢行之以德於上則有數存焉有其閒故能至此也)田宅富厚足居也(二變)不然則州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也(三變)不然則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而得之(君之恩厚…皆在於人無所往…故得人之致死四變)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五變)不然則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六變)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不然則賞明而足勸也(七變)不然則有深怨於敵人也(八變)不然則有厚功於上也(功厚則賞多故亦自為勸而不懷於君九變)此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也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智用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將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闇也

任法第四十五　區言一

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小物小事)然後身佚而天下治失君則不然舍法而任智故民舍事而好譽舍數而任說故民舍實而好言舍公而好私故民離法而妄行舍大道而任小物故上勞煩百姓迷惑而國家不治聖君則不然守道要處佚樂馳騁弋獵鐘鼓竽瑟宮中之樂無禁圉也(宮中之樂所以不禁者由安任法故也)不思不慮不憂不圖(但任法數故無所思慮憂圖也)利身體便形軀養壽命垂拱而天下治(但任法則事簡故得壽命長而天下自理也)是故人主有能用其道者(道謂任法也盡公正大道)不事心不勞意不動力而土地自辟囷倉自實蓄積自多甲兵自彊羣臣無詐偽百官無姦邪奇術技藝之人莫敢高言孟行以過其情以遇其主矣(孟大也高言孟行不敢以蒙衆言必安行以待其主也)昔者堯之治天下也猶埴已埏也(埏和也音羶)唯陶之所以為猶金之在鑪恣治之所以鑄其民引之而來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堯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黃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來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此黃帝之於堯明堯有為而黃帝無為)故黃帝之治也置法而不變使民安其法者也所謂仁義禮樂者皆出於法(法行則仁義生)此先聖之所以一民者也(法所以齊一於民也)周書曰

國法（有國者有法也）法不一則有國者不祥（法不一則亂故不祥）民不道法則不祥（道從）國更立法以典民則祥（更改也典主也言能觀宜改法以主於人則當理故祥也）群臣不用禮義教訓則不祥百官伏事者離法而治則不祥（既行也）故曰法者不可恒也（法隨時則宜變故不恒）存亡治亂之所從出（法順則存治違逆則亂亡）聖君所以爲天下大儀也（君爲天下之儀表也）君臣上下貴賤皆發焉（貴不卑法於君臣發行也）故曰法古之法也（立法者必師古）世無請謁任舉之人（任保也以法取人則無請謁之保任舉事）無閒識博學辯說之士（閒雜亂也法行則博學辯說之人不能閒亂議事也）無偉服無奇行（偉服奇行皆過越法制者今止息者畏法故也）皆囊於法以事其主（囊者所以斂藏也言人皆斂藏過行以從於之上事其主）故明王之所恒者二一曰明法而固守之二曰禁民私而收使之（謂以法收斂而使之）此二者主之所恒也（廢此二者則致亂）夫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者下之所以侵法亂主也故聖君置儀設法而固守之然故諶杵習士閒識博學之人不可亂也（杵所以擊物者也謂姦詐之人爲說於議以毀君法習士謂君之士閒識謂多聞廣識君守法聖人故此等莫能亂也）衆強富貴私勇者不能侵也信近親愛者不能離也（離違也）珍怪奇物不能惑也萬物百事非在法之中者不能動也（珍怪奇物以正法所拒備）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道無不通於法者）聖君之實用也（用法爲理國之實）今天下則不然皆有善法而不能守也然故諶杵習士閒識博學之士能以其智亂法惑上衆強富貴私勇者能以其威犯法侵陵（謂侵陵不奉也）鄰國諸侯能以其權置子立相（鄰國諸侯能以權置君之子擅立國相）大臣能以其私附百姓（謂用私恩誘百姓使附也）翦公財以祿私士（謂翦公財以祿私士）凡如是而求法之行國之治不可得也（此皆以君不中法故也謂從失法之後國不可得理也）聖君則不然卿相不得翦其私群臣不得辟其所親愛聖君亦明其法而固守之群臣修通輻湊（謂各得自通於君如輻之湊也）以事其主百姓輯睦聽令道法以從其事（道從也）故曰有生法有守法有

法於法夫生法者君也（君始制法故曰生法）守法者臣也（臣則守法而行）法於法者民也（人則依君之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謂爲大治故主有三術（謂上主中主危主也）夫愛人不私賞也惡人不私罰也置儀設法以度量斷者上主也愛人而私賞之惡人而私罰之倍大臣離左右專以其心斷者中主也臣有所愛而爲私賞之有所惡而爲私罰之（爲大臣愛惡之故而私賞罰也）倍其公法損其正心（謂損政教之正）專聽其大臣者危主也故爲人主者不重愛人不重惡人重愛曰失德重惡曰失威（君偏愛臣則威德皆在於臣故曰失也）威德皆失則主危也故明王之所操者六生之殺之富之貧之貴之賤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主之所處者四一曰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德此四位者主之所處也藉人以其所操命曰奪柄藉人以其所處命曰失位奪柄失位而求令之行不可得也（既委奪柄失位之後欲求令行不可得）法不平令不全是亦奪柄失位之道也（法不平令不全則柄不可得而操故曰奪柄失位之道）故有爲枉法有爲毀令此聖君之所以自禁也（言有枉法毀令聖君則能禁止之）故貴不能威之富不能祿賤不能事近不能親美不能淫也（此五事解見下文也）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所立堅則不可動若奇邪則亂亡及故恐）奇革而邪化令往而民移（君之奇邪能有革化則令往人已移心而從善也）故聖君失度量置儀法（聖君則有失度量置儀法以正也）如天地之堅（堅謂不傾）如列星之固（自古至今不見天星有虧陷也）如日月之明（日月照臨無私）如四時之信（春夏秋冬無不以時）然故令往而民從之（言聖君令出民從如四時之信上任人從也）而失君則不然法立而還廢之令出而後反之枉法而從私毀令而不全是貴能威之富能祿之賤能事之近能親之美能淫之也此五者不禁於身（君身不能自禁止也）是以群臣百姓人挾其私而幸其主（妄希非分之恩）彼幸而得之則主日侵（臣得不當得之恩則主日見侵也）彼幸而不得則怨日產（若不得所幸則怨望之辭日生也）夫日侵而產怨此失君

之所以慎也凡爲主而不得用其法不能其意顧臣而行凡有所行不敢自專顧望其臣而爲之也離法而聽貴臣貴臣雖有非亦聽從之此所謂貴而成之也言貴臣能威於君也富人用金玉事主而來焉謂以金玉求事主也主離法而聽之此所謂富而祿之也言富人能祿於君也賤人以服約卑敬悲色告愬其主服約謂居服陋約也主因離法而聽之所謂賤而事之也言賤人善事君聽之近者以偪近親愛有求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近而親之也言近者狎暱以要君則君從美者以巧言令色請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美而淫之也言美者能以言色淫亂於君故君亦聽之治世則不然不知親疏遠近貴賤美惡以度量斷之其殺戮人者不怨也殺當其罪故不怨也其賞賜人不德也以功受賞故不德於君也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無私也是以官無私論士無私議民無私說皆虛其匈以聽其上匈空上以聽順上以公正論以法制斷故任天下而不重也法制行則事簡故不重也今亂君則不然有私視也故有不見也有私聽也故有不聞也有私慮也故有不知也凡私則不周故有不見聞知也夫私者壅蔽失位之道也上舍公法而聽私說故羣臣百姓皆設私立方以教於國方謂邪道術也羣黨比周以立其私請謁任舉以亂公法人用其心以幸於上上無度量以禁之是以私說日益而公法日損國之不治從此產矣夫君臣者天地之位也民者衆物之象也各立其所職以待君令羣臣百姓安得各用其心而立私乎故遵主令而行之雖有傷敗無罰遵令而行敗非己致故無罰也非主令而行之雖有功利罪死非主令有功法所不赦故罪死然故下之事上也如響之應聲也臣之事主也如影之從形也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此治之道也夫非主令而行有功利因賞之是教妄舉也賞不從令是教以妄爲舉措也主令而行之有傷敗而罰之是使民慮利害而離法也羣臣百姓人慮利害而以其私心舉措則法制毀而令不行矣

明法第四十六　區言二

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主道明則公法明故國治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臣術勝則私事立故國亂夫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執勝也今尊君卑臣者其計非欲使親君也但令君執其勝也百官識非惠也刑罰必也必令百官識非公之惠而不敢受又知刑罰必行無妄求免罪也故君臣共道則亂臣行君事故曰共道專授則失若君有所授與不合於心而專之亦爲失也夫國有四亡令求不出謂之滅求不出令則下無所稟故滅出而道留謂之擁中道而留則下情不得通下情求不上通謂之塞下情不上達則與君隔絕故曰塞也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下情欲上而中道爲左右所止此則臣侵上事也故夫滅侵塞擁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淫遊不爲惠於法之內也不屈法以成私惠也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外私遠私也威不兩錯臣行君威爲兩錯政不二門臣擅政是爲二門也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言能以法理國但舉而置之毋不行是故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偽非法度不盡則詐偽何施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以權衡稱之輕重立見也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今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比周於下所以求譽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矣交合則自進官何須求用是故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爲賞以毀爲罰也以毀譽爲賞罰則官自然失理然則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行私術自然得賞身離公道而求乎比周以相爲匿是比周者人有公是之事皆匿而不行也忘主死交以進其譽故交衆者譽多爲交友致死其譽自進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是以忠臣死於非罪朋黨共毀之故忠臣非罪而死而邪臣起於非功朋黨共譽之故邪臣非功而起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也然則爲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私則得致福故重私而輕公矣十至私人之門私人之門謂所與以私爲朋黨者也不一至於庭謂之君庭百慮其家不一圖國重私輕公故也屬數雖衆非以尊君也所屬之數雖曰衆多皆不當書私

故非尊君也 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各務私故不任國事) 此之謂國無人國無人
者非朝臣之衰也家與家務於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
貴而不任國小臣持祿養交不以官為事故官失其能(官失能)
(賢與賢不肖人同也) 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
自度也(設法者自著擇人量功之條故不勞自舉度也) 故能匿而不可蔽(苟有材法自明故不可隱蔽也) 敗而
不可飾也(無功而敗法自量之故不可虛飾也) 譽者不能進(無材雖譽之而不能進也) 而誹者不
能退也(有功雖誹之而不能退也) 然則君臣之間明別(謂賢不肖有功名各當自而分別也) 明別
則易治也(明別則無爭盡故易治也) 主雖不身下為(謂不代下身為其事) 而守法為之可
也(但守法則繁務不勞身也)

區言三

正世第四十七

古之欲正世調天下者必先觀國政料事務察民俗本治亂
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後從事(知之從事也) 故法可立而治可行夫
萬民不和國家不安失非在上則過在下今使人君行逆不
修道誅殺不以理重賦斂得民財急使令罷民力(使令急故民力疲也) 財
竭則不能毋侵奪(人財竭則侵奪以共上賦也) 力罷則不能毋墮倪([illegible])
([illegible]) 民已侵奪墮倪因以法隨而誅之則是誅罰重而亂愈
起夫民勞苦困不足則簡禁而輕罪如此則失在上失在上
而上不變則萬民無所託其命今人主輕刑政寬百姓薄賦
斂緩使令然民淫躁行私而不從制飾智任詐負力而爭則
是過在下過在下人君不廉而變也(廉察) 則暴人不勝邪亂不
止暴人不勝邪亂不止則君人者勢傷而威日衰矣故為人君
者莫貴於勝所謂勝者法立令行之謂勝法立令行故群臣
奉法守職百官有常法不繁匿萬民敦愨反本而儉力(謂服勤而
勤力也) 故賞必足以使(謂使人從善也) 威必足以勝(謂勝姦邪也) 然後下從故

古之所謂明君者非一君也(五帝三王俱曰明君故曰非一) 其設賞有薄有厚其
立禁有輕有重迹行不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隨時而變因俗
而動夫民躁而行僻則賞不可以不厚禁不可以不重([illegible])
(則難化須厚賞以勸之重禁以威之) 故聖人設厚賞非侈也立重禁非戾也賞薄
則民不利禁輕則邪人不畏設人之所不利欲以使則民不
盡力立人之所不畏欲以禁則邪人不止是故陳法出令而
民不從故賞不足勸則士民不為用刑罰不足畏則暴人
輕犯禁民者服於威殺然后從見利然后用被治然后正得
所安然后靜者也夫盜賊不勝邪亂不止彊劫弱眾暴寡此
天下之所憂萬民之所患也憂患不除則民不安其居民不
安其居則民望絕於上矣夫利莫大於治害莫大於亂夫五
帝三王所以成功立名顯於後世者以為天下致利除害也事
行不必同所務一也(莫不務於理也) 夫民貪行躁而誅罰輕罪過不
發(有罪過者不發舉也) 則是長淫亂而便邪僻也有愛人之心而實合於
傷民(輕刑以愛人然多反傷人也) 此二者不可不察也(二者謂[illegible]與傷人) 夫盜賊不勝
則良民危(良人為盜賊所害故危) 法禁不立則姦邪繁故事莫急於當務([illegible])
(當其務則理也) 治莫貴於得齊(齊謂無非人也) 制民急則民迫民迫則窘窘
則民失其所葆(葆謂所恃為主者也) 緩則縱縱則淫淫則行私行私則
離公離公則難用故治之所以不立者齊不得也(謂上有非人也) 齊不
得則治難行故治民之齊不可不察也聖人者明於治亂之
道習於人事之終始者也其治人民也期於利民而止(至於利人則止而已)
(理也) 故其位齊也不慕古不留今(留謂守不變) 與時變與俗化夫君人
之道莫貴於勝勝故君道立(勝則不服故君道立也) 君道立然後下從下
從故教可立而化可成也夫民不心服體從則不可以禮義

之文教也君人者不可以不察也

治國第四十八　　區言四

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謂不安其所居也危鄉輕家則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必貧是以善爲國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夫富國多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凡爲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游食民無所游食則必農謂必務農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彊兵彊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衆民彊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今爲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言取一日之利可供五日之食也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舍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則田荒而國貧矣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上徵暴急無時謂徵稅不以時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倍貸謂貸一還二也耕耨者有時而澤不必足謂雨澤不足也則民倍貸以取庸矣庸不足則歲內富者皆貸其不能還其倍貸者則計所當而取庸秋糴以五春糶以束是又倍貸也謂富者秋時以五糴之至春出糶使收其束是亦倍貸之類也束十尺也故以上之徵而倍取於民者四謂上無時之徵一也澤不足二也秋糴春糶三也下足關市府庫之徵四也關市之租府庫之徵粟什一廝輿之事此四時亦當一倍貸矣府庫謂府之庫新有徵稅令人供關市府庫之徵亦用粟之什一計四時常有所賦亦當一倍貸也夫以一民養四主四主則上四倍貸也故逃徙者刑謂有刑罰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無積也常山之東河汝之間蚤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孰也四種而五穫四種謂四時皆種五穫謂五穀皆宜而有所穫中年畝二石一夫爲粟二百石今也倉廩虛而民無積農夫以粥子者上無術以均之也故先王使農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交能易作謂士亦善農農工亦通於士業也終歲之利無道相過也道從也四人均能故其利無從相過之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四人交能易作故曰一也民作一則田墾姦巧不生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姦巧不生則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不生粟之國亡粟生而死者霸霸者歲不能無虞稍粟故人有不生而致死者也粟生而不死者王王者積粟既多故人保其生無復致死者也粟也者民之所歸也粟也者財之所歸也有粟則人歸之粟也者地之所歸也積粟既多故有入地歸附者也粟多則天下之物盡至矣故舜一徙成邑貳徙成都參徙成國舜非嚴刑罰重禁令而民歸之矣去者必害謂背舜而去者從者必利也先王者善爲民除害興利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事也農事勝則入粟多入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雖變俗易習謂易其富習敺衆移民至於殺之而民不惡也此務粟之功也上不利農則粟少粟少則人貧人貧則輕家輕家則易去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則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戰不必勝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謂寄寓爲生不能長久此由不利農少粟之害也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務有人之塗謂保有其人其塗因粟也治國之道也

管子卷第十五

內業四十九　　封禪五十

小問五十一　　區言五

內業四十九

凡物之精，此則為生（精謂神之至靈者也，得此則為生）。下生五穀，上為列星，流於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於胸中，謂之聖人。是故民氣（謂上之精氣者，則人氣也），杲乎如登於天（杲，明貌也）；杳乎如入於淵；淖（奴教切）乎如在於海（[illegible]）；卒乎如在於己（人有氣則存，故卒乎如在於己也）。是故此氣也，不可止以力（[illegible]），而可安以德（[illegible]氣自來也）；不可呼以聲，而可迎以音（[illegible]）。敬守勿失，是謂成德（不失之則德自成）。德成而智出（德成則智自生也），萬物果得（[illegible]）。凡心之刑（刑謂形也，安心之法也），自充自盈（[illegible]），自生自成（[illegible]）。其所以失之，必以憂樂喜怒欲利（此六者，則害心也）。能去憂樂喜怒欲利，心乃反濟（若能去六者，則心反守其所而能濟也）。彼心之情，利安以寧（安寧者，心之所利也），勿煩勿亂，和乃自成（若無煩亂，心和自成）。折折乎如在於側（折折，明貌。言心明察，若在其側），忽忽乎如將不得（及其求之，則忽忽然而不得），渺渺乎如窮無極（[illegible]）。此稽不遠，日用其德（心之[illegible]以此考之，不遠[illegible]之，則日有所用也）。夫道者所以充形也（自形內而充者，道也），而人不能固（人不能固守其虛，反以利欲塞也）。其往不復，其來不舍（既有利欲之心，則道往而不復，雖其有來，不得與之舍）。謀乎莫聞其音（今謀欲尋於道，則不聞其音），卒乎乃在於心（尋至於極，則近於心）。冥冥乎不見其形（[illegible]方寸虛道之君乎），淫淫乎與我俱生（淫淫，增進貌。有生則有道，故曰與我俱生也）。不見其形，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形聲雖無，而序其成，故謂之道也）。凡道無所，善心安愛（言道雖無所，然善心唯愛心安也）。心靜氣理，道乃可止（若靜心則氣自調理）。彼道不遠，民得以產（人得之所生，則道在人而不遠也）；彼道不離，民因以知（人既因道而知，則道存而不離）。是故卒乎其如可與索（推尋其跡，似可與索），眇眇乎其如窮無所（及欲尋之，則眇眇然無所）。彼道之情，惡音與聲（音聲者，所以亂道，故惡之也）。脩心靜音，道乃可得。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視也，耳之所不能聽也，所以脩心而正形也（雖不可以言語視聽，用之脩心，則形自正也）。人之所失以死，所得以生也；事之所失以敗，所得以成也。凡道無根無莖，無葉無榮（道非如草木而有根莖花葉也），萬物以生，萬物以成，命之曰道（無根莖而能生，無花葉而能成，則陰陽不測者也，故命之曰道）。天主正（平分四時，天之正也），地主平（均生萬物，地之平也），人主安靜（無為而無不為，人之安靜也）。春秋冬夏，天之時也；山陵川谷，地之枝也（[illegible]）；喜怒取予，人之謀也（四者，人所用也）。是故聖人與時變而不化（時自變耳，聖人不化也），從物而不移（物遷而從之，聖人不移也）。能正能靜，然后能定（正靜然後定也）。定心在中，耳目聰明，四枝堅固（心苟定於中，則耳目自聰明，四枝自堅固者也），可以為精舍（精之所舍也）。精也者，氣之精者也（氣之尤精者也）。氣道乃生（氣得道能有生），生乃思（生則有心，心故思也），思乃知（思則知也），知乃止矣（反智則理足，故止也）。凡心之形，過知失生（[illegible]）。一物能化謂之神，一事能變謂之智（一謂專一也；智謂心於物事）。化不易氣，變不易智，惟執一之君子能為此乎（[illegible]）！執一不失，能君萬物（苟執一不失，能君萬物）。君子使物，不為物使（[illegible]）。得一之理，治心在於中（苟得中則心自治矣），治言出於口，治事加於人（[illegible]），然則天下治矣。一言得而天下服，一言定而天下聽，公之謂也（[illegible]）。形不正，德不來；中不靜，心不治。正形攝德，天仁地義，則淫然而自至（言使正形攝德，則天之仁、地之義皆淫淫然自至也）。神明之極，照乎知萬物（[illegible]）。中義守不忒（若能守中義，則無差忒），不以物亂官（[illegible]），不以官亂心（[illegible]），是謂中得（[illegible]中心自得也）。有神自在身（中得則神自在身），一往一來，莫之能思（神不可測，故往來不能思也）。失之必亂，得之必治（謂神也）。敬除其舍，精將自來（[illegible]）。精想思之（[illegible]），寧念治之（寧靜思念，則心自治）。嚴容畏敬，精將至定（但嚴容畏敬，則精至而定也）。得之而勿捨，耳目不淫，心無

他圖既得[illegible]心無他慮也正心在中萬物得度心在中而正則萬物皆得度也
道滿天下普在民所民不能知也言人皆有道但不能自知耳一言之解上察於
天下極於地蟠滿九州若能解道之一言則能[illegible]中滿於九州蟠委也何謂解之在於
心安解道者在於心安我心治官乃治我心安官乃安言官皆從心者也治之者
心也安之者心也治之與安無不由心心以藏心言心以藏心故心也心之中又有心焉
[illegible]彼心之心[illegible]音以先言言發音生故音先言音然后形有音然后有形
[illegible]形然后言有形則是言也言然后使言出命故有所使令使然后治不治必
亂[illegible]亂乃死亂則死矣精存自生其外安榮[illegible]
[illegible]內藏以為泉原[illegible]浩然和平以為氣淵[illegible]
[illegible]淵之不涸四體乃固[illegible]泉之不竭九竅遂通
[illegible]乃能窮天地被四海[illegible]中無惑意外
無邪菑[illegible]心全於中形全於外中全則外見不逢天
菑不遇人害[illegible]謂之聖人人能正靜皮膚裕寬耳目聰
明筋信而骨強[illegible]乃能戴大圜[illegible]而履大
方[illegible]鑒於大清視於大明[illegible]敬慎無忒日新其德徧知天
下窮於四極敬發其充[illegible]是謂內得[illegible]然而不反此
生之忒[illegible]
凡道必周必密[illegible]必寬必舒[illegible]必堅必固[illegible]守
善勿舍[illegible]逐淫澤薄[illegible]既知其極反於道德[illegible]
[illegible]全心在中不可蔽匿[illegible]和於形容[illegible]見於膚
色[illegible]善氣迎人親於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戎兵不言之聲
疾於雷鼓[illegible]心氣之形明於日月察
於父母[illegible]賞不足以勸善[illegible]刑不
足以懲過[illegible]氣意得而天下服[illegible]

心意定而天下聽[illegible]摶氣如神萬物備存[illegible]
[illegible]能摶乎能一乎[illegible]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illegible]
[illegible]能止乎能已乎[illegible]能勿求諸人而之己乎[illegible]
[illegible]思之思之又重思之[illegible]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illegible]
[illegible]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illegible]
[illegible]四體既正血氣既靜一意摶心耳目不淫雖遠若近[illegible]
[illegible]思索生知[illegible]慢易生憂[illegible]
[illegible]暴傲生怨[illegible]憂鬱生疾[illegible]疾
困乃死[illegible]思之而不捨內困外薄[illegible]不蚤
為圖生將巽舍[illegible]食莫若無飽[illegible]
思莫若勿致[illegible]節適之齊彼將自至[illegible]凡
人之生也天出其精[illegible]地出其形[illegible]合此以為人[illegible]
[illegible]和乃生[illegible]不和不生察和之道其精不見其徵不
醜[illegible]平正擅匈論治在心此以長壽[illegible]
[illegible]忿怒之失度乃為之圖[illegible]
[illegible]節其五欲去其二凶[illegible]不喜不怒平正擅
匈[illegible]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
怒憂患是故止怒莫若詩[illegible]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
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
[illegible]凡食之道大充傷而形不臧[illegible]大攝骨枯而血沍[illegible]
[illegible]充攝之間此謂和成[illegible]精之所舍而知
之所生[illegible]飢飽之失度乃為之圖[illegible]飽則疾動[illegible]
[illegible]飢則廣思[illegible]老則長慮[illegible]飽不疾動氣不
通於四末[illegible]飢不廣思飽而不廢[illegible]老不長慮困乃遬竭

（今老則益困而速竭）大心而敢（心既誠大又能勇敢）寬氣而廣（當寬舒其氣而廣有所容）其形安而不移（形安則志固故不移）能守一而棄萬苛（守一則無為故能棄萬苛也）見利不誘見害不懼寬舒而仁獨樂其身是謂雲氣意行似天（[illegible]）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歡（歡則志氣和故生也）憂則失紀怒則失端（憂怒則失其端紀）憂悲喜怒道乃無處（憂悲喜怒則害道故道無所處）愛欲靜之遇亂正之（[illegible]）勿引勿推福將自歸（去而勿引來而勿推任其自往則福自歸也）彼道自來可藉與謀（藉因也因其自來而與之謀則道盡）靜則得之躁則失之靈氣在心一來一逝（靜則來躁則逝）其細無內其大無外所以失之以躁為害心能執靜道將自定得道之人理丞而屯泄匈中無敗（[illegible]）節欲之道萬物不害（能節欲則物無害也）

封禪第五十

（元篇亡今以司馬遷封禪書所載管子言以補之）

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古之王者）封泰山禪云云（云云山在梁父東）虙羲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亭亭山在牟陰）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社首山名在鉅平南十三里）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將上山纏束其馬懸鉤其車也卑耳即齊語所謂辟耳）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鄗上山也鄗音臛北里皆地名）所以為盛江淮之閒一茅三脊（所謂靈茅）所以為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魚各有一目不比不行其名曰鰈）西海致比翼之鳥（鳥各有一翼不比不飛其名曰鶼鶼）然后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皇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

小問第五十一　雜篇二

桓公問管子曰治而不亂明而不蔽若何管子對曰明分任職則治而不亂明而不蔽矣公曰請問富國奈何管子對曰力地而動於時則國必富矣（謂勤力於地利其所動作必合於天時）公又問曰吾欲行廣仁大義以利天下奚為而可管子對曰誅暴禁不非（此大義也）存亡繼絕而赦無罪（此廣仁也）則仁廣而義大矣公曰吾聞之也夫誅暴禁非而赦無罪者必有戰勝之器攻取之數而后能誅暴禁非而赦無罪公曰請問戰勝之器管子對曰選天下之豪傑致天下之精材來天下之良工則有戰勝之器矣公曰攻取之數何如管子對曰毀其備散其積奪之食則無固城矣（毀其備則無以守散其積奪之食則不能久此所以無固城也）公曰然則取之若何（謂取其士）管子對曰假而禮之（假謂寬假也）厚而勿欺（厚謂重之以爵祿）則天下之士至矣公曰致天下之精材若何（精材謂美材可為軍之器用也）管子對曰五而六之九而十之不可為數（[illegible]）公曰來工若何管子對曰三倍不遠千里（[illegible]工人不以千里為遠[illegible]）桓公曰吾已知戰勝之器攻取之數矣請問行軍襲邑舉錯而知先後不失地利若何管子對曰用貨察圖（用貨為反間則知其先後得其國圖則不失地利也）公曰野戰必勝若何管子對曰以奇（奇謂擇謀以勝敵也）公曰吾欲徧知天下若何管子對曰小以吾不識則天下不足識也（[illegible]）公曰守戰遠見有患（夫國者必入守出戰今吾於此二者願見其患矣）

夫民不必死，則不可與出乎守戰之難（守戰之難必致死然後可出也）；不必信，則不可恃而外知（人必誠信然後為君聽於外知外事也）。夫恃不死之民而求以守戰，恃不信之人而求以外知，此兵之三闇也（恃不死不信以守戰外知故曰三闇）。使民必死必信若何？管子對曰：明三本。公曰：何謂三本？管子對曰：三本者，一曰固，二曰尊，三曰質。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故國父母墳墓之所在，固也（人既以本而哀墳墓則其心固）；田宅爵祿，尊也；妻子，質也。三者備，然后大其威，厲其意，則民必死而不我欺也（不我欺則信也）。

桓公問治民於管子，管子對曰：凡牧民者，必知其疾（疾謂所疾苦也），而憂之以德，勿懼以罪，勿止以力（彊力勞民則止而不來）。慎此四者，足以治民也。桓公曰：寡人睹其善也，何以為寡也（謂四言雖善以之理國恐其太少）？管仲對曰：夫寡非有國者之患也（患在不能行不在寡少也）。昔者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四言者該焉，何為其寡也（該備也謂四言足以備千里之化不為少）？夫牧民不知其疾則民疾（疾謂憎惡之也），不憂以德則民多怨，懼之以罪則民多詐，止之以力則往者不反（竭其力役之者），來者鷙距（鷙猛也距止也謂其悖則距）。故聖王之牧民也，不在其多也。桓公曰：善。勿已，如是又何以行之（其事既善矣不但如是而已更有何事以行此四言也）？管仲對曰：質信極忠（質信主施極忠主撫循），嚴以有禮（又能嚴禮也），慎此四者，所以行之也。桓公曰：請聞其說。管仲對曰：信也者，民信之；忠也者，民懷之；嚴也者，民畏之；禮也者，民美之。語曰：澤命不渝，信也（澤謂恩澤命令如此者信也）；非其所欲，勿施於人，仁也（仁者忠恕人也）；堅中外正，嚴也；質信以讓，禮也（主行於信又能讓如此者禮也）。桓公曰：善哉！牧民何先？管仲對曰：有時先事，有時先政，有時先德，有時先恕。飄風暴雨不為人害，涸旱不為民患，百川道（百川[illegible]），年穀熟，糴貸賤，禽獸與人聚，食民食（年穀熟則禽獸食人之食），民不疾疫，當此時也，民富且驕。牧民者厚收善歲，以充倉廩（[illegible]），禁藪澤，此謂先之以事，隨之以刑，敬之以禮樂，以振其淫（淫邪也[illegible]），所以止人之淫放。此謂先之以政。飄風暴雨為民害，涸旱為民患，年穀不熟，歲饑，糴貸貴，民疾疫，當此時也，民貧且罷。牧民者發倉廩山林藪澤以共其財，後之以事，先之以恕，以振其罷，此謂先之以德。其收之也，不奪民財（謂善收也）；其施之也，不失有德（謂當年也）。富上而足下，此聖王之至事也。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仲曰：寡人欲霸，以二三子之功，既得霸矣，今吾有欲王，其可乎？管仲對曰：公當召易牙而問焉（管仲知桓公不可王故以封對令問易牙）。鮑叔至，公又問焉。鮑叔對曰：公當召賓胥無而問焉。賓胥無趨而進，公又問焉。賓胥無對曰：古之王者，其君豐，其臣教（君豐臣教則臣教故可以王也）。今君之臣豐（言臣豐君教也）。公遵遁繆然遠，二三子遂徐行而進（言公之所遠行者皆為遵遁之事）。公曰：昔者大王賢，王季賢，文王賢，武王賢（[illegible]）。武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周公旦輔成王而治天下，僅能制於四海之內矣。今寡人之子不若寡人，寡人不若二三子。以此觀之，則吾不王必矣。桓公曰：我欲勝民（言欲以威勝於民），為之奈何？管仲對曰：此非人君之言也（人君之言當仁以化之不可專用刑勝也）。勝民為易。夫勝民之為道，非天下之大道也。君欲勝民，則使有司疏獄而謁有罪者償（謂使疏獄四遍告有罪者則償之也），數省而嚴誅（數省有罪嚴其誅罰），若此則民勝矣。雖然，勝民之為道，非天下之大道也。使民畏公而不見親（民畏而不親也），禍亟及於身（一旦民叛則禍及於身），雖能不久（雖能勝人不可久安），則人持莫之弒也（持謂見劫弒也），危哉，君之國岌乎！桓公觀於廄，問廄吏曰：廄何事最難？廄吏未對，管仲對曰：夷吾嘗為圉人矣（圉養馬者），傅馬棧最難（謂編木之棧馬所立木也）。先傅曲木，曲木又求曲木（以曲者先傅曲木其次還用曲木求其類），曲木已傅，直木毋所施矣（既用曲木又施直木則失其類[illegible]小人用則君子退也）。先傅直

木直又求直木直木已傅曲木亦無所施矣（言君子用則小人退）桓公
謂管仲曰吾欲伐大國之不服者奈何管仲對曰先愛四封
之內然后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四封之內見愛則人致死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先定卿
大夫之家然后可以危鄰之敵國（卿大夫之家既定則國強故可以危鄰國）是故先王
必有置也然后有廢也（已國有置然後能廢他國也）必有利也然后有害也（能利
已國既復可以害他國也）桓公踐位令釁社塞禱（殺生以血澆落於社曰釁報社曰塞）祝鳧已疵獻
胙（祝祝史鳧已疵其名也胙祭肉也）祝曰除君苛疾（祝令除君苛疾）與若之多虛而少實
（若汝也謂君之行多虛而非實如此者亦祝去之也）桓公不說瞋目而視祝鳧已疵祝鳧已
疵授酹而祭之曰又與君之若賢（謂君似賢亦當去之）桓公怒將誅之而
未也以復管仲（復猶告也）管仲於是知桓公之可以霸也（祝史誣君之惡君怒
而將誅之是心惡惡也故知可與霸也）桓公乘馬虎望見之而伏桓公問管仲曰今
者寡人乘馬虎望見寡人而不敢行其故何也管仲對曰
意者君乘駮馬而洀桓迎日而馳乎（洀古盤字）公曰然管仲對曰此
駮象也駮食虎豹故虎疑焉楚伐莒莒君使人求救於齊桓
公將救之管仲曰君勿救也公曰其故何也管仲對曰臣與
其使者言三辱其君顏色不變（辱其君而色不變則無羞恥也）臣使官無滿
其禮三（三加其禮皆不滿足）強其使者爭之以死（不滿不以之責強使強爭以死是不智）莒
君小人也君勿救（莒使不責其君知其君小人也）桓公果不救而莒亡桓公放春三
月觀於野（春氣發散故曰放春）桓公曰何物可比於君子之德乎隰朋對
曰夫粟內甲以處中有卷城外有兵刃（稷粟者甲在內而卷居外而卷若城芒之鋒在外）
未敢自恃自命曰粟（粟之物用雖如此然不敢自恃故自名曰粟粟則畏懼之名也）此其可
比於君子之德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眴眴乎何其孺
子也（眴眴柔順貌苗柔順故如孺子也）至其壯也莊莊乎何其士也（莊莊端嚴貌大莊莊然端直
貞也）至其成也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由由悅也貴其自得茲免謂益有謙讓）天下得

之則安（人以穀為命）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以其和調人之性命）此其可比於君
子之德矣桓公曰善
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闟然止瞠然視（闟住止貌瞠直視貌）
援弓將射引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是前人乎左右對曰
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
人物具焉冠右祛衣走馬前疾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豈有
人若此者乎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而人
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疾道也祛衣示
前有水也右祛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贊謂引導
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
濟桓公立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寡人之抵罪
也久矣（抵當也不知仲父之聖是寡人當有罪久矣）管仲對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
形今已有形而後知之臣非聖也善承教也（善承古人之法）桓公使管
仲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管仲不知至中食而慮之婢子
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子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毋少少毋賤
賤昔者吳干戰（干江邊地也）未齔不得入軍門（齔毀齒也）國子擿其齒
遂入為干國多（戰功曰多言吳國子功多也）百里徯秦國之飯牛者也穆
公舉而相之遂霸諸侯由是觀之賤豈可賤少豈可少哉管
仲曰然公使我求甯戚甯戚應我曰浩浩乎吾不識婢子曰
詩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水浩浩然盛大魚育育然相與而游其中喻時人皆得配偶以居其室家
有室家之思也故陳此詩以見意）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言誰當召我從之為居乎也）甯子其
欲室乎桓公與管仲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其
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桓公曰然夫日之役者有執席食以
視上者必彼是邪（桓公與管仲謀時役人於前乃有執席而食以私因上視所以察君也必是人者知吾謀也）於是

乃令之復役毋復相代（瞋敕廣而貪者代人入役因得食君今不令相代我亦知若覺已以當來也）少焉東郭郵至桓公令儐者延而上（儐謂導引賓客者也）與之分級而上（謂公與客分級而上禮待之也故與之分級而上問之謂賓禮之也）問焉曰子言伐莒者乎東郭郵曰然臣也桓公曰寡人不言伐莒而子言伐莒其故何也東郭郵對曰臣聞之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善意謂意度之也）臣意之也桓公曰子奚以意之東郭郵曰夫欣然喜樂者鍾鼓之色也夫淵然清靜者縗絰之色也漻然豐滿（漻然在兵戎之氣盛故其貌豐滿）而手足拇動者（中勇外形）兵甲之色也（兵甲之色故手足拇動也）日者臣視二君之在臺上也口開而不闔是言莒也（莒字兩口故二君開口撮脣知其言莒）舉手而指勢當莒也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唯莒於是（唯莒不服於是知之）臣故曰伐莒桓公曰善哉以微射明此之謂乎（言以形色之微知伐國之明也）子其坐寡人與子同之（同謀）客或欲見於齊桓公請仕上官授祿千鍾公以告管仲曰君予之客聞之曰臣不仕矣公曰何故對曰臣聞取人以人者（以人之言然後取人）其去人也亦用人吾不仕矣

管子卷第十六

管子卷第十七　唐司空房玄齡注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禁藏第五十三

雜篇三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或以平虛請論七主之過（謂平意虛心也七主謂下惟有六者皆過主能無此六者為則為一是主也）得六過一是（得六過主一是主）以還自鏡以知得失（自鏡得失可知也）以繩七臣得六過一是（得人臣六過一是以之）嗚呼美哉成事疾（六臣今日無六過是故為一君臣美也）申主任勢守數以為常（申謂申陳用法令）周聽近遠以續明（事皆得審近遠之事周而聽之則其明不絕）皆要審則法令固賞罰必則下服度（賞罰必則下皆服其法度也）不備待而得和則民反素也（至於不備待而得和自然之道）惠主豐賞厚賜以竭藏赦姦縱過以傷法藏竭則主權衰法傷則姦門闓故曰泰則反敗矣（謂為惠太過故反敗也）侵主好惡反法以自傷（好惡反法故自傷）喜決難知以塞明（使人難知所好故明塞也）從狙而好小察（狙伺也好小察任臣有所為必從而伺之）事無常而法令申不辭則國失勢（言不合法則不行所以失勢也）芒主目伸五色耳常五聲（芒芒然不明謂伸目以視五色常耳以聽五聲）四鄰不計（四鄰之事不計度而知之也）司聲不聽（司聲之官所以聽君之過失而不聽也）則臣下恣行而國權大傾不辭則所惡及身（所惡既不合其理故惡及身）勞主不明分職上下相干（言失任臣之理勞而無功故曰勞主）臣主同則刑振以豐豐振以刻（臣主同勢則僭差刑罰大振而且豐豐多則必刻而又妄振非其罪也）去之而亂臨之而殆則後世何得（去之必亂臨之必殆後世何得而治也）振主喜怒無度嚴誅無赦（動發無度謂之振也）臣下振怒不知所錯則人反其故（既不合理故人反其故）不辭則法數日衰而國失固（言既不合理故法數衰而國失固）芒主通人情以質疑故臣下無信盡自治其事則事多（既不自專故下通人情以問所疑則臣下無所取信皆自任其事人人主事故事多也）多則昏昏則緩急俱植（昏則緩急之事俱立也既昏而不明）不辭則見所不善（所為既不合理故其所見之事皆不善）餘力自失

而罰（訓尙有所餘力也不自責乃遷怒而罰之）故主虞而安（虞度也主能度宜而行故安）吏肅而嚴民樸而親官無邪吏朝無姦臣下無侵爭世無刑民（凡此皆主虞而安故也）故一人之治亂在其心（在其心之邪正）一國之存亡在其主（由其主之智愚）天下得失道一人出（道從也一人謂主也明主得闇主失）主好本則民好墾草萊（本謂農桑也）主好貨則人賈市主好宮室則工匠巧主好文采則女工靡夫楚王好小腰而美人省食吳王好劍而國士輕死死與不食者天下之所共惡也然而為之者何也從主之所欲也而況愉樂音聲之化乎夫男不田女不緇（緇謂織緇）工技力於無用（謂盡力於無用之器物也）而欲土地之毛（毛謂苗稼也）倉庫備實不可得也土地不毛則人不足人不足則逆氣生（不足則悖逆上之氣生）故逆氣生則令不行然彊敵發而起雖善者不能存（雖有善者不能存其社稷）何以効其然也曰昔者桀紂是也誅賢忠近讒賊之士而貴婦人好殺而不勇好富而忘貧馳獵無窮鼓樂無厭瑤臺玉餔不足處（玉餔玉食）馳車千駟不足乘材女樂三千人（謂有材藝之女樂也）鐘石絲竹之音不絕百姓罷乏君子無死（言不為致死）卒莫有人人有反心遇周武王遂為周氏之禽（為周所禽獲也）此營於物而失其情者也（營謂惑也）愉於淫樂而忘後患者也故設用無度國家踣（踣謂覆亡也）舉事不時必受其菑夫倉庫非虛空也（必有實無故空）商宦非虛壞也（必有本故壞也）法令非虛亂也（必上有下違故亂）國家非虛亡也（必有理故亡也）彼時有春秋歲有敗凶政有急緩政有急緩故物有輕重（政有急緩故物有輕重）歲有敗凶故民有義不足（歲有敗凶則事不足以行其禮）時有春秋故穀有貴賤（春穀貴秋穀賤）而上不調淫故游商得以什伯其本也（調適也謂穀物商於貴賤上不為調適之不為故游商得什百之贏以弃其本也）百姓之不田貧富之不訾皆用此作（訾量也皆從不調淫而作也）城郭不守兵士不用皆道此始（道從）

夫亡國踣家者非無壤土也其所事者非其功也夫凶歲雷旱非無雨露也其燥濕非其時也亂世煩政非無法令也其所誅賞者非其人也暴主迷君非無心腹也其所取舍非其術也故明主有六務四禁六務者何也一曰節用二曰賢佐三曰法度四曰必誅五曰天時六曰地宜四禁者何也春無殺伐無割大陵（割謂掘破之也）倮大衍（倮謂焚燒令蕩然俱盡）伐大木斬大山行大火誅大臣收穀賦（凡此春之禁也）夏無遏水達名川（謂但塞小者令合大水）塞大谷動土功射鳥獸（凡此夏之禁）秋毋赦過釋罪緩刑冬無賦爵賞祿傷伐五藏（五藏五穀之藏）故春政不禁則百長不生夏政不禁則五穀不成秋政不禁則姦邪不勝冬政不禁則地氣不藏四者俱犯則陰陽不和風雨不時大水漂州流邑（四禁俱犯故漂州流邑）大風漂屋折樹火暴焚地燋草（旱甚則草燋）天冬雷地冬霆草木夏落而秋榮蟄蟲不藏宜死者生宜蟄者鳴苴多螣蟇（苴謂草之蘊聚者）山多蟲螟（蟲螟食苗）六畜不蕃民多夭死國貧法亂逆氣下生故曰臺榭相望者亡國之廡也馳車充國者追寇之馬也（追寇召寇也書曰）（車所以召寇）羽劍珠飾者斬生之斧也文采纂組者燔功之窯也明王知其然故遠而不近也能去此取彼則人主道備矣（此謂去奢用儉）（去奢節用愛民）夫法者所以興功懼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爭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規矩繩墨也夫矩不正不可以求方繩不信（信音申）不可以求直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勢者人主之所獨守也故人主失守則危臣吏失守則亂罪決於吏則治（有罪者吏必能決之故理）權斷於主則威民信其法則親是故明王審法慎權下上有分（下慎職上執權各有其分也）夫凡私之所起必生於主（主不好本則私事起）夫上好本則端正之士在前（本謂道德之政）

上好利則毀譽之士在側好利則毀巧故毀譽之士在側上多喜善賞不隨其功則士不為用辭曰好善及其有功則不隨賞故曰士不為用數出重法而不克其罪則姦不為止克謂勝伏明王知其然故見必然之政立必勝之罰故民知所必就而知所必去推則往召則來如墜重於高如瀆水於地以譬招來之易也故法不煩而吏不勞民無犯禁故有百姓無怨於上亦法臣法言亦為臣立法斷名決無誹譽依名而斷決則理當而事惟故無誹譽故君法則主位安臣法則貨賂止而民無姦嗚呼美哉名斷言澤依名而斷則其言順而澤飾臣克親貴以為名虛名求實之飾克謂勝也求親貴以自克勝持此為名恬爵祿以為高任其爵祿以自安恬以此為高好名則無實其名外揚內實必虛為高則不御[illegible]故記曰無實則無勢勢以實生失轡則馬焉制[illegible]侵臣事小察以折法令[illegible]好佼反而行私請[illegible]故私道行則法度侵不依法度則以成其私刑法繁則姦不禁主嚴誅則失民心亂臣多造鐘鼓眾飾婦女以惛上故上惛則隟不計而司聲直祿[illegible]是以諂臣貴而法臣賤此之謂微孤[illegible]愚臣深罪厚罰以為行[illegible]重賦斂多兌道以為上[illegible]使身見憎而主受其謗厚賦多斂人必憎之故記稱之曰愚忠讒賊此之謂也[illegible]姦臣痛言人情以驚主[illegible]開罪黨以為讎除[illegible]讎則罪不辜[illegible]罪不辜則與讎居[illegible]故善言可惡以自信而主失親[illegible]亂臣自為辭功祿明為下請厚賞[illegible]居為非母動為善棟[illegible]以非買名以是傷上[illegible]而眾人不知之謂微攻言為微害微攻於君

禁藏第五十三　雜篇四

禁藏於胷脅之內而禍避於萬里之外能以此制彼者唯能以己知人者也[illegible]夫冬日之不濫非愛冰也[illegible]夏日之不煬非愛火也為不適於身便於體也[illegible]夫明王不美宮室非喜小也不聽鐘鼓非惡樂也為其傷於本事而妨於教也[illegible]故先慎於己而後彼官亦慎內而後外[illegible]民亦務本而去末[illegible]居民於其所樂事之於其所利[illegible]賞之於其所善[illegible]罰之於其所惡[illegible]信之於其所餘財[illegible]功之於其所無誅[illegible]於下無誅者必誅者也[illegible]有誅者不必誅者也[illegible]以有刑至無刑者其法易而民全[illegible]以無刑至有刑者其刑煩而姦多[illegible]夫先易者後難[illegible]先難而後易萬物盡然[illegible]明王知其然故必誅而不赦必賞而不遷者非喜予而樂其殺也所以為人致利除害也[illegible]於以養老長弱完活萬民莫明焉[illegible]夫不法法則治[illegible]法者天下之儀也[illegible]所以決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縣命也[illegible]故明王慎之不為親戚故貴易其法[illegible]吏不敢以長官威嚴危其命危謂毀敗民不以珠玉重寶犯其禁[illegible]故主上視法嚴於親戚[illegible]吏之舉令敬於師長[illegible]民之承教重於神寶[illegible]故法立而不用刑設而不行也[illegible]夫施功而不鈞位雖

高為用者少（施功而不均，雖恩於有功者，猶不均，則有功之人不為之用）赦罪而不一，德雖厚不譽者多（赦罪不一，則有罪而不得赦者怨，何得譽之）舉事而不時，力雖盡其功不成（耕稼不時，雖盡力亦不能成也）刑賞不當，斷斬雖多，其暴不禁。夫公之所加，罪雖重，下無怨氣；私之所加，賞雖多，士不為歡。行法不道，衆民不能順（不以道行法，故不順）舉錯不當，衆民不能成（衆民不能成其事也）不攻不備（夫不攻備者，必為敵所攻也）當今為愚人。故聖人之制事也，能節宮室，適車輿以實藏（不費於宮室車輿，則府藏自實也）則國必富，位必尊；能適衣服，去玩好以奉本（本謂農桑）而用必贍，身必安矣；能移無益之事，無補之費，通幣行禮，而黨必多，交必親矣（移無益無補之費而以通幣行禮，故黨多交親也）夫衆人者，多營於物而苦其力，勞其心，故困而不贍（營於物而勞苦，故不贍）大者以失其國，小者以危其身。凡人之情，得所欲則樂，逢所惡則憂，此貴賤之所同有也。近之不能勿欲（入所好之物）遠之不能勿忘，人情皆然，而好惡不同，各行所欲（各以所欲行之）而安危異焉（合理而欲則安，背理而欲則危）然後賢不肖之形見也。夫物有多寡，而情不能等（賢者取寡，不肖者取多也）事有成敗，而意不能同（賢者意在成，不肖者意在敗也）行有進退，而力不能兩也（賢者進，不肖者退也）故立身於中（謂多寡成敗進退之中也）養有節，宮室足以避燥濕，食飲足以和血氣，衣服足以適寒溫，禮儀足以別貴賤，游虞足以發歡欣，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墳墓足以道記（道記，謂其墓各有記識也）不作無補之功（雖曰有功，於身無補）不為無益之事，故意定而不營氣情。氣情不營，則耳目穀（穀，善也。耳聰目明不亂也）衣食足；耳目穀，衣食足，則侵爭不生，怨怒無有，上下相親，兵刃不用矣。故適身行義，儉約恭敬，其唯無福，禍亦不來矣（禍福兩來，乃禍之至）驕傲侈泰，離度絕理，其唯無禍，福亦不至矣（禍福兩有，乃禍之至）是故君子上觀絕理者以自恐也（觀絕理者，戒懼故恐）下觀不及者以自隱也（隱，度也。度己有不及之事，當改之也）故

曰：譽不虛出（必出於所為善）而患不獨生（必生於所為惡）福不擇家（雖賤家行善，福亦來矣）禍不索人（雖貴人行惡，禍亦至矣）此之謂也（凡此數者，皆已以明禍福之理）能以所聞瞻察，則事必明矣（謂耳所聞目所見，能審察其是非，如此則事不闇矣）故凡治亂之情，皆道上始（道從上事明則治，理反是則亂也）故善者圉之以害，牽之以利（有害則圉，有利則牽）能利害者，財多而過寡矣（利害由己，則無害而取利，既利則財多，無害故過寡矣）夫凡人之情，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續日，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也（利在前，則得利，故速行而不憚也）漁人之入海，海深萬仞，就彼逆流（謂海潮起，則水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源之下，無所不入焉。故善者勢利之在，而民自美安（勢利在身，則人自美而安之）不推而往，不引而來，不煩不擾，而民自富（凡此皆勢利之所致）如鳥之覆卵，無形無聲，而唯見其成（夫勢利致人，若鳥之覆卵，雖無形無聲，唯見其成也）夫為國之本，得天之時而為經（經，所以為本之也）得人之心而為紀（紀，所以記之也）法令為維綱（維綱所以張也）吏為網罟（網罟所以禁之）什伍以為行列（行列所以齊之也）賞誅為文武（賞則文，誅則武）繕農具，當器械，耕農當攻戰（耕農之不怠，若攻戰之不退也）推引銚耨以當劍戟（推引銚耨，若劍戟之可用也）被蓑以當鎧鑐（被蓑而耕，若著鎧者之所以蔽身，故曰鎧鑐）菹笠以當盾櫓（菹笠以蔽者，若武備之有盾櫓也）故耕器具則戰器備（耕器具備，則戰用之也）農事習則功戰巧矣（習農事，則當功戰）當春三月，萩室熯造（萩室熯造，謂以火氣也。三月之時，陽氣）鑽燧易火，杼井易水，所以去茲毒也（鑽燧易火，以去其毒；杼井易水，以新其水）舉春祭，塞久禱，以魚為牲，以蘖為酒，相召（相召，謂因此時召親戚）所以屬親戚也。毋殺畜生，毋拊卵（拊，謂剖之也）毋伐木，毋夭英（英謂草木之初生也）毋拊竿（竿，草之初）所以息百長也（所以生息百物之長）賜鰥寡，振孤獨，貸無種，與無賦，所以勸弱民（勸其貧弱之人也）發五正（五正，謂五官之正也）赦薄罪，出拘民，解仇

所以建時功施生穀也（謂及時奉順功施力以生穀凡此皆春令）夏賞五德（五德謂五常之德）滿爵祿遷官位禮孝弟復賢力所以勸功也（而賞有功賞使賢之故皆夏令）秋行五刑誅大罪所以禁淫邪止盜賊（凡此皆秋令）冬收五藏（五穀之藏）最萬物（最聚）所以內作民也（凡此皆冬作）四時事備而民功百倍矣（於四時事皆備故人有百倍之功）故春仁夏忠秋急冬閉（生者仁也長者忠也成者急也藏者閉也）順天之時約地之宜忠人之和（忠猶一事和人理則和）故風雨時五穀實草木美多六畜蕃息國富兵彊民材而令行（人多材藝故上令下行）內無煩擾之政外無彊敵之患也夫動靜順然后和也不失其時然後富不失其法然后治故國不虛富（必不失時然後富也）民不虛治（必不失法然後治）不治而昌不亂而亡者自古至今未嘗有也（昌必因理亡必因亂反是者古未有）故國多私勇者其兵弱（私勇則分散故兵弱）吏多私智者其法亂（私智則侵公故多亂）民多私利者其國貧（私利則費公家故國貧）故德莫若博厚使民死之（德厚則感人深故死之也）賞罰莫若必成使民信之夫善牧民者非以城郭也輔之以什司之以伍（謂什長伍長）伍無非其人（雖伍長亦選）人無非其里（謂無客寄）里無非其家（當不離居也人家其非之）故奔亡者無所匿遷徙者無所容（有什伍司之故無容寄也）不求而約不召而來（亡徒無所容匿故不求召而自來）故民無流亡之意（人既不亡何所備而追之）吏無備追之憂故主政可往於民民心可繫於主（謂繫於主）夫法之制民也猶陶之於埴冶之於金也（人之從法若埴金之從陶冶也）故審利害之所在民之去就如火之於燥濕水之於高下（火水之就燥下猶人之就利）夫民之所生衣與食也食之所生水與土也所以富民有要食民有率率三十畝而足於卒歲歲兼美惡畝取一石則人有三十石果蓏素食當十石（果蓏不以火化而食故曰素食）糠秕六畜當十石則人有五十石布帛麻絲旁入奇利未在其中也（奇餘言不在五十石之中也）故國有餘藏民有餘食（每年人有五十石故藏有餘也）

夫敘鈞者所以多寡也（敘鈞謂敘其均平）權衡者所以視重輕也戶籍田結者所以知貧富之不訾也（結謂每戶田畝之數知其多少則貧富不訾者可知也）故善者必先知其田乃知其人（田多則人多田少則人少）田備然后民可足也凡有天下者以情伐者帝（謂深知敵之內情而伐者帝也）以事伐者王（見其於事有失而伐者王）以政伐者霸（見其政有失而伐其霸）而謀有功者五（謂計謀可以成功）一曰視其所愛以分其威（令敵國之所愛者各擅權則其威分也）一人兩心其內必衰也（威分則每人各懷二心二則力不齊故內衰也）臣不用其國可危（臣既不為用力故其國可危）二曰視其陰所憎厚其貨賂得情可深（視敵所憎者多與賂令以深得其情）身內情外其國可知（謂所憎者身在國內情乃告外其國可知也）三曰聽其淫樂以廣其心（使之淫樂心廣於嗜欲）遺以竽瑟美人以塞其內（既好竽瑟美人則亂其內閨塞也）遺以諂臣文馬以蔽其外（耳惑於諂臣目惑於文馬耳目既奪則外蔽也）外內蔽塞可以成敗（內外蔽塞則理國之政不開）四曰必深親之如典之同生（典常也若常與之同生也）陰內辯士使圖其計（私使辯士令與敵國圖計）內勇士使高其氣（使勇士內於敵國令其氣高也）內人他國使倍其約絕其使拂其意（更納人於他國令背約絕使拂兩國之意相違也）是必士鬬兩國相敵必承其斃（既士相鬬兩國相敵則小國大國以承其斃乃有一舉兩獲之功也）五曰深察其謀（察知其得失也）謹其忠臣（欲知其賢臣）揆其所使（揆知其所使賢不肖）令內不信使有離意（內既不信則使其君臣之意離也）離氣不能令必內自賊（君臣既離則不可使令既不令則自相殘賊）忠臣已死故政可奪（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故其政可奪）此五者謀功之道也

管子卷第十七

管子卷第十八　　　唐司空房　玄齡　注

入國第五十四　　九守第五十五

桓公問第五十六　　度地第五十七

入國第五十四（謂始有國入而行之）　雜篇五

入國四旬五行九惠之教（旬十日也四旬四十日五行而行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以尊老之禮尊養老者）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養疾五曰合獨六曰問疾七曰通窮八曰振困九曰接絕所謂老老者凡國都皆有掌老（謂置掌老之官）年七十已上一子無征（不預調之征役）三月有饋肉（下官饋之肉）八十已上二子無征月有饋肉九十以上盡家無征日有酒肉死上共棺槨勸子弟精膳食問所欲求所嗜（問老者何所欲求所嗜此所以者欲而嗜也）此之謂老老所謂慈幼者凡國都皆有掌幼士民有子子有幼弱不勝養為累者（為累也謂所不堪自養故為累）有三幼者無婦征四幼者盡家無征五幼又予之葆（葆今之傅母）受二人之食（官給二人之食）能事而后止（幼者能自營事然後止其養）此之謂慈幼所謂恤孤者凡國都皆有掌孤士人死子孤幼無父母所養（既無父母又無所養之親也）不能自生者屬之其鄉黨知識故人養一孤者一子無征養二孤者二子無征養三孤者盡家無征掌孤數行問之必知其食飲飢寒身之膌胜而哀憐之（瘠瘦）此之謂恤孤（恤憂也）所謂養疾者凡國都皆有掌養疾聾盲喑啞跛躄偏枯握遞（遞皆也謂兩手相拂者不能甲者謂之握遞）不耐自生者上收而養之疾官而衣食之（謂官給之衣食）殊身而后止（殊猶絕也身死而後止其養）此之謂養疾（既養之又養疾）所謂合獨者凡國都皆有掌媒丈夫無妻曰鰥婦人無夫曰寡取鰥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后事之（三年乃役事）此之謂合獨（既合獨之服役也）所謂問疾者凡國都皆有掌病士人有病者掌病以上令問之九十以上日一問八十已上二日一問七十以上三日一問衆庶五日一問疾甚者以告上身問之掌病行於國中以問病為事此之謂問病所謂通窮者凡國都皆有通窮若有窮夫婦無居處窮賓客絕糧食居其鄉黨以聞者有賞不以聞者有罰此之謂通窮所謂振困者歲凶庸人訾厲（訾疾也厲病也）多死喪弛刑罰赦有罪散倉粟以食之此之謂振困所謂接絕者士民死上事死戰事使其知識故人受資於上（謂受財用）而祠之此之謂接絕也

九守第五十五（主位　主明　主聽　主賞　主問　主因　主周　主參　督名）　雜篇六

安徐而靜（人君居位當安徐而又靜默）柔節先定（以和柔為節先定既已然後可定人）虛心平意以待須（虛其心平其意以待臣之諫說而亦待也）

右主位（人主居位當如此）

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湊並進則明不塞矣（言聖人不自用其聰明思慮而任之天下故明者為之視聰者為之聽智者為之謀輻湊並進不亦宜乎故曰明不可塞）

右主明（主明在於用天下耳目視聽之）

聽之術曰勿望而距勿望而許（聽言之術必有審察不可望風則有所距有所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既未審察有距而許之故或失守或閉塞）高山仰之不可極也深淵度之不可測也（不言察者宗高深所知故言之當如高山深淵不可極而測之）神明之德正靜其極也（既如山淵則其德配神明而正且靜如此者其有所極矣）

右主聽

用賞者貴誠用刑者貴必刑賞信必於耳目之所見則其所不見莫不闇化矣誠暢乎天地通於神明見姦偽也（既暢天地通神明故有姦偽無竊見之）

右主賞

一曰天之，二曰地之，三曰人之（言三才之道幽遠深遠，必問於賢而推行之），四曰上下左右前後（凡此皆有逆順之宜，故須問之），熒惑其處安在（又須知法星所在也）。

右主問

心不為九竅，九竅治（心任九竅，九竅自治）；君不為五官，五官治（君任五官，故五官自治之）。為善者君予之賞，為非者君予之罰。君因其所以來，因而予之，則不勞矣（自來而又得賞，何勞之有）。聖人因之，故能掌之（掌，主也。因來而賞罰，皆屬己，故能主之）。因之修理，故能長久。

右主因

人主不可不周（周謂謹密也）。人主不周，則羣臣下亂（不周則泄其機事，故臣下交爭而亂）。寂乎其無端也（此言害者如長也）。外內不通，安知所怨（外內不通則事無泄，故無怨）。關不開善否，無原（關不開其關閉，故善之與不善不得知其原哉）。

右主周

一曰長目，二曰飛耳，三曰樹明。明知千里之外，隱微之中，曰動姦，姦動則變更矣（姦在隱微，其理將動，姦既動，定自變更）。

右主參

脩名而督實，按實而定名。名實相生，反相為情。名實當則治，不當則亂。名生於實，實生於德，德生於理，理生於智，智生於當。

右督名

桓公問第五十六　雜篇七

齊桓公問管子曰：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忘，為之有道乎？對曰：勿創勿作，時至而隨。毋以私好惡害公正，察民所惡，以自為戒（人之有所惡，己則以為戒）。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賢也。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建鼓於朝，而備訊唉（訊，問也。唉，問也）。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也。武王有靈臺之復，而賢者進也（復，白也）。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桓公曰：吾欲效而為之，其名云何？對曰：名曰嘖室之議（嘖謂議論者言語嘖嘖）。曰：法簡而易行，刑審而不犯，事約而易從，求寡而易足。人有非上之所過，謂之正士（見上有過而非之，可謂正士）。內於嘖室之議（納正士之言為嘖室之議）。有司執事者咸以厥事奉職，而不忘為此嘖室之事也。請以東郭牙為之。此人能以正事爭於君前者也。桓公曰：善。

度地第五十七　雜篇八

昔者桓公問管仲曰：寡人請問度地形而為國者，其何如而可？管仲對曰：夷吾之所聞，能為霸王者，蓋天子聖人也。故聖人之處國者，必於不傾之地（言其處所擇肥原，復能著者謂之不傾），而擇地形之肥饒者，鄉山左右，經水若澤（其國都或在山左或在山右，及水澤之澤，然後建），內為落渠之寫，因大川而注焉（謂於都內更為落水之渠，以注於大川），乃以其天材地之所生，利養其人，以育六畜（天材謂五穀之屬，因天時而種植者也），天下之人皆歸其德而惠其義。乃別制斷之（乃分別其地之制斷之），州者謂之術（地數充滿州者為之術），不滿術者謂之里（不滿術而餘者謂之里）。故百家為里，里十為術，術十為州，州十為都，都十為霸國。不如霸國者，國也（不成於霸國者，諸侯之國也），以奉天子（霸國率諸侯以奉天子也）。天子有萬諸侯也，其中有公侯伯子男焉。天子中而處，此謂因天之固（所處之地自然不傾，故曰因之固），歸地之利。內為之城，城外為之郭，郭外為之土閬（閬謂隍），地高則溝之，下則堤之，命之曰金城。樹以荊棘，上相穡著者，所以為固也（穡謂荊棘相穡著也），歲修增而毋已，時修增而毋已，福及孫子。此謂人命萬世無窮之利，人君之葆守也（城郭既修，全而守之，此人君所保）。臣服之以盡忠於君，君體有之以臨天下，故能為天下之民先也。此宰之任，則臣之義也（宰謂執君之政者也）。故善為國者

必先除其五害人乃終身無患害而孝慈焉桓公曰願聞五
害之說管仲對曰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風霧雹霜一害也厲一
害也蟲一害也（厲疫也蟲蟲也）此謂五害五害之屬水最為大五害已除人
乃可治桓公曰願聞水害管仲對曰水有大小又有遠近水
之出於山而流入於海者命曰經水（言為衆水之經）水別於他水（謂從他水
分派若江別為沱）入於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言為經水之枝）山之溝一有水一毋
水者命曰谷水水之出於他水溝流於大水及海者命曰川
水出地而不流者命曰淵水此五水者因其利而往之可也
（謂因地之勢引以溉灌）因而扼之可也（扼塞也若其不利則塞之亦可也）而不久常有危殆矣
（謂卒有暴溢或能漂沒居人故危殆也）桓公曰水可扼而使東西南北及高乎
管仲對曰可夫水之性以高走下則疾至於漂石（謂疾能漂浮於石）而
下向高即留而不行故高其上領瓴之尺有十分之三里滿四十
九者水可走也（上謂水從來處高之者欲其下瓴勢也瓴謂瓴甋也言欲令水上高之大為瓴甋以全其中使前後相受以尺為分每瓴而有十尺即長一丈也分丈為三瓴之每里滿四十九如此則水可走上矣）乃迂其道而遠之以勢行之（行曲
下曲之道遠之迂其勢而以行水）水之性行至曲必留退滿則後推前（謂水至曲處其
前既滿則後水推前水令去）地下則平行地高即控（控謂水停頓也言水推而控）杜曲則擣毀
（杜謂衝也擣謂摧毀也言水行至杜曲則衝而有所毀傷）杜曲激則躍躍則倚（倚謂排也言前後相排也）倚則
環環則中（言倚則環旋回流中謂環之中所停聚）中則涵（涵謂流聚而相涵激也）涵則塞塞則
移移則控（控塞也）空則水妄行水妄行則傷人傷人則困困則
輕法輕法則難治難治則不孝不孝則不臣矣故五害之屬
傷殺之類禍福同矣知備此五者人君天地矣（所謂與天地合其德）桓公
曰請問備五害之道管子對曰請除五害之說以水為始請
為置水官令習水者為吏大夫大夫佐各一人率部校長官
佐各財足（財謂其祿衆）乃取水左右各一人使為都匠水工（為水工之都匠）

令之行水道城郭堤川溝池官府寺舍及州中當繕治者給
卒財足（財謂所當繕治者用其糧用也）令曰常以秋歲末之時閱其民（閱謂覈案）
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數（案人比地有十口五口之數當受地若干）別男女大小其不為用
者輒免之（謂其幼小不任役者則免之）有錮病不可作者疾之（疾者其名於疾之數有以明之
之也）可省作者半事之（謂疾有雖不任役可以省作者取其半功）并行以定甲士當
被兵之數上其都（因力役之暇并行閱之強壯者預定之以為被兵之數既而上其名籍於國都也）都以臨
下視有餘不足之處輒下水官水官亦以甲士當被兵之數
（都既臨下視其兵不足之處即甲士下之於水官水官既得甲士還以備兵數也）與三老里有司伍長行里因
父母案行閱具備水之器（謂水官與三老五長等行視其里因其家之父母與之閱其備水之器）以冬無
事之時籠臿板築各什六（籠臿板築十人共六具下其也）土車什一雨輂什二（雨輂
所以御雨故曰雨輂）食器兩具（兩具人有之）人有之錮藏里中以給喪器（謂人皆有所給之器
藏於里中以給喪事之用）後常令水官吏與都匠因三老里有司伍長案
行之常以朔日始出閱具之取完堅補弊久去苦惡（其器既補弊而又有
苦惡者除去之）常以冬少事之時令甲士以更次益薪積之水旁州大
夫將之唯毋後時（謂將領之無得後時）其積薪也以事之巳（巳畢也事畢然後益積）其
作士也以事未起（謂春事未起）天地和調日有長久以此觀之其利
百倍故常以毋事具器毋事用之水常可制而使毋敗此謂
素有備而豫具者也桓公曰當何時作之管子曰春三月天
地乾燥水糾列之時也山川涸落天氣下地氣上萬物交通
故事已新事未起草木荑生可食寒暑調日夜分分之後夜
日益短晝日益長利以作土功之事土乃益剛令甲士作堤大
水之旁大其下小其上隨水而行地有不生草者必為之囊
大者為之堤小者為之防夾水四道禾稼不傷歲埤增之樹
以荊棘以固其地雜之以柏楊以備決水民得其饒是謂流

實令下貧守之往往而為界可以毋敗當夏三月天地氣壯大暑至萬物榮華利以疾薅殺草薉使令不欲擾命曰不長不利作土功之事放農焉利皆耗十分之五土功不成當秋三月山川百泉踊降雨下山水出海路距雨露屬天地湊汐利以疾作收斂毋留一日把百日餔民毋男女皆行於野不利作土功之事濡濕日生土弱難成利耗什分之六土工之事亦不立當冬三月天地閉藏暑雨止大寒起萬物實熟利以填塞空郄繕邊城塗郭術平度量正權衡虛牢獄實廥倉君修樂與神明相望凡一年之事畢矣舉有功賞賢罰有罪遷有司之吏而第之不利作土功之事利耗什分之七土剛不立晝日益短而夜日益長利以作室不利以作堂四時以得四害皆服桓公曰寡人悖不知四害之服奈何管仲對曰冬作土功發地藏則夏多暴雨秋霖不止春不收枯骨朽脊伐枯木而去之則夏旱至矣夏有大露原煙噎下百草人采食之傷人人多疾病而不止民乃恐殆君令五官之吏與三老里有司伍長行里順之令之家起火為溫其田及宮中皆蓋井毋令毒下及食器將飲傷人有下蟲傷禾稼凡天菑害之下也君子謹避之故不八九死也大寒大暑大風大雨其至不時者此謂四刑或遇以死或遇以生君子避之是亦傷人故吏者所以教順也三老里有司伍長者所以為率也五者已具民無願者願其畢也故常以冬日順三老里有司伍長以冬賞罰使各應其賞而服其罰五者不可害則君之法犯矣此示民而易見故民不比也

桓公曰凡一年之中十二月作土功有時則為之非其時而敗將何以待之管仲對曰常令水官之吏冬時行堤防可治者章而上之都都以春少事作之已作之後常案行堤有毀作大雨各葆其所可治者趣治以徒隸給大雨堤防可衣者衣之衝水可據者據之終歲以毋敗為故此謂備之常時禍何從來所以然者獨水蒙壞自塞而行者江河之謂也歲高其堤所以不沒也春冬取土於中秋夏取土於外濁水入之不能為敗桓公善仲父之語寡人畢矣然則寡人何事乎哉亟為寡人教側臣

管子卷第十八

管子卷第十九　　唐司空房玄齡注

地員第五十八　弟子職第五十九

地員第五十八（員如也土地高下水泉深淺各有其位）　雜篇九

夫管仲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施者大尺之名也其長七尺）瀆田悉徙（瀆田謂穀田悉徙謂其地每年皆須更易也）五種無不宜其立后而手實（謂五穀以立后之手常握此施之實數也）其木宜蚖菕與杜松（蚖菕二木名也）其草宜楚棘見是土也命之曰五施五七三十五尺而至於泉（謂其地深五施每施七尺故五七三十五尺而至於泉也）呼音中角（謂此地號呼之聲其音中角）其水倉其民彊赤壚歷彊肥（歷疏也謂堅也）五種無不宜其麻白其布黃其草宜白茅與雚其木宜赤棠見是土也命之曰四施四七二十八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商其水白而甘其民壽黃唐無宜也（黃唐虛脆也）唯宜黍秫也宜縣澤（言宜縣澤而歸）行廧（謂牆）落（土氣虛濕不堪版築故爲行廧及籬落也）地潤數毀難以立邑置廧（其地濕潤則墻數毀故不可立邑置廧也）其草宜黍秫與茅其木宜櫄擾桑（櫄杞木名擾柔又曰柔桑也）見是土也命之曰三施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宮其泉黃而糗流徙（謂水糗糒之氣其泉居中而流故曰流徙也）斥埴宜大菽與麥其草宜萯雚其木宜杞（杞木名也）見是土也命之曰再施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呼音中羽其泉鹹水流徙黑埴宜稻麥其草宜苹蓨（苹蓨草名也）其木宜白棠見是土也命之曰一施七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徵其水黑而苦

凡聽徵如負豬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凡將起五音凡首（凡首謂音之總先也）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一而三之即四也以是四開合於五音九也又凡九九之爲八十一也）以是生黃鐘小素之首以成宮（素本宮八十一數生黃鐘之宮爲五音之本）三分而益之以一爲百有八爲徵（黃鐘之數本八十一益以三分之一二十七通爲百有八是爲徵之數）不無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不無有即有也乘亦三分之一也三分百八而去其一分餘七十二是商之數也）有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羽（三分七十二而益其一分二十四合爲九十六是羽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成角（三分九十六去其一分餘六十四是角之數）

墳延者六施六七四十二尺而至於泉（墳延地名下皆此類）陝之芳七施七七四十九尺而至於泉祀陝八施七八五十六尺而至於泉杜陵九施七九六十三尺而至於泉延陵十施七十尺而至於泉環陵十一施七十七尺而至於泉蔓山十二施八十四尺而至於泉付山十三施九十一尺而至於泉付山白徒十四施九十八尺而至於泉中陵十五施百五尺而至於泉青山十六施百一十二尺而至於泉青龍之所居庚泥不可得泉（庚泥其泥堅者青龍居之又沙泥相纏故不可得泉也）赤壤𡻜山十七施百一十九尺而至於泉其下青商不可得泉（青商謂蝕之名）陘山白壤十八施百二十六尺而至於泉其下駢石不可得泉（言有石駢塞故不可得泉）徙山十九施百三十三尺而至於泉其下有灰壤不可得泉高陵土山二十施百四十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之曰縣泉其地不乾其草如茅與走（如茅走皆草名）其木乃樠（樠木名）鑿之二尺乃至於泉山之上命曰復呂其草魚腸與蕕其木乃柳鑿之三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之曰泉英其草蘄白昌其木乃楊鑿之五尺而至於泉山之材（材謂旁也）其草兢與蔷（蔷兢草名）其木乃格鑿之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山之側其草葍與蔞其木乃品榆鑿之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

凡草土之道各有穀造（謂此地主某草宜某穀造成也）或高或下各有草土葉下於𦶊（𦶊水草名下得所生也其周所謂𦶊者也）𦶊下於莧莧下於蒲蒲下於葦葦下於雚雚下於蔞蔞下於荓荓下於蕭蕭下於薜薜下於萑萑下於茅凡彼草物有十二衰（衰謂草上下相…）

亦各有所歸（瀕[illegible]者生於高者之下）九州之土為九十物每州有常而物有次群土之長是唯五粟五粟之物或赤或青或白或黑或黃五粟五章五粟之狀淖而不肕剛而不觳不濘車輪不汙手足其種大重細重白莖白秀無不宜也五粟之土若在陵在山在墳在衍其陰其陽盡宜桐柞莫不秀長其榆其柳其檿其桑其柘其櫟其槐其楊群木蕃滋數大條直以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地其樊俱宜竹箭藻龜楢檀五臭生之薜荔白芷蘼蕪椒連五臭所校（[illegible]）寡疾難老士女皆好其民工巧其泉黃白其人夷姤（[illegible]）五粟之土乾而不格（[illegible]）湛而不澤無高下葆澤以處（[illegible]）是謂粟土粟土之次曰五沃五沃之物或赤或青或黃或白或黑五沃五物各有異則五沃之狀剽悉橐土蟲易全處（[illegible]多竅故蟲處之易全）剽悉不白下乃以澤（[illegible]）其種大苗細苗赨（音[illegible]形）莖黑秀箭長（赨即赤也箭若箭竹之長也）五沃之土若在丘在山在陵在岡若在陬陵之陽其左其右宜彼群木桐柞枎櫄及彼白梓其梅其杏其桃其李其秀生莖起其棘其棠其槐其楊其榆其桑其杞其枋群木數大條直以長其陰則生之楂藜其陽則安樹之五麻若高若下不擇疇所其麻大者如箭如葦大長以美其細者如雚如蒸欲有與各大者不類（[illegible]）小者則治搖而藏之若眾練絲（[illegible]）五臭疇生（[illegible]）蓮與蘪蕪藁本白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泉白青其人堅勁寡有疥騷終無痟酲（[illegible]）五沃之土乾而不斥（斥鹵也）湛而不澤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沃土沃土之次曰五位五位之物五色雜英各有異章五位之狀不塥不灰（塥謂堅不相着）青怷以落（音及）（[illegible]和落以相及也）其種大葦無細葦無赨莖白秀五位之土若在岡在陵在墳在衍在丘在山皆宜竹箭求黽（求黽竹類也）楢檀其山之淺有蘢與斥（蘢斥古草名）群木安逐條長數大（安和易逐長也[illegible]）其桑其松其杞其茸（茸木名）種木胥容榆桃柳楝（楝音練）群藥安生薑與桔梗小辛大蒙（大蒙藥名）其山之梟（梟猶巔也）多桔符榆其山之末有箭與苑其山之旁有彼黃宝及彼白昌山藜葦芒群藥安聚以圍民殃其林其漉其槐其楝其柞其穀群木安逐鳥獸安施（施謂有以為生）既有麋麖又且多鹿其泉青黑其人輕直省事少食（言其性直故省事少食）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位土位土之次曰五蘟五蘟之狀黑土黑菭（菭苔也）青怵以肥芬然若灰（芬然壞起貌）其種檑葛赨莖黃秀恚目（[illegible]）其葉若苑（[illegible]）以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三土謂五粟五沃五位）以十分之二（言劣三土十分已不如其二分餘放此）是謂蘟土蘟土之次曰五壤五壤之狀芬然若澤若屯土（言其土得澤則墳起若屯土也）其種大水腸細水腸赨莖黃秀以慈忍水旱無不宜也（[illegible]）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二是謂壤土壤土之次曰五浮五浮之狀捍然如米（捍堅也其土屑屑如米也）以葆澤不離不坼其種忍蘟（忍蘟草名）忍葉如蘟葉以長狐茸（[illegible]）黃莖黑莖黑秀其粟大無不宜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二凡上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中土曰五怷五怷之狀廪焉如壏（[illegible]）潤濕以處其種大稷細稷赨莖黃秀慈忍水旱細粟如麻（[illegible]若麻也）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怷土之次曰五纑（[illegible]）五纑之狀強力剛堅其種大邯鄲細邯鄲（草名）莖葉如枎櫄（枎櫄亦草名）其粟大（言其粟大）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纑土之次曰五壏五壏之狀芬焉若糠以肥（[illegible]）

（謂色黃而虛）其種大苭細苭，苭莖黃秀以蕃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五壏土之次曰五剽，五剽之狀華然如芬以脤（謂其土色青若脤然也）。其種大秬細秬（秬，黍名）黑莖青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剽土之次曰五沙，五沙之狀粟焉如屑塵厲（言其地粟然若屑塵之厲厲然也）。其種大萯細萯（萯，草名）白莖青秀以蔓，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四。沙土之次曰五塥，五塥之狀累然如僕累（僕累，附也，言其狀累然而堅累也），不忍水旱，其種大樛杞細樛杞（木名）黑莖黑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凡中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下土曰五猶，五猶之狀如糞，其種大華細華（草名）白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猶土之次曰五壯，五壯之狀如鼠肝，其種青梁，黑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壯土之次曰五殖，五殖之狀甚澤以疏，離坼以臞塉，其種雁膳（草名）黑實朱跗黃實（跗，花足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五殖之次曰五觳，五觳之狀婁婁然（婁婁，疏也），不忍水旱，其種大菽細菽，多白實，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觳土之次曰五鳧，五鳧之狀堅而不骼（雖堅不同骨之骼也），其種陵稻（陵稻，謂陸生稻），黑鵝馬夫（皆草名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鳧土之次曰五桀，五桀之狀甚鹹以苦，其物為下，其種白稻長狹（謂稻之形長而狹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凡下土三十物，其種十二物。凡土物九十，其種三十六。

弟子職第五十九　　雜篇十

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謂虛其心，然後有所容也），所受是極（極，謂盡其本原）。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溫柔孝悌，毋驕恃力（驕而恃力，則[illegible]），志毋虛邪（虛謂[illegible]），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式，法也）。夙興夜寐，衣帶必飭，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解，是謂學則。

少者之事，夜寐蚤作，既拚盥漱（拚謂埽席前，漱謂滌口），執事有恪，攝衣共盥（謂供先生之盥器也），先生乃作，沃盥徹盥（謂既盥而徹盥器也），汎拚正席（汎拚，謂汎灑其水而拚之），先生乃坐，出入恭敬，如見賓客，危坐鄉師，顏色毋怍（作，謂變其容貌）。受業之紀，必由長始（先從長者教也），一周則然，其餘則否（謂始教一周則從長始，一周之外則不然）。始誦必作，其次則已（始誦而作，以尊事師也，至於次誦則不然）。凡言與行，思中以為紀（思合中和，以為綱紀），古之將興者，必由此始（必先中和，然後可興）。後至就席，狹坐則起（狹坐之人見後至者，則當起），若有賓客，弟子駿作（駿，起也）。對客無讓（對客而讓，則有不足，故略也），應且遂行，趨進受命（受先生命），所求雖不在，必以反命（求雖不得，必當反白），反坐復業（復其業），若有所疑，捧手問之。師出皆起。至於食時，先生將食，弟子饌饋（饋謂進，具在食），攝衽盥漱，跪坐而饋，置醬錯食，陳膳毋悖。凡置彼食，鳥獸魚鱉，必先菜羹（先菜後肉，食之次也），羹胾中別（胾謂肉而細切），胾在醬前（近醬，食之便也），其設要方（其陳設食器，要令成方也）。飯是為卒（既飯而食則卒也），左酒右醬（左酒右醬，便於酌也），告具而退，捧手而立。三飯二斗（三飯食畢，二斗飲也），左執虛豆，右執挾匕（匕所以載鼎實，故曰挾匕也）。周還而貳（貳，謂再益也），唯嗛之視（食盡曰嗛），同嗛以齒（[illegible]）。周則有始（[illegible]），柄尺不跪，是謂貳紀（豆有柄長尺，則立而進之，此亦是再益之綱紀也）。先生已食，弟子乃徹，趨走進漱，拚前斂祭（既食畢，掃席前，并斂所祭也）。先生有命，弟子乃食，以齒相要，坐必盡席（所謂食坐盡前也），飯必捧擥，羹不以手（當以挾也），亦有據膝，毋有隱肘（隱肘則大伏也），既食乃飽，循咡覆手（咡，口也。覆手而循之，所以拭其不絜也），振衽埽席（謂振其衽以拂席之污）。已食者作，摳衣而降，旋而鄉席，各徹其餽，如於賓客（有客食畢，亦自徹也）。既徹并器，乃還而立（[illegible]去也）。凡拚之道，實水于盤（[illegible]），攘臂袂及肘（恐濕其袂，且不便於事也），堂上

則播灑室中握手（室上見故播灑而後室中所握手爲掬以滿）執箕膺揲厥中有帚（揲舌也既灑水將拚之故執箕以舌自當置帚於箕中也）入戶而立其儀不貸執帚下箕倚于戶側（謂倚其於戶側也）凡拚之紀必由奧始（西南隅也）俯仰磬折拚毋有徹（徹謂觸動物也不得觸動）拚前而退（謂從前掃而卻退也）聚於戶內（謂聚其所掃之塵於戶內也）坐板排之（排謂以手排之也）以葉適己（適己向己也）實帚于箕先生若作乃興而辭（以拚未畢故辭令止也）坐執而立（坐執謂坐執其箕也）遂出棄之既拚反立是協是稽（協合也稽考也謂合考書義也）暮食復禮（謂復朝之禮也）昏將舉火執燭隅坐錯總之法橫于坐所（總識之事也）櫛之遠近乃承厥火（櫛謂燭盡也遠近乃更以燭承取火也）居句如矩（句謂書燭處言居燭如前燭之法矩法也）蒸間容蒸然者處下（蒸間容蒸然者居下以其火也）奉椀以爲緒（緒謂燭燼也椀所以貯緒也）右手執燭左手正櫛有墮代燭（墮燭者有盡即代燭令其交代之也）交坐毋倍尊者乃取厥櫛遂出是去先生將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問所何趾俶衽則請有常則否（俶衽謂始衽席則當問其所趾若有常處則不問也）先生既息各就其友相切相磋各長其儀周則復始是謂弟子之紀

言昭第六十亡　雜篇十一

脩身第六十一亡　雜篇十二

問霸第六十二亡　雜篇十三

牧民解第六十三亡　管子解

管子卷第十九

唐司空房　玄齡　注

形勢解第六十四　管子解二

山者物之高者也惠者主之高行也慈者父母之高行也忠者臣之高行也孝者子婦之高行也故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主惠而不解則民奉養父母慈而不解則子婦順臣下忠而不解則爵祿至子婦孝而不解則美名附故節高而不解則所欲得矣解則不得故曰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

淵者衆物之所生也能深而不涸則沈玉至主者人之所仰而生也能寬裕純厚而不苛忮則民人附父母者子婦之所受教也能慈仁教訓而不失理則子婦孝臣下者主之所用也能盡力事上則當於主子婦者親之所以安也能孝弟順親則當於親故淵涸而無水則沈玉不至主苛而無厚則萬民不附父母暴而無恩則子婦不親臣下墮而不忠則卑辱困窮子婦不安親則禍憂至故淵不涸則所欲者至涸則不至故曰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

天覆萬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治之以理終而復始主牧萬民治天下莅百官主之常也治之以法終而復始和子孫屬親戚父母之常也治之以義終而復始敦敬忠信臣下之常也以事其主終而復始愛親善養思敬奉教子婦之常也以事其親終而復始故天不失其常則寒暑得其時日月星辰得其序主不失其常則羣臣得其義百官守其事父母不失其常則子孫和順親戚相驩臣下不失其常則事無過失而官職政治子婦不夫其常則長幼理而親疏和

故用常者治失常者亂天未嘗變其所以治也故曰天不變其常

地生養萬物地之則也治安百姓主之則也教護家事父母之則也正諫死節臣下之則也盡力共養子婦之則也地不易其則故萬物生焉主不易其則故百姓安焉父母不易其則故家事辦焉臣下不易其則故主無過失子婦不易其則故親養備具故用則者安不用則者危地未嘗易其所以安也故曰地不易其則

春者陽氣始上故萬物生夏者陽氣畢上故萬物長秋者陰氣始下故萬物收冬者陰氣畢下故萬物藏故春夏生長秋冬收藏四時之節也賞賜刑罰主之節也四時未嘗不生殺也主未嘗不賞罰也故曰春秋冬夏不更其節也

天覆萬物而制之地載萬物而養之四時生長萬物而收藏之古以至今不更其道故曰古今一也蛟龍水蟲之神者也乘於水則神立失於水則神廢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則威立失民則威廢蛟龍待得水而后立其神人主待得民而后成其威故曰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

虎豹獸之猛者也居深林廣澤之中則人畏其威而載之人主天下之有勢者也深居則人畏其勢故虎豹去其幽而近於人則人得之而易其威人主去其門而迫於民則民輕之而傲其勢故曰虎豹託幽而威可載也

風漂物者也風之所漂不避貴賤美惡雨濡物者也雨之所墮不避小大強弱風雨至公而無私所行無常鄉人雖遇漂濡而莫之怨也故曰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

人主之所以令則行禁則止者必令於民之所好而禁於民之所惡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惡死莫不欲利而惡害故上令於生利人則令行禁於殺害人則禁止令之所以行者必民樂其政也而令乃行故曰貴有以行令也

人主之所以使下盡力而親上者必為天下致利除害也故德澤加於天下惠施厚於萬物父子得以安羣生得以育故萬民驩盡其力而樂為上用入則務本疾作以實倉廩出則盡節死敵以安社稷雖勞苦卑辱而不敢告也此賤人之所以亡其卑也故曰賤有以亡卑

起居時飲食節寒暑適則身利而壽命益起居不時飲食不節寒暑不適則形體累而壽命損人惰而侈則貧力而儉則富夫物莫虛至必有以也故曰壽夭貧富無徒歸也法立而民樂之令出而民銜之法令之合於民心如符節之相得也則主尊顯故曰銜令者君之尊也

人主出言順於理合於民情則民受其辭民受其辭則名聲章故曰受辭者名之運也明主之治天下也靜其民而不擾佚其民而不勞不擾則民自循不勞則民自試故曰上無事而民自試

人主立其度量陳其分職明其法式以蒞其民而不以言先之則民循正所謂抱蜀者祠器也故曰抱蜀不言而廟堂既脩

將將鴻鵠貌之美者也貌美故民歌之德義者行之美者也德義美故民樂之民之所歌樂者美行德義也而明主鴻鵠有之故曰鴻鵠將將維民歌之

濟濟者誠莊事斷也多士者多長者也周文王誠莊事斷故

國治其羣臣明理以佐主故主明主明而國治竟內被其利澤殷民舉首而望文王願爲文王臣故曰濟濟多士殷民化之

紂之爲主也勞民力奪民財危民死寃暴之令加於百姓憯毒之使施於天下故大臣不親小民疾怨天下畔之而願爲文王臣者紂自取之也故曰紂之失也無儀法程式蜚搖而無所定謂之蜚蓬之問蜚蓬之問明主不聽也無度之言明主不許也故曰蜚蓬之問不在所賓

道行則君臣親父子安諸生育故明主之務務在行道不顧小物燕爵物之小者也故曰燕爵之集道行不顧

明主之動靜得理義號令順民心誅殺當其罪賞賜當其功故雖不用犧牲珪璧禱於鬼神鬼神助之天地與之舉事而有福亂主之動作失義理號令逆民心誅殺不當其罪賞賜

不當其功故雖用犧牲珪璧禱於鬼神鬼神不助天地不與舉事而有禍故曰犧牲珪璧不足以享鬼

主之所以爲功者富強也故國富兵強則諸侯服其政鄰敵畏其威雖不用寶幣事諸侯諸侯不敢犯也主之所以爲罪者貧弱也故國貧兵弱戰則不勝守則不固雖出名器重寶以事鄰敵不免於死亡之患故曰主功有素寶幣奚爲

羿古之善射者也調和其弓矢而堅守之其操弓也審其高下有必中之道故能多發而多中明主猶羿也平和其法審其廢置而堅守之有必治之道故能多舉而多當道者羿之所以必中也主之所以必治也射者弓弦發矢也故曰羿之道非射也

造父善馭馬者也善視其馬節其飲食度量馬力審其足走故能取遠道而馬不罷明主猶造父也善治其民度量其力審其技能故立功而民不困傷故術者造父之所以取遠道也主之所以立功名也馭者操轡也故曰造父之術非馭也

奚仲之爲車器也方圜曲直皆中規矩鉤繩故機旋相得用之牢利成器堅固明主猶奚仲也言辭動作皆中術數故衆理相當上下相親巧者奚仲之所以爲器也主之所以爲治也斲削者斤刀也故曰奚仲之巧非斲削也

民利之則來害之則去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於四方無擇也故欲來民者先起其利雖不召而民自至設其所惡雖召之而民不來也故曰召遠者使無爲焉

莅民如父母則民親愛之道之純厚遇之有實雖不言曰吾親民而民親矣莅民如仇讎則民疏之道之不厚遇之無實詐僞並起雖言曰吾親民民不親也故曰親近者言無事焉

明主之使遠者來而近者親也爲之在心所謂夜行者心行也能心行德則天下莫能與之爭矣故曰唯夜行者獨有之乎

爲主而賊爲父母而暴爲臣下而不忠爲子婦而不孝四者人之大失也大失在身雖有小善不得爲賢所謂平原者下澤也雖有小封不得爲高故曰平原之隰奚有於高

爲主而惠爲父母而慈爲臣下而忠爲子婦而孝四者人之高行也高行在身雖有小過不爲不肖所謂大山者山之高者也雖有小限不以爲深故曰大山之限奚有於深

毀訾賢者之謂訾推譽不肖之謂讆（衛劌切）訾讆之人得用則人主之明蔽而毀譽之言起任之大事則事不成而禍患至故曰訾讆之人勿與任大

明主之慮事也爲天下計者謂之譕臣譕臣則海內被其澤

澤布於天下後世享其功久遠而利愈多故曰謀臣者可與遠舉

聖人擇可言而后言擇可行而后行偷得利而后有害偷得樂而后有憂者聖人不爲也故聖人擇言必顧其累擇行必顧其憂故曰顧憂者可與致道

小人者枉道而取容適主意而偷說備利而偷得如此者其得之雖速禍患之至亦急故聖人去而不用也故曰其計也速而憂在近者往而勿召也

舉一而爲天下長利者謂之舉長舉長則被其利者衆而德義之所見遠故曰舉長者可遠見也

天之裁大故能兼覆萬物地之裁大故能兼載萬物人主之裁大故容物多而衆人得比焉故曰裁大者衆之所比也

貴富尊顯民歸樂之人主莫不欲也故欲民之懷樂己者必服道德而勿厭也而民懷樂之故曰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也

聖人之求事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故義則求之不義則止可則求之不可則止故其所得事者常爲身寶小人之求事也不論其理義不計其可否不義亦求之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事者未嘗爲賴也故曰必得之事不足賴也

聖人之諾已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義則諾不義則已可則諾不可則已故其諾未嘗不信也小人不義亦諾不可亦諾言而必諾故其諾未必信也故曰必諾之言不足信也

謹於一家則立於一家謹於一鄉則立於一鄉謹於一國則立於一國謹於天下則立於天下是故其所謹者小則其所立亦小其所謹者大則其所立亦大故曰小謹者不大立

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厭人故能成其衆士不厭學故能成其聖饕（[illegible]）者多所惡也諫者所以安主也食者所以肥體也主惡諫則不安人饕食則不肥故曰饕食者不肥體也

言而語道德忠信孝弟者此言無棄者天公平而無私故美惡莫不覆地公平而無私故小大莫不載無棄之言公平而無私故賢不肖莫不用故無棄之言者參伍於天地之無私也故曰有無棄之言者必參之於天地矣

明主之官物也任其所長不任其所短故事無不成而功無不立亂主不知物之各有所長所短也而責必備夫慮事定物辯明禮義人之所長而蝚蝯（上如由切下于元切）之所短也緣高出險蝚蝯之所長而人之所短也以蝚蝯之所長責人故其令廢而責不塞故曰墜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蝚蝯飲焉

明主之舉事也任聖人之慮用衆人之力而不自與焉故事成而福生亂主自智也而不因聖人之慮矜奮自功而不因衆人之力專用己而不聽正諫故事敗而禍生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

馬者所乘以行野也故雖不行於野其養食馬也未嘗解惰也民者所以守戰也故雖不守戰其治養民也未嘗解惰也故曰不行其野不違其馬

天生四時地生萬財以養萬物而無取焉明主配天地者也教民以時勸之以耕織以厚民養而不伐其功不私其利故曰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

解惰簡慢以之事主則不忠以之事父母則不孝以之起事

則不成故曰怠倦者不及也
以規矩為方圜則成以尺寸量短長則得以法數治民則安
故事不廣於理者其成若神故曰無廣者疑神
事主而不盡力則有刑事父母而不盡力則不親受業問學
而不加務則不成故朝不勉力務進夕無見功故曰朝忘其
事夕失其功
中情信誠則名譽美矣脩行謹敬則尊顯附矣中無情實則
名聲惡矣脩行慢易則汙辱生矣故曰邪氣襲內正色乃衰也
為人君而不明君臣之義以正其臣則臣不知於為臣之理以
事其主矣故曰君不君則臣不臣
為人父而不明父子之義以教其子而整齊之則子不知為
人子之道以事其父矣故曰父不父子不子
君臣親上下和萬民輯故主有令則民行之上有禁則民不
犯君臣不親上下不和萬民不輯故令則不行禁則不止故
曰上下不和令乃不行
言辭信動作莊衣冠正則臣下肅言辭慢動作虧衣冠惰則
臣下輕之故曰衣冠不正則賓者不肅
儀者萬物之程式也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禮義者尊卑之
儀表也故動有儀則令行無儀則令不行故曰進退無儀則
政令不行
人主者溫良寬厚則民愛之整齊嚴莊則民畏之故民愛
之則親畏之則用夫民親而為用主之所急也故曰且懷且
威則君道備矣
人主能安其民則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憂則憂之有

難則死之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為用主有憂則不憂有難則
不死故曰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
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於民者厚也故
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上施薄則民之報上亦薄故薄施
而厚責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故曰往者不至
來者不極
道者扶持衆物使得生育而各終其性命者也故或以治鄉
或以治國或以治天下故曰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異
聞道而以治一鄉親其父子順其兄弟正其習俗使民樂其
上安其土為一鄉主幹者鄉之人也故曰有聞道而好為鄉
者一鄉之人也
民之從有道也如飢之先食也如寒之先衣也如暑之先陰
也故有道則民歸之無道則民去之故曰道往者其人莫來
道來者其人莫往
道者所以變化身而之正理者也故道在身則言自順行自
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故曰道之所設身之化也
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貴而不驕
富而不奢行理而不惰故能長守貴富久有天下而不失也
故曰持滿者與天
明主救天下之禍安天下之危者也夫救禍安危者必待萬
民之為用也而后能為之故曰安危者與人
地大國富民衆兵強此盛滿之國也雖已盛滿無德厚以安
之無度數以治之則國非其國而民無其民也故曰失天之
度雖滿必涸

臣不親其主百姓不信其吏上下離而不和故雖自安必且
危之故曰上下不和雖安必危
主有天道以禦其民則民一心而奉其上故能貴富而久王
天下失天之道則民離畔而不聽從故主危而不得久王天
下故曰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
人主務學術數務行正理則化變日進至於大功而愚人不
知也亂主淫佚邪枉日爲無道至於滅亡而不自知也故曰
莫知其爲之其功既成莫知其舍之也藏之而無形
古者三王五伯皆人主之利天下者也故身貴顯而子孫被
其澤桀紂幽厲皆人主之害天下者也故身困傷而子孫蒙
其禍故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
神農教耕生穀以致民利禹身決瀆斬高橋下以致民利湯
武征伐無道誅殺暴亂以致民利故明王之動作雖異其利
民同也故曰萬事之任也異起而同歸古今一也
棟生橈不勝任則屋覆而人不怨者其理然也弱子慈母之
所愛也不以其理衍下瓦則必母笞之故以其理動者雖覆屋
不爲怨不以其理動者下瓦必笞故曰生棟覆屋怨怒不及
弱子下瓦慈母操箠
行天道出公理則遠者自親廢天道行私爲則子母相怨故
曰天道之極遠者自親人事之起近親造怨
古者武王地方不過百里戰卒之衆不過萬人然能戰勝攻
取立爲天子而世謂之聖王者知爲之之術也桀紂貴爲天
子富有海內地方甚大戰卒甚衆而身死國亡爲天下僇者
不知爲之之術也故能爲之則小可爲大賤可爲貴不能爲

之則雖爲天子人猶奪之也故曰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也
明主上不逆天下不曠地故天予之時地生之財亂主上逆
天道下絕地理故天不予時地不生財故曰其功順天者天
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
古者武王天之所助也故雖地小而民少猶之爲天子也桀
紂天之所違也故雖地大民衆猶之困辱而死亡也故曰天
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大必削與人交多詐僞無情
實偷取一切謂之烏集之交烏集之交初雖相驩後必相咄
故曰烏集之交雖善不親
聖人之與人約結也上觀其事君也內觀其事親也必有可
知之理然後約結約結而不襲於理後必相倍故曰不重之
結雖固必解道之用也貴其重也
明主與聖人謀故其謀得與之舉事故其事成亂主與不肖
者謀故其計失與之舉事故其事敗夫計失而事敗此與不
可之罪故曰毋與不可
明主度量人力之所能爲而后使焉故令於人之所能爲則
令行使於人之所能爲則事成亂主不量人力令於人之所
不能爲故其令廢使於人之所不能爲故其事敗夫令出而
廢舉事而敗此強不能之罪也故曰毋強不能
狂惑之人告之以君臣之義父子之理貴賤之分不信聖人
之言也而反害傷之故聖人不告也故曰毋告不知
與不肖者舉事則事敗使於人之所不能爲則令廢告狂惑
之人則身害故曰與不可強不能告不知謂之勞而無功
常以言翹明其與人也其愛人也其有德於人也以此爲友

則不親以此爲交則不結以此有德於人則不報故曰見與之友幾於不親見愛之交幾於不結見施之德幾於不報四方之所歸心行者也

明主不用其智而任聖人之智不用其力而任衆人之力故以聖人之智思慮者無不知也以衆人之力起事者無不成也能自去而因天下之智力起則身逸而福多亂主獨用其智而不任聖人之智獨用其力而不任衆人之力故其身勞而禍多故曰獨任之國勞而多禍

明主内行其法度外行其理義故鄰國親之與國信之有患則鄰國憂之有難則鄰國救之亂主内失其百姓外不信於鄰國故有患則莫之憂也有難則莫之救也外内皆失孤特而無黨故國弱而主辱故曰獨國之君卑而不威

明主之治天下也必用聖人而后天下治婦人之求夫家也必用媒而后家事成故治天下而不用聖人則天下乖亂而民不親也求夫家而不用媒則醜恥而人不信也故曰自媒之女醜而不信

明主者人未之見而有親心焉者有使民親之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往之故曰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

堯舜古之明主也天下推之而不倦譽之而不猒久遠而不忘者有使民不忘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來之故曰久而不忘焉可以來矣

日月昭察萬物者也天多雲氣蔽蓋者衆則日月不明人主猶日月也羣臣多姦立私以擁蔽主則主不得昭察其臣下臣下之情不得上通故姦邪日多而人主愈蔽故曰日月不明天不易也

山物之高者也地險穢不平易則山不得見人主猶山也左右多黨比周以壅其主則主不得見故曰山高而不見地不易也

人主出言不逆於民心不悖於理義其所言足以安天下者也人唯恐其不復言也出言而離父子之親踈君臣之道害天下之衆此言之不可復者也故明主不言也故曰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

人主身行方正使人有理遇人有禮行發於身而爲天下法式者人唯恐其不復行也身行不正使人暴虐遇人不信行發於身而爲天下笑者此不可復之行故明主不行也故曰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

言之不可復者其言不信也行之不可再者其行賊暴也故言而不信則民不附行而賊暴則天下怨民不附天下怨此滅亡之所從生也故明主禁之故曰凡言之不可復行之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

管子卷第二十

管子卷第二十一　　　唐司空房玄齡注

立政九敗解第六十五　　版法解第六十六
明法解第六十七　　臣乘馬第六十八
乘馬數第六十九　　問乘馬第七十

立政九敗解第六十五

人君唯毋聽寢兵，則羣臣賓客莫敢言兵。然則內之不知國之治亂，外之不知諸侯強弱。如是則城郭毀壞，莫之築補；甲弊兵彫，莫之脩繕。如是則守圉之備毀矣，遼遠之地謀，邊竟之士脩，百姓無圉敵之心。故曰：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

人君唯毋聽兼愛之說，則視天下之民如其民，視國如吾國。如是則無并兼攘奪之心，無覆軍敗將之事。然則射御勇力之士不厚祿，覆軍殺將之臣不貴爵。如是則射御勇力之士出在外矣。我能毋攻人可也，不能令人毋攻我。彼求地而予之，非吾所欲也；不予而與戰，必不勝也。彼以教士，我以敺衆；彼以良將，我以無能。其敗必覆軍殺將。故曰：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

人君唯無好全生，則羣臣皆全其生，而生又養生。養何也？曰：滋味也，聲色也，然後為養生。然則從欲妄行，男女無別，反於禽獸。然則禮義廉恥不立，人君無以自守也。故曰：全生之說勝，則廉恥不立。

人君唯無聽私議自貴，則民退靜隱伏，窟穴就山，非世間上，輕爵祿而賤有司。然則令不行，禁不止。故曰：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不行。

人君唯無好金玉貨財，必欲得其所好，然則必有以易之。所以易之者何也？大官尊位，不然則尊爵重祿也。如是則不肖者在上位矣。然則賢者不為下，智者不為謀，信者不為約，勇者不為死。如是則敺國而捐之也。故曰：金玉貨財之說勝，則爵服下流。

人君唯毋聽羣徒比周，則羣臣朋黨，蔽美揚惡，然則國之情偽不見於上。如是則朋黨者處前，寡黨者處後。夫朋黨者處前，賢不肖不分，則爭奪之亂起，而君在危殆之中矣。故曰：羣徒比周之說勝，則賢不肖不分。

人君唯毋聽觀樂玩好，則敗。凡觀樂者，宮室臺池，珠玉聲樂也。此皆費財盡力傷國之道也，而以此事君者，皆姦人也。而人君聽之，焉得毋敗？然則府倉虛，蓄積竭，且姦人在上，則壅遏賢者而不進也。然則國適有患，則優倡侏儒起而議國事矣。是敺國而捐之也。故曰：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人在上位。

人君唯毋聽請謁任譽，則羣臣皆相為請。然則請謁得於上，黨與成於鄉。如是則貨財行於國，法制毀於官，羣臣務佼而不求用，然則無爵而貴，無祿而富。故曰：請謁任譽之說勝，則繩墨不正。

人君唯無聽諂諛飾過之言，則敗。奚以知其然也？夫諂臣者，常使其主不悔其過，不更其失者也。故主惑而不自知也。如是則謀臣死而諂臣尊矣。故曰：諂諛飾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

版法解第六十六

版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以治天下。四時之行，有寒有暑，聖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前有後，有左有右，聖人法之，以建經紀。春生於左，秋殺於右，夏長於前，冬藏於後。

生長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右聖人法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凡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正操持不正則聽治不公聽治不公則治不盡理事不盡應治不盡理則疏遠微賤者無所告訴事不盡應則功利不盡舉功利不盡舉則國貧疏遠微賤者無所告訴則下饒故曰凡將立事正彼天植天植者心也天植正則不私近親不孽疏遠不私近親不孽疏遠則無遺利無隱治無遺利無隱治則事無不舉物無遺者欲見天心明以風雨故曰風雨無違遠近高下各得其嗣

萬物尊天而貴風雨所以尊天者為其莫不受命焉也所以貴風雨者為其莫不待風而動待雨而濡也若使萬物釋天而更有所受命釋風而更有所仰動釋雨而更有所仰濡則無爲尊天而貴風雨矣今人君之所尊安者為其威立而令行也其所以能立威行令者為其威利之操莫不在君也若使威利之操不專在君而有所分散則君日益輕而威利日衰侵暴之道也故曰三經既飭君乃有國

乘夏方長審治刑賞必明經紀陳義設法斷事以理虛氣平心乃去怒喜若倍法棄令而行怒喜禍亂乃生上位乃殆故曰喜無以賞怒無以殺喜以賞怒以殺怨乃起令乃廢驟令而不行民心乃外外之有徒禍乃始牙眾之所怨寡不能圖

冬既閉藏百事盡止往事畢登來事未起方冬無事慎觀終始審察事理事有先易而後難者有始不足見而終不可及者此常利之所以不舉事之所以困者也事之先易者人輕行之人輕行之則必困難成之事始不足見者人輕棄之人輕棄之則必失不可及之功夫數因難成之事而時失不可及之功衰耗之道也是故明君審察事理慎觀終始為必知其所成成必知其所用用必知其所利害為而不知所成成而不知所用用而不知所利害謂之妄舉妄舉者其事不成其功不立故曰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廢所惡必計其所窮凡人君者欲民之有禮義也夫民無禮義則上下亂而貴賤爭故曰慶勉敦敬以顯之富祿有功以勸之爵貴有名以休之

凡人君者欲眾之親上鄉意也欲其從事之勝任也而眾者不愛則不親不親則不明不教順則不鄉意是故明君兼愛以親之明教順以道之便其勢利其備愛其力而勿奪其時以利之如此則眾親上鄉意從事勝任矣故曰兼愛無遺是謂君心必先順教萬民鄉風旦暮利之眾乃勝任治之本二

一曰人二曰事人欲必用事欲必工人有逆順事有稱量人心逆則人不用失稱量則事不工事不工則傷人不用則怨故曰取人以己成事以質成事以質者用稱量也取人以己者度恕而行也度恕者度之於己也己之所不安勿施於人故曰審用財慎施報察稱量故用財不可以嗇用力不可以苦用財嗇則費用力苦則勞矣奚以知其然也用力苦則事不工事不工而數復之故曰勞矣用財嗇則不當人心不當人心則怨起用財而生怨故曰費怨起而不復反眾勞而不得息則必有崩阤堵壞之心故曰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施報不得禍乃始昌禍昌而不悟民乃自圖

凡國無法則眾不知所為無度則事無機有法不正有度不直則治辟治辟則國亂故曰正法直度罪殺不赦殺僇必信

民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
凡民者莫不惡罰而畏罪是以人君嚴教以示之明刑罰以致之故曰頓卒台傀以辱之罰罪有過以懲之殺僇犯禁以振之
治國有三器亂國有六攻明君能勝六攻而立三器則國治不肖之君不能勝六攻而立三器故國不治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號令無以使下非斧鉞無以畏衆非祿賞無以勸民六攻之敗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雖犯禁而可以得免雖無功而可以得富夫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畏衆有無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足以畏衆祿賞不足以勸民則人君無以自守也然則明君柰何明君不為六者變更號令不為六者疑錯斧鉞不為六者益損祿賞故曰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奇革邪化令往民移
凡人君者覆載萬民而兼有之燭臨萬族而事使之是故以天地日月四時為主為質以治天下天覆而無外也其德無所不在地載而無棄也安固而不動故莫不生殖聖人法之以覆載萬民故莫不得其職姓得其職姓則莫不為用故曰法天合德象地無親日月之明無私故莫不得光聖人法之以燭萬民故能審察則無遺善無隱姦無遺善無隱姦則刑賞信必刑賞信必則善勸而姦止故曰參於日月四時之行信必而著明聖人法之以事萬民故不失時功故曰伍於四時
凡衆者愛之則親利之則至是故明君設利以致之明愛以親之徒利而不愛則衆至而不親徒愛而不利則衆親而不至愛施俱行則說君臣說朋友說兄弟說父子愛施所設四固不能守故曰說在愛施
凡君所以有衆者愛施之德也愛有所移利有所并則不能盡有故曰有衆在廢私
愛施之德雖行而無私內行不脩則不能朝遠方之君是故正君臣上下之義飾父子兄弟夫妻之義飾男女之別別疏數之差使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禮義章明如此則近者親之遠者歸之故曰召遠在脩近閉禍在除怨非有怨乃除之所事之地常無怨也
凡禍亂之所生生於怨咎怨咎所生生於非理是以明君之事衆也必經使之必道施報必當出言必得刑罰必理如此則衆無鬱怨之心無憾恨之意如此則禍亂不生上位不殆故曰閉禍在除怨也
凡人君所以尊安者賢佐也佐賢則君尊國安民治無佐則君卑國危民亂故曰備長存乎在賢
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惡害是故與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謀之天下所謀雖立必隳天下所持雖高不危故曰安高在乎同利凡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舜是也舜耕歷山陶河濱漁雷澤不取其利以教百姓百姓舉利之此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也所謂能以所不有予人者武王是也　武王伐紂士卒往者人有書社入殷之日決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殷民大說此所謂能以所不有予人者也

桓公謂管子曰今子教寡人法天合德合德長久合德而兼覆之則萬物受命象地無親無親安固無親而兼載之則諸生皆殖參於日月無私燎光無私而兼照之則美惡不隱然則君子之為身無好無惡然已乎管子對曰不然夫學者所以自化所以自撫故君子惡稱人之惡惡不忠而怨妬惡不公議而名當稱惡不位下而位上惡不親外而內放此五者君子之所恐行而小人之所以亡況人君乎

明法解第六十七　　管子解五

明主者有術數而不可欺也審於法禁而不可犯也察於分職而不可亂也故羣臣不敢行其私貴臣不得蔽賤近者不得塞遠孤寡老弱不失其所職竟內明辨而不相踰越此之謂治國故明法曰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

明主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術者下之所以侵上亂主也故法廢而私行則人主孤特而獨立人臣羣黨而成朋如此則主弱而臣強此之謂亂國故明法曰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

明主在上位有必治之勢則羣臣不敢為非是故羣臣之不敢欺主者非愛主也以畏主之威勢也百姓之爭用非以愛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故明主操必勝之數以治必用之民處必尊之勢以制必服之臣故令行禁止主尊而臣卑故明法曰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勢勝也

明主之治也縣爵祿以勸其民民有利於上故主有以使之立刑罰以威其下下有畏於上故主有以牧之故無爵祿則主無以勸民無刑罰則主無以威衆故人臣之行理奉命者非以愛主也且以就利而避害也百官之奉法無姦者非以愛主也欲以愛爵祿而避罰也故明法曰百官論職非惠也刑罰必也

人主者擅生殺處威勢操令行禁止之柄以御其羣臣此主道也人臣者處卑賤奉主令守本任治分職此臣道也故主行臣道則亂臣行主道則危故上下無分君臣共道亂之本也故明法曰君臣共道則亂

人臣之所以畏恐而謹事主者以欲生而惡死也使人不欲生不惡死則不可得而制也夫生殺之柄專在大臣而主不危者未嘗有也故治亂不以法斷而決於重臣生殺之柄不制於主而在羣下此寄生之主也故人主專以其威勢予人則必有劫殺之患專以其法制予人則必有亂亡之禍如此者亡主之道也故明法曰專授則失

凡為主而不得行其令廢法而恣羣臣威嚴已廢權勢已奪令不得出羣臣弗為用百姓弗為使竟內之衆不制則國非其國而民非其民如此者滅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令本不出謂之滅

明主之道卑賤不待尊貴而見大臣不因左右而進百官條通羣臣顯見有罰者主見其罪有賞者主知其功見知不悖賞罰不差有不蔽之術故無壅遏之患亂主則不然法令不得至於民疏遠鬲閉而不得聞如此者壅遏之道也故明法曰令出而留謂之壅

人臣之所以乘而為姦者擅主也臣有擅主者則主令不得行而下情不上通人臣之力能鬲君臣之閒而使美惡之情不揚聞禍福之事不通徹人主迷惑而無從悟如此者塞主

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不上通謂之塞
明主者兼聽獨斷多其門戶羣臣之道下得明上賤得言貴故姦人不敢欺亂主則不然聽無術數斷事不以參伍故無能之士上通邪枉之臣專國主明蔽而聰塞忠臣之欲謀諫者不得進如此者侵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
人主之治國也莫不有法令賞罰具故其法令明而賞罰之所立者當則主尊顯而姦不生其法令逆而賞罰之所立者不當則羣臣立私而壅塞之朋黨而劫殺之故明法曰滅塞侵壅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法度者主之所以制天下而禁姦邪也所以牧領海內而奉宗廟也私意者所以生亂長姦而害公正也所以壅蔽失正而危亡也故法度行則國治私意行則國亂明主雖心之所愛而無功者不賞也雖心之所憎而無罪者弗罰也案法式而驗得失非法度不留意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
明主之治國也案其當宜行其正理故其當賞者羣臣不得辭也其當罰者羣臣不敢避也夫賞功誅罪所以爲天下致利除害也草茅弗去則害禾穀盜賊弗誅則傷良民夫舍公法而行私惠則是利姦邪而長暴亂也行私惠而賞無功則是使民偷幸而望於上也行私惠而赦有罪則是使民輕上而易爲非也夫舍公法用私意明主不爲也故明法曰不爲惠於法之內
凡人主莫不欲其民之用也使民用者必法立而令行也故治國使衆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故貧者非不欲奪富者財也然而不敢者法不使也彊者非不能暴弱也然而不敢者畏法誅也故百官之事案之以法則姦不生暴慢之人誅之以刑則禍不起羣臣並進筴之以數則私無所立故明法曰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
人主之所以制臣下者威勢也故威勢在下則主制於臣威勢在上則臣制於主夫蔽主者非塞其門守其戶也然而令不行禁不止所欲不得者失其威勢也故威勢獨在於主則羣臣畏敬法政獨出於主則天下服德故威勢分於臣則令不行法政出於臣則民不聽故明主之治天下也威勢獨在於主而不與臣共法政獨制於主而不從臣出故明法曰威不兩錯政不二門
明主者一度量立表儀而堅守之故令下而民從法者天下之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吏者民之所懸命也故明主之治也當於法者誅之故以法誅罪則民就死而不怨以法量功則民受賞而無德也此以法舉錯之功也故明法曰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羣臣皆出於方正之治而不敢爲姦百姓知主之從事於法也故吏之所使者有法則民從之無法則止民以法與吏相距下以法與上從事故詐僞之人不得欺其主嫉妬之人不得用其賊心讒諛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外不敢擅爲非故明法曰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僞
權衡者所以起輕重之數也然而人不事者非心惡利也權不能爲之多少其數而衡不能爲之輕重其量也人知事權衡之無益故不事也故明主在上位則官不得枉法吏不得

為私民知事吏之無益故財貨不行於吏權衡平正而待物故姦詐之人不得行其私故明法曰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

尺寸尋丈者所以得短長之情也故以尺寸量短長則萬舉而萬不失矣是故尺寸之度雖富貴衆強不為益長雖貧賤卑辱不為損短公平而無所偏故姦詐之人不能誤也故明法曰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

國之所以亂者廢事情而任非譽也故明主之聽也言者責之以其實譽人者試之以其官言而無實者誅吏而亂官者誅是故虛言不敢進不肖者不敢受官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督其實故羣臣以虛譽進其黨任官而不責其功故愚汙之吏在庭如此則羣臣相推以美名相假以功伐務多其佼而不為主用故明法曰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以黨舉官則民務佼而不求用矣

亂主不察臣之功勞譽衆者則賞之不審其罪過毀衆者則罰之如此者則邪臣無功而得賞忠正無罪而有罰故功多而無賞則臣不務盡力行正而有罰則賢聖無從竭能行貨財而得爵祿則汙辱之人在官寄託之人不肖而位尊則民倍公法而趨有勢如此則愨愿之人失其職而廉潔之吏失其治故明法曰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為賞而以毀為罰也

平吏之治官也行法而無私則姦臣不得其利焉此姦臣之所務傷也人主不參驗其罪過以無實之言誅之則姦臣不能無事貴重而求推譽以避刑罰而受祿賞焉故明法曰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

姦臣之敗其主也積漸積微使主迷惑而不自知也上則相為候望於主下則買譽於民譽其黨而使主尊之毀不譽者而使主廢之其所利害者主聽而行之如此則羣臣皆忘主而趨私佼矣故明法曰比周以相為慝是故忘主死佼以進其譽

主無術數則羣臣易欺之國無明法則百姓輕為非是故姦邪之人用國事則羣臣仰利害也如此則姦人為之視聽者多矣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故明法曰佼衆譽多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

凡所謂忠臣者務明法術日夜佐主明於度數之理以治天下者也姦邪之臣知法術明之必治也治則姦臣困而法術之士顯是故邪之所務事者使法無明主無悟而已得所欲也故方正之臣得用則姦邪之臣困傷矣是方正之與姦邪不兩進之勢也姦邪在主之側者不能勿惡也惟惡之則必候主間而日夜危之人主不察而用其言則忠臣無罪而困死姦臣無功而富貴故明法曰忠臣死於非罪而邪臣起於非功

富貴尊顯久有天下人主莫不欲也令行禁止海內無敵人主莫不欲也蔽欺侵凌人主莫不惡也失天下滅宗廟人主莫不惡也忠臣之欲明法術以致主之所欲而除主之所惡者姦臣之擅主者有以私危之則忠臣無從進其公正之數矣故明法曰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然則為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

亂主之行爵祿也不以法令案功勞其行刑罰也不以法令案罪過而聽重臣之所言故臣有所欲賞主為賞之臣欲有

所罰主爲罰之廢其公法專聽重臣如此故羣臣皆務其黨重臣而忘其主趨重臣之門而不庭故明法曰十至於私人之門不一至於庭

明主之治也明於分職而督其成事勝其任者處官不勝其任者廢免故羣臣皆竭能盡力以治其事亂主則不然故羣臣處官位受厚祿莫務治國者期於管國之重而擅其利牧漁其民以富其家故明法曰百慮其家不一圖國

明主在上位則竟內之衆盡力以奉其主百官分職致治以安國家亂主則不然雖有勇力之士大臣私之而非以奉其主也雖有聖智之士大臣私之非以治其國也故屬數雖衆不得進也百官雖具不得制也如此者有人主之名而無其實故明法曰屬數雖衆非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此之謂國無人

明主者使下盡力而守法分故羣臣務尊主而不敢顧其家臣主之分明上下之位審故大臣各處其位而不敢相貴亂主則不然法制廢而不行故羣臣得務益其家君臣無分上下無別故羣臣得務相貴如此者非朝臣少也衆不爲用也故明法曰國無人者非朝臣衰也家與家務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貴而不任國也

人主之張官置吏也非徒尊其身厚奉之而已也使之奉主之法行主之令以治百姓而誅盜賊也是故其所任官者大則爵尊而祿厚其所任官者小則爵卑而祿薄爵祿者人主之所以使吏治官也亂主之治也處尊位受奉祿養所與佼而不以官爲務如此者則官失其能矣故明法曰小臣持祿養佼不以官爲事故官失職

明主之擇賢人也言勇者試之以軍言智者試之以官試於軍而有功者則舉之試於官而事治者則用之故以戰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職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見也如白黑之分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試故妄言者得用任人而不言故不肖者不困故明主以法案其言而求其實以官任其身而課其功專任法不自舉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

凡所謂功者安主上利萬民者也夫破軍殺將戰勝攻取使主無危亡之憂而百姓無死虜之患此軍士之所以爲功者也奉主法治竟內使強不凌弱衆不暴寡萬民驩盡其力而奉養其主此吏之所以爲功也匡主之過救主之失明理義以道其主主無邪辟之行蔽欺之患此臣之所以爲功也故明主之治也明分職而課功勞有功者賞亂治者誅誅賞之所加各得其宜而主不自與焉故明法曰使法量功不自度也

明主之治也審是非察事情以度量案之合於法則行不合於法則止功充其言則賞不充其言則誅故言智能者必有見功而後舉之言惡敗者必有見過而後廢之如此則士上通而莫之能妬不肖者困廢而莫之能舉故明法曰能不可蔽而敗不可飾也

明主之道立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爲爵祿以勸之立民所惡以禁其邪故爲刑罰以畏之故案其功而行賞案其罪而行罰如此則羣臣之舉無功者不敢進也毀無罪者不能退也故明法曰譽者不能進而誹者不能退也

制羣臣擅生殺主之分也縣令仰制臣之分也威勢尊顯主之分也卑賤畏敬臣之分也令行禁止主之分也奉法聽從臣之分也故君臣相與高下之處也如天之與地也其分畫之不同也如白之與黑也故君臣之間明別則主尊臣卑如此則下之從上也如響之應聲臣之法主也如景之隨形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以令則行以禁則止以求則得此之謂易治故明法曰君臣之間明別則易治

明主操術任臣下使群臣効其智能進其長技故智者効其計能者進其功以前言督後事所効當則賞之不當則誅之張官任吏治民案法試課成功守法而法之身無煩勞而分職故明法曰主雖不身下為而守法為之可也

臣乘馬第六十八　管子輕重一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乘馬管子對曰國無儲在令桓公曰何謂國無儲在令管子對曰一農之量壤百畝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內桓公曰何謂春事二十五日之內管子對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陰凍釋而秇稷百日不秇稷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內耳也今君立扶臺五衢之衆皆作君過春而不止民失其二十五日則五衢之內阻棄之地也起一人之繇百畝不舉起十人之繇千畝不舉起百人之繇萬畝不舉起千人之繇十萬畝不舉春已失二十五日而尚有起夏作是春失其地夏失其苗秋起繇而無止此之謂穀地數亡穀失於時君之衡藉而無止民食十伍之穀則君已藉九矣有衡求幣焉此盜暴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衆也隨之以暴謂之內戰桓公曰善哉筴乘馬之數求盡也彼王者不奪民時故五穀興豐五穀興豐則士輕祿民簡賞彼善為國者使農夫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纖微而織歸於府者非怨民心傷民意高下之筴不得不然之理也桓公曰為之柰何管子曰虞國得筴乘馬之數矣桓公曰何謂筴乘馬之數管子曰百畝之夫子之筴率二十七日為子之春事資子之幣春秋子穀大登國穀之重去分謂農夫曰幣之在子者以為穀而廩之州里國穀之分在上國穀之重再十倍謂遠近之縣里邑百官皆當奉器械備曰國無幣以穀准幣國穀之櫎一切什九還穀而應穀國器皆資無藉於民此有虞之筴乘馬也

乘馬數第六十九　管子輕重二

桓公問管子曰有虞筴乘馬已行矣吾欲立筴乘馬為之柰何管子對曰戰國脩其城池之功故其國常失其地用王國則以時行也桓公曰何謂以時行管子對曰出准之令守地用人筴故開闔皆在上無求於民朝國守分上分下游於分之間而用足王國守始國用一不足則加一焉國用二不足則加二焉國用三不足則加三焉國用四不足則加四焉國用五不足則加五焉國用六不足則加六焉國用七不足則加七焉國用八不足則加八焉國用九不足則加九焉國用十不足則加十焉人君之守高下歲藏三分十年則必有五年之餘若歲凶旱水泆民失本則脩宮室臺榭以前無狗後無彘者為庸故脩宮室臺榭非麗其樂也以平國筴也今至於其亡筴乘馬之君春秋冬夏不知時終始作功起衆立宮室臺榭民失其本事君不知其失諸春筴又失諸夏秋之筴數也民

無寵貢子數也猛毅之人淫暴貧病之民乞請君行律度焉
則民被刑僇而不從於主上此筴乘馬之數亡也乘馬之准
與天下齊准彼物輕則見泄重則見射此闘國相泄輕重之
家相奪也至於王國則持流而止矣桓公曰何謂持流管子
對曰有一人耕而五人食者有一人耕而四人食者有一人耕
而三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二人食者此齊力而功地田筴相員
此國筴之時守也君不守以筴則民且守於上此國筴流已
桓公曰乘馬之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布織財物皆立其貲
財物之貲與幣高下穀獨貴獨賤桓公曰何謂獨貴獨賤管
子對曰穀重而萬物輕穀輕而萬物重公曰賤筴乘馬之數奈
何管子對曰郡縣上臾之壤守之若干閒壤守之若干下壤
守之若干故相壤定籍而民不移振貧補不足下樂上故以上

壤之滿補下壤之衆章四時守諸開闔民之不移也如廢方
於地此之謂筴乘馬之數也

問乘馬第七十　管子輕重三

管子卷第二十一

管子卷第二十二

唐司空房　玄齡　注

事語第七十一　海王第七十二
國蓄第七十三　山國軌第七十四
山權數第七十五　山至數第七十六

事語第七十一　管子輕重四

桓公問管子曰事之至數可聞乎管子對曰何謂至數桓公
曰秦奢教我曰帷蓋不脩衣服不衆則女事不泰俎豆之禮
不致牲諸侯太牢大夫少牢不若此則六畜不育非高其臺
榭美其宮室則羣材不散此言何如管子曰非數也桓公曰
何謂非數管子對曰此定壤之數也彼天子之制壤方千里
齊諸侯方百里負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若胷臂之相使也
故准徐疾贏不足雖在下也不為君憂夫壤狹而欲舉與大

國爭者農夫寒耕暑芸力歸於上女勤於緝績徽織功歸於
府者非怨民心傷民意也非有積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積財
無以勸下泰奢之數不可用於危隘之國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管子曰佚田謂寡人曰善者用非其有使非其人
何不因諸侯權以制天下管子對曰佚田之言非也彼善為
國者壤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且無委致圍城肥
致衝夫不定內不可以持天下佚田之言非也管子曰歲藏
一十年而十也歲藏二五年而十也穀十而守五綈素滿之五在上故
視歲而藏縣時積歲國有十年之蓄富勝貧勇勝怯智勝愚
微勝不微有義勝無義練士勝敺衆凡十勝者盡有之故發
如風雨動如雷霆獨出獨入莫之能禁止不待權與故佚田
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海王第七十二　管子輕重五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藉於臺雉何如管子對曰此毀成也吾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此伐生也吾欲藉於六畜管子對曰此殺生也吾欲藉於人何如管子對曰此隱情也桓公曰然則吾何以為國管子對曰唯官山海為可耳桓公曰何謂官山海管子對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海王言以負海之利而王其業)桓公曰何謂正鹽筴(正，稅也)管子對曰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少半猶劣薄也)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吾子謂小男小女也)此其大曆也(曆數)鹽百升而釜(鹽七十六斤十二兩七銖一黍十分之一為升當米六合四勺也百升之釜當米六斗四升)今鹽之重升加分彊(分彊半彊也今使鹽官稅其鹽之重每一升加半合為彊而取之則一釜之鹽得五十合)釜五十也升加一彊釜百也升加二彊釜二百也鍾二千(十釜之鹽七百六十八斤十鍾當米六斛四斗是)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也(萬乘之國大數)禺筴之商日二百萬(禺讀為偶偶對也商計也對其大男大女食鹽者之口數而立計)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萬乘之國大男大女食鹽者千萬人而稅之鹽一日二百萬一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萬今又以千萬人如九百萬人之數則所稅之鹽一日百八十萬十日千八百萬一月五千四百萬)月人三十錢之籍為錢三千萬(又變其五千四百萬之數以錢計一月每人籍錢三十)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凡千萬人為錢三千萬則是一國而有三千萬人矣以籍之數而比其常籍則為二國之籍)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吾子則必囂號(諸君謂老男老女也丁巳上為老男老女又不籍於小男小女乃欲以千萬人籍之)今夫給之鹽筴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若猶然後)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銚若其事立行服連軺輂者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令鍼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籍(鍼之重每十分加一分為彊而取之則一女之籍得三十鍼也)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刀之重每十分加六分以為彊而取之則一女之籍得五刀)耜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一人之籍也(耜鐵之重每十分加七分以為彊而取之則一農之籍得三耜鐵也)其餘輕重皆準此而行(其餘謂重於鍼刀耜者其加彌多)然則舉臂勝事無不服籍者(言[illegible])桓公曰然則國無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國(謂無海而假名有海無山而假名有山)讎鹽於吾國(使國有鹽而讎於吾國為售耳)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受取也假令彼鹽平價釜當十錢者吾又加五錢而取之所以來之也既得彼鹽則令吾國鹽官又出而糶釜以百也)我未與其本事也(本事本鹽也)受人之事以重相推(推謂以重加之)此人用之數也(彼人所有而皆為我用之)

國蓄第七十三　管子輕重六

國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於食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於用是皆以其事業交接於君上也故人君挾其食守其用據有餘而制不足故民無不累於上也五穀食米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故善者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盡也夫民者信親而死利海內皆然民予則喜奪則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民愛可洽於上也(洽通也)租籍者所以強求也(在工商曰租籍)租稅者所慮而請也(在農曰租稅請求也)王霸之君去其所以強求廢其所慮而請故天下樂從也利出於一孔者(凡言利者不必貨利慶賞威刑皆是)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詘與屈同屈窮也)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養(養利也羊向反)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凡將為國不

通於輕重不可為籠以守民不能調通民利不可以語制為大治是故萬乘之國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有千金之賈然者何也國多失利則臣不盡其忠士不盡其死矣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賈游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彊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以一取什）愚者有不賡本之事（賡猶償也言不償本也）然而人君不能調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貧富之不齊也且君引錣（錣籌也丁劣反）量用耕田發草上得其數矣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畝之數矣計本量委（委積）則足矣然而民有飢餓不食者何也穀有所藏也（言一國之內耕墾之數君悉知之凡人計口授田家族多少足以自給而人乏於食者謂豪富之家收藏其穀故）人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也（錢幣所以通貨財之用人君所立以均其財物通交易使人之所求各得其欲）人有若干百千之數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藏也（民事不及用不足者謂豪富并藏財貨言人之所有多少各隨其分而自足君上不能均調其事則豪富并藏財貨專擅其利是故人常貧不給以致饑饉之）然則人君非能散積聚鈞羨（餘也）不足分并財利而調民事也則君雖彊本趣耕（本謂農）而自為鑄幣而無已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惡能以為治乎（言人君若不能權其利門制其輕重雖…而與人…使民貧富相役不能致理也）歲適美則市糶無予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凶則市糴釜十繦而道有餓民然則豈壤力固不足而食固不贍也哉夫往歲之糶賤狗彘食人食故來歲之民不足也物適賤則半力而無予民事不償其本物適貴則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則豈財物固寡而本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時失而物利之不平也故善者委施於民之所不足操事於民之所有餘夫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斂積之以輕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之利而財之櫎（古晃反）可得而平也凡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萬物之滿虛隨財準平而不變衡絕則重見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準平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藏繦千萬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鍾之藏藏繦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芸耒耜械器鍾饟糧食畢取贍於君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然則何君養其本謹也（人君之所以賦與於人者取其所贍也）春賦以斂繒帛夏貸以收秋實（方春蠶家闕乏而賦與之約收其繒帛也方夏農人闕乏亦賦與之約收其實）是故民無廢事而國無失利也（人之所乏君悉與之則豪商富人不得擅其利）凡五穀者萬物之主也穀貴則萬物必賤穀賤則萬物必貴兩者為敵則不俱平故人君御穀物之秩相勝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間（其穀貴賤之秩相勝也五穀之要可與萬物為敵其價常不俱平所以人君視兩事之委輕可彼此相勝輕重於其間）故萬民無籍而國利歸於君也（則國利不散也）夫以室廡籍謂之毀成（小曰室大曰廡音武是使人毀壞廬室）以六畜籍謂之止生（畜牧則畜反是使人不敢畜養也）以田畝籍謂之禁耕（是止其耕稼也）以正人籍謂之離情（正數之人若丁壯也離心也）以正戶籍謂之養贏（贏謂大賈蓄家也正數之戶既避其籍則至浮浪為大賈蓄家之所役屬增其利耳）五者不可畢用故王者徧行而不盡也故天子籍於幣諸侯籍於食中歲之穀糶石十錢大男食四石月有四十之籍大女食三石月有三十之籍吾子食二石月有二十之籍歲凶穀貴糴石二十錢則大男有八十之籍大女有六十之籍吾子有四十之籍（六十為大男五十為大女吾子謂小男小女也按古之石準今之三斗三升三合平歲每石稅十錢凶歲稅二十者非必稅其人謂於操事輕重之間約其利）是人君非發號令收嗇而戶籍也彼人君守其本委謹而男女諸君吾子無不服籍者也（本謂穀也委所委積之物也謹謂守之不用下令稅斂於人但守中平之數）一人廩食十人得餘十人廩食百人得餘百人廩

食千人得餘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知
其然故視國之羨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則以幣予食布帛
賤則以幣予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准故貴賤可調而君
得其利前有萬乘之國而後有千乘之國謂之抵國前有千乘
之國而後有萬乘之國謂之距國壤正方四面受敵謂之衢
國以百乘衢處謂之託食之君千乘衢處壤削少半萬乘衢
處壤削太半何謂百乘衢處託食之君也夫以百乘衢處危
懾圍阻千乘萬乘之間夫國之君不相中舉兵而相攻必以
為扞格蔽圉之用有功利不得鄉大臣死於外分壤而功列
陳係累獲虜分賞而祿是壤地盡於功賞而稅臧殫於繼
孤也是特名羅於為君耳無壤之有號有百乘之守而實無
尺壤之用故謂託食之君然則大國內款小國用盡何以及
此曰百乘之國官賦軌符乘四時之朝夕御之以輕重之准
然后百乘可及也千乘之國封天財之所殖械器之所出財
物之所生視歲之滿虛而輕重其祿然后千乘可足也萬乘
之國守歲之滿虛乘民之緩急正其號令而御其大准然后
萬乘可資也玉起於禺氏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東西
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絕壤斷舟車不能通先王為其途之
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以珠玉為上幣以黃金為中幣
以刀布為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食之則非有補
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今人君籍求
於民令曰十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一令曰八日而具則財物
之賈什去二令曰五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半朝令而夕具
則財物之賈什去九先王知其然故不求於萬民而籍[illegible]

山國軌第七十四　　管子輕重七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官國軌管子對曰田有軌人有軌用有
軌鄉有軌人事有軌幣有軌縣有軌國有軌不通於軌數而
欲為國不可桓公曰行軌數奈何對曰某鄉田若干人事之
准若干穀重若干曰某縣之人若干田若干幣若干而中用
穀重若干而中幣終歲度人食其餘若干曰某鄉女勝事者
終歲績其功業若干以功業直時而櫎（古黃反）之終歲人已衣
被之後餘衣若干別群軌相壤宜桓公曰何謂別群軌相壤
宜管子對曰有莞蒲之壤有竹箭檀柘之壤有氾下漸澤之
壤有水潦魚鱉之壤今四壤之數君皆善官而守之則籍於
財物不籍於人畝十鼓之壤君不以軌守則民且守之民有
過移長力不以本為得此君失也桓公曰軌意安出管子對
曰不陰據其軌皆下制其上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
曰某鄉田若干食者若干某鄉之女事若干餘衣若干謹行
州里曰田若干人若干人眾田不度食若干曰田若干餘食若
干必得軌程此調之泰軌也然后調立環乘之幣田軌之有
餘於其人食者謹置其公幣焉大家眾小家寡山田間田曰終
歲其食不足於其人若干則置公幣焉以滿其准重歲豐年
五穀登謂高田之萌曰吾所寄幣於子者若干鄉穀之櫎若
干請為子什減三穀為上幣為下高田撫間田山不被穀十
倍山田以君寄幣振其不贍未淫失也高田以時撫於主上
坐長加十也女貢織帛苟合于國奉者皆置而券之以鄉櫎
市准曰上無幣有穀以穀准幣環穀而應筴國奉決穀反准
賦軌幣穀廩重有加十謂大家委貲家曰上且脩游人出若

千幣謂鄰縣曰有實者皆勿左右不贍則且為人馬假其食民鄰縣四面皆橫穀坐長而十倍上下令曰貲家假幣皆以穀准幣直幣而庚之穀為下幣為上百都百縣軌據穀坐長十倍環穀而應假幣國幣之九在上一在下幣重而萬物輕斂萬物應之以幣幣在下萬物皆在上萬物重十倍府官以市擴出萬物隆而止國軌布於未形據其已成乘令而進退無求於民謂之國軌桓公問於管子曰不籍而贍國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軌守其時有官天財何求於民桓公曰何謂官天財管子對曰泰春民之功繇（[illegible]）泰夏民之令之所止令之所發（謂山澤之禁發）泰秋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泰冬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此皆民所以時守也此物之高下之時也此民之所以相并兼之時也君守諸四務桓公曰何謂四務管子對曰泰春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夏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秋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冬民之且所用者君（廩藏也言四時人之所要皆先備之所謂春賦以[illegible]必取事焉則富商大賈不得擅其利）已廩之矣

泰春功布日春縑衣夏單衣捍寵累箕勝籯屑糗若干日之功用人若干無貲之家皆假之械器勝籯屑糗公衣功已而歸公衣折券故力出於民而用出於上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芸事秋十日不害斂實冬二十日不害除田此之謂時作桓公曰善吾欲立軌官為之奈何管子對曰鹽鐵之筴足以立軌官桓公曰奈何管子對曰龍夏之地布黃金九千以幣貲金巨家以金小家以幣周岐山至於崢丘之西塞丘者山邑之田也布幣稱貧富而調之周壽陵而東至少沙者中田也據之以幣巨家以金小家以幣三壤已撫而國穀再什倍梁渭陽瑣之牛馬滿齊衍請驅之顛齒量其高壯曰國為師旅戰車驅就斂子之牛馬上無幣請以穀視市擴而庚子牛馬為上粟二家二家散其粟反准牛馬歸於上管子曰請立貲於民有田倍之內毋有其外外皆為貲壤被鞍之馬千乘齊之戰車之具具於此無求於民此去丘邑之籍也國穀之朝夕在上山林廩械器之高下在上春秋冬夏之輕重在上行田疇田中有木者謂之穀賊宮中四榮樹其餘曰害女功宮室械器非山無所仰然后君立三等之租於山曰握以下者為柴楂把以上者為室奉三圍以上為棺槨之奉柴楂之租若干室奉之租若干棺槨之租若干管子曰鹽鐵撫軌穀一廩十君常操九民衣食而繇下安無怨咎去其田賦以租其山巨家重葬其親者服重租小家菲葬其親者服小租巨家美修其宮室者服重租小家為室廬者服小租上立軌於國民之貧富如加之以繩謂之國軌

山權數第七十五　　管子輕重八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權數管子對曰天以時為權地以財為權人以力為權君以令為權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桓公曰何為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管子對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無饘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饘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饘賣子者故天權失人地之權皆失也故王者歲守十分之參三年與少半成歲三十一年而藏十一年與少半藏參之一不足以傷民而農夫敬事力作故天毀埊（古地字）凶旱水泆民無入於溝壑乞請者也此守時以待天權之道也桓公曰善吾欲行三權之數為

之奈何管子對曰梁山之陽綪千見反絓夜石之幣天下無有管
子曰以守國穀歲守一分以行五年國穀之重什倍異日管子
曰請立幣國銅以二年之粟顧之立黔落力重與天下調彼
重則見射輕則見泄故與天下調泄者失權也見射者失筴
也不備天權下相求備準下陰相隸此刑罰之所起而亂之
之本也故平則不平民富則不如貧委積則虛矣此三權之
失也已桓公曰守三權之數奈何管子對曰大豐則藏分阨
亦藏分桓公曰阨者所以益也何以藏分管子對曰阨則易
益也一可以為十十可以為百以阨守豐阨之准數一上十豐
之筴數十去九則吾九為餘於數筴豐則三權皆在君此之
謂國權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國制管子對曰國無制地有
量桓公曰何謂國無制地有量管子對曰高田十石閒田五石
庸田三石其餘皆屬諸荒田地量百畝一夫之力也粟賈一粟
賈十粟賈三十粟賈百其在流筴者百畝從中千畝之筴也
然則百乘從千乘也千乘從萬乘也故地無量國無筴桓公曰善今
欲為大國大國欲為天下不通權筴其無能者矣桓公曰今
行權奈何管子對曰君通於廣狹之數不以狹畏廣通於輕
重之數不以少畏多此國筴之大者也桓公曰善蓋天下視
海內長譽而無止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有曰軌守其數准
平其流動於未形而守事已成物一也而十是九為用徐疾之
數輕重之筴也一可以為十十可以為百引十之半而藏四以
五操事在君之決塞桓公曰何謂決塞管子曰君不高仁則
問不相被君不高慈孝則民簡其親而輕過此亂之至也則
君請以國筴十分之一者樹表置高鄉之孝子聘之幣孝子兄

弟衆寡不與師旅之事樹表置高而高仁慈孝財散而輕乘
輕而守之以筴則十之五有在上運五如行事如日月之終
復此長有天下之道謂之准道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教數
管子對曰民之能明於農事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
之能蕃育六畜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藝者
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瓜瓠葷菜百果使蕃袞
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已民疾病者置之黃金
一斤直食八石民之知時曰歲且阨曰某穀不登曰某穀豐
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通於蠶桑使蠶不疾病者
皆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謹聽其言而藏之官使師旅之
事無所與此國筴之者也國用相靡而足相因揲而瞻然後
置四限高下令之徐疾毆屏萬物守之以筴有五官技桓公
曰何謂五官技管子曰詩者所以記物也時者所以記歲也
春秋者所以記成敗也行者道民之利害也易者所以守凶
吉成敗也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馬之田一金
之衣此使君不迷妄之數也六家者即見其時使豫先蚤閑
之日受之故君無失時無失筴萬物興豐無失利遠占得失
以為末教詩記人無失辭行殫道無失義易守禍福凶吉不
相亂此謂君棅章末似脫文與闕
桓公問於管子曰權棅之數吾已得聞之矣守國之固奈
何曰能皆已官時皆已官得失之數萬物之終始君皆已官
之矣其餘皆以數行桓公曰何謂以數行管子對曰穀者民
之司命也智者民之輔也民智而君愚下富而君貧下貧而
君富此之謂事名二國機徐疾而已矣君道度法而已矣人

心禁繆而已矣桓公曰何謂度法何謂禁繆管子對曰度法者量人力而舉功禁繆者非往而戒來故禍不萌通而民無患咎桓公曰請聞心禁管子對曰晉有臣不忠於其君慮殺其主謂之公過諸公過之家毋使得事君此晉之過失也齊之公過坐立長差惡惡乎來刑善善乎來榮戒也此之謂國戒

桓公問管子曰輕重准施之矣筴盡於此乎管子曰未也將御神用寶桓公曰何謂御神用寶管子對曰北郭有掘闕而得龜者（掘穿也其物反穿也至泉曰闕求月反）此檢數百里之地也（檢猶比也以其寶為用者直數百里之地）桓公曰何謂得龜百里之地管子對曰北郭之得龜者令過之平盤之中（令力呈反過之何呈反平盤者大盤也）君請起十乘之使百金之提（起發也提裝也徒兮反）命北郭得龜之家曰賜若服中大夫（若汝也中大夫青爵也）曰東海之子類於龜（東海之子其狀類龜言此龜託舍之子耳東海之子者海神之子也）託舍於若（託舍猶寄居也）賜若大夫之服以終而身（而若也）勞若以百金（勞力到反）之龜為無貲（之是也是龜至寶而無貲也無貲猶無價也）而藏諸泰臺（泰臺高臺也）一日而釁之以四牛立寶曰無貲（立龜為寶號曰無貲）還四年伐孤竹（還四年謂後四年）丁氏之家粟（丁氏齊之富人家謂丁家也）可食三軍之師行五月（食音飤下以意取行五月謂五月）召丁氏而命之曰吾有無貲之寶於此吾今將有大事請以寶為質於子（音致下皆同）以假子之邑粟（邑即家粟也）丁氏北鄉再拜入粟不敢受寶質桓公命丁氏曰寡人老矣為子者不知此數終受吾質丁氏歸革築室賦籍藏龜（革更也賦數也籍席也才夜反）還四年伐孤竹謂丁氏之粟中食三軍五月之食桓公立貢數文行中七年龜中四千金黑白之子當千金凡貢制中二齊之壤筴也用貢國危出寶國安行流桓公曰何謂流管子對曰物有豫則君失筴而民失生矣故善為天下者操於二豫之外桓公曰何謂二豫之外管子對曰萬乘之國不可以無萬金之蓄飾千乘之國不可以無千金之蓄飾百乘之國不可以無百金之蓄飾以此與令進退此之謂乘時

山至數第七十六　管子輕重九

桓公問管子曰梁聚謂寡人曰古者輕賦稅而肥籍斂取下無順於此者矣梁聚之言何如管子對曰梁聚之言非也彼輕賦稅則倉廩虛肥籍斂則械器不奉而諸侯之皮幣不衣倉廩虛則倳賤無祿外皮幣不衣於天下內國倳賤梁聚之言非也君有山山有金以立幣以幣准穀而授祿故國穀斯在上穀賈什倍農夫夜寢蚤起不待見使五穀什倍士半祿而死君農夫夜寢蚤起力作而無止彼善為國者不曰使之使不得不使不曰貧之使不得不用故使民無有不得不使者夫梁聚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於管子曰有人教我謂之請士曰何不官百能管子對曰何謂百能桓公曰使智者盡其智謀士盡其謀百工盡其巧若此則可以為國乎管子對曰請士之言非也祿肥則士不死幣輕則士簡賞萬物輕則士偷幸三忘在國何數之有彼穀十藏於上三游於下謀士盡其慮智士盡其知勇士輕其死請士所謂妄言也不通於輕重謂之妄言

桓公問於管子曰昔者周人有天下諸侯賓服名教通於天下而奪於其下何數也管子對曰君分壤而貢入市朝同流黃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之明山之曾青一筴也此謂以寡為多以狹為廣軌出之屬也桓公曰天下之數盡於軌出之屬也合國穀重什倍而萬物輕大夫謂賈之子為吾

運穀而斂財穀之重一也今九爲餘穀重而萬物輕若此則國財九在大夫矣國歲反一財物之九者皆倍重而出矣財物在下幣之九在大夫然則幣穀羨在大夫也天子以客行令以時出熟穀之人亡諸侯受而官之連朋而聚與高下萬物以合民用內則大夫自還而不盡忠外則諸侯連朋合與熟穀之人則去亡故天子失其權也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管子曰終身有天下而勿失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勿施於天下獨施之於吾國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國之廣狹壤之肥墝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曰某縣之壤廣若干某縣之壤狹若干（國之廣狹肥墝人之所食多少其數君素皆知之）則必積委幣（委亦積也各於縣州里蓄積錢幣所謂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繦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繦百萬）於是縣州里受公錢（公錢即積委之幣）泰秋國穀去參之一（去國也丘呂反）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邑皆籍粟入若干穀重一也以藏於上者（一其穀價以收藏之）國穀參分則二分在上矣（言大夫所[illegible]）（秋時下令收糴也則雜李悝行平糴之法上熟糴三捨一中熟糴二捨一下熟中分之蓋出於此今言去三之一者約中熟爲准耳）泰春國穀倍重數也泰夏賦穀以市𥸤（古猛反）民皆受上穀以治田土泰秋田穀之存予者若干今上斂穀以幣民曰無幣以穀則民之三有歸於上矣（言富人蓄賈之時計其價以穀賦與人秋則斂其幣當上以令布帛收其穀入於上[illegible]穀故歸於上）重之相因時之化舉無不爲國筴（重之相因若春時穀貴與穀也時之化舉若秋時穀賤收之也）（因時之輕重無不以術權之）君用大夫之委以流歸於上君用民以時歸於上君藏輕出輕以重數也則彼安有自還之大夫獨委之彼諸侯之穀十使吾國穀二十則諸侯穀歸吾國矣諸侯穀二十吾國穀十則吾國穀歸於諸侯矣故善爲天下者謹守重流（重流謂嚴守穀價不使流散）而天下不吾洩矣（洩謂權在吾穀不散出）彼重之相歸如水之就下吾國歲非凶也以幣藏之故國穀倍重故諸侯之穀至也是藏一分以致諸侯之一分利不奪於天下大夫不得以富侈以重藏輕國常有十國之筴也故諸侯服而無止臣櫎從而以忠此以輕重御天下之道也謂之數應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會管子對曰君失大夫爲無伍失民爲失下故守大夫以縣之筴守一縣以一鄉之筴守一鄉以家之筴守家以一人之筴桓公曰其會數奈何管子對曰幣准之數一縣必有一縣中田之筴一鄉必有一鄉中田之筴一家必有一家直人之用故不以時守郡爲無與不以時守鄉爲無伍桓公曰行此奈何管子對曰王者藏於民霸者藏於大夫殘國亡家藏於篋桓公曰何謂藏於民請散棧臺之錢散諸城陽鹿臺之布散諸濟陰君下令於百姓曰民富君無與貧民貧君無與富故賦無錢布府無藏財貲藏於民歲豐五穀登五穀大輕穀賈去上歲之分以幣據之穀爲君幣爲下國幣盡在下幣輕穀重上分上歲之二分在下下歲之二分在上則二歲者四分在上則國穀之一分在下穀三倍重邦布之籍終歲十錢人家受食十畝加十是一家十戶也出於國穀筴而藏於幣者也以國幣之分復布百姓四減國穀三在上一在下復筴也大夫旅壤而封積實而驕上請奪之以會桓公曰何謂奪之以會管子對曰粟之三分在上謂民萌皆受上粟度君藏焉五穀相靡而重去什三爲餘以國幣穀准反行大夫無什於重君以幣賦祿什在上君出穀什而去七君斂三上賦七散振不資者仁義也五穀相靡而輕數也以鄉完重而籍國數也出實財散仁義萬物輕數也乘時進退故

曰王者乘時聖人乘易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子曰特命我曰天子三百領泰嗇而散大夫准此而行此如何管子曰非法家也大夫高其壟美其室此奪農事及市庸此非便國之道也民不得以織為緣綃而貍之於地彼善為國者乘時徐疾而已矣謂之國會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爭奪之事何如管子曰以戚始桓公曰何謂用戚始管子對曰君人之主弟兄十人分國為十兄弟五人分國為五三世則昭穆同祖十世則為祏故伏尸滿衍兵決而無止輕重之家復游於其間故曰毋予人以壤毋授人以財財終則有始與四時廢起聖人理之以徐疾守之以決塞奪之以輕重行之以仁義故與天壤同數此王者之大轡也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幣乘馬管子對曰始取夫三大夫之家方六里而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乘幣乘馬者方六里田之惡美若干穀之多寡若干穀之貴賤若干凡方六里用幣若干穀之重用幣若干故幣乘馬者布幣於國幣為一國陸地之數謂之幣乘馬桓公曰行幣乘馬之數奈何問曰乘馬所需幾乘馬者管子對曰士受資以幣大夫受邑以幣曰資實也言資者以幣為鹽而價重射輕人馬受食以幣則一國之穀貲在上幣貲在下國穀什倍數也萬物財物去什二筴也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械財物苟合于國器君用者皆有矩券於上矩券常券君實鄉州藏焉謂周制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二千五百家為州齊雖霸國尚用周制曰某月某日苟從責者責謂為債鄉決州決故曰就庸一日而決國筴出於穀軌國之筴貨幣乘馬者也貲價也言應合受公家之所給貲與之幣則穀之價君上權之其幣在下故穀倍重其有皮革之類准於所用者所在鄉州有其數者本官曹簿帳人有負公家之債者以穀種糧之類者作司如要器用若皮革之類者則與其准納如要功庸者令就役一日以其庸當其直若上一切捉

之也准數重之本上則從抑而取於家以農制以兩與之皆由於山旋今然可易為理也今刀布藏於官府巧幣萬物輕重皆在賈之彼幣重而萬物輕幣輕而萬物重彼穀重而穀輕人君操穀幣金衡而天下可定也此守天下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准衡輕重國會吾得聞之矣請問縣數管子對曰狼牡以至於馮會之日龍夏以北至于海莊齊獸羊牛之地也何不以此通國筴哉桓公曰何謂通國筴管子對曰馮市門一吏書贅直事若其事唐圉牧食之人養視不失扞殂者去其都秩與其縣秩大夫不鄉贅合游者謂之無禮義大夫幽其春秋列民幽其門山之祠馮會龍夏牛羊犧牲月賈十倍異日此出諸禮義籍於無用之地因捫牢筴也謂之通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勢管子對曰有山處之國有氾下多水之國有山地分之國有水泆之國有漏壤之國此國之五勢人君之所憂也山處之國常藏穀三分之一氾下多水之國常操國穀三分之一山地分之國常操國穀十分之三水泉之所傷水泆之國常操十分之二漏壤之國謹下諸侯之五穀與工雕文梓器以下天下之五穀此准時五勢之數也

桓公問管子曰今有海內縣諸侯則國勢不用已乎管子對曰今以諸侯為等公州之飾焉以乘四時行捫牢之筴以東西南北相彼用平而准故曰為諸侯則高下萬物以應諸侯徧有天下則賦幣以守萬物之朝夕調而已利有足則行不滿則有止王者鄉州以時察之故利不相傾縣死其所君守大奉一謂之國准

管子卷第二十二

管子卷第二十三

地數第七十七　揆度第七十八

國准第七十九　輕重第八十

地數第七十七　管子輕重十

桓公曰地數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小此之所以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刀幣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封於泰山禪於梁父封禪之王七十二家得失之數皆在此內是謂國用

桓公曰何謂得失之數皆在此管子對曰昔者桀霸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餘天非獨為湯雨菽粟而地非獨為湯出財物也伊尹善通移輕重開闔決塞通於高下徐疾之筴坐起之費時也黃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為一家為之有道乎伯高對曰請刈其莞而樹之吾謹逃其蚤牙則天下可陶而為一家黃帝曰此若言可得聞乎伯高對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其榮者君謹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為一壇是則使乘者下行行者趨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則與折取之遠矣脩教十年而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為劍鎧矛戟是歲相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為雍狐之戟芮戈是歲相兼者諸侯十二故天下之君頓戟一怒伏尸滿野此見戈之本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天財所出地利所在管子對曰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鐵上有鉛者其下有銀一曰上有鉛者其下有鉒銀上有丹沙者其下有鉒金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銅金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榮者謹封而為禁有動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斷右足入右足斷然則其與犯之遠矣此天財地利之所在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以天財地利立功成名於天下者誰子也管子對曰文武是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玉起於牛氏邊山金起於汝漢之右洿珠起於赤野之末光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里其涂遠而至難故先王各用於其重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令疾則黃金重令徐則黃金輕先王權度其號令之徐疾高下其中幣而制下上之用則文武是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守國財而毋稅於天下而外因天下可乎管子對曰可夫水激而流渠令疾而物重先王理其號令之徐疾內守國財而外因天下矣桓公問於管子曰其行事奈何管子對曰夫昔者武王有巨橋之粟貴糴之數（武王既勝殷得巨橋粟欲使糴貴巨橋倉在今廣平郡曲周縣也）桓公曰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武王立重泉之戍（戍名也假設此名欲人憚役而競收粟也重丈恭反）令曰民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穀十二倍也）民舉所最粟（舉盡也最聚也子外反）以避重泉之戍而國穀二什倍巨橋之粟亦二什倍武王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市繒帛軍五歲毋籍衣於民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衡黃金百萬（衡平也）終身無籍於民准衡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亦可以行此乎管子對曰可夫楚有汝漢之金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三者亦可以當武王之數十口之家十人咶鹽百口之家百人咶鹽凡食鹽之數

月丈夫五升少半婦人三升少半嬰兒二升少半鹽之重升加分耗而釜五十升加一耗而釜百升加什耗而釜千君伐菹薪煑泲水為鹽正而積之三萬鍾至陽春請籍於時桓公曰何謂籍於時管子曰陽春農事方作令民毋得築垣牆毋得繕冢墓丈夫毋得治宮室毋得立臺榭北海之衆毋得聚庸而煑鹽然鹽之賈必四什倍君以什之賈脩河濟之流南輸梁趙宋衛濮陽惡食無鹽則腫守圉之本其用鹽獨重君伐菹薪煑泲水以籍於天下然則天下不減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富本而豐五穀可乎管子對曰不可夫本富而財物衆不能守則稅於天下五穀興豐巨錢而天下貴則稅於天下然則吾民常為天下虜矣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濟於大海觀風之所起天下高則高天下下則下天高我下則財利稅於天下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事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夫齊衢處之本通達所出也游子勝商之所道人求本者食吾本粟因吾本幣騏驥黃金然后出令有徐疾物有輕重然后天下之寶壹為我用善者用非有使非人

揆度第七十八　輕重十一

齊桓公問於管子曰自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為天下也共工之王共工氏霸有天下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三乘天勢以隘制天下至於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不利其器藏其鋒芒不以示人行機之道使人日用而不知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沛大澤也一說水草兼處曰沛逐禽獸實以益人然後天下可得而牧也至於堯舜之王所以化海內者北用禺氏之玉禺氏西北戎名玉之所出南貴江漢之珠其勝禽獸之仇以大夫隨之勝猶益也禽獸之仇者使其逐禽獸如從仇讎也以大夫隨之者使其大夫散邑粟財物以賞山澤之人求其禽獸之皮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謂諸國之子若別國公子將方管仲子委質之數皆以雙武之皮雙虎之皮以為幣卿大夫豹飾以豹皮為袖飾也上大夫謂之飾列大夫豹幨列大夫中大夫也襜謂之幨音昌詹反大夫散其邑粟與其財物以市武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其猛獸刺音七亦反若從親戚之仇此君冕服於朝而猛獸勝於外大夫已散其財物萬人得受其流此堯舜之數也言堯舜亦用此數

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謂事名二對曰天筴陽也壤筴陰也此謂事名二何謂正名五對曰權也衡也規也矩也準也此謂正名五其在色者青黃白黑赤也其在聲者宮商羽徵角也其在味者酸辛鹹苦甘也二五者童山竭澤人君以數制之人味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國大夫失二五者亡其勢民失二五者亡其家此國之至機也謂之國機

輕重之法曰自言能為司馬不能為司馬者殺其身以釁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殺其身以釁其社自言能為官不能為官者劓以為門父故無敢姦能誣祿至於君者矣故相任寅為官都重門擊柝不能去亦隨之以法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大准管子對曰大准者天下皆制我而無我焉此謂大准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謀厲國定名者割壤而封臣之能以車兵進退成功立名者割壤而封然則是天下盡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也天下已封君之臣十里矣天下每動重封君之民二十里君之民非富也鄰國富之鄰國每動重富君之民貧者重貧富

者重富大准之數也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民棄其耒耜出持戈於外然則國不得耕此非天凶也此人凶也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財物與其五穀為讎厭而去賈人受而廪之然則國財之一分在賈人師罷民反其事萬物反其重賈人出其財物國幣之九分廪於賈人若此則幣重三分財物之輕重三分賈人市於三分之間國之財物盡在賈人而君無策焉民更相制君無有事焉此輕重之大准也

管子曰人君操本民不得操末人君操始民不得操卒其在涂者籍之於衢塞其在穀者守之春秋其在萬物者立貲而行故物動則應之故豫奪其涂則民無遵君守其流則民失其高故守四方之高下國無游賈貴賤相當此謂國衡以利相守則數歸於君矣

管子曰善正商任者省有肆省有肆則市朝閒市朝閒則田野充田野充則民財足民財足則君賦斂焉不窮今則不然民重而君重重而不能輕民輕而君輕輕而不能重天下善者不然民重則君輕民輕則君重此乃財餘以滿不足之數也故凡不能調民利者不可以為大治不察於終始不可以為至矣動左右以重相因二十國之策也鹽鐵二十國之策也錫金二十國之策也五官之數不籍於民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之數惡終管子對曰若四時之更舉無所終國有患憂輕重五穀以調用積餘臧羨以備賞天下賓服有海內以富誠信仁義之士故民高辭讓無為奇怪者彼輕重者諸侯不服以出戰諸侯賓服以行仁義

管子曰一歲耕五歲食粟賈五倍一歲耕六歲食粟賈六倍二年耕而十一年食夫富能奪貧能予乃可以為天下且天下者處茲行茲若此而天下可壹也夫天下者使之不使用之不用故善為天下者毋曰使之使不得不使毋曰用之使不得不用也

管子曰善為國者如金石之相舉重鈞則金傾故治權則勢重治道則勢羸今穀重於吾國輕於天下則諸侯之自洩如原水之就下故物重則至輕則去有以重至而輕處者我動而錯之天下即已於我矣物臧則重發則輕散則多幣重則民死利幣輕則使而不用故輕重調於數而止

五穀者民之司命也刀幣者溝瀆也號令者徐疾也令重於寶社稷重於親戚胡謂也對曰夫城郭拔社稷不血食無生臣親沒之後無死子此社稷之所重於親戚者也故有城無人謂之守平虛有人而無甲兵而無食謂之與禍居

桓公問管子曰吾聞海內玉幣有七策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陰山之礝碈一策也燕之紫山白金一策也發朝鮮之文皮一策也汝漢水之右衢黃金一策也江陽之珠一策也秦明山之曾青一策也禺氏邊山之玉一策也此謂以寡為多以狹為廣天下之數盡於輕重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陰山之馬具駕者千乘馬之平賈萬也金之平賈萬也吾有伏金千斤為此奈何管子對曰君請使與正籍者皆以幣還於金吾至四萬此一為四矣吾非埏埴搖鑪橐而立黃金也今黃金之重一為四者數也珠起於赤野之末光黃金起於汝漢水之右衢玉起於禺氏之邊山此度去周七千八百里其涂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其重而因之珠玉

為上幣黄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先王高下中幣利下上之用百乘之國中而立東西南北度五十里一日定慮二日定載三日出竟五日而反百乘之制輕重毋過五日百乘為耕田萬頃為戶萬戶為開口十萬人為分者萬人為輕車百乘為馬四百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百五十餘里二日定慮三日定載五日出竟十日而反千乘之制輕重毋過一旬千乘為耕田十萬頃為戶十萬戶為開口百萬人為當分者十萬人為輕車千乘為馬四千匹萬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百里三日定慮五日定載十日出竟二十日而反萬乘之制輕重毋過二旬萬乘為耕田百萬頃為戶百萬戶為開口千萬人為當分者百萬人為輕車萬乘為馬四萬匹

管子曰匹夫為鰥匹婦為寡老而無子者為獨君問其若有子弟師役而死者父母為獨上必葬之衣衾三領木必三寸鄉吏視事葬於公壤若産而無弟兄上必賜之匹馬之壤故親之殺其子以為上用不苦也君終歲行邑里其人力同而宮室美者良萌也力作者也脯二束酒一石以賜之力足蕩游不作老者譙之當壯者遣之邊戍民之無本者貸之圃彊故百事皆舉無留力失時之民此皆國筴之數也

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上女衣五中女衣四下女衣三農有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民有為之飢者一女不織民有為之寒者飢寒凍餓必起於糞土故先王謹於其始事再其本民無檀者賣其子三其本若為食四其本則鄉里給五其本則遠近通然后死得葬矣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然則姦涂不可獨遵貨財不安於拘隨之以法則中內擲民也輕重不調無檀之民不可責理鬻子不可得使君失其民父失其子亡國之數也管子曰神農之數曰一穀不登減一穀穀之法什倍二穀不登減二穀穀之法再什倍夷疏滿之無食者予之陳無種者貸之新故無什倍之賈無倍稱之民

國准第七十九　輕重十二

齊桓公問於管子曰國准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國准者視時而立儀桓公曰何謂視時而立儀對曰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有虞之王枯澤童山夏后之王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之利殷人之王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周人之王官能以備物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桓公曰然則五家之數籍何者為善也管子對曰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禽獸衆也童山竭澤者君智不足也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利逃械器閉知能者輔己者也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者曰淫器而一民心者也以人御人逃戈刃高仁義乘天國以安己也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

桓公曰今當時之王者立何而可管子對曰請兼用五家而勿盡桓公曰何謂管子對曰立祈祥以固山澤立械器以使萬物天下皆利而謹操重筴童山竭澤益利搏流出金山立幣成菹丘立駢牢以為民饒彼菹萊之壤非五穀之所生也麋鹿牛馬之地春秋賦生殺老立施以守五穀此以無用之壤藏民之羸五家之數皆用而勿盡

桓公曰五代之王以盡天下數矣來世之王者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好譏而不亂亟變而不變時至則為過則去王數不可豫致此五家之國准也

輕重甲第八十　　輕重十三

桓公曰輕重有數乎管子對曰輕重無數物發而應之聞聲而乘之故爲國不能來天下之財致天下之民則國不可成桓公曰何謂來天下之財管子對曰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譟晨樂聞於三衢是無不服文繡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繡篡組一純得粟百鍾於桀之國夫桀之國者天子之國也桀無天下憂飾婦女鍾鼓之樂故伊尹得其粟而奪之流此之謂來天下之財桓公曰何謂致天下之民管子對曰請使州有一掌里有積五窌民無以與正籍者予之長假死而不葬者予之長度飢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資者得振則天下之歸我者若流水此之謂致天下之民故聖人善用非其有使非其人動言搖辭萬民可得而親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子曰夫湯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桀者冬不爲杠夏不束柎以觀凍溺弛牝虎充市以觀其驚駭至湯而不然夷競而積粟飢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資者振之天下歸湯若流水此桀之所以失其天下也桓公曰桀使湯得爲是其故何也管子曰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湯事之以千金内則有女華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陰陽之議合而得成其天子此湯之陰謀也

桓公曰輕重之數國准之分吾已得而聞之矣請問用兵奈何管子對曰五戰而至於兵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請戰衡戰准戰流戰權戰勢此所謂五戰而至於兵者也桓公曰善桓公欲賞死事之後曰吾國者衢處之國饋食之都虎狼之所棲也今每戰輿死扶傷如孤荼首之孫仰倳戟之寶吾無由予之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吾國之豪家遷封食邑而居者君章之以物則物重不章以物則物輕守之以物則物重不守以物則物輕故遷封食邑富商蓄賈積餘藏羨跱蓄之家此吾國之豪也故君請縞素而就士室朝功臣世家遷封食邑積餘藏羨跱蓄之家曰城肥致衝無委致圍天下有虞齊獨不與其謀子大夫有五穀菽粟者勿敢左右請以平賈取之子與之定其券契之齒釜鏂之數不得爲侈弇焉困窮之民聞而糴之釜鏂無止遠通不推國粟之賈坐長而四十倍君出四十倍之粟以振孤寡牧貧病視獨老窮而無子者靡得相鬻而養之勿使赴於溝澮之中若此則士爭前戰爲顔行不偷而爲用輿死扶傷死者過半此何故也士非好戰而輕死輕重之分使然也

桓公曰皮幹筋角之徵甚重重籍於民而貴市之皮幹筋角非爲國之數也管子對曰請以令高杠柴池使東西不相睹南北不相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皮幹筋角之徵去分民之籍去分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杠池平之時夫妻服簞輕至百里今高杠柴池東西南北不相睹天酸然雨十人之力不能上廣澤遇雨十人之力不可得而恃夫舍牛馬之力所無因牛馬絶罷而相繼死其所者相望皮幹筋角徒予人而莫之取牛馬之賈必坐長而百倍天下聞之必離其牛馬而歸齊若流故高杠柴池所以致天下之牛馬而損民之籍也道若秘云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

桓公曰弓弩多匡䡾（苦禮切）者而重籍於民奉繕工而使弓弩多匡䡾者其故何也管子對曰鵝鶩之舍近鵾雞鵠䳄之通遠鵠䳄之所在君請式璧而聘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上無闕者前無趨人三月解𠣾弓弩無匡䡾者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鵠䳄之所在君式璧而聘之菹澤之民聞之越平而射遠非十鈞之弩不能中鵾雞鵠䳄彼十鈞之弩不得棐檠不能自正故三月解𠣾而弓弩無匡䡾者此何故也以其家習其所也

桓公曰寡人欲籍於室屋管子對曰不可是毀成也欲籍於萬民管子曰不可是隱情也欲籍於六畜管子對曰不可是殺生也欲籍於樹木管子對曰不可是伐生也然則寡人安籍而可管子對曰君請籍於鬼神桓公忽然作色曰萬民室屋六畜樹木且不可得籍鬼神乃可得而籍夫管子對曰厭宜乘勢事之利得也計議因權事之圖大也王者乘勢聖人乘幼與物皆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昔堯之五吏五官無所食君請立五厲之祭祭堯之五吏春獻蘭秋斂落原魚以為脯鯢以為都若此則澤魚之正伯倍異日則無屋粟邦布之籍此之謂設之以祈祥推之以禮義也然則自足何求於民也

桓公曰天下之國莫強於越今寡人欲北舉事孤竹離枝恐越人之至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君請遏原流大夫立沼池令以矩游為樂則越人安敢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隱三川立員都立大舟之都大身之都有深淵壘十仞令曰能游者賜千金未能用金千齊民之游水不避吳越

桓公終北舉事於孤竹離枝越人果至隱曲菑以水齊管子有扶身之士五萬人以待戰於曲菑大敗越人此之謂水豫

齊之北澤燒火（鼠而行大曰燒式照反）光照堂下管子入賀桓公曰吾田野辟農夫必有百倍之利矣是歲租稅九月而具粟又美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萬乘之國千乘之國不能無薪而炊今北澤燒莫之續則是農夫得居裝而賣其薪蕘（大曰薪小曰蕘）一束十倍則春有以傳耜夏有以決芸此租稅所以九月而具也

桓公忧北郭民之貧召管子而問曰北郭者盡屨縷之甿也以唐園為本利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禁百鍾之家不得事鞽千鍾之家不得為唐園去市三百步者不得樹葵菜若此則空閒有以相給資則北郭之甿有所讎其手搔之功唐園之利故有十倍之利

管子曰陰王之國有三而齊與在焉桓公曰此若言可得聞乎管子對曰楚有汝漢之黃金而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煑此陰王之國也且楚之有黃金中齊有菑石也苟有操之不工用之不善天下倪而是耳使夷吾得居楚之黃金吾能令農毋耕而食女毋織而衣今齊有渠展之鹽（渠展齊地泲水所流入海之處可煑鹽之所也故曰渠展之鹽）請君伐菹薪（草枯曰菹采居反）煑泲水為鹽正（音征）而積之

桓公曰諾十月始正至於正月成鹽三萬六千鍾召管子而問曰安用此鹽而可管子對曰孟春既至農事且起大夫無得繕冢墓理宮室立臺榭築牆垣北海之衆無得聚庸（庸功也）而煑鹽（此為北海之衆謂北海煑鹽之人本意禁其人煑鹽以農事為有妨害先自大夫起欲人不知其微術）若此則鹽必坐長而十倍桓公曰善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糶之

梁趙宋衛濮陽彼盡饋食之也國無鹽則腫守圉之國（本己自無賣饋西國與貢鹽兩）用鹽獨甚桓公曰諾乃以令使糶之得成金萬壹千餘斤桓公召管子而問曰安用金而可管子對曰請以令使賀獻出正籍者必以金金坐長而百倍運金之重以衡萬物盡歸於君故此所謂用若挹於河海若輸之給馬此陰王之業

管子曰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百乘之國必有百金之賈非君之所賴也君之所與故為人君而不審其號令則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桓公曰何謂一國而二君二王管子對曰今君之籍取以正萬物之賈輕去其分皆入於商賈此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故賈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時貧者失其財是重貧也農夫失其五穀是重竭也故為人君而不能謹守其山林菹澤草萊不可以立為天下王

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山林菹澤草萊者薪蒸之所出犧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籍之因以給之私愛之於民若弟之與兄子之與父也然后可以通財交殷也故請取君之游財而邑里布積之陽春蠶桑且至請以給其口食筥曲之強若此則絓絲之籍去分而斂矣且四方之不至六時制之春日傳耜次日獲麥次日薄芋次日樹麻次日絕菹次日大雨且至趣芸壅培六時制之臣給至於國都善者鄉因其輕重守其委庪故事至而不妄然后可以立為天下王

管子曰一農不耕民或為之飢一女不織民或為之寒故事再其本則無賣其子者事三其本則衣食足事四其本則正籍給事五其本則遠近通死得藏今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是使姦涂不可獨行遺財不可包止隨之以法則是下艾民食三升則鄉有正食而盜食二升則里有正食而盜食一升則家有正食而盜今操不反之事而食四十倍之粟而求民之毋失不可得矣且君朝令而求夕具有者出其財無有者賣其衣屨農夫糶其五穀三分賈而去是君朝令一怨布帛流越而之天下君求焉而無止民無以待之走亡而棲山阜持戈之士顧不見親家族失而不分民走於中而士遁於外此不待戰而內敗

管子曰今為國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今君躬犂墾田耕發草土得其穀矣民人之食有人若干步畝之數然而有餓餒於衢閭者何也穀有所藏也今君鑄錢立幣民通移人有百十之數然而民有賣子者何也財有所并也故為人君不能散積聚調高下分并財君雖彊本趣耕發草立幣而無止民猶若不足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欲調高下分并財散積聚不然則世且并兼而無止蓄餘藏羨而不息貧賤鰥寡獨老不與得焉散之有道分之有數乎管子對曰唯輕重之家為能散之耳請以令輕重之家桓公曰諾東車五乘迎癸乙於周下原桓公問四因與癸乙管子寡成相與四坐桓公曰請問輕重之數癸乙曰重籍其民者失其下數欺諸侯者無權與管子差肩而問曰吾不籍吾民何以奉車革不籍吾民何以待鄰國癸乙曰唯好心為可耳夫好心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知萬物之可因而不因者奪於天下奪於天下者國之大賊也桓公曰請問好心萬

物之可因癸乙曰有餘富無餘乘者責之卿諸侯足其所不賂其游者責之令大夫若此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矣故知三准同筴者能爲天下不知三准之同筴者不能爲天下故申之以號令抗之以徐疾也民乎其歸我若流水此輕重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傳戟十萬薪菜之靡日虛十里之衍頓戟一譟而靡幣之用日去千金之積久之且何以待之管子對曰粟賈平四十則金賈四千粟賈釜四十則鍾四百也十鍾四千也二十鍾者爲八千也金賈四千則二金中八千也然則一農之事終歲耕百畝百畝之收不過二十鍾一農之事乃中二金之財耳故粟重黃金輕黃金重而粟輕兩者不衡立故善者重粟之賈釜四百則是鍾四千也十鍾四萬二十鍾者八萬

金賈四千則是十金四萬也二十金者爲八萬故發號出令曰一農之事有二十金之筴然則地非有廣狹國非有貧富也通於發號出令審於輕重之數然管子曰匯然鑿鼓士忿怒鎗然擊金士帥然筴桐鼓從之輿死扶傷爭進而無止口滿用手滿錢非大父母之仇也重祿重賞之所使也故軒冕立於朝爵祿不隨臣不爲忠中軍行戰委子之賞不隨士不死其列陳然則是大臣執於朝而列陳之士執於賞也故使父不得子其子兄不得弟其弟妻不得有其夫唯重祿重賞爲然耳故不遠道里而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川而能服有恃之國發若雷霆動若風雨獨出獨入莫之能圉

桓公曰四夷不服恐其逆政游於天下而傷寡人寡人之行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吳越不朝珠象而以爲幣乎發朝鮮不朝請文皮毤(他叶切落毛也)服而以爲幣乎禺氏不朝請以白璧爲幣乎崐崘之虛不朝請以璆琳琅玕爲幣乎故夫握而不見於手含而不見於口而辟千金者珠也然后八千里之吳越可得而朝也一豹之皮容金而金也然后八千里之發朝鮮可得而朝也懷而不見於抱挾而不見於掖而辟千金者白璧也然后八千里之禺氏可得而朝也簪珥而辟千金者璆琳琅玕也然后八千里之崐崘之虛可得而朝也故物無主事無接遠近無以相因則四夷不得而朝矣

管子卷第二十三

管子卷第二十四　唐司空房　玄齡　注

輕重乙第八十一　輕重丙第八十二
輕重丁第八十三　輕重戊第八十四
輕重己第八十五　輕重庚第八十六

輕重乙第八十一　輕重第四

桓公曰天下之朝夕可定乎管子對曰終身不定桓公曰其不定之說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天子中而立國之四面面萬有餘里民之入正籍者亦萬有餘里故有百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十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倪而是者則遠者疏疾怨上邊竟諸侯受君之怨民與之為善缺然不朝是天子塞其涂熟穀者去天下之可得而霸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與之立壤列天下之旁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兼霸之壤三百有餘里佌諸侯度百里負海子男者度七十里若此則如胸之使臂臂之使指也然則小不能分於民推徐疾羨不足雖在下不為君憂夫海出泲無止山生金木無息草木以時生器以時靡幣泲水之鹽以日消終則有始與天壤爭是謂立壤列也

武王問於癸度曰賀獻不重身不親於君左右不足支不善於群臣故不欲收穡戶籍而給左右之用為之有道乎癸度對曰吾國者衢處之國也遠秸之所通游客蓄商之所道財物之所遵故苟入吾國之粟因吾國之幣然后載黃金而出故君請重重而衡輕輕運物而相因則國筴可成故謹毋失其度未與民可治武王曰行事奈何癸度曰金出於汝漢之右衢珠出於赤野之末光玉出於禺氏之旁山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餘里其涂遠其至阸故先王度用於其重因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故先王善高下中幣制下上之用而天下足矣

桓公曰衡謂寡人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銚一鐮一鎒一椎一銍然后成為農一車必有一斤一鋸一釭一鑽一鑿一銶（□□）一軻然后成為車一女必有一刀一錐一箴一鉥（時橘切長鍼也）然后為女請以令斷山木鼓山鐵是可以毋籍而用足管子對曰不可今發徒隸而作之則逃亡而不守發民則下疾怨上邊竟有兵則懷宿怨而不戰未見山鐵之利而內敗矣故善者不如與民量其重計其贏民得其十君得其三有雜之以輕重守之以高下若此則民疾作而為上虜矣

桓公曰請問壤數管子對曰河埳諸侯畝鍾之國也磧山諸侯之國也河埳諸侯常不勝山諸侯之國者豫戒者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河埳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穀衆多而不理固不得有至於山諸侯之國則斂蔬藏菜此之謂豫戒桓公曰壤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昔狄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粟十鍾而錙金程諸侯山諸侯之國也故粟五釜而錙金故狄諸侯十鍾而不得傳戟程諸侯五釜而得傳戟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餘者通於輕重高下之數國有十歲之蓄而民食不足者皆以其事業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財而民用不足者皆以其事業交接於上者也故租籍君之所宜得也正籍者君之所強求也亡君廢其所宜得而斂其所強求故下怨上而令不行民奪之則怒予之則喜民情固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所不見奪之理故五穀粟

来者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布者民之通貨也先王善制其通貨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盡也管子曰泉雨五尺其君必辱食稱之國必亡待五穀者衆也故樹木之勝霜露者不受令於天家足其所者不從聖人故奪然後予高然后下喜然后怒天下可舉

桓公曰強本節用可以為存乎管子對曰可以為益愈而未足以為存也昔者紀氏之國強本節用者其五穀豐滿而不能理也四流而歸於天下若是則紀氏其強本節用適足以使其民穀盡而不能理為天下虜是以其國亡而身無所處故可以益愈而不足以為存故善為國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輕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后可以朝天下

桓公曰寡人欲毋殺一士毋頓一戟而辟方都二為之有道乎

管子對曰涇水十二空汶淵洙浩滿三之於乃請以令使九月種麥日至日穫則時雨未下而利農事矣桓公曰諾令以九月種麥日至而穫量其艾一收之積中方都二故此所謂善因天時辯於地利而辟方都之道也

管子入復桓公曰終歲之租金四萬二千金請以一朝素賞軍士桓公曰諾以令至鼓期於泰舟之野期軍士桓公乃即壇而立寧戚鮑叔隰朋易牙賓胥無皆差肩而立管子執枹而揖軍士曰誰能陷陳破衆者賜之百金三問不對有一人秉劍而前問曰幾何人之衆也管子曰千人之衆千人之衆臣能陷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兵接弩張誰能得卒長者賜之百金問曰幾何人卒之長也管子曰千人之長千人之長臣能得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誰能聽旌旗之所指而得執將首者賜之千金言能得者壘千人賜之人千金其餘言能外斬首者賜之人十金一朝素賞四萬二千金廓然虛桓公惕然太息曰吾曷以識此管子對曰君勿患且使外為名於其內鄉為功於其親家為德於其妻子若此則士必爭名報德無北之意矣吾舉兵而攻破其軍并其地則非特四萬二千金之利也五子曰善桓公曰諾乃誡大將曰百人之長必為之朝禮千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降兩級其有親戚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妻子酒三石肉三鼎行教半歲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妻諫其夫曰見其若此其厚而不死列陳可以反於鄉乎桓公行終舉兵攻萊戰於莒必市里鼓旗未相望衆少未相知而萊人大遁故遂破其軍兼其地而虜其將故未列地而封未出金而賞破萊軍并其地禽其

君此素賞之計也

桓公曰曲防之戰民多假貸而給上事者寡人欲為之出賂為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令富商蓄賈百符而一馬無有者取於公家若此則馬必坐長而百倍其本矣是公家之馬不離其牧阜而曲防之戰賂足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崇弟蔣弟丁惠之功世吾歲罔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菹菜鹹鹵斥澤山閒堁壃不為用之壤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一列稼緣封十五里之原強耕而自以為落其民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則是寡人之國五分而不能操其二是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以是與天子提衡爭秩於諸侯（衡稱也合衆弱以事一強者謂之衡秩次也）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唯籍於號令為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發師置屯籍

農（[illegible]）十鍾之家不行（[illegible]）百鍾之家不行千鍾之家不行行者不能百之一千之十而困窮之數（[illegible]）皆見於上矣君案困窮之數令之曰國貧而用不足請以平價取之子皆案困窮而不能挹損焉（[illegible]）君直幣之輕重以決其數（直猶當也[illegible]）使無券契之責（[illegible]）則積藏困窮之粟皆歸於君矣故九州無敵竟上無患令曰罷師歸農無所用之管子曰天下有兵則積藏之粟足以備其粮天下無兵則以賜貧甿若此則菹菜鹹鹵斥澤山間壇壙之壤無不發草此之謂籍於號令

管子曰滕魯之粟釜百則使吾國之粟釜千滕魯之粟四流而歸我若下深谷者非歲凶而民飢也辟之以號令引之以徐疾施乎其歸我若流水

桓公曰吾欲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粟重而萬物輕粟輕而萬物重兩者不衡立故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則請重粟之價金三百若是則田野大辟而農夫勸其事矣桓公曰重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與大夫城藏使卿諸侯藏千鍾令大夫藏五百鍾列大夫（列大夫中大夫）藏百鍾富商蓄賈藏五十鍾內可以為國委外可以益農夫之事桓公曰善下令卿諸侯令大夫城藏農夫辟其五穀三倍其賈則正商失其事而農夫有百倍之利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衡有數乎管子對曰衡無數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桓公曰然則衡數不可調耶管子對曰不可調調則澄澄則常常則高下不貳高下不貳則萬物不可得而使固桓公曰然則何以守時管子對曰夫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故曰農事且作請以什伍農夫賦耜鐵此之謂春之秋大夏且至絲纊之所作此之謂夏之秋而大秋成五穀之所會此之謂秋之秋大冬營室中女事紡績緝縷之所作也此之謂冬之秋故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已得四者之序發號出令物之輕重相什而相伯故物不得有常固故曰衡無數

桓公曰皮幹筋角竹箭羽毛齒革不足為此有道乎管子曰惟曲衡之數為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為諸侯之商賈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芻菽五乘者有伍養天下之商賈歸齊若流水

輕重丙第八十二（亡）　管子輕重十五

輕重丁第八十三　管子輕重十六（右石璧謀　右菁茅謀）

桓公曰寡人欲西朝天子而賀獻不足為此有數乎管子對曰請以令城陰里（[illegible]）使其牆三重而門九襲（[illegible]）因使玉人刻石而為璧尺者萬泉八寸者八千七寸者七千珪中（[illegible]）四千瑗中五百（[illegible]）璧之數已具管子西見天子曰弊邑之君欲率諸侯而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請以令使天下諸侯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者不得不以彤弓石璧不以彤弓石璧者（[illegible]）不得入朝天子許之曰諾號令於天下天下諸侯載黃金珠玉五穀文采布泉輸齊以收石璧石璧流而之天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故國八歲而無籍陰里之謀也

右石璧謀

桓公曰天子之養不足號令賦於天下則不信諸侯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江淮之閒有一茅而三脊毋至其本名之曰

菁茅請使天子之吏環封而守之夫天子則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號令天下諸侯曰諸從天子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者必抱菁茅一束以為禪籍不如令者不得從天子下諸侯載其黃金爭秩而走江淮之菁茅坐長而十倍其賈一束而百金故天子三日即位天下之金四流而歸周若流水故周天子七年不求賀獻者菁茅之謀也

右菁茅謀

桓公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之富商蓄賈稱貸家以利吾貧萌農夫不失其本事反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惟反之以號令為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使賓胥無馳而南隰朋馳而北寧戚馳而東鮑叔馳而西四子之行定夷吾請號令謂四子曰子皆為我君視四方稱貸之閒其受息之氓幾何千家以報吾鮑叔馳而西反報曰西方之氓者帶濟負河菹澤之萌也漁獵取薪蒸而為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鍾少者六七百鍾其出之鍾也一鍾其受息之萌九百餘家賓胥無馳而南反報曰南方之萌者山居谷處登降之萌也上斷輪軸下采杼栗田獵而為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伍也其受息之萌八百餘家寧戚馳而東反報曰東方之萌帶山負海若處上斷福漁獵之萌也治葛縷而為食其稱貸之家下惠高國多者五千鍾少者三千鍾其出之中鍾五釜也其受息之萌八九百家隰朋馳而北反報曰北方萌者衍處負海煮泲為鹽梁濟取魚之萌也薪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二十也受息之萌九百餘家凡稱貸之家出泉參千萬出粟參數千萬鍾受子息民參萬家四子已報管子曰不棄我君之有萌中一國而五君之正也然欲國之無貧兵之無弱安可得哉桓公曰為此有道乎管子曰惟反之以號令為可請以令賀獻者皆以鐻枝蘭鼓則必坐長什倍其本矣君之棧臺之職亦坐長什倍請以令召稱貸之家君因酌之酒太宰行觴桓公舉衣而問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聞子之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終其上令寡人有鐻枝蘭鼓其賈中純萬泉也願以為吾貧萌決其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稱貸之家皆齊首而稽顙曰君之憂萌至於此請再拜以獻堂下桓公曰不可子使吾萌春有以傳耜夏有以決芸寡人之德子無所寵若此而不受寡人不得於心故稱貸之家曰皆再拜受所出棧臺之職未能參千純也而決四方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四方之萌聞之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曰夫墾田發務上之所急可以無庶乎君之憂我至於此此之謂反準

管子曰昔者癸度居人之國必四面望於天下下高亦高天下高我獨下必失其國於天下桓公曰此若言曷謂也管子對曰昔萊人善染練茈之於萊純錙緺綬之於萊亦純錙也其周中十金萊人知之閒纂茈空周且斂馬作見於萊人操之萊有推馬是自萊失纂茈而反準於馬也故可因者因之乘者乘之此因天下以制天下此之謂國準

桓公曰齊西水潦而民飢齊東豐庸而糶賤（庸用也謂豐稔而足用）欲以東之賤被西之貴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今齊西之粟釜（五鍾為釜）百泉則鏂二十也（斗二勝八合曰鏂烏侯反泉錢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鏂二錢也請以令籍人三十泉得以五穀菽粟決其籍若此則

齊西出三斗而決其籍，齊東出三釜而決其籍。然則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西之民飢者得食，寒者得衣，無本者予之陳，無種者予之新，若此則東西之相被，遠近之準平矣。（君下令稅人三十錢準以五穀今齊西之人納三斗東之人納三釜以賑西之人則東西俱平矣管子曰智用無窮以區區之齊一匡天下本仁祖義成其霸業所行權術因機而發非爲常道故別篇云偏行而不盡也）桓公曰：衡數吾已得聞之矣，請問國準。管子對曰：孟春且至，溝瀆阬而不遂，谿谷報上之水不安於藏，內毀室屋，壞牆垣，外傷田野，殘禾稼，故君謹守泉金之謝物，且爲之舉。大夏帷蓋衣幕之奉不給，謹守泉布之謝物，且爲之舉。大秋甲兵求繕，弓弩求弦，謹絲麻之謝物，且爲之舉。大冬任甲兵，粮食不給，黃金之賞不足，謹守五穀黃金之謝物，且爲之舉。已守其謝，富商蓄賈不得如故，此之謂國準。

龍鬭於馬謂之陽，牛山之陰。管子入復於桓公曰：天使使者臨君之郊，請使大夫初飭，左右玄服，天之使者乎。天下聞之曰：神哉齊桓公，天使使者臨其郊。不待舉兵而朝者八諸侯。此乘天威而動天下之道也。故智者役使鬼神，而愚者信之。

桓公終神。管子入復桓公曰：地重投之哉兆，國有慟風重投之哉兆，國有槍星，其君必辱，國有彗星，必有流血。浮丘之戰，彗星之所出，必服天下之仇。今彗星見於齊之分，請以令朝功臣世家，號令於國中曰：彗星出，寡人恐服天下之仇，請有五穀收粟布帛文采者，皆勿敢左右，國且有大事，請以平賈取之。功臣之家，人民百姓，皆獻其穀菽粟泉金，歸其財物，以佐君之大事。此謂乘天菑而求民鄰（[illegible]）之道也。

桓公曰：大夫多并其財而不出，腐朽五穀而不散。管子對曰：請以令召城陽大夫而請之。桓公曰：何哉？管子對曰：城陽大夫嬖寵被絺綌，鵝鶩含餘秫，齊鍾鼓之聲，吹笙篪，同姓不入，伯叔父母遠近兄弟皆寒而不得衣，飢而不得食。子欲盡忠於寡人，能乎？故子毋復見寡人。滅其位，杜其門而不出。功臣之家皆爭發其積藏，出其資財，以予其遠近兄弟，以爲未足，又收國中之貧病孤獨老不能自食之萌，皆與得焉。故桓公推仁立義，功臣之家兄弟相戚，骨肉相親，國無飢民，此之謂繆數。

桓公曰：峥丘之戰（峥丘地名未聞疑即葵丘），民多稱貸負子息，以給上之急，度上之求。寡人欲復業產（業產者今業也），此何以給（給通也言百姓貸以給事失其本業今欲[illegible]之何以適其此也）？管子對曰：惟繆數爲可耳（經請曰稱假此衡以陳其事也）。桓公曰：諾。令左右州曰：表稱貸之家（[illegible]），皆堊白其門而高其閭（亦所以貴重之）。州通之師執折箓曰：君且使使者。桓公使八使者式璧而聘之，以給鹽菜之用（今使者賫石璧而[illegible]存問之辭言鹽菜之用）。稱貸之家皆齊首稽顙而問曰：何以得此也？使者曰：君令曰：寡人聞之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也。寡人有峥丘之戰，吾聞子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給寡人之急，度寡人之求，使吾萌春有以倳耜，夏有以決芸，而給上事，子之力也。是以式璧而聘子，以給鹽菜之用。故子中民之父母也。稱貸之家皆折其券而削其書（書[illegible]之券書折寫之所書之貲皆利息之不用），發其積藏，出其財物，以振貧病，分其故貲，故國中大給。峥丘之謀也。此之謂繆數。

桓公曰：四郊之民貧，商賈之民富，寡人欲殺商賈之民，以益四郊之民，爲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決瓁洛之水，通之抗莊之間。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而郊之民殷然益富，商賈之民廓然益貧。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決瓁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則屠酤之汁肥流水，則蚊虻巨雄

翡燕小鳥皆歸之宜昏飲此水上之樂也賈人蓄物而賣爲讎買爲取市未央畢而委舍其守列投蟲蛾巨雄新冠五尺請挾彈懷丸游水上彈翡燕小鳥被於暮故賤賣而貴買四郊之民賣賤何爲不富哉商賈之人何爲不貧乎桓公曰善

桓公曰五衢之民衰然多衣弊而屨穿寡人欲使帛布絲纊之賈賤爲之有道乎管子曰請以令沐途旁之樹枝使無尺寸之陰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五衢之民皆多衣帛完屨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何故也管子對曰途旁之樹未沐之時五衢之民男女相好往來之市者罷市相睹樹下談語終日不歸男女當壯扶輦推輿相睹樹下戲笑超距終日不歸父兄相睹樹下論議玄語終日不歸是以田不發五穀不播麻桑不種蠒縷不治內嚴一家而三不歸則帛布絲纊之賈安得不貴桓公曰善

桓公曰糶賤寡人恐五穀之歸於諸侯寡人欲爲百姓萬民藏之爲此有道乎管子曰今者夷吾過市有新成囷京者二家（大囷曰京）君請式璧而聘之（式用也璧石璧也聘問也賜之以璧仍存問之）桓公曰諾行令半歲萬民聞之舍其作業而爲囷京以藏菽粟五穀者過半桓公問管子曰此其何故也管子曰成囷京者二家君式璧而聘之名顯於國中國中莫不聞是民上則無功顯名於百姓也功立而名成下則實其囷京上以給上爲君壹舉而名實俱在也民何爲也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王數之守終始可得聞乎管子曰正月之朝穀始也日至百日黍秫之始也九月斂實平麥之始也

管子問於桓公敢問齊方于幾何里桓公曰方五百里管子曰陰雍長城之地其於齊國三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海龍夏其於齊國四分之一也朝夕外之所墆齊地者五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然則吾非託食之主耶桓公遽然起曰然則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動之以言潰之以辭可以爲國基且君幣籍而務則賈人獨操國趣君穀籍而務則農人獨操國固君動言操辭左右之流君獨因之物之始吾已見之矣物之終吾已見之矣物之賈吾已見之矣管子曰長城之陽魯也長城之陰齊也三敗殺君二重臣定社稷者吾此皆以孤突之地封者也故山地者山也水地者澤也薪芻之所生者斥也公曰託食之主及吾地亦有道乎管子對曰守其三原公曰何謂三原管子對曰君守布則籍於麻十倍其賈布五十倍其賈此數也君以織籍籍於系未爲系籍系撫織再十倍其賈如此則云五穀之籍是故籍於布則撫之系籍於穀則撫之山籍於六畜則撫之術籍於物之終始而善御以言公曰善管子曰以國一籍臣右守布萬兩而右麻籍四十倍其賈術布五十倍其賈公以重布決諸侯賈如此而有二十齊之故是故輕軼於賈穀制畜者則物軼於四時之輔善爲國者守其國之財湯之以高下注之以徐疾一可以爲百未嘗籍求於民而使用若河海終則有始此謂守物而御天下也公曰然則無可以爲有乎貧可以爲富乎管子對曰物之生未有刑而王霸立其功焉是故以人求人則人重矣以數求物則物重矣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舉國而一則無貲舉國而十則有百然則吾將以徐疾御之若左之授右若右之授左是以外內不踐終身無咎王霸之不求於人而求之終始四

時之高下令之徐疾而已矣源泉有竭鬼神有歇守物之終始身不竭此謂源究

輕重戊第八十四　輕重十七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安施管子對曰自理國虙戲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能成其王者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虙戲作造六峜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神農作樹五穀淇山之陽九州之民乃知穀食而天下化之黃帝作鑽鐩生火以熟葷臊民食之無茲胃之病而天下化之黃帝之王童山竭澤有虞之王燒曾藪斬羣害以為民利封土為社置木為閭始民知禮也當是其時民無慍惡不服而天下化之夏人之王外鑿二十蚉韘十七湛跡三江鑿五湖道四涇之水以商九州之高以治九藪民乃知城郭門閭室屋之築而天下化之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馬以為民利而天下化之周人之王循六峜合陰陽而天下化之公曰然則當世之王者何行而可管子對曰并用而毋俱盡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帝王之道備矣不可加也公其行義而已矣公曰其行義奈何管子對曰天子幼弱諸侯亢強聘享不上公其弱強繼絕率諸侯以起周室之祀公曰善

桓公曰魯梁之於齊也千穀也蜂螫也齒之有脣也蠭古蜂字螫音尸亦反言魯梁二國常為齊患也今吾欲下魯梁何行而可管子對曰魯梁之民俗為綈徒奚反繒之厚者謂之綈公服綈令左右服之民從而服之公因令齊勿敢為必仰於魯梁則是魯梁釋其農事而作綈矣桓公曰諾即為服於泰山之陽魯梁二國在泰山之南故為服於此近其境也欲魯梁人速知之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魯梁之賈人曰子為我致綈千匹賜子金三百斤什至而金三千斤則是魯梁不賦於民財用足也魯梁之君聞之則教其民為綈十三月而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郭中之民道路揚塵十步不相見絏繑而踵相隨蹯著連蹲也蹲自見反繑丘喬反車轂齺騎連伍而行齺齧也士角反言其車轂往來相齧齺而騎東西連而行皆趨將利耳管子曰魯梁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公宜服帛率民去綈閉關毋與魯梁通使公曰諾後十月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之民餓餒相及相及猶相繼也應聲之正無以給上應聲之正謂急速之賦正音征魯梁之君即令其民去綈修農穀不可以三月而得魯梁之人糴十百穀十千錢齊糶十錢穀十十錢二十四月魯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三年魯梁之君請服

桓公問管子曰民飢而無食寒而無衣應聲之正無以給上室屋漏而不居牆垣壞而不築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沐涂樹之枝也桓公曰諾令謂左右伯沐涂樹之枝左右伯受沐涂樹之枝闊其年民被白布清中而濁應聲之正有以給上室屋漏者得居牆垣壞者得築公召管子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齊者夷萊之國也一樹而百乘息其下者以其不捎也眾鳥居其上丁壯者胡丸操彈居其下終日不歸父老柎枝而論終日不歸歸市亦惰倪終日不歸今吾沐涂樹之枝日中無尺寸之陰出入者長時行者疾走父老歸而治生丁壯者歸而薄業彼臣歸其三不歸此以鄉不資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萊莒與柴田相并為之奈何管子對曰萊莒之山生柴君其率白徒之卒鑄莊山之金以為幣重萊之柴賈萊君聞之告左右曰金幣者人之所重也柴者吾國之奇出也以吾國之奇出盡齊之重寶則齊可并也萊即釋其耕農而治柴管子即令隰朋反農二年桓公止柴萊莒之糴

二百七十齊糶十錢萊莒之民降齊者十分之七二十八月萊莒之君請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楚者山東之強國也其人民習戰鬬之道舉兵伐之恐力不能過兵弊於楚功不成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即以戰鬬之道與之矣公田何謂也管子對曰公貴買其鹿桓公即爲百里之城使人之楚買生鹿楚生鹿當一而八萬管子即令桓公與民通輕重藏穀什之六令左司馬伯公將白徒而鑄錢於莊山令中大夫王邑載錢二千萬求生鹿於楚楚王聞之告其相曰彼金錢人之所重也國之所以存明王之所以賞有功禽獸者羣害也明王之所棄逐也今齊以其重寶貴買吾羣害則是楚之福也天且以齊私楚也子告吾民急求生鹿以盡齊之寶楚民即釋其耕農而田

鹿管子告楚之賈人曰子爲我至生鹿二十賜子金百斤什至而金千斤也則是楚不賦於民而財用足也楚之男子居外女子居涂隰朋教民藏粟五倍楚以生鹿藏錢五倍管子曰楚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楚錢五倍其君且自得而脩穀錢五倍是楚強也桓公曰諾因令人閉關不與楚通使楚王果自得而脩穀穀不可三月而得也楚糴四百齊因令人載粟處芊之南楚人降齊者十分之四三年而楚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代國之出何有管子對曰代之出狐白之皮公其貴買之管子曰狐白應陰陽之變六月而壹見公貴買之代人忘其難得喜其貴買必相率而求之則是齊金錢不必出代民必去其本而居山林之中離枝聞之必侵其北離枝侵其北代必歸於齊公因令齊載金錢而往桓公曰諾即令中大夫王師北將人徒載金錢之代谷之上求狐白之皮代王聞之即告其相曰代之所以弱於離枝者以無金錢也今齊乃以金錢求狐白之皮是代之福也子急令民求狐白之皮以致齊之幣寡人將以來離枝之民代人果去其本處山林之中求狐白之皮二十四月而不得一離枝聞之則侵其北代王聞之大恐則將其士卒葆於代谷之上離枝遂侵其北王即將其士卒願以下齊齊未亡一錢幣脩使三年而代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谷制衡山之術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公其令人貴買衡山之械器而賣之燕代必從公而買之秦趙聞之必與公爭之衡山之械器必倍其賈天下爭之衡山械器必什倍以上公曰諾因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不敢辯其貴賈齊脩械器於衡山十月燕代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燕代脩三月秦國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衡山之君告其相曰天下爭吾械器令其買再什以上衡山之民釋其本脩械器之巧齊即令隰朋漕粟於趙趙糴十五隰朋取之石五十天下聞之載粟而之齊齊脩械器十七月脩糴五月即閉關不與衡山通使燕代秦趙即引其使而歸衡山械器盡魯削衡山之南齊削衡山之北內自量無械器以應二敵即奉國而歸齊矣

輕重己第八十五　　輕重十八

清神生心心生規規生矩矩生方方生正正生曆曆生四時四時生萬物聖人因而理之道徧矣以冬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冬盡而春始天子東出其國四十六里而壇服青而絻青搢玉揔帶玉監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日犧牲

以冀發出令曰生而勿殺賞而勿罰罪獄勿斷以待期年教民樵室鑽鐩墐竈泄井所以壽民也耜耒耨懷鉊鉤又橿權渠繩緤所以御春夏之事也必具教民為酒食所以為孝敬也民生而無父母謂之孤子無妻無子謂之老鰥無夫無子謂之老寡此三人者皆就官而眾可事者不可事者食如言而勿遺多者為功寡者為罪是以路無行乞者也路有行乞者則相之罪也天子之春令也以冬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春至天子東出其國九十二里而壇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星十日之內室無處女路無行人苟不樹藝者謂之賊人下作之地上作之天謂之不服之民處里為下陳處師為下通謂之役夫三不樹而主使之天子之春令也

以春日至始數四十六日春盡而夏始天子服黃而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聚大眾毋行大火毋斷大木誅大臣毋斬大山毋戮大衍滅三大而國有害也天子之夏禁也

以春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而麥熟天子祀於太宗其盛以麥麥者穀之始也宗者族之始也同族者人殊族者處皆齊大材出祭王母天子之所以主始而忌諱也

以夏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而黍熟天子祀於太祖其盛以黍黍者穀之美者也祖者國之重者也大功者太祖小功者小祖無功者無祖無功者皆稱其位而立沃有功者觀於外祖者所以功祭也非所以戚祭也天子之所以異貴賤而賞有功也以夏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秋至秋至而禾熟天子祀於太惢西出其國百三十八里而壇服白而絻白搢玉揔帶錫監吹塤篪之風鑿動金石之音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月犧牲以彘發號出令罰而勿賞奪而勿予罪獄誅而勿生終歲之罪毋有所赦作衍牛馬之實在野者王天子之秋計也

以秋日至始數四十六日秋盡而冬始天子服黑絻黑而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行大火毋斬大山毋塞大水毋犯天之隆天子之冬禁也

以秋日至始數九十二日天子北出九十二里而壇服黑而絻黑朝諸侯卿大夫列士號曰發繇趣山人斷伐具械器趣菹人薪雚葦足蓄積三月之後皆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謂之大通三月之蓄凡在趣耕而不耕民以不令不耕之害也宜芸而不芸百草皆存民以僅存不芸之害也宜穫而不穫風雨將作五穀以削士民零落不穫之害也宜藏而不藏霧氣陽陽宜死者生宜蟄者鳴不藏之害也張耜當弩銚耨當劍戟穫渠當脅軻蔞當盾被蓑當擷櫓故耕械具則戰械備矣

輕重庚第八十六 亡

管子卷第二十四

讀管子　　　　張嵲巨山

余讀管子然後知莊生鼂錯董生之語時出於管子也不獨此耳凡漢書語之雅馴者率多本管子管子天下之奇文也所以著見於天下後世者豈徒其功烈哉又讀心術白心上下內業諸篇則未嘗不廢書而歎益知其功業之所本然後知世之知管子者殊淺也管子書多古字如尊作撙式作貣宥作侑況作兄釋作澤此類甚衆大臣戴召忽語曰百歲之後吾君下世犯吾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之政也而注乃謂召忽呼管仲爲兄曰澤命不渝而注乃以爲澤恩之命甚陋不可徧舉書既雅奧難句而爲之注者復謬於訓故益使後人疑惑不能究知世傳房玄齡所注恐非是予求管子書久矣紹興己未乃從人借得之後而讀者累月始頗窺其義訓然舛脫甚衆其所未解尚十二三用上下文義及參以經史刑政頗爲攷正其訛謬疑者表而發之其所未解者置之不敢以意穿鑿也既又取其關與於理切於務者抄而藏於家將得善本而卒業焉

管子世鮮善本往時曾見陸勅先校宋本在小讀書堆後歸於任蔣橋顧氏借得小字宋本其卷一後有長方印記其文云瞿源蔡潛道宅墨寶堂新雕印驗其題式當在南宋末年中缺十三至十九卷即其存者較與陸校本對亦多不同蓋非最善之本也甲子歲余友陶蘊輝得前書於都門得大宋甲申秋楊忱序本較寬而行密亦小字者因以寄余索直一百二十金書[illegible]亦重其代贖之意如數許之遂得有其全本書大宋甲申不言何朝檢其板刻當在南宋初以卷末附張巨山讀管子一篇也内有鈔補并僞刻之葉在第六卷中遍訪諸藏書家無可借鈔時錢唐友人謂余曰嘉興某家有影宋鈔本與此正同余聞之欣然夫而無以應我之求適陶君往嘉興於舊肆中獲五卷半檢所缺葉一一完好字跡與刻本纖毫不爽方信影鈔者即從余所得本出而下半部偶失之耳命工用宋紙從影鈔本重摹鈔補僞刻之葉而重裝之管子至今日宋刻始完好無闕豈非快事哉較顧氏小字本高出一籌當是勅先所據以校刻緒之本者也後錢唐友人來詢之知嘉興所見者即此鈔本其不肯明言在書肆者恐余捷足先得耳孰知己有代購之人為之始之終之俾作兩美之合乎嘉慶丙寅立秋後一日士禮居重裝并記　蕘翁黃丕烈

戊辰正月从瞿氏假得此本与海鹽唐端甫常熟張敦卿同校一過于讀劉本之上釋記此　戴望記于冶城山書局

商子五卷

明嘉靖四明范氏天一閣刻范氏奇書本

商子五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舊本題秦商鞅撰。鞅事蹟具史記。鞅封於商，號商君，故漢志稱商君二十九篇。三國志先主傳註亦稱商君書，其稱商子，則自隋志始也。陳振孫書錄解題云：漢志二十九篇，今二十八篇，已亾其一。晁公武讀書志則云：本二十九篇，今亾者三篇。讀書志成於紹興二十一年，既云已闕三篇，書錄解題成於宋末，乃反較晁本多二篇，蓋兩家所錄各據所見之本，故多寡不同歟。此本自更法至定分，目凡二十有六，似即晁氏之本。然其中第十六篇、第二十一篇又皆有錄無書，則併非宋本之舊矣。史記稱讀鞅開塞書，在今本爲第七篇，文義甚明，而司馬貞作索隱，乃妄爲之解，爲晁公武所譏。知其書唐代不甚行，故貞不及睹。又文獻通考引周氏涉筆，以爲鞅書多附會後事，疑取他詞，非本所論著。然周氏特據文臆斷，未能確證其非。今考史記稱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鞅欲反，惠王乃車裂鞅以徇。則孝公卒後，鞅即逃死不暇，安得著書。如爲平日所著，則必在孝公之世，又安得開卷第一篇即稱孝公之謚。殆法家者流，掇鞅餘論以成是編。猶管子卒於齊桓公前，而書中屢稱桓公耳。諸子之書，如是者多，既不得撰者之主名，則亦姑從其舊，仍題所託之人矣。

商子卷第一

四明范 欽 訂

更法第一

孝公平畫公孫鞅甘龍杜摯三大夫御於君慮世事之變討正法之本使民之道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錯法務民主長臣之行也今吾欲變法以治更禮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議我也公孫鞅曰臣聞之疑行無成疑事無功君亟定變法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必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因見毀於民語○曰愚者暗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可與樂成功郭偃之法曰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於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勞而功成據法而治者更習而民安今若變法不循秦國之故更禮以

教民臣恐天下之議君願熟察之公孫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於故習學者溺於所聞此兩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三代不同道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賢者更禮而不肖者拘焉拘禮之人不足與言事制法之人不足與論變君無疑矣杜摯曰臣聞之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臣聞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君其圖之公孫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以時定制令各順其宜兵甲器備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古湯武之王也不循古而興商夏之滅也不易禮而亡然則反古者未可必非循禮者未足多是也君無疑矣孝公曰善吾聞窮巷多恠曲學多辯愚者笑之智者哀焉狂夫之樂賢者喪焉拘世以議寡人不之疑矣於是遂出墾草令

墾令第二

無宿治則邪官不及為私利於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則農有餘日邪官不及為私利於民則農不救農不救而有餘日則草必墾矣訾粟而稅則上一而民平上一則信信則臣不敢為邪民平則慎慎則難變上信而官不敢為邪民慎而難變則下不非上中不苦官下不非上中不苦官則壯民疾農不變壯民疾農不變則少民學之不休少民學之不休則草必墾矣無以外

權爵任與官則民不貴學問又不賤農民不貴學則愚愚則無外交無外交則○勉農而不偷民不賤農則國安不殆國安不殆勉農而不偷則草必墾矣祿厚而稅多食口衆者敗農者也則以其食口之數賤而重使之則辟淫游食之民無所於食民無所於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使商無得糴農無得糶農無得糶則窳惰之農勉疾商不得糴則多歲不加樂多歲不加樂則饑歲無裕利無裕利則商怯商怯則欲農窳

惰之農勉疾商欲農則草必墾矣聲服無通於百縣則民行作不顧休居不聽休居不聽則氣不淫行作不顧則意必一意一而氣不淫則草必墾矣無得取庸則大夫家長不見繕愛子不惰食惰民不窳而庸民無所於食是必農大夫家長不見繕則農事不傷愛子惰民不窳則故田不荒農事不傷農民益農則草必墾矣廢逆旅則姦偽躁心私交疑農之民不行逆旅之民無以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壹山澤則惡農

慢惰倍欲之民無所於食無所於食則必農農草必墾矣貴酒肉之價重其租令十倍其樸然則商估少農不能喜酣奭大臣不為荒飽商估少則上不費粟民不能喜酣奭則農不慢大臣不荒則國事不稽主無過舉上不費粟民不慢農則草必墾矣重刑而連其罪則褊急之民不鬬狠剛之民不訟怠惰之民不游費資之民不作巧諛惡心之民無變也五民者不生於境內則草必墾矣使民無得擅徙則誅愚亂農農民

無所於食而必農愚心躁欲立民一意則農民必靜農靜誅愚則草必墾矣均出餘子之使令以世使之又高其解舍令有甬官食槩不可以辟役而大官未可必得也則餘子不游事人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國之大臣諸大夫博聞辯慧游居之事皆無得為無得居游於百縣則農民無所聞變見方農民無所聞變見方則知農無從離其故事而愚農不知不好學問愚農不知不好學問則務疾農知農不離其故事則草

必墾矣令軍市無有女子而命其商令人自給甲兵使視軍興又使軍市無得私輸糧者則姦謀無所於伏盜輸糧者不私稽輕惰之民不游軍市盜糧者無所售送糧者不私輕惰之民不游軍市則農民不淫國粟不勞則草必墾矣百縣之治一形則從迂者不敢更其制過而廢者不能匿其舉過舉不匿則官無邪人迂者不飾代者不更則官屬少而民不勞官無邪則民不敖民不敖則業不敗官屬少徵不煩民不勞則

農多日農多日徵不〇煩業不敗則草必墾矣重關市之賦則農惡商商有疑惰之心農惡商商疑惰則草必墾矣以商之口數使商令之斯興徒重者必當名則農逸而商勞農逸則良田不荒商勞則去商衰寡之禮無通於百縣則農民不饑行不飾農〇不饑行不飾則公作〇必疾而私作不荒則農事必勝農事必勝則草必墾矣令送糧無取僦無得反庸車牛輿設設必當名然則往速來疾則業不敗農業不敗農則

草必墾矣無得為罪人請於吏而饟食之則姦民無主姦民無主則為姦不勉農民不傷姦民〇〇無樸姦民無樸則農民不敗農民不敗則草必墾矣

農戰第三

凡人主之所以勸民者官爵也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農戰而以巧言虛道此謂勞民勞民者其國必無力無力者其國必削善為國家者其教民也皆作　而得官爵是

故不官無爵國去言則民樸民樸則不淫民見上利之從壹空出也則作壹作壹則民不偷營民不偷營則多力多力則國強今境內之民皆曰農戰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傑皆可變業務學詩書隨從外權上可以得顯下可以求官爵要靡事商賈爲技藝皆以避農戰具備國之危也民以此爲教者其國必削善爲國者倉廩雖滿不偷於農國大民衆不淫於言則民樸壹民樸壹則官爵不可巧而取也不可巧取則

姦不生姦不生則主不惑今境內之民及處官爵者見朝廷之可以巧言辯說取官爵也故官爵不可得而常也是故進則曲主退則慮私所以實其私然則下賣權矣夫曲主慮私非國利也而爲之者以其爵祿也下賣權非忠臣也而爲之者以末貨也然則下官之冀遷者皆曰多貨則上官可得而欲也曰我不以貨事上而求遷者則如以狸餌鼠爾必不冀矣若以情事上而求遷者則如引諸絶繩而求乘枉木也愈不

冀之矣二者不可以得遷則我焉得無下動衆取貨以事上而以求遷乎百姓曰我疾農先實公倉收餘以食親爲上忘生而戰以尊主安國也倉虛主卑家貧然則不如索官親戚交遊合則更慮矣豪傑務學詩書隨從外權要靡事商賈爲技藝皆以避農戰民以此爲教則粟焉得無少而兵焉得無弱也善爲國者官法明故不任智慮上作壹故民不榮則國力摶國力摶者強國好言談者削故曰農戰之民千人而有詩

書辯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於農戰矣農戰之民百人而有技藝一人焉百人者皆怠於農戰矣國待農戰而安主待農戰而尊夫民之不農戰也上好言而官失之也常官則國治一務則國富國富而治王之道也故曰王道作外身作壹而已矣今上論材能知慧而任之則知慧之人希主好惡使官制物以適主心是以官無常國亂而不一辯說之人而無法也如此則民務焉得無多而地焉得無荒詩書禮樂善修仁

靡辯慧國有十者上無使守戰國以十者治敵至必削不至必貧國去此十者敵不敢至雖至必却興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國好力者以難攻以難攻者必興好辯者以易攻以易攻者必危故聖人明君者非盡能其萬物也知萬物之要也故其治國也察要而已矣今為國者多無要朝廷之言治也紛紛焉務相易也是以其君惽於說其官亂於言其民惰而不農故其境內之民皆化而好辯樂學事商賈為技藝避農戰

如此則不遠矣國有事則學民惡　商民善化技藝之民不用故其國易破也夫農者寡而游食者衆故其國貧危今夫螟螣蚼蠋春生秋死一出而民數年不食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此其為螟螣蚼蠋亦大矣雖有詩書鄉一束家一員獨無益於治也非所以反之術也故先王反之於農戰故曰百人農一人居者王十人農一人居者強半農半居者危故治國者欲民之農也國不農則與諸侯爭權不能自持也則衆力

不足也故諸侯撓其弱乘其衰土地侵削而不振則無及已聖人知治國之要故令民歸心於農歸心於農則民樸而可正也紛紛則易使也信可以守戰一則少詐而重居一則可以賞罰進也一則可以外用也夫民之親上死制也以其旦暮從事於農夫民之不可用也見言談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商賈之可以富家也技藝之足以𩠐口也民見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則必避農戰則民輕其居輕其居則必不為上守戰

也凡治國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摶也是以聖人作壹摶之也國作一歲者十歲強作一十歲者百歲強修一百歲者千歲強千歲強者王君修賞罰以輔壹教是以其教有所常而政有成也王者得治民之至要故不待賞賜而民親上不待爵祿而民從事不待刑罰而民致死國危主憂說者成伍無益於安危也夫國危主憂也者強敵大國也人君不能服強敵破大國也則修守備便地形摶民力以待外事然後患可以去

而王可致也是以明君修政作壹去無用止浮學事淫民壹之農然後國家可富而民力可摶也今世主皆憂其國之危而兵之弱也而強聽說者說者成伍煩言飾辭而章無用主好其辯不求其實說者得意道路曲辯輩輩成羣民見其可以取王公大人也而皆學之夫人聚黨與說議於國紛紛焉小民樂之大人說之故其民農者寡而游食者衆賤農者殆農者殆則土地荒學者成俗則民舍農從事於談說高言僞議

舍農游食而以言相王也故民離上而不臣者成羣此貧國弱兵之教也夫國待民以言則民不畜於上故惟明君知好言之不可以強兵闢土也惟聖人之治國作壹摶之於農而已矣

去強第四

以強去強者弱以弱去強者強國爲善姦必多國富而貧治曰重富重富者強國貧而富治曰重貧重貧者弱兵行敵所不敢行強事興敵所羞爲利主貴多變國貴少變國多物削主少物

強千乘之國守千物者削戰事兵用曰強戰亂兵息而國削農商官三者國之常官也三官者生蝨官者六曰歲曰食曰玩好曰志曰行□□六者有樸必削三官之樸三人六官之樸一人以治法者強以治政者削常官法去遷官治大國小治小國大強之重削弱之重強夫以強攻強者亡以弱攻弱者王國強而不戰毒輸於內禮樂蝨官生必削國遂戰毒輸於敵國無禮樂蝨官必強舉榮任功曰強蝨官生必削農少

商多貴人貧商貧農貧三官貧必削國有禮有樂有詩有書有善有修有孝有悌有廉有辯國有十者上無使戰必削至亡國無十者上有使戰必興至王國以善民治姦民者必亂至削國以姦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強國○○國用詩書禮樂孝悌善修治者敵至必削國不至必貧國不用八者治敵不敢至雖至必却興兵而伐必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國好力曰以難攻好○言曰以易攻國以難攻者起一得十國

以易攻者出十亡百重罰輕賞則上愛民民死
上重賞輕罰則上不愛民民不死上與國行罰
民利且罰行賞○○民利且愛行刑重其輕者
輕其重者輕者不生重者不來國無力而行知
巧者必亡怯民使以刑必勇勇民使以賞則死怯
民勇勇民死國無敵者強強必王貧者使以刑
則富富者使以賞則貧治國能富者貧令貧者
富則國多力多力者王王者刑九賞一強國刑
七賞三削國刑五賞五國作一歲十歲強作一

十歲百歲強作一百歲千歲強千歲強者王威
以一取十以聲取實故能為威者王能生不能殺
曰自攻之國必削能生能殺曰攻敵之國必強
故攻官攻力樂國用其二舍一必強令用三者
威必王十里斷者國弱九里斷者國強以日治
者王○夜治者強宿治者削舉口數生者著死
民者削民衆從不逃粟野無荒草以刑去刑國
治以刑致刑國亂曰不刑重輕刑去事成國強
重重○輕輕刑至事生國削刑生力力生強強

生威威生惠惠生於力舉日以成勇戰戰以成
知謀粟生而金死而粟本物賤事者衆買者少
農而姦勸其兵弱國必削至亡金一兩生於境
內金一兩死於境外國好生金於境內則金粟
兩死倉府兩虛國好生粟於境內則金粟兩生
倉府兩實強國之十三數境內倉口之數壯男
壯女之數老弱之數官士之數以言說取食者
之數利民之數馬牛芻藁之數欲強國不知國
十三數地雖利民雖衆國愈弱至削國無怨民

曰強國興兵而伐則武爵武任必勝按兵而農
爵粟任則國富兵起而勝敵按兵而國富者王

商子卷第一終

商子卷第二

說民第五

辯慧亂之贊也禮樂淫泆之徵也慈仁過之毋也任譽姦之鼠也亂有贊則行淫泆有徵則用過有毋則生姦有鼠則不止八者有羣民勝其政國無八者政勝其民民勝其政國弱政勝其民兵強故國有八者上無以使守戰必削至亡國無八者上有以使守戰必興至王用善則民親其親任姦則民親其制合而復者善也別而

規者姦也章善則過匿任姦則罪誅過匿則民勝法罪誅則法勝民民勝法國亂法勝民兵強故曰以良民治必亂至削以姦民治必治至強國以難攻起一取十國以易攻起十亡百國好力曰以難攻國好言曰以易攻民易爲言難爲用國法作民之所難兵用民之所易而以力攻者起一得十國法作民之所易兵用民之所難而以言攻者出十亡百罰重爵尊賞輕刑威爵尊上愛民刑威民死上故興國行罰則民利用

賞則上重法詳則刑繁法繁則刑省民治則亂亂而治之又亂故治之於其治則治治之於其亂則亂民之情也治其事也亂故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生則重者無從至矣此謂治之於其治也行刑重其重者輕其輕者輕者不止則重者無從至矣此謂治之於〇其亂也故重輕則刑去事成國強重重而輕輕則刑至而事生國削民勇則賞之以其所欲民怯則殺之以其所惡故怯民使之以刑則勇勇民使之以賞則死怯民

勇勇民死國敵者必王民貧則弱國富則淫淫則有蝨有蝨則弱故貧者益之以刑則富富者損之以賞則貧治國之舉貴令貧者富富者貧貧者富國強富者貧三官無蝨國久強而無蝨者必王刑生力力生強強生威威生德德生於刑故刑多則賞重賞少則刑重民之有欲有惡也欲有六淫惡有四難從六淫國弱行四難兵強故王者刑於九而賞出一刑於九則六淫止賞出一則四難行六淫止則國無姦四難行則兵

無敵民之所欲萬而利之所出一民非一政無以致欲故作一作一則力搏力搏則強強而用重強故能生力能殺力曰攻敵之國必強塞私道以窮其志啓一門以致其欲使民必先行其所要然後致其所欲故力多力多而不用則志窮志窮則有私有私則有弱故能生力不能殺力曰自攻之國必削故曰王者國不蓄力家不積粟國不蓄力下用也家不積粟上藏也國治斷家王斷官強斷君弱重輕刑去常官則治省

刑要葆賞不可倍也有姦必告之則民斷於心上令而民知所以應器成於家而行於官則事斷於家故王者刑賞斷於民心器用決於家治明則同治闇則異同則行異則止行則治止則亂治則家斷亂則君斷治國者貴下斷故以十里斷者弱以五里斷者強家斷則有餘故曰治者王官斷則不足故○夜治者強君斷則亂故宿治者削故有道之國治不聽君民不從官

算地第六

凡世主之患用兵者不量力治草萊者不度地故有地狹而民衆者民勝其地地廣而民少者地勝其民民勝其地務開地勝其民者事來開則行倍民過地則國功寡而兵力少地過民則山澤財物不為用○夫棄天物遂民淫者世主之務過也而上下事之故民衆而兵弱地大而力小故為國任地者山林居什一藪澤居什一谿谷流水居什一都邑蹊道居什四此先王之正律也故為國分田數小畝五百足待一役此地不

任也方土百里出戰卒萬人者數小也此其墾田足以食其民都邑遂路足以處其民山林藪澤谿谷足以供其利藪澤隄防足以畜故兵出糧給而財有餘兵休民作而畜長足此所謂任地待役之律也今世主有地方數千里食不足以待役實倉而兵為鄰敵臣故為世主患之夫地大而不墾者與無地者同民衆而不用者與無民者同故為國之數務在墾草用兵之道務在一賞私利塞於外則民務屬於農屬於農則樸

樸則畏令私賞禁於下則民力摶於敵摶於敵則勝奚以知其然也夫民之情樸則生勞而易力窮則生知而權利易力則輕死而樂用權利則畏罰而易苦易苦則地力盡樂用則兵力盡夫治國者能盡地力而致民死者名與利並至民之性饑而求食勞而求佚苦則索樂辱則求榮此百姓之情也民之求利失禮之法求名失性之常奚以論其然也今夫盜賊上犯君上之所禁而下失天子之禮故名辱而身危猶不止

者利也其上世之士衣不煖膚食不滿腸苦其志意勞其四肢傷其五臟而益裕廣耳非生之常也而爲之者名也故曰名利之所湊則民道之主操名利之柄而能致功名者數也聖人審權以操柄審數以使民數者臣主之術而國之要也故萬乘失數而不危臣主失術而不亂者未之有也今世主欲辟地治民而不審數臣欲盡其事而不立術故國有不服之民主有不令之臣故聖人之爲國也入令民以數農出令民

以計戰夫農民之所苦而戰民之所危也犯其所苦行其所危者計也故民生則計利死則慮名利之所出不可不審也利出於地則民盡力名出於戰則民致死入使民盡力則草不荒出使民致死則勝敵勝敵草木不荒富強之功可坐而致也今則不然世主之所以加務者皆非國之急也身有堯舜之行而功不及湯武之畧此執柄之罪也臣請語其過夫治國舍勢而任說說則身修而功寡故事詩書談說之士則民

游而輕其君事處士則民追而非其上事勇士則民競而輕其禁技藝之民則民剽而易徙商賈之事佚且利則民緣而議其上故五民者加於國用則田荒而兵弱談說之士資在於口處士資在於意勇士資在於氣技藝之士資在於手商賈之士資在於身故天下一宅而圜身資民資重於身而偏託勢於外挾重資歸偏家堯舜之所難也故湯武禁之則功立而名成聖人非能以世之所易勝其所難也必以其所難勝

其所易故民愚則智可以勝之世智則力可以勝之臣愚則易力而難巧世巧則易智而難力故神農教耕而王天下師其智也湯武致強而征諸侯服其力也今世巧而民淫方倣湯武之時而行神農之事以隨世禁故千乘式亂○此其所加務者過也民之生度而取長稱而取重權而索利明君慎觀三者則國治可立而民能可得國之所以求民者少而民之所以避求者多入使民屬於農出使民一於戰故聖人之治

也多禁以止能任力以窮詐兩者偏用則境內之民一一則農農則樸樸則安其居而惡出故聖人之爲國也民資藏於地而偏托危於外資於地則樸托危於外則惑民入則樸出則惑故其農勉而戰戢也民之農勉則資重戰戢則鄰危資重則不可負而逃鄰危則不歸於無資歸危外托狂夫之所不爲也故聖人之爲國也觀俗立法則治察國事本則宜不觀時俗不察國本故其法立而民亂事劇而功寡此臣之所謂過

也夫刑者所以奪禁邪也而賞者所以助禁也羞辱勞苦○者民之所惡也顯榮佚樂者民之所務也故其國刑不可惡而爵祿不足務也此亡國之兆也刑人復漏則小人辟淫而不苦刑則徼倖於民上徼於上以利求顯榮之門不一則君子事勢以成名小人不避其禁故刑煩君子不設其令則罰行刑煩而罰行者國多姦欲○富者不能守其財而貧者不能事其業田荒而國貧田荒則民詐生國貧則上匱賞故天地設

而民生當此之時也聖人之爲治也刑人無國位戮人無官任刑人有列則君子下其位衣錦食肉則小人冀其利君子下其位則羞功小人冀其利則伐姦故刑戮者所以止姦也而官爵者所以勸功也今國立爵而民羞之設刑而民樂之此蓋法術之患也故君子操權一正以立術立官貴爵以稱臣論榮舉功以任之者則是上下之稱平上下之稱平則臣得盡其力而主得執其柄

開塞第七

天地設而民生之當此之時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親親而愛私親則別愛私則陰陽民險衆而以別險爲務則有亂當此時也民務勝而力征務勝則爭力征則訟訟而無正則莫得其性也故賢者立中設無私而民曰仁當此時也親親廢上賢立矣凡仁者以愛利爲務而賢者以相出爲道民衆而無制久而相出爲道則有亂故聖人承之作爲土地貨財男女之分

分定而無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設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既立其君則上賢廢而貴貴立矣然則上世親親而愛私中世上賢而説仁下世貴貴而尊官上賢者以羸相出也而立君者使賢無用也親親者以私爲道也而中正者使私無行也此三者非事相反也民道弊而所重易也世事變而行道異也故曰王者有繩先王道一端而臣道亦一端所道則異而所繩則一也故曰民愚則智可以王世智則力可以王民愚則力有餘而智不足世智則巧有餘而力不足民之生不智則學力盡而服故神農教耕而王天下師其知也湯武致強而征諸侯服其力也夫民愚不懷智而問世智無餘力而服故以愛王天下者幷刑力征諸侯者退德聖人不法古不修今法古則後於時修今則塞於勢周不法商夏不法虞三代異勢而皆可以王故興王有道而持之異理武王逆取而貴順爭天下而上讓其取之以力持之以

義今世強國事兼幷弱國務力守上不及虞夏之時而下不修湯武湯武塞故萬乘莫不戰千乘莫不守此道之塞久矣而世主莫之能廢也故三代不四非明主莫有能聽也今日願啓之以效古之民樸以厚今時民巧以僞故效於古者先得而防治於今者前刑而法此俗之所惑也今世之所謂義者將立民之所好而廢其所惡此其所謂不義者將立民之所惡而廢其所樂也二者名貿實易不可不察也立民之所樂

則民傷其所惡立民之所惡則民安其所樂何以知其然也夫民憂則思思則出度樂則淫淫則生佚故以刑治則民威民威則無姦無姦則民安其所樂以義教則民縱民縱則亂亂則民傷其所惡吾所謂利者義之本也而世所謂義者暴之道也夫正民者以其所惡必終其所好以其所好必敗其所惡治國刑多而賞少〇〇〇故王者刑九而賞一削國賞九而刑一夫過有厚薄則刑有輕重善有小大則賞有多少此

二者世之常用也刑加於罪所終則姦不去賞施於民上義則過不止刑不能去姦而賞不能止過者必亂故王者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國治必強一國行之境內獨治二國行之兵則少寢天下行之至德復立此吾以殺刑之反於德而義合於暴也古者民藂生而羣處〇故求有上也將以為治也今有主而無法其害與無主同有法不勝其亂與不法同天下不安無君而樂勝其法則舉世以為惑也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於治而治莫康於立君立君之道莫廣於勝法勝法之務莫急於去姦去姦之本莫深於嚴刑故王者以賞禁以刑勸求過〇〇〇〇〇〇不求善藉刑以去刑

商子卷第二終

商子卷第三

壹言第八

凡將立國制度不可不時也治法不可不慎也壹務不可不謹也事本不可不摶也時則國俗可化而民從制治法明則官無邪國務壹則民應用事本摶則民喜農而樂戰夫聖人之立法化俗而使民朝暮從事於農也不可不變也夫民之從事死制也以上之設榮名置賞罰之明也不用辯說私門而功立矣故民之喜農而樂

戰也見上之尊農戰之士而下辯說技藝之民而賤游學之人也故民一務其家必富而身顯於國上開公利而塞私門以致民力私勞不顯於國私門不請於君若此而功臣勸則上令行而荒草闢淫民止而姦無萌治國能摶民力而壹民務者強能事本而禁末者富夫聖人之治國也○能摶力能殺力制度察則民力摶摶而不化則不行行而無富則生亂故國者其摶力也以富國強兵也其殺力也以事敵勸民也夫開而不塞則短長長而不攻則有姦塞而不開則民渾渾而不用則力多力多而不攻則有姦蝨故摶力以一務也殺力以攻敵也治國者貴民一民一則樸樸則農農則易勤勤則富富者廢之以爵不淫淫者廢之以刑而務農故能摶力而不能用者必亂能殺力而不能摶者必亡故明君知齊二者其國強不知齊二者其國削夫民之不治者君道卑也法之不明者君長亂也故明君不道卑不長亂也秉權而立垂法而○

○治以得姦於上而官無不賞罰斷而器用有度若此則國制民明而民力竭上爵尊而倫徒舉今世主皆欲治民而助之○亂非樂以爲亂也安其故而不闚於時也是上法古而得其塞下修今而不時移而不明世俗之變不察治民之情故多賞以致刑輕刑以去賞夫上設刑而民不服賞匱而姦益多故民之於上也先刑而後賞故聖人之爲國也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爲之治度俗而爲之法故法不察民之情而立

之則不成治宜於時而行之則不干故聖王之
治也慎爲察務歸心於一而已矣

錯法第九

臣聞古之明君錯法而民無邪舉事而材自練
賞行而兵強此三者治之本也夫錯法而民無
邪者法明而民利之也舉事而材自練者功分
明功分明則民盡力民盡力則材自練行賞而
兵強者祿爵之謂也祿爵者兵之實也以故人
君之出祿爵也道明道明則國日強道幽則國

日削故祿爵之所道存亡之機也夫削國亡主
非無爵祿也其所道過也三王五霸其所道不
過爵祿而功相萬者其所道明也是以明君之
使其臣也用必出於其勞賞必加於其功功賞
明則民競於功爲國而能使其民盡力以競於
功則兵必強矣同列而相臣妾者貧富之謂也
同實而相幷兼者強弱之謂也有地而君或強
或弱者亂治之謂也苟有道理地足○容身士
民可致也苟容市井財貨可聚也有土者不可

以言貧有民者不可以言弱地誠任不患無財
民誠用不畏強暴德明教行則能以民之有爲
己用矣故明王者用非其有使非其民明王之
所貴唯爵其實○○○不榮則民不急列位不
顯則民不事爵爵易得也則民不貴上爵列爵
祿賞不道其門則民不以死爭位矣人君而有
好惡故民可治也人君不可以不審好惡好惡
者賞罰之本也夫人情好爵祿而惡刑罰人君
設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夫民力盡而

爵隨之功立而賞隨之人君能使其民信於此
如明日月則兵無敵矣人君有爵行而兵弱者
有祿行而國貧者有法立而亂者此三者國之
患也故人君者先便請謁而後功力之精則爵
行而兵弱矣民不死犯難而利祿可致也則祿
行而國貧矣法無度數事煩則○法立而治亂
矣是以明君之使其民也使必盡力以規其功
功立而富貴隨之無私德也故教流成如此則
臣忠君明治著而兵強矣故凡明君之治也任

其德不任其力是以不憂不勞而功可立也度數已立而法可修故人君者不可不慎己也夫離朱見秋毫百步之外而不能以明目易人烏獲舉千鈞之重而不能以多力易人夫聖人之存體性不可以易人然而功可得者法之謂也

戰法第十

凡戰法必本於政勝則其民不爭不爭則無以私意以上為意故王兵之政使民怯於邑鬬而勇於寇戰民習以力攻難故輕死見敵如潰潰而

不止則免故兵法大戰勝逐北無過十里小戰勝逐北無過五里兵起而程此政○不若者勿與戰食不若者勿與久敵衆勿為客敵盡不如擊之勿疑故曰兵大律在謹論敵察則衆勝負可先知也王者之政勝而不驕敗而不怨勝而不驕者術明也敗而不怨者知所失也若兵敵強弱將賢則勝將不如則敗若其政出廟筭者將賢亦勝將不如亦勝政久持勝術者必強至王若民服而聽上則國富而兵勝行是必久王其過失無敵深入借險絕塞民倦且饑渴而復遇疾此其道也故將使民者乘良馬者不可不齊也

立本第十一

凡用兵勝有三等若兵未起則錯法錯法而俗成而用具此三者必行於境內而後兵可出也行三者有二勢一曰輔法而法行二曰舉必得而法立故恃其衆者謂之葺恃其備飾者謂之巧恃譽目者謂之詐此三者恃一因其兵可禽也故曰強者必剛鬬其意鬬則力盡力盡則

備是故無敵於海內治行則貨積貨積則賞能重矣賞一則爵尊爵尊則賞能利矣故曰兵生於治而異俗生於法而萬轉過勢本於心而飾於備勢三者有論故強可立也是以強者必治治者必強富者必治治者必富強者必富富者必強故曰治強之道三論其本也

兵守第十二

四戰之國貴守戰負海之國貴攻戰四戰之國好舉興兵以距四鄰者國危四鄰之國一興事

而已四與寡故曰國危四戰之國不能以萬室之邑舍鉅萬之軍者其國危故曰四戰之國務在守戰守有城之邑不知以死人之力與客生力戰其城拔者死人之力也客不盡夷城客無從入此謂以死人之力與客生力戰城盡夷客若有從入則客必罷中人必佚矣以佚力與罷力戰此謂以生人力與客死力戰皆曰圍城之患患無不盡死而邑此三者非患不足將之過也守城之道盛力故曰客治簿檄三軍之多分

以客之候車之數三軍壯男爲一軍壯女爲一軍男女之老弱者爲一軍此謂之三軍也壯男之軍使盛食厲兵陳而待敵壯女之軍使盛食負壘陳而待令客至而作土以爲險阻及耕格阱發梁撤屋給從從之不洽而熯之使客無得以助攻備老弱之軍使牧牛馬羊彘草木之可食者收而食之以獲其壯男女之食而慎使三軍無相過壯男過壯女之軍則男貴女而姦民有從謀而國亡喜與其恐有蚤聞勇民不戰壯

男壯女過老弱之軍則老使壯悲弱使強悲憐在心則使勇民更慮而怯民不戰故曰慎使三軍無相過此盛力之道

靳令第十三

靳令則治不留法平則吏無姦法已定矣不以善言害法任功則民少言任善則民多言行治曲斷以五里斷者王以十里斷者強宿治者削以刑治以賞戰求過不求善故法立而不革則顯民變誅計變誅止貴齊殊使百都之尊爵厚

祿以自伐國無姦民則都無姦市物多末○衆農弛姦勝則國必削民有餘糧使民以粟出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則農不怠四寸之管無當必不滿也授官予爵出祿不以功是無當也國貧而務戰毒生於敵無六蝨必強國富而不戰偷生於內六蝨必弱以功授官予爵此謂以盛知謀以盛勇戰以盛知謀以盛勇戰其國必無敵國以功授官予爵則治省言寡此謂以法去法以言去言國以六蝨授官予爵則治煩言生此謂以

治致治以言致言則君務於說言官亂於治邪
臣有得志有功者日退此謂失守十者亂守一
者治法定矣而好用六蝨者亡民澤畢農則國
富六蝨不用則兵民畢競勸而樂爲主用其境
內之民爭以爲榮莫以爲辱其次爲賞勸罰沮
其下民惡之憂之羞之修容而以言恥食以上
交以避農戰外交以備國之危也有饑寒死亡
不爲利祿之故戰此亡國之俗也六蝨曰禮樂
曰詩書曰修善曰孝悌曰誠信曰貞廉曰仁義

曰非兵曰羞戰國有十二者上無使農戰必貧
至削十二者成羣此謂君之治不勝其臣官之
治不勝其民此謂六蝨勝其政也十二者成樸
必削是故興國不用十二者故其國多力而天
下莫不能犯也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而
不攻必富朝廷之吏少者不毀也多者不損也
効功而取官爵廷雖有辯言不得以相先也此
謂以數治以力攻者出一取十以言攻者出十
亡百國好力此謂以難攻國好言此謂以易攻

重刑少賞上愛民民死賞重賞輕刑上不愛民民
不死賞利出一空者其國無敵利出二空者國
半利用出十空者其國不守重刑明大制不明
者六蝨也六蝨成羣則民不用是故興國罰行
則民親賞行則上利行罰重其輕者輕其重者
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此謂以刑去刑刑去事成
罪重刑輕刑至事生此謂以刑致刑其國必削聖
君知物之要故其治民有至要故執賞罰以壹
輔仁者心之續也聖君之治人也必得其心故
能用力力生強強生威威生德德生〇力聖君
獨有之能述仁義於天下

修權第十四

國之所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權法者君
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者君
之所獨制也人主失守則危君臣釋法任私必
亂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則治權制獨斷
於君則威民信其賞則事功不信其刑則姦無
端唯明主愛權重信而不以私害法故不多惠

言而尅其賞則下不用數如嚴令而不致其刑則民傲死凡賞者文也刑者武也文武者法之約也故明主慎法明主不蔽之謂明不欺之謂察故賞厚而利刑重而○必不失疏遠不違親近故臣不蔽主而下不欺上世之爲治者多釋法而任私議此國之所以亂也先王懸權衡立尺寸而至今法之其分明也夫釋權衡而斷輕重廢尺寸而意長短雖察商賈不用爲其不必也夫倍法度而任私議皆不類者也不以法論

智能賢不肖者唯堯而世不盡爲堯是故先王知自議譽私之不可任也故立法明分中程者賞之毀公者誅之賞誅之法不失其議故民不爭不以其勞則忠臣不進行賞賤祿不稱其功則戰士不用凡人臣之事君也多以主所好事君君好法則臣以法事君君好言則臣以言事君君好法則端直之士在前君好言則毀譽之臣在側公私之分明則小人不疾賢而不肖者不妬功故堯舜之位天下也非私天下之利也爲天下位天下也論賢舉能而傳焉非疏父子親越人也明於治亂之道也故三王以義親五伯以法正諸侯皆非私天下之利也議爲天下治天下是故擅其名而有其功天下樂其政而莫之能傷也今亂世之君臣區區然皆擅一國之利而當一官之重以便其私此國之所以危也故公私之敗存亡之本也夫廢法度而好私議則姦臣粥權以約祿秩官之吏隱下而漁民諺曰蠹衆而木折隙大而墻壞故大臣爭於私而

不顧其民則下離上下離上者國之隙也秩官之吏隱下以漁百姓此民之蠹也故有隙蠹而不亡者天下鮮矣是故明王任法去私而國無隙蠹矣

商子卷第四

來民第十五

地方百里者山陵處什一藪澤處什一谿谷流水處什一都邑蹊道處什一惡田處什一良田處什四□此食作夫五萬其山陵谿谷藪澤可以給其材都邑蹊道足以處其民先王制土分民之律也今秦之地方千里者五而穀土不能處二田數不滿百萬其藪澤谿谷名山大川之材物貨寶又不盡為用此人不稱土也秦之所與

鄰者三晉也所欲用兵者韓魏也彼土狹而民衆其宅參居而并處其寡萌賈息民上無通名下無田宅而恃姦務末作以處人之復陰陽澤水者過半此其土之不足以生其民也以有過秦民之不足以實其土也意民之情其所欲者田宅也而晉之無有也信秦之有餘也必如此而民不西者秦士戚而民苦也臣切以王吏之明為過見此其所以弱不奪三晉民者愛爵而重復也其說曰三晉之所以弱者其民務樂而復

爵輕也今秦之所以強者其民務苦而復爵重也今多爵而久復是釋秦之所以強而為三晉之所弱也此王吏重爵愛復之說也而臣切以為不然夫所以為苦民而強兵者將以攻敵而成所欲也兵稱曰敵弱而兵強此言不失吾所以攻而敵失其所守也今三晉不勝秦四世矣自魏襄王以來野戰不勝守城必拔小大之戰三晉之所亡於秦者不可勝數也若此而不服秦能取其地而不能奪其民也今王發明惠諸

侯之士來歸○○義者今使復之三世無知軍事秦四境之内陵阪丘隰不起十年徃者於律也足以造作夫百萬曩者臣言曰意民之情其所生者田宅也晉之無有也信秦之有餘也必若此而民不西者秦士戚而民苦也今利其田宅而復之三世此必與其所欲而不使行其所惡也然即山東之民無不西者矣且直言之謂也不然夫實壙什虛出天寶而百萬事本其所益多也豈徒不失其所以攻乎夫秦之所患者

與兵而伐則國家貧安居而農則敵息此王所不能兩成也故三世戰勝而天下不能令以故秦事敵而使民新作本兵雖百宿於外境內不失須臾之時此富強兩成之效也臣之所謂兵者非謂悉興盡起也論境內所能給軍卒車騎令故秦兵新民給芻食天下有不服之國則王以此春圍其農夏食其食秋取其刈冬陳其寶以大武搖其本以廣文安其嗣王行此十年之內諸侯將無異民而王何為愛爵而重復乎周軍之

勝華軍之勝秦斬首而東之東之無益亦明矣而吏猶以為大功為其損敵也今以草茅之地來三晉之民而使之事本此其損敵也與戰勝同實而秦得之以為粟此反行兩登之計也且周軍之勝華軍之勝長平之勝秦所亡民者幾何民客之兵不得事本者幾何臣竊以為不可數矣假使王之羣臣有能用之費此之半弱晉○強秦若三戰之勝者王必加大賞焉今臣之所言民無一日之繇官無數錢之費其弱晉強

秦有過三戰之勝而王猶以為不可則臣愚竊不能已齊人有東郭敞者猶多願願有萬金其徒請賙焉不與曰吾將以求封也其徒怒而去之宋曰此無於愛也故不如○○與之有也今晉有晉而秦愛其復此愛非其有以失其有也豈異東郭敞之愛非其有以亡其徒乎且古有堯舜當時而見稱中世有湯武在位而民服此三王者萬世之所稱也以為聖王也然其道猶不能取用於後今復之三世而三晉之民可盡也是非王賢力今時而使後世為王用乎然則非

聖別說而聽聖人難也

刑約第十六 篇亡

賞刑第十七

聖人之為國也一賞一刑一教一賞則兵無敵一刑則令行一教則下聽上夫明賞不費明刑不戮明教不變而民知於民務國無異國明賞之猶至於無賞也明刑之猶至於無刑也明教之猶至於無教也所謂一賞者利祿官爵摶出

於兵無有異施也夫固恩知貴賤勇怯賢不肖皆盡其胸臆之知竭其股肱之力出死而爲上用也天下豪傑賢良從之如流水夫故兵敵而令行於天下萬乘之國不敢蘇其兵中原千乘之國不敢捍城萬乘之國若有蘇其兵中原者戰將覆其軍千乘之國若有以捍城者攻將凌其城戰必覆人之軍攻必凌人之城盡城而有之盡賓而致之雖厚慶賞何費匱之有矣昔湯封於贊茅文王封於岐周方百里湯與桀戰於

鳴條之野武王與紂戰於牧野之中大破九軍卒爲列諸侯士卒坐陳者里有書社車休息不乘縱馬華山之陽縱牛於農澤縱之老而不收此湯武之賞也故曰贊茅岐周之粟以賞天下之人不人得一勝以其錢賞天下之人不人得一錢故曰百里之居而封侯其臣大其舊自士卒坐陳者里有書社賞之所加寬於牛馬者何也善因天下之貨以賞天下之臣故曰明賞不費湯武既破桀紂海內無害天下大定築五庫藏五兵偃武事行文教倒載戟戈搢笏作爲樂以申其德當此時也賞祿不行而民整齊故曰明賞之猶至於無賞也所謂一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王令犯國禁亂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於前有敗於後不爲損刑有善於前有過於後不爲虧法忠臣孝子有過必以其數斷守法守職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周官之人知而訐之上者自免於罪無貴賤尸襲其官長之官爵田祿故

曰重刑連其罪則民不敢試民不敢試故無刑也夫先王之禁刺殺斷人之足黥人之面非求傷民也以禁姦止過也故禁姦止過莫若重刑刑重而必得則民不敢試故國無刑民國無刑民故曰明刑不戮晉文公將欲明刑以親百姓於是合諸侯大夫於侍千宮顛頡後至請其罪君曰用事焉吏遂斷顛頡之脊以徇晉國之士稽焉皆懼曰顛頡之有寵也斷以徇況於我乎舉兵伐曹五鹿及反鄭之埤東徵之畝勝荆人於城

濮三軍之士止如斬足行之如流水三軍之士無敢犯禁者故一假道重輕於顛頡之脊曰而〇國治昔者周公旦殺管叔流霍叔曰犯禁者也天下衆皆曰親昆弟有過不違而況踈遠天下內不用刀鋸於周庭而海內治故曰明刑之猶至於無刑也所謂一教者博聞辯慧信廉禮樂修行羣黨任譽清濁不可以富貴不可以評刑不可獨立私議以陳其上堅者被銳者挫雖曰聖智巧佞厚朴則不能以非功罔上利然富貴之門要存戰而已矣彼能戰者踐富貴之門强梗焉有常道而不禁是父兄昆弟知識婚姻合同者皆曰務之所加存戰而已矣夫故當壯者務於戰老弱者務於守死者不悔生者務勸此臣之所謂一教也民之欲富貴也共闔棺而後出而富貴之門必出於兵是故民聞戰而相賀也起居飲食所歌謠者戰也此臣之所謂明教之猶至於無教也此臣所謂參教也聖人非能通知萬物之要也故其治國舉要以致萬物故寡教而多功聖人治國也易知而難行也是故聖人不必王凡主不必廢殺人不爲暴賞人不爲仁者國明也聖人以功授官予爵故賢者不憂聖人不宥過不赦刑故姦無起聖人治國也審一而已矣

畫策第十八

昔者昊英之世以伐木殺獸人民少而木獸多黃帝之世不麛不卵官無供備之民死不得用槨事不同皆王者時異也神農之世公耕而食婦織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農既沒以强勝弱以衆暴寡故黃帝作爲君臣上下之義父子兄弟之禮夫婦妃匹之合內行刀鋸外用甲兵故時變也由此觀之神農非高於黃帝也然其名尊者以適於時也故以戰去戰雖戰可也以殺去殺雖殺可也以刑去刑雖重刑可以曆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勝强敵者必先勝其民者也故因民之本在制民若冶於金陶於土也本不堅則民如飛鳥禽

歟其孰能制之民本法也故善治者塞民以法而民地作矣名尊地廣以至王者何故名卑地削以至於亡者戰罷者也不勝而王不敗而亡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也民勇者戰勝○○一民於戰者民勇不能一民於戰者民不勇聖王見王致之於兵也故舉國而責之於兵入其國觀其治兵用者強奚以知民之見用者也民之見戰也如餓狼之見肉則民用矣凡戰者民之所惡也能使民樂戰者王強國之民父遺其子兄

遺其弟妻遺其夫皆曰不得無返又曰失法離令若死我死鄉治之行間○無所逃遷徙無所入行間之治連以五辨之以章束之令拙天所處罷此無所生是以三軍之衆從令如流死而不旋踵國之亂也非其法亂也非法不用也國皆有潛法而無使法必行之法國皆有禁姦邪刑盜賊之法而無使姦邪盜賊必得之法爲姦邪盜賊者死刑而姦邪盜賊不止者不必得必得而尚有姦邪盜賊者刑輕也刑輕者兼誅也必

得者刑者衆也故善治刑不善而不賞善故不刑而民善不刑而民善刑重也刑重者民不敢犯○故無刑也而民莫敢爲非是一國皆善也故不賞善而民善賞善之不可也猶賞不盜故善治者使跖可○信而況伯夷乎不能治者使伯夷可疑而況跖乎勢不能爲姦雖跖可信也勢得爲姦雖伯夷可疑也國治或重明主在上所舉必賢則法可在賢法可在賢則法在下不肖不敢爲非是謂重治不明主在上所舉必不

肖國無明法不肖者敢爲非是謂重亂兵或重強或重弱民固欲戰又不得不戰是謂重強民固不欲戰又得無戰是謂重弱明主不富貴其臣所謂富者非粟米珠玉也所謂貴者非爵位官職也廢法作私爵祿之富貴凡人主德行非出人也知非出人也勇力非過人也然民雖有聖知弗敢謀勇力弗敢我殺雖衆不敢勝其主民無億萬之數懸重賞而民不敢爭行罰而民不敢怨者法也國亂者民多私義兵弱者民多

私勇則削國之所以取爵祿者多塗亡國之欲賤爵輕祿不作而食不戰而榮無爵而尊無祿而富無官而長此之謂姦民所謂治主無忠臣慈父無孝子欲無善言皆以法相司也命相正也不能獨爲非而莫與人爲非所謂富者入多而出寡衣服有制飲食有節則出寡矣女事盡於內男事盡於外則入多矣所謂明者無所不見則羣臣不敢爲姦百姓不敢爲非是以人主處匡床之上聽絲竹之聲而天下治所謂明者

使衆不得不爲所謂強者天下勝天下勝是故合力是以勇強不敢爲暴聖知不敢爲詐而慮用兼天下之衆莫敢不爲其所好而辟其所惡所謂強者使勇力不得不爲己用其志足天下益之不足天下說之恃天下者天下去之自恃者得天下得天下者先自得者也能勝強敵者先自勝者也聖人知必然之理必爲之時勢故爲必治之政戰必勇之民行必聽之令是以兵出而無敵令行而天下朝○黃鵠飛日行千里有必飛之備也麗麗臣臣每一日走千里有必走之勢也虎豹熊羆而無敵有必勝之理也聖人見本然之政知必然之理故其制民也如以高下制水如以燥濕制火故曰仁者能仁於人而不能使人仁義者能愛於人而不能使人相愛是以知仁義之不足以治天下也聖人有必信之性又有使天下不得不信之法所謂義者爲人臣忠爲人子孝少長有禮男女有別非其義也餓不苟食死不苟生此乃有法之常也聖

王者不貴義而貴法法必明令必行則已矣

商子卷第四終

商子卷第五

境内第十九

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於上者著死者削其有爵者乞無爵者以爲庶子級乞一人其無役事也其庶子役其大夫〇六日其役事也隨而養之軍爵自一級巳下至小夫命曰校徒操出公爵自二級以上至不更命曰卒其戰也五人來簿爲伍一人羽而輕其四人能人得一首則復夫勞爵其縣過三日有不致士大夫勞爵

能五人一屯長百人一將其戰百將屯長不得斬首得三十三首以上盈論伯將屯長賜爵一級五百主短兵五十人二五覇主將之主短兵百千石之令短兵百人八百之令短兵八十人七百之令短兵七十人六百之令短兵六十人國封尉短兵千人將短兵四千人戰及死吏而輕短兵能一首則優能攻城之邑斬首八千以上則盈論野戰斬首二千則盈論吏自操及杖以上大將盡賞行間之吏〇故爵公士也就爲

上造也故爵上造就爲簪褭就爲不更故爵爲大夫爵吏而爲縣尉則賜虜六加五千六百爵大夫而爲國治就爲大夫故爵大夫就爲公大夫就爲公乘就爲五大夫則稅邑三百家故爵五大夫皆有賜邑三百家有賜稅三百家爵五大夫有稅邑六百家者受客大將御叅皆賜爵三級故客卿相論盈就正卿就爲大庶長故大庶長就爲左更故四更也就爲大良造以戰故暴首三乃校三日將軍以不疑致士大夫勞爵

其縣四尉訾由丞尉能得甲首一者賞爵一級益田一頃益宅九畝一除庶子一人乃得人兵官之吏其獄法高爵訾下爵級高爵能無給有爵人隷僕爵自二級以上有刑罪則貶爵自一級以下有刑罪則矣小失死以上至大夫其官級一等其樹墓級一樹其攻城圍邑也國司空訾其城之廣厚之數國尉分地以徒校分積尺而攻之爲期曰先巳者當爲最國家巳者訾爲最殿再訾則廢内通則積薪積薪則燔柱陷隊

之士面十八人之隊陷之士知疾鬬不得斬首
隊五人則陷隊之士人賜爵一級死則一人後
不能死之千人環規諫黥剕於城下國尉分地
以中卒隨之將軍爲木壹與國正監與王御史
參望之其先入者舉爲最口其後入者舉爲最
殿其陷隊也盡其幾者後賭乃以欲級益之

弱民第二十

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樸
則強淫則弱弱則軌淫則有志弱則有用有志

則強故曰以強去強者弱以弱去強者強民善
之則親利之用則和用則有任和則匱有任乃
富於政上舍法任民之所善故姦多民貧則力
富力富則淫淫則有蝨故民富而不用則使民
以食出各必有力則農不偷農不偷六蝨無萌
故國富而貧治重強兵易難強〇〇民樂生安
佚死難難正易之則強事有羞多姦寡賞無失
多姦疑敵失必利兵至強威事無羞利用兵久
處利勢必王故兵行敵之所不敢行強事興敵

之所羞爲利法有民安其次主變事能得齊國
守安主操權利故主貴多變國貴少變利出一
孔則國多物出十孔則國少物守一者治守十
者亂治則強亂則弱強則物來弱則物去故國
致物者強去物者弱民辱則貴爵弱則尊官貧
則重賞以刑治民則樂用以賞戰民則輕死故
戰事兵用曰強民有私榮則賤列卑官富則輕
賞治民羞辱以刑戰則戰民畏死事亂而戰故
兵農怠而國弱農商官三者國之常食官也農
闢地商致物官法民三官生蝨六曰歲曰食曰

美曰好曰志曰行六者有樸必削農有餘食則
薄燕於歲商有淫利有美好傷器官設而不用
志行爲卒六蝨成俗兵必大敗法枉治亂任善
言多治衆國亂言多兵弱法明省任力言息治
者國治言息兵強故治大國小治小國大政作
民之所惡民弱政作民之所樂民強民強國贏
民之所樂民強民強而強之兵重弱故民之所
樂民強民強而弱之兵重強故以強重弱弱重

強王以強政強弱弱存以弱政弱強強去強存則弱強去則王故以強政弱削以弱政強王也明主之使其臣也用必加於功賞必盡其勞人主使其民信如○日月此無敵矣今離婁見秋毫之末不能以明目易人烏獲舉千鈞之重不能以多力易人聖賢在體性也不能以相易也今當世之用事者皆欲為上聖舉法之謂也背法而治此任重道遠而無馬牛濟大川而無舡楫也今夫人眾兵強此帝王之大資也苟非明法以守之也與危亡為鄰故明主察法境內之民無辟淫之心游處之士迫於戰陣萬民疾於耕農有以知其然也楚國之民齊疾而均速若飄風宛鉅鐵𨨲利若蜂蠆脅蛟犀兕堅若金石江漢以為池汝潁以為限隱以鄧林緣以方城秦師至鄢郢舉若振槁唐蔑死於垂涉莊蹻發於內楚分為五地非不大也民非不眾也甲兵財用非不多也戰不勝守不固此無法之所生也釋權衡而操輕重者

第二十一篇亡

外內第二十二

民之外事莫難於戰故輕法不可以使之奚謂輕法其賞少而威薄淫道不塞之謂也奚謂淫道為辯智者貴游宦者任文學私名顯之謂也三者不塞則民不戰而事失矣故其賞少則聽者無利也威薄則犯者無害也故開淫道以誘之而以輕法戰之是謂設鼠而餌以狸也亦不幾乎故欲戰其民者必以重法賞則必多威則必嚴淫道必塞為辯志者不貴游宦者不任文學私名不顯賞多威嚴民見戰賞之多則忘死見不戰之辱則苦生賞使之忘死而威使之苦生而淫道又塞以此遇敵是以百石之弩射飄葉也何不陷之有哉民之內事莫善於農故輕治不可以使之奚謂輕治其農貧而商富技巧之人利而游食者眾之謂也故農之用力最苦而贏利少不如商賈技巧之人苟能令商賈技巧之人無繁則欲國之無富不可得也故曰欲

農富其國者境內之食必貴而不農之徵必多市利之租太重則民不得無田田不得不易其食食貴則田者利田者利則事者衆食貴糴食不利而又加重徵則民不得無去其商賈技巧而事地利矣故民之力盡在於地利矣故爲國者邊利盡歸於兵市利盡歸於農邊利歸於兵者強市利歸於農者富故出戰而強入休而富者王也商富下一本有故其食賤者錢重食賤則農貧錢重則商富末事不禁則技巧云

君臣第二十三

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時民亂而不治是以聖人列貴賤制節爵位立名號○以別君臣上下之義地廣民衆萬物多故分五官而守之民衆而姦邪生故立法制爲度量以禁之是故有君臣之義五官之分法制之禁不可不慎也處君位而令不行則危五官分而無常則亂法制設而私善行則民不畏刑君尊則令行官修則有常事法制明則民畏刑法制不明而求民之行令也不可得也○民不從令而求君之尊也雖堯舜之智不能以治明主之治天下也緣法而治按功而賞凡民之所疾戰不避死者以求爵祿也明君之治國也士有斬首捕虜之功必其爵足榮也祿足食也農不離廛者足以養二親治軍事故軍士死節而農民不偷也今世君不然釋法而以智背功而以譽故軍士不戰而農民流徙臣聞道民之門在上所先故民可令農戰可令游宦可令學問在上所與上以功勞與則民戰上以詩書與則民學問民之於利也若

水於下也四旁無擇也民徒可以得利而爲之者今上與之也瞋目扼腕而語勇者得垂衣裳而談說者得遲日曠久積勞私門者得尊向三者無功而皆可以得民去農戰而爲之或談議而索之或事便辟而請之或以勇爭之故農戰之民日寡而游食者愈衆則國亂而地削兵弱而主卑此其所以然者釋法制而任名譽也故明主慎法制言不中法者不聽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爲也言中法則辯之事中

法則爲之行中法則高之故國治而地廣兵強而主尊此治之至也人君者不可不察也

禁使第二十四

人主之所以禁使者賞罰也賞隨功罰隨罪故論功察罪不可不審也夫賞高罰下而上無必知其道也與無道同也凡知道者勢數也故先王不恃其強而恃其信○恃其數今夫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也深淵者知千仞之深縣繩之數也故託其勢者雖遠必至守其數者

雖深必得今夫幽夜山陵之大而離婁不見清朝日䵢則上別飛鳥下察秋毫故目之見也託日之勢也得勢之至不參官而潔陳數而物當今官恃多官衆吏官立丞監夫置丞立監者且以禁人之爲利也而丞監亦欲爲利則何以相禁故恃丞監而治者僅存之治也通數者不然別其勢難其道故曰其勢難匿者雖跖不爲非焉故先王貴勢員曰人主執虛後以應則物應稽驗稽驗則姦得臣以爲不然夫吏爵制決事於千里之外十二月而計書以定事以一歲別計而主以一聽見所疑焉不可蔽員不足夫物至則目不得不見言薄則耳不得不聞故物至則變言至則論故治國之制民不得避罪如目不能以所見遁心今亂國不然恃吏吏雖衆同體一也夫同體一者相不可且夫利異而害不同者先王所以爲保也故至治夫妻交友不能相爲棄惡蓋非而不害於親民人不能相爲隱上與吏也事合而利異者也今夫騶虞以相監

不可事合而利異者也○○○○○○○○○○○○○○○○若使馬焉能言則騶虞無所逃其惡矣利異也利合而惡同者父不能以問子君不能以問臣吏之與吏利合而惡同也夫事合而利異者先王之所以爲端也民之蔽主而不害於蓋賢者不能益不肖者不能損故遺賢去智治之數也

愼法第二十五

凡世莫不以其所以亂者治故小治而小亂大

治而大亂人主莫能世治其民世無不亂之國
奚謂以其所以亂者治夫舉賢能世之所治也
而治之所以亂世之所謂賢者言正也所以爲
善正也黨也聽其言也則公爲能問其黨以爲
然故貴之不待其有功誅之不待其有罪也此
其執正使汚吏有資而成其姦險○小人有資
而施其巧詐初假吏民姦詐之本而求端慤其
末禹不能以使十人之衆庸主安能以御一國
之民彼而黨與人者不待我而有成事者也上

舉一與民民倍主位而嚮私交倍主位而嚮私
交則君弱而臣強君人者不察○也非侵於諸
侯必刼於百姓彼言○說之勢愚智同學之士
學於言說之人則民釋實事而誦虛詞民釋實
事而誦虛詞則力少而非多君人者不察也以
戰必損其將以守必賣其城故有明主忠臣產
於今世而散領其國者不可○須臾忘於破勝
黨任節去言談任法而治矣使吏非法無以守
則雖巧不得爲姦使民非戰無以効其能則雖

險不得詐夫以法相治以數相舉者不能相益
訾言者不能相損民見相譽無益相管附惡見
訾言無損習相憎不相害也夫愛人者不阿憎
人者不害愛惡各以其正治之至也臣故曰法
任而國治矣千乘能以守者自存也萬乘能以
戰者自完也雖桀爲主不肯詘半辭以下其敵
外不能戰內不能守雖堯爲主不能以不臣諧
謂所不若之國自此觀之國之所以重主之所
以尊者力也於此二者力本而世主莫能致

力者何也使民之所苦者無耕危者無戰二者
孝子難以爲其親忠臣難以爲其君今欲敺其
衆民與之孝子忠臣之所難臣以爲非劫以刑
而敺以賞莫可而今夫世俗治者莫不釋法度
而任辯慧後功力而進仁義民故不觸耕戰彼
民不歸其力於耕即食屈於內不歸其節於戰
則兵弱於外入而食屈於內出而兵弱於外雖
有地萬里帶甲百萬與獨立平原一○也且先
王能令、其民蹈白刃被矢石其民之欲爲之非

如學之所以避害故吾教令民之欲利者非耕不得避害者非戰不免境內之民莫不先觸耕戰而後得其所樂故地少粟多民少兵強能行二者於境內則霸王之道畢矣

定分第二十六

公問於公孫鞅曰法令以當時立之者明旦欲使天下之吏民皆明知而用之如一而無私奈何公孫鞅曰為法令置官置吏樸足以知法令之謂者以為天下正則奏天子天子各則主法

令之則主法令之皆降受命發官各主法令之民敢忘行主法令之所謂之名各以其所忘之法令名罪之主法令之吏有遷徙物故之輒使學讀法令所謂為之程式使日數而知法令之所謂不中程為法令以罪之有敢剟定法令損益一字以上罪死不赦諸官吏及民有問法令之所謂也於主法令之吏皆各以其故所欲問之法令明告之各為尺六寸之符明書年月日時所問法令之名以告吏民主法令之吏不告

及之罪而法令之所謂也皆以吏民之所問法令之罪各罪主法令之吏即以左券予吏之問法令者主法令之吏謹藏其右券木柙以室藏之封以法令之長印即後有物故以券書從事法令皆副置一副天子之殿中為法令為禁室有鋌鑰為禁而以封之內藏法令一副禁室中封以禁印有擅發禁室印及入禁室視禁法令及禁剟一字以上罪皆死不赦一歲受法令○○天子置三法官殿中置一法官御史置一

法官杈職置一法官諸侯郡縣皆各為置一法官及吏皆此秦一法官郡縣諸侯一受寶來之法令學問幷所謂吏民知法令者皆問法官故天下之吏民無不知法者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吏不能敢以非理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有法官也遇民不修法則問法官法官即以法之罪告之民即以法官之言正告之吏公知其如此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又不敢犯法如此天下之吏○雖有賢良辯慧不能開一言以枉

法雖有千金不能以用一銖故智詐賢能者皆作而爲善皆務自治奉公民愚則易治也此所生於法明白易知而必行法令者民之命也爲治之本也所以備民也爲治而去法令猶欲無饑而去食也欲無寒而去衣也欲東西行也其不幾亦明矣一兎走百人逐之非以兎也夫賣者滿市而盜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故名分未定堯舜禹湯且皆如物而逐之名分已定貧盜不取今法令不明其名不定天下之人得議之

其議人異而無定人主爲法於上下議之於下是法令不定以下爲正也此所謂名分之不定也夫名分不定堯舜猶將皆折而姦之而況衆人乎此令姦惡大起人主奪威勢之國滅社稷之道也今先聖人爲書而傳之後世必師受之乃知所謂之名不師受之而人以其心意議之至死不能知其名與其意故聖人必爲法令置官也置吏也爲天下師所以定名分也名分定則大詐貞信民皆愿慤而各自治也故夫名分定勢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勢亂之道也故勢治者不可亂世亂者不可治夫世亂而治之愈亂勢治而治之則治故聖王治治不治亂夫微妙意志之言上智之所難也夫不待法令繩墨而無不正者千萬之一也故聖人以千萬治天下故夫智者而後能知之不可以爲法民不盡知賢者而後知之不可以爲法民不盡賢故聖人爲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名正愚知徧能知之爲置法官置主法之吏以爲天下師令萬民無陷

於險危故聖人立天下而無刑死者非不刑殺也行法令明白易知爲置法官吏爲之師以道之知萬民皆知所避就避禍就福而皆以自治也故明主因治而終治之故天下大治也

齊民要術十卷附雜說一卷

（後魏）賈思勰撰

明萬曆刻祕冊彙函本

齊民要術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後魏賈思勰撰。思勰始末未詳。惟知其官爲高平太守而已。自序稱起自耕農，終於醯醢，資生之業，靡不畢書。凡九十二篇。今本乃終於五穀果蓏非中國物者。自序又稱商賈之事，闕而不錄。今本貨殖一篇，乃列於第六十二，莫知其義。中第三十篇爲雜說，而卷端又列雜說數條，不入篇數。一名再見於例殊乖。其詞亦鄙俗不類，疑後人所竄入。然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其治生之道不仕則農爲名言，正見於卷端雜說中。則宋本已有之矣。思勰序不言作註，亦不云有音。今本句下之註，有似自作，然多引及顏師古者。考文獻通考載李燾孫氏齊民要術音義解釋序曰：賈思勰著此書，專主民事。又旁摭異聞，多可觀，在農家最嶢然出其類。奇字錯見，往往艱讀。今運使祕丞孫公爲之音義解釋略備。其正名小物，蓋與揚雄郭璞相上下，不但借助於思勰也。則今本之註，蓋孫氏之書。特宋藝文志不著錄，其名不可考耳。董穀碧里雜存以註中一石當今二斗七升之文，疑其與魏時長安童謠百升飛上天句不合。案斛律光齊人，非魏人，此語殊誤。蓋未知註非思勰作也。錢曾讀書敏求記云嘉靖甲申刻齊民要術於湖湘，首卷條端周書曰云云，原係細書夾註。今刊作大字。毛晉津逮祕書亦然。今以第二篇至六十篇之例推之，其說良是。蓋唐以前書文詞古奧，校勘者不盡能通，輾轉譌脫，因而譌異，固亦事所恒有矣。

齊民要術

齊民要術序

後魏高陽太守賈思勰撰

蓋神農爲耒耜以利天下堯命四子敬授民時舜命后稷食爲政首禹制土田萬國作乂殷周之盛詩書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管子曰一農不耕民有饑者一女不織民有寒者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傳曰人生在勤勤則不匱語曰力能勝貧謹能勝禍蓋言勤力可以不貧謹身可以避禍故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利之教國以富彊秦孝公用商君急耕戰之賞傾奪鄰國而雄諸侯淮南子曰聖人不耻身之賤也愧道之不行也不憂命之長短而憂百姓之窮是故禹爲治水以身解於陽盱之河湯由苦旱以身禱於桑林之祭神農憔悴堯瘦臞舜黎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勞百姓亦甚矣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四肢不勤思慮不用而事治求贍者未之聞也故田者不彊囷倉不盈將

相不殫功烈不成仲長子曰天爲之時而我不農穀亦不可得而取之青春至焉時雨降焉始之耕田終之簠簋惰者釜之勤者鍾之矧夫不爲而尚乎食也哉譙子曰朝發而夕異宿勤則菜盈傾筐且苟有羽毛不織不衣不能茹草飲水不耕不食安可以不自力哉晁錯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不饑者非耕而食之織而衣之爲開其資財之道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一日不再

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體寒不得衣慈母不能保其子君亦安得以有民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粟米布帛一日不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劉陶曰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故食爲至急陳思王曰寒者不貪尺玉而思裋褐饑者不願千金而美一食千金尺玉至貴而不若一食裋褐之惡者物時有所急也誠哉言乎神農倉頡聖人者也其於事也有所不能矣故趙過始爲牛耕實勝耒耜之利蔡倫立意造紙豈方縑牘之煩且耿壽昌之常平倉桑弘羊之均輸法益國利民不朽之術也諺曰智如禹湯不如常耕是以樊遲請學稼孔子答曰吾不如老農然則聖賢之智猶有所未達而況於凡庸者乎猗頓魯窮士聞陶朱公富問術焉告之曰欲速富畜五牸乃畜牛羊子息萬計九真廬江不知牛耕每致困乏任延王景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歲歲開廣百姓充給燉煌不曉作耬犁及種

人牛功力既費而收穀更少皇甫隆乃教作耬犁所省傭力過半得穀加五又燉煌俗婦女作裙攣縮如羊腸用布一疋隆又禁改之所省復不貲茨充爲桂陽令俗不種桑無蠶織絲麻之利類皆以麻枲頭貯衣民惰窳少麤履足多剖裂血出盛冬皆然火燎炙充教民益種桑柘養蠶織履復令種苧麻數年之間大賴其利衣履溫煖今江南知桑蠶織履皆充之教也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績織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臥

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崔寔爲作紡績織絍之具以教民得免寒苦安在不教乎黄霸爲潁川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鰥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爲區處某所大木可以爲棺某亭豚子可以爲祭吏往皆如言龔遂爲渤海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株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三畝家二母彘五母雞民有帶持刀劒者使賣劒買牛賣刀買犢曰何如帶牛佩犢春夏

不得不趣田畝秋冬課收斂益畜果實菱芡吏民皆富實召信臣爲南陽好爲民興利務在富之躬勸耕農出入阡陌止舍鄉亭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閼凡數十處以廣溉灌民得其利畜積有餘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郡中莫不耕稼力田吏民親愛信臣號曰召父童恢爲不其令率民養一豬雌雞四頭以供祭祀買棺木顏斐爲京兆乃令整阡陌樹桑果又課以閑月取材使得轉相

告戒教匠作車又課民無牛者令畜豬投貴時賣以買牛始者民以爲煩一二年間家丁車大牛整頓豐足王丹家累千金好施與周人之急每歲時後察其强力收多者輒歷載酒肴從而勞之便於田頭樹下飲食勸勉之因留其餘肴而去其惰者獨不見勞各自耻不能致丹其後無不力田者聚落以致殷富杜畿爲河東課勸耕桑民畜牸牛草馬下逮雞豚皆有章程家家豐實此等豈好爲煩擾而輕費損哉蓋以庸人

之性率之則自力縱之則惰窳耳故仲長子曰叢林之下爲倉庾之坻魚鱉之堀爲耕稼之場者此君長所用心也是以太公封而斥鹵播嘉穀鄭白成而關中無饑年蓋食魚鱉而藪澤之形可見觀草木而肥墝之勢可知又曰稼穡不修桑果不茂畜産不肥鞭之可也杝落不完垣牆不牢掃除不淨笞之可也此督課之方也且天子親耕皇后親蠶況夫田父而懷窳惰乎李衡於武陵龍陽汎洲上作宅種甘橘千樹臨卒

勑兒曰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疋絹亦可足用矣吳末其橘成歲得絹數千疋恒稱太史公所謂江陵千樹橘與千戶侯等者也樊重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此種殖之不可已也諺曰一年之計莫如種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此之謂也書曰稼穡之艱難孝經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漢文帝曰朕爲天下守財矣安敢妄用哉

孔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然則家猶國國猶家是以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其義一也夫財貨之生既艱難矣用之又無節凡人之性好懶惰矣率之又不篤加以政令失所水旱爲災一穀不登胔腐相繼古今同患所不能止也嗟乎且饑者有過甚之願渴者有兼量之情既飽而後輕食既煖而後輕衣或由年穀豐穰而忽於蓄積或由布帛優贍而輕於施與窮窘之來所由有漸故管子曰桀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而用有餘天非獨爲湯雨菽粟也蓋言用之以節仲長子曰鮑魚之肆不自以氣爲臭四夷之人不自以食爲異生習然也居積習之中見生然之事孰自知也斯何異蓼中之蟲而不知藍之甘乎今采捃經傳爰及歌謠詢之老成驗之行事起自耕農終於醯醢資生之業靡不畢書號曰齊民要術凡九十二篇分爲十卷卷首皆有目錄於文雖煩尋覽差易其有五穀果蓏非中國所植者存其名目而已種植之

法蓋無聞焉捨本逐末賢哲所非日富歲貧饑寒之漸故商賈之事闕而不錄花草之流可以悅目徒有春花而無秋實匹諸浮僞蓋不足存鄙意曉示家童未敢聞之有識故丁寧周至言提其耳每事指斥不尚浮辭覽者無或嗤焉

齊民要術序 終

雜說

夫治生之道不仕則農若昧於田疇則多匱乏只如稼穡之利雖未逮於老農規畫之間竊自同於后稷所爲之術條例後行

凡人家營田須量己力寧可少好不可多惡假如一犋牛總營得小畝三頃據齊地大畝一頃三十五畝也每年一易必須頻種其雜田地即是來年穀資欲善其事先利其器悅以使人人忘其勞且須調習器械務令快利秣飼牛畜常

須肥健撫恤其人常遣歡悅觀其地勢乾濕得所凡秋收了先耕蕎麥地次耕餘地務遣深細不得趁多看乾濕隨時蓋磨著切見世人耕了仰著土塊並待孟春蓋若冬乏水雪連夏亢陽徒道秋耕不堪下種無問耕得多少皆須旋蓋磨如法如一犋牛兩箇月秋耕計得小畝三頃經冬加料餧至十二月內即須排比農具使足一入正月初未開陽氣上即更蓋所耕得地一遍凡田地中有良有薄者即須加糞糞之其踏

糞法凡人家秋收後治糧場上所有穰穀穢等並須收貯一處每日布牛腳下三寸厚每平旦收聚堆積之還依前布之經宿即堆聚計經冬一具牛踏成三十車糞至十二月正月之間即載糞糞地計小畝畝別用五車計糞得六畝匀攤耕蓋著未須轉起自地亢後但所耕地隨向蓋之待一段總轉了即橫蓋一遍計正月二月兩個月又轉一遍然後看地宜納粟先種黑地微帶下地即種糙種然後種高壤白地其白地

候寒食後榆莢盛時納種以次種大豆油麻等田然後轉所糞得所耕五六遍每耕一遍蓋兩遍最後蓋三遍還縱橫蓋之候昏房心中下黍種無問穀小畝一升下子則稀穊得所候黍粟苗未與壠齊即鋤一遍黍經五日更報鋤第二遍候未蠶老畢報鋤第三遍如無力即止如有餘力秀後更鋤第四遍油麻大豆並鋤兩遍止亦不厭早鋤穀第一遍耕科定每科只留兩莖更不得留多每科相去一尺兩壠頭空務欲深

細第一遍鋤未可全深第二遍唯深是求第三遍較淺於第二遍第四遍較淺

凡蕎麥五月耕經三十五日草爛得轉并種耕三遍立秋前後皆十日內種之假如耕地三遍即三重著子下兩重子黑上頭一重子白皆是白汁滿似如濃即須收刈之但對梢相答鋪之其白者日漸盡變爲黑如此乃爲得所若待上頭總黑半已下黑子盡總落矣其所糞種黍地亦刈黍子即耕兩徧熟蓋下糠麥至春鋤三遍

止

凡種小麥地以五月內耕一遍看乾濕轉之耕三遍爲度亦秋社後即種至春能鋤得兩遍最好

凡種麻地須耕五六遍倍蓋之以夏至前十日下子亦鋤兩遍仍須用心細意抽拔全稠閑細弱不堪留者即去却一切但依此法除蟲災外小小旱不至全損何者緣盖磨數多故也又鋤耨以時諺曰鋤頭三寸澤此之謂也堯湯旱澇之年則不敢保雖然此乃常式古人云耕鋤不以水旱息功必獲豐年之收如去城郭近務須多種瓜菜茄子等且得供家有餘出賣只如十畝之地灼然良沃者選得五畝二畝半種葱二畝半種諸雜菜似邵平者種瓜蘿蔔其菜每至春二月內選良沃地二畝熟種葵萵苣作畦栽蔓菁收子至五月六月拔諸菜先熟者並須勝裹亦收子訖應空閑地種蔓菁萵苣蘿蔔等看稀稠鋤其科至七月六日十四日如有車牛盡

割賣之如自無車牛輸與人即取地種秋菜葱四月種蘿蔔及葵六月種蔓菁七月種芥八月種瓜二月種如擬種瓜四畝留四月種並鋤十徧蔓菁芥子並鋤兩遍葵蘿蔔鋤三遍葱但培鋤四遍白豆小豆一時種齊熟且免摘角但能依此方法即萬不失一

雜說 終

齊民要術卷第一

後魏高陽太守賈思勰撰

耕田第一

收種第二

種穀第三

耕田第一

周書曰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遂耕而種之作陶冶斤斧爲耒耜鉏耨以墾草莽然後五穀興助百果藏實世本曰倕作耒耜倕神農之臣也呂氏春秋曰耜博六寸爾雅曰斪斸謂之定犍爲舍人曰斪斸鉏也一名定纂文曰養苗之道鉏不如耨耨不如剗剗柄長三尺刃廣二寸以剗地除草許慎說文曰耒手耕曲木也耜耒端木也斸斫也齊謂之鎡基一曰斤柄性自曲者也田陳也樹穀曰田象形從口從十阡陌之制也耕種也從耒井聲一曰古者井田劉熙釋名曰田塡也五穀塡滿其中犂利也利發土絕草根耨似鉏以薅禾也斸誅也主以誅鉏根株也

凡開荒山澤田皆七月芟艾之草乾即放火至春而開墾其林木大者劉烏更切殺之葉死不扇便任耕種三歲後根枯莖朽以火燒之耕荒畢以鐵齒鍋楱奴侯切下同再徧杷之漫擲黍穄勞郎到切亦再徧明年乃中爲穀田凡耕高下田不問春秋必須燥濕得所爲佳若水旱不調寧燥不濕燥耕雖塊一經得雨地則粉解濕耕堅垎數年不佳諺曰濕耕澤鋤不如歸去言無益而有損濕耕者白背速鐯榛之亦無傷否則大惡也春耕尋手勞古曰耰今曰勞說文曰耰摩田器今人亦名勞曰摩鄙語曰耕田摩勞也秋耕待白背勞春既多風若不尋勞地必虛燥秋田[redacted]實濕勞令地硬諺曰耕而不勞不如作暴蓋言澤難遇喜天時故也桓寬鹽鐵論曰茂木之下無豐草大塊之間無美苗凡秋耕欲深春夏欲淺犂欲廉勞欲再犂廉耕細牛復不疲再勞地熟旱亦保澤也秋耕𥇱一感反青者爲上比至冬月青草復生者其美與小豆同也初耕欲深轉地欲淺耕不深地不熟轉不淺動生土也菅茅之地宜縱牛羊踐之踐則根浮七月耕之則死非七月復生矣凡美田之法綠豆爲上小豆胡麻次之悉皆五六月中穊居懿反稠也種七月八月犂𥇱殺之爲春穀田則畝收十石其美與蠶矢熟糞同凡秋收之

後牛力弱未及即秋耕者穀黍穄粱秫茇古末反
之下即移羸速鋒之也恒潤澤而不堅硬乃至
冬初嘗得耕勞不患枯旱若牛力少者但九月
十月一勞之至春穡湯歷反種亦得禮記月令曰
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鄭玄注曰謂上
辛日郊祭天春秋傳曰春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后耕上帝太微之帝乃
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
躬耕帝籍元辰蓋郊後吉辰也帝籍為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也是月也
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此陽氣蒸

達可耕之候也農書曰土長冒橛陳根可拔耕者急發也分田司田謂田畯主農之官
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
導民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仲春之月
耕者少舍乃修闔扇舍猶止也蟄虫啟戶耕事少閒而治門戶用木曰闔
用竹葦曰扇無作大事以妨農事孟夏之月勞農勸
民無或失時重力勞來之命農勉作無休於都急趣農也
王居明堂禮曰無宿於國也季秋之月蟄虫咸俯在內皆墐
其戶墐謂塗閉之此避殺氣也孟冬之月天氣上騰地氣下
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勞農以休息之黨正

屬民飲酒正齒位是也仲冬之月土事無作慎
無發蓋無發室屋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
諸蟄則死必疾疫夫陰用事尤重閉藏案今世有十月十一月耕者匪直逆
天道害蟄虫地亦無膏潤收必薄少也季冬之月命田官告人出
五種命田官告民出種大寒過農事將起也命農計耦耕事修耒
耜具田器耜者耒之金耜廣五寸田器鎡錤之屬是月也日窮于
次月窮于紀星迴于天數將幾終言日月星辰運行至此月
皆匝於故舍次舍也紀紀會也歲且更始專而農民毋有所使
而猶汝也言專一汝農民之心令人預有志於耕稼之事不可徭役則志散失其業也孟

子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趙岐注曰言仕之為急若農夫
不可不耕魏文侯曰民春以力耕夏以鑼耘秋以收
斂雜陰陽書曰亥為天倉耕之始呂氏春秋曰
冬至後五旬七日菖生菖者百草之先生也於
是始耕高誘注曰菖菖蒲水草也淮南子曰耕之為事也勞
織之為事也擾擾勞之事而民不舍者知其可
以衣食也人之情不能無衣食衣食之道必始
於耕織之物若耕織始初甚勞終必利也衆又
曰不能耕而欲黍粱不能織而喜縫裳無其事

而求其功難矣氾勝之書曰凡耕之本在於趣時和土務糞澤早鋤穫春凍解地氣始通土一和解夏至天氣始暑陰氣始盛土復解夏至後九十日晝夜分天地氣和以此時耕田一而當五名曰膏澤皆得時功春地氣通可耕堅硬強地黑壚土輒平摩其塊以生草草生復耕之天有小雨復耕和之勿令有塊以待時所謂強土而弱之也春候地氣始通椓橛木長尺二寸埋尺見其二寸立春後土塊散上沒橛陳根可拔

此時二十日以後和氣去即土剛以此時耕一而當四和氣去耕四不當一杏始華榮輒耕輕土弱土望杏花落復耕耕輒藺之草生有雨澤耕重藺之土甚輕者以牛羊踐之如此則土強此謂弱土而強之也春氣未通則土歷適不保澤終歲不宜稼非糞不解慎無旱耕須草生至可種時有雨即種土相親苗獨生草穢爛皆成良田此一耕而當五也不如此而旱耕塊硬苗穢同孔出不可鋤治反爲敗田秋無雨而耕絕

土氣土堅垎名曰腊田及盛冬耕泄陰氣土枯燥名曰脯田脯田與腊田皆傷田二歲不起稼則一歲休之凡愛田常以五月耕六月再耕七月勿耕謹摩平以待種時五月耕一當三六月耕一當再若七月耕五不當一冬雨雪止輒以藺之掩地雪勿使從風飛去後雪復藺之則立春保澤凍蟲死來年宜稼得時之和適地之宜田雖薄惡收可畝十石崔寔四民月令曰正月地氣上騰土長冒橛陳根可拔急菑強土黑壚

之田二月陰凍畢澤可菑美田緩土及河渚水處三月杏華勝可菑沙白輕土之田五月六月可菑麥田崔寔政論曰武帝以趙過爲搜粟都尉教民耕殖其法三犂共一牛一人將之下種挽耬皆取備焉日種一頃至今三輔猶賴其利今遼東耕犂轅長四尺迴轉相妨既用兩牛兩人牽之一人將耕一人下種二人挽耬凡用兩牛六人一日纔種二十五畝其懸絕如此按三犂共一牛若今三腳耬矣未知耕法如何今自濟州以西猶用長轅犂兩腳耬長轅耕平地尚可於

(山澗之間則不任用且迴轉至難費力未若齊人蔚犂之柔便也兩腳耬種壠穊亦不如一腳耬之得中也)

收種第二

(楊泉物理論曰粱者黍稷之總名稻者溉種之總名菽者衆豆之總名三穀各二十種爲六十蔬果之實助穀各二十凡爲百種故詩曰播厥百穀也)

凡五穀種子浥鬱則不生生者亦尋死種雜者禾則早晚不均舂復減而難熟糶賣以雜糅見疵炊爨失生熟之節所以特宜存意不可徒然粟黍穄粱秫常歲歲別收選好穗絕色者劁(才彫反)刈高懸之至春治取別種以擬明年種子(耬耩掩種一斗可種一畝量家田所須種子多少而種之)其別種種子嘗須加鋤(鋤多則無秕也)先治而別埋(先治場淨不雜窖埋又勝器盛)還以所治蘘草蔽窖(不爾必有爲雜之患)將種前二十許日開出水洮(浮秕去則無莠)即曬令燥種之依周官相地所宜而糞種之汜勝之術曰牽馬令就穀堆食數口以馬踐過爲種無虸蚄等蟲也周官曰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鄭玄注曰土化之法化之使美若汜勝之術也以物地占其形色爲之種黃白宜以種禾之屬)凡糞種騂

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潟用貆勃壤用狐埴壚用豕彊㯺用蕡輕爂用犬(此草人職鄭玄注曰凡所以糞種者皆謂煮取汁也赤緹縓色也渴澤故水處也潟鹵也貆貒也勃壤粉解者埴壚黏疏者彊㯺強堅者輕爂輕脆者故書騂爲挈墳作盆杜子春挈讀爲騂謂地色赤而土剛強也鄭司農云用牛以牛骨汁漬其種也謂之糞種墳壤多盆鼠也壤白色蕡麻也玄謂墳壤潤解)淮南術曰從冬至日數至來年正月朔日五十日者民食足不滿五十日者日減一斗有餘日日益一斗汜勝之書曰種傷濕鬱熱則生蟲也取麥種候熟可穫擇穗大彊者斬束立場中之高燥處曝使極燥無令有白魚有輒揚治之取乾艾雜藏之麥一石艾一把藏以瓦器竹器順時種之則收常倍取禾種擇高大者斬一節下把懸高燥處苗則不敗欲知歲所宜以布囊盛粟等諸物種平量之埋陰地冬至後五十日發取量之息最多者歲所宜也崔寔曰平量五穀各一升小罌盛埋垣北牆陰下餘法同上師曠占術曰杏多實不蟲者來年秋禾善五木者五穀之先欲知五穀但視五木擇其木

盛者來年多種之萬不失一也

種穀第三 稗附

種穀 稷也名粟穀者五穀之總名非止謂粟也然今人專以稷為穀望俗名之耳爾雅曰粢稷也說文曰粟嘉穀實也從鹵從米廣志曰有赤粟白莖有黑格雀粟有張公斑有含黃蒼背稷有雪白粟亦名白粟又有白鹽下竹頭青白逯麥擢石精盧狗之稱云郭璞注爾雅曰今江東呼粟為粢孫炎曰稷粟也按今世粟名多以人姓字為名目亦有觀形立名亦有會義為稱聊復載之云耳朱穀高居黃劉豬獬道愍黃聒穀黃雀懊黃續命黃百日糧有起婦黃辱稻糧奴子黃䅬支穀焦金黃鵮履倉一名麥爭場此十四種早熟耐旱免蟲聒穀黃辱稻糧二種味美今墮車下馬看白羣羊懸蛇赤尾罷虎黃雀民泰馬洩韁劉豬赤李谷黃河

摩擢東海黃石駮歲青莖青黑好黃陌南木限史黃宋黃凝指張黃兔脥青惠日黃寫風赤一黑黃上䴸頭黨一黃此二十四種穗皆有毛耐風免雀暴一晃黃一種易舂寶珠黃俗得白張鄰黃白鹺穀鉤干黃張蟻白耿虎黃都奴赤茄蘆黃薰豬赤魏爽黃白莖青竹根黃調母粱磊碨黃劉沙白僧延黃赤粱穀靈忽黃獺尾青續得黃得客黃蔭延黃豬矢青蝦蟇黃粱稗青平壽黃貫狗只館拆作黃穆稷阿居黃赤巴粱鹿蹄黃餓狗蒼可憐黃米穀鹿橛青阿返此三十八種中租大穀白鹺穀調母粱二種味美揚谷青黃穀黃稜矢青有一種味惡黃二稊稗樂緋青二種易舂竹葉青石抑閑竹葉青一名胡谷水黑狡忽鬼青衛天棣雉子青鵄腳穀鴈頭青欖堆黃青子規此十四種晚熟耐水蟲災則盡矣騎良麩又䰟奴兒反㩧粒左反闔劍怪反

凡穀成熟有早晚苗稈有高下收實有多少質性有强弱米味有美惡粒實有息耗 早熟者苗短而收多晚熟者苗長而收少强苗者短黃穀之屬是也弱苗者長青白黑是也收少者美而耗收多者惡而息也 地勢有良薄 良田宜種晚薄田宜種早良地非獨宜晚早亦無害薄地宜早晚必不成實也 山澤有異宜 山田種强苗以避風霜澤田種弱苗以求華實也 順天時量地利則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勞而無獲 入泉伐木登山求魚手必虛迎風散水逆坂走丸其勢難 凡穀田菉豆小豆底為上麻黍胡麻次之蕪菁大豆為下 常見瓜底不減菉豆本既不論聊復寄之 良地一畝用子五升薄地三升 此為稙穀晚田加種也 穀田必須歲易 飆子則莠多而收薄矣飆尹絹切

二月三月種者為稙禾四月五月種者為穉禾二月上旬及麻菩 音倍音勃 楊生種者為上時三月上旬及清明節桃始花為中時四月上旬及棗葉生桑花落為下時歲道宜晚者五月六月初亦得凡春種欲深宜曳重撻夏種欲淺直置自生 春氣冷生遲不曳撻則根虛雖生輒死夏氣熱而生速曳撻遇雨必堅垎其春澤多者或亦不須撻必欲撻者宜須待白背濕撻令地堅硬故也 凡種穀雨後為佳遇小雨宜接濕種遇大雨待薉生 小雨不接濕無以生禾苗大雨不待白背濕輾則令苗瘦薉若盛者先鋤一遍然後納種乃佳

春若遇旱秋耕之地得仰壟待雨春耕者不中也夏若仰壟匪直盪汰不生兼與草薉俱出凡田欲早晚相雜防歲道有所宜有閏之歲節氣近後宜晚田然大率欲早早田倍多於晚早田淨而易治晚者蕪穢難治其收任多少從歲所宜非關早晚然早穀皮薄米實而多晚穀皮厚米少而虛也苗生如馬耳則鏃鋤諺曰欲得穀馬耳鏃初角切稀豁之處鋤而補之用功蓋不足言利益動能百倍凡五穀唯小鋤爲良小鋤者非直省功穀亦倍勝大鋤者草根繁茂用功多而收益少良田率一尺留一科劉章耕田歌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類者鋤而去之諺云迴車倒馬擲衣不下皆十石而收言大稀大概之收皆均平也薄地尋壟躡之不耕故苗出壟則深鋤鋤不厭數周而復始勿以無草而暫停鋤者非止除草乃地熟而實多糠薄米息鋤得十徧便得八米也春鋤起地夏爲除草故春鋤不用觸濕六月以後雖濕亦無嫌春苗既淺陰未覆地濕鋤則地堅夏苗陰厚地不見日故雖濕亦無害矣管子曰爲國者使農寒耕而熱芸芸除草也苗既出壟每一經雨白背時輒以鐵齒鐉楱縱橫杷而勞之杷法令人坐上數以手斷去草草塞齒則傷苗如此令地熟軟易鋤省力中鋒止苗高一尺鋒之三徧者皆佳耩古項切者非不壅本苗深殺草益實然令地堅硬乏

澤難耕鋤得五徧已上不須耩必欲耩者刈穀之後即鏵鋤令突起則潤澤易耕凡種欲牛遲緩行種人令促步以足躡壟底牛遲則子勻足躡則苗茂足跡相接者亦可不煩撻也熟速刈乾速積刈早則鐮傷刈晚則穗折遇風則收減濕積則藁爛積晚則損耗連雨則生耳凡五穀大判上旬種者全收中旬中收下旬下收雜陰陽書曰禾生於棗或楊九十日秀秀後六十日成禾生於寅壯於丁午長於丙老於戊死於申惡於壬癸忌於乙丑凡種五穀以生長壯日種者多實老惡死日種者收薄以忌日種者敗傷又用成收滿平定日爲佳氾勝之書曰小豆忌卯稻麻忌辰禾忌丙黍忌丑秫忌寅未小麥忌戌大麥忌子大豆忌申卯凡九穀有忌日種之不避其忌則多傷敗此非虛語也其自然者燒黍穰則害瓠史記曰陰陽之家拘而多忌止可知其梗概不可委曲從之諺曰以時及澤爲上策也禮記月令曰孟秋之月修宮室坏垣墻仲秋之月可以築城郭穿竇窖修囷倉鄭玄注曰爲民當入物當藏也[illegible]諺曰家貧無所有收埒[illegible]上功之勞一時[illegible]不實之道也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蓄菜

多積聚（始為禦冬之備）季秋之月農事備收（備猶盡也）孟冬之月謹蓋藏循行積聚無有不斂（謂芻禾薪蒸之屬也）仲冬之月農有不收藏積聚者取之不詰（此收斂尤急之時有人取者不罪所以警其主也）尚書考靈曜曰春鳥星昏中以種稷（鳥朱鳥鶉火也）秋虛星昏中以收斂（虛玄枵也）莊子長梧封人曰昔予為禾耕而鹵莽（忙補反）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鹵莽猶麤粗謂淺耕稀種也滅裂猶短草不盡其分）予來年變齊（在細反）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飧孟子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趙岐注曰使民得務農不違奪其時則五穀饒穰不可勝食也）諺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錤不如待時（趙岐曰乘勢居富貴之勢鎡錤田器耒耜之屬待時謂農之三時）又曰五穀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稊稗（稊稗草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趙岐曰熟成也五穀雖美種之不成不如稊稗之草其實可食為仁不成亦猶是）淮南子曰夫地勢水東流人必事焉然後水潦得谷行（水勢雖東流人必事而通之使得循谷而行也）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穀遂長（高誘曰加功謂是藨耨之也）聽其自流待其自生大禹之功不

立而后稷之智不用禹決江疏河以為天下興利不能使水西流后稷闢土墾草以為百姓力農然而不能使禾冬生豈其人事不至哉其勢不可也（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四時不可易也）食者民之本民者國之本國者君之本是故人君上因天時下盡地利中用人力是以羣生遂長五穀蕃殖教民養育六畜以時種樹務修田疇滋殖桑麻肥磽高下各因其宜丘陵阪險不生五穀者以樹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蓏秋畜蔬食（菜食曰蔬穀食曰食）冬伐薪蒸（大曰薪小曰蒸）以為民資是故生無乏用死無轉屍（轉棄也）故先王之政四海之雲至而修封疆（四海雲至二月也）蝦蟇鳴燕降而通路除道矣（陰降百泉則修橋梁（陰降十月）昏張中則務種穀（三月昏張星中於南方）大火中則種黍菽（大火昏中六月）虛中則種宿麥（虛昏中九月）昴星中則收斂蓄積伐薪木（昴星西方白虎之宿季秋之月收斂蓄積）所以應時修備富國利民霜降而樹穀水泮而求穫欲得食則難矣又曰為治之本務在安民安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

本在於勿奪時(言不奪民之農要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欲(節止欲貪)節欲之本在於反性(反其所受於天之正性也)未有能搖其本而靜其末濁其源而清其流者也夫日回而月周時不與人遊故聖人不貴尺璧而重寸陰時難得而易失也故禹之趨時也履遺而不納冠挂而不顧非其爭先也而爭其得時也呂氏春秋曰苗其弱也欲孤(弱小也苗始生小時欲得孤特疏數適則茂好也)其長也欲相與俱(言相依植不偃仆)其熟也欲相扶(相扶持不傷折)是故三以為族乃多粟(族聚也)吾苗有行故速長弱不相害故速大橫行必得從行必術正其行通其風(行行列也)鹽鐵論曰惜草芳者耗禾稼惠盜賊者傷良人氾勝之書曰種無期因地為時三月榆莢時雨高地強土可種禾薄田不能糞者以原蠶矢雜禾種種之則禾不蟲又取馬骨剉一石以水三石煮之三沸漉去滓以汁漬附子五枚三四日去附子以汁和蠶矢羊矢各等分撓(呼好反攪也)令洞洞如稠粥先種二十日時以溲種如麥飯狀常天

旱燥時溲之立乾薄布數撓令易乾明日復溲天陰雨則勿溲六七溲而止輒曝謹藏勿令復濕至可種時以餘汁溲而種之則禾稼不蝗蟲無馬骨亦可用雪汁雪汁者五穀之精也使稼耐旱常以冬藏雪汁器盛埋於地中治種如此則收常倍氾勝之書區種法曰湯有旱災伊尹作為區田教民糞種負水澆稼區田以糞氣為美非必須良田也諸山陵近邑高危傾阪及丘城上皆可為區田區田不耕旁地庶盡地力凡區種不先治地便荒地為之以畝為率令一畝之地長十八丈廣四丈八尺當橫分十八丈作十五町町間分為十四道以通人行道廣一尺五寸町皆廣一尺五寸長四丈八尺尺直橫鑿町作溝溝一尺深亦一尺積壤於溝間相去亦一尺嘗悉以一尺地積穰不相受令弘作二尺地以積穰種禾黍於溝間夾溝為兩行去溝兩邊各二寸半中央相去五寸旁行相去亦五寸一溝容四十四株一畝合萬五千七百五十株

種禾黍令上有一寸土不可令過一寸亦不可令減一寸凡區種麥令相去二寸一行一溝容五十二株一畝凡四萬五千五百五十株麥上土令厚二寸凡區種大豆令相去一尺二寸一溝容九株一畝凡六千四百八十株禾一斗有五萬一千餘粒黍亦少此少許大豆一斗一萬五千餘粒也區種荏令相去三尺胡麻相去一尺區種天旱常溉之一畝常收百斛上農夫區方深各六寸間相去九寸一畝三千七百區一日作千區區種粟二十粒美糞一升

合土和之畝用種二升秋收區別三升粟畝收百斛丁男長女治十畝十畝收千石歲食三十六石支二十六年中農夫區方九寸深六寸相去二尺一畝千二十七區用種一升收粟五十一石一日作三百區下農夫區方九寸深六寸相去二尺一畝五百六十七區用種六升收二十八石一日作二百區諺曰頃不比畝善謂多惡不如少善也昔兗州刺史劉仁之老成懿德謂予言曰昔在洛陽於宅田以七十步之地試為區田收粟三十六石然則一畝之收有過百石矣少地之家所宜遵用之區中草生茇之區間

草以剗剗之若以鋤鋤苗長不能耘之者以鉤鐮比地刈其草矣氾勝之曰驗美田至十九石中田十三石薄田一十石尹澤取減法神農復加之骨汁糞汁種種剉馬骨牛羊猪麋鹿骨一斗以雪汁三斗煑之三沸取汁以漬附子率汁一斗附子五枚漬之五日去附子擣麋鹿羊矢分等置汁中熟撓和之候晏溫又溲曝狀如后稷法皆溲汁乾乃止若無骨煑繰蛹汁和溲如此則以區種之大旱澆之其收至畝百石以上

十倍於后稷此言馬蠶皆蟲之先也及附子令稼耐旱終歲不失於獲獲不可不速常以急疾為務芒張葉黃捷穫之無疑穫禾之法熟過半斷之孝經援神契曰黃白土宜禾說文曰禾嘉穀也以二月始生八月而熟得之中和故謂之禾禾木也木王而生金王而死崔寔曰二月三月可種植禾美田欲稠薄田欲稀氾勝之書曰植禾夏至後八十九十日常夜半候之天有霜若白露下以平明時令兩人持長索相對各持

一端以縻禾中去霜露日出乃止如此禾稼五穀不傷矣氾勝之書曰稗既堪水旱種無不熟之時又特滋茂盛易生蕪穢良田畝得二三十斛宜種之備凶年稗中有米熟擣取米炊食之不減粱米又可釀作酒（酒勢美釅尤逾黍秫魏武使典農種之頃收二千斛斛得米三四斗大儉可磨食之若值豐年可以飯牛馬豬羊）蟲食桃者粟貴楊泉物理論曰種作曰稼稼猶種也收斂曰穡穡猶收也古今之言云耳稼農之本穡農之末本輕而末重前緩而後急稼欲熟收欲速此

良農之務也漢書食貨志曰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師古曰歲田有宜及水旱之利也種即五穀謂黍稷麻麥豆也）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五穀之田不宜樹果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匪直妨耕種損禾苗抑亦惰夫之所休息豎子之所嬉遊故齊桓公問於管子曰饑寒室屋漏而不治垣牆壞而不築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沐塗樹之枝公令左右伯沐塗樹之枝期年民被布帛治屋築垣牆公問此何故管子對曰齊夷萊之國也一樹而百乘息其下以其不捎也眾鳥居其上丁壯者胡丸操彈居其下終日不歸父老拊枝而論終日不去今吾沐塗樹之枝日方中無尺陰行者疾走父老歸而治產丁壯歸而有業）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師古曰力謂勤作之也如寇盜之至謂促遽之甚恐為風雨所損也）還廬樹桑

菜茹有畦（爾雅曰菜謂之蔌不熟曰饉蔬菜總名也凡草菜可食通名曰蔬案師古曰蔬續也菜熟曰茹猶生曰草死曰蘽）瓜瓠果蓏（郎果反應劭曰木實曰果草實曰蓏張晏曰有核曰果無核曰蓏臣瓚案木上曰果地上曰蓏說文曰在木曰果在草曰蓏許慎注淮南子曰在樹曰果在地曰蓏鄭玄注周官曰果桃李屬蓏瓜瓠屬郭璞注爾雅曰果木子也高誘注呂氏春秋曰有實曰果無實曰蓏宋均注春秋元命苞曰木實曰果蓏瓜瓠之屬韓康伯注易傳曰果蓏者物之實）殖於疆場（張晏曰至此易主故曰場師古曰詩小雅信南山云中田有廬疆場有瓜即此謂也）雞豚狗彘毋失其時女修蠶織則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攜（師古曰班白者謂髮雜色也不

提攜者所以優老人也）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服虔曰一月之中又得夜半為十五日凡四十五日也）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師古曰省費燎火之費也燎所以為明火所以為溫也燎力召反）董仲舒曰春秋他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禾也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一畝三甽（師古曰甽壟也音古犬反或作畎）歲代處故曰代田（師古曰代易也）古法也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為耦（師古曰併兩耜而耕）廣尺深尺曰甽長終畝一畝三甽

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師古曰播布也種爲穀子也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師古曰耨鉏也因隤其土以附苗根師古曰隤謂下之也音頹故其詩曰或芸或芓黍稷儗儗師古曰小雅甫田之詩儗儗盛貌芓音子儗音擬芸除草也耔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輙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也師古曰比音必寐反能風與旱師古曰能讀曰耐故儗儗而盛也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爲田一井一屋故畝五頃鄧展曰九夫爲井三夫爲屋夫百畝於古爲十二頃古百步爲畝漢時二百四十步爲畝古千二百畝則得今五頃用耦犂二牛三人

一歲之收常過縵田畝一斛以上師古曰縵田謂不爲甽者也縵音莫幹反善者倍之師古曰善爲甽者又過縵田二斛已上也過使教田太常三輔蘇林曰太常主諸陵有民故亦課田種大農置功巧奴與從事爲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稼養苗狀蘇林曰爲法意狀也民或苦少牛亡以趨澤師古曰趨讀曰趣趣及也澤雨之潤澤也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犂師古曰輓引也音晚過奏光以爲丞教民相與庸輓犂師古曰庸功也言換功共作也義亦與庸賃同率多人者田日三十畝少者十三畝以故

田多墾闢過試以離宮卒田其宮壖地師古曰離宮別處之宮非天子所常居也壖餘也宮壖地謂外垣之內內垣之外也諸緣河壖地廟垣壖地其義皆同守離宮卒閑而無事因令於壖地爲田也壖音而緣反課得穀皆多其旁田畝一斛以上令命家田三輔公田李奇曰令使也命者教也令離宮卒教其家田公田也韋昭曰命謂爵命者命家謂受爵命一爵爲公士以上令得田公田優之也師古曰李說是也又教邊郡及居延城韋昭曰居延張掖縣也時有田卒也是後邊城河東弘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

齊民要術卷第一

齊民要術卷第二

後魏高陽太守賈思勰撰

黍穄第四
粱秫第五
大豆第六
小豆第七
種麻第八
種麻子第九
大小麥第十 瞿麥附
水稻第十一
旱稻第十二
胡麻第十三
種諸色瓜第十四 茄子附
種瓠第十五
種芋第十六

黍穄第四

爾雅曰秬黑黍秠一稃二米郭璞注云秠亦黑黍但中米異耳孔子曰黍可以為酒廣志云有牛黍有稻尾黍秀成赤黍有馬革大黑黍有秬黍有溫屯黃黍有白黍䵒芒鷰鴿之名穄有赤白黑青黃鷰鴿凡五種按今俗有鴛[illegible]黍白黍半夏黍有驢皮穄崔寔曰[illegible]黍之秫熟者一名穄也

凡黍穄田新開荒為上大豆底為次穀底為下地必欲熟再轉乃佳若春夏耕者下種後再勞為良一畝用子四升三月上旬種者為上時四月上旬為中時五月上旬為下時夏種黍穄與植穀同時非夏者大率以椹赤為候諺曰椹釐釐種黍時燥濕候黃墒墒始章切種訖不曳撻常記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凍樹日種之萬不失一凍樹者凝霜封著木條也假令月三日凍樹還以月三日種黍他皆倣此十月凍樹宜早黍十一月凍樹宜中黍十二月凍樹宜晚黍若從十月至正月皆凍樹者早晚黍悉宜也苗生壠平即宜杷勞鋤三遍乃止鋒而不耩苗晚耩即多折也刈穄欲早刈黍欲晚穄晚多零落黍早米不成皆即濕踐之穄踐訖即蒸而裛於劫切之不蒸者難舂米碎至春易舂米堅香氣經夏不歇黍宜曬之令燥濕聚則鬱凡黍粘者收薄穄味美者亦收薄難舂

雜陰陽書曰黍生於榆六十日秀秀後四十日成黍生于巳壯于酉長于戌老于亥死于丑惡于丙午忌于丑寅卯穄忌于未寅孝經援神契云黑墳宜黍麥尚書考靈曜云夏火星昏中可以種

黍菽 大火東方蒼龍之宿四月昏中在南方菽大豆也 氾勝之書曰黍者暑也種者必待暑先夏至二十日此時有雨彊土可種黍一畝三升黍心未生雨灌其心心傷無實黍心初生畏天露令兩人對持長索搜去其露日出乃止凡種黍覆土鋤治皆如禾法欲疏於禾 疏黍雖科而米黃又多減及空今概雖不科而米白且均熟不減更勝疏者氾氏云欲疏於禾其義未聞

崔氏曰四月蠶入簇時雨降可種黍禾謂之上時夏至先後各二日可種黍蟲食李者黍貴也

齊民要術卷二 又二

梁秫第五

爾雅曰虋赤苗芑白苗郭璞注曰虋今之赤梁粟芑今之白梁粟也皆好穀也犍爲舍人曰是伯夷叔齊所食首陽草也廣志曰有具梁解梁有遼東赤梁魏武帝常以作粥爾雅曰粟秫也孫炎曰秫粘粟也廣志曰秫粘粟有赤有白者有胡秫早熟及麥說文曰秫稷之粘者案今世[illegible]穀秫黍稻林稿天粘秫也

梁秫並欲薄地而稀一畝用子三升半 地良多雉尾苗概種不收 種與植穀同時 晚者全不收也 燥濕之宜杷勞之法一同穀苗收刈欲晚 性不零落早刈損實

大豆第六

爾雅曰戎菽謂之荏菽孫炎注曰戎菽大菽也張揖廣雅曰大豆菽也小豆荅也豍方迷切豌豆豍豆留豆也胡豆蜂雙江豆也廣志曰蓮小豆一歲三熟糯甘白豆粗大可食刺豆亦可食秬豆苗似小豆紫花可爲麵生來提建寧大豆有黃落豆有御豆其豆角長有楊豆葉可食胡豆有青有黃者本草經云張騫使外國得胡豆今世大豆有白黑二種及長梢牛踐之名小豆菉赤白三種黃高麗豆黑高麗豆鷰豆豍豆大豆類也豌豆江豆營豆小豆類也

春大豆次植穀之後二月中旬爲上時 一畝用子八升 三月上旬爲中時 用子一斗 四月上旬爲下時 用子一斗二升 歲宜晚者五六月亦得然稍晚稍加種子地不求熟 秋鋒之地即稿種地過熟者苗茂而實少 收刈欲晚 此不零落刈早損實 必須耬下 種欲深故豆性強苗深則及澤 鋒耩各一鋤不過再葉落盡然後刈 葉不盡則難治 刈訖則速耕 大豆性雨秋不耕則無澤也 種茭者用麥底一畝用子三升先漫散訖犁細淺畧 良輒反 而勞之 旱則萁堅葉落稀則苗莖不高深則土厚不生 若澤多者先深耕訖逆垡擲豆然後勞之 澤少則否爲其浥鬱不生 九月中候近地葉有黃落者速刈之 葉少不黃必浥鬱刈不速逢風則葉落盡遇雨則爛不成

雜陰陽書曰大豆生於槐九十日秀秀後七十日熟豆生於申壯於子長於壬老於丑死於寅

齊民要術卷二 三

惡於甲乙忌於卯午丙丁
孝經援神契曰赤土宜菽也
氾勝之書曰大豆保歲易爲宜古之所以備凶年也謹計家口數種大豆率人五畝此田之本也三月榆莢時有雨高田可種大豆土和無塊畝五升土不和則益之種大豆夏至後二十日尚可種戴甲而生不用深耕大豆須均而稀豆花憎見日見日則黃爛而根焦也穫豆之法莢黑而莖蒼輒收無疑其實將落反失之故曰豆

熟於場於場穫豆即青莢在上黑莢在下氾勝之區種大豆法坎方深各六寸相去二尺一畝得千六百八十坎其坎成取美糞一升合坎中土攪和以內坎中臨種沃之坎三升水坎內豆三粒覆上土勿厚以掌抑之令種與土相親一畝用種一升用糞十六石八斗豆生五六葉鋤之旱者溉之坎三升水丁夫一人可治五畝至秋收一畝中十六石種之上土纔令蔽豆耳
崔寔曰正月可種豍豆二月可種大豆又曰二月昏參夕杏花盛桑椹赤可種大豆謂之上時四月時雨降可種大小豆美田欲稀薄田欲稠

小豆第七

小豆大率用麥底然恐小晚有地者常須兼留去歲穀下以擬之夏至後十日種者爲上時（一畝用子八升）初伏斷手爲中時（一畝用子一斗）中伏斷手爲下時（一畝用子一斗二升）中伏以後則晚矣（諺曰立秋葉如荷錢猶得豆者指謂宜晚之歲耳不可爲常矣）熟耕耬下以爲良澤多者耬耩漫擲而勞之如種麻法（未生白背勞之極佳）漫擲犁畤次之穊（乃上歷）種爲下鋒而不耩鋤不過再葉落盡則刈之（葉未盡者難治而易濕也）豆角三青兩黃拔而倒豎籠叢之生者均熟不畏嚴霜從本至末全無秕減乃勝刈者牛力若少得待春耕亦得稭種凡大小豆生既布葉皆得用鐵齒鍋楱（功近橫）從橫杷而勞之

雜陰陽書曰小豆生於李六十日秀秀後六十日成成後忌與大豆同
氾勝之書曰小豆不保歲難得椹黑時注雨種

畝一升豆生布葉鋤之生五六葉又鋤之大豆小豆不可盡治也古所以不盡治者豆生布葉豆有膏盡治之則傷膏傷則不成而民盡治故其收耗折也故曰豆不可盡治養美田畝可十石以薄田尚可畝取五石諺曰與他作豆田斯言良美可惜也

龍魚河圖曰歲暮夕四更中取二七豆子二七麻子家人頭髮少許合麻豆著井中呪勑井使其家竟年不遭傷寒辟五方疫鬼

雜五行書曰常以正月旦亦用月半以麻子二

七顆赤小豆七枚置井中辟疫病甚神驗

又曰正月七日七月七日男吞赤小豆七顆女吞十四枚竟年無病令疫病不相染

種麻第八

爾雅曰黂枲實枲麻注別二名茡麻母孫炎注曰麻子茡苴麻盛子者崔寔曰牡麻無實好肥理一名爲枲也

凡種麻用白麻子白麻子爲雄麻顏色雖白齧破枯燥無膏潤者秕子也亦不中種市糴者口含令少時顏色如舊者佳如變黑者裛崔寔曰牡麻青白無實兩頭銳而輕浮麻欲得良田不用故墟故墟亦良有破葉夭折之患不任作布也

地薄者糞之糞用小豆底亦得崔寔曰正月糞疇疇麻田也耕不厭熟縱橫七徧以上則麻無葉也田欲歲易抛子種則節高良田一畝用子三升薄田二升穊則細而不長稀則麁而皮惡夏至前十日爲上時至日爲中時至後十日爲下時麥黃種麻麻黃種麥亦良候也諺曰夏至後不沒狗或答曰但雨多沒橐駝又諺曰五月及澤父子不相借言及澤急說非辭也夏至後者匪惟淺短皮亦輕薄此亦趨時不可失也父子之間尚不相假借而況他人乎澤多者先漬麻子令芽生取雨水浸之生芽疾用井水則生遲浸法著水中如炊兩石米頃漉出著席上布令厚三四寸數攪之令均得地氣一宿則芽出水若滂沛十日亦不生待他白背耬耩漫擲子空曳

勞截雨脚即種者地濕麻生瘦待白背者麻生肥澤少者暫浸即出不得待芽生耬頭中下之不勞曳撻麻生數日中常驅雀葉青乃止布葉而鋤頻煩再徧止高而鋤者便傷麻勃如灰便刈刈拔各隨鄉法未勃者收皮不成放勃不收即驪葉欲小縛欲薄爲其易乾一宿輙翻之得霜露則皮壞也穫欲淨有葉者易爛漚欲清水生熟合宜濁水則麻黑水少則麻脆生則難剝大爛則不任暖泉不冰凍冬日漚者最爲柔肕也

衛詩曰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

氾勝之書曰種枲太早則剛堅厚皮多節晚則

不堅寧失於早不失於晚穫麻之法穗勃勃如灰拔之夏至後二十日漚枲枲和如絲

崔寔曰夏至先後各五日可種牡麻牡麻有花無實

種麻子第九

崔寔曰苴麻麻之有蕡者茡麻子也一名蕡

止取實者種斑黑麻子斑黑者饒實崔寔曰苴麻子黑又實而重[redacted]治作燭不作麻耕須再遍一畝用子二升種法與麻同三月種者為上時四月為中時五月初為下時大率二尺留一科穊則不耕鋤常令淨荒則少實既放勃拔去雄若未放勃去雄者則不成子實

凡五穀地畔近道者多為六畜所犯宜種胡麻麻子胡麻六畜不食麻子科大收此二實足供美燭之費也慎勿於大豆地中雜種麻子扇地兩損而收並薄六月中可於麻子地間散蕪菁子而鋤之擬收其根

雜陰陽書曰麻生於楊或荊七十日花後六十日熟種忌四季辰戌丑未戊己

氾勝之書曰種麻預調和田二月下旬三月上旬傍雨種之麻生布葉鋤之率九尺一樹樹高一尺以蠶矢糞之樹三升無蠶矢以溷中熟糞糞之亦善樹一升天旱以流水澆之樹五升無流水曝井水殺其寒氣以澆之雨澤適時勿澆澆不欲數養麻如此美田則畝五十石及百石薄田尚三十石穫麻之法霜下實成速斫之其樹大者以鋸鋸之

崔寔曰二三月可種苴麻麻之有實者為苴

大小麥第十

爾雅曰大麥麰小麥麳廣志曰虜水麥其實大麥形有縫殼麥似大麥出涼州旋麥三月種八

月熟出西方赤小麥赤而肥出鄭縣語曰湖豬肉鄭稀熟山提小麥至粘弱以貢御有半夏小麥有禿芒大麥有黑穬麥陶隱居本草云大麥為五穀長即今倮麥也一名麰麥似穬麥唯無皮耳穬麥此是今馬食者然則大穬二麥種別名異而世人以為一物謬矣按世有落麥者禿芒是也又有春種穬麥也大小麥皆須五月六月暵地不暵地而種者其收倍薄崔寔曰五月六月菑麥田也種大小麥先時逐犂稀種者佳再倍省種子而科大逐犂稀之亦行然不如作穊種耳其山田及剛強之地則耬下之其種子宜加五省於下田凡耬種者匪直土淺易生然於鋒鋤亦便穬麥非良地則不須種薄地徒勞種而必不收凡種穬麥高下田皆得用但必須良熟耳高田借擬禾豆自

可專用下田也八月中戊社前種者爲上時擲者畝用子一升半也下戊前爲中時用子三升八月末九月初爲下時用子二升或四升小麥宜下種歌曰高田種小麥稴䅉不成穗男兒在他鄉那得不憔悴八月上戊社前爲上時擲者用子一升半中戊前爲中時用子二升下戊前爲下時用子二升半正月二月勞而鋤之三月四月鋒而更鋤鋤麥倍收皮薄麵多而鋒勞各得再遍爲良也今立秋前治訖立秋後則蟲生蒿艾簞盛之良以蒿艾閉窖埋之亦佳窖麥法必須日曝令乾及熱埋之多種久居供食者宜作劁才彫切麥倒刈薄布順風放火火既著即以掃帚撲滅仍打之如此者經夏蟲不生然唯中作麥飯及麵用耳

禮記月令曰仲秋之月乃勸人種麥無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鄭玄注曰麥者接絕續乏之穀尤宜重之

孟子曰今夫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浡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所養人事之不齊也

雜陰陽書曰大麥生於杏二百日秀秀後五十日成麥生於亥壯於卯長於辰老於巳死於午惡於戊忌於子丑小麥生於桃二百一十日秀秀後六十日成忌與大麥同蟲食杏者麥貴

種瞿麥法以伏爲時一名地麵良地一畝用子五升薄田三四升畝收十石渾蒸曝乾舂去皮米全不碎炊作飧甚滑細磨下絹簁作餅亦滑美然爲性多穢一種此物數年不絕耘鋤之功更益劬勞

尚書大傳曰秋昏虛星中可以種麥虛北方玄武之宿八月昏中見於南方

說文曰麥芒穀秋種厚埋故謂之麥麥金王而生火王而死

氾勝之書曰凡田有六道麥爲首種種麥得時無不善夏至後七十日可種宿麥早種則蟲而有節晚種則穗小而少實當種麥若天旱無雨澤則薄漬麥種以酢故日反漿并蠶矢夜半漬向晨速投之令與白露俱下酢漿令麥耐旱蠶矢令麥忍寒麥生黃色傷於太稠稠者鋤而稀之秋鋤以棘柴耬之以壅麥根故諺曰子欲富黃金覆黃金覆者謂秋鋤麥曳柴壅麥根也至春凍解棘柴曳之突絕其乾葉須麥生復鋤之到

榆莢時注雨止候土白背復鋤如此則收必倍冬雨雪止以物輒蘭麥上掩其雪勿令從風飛去後雪復如此則麥耐旱多實春凍解耕如土種旋麥麥生根茂盛莽鋤如宿麥

氾勝之區麥種區大小如中農夫區禾收區種凡種一畝用子二升覆土厚二寸以足踐之令種土相親麥生根成鋤區間秋草緣以棘柴律土壅麥根秋旱則以桑落曉澆之秋雨澤適勿澆之麥凍解棘柴律之突絶去其枯葉區間草

生鋤之大男大女治十畝至五月收區一畝得百石以上十畝得千石以上小麥忌戌大麥忌子除日不中種

崔寔曰凡種大小麥得白露節可種薄田秋分種中田後十日種美田唯穬早晚無常正月可種春麥䅳豆盡二月止

青稞麥治打時稍難唯快日用碌碡碾右每十畝用種八斗與大麥同時熟好收四十石石八九斗麫堪作麨及餅飥甚美磨總盡無麩鋤一遍佳不鋤亦得

水稻第十一

爾雅曰稌稻郭璞注曰沛國今呼稻爲稌廣志云有虎掌稻紫芒稻赤芒稻白米南方有蟬鳴稻七月熟有盖下白稻正月種五月穫穫訖其根復生九月熟青芋稻六月熟累子稻白漢稻七月熟此三稻大而且長米半寸出益州秔有烏稉黑穬青函白夏之名說文曰穬稻紫莖不粘者稉稻屬風土記曰稻之紫莖穬稻之青穗米皆青白也字林曰秜稻今年死來年自生曰秜按今世有黄稻黄陸稻青稗稻豫章青稻尾紫稻青杖稻飛蜻稻赤甲稻烏陵稻大香稻小香稻白地稻孤灰稻一年再熟有秫稻秫稻米一名糯米俗云亂米非也有九稭秫雉木秫大黄秫棠秫馬身秫長江秫惠成秫黄滿秫方滿秫虎皮秫蒼柰秫皆米也

稻無所緣唯歲易爲良選地欲近上流地無良薄水清則稻美

三月種者爲上時四月上旬爲中時中旬爲下時先放水十日後曳陸軸十遍遍數唯多爲良地既熟淨淘種子浮者不去秋則生稗漬經三宿漉出內草篅市規反中裛之復經三宿芽生長二分一畝三升擲三日之中令人驅鳥苗長七八寸陳草復起以鎌侵水芟之草悉膿死稻苗漸長復須薅拔草曰薅虎高切薅訖決去水曝根令堅量時水旱而溉之將熟又去水霜降穫之早刈米青而不堅晚刈零落而損收北土高原本無陂澤隨逐隈曲而田者二月冰解

地乾燒而耕之仍即下水十日塊既散液持木斫平之納種如前法既生七八寸拔而栽之既非歲易草稗俱生芟亦不死故須栽而薅之溉灌收刈一如前法畦畛大小無定須量地宜取水均而已藏稻必須用簞此既水穀窖埋得地氣則爛敗也若於久居者亦如劁麥法春稻必須冬時積日燥曝一夜置霜露中即舂若冬舂不乾即米青赤脈起不經霜不燥曝則米碎矣秫稻法一切同

雜陰陽書曰稻生於柳或楊八十日秀秀後七十日成戊己四季日為良忌寅卯辰惡甲乙

周官曰稻人掌稼下地以水澤之地種穀也謂之稼者有似嫁女相生以瀦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以涉揚其芟作田鄭司農說瀦防以春秋傳曰町原防規偃豬以列舍水列者非一道以去水也以涉揚其芟以其水寫故得行其田中舉其芟鉤也杜子春讀蕩為和蕩謂以溝行水也玄謂偃豬者畜流水之陂也防豬旁隄也遂田首受水小溝也列田之畦埒也澮田尾去水大溝作猶治也開遂舍水於列中因涉之揚去前年所芟之草而治田種稻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殄病也絕也鄭司農說芟夷以春秋傳曰芟夷蘊崇之今時謂禾下麥為夷下麥言芟刈其禾於下種麥也玄謂將以澤地為稼者必於夏六月之時大雨時行以水病絕草之後生者至秋水涸芟之明年乃稼

澤草所生種之芒種鄭司農云澤草之所生其地可種芒種芒種稻麥也

禮記月令云季夏大雨時行乃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鄭玄注薙謂迫地殺草此謂欲稼萊地先薙其草草乾燒之至此月大雨流潦畜於其中則草死不復生地美可稼也薙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注曰土潤溽暑雨澤易行也糞美互文土疆彊檗之地也

孝經援神契曰汙泉宜稻

淮南子曰離先稻熟而農夫薅之者不以小利害大穫高誘曰離水稗

氾勝之書曰種稻春凍解耕反其土種稻區不欲大大則水深淺不適冬至後一百一十日可種稻稻地美用種畝四升始種稻欲溫溫者缺其塍令水道相直夏至後大熱令水道錯

崔寔曰三月可種粳稻稻美田欲稀薄田欲稠五月可別種及藍盡夏至後二十日止

旱稻第十二

旱稻用下田白土勝黑土非言下田勝高原但夏停水者不得禾豆麥稻四種雖澇亦收所謂彼此俱獲不失地利故也下田種者用功多高原種者與禾同等也

凡下田停水處燥則堅垎濕則汙泥難治而易荒墝埆而殺種其春耕者殺種尤甚故宜五六月暵之以擬穬麥麥時水澇不得納種者九月中復一轉至春種稻萬不失一春耕者十不收五蓋誤人也

凡種下田不問秋夏候水盡地白背時速耕杷勞頻煩令熟過燥則堅過雨則泥所以宜速耕也二月半種稻爲上時三月爲中時四月初及半爲下時漬種如法裛令開口耬耩掩種之掩種者省耕而生科又勝擲者即再遍勞若歲寒早種慮時晚則不盡種即恐草生也其土黑堅彊之地種未生前遇旱者欲得牛羊及人履踐之濕則不用一跡入稻既生猶欲令人踐壟背踐者茂而多實也苗長三寸杷勞而鋤之鋤惟欲速稻苗性弱不能扇草故宜數鋤之每經一雨輒欲杷勞苗高尺許則鏺大雨無所作宜冒雨薅之科大如概者五六月中霖雨時拔而栽之栽法欲淺令其根須四散則滋茂深而直下者聚而不科其苗長者亦可拔去葉端數寸勿傷其心也入七月不復任栽七月百草成時晚故也其高田種者不求極良唯須廢地過良則苗折廢地則無草亦秋耕杷勞令熟至春黃場納種不宜下

餘法悉與下田同矣

胡麻第十三

漢書張騫外國得胡麻今俗人呼爲烏麻者非也廣雅曰狗虱勝茄胡麻也本草經曰靑蘘一名巨勝今世有白胡麻八稜胡麻白者油多

胡麻宜白地種二三月爲上時四月上旬爲中時五月上旬爲下時月半前種者實多而成月半後種者少子而多秕也種欲截雨腳若不緣濕而不生一畝用子二升漫種者先以耬耩然後散子空曳勞勞上加人則土厚不生耬耩者炒沙令燥中和半之不和沙下不均壟種若荒得用鋒耩鋤不過三遍刈束欲小束大則難燥打手復不勝以五六束爲一叢斜倚之不爾則風吹倒損收也候口開乘車詣田斗藪倒豎以小杖微打之還叢之三日一打四五遍乃盡耳若乘濕橫積蒸熱速乾雖曰鬱裛無風吹虧損之慮裛者不中爲種子然於油無損也

崔寔曰二月三月四月五月時雨降可種之

種瓜第十四

廣雅曰土芝瓜也其子謂之瓤然瓜有龍肝虎掌羊骹兔頭瓝㼐狸頭白𤬪無餘縑瓜瓜屬也張孟陽瓜賦曰羊骹累錯觚子庐江廣志曰瓜之所出以遼東盧江燉煌之種爲美有烏瓜縑瓜狸頭瓜蜜筩瓜女臂瓜羊髓瓜瓜州大瓜大如斛出涼州狀須舊陽瞯御瓜有香登瓜大

如一升恩有桂枝瓜長二尺餘蜀地溫食瓜至冬熟有春白瓜細小小瓣宜藏正月種三月成者秋泉瓜秋種十月熟形如羊角色黃黑史記曰邵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家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謂之東陵瓜從邵平始漢書地理志曰敦煌古瓜州地有美瓜王逸瓜賦曰落疏之文永嘉記曰永嘉美瓜八月熟至十一月肉青赤香甜清快衆瓜之勝廣州記曰瓜冬熟號為金釵瓜說文曰瓞小瓜也陸機瓜賦曰括樓定桃黃瓤白傳金釵蜜筩小青大斑玄骭素腕狸首虎蹯東陵出於秦谷桂髓起於巫山也

收瓜子法常歲歲先取本母子瓜截去兩頭止取中央子本母子者瓜生數葉便結子子復早熟用中輩瓜子蔓長二三尺然後結子用後輩子者蔓長足然後結子子亦晚熟種早子熟速而瓜小種晚子熟遲而瓜大去兩頭者近蒂子瓜曲而細近頭子瓜短而喎凡瓜落疏青黑者為美黃白及斑雖大而惡若種苦瓜子雖爛熟氣香其味猶苦也

又收瓜子法食瓜時美者收即以細糠拌之日曝向燥挼而簸之淨而且速也

良田小豆底佳黍底次之刈訖即耕頻頻轉之二月上旬種者為上時三月上旬為中時四月上旬為下時五月六月上旬可種藏瓜凡種法先以水淨淘瓜子以鹽和之鹽和則不能死先臥鋤耬却燥土不耬者坑雖深大常雜燥土故瓜不生然後培坑大如斗口納瓜子四枚大豆三箇於堆旁向陽中諺曰種瓜黃臺頭瓜生數葉掐去豆瓜性弱苗不能獨生故須大豆為之起土瓜生不去豆則豆反扇瓜不得滋茂但豆斷汁出更成良潤勿拔之拔之則土虛燥也多鋤則饒子不鋤則無實五穀蔬菜果蓏之屬皆如此也五六月種晚瓜

治瓜籠法旦起露未解以杖舉瓜蔓散灰於根下後一兩日復以土培其根則迥無蟲矣

又種瓜法依法種之十畝勝一頃於良美地中先種晚禾晚禾令地腻熟劁刈取穗欲令茇長茇方末切秋耕之耕法弭縛犁耳起規逆耕耳弭則禾茇頭出而不沒矣至春德復順耕亦弭縛犂耳翻之還令草頭出耕訖勞之令甚平種植穀時種之種法使行陣直兩行微相近兩行外相遠中間通步道道外還兩行相近如是作次第經四小道通一車道凡一頃地中須開十字大巷通兩乘車來去運輦其瓜都聚在十字巷中瓜生比至初花必須三四遍熟鋤勿令有草生草生脅瓜無子鋤法皆起禾茇令直豎其瓜蔓本底皆令上下四廂高微雨時得停水瓜引蔓皆沿茇上茇多

則瓜多芨少則瓜少芨多則蔓廣蔓廣則岐多岐多則饒子其瓜會是岐頭而生無岐而花者皆是浪花終無瓜矣故令蔓生在芨上瓜懸在下

摘瓜法在步道上引手而取勿聽浪人踏瓜蔓及翻覆之踏則莖破翻則成細皆令瓜不茂而蔓早死若無芨而種瓜者地雖美好正得長苗直引無多槃岐故瓜少子若無芨處豎乾柴亦得凡乾柴草不妨滋茂凡瓜所以早爛者皆由腳蹋及摘時不慎翻動其蔓故也若以理慎護及至霜下葉乾子乃盡矣但依此法則不必別種早晚及中三輩之瓜

區種瓜法六月雨後種菉豆八月中犂掩殺之十月又一轉即十月終種瓜率兩步為一區坑大如盆口深五寸以土壅其畔如菜畦形坑底必令平正以足踏之令其保澤以瓜子大豆各十枚遍布坑中瓜中大豆兩物為雙藉其起土故也以糞五升覆之亦令均平又以土一斗薄散糞上復以足微蹋之冬月大雪時速併力推雪於坑上為大堆至春

草生瓜亦生莖葉肥茂異於常者且常有潤澤旱亦無害五月瓜便熟其掐豆鋤瓜之法與常同若瓜子盡生則太概掐出之一區四根即足矣

又法冬天以瓜子數枚內熱牛糞中凍即拾聚置之陰地量地多少以足為限正月地釋即耕逐場布之率方一步下一斗糞耕土覆之肥茂早熟雖不及區種亦勝凡瓜遠矣凡生糞糞地無勢多於熟糞令地小荒矣有蟻者以牛羊骨帶髓者置瓜科左右待蟻附將棄之棄二三則無蟻矣

氾勝之曰區種瓜一畝為二十四科區方圓三尺深五寸一科用一石糞糞與土合和令相半以三斗瓦甕埋著科中央令甕口上與地平盛水甕中令滿種瓜甕四面各一子以瓦蓋甕口水或減輒增常令水滿種常以冬至後九十日百日得戊辰日種之又種薤十根令週迴甕居瓜子外至五月瓜熟薤可拔賣之與瓜相避又可種小豆於瓜中畝四五升其藿可賣此法宜平地瓜收畝萬錢

崔寔曰種瓜宜用戊辰日二月三日可種瓜十二月臘時祀炙蓮樹瓜田四角去蒀胡盧反瓜蒂謂之蒀龍魚河圖曰瓜有兩鼻者殺人

種越瓜胡瓜法四月中種之胡瓜宜豎柴木令其蔓緣之收越瓜欲飽霜霜不飽則爛收胡瓜候色黃則摘若待色赤則皮存而肉消並如凡瓜於香醬中藏之亦佳

種冬瓜法廣志曰冬瓜蔬垣神仙本草謂之地芝也傍墻陰地作區圓二尺深五寸以熟糞及土相和正月晦日種二月三月亦得既生以柴木倚墻令其緣上旱則澆之八月斷其梢減其實一本但存五六枚多留則不成也十月霜足收之早收則爛削去皮子於芥子醬中或美豆醬中藏之佳

冬瓜越瓜瓠子十月區種如區種瓜法冬則推雪著區上為堆潤澤肥好乃勝春種

種茄子法茄子九月熟時摘取擘破水淘子取沉者速曝乾裹置至二月畦種治畦下水一如葵法性宜水常須潤澤著四五葉雨時合泥移栽之若旱無雨澆水令徹澤夜栽之白日以席蓋勿令見日十月種者如區種瓜法推雪著

區中則不須栽其春種不作畦直如種凡瓜法者亦得唯須曉夜數澆耳大小如彈圓中生食味似小豆角

種瓠第十五

衛詩曰匏有苦葉毛匏謂之瓠詩義疏云匏葉少時可以為羹又可淹煮極美故云瓠葉幡幡采之亨之河東及揚州常食之八月中堅強不可食故云苦葉廣志曰有都瓠子如牛角長四尺有餘[illegible]瓠[illegible]其瘦[illegible]綠帶為口出朱崖移瓠十[illegible]四[illegible]年蓮有[illegible]苧瓠其大者受斛餘朝方口果吳有長飲[illegible]接釋名曰瓠畜皮瓠以為脯蓄積以待冬月用也淮南萬畢術曰續穰殺瓠物自然也

汜勝之書曰種瓠法以三月耕良田十畝作區方深一尺以杵築之令可居澤相去一步區種四實蠶矢一斗與土糞合澆之水二升所乾處復澆之著三實以馬箠㲉其心勿令蔓延多實實細以藁薦其下無令親土多瘡瘢度可作瓠以手摩其實從蔕至底去其毛不復長且厚八月微霜下收取掘地深一丈薦以藁四邊各厚一尺以實置孔中令底下向瓠一行覆上土厚二尺二十日出黃色好破以為瓢其中白膚以

養豬致肥其瓣以作燭致明一本三實一區十二實一畝得二千八百八十實十畝凡得五萬七千六百瓠瓢直十錢并直五十七萬六千文用蠶矢二百石牛耕功力直二萬六千文餘有五十五萬肥豬明燭利在其外

氾勝之書曰區種瓠法收種子須大者若先受一斗者得收一石受一石者得收十石先掘地作坑方圓深各三尺用蠶沙與土相和令中半若無蠶沙生牛糞亦得著坑中足躡令堅以水沃之候水

盡即下瓠子十顆復以前糞覆之既生長二尺餘便總聚十莖一處以布纏之五寸許復用泥泥之不過數日纏處便合爲一莖留強者餘悉掐去引蔓結子子外之條亦掐去之勿令蔓延留子法初生二三子不佳去之取第四五六區留三子即足旱時須澆之坑畔周匝小渠子深四五寸以水停之令其遥潤不得坑中下水

崔寔曰正月可種瓠六月可畜瓠八月可斷瓠作蓄瓠瓠中白膚實以養豬致肥其瓣則作燭致明

家政法曰二月可種瓜瓠

種芋第十六

說文曰芋大葉實根駭人故謂之芋齊人呼芋爲莒廣雅曰渠芋其莖謂之蔌藉姑水芋也亦曰烏芋廣志曰蜀漢既繁芋民以爲資凡十四等有君子芋大如斗魁如杵簇有車轂芋有鋸子芋有旁巨芋有青邊芋此四芋多子有談善芋魁大如瓶少子葉如繖蓋緗色紫莖長丈餘易熟長味芋之最善者也莖可作羹臛肥澀得飲乃下有蔓芋緣枝生大者次二三升有雞子芋色黃有百果芋魁大子繁多畝收百斛種一百畝以養彘有早芋七月熟有九面芋大而不美有象空芋大而弱使人易飢有青芋有素芋子皆不可食莖可爲菹凡此諸芋皆可乾腊又可

藏至夏食之又百子芋出葉俞縣有魁芋無旁子生永昌縣有大芋二升出范陽新鄭風土記曰博士芋蔓生根如鵝鴨卵[redacted]藏必杏反

氾勝之書曰種芋區方深皆三尺取豆萁內區中足踐之厚尺五寸取區上濕土與糞和之內區中萁上令厚尺二寸以水澆之足踐令保澤取五芋子置四角及中央足踐之旱數澆之萁爛芋生子皆長三尺一區收三石

又種芋法宜擇肥緩土近水處和柔糞之二月注雨可種芋率二尺下一本芋生根欲深斸其

旁以緩其土旱則澆之有草鋤之不厭數多治芋如此其收常倍

列仙傳曰酒客爲梁使烝民益種芋後三年當大飢卒如其言梁民不死案芋可以救飢饉度凶年今中國多不以此為意後生中有耳目所不聞見者及水旱風蟲霜雹之災便能餓死滿道白骨交橫知而不種坐致泯滅悲夫人君者安可不督課之也哉

崔寔曰正月可菹芋

家政法曰二月可種芋也

齊民要術卷第二

齊民要術卷第三

後魏高陽太守賈思勰撰

種葵第十七

蔓菁第十八

種蒜第十九

種蘸第二十

種葱第二十一

種韭第二十二

蜀芥芸薹芥子第二十三

胡荽第二十四

蘭香第二十五

荏蓼第二十六

種薑第二十七

種蘘荷芹藘第二十八

苜蓿第二十九

雜說第三十

種葵第十七

廣雅曰蘬丘葵也廣志曰胡葵其花紫赤博物志曰人食落葵為狗所齧作瘡則不差或至死

案今世葵有紫莖白莖二種種別復有大小之殊又有鴨腳葵也

臨種時必燥曝葵子葵子雖經歲不浥然濕種者疥而不肥也地不厭良故墟彌善薄即糞之不宜妄種春必畦種水澆春多風旱非畦不得且畦者省地而菜多一畦供一口畦長兩步廣一步大則水難均又不用人足入深掘以熟糞對半和土覆其上令厚一寸鐵齒杷耬之令熟足蹋使堅平下水令徹澤水盡下[redacted]又以熟糞和土覆其上令厚一寸餘葵生三葉然後澆之澆用晨夕日中便止每一掐輒杷耬地令起下水加糞三掐更種一

歲之中凡得三輩凡畦種之物治畦皆如種葵法不復條列煩文早種者必秋耕十月末地將凍散子勞之一畝三升五月末散子亦得人足踐踏之乃佳踐者菜肥地釋即生鋤不厭數五月初更種之春者既老秋葉未生故種此相接六月一日種白莖秋葵白莖者宜乾紫者乾即黑而澁秋葵堪食仍留五月種者取子春葵子熟不均故須留中輩於此時附地剪却春葵令根上枿生者柔軟至好仍供常食美於秋菜掐秋菜必留五六葉不掐則莖孤留葉多則科大凡掐必待露解諺曰觸露不掐葵日中不翦韭八月半翦去留其歧多者則去地一二寸獨莖者亦可去地四五寸枿生肥嫩比至收時高與人膝等莖葉皆美科雖不高菜實倍多其不翦早生者雖高數尺柯葉堅硬全不中食所可用者唯有菜心附葉黃澁至惡煮亦不美看雖似多其實倍少收待霜降傷早黃爛傷晚黑澁榜簇皆須陰中見日亦澁其碎者割訖即地中尋手糺之待萎而亂者必爛

又種冬葵法近州郡都邑有市之處負郭良田三十畝九月收菜後即耕至十月半令得三徧每耕即勞以鐵齒杷耬去陳根使地極熟令如麻地於中逐長穿井十口井必相當邪角則妨地地形狹長者井必

作一行地形正方者作兩三行亦不嫌也井別作桔槹轆轤井深用轆轤井淺用桔槹柳鑵令受一石鑵小用則功費十月末地將凍漫散子唯概為佳畝用子六升散訖即勞有雪勿令從風飛去勞雪令地保澤葉又不蟲每雪輒一勞之若令冬無雪臘月中汲井水普勞澆悉令徹澤有雪則不荒正月地釋驅羊踏破地皮不踏即枯涸皮破即膏潤春暖草生葵亦俱生三月初葉大如錢逐穊處拔大者賣生十手拔乃禁取兒女子七歲已上皆得充事也一升葵還得一升米日日常拔看稀稠得所乃止有草拔却不得用

鋤一畝得葵三載合收米九十車車准二十斛為米一千八百石自四月八日以後日日翦賣其翦處尋以手拌斫斸地令其起水澆糞覆之四月亢旱不澆則不長有雨則不須四月以前雖旱亦不須澆地實保澤雪勢未盡故也比及翦徧初者還復周而復始日日無窮至八月社日止留作秋菜九月指地賣兩畝得絹一疋收訖即急耕依去年法勝作十頃穀田止須一乘車牛專供此園耕勞輦糞賣菜終歲不閑若糞不可得者五六月中穊種菉豆至七月八月犂掩殺之如

以糞糞田則良美與糞不殊又省功力其井間之田犂不及者可作畦以種諸菜

崔寔曰正月可作種瓜瓠葵芥薤大小葱蒜苜蓿及雜蒜亦種此二物皆不如秋六月六日可種葵中伏後可種冬葵九月作葵菹乾葵

家政法曰正月種葵

蔓菁第十八

爾雅曰須葑蓯注江東呼為蕪菁或為菘菘須音相近須則蕪菁字林曰蘴蕪菁苗也乃齊魯云廣志云蕪菁有紫花者白花者

種不求多唯須良地故墟新糞壞墻垣乃佳若無故墟糞者以灰為糞令厚一寸灰多則燥不生也一耕地欲熟七月初種之一畝用子三升從處暑至八月白露節皆得早者作菹晚者作乾漫散而勞種不用濕濕則地堅葉焦既生不鋤九月末收葉晚收則黃落仍留根取子十月中犂麤時拾取耕出者若不耕𪗋則留者英不茂實不繁也其葉作菹者料理如常法擬作乾菜及醸女亮反菹者醸菹者後年正月始作耳須留第一好菜擬之其菹法列後條割訖則尋手擇治而辮之勿待萎萎而後辮則爛挂著屋下陰中風涼處勿令煙熏煙熏

則苦燥則上在厨積置以苫之積時宜候天陰潤不爾多碎折久不苫則浥也春夏畦種供食者與畦葵法同翦訖更種從春至秋得三輩常供好菹取根者用大小麥底六月中種十月將凍耕出之一畝得數車早出者根細又多種蕪菁法近市良田一頃七月初種之六月種者根雖麤大葉復蟲食七月末種者葉雖膏潤根復細小七月初種根葉俱得擬賣者純種九英九英葉根粗大雖堪舉賣氣味不美欲自食者須種細根一頃取葉三十載正月二月賣作醸菹三載得一奴收根依時法一頃收二百載二十載得一婢細剉

擬蒸乾飼牛羊亦擬乞糴并得充肥亞於人耳一頃收子二百石輸與壓油家三量成米此爲收粟米六百石亦勝穀田十頃是故漢桓帝詔曰横水爲災五穀不登令所傷郡國皆種蕪菁以助民食然此可以度凶年救饑饉乾而蒸食既甜且美自可藉口何必饑饉若值凶年一頃乃活百人耳

蒸乾蕪菁根法作湯淨洗蕪菁根漉著一斛甕子中以苫蔽甕口合著釜上繫甑帶以乾牛糞然火竟夜蒸之麤細均熟謹謹著牙真類鹿尾蒸而賣者則收米十石也

種菘蘆菔蒲北反法與蔓菁同菘菜似蔓菁無毛而大方言曰蕪菁紫花者謂之蘆菔按菘蘆菔根實粗大其角及根葉並可生食非蕪菁也秋中賣銀十畝得錢一萬

廣志曰蘆菔一名雹突

崔寔曰四月收蕪菁及芥葶藶冬葵子六月中伏後七月可種蕪菁至十月可收也

種蒜第十九

說文曰蒜葷菜也博物志曰張騫使西域得大蒜胡荽延篤曰張騫大宛之蒜又有胡葸澤蒜也

蒜宜良軟地白軟地蒜甜美而科大黑軟次之剛强之地辛辣而瘦小也三徧熟耕九月初種種法黄𡏖時以耬耩逐壠手下之五寸一株諺曰左右通鋤一萬餘株空曳勞二月半鋤之令滿三徧勿以無草則不鋤不鋤則科小條拳而軋之不軋則獨科葉黄鋒出則辮於屋下風涼之處桁之早出者皮赤科堅可以遠行晚則皮皴而喜碎冬寒取穀稈[illegible]反布地一行蒜不爾則凍死收條中子種者一年爲獨辦種二年者則成大蒜科皆如拳又逾於凡蒜矣瓦子壠底置獨辦蒜於瓦上以土覆之蒜科横闊而大形容殊別亦足以爲異今并州無大蒜朝歌取種一歲之後還成百子蒜矣其辦粗細正與條中子同蕪菁根其大如盌口雖種他州子一年亦變大蒜辦變小蕪菁根變大二事相反其理難推又八月中方得熟九月中始刈得花子至於五穀蔬果與餘州早晚不殊亦一異也并州豌豆度井陘已東山東穀子入壺關上黨苗而無實皆余目所親見非信傳疑蓋土地之異者也

種澤蒜法預耕地熟時採取子漫散勞之澤蒜可以香食吳人調鼎率多用此根葉作菹更勝葱韭此物繁息一種永生蔓延滋漫年稍廣闊斸取隨手還合但種數畝用之無窮種者地熟美於野生

崔寔曰布谷鳴收小蒜六月七月可種小蒜八月可種大蒜

種薤第二十

爾雅曰薤鴻薈注曰薤菜也

薤宜白輭良地三轉乃佳二月三月種八月九月種亦得秋種者春末生率七八支為一本諺曰葱三薤四移葱者三支為一本種薤者四支為一本然支多者科圓大故以七八支為率薤子三月葉青便出之未出者肉未滿令薤瘦燥曝挼去莩餘切却薑根[illegible]先重耬耩地壟燥培而種之燥種則生濕種則爛率一尺一本葉生即鋤鋤不厭數薤性多穢荒則羸惡五月鋒八月初耩不耩則白短葉不用翦翦則損白供常食者別種九月十月出賣經久不出也擬種子至春地釋即曝之

崔寔曰正月可種薤韭芥七月別種薤矣

種葱第二十一

廣志曰葱有冬春二種有胡葱木葱山葱皆今日有紫葱

收葱子必薄布陰乾勿令浥鬱此葱性熱多喜浥鬱浥鬱則不生其擬種之地必須春種綠豆五月掩殺之比至七月耕數徧一畝用子四五升良田五升薄地四升炒穀伴和之葱子性澀不以穀和下不均調不炒穀則草穢生兩耬重耩竅瓠下之以批蒲結反契蘇結反繼腰曳之七月納種至四月始鋤鋤遍乃翦翦與地平高留則無葉深翦則傷根翦欲旦起避熱時良地三翦薄地再翦八月止不翦則不茂翦過則根跳若八月不止則葱無袍而損白十二月盡掃去枯葉枯袍不去枯葉枯袍則不茂二月三月出之良地二月出薄地三月出收子者別留之葱中亦種胡荽尋手供食乃至孟冬為菹亦不妨

崔寔曰二月別小葱六月別大葱七月可種大小葱夏葱曰小冬葱曰大

種韭第二十二

廣志曰弱韭長一尺出蜀漢王彪之[redacted]中賦曰蒲韭冬藏也

收韭子如葱子法若市上買韭子宜試之以銅鐺盛水於火上微煮韭子須臾芽生者好芽不生者是浥鬱矣治畦下水糞覆悉與葵同然畦欲極深韭一翦一加糞又根性上跳故須深也二月七月種種法以升盞合地為處布子於圍內韭性內生不向外長圍種令科成薅令常淨韭性多穢數拔為良高數寸翦之初種歲止一翦

至正月掃去畦中陳葉凍解以鐵杷耬起下水加熟糞韭高三寸便剪之剪如葱法一歲之中不過五剪（每剪杷耬下水加糞悉如初）收子者一剪則留之若旱種者但無畦與水耳杷糞悉同一種永生（諺曰韭者懶人菜以其不須歲種也聲類曰韭者久長也一種永生）崔寔曰正月上辛日掃除韭畦中枯葉七月藏韭菁（菁韭花也）

種蜀芥芸薹芥子第二十三

（吳氏本草云芥葅一名水蘇一名勞祖）

蜀芥芸薹取葉者皆七月半種地欲糞熟蜀芥一畝（用子一升）芸薹一畝（用子四升）種法與蕪菁同既生亦不鋤之十月收蕪菁訖時收蜀芥（中為鹹淡二菹亦任為乾菜）芸薹足霜乃收（不足霜即澀）種芥子及蜀芥芸薹取子者皆二三月好雨澤時種（三物性不耐寒經冬則死故須春種）旱則畦種水澆五月熟而收子（芸薹冬天草覆亦得取子又得生茹供食）崔寔曰六月大暑中伏後可收芥子七月八月可種芥

種胡荽第二十四

胡荽宜黑軟青沙良地三徧熟耕（樹陰下亦得禾豆處亦得）春種者用秋耕地開春凍解地起有潤澤時急接澤種之種法近市負郭田一畝用子二升故概種漸鋤取賣供生菜也外舍無市之處一畝用子一升疏密正好六七月種一畝用子一升先燥曬欲種時布子於堅地一升子與一擲濕土和之以腳蹉令破作兩段（多種者以磚瓦蹉之亦得以木礱礱之亦得子有兩人人各著故不破兩段則疏密水裛而不生著土者令土入殼中則生疾而長速種時欲燥此菜非雨不生所以不求濕下也）

於旦暮潤時以耬耩作壟以手散子即勞令平（春雨難期必須藉澤蹉跎失機則不得矣地正月中凍解者時節既早雖浸芽不生但燥種不須浸子地若二月始解者歲月稍晚恐澤少不時生失歲計矣便於暖處籠盛胡荽子一日三度以水沃之二三日則芽生於旦暮時接潤漫擲之數日悉出矣大體與種麻法相似假定十日二十日未出者亦勿怪之尋自當出）菜生二三寸鋤去概者供食及賣十月足霜乃收之取子者仍留根間（去聲）拔令稀（概即不生）以草覆上（覆者得供生食又不凍死）又五月子熟拔取曝乾（勿使令濕濕則浥鬱）格柯打出作蒿篅盛之冬日亦得入

窖夏還出之但不濕亦得五六年停一畝收十石都邑糶賣石堪一疋絹若地柔良不須重加耕墾者於子熟時好子稍有零落者然後拔取直深細鋤地一徧勞令平六月連雨時穭音呂生者亦尋滿地省耕種之勞秋種者五月子熟拔去急耕十餘日又一轉入六月又一轉令好調熟如麻地即於六月中旱時耬耩作壟蹉子令破手散還勞令平一同春法但既是旱種不須耬潤此菜旱種非連雨不生所以不同春月要

求濕下種後未遇連雨雖一月不生亦勿怪麥底地亦得種止須急耕調雖名秋種會在六月六月中無不霖望連雨生則根强科大七月種者雨多亦得雨少則生不盡但根細科小不同六月種者便十倍失矣大都不用觸地濕入中生高數寸鋤去穊者供食及賣作菹者十月足霜乃收之一畝兩載載直絹三疋若留冬中食者以草覆之尚得竟冬中食其春種小小供食者自可畦種畦種者一如葵法若種者挼生子

令中破籠盛一日再度以水沃之令生芽然後種之再宿即生矣晝用箸盆覆夜則去之晝不蓋熱不生夜不去則損之凡種菜子難生者皆水沃令芽生無不即生矣

作胡荽菹法湯中渫出之著大甕中以煖蓋經宿水浸之明日汲水淨洗出別器中以鹽酢浸之香美不若亦可洗訖作粥津麥䴸味如蘸芥菹法亦有一種味作裹菹者亦須渫去苦汁然後乃用之矣

種蘭香第二十五

蘭香者羅勒也中國爲石勒諱故改今人因以名焉且蘭香之目美於羅勒之名故即而用之韋弘賦敘曰羅勒者生崑崙之丘出西蠻之俗按今世人呼蘭香者名爲蘭香矣

三月中候棗葉始生乃種蘭香早種者徒費子耳天寒不生治畦下水一同葵法及水散子訖水盡簁熟糞僅得蓋子便止厚則不生弱苗故也晝日箔蓋夜即去之晝日不用見日夜須受露氣生即去箔常令足水六月連雨拔栽之掐心著泥中亦活作菹及乾者九月收晚即乾惡作乾者大晴時薄地刈取布地曝之乾乃挼取末甕中盛須則取用拔根懸者裛爛又有雀糞塵土之患也取子者

十月收(自餘雜香菜不列者種法悉與此同)

博物志曰燒馬蹄羊角成灰春散著濕地羅勒乃生

荏蓼第二十六

(紫蘇薑芥薰葇與荏同時宜畦種爾雅曰蘇桂荏也注曰蘇荏類故名桂荏)

三月可種荏蓼(荏子白者良黃者不美)荏性甚易生蓼尤宜水畦種也荏則隨宜園畔漫擲便歲歲自生矣荏子秋末成可收蓬於醬中藏之(蓬荏角也實成則惡)其多種者如種穀法(雀甚嗜之必須近人家種矣)收子壓取油可以煑餅(荏油色綠可愛其氣香美煑餅亞胡麻油而勝麻子脂膏麻子脂膏並有腥氣然荏油不可爲澤焦人髮研爲羹臛美於麻子遠矣又可以爲燭良地十石多種博穀則倍收與諸田不同)爲帛煎油彌佳(荏油性淳塗帛勝麻油也)蓼作菹者長二寸則剪[redacted]袋盛沈於醬甕中又長更剪常得嫩者(若待秋子成而落莖既堅硬葉又枯燥也)取子者候實成速收之(性易凋零晚則落盡)五月六月中蓼可爲齏以食

崔寔曰正月可種蓼

家政法曰三月可種蓼

種薑第二十七

(字林曰薑禦濕之菜也茈薑紫)

薑宜白沙地少與糞和熟耕如麻地不厭熟縱橫七徧尤善三月種之先重耬耩尋壟下薑一尺一科令上土厚三寸數鋤之六月作葦屋覆之(不耐寒熱故也)九月掘出置屋中(中國土不宜薑僅可存活勢不滋息種者聊擬藥物小小耳)

崔寔曰三月清明節後十日封生薑至四月立夏後蠶大食芽生可種之九月藏茈薑蘘荷其歲若溫皆待十月(生薑謂之茈薑)

博物志曰妊娠不可食薑令子盈指

蘘荷芹蘧第二十八

(說文曰蘘荷一名葍蒩搜神記曰蘘荷或謂嘉草芹爾雅曰芹楚葵也蘧爾雅曰蘧菜也似蕨生水中苜之)

蘘荷宜在樹陰下二月種之一種永生亦不須鋤微須加糞以土覆其上八月初踏其苗令死(不踏則根不滋潤)九月中取旁生根爲菹亦可醬中藏

之十月終以殺麥種覆之（不覆則凍死）二月掃去之

食經藏蘘荷法（蘘荷一石洗漬以苦酒六斗盛銅盆中著火上使小沸以蘘荷稍稍投之小萎便出著席上令冷下苦酒三斗以三升鹽著中乾梅三升使蘘荷一行鹽酢澆上綿覆罌口二十日便可食矣）

葛洪方曰人得蠱欲知姓名者取蘘荷葉著病人臥席下立呼蠱主名也

芹䕩並收根畦種之常令足水尤忌潘泔及鹹水澆之則死性並易繁茂而甜脆勝野生者

白䕩尤宜糞歲常可收

馬芹子可以調蒜虀

堇及胡葸子熟時收又冬初畦種之開春早得美於野生惟概為良尤宜熟糞

種苜蓿第二十九

（漢書西域傳曰罽賓有苜蓿大宛馬武帝時得其馬漢使采苜蓿種歸陸機與弟書曰張騫使外國十八年得苜蓿歸西京雜記曰樂遊苑自生玫瑰樹下多苜蓿苜蓿一名懷風時人或謂光風光風在風[redacted]其間肅然自照其花有光采故名苜蓿懷風茂陵人謂之連枝草）

地宜良熟七月種之畦種水澆一如韭法早種者重耬構地使壟深闊竅瓠下子批契曳之每

至正月燒去枯葉地液輒耕壟以鐵齒鎬楱鎬楱之更以魯斫斸其科土則滋茂矣（不爾瘦）一年則三刈留子者一刈則止春初既中生噉為羹甚香長宜飼馬馬尤嗜此物長生種者一勞永逸都邑負郭所宜種之

崔寔曰七月八月可種苜蓿

雜說第三十

崔寔四民月令曰正旦各上椒酒於其家長稱觴舉壽欣欣如也上除若十五日合諸膏小草

續命丸散法藥農事未起命成童以上入太學學五經（謂十五以上至二十也）硯冰釋命幼童入小學篇章（謂九歲以上十四以下篇謂六甲九九急就三倉之屬）命女工趣織布典饋釀春酒

染潢及治書法（凡打紙欲生生則堅厚特宜入潢凡潢紙滅白便是不宜太深深則年久色闇也入浸蘗熟即弃滓直用純汁費而無益蘗熟後漉滓搗而煑之布囊壓訖復擣煑之三擣三煑添和純汁者其功倍又彌明淨寫書經夏熱後入潢縫不綻解其新寫者須以熨斗縫縫熨而潢之不爾入則零落矣豆黃特不宜裛裛則全不入黃矣凡開卷讀書卷頭首紙不宜急卷急則破折折則裂以書帶上下絡之穩者無不裂壞卷一兩張後乃以書帶上下絡之

者穩而不壞卷書勿用鬲帶而引之非直帶濕損卷又損首紙令穴當衂竹引之書帶勿太急則令書腰折騎驀書上過者亦令書腰折書有毀裂㓗方紙而補者率皆攣拳瘢瘡硬厚瘢痕於書有損裂薄紙如薤葉以補織微相入殆無際會自非向明舉而看之略不覺補裂若屈曲者還須於正紙上逐屈曲形勢裂取而補之若不先正元理隨宜裂斜紙者則令書卷縮凡點書記事多用緗紙緗紙雖強費人齒力愈汙染書又多零落若用紅紙者匪直明淨無染又紙性相著久而不落

雌黃治書法先於青硬石上水磨雌黃令熟曝乾更於瓷碗中研令極熟曝乾又於瓷碗中研令極熟乃融好膠清和於鐵杵臼中熟擣丸如墨丸陰乾以水研而治書永不剝落若於碗中和用之者膠清雖多久亦剝落凡雌黃治書待潢訖治者佳先治入潢則動書廚中欲得安麝香木瓜令蠹蟲不生五月十五日以後七月二十日以前必須三度舒而卷之須要晴時於大屋下風涼處不見日處曝書令書熱卷生蟲彌速陰雨潤氣尤須避之慎書如此則數百年矣

二月順陽習射以備不虞春分中雷乃發聲先後各五日寢別內外有不戒者生子不備蠶事未起命縫人浣冬衣徹複為袷其有嬴帛遂供秋服凡浣故帛用灰汁則色黃而且脆擣小豆為末下絹簁投湯中以洗之潔白而柔韌勝皂莢矣可糶粟黍大小豆麻麥子等收薪炭炭聚之下碎末勿令棄之擣簁煮淅米瀋溲之更擣令熟丸如雞子曝乾以供籠爐種火之用輒得達曙堅實耐久踰炭十倍

漱素約反生衣絹法以水浸絹令沒一日數度迴轉之六七日水微臭然後拍出柔韌潔白大勝用灰

上犢車蓬軬及糊屏風書袠令不生蟲法水浸石灰經一宿挹取汁以和豆黏紙寫書入潢則不宜矣

作假蠟燭法蒲熟時多收蒲臺削肥松大如指以為心爛布纏之融羊牛脂灌於蒲臺中宛轉於板上挼令圓平更灌之足得供事其省功十倍也

三月三日及上除採艾及柳絮絮止瘡痛是月也冬穀或盡椹麥未熟乃順陽布德振贍窮乏務施九族自親者始無或蘊財忍人之窮無或利名罄家繼富度入為出處厥中焉蠶農尚閑可利溝瀆葺治墻屋修門戶警設守備以禦春饑草竊之寇是月盡夏至煖氣將盛日烈暵燥利用漆油作諸日煎藥可糶黍買布四月繭既入簇趨繰剖線具機杼敬經絡草茂可燒灰是月也可作棗糒以禦賓客可糴麵及大麥弊絮五月芒種節後陽氣始虧陰慝將萌煖氣始盛蟲蠹並興乃弛角弓弩解其徽絃張竹木弓弩弛其絃以灰藏旃裘毛毳之物及箭羽以竿挂

油衣勿辟藏[illegible]是月五日合止痢黃連圓霍亂圓採葸耳取蟾蜍[illegible]及東行螻蛄[illegible]霖雨將降儲米穀薪炭以備道路陷滯不通是月也陰陽爭血氣散夏至先後各十五日薄滋味勿多食肥醲距立秋無食煑餅及水引餅[illegible]可糶大小豆胡麻糴穬大小麥收弊絮及布帛至後糴麰麴曝乾置甖中密封[illegible]至冬可養馬

六月命女工織縑練[illegible]可燒灰染青紺雜色七月四日命置麴室具箔槌取淨艾六月饌治五穀磨具七日遂作麴及曝經書與衣作乾糗採葸耳處暑中向秋節浣故製新作袷薄以備始涼糴大小麥豆收縑練

八月暑退命幼童入小學如正月焉涼風戒寒趣練縑帛染綵色[illegible]擘綿治絮製新浣故及韋履賤好預買以備冬寒刈萑葦芻茭涼燥可上弓弩繕理檠鋤正縛鎧絃遂以習射弛竹木弓弧糴種麥糴黍

九月治場圃塗囷倉修竇窖繕五兵習戰射以備寒凍窮厄之寇存問九族孤寡老病不能自存者分厚徹重以救其寒

十月培築垣墻塞向墐戶[illegible]上辛命典饋

漬麴釀冬酒作脯腊農事畢命成童入大學如正月焉五穀既登家備畜積乃順時令勑喪紀同宗有貧窶久喪不堪葬者則糾合宗人共與舉之以親疏貧富為差正心平斂無相踰越先自竭以率不隨先冰凍作涼餳煑暴飴可析麻緝績布縷作白履不借[illegible]賣縑帛弊絮糴粟豆麻子

冬十一月陰陽爭血氣散冬至日先後各五日寢別內外硯水凍命幼童讀孝經論語篇章入

小學可釀醢糶秫稻粟豆麻子

十二月請召宗族婚姻賓旅講好和禮以篤恩紀休農息役惠必下浹遂合耦田器養耕牛選任田者以俟農事之起去豬盍車骨後三歲可合瘡膏藥及臘日祀炙萐萐一作箑燒飲治刺入肉中炙樹瓜田中四角去蟲玉東門磔白雞頭可以合注藥

范子計然曰五穀者萬民之命國之重寶故無道之君及無道之民不能積其盛有餘之時以待其衰不足也

孟子曰狗彘食人之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豐年人君養犬豕使食人食不知法度檢斂凶歲道路之傍人有餓死不知發倉廩以救之乎孟子思善常平倉之濫觴也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人民所罹死王政使然

凡糴五穀菜子皆須初熟日糴將種時糶收利必倍凡冬糴豆穀至夏秋初雨潦之時糶之價亦倍矣蓋自然之數

魯秋胡曰力田不如逢年豐者尤宜多糴

史記貨殖傳曰宣曲任氏爲督道倉吏秦之敗豪傑者爭取金玉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拒滎陽民不得耕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其効也且風蟲水旱饑饉薦臻十年之内儉居四五安可不預備凶災也

師曠占五穀貴賤法常以十月朔日占春糶貴賤風從東來春賤逆此者貴以四月朔占秋糶風從南來西來者秋皆賤逆此者貴以正月朔占夏糶風從南來東來者皆賤逆此者貴

師曠占五穀曰正月甲戌日大風東來折樹者穀熟甲寅日大風西北來者貴庚寅日風從西北來者皆貴二月甲戌日風從南來者稻熟乙卯日不雨晴明稻上場不熟四月四日雨稻熟日月珥天下喜十五日十六日雨晚稻善日月蝕

師曠占五穀早晚曰粟米常以九月爲本若貴賤不時以最賤所之月爲本粟以秋得本貴在來夏以冬得本貴在來秋此收穀遠近之期也早晚以其時差之粟米春夏貴去年秋冬什七

到夏復貴秋冬什九者是陽道之極也急糶之勿留留則太賤也

黃帝問師曠曰欲知牛馬貴賤秋葵下有小葵生牛貴大葵不蟲牛馬賤

越絕書曰越王問范子曰今寡人欲保穀爲奈何范子曰欲保穀必觀於野視諸侯所多少爲備越王曰所多可得爲因其貴賤亦有應乎范子曰夫知穀貴賤之法必察天之三表即決矣越王曰請問　表范子曰水之勢勝金陰氣蓄積大盛水據金而死故金中有水如此者歲大敗八穀皆貴金之勢勝木陽氣蓄積大勝金據木而死故木中有火如此者歲大美八穀皆賤金木水火更相勝此天之三表也不可不察能知三表可以爲邦寶越王又問曰寡人已聞陰陽之事穀之貴賤可得聞乎答曰陽主貴陰主賤故當寒不寒穀暴貴當溫不溫穀暴賤王曰善書帛致於枕中以爲國寶

范子曰堯舜禹湯皆有預見之明雖有凶年而民不窮王曰善以丹書帛致之枕中以爲國寶

鹽鐵論曰桃李實多者來年爲之穰

物理論曰正月望夜占陰陽陽長即旱陰長即水立表以測其長短審其水旱表長二尺月影長二尺以其大旱二尺五寸至三尺小旱三尺五寸至四尺調適高下皆熟四尺五寸至五尺小水五尺五寸至六尺大水月影所極則正面也立表中正乃得其定又曰正月朔旦四面有黃氣其歲大豐此黃帝用事土氣黃均四方並熟有青氣雜黃有螟蟲赤氣大旱黑氣大水正朔占歲星上有青氣宜桑赤氣宜豆黃氣宜稻

史記天官書曰正月旦決八風風從南方來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戎菽爲（戎菽胡豆也爲成也）趣兵北方爲中歲東北爲上歲東方大水東南民有疾疫歲惡正月上甲風從東方來宜蠶從西方若旦黃雲惡

師曠占曰黃帝問曰吾欲占藥善一心可知不對曰歲欲甘甘草先生薺歲欲苦苦草先生亭

藶歲欲雨雨草先生藕歲欲旱旱草先生蒺藜
歲欲荒荒草先生蓬歲欲病病草先生艾

齊民要術卷第三

齊民要術卷第四

後魏高陽太守賈思勰撰

園籬第三十一
栽樹第三十二
種棗第三十三 諸棗附出
種桃第三十四
種李第三十五
種梅杏第三十六 杏李麨附出
種梨第三十七
種栗第三十八
柰林檎第三十九
種柿第四十
安石榴第四十一
種木瓜第四十二
種椒第四十三
種茱萸第四十四

園籬第三十一

凡作園籬法於墻基之所方整深耕凡耕作三

壟中間相去各二尺秋上酸棗熟時收於壟中穊種之至明年秋生高三尺許間斷去惡者相去一尺留一根必須稀穊均調行五條直相明當至明年春剝去橫之剝必留距若不留距侵皮痕大逢寒即死剝訖即編為巴籬隨宜夾剝務使舒緩急則不復得長故也又至明年春更剝其末又編之高七尺便足欲高作者亦任人意匪直姦人慙笑而返狐狼亦息望而迴行人見者莫不嗟嘆不覺白日西移遂忘前途尚遠盤桓瞻矚久而不能去枳棘之籬折柳樊圃斯其義也其種柳作之者一尺一樹初時斜插插時即編其種榆莢者一同酸棗如其栽榆與柳斜直高與人等然後編之數年長成共相蹙迫交柯錯葉特似房櫳既圖龍蛇之形復寫鳥獸之狀緣勢嵚崎其貌非一若值巧人其便採用則無事不成尤宜作杌其盤紆茀鬱其文互起縈布錦繡萬變不窮

栽樹第三十二

凡栽一切樹木欲記其陰陽不令轉易陰陽易位則難生小小栽者不須記也大樹髡之不髡風搖則死小則不髡先為深坑內樹訖以水沃之著土令如薄泥東西南北搖之良久搖則泥入根間無不活者不搖根虛多死其小樹則不須爾然後下土堅築近上三寸不築取其柔潤也時時溉灌常令潤澤每澆水盡即以燥土覆之覆則保澤不覆則乾涸埋之欲深勿令撓動

凡栽樹訖皆不用手捉及六畜觝突戰國策曰夫柳縱橫顛倒樹之皆生十人樹之一人搖之則無生矣

凡栽樹正月為上時諺曰正月可栽大樹言得時則易生也二月為中時三月為下時棗雞口槐兔目桑蝦蟆眼榆負瘤散自餘雜木鼠耳

虻翅各其時此等名目皆是葉生形容之所象似以此時栽種者葉皆即生早栽者葉晚出雖然寧早為佳不可晚也樹大率種數既多不可一一備舉凡不見者栽時之法皆求之此條

淮南子曰夫移樹者失其陰陽之性則莫不枯槁高誘曰失猶易

文子曰冬冰可折夏木可結時難得而易失木方盛雖日採之而復生秋風下霜一夕而零非時者功難立

崔寔曰正月自朔暨晦可移諸樹竹漆桐梓松

相材木雖有果實者及望而止過十五日則果少實

食經曰種名果法三月上旬斫取好直枝如大母指長五尺內著芋魁中種之無芋大蕪菁根亦可用勝種核核三四年乃如此大耳可得行種

凡五果花盛時遭霜則無子常預於園中往往貯惡草生糞天雨新晴北風寒切是夜必霜此時放火作熅少得煙氣則免於霜矣

崔氏曰正月盡二月可剶樹枝二月盡三月可掩樹枝埋樹枝土中令生二歲以上可移種矣

種棗第三十三

爾雅曰壺棗邊要棗櫅白棗樲酸棗楊徹齊棗遵羊棗洗大棗煮填棗蹶泄苦棗晳無實棗還味稔棗郭璞注曰今江東呼棗大而銳上者為壺壺猶瓠也邊要棗子細腰今謂之鹿盧棗櫅即今棗子白熟樲酸棗楊徹齊棗未詳遵羊棗實小而圓紫黑色俗呼之為羊矢棗孟子曰曾子嗜羊棗洗大棗今河東猗氏縣出大棗子如雞卵蹶泄苦棗子味苦晳無實棗不著子者還味稔棗還味短味也廣志曰河東安邑棗東郡穀城紫棗長二寸西王母棗大如李核三月熟安平信都大棗梁國夫人棗大白棗名曰蹙咨小核多肌三星棗駢白棗灌棗又有狗牙雞心牛頭羊矢獼猴細腰之名又有氐棗木棗崎廉棗桂棗夕棗也鄴中記曰石虎苑中有西王母棗冬夏有葉九月生花十二月乃熟三子一尺又有羊角棗亦三子一尺子曰堯山有嶔棗侯氏本草曰大棗一名良棗西京雜記曰弱枝棗玉門棗棠棗青華棗梬棗赤心棗青州有樂氏棗豐肌細核多膏肥美為天下第一父老相傳云樂毅破齊時從燕齎來所種也

常選好味者留栽之候棗葉始生而移之棗性硬故生晚栽早者堅垎生遲也三步一樹行欲相當地不耕也欲令牛馬履踐令淨棗性堅強不宜苗稼是以不耕荒穢則蟲生所以須淨地堅饒實故宜踐也

正月一日日出時反斧斑駁椎之名嫁棗不椎則花而無實斫則子萎而落也候大蠶入簇以杖擊其枝間振落狂花不打花繁不實不成全赤即收收法日日撼落之為上半赤而收者肉未充滿乾則色黃而皮皺將赤味亦不佳全赤久不收則皮破復有烏鳥之患

曬棗先治地令淨有草萊令棗臭布椽於箔下置棗於箔上以杷聚而復散之一日中二十度乃佳夜仍不聚得霜露氣乾速成陰雨之時乃聚而苫蓋之五六日後別擇取紅軟上高廚上曝之廚上者已乾雖厚一尺亦不壞擇去胮爛者胮者永不乾留之徒令污棗其未乾者曬曝如法其阜勞之地不任耕稼者歷落種棗則任矣棗性炒故凡五果及桑正月一日雞鳴時把火遍照其下則無蟲災

食經曰作乾棗法蔣將露於庭以棗著上厚二

寸復以新蔣覆之凡三日三夜撤覆露之畢日曝取乾入屋中率一石以酒一升漱著器中密泥之經數年不敗也

棗油法鄭玄曰棗油擣棗實和以塗繒上燥而形似油也乃成之

棗脯法切棗曝之乾如脯也

雜五行書曰舍南種棗九株辟縣官宜蠶桑服棗核中人二七枚辟病疾能常服棗核中人及其刺百邪不復干矣

種梗棗法陰地種之陽中則少實足霜色殷然後乃收之早收者澀不任食之也

說文云梗棗也似柿而小

作酸棗麨法多收紅軟者箔上日曝令乾大釜中煮之水僅自淹一沸即漉出盆研之生布絞取濃汁塗盤上或盆中盛暑日曝使乾漸以手摩挲取為末以方寸匕投一碗水中酸甜味足即成好漿遠行用和米麨饑渴俱當也

種桃第三十四

爾雅曰旄冬桃榹桃山桃郭璞注曰旄桃子冬熟山桃實如桃而不解核廣志曰桃有冬桃秋白桃襄桃其桃美也有秋赤桃廣雅曰抵子者桃也本草經曰桃梟在樹不落殺百鬼鄴中記石虎苑中有句鼻桃重二斤西京雜記曰核桃櫻桃緗核桃霜桃言霜下可食金城桃胡桃出西域甘美可食綺蔕桃含桃紫文桃

桃柰桃欲種法熟時合肉全埋糞地中直置凡地則不生生亦不茂桃性早實三歲便結子故不求栽也至春既生移栽實地若仍糞中則實小而味苦矣栽法以鍬合土掘移之桃性易種難栽若離本土率多死故須然矣又法桃熟時牆南陽中煖處深寬為坑選取好桃數十枚擘取核即內牛糞中頭向上取好爛糞和土厚覆之令厚尺餘至春桃始動時徐徐撥去糞土皆應生芽合取核種之萬不失一其餘以熟糞糞之則益桃味桃性皮急四年以上宜以刀豎劚其皮不劚者皮急則死七八年便老老則子細十年則死是以宜歲歲常種之桃酢法桃爛自零者收去內之於甕中以物蓋口七日之後既爛漉去皮核密封閉之三七日酢成香美可食

術曰東方種桃九根宜子孫除凶禍明桃柰桃種亦同

櫻桃爾雅曰楔荊桃郭璞注曰今櫻桃廣雅曰楔桃大者如彈丸子有長八分者有白色者凡三種鄭玄注曰今謂之櫻桃博物志曰櫻桃者一名牛桃一名英桃

二月初山中取栽陽中者還種陽地陰中者還種陰地若陰陽易地則難生生亦不實此果性生宜堅實之地不可用虛糞也

蒲萄漢武帝使張騫至大宛取蒲萄實於離宮別館旁盡種之西域有蒲萄蔓延並以屢廣志曰蒲萄有黃白黑三種者也蔓延性緣不能自舉作架以承之葉密陰厚可以避熱十月中去根一步許掘作坑收卷蒲萄悉埋之近枝莖薄安黍穰彌佳無穰直安土亦得不宜濕濕則冰凍二月中還出舒而上架性不耐寒不埋即死其歲久根莖粗大者宜遠根作坑勿令莖折其坑外處亦掘土並穰培覆之

摘蒲萄法逐熟者一一零疊一作摘取從本至末悉皆無遺世人全房折殺者

作乾蒲萄法極熟者一一零壓摘取刀子切去蒂勿令汁出蜜兩分和內蒲萄中煮四五沸漉出陰乾便成矣非直滋味倍勝又得夏暑不敗壞也

藏蒲萄法極熟時全房折取於屋下作廕坑坑內近地鑿壁為孔插枝於孔中還築孔使堅屋子置土覆之經冬不異也

種李第三十五

爾雅曰休無實李座接慮李駁赤李廣志曰赤李麥李細小有溝道有黃建李青皮李馬肝李赤陵李有離核李肥黏似饈有柰李離核李似柰有劈裂有經李一名老李其樹數年即枯有杏李味小醶似杏有黃扁李有夏李冬李十一月熟有春季李冬花春熟荊州土地記曰房陵南郡有名李風土記曰南郡細李四月先熟西晉傳玄賦曰河沂黃建房陵縹青西京雜記曰有朱李黃李紫李綠李青李綺李青房李車下李顏回李出魯合枝李羌李燕李今世有木李實絕大而美又有中植李在麥穀前而熟者李欲栽李性堅實晚五歲者始子是以藉栽栽者三歲便結子也

李性耐久樹得三十年老雖枝枯子亦不細嫁李法正月一日或十五日以磚著李樹岐用中令實繁

又法臘月中以杖微打歧間正月晦日復打之亦足子也

又法以煮餳酪火㮇著樹枝間亦良樹寒實多者故多束之以取火㮇

李樹桃樹下並欲鋤去草穢而不用耕墾耕則肥而無實樹下犂撥亦死之桃李大率方兩步一根大穊連陰則子細而味亦不佳管子曰五沃之土其木宜梅李韓詩外傳云簡王曰春樹桃李夏得陰其下秋得食其實春種蒺藜夏不得採其實秋得刺焉家政法曰二月徙梅李也

作白李法用夏李色黃便摘取於鹽中挼之鹽入汁出然後合鹽曬令萎手捻之令褊復曬更捻極褊乃止曝乾飲酒時以湯洗之漉著蜜中可酒矣

種梅杏第三十六

爾雅曰梅柟時英梅郭璞注曰梅似杏實酢英梅未聞廣志曰蜀名梅為藤大如鴈子梅杏皆可以為油脂黃梅以熟藤作之詩義疏云梅杏類也樹木皮葉似杏而黑耳實赤於杏而醋亦生噉也煮而曝乾為藤置羹臛齏中又可含以香口亦蜜藏而食西京雜記曰侯梅朱梅同心梅紫帶梅燕脂梅麗枝梅紫梅花早而白杏花晚而紅梅實小而酸核有細文杏實大而甜核無文采白梅任調食及齏杏則不任此用世人或不能辨言梅杏為一物失之遠矣廣志曰榮陽有白杏鄴中有赤杏有黃杏有柰杏西京雜記曰文杏材有文彩蓬萊杏是仙人所食杏也

栽種與桃李同

作白梅法 梅子酸核初成時摘取夜以鹽汁漬之晝則日曝凡作十宿十浸十曝便成調鼎和韲所在多任也

作烏梅法 亦以梅子核初成時摘取籠盛於突上薰之令乾即成矣烏梅入藥不任調食也

食經曰蜀中藏梅法 取梅極大者剝皮陰乾勿令得風經二宿去鹽汁內蜜中月許更易蜜經年如新也

作杏李麨法 杏李熟時多取爛者盆中研之生布絞取濃汁塗盤中日曝乾以手摩刮取之可和水為漿及和米麨所在入意也

作烏梅欲令不蠹法 濃燒穰以湯沃之取汁以梅投之使澤乃出蒸之

釋名曰杏可以為油

神仙傳曰 董奉居廬山不交人為人治病不取錢重病得愈使種杏五株輕病愈為栽一株數年之中杏有十數萬株鬱鬱然成林其杏子熟於林中所在作倉宣語買杏者不須來報但自取之具一器穀便得一器杏有人少穀往而取杏多即有五虎逐之此人怖遽檐傾覆所餘在器中如向所持穀多少虎乃還去自是以後買杏者皆於林中自平量恐有多出奉悉以前所得穀賑救貧乏尋陽記曰杏在北嶺上數百株今猶稱董先生杏

杏子人可以為粥 多收賣者可以供紙墨之直也

種梨第三十七

廣志曰洛陽北邙張公夏梨海內唯有一樹常山真定山陽鉅野梁國睢陽齊國臨菑鉅鹿並出梨上黨楟梨小而加甘廣都梨又云鉅鹿豪梨重六斤數人分食之新豐箭谷梨弘農京兆右扶風郡界諸谷中梨多供御陽城秋梨夏梨三秦記曰漢武果園一名御宿有大梨如五升落地即破其取梨以布囊盛之名曰含消梨荊州土地記曰江陵有名梨永嘉記曰青田村民家有一梨樹名曰官梨子大一圍五寸常以供獻名曰御梨實落地即融釋西京雜記曰紫梨芳梨實小青梨實大大谷梨細葉梨紫條梨瀚海梨出瀚海地耐寒不枯

種者梨熟時全埋之經年至春地釋分栽之多著熟糞及水至冬葉落附地刈殺之以炭火燒頭二年即結子 若穭生及種而不栽者著子遲每梨有十許子唯二子生梨餘皆生杜

插者彌疾插法用棠杜 棠梨大而細理杜次之桑梨大惡棗石榴上插得者為上梨雖治十收得一二也

杜如臂已上皆任插 當先種杜經年後插之至冬俱下亦得然俱下者杜死則不生也

杜樹大者插五枝小者或二梨葉微動為上時將欲開莩為下時先作麻紉 支珍反 纏十許匝一鋸截杜令去地五六寸斜攕竹刺皮木之際令深一寸許折取其美梨枝陽中者陰中枝則實少長五六寸亦斜攕之令過心大小長短與籤等以刀劉梨枝斜攕之際剝去黑皮 勿令

傷青皮青皮傷即死拔去竹籤即插梨令至劉處木還向木皮還近皮插訖以綿幕杜頭封熟泥於上以土培覆之勿令堅固百不失一梨枝甚脆培土時宜愼之勿使掌撥掌撥則折其十字破杜者十不收一所以然者梨皮開虛燥故也梨既生杜旁有葉出輒去之不去勢分梨長必遲凡插梨園中者用旁枝庭前者中心旁枝樹下易收中心上聳不妨用根蔕小枝樹形可喜五年方結子鳩脚老枝三年即結子而樹醜吳氏本草曰金創乳婦不可食梨梨多食則損人非補益之物產婦蓐中及疾病未愈食梨多者無不致病欬逆氣上者尤宜慎之凡遠道取梨者下根即燒三四寸亦可行數百步猶生

藏梨法初霜後即收霜多即不得經夏也於屋下掘作深廕坑底無令潤濕收梨置中不須覆蓋便得經夏摘時必令好接勿令損傷凡醋梨易水熟煮則甘美而不損人也

種栗第三十八

廣志曰栗關中大栗如雞子大蔡伯喈曰有胡栗魏志云有東夷韓國出大栗狀如梨三秦記曰漢武帝果園有栗十五顆一升王逸曰朔濱之栗西京雜記曰榛栗瑰栗嶧陽栗嶧陽都尉曹龍所獻其大如拳

栗種而不栽栽者雖生尋死矣栗初熟出殼即裹埋著濕土中埋必須深勿令凍徹若路遠者以韋囊盛之見風日則不復生矣至春二月悉芽生出而種之既生數年不用掌近凡新栽之樹皆不用掌近栗性尤甚也三年內每到十月常須草裹至二月乃解不裹則凍死大戴禮夏小正曰八月栗零而後取之故不言剝之食經藏乾栗法取穰灰淋取汁漬栗日出曬令栗肉焦燥不畏蟲得至後年春夏

藏生栗法著器中細沙可燥以盆覆之至後年二月皆生芽而不蟲者也

榛周官曰榛似栗而小說文曰榛似梓實如小栗衞詩曰山有榛詩義疏云榛栗屬或從木有兩種其一種大小枝葉皆如栗其子形似杼子亦如栗所謂樹之榛栗者其一種枝莖如木蓼葉如牛李色生高丈餘其核中悉如李作胡桃味膏又美亦可食噉漁陽遼上黨皆饒其枝莖生樵爇燭明而煙

栽種與栗同

柰林檎第三十九

廣志曰[illegible]柰也又曰柰有青白赤三種張掖有白柰酒泉有赤柰西方例多柰家以為脯數十百斛以為蓄積如收藏棗栗魏明帝時諸王朝夜賜東城柰一奩陳思王謝曰柰以夏熟今則

冬生物非時為珍恩以須為厚詔曰此柰從涼州來晉宮閣簿曰秋有白柰西京雜記曰紫柰別有素柰朱柰廣志曰理琴以赤柰

柰林檎不種但栽之種之雖生而味不佳取栽如壓桑法

又法栽如桃李法林檎樹以正月二月中翻斧斑駮椎之則饒子

作柰麨法拾爛柰內甕盆合勿令蠅入六七日許當大爛以酒淹痛抨之令如粥狀下水更抨以羅漉去皮子良久清澄瀉去汁更下水復抨如初嗅看無臭氣乃止瀉去汁置布於上以灰飲汁如作米粉法汁盡刀劚大如梳掌於日中曝乾研作末更調酸得所芳香非常也

作林檎麨法林檎赤熟時擘破去子心蔕日曬令乾或磨或擣下細絹篩麤者更磨擣以細盡為限以方寸匕投於椀中即成美漿不去蔕則大苦合子則不度夏留心則大酸若干啖者以林檎麨一升和米麨二升味正調適

作柰脯法柰熟時中破曝乾即成矣

種柿第四十

說文曰柿赤實果也廣志曰小者如小杏又曰梬棗味如柿晉陽梬肌細而厚以供御王逸曰苑中牛奶柿李尤曰鴻柿若瓜張衡曰山柿左思曰胡畔之柿潘岳曰梁侯烏椑之柿

柿有小者栽之無者取枝於梬棗根上插之

穰柿法 闕

食經藏柿法柿熟時取之以灰汁澡再三令汁絕著器中可食

安石榴第四十一

陸機曰張騫為漢使外國十八年得塗林塗林安石榴也廣志曰安榴有甜酸二等鄴中記云石虎苑中有安石榴子大如盂椀其味不酸抱朴子曰積石山有苦榴周景式廬山記曰香鑪峯頭有大盤石可坐數百人垂生山石榴二月中作花色如石榴而小淡紅敷紫萼煒煒可愛京口記曰龍剛縣有石榴西京雜記曰有甘石榴也

栽石榴法三月初取枝大如手大指者斬令長一尺半八九枝共為一窠燒下頭二寸不燒則漏汁矣掘圓坑深一尺七寸口經尺豎枝於坑畔環口布枝令勻調也置枯骨礓石於枝間骨石此是樹性所宜下土築之一重土一重骨石平坎止其土令沒枝頭一寸許也水澆常令潤澤既生又以骨石布其根下則科圓滋茂可愛若孤根獨立者雖生亦不佳焉十月中以蒲藁裹而纏之不裹則凍死也二月初解放若不能得多枝者取一長條燒頭圓屈如牛拘而橫埋之亦得然不及上法根彊早成其拘中亦安骨石其斸根栽者亦圓布之安骨石於其中也

種木瓜第四十二

爾雅曰楙木瓜郭璞注曰實如小瓜酢可食廣志曰木瓜子可藏枝可為數號一尺百二十節

衛詩曰投我以木瓜毛公曰楙也詩義疏曰楙葉似柰葉實如小瓜上黃似着粉香欲啖者截着熱灰中令萎蔫淨洗以苦酒豉汁蜜之可案酒食密封藏百日乃食之甚美

木瓜種子及栽皆得壓枝亦生栽種與李同

食經藏木瓜法 先切去皮煑令熟著水中車輪切百瓜用三升鹽蜜一斗漬之晝曝夜內汁中取令乾以餘汁蜜藏之亦用濃杬汁也

種椒第四十三

爾雅曰檓大椒廣志曰胡椒出西域范子計然曰蜀椒出武都秦椒出天水案今青州有蜀椒種本商人居椒爲業見椒中黑實乃遂生意種之凡種數千枚止有一根生數歲之後便結子實芳香形色與蜀椒不殊氣勢微弱耳遂分布種移略遍州境也

熟時收取黑子 俗名椒目不用人手數近捉之則不生也 四月初畦種之 治畦下水如種葵法 方三寸一子篩土覆之令厚寸許復篩熟糞以蓋土上旱輒澆之常令潤澤生高數寸夏連雨時可移之移法先作小坑圓深三寸以刀子圓劚椒栽合土移之於坑中萬不失一 若拔而移者率多死 若移大栽者二月三月中移之先作熟蘘泥掘出即封根合泥埋之 行百餘里者亦得生 此物性不耐寒陽中之樹冬須草裹 不裹即死 其生小陰中者少稟寒氣則不用裹 所謂習以性成一木若朱藍之染之性寒暑易容能不易質故觀鄰識士見友知人也 候實口開便速收之天時晴摘下薄布曬之令一日即乾色赤椒好 若陰時收者色黑失味 其葉及青摘取可以爲菹乾而末之亦足充事

養生要論曰臘夜令持椒臥房牀傍無與人言內井中除瘟病

種茱萸第四十四

食茱萸也山茱萸則不任食 二月栽之宜故城隄冢高燥之處 凡於城上種蒔者先宜隨長短掘壍停之經年然後於壍中種蒔保澤沃壤與平地無差不爾者土堅澤流長物不達經年倍樹本尚小 候實開便

收之挂著屋裏壁上令陰乾勿使煙熏 煙熏則苦而不香也 用時去中黑子 肉醬魚鮓偏宜所用

術曰井上宜種茱萸茱萸葉落井中有此水者無瘟病

雜五行書曰舍東種白楊茱萸三根增年益壽除患害也又術曰懸茱萸子於屋內鬼畏不入也

齊民要術卷第四

欽定四庫全書

齊民要術卷第五

後魏高陽太守賈思勰撰

種桑柘第四十五 養蠶附
種榆白楊第四十六
種棠第四十七
種穀楮第四十八
種漆第四十九
種槐柳楸梓梧柞第五十
種竹第五十一
種紅藍花及梔子第五十二 燕支香澤面脂手藥紫粉白粉附
種藍第五十三
種紫草第五十四
伐木第五十五 種地黃法附

種桑柘第四十五 養蠶附

爾雅曰桑辨有葚梔注云辨半也女桑桋桑注曰今俗呼桑樹小而條長者為女桑樹檿桑山桑注云似桑材中為弓及車轅搜神記曰太古時有人遠征家有一女并馬一匹女思父乃戲馬曰爾能為我迎父吾將嫁於汝馬絕韁而去至父所父疑家中有故乘之而還馬後見女輒怒而奮擊父怪之密問女女具以告父父屠馬曬皮於庭女至皮所以足蹴之曰爾馬而欲人為婦自取屠剝如何言未竟皮蹶然起卷女而行後於大樹之間得女及皮盡化為蠶績於樹上世謂蠶為女兒古之遺言也因名其樹為桑桑言喪也今世有荊桑地桑之名

桑柘熟時收黑魯椹黃魯桑不耐久諺曰魯桑百豐綿帛言其桑好功省用力即日以水淘取子曬燥仍畦種治畦下水一如葵法常薅令淨明年正月移而栽之仲春季春亦得率五尺一根不用耕故凡栽桑不行者無他故正為犁撥耳是以須穊不用稀稀通耕犁者心難慎率多死矣且穊則長疾大都種椹長遲不如壓枝之速無栽者乃種椹也其下常斸掘種綠豆小豆二豆良美潤澤栽後二年慎勿採沐小採

者長倍遲大如臂許正月中移之亦不須髡率十步一樹陰相接者則妨禾豆行欲小掎角不用正相當相當者則妨犁須取栽者正月二月中以鉤弋壓下枝令著地條葉生高數寸仍以燥土壅之土濕則爛明年正月中截取而種之住宅上及園畔固宜即定其田中種者亦如種椹法先穊種一二年然後更移之

凡耕桑田不用近樹傷桑破犁所謂兩失其犁不著處斸斷令起斫去浮根以蠶矢糞之去浮根不妨耬犁令

十五年任爲弓材（一張三百）亦堪作履（一兩六十）裁截碎木中作錐刀靶（一箇直三文）二十年好作犢車材（一乘直萬錢）欲作鞍橋者生枝長三尺許以繩繫旁枝木橛釘著地中令曲如橋十年之後便是渾成柘橋（一具直絹一疋）欲作快弓材者宜於山石之間北陰中種之其高原山田土厚水深之處多掘深坑於坑之中種桑柘者隨坑深淺或一丈五直上出坑乃扶疏四散此樹條直異於常材十年之後無所不任（一樹直絹十疋）

柘葉飼蠶絲可作琴瑟等絃清鳴響徹勝於凡絲遠矣

禮記月令曰季春無伐桑柘（鄭玄注曰愛養蠶食也具曲植籧筐注曰后蠶之器躬桑以勸蠶事爲散惰）

周禮曰馬質禁原蠶者注曰質平也主買馬平其大小之價直者原再也天文辰爲馬蠶書蠶爲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故禁再蠶者爲傷馬與

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尚書大傳曰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就川而爲之大昕之朝夫人浴種于川

春秋考異郵曰陽物大惡水故蠶食而不飲陽立於三春故蠶三變而後消死於三七二十一日故二十一日而繭

淮南子曰原蠶而一歲再登非不利也然王者法禁之爲其殘桑也

氾勝之書曰種桑法五月取椹著水中即以手潰之以水灌洗取子陰乾治肥田十畝荒田久不耕者尤善好耕治之每畝以黍椹子各三升合種之黍桑當俱生鋤之桑令稀疏調適黍熟穫之桑生正與黍高平因以利鎌摩地刈之曝令燥後有風調放火燒之常逆風起火桑至春生一畝食三箔蠶

俞益期牋曰日南蠶八熟繭軟而薄椹採少多

永嘉記曰永嘉有八輩蠶蚖珍蠶三月績柘蠶四月初績蚖蠶四月初績愛珍五月績愛蠶六月末績寒珍七月末績四出蠶九月初績寒蠶十月績凡蠶再熟者前輩皆謂之珍養珍者少養之愛蠶者故蚖蠶種也蚖珍三月既績出蛾取卵七八日便剖卵蠶生多養之是爲蚖蠶欲作愛者取蚖珍之卵藏內甖中隨器大小亦可拾紙蓋覆器口安硎苦耕反泉冷水中使冷氣折其出勢得三七日然後剖生養之

謂爲愛珍亦呼愛子績成繭出蛾卵卵七日又剖成蠶多養之此則愛蠶也藏卵時勿令見人應用二七赤豆安器底臘月桑柴二七枚以麻卵紙當令水高下與種相齊若外水高則卵死不復出若外水下卵則冷氣少不能折其出勢不能折其出勢則不得三七日不得三七日雖出不成也不成者謂徒績成繭出蛾生卵七日不復剖生至明年方生耳欲得陰樹下亦有泥器三七日亦有成者

雜五行書曰二月上壬取土泥屋四角宜蠶吉案今世有二卧一生蠶四卧再生蠶白頭蠶頡石蠶楚蠶黑蠶有一生再生之異灰兒蠶秋母蠶秋中蠶老秋兒蠶秋末老獨兒蠶錦兒蠶同繭蠶或二蠶三蠶共爲一繭凡三卧四卧皆有絲綿之別凡蠶從小與大老乃至大入簇得飼荊魯二桑小食則桑中與魯桑剋有裂腹之患也

楊泉物理論曰使人之養民如蠶母之養蠶其用心豈徒絲而已哉

五行書曰欲知蠶善惡常以三月三日天陰如無日不見雨蠶大善又法埋馬牙齒於槌下令宜蠶

龍魚河圖曰埋蠶沙於宅亥地大富得蠶絲吉利以一斛二斗甲子日鎮宅大吉致財千萬

養蠶法收取種繭必取居簇中者近上則絲薄近下則子不生也泥屋用福德利上土屋欲四面開窗紙糊厚爲籬屋內四角著火火若在一處則冷熱不均初生以毛掃用荻掃則傷蠶調火令冷熱得所熱則焦燥冷則長遲比至在眠常須三箔中箔上安蠶上下空置下箔障土氣上箔防塵埃小時採福德上桑著懷中令煖然後切之蠶小不用見露氣得人體則衆惡除每飼蠶卷窗幃飼訖還下蠶見明則食食

多則生長老時值雨者則壞繭宜於屋裏簇之薄布薪於箔上散蠶訖又薄以薪覆之一槌得安十箔又法以大蓬蒿為薪散蠶令遍懸之於栿梁椽柱或垂繩鉤弋鶚爪龍牙上下數重所在皆得懸訖薪下微生炭以暖之得暖則作速傷寒則作遲數入候者熱則去火蓬蒿疏涼無鬱浥之憂死蠶旋墜無汙繭之患沙葉不住則無瘢痕之疵鬱浥則難繅繭汙則絲散瘢痕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高蔟亦良其外蔟者晚遇天寒則全不作箔寒■易疎而絲明日曝死者雖白而薄脆縣帶大衣蓋護擇信矣甚者虛實失歲功堅節懸絕負生要理安可不知之哉

崔寔曰三月清明節令蠶妾治蠶室塗隙穴具槌持箔籠

龍魚河圖曰冬以臘月鼠斷尾正月旦日未出時家長斬鼠著屋中祝云付勑屋吏制斷鼠蟲三時言功鼠不敢行

雜五行書曰取亭部地中土塗竈水火盜賊不經塗屋四角鼠不食蠶塗倉簞鼠不食稻以塞坎百日鼠種絕

淮南萬畢術曰狐目狸腦鼠去其穴注曰取狐兩目狸腦大如狐目三枚擣之三千杵塗鼠穴則鼠去矣

種榆白楊第四十六

爾雅曰榆白枌注曰枌榆先生葉却著莢皮色白廣志曰有姑榆有朗榆案今世有刺榆木甚牢肕可以為犢車材梜榆可以為車轂及器物山榆人可以為蕪荑凡種者宜種刺梜兩種利者為多其餘軟弱例非佳好之木也

榆性扇地其陰下五穀不植隨其高下廣狹東西北三方所扇各與樹等種者宜於園地非畦秋耕令熟至春榆莢落時收取漫散犂細畤勞之明年正月初附地芟殺以草覆上放火燒之一根上必十數條俱生止留一根強者餘悉掐去之一歲之中長八九尺矣不燒則長遲也後年正月二月移栽之初生即移者喜曲故叢林長之三年乃移種初生三年

不用採葉尤忌採心採心則科茹不長更須依法燒之則依前茂矣不用剝沭剝者長而細又多瘢痕不剝則短麤而無病諺曰不剝沐十年成轂言易麤也必欲剝者宜留二寸於壍坑中種者以陳屋草布壍中散榆莢於草上以土覆之燒亦如法陳草速朽肥良勝糞無陳草者用糞糞之亦佳不糞雖生而瘦既栽移者燒亦如法也又種榆法其於地畔種者致摧損穀既非叢林率多曲戾不如割地一方種之其田土薄地不宜五穀者唯宜榆及白地須近市賣柴莢葉省功也梜榆刺榆凡榆三種色別種之勿令和雜梜榆莢葉味苦凡榆莢味甘甘者春時將煑賣

（一）種地收莢一如前法先畊地作壟然後散榆莢（壟者看好料理又易五寸一莢稀稠得中）散訖勞之榆生共草俱長未須料理明年正月附地芟殺放火燒之亦任生長勿使長[illegible]近又至明年正月斸去惡者其一株上有七八根生者悉皆砍去唯留一根麤直好者三年春可將莢葉賣之五年之後便堪作椽不挾者即可砍賣（一根十文）挾者鏇作獨樂及盞（一個三文）十年之後魁椀瓶榼器皿無所不任（一椀七文一魁二十瓶榼各直一百文也）十五年後中為車轂及蒲桃宪（宪一口直一百車轂一具值絹三疋）其歲歲科簡剶治之功指柴雇人十束雇一人無業之人爭來就作賣柴之利已自無貲（歲出萬束一束三文則三十貫莢葉在外也）況諸器物其利十倍（於柴十倍歲收三十萬）砍後復生不勞耕種所謂一勞永逸能種一頃歲收千疋唯須一人守護指揮處分既無牛耕種子人功之費不慮水旱風蟲之災比之穀田勞逸萬倍男女初生各與小樹二十株比至嫁娶悉任車轂一樹三具一具值絹三疋成絹一百八十疋聘財資遣粗得充事

術曰北方種榆九根宜蠶桑田穀好

崔寔曰二月榆莢成及青收乾以為旨蓄（旨美蓄積也）（司部收青莢小蒸曝之至冬以釀酒滑香宜養老）色變白將落可作䤈酳隨節早晏勿失其適（䤈音牟酳音頭醬屬也）

白楊（一名高飛一名獨搖）性甚勁直堪為屋材折則折矣終不曲撓（榆性軟久無不曲比之白楊不如遠矣且木性多曲次之榆為下也）

種白楊法秋耕令熟至正月二月中以犁作壟一壟之中以犁逆順各一到場中寬狹正似作葱壟作訖又以鍬掘底一坑作小塹所取白楊枝大如指長三尺者屈著壟中以土壓上令兩頭出土向上直豎二尺一株明年正月中剶去惡枝一畝三壟一壟七百二十株一株兩根一畝四千三百二十株三年中為蠶樀（都格反）五年任為屋椽十年堪為棟梁以蠶樀為率一根五錢一畝歲收二萬一千六百文（柴又作椽梁柱在外）歲種

三千畝三年九千畝一年賣三十畝得錢六十
四萬八千文周而復始永世無窮比之農夫勞
逸萬倍去山遠者實宜多種千根以上所求必
備

種棠第四十七

爾雅曰杜甘棠郭璞注曰今之杜棠詩曰蔽芾甘棠毛云甘棠杜也詩義疏云今棠棃一名杜棃如棃而小味甜酢可食也唐詩曰有杕之杜毛云杜赤棠也與白棠同但有赤白美惡子白色者為白棠甘棠也少酢滑美赤棠子澀而酢無味俗語云澀如杜赤棠木理赤可作弓幹按今棠葉有中染絳者有惟中染土紫者杜則全不用其實三種則其爾雅毛郭以為同未詳也

棠熟時收種之否則春月移栽八月初天晴時
摘葉薄布曬令乾可以染絳必候天晴時少摘葉乾之復取則擿慎勿頓收若遇陰雨則浥浥不堪染絳也成樹之後歲收絹一疋亦可多種利乃勝桑也

種穀楮第四十八

說文曰穀者楮也案今世人有名之曰角楮非也蓋角穀聲相近因訛耳其皮可以為紙者也

楮宜澗谷間種之地欲極良秋上楮子熟時多
收淨淘曝令燥耕地令熟二月耬耩之和麻子
漫散之即勞秋冬仍留麻勿刈為楮作煖若不和麻子種率多凍死明年正月初附地芟殺放火燒之一歲
即沒人不燒者瘦而長亦遲三年便中斫未滿三年者皮薄不任用斫
法十二月為上四月次之非此兩月而斫者則多枯死也每歲
正月常放火燒自有乾葉在地足得火燃不燒則不滋茂也二月中間
斫去惡根劚者地熟楮科亦以留潤澤也移栽者二月蒔之亦
三年一斫三年不斫者徒失錢無益也指地賣者省功而利
少煮剝賣皮者雖勞而大其柴足以供燃自能造紙其
利又多種三十畝者歲斫十畝三年一徧歲收
絹百疋

種漆第四十九

凡漆器不問真偽送客之後皆須以水淨洗置
牀箔上於日中半日許曝之使乾下晡乃收則
堅牢耐久若不即洗者鹽醋浸潤氣徹則皺器
便壞矣其朱裏者仰而曝之朱本和油性潤耐
日故盛夏連雨土氣蒸熱什器之屬雖不經夏
用六七月中各須一曝使乾世人見漆器暫在
日中恐其炙壞合著陰潤之地雖欲愛慎朽敗

更速矣

凡木畫服翫箱枕之屬入五月盡七月九月終每經雨以布纏指揩令熱徹膠不動作光淨耐久若不揩拭者地氣蒸熱遍上生衣厚潤徹膠便皺動處起發颯然破矣

種槐柳楸梓梧柞第五十

爾雅曰守宮槐葉晝聶宵炕注曰槐葉晝日聶合而夜炕布者名守宮孫炎曰炕張也

槐子熟時多收擘取數曝勿令蟲生五月夏至前十餘日以水浸之如浸麻子法也六七日當芽生好雨種麻時和麻子撒之當年之中即與麻齊麻

熟刈去獨留槐槐既細長不能自立根別樹木以繩欄之冬天多風雨繩欄宜以茅裹不則傷皮成痕瘢也明年劚地令熟還於下種麻胥槐令長三年正月移而植之亭亭條直千百若一所謂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若隨宜取栽匪直長遲樹亦曲惡宜於園中割地種之若園好未移之間妨廢耕墾也

種柳正月二月中取弱柳枝大如臂長一尺半燒下頭二三寸埋之令没常足水以澆之必數條俱生留一根茂者餘皆斫去別豎一柱以為衣主每一尺以長繩柱欄之若不欄必為風所摧不能自立一年中即高一丈餘其旁生枝葉即掐去令直聳上高下人任取足便掐去正心即四散下垂婀娜可愛若不掐心則枝不四散或斜或曲生亦不佳也六七月中取春生少枝種則長倍疾少枝葉青氣壯故長疾也

楊柳下田停水之處不得五穀者可以種柳八九月中水盡燥濕得所時急耕則鍋榛之至明年四月又耕熟勿令有塊即作場壠一畝三壠一壠之中逆順各一到場中寬狹正似葱壠從五月初盡七月末每天雨時即觸雨折取春生

少枝長疾三歲成椽比於餘木雖微脆亦足堪事一畝二千六百六十根三十畝六萬四千八百根根直八錢合收錢五十一萬八千四百文百樹得柴一載合柴六百四十八載直錢一百文柴合收錢六萬四千八百文都合收錢五十八萬三千二百文歲種三十畝三年種九十畝歲賣三十畝終歲無窮

憑柳可以為楯車輞雜材及枕

術曰正月旦取楊柳枝著戶上百鬼不入家

種箕柳法山澗河旁及下田不得五穀之處水盡乾時熟耕數遍至春凍釋於山陂河坎之旁刈取箕柳三寸絶之漫散即勞勞訖引水停之至秋任為簸箕五條一錢一畝歲收萬錢山柳赤而脆河柳白而肕

陶朱公術曰種柳千樹則足柴十年以後髡一樹得一載歲髡二百樹五年一週

楸梓詩義疏曰楸梓之疏理色白而生子者為梓說文曰檟楸也然則楸梓二木相類者也白色有角者名為梓似楸有角者名為角楸或名子楸黃色無子者為柳楸世人見其黃呼為荊黃楸也亦宜割地一方種之梓楸各別無令和雜

種梓法秋耕地令熟秋末冬初梓角熟時摘取曝乾打取子耕地作壟漫散即再勞之明年春生有草枝令去勿使荒沒後年正月間斸移之方步兩步一樹此樹須大不得概栽即無子可於大樹四面掘坑取栽移之一方兩步一根兩畝一行一行百一十株五行合六百株十年後一樹千錢柴在外車板盤合樂器所在任用以為棺材勝於

松柏

術曰西方種楸九根延年百病除

雜五行書曰舍西種梓楸各五根子孫孝順口舌消滅也

梧桐爾雅曰榮桐木注云即梧桐也又曰櫬梧注云今梧桐皮青者曰梧桐案今人以其皮青號曰青桐也青桐九月收子二三月中作一步圓畦種之方大則難裛所以須圓小治畦下水一如葵法五寸下一子少與熟糞和土覆之生後數澆令潤澤此木宜濕故也當歲即高一丈至冬豎草於樹間令滿外復以草圍之以葛十道束置不然則凍死也明年三月中移植於廳齋之前華淨妍雅極為可愛後年冬不復須裹成樹之後剝下子一石子於葉上生多者五六少者二三也炒食甚美味似菱芡多啖亦無妨也白桐無子冬結似子者乃是明年之花房亦遶大樹掘坑取栽移之成樹之後任為樂器青桐則不中用於山石之間生者樂器則鳴青白二桐並開堪車板盤合屧等用

作爾雅云栩[illegible]注云柞樹[illegible]人呼杼為橡子以橡殼為[illegible]斗以剜剜似[illegible]故也橡子儉歲可食以為飯豐年放豬食之可以致肥也[illegible]宜於山阜之曲三徧熟耕漫散橡[illegible]即再勞之生則薅治常令淨潔一定不移

年中椽可雜用（一根直十文）二十歲中屋樽（一根直百文）柴在外斫去尋生料理還復凡爲家具者前件木皆所宜種（十歲之後無求不給）

種竹第五十一

（中國所生不過淡苦二種其名目奇異者列之於後條也）宜高平之地（近山阜尤是所宜下田得水則死）黃白軟土爲良正月二月中斸取西南引根并莖芟去葉於園內東北角種之令坑深二尺許覆土厚五寸（竹性愛向西南引故於園東北角種之數歲之後自當滿園諺云東家種竹西家治地爲滋蔓而來生也其居東北角者老竹種不生亦不能滋茂故須取其西南引少根也）稻麥糠糞之（二糠各自堪糞不令和雜）不用水澆（澆則淹死）勿令六畜入園二月食淡竹筍四月五月食苦竹筍（蒸煑炰酢任人所好）其欲作器者經年乃堪殺（未經年者軟未成也）

筍（爾雅曰筍竹萌說文曰筍竹胎也孫炎曰初生竹謂之筍詩義疏云筍皆四月生唯巴竹筍八月生盡九月成都有之篛冬夏生始數寸可煑以苦酒浸之可下酒及食又可米藏及乾以待冬月也）

永嘉記曰含隋竹筍六月生迄九月味與箭竹筍相似凡諸竹筍十一月掘土取皆得長八九寸長澤民家盡養黃苦竹永寧南漢更年上筍大者一圍五六寸明年應上今年十一月筍土中已生但未出須掘土取可至明年正月出土訖五月方過六月便有含隋筍含隋筍迄七月八月九月已有箭竹筍迄後年四月竟年常有筍不絕也

竹譜曰（棘竹筍味淡落人鬚髮䈽節出筍無味雞頭竹筍肥美篃竹筍冬生者也）

食經曰（淡竹筍法取筍肉五六寸者按鹽中一宿出拭鹽令盡煑糜一斗分五升與一升鹽相和糜熱須令冷內竹筍醎糜中一日拭之內淡糜中五日可食也）

種紅花藍花梔子第五十二（燕支香澤面脂手藥紫粉白粉附）

（花地欲得良熟二月末三月初種也）種法欲雨後速下或漫散種或樓下一如種麻法亦有鋤掊而掩種者子料大而易移理花出欲日日乘涼摘取（不摘則乾）摘必須盡（留餘即合）五月子熟拔曝令乾打取之（子亦不用）五月種晚花（春初即留子入五月便種若待新花熟後取子則太晚矣）七月中摘深色鮮明耐久不黦勝春種者負郭良田種一頃者歲收絹三百疋一頃收子二百斛與麻子

同價既任車脂亦堪為燭即是直頭成米二百石米已當穀田三百疋絹超然在外一頃收花日須百人摘以一家手力十不充一但駕車地頭每旦當有小兒僮女百十餘羣自來分摘正須平量中半分取是以單夫隻妻亦得多種

殺花法摘取即碓擣使熟以水淘布袋絞去黃汁更擣以粟飯漿清而醋者淘之又以布袋絞汁即收取染紅勿棄也絞訖著甕器中以布蓋上雞鳴更擣以栗令均於蓆上攤而曝乾勝作餅作餅者不得乾令花浥鬱也

作燕脂法預燒落藜藜藋及蒿作灰無者即草灰亦得

以湯淋取清汁初汁純厚太釅即放花不中用唯可浣衣取第三度湯者以用揉花和使好色也揉花十許遍勢盡乃生布袋絞取純汁著甕碗中取醋石榴兩三箇擘取子擣破少著粟飯漿水極酸者和之布絞取瀋以和花汁若無石榴者以好醋和飯漿亦得用若復無醋者清飯漿極酸者亦得空用之下白米粉大如酸棗粉多則白以淨竹箸不膩者良久痛攪蓋冐至夜瀉去上清汁至淳處止傾著白練角袋子中懸之明日乾浥浥時捻作小瓣如半麻子陰乾之則成矣

合香澤法好清酒以浸香夏用冷酒春秋溫酒令暖冬則小熱雞舌香俗人以其似丁子故為丁子香也藿香苜蓿蘭香凡四種以新綿裹而浸之夏一宿春秋再宿冬三宿用胡麻油兩分猪脂一分內銅鐺中即以浸香酒和之煎數沸後便緩火微煎然後下所浸香煎緩火至暮水盡沸定乃熟以火頭內澤中作聲者水未盡有煙出無聲者水盡也澤欲熟時下少許青蒿以發色綿冪鐺觜瓶口瀉

合面脂法牛髓牛髓少者用牛脂和之若無髓空用脂亦得也溫酒浸丁香藿香二種浸法如煎澤方煎法一同合澤亦著青

蒿以發色綿濾著瓷漆盞中令凝若作脣脂者以熟朱和之青油裹之其冐霜雪遠行者常齧蒜令破以指脣既不劈裂又令辟惡賊面患皴者夜燒梨令熟以糠湯洗面訖以暖梨汁塗之令不皴赤連淨布揩以令面不皴也

合手藥法取豬胰一具摘去其脂合蒿葉於好酒中痛挼使汁甚滑白桃人二七枚去黃皮研碎酒解取其汁以綿裹丁香藿香甘松香橘核十顆打碎著胰汁中仍浸置勿出瓷貯之夜煮細糠湯淨洗面拭乾以藥塗之令手軟滑冬不皴

作紫粉法用白米英粉三分胡粉一分不著胡粉不著人面和合均調取葵子熟蒸生布絞汁和粉日曝令乾若色淺者更蒸取汁重染如前法

作米粉法粱米第一粟米第二如用一色純米勿使有雜使甚細簡去碎者各自純作莫雜餘種其雜米糯米小麥黍米穄米作者不得好也於槽中下水脚蹋十徧淨淘水清乃止大甕中多著冷水以浸米春秋則一月夏則二十日冬則六十日唯多日佳不須易水臭爛乃佳日若淺者粉不潤美日滿更汲新水就甕中沃之以手把攪淘去醋氣多與

徧數氣盡乃止稍出著一砂盆中熟研以水沃攪之接取白汁絹袋濾著別甕中麤沉者更研之水沃接取如初研盡以杷子就甕中良久痛抨然後澄之接去清水貯出淳汁著大盆中以板一向攪勿左右迴轉三百餘匝停置蓋甕勿令塵汙良久清澄以杓徐徐去清以三重布帖粉上以粟糠著布上糠上安灰灰濕更以乾者易之灰不復濕乃止然後削去四畔麤白無光潤者別收之以供麤用麤粉米皮所成故無光潤其中心圓如鉢形酷似鴨子白光潤者名曰粉英英粉米心所成是以光潤也無風塵好日時舂布於牀上刀削粉英如墼曝之乃至粉乾足子住反手痛挼勿住痛挼則滑美不挼則澁惡擬人客作餅及作香粉以供糚摩身體

作香粉法唯多著丁香於粉合中自然芬馥亦有受香木絹和粉者亦有水浸香以香汁溲粉者皆損色又費香不如全著合中也

種藍第五十三

爾雅曰葴馬藍注曰今大葉冬藍也廣志曰有木藍今世有茇赭藍也藍地欲得良三徧細耕三月中浸子令芽生乃畦種之治

畦下水一同葵法藍三葉澆之晨夜再澆之薅治令淨五月中新雨後即接濕耬耩拔栽夏小正曰五月浴灌藍蓼三莖作一科相去八寸栽時既濕向背不急鋤堅確也五徧為良七月中作坑令受百許束作麥稈泥泥之令深五寸以苫蔽四壁刈藍倒豎於坑中下水以木石鎮壓令沒熱時一宿冷時再宿漉去荄內汁於甕中率十石甕著石灰一斗五升急抨普彭反之一食頃止澄清瀉去水別作小坑貯藍澱著坑中候如強粥還出甕中盛之藍澱成矣

種藍十畝敵穀田一頃能自染青者其利又倍矣

崔寔曰榆莢落時可種藍五月可刈藍六月種冬藍冬藍木藍也八月用染也

種紫草第五十四

爾雅曰藐茈草注一名紫莀廣志曰隴西紫草紫之上者本草經曰一名紫丹博物志曰平氏山之陽紫草特好也黃白軟良之地青沙地亦善開荒黍穄下大佳性不耐水必須高田秋耕地至春又轉耕之三月種之耬耩地逐壟手下子良田一畝用子二升薄田用子三升下訖勞之鋤如穀法唯淨唯佳其壟底草則拔之壟底用鋤則傷紫草九月中子熟刈之候稃芳蒲反燥載聚打取子濕載子則鬱浥即深細耕不細不深則失草矣尋壟以杷耬取整理收草宜并手力速竟一爲良遭雨則損草也扼隨以茅結之擘葛彌善四扼爲一頭當日則斬齊顛倒十重許爲長行置堅平之地以板石鎮之令扁濕鎮直而長燥鎮則碎折不鎮賣難售也兩三宿豎頭著日中曝之令浥浥然不曝則鬱黑太燥則碎折五十頭作一洪洪十字大頭向外以葛纏絡著敞屋下陰涼處棚棧上其棚下

勿使驢馬糞及人溺又忌煙皆令草失色其利勝藍若欲久停者入五月內著屋中閉戶塞向密泥勿使風入漏氣過立秋然後開草出色不異若經夏在棚棧上草便變黑不復任用

伐木第五十五種地黃法附

凡伐木四月七月則不蟲而堅肕榆莢下桑椹落亦其時也然則凡木有子實者候其子實將熟皆其時也非時者蟲且脆也凡非時之木水漚一月或火煏取乾蟲則不生水浸之木皆亦柔肕

周官曰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鄭司農云陽木春夏生者陰木秋冬生者松柏之屬鄭玄曰陽木生山南者陰木生山北者冬則斬陽夏則斬陰調堅也軟案柞之性不生蟲蠹四時皆得無所選焉山中雜木自非七月四月兩時殺者率多生蟲無山南山北之異鄭君之說又無取則周官伐木蓋以順天道調陰陽未必爲堅肕之異蟲蠹者也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禁止伐木鄭玄注云爲盛德所在也孟夏之月無伐大樹逆時氣也季夏之月樹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爲斬伐爲其未堅肕也季秋之月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仲冬之月日短至則伐木

取竹筍此其堅成之極時也

孟子曰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趙岐注曰時謂草木零落之時使材木得茂暢故有餘也

淮南子曰草木未落斧斤不入山林九月草木解也

崔寔曰自正月以終季夏不可伐木必生蠹蟲

或曰其月無壬子日以上旬伐之雖春夏不蠹猶有剖析間解之害又犯時令非急無伐十一月伐竹木

種地黃法須黑良田五徧細耕三月以上旬爲上時中旬爲中時下旬爲下時一畝下種五石其種還用三月中掘取者逐犂後如禾麥法下之至四月末五月初生苗訖至八月盡九月初根成中染若須留爲種者即在地中勿掘之待來年三月取之爲種計一畝可收根三十石有草鋤不限徧數鋤時別作小刃鋤勿使細土覆心今秋收訖至來年更不須種自旅生也唯鋤之如此得四年不要種之皆餘根自出矣

齊民要術卷第五

齊民要術卷第六

後魏高陽太守賈思勰撰

養牛馬驢騾第五十六相牛馬及諸病方法
養羊第五十七氈及酥酪乾酪法收驢馬駒羔犢法羊病諸方并附
養猪第五十八
養雞第五十九
養鵝鴨第六十
養魚第六十一

養牛馬驢騾第五十六相牛馬及諸病方法

服牛乘馬量其力能寒溫飲飼適其天性如不肥充繁息者未之有也金日磾降虜之儇卜式編戶齊民以羊馬之肥位登宰相公孫弘梁伯鸞牧豕者衷位極人臣身名俱泰或身高天下萬載不磨寧戚以飯牛見知馬援以牧養發跡莫不由近及遠從微至著嗚呼小子何可忽乎故小童曰羊去亂羣馬去害[redacted]卜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如是以時起居惡者輒去無令敗羣也

諺曰羸牛劣馬寒食下言其乏食瘦瘠春中必死務在充飽調適而已

陶朱公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牛馬猪羊驢五畜之牸然畜牸則速富之術也

禮記月令曰季春之月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累騰皆乘匹之名是月所以合牛馬)仲夏之月遊牝別羣則繫騰駒(孕任欲止爲其牝氣有餘恐相蹄齧也)仲冬之月牛馬畜獸有放逸者取之不詰(王居明堂禮曰冬命農畢積聚繼放牛馬)

凡驢馬駒初生忌灰氣遇新出爐者輙死(經雨者則)

馬頭爲王欲得方目爲丞相欲得光脊爲將軍欲得強腹脅爲城郭欲得張四下爲令欲得長

凡相馬之法先除三羸五駑乃相其餘大頭小頸一羸弱脊大腹二羸小頸大蹄三羸大頭緩耳一駑長頸不折二駑短上長下三駑大髂(苦賈切)短脅四駑淺髖薄髀五駑

騧馬驪肩鹿毛[redacted]馬驒駱馬皆善馬也

馬生墮地無毛行千里溺舉一腳行五百里[redacted]

相馬不藏法肝欲得小耳小則肝小肝小識人意肺欲得大鼻大則肺大肺大則能奔心欲得大目大則心大心大則猛利不驚目四滿則朝暮健腎欲得小腸欲得厚且長腸厚則腹下廣方而平髀欲得小膁腹小則髀小髀小則易養

望之大就之小筋馬也望之小就之大肉馬也皆可乘致瘦欲得見其肉(謂前肩守肉)致肥欲得見其骨(骨謂頭顱)

馬龍顱突目平脊大腹脞重有肉此三事備者亦千里馬也水火欲得分(水火在鼻兩孔間也)上脣欲急而方口中欲得紅而有光此馬千里馬上齒欲鉤鉤則壽下齒欲鋸鋸則怒頜下欲深下脣欲緩牙欲去齒一寸則四百里牙劒鋒則千里嗣骨欲廉如織杼而潤又欲長(頰下側八骨是)目欲滿而澤眶欲小上欲弓曲下欲直素中欲廉而張(素鼻孔上)陰中欲得平(股下)主人欲小(股裏上近前也)陽裏欲高則怒(股中上之主人)額欲方而平八肉欲大而明(耳下)玄中欲深(耳下近前)耳欲小而銳如削筒相去欲促鬣欲戴中骨高二寸(鬣中骨也)易骨欲直(眼下直骨也)頰欲開赤長膺下欲廣一尺以上名曰挾(挾一作扶)尺能久走鞅欲方(頸前)喉欲曲而深胷欲直而出(髀間前向)鳧間欲開望視之如雙鳧頸骨欲大肉次之髻欲桎而厚且折季毛欲長多覆肝

肺無病（[illegible]毛是）背欲短而方脊欲大而抗脢筋欲
大（[illegible]）飛鳧見者怒（[illegible]筋也）三府欲齊（兩髂及中骨也）尻
欲頹而方尾欲減本欲大脅肋欲大而窪名曰
上渠能久走龍趐欲廣而長升肉欲大而明（[illegible]外
肉也）輔肉欲大而明（[illegible]下肉）腸欲充腔小（[illegible]）季肋欲
張（[illegible]）懸薄欲厚而緩（[illegible]）虎口欲開（股內）腹下欲平
滿善走名曰下渠日三百里陽肉欲上而高起
（[illegible]）髀欲廣厚汗溝欲深明直肉欲方能久走
（[illegible]）輸（[illegible]一作）鼠欲方（直肉下也）肭肉欲急（髀裏也）間筋

欲急短而減善細走（輸鼠下筋）機骨欲舉上曲如懸
匡馬頭欲高距骨欲出前間骨欲出前後曰（外鳧
臨蹄骨也）附蟬欲大前後目（夜眼）股欲薄而博善能走
（[illegible]）臂欲長而膝本欲起有力（前腳膝上向前）肘後欲
開能走膝欲方而庳髀骨欲短兩肩骨欲深名
曰前渠怒蹄欲厚三寸硬如石下欲深而明其
後開如鷂翼能久走
相馬從頭始頭欲得高峻如削成頭欲重宜少
肉如剝兔頭壽骨欲得大如緜絮苞圭石（壽骨者髮
所生處也）白從額上入口名俞膺一名的顱奴乘客
死主乘棄市大兇馬也
馬眼欲得高眶欲得端正骨欲得成三角睛欲
得如懸鈴紫豔光目不四滿下脣急不愛人又
淺不健食目中縷貫瞳子者五百里下上徹者
千里睫亂者傷人目下而多白畏驚瞳子前後
肉不滿皆兇惡若旋毛眼眶上壽四十年值眶
骨中三十年值中眶下十八年在目下者不借
睛却轉後白不見者喜旋而不前目睛欲得黃

目欲大而光目皮欲得厚目上白中有橫筋五
百里上下徹者千里目中白縷者老馬子目赤
睫亂齧人反睫者善奔傷人目下有橫毛不利
人目有火字在者壽四十年目偏長一寸三百
里目欲長大旋毛在目下名曰承泣不利人目
中五采盡具五百里壽九十年良多血氣也駑
多赤青肝氣也走多黃腸氣也材知多白骨氣
也材多黑腎氣也駑用策乃使訛也白馬黑目
不利人目多白却視有態畏物喜驚

馬耳欲得相近而前竪小而厚一寸三百里三
寸千里耳欲得小而前竦耳欲得短殺者良植
者駑小而長者亦駑耳欲得小而促狀如斬竹
筩耳方者千里如斬筩七百里如雞距者五百
里
鼻孔欲得大鼻頭文如王火字欲得明鼻上文
如王公五十歲如火四十歲如天三十歲如小
一十歲如今十八歲如四八歲如宅七歲鼻如
水文二十歲鼻欲得廣而方

脣不覆齒少食上脣欲得急下脣欲得緩上脣
欲得方下脣欲得厚而多理故曰脣如板鞮御
者啼黃馬白喙不利人
口中色欲得紅白如火光爲善材多氣良且壽
即黑不鮮明上盤不通明爲惡材少氣不壽一
曰相馬氣發口中欲見紅白色如穴中看此皆
老壽一曰口中欲正赤上理文欲使通直勿令
斷錯口中青者三十歲如虹腹下皆不盡壽駒
齒死矣口吻欲得長口中色欲得鮮好旋毛在

物後爲御禍不利人刺芻欲竟骨端（刺芻者齒間肉）
齒左右蹉不相當難御齒不周密不久疾不滿
不原不能久走一歲上下生乳齒各二二歲上
下生齒各四三歲上下生齒各六四歲上下生
成齒二（成齒皆背三入四方生也）五歲上下著成齒四六歲
上下著成齒六（兩廂黃生區受麻子也）七歲齒兩邊黃各
缺區平受米八歲上下盡區如一受麥九歲下
中央兩齒臼受米十歲下中央四齒臼十一歲
下六齒盡臼十二歲下中央兩齒平十三歲下

中央四齒平十四歲下中央六齒平十五歲上
中央兩齒臼十六歲上中央四齒臼（若看上齒依下齒次
第看）十七歲上中央六齒皆臼十八歲上中央兩
齒平十九歲上中央四齒平二十歲上中央六
齒平二十一歲下中央兩齒黃二十二歲下中
央四齒黃二十三歲下中央六齒盡黃二十四
歲上中央二齒黃二十五歲上中央四齒黃二
十六歲上中央六齒盡黃二十七歲下中二齒
白二十八歲下中四齒白二十九歲下中盡白

三十歲上中央二齒白三十一歲上中央四齒白三十二歲上中盡白

頸欲得䏿而長頸欲得重頷欲折胸欲出臆欲膺頸項欲厚而強迴毛在頸不利人

白馬黑毛不利人肩肉欲寧（寧者却也）雙鳧欲大而上（雙鳧胸兩邊肉如鳧）

脊欲得平而廣能負重背欲得平而方鞍下有迴毛名負尸不利人

從後數其脇肋得十者良凡馬十一者二百里十二者千里過十三者天馬萬乃有一耳（一云十三肋五百里十五肋千里也）

腋下有迴毛名曰挾尸不利人

左脇有白毛直下名曰帶刀不利人

腹下欲平有八字腹下毛欲前向腹欲大而垂

結脉欲多大道筋欲大而直（大道筋從腋下抵股者是）

腹下陰前兩邊生逆毛入腸帶者行千里一尺者五百里

三封欲得齊如一（三封者即尻上三骨也）

尾骨欲高而垂尾本欲大尾下欲無肉

汗溝欲得深

尻欲多肉莖欲得麤大

蹄欲得厚而大

踠欲得細而促

髂骨欲得大而長

尾本欲大而張

膝骨欲圓而長大如杯盂

溝上通尾本者蹹殺人

馬有雙腳脛亭行六百里迴毛起踠膝是也

胜欲得圓而厚裏肉生焉

後腳欲曲而立

臂欲大而短

骸欲小而長

腕欲促而大其間纔容靮

烏頭欲高（烏頭後足外節）

後足輔骨欲大（輔足骨者後足骸之後骨）

後左右足白不利人

白馬四足黑不利人

黃馬白喙不利人

後左右足白殺婦

相馬視其四蹄後兩足白老馬子前兩足白駒

馬子白毛者老馬也

四蹄欲厚且大四蹄顛倒若豎履奴乘客死主乘棄市不可畜

久步即生筋勞筋勞則發蹄痛凌氣（一曰生骨則發癰腫）（足跡蹴也）久立則發骨勞骨勞即發癰腫

久汗不乾則生皮勞皮勞者騬而不振

汗未善燥而飼飲之則生氣勞氣勞者即騬而不起

驅馳無節則生血勞血勞則發強行

何以察五勞終日驅馳舍而視之不騬者筋勞也騬而不時起者骨勞也起而不振者皮勞也振而不噴者氣勞也噴而不溺者血勞也

筋勞者兩絆却行三十步而已（一曰筋勞者騬起而絆之卻行三十里而已）

骨勞者令人牽之起從後笞之起而已

皮勞者夾脊摩之熱而已

氣勞者緩繫之櫪上遠餧草噴而已

血勞者高繫無飲食之大溺而已

飲食之節食有三芻飲有三時何謂也一曰惡芻二曰中芻三曰善芻（善謂餓時與惡芻飽時與善芻引之令食食常飽則無不肥剉草麤雖足豆穀亦不肥充細剉無節簁而食之者令馬肥不空苦江自然好矣）

何謂三時一曰朝飲少之二曰晝飲則胷饜水三曰暮極飲之（一曰夏汗冬寒皆當節飲諺曰旦起騎穀日中騎水斯言旦飲須節水也每飲食令行驟則消水小驟數百步亦佳十日一放令其陸梁舒展令馬硬實也）

夏即不汗冬即不寒汗而極乾

飼父馬令不鬬法（多有父馬者別作一坊多置槽廄剉芻及穀豆各自別安唯著籠頭浪放不繫非直飲食遂性舒適自在至於糞溺自然一處不須掃除乾地眠臥不濕不汗百匹羣行亦不鬬也）

飼征馬令硬實法（細剉芻杴擲揚去葉專取莖和穀豆秣之置槽於迥地雖復雪寒仍令安廄一日一走令其肉熱馬則硬實而耐寒苦也）

騾驢覆馬生騾則準常以馬覆驢所生騾者形容壯大彌復勝馬然選七八歲草驢骨目正大者母長則受駒父大則子壯草驢不產產無不死養草驢常須防勿令雜羣也

驢大都類馬不復別起條端

凡以豬槽飼馬以石灰泥馬槽馬汗繫著門此

三事皆令馬落駒。術曰常繫獼猴於馬坊令馬不畏辟惡消百病也

治牛馬病疫氣方：取獺屎煮以灌之獺肉及肝彌良不能得肉肝乃用屎耳

治馬患喉痺欲死方：纏刀子露鋒刃一寸刺咽喉令潰破即愈不治必死也

治馬黑汗方：取燥馬屎置瓦上以人頭亂髮覆之火燒馬屎及髮令煙出著馬鼻下熏之使煙入馬鼻中須臾即差也

又方：取豬脊引脂雄黃亂髮凡三物著馬鼻下燒之使煙入馬鼻中須臾即差

馬中熱方：煮大豆及熱飯噉馬三度愈也

治馬汗凌方：取美豉一升好酒一升夏著日中冬則溫熱浸豉使液以手搦之絞去滓以汁灌口汗出則愈矣

治馬疥方：用雄黃頭髮二物以臘月豬脂煎之令髮消以塼揩疥令赤及熱塗之即愈也

又方：湯洗疥拭令乾煮麵糊熱塗之即愈也

又方：燒柏脂塗之良

又方：研芥子塗之差六畜疥悉愈然柏瀝芥子並是燥藥其遍體患疥者宜歷落斑駁以漸塗之待差更塗餘處一日之中頓塗遍體則無不死

治馬中水方：取鹽著兩鼻中各如雞子黃許大捉鼻令馬眼中淚出乃止良也

治馬中穀方：手捉甲上長鬃向上提之令皮離肉如此數過以鈹刀子刺空中皮令突過以手當刺孔則有如風吹人手則是穀氣耳令人溺上又以鹽塗使人立乘數十步即愈耳

又方：取餳如雞子大打碎和草飼馬甚佳也

又方：取麥蘗末三升和穀飼馬亦良

治馬腳生附骨不治者入膝節令馬長跛方：取芥子熟擣如雞子黃許取巴豆三枚去皮留臍三枚亦擣熟以水和令相著和時用刀子不爾破人手當附骨上拔去毛骨外融蜜蠟周匝拥之不爾恐藥躁瘡大著蠟罷以藥傅骨上取生布割兩頭作三道急裹之骨小者一宿便盡大者不過再宿然須要數看恐骨盡便傷好處看附骨盡取冷水淨洗瘡上刮取車軸頭脂作餅子著瘡上還以淨布急裹之三四日解去即生毛而無瘢此法甚良大勝炙者然瘡未差不得輒乘若瘡中出血便成大病也

治馬被刺腳方：用穬麥和小兒哺塗即愈

馬炙瘡：未差不用令汗瘡白痂時慎風得差後從意騎耳

治馬瘙蹄方：以刀刺馬踠叢毛中使血出愈

又方：融羊脂塗瘡上以布裹之

又方：取鹹土兩石許以水淋取一石五斗釜中煎取三二斗剪去毛以泔清淨洗乾以鹹汁洗之三度即愈

又方：以湯洗淨燥拭之嚼麻子塗之以布帛裹三度愈若不斷用穀塗五六度即愈

又方：剪去毛以鹽湯淨洗去痂燥拭於破瓦中煮人尿令沸熱塗之即愈

又方以鋸子割所患蹄頭前正當中斜割之令上狹下闊如鋸齒形去之如剪箭括向深一寸許刀子摘令血出色必黑出五升許解放即瘥

又方先以酸泔清洗淨然後爛煑豬蹄取汁及熱洗之瘥

又方取炊釜底湯淨洗以布拭水令盡取黍米一升作稠粥以故布廣三四寸長七八寸以粥糊布上厚裹蹄上瘡處以散麻纏之三日去之即當瘥也

又方耕地中拾取禾茇東倒西倒若東西橫地取南倒北倒者一壟取七科三壟凡取二十一科淨洗釜中煑取汁色黑乃止剪却毛泔淨洗去痂以禾茇汁熱塗之一上即愈

又方尿清羊糞令液取屋四角草就上燒令灰入鉢中研令熱用泔洗蹄以糞塗之再三愈

又方煑酸棗根取汁淨洗訖水和酒糟毛袋盛漬蹄沒瘡處數度即瘥也

又方淨洗了擣杏仁和豬脂塗四五上即當愈

治馬大小便不通眠起欲死須急治之不治一日即死以脂塗人手探穀道中去結屎以鹽內溺道中須臾得溺便當瘥也

治馬卒腹脹眠臥欲死方用冷水五升鹽二斤研鹽令消以灌口中必愈

治驢漏蹄方鑿厚磚石令容驢蹄深二寸許熱燒磚令熱赤削驢蹄令出漏孔以蹄頓著磚孔中傾鹽酒醋令沸浸之牢捉勿令動待磚冷然後放之即愈入水遠行恙不發

牛岐胡有壽岐胡牽兩腋亦分爲三也眼去角近行駃眼欲得大眼中有白脉貫瞳子最快二軌齊者快二軌從鼻至髀爲前軌從甲至髂爲後軌頸骨長且大快壁堂欲得闊壁堂脚股間也倚欲得如絆馬聚而正也莖欲得小膺庭欲得廣膺庭胷也天關欲得成天關脊接骨也儁骨欲得垂儁骨脊骨中央欲得下也洞胡無壽洞胡從頸至臆也旋毛在珠淵無壽珠淵當眼下也上池有亂毛起妨主上池兩角中一曰戴麻也倚脚不正有勞病角冷有病毛拳有病毛欲得短密若長踈不耐寒氣耳多長毛不耐寒熱單膂無力有生癧即決者有大勞病尿射前脚

者快直下者不快亂睫者觝人後脚曲及直並是好相直尤勝進不甚直退不甚曲爲下行欲得似羊行頭不用多肉臀欲方尾不用至地至地少力尾上毛少骨多者有力膝上縛肉欲得硬角欲得細橫豎無在大身欲得促形欲得如卷卷者其形圓也插頸欲得高一曰體欲得緊大膁疎肋難飼龍頸突目好跳又云不能行也鼻如鏡鼻難牽口方易飼蘭株欲得大蘭株尾株豪筋欲得成就豪筋脚後橫筋豐岳欲得大豐岳膝株骨也蹄欲得豎豎如羊角垂星欲

得有努肉（望上有肉，努肉之努肉）力柱欲得大而成（柱，力柱）肋欲得密，肋骨欲得大而張（張而廣也）髀骨欲得出儁骨上（出儁骨上，出髖骨上也）易牽則易使，難牽則難使。泉根不用多肉及多毛（泉根，莖所出也）懸蹄欲得橫（如八字也）陰虹屬頸，行千里（陰虹者，有雙筋自尾骨屬頸，甯公所飯也）陽鹽欲得廣（陽鹽者，夾尾株前兩膁上也）當陽鹽中間脊骨欲得窜（窜則雙膂，不窜則爲雙膂也）當有似鳴者有黃。

治牛疫氣方：人參一兩，細切，水煮，取汁五六升，灌口中，驗。

又方：臘月兔頭燒作灰，和水五六升，灌之，亦良。

又方：朱砂三指撮，油脂二合，清酒六合，暖，灌，即差。

治牛腹脹欲死方：取婦人陰毛，草裹與食之，即愈。此治氣脹也。

又方：研麻子取汁，溫令微熱，擘口灌之五六升許，愈。此治食生豆腹脹垂死者，大良。

治牛疥方：煮烏頭汁，熱洗，五度即差耳。

治牛肚反及嗽方：取榆白皮，水煮極熱，令甚滑，以五升灌之，即差也。

治牛中熱方：取兔腸肚，勿去屎，以裹草，吞之，不過再三，即愈。

治牛虱方：以胡麻油塗之，即愈。豬脂亦得。凡六畜虱，脂塗悉愈。

治牛病：用牛膽一箇，灌牛口中，差。

家政法云：四月伐牛茭（四月毒草，與茭豆不殊，齊俗不收，所失大大。）

術曰：埋牛蹄著宅四角，令人大富。

養羊第五十七（氈及酥酪、乾酪法，收驢馬駒、羔、犢法，羊病諸方，並附）

常留臘月、正月生羔為種者上，十一月、二月生者次之。（非此月數生者，毛必焦卷，骨髓細小。所以然者，是逢寒遇熱故也。其八九十月生者，雖值秋肥，然比至冬暮，母乳已竭，春草未生，是故不佳。其三四月生者，草雖茂美，而羔小未食，常飲熱乳，所以亦惡。五六七月生者，兩熱相仍，惡中之甚。其十一月及二月生者，母既含重，膚軀充滿，草雖枯，亦不羸瘦；母乳適盡，即得春草，是以極佳也。）大率十口二羝。（羝少則不孕，羝多則亂群。不孕者必瘦，瘦則匪唯不蕃息，經冬或死。）羝無角者更佳。（有角者喜相觝觸，傷胎所由也。）擬供廚者，宜剩之。（剩法：生十餘日，布裹■脈碎之。）

羊必須老人及心性宛順者，起居以時，調其宜適。卜式云：牧民何異於是者。（若使急性人及小兒者，攔約不得，必有打傷之災；或游戲不看，則有狼犬之害；懶不驅行，無肥充之理；將息失所，有羔死之患也。）唯遠水為良，二日一飲。（頻飲則傷水而鼻膿。）緩驅行，勿停息。（息則不食而羊瘦，急則坌塵而■顙也。）春夏早放，秋冬晚出。（春夏氣軟，所以宜早；秋冬霜露，所以宜晚。養生經云：春夏早起，與雞俱興；秋冬晏起，必待日光。此之義也。夏日盛暑，須得陰涼；若日中不避熱，則塵汗相漸，秋冬之間，必致癬疥。七月以後，霜露氣降，必須日出霜露晞解，然後放之；不爾則逢毒氣，令羊口中生瘡，腹脹也。）圈不厭近

必須與人居相連開窻向圈所以然者羊性怯弱不能禦物狼一入圈或能絕羣架北牆為廄為屋即傷熱熱則生疥癬且屋處慣煖冬月入田尤不耐寒圈中作臺開竇無令停水二日一除勿使糞穢穢則汚毛停水則挾蹄眠濕則腹脹也圈內須並牆豎柴柵令周匝羊不揩土毛常自淨不豎柴者羊揩牆壁土鹹相得毛皆成氈又豎柵頭出牆者虎狼不敢踰也

羊一千口者三四月中種大豆一頃雜穀并草留之不須鋤治八九月終刈作青茭若不種豆穀者初草實成時收刈雜草薄鋪使乾勿令鬱浥䓤豆胡豆蓬藜荊棘為上大小豆萁次之高麗豆萁尤有所宜蘆薍二種則不中凡秋刈草非直為羊然大凡悉皆倍勝崔寔曰十月七日刈芻茭既至冬寒多饒風霜或春初雨落青草未生時則須飼不宜出放

積茭之法於高燥之處豎桑棘木作兩圓柵各五六步許積茭著柵中高一丈亦無嫌任羊遶柵抽食竟日通夜口常不住終冬過春無不肥充若不作柵假有千車茭擲與十口羊亦不得一飽羣羊踐躡而已不得一莖入口不收茭者初冬乘秋似如有膚羊羔乳食其母比至正月母皆瘦死羔小未能獨食水草尋亦俱死非直不滋息或滅羣斷種矣余昔有羊二百口茭豆既少無以飼一歲之中餓死過半假有在者疥瘦

羸瘠與死不殊毛復淺短全無潤澤余初謂家自不宜又疑歲道疫病乃飢餓所致無他故也人家八月收穫之始多無庸假且買羊雇人所費既少所存者大傳曰二折臂始為良醫又曰亡羊治牢未為晚也世事略皆如此安可不存意哉

寒月生者須然火於其邊夜不然火必凍死也

凡初產者宜煮穀豆飼之白羊留母二三日即母子俱放白羊性狠不得獨留并母久住則令乳之羖羊但留母一日寒月者內羔子坑中日父母還乃出之坑中煖不苦風寒地熱使眠如常飼者也十五日後方喫草乃放之

白羊三月得草力毛牀動則鉸之鉸訖於河水之中淨洗羊

則生白淨毛也五月毛牀將落鉸取之鉸訖更洗如前八月初胡菜子未成時又鉸之鉸了亦洗如初其八月半後鉸者勿洗白露已降寒氣侵人洗即不益胡菜子成然後鉸者匪直著毛難治又歲稍晚比至寒時毛長不足令羊瘦損漠北塞之羊則八月不鉸鉸則不耐寒中國必須鉸不鉸則毛長相著作氈難成也

作氈法春毛秋毛中半和用秋毛緊強春毛軟弱獨用太偏是以須雜三月桃花水氈第一凡作氈不須厚大唯緊薄均調乃佳耳二年敷臥小覺垢以九月十月賣作韉氈明年四五月出氈時更買新者此為長存不穿敗若不數換者非直垢汙穿穴之後便無所直虛成糜費此不朽之功豈可同年而語也

令氈不生蟲法夏月敷席下臥上則不生蟲若氈多無人臥上者預收摧柴燥

薪灰入五月中羅灰徧著氈上厚五寸許捲束於風涼之處閣置蟲亦不生如其不爾無不生蟲

羖羊四月末五月初鉸之

性不耐寒早鉸寒則凍死雙生者多易為蕃息性既豐乳有酥酪之饒毛堪酒袋兼繩索之利其潤益又過白羊

作酪法

牛羊乳皆得別作和作隨人意牛產日即粉穀如米屑多著水煮則作薄粥待冷飲牛若不飲者莫與水明日渴自飲牛產三日以繩絞牛項頸令徧身脈脹倒地即縛以手痛挼乳核令破以腳二七徧蹴乳房然後解放羊產三日直以手挼核令破不以腳蹴若不如此破核者乳脈細微攝身則閉核破脈開捋乳易得曾經破核後產者不須復治牛產五日外羊十日外羔犢得乳力強健能噉水草然後取乳之時須人斟酌三分之中當留一分以與羔犢若取乳太早及不留一分乳者羔犢瘦死三月末四月初牛羊飽草便可取酪以收其利至八月末止從九月一日後止可小小供食不得多作天氣寒枯牛羊漸瘦故也大作酪時日暮牛羊還即間羔犢別著一處凌旦早放母子別群至日東南角噉露草飽驅歸捋之訖還放之聽羔犢隨母日暮還別如此得乳多牛羊不瘦若不[illegible]放先捋者比竟日高則露解常食燥草無復膏潤非直漸瘦得乳亦少捋訖於鐺釜中緩火煎之火急則著底焦常以正月二月預收乾牛羊矢煎乳第一好草既灰汁柴又喜焦乾糞火軟無此二患常以杓揚乳勿令溢出時復徹底縱橫直勾慎勿圓攪喜斷亦勿口吹則解四五沸便止瀉著盆中勿便揚之待小冷掠取乳皮著別器中以為酥屈木為棬以張生絹袋子濾熟乳著瓦瓶中則之臥之新瓶即直用之不燒若舊瓶已曾臥酪時輒須灰火中燒瓶令汗出迴轉燒之皆使周匝熱徹好乾待冷乃用

不燒者有甘氣則酪斷不成若日日燒瓶酪猶有斷者作酪屋中有蛇蝦蟆故也宜燒人髮羊牛角以辟之聞臭氣則去矣其臥酪待冷暖之節則溫小暖於人體為合宜適熱臥則酪醋傷冷則難成濾乳訖以先成甜酪為酵大率熟乳一升用酪半匙著杓中以匙痛攪令散瀉著熟乳中仍以杓攪使均調以氈絮之屬茹瓶令暖良久以單布蓋之明旦酪成若去城中遠無熟酪作酵者急揄醋飧研熟以為酵大率一斗乳下一匙飧攪令均調亦得成其酢酪為酵者酪亦醋甜酵傷多酪亦醋其六七月中作者臥時令如人體直置冷地不必須溫茹冬天作者臥時少令熱於人體降於餘月茹令極熱

作乾酪法

七月八月中作之日中炙酪酪上皮成掠取更炙之又掠肥盡無皮乃止得一斗許於鐺中炒少許時即出於盤上曝浥浥時作團大如梨許又曝使乾得經數年不壞以供遠行作粥作漿時細削著水中煮沸便有酪味亦有全擲一團著湯中嘗有酪味還漉取曝乾一團則得五遍煮不破看勢兩漸薄乃削研用者倍矣

作漉酪法

八月中作取好淳酪生布袋盛懸之當有水出滴滴水不盡著鐺中暫炒即出於盤上日曝浥浥時作團大如梨許亦數年不壞削作粥味勝前者炒雖味短不及生酪然不炒生蟲不得過夏乾漉二酪久停皆暍氣不如年別作歲管用盡

作馬酪酵法

用驢乳汁二三升和馬乳不限多少澄酪成取下澱團曝乾後歲作酪用此為酵也

抨酥法

以夾榆木椀為把子作把處割去椀半上剜四廂各作一圓孔大小徑寸許正底施長柄如酒把形抨酥酥酪甜皆得所數日陳酪極大醋者亦無嫌酪多用大瓮酪少用小

甕置日中旦起瀉酪著甕中炙直至日西南角起手抨之令杷子常至甕底一食頃作熱湯水解令得下瀉著甕中湯多少令常半酪乃抨之良久酥出下冷水水多少亦與湯等更急抨之於此時把子不須至底酥已浮出故也酥既遍覆酪上更下冷水多少如前酥凝抨止大盆盛冷水著甕邊以手接酥沉手盆水中酥自浮出更掠如初酥盡乃止抨酥酪漿中和飧粥盆中浮酥得冷悉凝以手接取搦去水作團著銅器中或不津瓦器亦得十日許得多少併內鐺中燃牛羊矢緩火煎如香澤法當日內乳涌出如雨打水聲水乳既盡聲止沸定酥便成矣冬即內著羊肚中夏盛不津器凡煎乳時上有皮膜以手隨即掠取著器中寫熟乳著盆中未濡之間乳皮凝厚亦悉掠取明日酪成若有皆取併著甕中以物痛熟研良久下湯又研亦下冷水純是好酪接取作團與大段同煎矣

羊有疥者間別之不別相染污或能合羣致死

羊疥先著口者難治多死

治羊疥方 取藜蘆根㕮咀令破以泔浸之以瓶盛塞口於灶邊常令暖數日醋香便中用以塼瓦刮疥令赤若强硬痂厚者亦可以湯洗之去痂拭燥以藥汁塗之再上愈若多者日別漸漸塗之勿頓塗令匝恐不勝藥勢便死矣

又方 汁和如前法燒葵根為灰煮醋澱熱塗之以灰厚傅再上愈寒時勿剪毛去即凍死矣

又方 臘月猪脂加熏黃塗之即愈

羊膿鼻眼不淨者皆以中水治方 以湯和鹽用杓研之極鹹塗之為佳更待冷接取清者以小角受一雞子者灌兩鼻各一角非直水差永自去蟲五月後必飲以眼鼻淨為候不差更灌一如前法

羊膿鼻口頰生瘡如乾癬者名曰可妬渾迭相染易著者多死或能絕羣治之方 豎長竿於圈中竿頭施橫板令獮猴上居數日自然差此獸辟惡常安於圈中亦好

治羊挾蹄方 取羝羊脂和鹽煎使熟燒鐵令微赤著脂烙之著乾勿令水入七日自然差耳

凡羊經疥得差者至夏後初肥時宜賣易之不爾後年春疥發必死矣

凡驢馬牛羊收犢子駒羔法 常於市上伺候見含重垂欲生者輒買取駒犢一百五十日羊羔六十日皆能自活不復藉乳乳母好堪為種產者因留之以為種惡者還賣不失本價坐贏駒犢還更買懷子孕者一歲之中牛馬驢得兩番羊得四倍羊羔臘月正月生者留以作種餘月生者剩而賣之用二萬錢為羊本必歲收千口所留之種率皆精好與世間絕殊不可同日而語之何必羔犢之饒又嬴酪之利也羔有死者皮好作裘褥肉好作乾腊及作肉醬味又甚美

家政法云養羊法當以瓦器盛一升鹽懸羊欄中羊喜鹽自數還啖之不勞人收

羊有病輒相污欲令別病法當欄前作瀆深二

尺廣四尺往還皆跳過者無病不能過者入瀆中行過便別之

術曰懸羊蹄著戶上辟盜賊澤中放六畜不用令他人無事橫截羣中過道上行即不諱

龍魚河圖曰羊有一角食之殺人

養猪第五十八

爾雅曰豕子猪豶豬幺幼奏者猺豕三豵二師特所寢橧四豴皆白豥其跡刻絕有力䝪牝豝注、彘也其子曰豚一歲曰豵廣志曰豬豭皆豕也豰[redacted]也豰艾豵也

母猪取短喙無柔毛者良 喙長則牙多二牙以上則不煩畜爲難肥 [illegible][redacted]

齊民要術卷六 八

牝者子母不同圈 子母一圈喜相聚不[redacted]則不[redacted] 牡者同圈則無嫌 牡性游蕩若家生則喜浪失 圈不厭小 圈小 處不厭穢 泥污得避暑 亦須小廠以避雨雪春夏中生隨時放牧糟糠之屬當日別與 糟糠敗不[redacted] 八九十月放而不飼所有糟糠則蓄待冬春初 猪性甚便水生之草杷數水藻等以岸猪食之皆肥 初産者宜煑[redacted]飼之 其子三日掐尾六十日後犍 三日則不畏風凡犍死者皆尾風所致耳犍不截尾則前大後小犍者骨細肉多不犍者骨麤肉少如犍牛法者無風死之患 十二月子生者豚一宿蒸之 蒸法依蒸肫法 䐗凍不合出旬便死 所以然者豚性脆少畏寒不能自煖故須燠氣攻之 供食豚乳下者佳簡取別飼之愁其不肥共母同圈粟豆難足宜埋車輪爲食場散粟豆於内小豚足食出入自由則肥速

雜五行書曰懸臘月猪羊耳著堂梁上大富

淮南萬畢術曰麻鹽肥豚豕 取麻子一升擣千餘杵煑爲羹以鹽一升著中和以三斛飼豕則肥也

養雞第五十九

爾雅曰雞大者蜀蜀子雓未成雞僆絕有力奮雞三尺爲鶤郭璞注曰陽溝巨鶤古之雞名廣

齊民要術卷六 二五

志曰雞有胡髯五指金骹反翅之種大者蜀小者荊白雞金骹者鳴美吳中送長鳴雞雞鳴長倍於常雞異物志曰九真長鳴雞最長聲甚好清朗鳴未必在曙時潮水夜至因之並鳴或名伺潮雞風俗通云俗說朱氏公化而爲雞故呼雞者皆言朱朱玄中記云東南有桃都山上有大樹名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一天雞日初出光照此木天雞則鳴羣雞皆隨而鳴也

雞種取桑落時生者良 形小淺毛脚細短者是也守窠少聲善育雛子 春夏生者則不佳 形大毛羽悅澤脚麤長者是遊蕩饒聲產乳易厭既不守窠則無緣蕃息也 雞春夏雛二十日内無令出窠飼以燥飯 出窠早不免烏鴟與濕飯則臍膿也 雞棲宜據地爲籠内著棧雖鳴聲不朗而安穩易肥又免狐狸之患

若在之樹林一遇風寒大者損瘦小者或死燃柳柴雞雛小者死大者盲此亦燒穰殺瓠之流其理難悉

養雞令速肥不杷屋不暴園不畏鳥鴟狐狸法別築牆匡開小門作小廠令雞避雨日雌雄皆斬去六翮無令得飛出常多收秕稗胡豆之類以養之亦作小槽以貯水荊藩為棲去地一尺數掃去屎鑿牆為窠亦去地一尺唯冬天著草不茹則子凍春夏秋三時則不須直置土上任其產伏留草則蜫蟲生雛出則著外許以罩籠之如鵪鶉大還內牆匡中其供食者又別作牆匡蒸小麥飼之三七日便肥大矣

又穀產雞子供常食法別取雌雞勿令與雄相雜其墻匡斬翅荊棲土窠一法如前多與穀令竟冬肥盛自然穀產矣一雞生百餘卵不雛並食之無咎餅炙所須皆宜

瀹雞子法打破著沸湯中浮出即掠取生熟正得即加鹽醋也

炒雞子法打破著銅鐺中攪令黃白相雜細擘葱白下鹽米渾豉麻油炒之甚香美

孟子曰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家政法曰養雞法二月先耕一畝作田秫粥灑之刈生茅覆上自生白蟲便買黃雌雞十隻雄一隻於地上作屋方廣丈五於屋下懸簣令雞宿上并作雞籠懸中夏月盛晝雞當還屋下息并於園中築作小屋覆雞得養子烏不得就

龍魚河圖曰畜雞白頭食之病人雞有六指者亦殺人雞有五色者亦殺人

養生論曰雞肉不可食小兒食令生蚘蟲又令消體瘦鼠肉味甘無毒令小兒消穀除寒熱炙食之良也

養鵝鴨第六十

爾雅曰舒鴈鵝廣雅曰鴐鵝野鵝也說文曰鴚鵝也晉沈充鵝賦序曰於時綠眼黃喙家家有焉太康中太倉鵝從喙至足四尺有九寸體色豐麗鳴聲驚人爾雅曰舒鳧鶩說文鶩舒鳧廣雅曰鶩鴨也野鴨者亦頭有短鬐生百卵或一日再生有露鬐以秋冬生卵並出蜀中

鵝鴨並一歲再伏者為種一伏者待時少三伏者冬寒雛亦多死也大率鵝三雌一雄鴨五雌一雄鵝初輩生子十餘鴨生數十後輩皆漸少矣常足五穀飼之生子多不足者生子少欲放廠屋之下作窠以防猪犬狐狸驚恐之害多著細草於窠中令煖先刻白木為卵形窠別著一枚以誑之不爾不肯入窠喜西浪生東若[redacted]窠後有爭窠之患生時尋即收取別作一煖處以柔細草覆之停置窠中凍即雛死伏時大鵝一十子大鴨二十子小者減之多則不周數起

者不任爲種（數起則棄死也）其貪伏不起者須五六月一與食起之令洗浴（久不起者飢羸身冷雖伏無熱）鵝鴨皆一月雛出量雛欲出之時四五日內不用聞打鼓紡車犬吽豬犬及舂聲又不用器淋灰不用親見產婦（觸忌者雛多厭殼不能出假令出亦尋死也）雛既出別作籠籠之先以粳米爲粥糜一頓飽食之名曰填嗉（不爾喜軒虛羌[redacted]丘而死）然後以粟飯切苦菜蕪菁英爲食以清水與之濁則易（不易則嗉塞而死）入水中不用停久尋宜驅出（此既水禽不得水則死然未合久在水中冷徹亦死）於籠中

高處敷細草令寢處其上（雛小脆弱不欲冷也）十五日後乃出（早放者非直乏力致困又有寒冷兼烏鴟災也）鵝唯食五穀稗子及草菜不食生蟲（葛洪方曰居射工之地常養鵝鵝見此物食之故鵞辟此物也）鴨靡不食矣水稗實成時尤是所便噉此足得肥充供廚者子鵝百日以外子鴨六七十日佳過此肉硬大率鵝鴨六年以上老不復生伏矣宜去之少者初生伏又未能工唯數年之中佳耳

風土記曰鴨春季雛到夏五月則任噉故俗五

六月則烹食之

作杬子法純取雌鴨無令雜雄足其粟豆常令肥飽一鴨便生百卵（所謂谷生者此卵既非陰陽合生雖伏亦不成雛宜以供膳幸無麛卵之咎也）杬木皮（爾雅曰杬魚毒郭璞注曰杬大木子似栗生南方皮厚汁赤中藏卵果無杬皮者虎杖根牛李皆作用爾雅云茶虎杖郭璞注云似紅草粗大有細刺可以染赤）淨洗細莖剉煮取汁率二斗及熟下鹽一升和之汁極冷內甕中（汁熱卵則致敗不堪久停）浸鴨子一月任食煮而食之酒食俱用鹹徹則卵浮（吳中多作者至十數斛久停彌善亦得經夏也）

養魚第六十一

陶朱公養魚經云威王聘朱公問之曰聞公在湖爲漁父在齊爲鴟夷子皮在西戎爲赤精子在越爲范蠡有之乎曰有之曰公任足千萬家累億金何術乎朱公曰夫治生之法有五水畜第一水畜所謂魚池也以六畝地爲池池中有九洲求懷子鯉魚長三尺者二十頭牡鯉魚長三尺者四頭以二月上庚日內池中令水無聲魚必生至四月內一神守六月內二神守八月

內三神守神守者鼈也所以內鼈者魚滿三百六十則蛟龍為之長而將魚飛去內鼈則魚不復去在池中周遶九洲無窮自謂江湖也至來年二月得鯉魚長一尺者一萬五千枚三尺者四萬五千枚二尺者萬枚枚直五十得錢一百二十五萬至明年得長一尺者十萬枚長二尺者五萬枚長三尺五萬枚長四尺者四萬枚留長二尺者二千枚作種所餘皆取錢五百一十五萬錢候至明年不可勝計也王乃於後苑治

地一年得錢三十餘萬池中九洲八谷谷上立水二尺又谷中立水六尺所以養鯉者鯉不相食又易長也如朱公收利未可頓求然依法為池養魚必大豐足終天靡窮斯以無貲之利也

又作魚池法三尺大鯉非近江湖倉卒難求若養小魚積年不大欲令生大魚法要須截取藪澤陂湖饒大魚之處近水際土[redacted]十數載以布池底二年之內即生大魚蓋由土中先有大魚子得水即生也

蓴南越經云石蓴似紫菜色青詩曰思樂[redacted]水言采其茆毛云茆鳧葵也詩義疏云茆與葵相似葉大如手赤圓有肥斷著手中滑不得停也莖大如箸皆可生食又可約滑羹江南人謂之蓴菜或謂之水葵本草云治消渴熱痹又云冷補下氣雜鯉魚作羹亦逐水而性滑謂之淳菜或謂之水芹服食之不可多

種蓴法近陂湖者可於湖中種之近流水者可決水為池種之以深淺為候水深則莖肥葉少水淺則葉多而莖瘦蓴性易生一種永得宜潔淨不耐污糞穢入池即死矣種一斗餘許足用

種藕法春初掘藕根節頭著魚池泥中種之當年即有蓮花

種蓮子法八月九月中取蓮子堅黑者於瓦上磨蓮頭令皮薄取墐土作熟泥封之如三指大長二寸使蔕頭平重磨去尖銳泥乾時擲於池中重頭沉下自然周正薄易生少時即出其不磨者皮既堅厚倉卒不能生也

種芡法一名雞頭一名鴈[redacted]即今芡子是也由子形上花似雞冠故名曰雞頭八月中收取擘破取子散著池中自然生也

種芰法一名[redacted]秋上子黑[redacted]時收取散著池中自生矣本草云芰菱中米上品藥食之安中補藏養神強志除百病益精氣耳目聰輕身耐老蒸曝蜜和餌之長生神仙多種儉歲有此足度荒年

齊民要術卷之六

齊民要術卷第七

後魏高陽太守賈思勰撰

貨殖第六十二
塗甕第六十三
造神麴并酒第六十四
白醪酒第六十五
笨麴餅酒第六十六
法酒第六十七

貨殖第六十二

范蠡曰計然云旱則資車水則資舟物之理也白圭曰趣時若猛獸鷙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漢書曰秦漢之制列侯封君食租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百萬之家則二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蹏孟康曰五十疋也蹏古蹄字牛蹏角千孟康曰一百六十七頭牛馬貴賤以此為率千足羊師古曰凡言千足者二百五十頭也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師古曰言有大陂養魚一歲收魚千石魚以斤兩為計山居千章之楸楸木千章者大材也師古曰大材曰章解在百官公卿表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滎南濟河之間千樹楸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鍾之田孟康曰一鍾受六斛四斗師古曰一畝收鍾者凡千畝若千畝梔茜孟康曰茜草卮子可用染也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諺曰以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師古曰言其易以得利也通邑大都

酤一歲千釀師古曰釀釀酒也醯醬千瓨胡雙反師古曰瓨長頸甖也受十升醬千甔孟康曰甔石甖師古曰甔人儋之也一甔兩甖儋音丁濫反屠牛羊彘千皮販穀糶千鍾師古曰謂常糴取而居之薪槀千車船長千丈木千章洪洞方章材也舊將作大匠掌材者曰章曹掾竹竿萬個軺車百乘師古曰軺車輕小車也牛車千兩木器漆者千枚銅器千鈞鈞三十斤也素木鐵器若梔茜千石孟康曰百二十斤為石素木素器也馬蹏噭千師古曰噭口也蹏與口共千則為馬二百也噭江釣反牛千足羊彘千雙僮手指千孟康曰僮奴婢也古者無空手游口皆有作務須手指故曰手指以別馬牛蹄角也師古曰手

指謂有巧伎者指千則人百筋角砂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疋師古曰文文繒也帛之有色者曰采榻布皮革千石孟康曰榻布白疊也師古曰粗厚之布也其價賤故與皮革同其量耳非疊[illegible]也榻者重厚貌漆千大斗師古曰大斗者異於量米粟之斗也今俗猶有大量蘗麴鹽豉千合師古曰麴蘗以斤石稱之輕重齊則為合鹽豉則斗斛量之多少等亦為合合者相配耦之言耳今西楚荊沔之俗賣鹽豉各一斗則各為裹而相隨焉此則合也說者不曉乃讀為升合之合又改作台競為解說失之遠矣鮐鮆千斤師古曰鮐海魚也鮆刀魚也飲而不食者鮐音胎又音落鮆音薺又音才爾反而說者妄讀鮐為夷非惟失於訓物亦不知音矣鯫千石鮑千鈞師古曰鯫膊魚也即今不著鹽而乾者也鮑今之鮑魚也鯫音輒膊音普各反鮑音於業反而說者乃讀鮑為[illegible]魚之鮑音于日反失義遠矣鄭康成以為鮑於煏室乾之亦非也煏室乾之即耳蓋今巴荊人所呼鰎魚音居偃反秦始皇載鮑亂臭則是鮑魚耳而煏室乾者本不臭也煏音蒲北反棗栗千石者三之師古曰三千石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師古曰狐貂貴故計其數羔羊賤故稱其量也旃車千具他果采千種師古曰果采謂於山野采取果實也子貸金錢千貫節駔儈孟康曰節節物貴賤也謂除估儈其餘利比於千乘之家也師古曰儈者合會二家交易者也駔者其有率也駔音子朗反儈音工外反貪賈三之廉賈五之孟康曰貪賈未當賣而賣未當買而買故得利少而十得其三廉賈貴乃賣賤乃買故十得五也亦比千乘之家此其大率

也卓氏曰吾聞汶山之下沃壄下有蹲鴟至死不饑孟康曰踆音蹲水鄉多鴟其山下有沃壄灌溉師古曰孟說非也踆鴟謂芋也有根可食以充糧故無饑年華陽國志曰汶山郡都安縣有大芋如蹲鴟也諺曰何卒耕水窟[illegible]貧何卒亦耕水窟言下田能貧能富曹邴氏家起富至巨萬然自父兄子弟勤約俯有拾仰有取淮南子曰賈多端則貧工多技則窮心不一也高誘曰賈多端非一術工多技非一能故心不一也

塗甕第六十三

凡甕七月坯爲上八月爲次餘月爲下凡甕無問大小皆須塗治甕津則造百物皆惡悉不成所以時宜留意新出窯及熱脂塗者大良若市買者先宜塗治勿使盛水未塗遇雨亦無塗法掘地爲小圓坑傍開兩道以引風火生炭火於坑中合甕口於坑上而熏之火盛喜破微則難熱務令調適乃佳數以手摸之熱灼人手便下寫熱脂於甕中迴轉濁流極令周匝脂不復滲所蔭切乃止牛脂爲第一好豬脂亦得俗人用麻子脂者誤人耶若脂不濁流直一徧拭之亦不免津俗人釜上蒸甕者水氣亦不佳以熱湯數斗著甕中滌盪疏洗之瀉郤滿盛冷水數日便

中用用時更洗濯日曝令乾

造神麴并酒第六十四女麴在蔬瓜菹中

凡作三斛麥麴法蒸炒生各一斛炒麥黃莫令焦生麥擇治甚令精好種各别磨磨欲細磨乾合和之七月取甲寅日使童子著青衣日未出時面向殺地汲水二十斛勿令人潑水長水亦可瀉却莫令人用其和麴之時面向殺地和之令使絕强團麴之人皆是童子小兒亦面向殺地有行穢者不使不得令入室近團麴當日使

訖不得隔宿屋用草屋勿使用瓦屋地須淨掃不得穢惡勿令濕畫地爲阡陌周成四巷作麴人各置巷中假置麴王王者五人麴餅隨阡陌比肩相布訖使主人家一人爲主莫令奴客爲主與王酒脯之法濕麴王手中爲椀中盛酒脯湯餅主人三徧讀文各再拜其房欲得板戶密泥塗之勿令風入至七日開當處翻之還令泥戶至二七日聚麴還令塗戶莫使風入至三七日出之盛著甕中塗頭至四七日穿孔繩貫日曝欲得使乾然後內之其餅麴手團二寸半厚九分

祝麴文

東方青帝土公青帝威神南方赤帝土公赤帝威神西方白帝土公白帝威神北方黑帝土公黑帝威神中央黃帝土公黃帝威神某年月某日辰朔日敬啓五方五土之神主人某甲謹以七月上辰造作麥麴數千百餅阡陌縱橫以辨疆界須建立五王各布封境酒脯之薦以相祈

請願垂神力勤鑒所願使出類絕蹤穴蟲潛影衣色錦布或蔚或炳殺熱火燌以烈以猛芳越椒熏味超和鼎飲利君子既醉既逞惠彼小人亦恭亦靜敬告再三格言斯整神之聽之福應自冥人願無爲希從畢永急急如律令祝三遍各再拜

造酒法全餅麴曬經五日許日三過以炊帚刷治之絕令使淨若遇好日可三日曬然後細剉布帊盛高屋廚上曬經一日莫使風土穢汙乃

平量麴一斗臼中受令碎若浸麴一斗與五升水浸麴三日如魚眼湯沸醇米其米絶令精細淘米可二十徧酒飯人狗不令噉淘水及炊釜中水爲酒之具有所洗浣者悉用此水佳也

若作秫黍米酒一斗麴殺米二石一斗第一酘米三斗停一宿酘米五斗又停再宿酘米一石又停三宿酘米三斗其酒飯欲得弱炊炊如食飯法舒使極冷然後納之

若作糯米酒一斗麴殺米一石八斗唯三過酘

米畢其炊飯法直下饋不須報蒸其下饋法出饋甕中取釜下沸湯澆之僅沒飯使止此元僕射家法

又造神麴法其麥蒸炒生三種齊等與前同但無復阡陌酒脯湯餅祭麴王及童子手團之事矣預前事麥三種合和細磨之七月上寅日作麴溲欲剛擣欲粉細作熟餅用圓鐵範令徑五寸厚一寸五分於平板上令壯士熟踏之以杙刺作孔淨掃東向開戶屋布麴餅於地閉塞窻戶密泥縫隙勿令通風滿七日翻之二七日聚之皆還密泥三七日出外日中曝之令燥麴成矣任意舉閣亦不用甕盛甕盛者則麴烏腹烏腹者遶孔黑爛若欲多作者任人耳但須三麥齊等不以三石爲限此麴一斗殺米三石笨麴一斗殺米六斗省費懸絶如此用七月七日焦麥麴及春酒麴皆笨麴法

造神麴黍米酒方細剉麴燥曝之麴一斗水九斗米三石須多作者率以此加之其甕大小任人耳桑欲落時作可得周年停初下用米一石

次酘五斗又四斗又三斗以漸待米消即酘無令勢不相及味足沸定爲熟氣味雖正沸未息麴勢未盡宜更酘之不酘則酒味苦薄矣得所者酒味輕香實暢凡麴初釀此酒者率多傷薄何者猶以凡麴之意忖度之蓋用米既少麴勢未盡故也所以傷薄耳不得令猪狗見所以專取桑落時作者黍必令極冷也

又神麴法以七月上寅日造不得令雞狗見及食者麥多少分爲三分蒸炒二分正等其生者

一分一石上加一斗半各細磨和之溲時微令剛足手熟揉爲佳使童男小兒餅之廣三寸厚二寸須西廂東向開戶屋中淨掃地地上布麴十字立巷令通人行四角各造麴奴一枚訖泥戶勿令泄氣七日開戶翻麴還塞戶二七日聚又塞之三七日出之作酒時治麴如常法細剉爲佳

造酒法用黍米一斛神麴二斗水八升米初下米五斗必令五六十遍淘之二酘七斗米三酘八斗米滿二石米已外任意斟裁然要須米微多米少酒則不佳冷煖之法悉如常釀要在精細也

神麴粳米醪法春月釀之燥麴一斗用水七斗粳米二石四斗浸麴發如魚眼湯淨淘米八斗炊作飯舒令極冷以毛袋漉去麴滓又以絹濾之麴汁於甕中即酘飯候米消又酘八斗消盡又酘八斗凡三酘畢若猶苦者更以二斗酘之此合醅飲之可也

又作神麴方以七月中旬已前作麴爲上時亦不必要須寅日二十日已後作者麴漸弱凡屋皆得作亦不必要須東向開戶草屋也大率小麥生炒蒸三種等分曝蒸者令乾三種合和碓胏淨簸擇細磨羅取麩更重磨唯細爲良麤則不好剉胡菜煮三沸湯待冷接取清者溲麴以相著爲限大都欲小剛勿令太澤擣令可團便止亦不必滿千杵以手團之大小厚薄如蒸餅劑令下微浥浥刺作孔丈夫婦人皆團之不必

須童男其屋預前數日數著猫塞鼠窟泥壁令淨掃地布麴餅於地上作行伍勿令相逼當中十字阡陌使通容人行作麴王五人置之於四方及中央中央者面南四方者面皆向內酒脯祭與不祭亦相似今從省市麴訖閉戶密泥之勿使漏氣七日開戶翻麴還著本處泥閉如初二七日聚之若止三石麥麴者但作一聚多則分爲兩泥閉如初三七日以麻繩穿之聚五十餅爲一貫懸著戶內開戶勿令見日五日後出

著外許懸之晝日曬夜受露霜不須覆蓋久停亦爾但不用被雨此麴得三年停陳者彌好

神麴酒方淨掃刷麴令淨有土處刀削去必使極淨及斧背椎破大小如棗栗斧刃則殺小用故紙糊席曝之夜乃勿收令受霜露風陰則收之恐土汙及雨潤故也若急須者麴乾則得從容者經二十日許受霜露彌令酒香麴必須乾潤濕則酒惡春秋二時釀者皆得過夏熱桑落時作者及勝於春桑落時稍冷初浸麴與春同

及下釀則茹甕止取微暖勿太厚太厚則傷熱春則不須置甕於塼上秋以九月或十九日收水春以正月十五日或以晦日及二月二日收水當日即浸麴此四日為上時餘日非不得作恐不耐久收水法河水第一好遠河者取極甘井水小鹹則不佳

清麴法春十一日或十五日秋十五日或二十日所以爾者寒暖有早晚故也但候麴香沫起便下釀過久麴生衣則為失候失候則酒重鈍不復輕香米必細肺淨淘三十許遍若淘米不淨則酒色重濁大率麴一斗春用水八斗秋用水七斗秋殺米三石春殺米四石初下釀用黍米四斗再餾弱炊必令均熟勿使堅剛生[illegible]也於席上攤黍令極冷貯出麴汁於盆中調和以手搦破之無塊然後內甕中春以兩重布覆秋於布上加氈若值天寒亦可加草一宿再宿候米消更酘六斗第三酘用米或七八斗第四第五第六酘用米多少皆候麴勢強弱加減之亦

無定法或再宿一酘三宿一酘無定準惟須消化乃酘之每酘皆挹取甕中汁調和之僅得和黍破塊而已不盡貯出每酘即以酒杷遍攪令均調和然後蓋甕雖言春秋二時殺米三石四石然須蓋候麴勢麴勢未窮米猶消化者便加米唯多為良世人云米過酒甜此乃不解法候酒冷沸止米有不消者便是麴勢盡酒若熟矣押出清澄竟夏直以單布覆甕口斬席蓋布上慎勿甕泥甕泥封交即酢壞冬亦得釀但不及

春秋耳冬釀者未須厚茹甕覆蓋初下釀則黍
小煖下之一發之後重酘時還攤黍使冷酒發
極煖重釀煖黍亦酢矣其大甕多釀者依法加
倍之其糠瀋雜用一切無已
河東神麴方七月初治麥七日作麴七日未得
作者七月二十日前亦得麥一石者六斗炒三
斗蒸一斗生細磨之桑葉五分蒼耳一分艾一
分茱萸一分若無茱萸野蓼亦得用合煮取汁
令如酒色漉出滓待冷以和麴勿令太澤擣千

杵餅如凡麴方範作之
臥麴法先以麥䴸布地然後著麴訖又以麥䴸
覆之多作者可用箔槌如養蠶法覆訖閉戶七
日翻麴還以麥䴸覆之二七日聚麴亦還覆之
三七日甕盛後經七日然後出曝之
造酒法用黍米麴一斗殺米一石秫米令酒薄
不任事治麴必使表裏四畔孔內悉皆淨削然
後細剉令如棗栗曝使極乾一斗麴用水一斗
五升十月桑落初凍則收水釀者為上時春酒

正月晦日收水為中時春酒河南地煖二月作
河北地寒三月作大率用清明節前後耳初凍
後盡年暮水脈既定收取則用其春酒及餘月
皆須煮水為五沸湯待冷浸麴不然則動十月
初凍尚煖未須茹甕十一月十二月須黍穰茹
之浸麴冬十日春七日候麴發氣香沫起便釀
隆冬寒厲雖日茹甕麴汁猶凍臨下釀時宜漉
出凍凌於釜中融之取液而已不得令熱凌液
盡還瀉著甕中然後下黍不爾則傷冷假令甕

受五石米者初下釀止用米一石淘米須極淨
水清乃止炊為饙下著空甕中以釜中炊湯及
熱沃之令饙上水深一寸餘便止以盆合頭
良久水盡饙極熟軟便於席上攤之使令貯汁
於盆中搦黍令破瀉著甕中復以酒杷攪之每
酘皆然唯十一月十二月天寒水凍黍須人體
煖下之桑落春酒悉皆冷下初冷下者酘亦冷
初煖下者酘亦煖不得迴易冷熱相雜次酘八
斗次酘七斗皆須候麴藥強弱增減耳亦無定

數大率中分米前作沃饙半後作再餾黍純作沃饙酒便鈍再餾黍酒便輕香是以須中半耳各釀六七酘春作七八酘冬欲溫煖春欲清冷酘米太多則傷熱不能久春以單布覆甕冬用薦蓋之冬初下釀時以炭火擲著甕中拔刀横於甕上酒熟乃去之冬釀十五日熟春釀十日熟至五月中甕別椀盛於日中炙之好者不動惡者色變色變者宜先飲之好者留過夏但合醅停須臾便押出還得與桑落時相接地窖著酒令酒土氣唯連簷草屋中居之為佳瓦屋亦熱作麴浸麴炊釀一切悉用河水無手力之家乃用井水耳

淮南萬畢術曰酒薄復厚漬以莞蒲斷蒲漬酒中有頃出之酒則厚矣凡冬月釀酒中冷不發者以瓦瓶盛熱湯堅塞口又於釜湯中煑瓶令極熱引出著酒甕中須臾即發

白醪麴第六十五皇甫吏部家法

作白醪麴法取小麥三石一石熬之一石蒸之一石生三等合和細磨作屑煑胡葉湯經宿使冷和麥屑擣令熟踏作餅圓鐵作範徑五寸厚一寸餘牀上置箔箔上安蘧蒢蘧蒢上置桑薪灰厚二寸作胡葉湯令沸籠子中盛麴五六餅許著湯中少時出臥置灰中用生胡葉覆上以經宿勿令露濕特覆麴薄遍而已七日翻二七日聚三七日收曝令乾作麴屋泥戶勿令風入若以牀小不得多著麴者可四角頭豎槌重置椽箔如養蠶法七月作之

釀白醪法取糯米一石冷水淨淘漉出著甕中作魚眼沸湯浸之經一宿米欲絕酢炊作一餾飯攤令絕冷取魚眼湯沃浸米泔二斗煎取六升著甕中以竹掃衝之如茗渤復取水六斗細羅麴末一斗合飯一時內甕中和攪令飯散以氈物裹甕并口覆之經宿米消取生疎布漉出糟別炊好糯米一斗作飯熱著酒中為汎以單布覆甕經一宿汎米消散酒味備矣若天冷停三五日彌善一釀一斛米一斗麴末六斗水六

升浸米漿若欲多釀依法別甕中作不得作在一甕中四月五月六月七月皆得作之其麴預三日以水洗令淨曝乾用之

笨麴餅酒第六十六 笨符本切

作秦州春酒麴法七月作之節氣早者望前作節氣晚者望後作用小麥不蟲者於大鑊釜中炒之炒法釘大橛以繩緩縛長柄匕匙著橛上緩火微炒其匕匙如挽棹法連疾攪之不得暫停停則生熟不均候麥香黃便出不用過焦然後簸擇治令淨磨不求細細者酒不斷麤剛強難押預前數日刈艾擇去雜草曝之令萎勿使有水露氣溲欲剛灑水欲均初溲時手搦不相著者佳溲訖聚置經宿來晨熟擣作木範之令餅方一尺厚二寸使壯士熟踏之餅成刺作孔竪槌布艾椽上臥麴餅艾上以艾覆之大率下艾欲厚上艾稍薄密閉窻戶三七日麴成打破看餅內乾燥五色衣成便出曝之如餅中未燥五色衣未成更停三五日然後出反覆日曬令極乾然後高廚上積之此麴一斗殺米七斗

作春酒法治麴欲淨剉麴欲細曝麴欲乾其法以正月晦日多收河水井水苦鹹不堪淘米下饙亦不得大率一斗麴殺米七斗用水四斗率以此加減之十七石甕惟得釀十石米多則溢出作甕隨大小依法加減浸麴七八日始發便下釀假令甕受十石米者初下以炊米兩石為再餾黍黍熟以淨席薄攤令冷塊大者擘破然後下之沒水而已勿更撓勞待至明旦以酒杷攪之自然解散也初下即搦者酒喜厚濁下黍訖以席蓋之已後間一日輒更酘皆如初下法第二酘用米一石七斗第三酘用米一石四斗第四酘用米一石一斗第五酘用米一石第六酘第七酘各用米九斗計滿九石作三五日停著嘗之氣味足者乃罷若猶少味者更酘三四斗數日復嘗仍未足者更酘三二斗數日復嘗麴勢壯酒仍苦者亦可過十石然必須看候勿使米過過則酒甜其七酘以前每欲酘時酒薄

霍霍是麴勢盛也酘時宜加米與次前酘等雖勢極盛亦不得過次前一酘斛斗也勢弱酒厚者須減米三斗勢盛不加便為失候勢弱不減剛强不削加減之間必須存意若多作五甕已上者每炊熟即須均分熟黍令諸甕徧得若徧酘一甕令足則餘甕比候黍熟已失酘矣酘當令寒食前得再酘乃佳過此便稍晚若邂逅不得早釀者春水雖臭仍自中用淘米必須極淨常洗手剔甲勿令手有鹹氣則令酒動不得過夏

作頤麴法斷理麥艾布置法悉與春酒麴同然以九月中作之大凡作麴七月最良然七月多忙無暇及此且頤麴然此麴九月作亦自無嫌若不營春酒麴者自可七月中作之俗人多以七月初七日作之

崔寔亦曰六月六日七月七日可作其麴𥻆米多少與春酒麴同但不中為春酒喜動以春酒麴作頤酒彌佳也

作頤酒法八月九月中作者水定難調適宜煎湯三四沸待冷然後浸麴酒無不佳大率用水多少酘米之節略準春酒而須以意消息之十月桑落時者酒氣味頗類春酒

河東頤白酒法六月七月作用笨麴陳者彌佳刻治細剉麴一斗熟水三斗黍米七斗麴殺多少各隨門法常於甕中釀無好甕者用先釀酒大甕淨洗曝乾側甕著地作之旦起煮甘水至日午令湯色白乃止量取三斗著盆中日西淘

米四斗使淨即浸夜炊作再餾飯令四更中熟下黍飯席上薄攤令極冷於黍飯初熟時浸麴向曉昧旦日未出時下釀以手搦破塊仰置勿蓋日西更淘三斗米浸炊還令四更中稍熟攤極冷日未出前酘之亦搦塊破明日便熟押出之酒氣香美乃勝桑落時作者六月中唯得作一石米酒停得三五日七月半後稍稍多作於北向戶大屋中作之第一如無北向戶屋於清涼處亦得然要須日未出前清涼時下黍日

出已後熟即不成一石米者前炊五斗半後炊四斗半

笨麴桑落酒法預前淨剗麴細剉曝乾作釀池以藁茹甕不茹甕則酒甜用穰則太熱黍米淘須極淨九月九日日未出前收水九斗浸麴九斗當日即炊米九斗爲饋下饙著空甕中以釜內炊湯及熱沃之令饋上者水深一寸餘便止以盆合頭良久水盡饋熟極軟瀉著席上攤之令冷挹取麴汁於甕中搦塊令破瀉甕中復以

酒杷攪之每酘皆然兩重布蓋甕口七日一酘每酘皆用米九斗隨甕大小以滿爲限假令六酘半前三酘皆用沃饋半後三酘作再餾黍其七酘者四炊沃饋三炊黍飯甕滿好熟然後押出香美勢力倍勝常酒

笨麴白醪酒法淨削治麴曝令燥清麴必須累餅置水中以水沒餅爲候七日許搦令破漉出滓炊糯米爲黍攤令極冷以意酘之且飲且酘乃至盡秔米亦得作作時必須寒食前令得一酘之也

蜀人作酴酒法（酴音塗）十二月朝取流水五斗漬小麥麴二斤密泥封至正月二月凍釋發漉去滓但取汁三斗殺米三斗炊作飯調強軟合和復密封數十日便熟合滓餐之甘辛滑如甜酒味不能醉人人多啖温温小煖而面熱也

粱米酒法凡粱米皆得用赤粱白粱者佳春秋冬夏四時皆得作淨治麴如上法笨麴一斗殺米六斗神麴彌勝用神麴量殺多少以意消息

春秋桑葉落時麴皆細剉冬則擣末下絹簁大率一石米用水三斗春秋桑落三時冷水浸麴麴發漉去滓冬即蒸甕使熱穰茹之以所量水煑少許粱米薄粥攤待温温以浸麴一宿麴發便炊下釀不去滓看釀多少皆平分米作三分一分一炊淨淘弱炊爲再餾攤令温温煖於人體便下以杷攪之盆合泥封夏一宿春秋再宿冬三宿看米好消更炊酘之還封泥第三酘亦如之三酘畢後十日便好熟押出酒色漂漂與

銀光一體薑辛桂辣蜜甜膽苦悉在其中芬芳酷烈輕儁遒爽超然獨異非黍秫之儔也

穄米酎法 酎音宙 淨治麴如上法笨麴一斗殺米六斗神麴彌勝用神麴者隨麴殺多少以意消息麴擣作末下絹簁計六斗米用水一斗從釀多少率以此加之米必須㳮淨淘水清乃止即經宿浸置明旦碓擣作粉稍稍箕簸取細者如餻粉法訖以所量水煮少許穄粉作薄粥自餘粉悉於甑中乾蒸令氣好餾下之攤令冷以麴末和之極令調均粥溫溫如人體時於甕中粉痛挼使均柔令相著亦可椎打如椎麴法擘破塊內著甕中盆合泥封裂則更泥封勿令漏氣正月作至五月大雨後夜暫開看有清中飲還泥封至七月好熟接飲不押三年停之亦不動一石米不過一斗糟悉著甕底酒盡出時水硬糟肥欲似灰石酒色似麻油甚釀先能飲好酒一斗者唯禁得升半飲三升大醉三升不澆大醉必死凡人大醉酩酊無知身體壯熱如火者

作熱湯以冷解名曰生熟湯湯令均小熱得通人手以澆醉人湯淋處即冷不過數斛湯迴轉翻覆通頭面痛淋須臾起坐與人此酒先問飲多少裁量與之若不語其法口美不能自節無不死矣一斗酒醉二十人得者無不傳餉親知以爲恭

黍米酎法亦以正月作七月熟淨治麴擣末絹簁如上法笨麴一斗殺米六斗用神麴彌佳亦隨麴殺多少以意消息米細㳮淨淘弱炊再餾黍攤冷以[illegible]於甕中和之挼令調均擘破塊著甕中盆[illegible]封五月暫開悉同穄酎法芬香美釀皆亦[illegible]似釀此二醞常宜謹慎多喜殺人以飲少不[illegible]醉死正疑藥殺尤須節量勿輕飲之

粟米酒法唯正月得作餘月悉不成用笨麴不用神麴粟米皆得作酒然青穀米最佳治麴淘米必須細淨以正月一日日未出前取水日出即曬麴至正月十五日擣麴作末即浸之大率

麴末一斗堆量之水八斗殺米一石米平量之隨甕大小率以此加以向滿爲度隨米多少皆平分爲四分從初至熟四炊而已預前經宿浸米令液以正月晦日向暮炊釀正作饋耳不爲再餾飯欲熟時預前作泥置甕邊饋熟即舉甑就甕下之速以酒杷就甕中攪作三兩遍即以盆合甕口泥密封勿令漏氣看有裂處更泥封七日一酘皆如初法四酘畢四七二十八日酒熟此酒要須用夜不得白日四度酘者及初押

酒時皆迴身映火勿使燭明及度酒熟便堪飲未急待且封置至四五月押之彌佳押訖還泥封須便擇取蔭屋貯置亦得度夏氣味香美不減黍米酒貧薄之家所宜用之黍米貴而難得故也

又造粟米酒法預前細剉麴曝令乾末之正月晦日日未出時收浸麴一斗[illegible]水七斗麴發便下釀不限日數米足便讎爲異耳自餘法用一與前同

作粟米爐酒法五月六月七月中作之倍美受兩石以下甕子以石子二三升蔽甕底夜炊粟米飯即攤之令冷夜得露氣雞鳴乃和之大率米一石殺麴末一斗春酒糟末一斗粟米飯五斗麴殺若多少計須減飯和法痛挼令相雜塡滿甕爲限以紙蓋口塼押上勿泥之恐大傷熱五六日後以手內甕中看令無熱氣便熟矣酒停亦得二十許日以冷水澆筒飲之酮出者歇而不美

魏武帝上九醞法奏曰臣縣故令九醞春酒法用麴三十斤流水五石臘月二日清麴正月凍解用好稻米漉去麴滓便釀法引曰譬諸蟲雖久多完三日一釀滿九石米止臣得法釀之常善其上清滓亦可飲若以九醞苦難飲增爲十釀易飲不病九醞用米九斛十釀用米十斛俱用麴三十斤但米多少耳治麴淘米一如春酒法

浸藥酒法以此酒浸五加木皮及一切藥皆有

益神効用春酒麴及笨麴不用神麴糯瀋埋藏之勿使六畜食治麴法須斫去四緣四角上下兩面皆三分去一孔中亦剜去然後細剉燥曝末之大率麴末一斗用水一斗半多作以此加之釀用黍必須細𣹟淘欲極淨水清乃止用米亦無定方準量麴勢强弱然其米要須均分爲七分一日一酘莫令空闕闕即折麴勢力七酘畢便止熟即押出之春秋冬夏皆得作茹甕厚薄之宜一與春酒同但黍飯攤使極冷冬即須物覆甕其斫去之麴猶有力不廢餘用耳

博物志胡椒酒法以好春酒五升乾薑一兩胡椒七十枚皆擣末好美安石榴五枚押取汁皆以薑椒末及安石榴汁悉内著酒中火煖取溫亦可冷飲亦可熱飲之中下氣若病酒苦覺體中不調飲之能者四五升不能者可二三升從意若欲增薑椒亦可若嫌多欲減亦可欲多作者當以此爲率若飲不盡可停數日此胡人所謂蓽撥酒也

食經作白醪酒法生秫米一石方麴二斤細剉以泉水漬麴密蓋再宿麴浮起炊米三斗酘之使和調蓋滿五日乃好酒甘如乳九月半後可作也

作白醪酒法用方麴五斤細剉以流水三斗五升漬之再宿炊米四斗冷酘之令得七斗汁凡三酘濟冷清又炊一斗米酘酒中攪令和解封四五日黍浮縹色上便可飲矣

冬米明酒法九月漬精稻米一斗擣令細末沸

湯一石澆之麴一斤末攪和三日極酢合三斗釀米炊之氣刺人鼻便爲大發攪成用方麴十五斤酘之米三斗水四斗合和釀之也

夏米明酒法秫米一石麴三斤水三斗漬之炊三斗米酘之凡三濟出炊一斗酘酒中再宿黍浮使可飲之

朗陵何公夏封清酒法細剉麴如雀頭先布甕底以黍一斗次第用水五升澆之泥著日中七日熟

愈瘧酒法四月八日作用水一石麴一斤擣作末俱酘水中酒酢煎一石取七斗以麴四斤須漿冷酘麴一宿上生白沫起炊秫一石冷酘中三日酒成

作酃酒法酃盧丁反以九月中取秫米一石六斗炊作飯以水一石宿漬麴七斤炊飯令冷酘麴汁中覆甕多用荷箬令酒香燥復易之

作和酒法酒一斗胡椒六十枚乾薑一分雞舌香一分蓽撥六枚下從絹囊盛內酒中一宿蜜

一升和之

作夏雞鳴酒法秫米二升煑作糜麴二斤擣合米和令調以水五斗漬之封頭今日作明旦雞鳴便熟

作橘酒法四月取橘葉合花采之還即急抑著甕中六七日悉使烏熟曝之煑三四沸去滓內甕中下麴炊五斗米日中可燥手一兩抑之一宿復炊五斗米酘之便熟

柯柂酒法柂良知反二月二日取水三月三日煎之先攪麴中水一宿乃炊黍米飯日中曝之酒成也

法酒第六十七

釀法皆用春酒麴其米糠瀋汁饙飯皆不用人及狗鼠食之

黍米法酒預剉麴曝之令極燥三月三日秤麴三斤三兩取水三斗三升浸麴經七日麴發細泡起然後取黍米三斗三升淨淘凡酒米皆欲極淨水清乃止法酒尤宜存意淘米不得淨則

酒黑炊作再餾飯攤使冷著麴汁中搦黍令散兩重布蓋甕口候米消盡更炊四斗半米酘之每酘皆搦令散第三酘炊米六斗自此以後每酘以漸和米甕無大小以滿為限酒味醇美宜合醅飲之飲半更炊米重酘如初不著水麴唯以漸加米還得滿甕竟夏飲之不能窮盡所謂神異矣

作當梁酒法當梁下置甕故曰當梁以三月三日日未出時取水三斗三升乾麴末三斗三升

炊黍米三斗三升爲再餾黍攤使極冷水麴黍俱時下之三月六日炊米六斗醱之三月九日炊米九斗醱之自此以後米之多少無復斗數任意醱之滿甕便止若欲取者但言偷酒勿云取酒假令出一石還炊一石米醱之甕還復滿亦爲神異其糠瀋悉瀉坑中勿令狗鼠食之

秔米法酒糯米大佳三月三日取井花水三斗三升絹篵麴末三斗三升秔米三斗三升稻米佳無者早稻米亦得充事再餾弱炊攤令小冷

先下水麴然後醱之七日更醱用米六斗六升一七日更醱用米一石三斗二升二七日更醱用米二石六斗四升乃止量酒備足便止合醅飲者不復封泥令清者以盆密蓋泥封之經七日便極清澄接取清者然後押之

食經七月七日作酒法方一石麴作燠餅編竹甕下羅餅竹上密泥甕頭二七日出餅曝令燥還內甕中一石米合得三石酒也

又法酒方焦麥麴末一石曝令乾煎湯一石黍一石合糅令甚熟以二月二日收水即預煎湯停之令冷初醱之時十日一醱不得使狗鼠近之於後無若或八日六日一醱會以偶日醱之不得隻日二月中節醱令足常預煎湯停之醱畢以五升洗手蕩其米多少依焦麴殺之

三九酒法以三月三日收水九斗米九斗焦麴末九斗先曝乾之一時和之揉和令極熟九日一醱後五日一醱後三日一醱勿令狗鼠近之會以隻日醱不得以偶日也使三月中即令醱

足常預作湯甕中停之醱畢輒使五升洗手蕩甕傾於酒甕中也

治酒酢法若十石米酒炒三升小麥令甚黑以絳帛再重爲袋用盛之周築令硬如石安在甕底經二七日後飲之迴即

大州白墮麴方餅法穀三石蒸兩石生一石別磑之令細然後合和之也桑胡葈葉艾葉各二尺圍長二尺許合煮之使爛去滓取汁以冷水和之如酒色和麴燥濕以意酌量日中擣三千

六百杵訖餅之安置煖屋牀上先布麥稭厚二寸然後置麴上亦與稭二寸覆之閉戶勿使露見風日一七日冷水濕手拭之令遍即翻之至二七日一例側之三七日籠之四七日出置日中曝令乾作酒之法淨削刮去垢打碎末令乾燥十斤麴殺米一石五斗

作桑落酒法麴末一斗熟米二斗其米令精細淘淨水清爲度用熟水一斗限三酘便止清麴候向發便酘不得失時勿令小兒人狗食黍

作春酒以冷水漬麴餘同冬酒

齊民要術卷第七

齊民要術卷第八

後魏高陽太守賈思勰撰

黃衣黃蒸及糵子第六十八
常滿鹽花鹽第六十九
作醬等法第七十
作酢等法第七十一
作豉等法第七十二
八和齏第七十三
作鮓等法第七十四
作脯腊等法第七十五
作羹臛第七十六
作蒸缹第七十七
胚腤煎消第七十八
菹綠等法第七十九

黃衣黃蒸及糵第六十八 黃衣一名麥䴷

作黃衣法 六月中取小麥淨淘訖於甕中以水浸之令醋漉出熟蒸之擘箔上敷席置麥於上攤令厚二寸許預前一日刈薍葉薄覆無薍葉者刈胡枲擇去雜草無令有水露氣候麥冷以胡枲覆之七日看黃衣色足便出曝之令乾去胡枲而已慎勿颺簸齊人喜當風颺去

黃衣此大謬凡有所造作用麥䴷者皆仰其衣爲勢今反颺去之作物必不善

作黃蒸法 七月中取生小麥細磨之以水溲而蒸之氣餾好熟便下之攤令冷布置覆蓋成就一如麥䴷法亦勿颺之慮其所損

作糵法 八月中作盆中浸小麥即傾去水日曝之一日一度著水即去之腳生布麥於席上厚二寸一日一度以水澆之芽生便止即散收令乾勿使餅餅成則不復任用此煮白餳糵若煮黑餳即待芽生青成餅然後以刀劙取乾之欲令餳如琥珀色者以大麥爲其糵

孟子曰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曝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

常滿鹽花鹽第六十九

造常滿鹽法 以不津甕受十石者一口置庭中石上以白鹽滿之以甘水沃之令上恒有游水須用時挹取煎即成鹽還以甘水添之取一升添一升日曝之熱盛還即成鹽永不窮盡風塵陰雨則蓋天晴淨還仰若用黃鹽鹹水者鹽汁則苦是以必須白鹽甘水

造花鹽印鹽法 五六月中旱時取水二斗以鹽一斗投水中令消盡又以鹽投之水鹹極則鹽不復消融易器淘治沙汰之澄去垢土瀉清汁於淨器中鹽甚白不廢常用又一石還得八斗汁亦無多損好日無風塵時日中曝令成鹽浮即接取便是花鹽厚薄光澤似鍾乳久不接取即成印鹽大如豆正四方千百相似成印輒沈漉取之花印一鹽白如珂雪其味又美

作醬法第七十

十二月正月爲上時二月爲中時三月爲下時

用不津甕 甕津則[illegible]植酢者亦不中用之 置日中高處石上 夏雨無令水浸甕底以一鉎鏉一本作生縮鐵釘子背歲殺釘著甕底石下後雖有妊娠婦人食之醬亦不壞爛也 用春種烏豆 春豆粒小而均晚豆粒大而雜 於大甑中燥蒸之氣餾半日許復貯出更裝之迴在上居下 不爾則生熟不多調均也 氣餾周徧以灰覆之經宿無令火絕 取乾牛屎圓累令中央空燃之不煙勢類好炭若能多收常用作食既無灰塵又不失火勝於草遠矣 齧看豆黃色黑極熟乃下日曝取乾 夜則聚覆無令潤濕 臨炊舂去皮更裝入甑中蒸令氣餾

則下一日曝之明旦起淨簸擇滿臼舂之而不碎 若不重餾碎而難淨 簸揀去碎者作熱湯於大盆中浸豆黃良久淘汰挼去黑皮 湯少則添湯勿易湯易湯則走失豆味令醬不美也 漉而蒸之 淘豆湯汁即煮碎豆作醬以供旋食大醬則不用汁 一炊傾下置淨席上攤令極冷預前日曝白鹽黃蒸草蒿 居反 麥麴令極乾燥 鹽色黃者發醬苦鹽若潤濕令醬壞黃蒸令醬赤美草蒿令醬芬芳蒿挼簸去草土麴及黃蒸各別擣細末從馬尾羅篩好 大率豆黃三斗麴末一斗黃蒸末一斗白鹽五升蒿子三指一撮 鹽少令醬酢後雖加鹽無復美味其用神麴者一升當笨麴四升殺多故

也

豆黃堆量，不槩鹽麴輕量平槩三種量訖於盆中面向太歲和之（向太歲則無蛆蟲也）攪令均調以手痛挼皆令潤徹亦面向太歲內著甕中手挼令堅以滿為限半則難熟盆蓋密泥無令漏氣熟便開之（臘月五七日正月二月四七日三月三七日）當縱橫裂周迴匝甕徹底生衣悉貯出搦破塊兩甕分為三甕日未出前汲井花水於盆中以燥鹽和之率一石水用鹽三斗澄取清汁又取黃蒸於小盆內減鹽汁浸之接取黃滓漉去滓合鹽汁瀉著甕

中（率十石醬黃蒸三斗鹽水多少亦無定方醬如薄粥便是豆乾水故也）仰甕口曝之（諺曰萰薺葵日乾醬言其美矣）十日內每日數度以杷徹底攪之十日後每日輒一攪三十日止雨即蓋甕無令水入（水入則生蟲）每經雨後輒須一攪解後二十日堪食然要百日始熟耳

術曰若為妊娠婦人壞醬者取白葉棘子著甕中則還好（俗人用孝杖攪醬及炙甕醬雖回而胎損）乞人醬時以新汲水一盞和而與之令醬不壞

肉醬法牛羊麞鹿兔肉皆得作取良殺新肉去脂細剉（陳肉乾者不任用合脂令醬膩）曬麴令燥熟擣絹簁大率肉一斗麴末五升白鹽二升半黃蒸一升（曝乾熟擣絹簁）盤上和令均調內甕子中（有骨者和訖先擣然後盛之骨多髓既肥膩醬耶然也）泥封日曝寒月作之於黍穰積中二七日開看醬出無麴氣便熟矣買新殺雉煮之令極爛肉銷盡去骨取汁待冷解醬（雞汁亦得無用陳肉令醬膩無雞雉好酒解之還著日中）

作卒成肉醬法牛羊麞鹿兔肉生魚皆得作細剉肉一斗好酒一斗麴末五升黃蒸末一升白

鹽一斗（麴及黃蒸並曝乾絹簁唯一月三十日停是以不須鹹鹹則不美）盤上調和令均擣使熟擘碎如棗大作浪中坑火燒令赤去灰水澆以草厚蔽之令坩中纔容醬瓶大釜中湯煮空瓶令極熱出乾掬肉內瓶中令去瓶口三寸（滿則近口者焦）碗蓋瓶口熟泥密封內草中下土厚七八寸（土薄火熾則合醬焦熟遲氣味好焦是以寧令不焦食雖便不復中食也）於上然乾牛糞火通夜勿絕明日周時醬出便熟（若未熟者置之覆罌更然如初）臨食細切蔥白著麻油炒蔥令熟以和肉醬甜美異常也

作魚醬法（鯉魚鯖魚第一好鱧魚亦中鱭魚鮐魚即全作不用切）去鱗淨洗拭令乾如膾法披破縷切之去骨大率成魚一斗用黃衣三升（一升全用一升作末）白鹽二斤（黃鹽則苦）乾薑一升（末之）橘皮一合（縷切之）和令調均內甕子中泥密封日曝（勿令漏氣）熟以好酒解之作魚醬肉醬皆以十二月作之則經夏無蟲（餘月亦得作但喜生蟲不得度夏耳）

乾鱭魚醬法（一名刀魚六月七月取乾鱭魚盆中水浸置屋裏一日三度易水三日好淨漉洗去鱗全作勿切率魚一斗麴末四升黃蒸末一升無蒸用麥蘖末亦得白鹽二升半於籅中和令調均布置甕子泥封勿令漏氣二七日便熟味香美與生者無殊異）

食經作麥醬法（小麥一石漬一宿炊臥之令生黃衣以水一石六斗鹽三升煑作鹵澄取八斗著甕中炊小麥投之攪令調均覆著日中十日可食）

作榆子醬法（治榆子仁一升擣末篩之清酒一升醬五升合和一月可食之）

又魚醬法（成膾魚一斗以麴五升酒二升鹽三升橘皮二葉合和於瓶內封一日可食甚美）

作蝦醬法（蝦一斗飯三升為糝鹽二升水五升和調日中曝之經春夏不敗）

作燥脠（始延反）法（羊肉二斤豬肉一斤合煑令熟細切之薑五片橘皮兩葉雞子十一枚生羊肉一斤豆醬清五合先取熟肉著甑上蒸令熱和生肉醬清薑橘皮和之）

生脠法（羊肉一斤豬肉白四兩豆醬清漬之縷切生薑雞子春秋用蘇蓼著之）

崔寔曰正月可作諸醬肉醬清醬四月立夏後鮦魚醬五月可為醬上旬𪍿（楚狡切）豆中庚煑之以碎豆作末都至六七月之交分以藏瓜可作魚醬

作鱁鮧法（昔漢武帝逐夷至於海濱聞有香氣而不見物令人推求乃是漁父造魚腸於坑中以至土覆之法香氣上達取而食之以為滋味逐夷得此物因名之蓋魚腸醬也）取石首魚魦魚鯔魚三種腸肚胞齊淨洗空著白鹽令小倍鹹內器中密封置日中夏二十日

春秋五十日冬百日乃好熟時下薑酢等

藏蟹法九月內取母蟹（母蟹臍大圓竟腹下公蟹狹而長）得則水中勿令傷損及死者一宿腹中淨（久則吐黃吐黃則不好）先煑薄糖（糖薄餳）著活蟹於冷糖甕中一宿著蓼湯和白鹽特須極鹹待冷甕盛半汁取糖中蟹內著鹽蓼汁中便死（蓼宜少著多則爛）泥封二十日出之舉蟹臍著薑末還復臍如初內著坩甕中百箇各一器以前鹽蓼汁澆之令沒密封勿令漏氣便成矣特忌風裏則壞而不美也

又法直煮盬蓼湯甕盛詣河所得蟹則內鹽汁裏滿便泥封雖不及前味亦好值風如前法食時下薑末調黃盞盛薑酢

作酢第七十一 酢者今醋也

凡酢甕下皆須安塼石以離濕潤為妊娠婦人所壞者車轍中乾土末一掬著甕中即還好

作大酢法 七月七日取水作之大率麥䴷一斗勿揚簸水三斗粟米熟飯三斗攤令冷任甕大小依法加之以滿為限先下麥䴷次下水次下飯直置勿攪之以綿幕甕口拔刀橫甕上一七日旦著井花水一碗三七日旦又著一碗便熟常置一瓠瓢以挹酢若用濕器內甕中則壞酢味也

秫米神酢法 七月七日作置甕於屋下大率麥䴷一斗水一石秫米三斗無秫者黏黍米亦中用隨甕大小以向滿為限先量水浸麥䴷訖然後淨淘米炊為再餾攤令冷細擘䴷破勿令有塊子一下釀更不重投又以手就甕裏搦破小塊痛攪令和如粥乃止以綿幕口一七日一攪二七日一攪三七日亦一攪一月日極熟十石甕不過五斗澱得數年停久為驗其淘米泔即瀉去勿令狗鼠喫得食黍貴亦不得人喫

又法 亦以七月七日取水大率麥䴷一斗水三斗粟米熟飯三斗隨甕大小以向滿為度水及黃衣當日頓下之其飯分為三分七日初作時下一分當夜即沸又三七日更炊一分投之又三日復投一分但綿幕甕口無橫刀益水之事溢即加甑

又法 亦七月七日作大率麥䴷一升水九升粟飯九升一時頓下亦向滿為限綿幕甕口二七日熟前件二種酢例清少澱多至十月終如壓酒法毛袋壓出則貯之其糟別甕水澄壓取先食也

粟米麴作酢法 七月二月向末為上時八月四月亦得作大率笨麴末一斗井花水一石粟米飯一石明旦作酢今夜炊飯薄攤使冷日未出前汲井花水斗量著甕中量飯著盆中或栲栳中然後瀉飯著甕中瀉時直傾之勿以手撥飯尖量麴末瀉著飯上慎勿撓攪亦勿移動綿幕甕口三七日熟美釅少澱久停彌好凡醋未熟已熟而移甕者率多壞矣熟則無忌接取清別甕著之

秫米醋法 五月五日作七月七日熟入五月則多收粟米飯醋漿以擬和釀不用水也漿以極醋為佳末乾麴下絹篩經用粳秫米為第一黍米亦佳一石用麴末一斗麴多則醋

不美雖再餾淘不用多遍初淘瀋汁瀉却其第二淘泔即留以浸饋令飲泔汁盡重裝作再餾飯下撣去熱氣令如人體於盆中和之擘去飯塊以麴拌之必令均調下醋漿更搦破之令薄粥粥稠則醋剋稀則味薄內著甕中隨甕大小以滿為限七日間一日一度攪之七日以外十日一攪三十日止初置甕於北蔭中風涼之處勿令見日時時汲冷水遍澆甕外引去熱氣但勿令生水入甕中取十石甕不過五六斗糟耳接取清別甕貯之得停數年也

大麥酢法 七月七日作若七日不得作者必須收藏取七日水十五日作除此兩日則不成於屋裏近戶裏邊置甕大率小麥䴷一石水三石大麥細造一石不用作米則科麗是以用造簸訖淨淘炊作再餾飯撣令小暖如人體下釀以杷攪之綿幕甕口三日便發時數攪不攪則生白醭則不好以棘子徹底攪之恐有人髮落中則壞醋悉爾亦去髮則還好六七日

淨淘粟米五升，亦不用過細，炊作再餾飯，亦攤如人體投之，杷攪，綿幕甕口。三四日看，米消，攪而嘗之，味甜美則罷；若苦者，更炊二三升粟米投之，以意斟量。二七日可食，三七日好熟，香美淳嚴。一盆醋和水一碗，乃可食之。八月中接取清，別甕貯之，盆合，泥頭，得停數年。未熟時，二日三日，須以冷水澆甕外，引出熱氣，勿令生水入甕中。若用黍秫米投，彌佳，白倉粟米亦得。

燒餅作酢法 亦七月七日大率麥䴷一斗水三斗亦隨甕大小任人增加水䴷亦當日頓下初作日軟溲數升麵作燒餅待冷下之經宿看餅漸消盡更作燒餅投凡四五度餅消盡便止有薄餅緣諸面餅但是燒煿者皆得投之

迴酒酢法 凡釀酒失所味醋者或初好後動未壓者皆宜迴作醋大率五石米酒醅更著麴末一斗麥䴷一斗井花水一石粟米飯兩石攤令冷如人體投之杷攪綿幕甕口每日再度攪之春夏七日熟秋冬稍遲皆美香清澄後一月接取別器貯之

動酒酢法 春酒壓訖而動不中飲者皆可作醋大率酒一斗用水三斗合甕盛置日中曝之雨則盆蓋之勿令水入晴還去盆七日後當臭衣生勿得怪也但停置勿移動撓攪之數十日醋成衣沈反更香美日久彌佳

又方 大酢酒兩石麥䴷一斗粟米飯六斗小暖投之杷攪綿幕甕口二七日熟美釅殊常矣

神酢法 要用七月七日合和甕須好蒸乾黃蒸一斛熟蒸麩三斛凡二物溫溫暖便和之水多少要使相淹漬水多則酢薄不好甕中卧經再宿三日便壓之如壓酒法壓訖澄清內大甕中經二三日甕熱必以冷水澆之不爾酢壞其上有白醭浮接去之滿一月酢成可食初熟忌澆熱食犯之必壞酢若無黃蒸及麩者用麥䴷一石粟米飯一斛合和之方與黃蒸同盛置如前法甕常以綿幕之不得蓋

作糟糠酢法 置甕於屋內春秋冬夏皆以穰茹甕下不茹則臭大率酒糟粟糠中半粗糠不任用細則泥唯中間收者佳和糟糠必令均調勿令有塊先內荊竹篾於甕中然後下糟糠於篾外均平以手按之去甕口一尺許便止汲冷水遶篾外均澆之候篾中水深半便止以蓋覆甕口每日四五度以碗挹取篾中汁澆四畔糟糠上三日後糟熟發香氣夏七日冬二七日嘗酢極甜美無糟糠氣便熟矣猶小苦者是未熟更澆如初候好熟乃挹取篾中淳濃者別器盛更汲冷水澆淋味薄乃止淋法令當日即了糟任飼猪其初挹淳濃者夏得二十日乃止冬得六十日後淋澆者止得三五日供食也

酒糟酢法 春酒糟則釅頤酒糟亦中用然欲作酢者糟常濕下壓糟極燥者酢味薄作法用石磑子辣穀令破以水拌而蒸之熟便下掩去熱氣與糟相拌必令其均調大率糟常居多和訖卧於醋甕中以向滿為限以綿幕甕口七日後酢香熟便下水令相淹漬經宿醅孔子下之夏日作者宜冷水淋之春秋作者宜溫卧以穰茹甕湯淋之以意消息之

作糟酢法 用春糟以水和搦破塊使厚薄如未壓酒經三日壓取清水汁兩石許著蒸粟米飯四斗投之盆覆密泥二七日酢熟美釅得經夏停之甕置屋下陰地之處

食經作大豆千歲苦酒法 用大豆一斗熟汰之漬令澤炊曝極燥以酒灌之任性多少以此為率

作小豆千歲苦酒法 用生小豆六斗水汰著甕中黍米作饋覆豆上酒三

石灌之綿冪甕口二十日苦酢成

作小麥苦酒法小麥三斗炊令熟著堈中以布密封其口七日開之以二石清酒沃之可久長不敗也

水苦酒法取麴粗米各二斗清水一石漬之一宿沸取汁淋米麴飯令熟及熱投甕中以漬米汁隨甕邊稍稍沃之勿使麴發飯起土泥邊開中央板蓋其上夏月十二日便醋

新成苦酒法取黍米一斗水五斗煮作粥麴一斤燒令黃搥破著甕底以熟好泥二日便醋已嘗經試直醋亦不美以粟米一斗投之二七日後清澄美釅與大醋不殊也

烏梅苦酒法烏梅去核一升許肉以五升苦酒漬數日曝乾擣作屑欲食輒投水中即成醋耳

蜜苦酒法水一石蜜一斗攪使調和蜜蓋甕口著日中二十日可熟也

外國苦酒法蜜一斤水二合封著器中與少胡荽子著中以辟得不生虫正月作九月九日熟以一銅七七水添之可三十人食

崔氏曰四月可作酢五月五日亦可作酢

作豉第七十二

作豉法先作煖蔭屋坎地深三二尺屋必以草蓋瓦則不佳密泥塞屋牖勿令風及蟲鼠入也開小戶僅得容人出入厚作藁籬以閉戶四月五月為上時七月二十日後八月為中時餘月亦皆得作然冬夏大寒大熱極難調適大都每四時交會之際節氣未定亦難得所常以四孟月十日後作者易成而好大率常欲令溫如人腋下為佳若等不調寧傷冷不傷熱分則穰覆還暖熱則臭敗矣三間屋得作百石豆二十石為一聚常作者番次相續恒有熱氣春秋冬夏皆不須穰覆作少者唯至冬月乃穰覆豆耳極少者猶須十石為一聚若三五石不須煖難得所故須以十石為率用陳豆彌好新豆尚濕生熟難均故也淨揚簸大釜煮之申舒如飼牛豆掐軟便止傷熟則豉爛漉著淨地擇之冬宜小暖夏須極冷乃內蔭屋中聚置一日再入以手刺豆堆中候看如人腋下暖便翻之翻法以杴略取堆裡冷豆為新堆之心以次更略乃至於盡冷者自然居中暖者自然在外還作尖堆勿令婆陀一日再候中暖更翻還如前法作尖堆若熱湯人手者即為失節傷熱矣凡四五度翻內外均暖微著白衣於新翻訖即便小撒峰頭令六薄如著豆輒聚二尺許乃止後以手候暖則翻凡翻以杷平三翻薄厚一尺五寸許第三翻一尺第四翻六寸厚豆便內外均燥香著白衣豉為初定從此以後乃生黃衣復擇則令厚一寸便閉戶三日再入三日閉戶復以杴東西作壠耩豆如穀壠形用稀穊均調杴刃法必令置地豆若著黃地即便爛矣耩徧以把耩豆常令厚二寸間日耩之後豆著黃衣色均足出豆於屋外淨揚簸去衣布豆尺寸之數蓋是大率中平之言矣冬即微厚夏即須微薄尤須以意斟量之簸訖以大甕盛之半甕水內豆著甕中以杷急抨之使淨宜衍費豆傷熱者急手抨乘則漉出若初煮豆豉生則抨淨宜小符之使豆小軟則難熟大軟則豉爛水多則難淨足以正須半甕於甑漉出著筐中令半筐許一人作箕一人及水於甕上就箕中淋急手抖擻令極淨水清乃止淘不潔淨令豉苦漉水盡更著厚上先多收谷織於此時內谷織於蔭屋窖中掊谷織作窖底厚二三尺許以蘧篨蔽窖內豆於窖中使一人在[illegible]中以腳蹋豆令堅實內豆盡掩席覆之以谷織埋席上厚二三尺許復蹋令堅實夏停十日春秋十二三日冬十五

日傳熱過此性則傷茍旦數少者豉白而用費唯食此自然香美矣若自食欲久留不能數作者豆熟取出曝之令乾亦得周年豉法難好易壞必須細意人常一日再看之失節傷熱臭爛如泥豬狗亦不食其傷冷者雖還復煖豉味亦惡是以又須留意冷暖宜適難於調酒如冬月初作者先須以穀藹燒地令熱勿焦乃淨掃內豆於蔭屋中則用湯浴令煖而覆蓋者冬作豉難竟寬是以初作時須熱而覆蓋於蔭屋之中少寒冷襄覆之不得如其大暖則於豆堆中內微冷則堆人令早發不須則熱矣春秋寒使熱者冬作亦宜覆之每人出皆還閉戶勿令風入窖之氣也

食經作豉法

常夏五月至八月是時月也率一石豆熟澡之漬一宿明日出蒸之手捻其皮破則可便敷於地地惡者亦可席上敷之厚二寸許豆須通冷以青茅覆之亦厚二寸許二日視之要須通得黃為可去茅又薄撣之以手指畫之作耕壟一日再三如此三日作此凡七日可止更煮豆取濃汁并秫米女麴五升鹽五升合此豉中以豆汁灑溲之令調以手摶令汁出指間以此為度畢內瓶中若不滿瓶以矯桑葉滿之勿抑乃密泥之中庭二十七日出排曝令浥更蒸之時煮矯桑葉汁灑溲之乃蒸如炊熟久可復排之此三蒸曝則成

作家理食豉法

隨作多少精擇豆浸一宿旦炊之與炊米同若作一石豉炊一石豆熟取生茅臥之如作女麴形二七日豆生黃衣簸去之更曝令燥後以水浸令濕手摶之使汁出從指歧間出為佳以著甕器中掘地作埳令足容甕器燒埳中令熱內甕著埳中以桑葉蓋豉上厚三寸許以物蓋甕頭令密塗之十許日成出曝之令浥浥然又蒸熟又曝如此三徧成矣

作麥豉法

七月八月中作之餘月則不佳𥻆治小麥細磨為麵以水拌之而蒸氣餾好熟乃下攤之令冷手挼令碎布置覆蓋一如麥䴷黃蒸法七日衣足亦勿簸揚以鹽湯周徧灑潤之更蒸氣餾極熟乃下揮去熱氣及暖內甕中盆蓋於蘘糞中燠之二七日色黑氣香味美便熟摶作小餅如神麴形繩穿為貫屋裏懸之紙袋盛籠以防青蠅塵垢之汙用時全餅著湯中煮之色足漉出削去皮粕還舉一餅得數徧煮用熱香美乃勝豆豉打破湯浸研用亦得然汁濁不如全煮汁清也

八和齏第七十三

又切齏附

蒜一薑二橘三白梅四熟粟黃五粳米飯六鹽七酢八

齏臼欲重不則傾動起塵蒜復跳出也底欲平寬而圓底尖擣不著則蒜有麤成以檀木為齏臼不檀則染汙杵頭大小與杵底相安可杵頭著處廣者省手力而齏易熟蒜復不跳也杵長四尺入臼七八寸圓之以上八稜作之平立急舂之舂緩則蒜臭久則易人舂者乏力則容有緩舂之不可久停久則臭

蒜淨剝掐去強根不去則苦嘗經渡水者蒜味甜美剝即用未嘗渡水者宜以魚眼湯插半許半生用朝歌大蒜辛辣異常宜分破去心全心用之不然辣則失其食味也

生薑削去皮細切以冷水和之生布絞去苦汁苦汁可以香魚羹無生薑用乾薑五升齏用生薑一兩乾薑則減半兩耳

橘皮新者直用陳者以湯洗去陳垢無橘皮可用草橘子馬芹子亦得用五升齏用一兩草橘馬芹准此為度薑橘取其香氣不須多多則味苦

白梅作白梅法在梅杏篇用時合核用五升齏用八枚足矣

熟粟黃[illegible]加令甘[illegible]栗黃取其金色又益

美味（其五升[illegible]用十杵[illegible]軟者[illegible]）粳米飯（須[illegible]）先擣白梅

薑橘皮為末貯出之次擣粟飯使熟以漸下生

蒜（[illegible]故宜以漸下）舂令熟次下淨蒜齏熟

下鹽復舂令沫之起然後下白梅薑橘末復舂

令相得下醋解之（白梅薑橘不先擣則不熟不貯出則為蒜所殺無復香氣是以臨熟乃下之醋必須好惡則齏苦大醋經年釅者先以水調和令得所然後下之慎勿著生水於中令齏辣而苦純著大醋不與水調醋復不得美也）右件法止為膾

齏耳餘即薄作不求濃膾魚肉裏長一尺者第

一好大則皮厚肉硬不任食止可作鮓魚耳切

膾人雖訖亦不得洗手洗手則膾濕要待食罷

然後洗也（洗手則膾濕物有自然相厭蓋亦燒穰殺瓠之流其理難彰矣）

食經曰冬日橘蒜齏夏日白梅蒜齏肉膾不用

梅

作芥子醬法（先曝芥子令乾濕則用不密也淨淘沙研令極熟多作者可碓擣下絹篩然後水和更研之也令悉著盆合著[illegible]則令無復辛味矣不停[illegible]作丸子大如李或餅子任在人意[illegible]之於美醬中須則取食[illegible]）

食經作芥醬法（熟擣芥子細篩取屑著甌裏蟹眼湯洗之澄去上清後洗之如此三過而去其苦微火上攪之少熟如薄粥[illegible]以灰圍甌[illegible]一宿[illegible]）

崔寔曰八月取韭菁作擣齏

作魚鮓第七十四

凡作鮓春秋為時冬夏不佳（寒時難熟熱則非鹹不成鹹復無味兼生蛆宜作裛鮓也）取新鯉魚（魚唯大為佳瘦魚彌勝肥者雖美而不耐久肉長尺半以上皮骨堅硬不任為膾者皆[illegible]為鮓也）去鱗訖則臠臠形長二

寸廣一寸厚五分皆使臠別有皮（臠大者外以過熟傷醋不成任食中始可噉近骨上生腥不堪食常三分收一耳臠小則均熟寸數者大率言耳亦不可要然脊骨宜方斬其肉厚處薄收皮肉薄處小復厚取皮臠別斟酌必使有皮不宜令有無皮臠也）

手擲著盆水中浸洗去血臠訖漉出更於清

水中淨洗漉著盤中以白鹽散之盛著籠中平

板石上迮去水（世名逐水鹽水不盡令鮓臠爛經宿迮之亦無嫌也）水盡

炙一片嘗鹹淡（淡則更以鹽和糝鹹則空下糝不復以鹽按之）炊粳米

飯為糝（飯欲剛不宜弱弱則爛鮓）并茱萸橘皮好酒於盆中

合和之（攪令糝著魚乃佳茱萸全用橘皮細切並取香氣不求多也無橘皮草橘子亦得用酒辟諸邪令鮓美而速熟率一斗鮓用酒半升惡酒不用）布魚於甕中

一行魚一行糝以滿為限腹腴居上（肥則不能久熟須先食故也）

食也故魚上多與糝以竹篛交横帖上八重乃止無篛菰蘆葉並可用春冬無葉時可破葦代之削竹插甕子口内交横絡之無竹用荊也著屋中著日中火邊者患臭而不美寒月穰厚茹勿令凍也赤漿出傾却白漿出味酸便熟食時手擘刀切則腥

作裹鮓法臠魚洗訖則鹽和糝十臠為裹以荷葉裹之唯厚為佳穿破則蟲入不復須水浸鎮迮之事一日便熟名曰暴鮓荷葉別有一種香奇相發起香氣又勝凡鮓有茱萸橘皮則用無亦無嫌也

食經作蒲鮓法取鯉魚二尺以上削淨治之用米三合鹽二合醃一宿厚與糝

作魚鮓法剉魚畢便鹽醃一食頃漉汁令盡更淨洗魚與飯裹不用鹽也

作長沙蒲鮓法治大魚洗令淨厚鹽令魚不見四宿洗去鹽炊白飯漬清水中鹽飯釀多飯無苦

作夏月魚鮓法臠一斗鹽一升八合精米三升炊作飯酒二合橘皮薑半合茱萸十顆抑著器中多少以此為率

作乾魚鮓法尤宜春夏取好乾魚若爛者不中截却頭尾煖湯淨疏洗去鱗訖復以冷水浸一宿一易水數日肉起漉出方四寸斬炊粳米飯為糝嘗鹹淡得所取生茱萸葉布甕子底少取生茱萸子和飯取香而已不必多多則苦一重魚一重飯飯倍多早熟手按令堅實荷葉閉口無荷葉取蘆葉無蘆葉乾葦葉亦得泥封勿令漏氣置日中春秋一月夏二十日便熟久而彌好酒食俱入酥塗火炙特精膗之尤美也

作豬肉鮓法用肥豬肉淨爓治訖剔去骨作條廣五寸三分易水煮之令熟為佳勿令大爛熟出待乾切如鮓臠片之皆令帶皮炊粳米飯為糝以茱萸子白鹽調和布置一如魚鮓法糝欲倍多令早熟泥封置日中一月熟蒜齏薑鮓任意所便

膗之尤美矣

脯腊第七十五

作五味脯法正月二月九月十月為佳用牛羊麞鹿野豕豬肉或作條或作片罷凡破皆須順理不用斜各自別槌牛羊骨令碎熟者取汁掠去浮沫停之使清取香美豉別以冷水淘去塵穢用骨汁煮豉色足味調漉去滓待下鹽適口而已勿使過鹹細切葱白擣令熟椒薑橘皮皆末之量多少以浸脯手揉令片脯三宿則出條脯須嘗看味徹乃出皆細繩穿於

屋北簷下陰乾條脯浥浥時數以手搦令堅實
脯成置虛靜庫中（著烟氣則苦）紙袋籠而懸之（置於甕則鬱浥若不籠則青蠅塵汙）臘月中作條者名曰瘃脯堪度夏
每取時先取其肥者（肥者不耐久）
作度夏白脯法（臘月作最佳正月二月三月亦得作之）用牛羊麞
鹿肉之精者（肥不耐久）破作片罷冷水浸搦去血水
清乃止以冷水淘白鹽停取清水下椒末浸再
宿出陰乾浥浥時以木棒輕打令堅實（僅使堅實而已勿令碎肉出）瘦死牛羊及羔犢彌精小羔子全浸之（先用暖湯淨洗無復腥氣乃浸之）

作甜脃脯法（臘月取麞鹿肉片厚薄如手掌直陰乾不著鹽脆如凌雪也）
作鱧魚脯法（一名鮦魚也）十一月初至十二月末作
鹹湯令極鹹多下薑椒末灌魚口以滿為度竹
杖穿眼十箇一貫口向上於屋北簷下懸之經
冬令瘃至二月三月魚成生刳取五臟酸醋浸
食之雋美乃勝逐夷其魚草裹泥封塘灰中爊
之（烏刀切）去泥草以皮布裹之而槌之白如珂雪
味又絕倫過飯下酒極是珍美也

五味脯法（臘月初作）用鵝鴈雞鴨鶬鳵鳧雉兔鴿鶉
生魚皆得作乃淨治去腥竅及翠上脂瓶（留脂瓶則臊也）全浸勿四破別煮牛羊骨肉取汁（牛羊則得一種不須並用）
浸豉和調一同五味脯法浸四五日嘗味徹便
出置箔上陰乾火炙熟搥亦名瘃腊亦名瘃魚
腊（爲雉鵝三物去腥藏物謂臟）
作脃脯法（臘月初作任爲五味脯者皆中作唯魚不中耳）白湯熟煮掠
去浮沫欲去釜時尤須急火急火則易燥置箔上
陰乾之甜脃殊常

作浥魚法（四時皆得作之）凡生魚悉中用唯除鮎鱯（上奴嫌反下胡化反）耳去直腮破腹作鮍淨疎洗不須鱗夏
月時須多著鹽春秋及冬調適而已亦須倚鹹
兩兩相合冬直積置以席覆之夏須甕盛泥封
勿令蠅蛆（甕須鑽底數孔拔引去腥汁汁盡還塞）肉紅赤色便熟
食時洗卻鹽煮蒸炮任意美於常魚（作鮓醬爊煎悉得）

羹臛法第七十六

食經作芋子酸臛法猪羊肉各一斤水一斗煮
令熟成治芋子一升別蒸之蔥白一升著肉中

合煮使熟粳米三合鹽一合豉汁一升苦酒五
合口調其味生薑十兩得臛一斗
作鴨臛法用小鴨六頭羊肉二斤大鴨五頭葱
三升芋二十株橘皮三葉木蘭五寸生薑十兩
豉汁五合米一升口調其味得臛一斗先以八
升酒煮鴨也
作鼈臛法鼈且完全煮去甲藏羊肉一斤葱三
升豉五合粳米半合薑五兩木蘭一寸酒二升
煮鼈鹽苦酒口調其味也

作豬蹄酸羹一斛法豬蹄三具煮令爛擘去大
骨乃下葱頭豉汁苦酒鹽口調其味舊法用餳
六斤今除也
作羊蹄臛法羊蹄七具羊肉十五斤葱三升豉
汁五升米一升口調其味生薑十兩橘皮三葉
作兔臛法兔一頭斷大如棗水三升酒一升木
蘭五分葱三升米一合鹽豉苦酒口調其味也
作酸羹法用羊腸二具餳六斤瓠葉六斤葱頭
二升小蒜三升麪三斤豉汁生姜橘皮口調之

作胡羹法用羊脇六斤又肉四斤水四升煮出
脇切之葱頭一斤胡荽一兩安石榴汁數合口
調其味
作胡麻羹法用胡麻一斗擣煮令熟研取汁三
升葱頭二升米二合煮火上葱頭米熟得二升
半在
作瓠葉羹法用瓠葉五斤羊肉三斤葱二升鹽
蟻五合口調其味
作雞羹法雞一頭解骨肉相離切肉琢骨煮使
熟漉去骨以葱頭二升棗三十枚合煮羹一斗
五升

作笋䈽音丈法肥鴨一隻淨治如糝羹法臠亦
如此䈽四升洗令極淨鹽盡別水煮數沸出之
更洗小蒜白及葱白頭汁等下之令沸便熟也
肺䐑蘇本反法羊肺一具煮令熟細切別作羊肉
臛以粳米二合生薑煮之
作羊盤腸雌斛法取羊血五升去中脈麻跡裂
之細切羊胳肪二升細切薑一斤橘皮三葉椒

末一合豆醬一升豉汁五合麪一升五合和米一升作糝都和合更以水三升澆之解大腸淘汰復以白酒一過洗腸中屈申以和灌腸屈長五寸煑之視血不出便熟寸切以苦酒醬食之也

羊節解法羊肶一枚以水雜生米三升葱一虎口煑之令羊熟取肥鴨肉一斤羊肉一斤猪肉半斤合剉作臛下蜜令甜以向熟羊肶投臛裏便煑得兩沸便熟治羊合皮如猪豘法善矣

羌煑法好鹿頭純煑令熟著水中洗治作臠如兩指大猪肉琢作臛下葱白長二寸一虎口細切 及橘皮各半合椒少許下苦酒鹽豉適口一鹿頭用二斤猪肉作臛

食膾魚蓴羹芼羹之菜蓴爲第一四月蓴生莖而未葉名作雉尾蓴第一作肥羹葉舒長足名曰絲蓴五月六月用絲蓴入七月盡九月十月内不中食蓴有蝸蟲著故也蟲甚細微與蓴一體不可識别食之損人十月水凍蟲死蓴還可食從十月盡至三月皆食環蓴環蓴者根上頭絲蓴下茇絲蓴既死上有根茇形似珊瑚一寸許肥滑處任用深取即苦澀凡絲蓴陂池積水色黃肥好直淨洗則用野取色青須别鐺中熱湯暫煠之然後用不煠則苦澀絲蓴環蓴悉長用不切魚蓴等並冷水下若無蓴者春中可用蕪菁英秋夏可畦種菘蕪菁葉冬用薺菜以芼之蕪菁等宜待沸掠去上沫然後下之皆少著不用多多則失羹味乾蕪菁無味不中用豉

汁於别鐺中湯煑一沸漉出滓澄而用之勿以杓抳抳則羹濁過不清煑豉但作新琥珀色而已勿令過黑黑則鹼苦唯蓴芼而不得著葱巔及米糝菹酢等蓴尤不宜鹹羹熟即下清冷水大率羹一斗用水一升多則加之益羹清雋甜美下菜豉鹽悉不得攪攪則魚蓴碎令羹濁而不能好

食經曰蓴羹魚長二寸唯蓴不切鱧魚冷水入蓴白魚冷水入蓴沸入魚與鹹豉又云魚長三

寸廣二寸半又云蓴細擇以湯沙之中破破鯉
魚邪截令薄准廣二寸橫盡也魚半體熟煮三
沸渾下蓴與豉汁漬鹽
醋菹鵝鴨羹方寸准熬之與豉汁米汁細切醋
菹與之下鹽半奠下醋與菹汁
菰菌魚羹魚方寸准菌湯沙中出擘先煮菌令
沸下魚又云先下與魚菌菜糝葱豉又云洗不
沙肥肉亦可用半奠之
筍（思尹反）笴（古可反）魚羹筍湯清令釋細擘先煮筍

令煮沸下魚鹽豉半奠之
鯉魚臛用極大者一尺已下不合用湯鱗治邪
截臛葉方寸半准豉汁與魚俱下水中與研米
汁煮熟與鹽薑橘皮椒末酒鯉澀故須米汁也
鯉魚臛用大者鱗治方寸厚五分和煮如鯉臛
與全米糝奠時去米粒半奠若過米奠不合法
也
臉䐑（上力減反下初減反）用豬腸經湯出三寸斷之決破
切細熬與水沸下豉清破米汁葱薑椒胡芹小

蒜芥並細切鍜下鹽醋蒜子細切將血奠與之
早與血則變大可增米奠
鯉魚湯肉用大鯉一尺已上不合用淨鱗治及
霍葉斜截為方寸半厚二寸豉汁與魚俱下水
中與白米糝煮熟與鹽薑椒橘皮屑米半奠時
勿令有糝
鮀臛湯燖（徐廉反）去腹中淨洗中解五寸斷之煮
沸令變色出方寸分准熬之與豉清研汁煮令
極熟葱薑橘皮胡芹小蒜並細切鍜與之下鹽

醋半奠
椠（七豔反）次用肥鵝鴨肉渾米煮研為候長二寸
廣一寸厚四分許去大骨白湯別煮椠經半月
久漉出浙其中杓迮去令盡羊肉下汁中煮與
鹽豉將熟細切鍜胡芹小蒜與之生熟如爛不
與醋若無椠用菰菌用地菌黑裏不中椠大者
中破小者渾用椠者樹根下生木耳要復接地
生不黑者乃中用米奠也
損腎用牛羊百葉淨治令白鬞葉切長四寸下

鹽豉中不令大沸大熟則肕但令小卷止與二寸蘇薑末和肉漉取汁盤滿奠又用腎切長二寸廣寸厚五分作如上奠亦用入盤椀別奠隨之也

爛熟爛熟肉諧令勝刀切長三寸廣寸半厚三寸半將用肉汁中葱薑椒橘皮胡芹小蒜並細切鍛幷鹽醋與之別作臛臨用寫臛中和奠有沈將用乃下肉候汁中小久則變大可增之

治羹臛傷鹹法取車轍中乾土末綿篩以兩重

帛作袋子盛之繩繫令堅堅沈著鐺中須臾則淡便引出

蒸缹法第七十七 缹 方九切

食經曰蒸熊法取三升肉熊一頭淨治煑令不熊半熟以豉清漬之一宿生秫米二升勿近水淨拭以豉汁濃者二升漬米令色黃赤炊作飯以葱白長二寸一升細切鹽橘皮各二升鹽三合合和之著甑中蒸之取熟蒸羊肫鵝鴨悉如此一本用猪膏三升豉汁一升合灑之用橘皮一升

蒸肫法好肥肫一頭淨洗垢煑令半熟以豉汁漬之生秫米一升勿令近水濃豆汁漬米令黃色炊作饋復以豉汁灑之細切薑橘皮各一升葱白三寸四升橘葉一升合煑甑中密覆蒸兩三炊久復以猪膏三升合豉汁一升灑便熟也

蒸熊羊如肫法鵝亦如此

蒸雞法肥雞一頭淨治猪肉一斤香豉一斤鹽五合葱白半虎口蘇葉一寸圍豉汁三升著鹽

安甑中蒸令極熟

缹豬肉法淨焊豬訖更以熱湯遍洗之毛孔中即有垢出以草痛揩如此三遍疏洗令淨四破於大釜煑之以杓掠取浮脂別著甕中稍稍添水數數掠脂脂盡漉出破爲四方寸臠易水更煑下酒二升以殺腥臊青白皆得若無酒以酢漿代之添水掠脂一如上法脂盡無復氣漉出板初於銅鐺中缹之一行肉一行擘葱渾豉白鹽薑椒如是次第布訖下水缹之肉作琥珀色

乃止恣意飽食亦不餉烏縣切乃勝燠肉欲得著
冬瓜甘瓠者於銅器中布肉時下之其盆中脂
練白如珂雪可以供餘用者焉
無豚法肥豚一頭十五斤水三升甘酒三升合
煑令熟漉出擘之用稻米四升炊先饙一升
橘皮二葉葱白三升豉汁涑饙作糝令周醬清
調味蒸之炊一石米頃下之也
無鵝法肥鵝治解臠切之長二寸率十五斤肉
秫米四升爲糝先裝如無豚法訖以豉汁橘皮

葱白醬清生薑蒸之如炊一石米頃下之
胡炮普教切肉法肥白羊肉生始周年者殺則生
縷切如細葉脂亦切著渾豉鹽擘葱白薑椒蓽
撥胡椒令調適淨洗羊肚翻之以切肉脂内於
肚中以向滿爲限縫合作浪中坑火燒使赤卻
灰火内肚著坑中還以灰火覆之於上更燃炊
一石米頃便熟香美異常非著炙之例
蒸羊法縷切羊肉一斤豉汁和之葱白一升著
上合蒸熟出可食之

蒸豬頭法取生豬頭去其骨煑一沸刀細切水
中治之以清酒鹽肉蒸皆口調和熟以乾薑椒
著上食之
作懸熟法豬肉十斤去皮切臠葱白一升生薑
五合橘皮二葉秫三升豉汁五合調味蒸若七
斗米頃下
食次曰熊蒸大剝大爛小者去頭腳開腹渾覆
蒸熟擘之片大如手又云方二寸許豉汁煑秫
米䪥白寸斷橘皮胡芹小蒜並細切鹽和糝更

蒸肉一重間未盡令爛熟方六寸厚一寸奠合
糝又云秫米鹽豉葱䪥薑切鍛爲屑内熊腹中
蒸熟擘奠糝在下肉在上又云四破蒸令小熟
宜肉糝用饙葱鹽豉和之下更蒸蒸熟擘糝在
下乾薑椒橘皮糝在下豚蒸如蒸熊鵝蒸去頭如豚
裹蒸生魚方七寸准又云五寸准豉汁煑秫米
如蒸熊生薑橘皮胡芹小蒜鹽細切熬糝膏油
塗箬十字裹之糝在上復以糝屈牖篡祖管反之
又云鹽和糝上下與細切生薑橘皮葱白胡芹

小蒜置上篸箸蒸之既奠問箸櫡邊奠上毛蒸魚菜白魚鱝音竇魚最上淨治不去鱗一尺已還渾鹽豉胡芹小蒜細切著魚中與菜並蒸又魚方寸准亦云五六寸下鹽豉汁中即出菜上蒸之奠亦菜上蒸又云竹篮盛魚菜上又云竹蒸並奠

蒸藕法水和稻穰糠揩令淨研去節與蜜灌孔裏使滿溲蘇麪封下頭蒸熟除麪瀉去蜜削去皮以刀截奠之又云夏生冬熟雙奠亦得

脏腤煎消法第七十八

脏魚鮓法先下水鹽渾豉擘葱次下豬羊牛三種肉腤兩沸下鮓打破雞子四枚瀉中如瀹雞子法雞子浮便熟食之

食經脏鮓法破生雞子豉汁鮓俱煑沸即奠又云渾用豉奠訖以雞子豉帖去鮓沸湯中與豉汁渾葱白破雞子瀉中奠二升用雞子衆物是停也

五侯脏法用食板零揲雜鮓肉食水煑如作羹法

純蒸魚法一名缹魚用鰒魚治腹裏去腮不去鱗以鹹豉葱白薑橘皮酢細切合煑沸乃渾葱白將熟下酢又云切生薑令長奠時葱在上大奠一小奠若大魚成治准此

腤雞一名缹雞一名雞臛以渾鹽豉葱白中截乾蘇微火炙生蘇不炙與成治渾雞俱下水中熟煑出雞及葱漉出汁中蘇豉澄令清擘肉廣寸餘奠之以煖汁沃之肉若冷將奠蒸令煖滿

奠又云葱蘇鹽豉汁與雞俱煑既熟擘奠與汁葱蘇在上莫按下可增葱白令細也

腤白肉一名白缹肉鹽豉煑令向熟薄切長二寸半廣一寸准甚薄下新水中與渾葱白小蒜鹽豉清又𦵔葉切長二寸與葱薑不與小蒜𦵔亦可

腤豬法一名缹豬肉一名豬肉鹽豉一如缹白肉之法

腤魚法用鯽魚渾用軟體魚不用鱗治刀細切葱與豉葱俱下葱長四寸將熟細切薑胡芹小

蒜與之汁色欲黑無醋者不用椒若大魚方寸
准得用軟體之魚大魚不好也
蜜純煎魚法用鯽魚治腹中不鱗苦酒蜜中半
和鹽漬魚一炊久漉出脊油熬之令赤渾奠焉
勒鴨消細研熬如餅臛熬之令小熟薑橘椒胡
芹小蒜並細切熬黍米糝鹽豉汁下肉中復熬
令似熟色黑平滿奠兎雉肉次好凡肉赤鯉皆
可用勒鴨之小者大如鳩鴿色白也鴨煎法用
新成子鴨極肥者其大如雉去頭爛治却腥翠

五藏又淨洗細剉如籠肉細切葱白下鹽豉汁
炒令極熟下薑椒末食之

菹綠第七十九

食經曰白菹鵝鴨雞白煮者鹿骨研爲准長三
寸廣一寸下杯中以成清紫菜三四片加上鹽
醋和肉汁沃之又云亦細切須加上又云准訖
肉汁中更煮亦啖少與米糝凡下醋下紫菜滿
奠焉
菹肖法用豬肉羊肉鹿肥者𦼮葉細切熬之與
鹽豉汁細切菜菹葉細如小蟲絲長至五寸下
肉裏多與菹汁令酢
蟬脯菹法搥之火炙令熟細擘下酢又云蒸之
細切香菜置上又云下沸湯中即出擘如上香
菜蓼法
綠肉法用豬雞鴨肉方寸准熬之與鹽豉汁煮
之葱薑橘胡芹小蒜細切與之下醋切肉名曰
綠肉豬雞名曰酸
白瀹（瀹煮也音藥）肫法用乳下肥肫作魚眼湯下冷

水和之擘肫令淨罷若有麤毛鑷子拔去柔毛
則剔之茅蒿葉揩洗刀刮削令極淨淨揩釜勿
令渝釜渝則肫黑絹袋盛肫酢漿水煮之繫小
石勿使浮出上有浮沫數掠去兩沸急出之及
熱以冷水沃豚又以茅蒿葉揩令極白淨以少
許麪和水爲麪漿復絹袋盛肫繫石於麪漿中
煮之掠去浮沫一如上法好熟出著盆中以冷
水和煮肫麪漿使煖煖於盆中浸之然後擘食
皮如玉色滑而且美

酸肫法用乳下肫燖治訖并骨斬斷之令片別帶皮細切葱白豉汁炒之香微下水爛煮爲佳下粳米爲糝細擘葱白并豉汁下之熟下椒醋大美

齊民要術卷第八

齊民要術卷第九

後魏高陽太守賈思勰撰

炙法第八十

脺奥糟苞第八十一

餅法第八十二

糉饐第八十三

煮粿第八十四

醴酪第八十五

飧飯第八十六

素食第八十七

作菹并藏生菜第八十八

餳餔第八十九

煮膠第九十

筆墨第九十一

炙法第八十

炙豘法

用乳下豘極肥者豶牸俱得髮治一如煮法揩洗刮削令極淨小開腹去五臟又淨洗以茅茹腹令滿柞木穿緩火遥炙急轉勿住（轉常使周帀不帀）

清酒數塗以發色（色足便止。）取新豬膏極白淨者塗拭住著無新豬膏淨麻油亦得色同琥珀又類真金入口則消狀若凌雪含漿膏潤特異凡常也（傷焦也）

捧炙（捧或作棒）

大牛用膂小犢用腳肉亦得逼火偏炙一面色白便割割又炙一面含漿滑美若四面俱熟然後割則澀惡不中食也

腩炙（腩奴感反）

牛羊麞鹿肉皆得方寸臠切葱白研令碎和鹽豉汁僅令相淹少時便炙若汁多久漬則肕撥火間痛逼火迴轉急炙色白熟食含漿滑美若舉而復下下而復上膏盡肉乾不復中食

肝炙

牛羊豬肝皆得臠長寸半廣五分亦以葱鹽豉汁腩之以羊絡肚𦞕（素干反）脂裹橫穿炙之

牛胘炙

老牛胘厚而肥剗穿痛蹙令聚逼火急炙令上劈裂然後割之則脆而甚美若挽令舒申微火遙炙則薄而且肕

灌腸法

取羊盤腸淨洗治細剉羊肉令如籠肉細切葱白鹽豉汁薑椒末調和令鹹淡適口以灌腸兩條夾而炙之割食甚香美

食經曰作豉丸炙法

羊肉十斤豬肉十斤縷切之生薑三升橘皮五葉藏瓜二升葱白五升合擣令如彈丸別以五斤羊肉作臛乃下丸炙煑之作丸也

腩炙豘法

小形豘一頭䏶開去骨去厚處安就薄處令調取肥豬肉三斤肥鴨二斤合細琢魚醬汁三合琢葱白二斤薑一合橘皮半合和二種肉著豬上令調平以竹串串之相去二寸下串以竹箬著上以板覆上重物迮之得一宿明旦微火炙以串一升合和時時刷之黃赤色便熟先以雞子黃塗之今世不復須[illegible]

擣炙法

取肥子鵝肉二斤剉之不須細剉好醋三合瓜菹一合葱白一合薑橘皮各半椒二十枚作屑合和之更剉令調聚著充竹串上破雞子十枚別取白先摩之令調復以雞子黄塗之唯急火急炙之使焦汁出便熟作一挺用物如上若多作倍之若無鵝用肥㹠亦得也

銜炙法

取極肥子鵝一隻淨治煮令半熟去骨剉之和

大豆酢五合瓜菹三合薑橘皮各半合切小蒜一合魚醬汁二合椒數十粒作屑合和更剉令調取好白魚肉細琢裹作串炙之

作餅炙法

取好白魚淨治除骨取肉琢得三升熟豬肉肥者一升細作酢五合葱瓜菹各二合薑橘皮各半合魚醬汁三合看鹹淡多少鹽之適口取足作餅如升盞大厚五分熟油微火煎之色赤便熟可食（一本用椒十枚作屑和之）

釀炙白魚法

白魚長二尺淨治勿破腹洗之竟破背以鹽之取肥子鴨一頭先治去骨細剉作酢一升瓜菹五合魚醬汁三合薑橘各一合葱二合豉汁一合和炙之令熟合取後背入著腹中弗之如常炙魚法微火炙半熟復以少苦酒雜魚醬豉汁更刷魚上便成

腩炙法

肥鴨淨治洗去骨作臠酒五合魚醬汁五合薑

葱橘皮半合豉汁五合合和漬一炊久便中炙子鵝作亦然

豬肉酢法

好肥豬肉作臠鹽令鹹淡適口以飯作糝如作酢法看有酸氣便可食

食經曰啖炙

用鵝鴨羊犢麞鹿豬肉肥者赤白半細研熬之以酸瓜菹筍薑椒橘皮葱胡芹細切以鹽豉汁合和肉丸之手搦（汝角切）為寸半方以羊豬胳肚

膍裹之兩岐簇兩條簇炙之簇兩轡令極熟奠
四轡牛雞肉不中用

擣炙一名筒炙 一名黃炙

用鵝鴨麞鹿猪羊肉細研熬和調如𦟜炙若解
離不成與少麵竹筒六寸圍長三尺削去青皮
節悉淨去以肉薄之空下頭令手捉炙之欲熟
小乾不著手豎塩中以雞鴨白手灌之若不均
可再上白猶不平者刀削之更炙白燥與鴨子
黃若無用雞子黃加少朱助赤色上黃用雞鴨

翅毛刷之急手數轉緩則壞既熟渾脫去兩頭
六寸斷之促奠奠若不即用以蘆荻包之束兩
頭布蘆間可五分可經三五日不爾則壞與麵
則味少酸多則難著矣

餠炙

用生魚白魚最好鮎鱧不中用下魚片離脊肋
仰捌凡上手按大頭以鈍刀向尾割取肉至皮
即止淨洗臼中熟舂之勿令蒜氣與薑椒橘皮
鹽豉和以竹木作圓範格四寸面油塗絹籍之
絹從格上下以裝之按令均平手捉絹倒餠膏
油中煎之出鐺及熱置柈上盌子底按之令勿
拗將奠翻仰之若盌子奠仰與盌子相應又云
用白肉生魚等分細研熬和如上手團作餠膏
油煎如作雞子餠十字解奠之還令相就如全
奠小者二寸半奠二葱胡二斤生物不得用用
則班可增衆物若是先停此若無亦可用此物
助諸物

範炙

用鵝鴨臆肉如渾椎令骨碎與薑椒橘皮葱胡
芹小蒜鹽豉切如塗肉塗炙之斫取臆肉去骨
奠如白煑之者

炙蚶

鐵鐺上炙之汁出去半殼以小銅柈奠之大奠
六小奠之入仰奠別奠酢隨之

炙蠣

似炙蚶汁出去半殼三肉共奠如蚶別奠酢隨
之

炙車螯

炙如蠣汁出去半殼去屎三肉一殼與薑橘屑重炙令暖仰奠四酢隨之勿令熟則肕

炙魚

用小鱝白魚最勝渾用鱗治刀細謹無小用大爲方寸准不謹薑橘椒葱胡芹小蒜蘇欓細切鍜盤豉酢和以漬魚可經宿炙時以雜香菜汁灌之燥復與之熟而止色赤則好雙奠不惟用一

作脺奥糟苞第八十一

作脺肉法

驢馬豬肉皆得臘月中作者良經夏無蟲餘月作者必須覆護不密則蟲生麤臠肉有骨者合骨麤剉鹽麴麥䴷合和多少量意斟裁然後鹽麴二物等分麥䴷倍少於麴和訖內甕中密泥封頭日曝之二七日便熟煑供朝夕食可當醬

作奥肉法

先養宿豬令肥臘月中殺之攣訖以火燒之令黃用煖水梳洗之削刮令淨刳去五臟豬肪爓取脂肉臠方五六寸作令皮肉相兼著水令相淹漬於釜中爓之肉熟水氣盡更以向所爓肪膏煑肉大率脂一升酒二升鹽三升令脂渡沒肉緩水煑半日許乃佳漉出甕中餘膏仍瀉肉甕中令相淹漬食時水煑令熟而調和之如常肉法尤宜新韭新韭爛拌亦中炙噉其二歲豬肉未堅爛壞不任作也

作糟肉法

春夏秋冬皆得作以水和酒糟搦之如粥著鹽令鹹內捧炙肉於糟中著屋陰地飲酒食飯皆炙噉之暑月得十日不臭

苞肉法

十二月中殺豬經宿汁盡浥浥時割作棒炙形茅菅中苞之無菅茅稻稈亦得用厚泥封勿令裂裂復上泥懸著屋外北陰中得至七八月如新殺肉

食經曰作犬膘徒攝反法
犬肉三十斤小麥六升白酒六升煮之令三沸易湯更以小麥白酒各三升煮令肉離骨乃擘雞子三十枚著肉中便裹肉甑中蒸令雞子得乾以石迮之一宿出可食名曰犬膘

食經曰苞膘法
用牛鹿頭肫蹄白煮柳葉細切擇去耳口鼻舌又去惡者蒸之别切豬蹄蒸熟方寸切熟雞鴨卵薑椒橘皮鹽就甑中和之仍復蒸之令極爛

熟一升肉可與三鴨子别復蒸令軟以苞之用散茅為束附之相連必致令裹大如轝雍小如人腳蹲腸大長二尺小長尺半大木迮之令平正唯重為佳冬則不入水夏作小者不迮用小板挾之一處與板兩重都有四板以繩通體纏之兩頭與楔楔蘇結反之二板之間楔宜長薄令中交度如楔車軸法强打不容則止懸井中去水一尺許若急待肉水中時用去上白皮名曰水膘又云用牛豬肉煮切之如上蒸熟[illegible]茅上以熟煮雞子白三重間之即以茅苞細繩概束以兩小板挾之急速兩頭懸井水中經一日許方得又云藿葉薄切蒸將熟破生雞子并細切薑橘就甑中和之蒸苞如初奠如白膘一名迮膘是也

餅法第八十二

食經曰作餅酵法
酸漿一斗煎取七升用粳米一升煮著漿遲下火如作粥六月時溲一石麪著二升冬時著四

升作

作白餅法
麪一石白米七八升作粥以白酒六七升酵中著火上酒魚眼沸絞去滓以和麪麪起可作

作燒餅法
麪一斗羊肉二斤葱白一合豉汁及鹽熬令熟炙之麪當令起

髓餅法
以髓脂蜜合和麪厚四五分廣六七寸便著胡

餅鐺中令熟勿令反覆餅肥美可經久

食次曰粲 一名亂積

用秫稻米絹羅之蜜和水水蜜中半以和米屑厚薄令竹杓中下先試不下更與水蜜作竹杓容一升許其下節概作孔竹杓中下瀝五升鐺裹膏脂煑之熟三分之一鐺中也

膏環 一名粔籹

用秫稻米屑水蜜溲之强澤如湯餅麪手搦團可長八寸許屈令兩頭相就膏油煑之

雞鴨子餅

破寫甌中少與鹽鍋鐺中膏油煎之令成團餅厚二分全奠一

細環餅截餅 環餅一名寒具 截餅一名蝎子

皆須以蜜調水溲麪若無蜜煑棗取汁牛羊脂膏亦得用牛羊乳亦好令餅美脆截餅純用乳溲者入口即碎脆如淩雪

餢飳 起麪如上法

盤水中浸劑於漆盤背上水作者省脂亦得十日輭然久停則堅乾劑於腕上手挽作勿著勃入脂浮出即急翻以杖周正之但任其起勿刺令穿熟乃出之一面白一面赤輪緣亦赤輭而可愛久停亦不堅若待熟始翻杖刺作孔者洩其潤氣堅硬不好法須甕盛濕布蓋口則常有潤澤甚佳任意所便滑而且美

水引餺飥法

細絹篩麪以成調肉臛汁待冷溲之水引挼如箸大一尺一斷盤中盛水浸宜以手臨鐺上挼

令薄如韭葉逐沸煑

餺飥挼如大指許二寸一斷著水盆中浸宜以手向盆旁挼使極薄皆急火逐沸熟煑非直光白可愛亦自滑美殊常

切麪粥 一名棊子麪 䴵 盧貴反 麪 蘇貴反 粥法

剛溲麪揉令熟大作劑挼餅麤細如小指大重縈於乾麪中更挼如麤箸大截斷切作方棊簸去勃甑裹蒸之氣餾勃盡下著陰地淨席上薄攤令冷挼散勿令相黏袋盛舉置須即湯煑別作

臛澆堅而不泥冬天一作得十日麫以粟餅
餚水浸即漉著麪中以手向簸箕痛挼令均如
胡豆揀取均者熟乾曝乾須即湯煮笊籬漉出
别作臛澆甚滑美得一月日停

粉餅法

以成調肉臛中汁沸油豆粉若用粗粉脆而不美不以湯溲則生不中食如環餅麪先剛溲以毛痛揉令極軟熟更
以臛汁溲令擇鑠鑠然割取牛角似匙面大鑽
作六七小孔僅容粗麻綫若作水引形者更割

牛角開四五孔容韭葉取新帛細細兩段各方
半下依角之小鑿去中央綴角著細以鏁鏁之密綴勿令漏粉用訖洗舉得一年用裹盛溲粉斂四角臨沸湯上搦
出熟煮臛澆者酪中及胡麻飲中者真類玉色
稹稹著與好麪不殊一名帽餅著酪中者直用白湯溲之不須肉汁

豚肉餅法一名撥餅

湯溲粉令如薄粥大鐺中煮湯以小杓子挹粉
著銅鉢内頓鉢著沸湯中以指急旋鉢令粉悉
著鉢中四畔餅既成仍挹鉢傾餅著湯中煮熟
令漉出著冷水中酷以豚皮臛澆　酪任意滑
而且美

治麪砂墋初飲反法

簸小麥使無頭角水浸令液漉出去水寫著麪
中拌使均調於布巾中良久挻動之土抹悉著
麥於麪無損一石麪用麥三升
雜五行書曰十月亥日食餅令人無病

糉糧法第八十三

風土記注云俗先以二節日用菰葉裹黍米以

淳濃灰汁煮之令爛熟於五月五日夏至啖之
黏黍一名糉一名角黍蓋取陰陽尚相裹未分
散之時象也

食經云粟黍法

先取稻漬之使澤計二升米以成粟一斗著竹
篡內米一行粟一行裹以繩縛其繩相去寸所
一行須釜中煮可炊十石米間黍熟

食次曰糧

用秫稻米末絹羅水蜜溲之如強湯餅麪手搦

之令長尺餘廣二寸餘四破以棗栗肉上下著之偏與油塗竹箬裹之爛蒸奠二箬不開破去兩頭解去束附

煮䊦莫片反米有也盛作根第八十四

煮䊦

食次曰宿客足作䊦耗蘇末反䊦米一斗以沸湯一升沃之不用膩器斷箕漉出滓以䊦箒舂取勃勃別出一器中折米白煮取汁爲白飲以飲二升投䊦汁中又云合勃下飲訖出勃䊦汁復悉寫釜中與白飲合煮令一沸與鹽白飲不可過折米弱炊令相著盛飯甌中半奠杓抑令偏著一邊以䊦汁沃之與勃又云䊦末以二升小器中沸湯漬之折米煮爲飯沸取飯中汁半升折箕漉䊦出以飲汁當向䊦汁上淋之以䊦箒舂取勃出別勃置復著折米瀋汁爲白飲以䊦汁投中鮭奠如常食之又云若作倉卒難造者得停西䊦最勝又云以勃少許投白飲中勃若散壞不得和白飲但單用䊦汁焉

煮醴酪第八十五

煮醴酪

昔介子推怨晉文公賞從亡之勞不及已乃隱於介休縣緜山中其門人憐之懸書於公門文公寤而求之不獲乃以火焚山推遂抱樹而死文公以緜上之地封之以旌善人於今介山林木遥望盡黑如火燒狀又有抱樹之形世世祠祀頗有神驗百姓哀之忌日爲之斷火煮醴而食之名曰寒食蓋清明節前一日是也中國流行遂爲常俗然麥粥自可禦暑不必要在寒食世有能此粥者聊復錄耳

治釜令不渝法

常於晴信處買取最初鑄者鐵精不渝輕利易然其渝黑難然者皆是鐵滓鈍濁所致治令不渝法以繩急束蒿斬兩頭令齊著水釜中以乾牛屎然釜湯煖以蒿三徧淨洗抒却水乾然使熱買肥豬肉脂合皮大如手者三四段以脂處處徧揩拭釜察作聲復著水痛疎洗視汁黑如墨抒却更脂拭疎洗如是十徧許汁清無復黑

乃止則不復渝煮杏酪煮餳煮地黃染皆須先治釜不爾則黑惡

煮醴法

與煮黑餳同然須調其色澤[redacted]味淳濃亦色足者良尤宜緩火急則焦臭傳曰小人之交甘若醴疑謂此非醴酒也

煮杏酪粥法

用宿穬麥其春種者則不中預前一月事麥折令精細簸揀作五六等必使別均調勿令麤細相雜其大如胡豆者麤細正得所曝令極乾如上治釜訖先釜煮一釜麤粥然後淨洗用之打取杏仁以湯脫去黃皮熟研以水和之絹濾取汁汁唯淳濃便美水多則味薄用乾牛糞燃火先煮杏仁汁數升上作肬腦皺然後下穬麥米唯須緩火以匕徐徐攪之勿令住煮令極熟剛淖得所然後出之預前多買新瓦盆子容受二斗者抒粥著盆子中仰頭勿蓋粥色白如凝脂米粒有類青玉停至四月八日亦不動渝釜令

粥黑火急則焦苦舊盆則不滲水覆蓋則解離其大盆盛者數捲居方切亦生水也

飧飯第八十六

作粟飧法

師米欲細而不碎碎則濁而不美師訖即炊經宿則澀淘必宜淨十徧已上彌佳香漿和煖水浸饙少時以手挼無令有塊復小停然後壯凡停饙冬宜久夏少時蓋以人意消息之若不停饙則飯堅地投飧時先調漿令甜酢適口下熱飯於漿中尖出便止宜少時住勿使撓攪待其自解散然後撈盛飧便滑美若不停饙即授令飯堅

折粟米法

取香美[illegible]脫粟米一石勿令有碎雜於木槽內以湯淘腳踏瀉去瀋更踏如此十徧隱約有七斗米在便止漉出曝乾炊時又淨淘下饙時又淨淘下饙時於大盆中多著冷水必令冷徹米必以手挼饙良停之折米堅實必須弱炊故也不停則硬投飯調漿一如上法粒似青玉滑而且美又甚堅實對炊作酪粥者美於粳米者竭

作寒食漿法

以三月中清明前夜炊飯雞向鳴下熟熱飯於甕中以滿為限數日後便酢中飯因家常炊三四日輒以新炊飯一椀酘之每取漿隨多少即新汲冷水添之訖夏飧漿並不敗而常滿所以為異以二升得解水一升水冷清儁有殊於凡

令夏月飯甕井口邊無蟲法

清明節前二日夜雞鳴時炊黍熟取釜湯遍洗井口甕邊地則無馬蚿百蟲不近井甕矣甚是神驗

治旱稻赤米令飯白法

莫問冬夏常以熱湯浸米一食久然後以手挼之湯冷瀉去即以冷水淘汰挼去白乃止飯色潔白無異清流之米又㫺赤稻一臼米裏著蒿葉一把白鹽一把合㫺之即絕白

食經曰作麵飯法

用麵五升先乾蒸攪使冷用水一升留一升麵減水三合以七合水溲四升麵以手擘解以飯一升麵粉乾下稍切取大如粟顆訖蒸熟下著篩中更蒸之

作粳米糗糒法

取粳米汰灑作飯曝令燥擣細磨麤細作兩種折

粳米棗糒法

炊米熟爛曝令乾細篩用棗蒸熟迮取膏溲糒率一升糒米用棗一升

崔寔曰五月多作糒以供出入之糧

菰米飯法

菰穀盛韋囊中擣瓷器為屑勿令作末內韋囊中令滿板上揉之取末一作可用升半炊如稻米

胡飯法

以酢瓜菹長切將炙肥肉生雜菜內餅中急捲捲用兩卷三截□令相就並六斷長不過二寸別奠飄虀隨之□胡芹切下酢中為飄虀

食次曰折米飯生哲冷水用雖好作甚難劀音別

炭米飯鑠若皆冷淨此

素食第八十七

食次曰葱韭羹法

下油水中煑葱韭分切沸俱下與胡芹鹽豉研

米糝粒大如粟米

瓠羹

下油水中煑極熱體横切厚二分沸而下與鹽

豉胡芹累奠之

油豉

豉三合油一斤酢五升薑橘皮葱胡芹鹽合和

蒸蒸熟便以油五斤就氣上灑之訖即合甑覆

瀉甕中

膏煎紫菜

以燥菜下油中煎之可食則止擘奠如脯

薤白蒸

秫米一石熟舂𥻍令米毛不淅以豉三升煑之

淅箕漉取汁用沃米令上諧可走蝦米釋漉出

停米豉中夏可半日冬可一日出米葱薤等寸

切令得一石許胡芹寸切令得一升許油五升

合和蒸之可分而兩甑蒸之氣餾以豉汁五升

灑之凡不過三灑可經一炊久三灑豉汁半熟

更以油五升灑之即不用熟食若不即食重蒸

取氣出灑油之後不得停竈上則漏去油重蒸

不宜久久則漏油奠訖以椒薑末粉浚之

膢（膢音蘇）托人

托二斗水一石熬白米三升令黃黑合托三沸

絹漉取汁澄清以膢一升投中無膢與油二升

膢托好一升次檀托一名托中價

蜜薑

生薑一斤淨洗刮去皮筭子切不患長大如細

漆箸以水二升煑令沸去沫與蜜二升煑復令

沸更去沫椀子盛合汁減半奠用箸二人共無

生薑用乾薑法如前唯切欲極細

缹瓜瓠法

冬瓜越瓜瓠用毛未脫者[illegible]漢瓜用極大饒

肉者皆削去皮作方臠廣一寸長三寸偏宜豬

肉肥牟肉亦佳肉須別煑令熟薄切蘇油亦好特宜菘菜蕪菁葵韭等皆得蘇油宜大用莧菜細擘葱白葱白欲得多於菜無葱薤白代之渾豉白鹽椒末先布菜於銅鐺底次肉無肉以蘇油代之次瓜次瓠次葱白鹽豉椒末如是次第重布向滿爲限少下水僅令相淹漬缹令熟

又缹漢瓜法

直以香醬葱白麻油缹之勿下水亦好

缹菌其殞反法

菌一名池雞口未開內外全白者佳其口開裏

黑者臭不堪食其多取欲經冬者收取鹽汁洗去土蒸令氣餾下著屋北陰中之當時隨食者取即湯煠去腥氣擘破先細切葱白和麻油蘇亦好熬令香復多擘葱白渾豆鹽椒末與菌俱下缹之宜肥牟肉雞豬肉亦得肉缹者不須蘇油肉亦先煑蘇切重重布之如缹瓜瓠法唯不著菜也缹瓜瓠菌雖有肉素兩法然此物多充素食故附素條中

缹茄子法

用子未成者子成則不好也以竹刀骨刀四破之用鐵則渝黑也湯煠去腥氣細切葱白熬油香蘇彌好香醬清擘葱白與茄子俱下缹令熟下椒薑末

作菹藏生菜法第八十八

蕪菁菘葵蜀芥鹹菹法

收菜時即擇取好者菅蒲束之作鹽水令極鹹於鹽水中洗菜即內甕中若先用淡水洗者菹爛其洗菜鹽水澄取清者瀉著甕中令沒菜肥即止不復調和菹色仍青以水洗去鹹汁煑爲茹與生菜不殊其蕪菁蜀芥二種三日抒出之

粉黍米作粥清擣麥䴷作末絹篩布菜一行以䴷末薄坌之即下熱粥清重重如此以滿甕爲限其布菜法每行必莖葉顛倒安之舊鹽汁還瀉甕中菹色黃而味美作淡菹用黍米粥清及麥䴷末味亦勝

作湯菹法

菘佳蕪菁亦得收好菜擇訖即於熱湯中煠出之若菜已萎者水洗漉出經宿生之然後湯煠訖令水中濯之鹽醋中熬胡麻油香而且脆

多作者亦得至春不敗

蘸菹法

菹菜也一曰菹不切曰蘸菹用乾蔓菁正月中作以熱湯浸菜令柔軟解辦擇治淨洗沸湯煠即出於水中淨洗便復作鹽水斬度出著箔上經宿菜色生好粉黍米粥清亦用絹篩麥䴷末澆菹布菜如前法然後粥清不用大熱其汁纔令相淹不用過多泥頭七日便熟菹甕以穰茹之如蘸酒法

作卒菹法

以酢漿煑葵菜擘之下酢即成菹矣

藏生菜法

九月十月中於墻南日陽中掘作坑深四五尺取雜菜種別布之一行菜一行土去坎一尺便止穰厚覆之得經冬須即取粲然與夏菜不殊

食經作葵菹法

擇燥葵五斛鹽二斗水五斗大麥乾飯四升合瀨案葵一行鹽飯一行清水澆滿七日黃便成矣

作菘鹹菹法

水四斗鹽三升攪之令殺菜又法菘一行女麴間之

作酢菹法

三石甕用米一斗擣攪取汁三升煑滓作三升粥令內菜甕中輙以生漬汁及粥灌之一宿以青蒿薤白各一行作麻沸湯澆之便成

作菹消法

用羊肉二十斤肥豬肉十斤縷切之菹二升菹根五升豉汁七升半切葱頭五升

蒲菹

詩義疏曰蒲深蒲也周禮以為菹謂菹始生取其中心入地者蒻大如匕柄正白生噉之甘脆又煑以苦酒受之如食筍法大美今吳人以為菹又以為酢

世人作葵菹不好皆由葵大脆故也菹菘以社前二十日種之葵社前三十日種之使葵至藏

皆欲生花乃佳耳葵經十朝苦霜乃采之秫米爲飯令冷取葵著甕中以向飯沃之欲令色黃煑小麥時時粣（桑葛反）之
崔寔曰九月作葵菹其歲温即待十月

食經藏瓜法

取白米一斗𩞄中蒸之以作糜下鹽使鹹淡適口調寒熱熟拭瓜以投其中密塗甕此蜀人方美好又法取小瓜百枚豉五升鹽三升破去瓜子以鹽布瓜片中次著甕中緜其口三日豉氣

盡可食之

食經藏越瓜法

糟一斗鹽三升淹瓜三宿出以布拭之復淹如此凡瓜欲得完慎勿傷傷便爛以布囊就取之佳豫章郡人晚種越瓜所以味亦異

食經藏梅瓜法

先取霜下老白冬瓜削去皮取肉方正薄切如手板細施灰羅瓜著上復以灰覆之煑杬皮烏皮梅汁器中細切瓜令方三分長二寸熟煠之以投梅汁數月可食以醋石榴子著中並佳也

食經曰樂安令徐肅藏瓜法

取越瓜細者不操拭勿使近水鹽之令鹹十日許出拭之小陰乾熇之仍內著盆中作和法以三升赤小豆三升秫米並炊之令黃合舂之以三斗好酒解之以瓜投中蜜塗乃經年不敗
崔寔曰大暑後六月可藏瓜

食次曰女麴

秫稻米三斗淨淅炊爲飯軟炊停令極冷以麴

範中用手餅之以青蒿上下奄之置牀上如作麥麴法三七二十一日開看徧有黃衣則止三七日無衣乃停要須衣徧乃止出日日曝之燥則用

釀瓜菹酒法

秫稻米一石麥麴成剉隆隆二斗女麴成剉于一斗釀法須消化復以五升米酘之消化復以五升米酘之再酘酒熟則用不迮出瓜鹽揩日中曬令皺鹽和暴糟中停三宿度內女麴酒中

爲佳

瓜菹法

採越瓜刀子割摘取勿令傷皮鹽揩數徧日曝令皺先取四月白酒糟鹽和藏之數日又過著火酒糟中鹽蜜女麴和糟又藏泥瓺中唯久佳又云不入白酒糟亦得又云大酒接出清用醅若一石與鹽三升女麴三升蜜三升女麴曝令燥手拃令解渾用女麴者麴黄衣也又云瓜淨洗令燥鹽揩之以鹽和酒糟令有鹽味不須多

合藏之密泥瓺口軟而黄便可食大者六破小者四破五寸斷之廣狹盡瓜之形又云長四寸廣一寸仰奠四片用小而直者不可用貯

瓜芥菹

用冬瓜切長三寸廣一寸厚二分芥子少與胡芹子合熟研去滓與好酢鹽之下瓜唯久益佳也

湯菹法

用少葱蕪菁去根暫經湯沸及熱與鹽酢渾長者依柸截與酢并和葉汁不須火酢滿奠之

苦笋紫菜菹法

笋去皮三寸斷之細縷切之小者手捉小頭刀削大頭唯細薄隨置水中削訖漉出細切紫菜和之與鹽酢乳用半奠紫菜冷水清少久自解但洗時勿用湯湯洗則失味矣

竹菜菹法

菜生竹林下似芹科大而莖葉細生極概淨洗暫經沸湯速出下冷水中即搦去水細切又胡

芹小蒜亦暫經沸湯細切和之與鹽醋半奠春用至四月

蕺菹法

蕺去毛土黑惡者不洗暫經沸湯即出多少與鹽一斤以煖水清瀋汁淨洗之及煖即出漉下鹽醋中若不及熱則赤壞之又湯撩葱白即入冷水漉出置蕺中並寸切用米若椀子奠去蕺節料理接奠各在一邊令滿

菘根榼菹法

菘淨洗徧體須長切方如筭子長三寸許束菘根入沸湯小停出及熱與鹽酢細縷切橘皮和之料理半奠之

熯叶斡反菹法

淨洗縷切三寸長許束爲小把大如葦篥暫經沸湯速出之及熱與鹽酢上加胡芹子與之料理令直滿奠之

胡芹小蒜菹法

並暫經小沸湯出下令冷水中出之胡芹細切小蒜寸切與鹽酢分半奠青白各在一邊若不各在一邊不即入於水中則黃壞滿奠

菘根蘿蔔菹法

淨洗通體細切長縷束爲把大如十張紙卷暫經沸湯即出多與鹽二升煖湯合把手按之又細縷切暫經沸湯與橘皮和及煖與則黃壞料理滿奠熅菘葱蕪菁根悉可用

紫菜菹法

取紫菜冷水漬令釋與葱菹合盛各在一邊與

鹽酢滿奠

蜜薑法

用生薑淨洗削治十月酒糟中藏之泥頭十日熟出水洗內蜜中大者中解小者渾用豎奠四又云卒作削治蜜中煑之亦可用

梅瓜法

用大冬瓜去皮穰筭子細切長三寸麤細如研生布薄絞去汁即下杬汁令小煖經宿漉出煑一升烏梅與水二升取一升餘出梅令汁清澄

與蜜三升杬汁三升生橘二十枚去皮核取汁復和之合煑兩沸去上沫清澄令冷內瓜訖與石榴酸者懸鉤子廉薑屑石榴懸鉤一杯可下十度嘗著若不大澀杬子汁至一升又云烏梅漬汁淘奠石榴懸鉤一奠不過五六度熟去麤皮杬一升與水三升煑取升半澄清

梨菹法

先作漤盧感反用小梨瓶中水漬泥頭自秋至春至冬中須亦可用又云一月日可用將用去皮

適體薄切奠之以梨㴲汁投少蜜令甜酢以泥封之若卒切梨如上五梨半用苦酒二升湯二升合和之溫令少熱下盛一奠五六片汁沃上至半以㕘置杯旁夏停不過五日又云卒作煑棗亦可用也

木耳菹

取棗桑榆柳樹邊生猶軟濕者乾即不中用作木耳亦得煑五沸去腥汁出置冷水中淨洮又著酢漿水中洗出細縷切訖胡荽葱白少著取香而已下豉汁漿清及酢調和適口下薑椒末甚滑美

藘菹法

毛詩曰薄言采芑毛云菜也詩義疏曰藘似苦菜莖青摘去葉白汁出甘脆可食亦可爲茹青州謂之芑西河鴈門藘尤美時人戀戀不能出塞

蕨

爾雅云蕨鼈郭璞注云初生無葉可食廣雅曰紫綦非也詩義疏曰蕨山菜也初生似蒜莖紫黑色二月中高八九寸老有葉瀹爲茹滑美如葵今隴西天水人及此時而乾收秋冬嘗之又云以進御三月中其端散爲三枝枝有數葉葉似青蒿長麤堅長不可食周秦曰蕨齊魯曰鼈亦謂蕨又澆之

食經曰藏蕨法

先洗蕨肥著器中蕨一行鹽一行薄粥沃之一法以薄灰淹之一宿出蟹眼湯瀹之出熇內糟中可至蕨時

蕨菹

取蕨暫經湯出蒜亦然令細切與鹽酢又云蒜蕨俱寸切之

荇 字或作莕

爾雅曰莕接余其葉苻郭璞注曰叢生水中葉圓在莖端長短隨水深淺江東菹食之

毛詩周南國風曰參差荇菜左右流之毛注云接余也詩義疏曰接余其葉白莖紫赤正圓徑寸餘浮在水上根在水底莖與水深淺等大如

釵股上青下白以苦酒浸之爲菹脆美可案酒
其華蒲黃色

餳餔第八十九

史游急就篇云鐵鈇鉆錫楚辭曰粔籹蜜餌有餦餭餦餭亦錫也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然則飴餔可以養老自幼故録之也

煑白餳法

用白牙散蘗佳其成餅者則不中用用不渝釜渝則餳黑釜必磨治令白淨勿使有膩氣釜上

加甑以防沸溢乾蘗末五升殺米一石米必細餙數十徧淨淘炊爲飯攤去熱氣及暖於盆中以蘗末和之使均調臥於酳甕中勿以手按撥平而已以被覆盆甕令暖冬則穰茹冬須竟日夏即半日許看米消滅離甕作魚眼沸湯以淋之令糟上水深一尺許乃止下水冷訖向一食頃便拔酳取汁取汁煑之每沸輒益兩杓尤宜緩火火急則焦氣盆中汁盡量不復溢便下甑一人專以杓揚之勿令住手手住則餳黑量熟止火良久向冷然後出之用粱米者餳如水精色

黑餳法

用青牙成餅蘗末一斗殺米一石餘法同前

琥珀餳法

小餅如碁石內外明徹色如琥珀用大麥蘗末一斗殺米一石餘並同前法

煑餔法

用黑餳蘗末一斗六升殺米一石臥煑如法但

以蓬子押取汁以匕匙紇紇攪之不須揚

食經作飴法

取黍米一石炊作黍著盆中蘗末一斗攪和一宿則得一斛五斗煎成飴

崔寔曰十月先冰凍作京餳煑暴飴

食次曰白繭糖法

熟炊秫稻米飯及熱于杵臼淨者舂之爲𥽇須令極熟勿令有米粒斡爲餅法厚二分許日曝小燥刀直爲長條廣二分乃斜裁之大如棗核

兩頭尖更曝令極燥膏油煑之熟出糖聚圓之一圓不過五六枚又云手索粭粗細如箭簳日曝小曝燥刀斜截大如棗核煑圓如上法圓大如桃核半奠不滿之

黄藺糖

白秫米精舂不簸淅以梔子漬米取色炊舂為粭粭加蜜餘一如白粭作藺煑及奠如前

煑膠第九十

煑膠法

煑膠要用二月三月十月餘月則不成（熱則不凝無餅寒則凍瘃白膠不粘）沙牛皮水牛皮豬皮為上驢馬駝騾皮為次（其膠勢力雖復相似但驢馬皮薄毛多膠少倍費樵薪）破皮履鞋底格椎皮靴底破鞦韅但是生皮無問年歲久遠不腐爛者悉皆中者（然新皮膠色明淨而勝其陳久者固宜不如新者）其脂肕鹽熟之皮則不中用（譬如生鐵一經柔熟永無鎔鑄之理無爛汁故也）唯欲舊釜大而不渝者（釜新則燒令皮著底釜小費薪火釜渝令膠色黑）法於井邊坑中浸皮四五日令極液以水淨洗濯無令有泥片割釜中不須削毛（削毛費功於膠無益）凡水皆得煑然鹹苦之水膠乃更勝長作木匕頭施鐵刃時時徹攪之勿令著底（匕頭不施鐵刃頭攪不徹底則焦焦則膠惡是以尤須數數之）水少更添常使滂沛經宿晬時勿令絕火候皮爛熟以匕瀝汁看後一珠微有黏勢熟矣（為過傷火令膠焦）取淨乾盆置竈煙（[redacted]反）丁上以米𣏌加盆布蓬草於𣏌上以大杓挹取膠為著蓬草上濾去滓穢挹時勿停火滓熟汁盡更添水煑之攪如初法熟[redacted]挹取看熟皮垂盡著釜焦黑無復黏勢乃棄去之膠盆

向滿舁著空靜處屋中仰頭令凝（則氣變成水令令雜）淩旦合盆於席上脫取凝膠口濕細緊綫以割之其近盆底土惡之處不中用者割却少許然後十字坼破之又中斷為段較薄割為餅（唯極薄為佳乾又色似琥珀好堅厚者既難燥又見[redacted]黑皆為膠惡也）近盆末下名為笨膠可以建車近盆末上即是膠清可以雜用最是膠皮如粥膜者膠中之上第一粘好先於庭中豎槌施三重箔擿令免狗鼠於最下箔上布置膠餅其上兩重為作陰涼并扞霜露（膠餅雖凝水汁）

晝見日即消霜露暮霜露復難燥乾旦起至食時卷去上箔令膠見日晝日寒氣不畏消釋霜露之潤見日即乾食後還復舒箔爲蔭雨則內厰屋之下則不須重箔四五日浥浥時繩穿膠餅懸而日曝極乾乃內屋內懸紙籠之以防青蠅塵土之汙夏中雖軟相著至八月秋涼時日中曝之還復堅好

筆墨第九十一

筆法

韋仲將筆方曰先次以鐵梳兔毫及羊青毛去

其䌫毛蓋使不髯茹訖各別之皆用梳掌痛拍整齊毫鋒端本各作扁極令均調平好用衣羊青毛縮羊青毛去兔毫頭下二分許然後合扁捲令極圓訖痛頡之以所整羊毛中或用衣中心名曰筆柱或曰墨池承墨復用毫青衣羊毛外如作柱法使中心齊亦使平均痛頡內管中寧隨毛長者使深寧小不大筆之大要也

合墨法

好醇煙擣訖以細絹篩於堈內篩去草莽若細沙塵埃此物至輕微不宜露篩喜失飛去不可不慎墨一斤以好膠五兩浸梣才心皮汁中梣江南樊雞木皮也其皮如水綠色解膠又益墨色可以下雞子白去黃五顆亦以真硃砂一兩麝香一兩別治細篩都合調下鐵臼中寧剛不宜澤擣三萬杵杵多益善合墨不得過二月九月溫時敗臭寒則難乾潼溶見風日解碎重不得過二三兩墨之大訣如此寧小不大

齊民要術卷第九

齊民要術卷第十

後魏高陽太守賈思勰撰

五穀果蓏菜茹非中國物者

聊以存其名目記其怪異耳爰及山澤草木任食非人力所種者悉附於此

五穀

山海經曰廣都之野百穀自生冬夏播琴郭璞注曰播琴猶言播種方俗言也爰有膏稷膏黍膏菽郭璞注曰言好味滑如膏

博物志曰扶海洲上有草名曰䕶其實如大麥從七月熟人歛穫至冬乃訖名曰自然穀或曰禹餘糧又曰地三年種蜀黍其後七年多虵

稻

異物志曰稻一歲夏冬再種出交趾

俞益期牋曰交趾稻再熟也

禾

廣志曰梁禾蔓生實如葵子米粉白如麪可爲饘粥牛食以肥六月種九月熟

感禾扶疎生實似大麥

楊禾似藋粒細左折右炊停則牙生此中國巳禾木稷民

火禾高丈餘子如小豆出粟特國

山海經曰崑崙墟上有木禾長五尋五圍

郭璞曰木禾穀類也

呂氏春秋曰飯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陽山之穄

魏書曰烏丸地宜青穄

麥

博物志曰人啖麥橡令人多力健行

西域諸國志曰天竺十一月六日爲冬至則麥禾十二月十六日爲臘臘麥熟

說文曰麰周所受來麰也

豆

博物志曰人食豆三年則身重行動難恒食小豆令肌燥麤理

東墻

廣志曰東墻色青黑粒如葵子似蓬草十一月

熟出幽涼幷烏丸地
河西語曰貸我東墻償我田梁
魏書曰烏丸地宜東墻能作白酒

果蓏

山海經曰平坵百果所在不周之山爰有嘉果子如棗黃如桃黃花赤樹食之不飢
呂氏春秋曰常山之北投淵之上有百果焉羣帝所食（羣帝衆帝先升遐者）
臨海異物志曰楊桃似橄欖其味甜五月十月熟諺曰楊桃無蹙一歲三熟其色青黃核如棗核

臨海異物志曰梅桃子生晉安侯官縣一小樹得數拾石實大三寸可蜜藏之
臨海異物志曰楊搖有七脊子生樹皮中其體雖異味則無奇長四五寸色青黃味甘
臨海異物志曰冬熟如指大正赤味甘勝梅猴闥子如指頭大其味小苦可食
關桃子其味酸

士翁子如漆子大熟時甜酸其色青黑
枸槽子如指頭大正赤其味甘
雞橘子大如指味甘永寧界中有之
猴總子如小指頭大與柿相似其味不減於柿
多南子如指大其色紫味甘與梅子相似出晉安
王壇子如棗大其味甘出侯官越王祭太一壇邊有此果無知其名因見生處遂名王壇其形小於龍眼有似木瓜

博物志曰張騫使西域還得安石榴胡桃蒲桃
劉欣期交州記曰多感子黃色圍一寸
蔗子如瓜大亦似柚
彌子圓而細其味初苦後甘食皆甘果也
杜蘭香傳曰神女降張碩常食粟飯并有非時果味亦不甘但一食可七八日不飢

棗

史記封禪書曰李少君嘗遊海上見安期生食棗大如瓜

東方朔傳曰武帝時上林獻棗上以杖擊未央殿檻呼朔曰叱叱先生來來先生知此筥裏何物朔曰上林獻棗四十九枚上曰何以知之朔曰呼朔者上也以杖擊檻兩木林也朔來來者棗也叱叱者四十九也上大笑帝賜帛十疋

神異經曰北方荒內有棗林焉其高五丈敷張枝條[illegible]里餘子長六寸圍過其長熟赤如朱乾之不縮氣味甘潤殊於常棗食之可以安軀益氣力

神仙傳曰吳郡沈義爲仙人所迎上天云天上見老君賜義棗二枚大如雞子

傅玄賦曰有棗若瓜出自海濱全生益氣服之如神

桃

漢舊儀曰東海之內度朔山上有桃屈蟠三千里其里枝間曰東北鬼門萬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荼二曰鬱櫑主領萬鬼鬼之惡害人者執以葦索以食虎黃帝法而象之因立桃梗於門戶上畫荼鬱櫑持葦索以禦凶鬼畫虎於門當食鬼也櫑音壘度朔史記注作度索山　風俗通曰今縣官以臘除夕飾桃人垂葦索畫虎於門效前事也

神農經曰玉桃服之長生不死若不得早服之臨死日服之其尸畢天地不朽

神異經曰東方有樹高五十丈葉長八尺名曰桃其子徑三尺二寸和核　羮食之令人益壽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以七月七日降令侍女更

索桃須臾以玉盤盛仙桃七顆大如鴨子形圓色青以呈王母王母以四顆與帝三枚自食

漢武故事曰東郡獻短人帝呼東方朔朔至短人因指朔謂上曰西王母種桃三千年一著子此兒不良已三過偷之矣

廣州記曰盧山有山桃大如檳榔形色黑而味甘酢人時登採拾只得于上飽噉不得持下迷不得返

玄中記曰木子大者積石山之桃石爲大如十

斛籠
甄異傳曰譙郡夏侯規亡後見形還家經庭前桃樹邊過曰此桃我所種子乃美好其婦曰人言亡者畏桃君不畏邪答曰桃東南枝長二尺八寸向日者憎之或亦不畏也
神仙傳曰樊夫人與夫劉綱俱學道術各自言勝中庭有兩大桃樹夫妻各呪其一夫人呪者兩枝相鬬擊良久綱所呪者桃走出籬

李

列異傳曰袁本初時有神出河東號度索君人共立廟兗州蘇氏母病禱見一人著白單衣高冠冠似魚頭謂度索君曰昔臨廬山下共食白李未久已三千年日月易得使人悵然去後度索君曰此南海君也

梨

漢武內傳曰太上之藥有玄光梨
神異經曰東方有樹高百丈葉長一丈廣六七尺名曰梨其子徑三尺剖之瓤白如素食之爲地仙辟穀可入水火也
神仙傳曰介象吳王所徵在武昌速求去不許象言病以美梨一匳賜象須臾象死帝殯而埋之以日中時死其日晡時到建業以所賜梨付守苑吏種之後吏以狀聞即發象棺棺中有一奏符

柰

漢武內傳曰仙藥之次者有圓丘紫柰出永昌

橙

異苑曰南康有蓂石山有甘橘橙柚就食其實任意取足持歸家人噉輙病或顛仆失徑
郭璞曰蜀中有給客橙似橘而非若柚而芳香夏秋華實相繼或如彈丸或如手指通歲食之亦名盧橘

橘

周官考工記曰橘踰淮而北爲枳此地氣然也
呂氏春秋曰果之美者江浦之橘
吳錄地里志曰朱光祿爲建安郡中庭有橘冬

月於樹上覆裹之至明年春夏色變青黑味尤
絕美上林賦曰盧橘夏熟蓋近於是也
裴淵廣州記曰羅浮山有橘夏熟實大如李剝
皮噉則酢合食極甘又有壺橘形色都是甘但
皮厚氣臭味亦不劣
異物志曰橘樹白花而赤實皮馨香又有善味
江南有之不生他所
南中八郡志曰交趾特出好橘大且甘而不可
多噉令人下痢

廣州記曰盧橘皮厚氣色大如甘酢多九月正
月色至二月漸變爲青至夏熟味亦不異冬時
土人呼爲壺橘其類有七八種不如吳會橘

甘

廣志曰甘有二十一種有成都平蔕甘大如升
色蒼黃犍爲南安縣出好黃甘
荊州記曰枝江有名宜都舊都江北有甘園名
宜都甘
湘州記曰州故大城內有陶侃廟地是賈誼故
宅誼時種甘猶有存者
風土記曰甘橘之屬滋味甜美特異者也有黃
者有頳者謂之壺甘

柚

說文曰柚條也似橙實酢
呂氏春秋曰果之美者雲夢之柚
列子曰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爲櫾(音柚)碧樹
而冬青生實丹而味酸食皮汁巳憤厥之疾齊
州珍之渡淮而北化爲枳焉

裴淵記曰廣州別有柚號曰雷柚實如升大
風土記曰柚大橘也色[redacted]而味酢
椵
爾雅曰櫠椵郭璞注曰柚屬也子大如盂皮厚
二三寸中似枳供食之少味

栗

神異經曰東北荒中有木高四十丈葉長五尺
廣三寸名栗其實徑三尺其殼赤而肉黃白味
甜食之多令人短氣而渴

枇杷

廣志曰枇杷冬花實黃大如雞子小者如杏味甜酢四月熟出南安犍爲宜都

風土記曰枇杷葉似栗子似蒳十十而叢生

荆州土地記曰宜都出大枇杷

椑

西京雜記曰烏椑青椑赤棠椑宜都出大椑

甘蔗

說文曰藷蔗也案書傳曰或爲芋蔗或干蔗或

邯睹或甘蔗或都蔗所在不同

雩都縣土壤肥沃偏宜甘蔗味及采色餘縣所無一節數拾長郡獻御

異物志曰甘蔗遠近皆有交趾所產甘蔗特醇好本末無薄厚其味至均圍數寸長丈餘頗似竹斬而食之既甘迮取汁如飴餳名之曰糖益復珍也又煎而曝之既凝而冰破如塼其食之入口消釋時人謂之石蜜者也

家法政曰三月可種甘蔗

蔆

說文曰蔆茨也廣志曰鉅野大蔆也大於常蔆淮漢之南凶年以芰爲蔬猶以預爲資鉅野魯藪也

棪

爾雅曰劉劉杙郭璞曰劉子生山中實如梨甜酢核堅出交趾

南方草物狀曰劉樹子大如李實三月花色仍連著實七八月熟其色黃其味酢煑蜜藏之仍

甘好

鬱

豳詩義疏曰其樹高五六尺實大如李正赤色食之甜

廣雅曰一名雀李又名車下李又名郁李亦名棣亦名薁李毛詩七月食鬱及薁

芡

說文曰芡雞頭也方言曰北燕謂之䓈音役青徐淮泗謂之芡南楚江浙之間謂之雞頭鴈頭

本草經曰雞頭一名鴈喙

藷

南方草物狀曰甘藷二月種至十月乃成卵大如鵝卵小者如鴨卵掘食蒸食其味甘甜經久得風乃淡泊（出交阯武平九真興古也）

異物志曰甘藷似芋亦有巨魁剝去皮肌肉正白如脂肪南人專食以當米穀（蒸炙皆香美賓客酒食亦施設有如果實也）

薁

說文曰薁櫻也廣雅曰燕薁櫻薁也詩義疏曰櫻薁實大如龍眼黑色今車鞅藤實是豳詩曰十月食薁

楊梅

臨海異物志曰其子大如彈子正赤五月熟似梅味甜酸

食經藏楊梅法擇佳完者一石以鹽一斗淹之鹽入肉中仍出曝令乾熇取杬皮二斤煮取汁漬之不加蜜漬梅色如初美好可堪數歲

沙棠

山海經曰崑崙之山有木焉狀如棠黃華赤實味如李而無核名曰沙棠可以禦水時使不溺

呂氏春秋曰果之美者沙棠之實

柤

山海經曰蓋猶之山上有甘柤枝榦皆赤黃白花黑實也

禮內則曰柤梨薑桂鄭注曰柤梨之不臧者皆人君羞

神異經曰南方大荒中有樹名曰柤二千歲作花九千歲作實其花色紫高百丈敷張自輔葉長七尺廣四五尺色如綠青皮如桂味如蜜理如甘草味飴實長九圍無瓤核割之如凝酥食者壽以萬二千歲

風土記曰柤梨屬內堅而香

西京雜記曰蠻柤

椰

異物志曰椰樹高六七丈無枝條葉如束蒲在

其上實如瓠繫在於山頭若挂物焉實外有皮如胡盧核裏有膚白如雪厚半寸如豬膚食之美於胡桃味也膚裏有汁升餘其清如水其味美於蜜食其膚可以不飢食其汁則愈渴又有如兩眼處俗人謂之越王頭

南方草物狀曰椰二月花色仍連著實房相連累房三十或二十七八子十一月十二月熟其樹黃實俗名之爲丹也横破之可作椀或微長如栝蔞子從破之可作爲爵

南州異物志曰椰樹大三四圍長十丈通身無枝至百餘年有葉狀如蕨菜長丈四五尺皆直竦指天其實生葉間大如升外皮苞之如蓮狀皮中核堅過於核裏肉正白如雞子著皮而腹内空含汁大者含升餘實形團團然或如瓜蔞横破之可作爵形並應器用故人珍貴之

廣志曰椰出交趾家家種之

交州記曰椰子有漿截花以竹筒承其汁作酒飲之亦醉也

神異經曰東方荒中有椰木高三二丈圍丈餘其枝不橋二百歲葉盡落而生華華如甘瓜華盡落而生蕚蕚下生子三歲而熟熟後不長不減形如寒瓜長七八寸徑四五寸蕚覆其頂此實不取萬世如故取者掐取其流下生如初其子形如甘瓜瓤甘美如蜜食之令人有澤不可過三升令人醉半日乃醒木高凡人不能得唯木下有多羅樹人能緣得之一名曰無葉一名倚驕張茂先注曰驕直上不可那也

檳榔

俞益期與韓康伯牋曰檳榔信南遊之可觀子旣非常木亦特奇大者三圍高者九丈葉聚樹端房生葉下華秀房中子結房外其擢穗似黍其綴實似穀其皮似桐而厚其節似竹而穊其内空其外勁其屈如覆虹其申如絙繩本不大末不小上不傾下不斜稠直亭亭千百若一步其林則寥朗庇其蔭則蕭條信可以長吟可以遠想矣性不耐霜不得北植必當遐樹海南遼

然萬里弗遇長者之目自令人恨深
南方草物狀曰檳榔三月華色仍連著實實大如卵十二月熟其色黄剥其子肥强可不食唯種作子青其子并殼取實曝乾之以扶留藤古賁灰合食之食之則滑美亦可生食最快好交趾武平興古九真有之也
異物志曰檳榔若筍竹生竿種之精硬引莖直上不生枝葉其狀若桂其顛近上末五六尺間洪洪腫起若瘣（黄圭反又音回）木焉因拆裂出若黍穗無花而爲實大如桃李又棘針重累其下所以衛其實也剖其上皮煑其膚熟而貫之硬如乾棗以扶留古賁灰并食下氣及宿食白蟲消穀飲啖設爲口實
林邑圖記曰檳榔樹高丈餘皮似青桐節如桂竹下森秀無柯頂端有葉葉下繫數房房綴數十子家有數百樹
南州八郡志曰檳榔大如棗色青似蓮子彼人以爲貴異婚族好客輒先進此物若邂逅不設

用相嫌恨
廣州記曰嶺外檳榔小於交阯者而大於蒳子土人亦呼爲檳榔

廉薑

廣雅曰蔟葰（相維反）廉薑也吴録曰始安多廉薑
食經曰藏薑法蜜煑烏梅去滓以漬廉薑再三宿色黄赤如琥珀多年不壞

枸櫞

裴淵廣州記曰枸櫞樹似橘實如柚大而倍長味奇酢皮以蜜煑爲糝
異物志曰枸櫞似橘大如飯筥皮不香味不美可以浣治葛苧若酸漿

鬼目

廣志曰鬼目似梅南人以飲酒
南方草物狀曰鬼目樹大者如李小者如鴨子二月花色仍連著實七八月熟其色黄味酸以蜜煑之滋味柔嘉交阯武平興古九真有之也
裴淵廣州記曰鬼目益知直爾不可噉可爲漿

也

吳志曰孫晧時有鬼目菜生工人黃耇家依緣棗樹長丈餘葉廣四寸厚三分

顧微廣州記曰鬼目樹似棠梨葉葉如楮皮白樹高大如木瓜而小邪傾不周正味酢九月熟

又有草昧子亦如之亦可爲糝用其草似鬼目

橄欖

廣志曰橄欖大如雞子交州以飲酒

南方草物狀曰橄欖子大如棗大如雞子二月華色仍連著實八月九月熟生食味酢蜜藏仍甜

臨海異物志曰餘甘子如梭[且全反]形初入口苦澀後飲水更甘大如梅實核兩頭銳東岳呼餘甘柯欖同一果耳

南越志曰博羅縣有合成樹十圍去地二丈分爲三衢東向一衢木葉似練子如橄欖而硬子去皮南人以爲糝南向一衢橄欖西向一衢三丈三丈樹嶺北之候也

龍眼

廣雅曰益智龍眼也

廣志曰龍眼樹葉似荔枝蔓延緣木生子如酸棗色黑純甜無酸七月熟

吳氏本草曰龍眼一名益智一名比目

椹

漢武内傳西王母曰上仙之藥有扶桑丹椹

荔支

廣志曰荔支樹高五六丈如桂樹綠葉蓬蓬冬夏鬱茂青華朱實實大如雞子核黃黑似熟蓮子實白如肪甘而多汁似安石榴有甜酢者夏至日將巳時翕然俱赤則可食也一樹下子百斛犍爲僰道南廣荔枝熟時百鳥肥其名之曰焦核小次曰春花次曰胡偈此三種爲美似鼈卵大而酸以爲醢和率生稻田間

異物志曰荔支爲異多汁味甘絶口又小酸所以成其味可飽食不可使厭生時大如雞子其膚光澤皮中食乾則焦小則肌核不如生時奇

四月始熟也

益智

廣志曰益智葉似蘘荷長丈餘其根上有小枝高八九寸無華萼其子叢生著之大如棗肉瓣黑皮白核小者曰益智含之隔涎濊出萬壽亦生交阯

南方草物狀曰益智子如筆毫長七八九二月華色仍連著實五六月熟味辛雜五味中芬芳亦可鹽曝

異物志曰益智類薏苡實長寸許如枳椇子味辛辣飲酒食之佳

廣州記曰益智葉如蘘荷莖如竹箭子從心中出一枚有十字子內白滑四破去之取外皮蜜煑為糝味辛

桶

廣志曰桶子似木瓜生樹木

南方草物狀曰桶子大如雞卵三月花色仍連著實八九月熟採取鹽酸漚之其味酸酢以蜜藏滋味甜美出交阯

劉欣期交州記曰桶子如桃

蒳子

竺法真登羅浮山疏曰山檳榔一名蒳子幹似蔗葉類柞一叢千餘幹幹生十房房底數百子四月採

豆蔻

南方草物狀曰豆蔻樹大如李二月花色仍連著實子相連累其核根芬芳成殼七月八月熟

曝乾剝食核味辛香五味出興古

劉欣期交州記曰豆蔻似杬樹

環氏吳記曰黃初二年魏求豆蔻

椬

廣志曰椬查子甚酢出西方

餘甘

異物志曰餘甘大小如彈丸視之理如定陶瓜初入口苦澀咽之口中乃更甜美足味鹽蒸尤美可多食

蒟子

廣志曰蒟子蔓生依樹子似桑椹長數寸色黑辛如薑以鹽醃之下氣消穀生南安

芭蕉

廣志曰芭蕉一曰芭菹或曰甘蕉莖如荷芋重皮相裹大如盂升葉廣二尺長一丈子有角子長六七寸有蔕三四寸角著蔕生爲行列兩兩共對若相抱形剝其上皮色黄白味似蒲萄甜而脆亦飽人其根大如芋魁大一石青色其莖

解散如絲織以爲葛謂之蕉葛雖脆而好色黄白不如葛色出交阯建安

南方異物志曰甘蕉草類望之如樹株大者一圍餘葉長一丈或七八尺廣尺餘華大如酒盃形色如芙蓉莖末百餘子大名爲房根似芋魁大者如車轂實在華每華一闔各有六子先後相次子不俱生華不俱落此蕉有三種一種子大如拇指長而銳有似羊角名羊角蕉味最甘好一種大如雞卵有似羊乳味微減羊角蕉一種蕉大如藕長六七寸形正名方蕉少甘味最弱其莖如芋取濩而煑之則如絲可紡績也

異物志曰芭蕉葉大如筵席其莖如芋取蕉而煑之則如絲可紡績女工以爲絺綌則今交阯葛也其內心如蒜鵠頭生大如合柈因爲實房著其心齊一房有數拾枚其實皮赤如火剖之中黑剝其皮食其肉如飴蜜甚美食之四五枚可飽而餘滋味猶在齒牙間一名甘蕉

顧微廣州記曰甘蕉與吳花實根葉不異直是南土暖不經霜凍四時花葉展其熟甘未熟時亦苦澀

扶留

吳録地理志曰始興有扶留藤緣木而生味辛可以食檳榔

蜀記曰扶留木根大如箸視之似柳根又有蛤名古賁生水中下燒以爲灰曰牡礪粉先以檳榔著口中又取扶留藤長一寸古賁灰少許同嚼之除胸中惡氣

異物志曰古賁灰牡礪灰也與扶留檳榔三物合食然後善也扶留藤似木防以扶留檳榔所生相去遠爲物甚異而相成俗曰檳榔扶留可以忘憂

交州記曰扶留有三種一名穫扶留其根香美一名南扶留葉青味辛一名扶留藤味亦辛

顧微廣州記曰扶留藤緣樹生其花實卽蒟也可以爲醬

菜茹

呂氏春秋曰菜之美者壽木之華括姑之東中容之國有赤木玄木之葉焉括姑山名赤木玄木其葉皆可食餘瞀之南南極之崖有菜名曰嘉樹其色若碧餘瞀南方山名有嘉美之菜故曰嘉食之而靈若碧青色

漢武內傳西王母曰上仙之藥有碧海琅菜

韭 西王母曰仙次藥有八紘赤韭

葱 西王母曰上藥玄都綺葱

薤 列仙傳曰務光服蒲薤根

蒜 說文曰菜之美者雲夢之葷菜

葍 呂氏春秋曰和之美者蜀郡揚樸之葍揚樸地名

葵 管子曰桓公北伐山戎出冬葵布之天下列仙傳曰丁次卿爲遼東丁家作人丁氏嘗使買葵冬得生葵問冬何得此葵云從日南買來呂氏春秋菜之美者具區之菁菁也

鹿角 南越志曰猴葵色赤生石上南越謂之鹿角

羅勒 游名山志曰步廊山有一樹如椒而氣是羅勒土人謂爲山羅勒也

葙 廣志曰葙根以爲菹香辛

紫菜 吳都海邊諸山悉生紫菜又吳都賦云綸組紫菜爾雅注云綸今有秩嗇夫所帶糾青絲綸組綬也海中草生彩理有象之者因以名焉

芹 呂氏春秋曰菜之美者雲夢之芹

優殿 南方草木狀曰合浦有菜名優殿以豆醬汁茹食之甚香美可食

雍 廣州記云雍菜生水中可以爲菹也

冬風 廣州記云冬風菜陸生宜配肉作羹也

藙 字林曰藙菜生水中

蕁菜 音罕味辛

荳 胡對反呂氏春秋曰菜之美者有雲夢之荳

苓 似蒜生水中

芹菜 音謹似蒿也

蒩菜 紫色似藤

蘢菜 葉似竹生水旁

綦菜 似蕨

藒菜 似蕨生水中

蕨菜 鼈也詩疏曰秦國謂之蕨齊魯謂之鼈

蓳菜 似蒜生水邊

蘞菜 徐鹽反似蒿蓬菜也一曰游草

藿菜 音唯似烏韭而黃

萅菜 紅分反生水中大葉

藷菜 根似芋可食又云薯蕷別名

荷 爾雅曰荷芙蕖也其實蓮其根藕

竹

山海經曰嶓冢之山多桃枝鉤端竹雲山有桂竹甚毒傷人必死 今始興郡出筀竹大者圍二尺長四丈交阯有棘竹實中勁強有毒銳似刺虎中之則死亦此類 龜山多扶竹 扶竹筇竹也 漢書竹大者一節受一斛小者數斗以爲柙榼 節間 邛都高節竹可爲杖所謂邛竹

尚書曰楊州厥貢篠簜荊州厥貢箘簵 注云篠竹箭簜大竹箘簵美竹出雲夢之澤

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蔓竹紫脫常生 其注曰紫脫北方物

南方草物狀曰由梧竹吏民家種之長三四丈圍一尺八九寸作屋柱出交阯

魏志云倭國竹有條幹

神異經曰南方荒中有沛竹長百丈圍三丈五六尺厚八九寸可爲大船其子美食之可以已瘡癘 張茂先注曰子笋也

外國圖曰高陽氏有同産而爲夫婦者帝怒放之於是相抱而死有神鳥以不死竹覆之七年男女皆活同頸異頭共身四足是爲蒙雙民

廣州記曰石麻之竹勁而利削以爲刀切象皮如切芋

博物志云洞庭之山堯帝之二女常泣以其涕揮竹竹盡成斑 下雋縣有竹皮不斑即刮土皮乃見

華陽國志云有竹王者興於豚水有一女浣於水濱有三節大竹流入女足間推之不去聞有兒聲持歸破竹得男長養有武才遂雄夷狄氏

竹爲姓所破竹於野成林今王祠竹林是也

風土記曰陽羡縣有袁君家壇邊有數林大竹並高二三丈枝皆兩披下掃壇上常潔淨也

盛弘之荊州記曰臨賀謝休縣東山有大竹數十圍長數丈有小竹生旁皆四五尺圍下有盤石徑四五丈極高方正青滑如彈棊局兩竹屈垂拂掃其上初無塵穢未至數十里聞風吹楚竹如簫管之音

異物志曰有竹曰簹其大數圍節間相去局促中實滿堅強以爲柱榱

南方異物志曰棘竹有刺長七八丈大如甕

曹毗湘中賦曰竹則篔簹白烏實中紆族濱榮幽渚縈宗隈曲萋蒨陵丘菱逮重谷

王彪之閩中賦曰竹則苞甠赤若縹箭斑弓度世推節征合實中篔簹函人桃枝育蟲細箬素笄形竿綠筒（篔簹竹節中有物長數寸正似世人形俗說相傳云竹人時有得者育蟲細竹籠竹中皆有月閒如排數可得食可言）

神仙傳曰壺公欲與費長房俱去長房畏家人覺公乃書一青竹戒曰卿可歸家稱病以此竹置卿臥處黙然便來還房如言家人見此竹是房屍哭泣行喪

南越志云羅浮山生竹皆七八寸圍節長一二丈謂之龍鍾竹

孝經河圖曰少室之山有爨器竹堪爲釜甑安思縣多苦竹竹之醜有四有青苦者白苦者紫苦者黄苦者

竺法真登羅浮山疏曰又有筋竹色如黄金

晉起居注曰惠帝二年巴西郡竹生紫色花結實如麥皮青中米白味甜

吳録曰日南有蕖竹勁利削爲矛

臨海異物志曰狗竹毛在節間

字林曰葺竹頭有父文

䈻（音拔）竹黒皮竹浮有文

䉆（音感）竹有毛

篺（力卬反）竹實中

筍

呂氏春秋曰和之美者越簵之箘高誘注曰箘
竹筍也
吳錄曰鄱陽有筍竹冬月生
筍譜曰雞脛竹筍肥美
東觀漢記曰馬援至荔浦見冬筍名苞上言禹
貢厥苞橘柚疑謂是也其味美

茶

爾雅曰荼苦菜可食詩義疏曰山田苦菜甜所
謂菫荼如飴

蒿

爾雅曰蒿菣也蘩皤蒿也注云今人呼青蒿香
中炙啖者爲菣蘩白蒿
禮外篇曰周時德澤洽和蒿茂大以爲宮柱名
曰蒿宮
神仙服食經曰七禽方十一月采旁音旁勃旁勃
白蒿也白兔食之壽八百年

菖蒲 脫

芸

禮記云仲冬之月芸始生鄭玄注云香草
呂氏春秋曰菜之美者陽華之芸
倉頡解詁曰芸蒿葉似斜蒿可食春秋有白蒻
可食之

莪蒿

詩曰菁菁者莪蘿蒿也義疏云莪蒿生澤田漸
如蘆叢似斜蒿細科二月中生莖葉可食又可
蒸香美味頗似蔞蒿

葍

爾雅云葍藑茅郭璞曰葍大葉白華根如指正
白可啖葍華有赤者爲藑藑葍一種耳亦如陵
苕華黃白異名
詩曰言采其葍毛云惡菜也義疏曰河東關內
謂之葍幽兗謂之燕葍一名爵弁一名藑根正
白著熱灰中溫噉之飢荒可蒸以禦飢漢祭甘
泉或用之其華有兩種一種莖葉細而香一種
莖赤有臭氣
風土記曰葍蔓生被樹而升紫黃色子大如牛

角形如瑣二三同葉長七八寸味甘如蜜其大
者名抹
夏統別傳注獲薔也一名芋獲正圓赤粗似[illegible]

芋

爾雅云苹藾蕭注曰藾蒿也初生亦可食
詩曰食野之苹詩疏云藾蕭青白色莖似箸而
輕脆始生可食又可蒸也

土瓜

爾雅云菲芴注曰即土瓜也

本草云王瓜一名土瓜衛詩曰采葑采菲無以
下體毛云菲芴也義疏云菲似葍莖麤葉厚而
長有毛三月中蒸爲茹滑美亦可作羹爾雅謂
之葸菜郭璞注云菲草生下濕地似蕪菁華紫
赤色可食今河內謂之宿菜

苕

爾雅云苕陵苕黃華蔈白華茇孫炎云苕華色
異名者
廣志云苕草色青黃紫華十二月稻下種之蔓
延殷盛可以美田葉可食
陳詩曰我有旨苕詩義疏云饒也幽州謂之翹
饒蔓生莖如豋切[illegible]力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
莖葉綠色可生啖味如小豆藿

薺

爾雅曰菥蓂大薺犍爲舍人注曰薺有小故言
大薺郭璞注云薺葉細俗呼之曰老薺

藻

詩曰于以采藻注云聚藻也詩義疏曰藻水草

也生水底有二種其一種葉如雞蘇莖大似箸
可長四五尺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謂之聚
藻此二藻皆可食煑熟挼去腥氣米麪糝蒸爲
茹佳美荊陽人飢荒以當穀食

蔣

廣雅云蔣也其米謂之雕胡
廣志曰菰可食以作席溫於蒲生南方
食經云藏菰法好擇之以蟹眼湯煑之鹽薄灑
抑著燥器中蜜塗稍用

羊蹄

詩云言采其遂毛云惡菜也詩義疏曰今羊蹄似蘆菔莖赤煮爲茹滑而不美多噉令人下痢幽陽謂之遂一名蓚一食之

菟葵

爾雅曰莃菟葵郭璞注云頗似葵而小葉狀如藜有毛汋啖之滑

鹿豆

爾雅曰蔨鹿蘿其實莥郭璞注云今鹿豆也葉似大豆根而香蔓延生

藤

爾雅曰諸慮山櫐攝虎櫐郭璞注云今江東呼櫐爲藤似葛而麤大攝虎櫐今虎豆也纏蔓樹林而生莢有毛刺江東呼爲欇攝音涉

詩義疏曰櫐苣荒也似燕薁連蔓生葉白色子赤可食酢而不美幽州謂之椎櫐

山海經曰畢山其上多櫐郭璞注曰今虎豆狸豆之屬

南方草物狀曰沈藤生子如齊甂正月華色仍連著實十月臘月熟色赤生食之甜酢生交趾

𣬈藤生山中大小如革蔦蔓衍生人採取剝之以作𣬈然不多出合浦興古

蔺子藤生緣樹木正月二月華色四月五月熟實如梨赤如雄雞冠核如魚鱗取生食之淡泊甘苦出交趾合浦

野聚藤緣樹木三月華色仍連著實五六月熟子大如羹甌里民煮食其味甜酢出蒼梧

椒藤生金封山烏滸人往往賣之其色赤又云似草茇出興古

異物志曰葭蒲藤類蔓延他樹以自長養子如蓮菆[illegible]九又著枝葛間一日作扶相連實外有殼裏又無核剝而食之煮而曝之甜美食之不飢

交州記曰含水藤破之得水行者資以止渴

臨海異物志曰鍾藤附樹作根軟弱須緣樹而作上下條此藤纏裹樹樹死且有惡汁尤令速

朽也藤成樹成若木自然大者或至十五圍

異物志曰蒴藤圍數寸重於竹可以杖篾以縛船及以為席勝竹也

顧微廣州記曰蒴如栟櫚葉疏外皮青多棘刺高五六丈者如五六寸竹小者如筆管竹破其外青皮得白心即蒴藤類有十許種續斷草藤也一曰諾藤一曰水藤山行渴則斷取汁飲之治人體有損絕沐則長髮去地一丈斷之輒便生根至地永不死

刀陳嶺有膏藤津汁軟滑無物能比

柔蒴藤有子子極酢為菜滑無物能比

萊

詩云北山有萊詩義疏云萊藜也莖葉皆似菉王芻今兗州人蒸以為茹謂之萊蒸譙沛人謂雞蘇為萊故三倉云萊茱萸此二草異而名同

蕳

廣志云蕳子生可食

藨

廣志云三藨似翦羽長三四寸皮肥細緗色以蜜藏之味甜酸可以為酒啖出交州正月中熟

異物志曰藨實雖名三藨或有五六長短四五寸藨頭之間正巖以正月中熟正黃多汁其味少酢藏之益美

廣州記曰三藨快酢新說蜜為糝乃美

蘧蔬（音氍）

爾雅曰出隧蘧蔬郭璞注云蘧蔬似土菌生菰草中今江東啖之甜滑

芙

爾雅曰鉤芙郭璞注云大如拇指中空莖頭有臺似薊初生可食

茿

爾雅曰茿萹蓄郭璞注云似小藜赤莖節好生道旁可食又殺蟲

蕵蕪

爾雅曰須蕵蕪郭璞注云蕵蕪似羊蹄葉細味酢可食

隱荵

爾雅曰茇隱荵郭璞注云似蘇有毛今江東呼爲隱荵藏以爲菹亦可瀹食

守氣 脫

地榆

神仙服食經云地榆一名玉札北方難得故尹公度曰寧得一斤地榆不用明月珠其實黑如豉北方呼豉爲札當言玉豉與五茄煮服之可神仙是以西域真人曰何以支長久食石畜金

鹽何以得長壽食石用玉豉此草霧而不濡太陽氣盛也鑠玉爛石炙其根作飲如茗氣其汁釀酒治風痺補腦

廣志曰地榆可生食

人莧

爾雅曰赤莧郭璞云今人莧赤莖者

莓

爾雅曰葥山莓郭璞注云今之木莓也實似藨莓而大亦可食

鹿葱

風土記曰宜男草也高六尺花如蓮懷姙人帶佩必生男

陳思王宜男花頌云世人有女求男取此草食之尤良

嵇含宜男花賦序云宜男花者荊楚之俗號曰鹿葱可以薦宗廟稱名則義過馬舄也

蔞蒿

爾雅曰購蔏蔞郭璞注曰蔏蔞蔞蒿也生下田

初出可啖江東用羹魚

藨

爾雅曰藨麃郭璞注曰藨即莓也江東呼藨莓子似覆葐而大赤酢甜可啖

綦

爾雅曰綦月爾郭璞注云即紫綦也似蕨可食詩曰綦菜也葉狹長二尺食之微苦即今英菜也詩曰彼汾沮洳言采其英 一本作英

覆葐

爾雅曰葟葝葐郭璞注云覆葐也實似莓而小
亦可食

䵽搖

爾雅曰柱夫搖車郭璞注云蔓生細葉紫華可
食俗呼翹搖車

烏蓲 音丘

爾雅曰菼薍郭璞注云似葦而小實中江東呼
爲烏蓲
詩曰葭菼揭揭毛曰葭蘆菼薍義疏云薍或謂
之荻至秋堅成即刈謂之萑三月生初生其心
挺出其下本大如箸上鋭而細有黃黑勃著之
汙人手把取正白噉之甜脆一名蓫薚揚州謂
之馬尾故爾雅云蓫薚馬尾也幽州謂之旨苹

茶

爾雅曰檟苦茶郭璞注云樹小似梔子冬生葉
可煑作羹飲今呼早采者爲茶晚取者爲茗一
名荈蜀人名之苦茶
博物志曰飲真茶令人少眠

荆州地記曰浮陵茶最好

荆葵

爾雅曰荍蚍衃郭璞注云似葵紫色詩義疏曰
一名芘芣華紫緑色可食似蕪菁微苦陳詩曰
視爾如荍

竊衣

爾雅曰蘮蒘竊衣孫炎云似芹江河間食之實
如麥兩兩相合有毛著人衣其華著人衣故曰
竊衣

東風

廣州記云東風華葉似落娠婦莖紫宜肥肉作
羹味如酪香氣似馬蘭

董 丑六反

字林云草似冬藍蒸食之酢

䓴 而兗反

木耳也案木耳煑而細切之和以薑橘可爲菹
滑美

莓 亡代反

莓草實亦可食

苴音九

苴乾蓳也

蘄

字林曰草生水中其花可食

木

莊子曰楚之南有宜泠一作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

司馬彪曰木生江南千歲爲一年

皇覽冢記曰孔子冢塋中樹數百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者人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持其國樹來種之故有柞枌雒離女貞五味毚檀之樹

齊地記曰東方有不灰木

棫

爾雅云棫白桵郭璞注云桵小木叢生有刺實如耳璫紫赤可食

櫟

爾雅曰櫟其實梂郭璞注云有梂彙自裹孫炎云櫟實橡也

周處風土記云史記曰舜耕於歷山而始寧邳郯二縣界上舜所耕田在於山下多柞樹吳越之間名柞爲櫟故曰歷山

桂

廣志曰桂出合浦其生必高山之嶺冬夏常青其類自爲林林間無雜樹

吳氏本草曰桂一名止唾

淮南萬畢術曰結桂用蔥

木緜

吳錄地理志曰交阯定安縣有木緜樹高丈實如酒杯口有緜如蠶之緜也又可作布名曰白緤一名毛布又云交阯有穰木其皮中有如白米屑者乾擣之以水淋之似麪可作餅

桑

山海經曰宣山有桑大五十尺其枝四衢言枝交互四出其葉大尺赤理黃花青葉名曰帝女之桑婦人

生蠶皆以命乎

十洲記曰扶桑在碧海中上有大帝宮東王所治有椹桑樹長數千丈三千餘圍兩樹同根更相依倚故曰扶桑仙人食其椹體作金色其樹雖大椹如中夏桑椹也但稀而赤色九千歲一生食味甘香

括地圖曰昔烏先生避世於芒尚山其子居焉化民食桑三十七年以絲自裹九年生翼九年而死其桑長千仞蓋蠶類也去琊琊二萬六千

里

玄中記云天下之高者扶桑無枝木焉上至天盤蜿而下屈通三泉也

棠棣

詩曰棠棣之華蕚不韡韡詩義疏云承花者曰蕚其實似櫻桃薁麥時熟食美北方呼之林恩也

說文曰棠棣如李而小子如櫻桃

仙樹

西河舊事曰祁連山有仙樹人行山中以療飢渴者輒得之飽不得持去平居時亦不得見

莎木

廣志曰莎樹多枝葉葉兩邊行列若飛鳥之[illegible][illegible]樹收麵不過一斛

蜀志記曰莎樹出麵一樹出一石正白而味似桄榔出興古

槃多

裴淵廣州記曰槃多樹不花而結實實從皮中出自根著子至杪如橘大食之過熟內許生蜜

一樹者皆有數十

嵩山記曰嵩寺中忽有思惟樹即貝多也有人坐貝多樹下思惟因以名焉漢道士從外國來將子於山西腳下種極高大今有四樹一年三花

緗

顧微廣州記曰緗葉子並似椒味如羅勒嶺北呼爲木羅勒

娑羅

盛弘之荆州記曰巴陵縣南有寺僧房牀下忽生一木隨生旬日勢凌軒棟道人移房避之木長便遲但極晚秀有外國沙門見之名爲娑羅也彼僧所憩之蔭常著花細如白雪元嘉十一年忽生一花狀如芙蓉

榕

南州異物志曰榕木初生少時緣搏他樹如外方扶芳藤形不能自立根本緣繞他木傍作連結如羅網相絡然彼理連合鬱茂扶踈高六七尺

杜芳

南州異物志曰杜芳藤形不能自立根本緣繞他木作房藤連結如羅網相冒然後皮理連合鬱茂成樹所託樹旣死然後扶踈六七丈也

摩廚

南州異物志曰木有摩廚生於斯調國其汁肥潤其澤如脂膏馨香馥郁可以煎熬食物香美如中國用油

都句

劉欣期交州記曰都句樹似栟櫚木中出屑如麵可啖

木豆

交州記曰木豆出徐聞子美似烏豆枝葉類柳一年種數年採

木堇

莊子曰上古有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司馬彪曰木堇也以萬六千歲爲一年一名蕣椿

傅玄朝華賦序曰朝華麗木也或謂之洽容或曰愛老

東方朔傳曰朔書與公孫弘借車馬曰木堇夕死朝榮士亦不長貧

外國圖曰君子之國多木堇之花人民食之

潘尼朝菌賦云朝菌者世謂之木堇或謂之日及詩人以爲蕣華又一本云莊子以爲朝菌

顧微廣州記曰平與縣有華樹似堇又似桑四時常有花可食甜滑無子此蕣木也

詩曰顏如蕣華義疏曰一名木堇一名王蒸

木蜜

廣志曰木蜜樹號千歲根甚大伐之四五歲乃斷取不腐者爲香生南方枳木蜜枝可食

本草曰木蜜一名木香

枳柜

廣志曰枳柜葉似蒲柳子似珊瑚其味如蜜十

月熟樹乾者美出南方邳郯枳柜大如指

詩曰南山有枸毛云柜也義疏曰樹高大似白楊在山中有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噉之甘美如飴八九月熟江南者特美今官園種之謂之木蜜本從江南來其木令酒薄若以爲屋柱則一屋酒皆薄

杭

廣州記曰歆似栗赤色子大如栗散有棘刺破其外皮內白如脂肪著核不離味甜酢核似荔支

君遷

魏王花木志曰君遷樹細似甘蕉子如馬乳

古度

交州記曰古度樹不花而實實從皮中出大如安石榴色赤可食其實中如有蒲梨者取之數日不煮皆化成蟲如蟻有翼穿皮飛出著屋正黑

顧微廣州記曰古度樹葉如栗而大於枇杷無花枝柯皮中生子子似杏而味酢取煮以爲粽

取之數日不煮化作飛蟻

熈安縣有孤古度樹生其號曰古度俗人無子於祠炙其乳則生男以金帛報之

繁彌

廣志曰繁彌樹子赤如棷棗可食

都咸

南方草物狀曰都咸樹野生如手指大長三寸其色正黑三月生花色仍連著實七八月熟里民噉子及柯皮乾飲芳香出日南

石南

南方記曰石南樹野生二月花色仍連著實實如鷰卵七八月熟人採之取核乾其皮中作肥魚羹和之尤美出九真

國樹

南方記曰國樹子如鴈卵野生三月花色連著實九月熟曝乾訖剝殼取食之味似栗出交趾

楮

南方記曰楮樹子似桃實二月花色連著實七八月熟鹽藏之味辛出交趾

棰

南方記曰棰樹子如桃實長寸餘二月花色連實五月熟色黃鹽藏味酸似白梅出九真

梓棪

異物志曰梓棪大十圍材貞勁非利剛截不能剋堪作船其實類棗著枝葉重曝撓垂刻鏤其皮藏味美於諸樹

蒪母

都桷

南方草物狀曰都桷樹野生二月花色仍連著實八九月熟一如雞卵里民取食

夫編

南方草物狀曰夫編樹野生三月花色仍連著實五六月成子及握炙投下魚雞鴨羹中好亦中鹽藏出交趾武平

一樹

南方記曰一樹生山中取葉擣之訖和繻葉汁煑之再沸止味辛曝乾投魚肉羹中出武平興古

州樹

南方記曰州樹野生二月花色仍連著實五六及握炙如李子五月熟剝核滋味甜出武平

前樹

南方記曰前樹野生二月花色連青實如手指長三寸五六月熟以湯滴之削去核食以糟鹽藏之味辛可食出交趾

異物志云䔲母樹皮有蕃狀似栟櫚但脆不中
用南人名其實爲䔲用之當裂作三四片
廣州記曰䔲葉廣六七尺接之當覆屋

五子

裴淵廣州記曰五子樹實如梨裏有五核因名
五子治霍亂金瘡

白緣

交州記曰白緣樹高丈實味甘美於胡桃

烏臼

玄中記曰荆陽有烏臼其實如雞頭迮之如胡
麻子其汁味如豬脂

都昆

南方草物狀曰都昆樹野生二月花色仍連著
實八九月熟如雞卵里民取食之皮核滋味醋
出九眞交趾

齊民要術卷第十 終

齊民要術後序

紹興甲子夏四月十八日龍舒張使君專使貽
書曰比因暇日以齊民要術刊板成書將廣其
傳求僕爲序以冠其首謹按齊民要術舊多行
於東州僕在兩學時東州士夫有以要術中種
植蓄養之法爲一時美談僕喜聞之欲求善本
寓目而不得今使君得之於薌林居士向伯恭
伯恭自少留意問學故一時名士大夫多與之
遊而喜傳之書蓋此書乃天聖中崇文院板本

非朝廷要人不可得使君得之刋于州治欲使
天下之人皆知務農重穀之道使君之用心可
知矣僕嘗觀周公戒成王以無逸之書有曰不
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
曰昔之人無聞知夫惟不知稼穡之艱難其禍
至於侮厥父母而不知懼其害教豈小小者哉
嘗謂古今親民之官莫如守令故守令皆以勸
農爲職漢循吏如召信臣龔遂輩類皆躬勸耕
農出入阡陌至於使民賣刀買犢賣劒買牛

今使君以書載耕稼之要足以爲齊民法其爲賢當不在西漢循吏之下况舒之爲州沃壤千里富饒魚稻爰自吳魏以來爲耕戍實邊之地又得賢使君勸相乎其間其爲舒緩不疑矣僕流落州縣間晚得小壘而爲之有民人社稷於得使君所遺墨本日以縱觀庶幾有補於斯民且無負於勸農之官不亦幸乎使君名轔彥聲其字濟南佳士也嘗爲越之上虞令縣多力穡之農而令實爲之勸故租賦之入不勞而辦又嘗爲九江郡丞而化行乎江漢之間自九江擢守龍舒聞譽益美功利益博茲以其餘力刊書累編貽訓于後他日得君行道豈易量哉四月十八日左朝散郎權發遣無爲軍主管學事兼管内勸農營田事鎮江葛祐之序

齊民要術後序

齊民要術者後魏賈思勰所著也其書播殖五種畜字六擾區灌蓏蔬栽樹果實條貫時宜靡不該載大抵訓農裕國之術君子所以仁育天下者以代遠文湮後莫纂述故農政寡稽爾待御鈞陽馬公直卿按治湖湘獲古善本閱之喟然曰此王政之實也乃命刻梓範民書成方伯蔣君景明以序問予曰益國者富民其要術也富民者農事其先務也教農者有司之實政也稽術者爲政之大綱也斯侍御公之志乎予盍述之浚川子曰嗟乎君子惠民之政五而立政之本則存乎農制禮樂者敷教嚴法令者明刑比什伍者治兵覈勤力者課工勸耕桑者督農使農事不修則稼穡滅裂稼穡滅裂則芻粟減輸芻粟減輸則廩庾虛耗由之子弟寡賴而教不率矣詭僞日滋而刑罰濫矣饋餉弗給而兵戎不振矣貿易不通而農末失資矣故曰惠民之政五而立政之本則存乎農是故教農者有

司之實政也嗟乎人有言之作者其聖述者其賢刋耒耜畫井疆教稼穡開蠶織使民脫茹毛飲血綴羽被卉之陋者非聖人神明作利萬世者乎時樹藝謹牧豢戒窳惰抑侈費不有後賢政術之修則聖人利世之澤淺矣而不可恃也故作之者猶締構其室者也述之者猶修治敝漏以衍其室者也要之作述之功雖殊重農本而悲民窮聖賢仁以施政之心則一爾矣然則侍御公之賢將不在斯乎或曰仲尼不學農圃

非歟滚川子曰非是之謂也學所以求仁義者也政則驅民而行之使沾被吾之仁義者也傳亦有之五畝樹桑百畝授田使老稚之無饑寒非必先王之自力也施於有政使之自養耳必農圃而後爲政則許行並耕而食堯舜禹稷當在下風矣可乎哉嘉靖甲申五月望日儀封王廷相子衡序

書齊民要術後

余始得齊民要術輒以問一二藏書家有曰此傖父覆瓿楮或曰此農家秘苑也余兩疑之因以三昔膏火了此乃知北俗種樹畜牧調造之法不但南朔今古非宜至其動用牛馬穢及鹽酪薤蒜之類誠所謂羌煑貊炙使名庖嘔下者也第其所引如氾勝之書崔寔四民月令雜五行古候食經等書皆世所罕覯其他記傳亦多與今本不同可互相考證蓋操觚家所不能廢

者故與孝轅分曹訂梓因兩識所問以見是書雖不必有亦不可無庶得覆瓿秘苑之意云繡水沈士龍識

友人姚叔祥語余嘗見胡元瑞藏書目六朝以上無他秘書獨齊民要術僕所未睹耳戊戌計偕入都獲之燈市遂捉筆題簡端云何當共叔祥見之快可言邪南還與叔祥篝燈校讀至第二卷二幅原本脫去重刻别卷補入參錯難解幾欲廢去更從吳中趙玄度假得善本足之兩

人跌足稱快竟讀也宋孫秘丞有音義釋解今已失傳王元美藝苑卮言摘載此書數字謂無音切則元美亦未見注本乎此特農家書耳又身是北傖乃援引史傳雜記不下百餘種方言奇字難復盡通腹中似有數千卷書者今人財記孝經論語便思著述將爲此傖鬼所笑海鹽胡震亨識

書齊民要術後